

二十四史全譯

新 唐 書
第 一 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90114015

二十四史全譯

新唐書

第一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黃永年



90114015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唐書/黃永年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8-1

I. 新… II. 黃… III. ①中國—古代史—唐代—紀傳體②新唐書—譯文 IV. 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5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新唐書

(全八冊)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黃永年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16 字數 7,88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8-1/K·91
定 價 全套 88 冊 12 000 圓
《新唐書》8 冊 1008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 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錄

顧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茲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黃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 (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黃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 (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強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呂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鳴祥立川建君瑛俊梅傑羣羿璽强才蘭庭英琴真林崢强永焰文芝巖栓明富
李余超少迎德唐啓曉立樹張傳三秉曉曙茶曉嗣恩海清熊劉敏光華平維汝

生煜宇營書剛金芹長模英青萍霜嵐强湜定毅傑明昶佑陶燕拔虹軍文超同華
夢光建連尚志建雪雍士劍怡張曹芳曉慶黃焦董楊廖趙伯趙樂劉韶仙訓會志
李余武卓祝紀唐馬孫郭郭張張曹陳陳崔閔黃董楊廖趙趙樂劉劉盧戴羅顧

祥鷗旺鐸薇鈞榮信雲霞花生猛衡可華生濤顯麗子林衛偉光俊梅東根鋒超芳
國鷗維曉偉光美湘紅鳳和張曹道曉玉曾黃鳳雅燕洪德立澤昌建漢結紀羅全
李吳何虎周姚唐馬孫許郭張張曹陳陳崔曾黃舒賈楊寧趙趙歐劉劉韓謝羅顧

芬澤方敏勤麗平娟勇齊生艷冰宏松印芬成星偉芬祥冬修國捷寧鈞蘇軍新
培洪本易周塔華秀力徐郭立國亦正蔚文貽壽衛國玉永二慎善延萬道學永
李吳何周段高馬孫徐郭張張曹陳陳崔曾黃鈕賈楊漆趙趙樊劉劉閻鮑嚴顧

卿遠生林茜義民敏堂熾澍耕雲監捷道莊年生强文冰華隄全琳勤山生榮
晉大俊國左辛奇盛文張艷小俊棗永遂二世利瑞玉勤兵漢保
李吳邱尚周胡凌馬袁徐郭張張陳陳梅曾黃喻賈楊解鄭趙鄧劉劉賴錢譚蘇

瑜明堯菊炎平城良望心柏波青蓉盟有彝民安發玲艷嬌瀾秦飛林瑛壽偉純英培
真曉讓美信和毓明其松聲海賢小東鴻建久樹巧艷麗文望鄧友瑛德達文祖
李余孟周胡海秦袁倪郭郭張張陳陳陳陳馮彭葉雷董楊鄭趙鄧劉劉龍盧魏蘇龔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說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為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採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並以此為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採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為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並將其分為兩類：

第一類為：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於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為規範字。例如：

- ①“幫”、“𨵿”均為異體字，都改為規範字“幫”。
- ②“氷”為異體字，改為規範字“冰”。
- ③“𠂔”、“𠂔”、“𠂔”、“𠂔”、“𠂔”均為異體字，都改為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為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為：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於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為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為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為例，舉證說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 ①“編草結菴不違涼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為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間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為“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晉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為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為“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為“庵”，而保留原字。

齋(異體字)

賚(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齋”指攜帶，與“賚”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賚”。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齋”指懷、抱，與“賚”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賚”。

③“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齋”通“資”，與“賚”詞義不同，不可改為“賚”，須保留原字。

④“齋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齋”通“齊”(劑)，指調配，與“賚”詞義不同，不改為“賚”，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ǐ，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為“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ǐ，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糝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而保留原

字。

拏(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為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拏”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晷”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為“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為“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為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𢲏(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𢲏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𢲏”讀 dié,“𢲏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𢲏”改為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𢲏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𢲏”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𢲏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𢲏”收為“歃”的異體,但為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𢲏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𢲏”改為“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𢲏(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𢲏畜產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𢲏”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為規範字“驅”。

②“至相𢲏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𢲏”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為“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複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於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甬)	黎(荔)	禪(禪)
辯(辯辯)	蓋(蓋)	勞(勞勞)	善(善)
颯(颯颯)	剛(剗)	料(析)	觴(觴)
餅(餅)	詬(詢)	躡(躡)	舐(舐)
豺(豺)	穀(穀)	櫬(櫬)	疏(踈踈)
躔(躔)	罐(甌)	驪(駟駟)	搜(按)
諂(調)	駭(駭)	孿(孿)	髓(髓)
嘲(嘲)	侯(侯)	裸(羸)	鎖(鎖)
齟(齟)	齋(齋)	美(嫩)	踏(踰踰)
弛(弛)	羈(羈)	滅(威)	柝(榜櫟櫟)
欸(欸)	悸(悸)	秣(秣)	蜿(蜃)
垂(丞丞)	奸(奸)	粦(粦)	腕(掣)
齟(齟)	殲(殲)	腦(腦)	尅(尅尅)
瓷(瓷)	羈(羈)	旆(旆)	誤(悞)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啖)	秸(秣)	睥(睥)	隙(隙隙)
島(隴)	截(截)	嬖(嬖)	淑(淑)
登(登)	贖(贖)	撤(擎)	璇(璇)
鐙(鐙)	鯨(鯨)	愆(憊憊憊)	燕(鷗)
貂(貂)	鞠(鞠)	鍥(剗)	腰(胛)
斗(斗)	絕(絕)	榮(榮)	燁(燁)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曄)
扼(扼)	框(閭)	麴(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紆(紆)	癱(癱)
鋒(鋒鋒)	攬(攬)	孺(孺)	禹(命)
蜂(蠱)	雷(雷)	潛(潛)	輿(輿)

籲(籲)	燥(爍)	煮(鬻)	棕(櫟)
薦(薦)	渚(渚)	裝(裝)	蒞(蒞)

另外“秭”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秭”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秭,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秭”可改爲“耗”。

“秭”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秭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秭”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秭”(《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聃”統一爲“聃”,“毋丘”、“母丘”統一爲“毋丘”。“晁錯”、“晁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己”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祇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為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橫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錄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錄、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說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內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別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別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說，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閱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吳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吳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別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為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黃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吳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為《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為武英殿本，一為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為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祇是文前標題內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為：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為：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為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橫排本的編輯。祇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錄考中第一條已說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為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祇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內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為單一內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祇有單一內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內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內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內；還有文前、文內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內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內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內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內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為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 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為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為“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為“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為“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為“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為“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 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為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為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為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為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沒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說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別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為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新唐書》全譯出版說明

在《舊唐書》完成(後晉帝開運二年,945)後的一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前後經過17個年頭,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又修成另一部唐史,史稱《新唐書》,以區別於劉昫等人所編的《舊唐書》。

《新唐書》體例完備,有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計二百二十五卷(個別卷分爲上下卷,故實有249篇)。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期,大體與《舊唐書》相同,上起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

曾公亮在《進唐書表》中,闡述了重修唐史的緣由。其一,認爲前史“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彩不明,事實零落”,需要“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其二,認爲《舊唐書》的纂修者“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永久,甚可歎也”。就是說,舊史事實零落,沒有文彩,善惡不彰,不能垂戒後世。

北宋中期,五代纂修《舊唐書》時的唐代基本史料——實錄、國史尚在,同時有了更多的文獻。其中,北宋史官宋敏求有兩個系列的著述,爲修撰《新唐書》提供了取材的基礎。一是蒐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續成《唐武宗實錄》二十卷、《唐宣宗實錄》三十卷、《唐懿宗實錄》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唐僖宗實錄》三十卷、《唐昭宗實錄》三十卷、《唐哀帝實錄》八卷。這樣,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淵至哀帝李祝,有了一個完整的史料係列。另一個係列是唐代帝王“訓詞誥命”的積累,編爲《唐大詔令集》五十二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歐陽修奏請派呂夏卿赴西京“檢討”唐至五代的“奏牘案簿”,即檔案材料,在《新唐書》中當有採擷。

《新唐書》在史料使用和鑒別方面有如下特點:一,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特別是盡可能以碑碣校改。歐陽修是金石大家,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的做法,是他的一項重要貢獻。其二,重視利用野史、筆記。宋祁本人著有《筆記》三卷,分爲釋俗、考訂、雜說,前兩卷辨證名物音訓、文章史事,後一卷爲隨感、語錄。呂夏卿更是“博採”“旁記雜說,幾數百家”。常爲人們作爲《新唐書》徵引野史、筆記的一個例證,便是《姚崇傳》所記姚崇奏“十事”。宋祁等在這一卷的“贊”中特別提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姚崇“以十事上獻”,出於吳兢的《開元昇平源》,本是一篇野史、筆記之作。由於史料來源的廣泛,《新唐書》的記事內容比《舊唐書》更爲充實。曾公亮在其《上唐書表》中曾經說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減,義類凡例,皆有據依。”比之《舊唐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新唐書》雖然由提舉官曾公亮領銜上奏，但從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南宋初年浙江刻本）看，本紀前面署的是歐陽修的銜名，列傳前面署的是宋祁的銜名，這表明，歐陽修、宋祁是《新唐書》的主要修撰人。由慶曆四年（1044）賈昌朝建議修唐書，令史館蒐集、積累資料，到慶曆五年設立書局，再到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最終成書，整整歷時十七年。前十年，宋祁主修；後七年，宋、歐共同主修。兩位“主修官”共事七年，從未見面，分別主持修纂全書列傳與紀、志、表，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新唐書》記事矛盾、體例不一、風格互異的弊病。

《新唐書》本紀十卷，除高祖、太宗、高宗三紀各為一卷以外，其他均為兩帝或兩帝以上合為一卷，這比《舊唐書》的本紀要簡省得多。章學誠認為《新唐書》中不載詔令，“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章氏遺書外篇》卷一《信摭》），既肯定了《新唐書》在效法《春秋》方面超過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又暗示其書不載“詔令”。

《新唐書》的史志較之《舊唐書》，不僅在內容上得到了充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創新。該書新增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這是以往各史所沒有的，並被《宋史》以後諸史所沿襲。《新唐書》的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如《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記載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食貨志》增加為五卷，不僅比《舊唐書·食貨志》份量更大而且更加系統、條理。《地理志》着重記載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三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七種曆法，特別可貴的是記載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議》（即曆法理論），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

《新唐書》還恢復了立表的傳統，這是《新唐書》在編纂學上的重要貢獻和另一突出特點。紀傳體史書，自司馬遷《史記》創紀、表、志、傳以後，祇有班固《漢書》繼承下來。其後，自《三國志》、《後漢書》至《舊唐書》、《舊五代史》，都沒有表。《新唐書》恢復立表，使得紀傳體史書體例再一次完備起來。對於這一點，顧炎武評論說：“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有《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日知錄》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新唐書》有列傳一百五十卷，從卷數看，與《舊唐書》相同。其中大多數為“合傳”，“專傳”僅有陸贄、劉蕡二傳。在內容方面，據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新唐書》在削去《舊唐書》列傳 61 人的同時，又增列新傳 331 人，增加史實 2000 多條。在編排方面，“合傳”也多是以類相隨。類傳名目較多，共計二十餘種，在記周邊政權的八傳之外，另有類傳十八類，其名目是：后妃、宗室（包括列宗諸子、諸帝公主）、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列女、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奸臣、叛臣、逆臣。其中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是新增立的。在篇目的編排上，編撰者要突出的是“暴惡以動人耳目”、“揚善以垂勸戒”的主題。為了改《舊唐書》的“紀次無法”，重新調整了次第。如將后妃、宗室、諸王以及公主列傳都提在列傳的最前面，藉以突出統治者的地位。

《舊唐書》與《新唐書》都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各有長短。總起來看，《舊唐書》反映了唐與五代時期統治者的立場觀點，就保存史料而言，內容比較詳細具體，是其優點，而前密後疏為其重大缺點。《新唐書》則表達了北宋時期統治者對於唐代歷史的看法，體例完

備，並補充了許多必要的史實，消除了前密後疏的缺點，而史事比較籠統，稍遜於《舊唐書》。

《新唐書》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嘉祐年間國子監刻本，因其每版十四行，又稱“十四行本”。此外，北宋又有“十六行本”、閩刻“十六行本”。可惜這些本子沒有流傳下來。南宋刻本有四種：十四行殘本，是南宋紹興年間據“嘉祐本”重刻的湖州刻本，後人多誤以為是“嘉祐本”；同十四行本元補版殘本，十六行殘本一百二十四卷，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元代有大德年間刻的《十史》本。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刻本，通常稱這兩次刻本為“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通稱“殿本”，為區分兩部唐書，正式定名先修者為《舊唐書》、後修者為《新唐書》，此後一直沿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新唐書》是以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南宋刻殘本為主，配以“國圖”、“雙鑒樓”與“嘉業堂”藏本作底本，使之接近了原書的本來面貌，勝過殿本和殿本以前的南監本、北監本和汲古閣本。1975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為底本刊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本。

《新唐書》全譯本以百衲本為底本，是因為體例較整齊，文字簡整，容易把握。《新唐書》的文前標題，在三本中各有不一，其中中華本的改動較大，譯本處理的原則是基本保存史籍的原貌，採取殿本的文前標題（從內容上講百衲本與殿本沒有區別）。文內小標題的處理，則參考了中華本的目錄標題內容。

《新唐書》全譯主編：黃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強、龔祖培、黃永年、黃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強、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唐書目錄

第一冊

卷一 本紀第一		卷十一 志第一	
高祖李淵	1	禮樂(一)	229
卷二 本紀第二		卷十二 志第二	
太宗李世民	19	禮樂(二)	241
卷三 本紀第三		卷十三 志第三	
高宗李治	41	禮樂(三)	253
卷四 本紀第四		卷十四 志第四	
則天皇后武曌	63	禮樂(四)	267
中宗李顯	81	卷十五 志第五	
卷五 本紀第五		禮樂(五)	283
睿宗李旦	89	卷十六 志第六	
玄宗李隆基	93	禮樂(六)	297
卷六 本紀第六		卷十七 志第七	
肅宗李亨	119	禮樂(七)	309
代宗李豫	128	卷十八 志第八	
卷七 本紀第七		禮樂(八)	319
德宗李适	141	卷十九 志第九	
順宗李誦	156	禮樂(九)	335
憲宗李純	158	卷二十 志第十	
卷八 本紀第八		禮樂(十)	349
穆宗李恒	169	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敬宗李湛	173	禮樂(十一)	363
文宗李昂	175	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武宗李炎	181	禮樂(十二)	377
宣宗李忱	185	卷二十三(上) 志第十三(上)	
卷九 本紀第九		儀衛(上)	385
懿宗李漼	191	卷二十三(下) 志第十三(下)	
僖宗李儂	196	儀衛(下)	401
卷十 本紀第十		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昭宗李晔	211	車服	415
哀帝李祝	225	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曆(一)	435	卷二十八(下) 志第十八(下)	
戊寅曆	438	曆(四下)	539
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大衍曆	539
曆(二)	453	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麟德曆	453	曆(五)	561
卷二十七(上) 志第十七(上)		五紀曆 正元曆	563
曆(三上)	473	卷三十(上) 志第二十(上)	
卷二十七(下) 志第十七(下)		曆(六上)	589
曆(三下)	503	宣明曆	594
卷二十八(上) 志第十八(上)		卷三十(下) 志第二十(下)	
曆(四上)	519	曆(六下)	609
大衍曆	519	崇玄曆	617

第二冊

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常燠	703
天文(一)	631	草妖	703
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羽蟲之孽	704
天文(二)	655	羊禍	707
日食	655	赤眚赤祥	707
日變	659	水沴火	709
月變	662	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	
彗孛	663	五行(二)	711
星變	668	稼穡不成	711
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常風	712
天文(三)	675	夜妖	715
月五星凌犯及星變	675	華孽	715
五星聚合	688	裸蟲之孽	715
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牛禍	716
五行(一)	691	黃眚黃祥	716
木不曲直	693	木火金水沴土	717
常雨	695	山摧	719
服妖	696	山鳴	720
龜孽	698	土爲變怪	720
鷄禍	698	金不從革	722
下體生上之疢	699	常暘	723
青眚青祥	699	詩妖	726
鼠妖	699	訛言	728
金沴木	700	毛蟲之孽	729
火不炎土	701	犬禍	730

白晝白祥	731	卷四十一 志第三十一	
木沴金	731	地理(五)	841
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淮南道	841
五行(三)	733	江南道	846
水不潤下	733	卷四十二 志第三十二	
常寒	740	地理(六)	867
鼓妖	741	劍南道	867
魚孽	741	卷四十三(上) 志第三十三(上)	
蝗	742	地理(七上)	881
豕禍	744	嶺南道	881
雷電	744	卷四十三(下) 志第三十三(下)	
霜	745	地理(七下)	903
雹	746	羈縻州	903
黑眚黑祥	747	卷四十四 志第三十四	
火沴水	748	選舉志(上)	929
常陰	749	卷四十五 志第三十五	
霧	750	選舉志(下)	939
虹霓	750	卷四十六 志第三十六	
龍蛇孽	751	百官(一)	949
馬禍	752	三師三公	951
人疢	753	尚書省	951
疫	755	卷四十七 志第三十七	
天鳴	756	百官(二)	969
無雲而雨	756	門下省	969
隕石	756	中書省	973
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		秘書省	976
地理(一)	757	殿中省	978
關內道	758	內侍省	981
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內官	984
地理(二)	775	宮官	984
河南道	775	太子內官	987
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卷四十八 志第三十八	
地理(三)	793	百官(三)	989
河東道	793	御史臺	989
河北道	802	太常寺	993
卷四十 志第三十		光祿寺	998
地理(四)	819	衛尉寺	999
山南道	819	宗正寺	1000
隴右道	831	太僕寺	1003

大理寺·····	1005	卷五十二 志第四十二	
鴻臚寺·····	1005	食貨(二)·····	1077
司農寺·····	1007	卷五十三 志第四十三	
太府寺·····	1009	食貨(三)·····	1089
國子監·····	1011	卷五十四 志第四十四	
少府·····	1013	食貨(四)·····	1099
將作監·····	1016	卷五十五 志第四十五	
軍器監·····	1017	食貨(五)·····	1113
都水監·····	1018	卷五十六 志第四十六	
卷四十九 志第三十九		刑法·····	1125
百官(四)·····	1021	卷五十七 志第四十七	
十六衛·····	1021	藝文(一)·····	1137
東宮官·····	1030	卷五十八 志第四十八	
王府官·····	1039	藝文(二)·····	1161
外官·····	1042	卷五十九 志第四十九	
卷五十 志第四十		藝文(三)·····	1205
兵·····	1053	卷六十 志第五十	
卷五十一 志第四十一		藝文(四)·····	1257
食貨(一)·····	1069		

第三冊

卷六十一 表第一		卷六十九 表第九	
宰相(上)·····	1299	方鎮(六)·····	1437
卷六十二 表第二		卷七十(上) 表第十(上)	
宰相(中)·····	1319	宗室世系(上)·····	1451
卷六十三 表第三		卷七十(下) 表第十(下)	
宰相(下)·····	1335	宗室世系(下)·····	1499
卷六十四 表第四		卷七十一(上) 表第十一(上)	
方鎮(一)·····	1351	宰相世系(一上)·····	1563
卷六十五 表第五		卷七十一(下) 表第十一(下)	
方鎮(二)·····	1369	宰相世系(一下)·····	1609
卷六十六 表第六		卷七十二(上) 表第十二(上)	
方鎮(三)·····	1387	宰相世系(二上)·····	1673
卷六十七 表第七		卷七十二(中) 表第十二(中)	
方鎮(四)·····	1403	宰相世系(二中)·····	1761
卷六十八 表第八		卷七十二(下) 表第十二(下)	
方鎮(五)·····	1421	宰相世系(二下)·····	1797

第四冊

卷七十三(上) 表第十三(上)		憲宗懿安郭皇后……………	2208
宰相世系(三上)……………	1871	憲宗孝明鄭皇后……………	2210
卷七十三(下) 表第十三(下)		穆宗恭僖王皇后……………	2210
宰相世系(三下)……………	1921	穆宗貞獻蕭皇后……………	2210
卷七十四(上) 表第十四(上)		穆宗宣懿韋皇后……………	2211
宰相世系(四上)……………	1969	穆宗尚宮宋若昭……………	2212
卷七十四(下) 表第十四(下)		敬宗郭貴妃……………	2213
宰相世系(四下)……………	2025	武宗王賢妃……………	2213
卷七十五(上) 表第十五(上)		宣宗元昭量皇后……………	2214
宰相世系(五上)……………	2069	懿宗惠安王皇后……………	2214
卷七十五(下) 表第十五(下)		懿宗郭淑妃……………	2214
宰相世系(五下)……………	2127	懿宗恭憲王皇后……………	2215
卷七十六 列傳第一		昭宗何皇后……………	2215
后妃列傳(上)……………	2173	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	
高祖太穆寶皇后……………	2174	宗室列傳……………	2217
太宗文德長孫皇后……………	2175	江夏王李道宗……………	2217
太宗徐賢妃……………	2177	廣寧縣公李道興……………	2219
高宗王皇后……………	2178	永安王李孝基……………	2219
高宗則天武皇后……………	2180	李涵……………	2220
中宗和思趙皇后……………	2191	淮陽王李道玄……………	2221
中宗韋皇后……………	2191	李漢……………	2222
中宗上官昭容……………	2193	長平王李叔良……………	2222
睿宗肅明劉皇后……………	2194	郇國公李孝協……………	2223
睿宗昭成寶皇后……………	2195	彭國公李思訓……………	2223
玄宗王皇后……………	2195	新興郡王李晉……………	2223
玄宗貞順武皇后……………	2196	長樂王李幼良……………	2223
玄宗元獻楊皇后……………	2197	襄武王李琛……………	2224
玄宗楊貴妃……………	2198	河間王李孝恭……………	2224
卷七十七 列傳第二		李晦……………	2226
后妃列傳(下)……………	2203	漢陽王李瓌……………	2226
肅宗張皇后……………	2203	廬江王李瑗……………	2227
肅宗章敬吳皇后……………	2204	淮安王李神通……………	2228
代宗貞懿獨孤皇后……………	2205	膠東王李道彥……………	2229
代宗睿真沈皇后……………	2206	梁郡公李孝逸……………	2230
德宗昭德王皇后……………	2207	李國貞……………	2231
德宗韋賢妃……………	2208	李晟……………	2232
順宗莊憲王皇后……………	2208	李說……………	2233

李齊物·····	2234	信安王李禕·····	2264
李復·····	2234	趙國公李岍·····	2265
襄邑王李神符·····	2235	嗣吳王李祗·····	2265
李從晦·····	2235	嗣吳王李嶽·····	2266
隴西公李博義·····	2236	濮王李泰·····	2266
渤海王李奉慈·····	2236	庶人李祐·····	2268
李戡·····	2236	蜀王李愔·····	2270
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		蔣王李憺·····	2270
高祖諸子列傳·····	2241	李之芳·····	2271
隱太子李建成·····	2241	越王李貞·····	2271
衛王李玄霸·····	2246	琅邪王李冲·····	2272
巢王李元吉·····	2247	紀王李慎·····	2273
楚王李智雲·····	2249	曹王李明·····	2275
荆王李元景·····	2249	嗣曹王李皋·····	2275
漢王李元昌·····	2250	李象古·····	2279
鄭王李元亨·····	2250	李道古·····	2279
周王李元方·····	2250	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	
徐王李元禮·····	2251	三宗諸子列傳·····	2281
淮南王李茂·····	2251	高宗諸子·····	2281
韓王李元嘉·····	2251	燕王李忠·····	2281
黃公李譔·····	2252	澤王李上金·····	2282
彭王李元則·····	2252	許王李素節·····	2282
鄭王李元懿·····	2252	褒信王李璆·····	2283
霍王李元軌·····	2253	孝敬皇帝李弘·····	2284
虢王李鳳·····	2254	裴居道·····	2285
李巨·····	2255	章懷太子李賢·····	2285
道王李元慶·····	2256	邠王李守禮·····	2286
鄧王李元裕·····	2257	廣武王李承宏·····	2287
舒王李元名·····	2257	燉煌王李承寀·····	2287
魯王李靈夔·····	2257	中宗諸子·····	2288
江王李元祥·····	2258	懿德太子李重潤·····	2288
密王李元曉·····	2258	譙王李重福·····	2288
滕王李元嬰·····	2259	節愍太子李重俊·····	2289
卷八十 列傳第五		睿宗諸子·····	2291
太宗諸子列傳·····	2261	讓皇帝李憲·····	2291
常山王李承乾·····	2261	汝陽王李璡·····	2294
鬱林王李恪·····	2263	漢中王李瑀·····	2294
成王李千里·····	2264	李景儉·····	2294
吳王李琬·····	2264	惠莊太子李撝·····	2295

惠文太子李範·····	2296	惠昭太子李寧·····	2317
嗣岐王李珍·····	2296	禮王李憚·····	2318
惠宣太子李業·····	2297	絳王李悟·····	2318
嗣薛王李知柔·····	2298	建王李恪·····	2318
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		穆宗諸子·····	2319
十一宗諸子列傳·····	2299	懷懿太子李湊·····	2319
玄宗諸子·····	2299	安王李溶·····	2320
奉天皇帝李琮·····	2299	敬宗諸子·····	2320
太子李瑛·····	2300	悼懷太子李普·····	2320
棣王李琰·····	2301	陳王李成美·····	2320
鄂王李瑤·····	2302	文宗諸子·····	2320
靖恭太子李琬·····	2302	莊恪太子李永·····	2321
光王李琚·····	2302	武宗諸子·····	2322
穎王李璣·····	2303	宣宗諸子·····	2322
永王李璘·····	2303	通王李滋·····	2322
壽王李瑁·····	2305	懿宗諸子·····	2323
延王李玢·····	2305	吉王李保·····	2324
盛王李琦·····	2306	僖宗諸子·····	2324
豐王李珙·····	2306	昭宗諸子·····	2324
汴王李璣·····	2307	德王李裕·····	2324
肅宗諸子·····	2308	卷八十三 列傳第八	
越王李係·····	2308	諸帝公主列傳·····	2327
承天皇帝李倓·····	2309	世祖一女·····	2327
彭王李儼·····	2311	高祖十九女·····	2327
襄王李儼·····	2311	太宗二十一女·····	2329
嗣王李煜·····	2311	高宗三女·····	2332
恭懿太子李偁·····	2312	中宗八女·····	2335
代宗諸子·····	2313	睿宗十一女·····	2338
昭靖太子李邕·····	2313	玄宗二十九女·····	2339
陸王李述·····	2313	肅宗七女·····	2341
德宗諸子·····	2314	代宗十八女·····	2342
舒王李誼·····	2314	德宗十一女·····	2343
通王李湛·····	2315	順宗十一女·····	2344
虔王李諒·····	2315	憲宗十八女·····	2346
肅王李詳·····	2315	穆宗八女·····	2347
文敬太子李諫·····	2315	敬宗三女·····	2348
順宗諸子·····	2316	文宗四女·····	2348
郢王李經·····	2316	武宗七女·····	2348
憲宗諸子·····	2317	宣宗十一女·····	2348

懿宗八女·····	2349	劉思禮·····	2414
僖宗二女·····	2349	錢九隴·····	2415
昭宗十一女·····	2349	樊興·····	2415
卷八十四 列傳第九		公孫武達·····	2416
李密·····	2351	龐卿憚·····	2416
單雄信·····	2360	張長遜·····	2416
祖君彥·····	2360	張平高·····	2417
卷八十五 列傳第十		李安遠·····	2417
王世充·····	2363	馬三寶·····	2418
竇建德·····	2369	卷八十九 列傳第十四	
卷八十六 列傳第十一		屈突通·····	2419
薛舉·····	2379	尉遲敬德·····	2422
薛仁杲·····	2379	張公謹·····	2425
李軌·····	2382	張大安·····	2426
劉武周·····	2385	秦瓊·····	2426
高開道·····	2387	唐儉·····	2428
劉黑闥·····	2388	唐憲·····	2430
徐圓朗·····	2391	唐次·····	2430
卷八十七 列傳第十二		唐扶·····	2430
蕭銑·····	2393	唐持·····	2431
輔公祐·····	2396	唐彥謙·····	2431
沈法興·····	2397	段志玄·····	2431
李子通·····	2398	段文昌·····	2432
朱粲·····	2399	段成式·····	2433
林士弘·····	2400	卷九十 列傳第十五	
張善安·····	2401	劉弘基·····	2435
梁師都·····	2401	殷開山·····	2436
劉季真·····	2403	劉政會·····	2437
劉六兒·····	2403	劉奇·····	2437
卷八十八 列傳第十三		劉崇望·····	2437
劉文靜·····	2405	劉崇龜·····	2438
裴寂·····	2408	劉崇魯·····	2439
趙文恪·····	2412	許紹·····	2439
李思行·····	2412	許圜師·····	2440
李高遷·····	2412	許欽寂·····	2441
姜寶誼·····	2412	許欽明·····	2441
許世緒·····	2413	程知節·····	2441
劉師立·····	2413	柴紹·····	2442
劉義節·····	2414	任瓌·····	2443

丘和·····	2445	張士貴·····	2469
丘行恭·····	2446	李子和·····	2469
卷九十一 列傳第十六		苑君璋·····	2470
溫大雅·····	2449	羅藝·····	2471
溫彥博·····	2449	王君廓·····	2473
溫大有·····	2450	卷九十三 列傳第十八	
溫佖·····	2451	李靖·····	2475
溫造·····	2451	李客師·····	2480
溫璋·····	2454	李令問·····	2480
溫廷筠·····	2454	李彥芳·····	2480
溫廷皓·····	2455	李勣·····	2481
皇甫無逸·····	2455	李敬業·····	2485
李襲志·····	2456	李思文·····	2487
李襲譽·····	2457	卷九十四 列傳第十九	
姜謩·····	2458	侯君集·····	2489
姜行本·····	2458	張亮·····	2492
姜皎·····	2459	薛萬均·····	2493
姜慶初·····	2460	薛萬徹·····	2495
姜晦·····	2461	薛萬備·····	2496
崔善爲·····	2462	盛彥師·····	2496
李嗣真·····	2462	盧祖尚·····	2497
卷九十二 列傳第十七		劉世讓·····	2498
杜伏威·····	2465	劉蘭·····	2499
闕陵·····	2467	李君羨·····	2499
王雄誕·····	2467		

第五冊

卷九十五 列傳第二十		竇德玄·····	2511
高儉·····	2501	卷九十六 列傳第二十一	
高履行·····	2504	房玄齡·····	2513
高真行·····	2504	房遺愛·····	2518
高重·····	2504	杜如晦·····	2518
竇威·····	2505	杜楚客·····	2520
竇軌·····	2506	杜淹·····	2520
竇琮·····	2507	杜元穎·····	2522
竇抗·····	2508	杜審權·····	2523
竇靜·····	2509	杜讓能·····	2523
竇誕·····	2510	卷九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竇瑄·····	2510	魏徵·····	2527

魏謩·····	2542	鄭善果·····	2594
卷九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鄭元璫·····	2594
王珪·····	2547	權萬紀·····	2596
王燾·····	2550	權懷恩·····	2597
薛收·····	2550	閻立德·····	2597
薛元超·····	2551	閻立本·····	2598
薛元敬·····	2552	閻知微·····	2599
薛稷·····	2553	閻用之·····	2599
薛伯陽·····	2553	蔣儼·····	2599
馬周·····	2553	韋弘機·····	2600
馬載·····	2560	韋岳子·····	2601
韋挺·····	2561	姜師度·····	2602
韋待價·····	2563	強循·····	2602
韋武·····	2563	張知謩·····	2603
韋萬石·····	2564	卷一百一 列傳第二十六	
卷九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蕭瑀·····	2605
李綱·····	2565	蕭鈞·····	2608
李安仁·····	2568	蕭嗣業·····	2608
李安靜·····	2568	蕭嵩·····	2608
李大亮·····	2568	蕭華·····	2610
李道裕·····	2571	蕭復·····	2611
李迥秀·····	2571	蕭俛·····	2612
戴胄·····	2572	蕭倣·····	2614
戴至德·····	2574	蕭廩·····	2615
劉洎·····	2574	蕭邁·····	2616
樂彥瑋·····	2577	蕭定·····	2618
崔仁師·····	2577	卷一百二 列傳第二十七	
崔湜·····	2578	岑文本·····	2619
崔液·····	2580	岑羲·····	2621
崔澄·····	2580	岑長倩·····	2622
卷一百 列傳第二十五		格輔元·····	2622
陳叔達·····	2583	虞世南·····	2623
楊恭仁·····	2584	李百藥·····	2627
楊思訓·····	2584	李安期·····	2629
楊師道·····	2585	褚亮·····	2629
楊執柔·····	2586	劉孝孫·····	2631
封倫·····	2586	李玄道·····	2631
裴矩·····	2588	李守素·····	2631
宇文士及·····	2592	姚思廉·····	2632

姚璿·····	2633	上官儀·····	2689
姚珽·····	2635	卷一百六 列傳第三十一	
令狐德棻·····	2636	杜正倫·····	2693
鄧世隆·····	2638	杜求仁·····	2695
顧胤·····	2638	杜咸·····	2695
李延壽·····	2639	崔知溫·····	2695
令狐岵·····	2640	崔知悌·····	2696
卷一百三 列傳第二十八		高智周·····	2696
蘇世長·····	2643	石仲覽·····	2696
蘇良嗣·····	2645	郭正一·····	2697
蘇弁·····	2646	趙弘智·····	2698
韋雲起·····	2647	趙來章·····	2698
韋方質·····	2649	崔敦禮·····	2699
孫伏伽·····	2649	楊弘禮·····	2699
張玄素·····	2652	楊弘武·····	2700
卷一百四 列傳第二十九		楊元禧·····	2700
于志寧·····	2659	楊纂·····	2700
于休烈·····	2663	楊昉·····	2701
于敖·····	2665	盧承慶·····	2701
龐巖·····	2665	盧齊卿·····	2702
于琮·····	2665	劉祥道·····	2702
高季輔·····	2666	劉齊賢·····	2704
張行成·····	2667	劉從一·····	2705
張易之·····	2669	李敬玄·····	2705
張昌宗·····	2669	李元素·····	2706
卷一百五 列傳第三十		劉德威·····	2707
長孫无忌·····	2673	劉審禮·····	2708
長孫敞·····	2678	劉延景·····	2708
長孫操·····	2678	劉昇·····	2709
長孫詮·····	2679	劉延嗣·····	2709
長孫順德·····	2679	係處約·····	2709
褚遂良·····	2680	係侔·····	2709
褚璆·····	2685	邢文偉·····	2710
韓瑗·····	2685	高子貢·····	2711
來濟·····	2686	卷一百七 列傳第三十二	
來恒·····	2688	傅弈·····	2713
李義琰·····	2688	呂才·····	2715
李巢·····	2689	呂方毅·····	2720
李義琛·····	2689	陳子昂·····	2720

王無競·····	2732	泉男生·····	2773
趙元·····	2732	泉獻誠·····	2774
卷一百八 列傳第三十三		李多祚·····	2774
劉仁軌·····	2735	李湛·····	2775
劉潛·····	2739	論弓仁·····	2776
裴行儉·····	2739	論惟貞·····	2776
裴光庭·····	2743	尉遲勝·····	2777
裴楨·····	2744	尚可孤·····	2777
裴倩·····	2744	裴玢·····	2778
裴均·····	2744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裴師德·····	2745	郭孝恪·····	2779
卷一百九 列傳第三十四		張儉·····	2780
崔義玄·····	2749	張延師·····	2781
崔神基·····	2750	王方翼·····	2781
崔神慶·····	2750	王珣·····	2783
崔琳·····	2751	蘇定方·····	2784
楊再思·····	2752	薛仁貴·····	2786
楊季昭·····	2753	薛訥·····	2790
竇懷貞·····	2753	薛嵩·····	2791
竇兢·····	2754	薛平·····	2791
宗楚客·····	2755	薛從·····	2792
宗晉卿·····	2756	程務挺·····	2792
紀處訥·····	2757	王孝傑·····	2794
祝欽明·····	2757	唐休璟·····	2795
郭山惲·····	2760	張仁愿·····	2797
王璵·····	2760	王峻·····	2798
卷一百一十 列傳第三十五		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諸夷蕃將列傳·····	2763	王義方·····	2803
史大柰·····	2763	員半千·····	2805
馮盎·····	2763	石抱忠·····	2806
馮智戴·····	2764	韓思彥·····	2806
馮子猷·····	2765	韓琬·····	2808
阿史那社尒·····	2765	蘇安恒·····	2810
阿史那忠·····	2767	薛登·····	2812
執失思力·····	2767	王求禮·····	2815
契苾何力·····	2768	柳澤·····	2816
契苾明·····	2771	柳範·····	2819
黑齒常之·····	2771	柳奭·····	2820
李謹行·····	2773	馮元常·····	2820

馮元淑·····	2821	王搏·····	2864
蔣欽緒·····	2821	韋思謙·····	2865
蔣沆·····	2822	韋承慶·····	2866
蔣清·····	2823	韋嗣立·····	2867
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韋恒·····	2870
唐臨·····	2825	韋濟·····	2871
唐皎·····	2826	韋弘景·····	2871
唐紹·····	2826	陸元方·····	2872
張文瓘·····	2827	陸象先·····	2873
張文琮·····	2829	陸景倩·····	2874
張錫·····	2829	陸景融·····	2874
徐有功·····	2829	陸希聲·····	2874
徐商·····	2833	陸餘慶·····	2875
徐彥若·····	2833	陸璟·····	2875
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王及善·····	2876
崔融·····	2835	李日知·····	2877
崔從·····	2836	杜景佺·····	2878
崔能·····	2838	李懷遠·····	2879
崔慎由·····	2838	李景伯·····	2880
崔安潛·····	2838	李彭年·····	2880
崔彥曾·····	2839	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徐彥伯·····	2841	裴炎·····	2881
蘇味道·····	2841	裴仙先·····	2883
豆盧欽望·····	2842	劉禕之·····	2884
史務滋·····	2843	劉子翼·····	2884
崔元綜·····	2843	郭翰·····	2885
周允元·····	2843	魏玄同·····	2885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四十		魏恬·····	2888
狄仁傑·····	2845	李昭德·····	2888
狄光嗣·····	2852	吉頊·····	2890
狄兼謨·····	2852	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郝處俊·····	2853	張廷珪·····	2893
郝象賢·····	2855	韋湊·····	2896
朱敬則·····	2856	韋見素·····	2898
朱仁軌·····	2858	韋諤·····	2900
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韋顗·····	2900
王綝·····	2861	韋知人·····	2901
王侑·····	2863	韋維·····	2901
王遂·····	2863	韋繩·····	2901

韋虛心·····	2902	鍾紹京·····	2956
韓思復·····	2902	崔日用·····	2957
韓朝宗·····	2904	崔日知·····	2958
韓偓·····	2904	王琚·····	2959
宋務光·····	2905	張暉·····	2961
呂元泰·····	2907	王毛仲·····	2962
辛替否·····	2908	李守德·····	2963
李渤·····	2911	陳玄禮·····	2964
裴潏·····	2916	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張皋·····	2918	魏元忠·····	2965
李中敏·····	2919	韋安石·····	2975
李欵·····	2920	韋陟·····	2976
李甘·····	2920	韋斌·····	2979
卷一百一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韋況·····	2980
武平一·····	2923	韋叔夏·····	2980
李义·····	2925	韋綯·····	2980
賈曾·····	2926	韋抗·····	2985
賈至·····	2928	郭元振·····	2986
白居易·····	2929	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四十八	
白行簡·····	2934	李嶠·····	2993
白敏中·····	2935	蕭至忠·····	2996
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四十五		盧藏用·····	2999
五王列傳·····	2937	盧若虛·····	3000
桓彥範·····	2937	韋巨源·····	3001
盧襲秀·····	2941	趙彥昭·····	3002
薛季昶·····	2941	趙武孟·····	3002
楊元琰·····	2942	和逢堯·····	3002
楊仲昌·····	2943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敬暉·····	2943	姚崇·····	3005
崔玄暉·····	2944	姚弁·····	3012
崔璩·····	2945	姚合·····	3012
崔渙·····	2945	姚勗·····	3012
崔縱·····	2946	宋璟·····	3013
崔碣·····	2947	宋渾·····	3018
張柬之·····	2948	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五十	
袁恕己·····	2951	蘇瓌·····	3019
袁高·····	2951	蘇頲·····	3021
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蘇訥·····	3024
劉幽求·····	2955	蘇震·····	3025

蘇幹·····	3025	畢構·····	3079
張說·····	3025	畢栩·····	3080
張均·····	3032	畢炕·····	3080
張垺·····	3032	畢垺·····	3080
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五十一		李傑·····	3081
魏知古·····	3035	鄭惟忠·····	3082
盧懷慎·····	3036	王志愔·····	3082
盧奐·····	3040	許景先·····	3084
李元紘·····	3040	潘好禮·····	3085
李粲·····	3040	倪若水·····	3085
李寬·····	3040	席豫·····	3086
李道廣·····	3040	齊澣·····	3087
杜暹·····	3042	齊抗·····	3090
杜鴻漸·····	3043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五十四	
張九齡·····	3045	裴守真·····	3093
張拯·····	3051	裴子餘·····	3094
張仲方·····	3051	裴行立·····	3094
韓休·····	3052	崔沔·····	3095
韓滉·····	3054	盧從愿·····	3098
韓皋·····	3058	李朝隱·····	3099
韓洄·····	3059	王丘·····	3100
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五十二		嚴挺之·····	3101
張嘉貞·····	3061	嚴武·····	3103
張延賞·····	3064	嚴綬·····	3104
張弘靖·····	3066	李進賢·····	3105
張文規·····	3068	嚴澈·····	3105
張次宗·····	3069	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五十五	
張嘉祐·····	3069	裴灌·····	3107
源乾曜·····	3069	裴寬·····	3108
源光裕·····	3071	裴諝·····	3110
源洎·····	3071	裴胄·····	3111
裴耀卿·····	3071	陽嶠·····	3112
裴佖·····	3074	宋慶禮·····	3113
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五十三		楊場·····	3114
蘇珣·····	3077	崔隱甫·····	3116
蘇晉·····	3078	李尚隱·····	3117
尹思貞·····	3078	解琬·····	3119

第六冊

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列傳·····	3121
李適之·····	3121
李峴·····	3122
李勉·····	3124
李夷簡·····	3127
李程·····	3128
李廓·····	3129
李石·····	3129
李福·····	3134
李回·····	3134

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五十七

劉子玄·····	3137
劉貺·····	3140
劉滋·····	3140
劉敦儒·····	3141
劉餗·····	3141
劉贊·····	3141
劉迴·····	3142
劉秩·····	3142
劉迅·····	3142

吳兢····· 3142

韋述····· 3147

蔣乂····· 3148

蔣係····· 3151

蔣曙····· 3152

蔣伸····· 3152

蔣偕····· 3152

柳芳····· 3153

柳登····· 3153

柳璟····· 3153

柳冕····· 3154

沈既濟····· 3155

沈傳師····· 3157

沈詢····· 3158

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五十八

郭虔瓘·····	3161
----------	------

郭知運····· 3162

郭英傑····· 3163

郭英乂····· 3163

王君奭····· 3164

張守珪····· 3165

張獻誠····· 3167

張獻恭····· 3167

張煦····· 3167

張獻甫····· 3168

王忠嗣····· 3168

牛仙客····· 3171

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五十九

宇文融····· 3173

宇文審····· 3175

韋堅····· 3176

楊慎矜····· 3178

王鉷····· 3180

盧鉉····· 3183

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六十

哥舒翰····· 3185

哥舒曜····· 3190

高仙芝····· 3192

封常清····· 3195

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 3199

李彙····· 3206

李光進····· 3207

荔非元禮····· 3207

郝廷玉····· 3208

李國臣····· 3208

白孝德····· 3209

張伯儀····· 3209

白元光····· 3210

陳利貞····· 3210

侯仲莊····· 3211

柏良器····· 3211

烏承玘····· 3212

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六十二

郭子儀	3215
郭曜	3225
郭晞	3226
郭承嘏	3227
郭曖	3227
郭釗	3228
郭縱	3229
郭銛	3229
郭曙	3229
郭幼明	3229
郭昕	3230

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六十三

李嗣業	3231
馬璘	3233
李抱玉	3234
李抱真	3236
李絨	3238
路嗣恭	3238
路應	3239
路恕	3240

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六十四

房琯	3241
房孺復	3244
房啓	3244
房式	3245
張鎰	3246
李泌	3247
李繁	3254

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六十五

崔圓	3257
苗晉卿	3258
苗粲	3260
裴冕	3260
裴遵慶	3262
裴向	3263
裴樞	3263
呂誼	3264

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六十六

崔光遠	3269
鄧景山	3270
崔瓘	3271
魏少游	3272
衛伯玉	3272
李澄	3273
李克寧	3274
韓全義	3274
盧從史	3275
高霞寓	3276

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六十七

李麟	3279
楊綰	3279
崔祐甫	3282
崔植	3284
崔俊	3286
柳渾	3286
柳識	3289
韋處厚	3289
路隋	3292

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六十八

高適	3295
元結	3297
李承	3301
韋倫	3302
薛珏	3304
薛存慶	3304
崔漢衡	3305
戴叔倫	3305
王翊	3306
王正雅	3307
王翊	3308
王凝	3308
徐申	3309
郗士美	3310
郗純	3310
辛祕	3311

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六十九

來瑱	3313
----	------

裴茂·····	3315	李昇·····	3367
田神功·····	3316	曲環·····	3367
田神玉·····	3316	王虔休·····	3368
侯希逸·····	3316	盧群·····	3369
崔寧·····	3317	李元素·····	3370
崔蠡·····	3321	盧士玫·····	3371
崔堯·····	3321	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七十三	
崔黯·····	3322	令狐彰·····	3373
嚴礪·····	3322	令狐建·····	3374
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七十		令狐運·····	3374
元載·····	3323	令狐通·····	3374
卓英璘·····	3326	張孝忠·····	3375
李少良·····	3326	張茂宗·····	3377
王緒·····	3327	張茂昭·····	3378
黎幹·····	3328	裴夷直·····	3379
楊炎·····	3332	陳楚·····	3379
庾準·····	3337	康日知·····	3380
嚴郢·····	3338	康志睦·····	3380
竇參·····	3340	康承訓·····	3380
竇申·····	3341	李洧·····	3386
吳通玄·····	3342	劉澹·····	3387
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七十一		田弘正·····	3388
李栖筠·····	3345	田布·····	3391
李吉甫·····	3347	田群·····	3392
李德脩·····	3354	田牟·····	3393
李鄴·····	3354	王承元·····	3393
李璣·····	3356	牛元翼·····	3394
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七十二		傅良弼·····	3395
王思禮·····	3359	李寰·····	3395
魯炅·····	3360	史孝章·····	3396
王難得·····	3362	史憲誠·····	3396
王用·····	3363	史憲忠·····	3397
辛雲京·····	3363	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七十四	
辛京杲·····	3363	劉晏·····	3399
辛旻·····	3364	元琇·····	3404
馮河清·····	3364	包佶·····	3404
姚況·····	3364	盧微·····	3405
李芑·····	3364	李若初·····	3405
李叔明·····	3365	劉濛·····	3405

劉暹·····	3406	劉海賓·····	3459
于頔·····	3406	顏真卿·····	3459
劉潼·····	3406	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七十九	
第五琦·····	3407	李晟·····	3469
班宏·····	3408	李愿·····	3479
王紹·····	3410	李憲·····	3479
李巽·····	3411	李愬·····	3480
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七十五		李聽·····	3484
李揆·····	3413	李琢·····	3486
常袞·····	3415	王泌·····	3486
趙憬·····	3416	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八十	
崔造·····	3418	馬燧·····	3489
齊映·····	3419	馬暢·····	3496
盧邁·····	3420	馬炫·····	3496
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七十六		渾瑊·····	3497
關播·····	3423	渾鎬·····	3500
李元平·····	3424	渾鑣·····	3501
董晉·····	3425	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八十一	
董溪·····	3427	楊朝晟·····	3503
陸長源·····	3427	戴休顏·····	3504
劉全諒·····	3428	陽惠元·····	3505
劉客奴·····	3428	陽旻·····	3506
袁滋·····	3429	李元諒·····	3506
趙宗儒·····	3431	李觀·····	3508
竇易直·····	3432	韓游瓌·····	3509
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七十七		杜希全·····	3512
張鎰·····	3435	邢君牙·····	3513
姜公輔·····	3437	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八十二	
武元衡·····	3438	陸贄·····	3515
武儒衡·····	3440	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八十三	
李絳·····	3441	韋皋·····	3541
李璋·····	3449	韋聿·····	3545
宋申錫·····	3450	韋正貫·····	3545
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七十八		劉闢·····	3545
段秀實·····	3453	張建封·····	3546
段伯倫·····	3459	張玠·····	3546
段凝·····	3459	張愔·····	3549
段文楚·····	3459	嚴震·····	3549
段珂·····	3459	嚴譔·····	3551

韓弘·····	3551	崔元受·····	3578
韓公武·····	3552	崔元式·····	3578
韓充·····	3552	崔龜從·····	3578
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八十四		韋綬·····	3579
鮑防·····	3555	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八十六	
李自良·····	3556	張薦·····	3581
蕭昕·····	3556	張讀·····	3584
薛播·····	3557	趙涓·····	3584
薛公達·····	3557	趙博宣·····	3584
樊澤·····	3558	李紆·····	3584
樊宗師·····	3558	鄭雲逵·····	3585
王緯·····	3559	徐岱·····	3585
吳湊·····	3559	王仲舒·····	3586
吳士矩·····	3561	馮伉·····	3587
鄭權·····	3562	庾敬休·····	3588
陸亘·····	3562	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八十七	
盧坦·····	3563	姚南仲·····	3589
閻濟美·····	3565	獨孤及·····	3590
柳晟·····	3566	獨孤朗·····	3593
崔戎·····	3567	獨孤郁·····	3594
崔雍·····	3567	獨孤庠·····	3594
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八十五		顧少連·····	3594
徐浩·····	3569	韋夏卿·····	3595
呂渭·····	3570	韋瓘·····	3596
呂溫·····	3570	段平仲·····	3596
呂恭·····	3571	呂元膺·····	3597
孟簡·····	3571	許孟容·····	3599
劉伯芻·····	3572	許季同·····	3601
劉寬夫·····	3573	薛存誠·····	3601
劉允章·····	3573	薛廷老·····	3602
楊憑·····	3573	李遜·····	3603
徐晦·····	3574	李方玄·····	3604
楊凝·····	3574	李建·····	3604
楊敬之·····	3574	李訥·····	3605
潘孟陽·····	3575	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八十八	
潘炎·····	3575	孔巢父·····	3607
崔元略·····	3576	孔戣·····	3608
崔鉉·····	3577	孔緯·····	3610
崔沆·····	3578	孔戡·····	3613

孔戢·····	3613	殷侑·····	3654
孔溫業·····	3614	殷盈孫·····	3656
穆寧·····	3614	王彥威·····	3657
穆贊·····	3616	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九十	
穆質·····	3616	鄭餘慶·····	3661
穆員·····	3616	鄭澣·····	3663
崔邠·····	3617	鄭處誨·····	3664
崔郾·····	3617	鄭從讜·····	3664
崔郾·····	3619	鄭珣瑜·····	3666
崔郾·····	3619	鄭覃·····	3668
柳公綽·····	3619	鄭裔綽·····	3671
柳仲郢·····	3623	鄭朗·····	3671
柳璞·····	3626	高郢·····	3672
柳珪·····	3626	高定·····	3676
柳璧·····	3627	鄭綱·····	3677
柳玘·····	3627	鄭顥·····	3678
柳公權·····	3629	權德輿·····	3678
柳子華·····	3632	權璩·····	3682
楊於陵·····	3632	崔群·····	3682
馬摠·····	3634	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九十一	
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八十九		賈耽·····	3687
歸崇敬·····	3637	杜佑·····	3689
歸登·····	3640	杜式方·····	3694
歸融·····	3641	杜悰·····	3694
奚陟·····	3642	杜儒休·····	3696
崔衍·····	3643	杜慆·····	3696
盧景亮·····	3645	杜牧·····	3697
王源中·····	3645	杜顥·····	3702
薛苹·····	3646	令狐楚·····	3702
薛膺·····	3646	令狐緒·····	3705
衛次公·····	3647	令狐綯·····	3705
衛洙·····	3647	令狐滈·····	3707
薛戎·····	3648	令狐定·····	3708
薛放·····	3648	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九十二	
胡証·····	3649	白志貞·····	3709
丁公著·····	3650	裴延齡·····	3709
崔弘禮·····	3651	崔損·····	3713
崔玄亮·····	3652	韋渠牟·····	3713
王質·····	3653	李齊運·····	3714

李實·····	3715	王叔文·····	3728
皇甫鏞·····	3716	王伾·····	3730
柳泌·····	3718	韓曄·····	3731
皇甫鏞·····	3718	陳諫·····	3731
王播·····	3718	凌準·····	3731
王起·····	3721	韓泰·····	3731
王龜·····	3723	陸質·····	3731
王式·····	3723	劉禹錫·····	3732
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九十三		柳宗元·····	3736
韋執誼·····	3727	程异·····	3747

第七冊

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九十四		任迪簡·····	3782
杜黃裳·····	3749	張萬福·····	3783
杜勝·····	3751	高固·····	3785
裴均·····	3751	郝玘·····	3786
李藩·····	3754	史敬奉·····	3786
韋貫之·····	3756	野詩良輔·····	3787
韋肇·····	3756	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九十六	
韋澳·····	3759	李光進·····	3789
韋綬·····	3761	李光顏·····	3789
韋溫·····	3761	烏重胤·····	3793
蕭祐·····	3764	石洪·····	3794
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九十五		李珣·····	3794
高崇文·····	3767	王沛·····	3795
高承簡·····	3768	王逢·····	3795
伊慎·····	3769	楊元卿·····	3796
朱忠亮·····	3771	楊延宗·····	3797
劉昌裔·····	3771	曹華·····	3797
范希朝·····	3773	高瑀·····	3799
王鐸·····	3774	劉沔·····	3799
王稷·····	3776	石雄·····	3800
孟元陽·····	3776	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第九十七	
王栖曜·····	3777	于頔·····	3803
王茂元·····	3778	于季友·····	3805
劉昌·····	3778	王智興·····	3805
劉士涇·····	3780	王晏平·····	3807
趙昌·····	3780	王宰·····	3807
李景略·····	3781	杜兼·····	3808

杜羔·····	3808	賈島·····	3870
杜中立·····	3809	劉義·····	3871
杜亞·····	3810	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	
范傳正·····	3811	錢徽·····	3873
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九十八		錢珣·····	3875
裴度·····	3813	崔咸·····	3875
裴識·····	3823	韋表微·····	3875
裴諗·····	3824	高鉞·····	3877
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九十九		高湜·····	3877
李逢吉·····	3825	高銖·····	3877
元稹·····	3827	高錯·····	3878
牛僧孺·····	3834	高湘·····	3878
牛蔚·····	3836	馮宿·····	3878
牛徽·····	3837	馮定·····	3880
牛叢·····	3838	馮審·····	3881
李宗閔·····	3839	李虞仲·····	3881
楊嗣復·····	3842	李翱·····	3881
楊授·····	3845	盧簡辭·····	3884
楊熨·····	3846	盧知猷·····	3884
楊損·····	3846	盧弘止·····	3885
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一百		盧簡求·····	3885
竇群·····	3847	盧汝弼·····	3886
竇常·····	3848	高元裕·····	3886
竇牟·····	3848	高少逸·····	3887
竇鞏·····	3849	高璩·····	3887
劉栖楚·····	3849	封敖·····	3888
張又新·····	3850	鄭薰·····	3888
楊虞卿·····	3850	敬晦·····	3889
楊漢公·····	3852	敬括·····	3889
楊汝士·····	3853	韋博·····	3890
張宿·····	3854	李景讓·····	3890
熊望·····	3854	李景溫·····	3892
柏耆·····	3854	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	
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		劉蕡·····	3893
韓愈·····	3857	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	
孟郊·····	3868	李訓·····	3909
張籍·····	3868	鄭注·····	3914
皇甫湜·····	3870	王涯·····	3917
盧仝·····	3870	賈餗·····	3920

舒元興·····	3921	劉瑑·····	3970
王璠·····	3923	夏侯孜·····	3971
郭行餘·····	3924	趙隱·····	3972
韓約·····	3924	裴坦·····	3973
羅立言·····	3924	裴贇·····	3973
李孝本·····	3925	鄭延昌·····	3974
顧師邕·····	3925	王溥·····	3974
李貞素·····	3925	盧光啓·····	3974
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五		韋貽範·····	3975
李德裕·····	3927	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八	
李燁·····	3943	畢誠·····	3977
李延古·····	3943	崔彥昭·····	3978
崔嘏·····	3943	劉鄴·····	3979
丁柔立·····	3943	豆盧瑑·····	3980
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		陸扆·····	3980
陳夷行·····	3945	鄭紫·····	3981
李紳·····	3947	朱朴·····	3982
李讓夷·····	3950	孫偓·····	3983
曹確·····	3951	韓偓·····	3984
劉瞻·····	3952	韓儀·····	3987
劉助·····	3953	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九	
李蔚·····	3953	馬植·····	3989
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		楊收·····	3990
李固言·····	3957	楊發·····	3993
李珣·····	3958	楊嚴·····	3994
崔珙·····	3962	楊涉·····	3994
崔涓·····	3963	路巖·····	3994
崔瑄·····	3963	韋保衡·····	3995
崔澹·····	3963	盧攜·····	3996
崔遠·····	3963	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一百一十	
蕭鄴·····	3964	鄭畋·····	3999
鄭肅·····	3964	王鐸·····	4004
鄭仁表·····	3965	王鐸·····	4005
盧商·····	3965	王徽·····	4006
盧鈞·····	3966	韋昭度·····	4008
盧簡方·····	3968	張濬·····	4009
韋琮·····	3968	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周墀·····	3968	周寶·····	4013
裴休·····	3969	王處存·····	4016

王郤·····	4017	杜洪·····	4078
鄧處訥·····	4018	鍾傳·····	4080
雷滿·····	4018	鍾匡時·····	4080
陳儒·····	4020	劉漢宏·····	4081
劉巨容·····	4022	張雄·····	4082
馮行襲·····	4022	馮弘鐸·····	4083
趙德諲·····	4023	徐約·····	4084
趙匡凝·····	4024	王潮·····	4084
楊守亮·····	4025	王審知·····	4086
楊晟·····	4026	王審邽·····	4086
顧彥朗·····	4027	劉知謙·····	4086
顧彥暉·····	4027	盧光稠·····	4087
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王重榮·····	4031	忠義列傳(上)·····	4089
王珙·····	4033	夏侯端·····	4089
王珂·····	4033	劉感·····	4091
諸葛爽·····	4037	常達·····	4091
李罕之·····	4038	敬君弘·····	4092
王敬武·····	4040	謝叔方·····	4092
王師範·····	4041	呂子臧·····	4093
孟方立·····	4043	馬元規·····	4093
孟遷·····	4044	王行敏·····	4093
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盧士叡·····	4094
楊行密·····	4047	李玄通·····	4094
時溥·····	4056	羅士信·····	4094
朱宣·····	4058	張道源·····	4096
孫儒·····	4061	張楚金·····	4096
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李育德·····	4097
高仁厚·····	4065	李公逸·····	4097
趙犍·····	4067	張善相·····	4098
趙昶·····	4068	高叡·····	4098
趙珣·····	4069	高仲舒·····	4098
田頴·····	4069	安金藏·····	4098
朱延壽·····	4073	王同皎·····	4099
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一百一十五		王潛·····	4101
劉建鋒·····	4075	吳保安·····	4101
馬殷·····	4075	李愷·····	4102
馬竇·····	4076	李源·····	4104
成汭·····	4076	李彭·····	4105

盧弈·····	4113	卓行列傳·····	4153
盧元輔·····	4114	元德秀·····	4153
張介然·····	4114	李嶠·····	4155
崔無訛·····	4115	權皋·····	4155
卷一百九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甄濟·····	4157
忠義列傳(中)·····	4117	陽城·····	4158
顏杲卿·····	4117	何蕃·····	4162
顏春卿·····	4120	司空圖·····	4162
沈盈·····	4121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	
賈循·····	4121	孝友列傳·····	4165
賈隱林·····	4121	李知本·····	4168
張巡·····	4122	張志寬·····	4168
許遠·····	4130	劉君良·····	4168
南霽雲·····	4131	王少玄·····	4169
雷萬春·····	4132	任敬臣·····	4169
姚閏·····	4132	支叔才·····	4170
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程袁師·····	4170
忠義列傳(下)·····	4135	武弘度·····	4170
程千里·····	4135	宋思禮·····	4170
袁光廷·····	4136	鄭潛曜·····	4170
龐堅·····	4136	元讓·····	4171
薛愿·····	4137	裴敬彝·····	4171
張興·····	4137	梁文貞·····	4172
蔡廷玉·····	4138	沈季詮·····	4172
符令奇·····	4140	許伯會·····	4172
符璘·····	4140	陳集原·····	4172
劉迺·····	4141	陸南金·····	4172
孟華·····	4142	張琬·····	4173
張仝·····	4143	王君操·····	4174
周曾·····	4143	趙師舉·····	4174
張名振·····	4144	同蹄智壽·····	4174
石演芬·····	4144	同蹄智爽·····	4174
吳淑·····	4145	徐元慶·····	4174
高沐·····	4145	余常安·····	4176
賈直言·····	4147	梁悅·····	4177
辛讜·····	4148	康買得·····	4178
黃碣·····	4150	侯知道·····	4178
孫揆·····	4151	程俱羅·····	4178
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何澄粹·····	4178

李興·····	4179	李桐客·····	4206
許法慎·····	4180	李素立·····	4206
林攢·····	4180	李至遠·····	4207
陳饒奴·····	4180	李畬·····	4208
王博武·····	4180	李巖·····	4208
萬敬儒·····	4181	薛大鼎·····	4209
章全益·····	4181	薛克構·····	4209
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賈敦頤·····	4210
隱逸列傳·····	4183	賈敦實·····	4210
王績·····	4183	楊德幹·····	4210
朱桃椎·····	4185	田仁會·····	4211
孫思邈·····	4186	田歸道·····	4211
田游巖·····	4188	裴懷古·····	4212
史德義·····	4188	韋景駿·····	4214
孟詵·····	4188	李惠登·····	4215
王友貞·····	4189	羅珣·····	4215
王希夷·····	4189	羅讓·····	4216
李元愷·····	4190	韋丹·····	4216
衛大經·····	4190	韋宙·····	4218
武攸緒·····	4190	韋岫·····	4219
白履忠·····	4191	盧弘宣·····	4219
盧鴻·····	4192	薛元賞·····	4220
吳筠·····	4192	何易于·····	4221
潘師正·····	4193	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劉道合·····	4193	儒學列傳(上)·····	4223
司馬承禎·····	4194	徐文遠·····	4225
賀知章·····	4194	陸德明·····	4226
秦系·····	4196	曹憲·····	4227
張志和·····	4196	顏師古·····	4228
孔述睿·····	4197	顏相時·····	4230
孔敏行·····	4197	顏游秦·····	4230
陸羽·····	4198	孔穎達·····	4230
崔觀·····	4199	王恭·····	4231
陸龜蒙·····	4200	馬嘉運·····	4232
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歐陽詢·····	4232
循吏列傳·····	4203	歐陽通·····	4232
韋仁壽·····	4204	朱子奢·····	4233
陳君寶·····	4205	張士衡·····	4235
張允濟·····	4205	賈大隱·····	4236

張後胤·····	4236	元行冲·····	4274
蓋文達·····	4237	陳貞節·····	4277
蓋文懿·····	4238	施敬本·····	4281
谷那律·····	4238	盧履冰·····	4282
谷從政·····	4238	王仲丘·····	4283
蕭德言·····	4239	康子元·····	4284
許叔牙·····	4240	侯行果·····	4285
許子儒·····	4240	趙冬曦·····	4285
敬播·····	4241	尹愔·····	4286
劉伯莊·····	4242	陸堅·····	4287
秦景通·····	4242	鄭欽說·····	4287
劉訥言·····	4243	盧僕·····	4288
羅道琮·····	4243	啖助·····	4288
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施士匄·····	4290
儒學列傳(中)·····	4245	仲子陵·····	4290
郎餘令·····	4245	韋彤·····	4291
郎餘慶·····	4245	陳京·····	4293
徐齊聃·····	4246	暢當·····	4300
徐堅·····	4247	林蘊·····	4302
徐嶠·····	4248	韋公肅·····	4304
沈伯儀·····	4249	許康佐·····	4305
路敬淳·····	4250	卷二百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路敬潛·····	4250	文藝列傳(上)·····	4307
王元感·····	4251	袁朗·····	4308
王紹宗·····	4253	袁誼·····	4309
彭景直·····	4254	袁承序·····	4309
盧榮·····	4255	袁利貞·····	4309
尹知章·····	4256	賀德仁·····	4310
張齊賢·····	4257	庾抱·····	4310
柳冲·····	4261	蔡允恭·····	4310
馬懷素·····	4265	謝偃·····	4311
殷踐猷·····	4268	崔信明·····	4312
孔若思·····	4268	鄭世翼·····	4312
孔季詡·····	4269	劉延祐·····	4312
孔至·····	4269	劉胤之·····	4312
卷二百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劉藏器·····	4313
儒學列傳(下)·····	4271	劉知柔·····	4313
褚无量·····	4271	張昌齡·····	4314
徐安貞·····	4273	崔行功·····	4314

崔銑·····	4315	李白·····	4340
杜審言·····	4315	張旭·····	4342
杜易簡·····	4316	裴旻·····	4342
杜甫·····	4316	王維·····	4342
王勃·····	4318	鄭虔·····	4344
王勣·····	4320	蕭穎士·····	4345
王助·····	4321	蕭存·····	4348
楊炯·····	4321	陸據·····	4348
盧照鄰·····	4321	柳并·····	4348
駱賓王·····	4322	皇甫冉·····	4348
元萬頃·····	4323	蘇源明·····	4349
范履冰·····	4323	梁肅·····	4351
周思茂·····	4324	卷二百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胡楚賓·····	4324	文藝列傳(下)·····	4353
元正·····	4324	李華·····	4353
元義方·····	4324	李翰·····	4354
元季方·····	4325	李觀·····	4356
卷二百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孟浩然·····	4356
文藝列傳(中)·····	4327	王昌齡·····	4357
李適·····	4327	崔顥·····	4358
李季卿·····	4327	劉太真·····	4358
韋元旦·····	4328	邵說·····	4358
劉允濟·····	4328	于邵·····	4359
沈佺期·····	4329	崔元翰·····	4360
宋之問·····	4329	于公異·····	4361
宋之悌·····	4330	李益·····	4361
宋之悫·····	4331	盧綸·····	4361
閻朝隱·····	4331	韓翃·····	4362
尹元凱·····	4331	李端·····	4362
富嘉謨·····	4331	歐陽詹·····	4363
吳少微·····	4331	歐陽柎·····	4363
劉憲·····	4332	李賀·····	4364
李邕·····	4332	吳武陵·····	4364
呂向·····	4336	李商隱·····	4368
王翰·····	4337	薛逢·····	4369
孫逖·····	4338	薛廷珪·····	4369
孫成·····	4339	李頻·····	4369
孫簡·····	4339	吳融·····	4370

第八冊

卷二百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列傳	4371
李淳風	4371
甄權	4372
許胤宗	4373
張文仲	4373
袁天綱	4374
袁客師	4375
張憬藏	4375
乙弗弘禮	4376
金梁鳳	4376
王遠知	4377
薛頤	4378
葉法善	4378
明崇儼	4379
尚獻甫	4379
嚴善思	4380
杜生	4381
張果	4382
邢和璞	4383
師夜光	4383
羅思遠	4383
姜撫	4384
桑道茂	4384
列女列傳	4387
李德武妻裴淑英	4387
楊慶妻王氏	4388
房玄齡妻盧氏	4388
獨孤師仁姆王蘭英	4388
楊三安妻李氏	4388
樊會仁母敬象子	4389
衛孝女無忌	4389
鄭義宗妻盧氏	4389
劉寂妻夏侯碎金	4389
于敏直妻張氏	4390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4390

楊紹宗妻王氏	4390
賈孝女	4391
李氏妻王阿足	4391
樊彥琛妻魏氏	4391
李畬母	4391
汴女李氏	4392
崔繪妻盧氏	4392
堅貞節婦李氏	4392
符鳳妻玉英	4392
高叡妻秦氏	4393
王琳妻韋氏	4393
盧惟清妻徐氏	4393
饒娥	4393
竇伯女	4394
竇仲女	4394
盧甫妻李氏	4394
王泛妻裴氏	4394
鄒待徵妻薄氏	4394
金節婦	4394
高愍女妹妹	4395
楊烈婦	4395
賈直言妻董氏	4396
李孝女妙法	4396
李湍妻	4396
董昌齡母楊氏	4397
王孝女和子	4397
段居貞妻謝小娥	4397
楊含妻蕭氏	4398
韋雍妻蕭氏	4398
衡方厚妻程氏	4399
鄭孝女	4399
李廷節妻崔氏	4399
殷保晦妻封綯	4399
竇烈婦	4400
李拯妻盧氏	4400
山陽女趙氏	4400
周迪妻	4400

朱延壽妻王氏·····	4401	卷二百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卷二百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宦者列傳(下)·····	4445
外戚列傳·····	4403	李輔國·····	4445
獨孤懷恩·····	4403	王守澄·····	4448
武士彠·····	4404	劉克明·····	4449
武元慶·····	4405	田令孜·····	4450
武元爽·····	4405	楊復恭·····	4455
賀蘭敏之·····	4406	劉季述·····	4458
武士稜·····	4406	韓全誨·····	4461
武士逸·····	4406	張彥弘·····	4461
武承嗣·····	4406	卷二百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武攸宜·····	4408	酷吏列傳·····	4469
武重規·····	4408	索元禮·····	4470
武延秀·····	4408	來俊臣·····	4470
武攸寧·····	4409	來子珣·····	4473
武三思·····	4409	周興·····	4474
武懿宗·····	4411	丘神勣·····	4474
武攸暨·····	4412	侯思止·····	4474
韋溫·····	4412	王弘義·····	4475
王仁皎·····	4414	郭弘霸·····	4476
王守一·····	4414	姚紹之·····	4477
楊國忠·····	4414	周利貞·····	4477
李綽·····	4421	王旭·····	4479
鄭光·····	4422	吉溫·····	4480
卷二百七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羅希奭·····	4481
宦者列傳(上)·····	4423	崔器·····	4483
楊思勗·····	4424	毛若虛·····	4484
高力士·····	4425	敬羽·····	4484
程元振·····	4428	卷二百一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駱奉先·····	4430	藩鎮魏博列傳·····	4487
魚朝恩·····	4430	田承嗣·····	4489
竇文場·····	4434	田悅·····	4492
霍仙鳴·····	4434	田緒·····	4498
劉貞亮·····	4435	田季安·····	4498
吐突承璀·····	4436	田懷諫·····	4499
馬存亮·····	4437	田縉·····	4500
嚴遵美·····	4438	史憲誠·····	4500
仇士良·····	4439	何進滔·····	4501
楊復光·····	4442	何弘敬·····	4502

何全睥·····	4502	李匡籌·····	4546
韓允中·····	4503	劉仁恭·····	4547
韓簡·····	4503	卷二百一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樂彥禎·····	4503	藩鎮淄青橫海列傳·····	4551
羅弘信·····	4504	李正己·····	4551
羅紹威·····	4505	李納·····	4552
卷二百一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李師占·····	4552
藩鎮鎮冀列傳·····	4509	李師道·····	4553
李寶臣·····	4509	程日華·····	4556
李惟岳·····	4512	程懷直·····	4557
李惟簡·····	4514	程懷信·····	4558
王武俊·····	4514	程權·····	4558
王士真·····	4519	李全略·····	4558
王承宗·····	4519	李同捷·····	4558
王廷湊·····	4522	卷二百一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王元逵·····	4524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	4561
王紹鼎·····	4525	劉玄佐·····	4561
王紹懿·····	4525	鄧惟恭·····	4563
王景崇·····	4525	吳少誠·····	4564
王鐸·····	4526	吳少陽·····	4565
卷二百一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吳元濟·····	4566
藩鎮盧龍列傳·····	4531	李祐·····	4573
李懷仙·····	4531	劉悟·····	4573
朱滔·····	4532	劉從諫·····	4575
劉怱·····	4537	劉稹·····	4576
劉濟·····	4537	李佐之·····	4581
劉總·····	4538	李師晦·····	4581
朱克融·····	4540	李丕·····	4581
李載義·····	4541	卷二百一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楊志誠·····	4542	突厥列傳(上)·····	4583
史元忠·····	4542	卷二百一十五(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張仲武·····	4542	突厥列傳(下)·····	4609
張直方·····	4543	卷二百一十六(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張允伸·····	4544	吐蕃列傳(上)·····	4629
張公素·····	4545	卷二百一十六(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下)	
李茂勳·····	4545	吐蕃列傳(下)·····	4649
李可舉·····	4545	卷二百一十七(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上)	
李全忠·····	4546	回鶻列傳(上)·····	4667
李匡威·····	4546	卷二百一十七(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下)	

回鶻列傳(下)·····	4683	識匿·····	4796
卷二百一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箇失蜜·····	4797
沙陀列傳·····	4703	骨咄·····	4798
卷二百一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蘇毗·····	4798
北狄列傳·····	4717	師子·····	4799
契丹·····	4717	波斯·····	4799
奚·····	4722	拂菻·····	4801
室韌·····	4725	大食·····	4803
黑水靺鞨·····	4726	卷二百二十二(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上)	
渤海·····	4728	南蠻列傳(上)·····	4807
卷二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南詔(上)·····	4807
東夷列傳·····	4733	卷二百二十二(中)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中)	
高麗·····	4733	南蠻列傳(中)·····	4819
百濟·····	4746	南詔(下)·····	4819
新羅·····	4750	蒙嶠詔·····	4831
日本·····	4755	越析詔·····	4831
流鬼·····	4757	浪穹詔·····	4831
卷二百二十一(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		澄跋詔·····	4832
西域列傳(上)·····	4759	施浪詔·····	4832
泥婆羅·····	4759	卷二百二十二(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	
党項·····	4760	南蠻列傳(下)·····	4833
東女·····	4764	環王·····	4833
高昌·····	4765	盤盤·····	4835
吐谷渾·····	4769	扶南·····	4836
焉耆·····	4773	真臘·····	4836
龜茲·····	4775	訶陵·····	4837
跋祿迦·····	4777	投和·····	4838
疏勒·····	4778	瞻博·····	4839
于闐·····	4779	室利佛逝·····	4839
天竺·····	4780	名蔑·····	4840
摩揭陀·····	4783	單單·····	4840
罽賓·····	4784	驃·····	4840
卷二百二十一(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下)		兩爨蠻·····	4848
西域列傳(下)·····	4787	南平僚·····	4858
康·····	4787	西原蠻·····	4861
寧遠·····	4793	卷二百二十三(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	
大勃律·····	4793	奸臣列傳(上)·····	4865
吐火羅·····	4795	許敬宗·····	4865
謝颺·····	4796	李義府·····	4869

傅游藝·····	4872	喬琳·····	4919
李林甫·····	4872	高駢·····	4921
陳希烈·····	4879	朱玫·····	4934
卷二百二十三(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		王行瑜·····	4935
奸臣列傳(下)·····	4881	陳敬瑄·····	4936
盧杞·····	4881	李巨川·····	4939
崔胤·····	4885	卷二百二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崔昭緯·····	4888	逆臣列傳(上)·····	4941
柳璨·····	4889	安祿山·····	4941
蔣玄暉·····	4890	安慶緒·····	4950
張廷範·····	4892	高尚·····	4954
氏叔琮·····	4892	孫孝哲·····	4954
朱友恭·····	4893	史思明·····	4955
卷二百二十四(上)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史朝義·····	4961
叛臣列傳(上)·····	4895	卷二百二十五(中) 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僕固懷恩·····	4895	逆臣列傳(中)·····	4965
周智光·····	4903	李希烈·····	4965
梁崇義·····	4904	朱泚·····	4968
李懷光·····	4906	卷二百二十五(下) 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陳少游·····	4909	逆臣列傳(下)·····	4979
李錡·····	4912	黃巢·····	4979
卷二百二十四(下)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秦宗權·····	4992
叛臣列傳(下)·····	4917	董昌·····	4994
李忠臣·····	4917		

唐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其七世祖暭，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是爲涼武昭王。暭生歆，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鎮將，戍于武川，因留家焉。熙生天賜，爲幢主。天賜生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爲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謚曰襄。襄公生昀，襲封唐公，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卒，謚曰仁。

仁公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以爲千牛備身，事隋譙、隴二州刺史。

大業中，歷岐州刺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召爲殿內少監、衛尉少卿。煬帝征遼東，遣高祖督運糧於懷遠鎮。楊玄感將反，其兄弟從征遼者皆逃歸，高祖先覺以聞，煬帝遽班師，以高祖爲弘化留守以禦玄感，詔關右諸郡兵皆受高祖節度。是時，隋政荒，天下大亂，煬帝多以猜忌殺戮

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名淵，字叔德，姓李，是隴西成紀人。他的七世祖名暭，在晉朝末年，占據秦、涼而自稱王，這就是涼武昭王。李暭生李歆，李歆被沮渠蒙遜滅掉。李歆生李重耳，在魏朝任弘農太守。李重耳生李熙，任金門鎮將，在武川駐守，因而在這裏安家。李熙生李天賜，任幢主。李天賜生李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做到太尉，與李弼等八人輔佐周朝取代魏朝有功，都成爲柱國，號稱“八柱國家”。周閔帝接受魏朝皇帝讓位時，李虎已經去世，就追叙他的功績，封爲唐國公，謚號襄。李虎生李昀，繼承唐國公爵位，在周朝擔任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去世，謚號仁。

李昀在長安生下高祖，身上有三個乳頭，性情寬厚仁慈，繼承唐國公爵位。隋文帝的獨孤皇后，是高祖的姨母，因這個緣故隋文帝與高祖親近。隋文帝在周朝任宰相，恢復高祖原姓李氏，任他爲千牛備身，奉事隋朝擔任譙州、隴州刺史。

大業年間，歷任岐州刺史、滎陽郡、樓煩郡太守，召入京任殿內少監、衛尉少卿。隋煬帝征伐遼東，派高祖在懷遠鎮督運軍糧。楊玄感將要反叛，他的那些隨從征遼的兄弟都逃回來，高祖事先發覺而奏報朝廷，隋煬帝急速回軍，命高祖任弘化留守來防禦楊玄感，下詔關右各郡的兵力都受高祖統轄調度。這時候，隋朝的政治荒廢，天下大亂，隋煬帝常常因猜忌而殺戮大臣。曾經

大臣。嘗以事召高祖，高祖遇疾，不時謁。高祖有甥王氏在後宮，煬帝問之，王氏對以疾，煬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十一年，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於其尸。又擊絳州賊柴保昌，降其衆數萬人。突厥犯塞，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高祖選精騎二千爲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射者伏爲奇兵。虜見高祖，疑不敢戰，高祖乘而擊之，突厥敗走。

十三年，拜太原留守，擊高陽歷山飛賊甄翟兒于西河，破之。是時，煬帝南游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而所善客裴寂爲副監，世民陰與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從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爲官人奉公，事發當誅，爲此爾。”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陽不許，欲執世民送官，已而許之，曰：“吾愛汝，豈忍告汝邪？”然未有以發。而所在盜賊益多，突厥數犯邊，高祖兵出無功，煬帝遣使者執高祖詣江都，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已而煬帝復馳使者赦止高祖，其事遂已。是時，劉武周起馬邑，林士弘起豫章，劉元進起晉安，皆稱皇帝；朱粲起南陽，號楚帝；李子通起海陵，號楚王；邵江海據岐州，號新平王；

因事召見高祖，高祖有病，沒能及時前往謁見。高祖有個外甥女王氏在後宮，隋煬帝詢問這事，王氏回答說是因爲有病，隋煬帝說：“死得了死不了？”高祖聽到更加恐懼，於是用縱酒行賄來遮掩自己。

十一年，任山西河東慰撫大使，攻打龍門賊人母端兒，發射七十箭全都射中，賊人敗逃，而後收斂賊人尸體堆成大墳堆，在尸體上把那些箭都找見了。又攻打絳州賊人柴保昌，降服敵部衆幾萬人。突厥侵犯邊塞，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迎擊，隋軍兵少，不能抵擋。高祖挑選精銳騎兵二千作爲流動部隊，居處飲食都像突厥人的生活那樣隨水草而轉移，射獵馳騁顯得很悠閑，另外選出善於射箭的埋伏起來作爲奇兵。敵人看見高祖所部，疑惑不敢交戰，高祖乘機攻打，突厥失敗逃跑。

十三年，授任太原留守，在西河攻打高陽歷山飛賊人甄翟兒，打敗了他。這時候，隋煬帝南游江都，天下盜賊紛紛湧起。高祖的兒子李世民知道隋朝必然滅亡，暗地裏結交豪傑，招收逃亡的人，與晉陽令劉文靜一起謀議起兵大事。計議已經決定，而高祖還不知道，打算把實情告訴高祖，擔心他不同意。高祖留守太原，兼任晉陽宮監，而用他親近的賓客裴寂任副監，李世民暗地裏和裴寂謀劃，裴寂於是挑選晉陽宮人私下侍奉高祖。高祖到裴寂家拜訪飲酒，飲到興頭上而心境愉悅時，裴寂把大事全告訴了他，高祖大驚。裴寂說：“正因爲用宮人侍奉唐公您，事情暴露就當處死，所以要這樣。”李世民於是也進來說明這事，高祖開始假意不允許，要抓李世民交送官府，隨後又允許了，說：“我喜愛你，怎麼忍心告發你呢？”但還沒有機會發動。而高祖所轄地方盜賊越來越多，突厥屢次侵犯邊地，高祖出兵沒有戰績，隋煬帝派使者要逮捕高祖押送江都，高祖十分恐懼。李世民說：“事情緊急了，可以起事！”隨後煬帝又派使者火速趕來赦免高祖讓他仍留在太原，這事就停了下來。這時，劉武周在馬邑起兵，林士弘在豫章起兵，劉元進在晉安起兵，都自稱皇帝；朱粲在南陽起兵，號稱

薛舉起金城，號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號永樂王；竇建德起河間，號長樂王；王須拔起恒、定，號漫天王；汪華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號吳王；李密起鞏，號魏公；王德仁起鄴，號太公；左才相起齊郡，號博山公；羅藝據幽州，左難當據涇，馮盎據高、羅，皆號總管；梁師都據朔方，號大丞相；孟海公據曹州，號錄事；周文舉據淮陽，號柳葉軍；高開道據北平，張長遜據五原，周洸據上洛，楊士林據山南，徐圓朗據兗州，楊仲達據豫州，張善相據伊、汝，王要漢據汴州，時德叡據尉氏，李義滿據平陵，綦公順據青、萊，淳于難據文登，徐師順據任城，蔣弘度據東海，王薄據齊郡，蔣善合據鄆州，田留安據章丘，張青特據濟北，臧君相據海州，殷恭邃據舒州，周法明據永安，苗海潮據永嘉，梅知巖據宣城，鄧文進據廣州，亓酋、楊世略據循、潮，冉安昌據巴東，甯長真據鬱林，其別號諸盜往往屯聚山澤。而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集將吏告曰：“今吾爲留守，而賊據離宮，縱賊不誅，罪當死。然出兵必待報，今江都隔遠，後期奈何？”將吏皆曰：“國家之利可專者，公也。”高祖曰：“善。”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副留守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有變，謀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高祖覺之，乃陰爲備。

五月甲子，高祖及威、君雅視事，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君雅反，即坐上執之。丙寅，突厥犯邊，高祖令軍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其果然。”遂殺之以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

楚帝；李子通在海陵起兵，號稱楚王；邵江海占據岐州，號稱新平王；薛舉在金城起兵，號稱西秦霸王；郭子和在榆林起兵，號稱永樂王；竇建德在河間起兵，號稱長樂王；王須拔在恒、定起兵，號稱漫天王；汪華在新安起兵，杜伏威在淮南起兵，都號稱吳王；李密在鞏起兵，號稱魏公；王德仁在鄴起兵，號稱太公；左才相在齊郡起兵，號稱博山公；羅藝占據幽州，左難當占據涇，馮盎占據高、羅，都號稱總管；梁師都占據朔方，號稱大丞相；孟海公占據曹州，號稱錄事；周文舉占據淮陽，號稱柳葉軍；高開道占據北平，張長遜占據五原，周洸占據上洛，楊士林占據山南，徐圓朗占據兗州，楊仲達占據豫州，張善相占據伊、汝，王要漢占據汴州，時德叡占據尉氏，李義滿占據平陵，綦公順占據青、萊，淳于難占據文登，徐師順占據任城，蔣弘度占據東海，王薄占據齊郡，蔣善合占據鄆州，田留安占據章丘，張青特占據濟北，臧君相占據海州，殷恭邃占據舒州，周法明占據永安，苗海潮占據永嘉，梅知巖占據宣城，鄧文進占據廣州，亓人酋、長楊世略占據循、潮，冉安昌占據巴東，甯長真占據鬱林，那些另有稱號的各路盜賊到處屯聚山林水澤。而劉武周攻占汾陽宮，高祖就召集將官告訴他們說：“如今我是留守，而賊人占據了離宮，放縱盜賊不予討伐，要處死罪的。但是要出兵必須上報朝廷後再等答覆，現在江都既遙遠又不通消息，耽誤了怎麼辦？”將官都說：“對國家有利而可以獨自處理的，是唐公您了。”高祖說：“好。”於是招募兵士，十天時間得到兵士一萬人。副留守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看見兵士大量會集，懷疑要發生事變，商議要乘高祖在晉祠祈雨時加以謀算。高祖察覺，就暗中做了防備。

五月甲子日，高祖和王威、高君雅辦公事，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發王威、高君雅謀反，就在座上逮捕了他們。丙寅日，突厥侵犯邊地，高祖傳令軍中說：“有人告發王威、高君雅招引突厥，如今果真這樣。”於是殺了他們後起兵。派遣劉文靜出使突厥，相約連和。

六月己卯，傳檄諸郡，稱義兵，開大將軍府，置三軍。以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軍隸焉；世民爲煬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軍隸焉；元吉爲姑臧公，中軍隸焉。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石艾縣長殷開山爲掾，劉政會爲屬，長孫順德、王長諧、劉弘基、竇琮爲統軍。開倉庫賑窮乏。

七月壬子，高祖杖白旗，誓衆於野，有兵三萬，以元吉爲太原留守。癸丑，發太原。甲寅，遣將張綸徇下離石、龍泉、文城三郡。丙辰，次靈石，營於賈胡堡。隋虎牙郎將宋老生屯于霍邑，以拒義師。丙寅，隋鷹揚府司馬李軌起武威，號大涼王。

八月辛巳，敗宋老生于霍邑。丙戌，下臨汾郡。辛卯，克絳郡。癸巳，次龍門，突厥來助。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守河東，絕津梁。壬寅，馮翊賊孫華、土門賊白玄度皆具舟以來逆。

九月戊午，高祖領太尉，加置僚佐。以少牢祀河，乃濟。甲子，次長春宮。丙寅，隴西公建成、劉文靜屯永豐倉，守潼關。煬煌公世民自渭北徇三輔，從父弟神通起兵于鄠，柴氏婦，高祖女也，亦起兵于司竹，皆與世民會。鄆賊丘師利、李仲文、藍屋賊何潘仁、向善思、宜君賊劉炅等皆來降，因略定鄠、杜。壬申，高祖次馮翊。乙亥，煬煌公世民屯阿城，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趨霸上。丙子，高祖自下邳以西，所經隋行宮、苑籞，悉罷之，出宮女還其家。

十月辛巳，次長樂宮，有衆二十萬。隋留守衛文昇等奉代王侑守京城，高祖遣使諭之，不報。乃圍城，下令曰：“犯隋七廟及宗室者，罪三

六月己卯日，傳送檄文到各郡，稱作義兵，建立大將軍府，設置三軍。任命兒子李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軍隸屬於他；李世民爲煬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軍隸屬於他；李元吉爲姑臧公，中軍隸屬於他。裴寂任長史，劉文靜任司馬，石艾縣長殷開山爲掾史，劉政會爲僚屬，長孫順德、王長諧、劉弘基、竇琮任統軍。打開倉庫救濟窮困百姓。

七月壬子日，高祖執白旗，在郊外誓師，有兵士三萬人，命李元吉任太原留守。癸丑日，從太原出發。甲寅日，派遣將軍張綸攻占離石郡、龍泉郡、文城郡。丙辰日，進駐靈石，在賈胡堡扎營。隋朝虎牙郎將宋老生屯駐在霍邑，來抗拒義軍。丙寅日，隋朝鷹揚府司馬李軌在武威起兵，號稱大涼王。

八月辛巳日，在霍邑打敗宋老生。丙戌日，攻下臨汾郡。辛卯日，攻下絳郡。癸巳日，進駐龍門，突厥前來援助。隋朝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把守河東，阻斷了渡口橋梁。壬寅日，馮翊賊人孫華、土門賊人白玄度都準備好舟船前來迎接。

九月戊午日，高祖擔當太尉職事，增加設置僚佐官員。用羊、猪作祭品祭祀黃河神後，這纔渡過去。甲子日，到達長春宮。丙寅日，隴西公李建成、劉文靜屯駐在永豐倉，守衛潼關。煬煌公李世民從渭北攻取三輔，堂弟李神通在鄠起兵，柴氏婦，是高祖的女兒，也在司竹起兵，都與李世民會合。鄆賊人丘師利、李仲文、藍屋賊人何潘仁、向善思、宜君賊人劉炅等都前來投降，於是攻占平定了鄠、杜。壬申日，高祖進駐馮翊。乙亥日，煬煌公李世民屯駐在阿城，隴西公李建成由新豐直奔霸上。丙子日，高祖從下邳向西，所經過的隋朝行宮、禁苑，全部拆除，放出宮女讓她們回家。

十月辛巳日，進駐長樂宮，擁有兵士二十萬人。隋朝留守衛文昇等人尊奉代王楊侑守衛京城，高祖派遣使者勸導他們開城，沒有答覆。於是圍城，下令說：“侵犯隋朝七廟和宗室成員的

族。”丙申，隋羅山令蕭銑自號梁公。

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者死。癸亥，遙尊隋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皇帝。大赦，改元義寧。甲子，高祖入京師，至朝堂，望闕而拜。隋帝授高祖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下教曰令，視事于虔化門。

十二月癸未，隋帝贈唐襄公爲景王；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唐國妃，謚曰穆。以建成爲唐國世子；世民爲唐國內史，徙封秦國公；元吉爲齊國公。丞相府置長史、司錄以下官。趙郡公李孝恭徇山南。甲辰，雲陽令詹俊徇巴、蜀。

二年正月丁未，隋帝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戊午，周洮降。戊辰，世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國公世民爲右元帥，徇地東都。

二月己卯，太常卿鄭元璿定樊、鄆，使者馬元規徇荆、襄。

三月己酉，齊國公李元吉爲太原道行軍元帥。乙卯，世民徙封趙國公。丙辰，隋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弑太上皇于江都，立秦王浩爲皇帝。吳興郡守沈法興據丹陽，自稱江南道總管。樂安人盧祖尚據光州，自稱刺史。戊辰，隋帝進唐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等官，立四廟。

四月己卯，張長遜降。辛巳，停竹使符，班銀莧符。

五月乙巳，隋帝命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甲寅，

人，罰其三族。”丙申日，隋朝羅山令蕭銑自稱梁公。

十一月丙辰日，攻下京城。命令主符郎宋公弼收存圖版戶籍。約法十二條，凡殺人、搶劫偷盜、當逃兵、叛亂的都處死。癸亥日，遙尊隋朝皇帝爲太上皇，立代王楊侗爲皇帝。舉行大赦，改元爲義寧。甲子日，高祖進入京城，來到朝堂，向着門闕行拜禮。隋朝皇帝加授高祖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進封唐王。把武德殿作爲丞相府，高祖頒行的指示稱做令，在虔化門處理公務。

十二月癸未日，隋朝皇帝追贈唐襄公爲景王；唐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唐國妃，謚號穆。立李建成爲唐國世子；李世民任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李元吉爲齊國公。丞相府設置長史、司錄以下的官職。趙郡公李孝恭攻取山南。甲辰日，雲陽令詹俊攻取巴、蜀。

二年正月丁未日，隋朝皇帝下詔讓唐王佩劍穿履上殿，入朝進見時不用小步快跑，贊拜行禮時不用稱呼姓名，增加前後羽葆、鼓吹的儀仗。戊午日，周洮歸降。戊辰日，世子李建成任左元帥，秦國公李世民任右元帥，前去進攻東都。

二月己卯日，太常卿鄭元璿平定樊、鄆，使者馬元規攻取荆、襄。

三月己酉日，齊國公李元吉任太原道行軍元帥。乙卯日，李世民改封趙國公。丙辰日，隋朝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在江都殺害隋煬帝，立秦王楊浩爲皇帝。吳興郡太守沈法興占據丹陽，自稱江南道總管。樂安人盧祖尚占據光州，自稱刺史。戊辰日，隋朝皇帝晉封唐王爲相國，統領百官，備九錫，唐國設置丞相等官職，建立祖宗四廟。

四月己卯日，張長遜歸降。辛巳日，停止使用竹製信符，頒用銀製莧形信符。

五月乙巳日，隋朝皇帝命唐王加戴十二旒的皇冠，使用天子旌旗，出入時警戒清道。甲寅

王德仁降。戊午，隋帝遜于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於唐王，三讓乃受。

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命蕭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改元。賜百官、庶人爵一級，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庚午，太白晝見。隋東都留守元文都及左武衛大將軍王世充立越王侗爲皇帝。

六月甲戌，趙國公世民爲尚書令，裴寂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隋民部尚書蕭瑀、丞相府司錄參軍竇威爲內史令。丙子，太白晝見。己卯，追謚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梁氏曰景烈皇后；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妃竇氏曰穆皇后。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封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劉文靜爲司馬。太僕卿宇文泰招慰山東。乙酉，奉隋帝爲酈國公，詔曰：“近世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曆數有歸，實惟天命；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癸巳，禁言符瑞者。辛丑，竇威薨。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

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于涇州，敗績。乙卯，郭子和降。庚申，廢隋離宮。

八月壬申，劉文靜除名。戊寅，約功臣恕死罪。辛巳，薛舉卒。壬午，李軌降。甲申，巖州刺史王德仁殺招慰使宇文泰以反。己丑，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果。庚子，贈隋太常卿高穎上柱國、酈國

日，王德仁歸降。戊午日，隋朝皇帝讓位，命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把皇帝用的璽印綬帶奉送給唐王，唐王辭讓了三次纔接受。

武德元年五月甲子日，唐王在太極殿即皇帝位。命令蕭造兼任太尉，在南郊祭天禱告，大赦天下，改年號。賞賜百官、平民爵一級，義軍經過的地方免除三年徭役，其他地方免除一年徭役。郡改稱州，太守改稱刺史。庚午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隋朝東都留守元文都和左武衛大將軍王世充擁立越王楊侗爲皇帝。

六月甲戌日，趙國公李世民任尚書令，裴寂任尚書右僕射、主持軍國政事，劉文靜任納言，曾任隋朝民部尚書的蕭瑀、丞相府司錄參軍竇威任內史令。丙子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己卯日，追謚皇高祖爲宣簡公；皇曾祖爲懿王；皇祖父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祖母梁氏爲景烈皇后；皇父爲元皇帝，廟號世祖，生母獨孤氏爲元貞皇后；妃竇氏爲穆皇后。庚辰日，立世子李建成爲皇太子，封李世民爲秦王，李元吉爲齊王。癸未日，薛舉侵犯涇州，秦王李世民任西討元帥，劉文靜任司馬。太僕卿宇文泰招安山東。乙酉日，尊奉隋朝皇帝爲酈國公，下詔說：“近世在國運遷移改變時，前朝的親屬宗族，沒有不殺絕的。國運歸於誰家，實是天命所定；興亡的結果，豈是人力可爲。前代隋朝的蔡王楊智積等子孫，都選調任用。”癸巳日，禁止議論符命祥瑞的事。辛丑日，竇威逝世。黃門侍郎陳叔達辦理納言事務，將作大匠竇抗兼任納言。

七月壬子日，劉文靜在涇州與薛舉交戰，大敗。乙卯日，郭子和歸降。庚申日，廢除隋朝離宮。

八月壬申日，劉文靜被除名。戊寅日，與功臣約定寬恕死罪。辛巳日，薛舉死去。壬午日，李軌歸降。甲申日，巖州刺史王德仁殺害招慰使宇文泰而反叛。己丑日，秦王李世民任西討元帥，前去討伐薛仁果。庚子日，隋朝的太常卿高穎追贈爲上柱國、酈國公，上柱國賀若弼追贈

公，上柱國賀若弼杞國公，司隸大夫薛道衡上開府、臨河縣公，刑部尚書宇文弼上開府、平昌縣公，左翊衛將軍董純柱國、狄道公，右驍衛將軍李金才上柱國、申國公，左光祿大夫李敏柱國、觀國公。諸遭隋枉殺而子孫被流者，皆還之。

九月乙巳，唐囚。始置軍府。癸丑，改銀莧符爲銅魚符。甲寅，秦州總管竇軌及薛仁果戰，敗績。辛未，宇文化及殺秦王楊浩，自稱皇帝。

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己卯，李密降。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乙酉，邵江海降。己亥，盜殺商州刺史泉彥宗。辛丑，大閱。是月，竇抗罷。

十一月，竇建德敗王須拔于幽州，王須拔亡入于突厥。乙巳，涼王李軌反。戊申，禁獻侏儒短節、小馬、庫牛、異獸奇禽者。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之。癸丑，行軍總管趙慈景攻蒲州，隋刺史堯君素拒戰，執慈景。癸亥，秦王世民俘薛仁果以獻。

十二月壬申，世民爲太尉。丙子，蒲州人殺堯君素，立其將王行本。辛巳，鄭元璿及朱粲戰于商州，敗之。乙酉，如周氏陂。丁亥，至自周氏陂。庚子，光祿卿李密反，伏誅。

是歲，高開道陷漁陽，號燕王。

二年正月甲子，陳叔達兼納言。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丙寅，張善相降。己巳，楊士林降。

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調法。令文武官終喪。丙戌，州置宗師一人。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賈胡堡以北繫囚。閏月，竇建德陷邢

爲杞國公，司隸大夫薛道衡追贈爲上開府、臨河縣公，刑部尚書宇文弼追贈爲上開府、平昌縣公，左翊衛將軍董純追贈爲柱國、狄道公，右驍衛將軍李金才追贈爲上柱國、申國公，左光祿大夫李敏追贈爲柱國、觀國公。那些在隋朝遭到冤殺而子孫被流放的，都讓返回。

九月乙巳日，審理囚犯。開始設置軍府。癸丑日，把銀製莧形信符改爲銅製魚形信符。甲寅日，秦州總管竇軌與薛仁果交戰，大敗。辛未日，宇文化及殺害秦王楊浩，自稱皇帝。

十月壬申初一，發生日食。己卯日，李密歸降。壬午日，朱粲攻陷鄧州，刺史呂子臧被殺害。乙酉日，邵江海歸降。己亥日，盜賊殺害商州刺史泉彥宗。辛丑日，舉行大閱兵。這個月，竇抗罷免宰相之位。

十一月，竇建德在幽州打敗王須拔，王須拔逃入突厥。乙巳日，涼王李軌反叛。戊申日，禁止貢獻侏儒矮子、矮小馬牛、奇異禽獸。己酉日，秦王李世民打敗薛仁果，活捉了他。癸丑日，行軍總管趙慈景攻打蒲州，隋朝刺史堯君素抵禦迎戰，活捉了趙慈景。癸亥日，秦王李世民俘虜薛仁果獻到朝廷。

十二月壬申日，李世民任太尉。丙子日，蒲州人殺了堯君素，擁立他的部將王行本。辛巳日，鄭元璿在商州和朱粲交戰，打敗了他。乙酉日，皇上前往周氏陂。丁亥日，從周氏陂返回。庚子日，光祿卿李密反叛，被誅殺。

這一年，高開道攻陷漁陽，號稱燕王。

二年正月甲子日，陳叔達兼任納言。下詔從今以後在正月、五月、九月裏不執行死刑，禁止屠宰。丙寅日，張善相歸降。己巳日，楊士林歸降。

二月乙酉日，開始制定租、庸、調這三種形式的賦稅徭役法。令文武官員服喪要滿期。丙戌日，在每個州設置宗師一人。甲午日，赦免并、浩、介、石四州賈胡堡以北的在押囚徒。閏：

州，執總管陳君賓。辛丑，竇建德殺宇文化及于聊城。朱粲降。壬寅，皇太子及秦王世民、裴寂巡于畿縣。乙巳，御史大夫段確勞朱粲于菊潭。庚戌，微行，察風俗。乙卯，以穀貴，禁關內屠酤。左屯衛將軍何潘仁及山賊張子惠戰于司竹，死之。丁巳，慮囚。庚申，驍騎將軍趙欽、王娑羅及山賊戰于盤屋，死之。丁卯，王世充陷殷州，陟州刺史李育德死之。

三月甲戌，王薄降。庚辰，蔣弘度、徐師順降。丁亥，竇建德陷趙州。丁酉，李義滿降。

四月，綦公順降。庚子，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及劉武周戰于榆次，敗績。辛丑，朱粲殺段確以反。乙巳，王世充廢越王侗，自稱皇帝。癸亥，陷伊州，執總管張善相。

五月庚辰，涼州將安脩仁執李軌以降。癸未，曲赦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廓九州。

六月，王世充殺越王侗。戊戌，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子監。庚子，竇建德陷滄州。丁未，劉武周陷介州。癸亥，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離石胡劉季真叛，陷石州，刺史王儉死之。

七月壬申，徐圓朗降。

八月丁酉，鄯國公薨。甲子，竇建德陷洛州，執總管袁子幹。

九月辛未，殺戶部尚書劉文靜。李子通自稱皇帝。沈法興自稱梁王。丁丑，杜伏威降。裴寂及劉武周戰于介州，敗績，右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死之。庚辰，竇建德陷相州，總管呂珉死之。辛巳，劉武周陷并州。庚寅，太白晝見。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乙未，京師地震。梁師都寇延

月，竇建德攻陷邢州，俘獲總管陳君賓。辛丑日，竇建德在聊城殺宇文化及。朱粲投降。壬寅日，皇太子和秦王李世民、裴寂巡視京城附近的縣。乙巳日，御史大夫段確在菊潭慰勞朱粲。庚戌日，皇上穿便服出行，考察民間風俗。乙卯日，因穀價昂貴，禁止關內屠宰賣酒。左屯衛將軍何潘仁在司竹和山寇張子惠交戰，戰死。丁巳日，復查囚犯的審理。庚申日，驍騎將軍趙欽、王娑羅在盤屋和山寇交戰，戰死。丁卯日，王世充攻陷殷州，陟州刺史李育德被害。

三月甲戌日，王薄歸降。庚辰日，蔣弘度、徐師順歸降。丁亥日，竇建德攻陷趙州。丁酉日，李義滿歸降。

四月，綦公順歸降。庚子日，并州總管、齊王李元吉在榆次和劉武周交戰，大敗。辛丑日，朱粲殺害段確而反叛。乙巳日，王世充廢掉越王楊侗，自稱皇帝。癸亥日，攻陷伊州，俘虜了總管張善相。

五月庚辰日，涼州的將領安脩仁捉李軌投降。癸未日，特赦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廓等九個州的犯人。

六月，王世充殺害越王楊侗。戊戌日，在國子監建立周公廟、孔子廟。庚子日，竇建德攻陷滄州。丁未日，劉武周攻陷介州。癸亥日，裴寂任晉州道行軍總管。離石胡劉季真反叛，攻陷石州，刺史王儉被害。

七月壬申日，徐圓朗歸降。

八月丁酉日，鄯國公逝世。甲子日，竇建德攻陷洛州，俘虜了總管袁子幹。

九月辛未日，處死戶部尚書劉文靜。李子通自稱皇帝，沈法興自稱梁王。丁丑日，杜伏威歸降。裴寂在介州與劉武周交戰，大敗，右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戰死。庚辰日，竇建德攻陷相州，總管呂珉被害。辛巳日，劉武周攻陷并州。庚寅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竇建德攻陷趙州，俘虜了總管張志昂。乙未日，京城發生地震。梁師都侵犯延州，鄜州刺史梁禮被害。

州，鄜州刺史梁禮死之。

十月己亥，羅藝降。乙卯，如華陰，赦募士背軍者。壬戌，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 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之。甲子，祠華山。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秦王世民討劉武周。

十一月丙子，竇建德陷黎州，執淮安王 神通、總管李世勣。

十二月丙申，獵于華山。永安王 孝基及劉武周戰于下邳，敗績。壬子，大風拔木。

三年正月己巳，獵于渭濱。戊寅，王行本降。辛巳，如蒲州。癸巳，至自蒲州。

二月丁酉，京師西南地有聲。庚子，如華陰。甲寅，獨孤懷恩謀反，伏誅。辛酉，檢校隰州總管劉師善謀反，伏誅。

三月庚午，改納言爲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甲戌，中書侍郎封德彝兼中書令。乙酉，劉季真降。

四月丙申，祠華山。壬寅，至自華陰。癸卯，禁關內諸州屠。甲寅，秦王世民及宋金剛戰于雀鼠谷，敗之。辛酉，王世充陷鄆州，總管雷四郎死之。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于洺州，敗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

五月壬午，秦王世民屠夏縣。

六月丙申，赦晉、隰、潞、并四州。癸卯，詔隋帝及其宗室柩在江都者，爲營窆，置陵廟，以故宮人守之。丙午，慮囚。封子元景爲趙王，元昌爲魯王，元亨爲鄭王。己酉，出宮女五百人，賜東征將士有功者。甲寅，顯州長史田瓚殺行臺尚書令楊士林，叛附于王世充。乙卯，涿州縣暴骨。

十月己亥日，羅藝歸降。乙卯日，皇上前往華陰，赦免招募的士兵中的逃兵之罪。壬戌日，劉武周侵犯晉州，永安王 李孝基和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伐他。甲子日，皇上祭祀華山。這個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叛。秦王李世民征討劉武周。

十一月丙子日，竇建德攻陷黎州，俘虜了淮安王 李神通、總管李世勣。

十二月丙申日，皇上在華山打獵。永安王 李孝基在下邳與劉武周交戰，大敗。壬子日，大風拔起樹木。

三年正月己巳日，皇上在渭水邊打獵。戊寅日，王行本歸降。辛巳日，皇上前往蒲州。癸巳日，從蒲州返回。

二月丁酉日，京城西南的地下發出響聲。庚子日，皇上前往華陰。甲寅日，獨孤懷恩謀反，處以死刑。辛酉日，檢校隰州總管劉師善謀反，處以死刑。

三月庚午日，納言改稱侍中，內史令改稱中書令。甲戌日，中書侍郎封德彝兼任中書令。乙酉日，劉季真歸降。

四月丙申日，皇上祭祀華山。壬寅日，從華陰返回。癸卯日，禁止關內各州屠宰。甲寅日，秦王李世民在雀鼠谷與宋金剛交戰，打敗了他。辛酉日，王世充攻陷鄆州，總管雷四郎被害。壬戌日，秦王李世民在洺州與劉武周交戰，打敗了他，劉武周逃入突厥。收復并州。

五月壬午日，秦王李世民毀滅夏縣。

六月丙申日，赦免晉州、隰州、潞州、并州的犯人。癸卯日，下詔隋朝皇帝及其宗室人員的棺柩凡是在江都的，爲他們建墓安葬，設置陵廟，讓過去的宮人守護它。丙午日，審理囚犯。皇子李元景封爲趙王，李元昌封爲魯王，李元亨封爲鄭王。己酉日，放出宮女五百人，賞賜給東征將士有功的人。甲寅日，顯州長史田瓚殺害行臺尚書令楊士林，叛變歸附王世充。乙卯日，埋葬各州縣暴露的尸骨。

七月壬戌，秦王世民討王世充。甲戌，皇太子屯于蒲州，以備突厥。丙戌，梁師都導突厥、稽胡寇邊，行軍總管段德操敗之。

八月庚子，慮囚。甲辰，時德劼降。

九月癸酉，田瓚降。己丑，給復陝、鼎、熊、穀四州二年。

十月戊申，高開道降。己酉，楊仲達降。己未，有星隕于東都。

十二月己酉，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反。

四年正月辛巳，皇太子伐稽胡。

二月，竇建德陷曹州，執孟海公。己丑，車騎將軍董阿興反于隴州，伏誅。乙巳，太常少卿李仲文謀反，伏誅。丙午，慮囚。丁巳，赦代州總管府石嶺之北。

三月，進封宜都郡王泰爲衛王。庚申，慮囚。乙酉，竇建德陷管州，刺史郭志安死之。

四月壬寅，齊王元吉及王世充戰于東都，敗績，行軍總管盧君諤死之。戊申，突厥寇并州，執漢陽郡王瓌、太常卿鄭元璿、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甲寅，封子元方爲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丁巳，左武衛將軍王君廓敗張青特，執之。

五月壬戌，秦王世民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乙丑，赦山東爲建德所誣誤者。戊辰，王世充降。庚午，周法明降。

六月庚寅，赦河南爲王世充所誣誤者。戊戌，蔣善合降。庚子，營州人石世則執其總管晉文衍，叛附于靺鞨。乙卯，臧君相降。

七月甲子，秦王世民俘王世充以獻。丙寅，竇建德伏誅。丁卯，大

七月壬戌日，秦王李世民征討王世充。甲戌日，皇太子屯駐在蒲州，以防備突厥。丙戌日，梁師都引導突厥、稽胡侵犯邊地，行軍總管段德操打敗了他們。

八月庚子日，審理囚犯。甲辰日，時德劼歸降。

九月癸酉日，田瓚投降。己丑日，免除陝州、鼎州、熊州、穀州百姓的徭役二年。

十月戊申日，高開道投降。己酉日，楊仲達歸降。己未日，有流星落在東都。

十二月己酉日，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反叛。

四年正月辛巳日，皇太子討伐稽胡。

二月，竇建德攻陷曹州，俘虜了孟海公。己丑日，車騎將軍董阿興在隴州反叛，處以死刑。乙巳日，太常少卿李仲文謀反，處以死刑。丙午日，審理囚犯。丁巳日，寬赦代州總管府石嶺以北地方的犯人。

三月，進封宜都郡王李泰爲衛王。庚申日，審理囚犯。乙酉日，竇建德攻陷管州，刺史郭志安被害。

四月壬寅日，齊王李元吉在東都與王世充交戰，大敗，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戊申日，突厥侵犯并州，俘虜了漢陽郡王李瓌、太常卿鄭元璿、左驍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甲寅日，皇子李元方封爲周王，李元禮封爲鄭王，李元嘉封爲宋王，李元則封爲荆王，李元茂封爲越王。丁巳日，左武衛將軍王君廓打敗張青特，並活捉了他。

五月壬戌日，秦王李世民在虎牢擊敗竇建德，活捉了他。乙丑日，赦免山東受竇建德牽連的人。戊辰日，王世充投降。庚午日，周法明歸降。

六月庚寅日，赦免河南受王世充牽連的人。戊戌日，蔣善合歸降。庚子日，營州人石世則拘捕本州總管晉文衍，叛變歸附靺鞨。乙卯日，臧君相歸降。

七月甲子日，秦王李世民俘虜王世充獻上朝廷。丙寅日，竇建德被處以死刑。丁卯日，大

赦，給復天下一年，陝、鼎、函、虢、虞、芮、鹵七州二年。甲戌，劉黑闥反于貝州。辛巳，戴州刺史孟噉鬼反，伏誅。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丁亥，皇太子安撫北境。丁酉，劉黑闥陷鄆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死之。癸卯，突厥寇代州，執行軍總管王孝基。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屯衛將軍王行敏死之。辛亥，深州人崔元遜殺其刺史裴晞，叛附于劉黑闥。兗州總管徐圓朗反。

九月，盧祖尚降。乙卯，淳于難降。甲子，汪華降。

是秋，夔州總管、趙郡王 李孝恭率十二總管兵以討蕭銑。

十月己丑，秦王 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齊王 元吉爲司空。庚寅，劉黑闥陷瀛州，執刺史盧士叟，又陷觀州。癸卯，毛州人董燈明殺其刺史趙元愷。乙巳，趙郡王 李孝恭敗蕭銑于荊州，執之。

閏月乙卯，如稷州。己未，幸舊墅。壬戌，獵于好時。乙丑，獵于九峯。丁卯，獵于仲山。戊辰，獵于清水谷，遂幸三原。辛未，如周氏陂。壬申，至自周氏陂。

十一月甲申，有事于南郊。庚寅，李子通降。丙申，子通謀反，伏誅。壬寅，劉黑闥陷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庚戌，杞州人周文舉殺其刺史王孝矩，叛附于黑闥。

十二月乙卯，黑闥陷冀州，總管麴稜死之。甲子，左武侯將軍李世勣及黑闥戰于宋州，敗績。丁卯，秦王 世民、齊王 元吉討黑闥。己巳，黑闥陷邢州。庚午，陷魏州，總管潘道毅死之。辛未，陷莘州。壬申，徙封元嘉爲徐王。

赦天下，免除天下百姓的徭役一年，免除陝州、鼎州、函州、虢州、虞州、芮州、鹵州百姓的徭役二年。甲戌日，劉黑闥在貝州反叛。辛巳日，戴州刺史孟噉鬼反叛，處以死刑。

八月丙戌初一，日食。丁亥日，皇太子安撫北方邊境。丁酉日，劉黑闥攻陷鄆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被害。癸卯日，突厥侵犯代州，俘虜了行軍總管王孝基。丁未日，劉黑闥攻陷歷亭，屯衛將軍王行敏被害。辛亥日，深州人崔元遜殺了刺史裴晞，叛變歸附劉黑闥。兗州總管徐圓朗反叛。

九月，盧祖尚歸降。乙卯日，淳于難降。甲子日，汪華歸降。

這一年秋天，夔州總管、趙郡王 李孝恭率領十二總管所部將士討伐蕭銑。

十月己丑日，秦王 李世民任天策上將，領司徒職事，齊王 李元吉任司空。庚寅日，劉黑闥攻陷瀛州，俘虜了刺史盧士叟，又攻陷觀州。癸卯日，毛州人董燈明殺了刺史趙元愷。乙巳日，趙郡王 李孝恭在荊州打敗蕭銑，并活捉了他。

閏十月乙卯日，皇上前往稷州。己未日，親臨過去的別墅。壬戌日，在好時打獵。乙丑日，在九峯山打獵。丁卯日，在仲山打獵。戊辰日，在清水谷打獵，順便前往三原。辛未日，前往周氏陂。壬申日，從周氏陂返回。

十一月甲申日，皇上到南郊祭天。庚寅日，李子通投降。丙申日，李子通謀反，被處以死刑。壬寅日，劉黑闥攻陷定州，總管李玄通被害。庚戌日，杞州人周文舉殺了刺史王孝矩，叛變歸附劉黑闥。

十二月乙卯日，劉黑闥攻陷冀州，總管麴稜被害。甲子日，左武侯將軍李世勣在宋州與劉黑闥交戰，大敗。丁卯日，秦王 李世民、齊王 李元吉征討劉黑闥。己巳日，劉黑闥攻陷邢州。庚午日，又攻陷魏州，總管潘道毅被害。辛未日，又攻陷莘州。壬申日，改封李元嘉爲徐王。

五年正月乙酉，劉黑闥陷相州，刺史房晃死之。丙戌，殷恭遂降。丁亥，濟州別駕劉伯通執其刺史竇務本，叛附于徐圓朗。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其刺史田華，叛附于劉黑闥。丙申，相州人殺其刺史獨孤徹，以其州叛附于黑闥。己酉，楊世略、劉元進降。

二月，王要漢降。己巳，秦王 李世民克邢州。丁丑，劉黑闥陷洺水，總管羅士信死之。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敗徐圓朗於杞州，執周文舉。

三月戊戌，譚州刺史李義滿殺齊州都督王薄。丁未，秦王 李世民及劉黑闥戰于洺水，敗之，黑闥亡入于突厥。蔚州總管高開道反，寇易州，刺史慕容孝幹死之。

四月，梁州野蠶成繭。冉安昌降。己未，甯長真降。戊辰，釋放流放罪以下獲麥。壬申，代州總管李大恩及突厥戰，死之。戊寅，鄧文進降。

五月，田留安降。庚寅，瓜州人王幹殺賀拔行威以降。乙巳，賜荊州今歲田租。

六月辛亥，劉黑闥與突厥寇山東。車騎將軍元韶爲瓜州道行軍總管，以備突厥。癸丑，吐谷渾寇洮州、旭州、疊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敗之。乙卯，淮安郡王 神通討徐圓朗。

七月甲申，作弘義宮。甲午，淮陽郡王 道玄爲河北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貝州人董該以定州叛附于黑闥。丙申，突厥殺劉武周于白道。遷州人鄧士政反，執其刺史李敬昂。丁酉，馮盎降。

八月辛亥，葬隋煬帝。甲寅，吐谷渾寇岷州，益州道行臺左僕射竇軌敗之。乙卯，突厥寇邊。庚申，皇太子出豳州道，秦王 李世民出秦州道，

五年正月乙酉日，劉黑闥攻陷相州，刺史房晃被害。丙戌日，殷恭遂歸降。丁亥日，濟州別駕劉伯通拘捕刺史竇務本，叛變歸附徐圓朗。庚寅日，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了刺史田華，叛變歸附劉黑闥。丙申日，相州人殺了刺史獨孤徹，獻出本州叛變歸附劉黑闥。己酉日，楊世略、劉元進歸降。

二月，王要漢歸降。己巳日，秦王 李世民攻下邢州。丁丑日，劉黑闥攻陷洺水，總管羅士信被殺死。戊寅日，汴州總管王要漢在杞州打敗徐圓朗，俘虜了周文舉。

三月戊戌日，譚州刺史李義滿殺了齊州都督王薄。丁未日，秦王 李世民在洺水與劉黑闥交戰，打敗了他，劉黑闥逃入突厥。蔚州總管高開道反叛，侵犯易州，刺史慕容孝幹被殺死。

四月，梁州的野蠶結繭。冉安昌歸降。己未日，甯長真歸降。戊辰日，釋放流放罪以下的犯人讓他們收割麥子。壬申日，代州總管李大恩與突厥交戰，戰死。戊寅日，鄧文進歸降。

五月，田留安歸降。庚寅日，瓜州人王幹殺了賀拔行威而投降。乙巳日，賜荊州百姓免繳今年的田租。

六月辛亥日，劉黑闥與突厥一起侵犯山東。車騎將軍元韶任瓜州道行軍總管，以防備突厥。癸丑日，吐谷渾侵犯洮州、旭州、疊州，岷州總管李長卿打敗了吐谷渾。乙卯日，淮安郡王 李神通征討徐圓朗。

七月甲申日，興建弘義宮。甲午日，淮陽郡王 李道玄任河北道行軍總管，討伐劉黑闥。貝州人董該獻出定州叛變歸附劉黑闥。丙申日，突厥在白道殺了劉武周。遷州人鄧士政反叛，拘捕了刺史李敬昂。丁酉日，馮盎歸降。

八月辛亥日，安葬隋煬帝。甲寅日，吐谷渾侵犯岷州，益州道行臺左僕射竇軌打敗了吐谷渾。乙卯日，突厥侵犯邊地。庚申日，皇太子從豳州道出兵，秦王 李世民從秦州道出兵，來防

以禦突厥。己巳，吐谷渾陷洮州。并州總管、襄邑郡王李神符及突厥戰于汾東，敗之。戊寅，突厥陷大震關。

九月癸巳，靈州總管楊師道敗之于三觀山。丙申，洪州總管宇文歆又敗之于崇岡。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驃騎將軍魏道仁又敗之于恒山之陽。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又敗之于甘州。劉黑闥陷瀛州，刺史馬匡武死之。東鹽州人馬君德以其州叛附于黑闥。

十月己酉，齊王元吉討黑闥。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及黑闥戰于鄆縣，死之。甲寅，觀州刺史劉君會叛附于黑闥。乙丑，淮陽郡王道玄及黑闥戰于下博，死之。己巳，林士弘降。

十一月庚辰，劉黑闥陷滄州。甲申，皇太子討黑闥。丙申，如宜州。癸卯，獵于富平北原。

十二月丙辰，獵于萬壽原。戊午，劉黑闥陷恒州，刺史王公政死之。庚申，至自萬壽原。壬申，皇太子及劉黑闥戰于魏州，敗之。甲戌，又敗之于毛州。

六年正月己卯，黑闥將諸葛德威執黑闥以降。壬午，嵩州人王摩娑反，驃騎將軍衛彥討之。庚寅，徐圓朗陷泗州。

二月，劉黑闥伏誅。庚戌，幸溫湯。壬子，獵于驪山。甲寅，至自溫湯。丙寅，行軍總管李世勣敗徐圓朗，執之。

三月，苗海潮、梅知巖、左難當降。乙巳，洪州總管張善安反。

四月己酉，吐蕃陷芳州。己未，以故第爲通義宮，祭元皇帝、元貞皇后于舊寢。赦京城，賜從官帛。辛酉，張善安陷孫州，執總管王戎。丁

禦突厥。己巳日，吐谷渾攻陷洮州。并州總管、襄邑郡王李神符在汾東與突厥交戰，打敗了突厥。戊寅日，突厥攻陷大震關。

九月癸巳日，靈州總管楊師道在三觀山打敗了突厥。丙申日，洪州總管宇文歆又在崇岡打敗了突厥。壬寅日，定州總管雙士洛、驃騎將軍魏道仁又在恒山南面打敗了突厥。丙午日，領軍將軍安興貴又在甘州打敗了突厥。劉黑闥攻陷瀛州，刺史馬匡武被殺死。東鹽州人馬君德獻出本州叛變歸附劉黑闥。

十月己酉日，齊王李元吉討伐劉黑闥。癸丑日，貝州刺史許善護在鄆縣與劉黑闥交戰，戰死。甲寅日，觀州刺史劉君會叛變歸附劉黑闥。乙丑日，淮陽郡王李道玄在下博與劉黑闥交戰，戰死。己巳日，林士弘歸降。

十一月庚辰日，劉黑闥攻陷滄州。甲申日，皇太子征討劉黑闥。丙申日，皇上前往宜州。癸卯日，在富平北原打獵。

十二月丙辰日，皇上在萬壽原打獵。戊午日，劉黑闥攻陷恒州，刺史王公政被殺死。庚申日，皇上從萬壽原返回。壬申日，皇太子在魏州與劉黑闥交戰，打敗了他。甲戌日，又在毛州打敗了劉黑闥。

六年正月己卯日，劉黑闥部將諸葛德威抓獲劉黑闥而投降。壬午日，嵩州人王摩娑反叛，驃騎將軍衛彥討伐他。庚寅日，徐圓朗攻陷泗州。

二月，劉黑闥被處以死刑。庚戌日，皇上前往溫泉。壬子日，在驪山打獵。甲寅日，從溫泉返回。丙寅日，行軍總管李世勣打敗徐圓朗，活捉了他。

三月，苗海潮、梅知巖、左難當歸降。乙巳日，洪州總管張善安反叛。

四月己酉日，吐蕃攻陷芳州。己未日，把皇上過去的宅第改爲通義宮，並在從前的寢室祭祀元皇帝、元貞皇后。寬赦京城的犯人，賜給隨從官員帛。辛酉日，張善安攻陷孫州，俘虜了總管

卯，南州刺史龐孝泰反，陷南越州。
壬申，封子元璿爲蜀王，元慶爲漢王。
癸酉，裴寂爲尚書左僕射，蕭瑀爲右僕射，封德彝爲中書令，吏部尚書趙恭仁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

五月庚寅，吐谷渾、党項寇河州，刺史盧士良敗之。癸卯，高開道以奚寇幽州，長史王說敗之。

六月丁卯，突厥寇朔州，總管高滿政敗之。曲赦朔州。

七月丙子，沙州別駕竇伏明反，殺其總管賀若懷廓。己亥，皇太子屯于北邊，秦王世民屯于并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左僕射輔公祐反。乙丑，趙郡王孝恭討之。

九月壬辰，秦王世民爲江州道行軍元帥。丙申，渝州人張大智反。

十月丙午，殺廣州都督劉世讓。戊申，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己未，如華陰。張大智降。庚申，獵于白鹿原。壬戌，右虞候率杜士遠殺高滿政，以朔州反。丁卯，突厥請和。

十一月壬午，張善安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丁亥，如華陰。辛卯，獵于沙苑。丁酉，獵于伏龍原。

十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癸卯，張善安降。庚戌，以奉義監爲龍躍宮，武功宅爲慶善宮。甲寅，至華陰。

七年正月庚寅，鄒州人鄧同穎殺其刺史李士衡。

二月丁巳，釋奠于國學。己未，漁陽部將張金樹殺高開道以降。

三月戊戌，趙郡王孝恭敗輔公祐，執之。己亥，孝恭殺越州都督闕陵。

四月庚子，大赦。班新律令。給

王戎。丁卯日，南州刺史龐孝泰反叛，攻陷南越州。壬申日，皇子李元璿封爲蜀王，李元慶封爲漢王。癸酉日，裴寂任尚書左僕射，蕭瑀任右僕射，封德彝任中書令，吏部尚書趙恭仁兼任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

五月庚寅日，吐谷渾、党項侵犯河州，被刺史盧士良打敗。癸卯日，高開道帶領奚人侵犯幽州，被長史王說打敗。

六月丁卯日，突厥侵犯朔州，被總管高滿政打敗。特赦朔州被牽連的人。

七月丙子日，沙州別駕竇伏明反叛，殺了總管賀若懷廓。己亥日，皇太子屯駐北部邊境，秦王李世民屯駐并州，以防備突厥。

八月壬子日，淮南道行臺左僕射輔公祐反叛。乙丑日，趙郡王李孝恭討伐他。

九月壬辰日，秦王李世民任江州道行軍元帥。丙申日，渝州人張大智反叛。

十月丙午日，殺掉廣州都督劉世讓。戊申日，給死罪犯人減刑，流放罪以下的犯人赦免。己未日，皇上前往華陰。張大智歸降。庚申日，在白鹿原打獵。壬戌日，右虞候率杜士遠殺了高滿政，據朔州反叛。丁卯日，突厥請求講和。

十一月壬午日，張善安襲殺了黃州總管周法明。丁亥日，皇上前往華陰。辛卯日，在沙苑打獵。丁酉日，在伏龍原打獵。

十二月壬寅初一，發生日食。癸卯日，張善安歸降。庚戌日，把奉義監改爲龍躍宮，皇上在武功的宅第改爲慶善宮。甲寅日，從華陰返回。

七年正月庚寅日，鄒州人鄧同穎殺了刺史李士衡。

二月丁巳日，皇上到國子學進獻蔬菜類禮品祭奠先師。己未日，漁陽部將張金樹殺死高開道後投降。

三月戊戌日，趙郡王李孝恭打敗輔公祐，活捉了他。己亥日，李孝恭殺了越州都督闕陵。

四月庚子日，大赦天下。頒行新修訂的律

復江州道二年、揚越一年。

五月丙戌，作仁智宮。

六月辛丑，如仁智宮。壬戌，慶州都督楊文幹反。

七月己巳，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敗之。癸酉，慶州人殺楊文幹以降。甲午，至自仁智宮。嵩州地震山崩，遏江水。

閏月己未，秦王世民、齊王元吉屯于豳州，以備突厥。

八月己巳，吐谷渾寇鄯州，驃騎將軍彭武傑死之。戊寅，突厥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敗之。壬辰，突厥請和。丁酉，裴寂使于突厥。

十月丁卯，如慶善宮。辛未，獵于鄠南。癸酉，幸終南山。丙子，謁樓觀老子祠。庚寅，獵于圍川。

十二月丁卯，如龍躍宮。戊辰，獵于高陵。庚午，至自高陵。太子詹事裴矩檢校侍中。

八年二月癸未，慮囚。

四月甲申，如鄠，獵于甘谷。作太和宮。丙戌，至自鄠。

六月甲子，如太和宮。

七月丙午，至自太和宮。丁巳，秦王世民屯于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申，并州行軍總管張瑾及突厥戰于太谷，敗績，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執行軍長史溫彥博。甲申，任城郡王道宗及突厥戰于靈州，敗之。丁亥，突厥請和。

十月辛巳，如周氏陂，獵于北原。壬午，如龍躍宮。

十一月辛卯，如宜州，獵于西原。裴矩罷。庚子，講武于同官。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辛丑，徙封元璿爲吳王，元慶爲陳王。癸卯，秦王世民爲中書令，齊王元

令。免除江州道百姓的徭役二年、揚越百姓的徭役一年。

五月丙戌日，興建仁智宮。

六月辛丑日，皇上前往仁智宮。壬戌日，慶州都督楊文幹反叛。

七月己巳日，突厥侵犯朔州，被總管秦武通打敗。癸酉日，慶州人殺死楊文幹後投降。甲午日，皇上從仁智宮返回。嵩州發生地震山崩，阻斷了江水。

閏七月己未日，秦王李世民、齊王李元吉屯駐在豳州，以防備突厥。

八月己巳日，吐谷渾侵犯鄯州，驃騎將軍彭武傑被殺死。戊寅日，突厥侵犯綏州，被刺史劉大俱打敗。壬辰日，突厥請求講和。丁酉日，裴寂出使到突厥。

十月丁卯日，皇上前往慶善宮。辛未日，在鄠南打獵。癸酉日，親臨終南山。丙子日，拜謁樓觀老子祠。庚寅日，在圍川打獵。

十二月丁卯日，皇上前往龍躍宮。戊辰日，在高陵打獵。庚午日，從高陵返回。太子詹事裴矩爲檢校侍中。

八年二月癸未日，審理囚犯。

四月甲申日，皇上前往鄠，在甘谷打獵。興建太和宮。丙戌日，從鄠返回。

六月甲子日，皇上前往太和宮。

七月丙午日，從太和宮返回。丁巳日，秦王李世民屯駐在蒲州，以防備突厥。

八月壬申日，并州行軍總管張瑾在太谷與突厥交戰，大敗，鄆州都督張德政戰死，行軍長史溫彥博被俘。甲申日，任城郡王李道宗在靈州與突厥交戰，打敗了突厥。丁亥日，突厥請求講和。

十月辛巳日，皇上前往周氏陂，在北原打獵。壬午日，前往龍躍宮。

十一月辛卯日，皇上前往宜州。在西原打獵。裴矩罷免宰相之位。庚子日，在同官演練軍隊。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及代理檢校侍中。辛丑日，改封李元璿爲吳王，李元慶爲陳王。癸卯日，秦王李世民任中書令，齊王李元吉任侍中。

吉爲侍中。癸丑，獵于華池北原。

十二月辛酉，至自華池。庚辰，獵于鳴犢泉。辛巳，至自鳴犢泉。

九年正月甲寅，裴寂爲司空。

二月庚申，齊王元吉爲司徒。壬午，有星孛于胃、昴。丁亥，孛于卷舌。

三月庚寅，幸昆明池，習水戰。壬辰，至自昆明池。丙午，如周氏陂。乙卯，至自周氏陂。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郡王幼良敗之。

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庚申，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復浮屠、老子法。癸亥，立秦王世民爲皇太子，聽政。賜爲父後者襲勛、爵，赤牒官得爲真，免民逋租宿賦。己卯，太白晝見。庚辰，幽州都督、廬江郡王瑗反，伏誅。癸未，赦幽州管內爲瑗所誅誤者。

七月辛卯，楊恭仁罷。太子右庶子高士廉爲侍中，左庶子房玄齡爲中書令，蕭瑀爲尚書左僕射。癸巳，宇文士及爲中書令，封德彝爲尚書左僕射。辛亥，太白晝見。甲寅，太白晝見。

八月丙辰，突厥請和。丁巳，太白晝見。壬戌，吐谷渾請和。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

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謚曰太武，廟號高祖。

上元元年，改謚神堯皇帝。

天寶八載，謚神堯大聖皇帝；十三載，增謚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

癸丑日，在華池北原打獵。

十二月辛酉日，從華池返回。庚辰日，在鳴犢泉打獵。辛巳日，從鳴犢泉返回。

九年正月甲寅日，裴寂任司空。

二月庚申日，齊王李元吉任司徒。壬午日，有彗星出現在胃宿、昴宿之間。丁亥日，彗星在卷舌星。

三月庚寅日，皇上親臨昆明池，演習水戰。壬辰日，從昆明池返回。丙午日，前往周氏陂。乙卯日，從周氏陂返回。丁巳日，突厥侵犯涼州，被都督、長樂郡王李幼良打敗。

四月辛巳日，廢除佛法、老子道法。

六月丁巳日，太白星經天。庚申日，秦王李世民殺了皇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大赦天下，恢復佛法、老子道法。癸亥日，立秦王李世民爲皇太子，讓他處理政務。賜繼承門戶的兒子承襲勛官、爵位，詔書授予的加官可以轉爲正式官職，免除百姓往年欠下的租賦。己卯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庚辰日，幽州都督、廬江郡王李瑗反叛，處以死刑。癸未日，赦免幽州管內受李瑗牽連的人。

七月辛卯日，楊恭仁罷免宰相之位。太子右庶子高士廉任侍中，左庶子房玄齡任中書令，蕭瑀任尚書左僕射。癸巳日，宇文士及任中書令，封德彝任尚書左僕射。辛亥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甲寅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八月丙辰日，突厥請求講和。丁巳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壬戌日，吐谷渾請求講和。甲子日，皇太子即皇帝位。

貞觀三年，太上皇移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在垂拱前殿逝世，終年七十一歲。謚號太武，廟號高祖。

上元元年，改謚號爲神堯皇帝。

天寶八載，改謚號爲神堯大聖皇帝；十三載，追加謚號爲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贊曰：自古承受天命的君主，不是有德不能成就帝業。自從夏后氏以來，纔一姓世代相傳，而繼位的有賢有不賢的，所以他們的傳世，

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寢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在年數上也就有短有長。議論的人却認爲周代自后稷到周文王、周武王，積累功績仁德，其來歷淵源久遠，所以它的世代特別長。但是考查《世本》，夏、商、周三代都出自黃帝，夏代自鯀以前，商代自契到成湯，其間默默無聞，跟周代的興起不一樣。而漢代也由亭長逃亡之徒興起。等到它們興起後，擁有天下都是幾百年而後完結。由此來說，天命哪是容易知道的啊！但是考查它們的終與始治與亂，祇是其中功德有厚有薄和那些制度紀綱所能够維持得怎麼樣，而其後世，有的漸漸興隆，有的很快混亂，有的逐漸衰頹，有的能振興恢復，有的就直到不能支持，雖然都是依據當時的形勢，但是有德就興盛，無德就滅亡，難道不是所謂的天命并不經常顯現它的符命，而要讓擁有國家的人小心謹慎來自勉嗎？李淵在北周、隋朝之際，先世雖已顯貴，但是并沒有所謂積累功績仁德的來歷淵源，而且唐高祖的興起，與因時勢而崛起的有什麼不同呢？雖然其間有大治有混亂，或滅亡或衰微，但它擁有天下幾乎三百年，可說是盛世啊！難道不是人們厭惡隋朝之亂而蒙受唐朝德澤，繼而有太宗的治理，又有制度紀綱的法規，後代有可以憑藉扶持的，從而能延長它的天命嗎？

唐書卷二

本紀第二

太宗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因以為神。乃采其語，名之曰世民。

大業中，突厥圍煬帝 雁門，煬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隸將軍雲定興，謂定興曰：“虜敢圍吾天子者，以為無援故也。今宜先後吾軍為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為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定興從之。軍至崞縣，突厥候騎見其軍來不絕，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高祖擊歷山飛，陷其圍中，太宗馳輕騎取之而出，遂奮擊，大破之。

太宗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時天下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長孫順德、劉弘基等，皆因事亡命，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名世民，是高祖的第二個兒子。生母太穆皇后竇氏。出生時很順利。剛四歲，有位書生謁見高祖說：“唐公您從相法上看，是個貴人，但肯定還有貴子。”等見到太宗，說：“龍鳳的姿態，天日的儀表，到年紀近二十時，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經辭別離去，而高祖怕他說的話泄露，派人去追殺他，却不知道他的去向，因而認為是神靈。於是采用那人所說的，給太宗起名叫世民。

大業年間，突厥在雁門圍困隋煬帝，隋煬帝從包圍中用木頭繫上詔書，投進汾水而漂流下來，招募兵士趕赴救援。太宗當時十六歲，前往應募，隸屬於將軍雲定興，他對雲定興說：“敵人敢於圍困我天子，是認為沒有救援的緣故。如今應該把我軍分列成前後幾十里的長陣，讓突厥白天看見旌旗飄，夜裏聽到鉦鼓聲，認為援軍大批到來，就可以不攻擊而把突厥嚇退。不然的話，突厥一旦知道了我軍虛實，那勝敗就不可預知了。”雲定興聽從了他的建議。軍隊到達崞縣，突厥的偵察騎兵看見隋軍不斷地前來，果真奔回報告始畢可汗說：“救兵大批到來了！”於是退走。高祖攻擊歷山飛，陷入包圍中，太宗驅馳輕裝騎兵救出了他，又奮力攻擊，歷山飛被打得大敗。

太宗為人聰明英武，胸懷大志，而能謙恭有禮地對待士人。當時天下已亂，盜賊紛紛起事，他知道隋朝必定滅亡，就散財養士，結交招集豪傑。長孫順德、劉弘基等人，都因事逃亡，太宗

匿之。又與晉陽令劉文靜尤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時百姓避賊多入城，城中幾萬人，文靜爲令久，知其豪傑，因共部署。計已定，乃因裴寂告高祖。高祖初不許，已而許之。

高祖已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拜右領軍大都督，封煇煌郡公。唐兵西，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師爲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爲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時左軍已先返，即與隴西公建成分追之。夜半，太宗失道入山谷，棄其馬，步而及其兵，與俱還。高祖乃將而前，遲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高祖率建成居其東，太宗及柴紹居其南。老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爲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進次涇陽，擊胡賊劉鷄子，破之。唐兵攻長安，太宗屯金城坊，攻其西北，遂克之。義寧元年，爲光祿大夫、唐國內史，徙封秦國公，食邑萬戶。薛舉攻扶風，太宗擊敗之，斬首萬餘級，遂略地至隴右。二年，爲右元帥，徙封趙國公，率兵十萬攻東都，不克而還，設三伏于三王陵，敗隋將段達兵萬人。

藏匿了他們。又和晉陽令劉文靜特別友好，劉文靜因受李密起兵事件的牽連而被拘捕入獄，太宗夜裏到獄中會見他，和他計議大事。當時百姓躲避賊人大都入了城，城中有幾萬人，劉文靜任縣令時間長，知道其中的豪傑，於是共同部署。計謀已定，就通過裴寂報告了高祖。高祖開始不允許，隨後又應允了。

高祖起兵以後，建立起大將軍府。太宗率兵攻取西河，斬殺西河郡丞高德儒。太宗被授予右領軍大都督之職，封爲煇煌郡公。唐兵西進，快要到達霍邑，逢上長久下雨的天氣，糧食將要吃完，高祖計議打算回兵太原。太宗勸諫說：“義軍是爲了天下而發動的，應該直入咸陽，號令天下。如今返回太原守着一城，是做賊罷了。”高祖不採納。太宗在軍門大哭，高祖驚訝，召入他詢問，回答說：“返回就會使兵士離散在前，而敵軍乘勢追殺在後，死亡在片刻之間，所以悲傷痛哭。”高祖醒悟，說：“起事的是你，成敗也祇在你了。”當時左軍已先出發返回，就和隴西公李建成分頭追趕。半夜，太宗迷失道路進入山谷，丟棄乘騎的馬，而步行着追上了撤退的士兵，和他們一起返回。高祖於是帶兵前進，天快明時到達霍邑。宋老生不出戰，太宗帶上幾名騎兵靠近霍邑城下，舉起馬鞭指指點點，好像要圍城的樣子。宋老生發怒，出城迎戰，背靠着城牆列陣。高祖率領李建成處在它的東面，太宗和柴紹處在它的南面。宋老生的軍隊逼近東面軍陣，李建成墜落馬下，宋老生乘勢進攻，高祖軍退却。太宗從南原奔馳下坡，分兵把宋老生軍截成兩段，而後衝出敵陣的背後，宋老生的兵士敗逃，就把宋老生斬殺了。太宗前進到達涇陽，攻擊胡賊劉鷄子，打敗了他。唐兵攻打長安，太宗屯駐在金城坊，攻打城的西北面，隨即攻下了長安。義寧元年，任光祿大夫、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食邑一萬戶。薛舉攻打扶風，太宗擊敗了他，斬殺一萬多人，隨即攻取土地直到隴右。義寧二年，任右元帥，改封趙國公，率兵十萬去攻東都，没能攻下而返回，在三王陵設下三處伏兵，打敗隋將段達軍一萬人。

武德元年，爲尚書令、右翊衛大將軍，進封秦王。薛舉寇涇州，太宗爲西討元帥，進位雍州牧。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爲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于高墪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果率其衆求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果糧盡，衆稍離叛，太宗曰：“可矣！”乃遣行軍總管梁實柵淺水原。仁果將宗羅睺擊實，太宗遣將軍龐玉救實，玉軍幾敗，太宗率兵出其後，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果乃出降。師還，高祖遣李密馳傳勞之于豳州。密見太宗，不敢仰視，退而嘆曰：“真英主也！”獻捷太廟，拜右武侯大將軍、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詔蒲、陝、河北諸總管兵皆受其節度。

二年正月，鎮長春宮，進拜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是時，劉武周據并州，宋金剛陷澧州，王行本據蒲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以應武周。高祖懼，詔諸將棄河東以守關中。太宗以爲不可棄，願得兵三萬可以破賊。高祖於是悉發關中兵益之。十一月，出龍門關，屯于柏壁。

三年四月，擊敗宋金剛于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于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行至浩州乃得食，而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來降。劉武周懼，奔于突厥，其將楊伏念舉并州降。高祖遣蕭瑀即軍中拜太宗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討王世充，敗之于北邙。

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虎牢，執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

武德元年，任尚書令、右翊衛大將軍，進封秦王。薛舉侵犯涇州，太宗任西討元帥，加授雍州牧。七月，太宗生病，部下各將被薛舉打敗。八月，太宗的病好了，又屯駐在高墪城，相持六十多天。不久薛舉死去，他的兒子薛仁果率領兵士上求戰，太宗按兵不動。時間長了，薛仁果的糧食吃完，兵士漸漸有叛離的，太宗說：“可以出戰了！”於是派遣行軍總管梁實在淺水原上豎立木柵爲營。薛仁果部將宗羅睺攻打梁實，太宗派遣將軍龐玉援救梁實，龐玉軍快要戰敗時，太宗率兵出擊敵軍背後，宗羅睺戰敗逃跑，太宗追趕，直到城下，薛仁果就出城投降。大軍返回時，高祖派遣李密乘驛馬急行到豳州慰勞。李密進見太宗，不敢抬頭看，退下後贊嘆說：“真是英主啊！”太宗在太廟進獻戰利品，授任右武侯大將軍、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下詔蒲、陝、河北各總管部下的兵士都受他的統轄調度。

二年正月，太宗鎮守長春宮，加授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這時候，劉武周占據并州，宋金剛攻陷澧州，王行本占據蒲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害縣令後響應劉武周。高祖害怕，下詔讓各將放棄河東來守關中。太宗認爲不可放棄，祇求派三萬兵士給自己就可以打敗賊軍。高祖於是全部調撥關中的兵士增派給他。十一月，太宗由龍門關出兵，屯駐在柏壁。

三年四月，在柏壁擊敗宋金剛。宋金剛逃向介州，太宗追擊，一天一夜急行軍二百里，在雀鼠谷的西原停宿。兵士都很飢餓，太宗沒吃飯已有兩天了，走到浩州纔吃上飯，這時宋金剛的部將尉遲敬德、尋相等人都前來投降。劉武周恐懼，逃到突厥，他的部將楊伏念獻出并州投降。高祖派遣蕭瑀就在軍中任命太宗爲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討伐王世充，在北邙打敗了他。

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萬來援救王世充，太宗在虎牢打敗竇建德，活捉了他，王世充就投降了。六月，大軍勝利凱旋，太宗身穿金甲，排列鐵甲騎兵一萬、披甲戰士三萬，前後有鼓吹軍

獻俘于太廟。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戶至三萬，賜袞冕、金輅、雙壁、黃金六千斤，前後鼓吹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

五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洺州，敗之。黑闥既降，已而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驅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加拜左右十二衛大將軍。

七年，突厥寇邊，太宗與遇于幽州，從百騎與其可汗語，乃盟而去。

八年，進位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

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皇太子。

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東宮顯德殿。遣裴寂告于南郊。大赦，武德流人還之。賜文武官勳、爵。免關內及蒲、芮、虞、秦、陝、鼎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廢潼關以東瀕河諸關。癸酉，放宮女三千餘人。丙子，立妃長孫氏為皇后。癸未，突厥寇便橋。乙酉，及突厥頡利盟于便橋。

九月壬子，禁私家妖神淫祀、占卜非龜易五兆者。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癸亥，

樂隊，到太廟進獻俘虜戰利品。高祖認為太宗功高，自古以來的官號不能相稱，就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位在王公之上，增加封邑戶達到三萬，賜給袞冕禮服、金輅車、一雙壁玉、黃金六千斤，還有前後鼓吹九部的儀仗樂隊，持虎皮劍的儀衛四十人。

五年正月，在洺州討伐劉黑闥，打敗了他。劉黑闥投降後，隨即又反叛。高祖發怒，命令太子李建成捉取山東一帶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部活埋，驅趕那些幼小老弱的男子和婦女來充實關中。太宗懇切勸諫，認為不可，於是停止執行這道命令。加授左右十二衛大將軍。

七年，突厥侵犯邊境，太宗和突厥在幽州遭遇，帶上一百騎兵和突厥可汗談話，訂立盟約後離去。

八年，進升中書令。當初，高祖在太原起兵，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太宗發動的。等到取得天下，打敗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人，太宗的功績更高，而高祖多次答應立他為太子。太子李建成害怕被廢掉，和齊王李元吉企圖謀害太宗，暫時隱而未發。

九年六月，太宗帶兵進入玄武門，殺死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高祖大驚，就立太宗為皇太子。

八月甲子日，太宗在東宮顯德殿即皇帝位。派遣裴寂到南郊祭天禱告。大赦天下，武德年間流放的人都叫返回。賜文武官員勳官、爵位。免除關內以及蒲州、芮州、虞州、秦州、陝州、鼎州百姓兩年的租稅，免除天下百姓一年的徭役。平民八十歲以上的人賜給粟帛，一百歲的人加授名譽官銜。撤掉潼關以東臨近黃河的各關。癸酉日，放出宮女三千多人。丙子日，立妃長孫氏為皇后。癸未日，突厥入侵到便橋。乙酉日，和突厥頡利在便橋結盟。

九月壬子日，禁止私家祭祀不合乎禮法的神靈和建立未經官府允許的祠廟，以及禁止占卜吉凶時采用灼龜甲揲蓍草以外方法得出的五種兆形。

十月丙辰初一，發生日食。癸亥日，立中山

立中山郡王承乾爲皇太子。庚辰，蕭瑀、陳叔達罷。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

十二月癸酉，慮囚。

是歲，進封子長沙郡王恪爲漢王，宜陽郡王祐爲楚王。

貞觀元年正月乙酉，改元。辛丑，燕郡王李藝反于涇州，伏誅。

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強。

三月癸巳，皇后親蠶。丙午，詔：“齊僕射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琰以極言蒙難，季舒子剛、遵子雲、孝琰子君遵并及涇刑，宜免內侍，褒叙以官。”

閏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四月癸巳，涼州都督、長樂郡王李幼良有罪，伏誅。

五月癸丑，敕中書令、侍中朝堂受訟辭，有陳事者悉上封。

六月辛丑，封德彝薨。甲辰，太子少師蕭瑀爲尚書左僕射。

是夏，山東旱，免今歲租。

七月壬子，吏部尚書長孫无忌爲尚書右僕射。

八月河南、隴右邊州霜。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戊戌，貶高士廉爲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辛酉，遣使諸州行損田，賑問下戶。御史大夫杜淹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宇文士及罷。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奔

郡王李承乾爲皇太子。庚辰日，蕭瑀、陳叔達被罷免宰相之職。

十一月庚寅日，把宗室人員當中封爵爲郡王而沒有功績的降封爵爲縣公。

十二月癸酉日，審理囚犯。

這一年，進封皇子長沙郡王李恪爲漢王，宜陽郡王李祐爲楚王。

貞觀元年正月乙酉日，改元。辛丑日，燕郡王李藝在涇州反叛，被處死。

二月丁巳日，下詔平民當中的男子二十歲以上、女子十五歲以上而沒有嫁娶成婚的，州縣官府以禮聘娶；貧窮不能自己辦理的，鄉里富人和親戚資助迎送；鰥夫六十歲、寡婦五十歲、婦人生有兒子及守節的不要強迫。

三月癸巳日，皇后舉行親手飼養蠶的典禮。丙午日，下詔：“齊朝僕射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琰因極力直言而遭難，崔季舒的兒子崔剛、郭遵的兒子郭雲、封孝琰的兒子封君遵都連及受到濫刑，應該免除他們在內宮服役，按等級嘉獎升遷。”

閏三月癸丑初一，發生日食。

四月癸巳日，涼州都督、長樂郡王李幼良有罪，被處死。

五月癸丑日，下敕任中書令、侍中的官員在朝堂接受訴訟辭狀，有事上述者都可遞上密封奏章。

六月辛丑日，封德彝逝世。甲辰日，太子少師蕭瑀任尚書左僕射。

這一年夏季，山東發生旱災，免除當地百姓今年的租稅。

七月壬子日，吏部尚書長孫无忌任尚書右僕射。

八月裏在河南、隴右邊州地區下了霜。宇文士及爲檢校涼州都督。戊戌日，貶高士廉爲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初一，發生日食。辛酉日，派遣使者到各州巡視受損田地，救濟慰問下等民戶。御史大夫杜淹爲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宇文士及被罷免宰相之職。辛未日，幽州都督王君廓逃

于突厥。

十月丁酉，以歲饑減膳。

十一月己未，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所。

十二月壬午，蕭瑀罷。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謀反，伏誅。

二年正月辛亥，長孫无忌罷。兵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總監東宮兵馬事。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彦敗之。丁巳，徙封恪爲蜀王，泰越王，祐燕王。庚午，刑部尚書李靖檢校中書令。

二月戊戌，外官上考者給祿。

三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壬子，命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議決死罪。壬戌，李靖爲關內道行軍大總管，以備薛延陀。己巳，遣使巡關內，出金寶贖饑民鬻子者還之。庚午，以旱蝗責躬，大赦。癸酉，雨。

四月己卯，瘞隋人暴露的骸骨。壬寅，朔方人梁洛仁殺梁師都以降。

六月甲申，詔出使官稟食其家。庚寅，以子治生，賜是日生子者粟。辛卯，辰州刺史裴虔通以弑隋煬帝削爵，流驩州。

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于邊。

八月甲戌，省冤獄于朝堂。辛丑，立二王後廟，置國官。

九月壬子，以有年，賜酺三日。

十月庚辰，杜淹薨。戊子，殺瀛

州突厥。

十月丁酉日，皇上因歉收減少膳食。

十一月己未日，允許年齡在十九歲以下的子弟跟隨父兄到任官之地。

十二月壬午日，蕭瑀被罷免宰相之職。戊申日，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衛將軍劉德裕謀反，被處以死刑。

二年正月辛亥日，長孫无忌被罷免宰相之職。兵部尚書杜如晦爲檢校侍中，總監東宮兵馬事務。癸丑日，吐谷渾侵犯岷州，被都督李道彦打敗。丁巳日，李恪改封蜀王，李泰改封越王，李祐改封燕王。庚午日，刑部尚書李靖爲檢校中書令。

二月戊戌日，地方官吏在吏部銓選考核達到上考的給予俸祿。

三月戊申初一，發生日食。壬子日，命令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員和六部尚書共同商議判決死罪。壬戌日，李靖任關內道行軍大總管，以防備薛延陀。己巳日，派遣使者巡察關內，拿出金錢財寶贖回飢民當中賣掉的孩子而還給各自的家。庚午日，因發生旱災蝗災自陳自己的過錯，大赦天下。癸酉日，開始下雨。

四月己卯日，掩埋隋朝人暴露的骸骨。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殺了梁師都後投降。

六月甲申日，下詔出使的官員由官府供給他們家糧食。庚寅日，因皇子李治出生，凡在這一天出生孩子的家庭都賜給粟米。辛卯日，辰州刺史裴虔通因殺害隋煬帝而削除他的現任官爵，流放到驩州。

七月戊申日，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因是宇文化及的同黨，都除去做官名籍，流放到邊遠地方。

八月甲戌日，皇上在朝堂審查有無冤獄。辛丑日，封前兩朝的宗室後代爲諸侯國君并給建宗廟，又爲其諸侯國設置官員。

九月壬子日，因爲豐收，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

十月庚辰日，杜淹逝世。戊子日，殺瀛州刺

州刺史盧祖尚。

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十二月壬辰，黃門侍郎王珪守侍中。癸巳，禁五品以上過市。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癸丑，官得上下考者，給祿一年。戊午，享于太廟。癸亥，耕藉田。辛未，裴寂罷。

二月戊寅，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尚書右丞魏徵爲秘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慮囚。

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于大安宮。甲午，始御太極殿。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婦人正月以來產子者粟一斛。

五月乙丑，周王元方薨。

六月戊寅，以旱慮囚。己卯，大風拔木。壬午，詔文武官言事。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丁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

九月丁巳，華州刺史柴紹爲勝州道行軍總管，以伐突厥。

十一月庚申，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漠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任城郡王道宗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幽州都督衛孝節爲恒安道行軍總管，營州都督薛萬淑爲暢武道行軍總管，以伐突厥。

十二月癸未，杜如晦罷。

閏月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祠。辛酉，慮囚。

是歲，中國人歸自塞外及開四夷爲州縣者百二十餘萬人。

史盧祖尚。

十一月辛酉日，到南郊祭天。

十二月壬辰日，黃門侍郎王珪守侍中。癸巳日，下令禁止五品以上官員上街坊市場去。

三年正月丙午日，因天旱避離正殿。癸丑日，官員在吏部銓選考核中得到上下考的，給予俸祿一年。戊午日，到太廟祭祀祖先。癸亥日，皇上舉行親手扶犁耕藉田的典禮。辛未日，裴寂罷免宰相之位。

二月戊寅日，房玄齡任尚書左僕射，杜如晦任尚書右僕射，尚書右丞魏徵任秘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日，審理囚犯。

四月乙亥日，太上皇移居到大安宮。甲午日，皇上開始登太極殿處理政務。戊戌日，凡評爲孝義的家庭賜給粟米五斛，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米二斛，九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米三斛，百歲老人加賜絹二匹，凡婦女從正月以來生下孩子的賜給粟米一斛。

五月乙丑日，周王李元方逝世。

六月戊寅日，因天旱而親自審理囚犯。己卯日，大風拔起樹木。壬午日，下詔文武百官陳論政事。

八月己巳初一，發生日食。丁亥日，李靖任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突厥。

九月丁巳日，華州刺史柴紹任勝州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突厥。

十一月庚申日，并州都督李世勣任通漠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任金河道行軍總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任大同道行軍總管，幽州都督衛孝節任恒安道行軍總管，營州都督薛萬淑任暢武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突厥。

十二月癸未日，杜如晦被罷免宰相之職。

閏十二月癸丑日，爲死在戰爭中的將士建立佛寺。辛酉日，親自審理囚犯。

這一年，從塞外歸來的中原人和開拓四夷邊遠地區成爲州縣的人口有一百二十多萬。

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

二月己亥，幸溫湯。甲辰，李靖及突厥戰于陰山，敗之。丙午，至自溫湯。甲寅，大赦，賜酺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王珪爲侍中；民部尚書戴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丁巳，以旱詔公卿言事。

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四月戊戌，西北君長請上號爲“天可汗”。

六月乙卯，發卒治洛陽宮。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癸酉，蕭瑀罷。甲戌，太上皇不豫，廢朝。辛卯，疾愈，賜都督刺史文武官及民年八十以上、孝子表門閭者有差。

八月甲寅，李靖爲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午，瘞長城南隋人暴骨。己卯，如隴州。壬午，禁芻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

十月壬辰，赦岐、隴二州，免今歲租賦，降咸陽、始平、武功死罪以下。辛丑，獵于貴泉谷。甲辰，獵于魚龍川，獻獲于大安宮。乙卯，免武功今歲租賦。

十一月壬戌，右衛大將軍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議朝政。甲子，至自隴州。戊寅，除鞭背刑。

十二月甲辰，獵于鹿苑。乙巳，至自鹿苑。

是歲，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

五年正月癸酉，獵于昆明池。丙子，至自昆明池，獻獲于大安宮。

二月己酉，封弟元裕爲鄜王，元名譙王，靈夔 魏王，元祥 許王，元

四年正月丁卯初一，發生日食。癸巳日，武德殿北院發生火災。

二月己亥日，皇上前往溫泉。甲辰日，李靖在陰山和突厥交戰，打敗了突厥。丙午日，從溫泉返回。甲寅日，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五天。御史大夫溫彥博任中書令，王珪任侍中；民部尚書戴胄爲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卿蕭瑀任御史大夫，和宰相一起參議朝政。丁巳日，因天早而下詔讓公卿陳論政事。

三月甲午日，李靖俘獲突厥頡利可汗進獻到朝廷。

四月戊戌日，西北地方各族的君長請求爲皇上上尊號爲“天可汗”。

六月乙卯日，徵發徭役修建洛陽宮。

七月甲子初一，發生日食。癸酉日，蕭瑀被罷免宰相之職。甲戌日，太上皇有病，停止君臣上朝。辛卯日，太上皇病好了，賜給都督刺史文武官員以及平民當中年齡在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和在門前立旌表而受表彰的孝子賞物多少不等。

八月甲寅日，李靖任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午日，掩埋長城以南已死隋朝人暴露的骸骨。己卯日，皇上前往隴州。壬午日，禁止在古時明君、賢臣、烈士的墓地上割草放牧。

十月壬辰日，赦免岐州、隴州的犯人，免除當地百姓今年的租賦，減輕咸陽、始平、武功地方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辛丑日，在貴泉谷打獵。甲辰日，在魚龍川打獵，在大安宮爲太上皇奉獻獵獲物。乙卯日，免除武功百姓今年的租賦。

十一月壬戌日，右衛大將軍侯君集任兵部尚書，參議朝政。甲子日，從隴州返回。戊寅日，廢除用鞭子抽打犯人脊背的刑罰。

十二月甲辰日，在鹿苑打獵。乙巳日，從鹿苑返回

這一年，天下判爲死罪的有二十九人。

五年正月癸酉日，在昆明池打獵。丙子日，從昆明池返回，在大安宮爲太上皇奉獻獵獲物。

二月己酉日，皇弟李元裕封爲鄜王，李元名封爲譙王，李靈夔封爲魏王，李元祥封爲許王，

曉密王。庚戌，封子愔爲梁王，貞漢王，惲郟王，治晉王，慎申王，囂江王，簡代王。

四月壬辰，代王簡薨。

五月乙丑，以金帛贖隋人沒于突厥者，以還其家。

八月甲辰，遣使高麗，祭隋人戰亡者。戊申，殺大理丞張蘊古。

十一月丙子，有事于南郊。

十二月丁亥，詔：“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日尚食毋進酒肉。”壬寅，幸溫湯。癸卯，獵于驪山，賜新豐高年帛。戊申，至自溫湯。癸丑，赦關內。

六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三月，侯君集罷。戊辰，如九成宮。丁丑，降雍、岐、豳三州死罪以下，賜民八十以上粟帛。

五月，魏徵檢校侍中。

六月己亥，鄴王元亨薨。辛亥，江王囂薨。

七月己巳，詔天下行鄉飲酒。

九月己酉，幸慶善宮。

十月，侯君集起復。乙卯，至自慶善宮。

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

是歲，諸羌內屬者三十萬人。

七年正月戊子，斥宇文化及及黨人之子孫勿齒。辛丑，賜京城酺三日。

二月丁卯，雨土。

三月戊子，王珪罷。庚寅，魏徵爲侍中。

李元曉封爲密王。庚戌日，皇子李愔封爲梁王，李貞封爲漢王，李惲封爲郟王，李治封爲晉王，李慎封爲申王，李囂封爲江王，李簡封爲代王。

四月壬辰日，代王李簡逝世。

五月乙丑日，用金帛贖回隋朝時淪沒在突厥的人，送還給各自的家。

八月甲辰日，派遣使者前往高麗，祭奠在這裏戰死的隋朝人。戊申日，殺大理丞張蘊古。

十一月丙子日，在南郊祭天。

十二月丁亥日，下詔：“給犯人判決死刑時，凡在京城的要反復五次奏上朝廷，在各州的要反復三次奏上朝廷，而且在這一天尚食官員不要爲皇上進奉酒肉。”壬寅日，前往溫泉。癸卯日，在驪山打獵，賜給新豐高齡人帛。戊申日，從溫泉返回。癸丑日，赦免關內的犯人。

六年正月乙卯初一，發生日食。癸酉日，靜州山獠反叛，被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打敗。

三月，侯君集罷免宰相之位。戊辰日，前往九成宮。丁丑日，減輕雍州、岐州、豳州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平民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帛。

五月，魏徵爲檢校侍中。

六月己亥日，鄴王李元亨逝世。辛亥日，江王李囂逝世。

七月己巳日，下詔天下各地方長官爲應試科舉的考生舉行設宴送行的鄉飲酒禮。

九月己酉日，親臨慶善宮。

十月，侯君集守喪期未滿而起任原職。乙卯日，從慶善宮返回。

十二月辛未日，親自審理囚犯，允許死罪犯人回家。

這一年，各羌內附的有三十萬人。

七年正月戊子日，驅除宇文化及及同黨人的子孫而不要錄用爲官。辛丑日，特許京城官民盡情聚飲三天。

二月丁卯日，飄落黃土。

三月戊子日，王珪被罷免宰相之職。庚寅日，魏徵任侍中。

五月癸未，如九成宮。

六月辛亥，戴胄薨。

八月辛未，東西洞僚寇邊，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龔州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十月庚申，至自九成宮。乙丑，京師地震。

十一月壬辰，開府儀同三司長孫无忌爲司空。

十二月甲寅，幸芙蓉園。丙辰，獵于少陵原。戊午，至自少陵原。

八年正月辛丑，張士貴及僚戰，敗之。壬寅，遣使循省天下。

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丙午，降死罪以下，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民酺三日。

三月庚辰，如九成宮。

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是夏，吐谷渾寇涼州，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七月，隴右山崩。

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虛、危。

十月，作永安宮。甲子，至自九成宮。

十一月辛未，李靖罷。己丑，吐谷渾寇涼州，執行人鴻臚丞趙德楷。

十二月辛丑，特進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任城郡王道宗爲鄯善道行軍總管，膠東郡公道彥爲赤水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行軍總管，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丁卯，從太上皇閱

五月癸未日，前往九成宮。

六月辛亥日，戴胄逝世。

八月辛未日，東西洞僚侵犯邊地，委派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擔任龔州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東西洞僚。

九月，放回家的死罪犯人按時返回了獄中，全都赦免。

十月庚申日，從九成宮返回。乙丑日，京城發生地震。

十一月壬辰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无忌任司空。

十二月甲寅日，親臨芙蓉園。丙辰日，在少陵原打獵。戊午日，從少陵原返回。

八年正月辛丑日，張士貴和僚人交戰，打敗了僚人。壬寅日，派遣使者巡察天下。

二月乙巳日，爲皇太子舉行加戴冠冕的禮儀。丙午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給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爵位一級，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三月庚辰日，前往九成宮。

五月辛未初一，發生日食。

這一年夏季，吐谷渾侵犯涼州，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任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任赤水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吐谷渾。

七月，隴右發生山崩。

八月甲子日，有彗星出現在虛宿、危宿。

十月，建造永安宮。甲子日，從九成宮返回。

十一月辛未日，李靖被罷免宰相之職。己丑日，吐谷渾侵犯涼州，抓去朝廷的使者鴻臚丞趙德楷。

十二月辛丑日，特進李靖任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任積石道行軍總管，任城郡王李道宗任鄯善道行軍總管，膠東郡公李道彥任赤水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大亮任且末道行軍總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任鹽澤道行軍總管，一同去討伐吐谷渾。丁卯日，皇上跟隨太上皇在城西檢閱演練軍隊。

武于城西。

九年正月，党項羌叛。

二月，長孫无忌罷。

三月庚辰，洮州羌殺刺史孔長秀，附于吐谷渾。壬午，大赦。乙酉，高甌生及羌人戰，敗之。

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五月，長孫无忌起復。庚子，太上皇崩，皇太子聽政。壬子，李靖及吐谷渾戰，敗之。

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及羌人戰，敗之。

十月庚寅，葬太武皇帝于獻陵。

十一月壬戌，特進蕭瑀參豫朝政。

十年正月甲午，復聽政。癸丑，徙封元景爲荆王，元昌爲漢王，元禮爲徐王，元嘉爲韓王，元則爲彭王，元懿爲鄭王，元軌爲霍王，元鳳爲虢王，元慶爲道王，靈夔爲燕王，恪爲吳王，泰爲魏王，祐爲齊王，愔爲蜀王，憚爲蔣王，貞爲越王，慎爲紀王。

三月癸丑，出諸王爲都督。

六月壬申，溫彥博爲尚書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爲侍中。魏徵罷爲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朝章國典。己卯，皇后崩。

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

十二月，蕭瑀罷。庚辰，慮囚。

十一年正月丁亥，徙封元裕爲鄧王，元名爲舒王。庚子，作飛山宮。乙卯，免雍州今歲租賦。

二月丁巳，營九嵎山爲陵，賜功臣、密戚陪塋地及秘器。甲子，如洛陽宮。乙丑，給民百歲以上侍五人。

九年正月，党項羌反叛。

二月，長孫无忌被罷免宰相之職。

三月庚辰日，洮州羌殺害刺史孔長秀，依附於吐谷渾。壬午日，大赦天下。乙酉日，高甌生和羌人交戰，打敗了羌人。

閏四月丙寅初一，發生日食。

五月，長孫无忌守喪期未滿而起任原職。庚子日，太上皇逝世，而讓皇太子代理政務。壬子日，李靖和吐谷渾交戰，打敗了吐谷渾。

七月庚子日，鹽澤道行軍副總管劉德敏和羌人交戰，打敗了羌人。

十月庚寅日，在獻陵安葬太武皇帝。

十一月壬戌日，特進蕭瑀參預朝政。

十年正月甲午日，皇上恢復處理政務。癸丑日，李元景改封爲荆王，李元昌改封爲漢王，李元禮改封爲徐王，李元嘉改封爲韓王，李元則改封爲彭王，李元懿改封爲鄭王，李元軌改封爲霍王，李元鳳改封爲虢王，李元慶改封爲道王，李靈夔改封爲燕王，李恪改封爲吳王，李泰改封爲魏王，李祐改封爲齊王，李愔改封爲蜀王，李憚改封爲蔣王，李貞改封爲越王，李慎改封爲紀王。

三月癸丑日，諸位親王出任都督之職。

六月壬申日，溫彥博任尚書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任侍中。魏徵被罷免宰相之職而爲特進，主持門下省事務，參預商議國家的典章制度。己卯日，皇后逝世。

十一月庚寅日，在昭陵安葬文德皇后。

十二月，蕭瑀被罷免宰相之職。庚辰日，皇上親自審理囚犯。

十一年正月丁亥日，李元裕改封爲鄧王，李元名改封爲舒王。庚子日，建造飛山宮。乙卯日，免除雍州百姓今年的租賦。

二月丁巳日，營建九嵎山爲陵，賜給功臣、皇親貴戚陪葬墓地和喪葬所用秘器。甲子日，前往洛陽宮。乙丑日，給平民當中每個一百歲以上

壬午，獵于鹿臺嶺。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癸卯，降洛州囚見徒，免一歲租、調。辛亥，獵于廣成澤。癸丑，如洛陽宮。

六月甲寅，溫彥博薨。丁巳，幸明德宮。己未，以諸王爲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爲世封刺史。己巳，徙封元祥爲江王。

七月癸未，大雨，水，穀、洛溢。乙未，詔百官言事。壬寅，廢明德宮之玄圃院，賜遭水家。丙午，給亳州老子廟、兗州孔子廟戶各二十以奉享，復涼武昭王近墓戶二十以守衛。

九月丁亥，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潭，幸白司馬坂觀之，賜瀕河遭水家粟帛。

十月癸丑，賜先朝謀臣武將及親戚亡者塋陪獻陵。

十一月辛卯，如懷州。乙未，獵于濟源麥山。丙午，如洛陽宮。

十二年正月乙未，叢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

二月癸亥，如河北縣，觀底柱。甲子，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乙丑，如陝州。丁卯，觀鹽池。庚午，如蒲州。甲戌，如長春宮。免除朝邑今歲租賦，降囚罪。乙亥，獵于河濱。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至自長春宮。

七月癸酉，吏部尚書高士廉爲尚書右僕射。

八月壬寅，吐蕃寇松州，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之。

九月辛亥，闊水道行軍總管牛進達及吐蕃戰于松州，敗之。

老人派服侍人員五名。壬午日，在鹿臺嶺打獵。

三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癸卯日，減輕洛州在押囚犯中流放犯人的刑罰，免除洛州百姓一年的租、調。辛亥日，在廣成澤打獵。癸丑日，前往洛陽宮。

六月甲寅日，溫彥博逝世。丁巳日，親臨明德宮。己未日，命諸位親王世代繼承擔任刺史之職。戊辰日，命功臣世代繼承擔任刺史。己巳日，改封李元祥爲江王。

七月癸未日，下大雨，發生水災，穀水、洛水泛濫。乙未日，下詔讓百官陳論政事。壬寅日，廢掉明德宮的玄圃院，賜給遭受水災的人家。丙午日，給亳州老子廟、兗州孔子廟各撥二十戶的賦稅作爲供奉祭祀的費用，重新分派涼武昭王墓地附近的二十戶人家守衛陵墓。

九月丁亥日，黃河泛濫，損壞了陝州河北縣，沖毀了河陽中潭，皇上親臨白司馬坂視察，賜給臨近黃河居住而遭受水災的人家粟帛。

十月癸丑日，賜給先朝謀臣武將及其親戚亡故的人陪葬於獻陵的墓地。

十一月辛卯日，前往懷州。乙未日，在濟源麥山打獵。丙午日，前往洛陽宮。

十二年正月乙未日，叢州發生地震。癸卯日，松州發生地震。

二月癸亥日，前往河北縣，觀看底柱。甲子日，巫州獠人反叛，被夔州都督齊善行打敗。乙丑日，前往陝州。丁卯日，觀看鹽池。庚午日，前往蒲州。甲戌日，前往長春宮。免除朝邑百姓今年的租賦，減輕朝邑囚犯的刑罰。乙亥日，在黃河邊打獵。

閏二月庚辰初一，發生日食。丙戌日，從長春宮返回。

七月癸酉日，吏部尚書高士廉任尚書右僕射。

八月壬寅日，吐蕃侵犯松州，侯君集任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率領三總管所部兵士討伐吐蕃。

九月辛亥日，闊水道行軍總管牛進達在松州與吐蕃交戰，打敗了吐蕃。

十月己卯，獵于始平，賜高年粟帛。乙未，至自始平。鈞州 山獠反，桂州都督張寶德敗之。

十一月己巳，明州 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十二月辛巳，壁州 山獠反，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討之。

是歲，滁、豪二州野蠶成繭。

十三年正月乙巳，拜獻陵，赦三原及行從，免縣人今歲租賦，賜宿衛陵邑郎將、三原令爵一級。丁未，至自獻陵。

二月庚子，停世封刺史。

三月乙丑，有星孛于畢、昴。

四月戊寅，如九成宮。甲申，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反，伏誅。壬寅，雲陽石然。

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詔五品以上言事，減膳，罷役，理囚，賑乏，乃雨。

六月丙申，封弟元嬰爲滕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申，至自九成宮。

十一月辛亥，楊師道爲中書令。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二月壬申，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昌。乙亥，封子福爲趙王。壬辰，獵于咸陽。癸巳，至自咸陽。

是歲，滁州野蠶成繭。

十四年正月庚子，有司讀時令。甲寅，幸魏王 泰第，赦雍州 長安縣，免延康里今歲租賦。

二月丁丑，觀釋奠于國學，赦大理、萬年縣，賜學官高第生帛。壬

十月己卯日，在始平打獵，賜給高齡老人粟帛。乙未日，從始平返回。鈞州 山獠反叛，被桂州都督張寶德打敗。

十一月己巳日，明州 山獠反叛，被交州都督李道彥打敗。

十二月辛巳日，壁州 山獠反叛，右武侯將軍上官懷仁討伐山獠。

這一年，滁州、豪州有野蠶結出了繭。

十三年正月乙巳日，皇上拜謁獻陵，赦免三原犯人以及隨從人員以前所犯過失，免除三原縣百姓今年的租賦，賜給值宿守衛陵邑的郎將、三原縣令爵位一級。丁未日，從獻陵返回。

二月庚子日，取消親王、功臣世代繼承擔任刺史的規定。

三月乙丑日，有彗星出現在畢宿、昴宿。

四月戊寅日，前往九成宮。甲申日，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反叛，被處以死刑。壬寅日，雲陽有石頭燃燒起來。

五月甲寅日，因天旱避離正殿，下詔叫五品以上官員陳論政事，減少皇上的膳食，停止百姓眼前的役作，審理囚犯，救濟貧困之人，這纔下雨。

六月丙申日，封皇弟李元嬰爲滕王。

八月辛未初一，發生日食。

十月甲申日，從九成宮返回。

十一月辛亥日，楊師道任中書令。戊辰日，尚書左丞劉洎任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二月壬申日，侯君集任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高昌。乙亥日，封皇子李福爲趙王。壬辰日，在咸陽打獵。癸巳日，從咸陽返回。

這一年，滁州有野蠶結出了繭。

十四年正月庚子日，有關部門宣讀按照季節制定的政令。甲寅日，親臨魏王 李泰的府第，赦免雍州 長安縣的犯人，免除延康里百姓當年的租賦。

二月丁丑日，到國子學觀看向先師獻上蔬菜類禮品舉行祭奠的典禮，赦免大理寺、萬年縣在

午，幸溫湯。辛卯，至自溫湯。乙未，求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焯劉炫之後。

三月，羅、竇二州獠反，廣州總管党仁弘敗之。

五月壬寅，徙封靈夔爲魯王。

六月，滁州野蠶成繭。乙酉，大風拔木。

八月庚午，作襄城宮。癸酉，侯君集克高昌。

九月癸卯，赦高昌部，及士卒父子犯死、期犯流、大功犯徒、小功犯杖皆原之。

閏十月乙未，如同州。甲辰，獵于堯山。庚戌，至自同州。

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俘高昌王以獻，賜酺三日。癸卯，獵于樊川。乙巳，至自樊川。

十五年正月辛巳，如洛陽宮，次溫湯。衛士崔卿、刁文懿謀反，伏誅。

三月戊辰，如襄城宮。

四月辛卯，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乙未，免洛州今歲租，遷戶故給復者加給一年，賜民八十以上物，憊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二斛。慮囚。

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減膳。

七月丙寅，宥周、隋名臣及忠烈子孫貞觀以後流放配者。

十月辛卯，獵于伊闕。壬辰，如洛陽宮。

押的囚犯，賜給教學官員和優等學生帛。壬午日，親臨溫泉。辛卯日，從溫泉返回。乙未日，尋求梁朝皇侃褚仲都、周朝熊安生沈重、陳朝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朝何妥劉焯劉炫的後代。

三月，羅州、竇州的獠人反叛，被廣州總管党仁弘打敗。

五月壬寅日，改封李靈夔爲魯王。

六月，滁州有野蠶結出了繭。乙酉日，大風拔起樹木。

八月庚午日，建造襄城宮。癸酉日，侯君集攻下高昌。

九月癸卯日，赦免高昌境內的人，以及與征伐高昌的士卒是父子關係而犯罪判死刑的、是服喪一年的親屬關係而犯罪判流放的、是服喪九個月的親屬關係而犯罪判勞役的、是服喪五個月三個月的親屬關係而犯罪判杖刑的都予以寬免。

閏十月乙未日，前往同州。甲辰日，在堯山打獵。庚戌日，從同州返回。

十一月甲子日，在南郊祭天。

十二月丁酉日，侯君集把俘虜的高昌王進獻到朝廷，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癸卯日，在樊川打獵。乙巳日，從樊川返回。

十五年正月辛巳日，前往洛陽宮，停宿在溫泉。衛士崔卿、刁文懿謀反，被處死。

三月戊辰日，前往襄城宮。

四月辛卯日，下詔在明年二月去泰山祭天。乙未日，免除洛州百姓今年的租稅，因遷移戶口的原故而免除徭役的再免除一年徭役，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財物，孤兒鰥夫寡婦有病者而無力維持生活的賜給二斛米。親自審理囚犯。

六月己酉日，有彗星出現在太微星座。丙辰日，停止到泰山祭天，避開正殿，減少膳食。

七月丙寅日，寬免周朝、隋朝名臣和忠烈人士在貞觀以後犯流放罪的子孫。

十月辛卯日，在伊闕打獵。壬辰日，前往洛陽宮。

十一月癸酉，薛延陀寇邊，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十二月戊子，至自洛陽宮。庚子，命三品以上嫡子事東宮。辛丑，慮囚。甲辰，李世勣及薛延陀戰于諾真水，敗之。乙巳，贈戰亡將士官三轉。

十六年正月乙丑，遣使安撫西州。戊辰，募戍西州者，前犯流死亡匿，聽自首以應募。辛未，徙天下死罪囚實西州。中書舍人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六月戊戌，太白晝見。

七月戊午，長孫无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

十一月丙辰，獵于武功。壬戌，獵于岐山之陽。甲子，賜所過六縣高年孤疾氈衾粟帛，遂幸慶善宮。庚午，至自慶善宮。

十二月癸卯，幸溫湯。甲辰，獵于驪山。乙巳，至自溫湯。

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代州都督劉蘭謀反，伏誅。

二月己亥，慮囚。戊申，圖功臣于凌煙閣。

三月壬子，禁送終違令式者。丙辰，齊王祐反，李世勣討之。甲子，以旱遣使覆囚決獄。乙丑，齊王祐伏誅，給復齊州一年。

四月乙酉，廢皇太子爲庶人，漢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誅。丙戌，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大赦，賜文武官及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民八十以上粟帛，酺三日。丁亥，楊師道罷。己丑，特進蕭瑀爲太子太保，李

十一月癸酉日，薛延陀侵犯邊境，兵部尚書李世勣任朔州道行軍總管，右衛大將軍李大亮任靈州道行軍總管，涼州都督李襲譽任涼州道行軍總管，同去討伐薛延陀。

十二月戊子日，從洛陽宮返回。庚子日，命令三品以上官員的正妻所生之子侍奉東宮太子。辛丑日，親自審理囚犯。甲辰日，李世勣在諾真水與薛延陀交戰，打敗了薛延陀。乙巳日，追贈戰死的將士勳官三轉。

十六年正月乙丑日，派遣使者安撫西州。戊辰日，招募戍守西州的人，先前犯流放罪而逃亡藏匿的，聽任他們自首而讓應募。辛未日，遷移天下死罪囚犯充實西州。中書舍人岑文本任中書侍郎，專門管理機密事。

六月戊戌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七月戊午日，長孫无忌任司徒，房玄齡任司空。

十一月丙辰日，在武功打獵。壬戌日，在岐山南面打獵。甲子日，皇上經過的六個縣中那些高齡孤獨有病的人賜給毛氈被褥粟帛。順便親臨慶善宮。庚午日，從慶善宮返回。

十二月癸卯日，親臨溫泉。甲辰日，在驪山打獵。乙巳日，從溫泉返回。

十七年正月戊辰日，魏徵逝世。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被處以死刑。

二月己亥日，親自審理囚犯。戊申日，在凌煙閣上爲功臣畫像。

三月壬子日，禁止在喪葬中違背令與式的有關規定。丙辰日，齊王李祐反叛，李世勣討伐他。甲子日，因天旱派遣使者復審囚犯處理獄案。乙丑日，齊王李祐被處以死刑，免除齊州百姓一年的徭役。

四月乙酉日，廢皇太子爲庶人，漢王李元昌、侯君集等人被處以死刑。丙戌日，立晉王李治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文武官員以及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爵位一級，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帛，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丁亥日，宰相楊師道被罷免。己丑日，

世勳爲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庚寅，謝承乾之過于太廟。癸巳，降封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壬辰，葬隋恭帝。甲午，以早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丁酉，高士廉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

閏月丁巳，詔皇太子典左右屯營兵。丙子，徙封泰爲順陽郡王。

七月丁酉，房玄齡罷。

八月庚戌，工部尚書張亮爲刑部尚書，參豫朝政。

十月丁未，建諸州邸于京城。丁巳，房玄齡起復。

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壬午，賜酺三日，以涼州獲瑞石，赦涼州。

十二月庚申，幸溫湯。庚午，至自溫湯。

十八年正月乙未，如鍾官城。庚子，如鄠。壬寅，幸溫湯。

二月己酉，如零口。乙卯，至自零口。丁巳，給復突厥、高昌部人隸諸州者二年。

四月辛亥，如九成宮。

七月甲午，營州都督張儉率幽、營兵及契丹、奚以伐高麗。

八月壬子，安西都護郭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以伐焉耆。甲子，至自九成宮。丁卯，劉洎爲侍中，岑文本爲中書令，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

九月，黃門侍郎褚遂良參預朝政。辛卯，郭孝恪及焉耆戰，敗之。

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癸卯，宴雍州父老于上林苑，賜粟帛。甲寅，如洛陽宮。己巳，獵于天池。

十一月戊寅，慮囚。庚辰，遣使巡問鄭、汝、懷、澤四州高年，宴賜

特進蕭瑀任太子太保，李世勳任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庚寅日，在太廟爲李承乾的過失請罪。癸巳日，降低魏王李泰的封爵爲東萊郡王。

六月己卯初一，發生日食。壬辰日，安葬隋恭帝。甲午日，因天早避離正殿，減少膳食，下詔五品以上的京城官員陳論政事。丁酉日，高士廉同中書門下三品，參議政事。

閏六月丁巳日，下詔叫皇太子掌管左右屯營兵。丙子日，改封李泰爲順陽郡王。

七月丁酉日，宰相房玄齡被罷免。

八月庚戌日，工部尚書張亮任刑部尚書，參預朝政。

十月丁未日，在京城爲各州建立辦事機構。丁巳日，房玄齡守喪期未滿而起任原職。

十一月己卯日，在南郊祭天。壬午日，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因爲在涼州獲得瑞石，寬免涼州的犯人。

十二月庚申日，親臨溫泉。庚午日，從溫泉返回。

十八年正月乙未日，前往鍾官城。庚子日，前往鄠。壬寅日，親臨溫泉。

二月己酉日，前往零口。乙卯日，從零口返回。丁巳日，免除突厥、高昌境內由各州官府管理戶口的百姓二年徭役。

四月辛亥日，前往九成宮。

七月甲午日，營州都督張儉率領幽州、營州的兵士和契丹、奚的兵士前去討伐高麗。

八月壬子日，使安西都護郭孝恪任西州道行軍總管討伐焉耆。甲子日，從九成宮返回。丁卯日，劉洎任侍中，岑文本任中書令，中書侍郎馬周守中書令。

九月，黃門侍郎褚遂良參預朝政。辛卯日，郭孝恪和焉耆交戰，打敗了焉耆。

十月辛丑初一，發生日食。癸卯日，在上林苑爲雍州父老舉行宴會，賞賜給粟帛。甲寅日，前往洛陽宮。己巳日，在天池打獵。

十一月戊寅日，親自審理囚犯。庚辰日，派遣使者巡視慰問鄭州、汝州、懷州、澤州高齡老

之。甲午，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馬周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六總管兵以伐高麗。

十二月壬寅，庶人李承乾卒。戊午，李思摩部落叛。

十九年二月庚戌，如洛陽宮，以伐高麗。癸丑，射虎于武德北山。乙卯，皇太子監國于定州。丁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帛，贈比干太師，謚忠烈。

三月壬辰，長孫无忌攝侍中，吏部尚書楊師道攝中書令。

四月癸卯，誓師于幽州，大饗軍。丁未，岑文本薨。癸亥，李世勣克蓋牟城。

五月己巳，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庚午，次遼澤，瘞隋人戰亡者。乙亥，遼東道行軍總管張君乂有罪，伏誅。丁丑，軍于馬首山。甲申，克遼東城。

六月丁酉，克白巖城。己未，大敗高麗于安市城東南山，左武衛將軍王君愷死之。辛酉，賜餼三日。

七月壬申，葬死事官，加爵四級，以一子襲。

九月癸未，班師。

十月丙午，次營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

十一月癸酉，大饗軍于幽州。庚辰，次易州。癸未，平壤道行軍總管張文幹有罪，伏誅。丙戌，次定州。丁亥，貶楊師道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戊申，次并州。己未，薛延陀寇夏州，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敗之。庚申，殺劉洎。

二十年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及薛延陀戰，敗之。丁丑，遣使二

人，宴請賞賜他們。甲午日，張亮任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馬周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十六總管所部將士討伐高麗。

十二月壬寅日，庶人李承乾死去。戊午日，李思摩部落叛亂。

十九年二月庚戌日，前往洛陽宮，是爲了討伐高麗。癸丑日，在武德北山射虎。乙卯日，皇太子留在定州代理國事。丁巳日，皇上經過地方的高齡老人鰥夫寡婦賜給粟帛，追贈比干爲太師，謚號忠烈。

三月壬辰日，長孫无忌代理侍中，吏部尚書楊師道代理中書令。

四月癸卯日，在幽州誓師，大擺酒食犒賞將士。丁未日，岑文本逝世。癸亥日，李世勣攻下蓋牟城。

五月己巳日，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攻下沙卑城。庚午日，進軍到達遼澤，掩埋隋朝時在這裏戰死者的遺骨。乙亥日，遼東道行軍總管張君乂有罪，處以死刑。丁丑日，在馬首山駐軍。甲申日，攻下遼東城。

六月丁酉日，攻下白巖城。己未日，在安市城東南的山下把高麗人打得大敗，左武衛將軍王君愷戰死。辛酉日，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

七月壬申日，埋葬死於國事的官員，給他們加爵四級，并讓一個兒子繼承爵位。

九月癸未日，大軍返回。

十月丙午日，進駐營州，用牛羊猪作祭品來祭奠死於國事的人。丙辰日，皇太子到臨渝關迎接拜謁皇上。戊午日，進駐漢武臺，刻石記載功業。

十一月癸酉日，在幽州大擺酒食犒勞將士。庚辰日，進駐易州。癸未日，平壤道行軍總管張文幹有罪，處以死刑。丙戌日，進駐定州。丁亥日，貶楊師道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戊申日，進駐并州。己未日，薛延陀侵犯夏州，被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打敗。庚申日，殺劉洎。

二十年正月辛未日，夏州都督喬師望與薛延陀交戰，打敗了薛延陀。丁丑日，派遣使者二十

十二人，以六條黜陟于天下。庚辰，赦并州，起義時編戶給復三年，後附者一年。

二月甲午，從伐高麗無功者，皆賜勛一轉。庚申，賜所過高年鰥寡粟。

三月己巳，至自高麗。庚午，不豫，皇太子聽政。己丑，張亮謀反，伏誅。

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江夏郡王道宗、李世勣伐薛延陀。

七月辛亥，疾愈。李世勣及薛延陀戰，敗之。

八月甲子，封孫忠爲陳王。己巳，如靈州。庚辰，次涇州，賜高年鰥寡粟帛。丙戌，逾隴山關，次瓦亭，觀馬牧。丁亥，許陪陵者子孫從葬。

九月辛卯，遣使巡察嶺南。甲辰，鐵勒諸部請上號爲“可汗”。辛亥，靈州地震。

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丙戌，至自靈州。

十一月己丑，詔：“祭祀、表疏、藩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委皇太子。”

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丁酉，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甲寅，以鐵勒諸部爲州縣，賜京師酺三日。慮囚，降死罪以下。

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于太學。

三月戊子，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

麗。二人，用六條衡量政績優劣的標準考察升降天下各地方官吏。庚辰日，赦免并州犯人，當年起義時就編在戶籍上的百姓免除徭役三年，後來附入戶籍的百姓免除徭役一年。

二月甲午日，跟從征伐高麗的無功人員，都賜勛官一轉。庚申日，皇上經過地方的高齡老人鰥夫寡婦賜給粟。

三月己巳日，從高麗返回。庚午日，皇上生病，皇太子主持政務。己丑日，張亮謀反，處以死刑。

閏三月癸巳初一，發生日食。

六月乙亥日，江夏郡王李道宗、李世勣討伐薛延陀。

七月辛亥日，皇上的病好了。李世勣與薛延陀交戰，打敗了薛延陀。

八月甲子日，封孫忠爲陳王。己巳日，前往靈州。庚辰日，進駐涇州，高齡老人鰥夫寡婦賜給粟帛。丙戌日，越過隴山關，進駐瓦亭，觀看牧馬。丁亥日，允許那些陪葬皇陵官員的子孫可以從葬。

九月辛卯日，派遣使者巡察嶺南。甲辰日，鐵勒各部落請求給皇帝上尊號爲“可汗”。辛亥日，靈州發生地震。

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丙戌日，從靈州返回。

十一月己丑日，下詔：“舉行祭祀、進上表疏、藩客來朝、兵馬軍書、值宿警衛等事要行用魚形信符并供給驛館的食宿車馬，凡任命五品以上官員以及罷官解職，判決死罪犯人，都要奏報皇上，其餘的事委托皇太子處理。”

二十一年正月壬辰日，高士廉逝世。丁酉日，下詔在明年二月到泰山祭天。甲寅日，在鐵勒境內設置州縣，特許京城官民盡情聚飲三天。親自審理囚犯，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

二月丁丑日，皇太子到太學進獻蔬菜類禮品祭奠先師。

三月戊子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任青丘道行軍大總管，李世勣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三總管所部將士討伐高麗。

麗。

四月乙丑，作翠微宮。

五月戊子，幸翠微宮。壬辰，命百司決事于皇太子。庚戌，李世勣克南蘇、木底城。

六月丁丑，遣使鐵勒諸部購中國人陷沒者。

七月乙未，牛進達克石城。丙申，作玉華宮。庚戌，至自翠微宮。

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泰山。

九月丁酉，封子明爲曹王。

十月癸丑，褚遂良罷。

十一月癸卯，進封泰爲濮王。

十二月戊寅，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龜茲。

二十二年正月庚寅，馬周薨。戊戌，幸溫湯。己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長孫无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戊申，至自溫湯。

二月，褚遂良起復。乙卯，見京城父老，勞之，蠲今歲半租，畿縣三之一。丁卯，詔遼水有功未酬勛而犯罪者與戍官同。乙亥，幸玉華宮。己卯，獵于華原。流崔仁師于連州。

三月丁亥，赦宜君，給復縣人自玉華宮苑中遷者三年。

四月丁巳，松州蠻叛，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敗之。

六月丙寅，張行成存問河北從軍者家，令州縣爲營農。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于泊灼城，敗之。

七月甲申，太白晝見。壬辰，殺華州刺史李君羨。癸卯，房玄齡薨。

四月乙丑日，建造翠微宮。

五月戊子日，親臨翠微宮。壬辰日，命令各官署的事務由皇太子最後決斷。庚戌日，李世勣攻下南蘇、木底城。

六月丁丑日，派遣使者去贖回淪落在鐵勒境內的中原人。

七月乙未日，牛進達攻下石城。丙申日，建造玉華宮。庚戌日，從翠微宮返回。

八月，泉州海水泛濫。壬戌日，停止到泰山祭天。

九月丁酉日，封皇子李明爲曹王。

十月癸丑日，褚遂良被罷免宰相之職。

十一月癸卯日，進封李泰爲濮王。

十二月戊寅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任崑丘道行軍大總管，率領三總管所部將士討伐龜茲。

二十二年正月庚寅日，馬周逝世。戊戌日，前往溫泉。己亥日，中書舍人崔仁師任中書侍郎，參預主持機要事務。丙午日，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任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高麗。長孫无忌爲檢校中書令，主持尚書省、門下省事務。戊申日，從溫泉返回。

二月，褚遂良守喪期未滿而起任原職。乙卯日，皇上接見京城父老，慰勞他們，減免今年一半租稅，京城附近的縣減免三分之一租稅。丁卯日，下詔遼水有功但還沒有酬賞功勛便犯罪的人與有官職的人同等對待。乙亥日，親臨玉華宮。己卯日，在華原打獵。流放崔仁師到連州。

三月丁亥日，寬免宜君犯人，免除宜君縣人當中由玉華宮禁苑範圍內所遷出者的三年徭役。

四月丁巳日，松州蠻叛亂，被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打敗。

六月丙寅日，張行成前去慰問河北地區從軍者的家屬，命令州縣官府爲他們經營農事。丙子日，薛萬徹在泊灼城與高麗交戰，打敗了高麗。

七月甲申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壬辰日，殺華州刺史李君羨。癸卯日，房玄齡逝世。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未，執失思力伐薛延陀餘部于金山。

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及薛延陀餘部處月、處蜜戰，敗之。己亥，褚遂良爲中書令。壬寅，眉、邛、雅三州獠反，茂州都督張士貴討之。

十月癸丑，至自玉華宮。己巳，阿史那社爾及龜茲戰，敗之。

十二月辛未，降長安、萬年徒罪以下。

閏月癸巳，慮囚。

二十三年正月辛亥，阿史那社爾俘龜茲王以獻。

三月己未，自冬旱，至是雨。辛酉，大赦。丁卯，不豫，命皇太子聽政于金液門。

四月己亥，幸翠微宮。

五月戊午，貶李世勣爲疊州都督。己巳，皇帝崩于含風殿，年五十三。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禮部尚書于志寧爲侍中，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高季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謚曰文。上元元年，改謚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謚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

八月己酉初一，發生日食。辛未日，執失思力到金山征伐薛延陀餘部。

九月庚辰日，崑丘道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和薛延陀餘部處月、處蜜交戰，打敗了處月、處蜜。己亥日，褚遂良任中書令。壬寅日，眉州、邛州、雅州的獠人反叛，茂州都督張士貴討伐他們。

十月癸丑日，從玉華宮返回。己巳日，阿史那社爾與龜茲交戰，打敗了龜茲。

十二月辛未日，減輕長安、萬年流放罪以下犯人的刑罰。

閏十二月癸巳日，親自審理囚犯。

二十三年正月辛亥日，阿史那社爾俘虜龜茲王後獻到朝廷。

三月己未日，自去冬天旱，到這時纔下雨。辛酉日，大赦天下。丁卯日，皇上有病，命皇太子在金液門處理政務。

四月己亥日，親臨翠微宮。

五月戊午日，貶李世勣爲疊州都督。己巳日，皇帝在含風殿逝世，終年五十三歲。庚午日，用皇帝所乘馬車運載已故皇帝的遺體護奉返回京城。禮部尚書于志寧任侍中，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兼任侍中，高季輔兼任中書令。壬申日，發布喪訊，謚號文。上元元年，改謚號爲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改謚號爲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增加謚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贊曰：確實啊，最能完美地治理國家的君主不是世上常有的！夏禹王擁有天下，傳位十六個國王，而少康有中興的業績。商湯王擁有天下，傳位二十八個國王，而其中很興盛的，號稱有三宗。周武王擁有天下，傳位三十六個國王，而周成王、周康王有治理之功和宣王有中興之功，其餘的沒有什麼可稱道的業績。雖然《詩》、《書》所載，常有缺略，但夏、商、周三代一千七百多年，傳位七十多個國君，其中很突出顯著而被後世所知的，就這六七個國君罷了。唉！可說是難得啊！唐朝擁有天下，傳位二十個皇帝，其中可以稱道的有三位皇帝，唐玄宗、唐憲宗都有始無

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終，極盛的，祇有唐太宗的功業！他掃除隋朝的亂世，與商湯王、周武王相等；達到盛世之美，差不多與周成王、周康王相當。自古功德兼盛，從漢代以來未曾有過。至於唐太宗牽累於多寵后妃，又興佛教，好大喜功，常常用兵於遠方，這些是中等能力的平庸君主所常做的。但《春秋》的筆法，對賢人經常責備，所以後世君子想要成人之美的，無不對此嘆息的。

唐書卷三

本紀第三

高宗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字爲善，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皇后長孫氏。始封晉王，貞觀七年，遙領并州都督。十七年，太子承乾廢，而魏王泰次當立，亦以罪黜，乃立子治爲皇太子。太宗嘗命皇太子游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二十三年，太宗有疾，詔皇太子聽政於金液門。四月，從幸翠微宮。太宗崩，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皇太子入于京師。六月甲戌，即皇帝位于柩前。大赦，賜文武官勳一轉，民八十以上粟帛，給復雍州及比歲供軍所一年。癸未，長孫无忌爲太尉。癸巳，檢校洛州刺史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參掌機密。

八月癸酉，河東地震。乙亥，又震。庚辰，遣使存問河東，給復二年，賜壓死者人絹三匹。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

九月甲寅，荆王元景爲司徒，吳王恪爲司空。乙卯，李勣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乙丑，晉州地震。左翊衛郎將高侃伐突厥。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名治，字爲善，是太宗的第九個兒子。生母是文德皇后長孫氏。開始封爲晉王，貞觀七年，遙領并州都督。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被廢，而魏王李泰依據兄弟次序應當立爲太子，也因有罪被貶斥，於是立皇子李治爲皇太子。太宗曾命皇太子外出游觀練習射技，太子推辭說這不是自己的喜好，希望能侍奉皇上，處於膝下。太宗大喜，於是在寢殿旁邊營建別院，讓太子居住。每當太宗臨朝處理政務，皇太子經常侍從，觀看決斷各種政事。

二十三年，太宗有病，下詔皇太子在金液門處理政事。四月，隨從太宗到翠微宮。太宗逝世，用插有羽毛的文書緊急調發六府甲士四千人，護衛皇太子進入京城。六月甲戌日，在太宗靈柩前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勳官一轉，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帛，免除雍州和近年來供給軍隊的地方百姓的徭役一年。癸未日，長孫无忌任太尉。癸巳日，檢校洛州刺史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參預掌管機密事。

八月癸酉日，河東發生地震。乙亥日，又發生地震。庚辰日，派遣使者到河東慰問，免除河東百姓的徭役二年，被壓死的每人賜給三匹絹。庚寅日，在昭陵安葬文皇帝。

九月甲寅日，荆王李元景任司徒，吳王李恪任司空。乙卯日，李勣任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乙丑日，晉州發生地震。左翊衛郎將高侃征伐突厥。

是冬，無雪。

永徽元年正月辛丑，改元。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張行成爲侍中。

二月辛卯，封子孝爲許王，上金杞王，素節雍王。

四月己巳，晉州地震。

五月己未，太白晝見。

六月，高俚及突厥戰于金山，敗之。庚辰，晉州地震，詔五品以上言事。

七月辛酉，以旱慮囚。

八月戊辰，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半祿，加賜帛。庚午，降死罪以下。

九月癸卯，高俚俘突厥 車鼻可汗以獻。

十月戊辰，李勣罷左僕射。

十一月己未，貶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十二月庚午，琰州獠寇邊，梓州都督謝萬歲死之。

二年正月戊戌，開義倉以賑民。乙巳，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中書門下三品。乙卯，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叛。

四月乙丑，命有司毋進肉食，訖于五月。

七月丁未，賀魯寇庭州，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八月己巳，高季輔爲侍中；于志寧爲尚書左僕射，張行成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己卯，白水蠻寇邊，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爲郎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九月癸卯，以同州 苦泉牧地賜貧民。

十月辛卯，晉州地震。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永徽元年正月辛丑日，改元。丙午日，立妃王氏爲皇后。張行成任侍中。

二月辛卯日，皇子李孝封爲許王，李上金封爲杞王，李素節封爲雍王。

四月己巳日，晉州發生地震。

五月己未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六月，高俚在金山和突厥交戰，打敗了突厥。庚辰日，晉州發生地震，下詔五品以上官員陳論政事。

七月辛酉日，因天旱親自審理囚犯。

八月戊辰日，五品以上官員被解除官職而充任侍從的給予一半俸祿，加量賜給帛。庚午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

九月癸卯日，高俚俘虜了突厥 車鼻可汗後進獻到朝廷。

十月戊辰日，李勣罷免左僕射之職。

十一月己未日，貶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十二月庚午日，琰州獠人侵犯邊地，梓州都督謝萬歲戰死。

二年正月戊戌日，拿出義倉的糧食來救濟百姓。乙巳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中書門下三品。乙卯日，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反叛。

四月乙丑日，命令主管膳食的官員不要進奉肉食，直到五月。

七月丁未日，賀魯侵犯庭州，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任弓月道行軍總管前去征伐賀魯。

八月己巳日，高季輔任侍中；于志寧任尚書左僕射，張行成任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己卯日，白水蠻人侵犯邊地，左領軍將軍趙孝祖任郎州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

九月癸卯日，把同州 苦泉的放牧之地賜給貧民。

十月辛卯日，晉州發生地震。

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癸酉日，禁止進獻犬馬鷹鵠。戊寅，忻州地震。甲申，雨木冰。是月，寶州、義州蠻寇邊，桂州都督劉伯英敗之。趙孝祖及白水蠻戰于羅仵侯山，敗之。

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叛附于賀魯。

是冬，無雪。

三年正月癸亥，梁建方及處月戰于牢山，敗之。甲子，以旱避正殿，減膳，降囚罪，徒以下原之。己巳，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丙子，享于太廟。丁亥，耕藉田。

三月辛巳，雨土。宇文節爲侍中，柳奭守中書令。

四月庚寅，趙孝祖及白水蠻戰，敗之。甲午，彭王元則薨。是月，兵部侍郎韓瑗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庚申，求齊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裴澤、隋儀同三司豆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子孫官之。

七月丁巳，立陳王李忠爲皇太子，大赦，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民酺三日。

九月丙辰，求周司沐大夫裴融、尚書左丞封孝琰子孫官之。是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二月癸巳，濮王泰薨。

四年二月甲申，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巴陵公主謀反，伏誅；殺荆王元景、吳王恪。乙酉，流宇文節于桂州。戊子，廢蜀王愔爲庶人。己亥，徐王元禮爲司徒，李勣爲司空。

四月壬寅，以旱慮囚，遣使決天

十一月辛酉日，在南郊祭天。癸酉日，禁止進獻犬馬鷹鵠。戊寅日，忻州發生地震。甲申日，雨雪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這個月，寶州、義州的蠻人侵犯邊地，被桂州都督劉伯英打敗。趙孝祖在羅仵侯山與白水蠻人交戰，打敗了他們。

十二月乙未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壬子日，處月朱邪孤注殺害招慰使單道惠，叛變歸附於賀魯。

這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三年正月癸亥日，梁建方在牢山與處月交戰，打敗了處月。甲子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減輕囚犯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寬免。己巳日，褚遂良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丙子日，在太廟祭祖。丁亥日，皇上舉行親手扶犁耕藉田的典禮。

三月辛巳日，天空飄落塵土。宇文節任侍中，柳奭守中書令。

四月庚寅日，趙孝祖和白水蠻交戰，打敗了他們。甲午日，彭王李元則逝世。這個月，兵部侍郎韓瑗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庚申日，尋找齊朝侍中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裴澤、隋朝儀同三司豆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的子孫而授予官職。

七月丁巳日，立陳王李忠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給勳官一轉，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九月丙辰日，尋找周朝司沐大夫裴融、尚書左丞封孝琰的子孫而授予官職。這個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二月癸巳日，濮王李泰逝世。

四年二月甲申日，駙馬都尉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高陽公主巴陵公主謀反，處以死刑；殺荆王李元景、吳王李恪。乙酉日，流放宇文節到桂州。戊子日，把蜀王李愔廢爲庶人。己亥日，徐王李元禮任司徒，李勣任司空。

四月壬寅日，因天旱而親自審理囚犯，派遣

下獄，減殿中、太僕馬粟，詔文武官言事。甲辰，避正殿，減膳。

六月己丑，太白晝見。

八月己亥，隕石于馮翊十有八。

九月壬戌，張行成薨。甲戌，褚遂良爲尚書右僕射。

十月庚子，幸溫湯。甲辰，赦新豐。乙巳，至自溫湯。戊申，睦州女子陳碩真反，婺州刺史崔義玄討之。

十一月庚戌，陳碩真伏誅。癸丑，兵部尚書崔敦禮爲侍中。丁巳，柳奭爲中書令。

十二月庚子，高季輔薨。

五年正月丙寅，以旱詔文武官、朝集使言事。

三月戊午，如萬年宮。乙丑，次鳳泉湯。辛未，赦岐州及所過徒罪以下。

六月癸亥，柳奭罷。丙寅，河北大水，遣使慮囚。

八月己未，詔免麟游、岐陽今歲課役，岐州及供頓縣半歲。

九月丁酉，至自萬年宮。

十月癸卯，築京師羅郭，起觀于九門。

六年正月壬申，拜昭陵，赦醴泉及行從，免縣今歲租、調，陵所宿衛進爵一級，令、丞加一階。癸酉，以少牢祭陪葬者。甲戌，至自昭陵。庚寅，封子弘爲代王，賢爲潞王。

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降死罪以下，賜酺三日，五品以上爲父後者勛一轉。乙丑，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伐高麗。

使者斷決天下獄案，減少殿中省、太僕寺所養馬的飼料糧，下詔文武官員陳論政事。甲辰日，避離正殿，減少膳食。

六月己丑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八月己亥日，在馮翊境內隕落石頭十八塊。

九月壬戌日，張行成逝世。甲戌日，褚遂良任尚書右僕射。

十月庚子日，皇上前往溫泉。甲辰日，赦免新豐的犯人。乙巳日，從溫泉返回。戊申日，睦州女子陳碩真反叛，婺州刺史崔義玄討伐她。

十一月庚戌日，陳碩真被處死。癸丑日，兵部尚書崔敦禮任侍中。丁巳日，柳奭任中書令。

十二月庚子日，高季輔逝世。

五年正月丙寅日，因天旱下詔文武官員、進京朝見的地方官陳論政事。

三月戊午日，皇上前往萬年宮。乙丑日，到鳳泉湯。辛未日，赦免岐州以及皇上經過地方的流放罪以下犯人。

六月癸亥日，柳奭罷免宰相之位。丙寅日，河北發生大水災，派遣使者審理那裏的囚犯。

八月己未日，下詔免除麟游、岐陽百姓今年的賦稅徭役，免除岐州以及供應食宿物品之縣百姓半年的賦稅徭役。

九月丁酉日，從萬年宮返回。

十月癸卯日，修築京城的外城牆，在九座城門上建起門樓。

六年正月壬申日，皇上拜謁昭陵，赦免醴泉的犯人以及隨從人員在以後所犯的過失，免除醴泉縣百姓今年的租、調，昭陵的宿衛人員進爵一級，縣令、縣丞加散官一階。癸酉日，用羊豬作祭品來祭奠在昭陵陪葬的人。甲戌日，從昭陵返回。庚寅日，皇子李弘封爲代王，李賢封爲潞王。

二月乙巳日，爲皇太子舉行加戴冠冕的禮儀，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勛官一轉。乙丑日，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征伐高麗。

五月壬午，及高麗戰于貴端水，敗之。癸未，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壬辰，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

七月乙酉，崔敦禮爲中書令。是月，中書舍人李義府爲中書侍郎，參知政事。

九月庚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乙酉，洛水溢。

十月，齊州 黃河溢。己酉，廢皇后爲庶人。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丁巳，大赦，賜民八十以上粟帛。

十一月己巳，皇后見于太廟。戊子，停諸州貢珠。癸巳，詔禁吏酷法及爲隱名書者。

是冬，皇后殺王庶人。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爲梁王，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賜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勛一轉，民酺三日，八十以上粟帛。丙戌，禁胡人爲幻戲者。甲午，放官人。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丙戌，戶部侍郎杜正倫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四月壬寅，詔五品以上老疾不以罪者同致仕。壬子，矩州人謝無零反，伏誅。

七月癸未，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崔敦禮薨。辛丑，程知節及賀魯部歌邏祿、處月戰于榆慕谷，敗之。

九月庚辰，括州海溢。癸未，程知節及賀魯戰于恒篤城，敗之。

十一月乙丑，以子顯生，賜京官、朝集使勛一轉。自八月霜且雨至於是月。

五月壬午日，和高麗在貴端水交戰，打敗了高麗。癸未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任葱山道行軍大總管，前往征伐賀魯。壬辰日，韓瑗任侍中，來濟任中書令。

七月乙酉日，崔敦禮任中書令。這個月，中書舍人李義府任中書侍郎，參預主持政事。

九月庚午日，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乙酉日，洛水泛濫。

十月，齊州境內黃河泛濫。己酉日，把皇后廢爲庶人。乙卯日，立宸妃武氏爲皇后。丁巳日，大赦天下，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帛。

十一月己巳日，皇后在太廟獻禮拜謁。戊子日，停止各州貢獻珍珠。癸巳日，下詔禁止官吏使用殘酷刑法以及寫匿名信。

這一年的冬天，皇后殺害王庶人。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日，廢除皇太子爲梁王，立代王李弘爲皇太子。壬申日，大赦天下，改元，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勛官一轉，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帛。丙戌日，禁止胡人做幻術遊戲的事。甲午日，放出一些官人回家。

三月辛巳日，皇后舉行親自飼養蠶的典禮。丙戌日，戶部侍郎杜正倫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四月壬寅日，下詔五品以上官員因爲年老多病而不是因爲有罪被解職的按退休同等對待。壬子日，矩州人謝無零反叛，處以死刑。

七月癸未日，崔敦禮任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日，崔敦禮逝世。辛丑日，程知節與賀魯部歌邏祿、處月在榆慕谷交戰，打敗了他們。

九月庚辰日，括州海水泛濫。癸未日，程知節在恒篤城與賀魯交戰，打敗了賀魯。

十一月乙丑日，因爲皇子李顯出生，京城官員、進京朝見的地方官賜給勛官一轉。從八月有霜并且下雨直到這個月。

是歲，龜茲大將羯獵顛附于賀魯，左屯衛大將軍楊胄伐之。

二年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庚戌，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

二月癸亥，降洛州囚罪，徙以下原之，免民一歲租、調，賜百歲以上氈衾粟帛。庚午，封子顯爲周王。壬申，徙封素節爲郇王。

三月戊申，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癸丑，李義府兼中書令。

五月丙申，幸明德宮。

七月丁亥，如洛陽宮。

八月丁卯，貶韓瑗爲振州刺史，來濟爲台州刺史。辛未，衛尉卿許敬宗爲侍中。

九月庚寅，杜正倫兼中書令。

十一月戊戌，如許州。甲辰，遣使慮所過州縣囚。乙巳，獵于滎南。壬子，講武于新鄭，赦鄭州，免一歲租賦，賜八十以上粟帛，其當事高祖任佐史者以名聞。

十二月乙卯，如洛陽宮。丁巳，蘇定方敗賀魯于金牙山，執之。丁卯，以洛陽宮爲東都。

三年正月戊申，楊胄及龜茲羯獵顛戰于泥師城，敗之。

二月甲戌，至東都。戊寅，慮囚。

六月壬子，程名振及高麗戰于赤烽鎮，敗之。

十一月乙酉，貶杜正倫爲橫州刺史，李義府普州刺史。戊子，許敬宗權檢校中書令。甲午，蘇定方俘賀魯以獻。戊戌，許敬宗爲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兼侍中。

四年三月壬午，崑陵都護阿史那

這一年，龜茲大將羯獵顛依附於賀魯，左屯衛大將軍楊胄征伐他。

二年閏正月壬寅日，前往洛陽宮。庚戌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任伊麗道行軍總管，前去征伐賀魯。

二月癸亥日，減輕洛州囚犯的刑罰，赦免流放罪以下犯人，免除百姓一年的租、調，一百歲以上的老人賜給毛氈被褥粟帛。庚午日，封皇子李顯爲周王。壬申日，改封李素節爲郇王。

三月戊申日，禁止公公與婆婆向做兒媳的公主行拜禮，禁止父母向做王妃的女兒行拜禮。癸丑日，李義府兼任中書令。

五月丙申日，皇上親臨明德宮。

七月丁亥日，前往洛陽宮。

八月丁卯日，韓瑗貶任振州刺史，來濟貶任台州刺史。辛未日，衛尉卿許敬宗任侍中。

九月庚寅日，杜正倫兼任中書令。

十一月戊戌日，前往許州。甲辰日，派遣使臣審理皇上經過州縣的囚犯。乙巳日，在滎南打獵。壬子日，在新鄭演練軍隊，特赦鄭州的犯人，免除鄭州百姓一年的租賦，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粟帛，把那些曾經侍奉高祖而擔任佐僚屬吏者的姓名奏報朝廷。

十二月乙卯日，前往洛陽宮。丁巳日，蘇定方在金牙山打敗賀魯，活捉了他。丁卯日，把洛陽宮作爲東都。

三年正月戊申日，楊胄在泥師城與龜茲羯獵顛交戰，打敗了羯獵顛。

二月甲戌日，從東都返回。戊寅日，親自審理囚犯。

六月壬子日，程名振在赤烽鎮與高麗交戰，打敗了高麗。

十一月乙酉日，杜正倫貶任橫州刺史，李義府貶任普州刺史。戊子日，許敬宗代理檢校中書令。甲午日，蘇定方把俘虜的賀魯獻上朝廷。戊戌日，許敬宗任中書令，大理卿辛茂將兼任侍中。

四年三月壬午日，崑陵都護阿史那彌射在雙

彌射及西突厥真珠葉護戰于雙河，敗之。

四月丙辰，于志寧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黃門侍郎許圜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戊辰，流長孫无忌于黔州。于志寧罷。

五月己卯，許圜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丙申，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戊戌，殺涼州都督長史趙持滿。

七月己丑，以旱避正殿。壬辰，慮囚。

八月壬子，李義府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月丙午，皇太子加元服，大赦，賜五品以上子孫爲父祖後者勳一轉，民酺三日。

閏月戊寅，如東都，皇太子監國。辛巳，詔所過供頓免今歲租賦之半，賜民八十以上氈衾粟帛。

十一月丙午，許圜師爲左散騎常侍、檢校侍中。戊午，辛茂將薨。癸亥，賀魯部悉結闕俟斤都曼寇邊，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撫大使以伐之。盧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年正月癸卯，蘇定方俘都曼以獻。甲子，如并州。己巳，次長平，賜父老布帛。

二月丙戌，赦并州及所過州縣，義旗初嘗任五品以上葬并州者祭之，加佐命功臣食別封者子孫二階，大將軍府僚佐存者一階，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賜酺三日。甲午，祠舊宅。

三月丙午，皇后宴親族鄰里于朝堂，會命婦于內殿。賜從官五品以上、并州長史司馬勳一轉。婦人八十

河與西突厥真珠葉護交戰，打敗了他。

四月丙辰日，于志寧任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丑日，黃門侍郎許圜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戊辰日，流放長孫无忌到黔州。于志寧罷免宰相之位。

五月己卯日，許圜師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丙申日，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參預主持政事。戊戌日，殺涼州都督長史趙持滿。

七月己丑日，因天旱避離正殿。壬辰日，親自審理囚犯。

八月壬子日，李義府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月丙午日，爲皇太子舉行加戴冠冕的禮儀，大赦天下，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子孫賜勳官一轉，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閏月戊寅日，前往東都，皇太子代理國政。辛巳日，下詔皇上經過而供應食宿物品的地方免除百姓今年租賦的一半，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毛氈被褥粟帛。

十一月丙午日，許圜師任左散騎常侍、檢校侍中。戊午日，辛茂將逝世。癸亥日，賀魯部悉結闕俟斤都曼侵犯邊地，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擔任安撫大使前去討伐。盧承慶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年正月癸卯日，蘇定方俘虜了都曼後獻上朝廷。甲子日，前往并州。己巳日，進駐長平，賜給父老布帛。

二月丙戌日，赦免并州以及皇上經過州縣的犯人，對當年義軍初起時曾擔任五品以上官職而死後葬在并州的亡者進行祭祀，給輔佐創業的功臣當中享有分支封邑者的子孫加散官二階，當年的大將軍府中僚佐還在世的加散官一階，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授予名譽刺史、縣令，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甲午日，在舊宅祭祀。

三月丙午日，皇后在朝堂宴請親族鄰里，在內殿會見有封號的婦女。五品以上的隨從官員、并州長史和司馬賜勳官一轉。婦女當中八十歲以

以上版授郡君，賜氈衾粟帛。己酉，講武于城西。辛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新羅王金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率三將軍及新羅兵以伐百濟。

四月癸巳，如東都。

五月辛丑，作八關宮。戊辰，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爲沙磧道行軍總管，以伐契丹。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爲庶人。丁卯，盧承慶罷。

八月庚辰，蘇定方及百濟戰，敗之。壬午，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及悉結、拔也固、僕骨、同羅戰，敗之。癸未，赦神兵道大總管以下軍士及其家，賜民酺三日。

十一月戊戌，蘇定方俘百濟王以獻。甲寅，如許州。

十二月辛未，獵于安樂川。己卯，如東都。壬午，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涇江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阿史德樞賓及奚、契丹戰，敗之。

龍朔元年正月戊午，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以伐高麗。

二月乙未，改元，赦洛州。

四月庚辰，任雅相爲涇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程名振爲鏐方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爲沃沮道行軍總管，率三十五軍以伐高麗。甲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辛巳，太白經天。

八月甲戌，蘇定方及高麗戰于涇江，敗之。

上的老人授予名譽郡君，賜給毛氈被褥粟帛。己酉日，在城西演練軍隊。辛亥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任神兵道行軍大總管，新羅王金春秋任嵎夷道行軍總管，率領三將軍和新羅兵前去討伐百濟。

四月癸巳日，前往東都。

五月辛丑日，建造八關宮。戊辰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任沙磧道行軍總管，前去征伐契丹。

六月庚午初一，發生日食。

七月乙巳日，把梁王李忠廢爲庶人。丁卯日，盧承慶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庚辰日，蘇定方和百濟交戰，打敗了百濟。壬午日，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和悉結、拔也固、僕骨、同羅交戰，打敗了他們。癸未日，赦免神兵道大總管部下的軍士及其家屬所犯過失，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十一月戊戌日，蘇定方俘虜了百濟王後獻上朝廷。甲寅日，前往許州。

十二月辛未日，在安樂川打獵。己卯日，前往東都。壬午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任涇江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任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同去征伐高麗。阿史德樞賓與奚、契丹交戰，打敗了他們。

龍朔元年正月戊午日，鴻臚卿蕭嗣業任扶餘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高麗。

二月乙未日，改元，寬赦洛州的犯人。

四月庚辰日，任雅相任涇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任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任平壤道行軍總管，蕭嗣業任扶餘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程名振任鏐方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龐孝泰任沃沮道行軍總管，率領三十五軍前去征伐高麗。甲午三十日，發生日食。

六月辛巳日，太白星經天。

八月甲戌日，蘇定方在涇江與高麗交戰，打敗了高麗。

九月癸卯，及皇后幸李勣、許圜師第。壬子，徙封賢爲沛王。

十月丁卯，獵于陸渾。戊辰，獵于非山。癸酉，如東都。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爲仙峒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爲長岑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鐵勒。

二年二月甲子，大易官名。甲戌，任雅相薨。戊寅，龐孝泰及高麗戰于蛇水，死之。

三月庚寅，鄭仁泰及鐵勒戰于天山，敗之。乙巳，如河北縣。辛亥，如蒲州。癸丑，如同州。

四月庚申，至自同州。辛巳，作蓬萊宮。

六月癸亥，禁宗戚獻纂組雕鏤。

七月戊子，以子旭輪生滿月，大赦，賜酺三日。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以伐百濟。戊戌，李義府罷。

八月壬寅，許敬宗爲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

九月丁丑，李義府起復。

十月丁酉，幸溫湯，皇太子監國。丁未，至自溫湯。庚戌，西臺侍郎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

十一月辛未，貶許圜師爲虔州刺史。癸酉，封子旭輪爲殷王。

是歲，右衛將軍蘇海政爲颶海道行軍總管，以伐龜茲。海政殺崑陵都護阿史那彌射。

三年正月乙丑，李義府爲右相。

二月，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以作蓬萊宮。乙亥，殺駙馬都尉韋正矩。庚戌，慮囚。

四月戊子，流李義府于嶺州。

九月癸卯日，和皇后親臨李勣、許圜師宅第。壬子日，改封李賢爲沛王。

十月丁卯日，在陸渾打獵。戊辰日，在非山打獵。癸酉日，前往東都。鄭仁泰任鐵勒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任仙峒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任長岑道行軍大總管，同去征伐鐵勒。

二年二月甲子日，大批更改官職名稱。甲戌日，任雅相逝世。戊寅日，龐孝泰在蛇水與高麗交戰，戰死。

三月庚寅日，鄭仁泰在天山與鐵勒交戰，打敗了鐵勒。乙巳，前往河北縣。辛亥日，前往蒲州。癸丑日，前往同州。

四月庚申日，從同州返回。辛巳日，建造蓬萊宮。

六月癸亥日，禁止宗室親戚進獻有花紋的錦綉雕鏤的器物。

七月戊子日，因皇子李旭輪出生滿月，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右威衛將軍孫仁師任熊津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百濟。戊戌日，李義府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壬寅日，許敬宗任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

九月丁丑日，李義府守喪期未滿而起任原職。

十月丁酉日，皇上親臨溫泉，皇太子代理國事。丁未日，從溫泉返回。庚戌日，西臺侍郎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

十一月辛未日，貶許圜師爲虔州刺史。癸酉日，封皇子李旭輪爲殷王。

這一年，右衛將軍蘇海政任颶海道行軍總管，前去討伐龜茲。蘇海政殺了崑陵都護阿史那彌射。

三年正月乙丑日，李義府任右相。

二月，削減百官一個月的俸祿，徵收雍、同等十五個州百姓稅錢，用來建造蓬萊宮。乙亥日，殺駙馬都尉韋正矩。庚戌日，親自審理囚犯。

四月戊子日，流放李義府到嶺州。

五月壬午，柳州蠻叛，冀州都督長史劉伯英以嶺南兵伐之。

六月，吐蕃攻吐谷渾，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軍大總管以救之。

八月癸卯，有彗星出于左攝提。戊申，詔百寮言事。遣按察大使于十道。

九月戊午，孫仁師及百濟戰于白江，敗之。

十月辛巳，詔皇太子五日一至光順門，監諸司奏事，小事決之。

十一月甲戌，雨木冰。

十二月庚子，改明年爲麟德元年，降京師、雍州諸縣死罪以下。壬寅，安西都護高賢爲行軍總管，以伐弓月。

麟德元年二月戊子，如福昌宮。癸卯，如萬年宮。

四月壬午，道王元慶薨。

五月戊申，許王孝薨。丙寅，以旱避正殿。

七月丁未，詔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八月己卯，幸舊第，降萬年縣死罪以下。壬午，至自萬年宮。丁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相，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戊子，殺庶人忠。劉祥道罷。太子右中護樂彥瑋、西臺侍郎孫處約同知軍國政事。

是冬，無雪。

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

三月甲寅，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戊午，遣使應京、都諸司及雍、洛二州囚。

閏月癸酉，日有食之。

是春，疏勒、弓月、吐蕃攻于闐，西州都督崔智辯、左武衛將軍曹

五月壬午日，柳州蠻反叛，冀州都督長史劉伯英帶着嶺南兵前去討伐。

六月，吐蕃進攻吐谷渾，涼州都督鄭仁泰任青海道行軍大總管來援救吐谷渾。

八月癸卯日，有彗星出現在左面的攝提三星。戊申日，下詔讓百官陳論政事。派遣按察大使出巡十道。

九月戊午日，孫仁師在白江與百濟交戰，打敗了百濟。

十月辛巳日，下詔皇太子每五天一次到光順門，監督各官署長官奏說政事，小事當即決斷。

十一月甲戌日，雨雪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

十二月庚子日，改明年爲麟德元年，減輕京城、雍州各縣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壬寅日，安西都護高賢任行軍總管，前往征伐弓月。

麟德元年二月戊子日，前往福昌宮。癸卯日，前往萬年宮。

四月壬午日，道王李元慶逝世。

五月戊申日，許王李孝逝世。丙寅日，因天旱避離正殿。

七月丁未日，下詔在麟德三年正月到泰山祭天。

八月己卯日，皇上親臨舊宅第，減輕萬年縣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壬午日，從萬年宮返回。丁亥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任右相，大司憲竇德玄任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十二月丙戌日，殺上官儀。戊子日，殺庶人李忠。劉祥道罷免宰相之位。太子右中護樂彥瑋、西臺侍郎孫處約一同主持軍國政事。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二年二月壬午日，前往東都。

三月甲寅日，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戊午日，派遣使臣審理京、都各官署以及雍州、洛州的在押囚犯。

閏月癸酉日，發生日食。

這一年的春天，疏勒、弓月、吐蕃進攻于闐，西州都督崔智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援救于

繼叔救之。

四月丙午，赦桂、廣、黔三都督府。丙寅，講武于邛山之陽。戊辰，左侍極陸敦信檢校右相，孫處約、樂彥瑋罷。

七月己丑，鄧王元裕薨。

十月壬戌，帶方州刺史劉仁軌爲大司憲兼知政事。丁卯，如泰山。大有年。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以皇后爲亞獻。壬申，大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賜古爵一級。民酺七日，女子百戶牛酒。免所過今年租賦，給復齊州一年半、兗州二年。辛卯，幸曲阜，祠孔子，贈太師。

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太上玄元皇帝，縣人宗姓給復一年。

四月甲辰，至自亳州。庚戌，陸敦信罷。

六月壬寅，高麗泉男生請內附，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安撫大使，率兵援之。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遼東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衛將軍李謹行爲後援。

七月乙丑，徙封旭輪爲豫王。庚午，劉仁軌兼右相。

八月辛丑，寶德玄薨。丁未，殺始州刺史武惟良、涪州刺史武懷運。

九月，龐同善與高麗戰，敗之。

十二月己酉，李勣爲遼東道行臺大總管，率六總管兵以伐高麗。

二年正月丁丑，以旱避正殿，減

闋。

四月丙午日，寬赦桂、廣、黔三都督府境內的犯人。丙寅日，在邛山南演練軍隊。戊辰日，左侍極陸敦信爲檢校右相，孫處約、樂彥瑋罷免宰相之位。

七月己丑日，鄧王李元裕逝世。

十月壬戌日，帶方州刺史劉仁軌任大司憲兼知政事。丁卯日，皇上前往泰山。大豐收。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日，在泰山祭天。庚午日，在社首祭地，以皇后爲第二次獻酒的主持人。壬申日，大赦天下，改元。賜文武官員階、勳、爵。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男性老人授予名譽下州刺史、司馬、縣令，婦女當中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郡君、縣君；七十歲以上到八十歲的老人，賜給古爵一級。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七天，女子百戶賜給牛酒。免除皇上經過的地方百姓今年的租賦，免除齊州百姓一年半徭役、兗州百姓二年徭役。辛卯日，親臨曲阜，祭祀孔子，追贈太師。

二月己未日，前往亳州，祭祀老子，追號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廟所在縣凡姓李的人免除徭役一年。

四月甲辰日，從亳州返回。庚戌日，陸敦信罷免宰相之位。

六月壬寅日，高麗泉男生請求歸附，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任遼東安撫大使，率兵援助他。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任遼東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衛將軍李謹行作爲後援。

七月乙丑日，改封李旭輪爲豫王。庚午日，劉仁軌兼任右相。

八月辛丑日，寶德玄逝世。丁未日，殺始州刺史武惟良、涪州刺史武懷運。

九月，龐同善與高麗交戰，打敗了高麗。

十二月己酉日，李勣任遼東道行臺大總管，率領六總管所部將士征伐高麗。

二年正月丁丑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

膳，慮囚。

二月丁酉，涪陵郡王愔薨。辛丑，禁工商乘馬。

六月乙卯，西臺侍郎楊武、戴至德、東臺侍郎李安期、司列少常伯趙仁本同東西臺三品。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

七月己卯，以旱避正殿，減膳，遣使慮囚。

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辛亥，李安期罷。

九月庚申，以餌藥，皇太子監國。辛未，李勣及高麗戰于新城，敗之。

是歲，嶺南洞獠陷瓊州。

總章元年正月壬子，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涇江道行軍總管。

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戊寅，如九成宮。壬午，李勣敗高麗，克扶餘、南蘇、木底、蒼巖城。

三月庚寅，大赦，改元。

四月乙卯，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丙辰，有彗星出于五車，避正殿，減膳，撤樂，詔內外官言事。庚申，以太原元從西府功臣為二等：第一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一人，有至四品五品者加二階，有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從六品一人，有至五品者加一階，六品者二階，三品以上爵一等。辛巳，楊武薨。

八月癸酉，至自九成宮。

九月癸巳，李勣敗高麗王 高藏，執之。

十二月丁巳，俘高藏以獻。丁卯，有事于南郊。甲戌，姜恪檢校左

食，親自審理囚犯。

二月丁酉日，涪陵郡王李愔逝世。辛丑日，禁止工匠商販乘馬。

六月乙卯日，西臺侍郎楊武、戴至德、東臺侍郎李安期、司列少常伯趙仁本同東西臺三品。東臺舍人張文瓘參預主持政事。

七月己卯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派遣使臣審理囚犯。

八月己丑初一，發生日食。辛亥日，李安期罷免宰相之位。

九月庚申日，皇上因服用藥物，由皇太子代理國事。辛未日，李勣在新城與高麗交戰，打敗了高麗。

這一年，嶺南洞獠攻占瓊州。

總章元年正月壬子日，劉仁軌任遼東道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涇江道行軍總管。

二月丁巳日，皇太子在國子學進獻蔬菜類禮品祭奠先師。戊寅日，皇上前往九成宮。壬午日，李勣打敗高麗，攻下扶餘、南蘇、木底、蒼巖城。

三月庚寅日，大赦天下，改元。

四月乙卯日，追贈顏回太子少師，追贈曾參太子少保。丙辰日，有彗星出現在五車星，避離正殿，減少膳食，撤去音樂，下詔內外官員陳論政事。庚申日，把當年的太原元從西府功臣分為二等：第一等功臣的後代官位沒有五品的，授予他們的兒子或孫子一人五品官，有達到四品五品的加散官二階，有三品以上的加爵三等；第二等功臣的後代官位沒有五品的，授予他們的兒子或孫子一人從六品官，有達到五品的加散官一階，達到六品的加散官二階，三品以上的加爵一級。辛巳日，楊武逝世。

八月癸酉日，皇上從九成宮返回。

九月癸巳日，李勣打敗高麗王 高藏，并活捉了他。

十二月丁巳日，把俘虜的高藏獻上朝廷。丁卯日，在南郊祭天。甲戌日，姜恪為檢校左相，

相，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

二年二月辛酉，右肅機李敬玄爲西臺侍郎，張文瓘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癸巳，皇后親蠶。

四月己酉，如九成宮。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七月癸巳，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烏海道行軍大總管，以援吐谷渾。

九月庚寅，括州海溢。壬寅，如岐州。乙巳，赦岐州，賜高年粟帛。

十月丁巳，至自岐州。

十一月丁亥，徙封旭輪爲冀王，改名輪。

十二月戊申，李勣薨。

是冬，無雪。

咸亨元年正月丁丑，劉仁軌罷。

二月戊申，慮囚。丁巳，東南有聲若雷。

三月甲戌，大赦，改元。壬辰，許敬宗罷。

四月癸卯，吐蕃陷龜茲，撥換城。廢安西四鎮。己酉，李敬玄罷。辛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以伐吐蕃。庚午，如九成宮。雍州大雨雹。高麗酋長鉗牟岑叛，寇邊，左監門衛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右領軍衛大將軍李謹行爲燕山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七月甲戌，以雍、華、蒲、同四州旱，遣使慮囚，減中御諸廐馬。戊子，李敬玄起復。薛仁貴及吐蕃戰于大非川，敗績。

八月庚戌，以穀貴禁酒。丁巳，至自九成宮。甲子，趙王福薨。丙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守右相。

二年二月辛酉日，右肅機李敬玄任西臺侍郎，張文瓘任東臺侍郎，都同東西臺三品。

三月丙戌日，東臺侍郎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癸巳日，皇后舉行親手飼養蠶的典禮。

四月己酉日，前往九成宮。

六月戊申初一，發生日食。

七月癸巳日，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任烏海道行軍大總管，使救援吐谷渾。

九月庚寅日，括州海水泛濫。壬寅日，前往岐州。乙巳日，特赦岐州的犯人，賜給高齡老人粟帛。

十月丁巳日，從岐州返回。

十一月丁亥日，改封李旭輪爲冀王，改名輪。

十二月戊申日，李勣逝世。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咸亨元年正月丁丑日，劉仁軌罷免宰相之位。

二月戊申日，親自審理囚犯。丁巳日，東南方發出如雷般的響聲。

三月甲戌日，大赦天下，改元。壬辰日，許敬宗罷免宰相之位。

四月癸卯日，吐蕃攻陷龜茲的撥換城。撤銷安西四鎮。己酉日，李敬玄罷免宰相之位。辛亥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任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吐蕃。庚午日，前往九成宮。雍州下大冰雹。高麗酋長鉗牟岑反叛，侵犯邊地，左監門衛大將軍高侃任東州道行軍總管，右領軍衛大將軍李謹行任燕山道行軍總管，同去討伐鉗牟岑。

六月壬寅初一，發生日食。

七月甲戌日，因雍州、華州、蒲州、同州發生旱災，派遣使臣審理囚犯，減少宮中各馬廐喂養的馬。戊子日，李敬玄守喪期未滿而起任原職。薛仁貴在大非川與吐蕃交戰，大敗。

八月庚戌日，因爲穀價貴而禁止釀酒。丁巳日，從九成宮返回。甲子日，趙王李福逝世。

寅，以旱避正殿，減膳。

九月丁丑，給復雍、華、同、岐、邠、隴六州一年。

閏月癸卯，皇后以旱請避位。甲寅，姜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伐吐蕃。

十月庚辰，詔文武官言事。乙未，趙仁本罷。

十二月庚寅，復官名。

是歲，大饑。

二年正月乙巳，如東都，皇太子監國。

二月辛未，遣使存問諸州。

四月戊子，大風，雨雹。

六月癸巳，以旱慮囚。

九月，地震。丙申，徐王元禮薨。

十月丙子，求明禮樂之士。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庚戌，如許州，遣使存問所過疾老鰥寡，慮囚。

十二月癸酉，獵于昆陽。丙戌，如東都。

是歲，姜恪爲侍中，閻立本爲中書令。

三年正月辛丑，姚州蠻寇邊，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

二月己卯，姜恪薨。

四月壬申，校旗于洛水之陰。

九月癸卯，徙封賢爲雍王。

十月己未，皇太子監國。

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甲辰，至自東都。

十二月，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劉仁軌爲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

四年正月丙辰，鄭王元懿薨。

四月丙子，如九成宮。

閏五月丁卯，禁作簦捕魚、營圈

丙寅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

九月丁丑日，免除雍州、華州、同州、岐州、邠州、隴州百姓一年的徭役。

閏月癸卯日，皇后因爲天旱請求避位。甲寅日，姜恪任涼州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吐蕃。

十月庚辰日，下詔讓文武官員陳論政事。乙未日，趙仁本罷免宰相之位。

十二月庚寅日，恢復原來的官職名稱。

這一年，發生大饑荒。

二年正月乙巳日，前往東都，皇太子代理國事。

二月辛未日，派遣使者慰問各州。

四月戊子日，颶大風，下冰雹。

六月癸巳日，因天旱而親自審理囚犯。

九月，發生地震。丙申日，徐王李元禮逝世。

十月丙子日，尋求通曉禮樂的人士。

十一月甲午初一，發生日食。庚戌日，前往許州，派遣使者慰問皇上經過地方的病人、老人、鰥夫、寡婦，審理囚犯。

十二月癸酉日，在昆陽打獵。丙戌日，前往東都。

這一年，姜恪任侍中，閻立本任中書令。

三年正月辛丑日，姚州蠻人侵犯邊地，太子右衛副率梁積壽任姚州道行軍總管去討伐。

二月己卯日，姜恪逝世。

四月壬申日，在洛水南岸揮旗操演軍陣。

九月癸卯日，改封李賢爲雍王。

十月己未日，皇太子代理國事。

十一月戊子初一，發生日食。甲辰日，從東都返回。

十二月，以金紫光祿大夫退休的劉仁軌任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

四年正月丙辰日，鄭王李元懿逝世。

四月丙子日，前往九成宮。

閏五月丁卯日，禁止用竹木編成棚而截在水

取獸者。

八月辛丑，以不豫詔皇太子聽諸司啓事。己酉，大風落太廟鸛尾。

十月壬午，閻立本薨。乙未，以皇太子納妃，赦岐州，賜酺三日。乙巳，至自九成宮。

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己巳，皇后親蠶。

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追尊六代祖宣簡公爲宣皇帝，妣張氏曰宣莊皇后；五代祖懿王爲光皇帝，妣賈氏曰光懿皇后。增高祖、太宗及后謚。大赦，改元，賜酺三日。

十一月丙午，如東都。己酉，獵于華山曲武原。

十二月癸未，蔣王惲自殺。

二年正月己未，給復雍、同、華、岐、隴五州一年。辛未，吐蕃請和。

二月，劉仁軌及新羅戰于七重城，敗之。

三月丁巳，天后親蠶。

四月辛巳，天后殺周王顯妃趙氏。丙戌，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詔百官言事。己亥，天后殺皇太子。

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爲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爲皇太子，大赦。

七月辛亥，杞王上金免官，削封邑。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丁酉，詔婦人爲官者歲一見其親。庚子，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

中捕魚、用圍繞圍欄之法獵取野獸這樣的事。

八月辛丑日，因有病下詔叫皇太子聽取各官署長官報告政事。己酉日，大風吹落太廟上的鸛尾。

十月壬午日，閻立本逝世。乙未日，因皇太子娶妃，特赦岐州的犯人，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乙巳日，從九成宮返回。

上元元年二月壬午日，劉仁軌任雞林道行軍大總管，前去征伐新羅。

三月辛亥初一，發生日食。己巳日，皇后舉行親手飼養蠶的典禮。

八月壬辰日，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追尊六代祖宣簡公爲宣皇帝，六代祖母張氏爲宣莊皇后；五代祖懿王爲光皇帝，五代祖母賈氏爲光懿皇后。增加高祖、太宗及其皇后的謚號。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

十一月丙午日，前往東都。己酉日，在華山曲武原打獵。

十二月癸未日，蔣王李惲自殺。

二年正月己未日，免除雍州、同州、華州、岐州、隴州百姓一年的徭役。辛未日，吐蕃請求講和。

二月，劉仁軌在七重城與新羅交戰，打敗了新羅。

三月丁巳日，天后舉行親手飼養蠶的典禮。

四月辛巳日，天后殺周王李顯的妃子趙氏。丙戌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撤去音樂，下詔叫百官陳論政事。己亥日，天后殺皇太子。

五月戊申日，追號皇太子爲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日，立雍王李賢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七月辛亥日，杞王李上金免掉官職，削除封邑。

八月庚寅日，在恭陵埋葬孝敬皇帝。丁酉日，下詔讓那些在宮中任女官的婦女每年見一次她的父母親人。庚子日，張文瓘任侍中，郝處俊

令，劉仁軌爲尚書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

十月庚辰，雍州雨雹。壬午，有彗星出于角、亢。

儀鳳元年正月壬戌，徙封輪爲相王。丁卯，納州獠寇邊。

二月丁亥，如汝州溫泉，遣使慮免汝州輕繫。

三月癸卯，黃門侍郎來恒、中書侍郎薛元超同中書門下三品。甲辰，如東都，免汝州今歲半租，賜民八十以上帛。

閏月己巳，吐蕃寇鄯、廓、河、芳四州，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伐之。乙酉，周王顯爲洮河道行軍元帥，領左衛大將軍劉審禮等十二總管，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領契苾何力等軍，以伐吐蕃。

四月戊申，至自東都。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午，如九成宮。

六月癸亥，黃門侍郎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丁亥，有彗星出于東井。乙未，吐蕃寇疊州。

八月庚子，避正殿，減膳，撤樂，損食粟馬，慮囚，詔文武官言事。甲子，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減少府雜匠。是月，青州海溢。

十月乙未，至自九成宮。丙午，降封郇王素節爲鄆陽郡王。

十一月壬申，大赦，改元。庚寅，李敬玄爲中書令。

十二月戊午，來恒、薛元超爲河南、河北道大使。

二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庚辰，京師地震。

四月，太子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

任中書令，劉仁軌任尚書左僕射，戴至德任右僕射。

十月庚辰日，雍州下冰雹。壬午日，有彗星出現在角宿、亢宿。

儀鳳元年正月壬戌日，改封李輪爲相王。丁卯日，納州獠人侵犯邊地。

二月丁亥日，前往汝州溫泉，派遣使臣審理寬免汝州的輕罪囚犯。

三月癸卯日，黃門侍郎來恒、中書侍郎薛元超同中書門下三品。甲辰日，前往東都，免除汝州百姓今年的一半租稅，百姓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人賜給帛。

閏三月己巳日，吐蕃侵犯鄯州、廓州、河州、芳州，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討伐吐蕃。乙酉日，周王李顯任洮河道行軍元帥，率領左衛大將軍劉審禮等十二總管，相王李輪任涼州道行軍元帥，率領契苾何力等軍，同去征伐吐蕃。

四月戊申日，從東都返回。甲寅日，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午日，前往九成宮。

六月癸亥日，黃門侍郎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丁亥日，有彗星出現在東井宿。乙未日，吐蕃侵犯疊州。

八月庚子日，皇上避離正殿，減少膳食，撤去音樂，減少吃粟米的馬匹，親自審理囚犯，下詔叫文武官員陳論政事。甲子日，停止南北中尚、梨園、作坊，削減少府寺的各種工匠。這個月，青州海水泛濫。

十月乙未日，從九成宮返回。丙午日，降封郇王李素節爲鄆陽郡王。

十一月壬申日，大赦天下，改元。庚寅日，李敬玄任中書令。

十二月戊午日，來恒、薛元超任河南、河北道大使。

二年正月乙亥日，皇帝舉行親手扶犁耕藉田的典禮。庚辰日，京城發生地震。

四月，太子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

門下三品。

五月，吐蕃寇扶州。

八月辛亥，劉仁軌爲洮河軍鎮守使。

十月壬辰，徙封顯爲英王，更名哲。

十二月乙卯，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蕃。

是歲，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冬，無雪。

三年正月丙子，李敬玄爲洮河道行軍大總管，以伐吐蕃。癸未，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四月丁亥，以旱避正殿，慮囚。戊申，大赦，改明年爲通乾元年。癸丑，涇州民生子異體連心。

五月壬戌，如九成宮。大雨霖。

九月辛酉，至自九成宮。癸亥，張文瓘薨。丙寅，李敬玄、劉審禮及吐蕃戰于青海，敗績，審禮死之。

十月丙申，停劍南、隴右歲貢。丙午，密王元曉薨。

閏十一月丙申，雨木冰。壬子，來恒薨。

十二月癸丑，罷通乾號。

調露元年正月戊子，如東都。庚戌，戴至德薨。

四月辛酉，郝處俊爲侍中。

五月丙戌，皇太子監國。戊戌，作紫桂宮。

六月辛亥，大赦，改元。吏部侍郎裴行儉伐西突厥。

九月壬午，行儉敗西突厥，執其可汗都支。

十月，突厥溫傳、奉職二部寇邊，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伐之。

十一月戊寅，高智周罷。甲辰，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

管。五月，吐蕃侵犯扶州。

八月辛亥日，劉仁軌任洮河軍鎮守使。

十月壬辰日，改封李顯爲英王，改名哲。

十二月乙卯日，招募關內、河東猛士，以討伐吐蕃。

這一年，西突厥和吐蕃侵犯安西。冬天，沒有下雪。

三年正月丙子日，李敬玄任洮河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吐蕃。癸未日，派遣使者招募河南、河北猛士，以討伐吐蕃。

四月丁亥日，因天旱避離正殿，親自審理囚犯。戊申日，大赦天下，改明年爲通乾元年。癸丑日，涇州有一百姓家生了異體連心的孩子。

五月壬戌日，前往九成宮。長時間地下大雨。

九月辛酉日，從九成宮返回。癸亥日，張文瓘逝世。丙寅日，李敬玄、劉審禮在青海和吐蕃交戰，大敗，劉審禮戰死。

十月丙申日，停止劍南、隴右每年的進貢。丙午日，密王李元曉逝世。

閏十一月丙申日，雨雪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壬子日，來恒逝世。

十二月癸丑日，停用通乾年號。

調露元年正月戊子日，前往東都。庚戌日，戴至德逝世。

四月辛酉日，郝處俊任侍中。

五月丙戌日，皇太子代理國事。戊戌日，建造紫桂宮。

六月辛亥日，大赦天下，改元。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伐西突厥。

九月壬午日，裴行儉打敗西突厥，活捉了西突厥可汗都支。

十月，突厥溫傳、奉職二部侵犯邊地，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討伐他們。

十一月戊寅日，高智周罷免宰相之位。甲辰日，禮部尚書裴行儉任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前去

管，以伐突厥。

永隆元年二月癸丑，如汝州溫泉。丁巳，如少室山。乙丑，如東都。

三月，裴行儉及突厥戰于黑山，敗之。

四月乙丑，如紫桂宮。戊辰，黃門侍郎裴炎、崔知溫，中書侍郎王德真：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丁酉，太白經天。

七月己卯，吐蕃寇河源。辛巳，李敬玄及吐蕃戰于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丙申，江王 元祥薨。突厥寇雲州，都督竇懷哲敗之。

八月丁未，如東都。丁巳，貶李敬玄為衡州刺史。甲子，廢皇太子為庶人。乙丑，立英王 哲為皇太子，大赦，改元，賜酺三日。己巳，貶張大安為普州刺史。

九月甲申，王德真罷。

十月壬寅，降封曹王 明為零陵郡王。戊辰，至自東都。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開耀元年正月乙亥，突厥寇原、慶二州。辛巳，賜京官九品以上酺三日。癸巳，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己亥，減殿中、太僕馬，省諸方貢獻，免雍、岐、華、同四州二歲稅，河南、河北一年調。

二月丙午，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三月辛卯，郝處俊罷。

五月乙酉，常州人劉龍子謀反，伏誅。丙戌，定襄道副總管曹懷舜及突厥戰于橫水，敗績。己丑，黑齒常之及吐蕃戰于良非川，敗之。

六月壬子，永嘉郡王 暉有罪，

討伐突厥。

永隆元年二月癸丑日，前往汝州溫泉。丁巳日，前往少室山。乙丑日，前往東都。

三月，裴行儉在黑山與突厥交戰，打敗了突厥。

四月乙丑日，前往紫桂宮。戊辰日，黃門侍郎裴炎、崔知溫，中書侍郎王德真：都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丁酉日，太白星經天。

七月己卯日，吐蕃侵犯河源。辛巳日，李敬玄在湟川與吐蕃交戰，大敗。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任河源軍經略大使。丙申日，江王 李元祥逝世。突厥侵犯雲州，都督竇懷哲打敗了突厥。

八月丁未日，前往東都。丁巳日，李敬玄貶任衡州刺史。甲子日，把皇太子廢為庶人。乙丑日，立英王 李哲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己巳日，貶張大安為普州刺史。

九月甲申日，王德真罷免宰相之位。

十月壬寅日，降封曹王 李明為零陵郡王。戊辰日，從東都返回。

十一月壬申初一，發生日食。

開耀元年正月乙亥日，突厥侵犯原州、慶州。辛巳日，特許九品以上京城官員盡情聚飲三天。癸巳日，裴行儉任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突厥。己亥日，減少殿中省、太僕寺的馬匹，省去各方的貢獻，免除雍州、岐州、華州、同州百姓二年的賦稅，免除河南、河北百姓一年的調。

二月丙午日，皇太子在國子學進獻蔬菜類禮品祭奠先師。

三月辛卯日，郝處俊罷免宰相之位。

五月乙酉日，常州人劉龍子謀反，處以死刑。丙戌日，定襄道副總管曹懷舜在橫水與突厥交戰，大敗。己丑日，黑齒常之在良非川與吐蕃交戰，打敗了吐蕃。

六月壬子日，永嘉郡王 李暉有罪，處以死

伏誅。

七月己丑，以太平公主下嫁，赦京師。甲午，劉仁軌罷左僕射。

閏月丁未，裴炎爲侍中，崔知溫、薛元超守中書令。庚戌，以餌藥，皇太子監國。庚申，裴行儉及突厥戰，敗之。

八月丁卯，以河南、河北大水，遣使賑乏絕，室廬壞者給復一年，溺死者贈物，人三段。

九月丙申，有彗星出于天市。壬戌，裴行儉俘突厥 溫傳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乙丑，改元，赦定襄軍及諸道緣征官吏兵募。

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徙庶人賢于巴州。

永淳元年二月癸未，以孫重照生滿月，大赦，改元，賜酺三日。是月，突厥 車薄、咽𪚖寇邊。

三月戊午，立重照爲皇太孫。

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寅，如東都，皇太子監國。辛未，裴行儉爲金牙道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突厥。安西副都護王方翼及車薄、咽𪚖戰于熱海，敗之。丁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五月乙卯，洛水溢。

六月甲子，突厥 骨咄祿寇邊，嵐州刺史王德茂死之。是月，大蝗，人相食。

七月，作萬泉宮。己亥，作奉天宮。庚申，零陵郡王 明自殺。

九月，吐蕃寇柘州，驍衛郎將李孝逸伐之。

十月甲子，京師地震。丙寅，黃門侍郎劉齊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弘道元年正月甲午，幸奉天宮。

刑。

七月己丑日，因爲太平公主下嫁，寬赦京城的犯人。甲午日，劉仁軌被罷免左僕射。

閏月丁未日，裴炎任侍中，崔知溫、薛元超守中書令。庚戌日，皇上因爲服用藥物，皇太子代理國事。庚申日，裴行儉與突厥交戰，打敗了突厥。

八月丁卯日，因河南、河北發生大水災，派遣使者救濟窮困百姓，房舍毀壞的免除徭役一年，淹死的贈給物品，每個死者三段。

九月丙申日，有彗星出現在天市星。壬戌日，裴行儉把俘虜的突厥 溫傳可汗、阿史那伏念獻上朝廷。乙丑，改元，赦免定襄軍和各道因緣出征官吏兵募的過失。

十月丙寅初一，發生日食。

十一月癸卯，遷移庶人李賢到巴州。

永淳元年二月癸未日，因皇孫李重照出生滿月，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這個月，突厥 車薄、咽𪚖侵犯邊地。

三月戊午日，立李重照爲皇太孫。

四月甲子初一，發生日食。丙寅日，前往東都，皇太子代理國事。辛未日，裴行儉任金牙道行軍大總管，率領三總管所部將士討伐突厥。安西副都護王方翼在熱海與突厥 車薄、咽𪚖交戰，把他們打敗。丁亥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與中書省門下省長官一同承接皇上處理意見商議軍國大事。

五月乙卯日，洛水泛濫。

六月甲子日，突厥 骨咄祿侵犯邊地，嵐州刺史王德茂被殺死。這個月，蝗蟲大起，人吃人。

七月，建造萬泉宮。己亥日，建造奉天宮。庚申日，零陵郡王 李明自殺。

九月，吐蕃侵犯柘州，驍衛郎將李孝逸討伐吐蕃。

十月甲子日，京城發生地震。丙寅日，黃門侍郎劉齊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弘道元年正月甲午日，親臨奉天宮。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敗之。

三月庚寅，突厥寇單于都護府，司馬張行師死之。庚子，李義琰罷。丙午，有彗星出于五車。癸丑，崔知溫薨。

四月己未，如東都。壬申，郭待舉、郭正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綏州部落稽白鐵余寇邊，右武衛將軍程務挺敗之。

五月乙巳，突厥寇蔚州，刺史李思儉死之。

七月甲辰，徙封李輪爲豫王，改名旦。薛元超罷。

八月乙丑，皇太子朝于東都，皇太孫留守京師。丁卯，滹沱溢。己巳，河溢，壞河陽城。

九月己丑，以太平公主子生，赦東都。

十月癸亥，幸奉天宮。

十一月戊戌，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伐突厥。辛丑，皇太子監國。丁未，如東都。戊申，裴炎、劉齊賢、郭正一兼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丁巳，改元，大赦。是夕，皇帝崩于貞觀殿，年五十六。謚曰天皇大帝。天寶八載，改謚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增謚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

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爲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爲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

二月庚午日，突厥侵犯定州，被刺史霍王李元軌打敗。

三月庚寅日，突厥侵犯單于都護府，司馬張行師被殺死。庚子日，李義琰罷免宰相之位。丙午日，有彗星出現在五車宿。癸丑日，崔知溫逝世。

四月己未日，前往東都。壬申日，郭待舉、郭正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日，綏州部落稽白鐵余侵犯邊地，被右武衛將軍程務挺打敗。

五月乙巳日，突厥侵犯蔚州，刺史李思儉被殺死。

七月甲辰日，改封李輪爲豫王，改名旦。薛元超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乙丑日，皇太子到東都朝見，皇太孫留守京城。丁卯日，滹沱河泛濫。己巳日，黃河泛濫，毀壞河陽城。

九月己丑日，因太平公主的兒子出生，赦免東都的犯人。

十月癸亥日，親臨奉天宮。

十一月戊戌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任單于道安撫大使，前去討伐突厥。辛丑日，皇太子代理國事。丁未日，前往東都。戊申日，裴炎、劉齊賢、郭正一同時在東宮商議政事。

十二月丁巳日，改元，大赦天下。這天晚上，皇帝在貞觀殿逝世，終年五十六歲。謚號天皇大帝。天寶八載，改謚號爲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增加謚號爲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

贊曰：《小雅》上說：“赫赫大國宗周，褒姒滅亡了它。”這是寫周幽王的詩。這時候，周幽王雖然喪命亡國，但太子宜臼繼立，就是平王。而詩人竟說成是亡國，這是認爲周文王、周武王的事業到此喪失將盡，東周雖然存在，不能復興了。之所以說成亡國，是對她憎恨之極的言詞。武氏之亂，唐宗室成員幾乎被殺光，那些賢士大夫不能幸免的十有八九。就唐太宗的大治而論，它所遺留的恩惠功德對於人們來說還不遠，却幾

爲惡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乎就要滅絕了，可見武氏的做惡難道是一個褒姒能比的嗎？就太宗的賢明而論，却昧於知子，廢立太子之時，不能自己決定，終於任用昏庸的童子。高宗沉溺於女色，就像踏在霜上還不戒備嚴冬的漸漸到來，從而毒害流行於天下，遺留禍患給國家。唉，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可說是難處呀！能不謹慎嗎？

唐書卷四

本紀第四

則天皇后 中宗

則天皇后武曌

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諱曌，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彥，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

后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為才人。太宗崩，后削髮為比丘尼，居于感業寺。高宗幸感業寺，見而悅之，復召入宮。久之，立為昭儀，進號宸妃。永徽六年，高宗廢皇后王氏，立宸妃為皇后。

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百司奏事，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由是參豫國政。后既專寵與政，乃數上書言天下利害，務收人心，而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陰欲廢之，而謀泄不果。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之“二聖”。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軍國大務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大赦，賜九品以下勳官一級。庚午，韓王元嘉為太尉，霍王元軌為司徒，舒王元名為司空。甲戌，劉仁軌為尚書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齊賢為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寅，郭待舉、魏玄同、岑長倩同中書門下三

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名曌，是并州文水人。父親武士彥，官做到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應國公。

武后十四歲時，太宗聽說她長得漂亮，選作才人。太宗逝世，武后剃髮成為尼姑，住在感業寺。高宗有一次到感業寺時，看見她後很喜歡，又召她入宮。過了好久，立為昭儀，進號為宸妃。永徽六年，高宗廢掉皇后王氏，立宸妃為皇后。

高宗自從顯慶年間以後，常常受風痹病的折磨，百官奏事，往往叫武後來決斷，常能符合旨意，由此參預國家政事。武后獨受寵愛和參預政事以後，就屢次上書議論天下利害，致力於收取人心，而高宗年事已高，受疾病折磨，武后更加專權，就不能控制了。高宗後悔，暗地裏要廢掉她，但計謀泄露沒有成功。上元元年，高宗稱天皇，皇后也就稱天后，天下人稱作“二聖”。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逝世，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軍國大事不能決斷的，兼聽取天后的處理意見。甲子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武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賜九品以下官員勳官一級。庚午日，韓王李元嘉任太尉，霍王李元軌任司徒，舒王李元名任司空。甲戌日，劉仁軌任尚書左僕射，裴炎任中書令，劉齊賢任侍中：都同中書門下三品。戊寅日，郭待舉、魏玄同、岑長倩同中書門下三品。癸未日，郭正一罷免宰相之位。

品。癸未，郭正一罷。

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嗣聖。癸巳，左散騎常侍韋弘敏爲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之。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立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大赦，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勳兩轉。老人版授官，賜粟帛。職官五品以上舉所知一人。皇太后仍臨朝稱制。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殺庶人賢于巴州。甲子，皇帝率群臣上尊號于武成殿。丁卯，冊皇帝。丁丑，太常卿王德真爲侍中，中書侍郎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庚辰，贈玉清觀道士太中大夫王遠知金紫光祿大夫。

三月丁亥，徙封上金爲畢王，素節爲葛王。

四月丁巳，滕王元嬰薨。辛酉，徙封上金爲澤王，素節許王。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

五月癸巳，以大喪禁射獵。

閏月甲子，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戊午，廣州崑崙殺其都督路元觀。乙丑，突厥寇朔州，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敗之。辛未，有彗星出于西方。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丙午，武承嗣罷。

九月甲寅，大赦，改元。旗幟尚白，易內外官服青者以碧，大易官名，改東都爲神都。追尊老子母爲先天太后。丙辰，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己巳，追尊武氏五代祖克己爲魯國公，妣裴氏爲魯國夫人；高祖居常爲太

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日，改元嗣聖。癸巳日，左散騎常侍韋弘敏任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戊午日，把皇帝廢爲廬陵王，禁閉起來。己未日，立豫王李旦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立永平郡王李成器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改元爲文明。賜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爵位一等、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勳官兩轉。老人授名譽官職，賜給粟帛。五品以上的職官舉薦所知有才能的一人。皇太后仍舊臨朝稱制。庚申日，把皇太孫李重照廢爲庶人，派人到巴州殺了庶人李賢。甲子日，皇帝率群臣在武成殿爲武后上尊號。丁卯日，冊命皇帝。丁丑日，太常卿王德真任侍中，中書侍郎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庚辰日，贈玉清觀道士太中大夫王遠知爲金紫光祿大夫。

三月丁亥日，改封李上金爲畢王，改封李素節爲葛王。

四月丁巳日，滕王李元嬰逝世。辛酉日，改封李上金爲澤王，改封李素節爲許王。癸酉日，把廬陵王遷到房州；丁丑日，又遷到均州。

五月癸巳日，因有大喪事禁止射獵。

閏月甲子日，禮部尚書武承嗣任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戊午日，廣州崑崙殺死都督路元觀。乙丑日，突厥侵犯朔州，被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打敗。辛未日，有彗星出現在西方。

八月庚寅日，在乾陵安葬天皇大帝。丙午日，武承嗣罷免宰相之位。

九月甲寅，大赦天下，改元。旗幟崇尚白色，穿青色官服的內外官員改換爲穿碧色官服，大批改變官職名稱，改東都爲神都。追尊老子的母親爲先天太后。丙辰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任單于道安撫大使，爲防備突厥。己巳日，追尊武氏五代祖武克己爲魯國公，五代祖母裴氏爲魯國夫人；高祖武居常爲太尉、北平郡王，高祖母

尉、北平郡王，妣劉氏爲王妃；曾祖儉爲太尉、金城郡王，妣宋氏爲王妃；祖華爲太尉、太原郡王，妣趙氏爲王妃；考士護爲太師、魏王，妣楊氏爲王妃。丁丑，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討亂。貶韋弘敏爲汾州刺史。

十月癸未，楚州司馬李崇福以山陽、安宜、鹽城三縣歸于敬業。甲申，左玉鈐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爲揚州道行軍大總管，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知十爲副，率兵三十萬以拒李敬業。丁亥，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竇味道爲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舍人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壬辰，李敬業克潤州。丙申，殺裴炎。追謚五代祖魯國公曰靖，高祖北平郡王曰恭肅，曾祖金城郡王曰義康，祖太原郡王曰安成，考魏王曰忠孝。丁酉，曲赦揚、楚二州。復敬業姓徐氏。貶劉齊賢爲辰州刺史。李景諶罷。右史沈君諒、著作郎崔咎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一月辛亥，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庚申，右監門衛將軍蘇孝祥及徐敬業戰于阿谿，死之。乙丑，徐敬業將王那相殺敬業降。丁卯，郭待舉罷。鸞臺侍郎韋方質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二月戊子，遣御史察風俗。癸卯，殺程務挺。

垂拱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庚戌，竇味道守內史。戊辰，劉仁軌薨。

二月乙巳，春官尚書武承嗣、秋官尚書裴居道、右肅政臺御史大夫韋思謙同鳳閣鸞臺三品。突厥寇邊，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行軍

劉氏爲王妃；曾祖武儉爲太尉、金城郡王，曾祖母宋氏爲王妃；祖父武華爲太尉、太原郡王，祖母趙氏爲王妃；父親武士護爲太師、魏王，母親楊氏爲王妃。丁丑日，柳州司馬李敬業在揚州起兵揚言要討伐朝廷禍亂。貶韋弘敏爲汾州刺史。

十月癸未日，楚州司馬李崇福獻出山陽縣、安宜縣、鹽城縣歸附李敬業。甲申日，左玉鈐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任揚州道行軍大總管，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知十爲副，率兵三十萬前去抵抗李敬業。丁亥日，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竇味道爲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舍人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壬辰日，李敬業攻下潤州。丙申日，朝廷處死裴炎。追贈五代祖魯國公謚號靖，追贈高祖北平郡王謚號恭肅，追贈曾祖金城郡王謚號義康，追贈祖父太原郡王謚號安成，追贈父親魏王謚號忠孝。丁酉日，特赦揚州、楚州受連累的人。恢復李敬業原姓徐氏。貶劉齊賢爲辰州刺史。李景諶罷免宰相之位。右史沈君諒、著作郎崔咎任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一月辛亥日，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任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庚申日，右監門衛將軍蘇孝祥和徐敬業在阿谿交戰，戰死。乙丑日，徐敬業的將領王那相殺了徐敬業後投降。丁卯日，郭待舉罷免宰相之位。鸞臺侍郎韋方質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二月戊子日，派遣御史巡察風俗。癸卯日，朝廷處死程務挺。

垂拱元年正月丁未日，大赦天下，改元。庚戌日，竇味道守內史。戊辰日，劉仁軌逝世。

二月乙巳日，春官尚書武承嗣、秋官尚書裴居道、右肅政臺御史大夫韋思謙同鳳閣鸞臺三品。突厥侵犯邊地，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任陽曲道行軍總管以迎擊突厥。沈君諒罷免宰相之

總管以擊之。沈君諒罷。

三月，崔謩罷。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辛酉，武承嗣罷。辛未，頒《垂拱格》。

四月丙子，貶竇味道爲青州刺史。癸未，淳于處平及突厥戰于忻州，敗績。

五月丙午，裴居道爲納言。丁未，流王德真于象州。己酉，冬官尚書蘇良嗣守納言。封皇帝子成義爲恒王。壬戌，以旱慮囚。壬申，韋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

九月丁卯，揚州地生毛。

十一月癸卯，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擊突厥。

二年正月辛酉，大赦，賜酺三日，內外官勛一轉。

二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三月戊申，作銅匱。

四月庚辰，岑長倩爲內史。

五月丙午，裴居道爲內史。

六月辛未，蘇良嗣同鳳閣鸞臺三品。己卯，韋思謙守納言。

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縣，改新豐爲慶山，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

十二月，免并州百姓庸、調，終其身。

是冬，無雪。

三年閏正月丁卯，封皇帝子隆基爲楚王，隆範爲衛王，隆業爲趙王。

二月己亥，以旱避正殿，減膳。丙辰，突厥寇昌平，黑齒常之擊之。

三月乙丑，韋思謙罷。

四月辛丑，追號孝敬皇帝妃裴氏曰哀皇后，葬于恭陵。癸丑，以旱慮囚，命京官九品以上言事。壬戌，裴

位。

三月，崔謩罷免宰相之位。丙辰日，把廬陵王遷到房州。辛酉日，武承嗣罷免宰相之位。辛未日，頒行《垂拱格》。

四月丙子日，貶竇味道爲青州刺史。癸未日，淳于處平和突厥在忻州交戰，大敗。

五月丙午日，裴居道任納言。丁未日，流放王德真到象州。己酉日，冬官尚書蘇良嗣守納言。封皇子李成義爲恒王。壬戌日，因天旱而親自審理囚犯。壬申日，韋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六月，天官尚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

九月丁卯日，揚州地上生毛。

十一月癸卯日，韋待價任燕然道行軍大總管，前去征討突厥。

二年正月辛酉日，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賜內外官員勛官一轉。

二月辛未初一，發生日食。

三月戊申日，製造銅匱。

四月庚辰日，岑長倩任內史。

五月丙午日，裴居道任內史。

六月辛未日，蘇良嗣同鳳閣鸞臺三品。己卯日，韋思謙守納言。

十月己巳日，在新豐縣境內有山突出，改新豐縣爲慶山縣，赦免慶山縣的犯人，免除慶山縣百姓的徭役一年，特許當地官民聚飲三天。

十二月，免掉并州百姓的庸、調，是終身免掉。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三年閏正月丁卯日，封皇帝的兒子李隆基爲楚王，李隆範爲衛王，李隆業爲趙王。

二月己亥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丙辰日，突厥侵犯昌平，黑齒常之迎擊突厥。

三月乙丑日，韋思謙罷免宰相之位。

四月辛丑日，追號孝敬皇帝妃裴氏爲哀皇后，安葬在恭陵。癸丑日，因天旱親自審理囚犯，命令九品以上的京官陳論政事。壬戌日，裴

居道爲納言。

五月丙寅，夏官侍郎張光輔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午，殺劉禕之。

七月丁卯，冀州雌鷄化爲雄。乙亥，京師地震，雨金于廣州。

八月壬子，魏玄同兼檢校納言。交趾人李嗣仙殺安南都護劉延祐，據交州，桂州司馬曹玄靜敗之。是月，突厥寇朔州，燕然道行軍大總管黑齒常之敗之。

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州人迎廬陵王于房州，不果，見殺。

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曩寶璧及突厥戰，敗績。

十二月壬辰，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副之，以擊吐蕃。

是歲，大饑。

四年正月甲子，增七廟，立高祖、太宗、高宗廟于神都。庚午，毀乾元殿，作明堂。

三月壬戌，殺麟臺少監周思茂。

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

五月庚申，得“寶圖”于洛水。乙亥，加尊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得瑞石于汜水。

七月丁巳，大赦，改“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改嵩山爲神岳，封其神爲天中王、太師、使持節、大都督。賜酺五日。戊午，京師地震。

八月戊戌，神都地震。丙午，博州刺史琅邪郡王李冲舉兵以討亂，遣左金吾衛大將軍丘神勣拒之。戊申，

居道任納言。

五月丙寅日，夏官侍郎張光輔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午日，朝廷處死劉禕之。

七月丁卯日，冀州有雌鷄變成雄鷄。乙亥日，京城發生地震，從廣州上空降下黃金。

八月壬子日，魏玄同兼檢校納言。交趾人李嗣仙殺了安南都護劉延祐，占據交州，桂州司馬曹玄靜打敗了他。這個月，突厥侵犯朔州，被燕然道行軍大總管黑齒常之打敗。

九月己卯日，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招募本州人到房州迎接廬陵王，沒有成功，被殺死。

十月庚子日，右監門衛中郎將曩寶璧和突厥交戰，大敗。

十二月壬辰日，韋待價任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爲副，出擊吐蕃。

這一年，發生大饑荒。

四年正月甲子日，增建七廟，在神都設立高祖、太宗、高宗的廟。庚午日，拆毀乾元殿，建造明堂。

三月壬戌日，朝廷處死麟臺少監周思茂。

四月戊戌日，朝廷處死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

五月庚申日，從洛水裏得到“寶圖”。乙亥日，加尊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丁亥初一，發生日食。從汜水裏得到瑞石。

七月丁巳日，大赦天下，改稱“寶圖”爲“天授聖圖”，改稱洛水爲永昌洛水，封永昌洛水的水神爲顯聖侯，加授水神特進，禁止在永昌洛水捕魚釣魚。改稱嵩山爲神岳，封嵩山的山神爲天中王、太師、使持節、大都督。特許嵩山的官民盡情聚飲五天。戊午日，京城發生地震。

八月戊戌日，神都發生地震。丙午日，博州刺史琅邪郡王李冲起兵聲稱討伐朝廷患亂，派遣左金吾衛大將軍丘神勣前去抵抗。戊申日，李

冲死之。庚戌，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以討亂。辛亥，曲赦博州。

九月丙辰，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以拒越王貞；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越王貞及琅邪郡王冲屬籍，改其姓爲虺氏。貞死之。丙寅，赦豫州。殺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范陽郡王靄、黃國公譔、東莞郡公融及常樂公主，皆改其姓爲虺氏。丁卯，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竇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辛亥，大風拔木。

十一月辛酉，殺濟州刺史薛顗及其弟駙馬都尉紹。

十二月乙酉，殺霍王元軌、江都郡王緒及殿中監裴承光。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于嶺南。己亥，殺竇味道。己酉，拜洛受圖。辛亥，改明堂爲萬象神宮，大赦。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享于萬象神宮，大赦，改元，賜酺七日。丁巳，舒王元名爲司徒。戊午，布政于萬象神宮，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朗州雌鷄化爲雄。

二月丁酉，尊考太師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戊戌，追謚妣楊氏曰周忠孝太后；太原郡王曰周安成王，妃趙氏爲王妃；金城郡王曰魏義康王，妃宋氏爲王妃；北平郡王曰趙肅恭王，妃劉氏爲王妃；五代祖魯國公曰太原靖王，夫人裴氏爲王妃。

三月甲子，張光輔守納言。癸酉，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四月甲辰，殺汝南郡王瑋、鄱陽郡公誣、廣漢郡公謚、汶山郡公藁、零陵郡王俊、廣都郡公璿，徙

冲被殺。庚戌日，越王李貞在豫州起兵聲稱討伐朝廷患亂。辛亥日，特赦博州受連累的人。

九月丙辰日，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任中軍大總管，岑長倩任後軍大總管，前去抵抗越王李貞；張光輔擔任各軍節度。削除越王李貞和琅邪郡王李冲的宗室成員的屬籍，改姓爲虺氏。李貞被殺。丙寅，寬赦豫州受連累的人。朝廷處死韓王李元嘉、魯王李靈夔、范陽郡王李靄、黃國公李譔、東莞郡公李融和常樂公主，都改姓爲虺氏。丁卯日，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竇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辛亥日，大風拔起樹木。

十一月辛酉日，朝廷處死濟州刺史薛顗和他的弟弟駙馬都尉薛紹。

十二月乙酉日，朝廷處死霍王李元軌、江都郡王李緒和殿中監裴承光。大批殺害唐宗室人員，年幼的流放到嶺南。己亥日，朝廷處死竇味道。己酉日，拜洛水受圖。辛亥日，改明堂爲萬象神宮，大赦天下。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日，在萬象神宮舉行宴會，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七天。丁巳日，舒王李元名任司徒。戊午日，在萬象神宮發布政令，頒行九條爲政準則用來訓誡百官。己未日，朗州有雌鷄變成雄鷄。

二月丁酉日，追尊父親太師魏忠孝王爲周忠孝太皇。設置崇先府官員。戊戌日，追謚母親楊氏爲周忠孝太后；追謚太原郡王爲周安成王，妃趙氏爲王妃；追謚金城郡王爲魏義康王，妃宋氏爲王妃；追謚北平郡王爲趙肅恭王，妃劉氏爲王妃；追謚五代祖魯國公爲太原靖王，夫人裴氏爲王妃。

三月甲子日，張光輔守納言。癸酉日，天官尚書武承嗣任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四月甲辰日，朝廷處死汝南郡王李瑋、鄱陽郡公李誣、廣漢郡公李謚、汶山郡公李藁、零陵郡王李俊、廣都郡公李璿，把他們的家屬

其家于嶺州。己酉，殺天官侍郎鄧玄挺。

五月丙辰，韋待價及吐蕃戰于寅識迦河，敗績。己巳，白馬寺僧薛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以擊突厥。

七月丁巳，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虺氏。丙子，流韋待價于繡州，殺閻溫古。戊寅，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八月癸未，薛懷義爲新平道中軍大總管，以擊突厥。甲申，殺張光輔、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弓嗣明、陝州參軍弓嗣古、流人徐敬真。乙未，松州雌鷄化爲雄。辛丑，殺陝州刺史郭正一。丁未，殺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尚方監王令基。

九月庚戌，殺恒山郡王承乾之子厥。

閏月甲午，殺魏玄同、夏官侍郎崔駘。戊申，殺彭州長史劉易從。

十月癸丑，殺涼州都督李光誼。丁巳，殺陝州刺史劉延景。戊午，殺右武威衛大將軍黑齒常之、右鷹揚衛將軍趙懷節。己未，殺嗣鄭王璵。丁卯，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載初，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以周、漢之後爲二王後，封舜、禹、湯之裔爲三恪，周、隋同列國，封其嗣。乙未，除唐宗室屬籍。

臘月丙寅，殺劉齊賢。

一月戊子，王本立罷。邢文偉爲內史，岑長倩、武承嗣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甲午，流韋方質于儋州。

遷到嶺州。己酉日，朝廷處死天官侍郎鄧玄挺。

五月丙辰日，韋待價和吐蕃在寅識迦河交戰，大敗。己巳日，白馬寺僧人薛懷義任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出擊突厥。

七月丁巳日，把紀王李慎流放到巴州，改姓爲虺氏。丙子日，把韋待價流放到繡州，朝廷處死閻溫古。戊寅日，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八月癸未日，薛懷義任新平道中軍大總管，出擊突厥。甲申日，朝廷處死張光輔、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弓嗣明、陝州參軍弓嗣古、流人徐敬真。乙未日，松州有雌鷄變成雄鷄。辛丑日，朝廷處死陝州刺史郭正一。丁未日，朝廷處死相州刺史弓志元、蒲州刺史弓彭祖、尚方監王令基。

九月庚戌日，朝廷處死恒山郡王李承乾的兒子李厥。

閏月甲午日，朝廷處死魏玄同、夏官侍郎崔駘。戊申，朝廷處死彭州長史劉易從。

十月癸丑日，朝廷處死涼州都督李光誼。丁巳日，朝廷處死陝州刺史劉延景。戊午日，朝廷處死右武威衛大將軍黑齒常之、右鷹揚衛將軍趙懷節。己未日，朝廷處死嗣鄭王李璵。丁卯日，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天授元年正月庚辰日，大赦天下，改元叫載初，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二月爲臘月，以來年正月爲一月。把周朝、漢朝的王室後代封爲諸侯國君，封虞舜、夏禹王、商湯王的後裔子孫成爲以客禮相待的三恪，北周、隋朝相當於諸侯國，封宗室後代爲諸侯國君。乙未日，削除唐宗室成員的屬籍。

臘月丙寅日，朝廷處死劉齊賢。

一月戊子日，王本立罷免宰相之位。邢文偉任內史，岑長倩、武承嗣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任納言。甲午日，流放韋方質到儋州。

二月丁卯，殺地官尚書王本立。

三月乙酉，以旱減膳。丁亥，蘇良嗣薨。

五月戊子，殺范履冰。己亥，殺梁郡公孝逸。

六月戊申，殺汴州刺史柳明肅。

七月辛巳，流舒王元名于和州。頒《大雲經》于天下。壬午，殺豫章郡王廩。丁亥，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甲午，赦永昌縣。癸卯，殺太常丞蘇踐言。

八月辛亥，殺許王素節之子璟、曾江縣令白令言。甲寅，殺裴居道。壬戌，殺將軍阿史那惠、右司郎中喬知之。癸亥，殺尚書右丞張行廉、太州刺史杜儒童。甲子，殺流人張楚金。戊辰，殺流人元萬頃、苗神客。辛未，殺南安郡王穎、鄆國公昭及諸宗室李直、李敞、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李玄、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玄貞。

九月乙亥，殺鉅鹿郡公晃、麟臺郎裴望及其弟司膳丞裴璉。壬午，改國號周。大赦，改元，賜酺七日。乙酉，加尊號曰聖神皇帝，降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皇太子為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姁氏曰文定皇后；四十代祖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妣曰章敬皇后；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妣曰昭安皇后；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妣曰文穆皇后；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曰孝明高皇后。追封伯父及兄弟之子為王，堂兄為郡王，諸姑姊為長公主，堂姊妹為郡主。司賓卿史務滋守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

二月丁卯日，朝廷處死地官尚書王本立。

三月乙酉日，因天旱減少膳食。丁亥日，蘇良嗣逝世。

五月戊子日，朝廷處死范履冰。己亥日，朝廷處死梁郡公李孝逸。

六月戊申日，朝廷處死汴州刺史柳明肅。

七月辛巳日，把舒王李元名流放到和州。向天下頒發《大雲經》。壬午日，朝廷處死豫章郡王李廩。丁亥日，朝廷處死澤王李上金、許王李素節。甲午日，寬赦永昌縣的犯人。癸卯日，朝廷處死太常丞蘇踐言。

八月辛亥日，朝廷處死許王李素節的兒子李璟、曾江縣令白令言。甲寅日，朝廷處死裴居道。壬戌日，朝廷處死將軍阿史那惠、右司郎中喬知之。癸亥日，朝廷處死尚書右丞張行廉、太州刺史杜儒童。甲子日，朝廷處死流放人張楚金。戊辰日，朝廷處死流放人元萬頃、苗神客。辛未日，朝廷處死南安郡王李穎、鄆國公李昭和諸宗室成員李直、李敞、李然、李勳、李策、李越、李黯、李玄、李英、李志業、李知言、李玄貞。

九月乙亥日，朝廷處死鉅鹿郡公李晃、麟臺郎裴望和他的弟弟司膳丞裴璉。壬午日，改國號為周。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七天。乙酉日，加尊號為聖神皇帝，把皇帝降為皇嗣，賜姓武，皇太子為皇孫。丙戌日，在神都建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夫人姁氏為文定皇后；追尊四十代祖周平王的小兒子姬武為睿祖康皇帝，夫人姜氏為康惠皇后；追尊太原靖王為嚴祖成皇帝，夫人為成莊皇后；追尊趙肅恭王為肅祖章敬皇帝，夫人為章敬皇后；追尊魏義康王為烈祖昭安皇帝，夫人為昭安皇后；追尊周安成王為顯祖文穆皇帝，夫人為文穆皇后；追尊忠孝太皇為太祖孝明高皇帝，夫人為孝明高皇后。追封伯父及其兄弟的兒子為王，堂兄為郡王，各位姑姊為長公主，堂姊妹為郡主。司賓卿史務滋守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為檢校內史，給事中傅游藝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史，給事中傅游藝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丁巳，給復并州武興縣百姓，子孫相承如漢豐、沛。甲子，貶宗秦客爲遵化尉。丁卯，殺流人韋方質。己巳，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琪、琬、瓚、瑒、琛、唐臣。辛未，貶邢文偉爲珍州刺史。置大雲寺。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以武氏七廟爲太廟。

二年正月甲戌，改置社稷，旗幟尚赤。戊寅，殺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其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兄子左鷹揚衛將軍虔通。戊子，武承嗣爲文昌左相。庚寅，賜酺。乙未，殺丘神勣、左豹韜衛將軍衛蒲山。庚子，殺史務滋。

臘月己未，始用周臘。

四月壬寅朔，日有蝕之。丙午，大赦。

五月丁亥，大風折木。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吐蕃。

六月庚戌，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尚書，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七月庚午，徙關內七州戶以實神都。

八月戊申，武攸寧罷。夏官尚書歐陽通爲司禮卿兼判納言事。庚申，殺右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壬辰，殺傅游藝。癸巳，左羽林衛大將軍武攸寧守納言，冬官侍郎裴行本，洛州司馬狄仁傑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己酉，殺岑長倩、歐陽通、格輔元。壬戌，殺樂思晦、左衛將軍

十月丁巳日，免除并州武興縣百姓的徭役，子孫繼承這一恩惠如同漢代的豐、沛。甲子日，貶宗秦客爲遵化尉。丁卯日，朝廷處死流放人韋方質。己巳日，朝廷處死許王李素節的兒子李瑛、李琪、李琬、李瓚、李瑒、李琛、李唐臣。辛未日，貶邢文偉爲珍州刺史。建立大雲寺。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改唐太廟爲享德廟，把武氏七廟作爲太廟。

二年正月甲戌日，改立社稷神壇，旗幟崇尚紅色。戊寅日，誅殺雅州刺史劉行實和他的弟弟渠州刺史劉行瑜、尚衣奉御劉行感、兄長的兒子左鷹揚衛將軍劉虔通。戊子日，武承嗣任文昌左相。庚寅日，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乙未日，朝廷處死丘神勣、左豹韜衛將軍衛蒲山。庚子日，朝廷處死史務滋。

臘月己未日，開始使用周曆臘月。

四月壬寅初一，發生日食。丙午日，大赦天下。

五月丁亥日，大風吹折樹木。岑長倩任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出擊吐蕃。

六月庚戌日，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格輔元任地官尚書，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都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七月庚午日，遷移關內七州的戶口來充實神都。

八月戊申日，武攸寧罷免宰相之位。夏官尚書歐陽通任司禮卿兼辦理納言事務。庚申日，朝廷處死右玉鈴衛大將軍張虔勗。

九月乙亥日，朝廷處死岐州刺史雲弘嗣。壬辰日，朝廷處死傅游藝。癸巳日，左羽林衛大將軍武攸寧守納言，冬官侍郎裴行本，洛州司馬狄仁傑任地官侍郎：都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己酉日，朝廷處死岑長倩、歐陽通、格輔元。壬戌日，朝廷處死樂思晦、左衛將軍李安

李安靜。

長壽元年一月戊辰，夏官尚書楊執柔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午，貶任知古爲江夏令，狄仁傑彭澤令。流裴行本于嶺南。乙亥，殺右衛大將軍泉獻誠。庚辰，司刑卿李遊道爲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二月戊午，秋官尚書袁智弘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大赦，改元如意。

五月，洛水溢。

七月，又溢。

八月甲戌，河溢，壞河陽縣。戊寅，武承嗣、武攸寧、楊執柔罷；秋官侍郎崔元綜爲鸞臺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爲鳳閣侍郎，權檢校天官侍郎姚璿爲文昌左丞，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爲文昌右丞，營繕大匠王璿爲夏官尚書，司賓卿崔神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九月戊戌，大霧。庚子，大赦，改元。改用九月社，賜酺七日。癸卯，以并州爲北都。癸丑，流李遊道、袁智弘、王璿、崔神基、李元素于嶺南。

十月丙戌，武威道行軍總管王孝傑打敗吐蕃，克四鎮。

二年臘月癸亥，殺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李隆基臨淄郡王，衛王李隆範巴陵郡王，趙王李隆業彭城郡王。

一月庚子，夏官侍郎婁師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甲寅，殺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

三月己卯，殺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潤府果毅薛大信。

五月乙未，殺冬官尚書蘇幹、相

靜。

長壽元年一月戊辰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午日，貶任知古爲江夏令，貶狄仁傑爲彭澤令。把裴行本流放到嶺南。乙亥日，朝廷處死右衛大將軍泉獻誠。庚辰日，司刑卿李遊道任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二月戊午日，秋官尚書袁智弘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四月丙申初一，發生日食。大赦天下，改元如意。

五月，洛水泛濫。

七月，洛水又泛濫。

八月甲戌日，黃河水泛濫，毀壞河陽縣。戊寅日，武承嗣、武攸寧、楊執柔被罷免宰相之位；秋官侍郎崔元綜任鸞臺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任鳳閣侍郎，代理檢校天官侍郎姚璿任文昌左丞，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任文昌右丞，營繕大匠王璿任夏官尚書，司賓卿崔神基：都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九月戊戌日，大霧。庚子日，大赦天下，改元。改在九月舉行祭祀土地神，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七天。癸卯日，把并州作爲北都。癸丑日，把李遊道、袁智弘、王璿、崔神基、李元素流放到嶺南。

十月丙戌日，武威道行軍總管王孝傑打敗吐蕃，攻下四鎮。

二年臘月癸亥日，朝廷處死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丁卯日，皇孫李成器降封爲壽春郡王，恒王李成義降封爲衡陽郡王，楚王李隆基降封爲臨淄郡王，衛王李隆範降封爲巴陵郡王，趙王李隆業降封爲彭城郡王。

一月庚子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甲寅日，朝廷處死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

三月己卯日，朝廷處死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潤府果毅薛大信。

五月乙未日，朝廷處死冬官尚書蘇幹、相

州刺史來同敏。癸丑，河湓棣州。

九月丁亥朔，日有蝕之。乙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大赦，賜酺七日，作七寶。庚子，追尊烈祖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顯祖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太祖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辛丑，姚璿罷。文昌右丞韋巨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秋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司賓卿豆盧欽望守內史。

延載元年臘月甲戌，突厥默啜寇靈州。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敗之。

一月甲午，婁師德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田大使。

二月庚午，薛懷義爲伐逆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擊默啜。乙亥，以早慮囚。己卯，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及吐蕃戰于冷泉，敗之。

三月甲申，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擊默啜。昭德爲朔方道行軍長史，味道爲司馬。

四月壬戌，常州地震。

五月甲午，加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改元，賜酺七日。

七月癸未，嵩嶽山人武什方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什方罷。戊辰，王孝傑爲瀚海道行軍總管。己巳，司賓少卿姚璿守納言；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戊寅，流崔元綜于振州。

九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壬寅，貶李昭德爲南賓尉。

十月壬申，文昌右丞李元素爲鳳閣侍郎，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周允元檢

刺史來同敏。癸丑日，黃河在棣州境內泛濫。

九月丁亥初一，發生日食。乙未日，加號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七天，製作七寶。庚子日，追尊烈祖昭安皇帝爲渾元昭安皇帝，顯祖文穆皇帝爲立極文穆皇帝，太祖孝明高皇帝爲無上孝明高皇帝。辛丑日，姚璿罷免宰相之位。文昌右丞韋巨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秋官侍郎陸元方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司賓卿豆盧欽望守內史。

延載元年臘月甲戌日，突厥默啜侵犯靈州。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打敗了突厥。

一月甲午日，婁師德任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田大使。

二月庚午日，薛懷義任伐逆道行軍大總管，統領十八將軍迎擊默啜。乙亥日，因天旱親自審理囚犯。己卯，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在冷泉和吐蕃交戰，打敗了吐蕃。

三月甲申日，鳳閣舍人蘇味道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昭德爲檢校內史。薛懷義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迎擊默啜。李昭德任朔方道行軍長史，蘇味道任行軍司馬。

四月壬戌日，常州發生地震。

五月甲午日，加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七天。

七月癸未日，嵩嶽隱士武什方任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武什方罷免宰相之位。戊辰日，王孝傑任瀚海道行軍總管。己巳日，司賓少卿姚璿守納言；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任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佺爲檢校鳳閣侍郎；都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戊寅日，把崔元綜流放到振州。

九月壬午初一，發生日食。壬寅日，貶李昭德爲南賓尉。

十月壬申日，文昌右丞李元素任鳳閣侍郎，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周允元爲檢校鳳閣侍郎；都同

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嶺南獠寇邊，容州都督張玄遇爲桂、永等州經略大使。癸酉，雨木冰。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辛巳，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改元證聖。大赦，賜酺三日。戊子，貶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爲鄜州刺史，杜景佺爲溱州刺史，蘇味道爲集州刺史，陸元方爲綏州刺史。丙申，萬象神宮火。丙午，王孝傑爲朔方行軍總管，以擊突厥。

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壬子，殺薛懷義。甲子，罷“慈氏越古”號。

三月丙辰，周允元薨。

四月戊寅，建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王孝傑任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

九月甲寅，祀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大赦，改元，賜酺九日。以崇先廟爲崇尊廟。

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戌，如神岳。甲申，封于神岳。改元曰萬歲登封。大赦，免今歲租稅，賜酺十日。丁亥，禪于少室山。己丑，給復洛州二年，登封、告成縣三年。癸巳，復于神都。

一月甲寅，婁師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以擊吐蕃。己巳，改崇尊廟爲太廟。

二月辛巳，尊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黃帝，天靈妃爲天中黃后。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及吐蕃戰于素羅汗山，敗績。丁巳，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大赦，改元，賜酺七日。

四月癸酉，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子，貶婁師德

鳳閣鸞臺平章事。嶺南獠侵犯邊地，容州都督張玄遇任桂、永等州經略大使。癸酉日，雨雪落在樹枝上結成冰。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辛巳日，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改元證聖。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戊子日，貶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爲鄜州刺史，杜景佺爲溱州刺史，蘇味道爲集州刺史，陸元方爲綏州刺史。丙申日，萬象神宮發生火災。丙午日，王孝傑任朔方行軍總管，出擊突厥。

二月己酉初一，發生日食。壬子日，誅殺薛懷義。甲子日，取消“慈氏越古”稱號。

三月丙辰日，周允元逝世。

四月戊寅日，建造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七月辛酉日，吐蕃侵犯臨洮，王孝傑任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迎擊吐蕃。

九月甲寅日，在南郊祭天。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九天。把崇先廟改爲崇尊廟。

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戌日，前往神岳。甲申日，在神岳祭天。改元爲萬歲登封。大赦天下，免除今年百姓的租稅，特許官民盡情聚飲十天。丁亥日，在少室山祭地。己丑日，免除洛州百姓二年的徭役，免除登封縣、告成縣百姓三年的徭役。癸巳日，返回神都。

一月甲寅日，婁師德任肅邊道行軍副總管，出擊吐蕃。己巳日，改崇尊廟爲太廟。

二月辛巳日，尊稱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黃帝，天靈妃爲天中黃后。

三月壬寅日，王孝傑、婁師德在素羅汗山和吐蕃交戰，大敗。丁巳，重新修建明堂，改稱通天宮。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七天。

四月癸酉日，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子日，貶婁師德爲原州都督府司

爲原州都督府司馬。

五月壬子，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乙丑，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擊之。

七月辛亥，春官尚書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璿爲副，以備契丹。

八月丁酉，張玄遇、曹仁師、麻仁節等及契丹戰于黃麋谷，敗績，執玄遇、仁節。

九月庚子，同州刺史武攸宜爲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契丹。丁巳，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死之。庚申，并州長史王方慶爲鸞臺侍郎，殿中監李道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辛卯，契丹寇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甲午，慮囚。

神功元年正月壬戌，殺李元素、孫元亨、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箕州刺史劉思禮、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譚、鳳閣舍人王勣、前涇州刺史王勣、太子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順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來庭縣主簿柳璆。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敗之。甲子，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一月乙巳，慮囚。

三月庚子，王孝傑及孫萬斬戰于東硤石谷，敗績，孝傑死之。戊申，赦河南北。

四月戊辰，置九鼎于通天宮。癸酉，前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王及善爲內史。癸未，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及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以擊契丹。

馬。

五月壬子日，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攻陷營州，殺死都督趙文翽。乙丑日，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出擊契丹。

七月辛亥日，春官尚書武三思任榆關道安撫大使，納言姚璿爲副，爲防備契丹。

八月丁酉日，張玄遇、曹仁師、麻仁節等在黃麋谷和契丹交戰，大敗，張玄遇、麻仁節被俘。

九月庚子日，同州刺史武攸宜任清邊道行軍大總管，出擊契丹。丁巳日，吐蕃侵犯涼州，都督許欽明戰死。庚申日，并州長史王方慶任鸞臺侍郎，殿中監李道廣：都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辛卯日，契丹侵犯冀州，刺史陸寶積戰死。甲午日，親自審理囚犯。

神功元年正月壬戌日，朝廷處死李元素、孫元亨、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箕州刺史劉思禮、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譚、鳳閣舍人王勣、前涇州刺史王勣、太子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順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來庭縣主簿柳璆。癸亥日，突厥默啜侵犯勝州，被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打敗。甲子日，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一月乙巳，親自審理囚犯。

三月庚子日，王孝傑在東硤石谷和孫萬斬交戰，大敗，王孝傑戰死。戊申日，大赦河南、河北。

四月戊辰日，在通天宮安置九鼎。癸酉日，前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王及善任內史。癸未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任神兵道行軍大總管，和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一起出擊契丹。

五月癸卯，婁師德爲清邊道行軍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清邊中道前軍總管，以擊契丹。

六月丁卯，殺監察御史李昭德、司僕少卿來俊臣。己卯，尚方少監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同鳳閣鸞臺三品。辛卯，婁師德安撫河北。

七月丁酉，武承嗣、武三思罷。

八月丙戌，姚璹罷。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賜酺七日。庚戌，婁師德守納言。

十月甲子，給復徇忠、立節二縣一年。

閏月甲寅，檢校司刑卿、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佺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聖曆元年正月甲子，大赦，改元，賜酺九日。丙寅，宗楚客罷。丁亥，李道廣罷。

三月己巳，召廬陵王于房州。戊子，廬陵王至自房州。

四月庚寅，赦神都及河北。辛丑，婁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檢校河西營田事。

五月庚午，禁屠。

六月乙卯，大風拔木。

七月辛未，杜景佺罷。

八月，突厥寇邊。戊子，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降于突厥，寇邊。甲午，王方慶罷。庚子，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任納言。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以擊突厥。癸丑，突厥寇蔚州。乙卯，寇定州，刺史孫

五月癸卯日，婁師德任清邊道行軍副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任清邊中道前軍總管，出擊契丹。

六月丁卯日，朝廷處死監察御史李昭德、司僕少卿來俊臣。己卯日，尚方少監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戊子日，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同鳳閣鸞臺三品。辛卯日，婁師德安撫河北。

七月丁酉日，武承嗣、武三思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丙戌，姚璹罷免宰相之位。

九月壬寅日，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七天。庚戌日，婁師德守納言。

十月甲子日，免除徇忠縣、立節縣百姓的徭役一年。

閏十月甲寅日，檢校司刑卿、幽州都督狄仁傑任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佺任鳳閣侍郎：都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聖曆元年正月甲子日，大赦天下，改元，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九天。丙寅日，宗楚客罷免宰相之位。丁亥日，李道廣罷免宰相之位。

三月己巳日，從房州召回廬陵王。戊子日，廬陵王由房州返回。

四月庚寅日，寬赦神都的犯人及河北受連累的人。辛丑日，婁師德任隴右諸軍大使，檢校河西營田事務。

五月庚午日，下令禁止屠宰。

六月乙卯日，大風拔起樹木。

七月辛未日，杜景佺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突厥侵犯邊地。戊子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投降突厥，引導突厥侵犯邊地。甲午日，王方慶罷免宰相之位。庚子日，春官尚書武三思爲檢校內史，狄仁傑兼任納言。司屬卿武重規任天兵中道大總管，沙吒忠義任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任天兵東道總管，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任天兵西道後軍總管，一起出擊突厥。癸丑日，突厥侵犯蔚州。乙卯日，突厥侵犯定州，刺史孫彥高戰死。

彥高死之。

九月甲子，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戊辰，突厥寇趙州，長史唐波若降于突厥，刺史高叡死之。突厥寇相州，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將軍陽基副之，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大將軍富福信爲奇兵總管，以禦之。壬申，立廬陵王 顯爲皇太子，大赦，賜酺五日。甲戌，皇太子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擊突厥。戊寅，狄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檢校納言。辛巳，試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癸卯，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臺少監李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族閭知微。

二年正月壬戌，封皇嗣旦爲相王。

臘月戊子，左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檢校右肅政臺御史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辛亥，賜皇太子姓武氏，大赦。

一月庚申，武攸寧罷。

二月己丑，如緱氏。辛卯，如嵩陽。丁酉，復于神都。

三月甲戌，以隋、唐爲二王後。婁師德爲納言。

四月壬辰，魏元忠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以備突厥。辛丑，婁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甲辰，慮囚。

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水溢。

八月庚子，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太子官尹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楊再思罷。丁未，試天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婁師德薨。戊申，武三思爲內史。

九月甲子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戊辰日，突厥侵犯趙州，長史唐波若投降突厥，刺史高叡戰死。突厥侵犯相州，沙吒忠義任河北道前軍總管，將軍陽基爲副，李多祚任後軍總管，大將軍富福信任奇兵總管，以抵禦突厥。壬申日，立廬陵王 李顯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五天。甲戌日，皇太子任河北道行軍元帥，出擊突厥。戊寅日，狄仁傑任河北道行軍副元帥、檢校納言。辛巳日，試任天官侍郎蘇味道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月癸卯日，狄仁傑任河北道安撫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臺少監李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閭知微被滅族。

二年正月壬戌日，封皇嗣李旦爲相王。

臘月戊子日，左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任天官侍郎，檢校右肅政臺御史中丞魏元忠任鳳閣侍郎：都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辛亥日，賜皇太子姓武氏，大赦天下。

一月庚申日，武攸寧罷免宰相之位。

二月己丑日，前往緱氏。辛卯日，前往嵩陽。丁酉日，返回神都。

三月甲戌日，把隋朝、唐朝皇室後裔封爲諸侯國君。婁師德任納言。

四月壬辰日，魏元忠爲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爲副，爲防備突厥。辛丑日，婁師德任隴右諸軍大使。甲辰日，親自審理囚犯。

七月丙辰日，神都下大雨，洛水泛濫。

八月庚子日，王及善任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太子官尹豆盧欽望任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楊再思罷免宰相之位。丁未日，試任天官侍郎陸元方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婁師德逝世。戊申日，武三思任內史。

九月乙亥，如福昌縣，曲赦。戊寅，復于神都。庚辰，王及善薨。

是秋，黃河溢。

十月丁亥，吐蕃首領贊婆來。

久視元年正月戊午，貶吉頊爲琰川尉。壬申，武三思罷。

臘月辛巳，封皇太子之子重潤爲邵王。庚寅，陸元方罷司禮卿。阿史那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丁酉，狄仁傑爲內史。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爲納言。乙巳，如嵩山。

一月丁卯，如汝州溫泉。戊寅，復于神都。作三陽宮。

二月乙未，豆盧欽望罷。

三月癸丑，夏官尚書唐奉一爲天兵中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四月戊申，如三陽宮。

五月己酉朔，日有蝕之。癸丑，大赦，改元，罷“天冊金輪大聖”號，賜酺五日，給復告成縣一年。

閏七月戊寅，復于神都。己丑，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嶠罷。丁酉，吐蕃寇涼州，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敗之于洪源谷。

八月庚戌，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州大總管，以擊吐蕃。庚申，斂天下僧錢作大像。

九月辛丑，狄仁傑薨。

十月辛亥，魏元忠爲蕭關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甲寅，復唐正月，大赦。丁巳，韋巨源罷。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丁卯，如新安 隴澗山，曲赦。壬申，復于神都。

十二月甲寅，突厥寇隴右。

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

二月己酉，鸞臺侍郎李懷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九月乙亥日，前往福昌縣，特赦福昌縣的犯人。戊寅日，返回神都。庚辰日，王及善逝世。

這一年的秋天，黃河泛濫。

十月丁亥日，吐蕃首領贊婆前來朝見。

久視元年正月戊午日，貶吉頊爲琰川尉。壬申日，武三思罷免宰相之位。

臘月辛巳日，封皇太子的兒子李重潤爲邵王。庚寅日，宰相陸元方罷免爲司禮卿。阿史那斛瑟羅任平西軍大總管。丁酉日，狄仁傑任內史。庚子日，文昌左相韋巨源任納言。乙巳日，前往嵩山。

一月丁卯日，前往汝州的溫泉。戊寅日，返回神都。修建三陽宮。

二月乙未日，豆盧欽望罷免宰相之位。

三月癸丑日，夏官尚書唐奉一任天兵中軍大總管，爲防備突厥。

四月戊申日，前往三陽宮。

五月己酉初一，發生日食。癸丑日，大赦天下，改元，取消“天冊金輪大聖”稱號，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五天，免除告成縣百姓的徭役一年。

閏七月戊寅日，返回神都。己丑日，天官侍郎張錫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嶠罷免宰相之位。丁酉日，吐蕃侵犯涼州，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在洪源谷打敗吐蕃。

八月庚戌日，魏元忠任隴右諸軍州大總管，出擊吐蕃。庚申日，收集天下僧人的錢製做大佛像。

九月辛丑日，狄仁傑逝世。

十月辛亥日，魏元忠任蕭關道行軍大總管，爲防備突厥。甲寅日，恢復唐曆的正月，大赦天下。丁巳日，韋巨源罷免宰相之位。文昌右丞韋安石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丁卯日，前往新安 隴澗山，特赦新安縣的犯人。壬申日，返回神都。

十二月甲寅日，突厥侵犯隴右。

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日，改元大足。

二月己酉日，鸞臺侍郎李懷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三月丙申，流張錫于循州。

四月丙午，大赦。癸丑，姚元崇檢校并州以北諸軍州兵馬。

五月乙亥，如三陽宮。丁丑，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丙申，天官侍郎顧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六月庚申，夏官侍郎李迥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辛未，赦告成縣。

七月甲戌，復于神都。乙亥，揚、楚、常、潤、蘇五州地震。壬午，蘇味道按察幽、平等州兵馬。甲申，李懷遠罷。

九月壬申，殺邵王重潤及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

十月壬寅，如京師。辛酉，大赦，改元。給復關內三年，賜酺三日。丙寅，魏元忠同鳳閣鸞臺三品。

十一月壬申，武三思罷。戊寅，改含元宮爲大明宮。

二年正月，突厥寇鹽州。

三月丙戌，李迥秀安置山東軍馬，檢校武騎兵。庚寅，突厥寇并州，雍州長史薛季昶持節山東防禦大使以備之。

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八月辛亥，劍南六州地震。

九月乙丑朔，日有蝕之。壬申，突厥寇忻州。己卯，吐蕃請和。

十月甲辰，顧琮薨。戊申，吐蕃寇悉州，茂州都督陳大慈敗之。甲寅，姚元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韋安石、李迥秀同鳳閣鸞臺三品。

十一月甲子，相王旦爲司徒。戊子，祀南郊，大赦，賜酺三日。

十二月甲午，魏元忠爲安東道安撫使。

三月丙申日，把張錫流放到循州。

四月丙午日，大赦天下。癸丑日，姚元崇爲檢校并州以北諸軍州兵馬。

五月乙亥日，前往三陽宮。丁丑日，魏元忠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爲防備突厥。丙申日，天官侍郎顧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六月庚申日，夏官侍郎李迥秀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辛未日，寬赦告成縣的犯人。

七月甲戌日，返回神都。乙亥日，揚州、楚州、常州、潤州、蘇州五州發生地震。壬午日，蘇味道巡察幽、平等州兵馬。甲申日，李懷遠罷免宰相之位。

九月壬申日，朝廷處死邵王李重潤和永泰郡主、郡主的丈夫武延基。

十月壬寅日，前往京城長安。辛酉日，大赦天下，改元。免除關內百姓三年的徭役，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丙寅日，魏元忠同鳳閣鸞臺三品。

十一月壬申日，武三思罷免宰相之位。戊寅日，改稱含元宮爲大明宮。

二年正月，突厥侵犯鹽州。

三月丙戌日，李迥秀部署山東軍馬，整頓武騎兵。庚寅日，突厥侵犯并州，雍州長史薛季昶持節山東防禦大使前去防備突厥。

七月甲午日，突厥侵犯代州。

八月辛亥日，劍南六個州發生地震。

九月乙丑初一，發生日食。壬申日，突厥侵犯忻州。己卯日，吐蕃請求講和。

十月甲辰日，顧琮逝世。戊申日，吐蕃侵犯悉州，被茂州都督陳大慈打敗。甲寅日，姚元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韋安石、李迥秀同鳳閣鸞臺三品。

十一月甲子日，相王李旦任司徒。戊子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

十二月甲午日，魏元忠任安東道安撫使。

撫使。

三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四月庚子，相王旦罷。吐蕃來求婚。乙巳，以早避正殿。

閏月庚午，成均祭酒李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己卯，李嶠知納言事。

七月壬寅，正諫大夫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戌，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乙酉，京師大雨雹。

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貶魏元忠爲高要尉。

十月丙寅，如神都。

十二月丙戌，天下置關三十。

四年正月丁未，作興泰宮。壬子，天官侍郎韋嗣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二月癸亥，貶李迥秀爲廬州刺史。壬申，朱敬則罷。

三月丁亥，進封皇孫平恩郡王重福爲譙王。己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貶蘇味道爲坊州刺史。

四月壬戌，韋安石知納言事，李嶠知內史事。丙子，如興泰宮，赦壽安縣，給復一年。

五月丁亥，大風拔木。

六月辛酉，姚元之罷。乙丑，天官侍郎崔玄暉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丁丑，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壬午，相王府長史姚元之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七月丙戌，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守內史。甲午，復于神都。貶宗楚客爲原州都督。

八月庚申，唐休璟兼幽營二州都督、安東都護。

九月壬子，姚元之爲靈武道行軍

三年三月壬戌初一，發生日食。

四月庚子日，相王李旦罷免宰相之位。吐蕃前來求婚。乙巳日，因天旱避離正殿。

閏四月庚午日，成均祭酒李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己卯日，李嶠主持納言事務。

七月壬寅日，正諫大夫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庚戌日，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任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八月乙酉日，京城下大冰雹。

九月庚寅初一，發生日食。丁酉日，貶魏元忠爲高要尉。

十月丙寅日，前往神都。

十二月丙戌日，在天下各地設置三十個關。

四年正月丁未日，修建興泰宮。壬子日，天官侍郎韋嗣立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二月癸亥日，貶李迥秀爲廬州刺史。壬申日，朱敬則罷免宰相之位。

三月丁亥日，進封皇孫平恩郡王李重福爲譙王。己亥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貶蘇味道爲坊州刺史。

四月壬戌日，韋安石主持納言事務，李嶠主持內史事務。丙子日，前往興泰宮，寬赦壽安縣的犯人，免除百姓的徭役一年。

五月丁亥日，大風拔起樹木。

六月辛酉日，姚元之罷免宰相之位。乙丑日，天官侍郎崔玄暉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丁丑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壬午日，相王府長史姚元之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七月丙戌日，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楊再思守內史。甲午日，返回神都。貶宗楚客爲原州都督。

八月庚申日，唐休璟兼任幽營二州都督、安東都護。

九月壬子日，姚元之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大總管。

十月辛酉，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甲戌，判秋官侍郎張柬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壬午，懷州長史房融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一月丁亥，天官侍郎韋承慶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嶠罷。

十二月丙辰，韋嗣立罷。

五年正月壬午，大赦。庚寅，禁屠。癸卯，張柬之、崔玄暉及左羽林衛將軍敬暉、檢校左羽林衛將軍桓彥範、司刑少卿袁恕己、左羽林衛將軍李湛、薛思行、趙承恩、右羽林衛將軍楊元琰、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職方郎中崔泰之、庫部員外郎朱敬則、司刑評事冀仲甫、檢校司農少卿兼知總監翟世言、內直郎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以討亂；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汴州刺史張昌期、司禮少卿張同休、通事舍人張景雄伏誅。丙午，皇帝復于位。丁未，徙后于上陽宮。戊申，上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十一月，崩，諡曰大聖則天皇后。唐隆元年，改爲天后；景雲元年，改爲大聖天后；延和元年，改爲天后聖帝，未幾，改爲聖后；開元四年，改爲則天皇后；天寶八載，加諡則天順聖皇后。

中宗李顯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皇帝位，而皇太后臨朝稱制。嗣聖元年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聖曆二年，復爲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于位，大赦，賜文武

十月辛酉日，姚元之任靈武道安撫大使。甲戌日，判秋官侍郎張柬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壬午日，懷州長史房融任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十一月丁亥日，天官侍郎韋承慶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嶠罷免宰相之位。

十二月丙辰日，韋嗣立罷免宰相之位。

五年正月壬午日，大赦天下。庚寅日，下令禁止屠宰。癸卯日，張柬之、崔玄暉和左羽林衛將軍敬暉、檢校左羽林衛將軍桓彥範、司刑少卿袁恕己、左羽林衛將軍李湛、薛思行、趙承恩、右羽林衛將軍楊元琰、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職方郎中崔泰之、庫部員外郎朱敬則、司刑評事冀仲甫、檢校司農少卿兼知總監翟世言、內直郎王同皎率領左右羽林兵討伐朝廷禍亂；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汴州刺史張昌期、司禮少卿張同休、通事舍人張景雄被處死。丙午日，皇帝恢復帝位。丁未日，把武后遷到上陽宮。戊申日，給武后上號爲則天大聖皇帝。

十一月，武后逝世，諡號大聖則天皇后。唐隆元年，改爲天后；景雲元年，改爲大聖天后；延和元年，改爲天后聖帝，過了不久，改爲聖后；開元四年，改爲則天皇后；天寶八載，加諡號爲則天順聖皇后。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名顯，是高宗的第七個兒子。生母是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逝世，以皇太子身份即皇帝位，而皇太后臨朝稱制。嗣聖元年正月，被廢掉帝位後居住均州，又遷到房州。聖曆二年，重新做皇太子。這時太后年老而且有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率領羽林兵討伐朝廷禍亂。甲辰日，皇太子代理國事，大赦天下，改元。丙午日，中宗恢復帝位，大赦天下，賜文

官階、爵，民鬴五日，免今歲租賦，給復房州三年，放宮女三千人。相王旦爲安國相王、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庚戌，張柬之、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守內史，敬暉爲納言，桓彥範守納言。

二月甲寅，復國號唐。貶韋承慶爲高要尉，流房融于高州。楊再思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罷。甲子，皇后韋氏復于位，大赦，賜鬴三日，復宗室死于周者官爵。丙寅，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貶譙王重福爲濮州刺史。丁卯，右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武攸暨爲司徒。辛未，安國相王旦罷。甲戌，太子少詹事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罷。進封子義興郡王重俊爲衛王，北海郡王重茂爲溫王。丁丑，武三思、武攸暨罷。

三月甲申，詔文明後破家者昭洗之，還其子孫蔭。己丑，袁恕己守中書令。

四月辛亥，桓彥範爲侍中，袁恕己爲中書令。丁卯，高要尉魏元忠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敬暉爲侍中。甲戌，魏元忠、崔玄暉，刑部尚書韋安石爲吏部尚書，太子右庶子李懷遠爲左散騎常侍，涼州都督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亥，張柬之爲中書令。

五月壬午，遷武氏神主于崇恩廟。乙酉，立太廟、社稷于東都。戊子，復周、隋二王後。壬辰，進封兄成紀郡王千里爲成王。甲午，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罷。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侍中。甲辰，唐休璟爲尚書左僕射，特進豆盧欽望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武官員官階、爵位，百姓盡情聚飲五天，免除百姓今年的租賦，免除房州百姓三年的徭役，放出宮女三千人。相王李旦爲安國相王、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庚戌日，張柬之、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守內史，敬暉任納言，桓彥範守納言。

二月甲寅日，恢復國號爲唐。貶韋承慶爲高要尉，把房融流放到高州。楊再思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罷免宰相之位。甲子日，皇后韋氏恢復正位，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恢復那些死在武周時的唐宗室成員的官爵。丙寅日，太子賓客武三思任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貶譙王李重福爲濮州刺史。丁卯日，右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武攸暨任司徒。辛未日，安國相王李旦罷免宰相之位。甲戌日，太子少詹事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罷免宰相之位。進封皇子義興郡王李重俊爲衛王，北海郡王李重茂爲溫王。丁丑日，武三思、武攸暨罷免宰相之位。

三月甲申日，下詔給文明以後受到摧殘傷害的人家昭雪平反，恢復他們的子孫憑門蔭做官的資格。己丑日，袁恕己守中書令。

四月辛亥日，桓彥範任侍中，袁恕己任中書令。丁卯日，高要尉魏元忠任衛尉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日，敬暉任侍中。甲戌日，魏元忠、崔玄暉，刑部尚書韋安石任吏部尚書，太子右庶子李懷遠任左散騎常侍，涼州都督唐休璟任輔國大將軍：都同中書門下三品。乙亥日，張柬之任中書令。

五月壬午日，把武氏神主遷入崇恩廟。乙酉日，在東都建立太廟、社稷神壇。戊子日，重新封北周、隋朝的皇室後裔爲諸侯國君。壬辰日，進封皇兄成紀郡王李千里爲成王。甲午日，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罷免宰相之位。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任侍中。甲辰日，唐休璟任尚書左僕射，特進豆盧欽望任尚書右僕射：都同中書門下三品。

六月壬子，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癸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豆盧欽望平章軍國重事。

七月辛巳，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甲辰，洛水溢。

八月戊申，給復河南、洛陽二縣一年。壬戌，追册妃趙氏爲皇后。乙亥，祔孝敬皇帝于東都太廟。皇后見于廟。丁丑，幸洛城南門，觀門象。

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賜文武官勛、爵，民爲父後者古爵一級，酺三日。癸巳，韋巨源罷。

十月癸亥，幸龍門。乙丑，獵于新安。辛未，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十一月戊寅，上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壬午，及皇后享于太廟，大赦，賜文武官階、勛、爵，民酺三日。己丑，幸洛城南門，觀潑寒胡戲。壬寅，皇太后崩，廢崇恩廟。

二年正月戊戌，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丙午，公主開府置官屬。

二月乙未，禮部尚書韋巨源爲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丙申，遣十道巡察使。

三月甲辰，韋安石罷。戶部尚書蘇瓌守侍中。戊申，唐休璟罷。庚戌，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是月，置員外官。

四月己丑，李懷遠罷。己亥，雨毛于鄆縣。辛丑，洛水溢。

五月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

六月壬子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任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爲防備突厥。癸亥日，韋安石任中書令，魏元忠任侍中，楊再思爲檢校中書令，豆盧欽望參預商議軍國重事。

七月辛巳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甲辰日，洛水泛濫。

八月戊申日，免除河南縣、洛陽縣百姓的徭役一年。壬戌日，追封妃趙氏爲皇后。乙亥日，把孝敬皇帝神主送進東都太廟祔祭。皇后到太廟謁拜。丁丑日，親臨洛城南門，觀看門象。

九月壬午日，在明堂祭祀天地。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勛官、爵位，賜給百姓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古爵一級，官民聚飲三天。癸巳日，韋巨源罷免宰相之位。

十月癸亥日，親臨龍門。乙丑日，在新安打獵。辛未日，魏元忠任中書令，楊再思任侍中。

十一月戊寅日，給皇上上尊號爲應天皇帝，皇后爲順天皇后。壬午日，和皇后在太廟祭祖，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勛官、爵位，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己丑日，親臨洛城南門，觀看潑寒胡戲。壬寅日，皇太后逝世，廢掉崇恩廟。

二年正月戊戌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正月丙午日，公主開建府署而設置官吏僚屬。

二月乙未日，禮部尚書韋巨源任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丙申日，派遣十道巡察使巡視天下。

三月甲辰日，韋安石罷免宰相之位。戶部尚書蘇瓌守侍中。戊申日，唐休璟罷免宰相之位。庚戌日，朝廷處死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這一個月，設置正式員額以外的官員。

四月己丑日，李懷遠罷免宰相之位。己亥日，鄆縣上空落下毛。辛丑日，洛水泛濫。

五月庚申日，安葬則天大聖皇后。

六月戊寅，貶敬暉爲崖州司馬，桓彥範瀧州司馬，袁恕己寶州司馬，崔玄暉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

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丙寅，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李嶠守中書令。辛未，左散騎常侍致仕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流敬暉于嘉州，桓彥範于瀘州，袁恕己于環州，崔玄暉于古州，張柬之于瀧州。

八月丙子，貶祝欽明爲申州刺史。

九月戊午，李懷遠薨。

十月癸巳，蘇瓌爲侍中。戊戌，至自東都。

十一月乙巳，大赦，賜行從官勛一轉。

十二月己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及突厥戰于鳴沙，敗績。丙戌，以突厥寇邊、京師旱、河北水，減膳，罷土木工。蘇瓌存撫河北。丙申，魏元忠爲尚書左僕射。

景龍元年正月丙辰，以旱慮囚。

二月丙戌，復武氏廟、陵，置令、丞、守戶如昭陵。甲午，褒德廟、榮先陵置令、丞。

四月庚寅，赦雍州。

五月戊戌，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丙午，假鴻臚卿臧思言使于突厥，死之。以旱避正殿，減膳。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午，雨土于陝州。戊子，吐蕃及姚州蠻寇邊，姚嵩道討擊使唐九徵敗之。

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癸卯，大赦。壬戌，李嶠爲中書令。

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

六月戊寅日，敬暉貶任崖州司馬，桓彥範貶任瀧州司馬，袁恕己貶任寶州司馬，崔玄暉貶任白州司馬，張柬之貶任新州司馬。

七月戊申日，立衛王李重俊爲皇太子。丙寅日，魏元忠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李嶠守中書令。辛未日，以左散騎常侍退休的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把敬暉流放到嘉州，桓彥範流放到瀘州，袁恕己流放到環州，崔玄暉流放到古州，張柬之流放到瀧州。

八月丙子日，貶祝欽明爲申州刺史。

九月戊午日，李懷遠逝世。

十月癸巳日，蘇瓌任侍中。戊戌日，從東都返回京城長安。

十一月乙巳日，大赦天下，賜隨從官員勛官一轉。

十二月己卯日，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在鳴沙和突厥交戰，大敗。丙戌日，因突厥侵犯邊地、京城發生旱災、河北發生水災，減少膳食，停止土木工程。蘇瓌前去安撫河北。丙申日，魏元忠任尚書左僕射。

景龍元年正月丙辰日，因天旱而親自審理囚犯。

二月丙戌，恢復武氏的宗廟、陵園名號，爲武氏陵園設置令、丞官員、守護人戶和昭陵相同。甲午日，爲褒德廟、榮先陵設置令、丞官員。

四月庚寅日，寬赦雍州的犯人。

五月戊戌日，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爲防備突厥。丙午日，臧思言以代理鴻臚卿出使突厥，被殺害。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

六月丁卯初一，發生日食。庚午日，陝州上空飄落塵土。戊子日，吐蕃和姚州蠻一起侵犯邊地，姚嵩道討擊使唐九徵打敗了他們。

七月辛丑日，皇太子率領羽林千騎兵誅殺武三思，沒有成功，被殺。癸卯日，大赦天下。壬戌日，李嶠任中書令。

八月丙戌日，給皇上上尊號爲應天神龍皇

帝，皇后曰順天翊聖皇后。魏元忠罷。

九月丁酉，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庚子，大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辛亥，楊再思爲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爲侍中。蘇瓌罷。

十月戊寅，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壬午，有彗星出于西方。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丑，雨土。

二年二月癸未，有星隕于西南。庚寅，大赦，進五品以上母、妻封號一等，無妻者授其女，婦人八十以上版授郡、縣、鄉君。

七月癸巳，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亶同中書門下三品。丁酉，有星孛于胃、昴。

十一月庚申，西突厥寇邊，御史中丞馮嘉賓使于突厥，死之。己卯，大赦，賜酺三日。癸未，安西都護牛師獎及西突厥戰于火燒城，死之。

是歲，皇后、妃、主、昭容賣官，行墨敕斜封。

三年二月己丑，及皇后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爲宮市以嬉。壬寅，韋巨源爲尚書左僕射，楊再思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壬子，及皇后幸太常寺。

三月戊午，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守侍中，太府卿韋嗣立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兼檢校吏部侍郎崔湜，守兵部侍郎趙彥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禮部尚書韋溫爲太子少保、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帝，皇后爲順天翊聖皇后。魏元忠罷免宰相之位。

九月丁酉日，吏部侍郎蕭至忠任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都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免宰相之位。庚子日，大赦天下，改元。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辛亥日，楊再思任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任侍中。蘇瓌罷免宰相之位。

十月戊寅日，殺掉習藝館內教蘇安恒。壬午日，有彗星出現在西方。

十二月乙丑初一，發生日食。丁丑日，天空飄落塵土。

二年二月癸未日，有流星隕落在西南方。庚寅日，大赦天下，給五品以上官員的母親、妻子進升封號一等，沒有妻子可進封的就授予他的女兒，婦女當中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郡君、縣君、鄉君。

七月癸巳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亶同中書門下三品。丁酉日，有彗星出現在胃宿、昴宿。

十一月庚申日，西突厥侵犯邊地，御史中丞馮嘉賓出使突厥，被殺害。己卯日，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癸未日，安西都護牛師獎在火燒城與西突厥交戰，戰死。

這一年，皇后、妃、公主、昭容都出賣官職，行用墨敕斜封這種不通過正常途徑而任命官吏的方法。

三年二月己丑日，皇上和皇后親臨玄武門，觀看宮女拔河，在宮中設置買賣市場用來娛樂。壬寅日，韋巨源任尚書左僕射，楊再思任右僕射：都同中書門下三品。壬子日，和皇后親臨太常寺。

三月戊午日，宗楚客任中書令，蕭至忠守侍中，太府卿韋嗣立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兼檢校吏部侍郎崔湜，守兵部侍郎趙彥昭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日，禮部尚書韋溫任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書門下三品。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丙戌，貶崔湜爲襄州刺史，鄭愔江州司馬。

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庚子，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詔括天下圖籍。壬寅，慮囚。癸卯，楊再思薨。

七月丙辰，西突厥娑葛降。辛酉，許婦人非緣夫、子封者蔭其子孫。癸亥，慮囚。庚辰，澧水溢。

八月乙酉，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韋安石爲侍中。壬辰，有星孛于紫官。

九月戊辰，吏部尚書蘇瓌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乙丑，有事于南郊，以皇后爲亞獻，大赦，賜文武官階、爵，入品者減考，免關內今歲賦，賜酺三日。甲戌，豆盧欽望薨。

十二月壬辰，前宋國公致仕唐休瓌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甲午，如新豐溫湯。甲辰，赦新豐，給復一年，賜從官勛一轉。乙巳，至自新豐。

四年正月丙寅，及皇后微行以觀燈，遂幸蕭至忠第。丁卯，微行以觀燈，幸韋安石、長寧公主第。己卯，如始平。

二月壬午，赦咸陽、始平，給復一年。癸未，至自始平。庚戌，及后、妃、公主觀三品以上拔河。

三月，以河源九曲予吐蕃。庚申，雨木冰，井溢。

五月辛酉，封嗣號王邕爲汴王。丁卯，殺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丁

事。

五月丙戌日，貶崔湜爲襄州刺史，貶鄭愔爲江州司馬。

六月癸巳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庚子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撤去音樂。下詔搜求天下圖籍。壬寅日，親自審理囚犯。癸卯日，楊再思逝世。

七月丙辰日，西突厥娑葛投降。辛酉日，允許把婦女不是因爲丈夫、兒子而獲得的封號作爲給她的子孫賞賜官爵的蔭資。癸亥日，親自審理囚犯。庚辰日，澧水泛濫。

八月乙酉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韋安石任侍中。壬辰日，有彗星出現在紫微星座。

九月戊辰日，吏部尚書蘇瓌任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乙丑日，在南郊祭天，以皇后爲第二次獻酒主持人，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在九品以內的官員減少考核年限，免除關內百姓今年的賦稅，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甲戌日，豆盧欽望逝世。

十二月壬辰日，前宋國公退休的唐休瓌任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甲午日，前往新豐溫泉。甲辰日，寬赦新豐的犯人，免除新豐縣百姓的徭役一年，賜隨從官員勛官一轉。乙巳日，從新豐返回。

四年正月丙寅日，和皇后穿上便服出行觀賞燈，順便到蕭至忠宅第。丁卯日，穿上便服出行觀賞燈，親臨韋安石、長寧公主宅第。己卯日，前往始平。

二月壬午日，寬免咸陽、始平的犯人，免除咸陽、始平百姓的徭役一年。癸未日，從始平返回。庚戌日，和皇后、妃、公主一起觀看三品以上官員的拔河比賽。

三月，把河源九曲送給吐蕃。庚申日，雨雪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井水溢出。

五月辛酉日，封嗣號王李邕爲汴王。丁卯日，朝廷處死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丁丑日，剗

丑，剋縣地震。

六月，皇后及安樂公主、散騎常侍馬秦客反。壬午，皇帝崩，年五十五，謚曰孝和皇帝。天寶十三載，加謚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縣發生地震。

六月，皇后和安樂公主、散騎常侍馬秦客謀反。壬午日，皇帝逝世，終年五十五歲，謚號孝和皇帝。天寶十三載，追加謚號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贊曰：從前孔子作成《春秋》而亂臣賊子很感懼怕，它對那些殺害先君而篡奪國政的君主，都不黜廢抹掉他們，難道是因為他們盜竊而擁有君位，是莫大的罪惡，不埋沒其中事實，從而用來彰明他們的大惡而不隱去嗎？自司馬遷、班固都作《高后紀》，呂氏雖然沒有篡漢，而盜竊執掌漢朝的國政，就不敢隱去其中的事實，難道是他們體會出了聖人的旨意嗎？或者也是偶然合乎了《春秋》的筆法。唐朝的舊史沿用這辦法，把武后列於本紀，原來它的由來已久遠了。

大凡吉凶對於人，就像影子和聲響，而為善的人常常是得到吉，那不幸而遭遇凶的也有；作惡的人未曾不受到凶，那僥幸而免受凶的有時也有。那麼小人由此考慮，就認為天道難於預知，為善不一定有福，而作惡不一定得禍。武后的作惡，未受到大戮，可說是幸免的了。至於中宗的皇后韋氏，就是脚跟未旋轉完而得禍了。但她親身遭受婆母武后之難，却又親自重蹈覆轍，可說是屬於下愚不能改變的人啊！

唐書卷五

本紀第五

睿宗 玄宗

睿宗李旦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始封殷王，領冀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長而溫恭好學，通詁訓，工草隸書。徙封豫王，又封冀王，累遷右金吾衛大將軍、洛州牧。徙封相王，復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爲皇帝，其改國號周，以爲皇嗣，居于東宮。中宗自房州還，復爲皇太子，武后封皇嗣爲相王，授太子右衛率。累遷右羽林衛大將軍、并州牧、安北大都護、諸道元帥。中宗復位，進號安國相王。

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矯詔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發諸府兵五萬屯京師，以韋溫總知內外兵馬。甲申，乃發喪。又矯遺詔，自立爲皇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以睿宗參謀政事，大赦，改元曰唐隆。太后臨朝攝政，罷睿宗參謀政事，以爲太尉。封嗣雍王守禮爲邵王，壽春郡王成器爲宋王。丁亥，溫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紀處訥、張嘉福、岑羲持節巡撫關內、河南北。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入北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名旦，是高宗的第八個兒子。開始封爲殷王，領冀州大都督、單于大都護。長大後溫和謙恭喜好學習，通曉詁訓，精於草隸書法。改封豫王，又封冀王，多次遷官做到右金吾衛大將軍、洛州牧。改封相王，再次封爲豫王。武后廢掉中宗，立他爲皇帝，改國號爲周時，他爲皇嗣，住在東宮。中宗從房州返回，重新做皇太子，武后就封李旦爲相王，授太子右衛率。多次遷官任右羽林衛大將軍、并州牧、安北大都護、諸道元帥。中宗恢復帝位，進號安國相王。

景雲元年六月壬午日，韋皇后殺害中宗，假稱詔命立溫王李重茂爲皇太子。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調發各府兵士五萬人屯駐在京城，命韋溫總管內外兵馬。甲申日，纔發布喪訊。又假稱遺詔，自立爲皇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讓睿宗參謀政事，大赦天下，改元唐隆。太后臨朝代理政事，停止睿宗參謀政事的權力，以他爲太尉。封嗣雍王李守禮爲邵王，封壽春郡王李成器爲宋王。丁亥日，溫王妃陸氏立爲皇后。壬辰日，紀處訥、張嘉福、岑羲持節巡撫關內、河南、河北。庚子日，臨淄郡王李隆基率領一萬騎兵進入北軍討伐朝廷患亂，誅殺韋氏、安樂公主和韋巨源、馬秦客、駙馬都尉武延秀、光祿少卿楊

軍討亂，誅韋氏、安樂公主及韋巨源、馬秦客、駙馬都尉武延秀、光祿少卿楊均。辛丑，睿宗奉皇帝御安福門，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免天下歲租之半。進封隆基爲平王。朝邑尉劉幽求爲中書舍人，苑總監鍾紹京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壬寅，紹京及黃門侍郎李日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紀處訥、韋溫、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司農卿趙履溫伏誅。貶汴王邕爲沁州刺史，蕭至忠 許州刺史，韋嗣立 宋州刺史，趙彥昭 絳州刺史，崔湜 華州刺史。癸卯，太白晝見。平王隆基同中書門下三品，鍾紹京行中書令。張嘉福伏誅。甲辰，安國相王即皇帝位于承天門，大赦，長流、長任及流人未達者還之。賜內外官階、爵。復重茂爲溫王。乙巳，鍾紹京罷。丙午，太常少卿薛稷爲黃門侍郎，參預機務。丁未，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復則天大聖皇后號曰天后。戊申，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爲中書令，趙彥昭爲中書侍郎，崔湜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庚戌，進封衡陽郡王成義爲申王，巴陵郡王隆範 岐王，彭城郡王隆業 薛王。癸丑，兵部尚書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預機務。丁巳，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壬戌，貶蕭至忠爲晉州刺史，韋嗣立 許州刺史，趙彥昭 宋州刺史，張錫 絳州刺史。崔湜罷。丙寅，貶李嶠爲懷州刺史。姚元之兼任中書令，蘇瓌爲尚書左僕射。丁卯，唐休璟、張仁亶罷。己巳，大赦，改元，賜內外官及子爲父後者勳一轉。崔日用、薛稷罷。乙亥，廢崇恩廟、昊陵、順陵。追廢皇后韋氏爲

均。辛丑日，睿宗護奉皇帝親臨安福門，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免除天下百姓一年租稅的一半。晉封李隆基爲平王。朝邑尉劉幽求任中書舍人，苑總監鍾紹京任中書侍郎：都參預主持機要事務。壬寅日，鍾紹京和黃門侍郎李日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紀處訥、韋溫、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司農卿趙履溫被處以死刑。汴王李邕貶任沁州刺史，蕭至忠貶任許州刺史，韋嗣立貶任宋州刺史，趙彥昭貶任絳州刺史，崔湜貶任華州刺史。癸卯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平王李隆基同中書門下三品，鍾紹京行中書令。張嘉福被處以死刑。甲辰日，安國相王在承天門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長期流放、長期貶任以及流放人還未到達流放地的都叫返回。賜內外官員官階、爵位。重新封李重茂爲溫王。乙巳日，鍾紹京罷免宰相之位。丙午日，太常少卿薛稷任黃門侍郎，參預機要事務。丁未日，立平王李隆基爲皇太子。則天大聖皇后重新稱爲天后。戊申日，許州刺史姚元之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蕭至忠任中書令，趙彥昭任中書侍郎，崔湜任吏部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庚戌日，衡陽郡王李成義進封爲申王，巴陵郡王李隆範進封爲岐王，彭城郡王李隆業進封爲薛王。癸丑日，兵部尚書崔日用任黃門侍郎，參預機要事務。丁巳日，洛州長史宋璟爲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免宰相之位。壬戌日，蕭至忠貶任晉州刺史，韋嗣立貶任許州刺史，趙彥昭貶任宋州刺史，張錫貶任絳州刺史。崔湜罷免宰相之位。丙寅日，貶李嶠爲懷州刺史。姚元之兼任中書令，蘇瓌任尚書左僕射。丁卯日，唐休璟、張仁亶罷免宰相之位。己巳日，大赦天下，改元，賜給內外官員及繼承門戶的兒子勳官一轉。崔日用、薛稷罷免宰相之位。乙亥日，廢掉崇恩廟、昊陵、順陵。追貶已廢皇后韋氏爲庶人，追貶安樂公主爲勃逆庶人。

庶人，安樂公主爲勃逆庶人。

八月庚寅，譙王重福及汴州刺史鄭愔謀反，伏誅。癸巳，罷墨敕斜封官。貶裴談爲蒲州刺史。

九月辛未，太子少師致仕唐休璟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十月乙未，追號天后曰太聖天后。癸卯，出義宗于太廟。

十一月戊申，姚元之爲中書令。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壬子，蘇瓌、韋安石罷。宋王成器爲尚書左僕射。丁卯，赦靈駕所過。己巳，宋王成器爲司徒。

二年正月己未，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徙封重茂爲襄王。乙丑，追册妃劉氏、竇氏爲皇后。

二月丁丑，皇太子監國。甲申，貶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宋璟 楚州刺史。丙戌，太子少保韋安石爲侍中。劉幽求罷。復墨敕斜封官。辛卯，禁屠。

三月癸丑，作金仙、玉真觀。

四月甲申，韋安石爲中書令。宋王成器罷。辛卯，李日知爲侍中。壬寅，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民酺三日。甲辰，作玄元皇帝廟。

五月庚戌，復昊陵、順陵，置官屬。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左御史臺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乙卯，大赦，賜酺三日。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庚午，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九月乙亥，竇懷貞爲侍中。

十月甲辰，吏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

八月庚寅日，譙王李重福和汴州刺史鄭愔謀反，處以死刑。癸巳日，撤銷那些通過非正常程序的墨敕斜封任命的官員。貶裴談爲蒲州刺史。

九月辛未日，以太子少師退休的唐休璟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爲防備突厥。

十月乙未日，追號天后爲太聖天后。癸卯日，把義宗的神位從太廟移出。

十一月戊申日，姚元之任中書令。己酉日，在定陵安葬孝和皇帝。壬子日，蘇瓌、韋安石罷免宰相之位。宋王李成器任尚書左僕射。丁卯日，寬赦中宗靈柩經過地方的犯人。己巳日，宋王李成器任司徒。

二年正月己未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日，改封李重茂爲襄王。乙丑日，追册妃劉氏、竇氏爲皇后。

二月丁丑日，皇太子代理國事。甲申日，貶姚元之爲申州刺史，貶宋璟爲楚州刺史。丙戌日，太子少保韋安石任侍中。劉幽求罷免宰相之位。恢復墨敕斜封這種非正常程序任命的官員。辛卯日，下令禁止屠宰。

三月癸丑日，建造金仙觀、玉真觀。

四月甲申日，韋安石任中書令。宋王李成器罷免司徒之位。辛卯日，李日知任侍中。壬寅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百姓盡情聚飲三天。甲辰日，建造玄元皇帝廟。

五月庚戌日，恢復昊陵、順陵的陵名，設置管理陵園的官屬。壬戌日，殿中監竇懷貞任左御史臺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乙卯日，大赦天下，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丁巳日，皇太子到國子學進獻蔬菜類禮品祭奠先師。庚午日，韋安石任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九月乙亥日，竇懷貞任侍中。

十月甲辰日，吏部尚書劉幽求任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太子詹事崔湜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中書門下平章

書侍郎陸象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安石、李日知、郭元振、竇懷貞、張說罷。

十二月丁未，作潑寒胡戲。

先天元年正月辛未，享于太廟。甲戌，并、汾、絳三州地震。辛巳，有事于南郊。戊子，耕籍田。己丑，大赦，改元曰太極。賜內外官階、爵，民酺五日。版授九十以上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辛卯，幸安福門，觀酺三日夜。壬辰，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乙未，戶部尚書岑羲、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是春旱。

五月戊寅，有事于北郊。辛巳，大赦，改元曰延和。賜內外官陪禮者勛一轉，民酺五日。

六月癸丑，岑羲爲侍中。乙卯，追號大聖天后爲天后聖帝。辛酉，刑部尚書郭元振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伐突厥。甲子，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及奚戰于冷陁山，敗績。

七月辛未，有彗星入于太微。兵部尚書李迥秀爲朔方道後軍大總管。乙亥，竇懷貞爲尚書右僕射、平章軍國重事。己卯，幸安福門觀樂，三日而止。丙戌，以旱減膳。

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爲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壬寅，追號天后聖帝爲聖后。甲辰，大赦，改元，賜內外官及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勛、爵，民酺五日。丁未，立皇太子妃王氏爲皇后。戊申，封皇帝子嗣直爲郟王，嗣謙郢王。己酉，宋王成器爲司徒。庚戌，竇懷貞爲

事。韋安石、李日知、郭元振、竇懷貞、張說罷免宰相之位。

十二月丁未日，表演潑寒胡戲。

先天元年正月辛未日，在太廟祭祖。甲戌日，并州、汾州、絳州發生地震。辛巳日，在南郊祭天。戊子日，皇上舉行親手扶犁耕籍田的典禮。己丑日，大赦天下，改元太極。賜給內外官員官階、爵位，百姓盡情聚飲五天。九十歲以上的老人授予名譽下州刺史，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授予名譽上州司馬。辛卯日，皇上親臨安福門，觀看官民盡情聚飲的場面達三天三夜。壬辰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乙未日，戶部尚書岑羲、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月丁巳日，皇太子到國子學進獻蔬菜類禮品祭奠先師。

這一年的春天乾旱。

五月戊寅日，在北郊祭地。辛巳日，大赦天下，改元延和。陪侍祭地典禮的內外官員賜給勛官一轉，百姓盡情聚飲五天。

六月癸丑日，岑羲任侍中。乙卯日，追號大聖天后爲天后聖帝。辛酉日，刑部尚書郭元振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突厥。甲子日，幽州都督孫佺、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在冷陁山和奚人交戰，大敗。

七月辛未日，有彗星進入太微星座。兵部尚書李迥秀任朔方道後軍大總管。乙亥日，竇懷貞任尚書右僕射、平章軍國重事。己卯日，皇上親臨安福門觀看奏樂，連續三天纔停止。丙戌日，因天旱減省膳食。

八月庚子日，立皇太子爲皇帝，讓他處理小事；自尊爲太上皇，處理大事。壬寅日，追號天后聖帝爲聖后。甲辰日，大赦天下，改元，賜內外官員和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勛官、爵位，百姓盡情聚飲五天。丁未日，立皇太子妃王氏爲皇后。戊申日，皇帝的兒子李嗣直封爲郟王，李嗣謙封爲郢王。己酉日，宋王李成器任司徒。庚戌，竇懷貞任尚書左僕射，劉幽求

尚書左僕射，劉幽求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檢校中書令。戊午，流劉幽求于封州。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甲午，封皇帝子嗣昇爲陝王。

十月辛卯，獵于驪山。

十一月丁亥，詔遣皇帝巡邊。甲午，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爲中軍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

二年正月乙亥，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

二月，追作先天元年醺。

六月辛丑，以雨霖避正殿，減膳。丙辰，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甲子，大赦。乙丑，詔歸政于皇帝。

開元四年六月，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謚曰大聖真皇帝。天寶十三年，增謚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玄宗李隆基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皇后竇氏。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始封楚王，後爲臨淄郡王。累遷衛尉少卿、潞州別駕。

景龍四年，朝于京師，遂留不遣。庶人韋氏已弑中宗，矯詔稱制。玄宗乃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尚衣奉御王崇晬、公主府典籤王師虔、朝邑尉劉幽求、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兒、道士馮處澄、僧普潤定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幽求等入苑中，福順、仙兒以萬騎兵攻玄武門，斬左羽林將軍韋播、中郎將高嵩以徇。左萬騎由左入，右萬

守尚書右僕射；都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任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戊午日，把劉幽求流放到封州。

九月丁卯初一，日食。甲午日，封皇帝的兒子李嗣昇爲陝王。

十月辛卯日，在驪山打獵。

十一月丁亥日，太上皇下詔派遣皇帝巡視邊地。甲午日，幽州都督宋璟任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訥任中軍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任右軍大總管。

二年正月乙亥日，吏部尚書蕭至忠爲中書令。

二月，追補先天元年的官民盡情聚飲。

六月辛丑日，因連日陰雨避離正殿，減省膳食。丙辰日，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七月甲子日，大赦天下。乙丑日，太上皇下詔把政務全部交給皇帝處理。

開元四年六月，太上皇在百福殿逝世，終年五十五歲，謚號大聖真皇帝。天寶十三年，追加謚號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名隆基，是睿宗的第三個兒子。生母是昭成皇后竇氏。天性英武，善於騎射，精通音律、曆象之學。開始封爲楚王，後來封爲臨淄郡王。多次遷官後任衛尉少卿、潞州別駕。

景龍四年，到京城朝見，就留下而沒有再遣回潞州。庶人韋氏殺害中宗後，假稱詔命臨朝稱制。玄宗就和太平公主的兒子薛崇簡、尚衣奉御王崇晬、公主府典籤王師虔、朝邑尉劉幽求、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兒、道士馮處澄、僧人普潤定計討伐朝廷患亂。有人提出先稟告相王，玄宗說：“請求後依從了，這是讓父王參預危險的事情；如果不依從，那我們的計劃就失敗了。”於是在夜裏率領劉幽求等人進入苑中，葛福順、李仙兒帶一萬騎兵攻打玄武門，斬殺了左羽林將軍韋播、中郎將高嵩後示衆。左萬騎兵從左面進入，右萬騎兵

騎由右入，玄宗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官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乃拜玄宗殿中監，兼知內外閑廐、檢校隴右群牧大使，押左右萬騎，進封平王，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即位，立爲皇太子。景雲二年，監國，聽除六品以下官。延和元年，星官言：“帝坐前星有變。”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辰，制皇太子宜即皇帝位。太子惶懼入請，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也。”皇太子乃御武德殿，除三品以下官。八月庚子，即皇帝位。先天元年十月庚子，享于太廟，大赦。

開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親蠶。

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及岑羲、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乙丑，始聽政。丁卯，大赦，賜文武官階、爵。庚午，流崔湜于賓州。甲戌，毀天樞。乙亥，尚書右丞張說檢校中書令。庚辰，陸象先罷。

八月癸巳，劉幽求爲尚書右僕射，知軍國大事。壬寅，宋王成器爲太尉，申王成義爲司徒，郾王守禮爲司空。

九月丙寅，宋王成器罷。庚午，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爲中書令。

十月，姚嵩蠻寇姚州，都督李蒙死之。己亥，幸溫湯。癸卯，講武于驪山。流郭元振于新州，給事中唐紹伏誅。免新豐來歲稅，賜從官帛。甲辰，獵于渭川。同州刺史姚元之爲

從右面進入，玄宗率領總監羽林兵到兩儀殿會合，值班守衛中宗靈柩的兵士都起來響應，於是誅殺了韋氏。天明，騎上快馬奔去謁見相王，向相王道歉沒有預先稟告。相王抽泣着說：“依賴你而免了災難，不這樣，我將會遭受災難。”於是拜授玄宗爲殿中監，兼管內外閑廐、檢校隴右群牧大使事務，掌管左右萬騎，進封平王，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即位，立他爲皇太子。景雲二年，代理國事，聽憑他自行任命六品以下官員。延和元年，觀察星象的官員說：“帝座前星有變異。”睿宗說：“傳位給有德的人來避災，我的心意決定了。”七月壬辰日，下制說皇太子應該即皇帝位。太子惶恐懼怕而入宮請示原因，睿宗說：“這是我用來答覆上天警戒的。”皇太子就親臨武德殿，自行任命三品以下官員。八月庚子日，即皇帝位。先天元年十月庚子日，在太廟祭祖，大赦天下。

開元元年正月辛巳日，皇后舉行親手飼養蠶的典禮。

七月甲子日，太平公主和岑羲、蕭至忠、竇懷貞謀反，都處以死刑。乙丑日，開始處理政務。丁卯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庚午日，把崔湜流放到賓州。甲戌日，毀掉武則天所立自己記功德的柱。乙亥日，尚書右丞張說爲檢校中書令。庚辰日，陸象先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癸巳日，劉幽求任尚書右僕射，主持軍國大事。壬寅日，宋王李成器爲太尉，申王李成義爲司徒，郾王李守禮爲司空。

九月丙寅日，宋王李成器罷免太尉之官。庚午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任中書令。

十月，姚嵩蠻侵犯姚州，都督李蒙被殺。己亥日，皇上前往溫泉。癸卯日，在驪山演練軍隊。把郭元振流放到新州，給事中唐紹處以死刑。免除新豐縣百姓明年的賦稅，賞賜隨從官員帛。甲辰日，在渭川打獵。同州刺史姚元之任兵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乙巳，至自渭川。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戊子，群臣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

十二月庚寅，大赦，改元，賜內外官勳。改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甲午，吐蕃請和。己亥，禁潑寒胡戲。壬寅，姚崇兼紫微令。癸丑，劉幽求罷。貶張說爲相州刺史。甲寅，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二年正月壬午，以關內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寬繫囚，祠名山大川，葬暴骸。甲申，并州節度大使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以伐契丹。

二月壬辰，避正殿，減膳，徹樂。突厥寇北庭，都護郭虔瓘敗之。己酉，慮囚。

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執西突厥都擔。

四月辛未，停諸陵供奉鷹犬。

五月辛亥，魏知古罷。

六月，京師大風拔木。甲子，以太上皇避暑，徙御大明宮。

七月乙未，焚錦綉珠玉于前殿。戊戌，禁采珠玉及爲刻鏤器玩、珠繩帖繡服者，廢織錦坊。庚子，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丁未，襄王重茂薨，追冊爲皇帝。

八月壬戌，禁女樂。乙亥，吐蕃寇邊，薛訥攝左羽林軍將軍，爲隴右防禦大使，右驍衛將軍郭知運爲副，以伐之。

九月庚寅，作興慶宮。丁酉，宴京師侍老于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婦人亦如之，賜於其家。戊申，幸溫湯。

十月戊午，至自溫湯。甲子，薛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乙巳日，從渭川返回。

十一月乙丑日，劉幽求兼任侍中。戊子日，群臣給皇帝上尊號開元神武皇帝。

十二月庚寅日，大赦天下，改元，賜內外官員勳官。改稱中書省爲紫微省，改稱門下省爲黃門省，改稱侍中爲監。甲午日，吐蕃請求和好。己亥日，禁止表演潑寒胡戲。壬寅日，姚崇兼任紫微令。癸丑日，劉幽求罷免宰相之位。貶張說爲相州刺史。甲寅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二年正月壬午日，因關內乾旱，徵求直言進諫，停止不緊急的事務，寬免在押囚犯，祭祀名山大川，埋葬暴露的骸骨。甲申日，并州節度大使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前去討伐契丹。

二月壬辰日，避離正殿，減省膳食，撤去音樂。突厥侵犯北庭，被都護郭虔瓘打敗。己酉日，親自訊察囚犯案情。

三月己亥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活捉了西突厥都擔。

四月辛未日，停止給各皇陵供奉鷹犬。

五月辛亥日，魏知古罷免宰相之位。

六月，京城颶大風而拔起樹木。甲子日，因太上皇避暑，遷居大明宮。

七月乙未日，在前殿焚毀錦綉珠玉。戊戌日，禁止采集珠玉以及進行鏤刻器物玩具、穿珠爲繩貼套衣服，取消織錦坊。庚子日，薛訥在灤河和奚人、契丹人交戰，大敗。丁未日，襄王李重茂逝世，追冊爲皇帝。

八月壬戌日，禁止歌舞女伎。乙亥日，吐蕃侵犯邊地，薛訥以代理左羽林軍將軍的身份，擔任隴右防禦大使，右驍衛將軍郭知運爲副，前去討伐吐蕃。

九月庚寅日，建造興慶宮。丁酉日，在含元殿庭中宴請京城中的受瞻養的老人，賜給九十歲以上老人几、杖，八十歲以上老人鳩杖，九十歲、八十歲的婦女也是同樣，到他們家中賞賜。戊申日，前往溫泉。

十月戊午日，從溫泉返回。甲子日，薛訥在

訥及吐蕃戰于武階，敗之。

十二月乙丑，封子嗣真爲鄆王，嗣初爲鄂王，嗣玄爲鄆王。

三年正月丁亥，立鄆王 嗣謙爲皇太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賜酺三日。癸卯，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二月辛酉，赦囚非惡逆、造僞者。

四月庚申，突厥部三姓葛邏祿來附。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總管，涼州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并州長史王晙副之：以備突厥。

五月丁未，以旱錄京師囚。戊申，避正殿，減膳。

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十月辛酉，嵩州蠻寇邊，右驍衛將軍李玄道伐之。壬戌，薛訥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癸亥，如鄜，赦所過徒罪以下，賜侍老九十以上及篤疾者物。甲子，如鳳泉湯。戊辰，降大理繫囚罪。

十一月己卯，至自鳳泉湯。乙酉，幸溫湯。丁亥，相州人崔子岳反，伏誅。甲午，至自溫湯。乙未，禁白衣長髮會。

十二月乙丑，降鳳泉湯所過死罪以下。

四年正月戊寅，朝太上皇于西宮。

二月丙辰，幸溫湯。辛酉，吐蕃寇松州，廓州刺史蓋思貴伐之。丁卯，至自溫湯。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及吐蕃戰，敗之。

六月甲子，太上皇崩。辛未，京師、華、陝二州大風拔木。癸酉，大武軍子將郝靈佺殺突厥 默啜。

武階和吐蕃交戰，打敗了吐蕃。

十二月乙丑日，皇子李嗣真封爲鄆王，李嗣初封爲鄂王，李嗣玄封爲鄆王。

三年正月丁亥日，立鄆王 李嗣謙爲皇太子。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赦免。特許官民盡情聚飲三天。癸卯日，盧懷慎爲檢校黃門監。

二月辛酉日，赦免囚犯當中不是惡逆罪、造僞的犯人。

四月庚申日，突厥部三姓葛邏祿前來歸附。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任涼州鎮軍大總管，涼州都督楊執一爲副；右衛大將軍郭虔瓘任朔州鎮軍大總管，并州長史王晙爲副：爲了防備突厥。

五月丁未日，因天旱而親自審察京城的囚犯案情。戊申日，避離正殿，減省膳食。

七月庚辰初一，發生日食。

十月辛酉日，嵩州蠻人侵犯邊地，右驍衛將軍李玄道討伐他們。壬戌日，薛訥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爲副。癸亥日，前往鄜，赦免皇上經過地方的罰作勞役以下的犯人，受贍養的老人當中九十歲以上的以及有重病的賜給物品。甲子日，前往鳳泉湯。戊辰日，減輕大理寺在押囚犯的刑罰。

十一月己卯日，從鳳泉湯返回。乙酉日，前往溫泉。丁亥日，相州人崔子岳造反，被處死。甲午日，從溫泉返回。乙未日，禁止白衣會長髮會。

十二月乙丑日，減輕前去鳳泉湯經過地方的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

四年正月戊寅日，到西宮朝見太上皇。

二月丙辰日，前往溫泉。辛酉日，吐蕃侵犯松州，廓州刺史蓋思貴討伐吐蕃。丁卯日，從溫泉返回。癸酉日，松州都督孫仁獻和吐蕃交戰，打敗了吐蕃。

六月甲子日，太上皇逝世。辛未日，京城、華州、陝州颶大風拔起樹木。癸酉日，大武軍小將郝靈佺殺死突厥 默啜。

七月丁丑，吐蕃請和。丁酉，洛水溢。

八月辛未，奚、契丹降。

十月庚午，葬大聖真皇帝于橋陵。

十一月己卯，盧懷慎罷。丁亥，遷中宗神主于西廟。丙申，尚書左丞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十二月乙卯，定陵寢殿火。丙辰，幸溫湯。乙丑，至自溫湯。

閏月己亥，姚崇、源乾曜罷。刑部尚書宋璟爲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五年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遷神主于太極殿，素服避正殿，輟視朝五日。己酉，享于太極殿。辛亥，如東都。戊辰，大霧。

二月甲戌，大赦，賜從官帛，給復河南一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年歲租。

三月丙寅，吐蕃請和。

四月甲申，毀拜洛受圖壇。己丑，子嗣一卒。

五月丙辰，詔公侯子孫襲封。

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及吐蕃戰，敗之。

九月壬寅，復紫微省爲中書省，黃門省爲門下省，監爲侍中。

十月戊寅，祔神主于太廟。甲申，命史官月奏所行事。

六年正月辛丑，突厥請和。

二月壬辰，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王峻伐突厥。

六月甲申，灋水溢。

八月庚辰，以旱慮囚。

十月癸亥，賜河南府、懷汝鄭三州父老帛。

十一月辛卯，至自東都。丙申，

七月丁丑日，吐蕃請求講和。丁酉日，洛水泛濫。

八月辛未日，奚、契丹投降。

十月庚午日，在橋陵安葬大聖真皇帝。

十一月己卯日，盧懷慎罷免宰相之位。丁亥日，把中宗神主遷到西廟。丙申日，尚書左丞源乾曜任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十二月乙卯日，定陵寢殿失火。丙辰日，前往溫泉。乙丑日，從溫泉返回。

閏十二月己亥日，姚崇、源乾曜罷免宰相之位。刑部尚書宋璟任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五年正月癸卯日，太廟四室毀壞，把神主遷移到太極殿，皇上穿素服避離正殿，停止處理朝政五天。己酉日，在太極殿祭祖。辛亥日，前往東都。戊辰日，大霧瀰漫。

二月甲戌日，大赦天下，隨從官員賜給帛，免除河南百姓的徭役一年，免除河南河北遭受蝗災、水災之州百姓今年的租稅。

三月丙寅日，吐蕃請求講和。

四月甲申日，毀掉拜洛受圖壇。己丑日，皇子李嗣一去世。

五月丙辰日，下詔讓封爲公侯人家的子孫繼承爵位。

七月壬寅日，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和吐蕃交戰，打敗了他們。

九月壬寅日，紫微省重新稱作中書省，黃門省重新稱作門下省，監重新稱作侍中。

十月戊寅日，把睿宗的牌位遷入太廟祔祭。甲申日，命令史官每月奏上皇上的行事。

六年正月辛丑日，突厥請求講和。

二月壬辰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王峻征伐突厥。

六月甲申日，灋水泛濫。

八月庚辰日，因天旱親自審察囚犯案情。

十月癸亥日，賜帛給河南府、懷州汝州鄭州的父老。

十一月辛卯日，從東都返回。丙申日，在太

享于太廟。元皇帝以上三祖枝孫失官者授五品京官，皇祖妣家子孫在選者甄擇之。免知頓及旁州供承者一歲租稅。乙巳，改傳國璽曰“寶”。是月，突厥執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素服。徹樂，減膳，中書門下慮囚。

六月戊辰，吐蕃請和。

閏七月辛巳，以旱避正殿，徹樂，減膳。甲申，慮囚。

八月丙戌，慮囚。

九月甲戌，徙封宋王憲爲寧王。

十月，作義宗廟于東都。辛卯，幸溫湯。癸卯，至自溫湯。

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胄，賜陪位官及學生帛。

八年正月辛巳，宋璟、蘇頌罷。京兆尹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張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戊戌，子敏卒。

三月甲子，免水旱州逋負，給復四鎮行人家一年。

五月丁卯，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六月庚寅，洛、瀍、穀水溢。

九月，突厥寇甘、涼，涼州都督楊敬述及突厥戰，敗績。丙寅，降京城囚罪，杖以下原之。壬申，契丹寇邊，王峻檢校幽州都督、節度河北諸軍大使，黃門侍郎韋抗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伐之。甲戌，中書門下慮囚。

十月辛巳，如長春宮。壬午，獵于下邳。庚寅，幸溫湯。十一月乙卯，至自溫湯。

廟祭祖。凡是元皇帝以上三祖的支孫失去官職的授予五品京官，凡是皇祖夫人娘家的子孫等待選官的加以甄拔擇用。免除沿途爲皇上提供食宿的地方以及供給皇上的旁州百姓一年的租稅。乙巳日，傳國璽改稱爲“寶”。這個月，突厥俘虜了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七年五月己丑初一，日食，皇上穿素服，撤去音樂，減省膳食，中書門下的有關官員審察囚犯案情。

六月戊辰日，吐蕃請求講和。

閏七月辛巳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撤去音樂，減省膳食。甲申日，親自審察囚犯案情。

八月丙戌日，親自審理囚犯案情。

九月甲戌日，改封宋王李憲爲寧王。

十月，在東都建造義宗廟。辛卯日，前往溫泉。癸卯日，從溫泉返回。

十一月乙亥日，皇太子入學舉行與公卿子弟排列長幼次序之禮，賜給陪位官員及學生帛。

八年正月辛巳日，宋璟、蘇頌罷免宰相之位。京兆尹源乾曜任黃門侍郎，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張嘉貞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戊戌日，皇子李敏去世。

三月甲子日，免除遭受水災旱災之州百姓拖欠的租賦，免除前往四鎮的征夫戰士家屬的徭役一年。

五月丁卯日，源乾曜任侍中，張嘉貞任中書令。

六月庚寅日，洛水、瀍水、穀水泛濫。

九月，突厥侵犯甘州、涼州，涼州都督楊敬述和突厥交戰，大敗。丙寅日，減輕京城囚犯的刑罰，判處杖刑以下的犯人都寬免。壬申日，契丹侵犯邊地，王峻爲檢校幽州都督、節度河北諸軍大使，黃門侍郎韋抗任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前去討伐契丹。甲戌日，中書門下有有關官員審察囚犯案情。

十月辛巳日，前往長春宮。壬午日，在下邳打獵。庚寅日，前往溫泉。十一月乙卯日，從溫泉返回。

九年正月，括田。丙寅，幸溫湯。乙亥，至自溫湯。

二月丙戌，突厥請和。丁亥，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四月庚寅，蘭池胡康待賓寇邊。

五月庚午，原見囚死、流罪隨軍效力、徒以下未發者。

七月己酉，王唆執康待賓。

八月，蘭池胡康願子寇邊。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癸亥，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庚午，大赦，賜文武官階、爵，唐隆、先天實封功臣坐事免若死者加贈，賜民酺三日。

十二月乙酉，幸溫湯。壬辰，至自溫湯。

是冬，無雪。

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

二月丁丑，次望春頓，賜從官帛。

四月己亥，張說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

五月戊午，突厥請和。辛酉，伊、汝水溢。

閏月壬申，張說巡邊。

六月丁巳，河決博、棣二州。

七月庚辰，給復遭水州。丙戌，安南人梅叔鸞反，伏誅。

九月，張說敗康願子于木盤山，執之。己卯，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癸未，吐蕃攻小勃律，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敗之。

十月甲寅，如興泰宮，獵于上宜川。庚申，如東都。

十二月，突厥請和。

十一年正月丁卯，降東都囚罪，

九年正月，搜檢不納稅的隱漏田地。丙寅日，前往溫泉。乙亥日，從溫泉返回。

二月丙戌日，突厥請求講和。丁亥日，免除天下百姓七年以前拖欠的租賦。

四月庚寅日，蘭池胡康待賓侵犯邊地。

五月庚午日，寬免在押囚犯當中的死罪、流放罪犯人隨軍效力的、罰作勞役罪以下犯人還未遣發的。

七月己酉日，王唆俘獲康待賓。

八月，蘭池胡康願子侵犯邊地。

九月乙巳初一，日食。癸亥日，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一月庚午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唐隆、先天年實封功臣中因出事免職或已死去的給予加官追贈，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十二月乙酉日，前往溫泉。壬辰日，從溫泉返回。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十年正月丁巳日，前往東都。

二月丁丑日，停駐望春頓，隨從官員賜給帛。

四月己亥日，張說爲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

五月戊午日，突厥請求講和。辛酉日，伊水、汝水泛濫。

閏五月壬申日，張說巡視邊地。

六月丁巳日，黃河在博州、棣州境內決口。

七月庚辰日，免除遭受水災之州百姓的徭役。丙戌日，安南人梅叔鸞反叛，處以死刑。

九月，張說在木盤山打敗康願子，活捉了他。己卯日，京兆人權梁山反叛，處以死刑。癸未日，吐蕃攻打小勃律，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打敗了吐蕃。

十月甲寅日，前往興泰宮，在上宜川打獵。庚申日，前往東都。

十二月，突厥請求講和。

十一年正月丁卯日，減輕東都囚犯的刑罰，

杖以下原之。己巳，如并州，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賜侍老物。庚辰，次潞州，赦囚，給復五年，以故第爲飛龍宮。辛卯，次并州，改并州爲北都。癸巳，赦太原府，給復一年，下戶三年，元從家五年。版授侍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

二月己酉，貶張嘉貞爲幽州刺史。壬子，如汾陰，祠后土，賜文武官階、勳、爵、帛。癸亥，張說兼中書令。

三月辛未，至自汾陰，免所過今歲稅，赦京城。

四月甲子，張說爲中書令。吏部尚書王琬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乙丑，復中宗于太廟。己丑，王琬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辛卯，遣使分巡天下。

六月，王琬巡邊。

八月戊申，追號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

十月丁酉，幸溫湯，作溫泉宮。甲寅，至自溫湯。

十一月戊寅，有事于南郊，大赦。賜奉祠官階、勳、爵，親王公主一子官，高年粟帛，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天下酺三日，京城五日。

十二月甲午，如鳳泉湯。戊申，至自鳳泉湯。庚申，貶王琬爲蘄州刺史。

十二年四月壬寅，詔傍繼國王禮

判處杖刑以下的犯人都寬免。己巳日，前往并州，減輕囚犯的刑罰，罰作勞役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受贍養的老人賜給物品。庚辰日，停駐潞州，赦免囚犯，免除百姓的徭役五年，把從前的第宅改爲飛龍宮。辛卯日，進駐并州，把并州改爲北都。癸巳日，赦免太原府的犯人，免除百姓的徭役一年，下等戶人家免除徭役三年，元從功臣之家免除徭役五年。免除徭役的老人當中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上縣令，八十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縣君；九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州長史，九十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郡君；一百歲以上的授予名譽州刺史，一百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郡夫人。

二月己酉日，貶張嘉貞爲幽州刺史。壬子日，前往汾陰，祭祀后土，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帛。癸亥日，張說兼任中書令。

三月辛未日，從汾陰返回，免除皇上經過地方百姓今年的租稅，赦免京城的犯人。

四月甲子日，張說任中書令。吏部尚書王琬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月乙丑日，在太廟重新設置中宗的牌位。己丑日，王琬爲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辛卯日，派遣使臣分別巡視天下。

六月，王琬巡視邊地。

八月戊申日，追號宣皇帝爲獻祖，光皇帝爲懿祖。

十月丁酉日，前往溫泉，建造溫泉宮。甲寅日，從溫泉返回。

十一月戊寅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賜侍奉皇帝祭天的官員官階、勳官、爵位，賜親王公主一個兒子官銜，高齡老人賜給粟帛，孝子順孫終生免除徭役。特許天下人盡情聚飲三天，京城的人盡情聚飲五天。

十二月甲午日，前往鳳泉湯。戊申日，從鳳泉湯返回。庚申日，貶王琬爲蘄州刺史。

十二年四月壬寅日，下詔宗室成員當中屬於

當廢而屬近者封郡王。

七月己卯，廢皇后王氏爲庶人。

十月，庶人王氏卒。

十一月庚午，如東都。庚辰，溪州首領覃行章反，伏誅。辛巳，申王李撝薨。

閏十二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正月戊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遣使宣慰天下。壬子，葬朔方、隴右、河西戰亡者。

三月甲午，徙封郾王潭爲慶王，陝王浚忠王，鄆王洽棣王，鄆王湜榮王。封子湜爲光王，湜儀王，湜潁王，湜永王，清壽王，洄延王，沐盛王，湜濟王。

九月丙戌，罷奏祥瑞。

十月辛酉，如兗州。庚午，次濮州，賜河南、北五百里內父老帛。

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辛卯，禪于社首。壬辰，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致仕官一季祿，公主、嗣王、郡縣主一子官，諸蕃酋長來會者一官。免所過一歲、兗州二歲租。賜天下醵七日。丙申，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給復近墓五戶。丁酉，賜徐、曹、亳、許、仙、豫六州父老帛。

十二月己巳，如東都。

十四年二月，邕州獠梁大海反，伏誅。

四月丁巳，戶部侍郎李元絃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張說罷。丁卯，岐王李範薨。

六月戊午，東都大風拔木。壬戌，詔州縣長官言事。

七月癸未，灋水溢。

旁支而繼承親王爵位的依禮應當廢黜後把宗屬相近的封爲郡王。

七月己卯日，把皇后王氏廢爲庶人。

十月，庶人王氏去世。

十一月庚午日，前往東都。庚辰日，溪州首領覃行章反叛，被處死。辛巳日，申王李撝逝世。

閏十二月丙辰初一，日食。

十三年正月戊子，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寬免。派遣使者宣諭安撫天下。壬子日，安葬朔方、隴右、河西戰死的人。

三月甲午日，郾王李潭改封爲慶王，陝王李浚改封爲忠王，鄆王李洽改封爲棣王，鄆王李湜改封爲榮王。皇子李湜封爲光王，李湜封爲儀王，李湜封爲潁王，李湜封爲永王，李清封爲壽王，李洄封爲延王，李沐封爲盛王，李湜封爲濟王。

九月丙戌日，停止奏報祥瑞之事。

十月辛酉日，前往兗州。庚午日，停駐濮州，黃河南岸、北岸五百里以內的父老賜給帛。

十一月庚寅日，在泰山祭天。辛卯日，在社首祭地。壬辰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退休的官員賜給一季俸祿，公主、嗣王、郡主縣主賜予一個兒子官位，各蕃酋長前來朝會的授予一官。免除皇上經過地方百姓的一年租稅、兗州百姓的二年租稅。特許天下人盡情聚飲七天。丙申日，親臨孔子宅，派遣使者用牛羊猪作祭品祭奠孔子墓，免除墓地附近五戶人家的徭役。丁酉日，徐州、曹州、亳州、許州、仙州、豫州的父老賜給帛。

十二月己巳日，前往東都。

十四年二月，邕州獠梁大海反叛，被處死。

四月丁巳日，戶部侍郎李元絃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日，張說罷免宰相之位。丁卯日，岐王李範逝世。

六月戊午日，東都颶大風拔起樹木。壬戌日，下詔州縣長官陳論政事。

七月癸未日，灋水泛濫。

八月丙午，河決魏州。

九月己丑，磧西節度使杜暹檢校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甲寅，太白晝見。庚申，如廣成湯。己巳，如東都。

十二月丁巳，獵于方秀川。

十五年正月辛丑，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君奭及吐蕃戰于青海，敗之。

七月甲戌，震興教門觀，災。庚寅，洛水溢。己亥，降都城囚罪，徒以下原之。

八月，澗、穀溢，毀澠池縣。己巳，降天下死罪、嶺南邊州流人，徒以下原之。

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執刺史田元獻。

閏月庚子，寇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之。庚申，回紇襲甘州，王君奭死之。

十月己卯，至自東都。

十一月丁卯，獵于城南。

十二月乙亥，幸溫泉宮。丙戌，至自溫泉宮。

十六年正月壬寅，趙頤貞及吐蕃戰于曲子城，敗之。乙卯，瀧州首領陳行範反，伏誅。庚申，許徒以下囚保任營農。

三月辛丑，免營農囚罪。

七月，吐蕃寇瓜州，刺史張守珪敗之。乙巳，隴右節度使張志亮、河西節度使蕭嵩克吐蕃大莫門城。

八月辛卯，及吐蕃戰于祁連城，敗之。

九月丙午，以久雨降囚罪，徒以下原之。

十月己卯，幸溫泉宮。己丑，至自溫泉宮。

十一月癸巳，蕭嵩爲兵部尚書、

八月丙午日，黃河在魏州境內決口。

九月己丑日，磧西節度使杜暹爲檢校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甲寅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庚申日，前往廣成湯。己巳日，前往東都。

十二月丁巳日，在方秀川打獵。

十五年正月辛丑日，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君奭和吐蕃在青海交戰，打敗了吐蕃。

七月甲戌日，雷震擊中興教門的樓觀，引起火災。庚寅日，洛水泛濫。己亥日，減輕東都囚犯的刑罰，罰作勞役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八月，澗水、穀水泛濫，毀壞澠池縣城。己巳日，減輕天下死罪犯人、嶺南邊州流放犯人的刑罰，罰作勞役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九月丙子日，吐蕃侵犯瓜州，俘虜了刺史田元獻。

閏九月庚子日，吐蕃侵犯安西，被副大都護趙頤貞打敗。庚申日，回紇偷襲甘州，王君奭戰死。

十月己卯日，從東都返回。

十一月丁卯日，在城南打獵。

十二月乙亥日，前往溫泉宮。丙戌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六年正月壬寅日，趙頤貞和吐蕃在曲子城交戰，打敗了他們。乙卯日，瀧州首領陳行範反叛，被處死。庚申日，允許服勞役罪以下的囚犯由人擔保從事農田耕作。

三月辛丑日，免掉從事農田耕作的囚犯的刑罰。

七月，吐蕃侵犯瓜州，被刺史張守珪打敗。乙巳日，隴右節度使張志亮、河西節度使蕭嵩攻下吐蕃的大莫門城。

八月辛卯日，和吐蕃在祁連城交戰，打敗了他們。

九月丙午日，因長期下雨而減輕囚犯的刑罰，服勞役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十月己卯日，前往溫泉宮。己丑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一月癸巳日，蕭嵩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辰，弛陂澤禁。戊申，幸寧王憲第。庚戌，至自寧王憲第。

十二月丁卯，幸溫泉宮。丁丑，至自溫泉宮。

十七年二月丁卯，嵩州都督張審素克雲南昆明城、鹽城。

三月戊戌，張守珪及吐蕃戰于大同軍，敗之。

四月癸亥，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乙亥，大風，震，藍田山崩。

六月甲戌，源乾曜、杜暹、李元紘罷。蕭嵩兼中書令。戶部侍郎宇文融爲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壬子，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庚寅，享于太廟。丙申，拜橋陵，赦奉先縣。戊戌，拜定陵。己亥，拜獻陵。壬寅，拜昭陵。乙巳，拜乾陵。戊申，至自乾陵，大赦。免今歲稅之半。賜文武官階、爵，侍老帛。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唐隆兩營立功三品以上予一子官。免供頓縣今歲稅。賜諸軍行人勛兩轉。

十二月辛酉，幸溫泉宮。壬申，至自溫泉宮。

是冬，無雪。

十八年正月辛卯，裴光庭爲侍中。

二月丙寅，大雨，雷震左飛龍廐，災。辛未，免囚罪杖以下。

四月乙卯，築京師外郭。

五月己酉，奚、契丹附于突厥。

下平章事。甲辰日，取消在山陂湖澤捕獵的禁令。戊申日，親臨寧王李憲的第宅。庚戌日，從寧王李憲的第宅返回。

十二月丁卯日，前往溫泉宮。丁丑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七年二月丁卯日，嵩州都督張審素攻下雲南的昆明城、鹽城。

三月戊戌日，張守珪和吐蕃在大同軍交戰，打敗了他們。

四月癸亥日，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乙亥日，起大風，有雷震，藍田境內發生山崩。

六月甲戌日，源乾曜、杜暹、李元紘罷免宰相之位。蕭嵩兼任中書令。戶部侍郎宇文融任黃門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壬子日，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十月戊午初一，日食。

十一月庚寅日，在太廟祭祖。丙申日，拜謁橋陵，赦免奉先縣的犯人。戊戌日，拜謁定陵。己亥日，拜謁獻陵。壬寅日，拜謁昭陵。乙巳日，拜謁乾陵。戊申日，從乾陵返回，大赦天下。免除百姓今年租稅的一半。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受贍養的老人賜給帛。表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生免除徭役。唐隆時兩營將士當中立功三品以上官員授予他的一個兒子官位。免除沿途供應食宿之縣百姓今年的租稅。賜各軍出征戰士勛官兩轉。

十二月辛酉日，前往溫泉宮。壬申日，從溫泉宮返回。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十八年正月辛卯日，裴光庭任侍中。

二月丙寅日，下大雨，雷電擊中左飛龍廐，引起火災。辛未日，赦免囚犯當中判處杖罪以下的犯人。

四月乙卯日，修築京城的外城牆。

五月己酉日，奚、契丹歸附於突厥。

六月甲子，有彗星出于五車。癸酉，有星孛于畢、昴。乙亥，瀼水溢。丙子，忠王 李浚爲河北道行軍元帥。壬午，洛水溢。

九月丁巳，忠王 李浚兼河東道諸軍元帥。

十月戊子，吐蕃請和。庚寅，如鳳泉湯。癸卯，至自鳳泉湯。

十一月丁卯，幸溫泉宮。丁丑，至自溫泉宮。

十九年正月，殺瀼州別駕王毛仲。丙子，耕于興慶宮。己卯，禁捕鯉魚。

四月壬午，降死罪以下。丙申，立太公廟。

六月乙酉，大風拔木。

七月癸丑，吐蕃請和。

八月辛巳，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十月丙申，如東都。

十一月乙卯，次洛城南，賜從官帛。

是歲，揚州穰稻生。

二十年正月乙卯，信安郡王 李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以伐奚、契丹。

二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午，降囚罪，徒以下原之。

三月己巳，信安郡王 李禕及奚、契丹戰于薊州，敗之。

五月戊申，忠王 李浚俘奚、契丹以獻。

六月丁丑，浚爲司徒。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巳，渤海 靺鞨寇登州，刺史韋俊死之，左領軍衛將軍蓋福慎伐之。戊辰，以宋、滑、兗、鄆四州水，免今歲稅。

十月壬午，如潞州。丙戌，中書

六月甲子日，有彗星出現在五車宿。癸酉日，有彗星出現在畢宿、昴宿。乙亥日，瀼水泛濫。丙子日，忠王 李浚任河北道行軍元帥。壬午日，洛水泛濫。

九月丁巳日，忠王 李浚兼任河東道諸軍元帥。

十月戊子日，吐蕃請求講和。庚寅日，前往鳳泉湯。癸卯日，從鳳泉湯返回。

十一月丁卯日，前往溫泉宮。丁丑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九年正月，殺死瀼州別駕王毛仲。丙子日，在興慶宮舉行皇上親手扶犁耕藉田的典禮。己卯日，禁止捕撈鯉魚。

四月壬午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丙申日，建立太公廟。

六月乙酉日，大風拔起樹木。

七月癸丑日，吐蕃請求講和。

八月辛巳日，因玄宗皇帝生日而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十月丙申日，前往東都。

十一月乙卯日，停駐洛城南，隨從官員賜給帛。

這一年，揚州不下種而自然生出稻禾。

二十年正月乙卯日，信安郡王 李禕任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前去討伐奚、契丹。

二月甲戌初一，日食。壬午日，減輕囚犯刑罰，判服勞役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三月己巳日，信安郡王 李禕和奚、契丹在薊州交戰，打敗了他們。

五月戊申日，忠王 李浚把俘虜的奚人、契丹人進獻朝廷。

六月丁丑日，李浚任司徒。

八月辛未初一，日食。

九月乙巳日，渤海 靺鞨人侵犯登州，刺史韋俊被殺死，左領軍衛將軍蓋福慎討伐他們。戊辰日，因宋州、滑州、兗州、鄆州發生水災，免除這四個州百姓今年的租稅。

十月壬午日，前往潞州。丙戌日，中書門下

門下慮巡幸所過囚。辛卯，赦潞州，給復三年，賜高年粟帛。

十一月辛丑，如北都。癸丑，赦北都，給復三年。庚申，如汾陰，祠后土，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賜文武官階、勳、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

十二月辛未，至自汾陰。

二十一年正月丁巳，幸溫泉宮。

二月丁亥，至自溫泉宮。

三月乙巳，裴光庭薨。甲寅，尚書右丞韓休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癸酉，幽州副總管郭英傑及契丹戰于都山，英傑死之。

四月乙卯，遣宣慰使黜陟官吏，決繫囚。丁巳，寧王憲為太尉，薛王業為司徒。

五月戊子，以皇太子納妃，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封子沔為信王，泚義王，淮陳王，澄豐王，漼恒王，漩涼王，滔深王。

十月庚戌，幸溫泉宮。己未，至自溫泉宮。

十二月丁巳，蕭嵩、韓休罷。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中書侍郎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十二年正月己巳，如東都。

二月壬寅，秦州地震，給復壓死者家一年，三人者三年。

四月甲辰，降死罪以下。甲寅，北庭都護劉渙謀反，伏誅。

五月戊子，裴耀卿為侍中，張九

有關官員審察皇上經過地方的囚犯案情。辛卯日，赦免在潞州的犯人，免除潞州百姓的徭役三年，賜給潞州的高齡老人粟帛。

十一月辛丑日，前往北都。癸丑日，赦免北都的犯人，免除北都百姓的徭役三年。庚申日，前往汾陰，祭祀后土，大赦天下。免除沿途提供食宿之州百姓今年的租稅。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各州受贍養的老人賜給帛，武德以來功臣的後代和唐隆時功臣當中三品以上的官員授予他們一個兒子官位。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十二月辛未日，從汾陰返回。

二十一年正月丁巳日，前往溫泉宮。

二月丁亥日，從溫泉宮返回。

三月乙巳日，裴光庭逝世。甲寅日，尚書右丞韓休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三月癸酉日，幽州副總管郭英傑和契丹在都山交戰，郭英傑戰死。

四月乙卯日，派遣宣慰使前往各地考核升降地方官吏，決斷在押的囚犯。丁巳日，寧王李憲為太尉，薛王李業為司徒。

五月戊子日，因皇太子娶妃，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七月乙丑初一，日食。

九月壬午日，皇子李沔封為信王，李泚封為義王，李淮封為陳王，李澄封為豐王，李漼封為恒王，李漩封為涼王，李滔封為深王。

十月庚戌日，前往溫泉宮。己未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二月丁巳日，蕭嵩、韓休罷免宰相之位。京兆尹裴耀卿任黃門侍郎，中書侍郎張九齡：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十二年正月己巳日，前往東都。

二月壬寅日，秦州發生地震，壓死人的人家免除一年的徭役，壓死三人的人家免除三年的徭役。

四月甲辰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甲寅日，北庭都護劉渙謀反，被處死。

五月戊子日，裴耀卿任侍中，張九齡任中書

齡爲中書令，黃門侍郎李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俘奚、契丹以獻。

七月己巳，薛王業薨。

十一月甲戌，免關內、河南八等以下戶田不百畝者今歲租。

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乙巳，張守珪及契丹戰，敗之，殺其王屈烈。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大赦。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賜陪位官勳、爵。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鬴三日。

八月戊子，免鰥寡惻獨今歲稅米。

十月戊申，突騎施寇邊。

閏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是冬，東都人劉普會反，伏誅。

二十四年正月丙午，北庭都護蓋嘉運及突騎施戰，敗之。

四月丁丑，降死罪以下。

五月丙午，醴泉人劉志誠反，伏誅。

八月甲寅，突騎施請和。乙亥，汴王璿薨。

十月戊申，京師地震。甲子，次華州，免供頓州今歲稅，賜刺史、縣令中上考。降兩京死罪，流以下原之。丁卯，至自東都。

十一月辛丑，東都地震。壬寅，裴耀卿、張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朔方軍節度副大使牛仙客爲工部

令，黃門侍郎李林甫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這一天，大風拔起樹木。

六月壬辰日，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把俘虜的奚人、契丹人進獻朝廷。

七月己巳日，薛王李業逝世。

十一月甲戌日，免除關內、河南八等以下戶田地不足一百畝的人家今年的租稅。

十二月戊子初一，日食。乙巳日，張守珪和契丹交戰，打敗了他們，斬殺契丹王屈烈。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日，皇上舉行親手扶犁耕藉田的典禮。實行大赦。受瞻養的老人當中一百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上州刺史，九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中州刺史，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上州司馬。賜陪位官員勳官、爵位。出征防邊兵士的父母有年滿七十歲的就讓他返回。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八月戊子日，免除鰥夫寡婦孤獨者今年的稅米。

十月戊申日，突騎施侵犯邊地。

閏十一月壬午初一，日食。

這一年的冬天，東都人劉普會反叛，處以死刑。

二十四年正月丙午日，北庭都護蓋嘉運與突騎施交戰，打敗了他們。

四月丁丑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

五月丙午日，醴泉人劉志誠反叛，被處死。

八月甲寅日，突騎施請求講和。乙亥日，汴王李璿逝世。

十月戊申日，京城發生地震。甲子日，停駐華州，免除沿途提供食宿之州百姓今年的租稅，賜負責提供食宿的刺史、縣令爲中上考績。減輕東西兩京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丁卯日，從東都返回。

十一月辛丑日，東都發生地震。壬寅日，裴耀卿、張九齡罷免宰相之位。李林甫兼任中書令，朔方軍節度副大使牛仙客任工部尚書、同中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十二月戊申，慶王琮爲司徒。

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張守珪及契丹戰于捺祿山，敗之。辛卯，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及吐蕃戰于青海，敗之。

四月辛酉，殺監察御史周子諒。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琬爲庶人，皆殺之。

十一月壬申，幸溫泉宮。乙酉，至自溫泉宮。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丁巳，追冊爲皇后。

二十六年正月甲戌，潮州刺史陳思挺謀反，伏誅。乙亥，牛仙客爲侍中。丁丑，迎氣于東郊。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以京兆稻田給貧民，禁王公獻珍物，賜文武官帛。壬辰，李林甫兼隴右節度副大使。

二月乙卯，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

三月丙子，有星孛于紫微。癸巳，京師地震。吐蕃寇河西，崔希逸敗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克其新城。

四月己亥，有司讀時令。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副大使。

六月庚子，立忠王瑒爲皇太子。

七月己巳，大赦。賜文武九品以上及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勛一轉，侍老粟帛，加版授。免京畿下戶今歲租之半。賜民酺三日。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庚子，益州長史王昱及吐蕃戰于安戎城，敗績。

十月戊寅，幸溫泉宮。壬辰，至

書門下三品。

十二月戊申日，慶王李琮爲司徒。

二十五年三月乙酉日，張守珪和契丹在捺祿山交戰，打敗了他們。辛卯日，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和吐蕃在青海交戰，打敗了他們。

四月辛酉日，殺掉監察御史周子諒。乙丑日，把皇太子李瑛和鄂王李瑤、光王李琬廢爲庶人，又都殺掉。

十一月壬申日，前往溫泉宮。乙酉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二月丙午日，惠妃武氏逝世。丁巳日，追冊爲皇后。

二十六年正月甲戌日，潮州刺史陳思挺謀反，被處死。乙亥日，牛仙客任侍中。丁丑日，在東郊舉行祈求豐收的迎春之禮。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恕，把京兆府稻田分給貧民，禁止王公進獻珍貴之物，文武官員賜給帛。壬辰日，李林甫兼任隴右節度副大使。

二月乙卯日，牛仙客兼任河東節度副大使。

三月丙子日，有彗星出現在紫微星座。癸巳日，京城發生地震。吐蕃侵犯河西，被崔希逸打敗，鄯州都督杜希望攻下吐蕃的新城。

四月己亥日，有關官員宣布按季節制定的政令。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五月乙酉日，李林甫兼任河西節度副大使。

六月庚子日，立忠王李瑒爲皇太子。

七月己巳日，大赦天下。賜九品以上文武官員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繼承門戶的兒子勛官一轉，受贍養的老人賜給粟帛，加授名譽官銜。免除京畿下等戶人家今年租稅的一半。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九月丙申初一，日食。庚子日，益州長史王昱和吐蕃在安戎城交戰，大敗。

十月戊寅日，前往溫泉宮。壬辰日，從溫泉

自溫泉宮。

二十七年正月壬寅，榮王 琬巡按隴右。

二月己巳，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大赦。免今歲稅。賜文武官階、爵。版授侍老百歲以上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賜民酺五日。

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 蓋嘉運敗突騎施于賀邏嶺，執其可汗吐火仙。壬午，吐蕃寇邊，河西、隴右節度使蕭炅敗之。

十月丙戌，幸溫泉宮。十一月辛丑，至自溫泉宮。

二十八年正月癸巳，幸溫泉宮。庚子，至自溫泉宮。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安戎城。

五月癸卯，吐蕃寇安戎城，兼瓊又敗之。

十月甲子，幸溫泉宮。以壽王妃 楊氏爲道士，號太真。戊辰，以徐、泗二州無蠶，免今歲稅。辛巳，至自溫泉宮。

十一月，牛仙客罷朔方、河東節度副大使。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幸溫泉宮。丁酉，立玄元皇帝廟，禁厚葬。庚子，至自溫泉宮。

五月庚戌，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七月乙亥，伊、洛溢。

九月丁卯，大雨雪。

十月丙申，幸溫泉宮。戊戌，遣

宮返回。

二十七年正月壬寅日，榮王 李琬巡察隴右。

二月己巳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大赦天下。免除百姓今年的租稅。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受贍養的老人當中一百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下州刺史，婦女一百歲以上的授予名譽郡君；九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上州司馬，婦女九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縣君；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縣令，婦女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鄉君。特許百姓盡情聚飲五天。

八月乙亥日，磧西節度使 蓋嘉運在賀邏嶺打敗突騎施，活捉了突騎施的可汗吐火仙。壬午日，吐蕃侵犯邊地，被河西、隴右節度使蕭炅打敗。

十月丙戌日，前往溫泉宮。十一月辛丑日，從溫泉宮返回。

二十八年正月癸巳日，前往溫泉宮。庚子日，從溫泉宮返回。

三月丁亥初一，日食。壬子日，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打敗吐蕃，攻下了安戎城。

五月癸卯日，吐蕃侵犯安戎城，被章仇兼瓊再次打敗。

十月甲子日，前往溫泉宮。叫壽王妃 楊氏當道士，號太真。戊辰日，因徐州、泗州養蠶不成，免除二州百姓今年的賦稅。辛巳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一月，免去牛仙客的朔方、河東節度副大使之職。

二十九年正月癸巳日，前往溫泉宮。丁酉日，建立玄元皇帝廟，禁止厚葬。庚子日，從溫泉宮返回。

五月庚戌日，訪求精通《道德經》和《莊子》、《列子》、《文子》的人。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七月乙亥日，伊水、洛水泛濫。

九月丁卯日，下大雪。

十月丙申日，前往溫泉宮。戊戌日，派遣使

使黜陟官吏。

十一月庚戌，邠王守禮薨。辛酉，至自溫泉宮。己巳，雨木冰。辛未，寧王憲薨，追冊爲皇帝，及其妃元氏爲皇后。

十二月癸未，吐蕃陷石堡城。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詔京文武官材堪刺史者自舉。賜侍老八十以上粟帛，九品以上勳兩轉。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通衢。”

二月丁亥，群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甲午，享于太廟。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侍老加版授，賜文武官階、爵。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東都爲東京，北都爲北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辛未，牛仙客薨。

八月丁丑，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

十月丁酉，幸溫泉宮。

十一月己巳，至自溫泉宮。

十二月戊戌，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及吐蕃戰于青海，敗之。庚子，河西節度使王倕克吐蕃漁海、游弈軍。朔方軍節度使王忠嗣及奚戰于紫乾河，敗之，遂伐突厥。

是冬，無冰。

二年正月乙卯，作昇仙宮。丙辰，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

三月壬子，享于玄元宮，追號大聖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太皇，咎繇曰德明皇帝，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改西京玄元宮曰太清宮，東京曰太微宮。

四月己卯，皇甫惟明克吐蕃洪

者前往各地考核升降地方官吏。

十一月庚戌日，邠王李守禮逝世。辛酉日，從溫泉宮返回。己巳日，雨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辛未日，寧王李憲逝世，追冊爲皇帝，追冊他的妃元氏爲皇后。

十二月癸未日，吐蕃攻陷石堡城。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日，大赦天下，改元。下詔叫京城文武官員有才能可以勝任刺史的自我舉薦。受贍養的老人當中八十歲以上的賜給粟帛，九品以上的官員賜勳官兩轉。甲寅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說：“玄元皇帝降臨在丹鳳門前的大街上。”

二月丁亥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日，在新廟祭祀玄元皇帝。甲午日，在太廟祭祖。丙申日，在南郊合祭天地，大赦天下。受贍養的老人加授名譽官銜，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侍中改稱左相，中書令改稱右相，東都改稱東京，北都改稱北京，州改稱郡，刺史改稱太守。

七月癸卯初一，日食。辛未日，牛仙客逝世。

八月丁丑日，刑部尚書李適之任左相。

十月丁酉日，前往溫泉宮。

十一月己巳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二月戊戌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和吐蕃在青海交戰，打敗了吐蕃。庚子日，河西節度使王倕攻下吐蕃的漁海、游弈軍。朔方軍節度使王忠嗣和奚在紫乾河交戰，打敗了奚人，進而討伐突厥。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結冰。

二年正月乙卯日，建造昇仙宮。丙辰日，給玄元皇帝加號爲大聖祖。

三月壬子日，在玄元宮祭祀，大聖祖之父周朝的上御大夫李敬追號爲先天太皇，咎繇追號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追號爲興聖皇帝。西京的玄元宮改稱太清宮，東京的玄元宮改稱太微宮。

四月己卯日，皇甫惟明攻下吐蕃的洪濟城。

濟城。

六月甲戌，震東京應天門觀，災。

十月戊寅，幸溫泉宮。

十一月乙卯，至自溫泉宮。

十二月壬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

是冬，無雪。

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爲載。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辛丑，幸溫泉宮。辛亥，有星隕于東南。

二月庚午，至自溫泉宮。丁丑，河南尹裴敦復、晉陵郡太守劉同昇、南海郡太守劉巨鱗討吳令光。

閏月，令光伏誅。

三月壬申，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八月丙午，拔悉蜜攻突厥，殺烏蘇米施可汗，來獻其首。

十月甲午，幸溫泉宮。

十一月丁卯，至自溫泉宮。

十二月癸丑，祠九宮貴神于東郊，大赦。詔天下家藏《孝經》。賜文武官階、爵，侍老粟帛，民酺三日。

四載正月丙戌，王忠嗣及突厥戰于薩河內山，敗之。

三月壬申，以外孫獨孤氏女爲靜樂公主，嫁于契丹松漠都督李懷節；楊氏女爲宜芳公主，嫁于奚饒樂都督李延寵。

八月壬寅，立太真爲貴妃。

九月，契丹、奚皆殺其公主以叛。甲申，皇甫惟明及吐蕃戰于石堡城，副將褚誦死之。

十月戊戌，幸溫泉宮。

十二月戊戌，至自溫泉宮。

五載正月乙亥，停六品以下員外官。

六月甲戌日，雷電擊中東京應天門的樓觀，引起火災。

十月戊寅日，前往溫泉宮。

十一月乙卯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二月壬午日，海盜吳令光侵犯永嘉郡。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三載正月丙申日，改年爲載。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辛丑日，前往溫泉宮。辛亥日，有流星隕落在東南。

二月庚午日，從溫泉宮返回。丁丑日，河南尹裴敦復、晉陵郡太守劉同昇、南海郡太守劉巨鱗討伐吳令光。

閏二月，吳令光被處死。

三月壬申日，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八月丙午日，拔悉蜜進攻突厥，斬殺烏蘇米施可汗，前來進獻他的頭。

十月甲午日，前往溫泉宮。

十一月丁卯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二月癸丑日，在東郊祭祀九宮貴神，大赦天下。下詔天下的人家都收藏《孝經》。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受贍養的老人賜給粟帛，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四載正月丙戌日，王忠嗣和突厥在薩河內山交戰，打敗了突厥。

三月壬申日，把外孫獨孤氏的女兒封爲靜樂公主，嫁給契丹松漠都督李懷節；楊氏的女兒封爲宜芳公主，嫁給奚饒樂都督李延寵。

八月壬寅日，立太真爲貴妃。

九月，契丹、奚都殺了公主後反叛。甲申日，皇甫惟明和吐蕃在石堡城交戰，副將褚誦戰死。

十月戊戌日，前往溫泉宮。

十二月戊戌日，從溫泉宮返回。

五載正月乙亥日，取消六品以下的正額以外的官員。

三月丙子，遣使黜陟官吏。

四月庚寅，李適之罷。丁酉，門下侍郎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七月，殺括蒼郡太守韋堅、播川郡太守皇甫惟明。

十月戊戌，幸溫泉宮。

十一月乙巳，至自溫泉宮。

十二月甲戌，殺贊善大夫杜有鄰、著作郎王曾、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王脩己、右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參軍徐徵。

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淄川郡太守裴敦復。丁亥，享于太廟。戊子，有事于南郊，大赦，流人老者許致仕，停立仗鉞。賜文武官階、爵，侍老粟帛，民酺三日。

三月甲辰，陳希烈爲左相。

七月乙酉，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十月戊申，幸華清宮。

十一月丁酉，殺戶部侍郎楊慎矜及其弟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

十二月癸丑，至自華清宮。

是歲，安西副都護高仙芝及小勃律國戰，敗之。

七載五月壬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免來載租、庸。以魏、周、隋爲三恪。賜京城父老物人十段。七十以上版授本縣令，婦人縣君；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百歲以上上郡太守，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郡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賜文武官勳兩轉，民酺三日。

三月丙子日，派遣使者前往各地考核升降地方官吏。

四月庚寅日，李適之被罷免宰相之位。丁酉日，門下侍郎陳希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壬子初一，日食。

七月，朝廷處死括蒼郡太守韋堅、播川郡太守皇甫惟明。

十月戊戌日，前往溫泉宮。

十一月乙巳日，從溫泉宮返回。

十二月甲戌日，朝廷處死贊善大夫杜有鄰、著作郎王曾、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王脩己、右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參軍徐徵。

六載正月辛巳日，朝廷處死北海郡太守李邕、淄川郡太守裴敦復。丁亥日，在太廟祭祖。戊子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被流放的官員當中有年老的允許退休，取消每天固定守立在廟庭的儀仗。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受贍養的老人賜給粟帛，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三月甲辰日，陳希烈任左相。

七月乙酉日，因天旱而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十月戊申日，前往華清宮。

十一月丁酉日，朝廷處死戶部侍郎楊慎矜和他的弟弟少府少監楊慎餘、洛陽令楊慎名。

十二月癸丑日，從華清宮返回。

這一年，安西副都護高仙芝與小勃律國交戰，打敗了小勃律國。

七載五月壬午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天下，免除百姓明年的租、庸。把魏、周、隋三朝皇室的後裔作爲以客禮相待的三恪。京城父老每人賜物十段。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授予所在縣的名譽縣令，七十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縣君；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授予所在縣的名譽縣丞。天下受贍養的老人當中一百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上郡太守，一百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郡君；九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上郡司馬，九十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縣君；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縣令，八十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

十月庚戌，幸華清宮。

十二月辛酉，至自華清宮。

八載四月，殺咸寧郡太守趙奉璋。

六月乙卯，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及吐蕃戰于石堡城，敗之。

閏月丙寅，謁太清宮，加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增祖宗帝后諡。群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男子七十、婦人七十五以上皆給一子侍，賜文武官階、爵，民爲戶者古爵，酺三日。

十月乙丑，幸華清宮。是月，特進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雲南。

十一月丁巳，幸御史中丞楊釗莊。

九載正月己亥，至自華清宮。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

三月辛亥，華嶽廟災，關內旱，乃停封。

五月庚寅，慮囚。

九月辛卯，以商、周、漢爲三恪。

十月庚申，幸華清宮。太白山人王玄翼言：“玄元皇帝降于寶仙洞。”

十二月乙亥，至自華清宮。

是歲，雲南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死之。

十載正月壬辰，朝獻于太清宮。癸巳，朝享于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賜侍老粟帛，酺三日。丁酉，李林甫兼朔方軍節度副大使、安北副大都護。己亥，改傳國寶爲“承天大寶”。戊申，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執突騎施可汗及石國王。

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

鄉村。賜文武官員勛官兩轉，百姓盡情聚飲三天。

十月庚戌日，前往華清宮。

十二月辛酉日，從華清宮返回。

八載四月，朝廷處死咸寧郡太守趙奉璋。

六月乙卯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和吐蕃在石堡城交戰，打敗了吐蕃。

閏六月丙寅日，拜謁太清宮，加上玄元皇帝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增加祖宗和先帝及其后的諡號。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大赦天下，男子七十歲、婦女七十五歲以上的都給他們的一個兒子免掉徭役并讓在家侍奉，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百姓成家的賜給古爵，盡情聚飲三天。

十月乙丑日，前往華清宮。這個月，特進何履光率領十道將士征伐雲南。

十一月丁巳日，親臨御史中丞楊釗的莊宅。

九載正月己亥日，從華清宮返回。丁巳日，下詔在十一月到華嶽祭天。

三月辛亥，華嶽廟發生火災，關內發生旱災，於是停止到華嶽祭天。

五月庚寅，親自審察囚犯案情。

九月辛卯日，把商、周、漢三代王室的後裔作爲以客禮相待的三恪。

十月庚申日，前往華清宮。太白山隱士王玄翼說：“玄元皇帝降臨在寶仙洞。”

十二月乙亥日，從華清宮返回。

這一年，雲南蠻人攻陷雲南郡，都督張虔陀被殺。

十載正月壬辰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癸巳日，在太廟祭祖。甲午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受贍養的老人賜給粟帛，盡情聚飲三天。丁酉日，李林甫兼任朔方軍節度副大使、安北副大都護。己亥日，改稱傳國寶爲“承天大寶”。戊申日，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俘虜了突騎施可汗和石國王。

四月壬午日，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和雲南蠻

及雲南蠻戰于西洱河，大敗績，大將王天運死之，陷雲南都護府。

七月，高仙芝及大食戰于恒邏斯城，敗績。

八月，范陽節度副大使安祿山及契丹戰于吐護真河，敗績。乙卯，廣陵海溢。丙辰，武庫災。

十月壬子，幸華清宮。

十一月乙未，幸楊國忠第。

十一載正月丁亥，至自華清宮。

二月庚午，突厥部落阿布思寇邊。

三月乙巳，改尚書省八部名。

四月乙酉，戶部郎中王鐸、京兆人邢絳謀反，伏誅。丙戌，殺御史大夫王鉷。李林甫罷安北副大都護。

五月戊申，慶王琮薨。甲子，東京大風拔木。

六月壬午，御史大夫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敗吐蕃于雲南，克故洪城。

十月戊寅，幸華清宮。

十一月乙卯，李林甫薨。庚申，楊國忠為右相。

十二月丁亥，至自華清宮。

十二載五月己酉，復魏、周、隋為三恪。

六月，阿布思部落降。

八月，中書門下慮囚。

九月甲寅，葛邏祿葉護執阿布思。

十月戊寅，幸華清宮。

十三載正月丙午，至自華清宮。

二月壬申，朝獻于太清宮，加上玄元皇帝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癸酉，朝享于太廟，增祖宗謚。甲戌，群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大赦，左降官遭父母喪者聽歸。賜孝義旌表者勳兩轉。侍老百歲以上版授本

在西洱河交戰，大敗，大將王天運戰死，雲南都護府陷落。

七月，高仙芝和大食在恒邏斯城交戰，大敗。

八月，范陽節度副大使安祿山和契丹在吐護真河交戰，大敗。乙卯日，廣陵海嘯。丙辰日，兵器倉庫發生火災。

十月壬子日，前往華清宮。

十一月乙未日，親臨楊國忠第宅。

十一載正月丁亥日，從華清宮返回。

二月庚午日，突厥部落阿布思侵犯邊地。

三月乙巳日，改尚書省八部的名稱。

四月乙酉日，戶部郎中王鐸、京兆人邢絳謀反，處以死刑。丙戌日，朝廷處死御史大夫王鉷。免去李林甫的安北副大都護之職。

五月戊申日，慶王李琮逝世。甲子日，東京大風拔起樹木。

六月壬午日，御史大夫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在雲南打敗吐蕃，攻下故洪城。

十月戊寅日，前往華清宮。

十一月乙卯日，李林甫去世。庚申日，楊國忠任右相。

十二月丁亥日，從華清宮返回。

十二載五月己酉，重新把魏、周、隋三朝皇室的後裔作為以客禮相待的三恪。

六月，阿布思部落歸降。

八月，中書門下的有關官員審察囚犯案情。

九月甲寅日，葛邏祿葉護俘虜了阿布思。

十月戊寅日，前往華清宮。

十三載正月丙午日，從華清宮返回。

二月壬申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加上玄元皇帝號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癸酉日，在太廟祭祖，增加祖宗的謚號。甲戌日，群臣為皇帝上尊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貶謫官員遭遇父母喪亡的聽任他們返回服喪。賜孝義彰顯的人勳官兩轉。受贍養的老人當中一百歲以上的授予名譽本

郡太守，婦人郡夫人；九十以上郡長史，婦人郡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縣君。太守加賜爵一級，縣令勛兩轉，民酺三日。丁丑，楊國忠爲司空。是日，雨土。

三月，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敗吐蕃，復河源九曲。辛酉，大風拔木。

五月壬戌，觀酺于勤政樓，北庭都護程千里俘阿布思以獻。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于西洱河，死之。

八月丙戌，陳希烈罷。文部侍郎韋見素爲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秋，瀋水、洛水溢。

十月乙酉，幸華清宮。

十二月戊午，至自華清宮。

十四載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于潢水，敗之。

五月，天有聲于浙西。

八月辛卯，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免今載租、庸半。賜侍老米。

十月庚寅，幸華清宮。

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范陽將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翽。壬申，伊西節度使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以討安祿山。丙子，至自華清宮。九原郡太守郭子儀爲朔方軍節度副大使，右羽林軍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河南節度採訪使，右金吾大將軍程千里爲上黨郡長史，以討安祿山。丁丑，榮王琬爲東討元帥，高仙芝副之。

十二月丁亥，安祿山陷靈昌郡。

郡太守，婦女授予名譽郡夫人；九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上郡長史，婦女授予名譽郡君；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縣令，婦女授予名譽縣君。太守加賜爵位一級，縣令加賜勛官兩轉，百姓盡情聚飲三天。丁丑日，楊國忠任司空。這一天，落塵土。

三月，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打敗吐蕃，收復河源九曲。辛酉日，大風拔起樹木。

五月壬戌日，在勤政樓觀看盡情聚飲的場面，北庭都護程千里把俘獲的阿布思獻到朝廷。

六月乙丑初一，日食。劍南節度使李宓和雲南蠻在西洱河交戰，戰死。

八月丙戌日，陳希烈罷免宰相之位。文部侍郎韋見素任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這一年的秋天，瀋水、洛水泛濫。

十月乙酉日，前往華清宮。

十二月戊午日，從華清宮返回。

十四載三月壬午日，安祿山和契丹在潢水交戰，打敗了契丹。

五月，浙西的上空發出響聲。

八月辛卯日，死罪犯人的減刑，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免除百姓今年租、庸的一半。受贍養的老人賜給米。

十月庚寅日，前往華清宮。

十一月，安祿山反叛，攻陷河北各郡。范陽將何千年殺死河東節度使楊光翽。壬申日，伊西節度使封常清任范陽、平盧節度使，前去討伐安祿山。丙子日，從華清宮返回。九原郡太守郭子儀任朔方軍節度副大使，右羽林軍大將軍王承業任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任河南節度採訪使，右金吾大將軍程千里任上黨郡長史，都去討伐安祿山。丁丑日，榮王李琬任東討元帥，高仙芝爲副。

十二月丁亥日，安祿山攻陷靈昌郡。辛卯

辛卯，陷陳留郡，執太守郭納，張介然死之。癸巳，安祿山陷滎陽郡，太守崔無詵死之。丙申，封常清及安祿山戰于鬲子谷，敗績。丁酉，陷東京，留守李愬、御史中丞盧弈、判官蔣清死之。河南尹達奚珣叛降于安祿山。己亥，恒山郡太守顏杲卿敗何千年，執之，克趙、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樂安、博平、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十四郡。癸卯，封常清、高仙芝伏誅。哥舒翰持節統領處置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守潼關。甲辰，郭子儀及安祿山將高秀巖戰于河曲，敗之。戊申，榮王琬薨。壬子，濟南郡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以兵討安祿山。是月，平原郡太守顏真卿、饒陽郡太守盧全誠、司馬李正以兵討安祿山。

十五載正月乙卯，東平郡太守嗣吳王祗以兵討安祿山。丙辰，李隨為河南節度使，以討祿山。壬戌，祿山陷恒山郡，執顏杲卿、袁履謙，陷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九郡。癸亥，朔方軍節度副使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以討祿山。甲子，南陽郡太守魯炅為南陽節度使，率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兵屯于葉縣。乙丑，安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敗之。丁丑，真源令張巡以兵討安祿山。

二月己亥，嗣吳王祗及祿山將謝元同戰于陳留，敗之。李光弼克常山郡，郭子儀出井陘會光弼，及安祿山將史思明戰，敗之。庚子，賈賁戰于雍丘，死之。

三月，顏真卿克魏郡。史思明寇饒陽、平原。乙卯，張巡及安祿山將令狐潮戰于雍丘，敗之。丙辰，殺戶

日，攻陷陳留郡，俘虜了太守郭納，張介然被殺。癸巳日，安祿山攻陷滎陽郡，太守崔無詵被殺。丙申日，封常清和安祿山在鬲子谷交戰，大敗。丁酉日，攻陷東京，留守李愬、御史中丞盧弈、判官蔣清被殺。河南尹達奚珣叛變向安祿山投降。己亥日，恒山郡太守顏杲卿打敗何千年，俘虜了他，攻下趙、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樂安、博平、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十四個郡。癸卯日，封常清、高仙芝被處死。哥舒翰為持節統領處置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守衛潼關。甲辰日，郭子儀和安祿山部將高秀巖在河曲交戰，打敗了他。戊申日，榮王李琬逝世。壬子日，濟南郡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出兵討伐安祿山。這個月，平原郡太守顏真卿、饒陽郡太守盧全誠、司馬李正出兵討伐安祿山。

十五載正月乙卯日，東平郡太守嗣吳王李祗出兵討伐安祿山。丙辰日，李隨任河南節度使，前去討伐安祿山。壬戌日，安祿山攻陷恒山郡，俘虜了顏杲卿、袁履謙，攻陷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九個郡。癸亥日，朔方軍節度副使李光弼任河東節度副大使，前去討伐安祿山。甲子日，南陽郡太守魯炅任南陽節度使，率領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將士屯駐在葉縣。乙丑日，安慶緒進犯潼關，哥舒翰打敗了他。丁丑日，真源令張巡出兵討伐安祿山。

二月己亥日，嗣吳王李祗和安祿山部將謝元同在陳留交戰，打敗了他。李光弼攻下常山郡，郭子儀由井陘出兵與李光弼會合，和安祿山部將史思明交戰，打敗了他。庚子日，賈賁在雍丘與叛軍交戰，戰死。

三月，顏真卿攻下魏郡。史思明侵犯饒陽、平原。乙卯日，張巡和安祿山部將令狐潮在雍丘交戰，打敗了他。丙辰日，朝廷處死戶部尚書安

部尚書安思順、太僕卿安元貞。乙丑，李光弼克趙郡。

四月乙酉，北海郡太守賀蘭進明以兵救平原。丙午，太子左贊善大夫來瑱爲潁川郡太守、兼招討使。

五月丁巳，魯炆及安祿山戰于澧水，敗績，奔于南陽。戊辰，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

六月癸未，顏真卿及安祿山將袁知泰戰于堂邑，敗之。賀蘭進明克信都。丙戌，哥舒翰及安祿山戰于靈寶西原，敗績。是日，郭子儀、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嘉山，敗之。辛卯，蕃將火拔歸仁執哥舒翰叛降于安祿山，遂陷潼關、上洛郡。甲午，詔親征。京兆尹崔光遠爲西京留守、招討處置使。丙申，行在望賢宮。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殺楊國忠及御史大夫魏方進、太常卿楊暄。賜貴妃楊氏死。是日，張巡及安祿山將翟伯玉戰于白沙碛，敗之。己亥，祿山陷京師。辛丑，次陳倉。閑廐使任沙門叛降于祿山。丙午，次河池郡。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子，次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琯爲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隴西郡司馬劉秩爲副之。江陵大都督永王璘爲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盛王琦爲廣陵郡都督、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豐王珙爲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庚午，次巴西郡。以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庚辰，次蜀郡。

八月壬午，大赦，賜文武官階、

思順、太僕卿安元貞。乙丑日，李光弼攻下趙郡。

四月乙酉日，北海郡太守賀蘭進明出兵援救平原。丙午日，太子左贊善大夫來瑱任潁川郡太守、兼招討使。

五月丁巳日，魯炆和安祿山在澧水交戰，大敗，逃到南陽。戊辰日，嗣虢王李巨任河南節度使。

六月癸未日，顏真卿和安祿山部將袁知泰在堂邑交戰，打敗了他。賀蘭進明攻下信都。丙戌日，哥舒翰和安祿山叛軍在靈寶西原交戰，大敗。這一天，郭子儀、李光弼和史思明在嘉山交戰，打敗了他。辛卯日，蕃將火拔歸仁抓住哥舒翰向安祿山投降，於是潼關、上洛郡淪陷。甲午日，下詔親征。京兆尹崔光遠任西京留守、招討處置使。丙申日，皇上出行到望賢宮。丁酉日，進駐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殺掉楊國忠和御史大夫魏方進、太常卿楊暄。貴妃楊氏賜死。這一天，張巡和安祿山部將翟伯玉在白沙碛交戰，打敗了他。己亥日，安祿山部下攻陷京城。辛丑日，進駐陳倉。閑廐使任沙門叛變向安祿山投降。丙午日，進駐河池郡。劍南節度使崔圓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子日，皇上進駐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琯任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日，皇太子任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隴西郡司馬劉秩爲副。江陵大都督永王李璘任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盛王李琦任廣陵郡都督、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豐王李珙任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庚午日，進駐巴西郡。命太守崔渙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見素任左相。庚辰日，進駐蜀郡。

八月壬午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

爵，爲安祿山脅從能自歸者原之。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以聞。庚子，上皇天帝誥遣韋見素、房琯、崔渙奉皇帝冊于靈武。

十一月甲寅，憲部尚書李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甲辰，永王 璘反，廢爲庶人。

至德二載正月庚戌，誥求天下孝悌可旌者。甲子，劍南健兒賈秀反，伏誅。三月庚午，通化郡言玄元皇帝降。五月庚申，誥追冊貴嬪楊氏爲皇后。七月庚戌，行營健兒李季反，伏誅。庚午，劍南健兒郭千仞反，伏誅。十月丁巳，皇帝復京師，以聞。誥降劍南囚罪，流以下原之。十二月丁未，至自蜀郡，居于興慶宮。三載，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上元元年，徙居于西內甘露殿。元年建巳月，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

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于人也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爵位，受脅迫而跟從安祿山的人祇要能自己歸來的都寬免。癸巳日，皇太子在靈武即皇帝位，把這事上報朝廷。庚子日，上皇天帝下誥派遣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命到靈武冊命皇帝。

十一月甲寅日，憲部尚書李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甲辰日，永王 李璘反叛，被廢爲庶人。

至德二載正月庚戌日，下誥訪求天下孝敬友愛可以表彰的人。甲子日，劍南軍中的健兒賈秀反叛，處以死刑。三月庚午日，通化郡報告說玄元皇帝降臨。五月庚申日，下誥追冊貴嬪楊氏爲皇后。七月庚戌日，行營中的健兒李季反叛，處以死刑。庚午日，劍南軍中的健兒郭千仞反叛，處以死刑。十月丁巳日，皇帝收復京城，把這事奏報太上皇。下誥減輕劍南囚犯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十二月丁未日，太上皇從蜀郡返回，居住在興慶宮。三載，上尊號爲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上元元年，移居到西內甘露殿。元年建巳月，在神龍殿逝世，終年七十八歲。

贊曰：睿宗憑藉了他兒子的功勞，而且在位的時間不長，自然沒有可以稱道的。唉，女子對人的禍害厲害啊！從高祖直到中宗，幾十年間，兩次遭受女禍，唐朝的國運已斷絕而又延續起來，中宗自身未能免禍，皇后韋氏於是滅族。玄宗親自平定那場禍亂，可以此作鑒戒了，却又敗於女子。當他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乎達到太平，何等地興盛啊！待到奢侈之心一動，用盡天下之欲還感到不能使自身快樂，而沉溺於所癖愛的，忘記了所可鑒戒的，以至於流亡失國而不悔。考察他的爲政在開始與終結的大不相同，其間的性習相去之遠達到了這種地步。可不謹慎嗎！可不謹慎嗎！

唐書卷六

本紀第六

肅宗 代宗

肅宗李亨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獻皇后楊氏。初名嗣昇，封陝王。

開元四年，爲安西大都護。性仁孝，好學，玄宗尤愛之，遣賀知章、潘肅、呂向、皇甫彬、邢璣等侍讀左右。

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爲朔方節度大使、單于大都護。

十八年，奚、契丹寇邊，乃以肅宗爲河北道行軍元帥，遣御史大夫李朝隱等八總管兵十萬以伐之。居二歲，朝隱等敗奚、契丹於范陽北，肅宗以統帥功遷司徒。二十三年，又更名璵。

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廢死，明年，立爲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爲“外備”，絳紗衣爲朱明服，乃從之。二十八年，又更名紹。天寶三載，又更名亨。

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請以罪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

十五載，玄宗躲避叛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名亨，是玄宗的第三個兒子。生母是元獻皇后楊氏。他最初名嗣昇，封爲陝王。

開元四年，爲安西大都護。肅宗天性仁愛孝敬，喜好學習，玄宗特別疼愛，派賀知章、潘肅、呂向、皇甫彬、邢璣等人在他身邊侍讀。

十五年，改名浚，改封忠王，爲朔方節度大使、單于大都護。

十八年，奚、契丹侵犯邊地，就委任肅宗爲河北道行軍元帥，派遣御史大夫李朝隱等八總管所部將士十萬人討伐奚、契丹。經過二年，李朝隱等在范陽以北擊敗奚、契丹，肅宗因統率有功而升司徒。二十三年，又改名璵。

二十五年，皇太子李瑛被廢死去，第二年，立肅宗爲皇太子。有關部門舉行冊立太子的禮儀，那些儀式有宮中戒備、警衛宮禁，他的禮服爲絳紗。太子說：“這是天子之禮。”皇上便交給公卿商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爲“外備”，改絳紗衣爲朱明服，於是依從了。二十八年，又改名紹。天寶三載，又改名亨。

安祿山前來朝見，太子觀察他有反相，請求找罪名殺掉他，玄宗不聽從。安祿山反叛。

十五載，玄宗躲避叛賊，出行到馬嵬，父老攔住道路請求留下太子討伐叛賊，玄宗允許，派

遣壽王瑁及內侍高力士諭太子，太子乃還。六月丁酉，至渭北便橋，橋絕，募水濱居民得三千餘人，涉而濟。遇潼關散卒，以爲賊，與戰，多傷，既而覺之，收其餘以涉，後軍多沒者。夕次永壽縣，吏民稍持牛酒來獻。新平郡太守薛羽、保定郡太守徐穀聞賊且至，皆棄城走。己亥，太子次保定，捕得羽、穀，斬之。辛丑，次平涼郡，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庚戌，次豐寧，見大河之險，將保之，會天大風，迴趨靈武。

七月辛酉，至于靈武。壬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賜文武官階、勳、爵，版授侍老太守、縣令。裴冕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戌，安祿山寇扶風，太守薛景仙敗之。

八月辛卯，張巡及安祿山將李廷望戰于雍丘，敗之。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癸未，次彭原郡。詔御史諫官論事勿先白大夫及宰相。始鬻爵、度僧、尼。房琯爲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元帥，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南軍入于宜壽，中軍入于武功，北軍入于奉天。辛卯，河南節度副使張巡及令狐潮戰于雍丘，敗之。辛丑，房琯以中軍、北軍及安祿山之衆戰于陳濤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是月，遣永王璘朝上皇天帝于蜀郡。璘反，丹徒郡太守閻敬之及璘戰于伊婁，死之。

十一月辛亥，河西地震。戊午，

遣壽王李瑁和內侍高力士告諭太子，太子於是返回。六月丁酉日，到渭北便橋，橋已斷絕，招募水邊居民得到三千多人，涉水渡過。遇到潼關逃散的敗兵，以爲是叛賊，與他們交戰，多有傷亡，隨後發覺，收攏餘兵涉水而過，後軍很多人被淹沒。黃昏時進駐永壽縣，官吏百姓當中漸漸有拿着牛酒前來進獻的。新平郡太守薛羽、保定郡太守徐穀聽說賊兵將要來到，都棄城逃走。己亥日，太子進駐保定，抓到薛羽、徐穀，斬殺了他們。辛丑日，進駐平涼郡，得到官府牧場的馬匹牛羊，兵勢纔開始振奮起來。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接太子到朔方整頓兵馬。庚戌日，進駐豐寧，見到黃河的險要，就想在此據守，恰逢天氣突變颳起大風，回軍直奔靈武。

七月辛酉日，到達靈武。壬戌日，裴冕等請求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日，在靈武即皇帝位，尊稱皇帝爲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元至德。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授予受贍養老人名譽太守、名譽縣令。裴冕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戌日，安祿山部下進犯扶風，被太守薛景仙打敗。

八月辛卯日，張巡與安祿山部將李廷望在雍丘交戰，打敗了他。

十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癸未日，皇上進駐彭原郡。下詔御史和諫官議論政事不必先稟告御史大夫和宰相。開始出賣官爵、剃度僧、尼的度牒。房琯任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元帥，兵部尚書王思禮爲副。南軍進到宜壽，中軍進到武功，北軍進到奉天。辛卯日，河南節度副使張巡與叛將令狐潮在雍丘交戰，打敗了他。辛丑日，房琯派中軍、北軍與安祿山的兵士在陳濤斜交戰，大敗。癸卯日，房琯又派南軍與叛兵交戰，大敗。這個月，派遣永王李璘到蜀郡朝見上皇天帝。李璘反叛，丹徒郡太守閻敬之與李璘在伊婁交戰，閻敬之戰死。

十一月辛亥日，河西發生地震。戊午日，崔

崔渙爲江南宣慰使。郭子儀率回紇及安祿山戰于河上，敗之。史思明寇太原。

十二月，安祿山陷魯、東平、濟陰三郡。戊子，給復彭原郡二載。安祿山陷潁川，執太守薛愿及長史龐堅。

是歲，吐蕃陷嶺州，嶺南 溪獠 梁崇牽陷容州。

二載正月，永王 李璘陷鄱陽郡。乙卯，安慶緒弑其父祿山。丙寅，河西兵馬使孟庭倫殺其節度使周泌，以武威郡反。乙亥，安慶緒將尹子奇寇睢陽郡，張巡敗之。

二月戊子，次于鳳翔。李光弼及安慶緒之衆戰于太原，敗之。丁酉，關西節度兵馬使郭英乂及安慶緒戰于武功，敗績。慶緒陷馮翊郡，太守蕭賁死之。慶緒將蔡希德寇太原。戊戌，庶人璘伏誅。庚子，郭子儀及安慶緒戰于潼關，敗之。壬寅，河西判官崔偁克武威郡，孟庭倫伏誅。甲辰，郭子儀及安慶緒戰于永豐倉，敗之，大將李韶光、王祚死之。

三月辛酉，韋見素、裴冕罷。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爲左相。

四月戊寅，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壬午，瘞陣亡者。庚寅，郭子儀及安慶緒將李歸仁戰于劉運橋，敗之。

五月癸丑，子儀及慶緒將安守忠戰于清渠，敗績。丁巳，房琯罷，諫議大夫張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癸未，尹子奇寇睢陽。丁酉，南充郡民何滔執其太守楊齊曾以反，劍南節度使盧元裕敗之。

七月己酉，太白經天。丁巳，安慶緒將安武臣陷陝郡。

渙任江南宣慰使。郭子儀率回紇兵與安祿山部下在黃河邊交戰，打敗了叛軍。史思明進犯太原。

十二月，安祿山攻陷魯郡、東平郡、濟陰郡。戊子日，免除彭原郡百姓的徭役二年。安祿山攻陷潁川，俘虜了太守薛愿與長史龐堅。

這一年，吐蕃攻陷嶺州，嶺南的溪獠 梁崇牽攻陷容州。

二載正月，永王 李璘攻陷鄱陽郡。乙卯日，安慶緒殺害他的父親安祿山。丙寅日，河西兵馬使孟庭倫殺了節度使周泌，占據武威郡反叛。乙亥日，安慶緒部將尹子奇入侵睢陽郡，被張巡打敗。

二月戊子日，皇上進駐到鳳翔。李光弼與安慶緒的兵士在太原交戰，打敗了他們。丁酉日，關西節度兵馬使郭英乂與安慶緒在武功交戰，郭英乂大敗。安慶緒部下攻陷馮翊郡，太守蕭賁被殺。安慶緒部將蔡希德進犯太原。戊戌日，庶人李璘被處死。庚子日，郭子儀與安慶緒在潼關交戰，打敗了他。壬寅日，河西判官崔偁攻下武威郡，孟庭倫被處死。甲辰日，郭子儀與安慶緒在永豐倉交戰，打敗了他，大將李韶光、王祚戰死。

三月辛酉日，韋見素、裴冕罷免宰相之位。以憲部尚書退休的苗晉卿任左相。

四月戊寅日，郭子儀任關內、河東副元帥。壬午日，埋葬陣亡的將士。庚寅日，郭子儀與安慶緒部將李歸仁在劉運橋交戰，打敗了他。

五月癸丑日，郭子儀與安慶緒部將安守忠在清渠交戰，郭子儀大敗。丁巳日，房琯罷免宰相之位，諫議大夫張鎰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癸未日，尹子奇進犯睢陽。丁酉日，南充郡平民何滔抓了太守楊齊曾後反叛，被劍南節度使盧元裕打敗。

七月己酉日，太白星經天。丁巳日，安慶緒部將安武臣攻陷陝郡。

八月丁丑，焚長春宮。甲申，崔渙罷。張鎰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靈昌郡太守許叔冀奔于彭城。癸巳，大閱。

閏月甲寅，安慶緒寇好時，渭北節度使李光進敗之。丁卯，廣平郡王李俶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安慶緒。辛未，京畿採訪宣慰使崔光遠及慶緒戰于駱谷，敗之；行軍司馬王伯倫戰于苑北，死之。

九月丁丑，慶緒陷上黨郡，執節度使程千里。壬寅，廣平郡王李俶及慶緒戰于澧水，敗之。癸卯，復京師。慶緒奔于陝郡。尚書左僕射裴冕告太清宮、郊廟、社稷、五陵，宣慰百姓。

十月戊申，廣平郡王李俶及安慶緒戰于新店，敗之，克陝郡。壬子，復東京，慶緒奔于河北。興平軍兵馬使李奐及慶緒之衆戰于武關，敗之，克上洛郡。吐蕃陷西平郡。癸丑，安慶緒陷睢陽，太守許遠及張巡、鄆州刺史姚閭、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皆死之。癸亥，給復鳳翔五載，版授父老官。遣太子太師韋見素迎上皇天帝于蜀郡。丁卯，至自靈武，饗于太廟，哭三日。己巳，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及安慶緒戰于絳郡，敗之。

十一月丙子，張鎰率四鎮伊西北庭行營兵馬使李嗣業、陝西節度使來瑱、河南都知兵馬使嗣吳王李祗克河南郡縣。庚子，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甲寅，苗晉卿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大赦。靈武元從、蜀郡扈從官三品以上予一子官，四品以下一子出身。瘞陣亡者，致祭

八月丁丑日，焚燒長春宮。甲申日，崔渙罷免宰相之位。張鎰兼任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靈昌郡太守許叔冀逃到彭城。癸巳日，進行大閱兵。

閏八月甲寅日，安慶緒進犯好時，被渭北節度使李光進打敗。丁卯日，廣平郡王李俶任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爲副，統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伐安慶緒叛軍。辛未日，京畿採訪宣慰使崔光遠與安慶緒在駱谷交戰，打敗了叛軍；行軍司馬王伯倫在苑北與叛軍交戰，戰死。

九月丁丑日，安慶緒攻陷上黨郡，俘虜了節度使程千里。壬寅日，廣平郡王李俶與安慶緒部下在澧水交戰，打敗了叛軍。癸卯日，收復京城。安慶緒逃到陝郡。尚書左僕射裴冕在太清宮、郊丘太廟、社稷神壇、先帝五陵舉行祭祀禱告之禮，安撫慰問百姓。

十月戊申日，廣平郡王李俶與安慶緒在新店交戰，打敗了叛軍，攻下陝郡。壬子日，收復東京，安慶緒逃往河北。興平軍兵馬使李奐與安慶緒的兵士在武關交戰，打敗了叛軍，攻下上洛郡。吐蕃攻陷西平郡。癸丑日，安慶緒攻陷睢陽，太守許遠和張巡、鄆州刺史姚閭、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都被殺。癸亥日，免除鳳翔百姓的徭役五年，授予父老名譽官位。派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到蜀郡迎接上皇天帝。丁卯日，從靈武回到京城，在太廟獻禮祭祖，哭了三天。己巳日，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與安慶緒在絳郡交戰，打敗了叛軍。

十一月丙子日，張鎰率領四鎮伊西北庭行營兵馬使李嗣業、陝西節度使來瑒、河南都知兵馬使嗣吳王李祗攻下河南的郡縣。庚子日，作九廟神主，在長樂殿獻禮祭祀。

十二月丙午日，上皇天帝從蜀郡回到京城。甲寅日，苗晉卿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日，大赦天下。靈武侍從、蜀郡扈從官員當中三品以上的授予一個兒子官，四品以下的授予一個兒子通過吏部考試的出身。掩埋陣亡的

之，給復其家二載。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禁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綉。復諸州及官名。以蜀郡爲南京，鳳翔郡爲西京，西京爲中京。給復潞州五載，并鄧許滑宋五州、雍丘好時奉先縣二載，益州三載。賜文武官階、勛、爵，父老八十以上版授，加緋衣、銀魚，民酺五日。廣平郡王俶爲太尉，進封楚王。苗晉卿爲侍中，崔圓爲中書令，李麟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子南陽郡王係爲趙王，新城郡王僅彭王，潁川郡王儻兗王，東陽郡王佖涇王。封子僂爲襄王，倕爲杞王，偲爲召王，侶爲興王，侗爲定王。乙丑，史思明降。壬申，達奚珣等伏誅。

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乙酉，出宮女三千人。庚寅，大閱。

二月癸卯，安慶緒將能元皓以淄、青降，以元皓爲河北招討使。乙巳，上上皇天帝冊號曰聖皇天帝。丁未，大赦，改元。贈死事及拒僞命者官。成都、靈州扈從三品以上予一子官，五品以上一子出身，六品以下叙進之。免陷賊州三歲稅。賜文武官階、爵。

三月甲戌，徙封俶爲成王。戊寅，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四月辛亥，祔神主于太廟。甲寅，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賜文武官階、勛、爵，天下非租、庸毋輒役使，有能賑貧窮寵以官爵，京官九品以上言事，二王、三恪予一子官。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

將士，進行祭祀，免除他們家屬的徭役二年。免除天下百姓明年三分之一的租、庸。禁止製作使用珠玉、寶鈿、平脫、金泥、刺綉。恢復各州和官職的舊名稱。把蜀郡作爲南京，鳳翔郡作爲西京，西京作爲中京。免除潞州百姓的徭役五年，免除并州鄧州許州滑州宋州百姓、雍丘縣、好時縣、奉先縣百姓的徭役二年，免除益州百姓的徭役三年。賜文武官員官階、勛官、爵位，父老八十歲以上的授予名譽官職，加贈穿緋衣、佩銀魚袋，百姓盡情聚飲五天。廣平郡王李俶爲太尉，晉封楚王。苗晉卿任侍中，崔圓任中書令，李麟同中書門下三品。皇子南陽郡王李係晉封爲趙王，新城郡王李僅晉封爲彭王，潁川郡王李儻晉封爲兗王，東陽郡王李佖晉封爲涇王。皇子李僂封爲襄王，李倕封爲杞王，李偲封爲召王，李侶封爲興王，李侗封爲定王。乙丑日，史思明投降。壬申日，達奚珣等處以死刑。

乾元元年正月戊寅日，上皇天帝親臨宣政殿，授給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號爲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乙酉日，放出宮女三千人。庚寅日，進行大閱兵。

二月癸卯日，安慶緒部將能元皓獻出淄州、青州投降，任命能元皓爲河北招討使。乙巳日，給上皇天帝上册號爲聖皇天帝。丁未日，大赦天下，改元。給死於國事和拒絕接受僞官的人追贈官。成都、靈州扈從官員當中三品以上的授予一個兒子官，五品以上的授予一個兒子通過吏部考試的出身，六品以下的依次進用。免去淪陷叛賊之州百姓三年的租稅，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

三月甲戌日，改封李俶爲成王。戊寅日，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四月辛亥日，把先帝的神位送進太廟祔祭。甲寅日，在太廟獻禮祭祖，在南郊祭天。乙卯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勛官、爵位，天下百姓除租、庸以外不能隨意役使，有能救濟貧窮的用授予官爵對他加以優待，京官九品以上的陳論政事，前朝皇室後裔當中受封爵位的二王、被以客禮相待的三恪之家授予一個兒子官職。史思明殺了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後反叛。

五月戊子，張鎰罷。乙未，崔圓、李麟罷。太常少卿王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党項羌寇邊。

九月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殺拓拔戎德。庚寅，郭子儀率李光弼、李嗣業、王思禮、淮西節度使魯炆、興平軍節度使李旻、滑濮節度使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鄭蔡節度使季廣琛討安慶緒。癸巳，大食、波斯寇廣州。

十月甲辰，立成王俶爲皇太子。大赦。賜文武官階、爵，五品以上子爲父後者勛兩轉。舉忠正孝友堪東宮官者。

十一月壬申，王思禮及安慶緒戰于相州，敗之。

十二月庚戌，戶部尚書李峘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丁卯，史思明陷魏州。

二年正月己巳，群臣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郭子儀及安慶緒戰于愁思岡，敗之。丁丑，祠九宮貴神。戊寅，耕籍田。

二月壬戌，中書門下慮囚。

三月己巳，皇后親蠶。壬申，九節度之師潰于湓水。史思明殺安慶緒。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郭子儀屯于東京。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流民還者給復三年。甲午，兵部侍郎呂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未，苗晉卿、王璵罷。京兆尹李峴爲吏部尚書，中書舍人李揆爲中書侍郎，戶部侍郎第五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郭子儀爲東畿、山南東、河南等道諸節度防禦兵馬元帥。

四月庚子，王思禮及史思明戰于

五月戊子日，張鎰罷免宰相之位。乙未日，崔圓、李麟罷免宰相之位。太常少卿王璵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党項羌進犯邊境。

九月丙子日，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殺死拓拔戎德。庚寅日，郭子儀統率李光弼、李嗣業、王思禮、淮西節度使魯炆、興平軍節度使李旻、滑濮節度使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鄭蔡節度使季廣琛討伐安慶緒。癸巳日，大食人、波斯人搶劫廣州。

十月甲辰日，立成王李俶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五品以上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勛官兩轉。舉薦忠正孝友而可以擔當東宮官職的人。

十一月壬申日，王思禮與安慶緒在相州交戰，打敗了叛軍。

十二月庚戌日，戶部尚書李峘爲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丁卯日，史思明攻陷魏州。

二年正月己巳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郭子儀在愁思岡與安慶緒交戰，打敗了叛軍。丁丑日，祭祀九宮貴神。戊寅日，皇上舉行親手扶犁耕籍田的典禮。

二月壬戌日，中書門下的有關官員審查囚犯案情。

三月己巳日，皇后舉行親自飼養蠶的典禮。壬申日，九節度使的軍隊從湓水潰散敗逃。史思明殺了安慶緒。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汝州刺史賈至逃到襄、鄧。郭子儀屯駐在東京。丁亥日，因旱災而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犯人都寬免；流民還鄉的免除他們的徭役三年。甲午日，兵部侍郎呂諲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未日，苗晉卿、王璵罷免宰相之位。京兆尹李峴任吏部尚書，中書舍人李揆任中書侍郎，戶部侍郎第五琦：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日，郭子儀任東畿、山南東、河南等道諸節度防禦兵馬元帥。

四月庚子日，王思禮與史思明在直千嶺交

直千嶺，敗之。壬寅，詔減常膳服御，武德中尚作坊非賜蕃客、戎祀所須者皆罷之。

五月辛巳，貶李峴爲蜀州刺史。

七月辛巳，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辛卯，呂諲罷。

八月乙巳，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

九月甲子，張嘉延陷荊州。丁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荆襄招討、山南東道處置兵馬使。庚寅，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

十月乙巳，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河陽，敗之。壬戌，呂諲起復。

十一月庚午，貶第五琦爲忠州刺史。

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史思明寇陝州，神策軍將衛伯玉敗之。

上元元年三月丙子，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殺其節度使史翽。丁巳，有彗星出于婁、胃。己未，來瑱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

閏月辛酉，有彗星出于西方。甲戌，徙封係爲越王。己卯，大赦，改元，賜文武官爵。追封太公望爲武成王。復死刑三覆奏。是月，大饑。張維瑾降。

五月丙午，太子太傅苗晉卿爲侍中。壬子，呂諲罷。

六月乙丑，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及羌、渾、党項戰于涇、隴，敗之。乙酉，又敗之于普潤。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懷州，敗之。

七月丁未，聖皇天帝遷于西內。

十一月甲午，揚州長史劉展反，

戰，打敗了他。壬寅日，下詔減少日常的膳食衣服車馬之費，武德以來即爲宮內製造各種器物的中尚署作坊今後凡不是爲了賞賜蕃客、軍事祭祀所必須的全都停止製作。

五月辛巳日，貶李峴爲蜀州刺史。

七月辛巳日，趙王李係任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爲副。辛卯日，呂諲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乙巳日，襄州防禦將領康楚元、張嘉延反叛，驅逐了本州刺史王政。

九月甲子日，張嘉延攻陷荊州。丁亥日，太子少保崔光遠任荆襄招討、山南東道處置兵馬使。庚寅日，史思明攻陷東京及齊州、汝州、鄭州、滑州。

十月乙巳日，李光弼與史思明在河陽交戰，打敗了他。壬戌日，呂諲服喪期未滿而起用原職。

十一月庚午日，貶第五琦爲忠州刺史。

十二月乙巳日，康楚元被處死。史思明部下進犯陝州，神策軍將領衛伯玉打敗了叛軍。

上元元年三月丙子日，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四月戊申日，山南東道大將張維瑾反叛，殺了本道節度使史翽。丁巳日，有彗星出現在婁宿、胃宿。己未日，來瑒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伐張維瑾。

閏四月辛酉日，有彗星出現在西方。甲戌日，改封李係爲越王。己卯日，大赦天下，改元，賜文武官員爵位。追封太公望爲武成王。恢復判處死刑犯三次復審上奏的規定。這個月，發生大饑荒。張維瑾投降。

五月丙午日，太子太傅苗晉卿任侍中。壬子日，呂諲罷免宰相之位。

六月乙丑日，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在涇、隴與羌、渾、党項交戰，打敗了他們。乙酉日，又在普潤打敗了他們。李光弼與史思明在懷州交戰，打敗了叛軍。

七月丁未日，聖皇天帝遷居到西內。

十一月甲午日，揚州長史劉展反叛，攻陷潤

陷潤州。丙申，陷昇州。壬子，李峘、淮南節度使鄧景山及劉展戰于淮上，敗績。

是歲，吐蕃陷廓州。西原蠻寇邊，桂州經略使邢濟敗之。

二年正月甲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乙卯，劉展伏誅。

二月己未，奴刺、党項羌寇寶雞，焚大散關，寇鳳州，刺史蕭愔死之，鳳翔尹李鼎敗之。戊寅，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北邙，敗績。思明陷河陽。癸未，貶李揆爲袁州長史。河中節度使蕭華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酉，來瑱及史思明戰于魯山，敗之。

三月甲午，史朝義寇陝州，神策軍節度使衛伯玉敗之。戊戌，史朝義弑其父思明。李光弼罷副元帥。

四月己未，吏部侍郎裴遵慶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及史朝義戰，敗之。丁丑，兗、郛節度使能元皓又敗之。壬午，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巨死之，節度使李旻奔于成都。

五月甲午，史朝義將令狐彰以滑州降。戊戌，平盧軍節度使侯希逸及史朝義戰于幽州，敗之。庚子，李光弼爲河南道副元帥。劍南節度使崔光遠克東川，段子璋伏誅。

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辛巳，殿中監李國貞都統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河中節度使。

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號，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賜文武官階、勳、爵，版授侍老官，先授者叙進之。停四京

州。丙申日，又攻陷昇州。壬子日，李峘、淮南節度使鄧景山與劉展在淮上交戰，大敗。

這一年，吐蕃攻陷廓州。西原蠻侵犯邊境，被桂州經略使邢濟打敗。

二年正月甲寅日，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乙卯日，劉展被處死。

二月己未日，奴刺、党項羌進犯寶雞，焚燒大散關，進犯鳳州，刺史蕭愔被殺，鳳翔尹李鼎打敗了他們。戊寅日，李光弼與史思明在北邙交戰，大敗。史思明攻陷河陽。癸未日，貶李揆爲袁州長史。河中節度使蕭華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酉日，來瑒與史思明在魯山交戰，打敗了叛軍。

三月甲午日，史朝義進犯陝州，被神策軍節度使衛伯玉打敗。戊戌日，史朝義殺害他的父親史思明。免去李光弼副元帥之職。

四月己未日，吏部侍郎裴遵慶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亥日，青密節度使尚衡與史朝義交戰，打敗了叛軍。丁丑日，兗、郛節度使能元皓再次打敗叛軍。壬午日，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叛，攻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虢王李巨被殺，節度使李旻逃到成都。

五月甲午日，史朝義部將令狐彰獻出滑州投降。戊戌日，平盧軍節度使侯希逸與史朝義在幽州交戰，打敗了叛軍。庚子日，李光弼任河南道副元帥。劍南節度使崔光遠攻下東川，段子璋被處以死刑。

七月癸未初一，發生日食。

八月辛巳日，殿中監李國貞爲都統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河中節度使。

九月壬寅日，大赦天下，去掉“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尊號，去掉“上元”年號，稱爲元年，把十一月作爲歲首，月份以北斗斗柄所指的辰爲名稱。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授予受贍養老人名譽官位，先前已授名譽官位的依次

號。

元年建子月癸巳，曹州刺史常休明及史朝義將薛邕戰，敗之。己亥，朝聖皇天帝于西內。丙午，衛伯玉及史朝義戰于永寧，敗之。己酉，朝獻于太清宮。庚戌，朝享于太廟及元獻皇后廟。

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己未，來瑱及史朝義戰于汝州，敗之。乙亥，侯希逸及朝義將李懷仙戰于范陽，敗之。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申，追冊靖德太子琮爲皇帝，妃竇氏爲皇后。乙酉，葬王公妃主遇害者。丙戌，盜發敬陵、惠陵。甲辰，李光弼克許州。吐蕃請和。戊申，史朝義陷營州。

建卯月辛亥，大赦。賜文武官階、爵。五品以上清望及郎官、御史薦流人有行業情可矜者。停貢鷹、鷄、狗、豹。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壬子，羌、渾、奴刺寇梁州。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乙丑，河中軍亂，殺李國貞及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敗績。庚午，郭子儀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節度行營，興平、定國軍兵馬副元帥。壬申，鄜州刺史成公意及党項戰，敗之。

建辰月壬午，大赦，官吏聽納贓免罪，左降官及流人罰鎮效力者還之。甲午，奴刺寇梁州。戊申，蕭華罷。戶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巳月庚戌，史朝義寇澤州，刺史李抱玉敗之。壬子，楚州獻定國寶

進升。停用東南西北四京的名稱。

元年建子月癸巳日，曹州刺史常休明與史朝義部將薛邕交戰，打敗了他。己亥日，皇上在西內謁見聖皇天帝。丙午日，衛伯玉與史朝義在永寧交戰，打敗了叛軍。己酉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庚戌日，在太廟祭祖和在元獻皇后廟祭祀。

建丑月辛亥日，在南郊祭天。己未日，來瑱在汝州與史朝義交戰，打敗了叛軍。乙亥日，侯希逸在范陽與史朝義部將李懷仙交戰，打敗了他。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申日，追冊靖德太子李琮爲皇帝，妃竇氏爲皇后。乙酉日，安葬遇害的王公妃子公主。丙戌日，盜賊發掘敬陵、惠陵。甲辰日，李光弼攻下許州。吐蕃請求講和。戊申日，史朝義攻陷營州。

建卯月辛亥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讓五品以上有名望的官員以及郎官、御史舉薦流放者當中有品行才能而情有可原的人。停止進貢鷹、鷄、狗、豹。把京兆府改爲上都，河南府改爲東都，鳳翔府改爲西都，江陵府改爲南都，太原府改爲北都。壬子日，羌、渾、奴刺進犯梁州。癸丑日，河東軍發生兵變，殺了河東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乙丑日，河中軍發生兵變，殺了李國貞以及節度使荔非元禮。戊辰日，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在申州與史朝義部將謝欽讓交戰，大敗。庚午日，郭子儀主持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節度行營軍事，任興平、定國軍兵馬副元帥。壬申日，鄜州刺史成公意與党項交戰，打敗了他們。

建辰月壬午日，大赦天下，官吏當中有貪贓的容許他們交出贓物後免除刑罰，貶謫的官員以及流放人當中被罰在軍鎮效力的讓回來。甲午日，奴刺進犯梁州。戊申日，蕭華罷免宰相之位。戶部侍郎元載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巳月庚戌日，史朝義進犯澤州，被刺史李抱玉打敗。壬子日，楚州獻上定國寶玉十三枚。

玉十有三。甲寅，聖皇天帝崩。乙丑，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年爲寶應元年，復以正月爲歲首，建巳月爲四月。丙寅，閑廐使李輔國、飛龍廐副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王李係、兗王李倓。是夜，皇帝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

代宗李豫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也。母曰章敬皇后吳氏。玄宗諸孫百餘人，代宗最長，爲嫡皇孫。聰明寬厚，喜愠不形於色，而好學強記，通《易》象。初名俶，封廣平郡王。

安祿山反，玄宗幸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常從於兵間。

肅宗已即位，郭子儀等兵討安慶緒，未克。肅宗在岐，至德二載九月，以廣平郡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以進討，百官送于朝堂，過關而下，步出木馬門，然後復騎。以安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爲前軍，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內行營節度使王思禮爲後軍，屯于香積寺。敗賊將安守忠，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守忠敗，棄城走，遂克京城，乃留王思禮屯于苑中，代宗率大軍以東。安慶緒遣其將嚴莊拒于陝州，代宗及子儀、嗣業戰陝西，大敗之，慶緒奔于河北，遂克東都。肅宗還京師。十二月，進封楚王。

乾元元年三月，徙封成王。四月，立爲皇太子。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是以爲祥，乃更名豫。

肅宗去上元三年號，止稱元年，月以斗所建辰爲名。元年建巳月，肅

甲寅日，聖皇天帝逝世。乙丑日，皇太子代理國事。大赦天下，改元年爲寶應元年，重新以正月爲歲首，把建巳月改爲四月。丙寅日，閑廐使李輔國、飛龍廐副使程元振把皇后遷到別殿，殺了越王李係、兗王李倓。這天夜裏，皇帝在長生殿逝世，終年五十二歲。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名豫，是肅宗的長子。生母是章敬皇后吳氏。在玄宗的一百多個孫子當中，代宗是最大的，爲嫡皇孫。他聰明寬厚，喜怒不表露在臉上，而好學強記，精通《易》象。起初名俶，封廣平郡王。

安祿山反叛，玄宗前往蜀地，肅宗留下討伐叛賊，代宗常隨從於軍旅之中。

肅宗即位後，郭子儀等率兵討伐安慶緒，沒能取勝。肅宗在岐，至德二載九月，委任廣平郡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統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人進軍討伐，百官在朝堂上相送，經過宮闕下馬，步行出了木馬門，然後再騎上馬。以安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爲前軍，朔方、河西、隴右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內行營節度使王思禮爲後軍，屯駐在香積寺。打敗賊將安守忠，斬殺六萬人。賊將張通儒守在長安，聽說安守忠戰敗，棄城逃跑，於是收復京城，留下王思禮屯駐在苑中，代宗率大軍東征。安慶緒派遣部將嚴莊在陝州抵抗，代宗及郭子儀、李嗣業在陝州以西和他交戰，大敗叛軍，安慶緒逃往河北，於是收復東都。肅宗返回京城。十二月，進封爲楚王。

乾元元年三月，改封爲成王。四月，立爲皇太子。當初，太子出生的那年，豫州進獻一莖多穗的禾苗，這時認爲是祥瑞之事，便改名豫。

肅宗去掉上元三年年號，祇稱元年，月份以北斗斗柄所指的辰爲名稱。元年建巳月，肅宗卧

宗寢疾，乃詔皇太子監國。而楚州獻定國寶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寶於楚，宜以建元。”乃以元年爲寶應元年。

肅宗張皇后惡李輔國，欲圖之，召問太子，太子不許，乃與越王係謀之。肅宗疾革。四月丁卯，皇后與係將召太子入宮，飛龍副使程元振得其謀，以告輔國。輔國止太子無入，率兵入，殺係及兗王倓，幽皇后于別殿。是夕，肅宗崩，乃迎太子見群臣於九仙門。明日，發喪。己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癸酉，始聽政。甲戌，奉節郡王李适爲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罷副元帥。乙亥，進封适爲魯王。

五月壬午，李輔國爲司空。庚寅，追尊母爲皇太后。丙申，李光弼及史朝義戰于宋州，敗之。丁酉，大赦。刺史予一子官，賜文武官階、爵，子爲父後者勛一轉。免民逋租宿負。進封子益昌郡王邕爲鄭王，延慶郡王迴轉韓王。追復庶人王氏爲皇后，瑛、瑶、琚皆復其封號。

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越王係、兗王倓皆爲庶人。

七月乙酉，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癸巳，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

八月己未，知道伏誅。辛未，台州人袁鼐反。乙亥，徙封适爲雍王。

九月戊子，鳳州刺史呂日將及党項羌戰于三嗟谷，敗之。丙申，回紇請助戰。壬寅，大閱。癸卯，袁鼐陷信州。

十月乙卯，陷溫、明二州。詔浙江水旱，百姓重困，州縣勿輒科率，民疫死不能葬者爲瘞之。辛酉，雍王李适討史朝義。壬戌，盜殺李輔國。癸

病，於是下詔皇太子代理國事。而楚州進獻定國寶玉十三枝，因此說：“楚這地方，是太子的封邑，今天在楚地降下寶玉，應該用來建元。”於是改元年爲寶應元年。

肅宗的張皇后厭惡李輔國，想除掉他，召太子來問，太子沒有允許，便與越王李係一起謀劃。肅宗病免。四月丁卯日，皇后與李係將要召太子入宮，飛龍副使程元振得知皇后的計謀，把這事告訴了李輔國。李輔國勸阻太子不要入宮，自己率兵先入宮，殺了李係和兗王李倓，把皇后禁閉在別殿。這天夜裏，肅宗逝世，便迎接太子在九仙門會見群臣。第二天，發布喪訊。己巳日，在肅宗靈柩前即皇帝位。癸酉日，開始處理朝政。甲戌日，奉節郡王李适任天下兵馬元帥，免去郭子儀的副元帥之職。乙亥日，晉封李适爲魯王。

五月壬午日，李輔國任司空。庚寅日，追尊生母爲皇太后。丙申日，李光弼與史朝義在宋州交戰，打敗了他。丁酉日，大赦天下。任刺史的授予一個兒子官職，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文武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助官一轉。免去百姓拖欠的租稅。皇子益昌郡王李邕晉封爲鄭王，延慶郡王李迴晉封爲韓王。追復庶人王氏爲皇后，李瑛、李瑶、李琚都恢復他們生前的封號。

六月辛亥日，追廢皇后張氏、越王李係、兗王李倓都爲庶人。

七月乙酉日，朝廷處死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癸巳日，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叛。

八月己未日，徐知道被處以死刑。辛未日，台州人袁鼐反叛。乙亥日，改封李适爲雍王。

九月戊子日，鳳州刺史呂日將在三嗟谷與党項羌交戰，打敗了他們。丙申日，回紇請求前來助戰。壬寅日，進行大閱兵。癸卯日，袁鼐攻陷信州。

十月乙卯日，袁鼐攻陷溫州、明州。下詔浙江發生水災旱災，百姓十分困苦，州縣不要隨意徵購物資，百姓因疫病而死不能埋葬的官府給掩埋。辛酉日，雍王李适討伐史朝義。壬戌日，

西，雍王 适克懷州。甲戌，敗史朝義于橫水，克河陽、東都，史朝義將張獻誠以汴州降。

十一月丁亥，朝義將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丁酉，朝義將張忠志以趙、定、深、恒、易五州降。己亥，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爲朔方、河北副元帥。

十二月己酉，太府左藏庫火。戊辰，瘞京城內外暴骨。甲戌，李光弼及袁鼐戰于衡州，敗之。

是歲，舒州人楊昭反，殺其刺史劉秋子。西原蠻叛。吐蕃寇秦、成、渭三州。

廣德元年正月癸未，京兆尹 劉晏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壬寅，山陵使、山南東道節度使 來瑱有罪，伏誅。

三月甲辰，山南東道兵馬使梁崇義自南陽入于襄州。丁未，李光弼及袁鼐戰，敗之。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泰陵。甲子，党項羌寇同州，郭子儀敗之于黃堆山。庚午，葬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于建陵。

六月，同華節度使 李懷讓自殺。

七月壬寅，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免民逋負，戶三丁免其一庸、調；給復河北三年；回紇行營所經，免今歲租。賜內外官階、勳、爵。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圖形于凌煙閣。吐蕃陷隴右諸州。

八月，僕固懷恩反。

九月壬寅，裴遵慶宣慰僕固懷恩于汾州。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附于吐蕃。

刺客殺死李輔國。癸酉日，雍王 李适攻下懷州。甲戌日，在橫水打敗史朝義，攻下河陽、東都，史朝義部將張獻誠獻出汴州投降。

十一月丁亥日，史朝義部將薛嵩獻出相州、衛州、洺州、邢州投降。丁酉日，史朝義部將張忠志獻出趙州、定州、深州、恒州、易州投降。己亥日，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任朔方、河北副元帥。

十二月己酉日，太府左藏庫發生火災。戊辰日，掩埋京城內外暴露的尸骨。甲戌日，李光弼與袁鼐在衡州交戰，打敗了他。

這一年，舒州人楊昭反叛，殺了刺史劉秋子。西原蠻叛亂。吐蕃進犯秦州、成州、渭州。

廣德元年正月癸未日，京兆尹 劉晏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日，史朝義自殺，他的部將李懷仙獻出幽州投降，田承嗣獻出魏州投降。壬寅日，山陵使、山南東道節度使 來瑒有罪，處以死刑。

三月甲辰日，山南東道兵馬使梁崇義從南陽進入襄州。丁未日，李光弼與袁鼐交戰，打敗了他。辛酉日，在泰陵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甲子日，党項羌進犯同州，郭子儀在黃堆山打敗了他們。庚午日，在建陵安葬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六月，同華節度使 李懷讓自殺。

七月壬寅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稱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日，大赦天下，改元。免去百姓拖欠的租稅，一戶人家有三丁的免去其中一丁的庸、調；免除河北百姓三年的徭役；回紇行營經過之地，免去百姓今年的租稅。賜內外官員官階、勳官、爵位。贈給功臣具有免除刑罰特權的鐵券，在太廟裏的功績簿上記名，在凌煙閣上畫像。吐蕃攻陷隴右各州。

八月，僕固懷恩反叛。

九月壬寅日，裴遵慶到汾州安撫僕固懷恩。乙丑日，涇州刺史高暉叛變依附於吐蕃。

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壬申，雍王李适爲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及吐蕃戰于盤屋，敗之。乙亥，又戰于盤屋，敗績。丙子，如陝州。丁丑，次華陰。豐王珙有罪伏誅。戊寅，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爲皇帝。辛巳，次陝州。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南山五谷人高玉反。

十一月壬寅，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使張休。

十二月辛未，劉晏宣慰上都。甲午，至自陝州。乙未，苗晉卿、裴遵慶罷。檢校禮部尚書李峴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放承宏于華州。吐蕃陷松、維二州。西原蠻陷道州。

二年正月丙午，詔舉堪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乙卯，立雍王李适爲皇太子。癸亥，劉晏、李峴罷。右散騎常侍王縉爲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子儀兼河東副元帥。

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癸酉，朝獻于太清宮。甲戌，朝享于太廟。乙亥，有事于南郊。己丑，大赦。賜內外官階、爵；武德功臣子孫予一人官；成都、靈武元從三品以上加賜爵一級，餘加一階；寶應功臣三品以上官一子，仍賜爵一級，餘加階、勳兩轉，五品以上爲父後者勳兩轉。

三月辛丑，給復河南府二年。甲子，盛王琦薨。

四月甲午，禁鈿作珠翠。

五月，洛水溢。

六月丁卯，有星隕于汾州。

十月庚午日，吐蕃攻陷邠州。辛未日，進犯奉天、武功，京城戒嚴。壬申日，雍王李适任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癸酉日，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與吐蕃在盤屋交戰，打敗了他們。乙亥日，再次在盤屋交戰，大敗。丙子日，前往陝州。丁丑日，進駐華陰。豐王李珙有罪處以死刑。戊寅日，吐蕃攻陷京城，扶立廣武郡王李承宏爲皇帝。辛巳日，進駐陝州。癸巳日，吐蕃潰敗，郭子儀收復京城。南山五谷人高玉反叛。

十一月壬寅日，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叛，驅逐了節度使張休。

十二月辛未日，劉晏到上都安撫人心。甲午日，皇上從陝州返回京城。乙未日，苗晉卿、裴遵慶罷免宰相之位。檢校禮部尚書李峴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日，放逐李承宏到華州。吐蕃攻陷松州、維州。西原蠻攻陷道州。

二年正月丙午日，下詔舉薦可以擔當御史、諫官、刺史、縣令的人。乙卯日，立雍王李适爲皇太子。癸亥日，劉晏、李峴罷免宰相之位。右散騎常侍王縉任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漸任兵部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子儀兼任河東副元帥。

二月辛未日，僕固懷恩殺了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癸酉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甲戌日，在太廟祭祖。乙亥日，在南郊祭天。己丑日，大赦天下。賜內外官員官階、爵位；武德功臣的子孫授予一個兒子官職；成都、靈武跟從功臣當中三品以上的官員加賜爵位一級，其餘的加賜散官一階；寶應功臣當中三品以上的官員授予一個兒子官職，并賜爵位一級，其餘的加賜官階、勳官兩轉，五品以上的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勳官兩轉。

三月辛丑日，免除河南府百姓二年的徭役。甲子日，盛王李琦逝世。

四月甲午日，禁止用珠翠作首飾。

五月，洛水泛濫。

六月丁卯日，有流星隕落在汾州境內。

七月庚子，初稅青苗。己酉，李光弼薨。

八月丙寅，王縉爲侍中，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壬申，王縉罷侍中。癸巳，吐蕃寇邠州，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之于宜祿。

九月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及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

是秋，有蛾。

十月丙寅，吐蕃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庚午，嚴武克吐蕃鹽川城。辛未，朔方兵馬使郭晞及吐蕃戰于邠西，敗之。是月，突厥寇豐州，守將馬望死之。

十一月乙未，吐蕃軍潰，京師解嚴。河西節度使楊志烈及僕固懷恩戰于靈州，敗績。癸丑，袁晁伏誅。免越州今歲田租之半，給復溫、台、明三州一年。

十二月乙丑，高玉伏誅。丙寅，衆星隕。

是歲，西原蠻陷邠州。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大赦，改元。是月，歙州人殺其刺史龐濬。

二月戊寅，党項羌寇富平。庚辰，儀王璿薨。

三月庚子，雨木冰。庚戌，吐蕃請和。辛亥，大風拔木。

四月己巳，自春不雨，至于是而雨。

是夏，盤屋穰麥生。

七月辛卯，平盧、淄青兵馬使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

八月庚辰，王縉爲河南副元帥。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寇邊。

九月庚寅，命百官觀浮屠象于光順門。辛卯，太白經天。甲辰，吐蕃寇醴泉、奉天，党項羌寇同州，渾、

七月庚子日，開始徵收青苗稅。己酉日，李光弼逝世。

八月丙寅日，王縉任侍中，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壬申日，免去王縉的侍中之職。癸巳日，吐蕃進犯邠州，邠寧節度使白孝德在宜祿打敗了他們。

九月己未日，劍南節度使嚴武與吐蕃在當狗城交戰，打敗了他們。

這一年的秋天，發生蟲災。

十月丙寅日，吐蕃進犯邠州。丁卯日，又進犯奉天，京城戒嚴。庚午日，嚴武攻下吐蕃的鹽川城。辛未日，朔方兵馬使郭晞與吐蕃在邠州以西交戰，打敗了他們。這個月，突厥進犯豐州，守將馬望戰死。

十一月乙未日，吐蕃軍潰退，京城解除戒嚴。河西節度使楊志烈與僕固懷恩在靈州交戰，大敗。癸丑日，袁晁被處以死刑。免去越州百姓今年一半的田租，免除溫州、台州、明州百姓一年的徭役。

十二月乙丑日，高玉被處以死刑。丙寅日，有許多流星隕落。

這一年，西原蠻攻陷邠州。

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日，大赦天下，改元。這個月，歙州人殺死了本州刺史龐濬。

二月戊寅日，党項羌進犯富平。庚辰日，儀王李璿逝世。

三月庚子日，雨雪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庚戌日，吐蕃請求講和。辛亥日，大風拔起樹木。

四月己巳日，自入春以來沒有下雨，到這時纔下雨。

這一年的夏天，盤屋境內自然長出麥禾。

七月辛卯日，平盧、淄青兵馬使李懷玉驅逐了節度使侯希逸。

八月庚辰日，王縉任河南副元帥。僕固懷恩和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一同進犯邊境。

九月庚寅日，命百官在光順門觀看佛像。辛卯日，太白星經天。甲辰日，吐蕃進犯醴泉、奉天，党項羌進犯同州，渾、奴刺進犯盤屋，京城

奴刺寇盤屋，京師戒嚴。己酉，屯于苑，郭子儀屯于涇陽。丁巳，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及吐蕃戰于澄城，敗之。智光入于鄜州，殺其刺史張麟，遂焚坊州。

十月，沙陀殺楊志烈。己未，吐蕃至邠州，與回紇寇邊。辛酉，寇奉天。癸亥，寇同州。乙丑，寇興平。丁卯，回紇、党項羌請降。癸酉，郭子儀及吐蕃戰于靈臺，敗之。京師解嚴。

閏月辛卯，朔方副將李懷光克靈州。辛亥，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寇成都，節度使郭英乂奔于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之。癸丑，斂民貲作浮屠供。

大曆元年二月，吐蕃遣使來朝。壬子，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邛南、西山等道副元帥。

三月癸未，劍南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崔旰戰于梓州，敗績。

七月癸酉，洛水溢。

九月辛巳，吐蕃陷原州。

十一月甲子，大赦，改元，給復流民歸業者三年。

十二月己亥，有彗星出于瓠瓜。癸卯，周智光反，殺虢州刺史龐充。

是冬，無雪。鄭王邕為天下兵馬元帥。

二年正月丁巳，郭子儀討周智光。己未，同華將李漢惠以同州降。甲子，周智光伏誅。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于華州。戊寅，給復同、華二州二年。

八月壬寅，殺駙馬都尉姜慶初。

九月甲寅，吐蕃寇靈州。乙卯，寇邠州。郭子儀屯于涇陽，京師戒嚴。乙丑，晝有星流于南方。

是秋，桂州山獠反。

戒嚴。己酉日，皇帝駐屯在宮苑，郭子儀駐屯在涇陽。丁巳日，同華節度使周智光與吐蕃在澄城交戰，打敗了他們。周智光進入鄜州，殺了鄜州刺史張麟，隨即又焚燒坊州。

十月，沙陀殺了楊志烈。己未日，吐蕃到達邠州，與回紇一起進犯邊地。辛酉日，進犯奉天。癸亥日，進犯同州。乙丑日，進犯興平。丁卯日，回紇、党項羌請求投降。癸酉日，郭子儀與吐蕃在靈臺交戰，打敗了他們。京城解除戒嚴。

閏十月辛卯日，朔方副將李懷光攻下靈州。辛亥日，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叛，進犯成都，節度使郭英乂逃到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殺了他。癸丑日，收集民財施捨給佛寺。

大曆元年二月，吐蕃派遣使者前來朝見。壬子日，杜鴻漸任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邛南、西山等道副元帥。

三月癸未日，劍南東川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在梓州交戰，張獻誠大敗。

七月癸酉日，洛水泛濫。

九月辛巳日，吐蕃攻陷原州。

十一月甲子日，大赦天下，改元，免除流民當中返鄉務農人家的三年徭役。

十二月己亥，有彗星出現在瓠瓜。癸卯日，周智光反叛，殺了虢州刺史龐充。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鄭王李邕任天下兵馬元帥。

二年正月丁巳日，郭子儀討伐周智光。己未日，同華將領李漢惠獻出同州投降。甲子日，周智光被處以死刑。淮西節度使李忠臣進入華州。戊寅日，免除同州、華州百姓二年的徭役。

八月壬寅日，朝廷處死駙馬都尉姜慶初。

九月甲寅日，吐蕃進犯靈州。乙卯日，進犯邠州。郭子儀屯兵在涇陽，京城戒嚴。乙丑日，白天在南方有流星。

這一年的秋天，桂州山獠反叛。

十月戊寅，朔方軍節度使路嗣恭與吐蕃戰于靈州，敗之。京師解嚴。

十一月辛未，雨木冰。壬申，京師地震。

三年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五月乙卯，追號齊王倓爲皇帝，興信公主女張氏爲皇后。癸亥，地震。

六月壬寅，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自稱留後。

閏月庚午，王縉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戊寅，吐蕃遣使來朝。

八月己酉，吐蕃寇靈州。丁卯，寇邠州，京師戒嚴。戊辰，邠寧節度使馬璘及吐蕃戰，敗之。庚午，王縉兼河東節度使。

九月丁丑，濟王環薨。壬午，吐蕃寇靈州，朔方將白元光敗之。壬辰，又敗之于靈武。戊戌，京師解嚴。

十二月辛酉，涇原兵馬使王童之謀反，伏誅。

四年正月甲戌，殺潁州刺史李岾。

二月乙卯，杜鴻漸罷副元帥。丙辰，京師地震。

三月，遣御史稅商錢。甲戌，免京兆今年歲稅。

五月丙戌，京師地震。

六月戊申，王縉罷副元帥、都統。

七月癸未，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十月戊寅日，朔方軍節度使路嗣恭與吐蕃在靈州交戰，打敗了他們。京城解除戒嚴。

十一月辛未日，雨雪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壬申日，京城發生地震。

三年二月癸巳日，商州兵馬使劉洽殺了本州刺史殷仲卿。

三月乙巳初一，發生日食。

五月乙卯日，追冊齊王李倓爲皇帝，追封興信公主的女兒張氏爲皇后。癸亥日，發生地震。

六月壬寅日，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了節度使李懷仙，自稱留後。

閏六月庚午日，王縉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七月壬申日，瀘州刺史楊子琳反叛，攻陷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寬打敗楊子琳，攻下成都。楊子琳殺了夔州別駕張忠。戊寅日，吐蕃派遣使者前來朝見。

八月己酉日，吐蕃進犯靈州。丁卯日，進犯邠州，京城戒嚴。戊辰日，邠寧節度使馬璘與吐蕃交戰，打敗了他們。庚午日，王縉兼任河東節度使。

九月丁丑日，濟王李環逝世。壬午日，吐蕃進犯靈州，被朔方軍將領白元光打敗。壬辰日，在靈武又打敗了吐蕃。戊戌日，京城解除戒嚴。

十二月辛酉日，涇原兵馬使王童之謀反，處以死刑。

四年正月甲戌日，朝廷處死潁州刺史李岾。

二月乙卯日，免去杜鴻漸的副元帥之職。丙辰日，京城發生地震。

三月，派遣御史徵收商人稅錢。甲戌日，免除京兆府百姓今年的賦稅。

五月丙戌日，京城發生地震。

六月戊申日，免去王縉的副元帥、都統之職。

七月癸未日，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十月丁巳，大霧。

十一月辛未，禁畿內弋獵。壬申，杜鴻漸罷。癸酉，元載權知門下省事。甲戌，吐蕃寇靈州，朔方軍節度留後常謙光敗之。丙子，左僕射裴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裴冕兼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

十二月戊戌，裴冕薨。

是歲，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時反，容管經略使王翊敗之。

五年正月辛卯，鳳翔節度使李抱玉爲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

三月癸酉，內侍監魚朝恩有罪自殺。丙戌，以昭陵皇堂有光，赦京兆、關輔。

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灌。己未，有彗星出于五車。

五月己卯，有彗星出于北方。六月己未，以彗星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錄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之後。

是歲，湖南將王國良反，及西原蠻寇州縣。

六年二月壬寅，李抱玉罷山南西道副元帥。

三月，王翊敗梁崇牽，克容州。

四月戊寅，藍田西原地陷。禁大綱、竭鑿、六破錦及文紗吳綾爲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

五月戊申，殺殿中侍御史陸珽、成都府司錄參軍事李少良、大理評事韋頌。

七年二月庚午，江州江溢。

五月乙酉，大雨雹，大風拔木。乙未，以旱大赦，減膳，徹樂。

是秋，幽州盧龍將李懷瑗殺其節度使朱希彩，經略軍副使朱泚自稱

十月丁巳日，大霧瀰漫。

十一月辛未日，禁止在京城周圍地區打獵。壬申日，杜鴻漸罷免宰相之位。癸酉日，元載代理門下省事。甲戌日，吐蕃進犯靈州，被朔方軍節度留後常謙光打敗。丙子日，左僕射裴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日，裴冕兼任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

十二月戊戌日，裴冕逝世。

這一年，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時反叛，被容管經略使王翊打敗。

五年正月辛卯日，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任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

三月癸酉日，內侍監魚朝恩有罪自殺。丙戌日，因爲昭陵皇堂有光，赦免京兆府、關輔地區的犯人。

四月庚子日，湖南兵馬使臧玠殺了團練使崔灌。己未日，有彗星出現在五車宿。

五月己卯日，有彗星出現在北方。六月己未日，因彗星消失，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錄用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的後代子孫爲官。

這一年，湖南將領王國良反叛，與西原蠻進犯州縣。

六年二月壬寅日，免去李抱玉的山南西道副元帥之職。

三月，王翊打敗梁崇牽，攻下容州。

四月戊寅日，藍田西原出現地陷。禁止使用大綱、竭鑿、六破錦以及用文紗吳綾織綉龍、鳳、麒麟、天馬、辟邪等圖案的錦緞。

五月戊申日，朝廷處死殿中侍御史陸珽、成都府司錄參軍事李少良、大理評事韋頌。

七年二月庚午日，江州境內長江泛濫。

五月乙酉日，下大冰雹，大風拔起樹木。乙未日，因旱災而大赦天下，減少膳食，撤去音樂。

這一年的秋天，幽州盧龍將領李懷瑗殺了節度使朱希彩，經略軍副使朱泚自稱留後。

留後。

十月乙亥，以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

十一月庚辰，免巴、蓬、渠、集、壁、充、通、開八州二歲租、庸。

十二月丙寅，雨土，有長星出于參。

八年正月甲辰，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御史歲舉刺史、縣令一人。

五月辛卯，鄭王邈薨。壬辰，赦京師。癸卯，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八月己未，吐蕃寇靈州，郭子儀敗之于七級渠。甲子，廢華州屯田給貧民。

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戊子，詔京官五品以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言事。

十月庚申，吐蕃寇涇、邠。丙寅，朔方兵馬使渾瑊及吐蕃戰于宜祿，敗績。涇原節度使馬璘及吐蕃戰于潘原，敗之。

九年二月辛未，徐州兵亂，逐其刺史梁乘。

四月壬辰，大赦。

十月壬申，信王瑄薨。乙亥，涼王璿薨。壬辰，降京師死罪，流以下原之。

十年正月丁酉，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逐其節度使薛萼，叛附于田承嗣。壬寅，壽王瑁薨。戊申，田承嗣反。癸丑，承嗣陷洛州。乙卯，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及吐蕃戰于西山，敗之。

二月乙丑，田承嗣陷衡州，刺史薛雄死之。辛未，封子述爲睦王，逾

十月乙亥日，因淮南發生旱災，免除當地百姓三分之二的租、庸。

十一月庚辰日，免除巴州、蓬州、渠州、集州、壁州、充州、通州、開州百姓二年的租、庸。

十二月丙寅日，天空落塵土，有長星出現在參宿。

八年正月甲辰日，下詔京官當中三品以上的官員以及郎官、御史每年要舉薦一位可以擔當刺史、縣令的人。

五月辛卯日，鄭王李邈逝世。壬辰日，赦免京城的犯人。癸卯日，減輕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八月己未日，吐蕃進犯靈州，郭子儀在七級渠打敗了他們。甲子日，廢除華州屯田分給貧民。

九月壬午日，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叛，殺了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戊子日，下詔京官當中五品以上的官員、中書省門下省在皇上身邊供職的官員、郎官、御史陳論政事。

十月庚申日，吐蕃進犯涇州、邠州。丙寅日，朔方兵馬使渾瑊與吐蕃在宜祿交戰，渾瑊大敗。涇原節度使馬璘與吐蕃在潘原交戰，打敗了他們。

九年二月辛未日，徐州發生兵變，驅逐了本州刺史梁乘。

四月壬辰日，大赦天下。

十月壬申日，信王李瑄逝世。乙亥日，涼王李璿逝世。壬辰日，減輕京城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十年正月丁酉日，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驅逐了節度使薛萼，反叛歸附於田承嗣。壬寅日，壽王李瑁逝世。戊申日，田承嗣反叛。癸丑日，田承嗣攻陷洛州。乙卯日，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與吐蕃在西山交戰，打敗了他們。

二月乙丑日，田承嗣攻陷衡州，刺史薛雄被殺。辛未日，皇子李述封爲睦王，李逾封爲郴

郴王，連恩王，邁鄜王，造忻王，暹韶王，運嘉王，遇端王，遁循王，通恭王，達原王，逸雅王。丙子，河陽軍亂，逐三城使常休明。

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其觀察使李國清。

四月癸未，河東節度使薛兼訓等討田承嗣。給復昭義五州二年。甲申，大雨雹，大風拔木。

五月乙未，魏博將霍榮國以礪州降。甲寅，大雨雹，大風拔木，震闕門。

六月甲戌，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及田承嗣戰于冀州，敗之。

七月己未，杭州海溢。

八月己丑，田承嗣寇礪州。

九月壬寅，降京師死罪，流以下原之。壬子，吐蕃寇臨涇。癸丑，寇隴州。丙辰，李抱玉敗之于義寧。丁巳，馬璘又敗之于百里城。

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子，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及田承嗣戰于清水，敗之。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爲皇后。

十一月丁酉，魏博將吳希光以瀛州降。丁未，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哥舒晃伏誅。

十一年正月庚寅，田承嗣降。辛亥，崔寧及吐蕃戰，敗之。

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耀反，殺濮州刺史孟鑒。

七月庚寅，田承嗣寇滑州，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敗績。

八月甲申，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河陽三城使馬燧及李勉討李靈耀。

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九月乙丑，李忠臣、馬燧及李靈

王，李連封爲恩王，李邁封爲鄜王，李造封爲忻王，李暹封爲韶王，李運封爲嘉王，李遇封爲端王，李遁封爲循王，李通封爲恭王，李達封爲原王，李逸封爲雅王。丙子日，河陽發生兵變，驅逐了三城使常休明。

三月甲午日，陝州發生兵變，驅逐了觀察使李國清。

四月癸未日，河東節度使薛兼訓等討伐田承嗣。免除昭義五個州百姓二年的徭役。甲申日，下大冰雹，大風拔起樹木。

五月乙未日，魏博將領霍榮國獻出礪州投降。甲寅，下大冰雹，大風拔起樹木，雷擊闕門。

六月甲戌日，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與田承嗣在冀州交戰，打敗了他。

七月己未日，杭州潮水泛濫。

八月己丑日，田承嗣進犯礪州。

九月壬寅日，減輕京城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壬子日，吐蕃進犯臨涇。癸丑日，進犯隴州。丙辰日，李抱玉在義寧打敗了吐蕃。丁巳日，馬璘又在百里城打敗了吐蕃。

十月辛酉初一，發生日食。甲子日，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與田承嗣在清水交戰，打敗了他。丙寅日，貴妃獨孤氏逝世。丁卯，追冊爲皇后。

十一月丁酉日，魏博將領吳希光獻出瀛州投降。丁未日，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攻下廣州，哥舒晃被處死。

十一年正月庚寅日，田承嗣投降。辛亥日，崔寧與吐蕃交戰，打敗了他們。

五月，汴宋都虞候李靈耀反叛，殺了濮州刺史孟鑒。

七月庚寅日，田承嗣進犯滑州，永平軍節度使李勉戰敗。

八月甲申日，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河陽三城使馬燧和李勉一起討伐李靈耀。

閏八月丁酉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九月乙丑日，李忠臣、馬燧與李靈耀在鄭州

耀戰于鄭州，敗績。

十月乙酉，戰于中牟，敗之。壬辰，忠臣又敗之于西梁固。壬寅，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及李靈耀戰于汴州，敗之。丙午，田承嗣以兵援靈耀，李忠臣敗之于匡城。甲寅，靈耀伏誅。

十二年三月庚午，赦田承嗣。辛巳，元載有罪伏誅。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四月壬午，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六品以上官言事投匭者無勒副章。丁酉，吐蕃寇黎、雅二州，崔寧敗之。是月，金州人卓英璘反。

六月乙巳，英璘伏誅。給復金州二年。丁未，以旱降京師死罪，流以下原之。

七月己巳，楊綰薨。丙子，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舉任刺史者。

九月庚午，吐蕃寇坊州。

是秋，河溢。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及吐蕃戰于岷州，敗之。

十二月丁亥，崔寧及吐蕃戰于西山，敗之。

是歲，恒、定、趙三州地震。冬，無雪。

十三年正月戊辰，回紇寇并州。癸酉，河東節度留後鮑防及回紇戰于陽曲，敗績。

二月庚辰，代州刺史張光晟及回紇戰于羊虎谷，敗之。

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常謙光敗之。

十月己丑，禁京畿持兵器捕獵。

交戰，大敗。

十月乙酉日，在中牟交戰，打敗了李靈耀。壬辰日，李忠臣又在西梁固打敗李靈耀。壬寅日，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與李靈耀在汴州交戰，打敗了他。丙午日，田承嗣出兵援助李靈耀，李忠臣在匡城打敗了他。甲寅日，李靈耀被處死。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赦免田承嗣的罪過。辛巳日，元載有罪處以死刑。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四月壬午日，太常卿楊綰任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任門下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日，下詔諫官進獻密封表章不限制時間，在側門陳論政事的帶着奏狀當面奏說，六品以上官員把論說政事的奏章投入匣中的不再索取副本。丁酉日，吐蕃進犯黎州、雅州，崔寧打敗了他們。這個月，金州人卓英璘反叛。

六月乙巳日，卓英璘被處死。免除金州百姓二年的徭役。丁未日，因旱災而減輕京城死罪犯人的刑罰，流放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

七月己巳日，楊綰逝世。丙子日，下詔六部尚書、御史大夫、尚書省左丞右丞、尚書省侍郎舉薦可以擔當刺史的人。

九月庚午日，吐蕃進犯坊州。

這一年的秋天，黃河泛濫。

十一月壬子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與吐蕃在岷州交戰，打敗了他們。

十二月丁亥日，崔寧與吐蕃在西山交戰，打敗了他們。

這一年，恒州、定州、趙州發生地震。冬季，沒有下雪。

十三年正月戊辰日，回紇進犯并州。癸酉日，河東節度留後鮑防與回紇在陽曲交戰，大敗。

二月庚辰日，代州刺史張光晟與回紇在羊虎谷交戰，打敗了他們。

四月甲辰日，吐蕃進犯靈州，常謙光打敗了他們。

十月己丑日，禁止在京畿地區攜帶兵器捕獵。

是歲，郴州黃芩山崩。

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卒，其兄子悅自稱留後。

三月丁未，汴宋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自稱留後。

五月辛酉，不豫，詔皇太子監國。是夕，皇帝崩于紫宸內殿，年五十三。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而獨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這一年，郴州黃芩山發生山崩。

十四年二月癸未日，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死去，他的侄子田悅自稱留後。

三月丁未日，汴宋將領李希烈驅逐了節度使李忠臣，自稱留後。

五月辛酉日，皇帝患病，下詔皇太子代理國政。這天夜裏，皇帝在紫宸內殿逝世，終年五十三歲。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突然湧起，天子出逃。當這個時候，肅宗以皇太子身份整頓兵馬討伐叛賊，真盡到他的職責了！但在僖宗的時候，唐的威德還存在於人們心中，紀綱未毀壞，哪能和天寶之時相比？而僖宗在蜀，各鎮之兵聚合盡力，於是打敗黃巢而收復了京城。由此來說，肅宗即使不即皇帝位，也可以打敗叛賊了。原來自從高祖以來，就有三次遜讓帝位而傳位給兒子的事情，其中祇有睿宗的傳位是畏懼上天的懲戒，而出於誠心，像高祖、玄宗的傳位，哪裏是他們的本意啊！代宗的時候，餘孽還存在，代宗平定了叛亂保住了已成之業，大概也算得上中等才能的君主了！

唐書卷七

本紀第七

德宗 順宗 憲宗

德宗李适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也。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初，沈氏以開元末選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于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為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廷。代宗克東都，得沈氏，留之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肅宗元年建丑月，封德宗奉節郡王。代宗即位，史朝義據東都，乃以德宗為天下兵馬元帥，進封魯王。八月，徙封雍王。

寶應元年十月，屯于陝州，諸將進擊史朝義，敗之，朝義走河北，遂克東都。十一月，史朝義死幽州，守將李懷仙斬其首來獻，河北平。以功兼尚書令，與功臣郭子儀、李光弼等皆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

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皇帝位于太極殿。

閏月甲戌，貶常袞為河南少尹，以河南少尹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鷄。戊寅，罷山南貢枇杷、江南甘橘非供宗廟者。辛巳，罷邕府歲貢奴婢。癸未，罷梨園樂工三百人、劍南貢生春酒。甲申，郭子儀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名适，是代宗的長子。生母是睿真皇太后沈氏。當初，沈氏在開元末年選入代宗宮中。安祿山叛亂，玄宗避賊到蜀，諸王妃妾沒來得及跟從的，都被賊人俘獲，拘禁在東都的掖廷。代宗收復東都，尋到沈氏，留在宮中；史思明再次攻陷東都後，就不知去向了。

肅宗元年建丑月，封德宗為奉節郡王。代宗即位，史朝義占據東都，就委派德宗擔任天下兵馬元帥，進封為魯王。八月，改封為雍王。

寶應元年十月，德宗屯駐在陝州，派諸將進擊史朝義，打敗了他，史朝義逃往河北，於是收復東都。十一月，史朝義死在幽州，守將李懷仙砍下他的頭前來進獻，河北平定。德宗因有功而兼任尚書令，與功臣郭子儀、李光弼等人一起被賜予具有免除刑罰特權的鐵券，在凌烟閣上畫像。廣德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

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日，代宗逝世。癸亥日，在太極殿即皇帝位。

閏五月甲戌日，貶常袞為河南少尹，命河南少尹崔祐甫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日，停止各州府以及新羅、渤海進貢鷹鷄。戊寅日，凡山南進貢枇杷、江南進貢甘橘除過用來供奉宗廟的都停止。辛巳日，停止邕府每年進貢奴婢。癸未日，撤銷梨園樂工當中的三百人、劍南進貢的生春酒。甲申日，郭子儀為尚父，兼任

爲尚父，兼太尉、中書令。丙戌，罷獻祥瑞，貢器以金銀飾者還之。丁亥，出官人，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陽。

六月己亥，大赦。賜文武官階、爵，民爲戶者古爵一級。減乘輿服御。士庶田宅、車服逾制者，有司爲立法度。禁百官置邸販鬻。武德、至德將相有功者子孫予官。庚子，進封子宣城郡王 誦爲宣王，封子謨爲舒王，諶爲通王，諒爲虔王，詳爲肅王，謙爲資王。乙巳，封弟迺爲益王，迅爲隋王，遂爲蜀王。丙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癸丑，命皇族五等以上居四方者，家一人赴山陵。己未，罷揚州貢鏡、幽州貢麝。癸亥，舉可刺史、京令者。

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庚午，弛邕州金坑禁。辛卯，罷榷酤。

八月甲辰，道州司馬楊炎爲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爲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巳，還吐蕃俘。

十月丁酉，吐蕃、雲南蠻寇黎、茂、文、扶四州，鳳翔節度使朱泚、金吾衛大將軍曲環敗之于七盤城。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襄州蔗蒻工。辛酉，以沙苑豢豕三千給貧民。

十一月壬午，喬琳罷。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 誦爲皇太子。丙寅晦，日有食之。

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己巳，朝獻于太清宮。庚午，朝享于太廟。辛未，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遣黜陟使于天下，賜子

太尉、中書令。丙戌日，停止奏獻祥瑞，凡進貢的器具使用金銀裝飾的予以退還。丁亥日，放出官人，把三十二頭舞象放到荆山的南面。

六月己亥日，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百姓成家的賜占爵一級。減省皇上所用車馬衣物。士人平民的田地住宅、車馬衣服超越制度的，有關部門要爲此訂立法度。禁止百官建置旅館販賣貨物。武德年間、至德年間宰相將帥中有功的給他們的子孫授予官職。庚子日，進封皇子宣城郡王 李誦爲宣王，皇子李謨封爲舒王，李諶封爲通王，李諒封爲虔王，李詳封爲肅王，李謙封爲資王。乙巳日，皇弟李迺封爲益王，李迅封爲隋王，李遂封爲蜀王。丙午日，下詔六品以上接近皇上的臺省侍御官員，每天有二人在宮中等待詔命。癸丑日，命令皇室宗族具有五等喪服以上親屬關係而居住在各地的，每家派一人前往代宗山陵。己未日，停止揚州進貢鏡、幽州進貢麝。癸亥日，讓大臣舉薦可以擔當刺史、京畿地區縣令的人。

七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庚午日，取消邕州金礦開采的禁令。辛卯日，停止酒的專賣。

八月甲辰日，道州司馬楊炎任門下侍郎，懷州刺史喬琳任御史大夫：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巳日，遣返吐蕃俘虜。

十月丁酉日，吐蕃、雲南蠻侵犯黎州、茂州、文州、扶州，鳳翔節度使朱泚、金吾衛大將軍曲環在七盤城打敗了吐蕃、雲南蠻。己酉日，在元陵安葬睿文孝武皇帝。戊午日，停止九成宮進貢立虎式炭爐、襄州進貢種植蔗蒻的工匠。辛酉日，把在沙苑飼養的三千頭豬分給貧民。

十一月壬午日，喬琳罷免宰相之位。

十二月乙卯日，立宣王 李誦爲皇太子。丙寅三十日，發生日食。

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日，改元。群臣爲皇帝上尊號聖神文武皇帝。己巳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庚午日，在太廟祭祖。辛未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派遣黜陟使前往天下各地，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

爲父後者勛兩轉。

二月丙申，初定兩稅。

四月乙未，四鎮、北庭行軍別駕劉文喜反于涇州，伏誅。己亥，地震。

六月甲午，崔祐甫薨。

七月丙寅，王國良降。己丑，殺忠州刺史劉晏。

八月丁巳，遙尊母沈氏爲皇太后。

九月己卯，雷。庚寅，睦王述爲奉迎皇太后使。

是冬，無雪。黃河、滹沱、易水溢。

二年正月戊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朱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悅反，神策都虞候李晟、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副使李芑討之。永平軍節度使李勉爲汴、滑、陳、懷、鄭、汝、陝、河陽三城、宋、亳、潁節度都統。

二月乙巳，御史大夫盧杞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振武軍亂，殺其使彭令芳及監軍劉惠光。丁巳，發兵屯關東，誓師于望春樓。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

五月，京師雨雹。庚申，置待詔官三十人。

六月，熒惑、太白鬥于東井。癸巳，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爲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以討梁崇義。辛丑，郭子儀薨。

七月庚申，楊炎罷。檢校尚書右僕射侯希逸爲司空，前永平軍節度使張鑑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侯希逸薨。癸未，馬燧、李抱真及田悅戰于臨洺，敗之。

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

兒子賜勛官兩轉。

二月丙申日，開始制定兩稅法。

四月乙未日，四鎮、北庭行軍別駕劉文喜在涇州反叛，被處死。己亥日，發生地震。

六月甲午日，崔祐甫逝世。

七月丙寅日，王國良投降。己丑日，朝廷處死忠州刺史劉晏。

八月丁巳日，遙尊生母沈氏爲皇太后。

九月己卯日，響雷。庚寅日，睦王李述任奉迎皇太后使。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黃河、滹沱、易水泛濫。

二年正月戊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死去，他的兒子李惟岳自稱留後，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朱滔討伐李惟岳。魏博節度使田悅反叛，神策都虞候李晟、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河陽節度副使李芑討伐田悅。永平軍節度使李勉任汴、滑、陳、懷、鄭、汝、陝、河陽三城、宋、亳、潁節度都統。

二月乙巳日，御史大夫盧杞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日，振武軍發生兵變，殺了節度使彭令芳和監軍使劉惠光。丁巳日，發兵屯守關東，在望春樓誓師。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叛。

五月，京城下冰雹。庚申日，設置待詔官三十人。

六月，熒惑星、太白星在井宿相聚。癸巳日，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任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以討伐梁崇義。辛丑日，郭子儀逝世。

七月庚申日，楊炎罷免宰相之位。檢校尚書右僕射侯希逸任司空，前任永平軍節度使張鑑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侯希逸逝世。癸未日，馬燧、李抱真和田悅在臨洺交戰，打敗了田悅。

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東川節度使

東川節度使王叔邕、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荆南節度使李昌巖、陳少游討梁崇義，以李希烈爲諸軍都統。辛卯，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留後。壬子，梁崇義伏誅。

九月，李納陷宋州。李惟岳將張孝忠以易、定二州降。壬戌，賜立功士卒帛，稟死事家三歲。

十月戊申，李納將李洧以徐州降。

十一月辛酉，納寇徐州，宣武軍節度使劉洽敗之于七里溝。丁丑，馬燧及田悅戰于雙岡，敗之。甲申，李納將王涉以海州降。

十二月丁酉，馬萬通以密州降。馬燧爲魏博招討使。

是歲，殺崖州司馬楊炎。

三年正月丙寅，朱滔、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及李惟岳戰于束鹿，敗之。辛未，減常膳及太子諸王食物。復榷酤。癸未，李納陷海、密二州。

閏月乙未，李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降。甲辰，惟岳伏誅，其將楊榮國以深州降。庚戌，馬燧及田悅戰于洹水，敗之。是月，悅將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洺州降。

二月戊午，李惟岳將楊政義以定州降。甲戌，給復易、定、深、趙、恒、冀六州三年，赦吏民爲李惟岳迫害者。己卯，震通化門。

四月戊午，李納將李士真以德、棣二州降。甲子，借商錢。甲戌，昭義軍節度副使盧玄卿爲魏博、澶相招討使。戊寅，張鎰罷。壬午，殺殿中侍御史鄭詹。是月，朱滔反，陷德、棣二州。

五月辛卯，朔方軍節度使李懷光討田悅。

六月甲子，京師地震。恒、冀觀察

王叔邕、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荆南節度使李昌巖、陳少游討梁崇義，委任李希烈爲諸軍都統。辛卯日，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己去世，他的兒子李納自稱留後。壬子日，梁崇義被處以死刑。

九月，李納攻陷宋州。李惟岳部將張孝忠獻出易州、定州投降。壬戌日，立功的士卒賞賜帛，死於國事的士卒家屬賜給三年糧食。

十月戊申日，李納部將李洧獻出徐州投降。

十一月辛酉日，李納侵犯徐州，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在七里溝打敗了他。丁丑日，馬燧和田悅在雙岡交戰，打敗了他。甲申日，李納部將王涉獻出海州投降。

十二月丁酉日，馬萬通獻出密州投降。馬燧任魏博招討使。

這一年，朝廷處死崖州司馬楊炎。

三年正月丙寅日，朱滔、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和李惟岳在束鹿交戰，打敗了他。辛未日，減省皇上的日常膳食和太子諸王的食物。恢復酒的專賣。癸未日，李納攻陷海州、密州。

閏正月乙未日，李惟岳部將康日知獻出趙州投降。甲辰日，李惟岳被處死，他的部將楊榮國獻出深州投降。庚戌日，馬燧和田悅在洹水交戰，打敗了他。這個月，田悅部將李再春獻出博州投降，田昂獻出洺州投降。

二月戊午日，李惟岳部將楊政義獻出定州投降。甲戌日，免除易州、定州、深州、趙州、恒州、冀州百姓三年的徭役，赦免受到李惟岳逼迫脅持的官吏平民。己卯日，雷擊通化門。

四月戊午日，李納部將李士真獻出德州、棣州投降。甲子日，朝廷借取商人的錢財。甲戌日，昭義軍節度副使盧玄卿任魏博、澶相招討使。戊寅日，張鎰罷免宰相之位。壬午日，朝廷處死殿中侍御史鄭詹。這個月，朱滔反叛，攻陷德州、棣州。

五月辛卯日，朔方軍節度使李懷光討伐田悅。

六月甲子日，京城發生地震。恒、冀觀察使王

使王武俊反。辛巳，李懷光、馬燧、李芑、李抱真及朱滔、王武俊、田悅戰于連篋山，敗績。

七月壬辰，殿中丞李雲端謀反，伏誅。癸巳，停借商錢令。

八月癸丑，濱州司馬李孟秋、峰州刺史皮岸反，伏誅。

九月丁亥，初稅商錢、茶、漆、竹、木。

十月丙辰，吏部侍郎關播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希烈反。丙子，肅王詳薨。

四年正月丁亥，鳳翔節度使張鎰及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戊戌，東都、汝行營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

二月丁卯，克汝州。

三月辛卯，李希烈寇鄂州，刺史李兼敗之。丁酉，荊南節度使張伯儀及李希烈戰于安州，敗績。

四月庚申，李勉為淮西招討處置使，哥舒曜副之；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賈耽、江南西道節度使嗣曹王皋副之。甲子，京師地震，生毛。丙子，哥舒曜及李希烈戰于潁橋，敗之。

五月辛巳，京師地震。乙酉，潁王璩薨。乙未，劉洽為淄青、兗鄆招討制置使。

六月庚戌，稅屋間架，算除陌錢。丁卯，徙封逾為丹王，邁簡王。

七月，馬燧為魏博、潼關節度招討使。壬辰，盧杞、關播、李忠臣及吐蕃區頰贊盟于京師。

八月丁未，李希烈寇襄城。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隋州降。庚申，

武俊反叛。辛巳日，李懷光、馬燧、李芑、李抱真和朱滔、王武俊、田悅在連篋山交戰，大敗。

七月壬辰日，殿中丞李雲端謀反，處以死刑。癸巳日，撤銷借取商人錢財的命令。

八月癸丑日，濱州司馬李孟秋、峰州刺史皮岸反叛，被處死。

九月丁亥日，開始徵收商品、茶葉、生漆、竹子、木材買賣的稅錢。

十月丙辰日，吏部侍郎關播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希烈反叛。丙子日，肅王李詳逝世。

四年正月丁亥日，鳳翔節度使張鎰和吐蕃尚結贊在清水結盟。庚寅日，李希烈攻陷汝州，捕捉了刺史李元平。戊戌日，東都、汝行營節度使哥舒曜討伐李希烈。

二月丁卯日，官軍攻下汝州。

三月辛卯日，李希烈侵犯鄂州，被刺史李兼打敗。丁酉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和李希烈在安州交戰，張伯儀大敗。

四月庚申日，李勉任淮西招討處置使，哥舒曜為副；張伯儀任淮西應援招討使，賈耽、江南西道節度使嗣曹王李皋為副。甲子日，京城發生地震，地上長毛。丙子日，哥舒曜和李希烈在潁橋交戰，打敗了他。

五月辛巳日，京城發生地震。乙酉日，潁王李璩逝世。乙未日，劉洽任淄青、兗鄆招討制置使。

六月庚戌日，按照房屋的間架數目收稅，計算官吏商民家的錢財收入總數而後按百分之五的比率抽取。丁卯日，改封李逾為丹王，改封李邁為簡王。

七月，馬燧任魏博、潼關節度招討使。壬辰日，盧杞、關播、李忠臣和吐蕃區頰贊在京城結盟。

八月丁未日，李希烈侵犯襄城。乙卯日，李希烈部將曹季昌獻出隋州投降。庚申日，有流星

有星隕于京師。

九月丙戌，神策軍行營兵馬使劉德信及李希烈戰于扈澗，敗績。庚子，舒王李謨為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徙封普王。

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庚戌，泚殺司農卿段秀實及左驍衛將軍劉海賓。鳳翔後營將李楚琳殺其節度使張鎰，自稱留後。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宣武軍兵馬使高翼死之。甲寅，朱泚殺涇原節度都虞候何明禮。乙卯，殺尚書右僕射崔寧。丁巳，戶部尚書蕭復為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郎，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泚犯奉天，禁軍敗績于城東。辛酉，靈鹽節度留後杜希全、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朱泚戰于漠谷，敗績。癸亥，劉德信及泚戰于思子陵，敗之。甲子，行在都虞候渾瑊及泚戰于城下，敗之，左龍武軍大將軍呂希倩死之。乙丑，將軍高重傑死之。是月，商州軍亂，殺其刺史謝良輔。

十一月，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拙逐其節度使張延賞，拙伏誅。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于魯店，敗之。懷光為中書令、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慈隰行營兵馬副元帥。

十二月，朱泚陷華州。壬戌，貶盧杞為新州司馬。庚午，李希烈陷汴、鄭二州。

興元元年正月癸酉，大赦，改元。去“聖神文武”號。復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官爵。赴奉天收京城將士有罪減三等，子孫減二等，在行營者賜勛五轉。賜文武官階、勛、爵。罷間架、竹木茶漆稅及除陌

隕落在京城。

九月丙戌日，神策軍行營兵馬使劉德信和李希烈在扈澗交戰，大敗。庚子日，舒王李謨任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改封為普王。

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叛，侵犯京城。戊申日，皇上前往奉天。朱泚反叛。庚戌日，朱泚殺害司農卿段秀實和左驍衛將軍劉海賓。鳳翔後營將李楚琳殺害鳳翔節度使張鎰，自稱留後。癸丑日，李希烈攻陷襄城，宣武軍兵馬使高翼被殺。甲寅日，朱泚殺害涇原節度都虞候何明禮。乙卯日，朝廷處死尚書右僕射崔寧。丁巳日，戶部尚書蕭復任吏部尚書，吏部郎中劉從一任刑部侍郎，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姜公輔任諫議大夫：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泚進犯奉天，禁軍在奉天城東戰敗。辛酉日，靈鹽節度留後杜希全、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和朱泚部下在漠谷交戰，大敗。癸亥日，劉德信和朱泚部下在思子陵交戰，打敗了叛軍。甲子日，行在都虞候渾瑊和朱泚在奉天城下交戰，打敗了他，左龍武軍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日，將軍高重傑戰死。這個月，商州發生兵變，殺了刺史謝良輔。

十一月，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拙驅逐了節度使張延賞，張拙被處死。癸巳日，李懷光和朱泚部下在魯店交戰，打敗了叛軍。李懷光任中書令、朔方邠寧同華陝虢河中晉絳慈隰行營兵馬副元帥。

十二月，朱泚部下攻陷華州。壬戌日，貶盧杞為新州司馬。庚午日，李希烈攻陷汴州、鄭州。

興元元年正月癸酉日，大赦天下，改元。去掉“聖神文武”的稱號。恢復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的官爵。趕赴奉天救難收復京城的將士中如有犯罪的可減刑罰三等，他們的子孫如犯罪可減刑罰二等，在行營的將士可賜勛五轉。賜文武官員官階、勛官、爵位。停止徵收房屋稅、

錢。給復奉天五年，城中十年。關播罷。丙戌，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蕭復為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宣慰安撫使。戊戌，劉洽為汴滑宋亳都統副使。

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敗之于驛店。

三月，李懷光奪鄜坊 京畿 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癸酉，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自稱留後。甲戌，李懷光殺左廂兵馬使張名振、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丁亥，李晟為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神策行營兵馬使尚可孤為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壬辰，次梁州。丁酉，劉洽權知汴滑宋亳都統兵馬事。己亥，渾瑊為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四月，李懷光陷坊州。甲辰，李晟為京畿、渭北、商華兵馬副元帥。甲寅，姜公輔罷。涇原兵馬使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自稱留後。乙丑，渾瑊及朱泚戰于武亭川，敗之。丁卯，義王 玘薨。是月，坊州刺史竇覲克坊州。

五月癸酉，涇王 侑薨。丙子，李抱真、王武俊及朱滔戰于經城，敗之。壬辰，尚可孤及朱泚戰于藍田之西，敗之。乙未，李晟又敗之于苑北。戊戌，又敗之于白華，復京師。

六月癸卯，姚令言伏誅。甲辰，朱泚伏誅。己酉，李晟為司徒、中書令。癸丑，以梁州為興元府，給復一

竹子木材茶葉生漆的買賣稅以及官吏商民家的錢財收入稅。免除奉天縣百姓五年的徭役，免除奉天城中居民十年的徭役。關播罷免宰相之位。丙戌日，吏部侍郎盧翰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日，蕭復任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宣慰安撫使。戊戌日，劉洽任汴滑宋亳都統副使。

二月甲子日，李懷光任太尉，李懷光反叛。丁卯，皇上前往梁州。李懷光部將孟庭保帶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仲莊在驛店打敗了他。

三月，李懷光奪取鄜坊 京畿 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率領的兵馬，陽惠元被殺。癸酉日，魏博兵馬使田緒殺了節度使田悅，自稱留後。甲戌日，李懷光殺了左廂兵馬使張名振、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丁亥日，李晟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神策行營兵馬使尚可孤任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招討使。壬辰日，皇上進駐梁州。丁酉日，劉洽代理汴滑宋亳都統兵馬事務。己亥日，渾瑊任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四月，李懷光攻陷坊州。甲辰日，李晟任京畿、渭北、商華兵馬副元帥。甲寅日，姜公輔罷免宰相之位。涇原兵馬使田希鑒殺了節度使馮河清，自稱留後。乙丑日，渾瑊和朱泚部下在武亭川交戰，打敗了叛軍。丁卯日，義王 李玘逝世。這個月，坊州刺史竇覲攻下坊州。

五月癸酉日，涇王 李侑逝世。丙子日，李抱真、王武俊和朱滔在經城交戰，打敗了他。壬辰日，尚可孤和朱泚部下在藍田以西交戰，打敗了叛軍。乙未日，李晟又在苑北打敗叛軍。戊戌日，李晟在白華再次打敗了叛軍，收復京城。

六月癸卯日，姚令言被處死。甲辰日，朱泚被處死。己酉日，李晟任司徒、中書令。癸丑日，把梁州改為興元府，免除興元府百姓一年的

年，耆老加版授。甲寅，渾瑊爲侍中。己巳，給復洋州一年，加給興元一年，免鳳州今歲稅，父老加版授。

七月丙子，次鳳翔，免今歲秋稅，八十以上版授刺史，餘授上佐。丁丑，葬宗室遇害者。壬午，至自興元。丁亥，李懷光殺宣慰使孔巢父。辛卯，大赦。賜百官將士階、勳、爵，收京城者升八資。給復京兆府一年。是月，嗣曹王皋及李希烈戰于應山，敗之。

八月癸卯，李晟爲鳳翔隴右諸軍、涇原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馬燧爲晉、慈、隰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渾瑊爲河中、同絳、陝虢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丙午，渾瑊兼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己酉，延王玢、隋王迅薨。

十月辛丑，李勉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戊子，李希烈將李澄以滑州降。

十一月癸卯，劉洽、邠隴行營節度使曲環及李希烈戰于陳州，敗之。戊午，克汴州。乙丑，蕭復罷。

十二月乙酉，渾瑊及李懷光戰于乾坑，敗績。

是歲，陳王珪薨。

貞元元年正月丁酉，大赦，改元。罷權稅。

三月，李懷光殺步軍兵馬使田仙浩、都虞候呂鳴岳。丁未，李希烈陷鄧州，殺唐鄧隋招討使黃金岳。

是春，旱。

四月乙丑，徙封誼爲舒王。壬午，渾瑊及李懷光戰于長春宮，敗

徭役，給高齡老人加授名譽官職。甲寅日，渾瑊任侍中。己巳日，免除洋州百姓一年的徭役，興元府百姓再增加免除徭役一年，免除鳳州百姓當年的賦稅，給高壽者加授名譽官職。

七月丙子日，皇上進駐鳳翔，免除鳳翔百姓今年的秋稅，八十歲以上的老人授予名譽刺史，其餘的老人授予州的名譽副長官之職。丁丑日，安葬遇害的宗室成員。壬午日，皇上從興元回到京城。丁亥日，李懷光殺了宣慰使孔巢父。辛卯日，大赦天下。賜百官將士官階、勳官、爵位，參預收復京城的官員將士在銓選的年限資歷上可進升八資。免除京兆府百姓一年的徭役。這個月，嗣曹王李皋和李希烈部下在應山交戰，打敗了叛軍。

八月癸卯，李晟任鳳翔隴右諸軍、涇原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馬燧任晉、慈、隰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渾瑊任河中、同絳、陝虢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丙午日，渾瑊兼任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己酉日，延王李玢、隋王李迅逝世。

十月辛丑日，李勉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十月戊子日，李希烈部將李澄獻出滑州投降。

十一月癸卯日，劉洽、邠隴行營節度使曲環和李希烈部下在陳州交戰，打敗了叛軍。戊午日，攻下汴州。乙丑日，蕭復罷免宰相之位。

十二月乙酉日，渾瑊和李懷光部下在乾坑交戰，渾瑊大敗。

這一年，陳王李珪逝世。

貞元元年正月丁酉日，大赦天下，改元。停徵專賣稅。

三月，李懷光殺了步軍兵馬使田仙浩、都虞候呂鳴岳。丁未日，李希烈攻陷鄧州，殺了唐鄧隋招討使黃金岳。

這一年的春天，乾旱。

四月乙丑日，改封李誼爲舒王。壬午日，渾瑊和李懷光部下在長春宮交戰，打敗了他們。丙

之。丙戌，馬燧、渾瑊為河中招撫使。

六月己丑，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朱滔卒，涿州刺史劉怦自稱留後。辛卯，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馬燧及李懷光戰于陶城，敗之。

七月，灞水、滻水枯竭。庚子，大風拔木。

八月，襲封配饗功臣子孫。甲子，以旱避正殿，減膳。甲戌，李懷光伏誅。己卯，給復河中、同絳二州一年。馬燧為侍中，張延賞罷。丙戌，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

九月辛亥，劉從一罷。庚申，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怦卒，其子濟自稱留後。

是秋，雨木冰。

十一月癸卯，有事于南郊，大赦，賜奉天興元扈從百官、收京將士階、勳、爵。

二年正月丙申，詔減御膳之半，賙貧乏者授以官。壬寅，盧翰罷。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及李希烈戰于泌河，敗之。

四月丙寅，希烈伏誅。甲戌，雨土。甲申，給復淮西二年。

五月，李希烈將李惠登以隋州降。己酉，地震。

六月癸未，滄州刺史程日華卒，其子懷直自稱觀察留後。是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

七月，李希烈將薛翼以唐州降，侯召以光州降。

戊日，馬燧、渾瑊任河中招撫使。

六月己丑日，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朱滔去世，涿州刺史劉怦自稱留後。辛卯日，劍南西川節度使張延賞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日，馬燧和李懷光部下在陶城交戰，打敗了他們。

七月，灞水、滻水枯竭。庚子日，大風拔起樹木。

八月，讓在先帝廟庭裏陪祭的功臣的子孫承襲他們的封爵。甲子日，因天旱避離正殿，減少膳食。甲戌日，李懷光被處死。己卯日，免除河中、同州 絳州百姓一年的徭役。馬燧任侍中，張延賞罷免宰相之位。丙戌日，李希烈殺害宣慰使顏真卿。

九月辛亥日，劉從一罷免宰相之位。庚申日，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怦去世，他的兒子劉濟自稱留後。

這一年的秋天，雨雪降落在樹枝上結成冰。

十一月癸卯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奉天 興元護衛隨從官員、收復京城將士賜予官階、勳官、爵位。

二年正月丙申日，下詔減掉皇上一半的膳食，凡能接濟貧困人家的人就授給他官職。壬寅日，盧翰罷免宰相之位。吏部侍郎劉滋任左散騎常侍，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癸亥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和李希烈部下在泌河交戰，打敗了叛軍。

四月丙寅日，李希烈被處死。甲戌日，天空飄落塵土。甲申日，免除淮西百姓二年的徭役。

五月，李希烈部將李惠登獻出隋州投降。己酉日，發生地震。

六月癸未日，滄州刺史程日華去世，他的兒子程懷直自稱觀察留後。這個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了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後。

七月，李希烈部將薛翼獻出唐州投降，侯召獻出光州投降。

八月丙子，大雨雹。丙戌，吐蕃寇邠、寧、涇、隴四州。

九月乙巳，寇好時，李晟敗之于汧陽。

十月癸酉，邠寧節度使韓游瓌又敗之于平川。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爲皇后。丁酉，皇后崩。辛丑，吐蕃陷鹽州。

十二月丁巳，陷夏州。馬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庚申，崔造罷。甲戌，以吐蕃寇邊，避正殿。

三年正月壬寅，尚書左僕射張延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劉滋罷。貶齊映爲夔州刺史。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己卯，華州 潼關節度使駱元光克鹽、夏二州。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三月丁未，李晟爲太尉。辛亥，馬燧罷副元帥。

五月，揚州 江溢。吳少誠殺申州刺史張伯元、殿中侍御史鄭常。

閏月辛未，渾瑊及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執會盟副使、兵部尚書崔漢衡，殺判官、殿中侍御史韓弁。戊寅，太白晝見。

六月，吐蕃寇鹽、夏二州。丙戌，馬燧爲司徒，前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子，朔方節度使杜希全爲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壬申，張延賞薨。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己丑，柳渾罷。戊申，吐蕃寇青石嶺，隴州刺史蘇清沔敗之。庚戌，禁大馬出蒲、潼、武關。

九月丁巳，吐蕃寇汧陽。丙寅，陷華亭及連雲堡。

八月丙子日，下大冰雹。丙戌日，吐蕃侵犯邠州、寧州、涇州、隴州。

九月乙巳日，吐蕃侵犯好時，被李晟在汧陽打敗。

十月癸酉日，邠寧節度使韓游瓌又在平川打敗了吐蕃。

十一月甲午日，立淑妃王氏爲皇后。丁酉日，皇后逝世。辛丑日，吐蕃攻陷鹽州。

十二月丁巳日，吐蕃攻陷夏州。馬燧任綏、銀、麟、勝招討使。庚申日，崔造罷免宰相之職。甲戌日，因吐蕃侵犯邊地，皇帝避離正殿。

三年正月壬寅日，尚書左僕射張延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日，劉滋罷免宰相之位。貶齊映爲夔州刺史。兵部侍郎柳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己卯日，華州 潼關節度使駱元光攻下鹽州、夏州。甲申日，在靖陵安葬昭德皇后。

三月丁未日，李晟任太尉。辛亥日，免去馬燧的副元帥之職。

五月，揚州境內長江泛濫。吳少誠殺了申州刺史張伯元、殿中侍御史鄭常。

閏五月辛未日，渾瑊和吐蕃在平涼結盟，吐蕃劫走會盟副使、兵部尚書崔漢衡，殺了判官、殿中侍御史韓弁。戊寅日，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六月，吐蕃侵犯鹽州、夏州。丙戌日，馬燧任司徒，前任陝虢觀察使李泌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子日，朔方節度使杜希全任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壬申日，張延賞逝世。

八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己丑日，柳渾罷免宰相之位。戊申日，吐蕃侵犯青石嶺，被隴州刺史蘇清沔打敗。庚戌日，禁止長大的馬從蒲關、潼關、武關出境。

九月丁巳日，吐蕃侵犯汧陽。丙寅日，吐蕃攻陷華亭和連雲堡。

十月甲申，寇豐義，韓游瓌敗之。乙酉，寇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敗之。壬辰，射生將韓欽緒謀反，伏誅。

十一月己卯，京師、東都、河中地震。

十二月庚辰，獵于新店。

四年正月庚戌朔，京師地震。大赦，刺史予一子官，增戶墾田者加階，縣令減選，九品以上官言事。壬申，劉玄佐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副元帥。是月，金、房二州地震，江溢山裂。雨木冰于陳留。

四月，河南、淮海地生毛。己亥，福建軍亂，逐其觀察使吳誥，大將郝誠溢自稱留後。

五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五州。

六月己亥，封子諲爲邕王。

七月庚戌，渾瑊爲邠、寧、慶副元帥。癸丑，寧州軍亂，邠寧都虞候楊朝晟敗之。己未，奚、室韋寇振武。是月，河水黑。

八月，灞水溢。

九月庚申，吐蕃寇寧州，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敗之。冬，築夾城。

是歲，京師城震二十。

五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二月庚子，大理卿董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竇參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甲辰，李泌薨。

夏，吐蕃寇長武城，韓全義敗之于佛堂原。

九月丙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敗吐蕃于臺登北谷，克嵩州。

十月，嶺南節度使李復克瓊州。

六年春，旱。

十月甲申日，吐蕃侵犯豐義，被韓游瓌打敗。乙酉日，吐蕃侵犯長武城，被長武城使韓全義打敗。壬辰日，射生將韓欽緒謀反，處以死刑。

十一月己卯日，京城、東都、河中發生地震。

十二月庚辰日，皇帝在新店打獵。

四年正月庚戌初一，京城發生地震。大赦天下，刺史授予一個兒子官職，使境內戶口增加田地開墾的州刺史加授官階，縣令可縮減考核年限，讓九品以上官員陳論政事。壬申日，劉玄佐任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副元帥。這個月，金州、房州發生地震，江水泛濫山崖崩裂。陳留境內降雪沾樹枝後結成冰。

四月，河南、淮海的田地上長毛。己亥日，福建發生兵變，驅逐了觀察使吳誥，大將郝誠溢自稱留後。

五月，吐蕃侵犯涇州、邠州、寧州、慶州、鄜州。

六月己亥日，封皇子李諲爲邕王。

七月庚戌日，渾瑊任邠、寧、慶副元帥。癸丑日，寧州發生兵變，邠寧都虞候楊朝晟鎮壓了兵變。己未日，奚、室韋侵犯振武。這個月，黃河水變黑。

八月，灞水泛濫。

九月庚申日，吐蕃侵犯寧州，被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打敗。冬天，修築夾城。

這一年，京城發生地震二十次。

五年正月甲辰初一，發生日食。

二月庚子日，大理卿董晉任門下侍郎，御史大夫竇參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甲辰日，李泌逝世。

夏天，吐蕃侵犯長武城，被韓全義在佛堂原打敗。

九月丙午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在臺登北谷打敗吐蕃，攻下嵩州。

十月，嶺南節度使李復攻下瓊州。

六年春天，乾旱。

閏四月乙卯，詔常參官、畿縣令言事。免京兆府夏稅。

八月辛丑，殺皇太子妃蕭氏。

十一月戊辰，朝獻于太清宮。己巳，朝享于太廟。庚午，有事于南郊。賜文武官階、爵。降囚罪，徒以下原之。葬戰亡暴骨者。

是歲，吐蕃陷北庭都護府，節度使楊襲古奔于西州。

七年正月己巳，襄王 李僊薨。

四月，安南首領杜英翰反，伏誅。

五月甲申，端王 李遇薨。

九月，回鶻殺楊襲古。

十二月戊戌，睦王 李述薨。

是冬，無雪。

八年二月庚子，雨上。

三月甲申，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卒，其子士寧自稱留後。

四月，吐蕃寇靈州。丁亥，殺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乙未，貶竇參為郴州別駕。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己未，大風發太廟屋瓦。癸酉，平盧軍節度使李納卒，其子師古自稱留後。

六月，淮水溢。吐蕃寇連雲堡，大將王進用死之。

九月丁巳，韋皋及吐蕃戰于維州，敗之。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及吐蕃戰于黑水堡，敗之。是月，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瀧戰于瀛州，瀧敗，奔于京師。

十二月甲辰，獵于城東。

九年正月癸卯，復稅茶。

閏四月乙卯日，下詔讓定時上朝的官員、京城附近縣的縣令陳論政事。免除京兆府百姓的夏稅。

八月辛丑日，朝廷處死皇太子妃蕭氏。

十一月戊辰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己巳日，在太廟祭祖。庚午日，在南郊祭天。賜文武官員官階、爵位。減輕囚犯刑罰，服役得罪以下的犯人都寬免。埋葬戰死而暴露野外的尸骨。

這一年，吐蕃攻陷北庭都護府，節度使楊襲古逃到西州。

七年正月己巳日，襄王 李僊逝世。

四月，安南首領杜英翰反叛，被處死。

五月甲申日，端王 李遇逝世。

九月，回鶻殺死楊襲古。

十二月戊戌日，睦王 李述逝世。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

八年二月庚子日，天空飄落塵土。

三月甲申日，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去世，他的兒子劉士寧自稱留後。

四月，吐蕃侵犯靈州。丁亥日，朝廷處死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乙未日，貶竇參為郴州別駕。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己未日，大風颳掉太廟屋頂上的瓦。癸酉日，平盧軍節度使李納去世，他的兒子李師古自稱留後。

六月，淮水泛濫。吐蕃侵犯連雲堡，大將王進用戰死。

九月丁巳日，韋皋和吐蕃在維州交戰，打敗了吐蕃。

十一月壬子初一，發生日食。庚午日，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和吐蕃在黑水堡交戰，打敗了他們。這個月，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和弟弟瀛州刺史劉瀧在瀛州交戰，劉瀧戰敗，逃到京城。

十二月甲辰日，皇上在城東打獵。

九年正月癸卯日，恢復徵收茶稅。

四月辛酉，關輔、河中地震。

五月甲辰，義成軍節度使賈耽爲尚書右僕射，尚書右丞盧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午，董晉罷。

八月庚戌，李晟薨。

十一月癸未，朝獻于太清宮。甲申，朝享于太廟。乙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十二月丙辰，宣武軍將李萬榮逐其節度使劉士寧，自稱留後。

十年正月壬辰，南詔蠻敗吐蕃于神川，來獻捷。

四月癸卯朔，赦京城。戊申，地震。癸丑，又震。是月，太白晝見。

六月丙寅，韋皋敗吐蕃，克峨和城。自春不雨至于是月。辛未，雨，大風拔木。

七月，西原蠻叛。

八月，陷欽、橫、潯、貴四州。

十月，昭義軍節度留後王虔休及攝洺州刺史元誼戰于鷄澤，敗之。

十二月丙辰，獵于城南。壬戌，貶陸贄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四月丙寅，奚寇平州，劉濟敗之于青都山。

五月庚午，中書門下慮囚。

八月辛亥，馬燧薨。

九月，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兄節度使懷直，自稱留後。

十月，朗、蜀二州江溢。

十二月戊辰，獵于苑中。

十二年二月己卯，吐蕃寇嶺州，刺史曹高仕敗之。

三月丙辰，韶王暹薨。

四月庚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其子季安自稱留後。

六月己丑，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

四月辛酉日，關輔、河中發生地震。

五月甲辰日，義成軍節度使賈耽任尚書右僕射，尚書右丞盧邁：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午日，董晉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庚戌日，李晟逝世。

十一月癸未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甲申日，在太廟祭祖。乙酉日，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十二月丙辰日，宣武軍將領李萬榮驅逐了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自稱留後。

十年正月壬辰日，南詔蠻在神川打敗吐蕃，前來貢獻戰利品。

四月癸卯初一，赦免京城的犯人。戊申日，發生地震。癸丑日，再次發生地震。這個月，太白星白天出現。

六月丙寅日，韋皋打敗吐蕃，攻下峨和城。自入春以來到這個月沒有下雨。辛未日，下雨，大風颳倒樹木。

七月，西原蠻叛亂。

八月，西原蠻攻陷欽州、橫州、潯州、貴州。

十月，昭義軍節度留後王虔休和代理洺州刺史元誼在鷄澤交戰，打敗了元誼。

十二月丙辰日，皇上在城南打獵。壬戌日，貶陸贄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四月丙寅日，奚人侵犯平州，被劉濟在青都山打敗。

五月庚午日，中書門下有關官員審理囚犯。

八月辛亥日，馬燧逝世。

九月，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驅逐了他的哥哥節度使程懷直，自稱留後。

十月，朗州、蜀州境內長江水泛濫。

十二月戊辰日，皇上在苑中打獵。

十二年二月己卯日，吐蕃侵犯嶺州，被刺史曹高仕打敗。

三月丙辰日，韶王李暹逝世。

四月庚午日，魏博節度使田緒去世，他的兒子田季安自稱留後。

六月己丑日，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去世，他

卒，其子迺自稱兵馬使，伏誅。

七月戊戌，韓王迺薨。

八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丙戌，趙憬薨。

九月，吐蕃寇慶州。

十月甲戌，右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壬寅，吐蕃請和。

四月辛酉，以旱慮囚。壬戌，雩于興慶宮。

五月壬寅，吐蕃寇嶺州，曹高仕敗之。庚戌，義寧軍亂，殺其將常楚客。

七月乙未，京師地震。

九月己丑，盧邁罷。

十四年三月丙申，鳳翔監軍使西門去奢殺其將夏侯衍。

五月己酉，始雷。

閏五月辛亥，有星隕于西北。辛酉，長武城軍亂，逐其使韓全義。

六月丙申，歸化堡軍亂，逐其將張國誠，涇原節度使劉昌敗之。

七月壬申，趙宗儒罷。工部侍郎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丁卯，杞王倓薨。

十二月壬寅，明州將栗鏐殺其刺史盧雲以反。

是冬，無雪，京師饑。

十五年正月甲寅，雅王逸薨。壬戌，郴州藍山崩。

二月乙酉，宣武軍亂，殺節度行軍司馬陸長源，宋州刺史劉逸淮自稱留後。

三月甲寅，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陷唐州，守將張嘉瑜死之。

四月乙未，栗鏐伏誅。

九月乙巳，陳許節度留後上官說及吳少誠戰于臨潁，敗績。丙午，少

的兒子李迺自稱兵馬使，被處死。

七月戊戌日，韓王李迺逝世。

八月己未初一，發生日食。丙戌日，趙憬逝世。

九月，吐蕃侵犯慶州。

十月甲戌日，右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壬寅日，吐蕃請求講和。

四月辛酉日，因天旱而親自審理囚犯。壬戌日，在興慶宮祭祀祈雨。

五月壬寅日，吐蕃侵犯嶺州，被曹高仕打敗。庚戌日，義寧軍發生兵變，殺了義寧軍將領常楚客。

七月乙未日，京城發生地震。

九月己丑日，盧邁罷免宰相之職。

十四年三月丙申日，鳳翔監軍使西門去奢殺了將領夏侯衍。

五月己酉日，開始打雷。

閏五月辛亥日，有流星在西北方隕落。辛酉日，長武城發生兵變，驅逐了長武城使韓全義。

六月丙申日，歸化堡發生兵變，驅逐了將領張國誠，涇原節度使劉昌鎮壓了兵變。

七月壬申日，趙宗儒罷免宰相之位。工部侍郎鄭餘慶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丁卯日，杞王李倓逝世。

十二月壬寅日，明州將領栗鏐殺了本州刺史盧雲後反叛。

這一年的冬天，沒有下雪，京城發生饑荒。

十五年正月甲寅日，雅王李逸逝世。壬戌日，郴州境內的藍山發生山崩。

二月乙酉日，宣武軍發生兵變，殺了節度行軍司馬陸長源，宋州刺史劉逸淮自稱留後。

三月甲寅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反叛，攻陷唐州，守將張嘉瑜被殺。

四月乙未日，栗鏐被處以死刑。

九月乙巳日，陳許節度留後上官說和吳少誠在臨潁交戰，上官說大敗。丙午日，吳少誠侵犯

誠寇許州。庚戌日，宣武軍節度使劉全諒卒，都知兵馬使韓弘自稱留後。丙辰日，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伐吳少誠。

十月己丑日，邕王李譔薨。

十一月丁未日，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及吳少誠戰于吳房，敗之。陳許節度使上官浣又敗之于柴籬。辛亥日，安黃節度使伊慎又敗之于鍾山。

十二月庚午日，壽州刺史王宗又敗之于秋柵。辛未日，渾瑊薨。乙未日，諸道兵潰于小澗河。

十六年正月乙巳日，易定兵及吳少誠戰，敗績。

二月乙酉日，鹽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為蔡州行營招討處置使，上官浣副之。

四月丁亥日，黔中宴設將傅近逐其觀察使吳士宗。

五月庚戌日，韓全義及吳少誠戰于廣利城，敗績。壬子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自稱知軍事。

七月丁巳日，伊慎及吳少誠戰于申州，敗之。己未日，韋皋克吐蕃末恭城。丙寅日，韓全義及吳少誠戰于五樓，敗績。

八月，劉濟及其弟涿州刺史源戰于涿州，源敗，執之。己丑日，殺遂州別駕崔位。韋皋克吐蕃顯城。

九月庚戌日，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庚申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辛未日，殺通州別駕崔河圖。

是歲，京師饑。

十七年二月丁酉日，大雨雹。己亥日，霜。乙巳日，韋皋及吐蕃戰于鹿危山，敗之。戊申日，大雨雹，震電。庚

許州。庚戌日，宣武軍節度使劉全諒去世，都知兵馬使韓弘自稱留後。丙辰日，宣武、河陽、鄭滑、東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澤潞、河東、淮南、徐泗、山南東西、鄂岳軍討伐吳少誠。

十月己丑日，邕王李譔逝世。

十一月丁未日，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和吳少誠部下在吳房交戰，打敗了叛軍。陳許節度使上官浣又在柴籬打敗了叛軍。辛亥日，安黃節度使伊慎又在鍾山打敗了叛軍。

十二月庚午日，壽州刺史王宗又在秋柵打敗吳少誠叛軍。辛未日，渾瑊逝世。乙未日，各道官軍在小澗河潰敗。

十六年正月乙巳日，易定道的兵士和吳少誠部下交戰，大敗。

二月乙酉日，鹽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任蔡州行營招討處置使，上官浣為副。

四月丁亥日，黔中宴設將傅近驅逐了觀察使吳士宗。

五月庚戌日，韓全義和吳少誠部下在廣利城交戰，韓全義大敗。壬子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去世，他的兒子張愔自稱知軍事。

七月丁巳日，伊慎和吳少誠部下在申州交戰，打敗了叛軍。己未日，韋皋攻下吐蕃的末恭城。丙寅日，韓全義和吳少誠部下在五樓交戰，韓全義大敗。

八月，劉濟和他的弟弟涿州刺史劉源在涿州交戰，劉源戰敗，并被活捉了。己丑日，朝廷處死遂州別駕崔位。韋皋攻下吐蕃的顯城。

九月庚戌日，貶鄭餘慶為郴州司馬。庚申日，太常卿齊抗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辛未日，朝廷處死通州別駕崔河圖。

這一年，京城發生饑荒。

十七年二月丁酉日，下大冰雹。己亥日，有霜。乙巳日，韋皋和吐蕃在鹿危山交戰，打敗了吐蕃。戊申日，下大冰雹，打雷閃電。庚戌日，

戊，大雪，雨雹。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丙申，寧州軍亂，殺其刺史劉南金。己亥，浙西觀察使李錡殺上封事人崔善貞。丁巳，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卒，其子士真自稱留後。

七月，隕霜殺菽。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陷麟州，刺史郭鋒死之。

九月乙亥，韋臯敗吐蕃于雅州，克木波城。

是歲，嘉王李運薨。

十八年七月乙亥，罷正衙奏事。

十二月，環王陷驩、愛二州。

十九年二月己亥，安南將王季元逐其經略使裴泰，兵馬使趙均敗之。

三月壬子，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己未，齊抗罷。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甲戌，雨。

閏十月庚戌，鹽州將李庭俊反，伏誅。丁巳，崔損薨。

十二月庚申，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十年二月庚戌，大雨雹。七月癸酉，大雨雹。

冬，雨木冰。

二十一年正月癸巳，皇帝崩于會寧殿，年六十四。

順宗李誦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始封宣城郡王，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

爲人寬仁，喜學藝，善隸書，禮重師傅，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

下大雪，下冰雹。

五月壬戌初一，發生日食。

六月丙申日，寧州發生兵變，殺了本州刺史劉南金。己亥日，浙西觀察使李錡殺死了向朝廷告發他的人崔善貞。丁巳日，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去世，他的兒子王士真自稱留後。

七月，降霜凍傷菽。戊寅日，吐蕃侵犯鹽州。己丑日，吐蕃攻陷麟州，刺史郭鋒被殺。

九月乙亥日，韋臯在雅州打敗吐蕃，攻下木波城。

這一年，嘉王李運逝世。

十八年七月乙亥日，停止群臣在正衙上奏事務。

十二月，環王攻陷驩州、愛州。

十九年二月己亥日，安南將領王季元驅逐了經略使裴泰，兵馬使趙均打敗了王季元。

三月壬子日，淮南節度使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己未日，齊抗罷免宰相之位。從正月到這個月沒有下雨。甲戌日，下雨。

閏十月庚戌日，鹽州將領李庭俊反叛，被處死。丁巳日，崔損逝世。

十二月庚申日，太常卿高郢任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任門下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十年二月庚戌日，下大冰雹。七月癸酉日，下大冰雹。

冬天，有雨雪沾上樹枝即結成冰。

二十一年正月癸巳日，皇帝在會寧殿逝世，終年六十四歲。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名誦，是德宗的長子。生母是昭德皇后王氏。最初封爲宣城郡王，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爲宣王。十二月乙卯日，立爲皇太子。

順宗爲人寬厚仁慈，喜好學藝，擅長隸書，對師傅很敬重，見到就先行拜禮。隨從德宗到奉

常執弓矢居左右。郃國公主以蠱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幾廢者屢矣，賴李泌保護，乃免。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官人爲櫓歌，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爲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爲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

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喑。

二十一年正月，不能朝。是時，德宗不豫，諸王皆侍左右，惟太子卧病，不能見，德宗悲傷涕泣，疾有加。癸巳，德宗崩。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極殿。

二月癸卯，朝群臣于紫宸門。辛亥，吏部侍郎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大赦。罷官市。民百歲版授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佐，婦人縣君。乙丑，罷鹽鐵使月進。

三月庚午，放後宮三百人。癸酉，放後宮及教坊女妓六百人。癸巳，立廣陵郡王純爲皇太子。

四月壬寅，封弟諤爲欽王，誠珍王；進封子建康郡王經、郾王，洋川郡王緯、均王，臨淮郡王縱、淑王，弘農郡王紆、莒王，漢東郡王綱、密王，晉陵郡王總、郇王，高平郡王約、邵王，雲安郡王結、宋王，宣城郡王緡、集王，德陽郡王綽、冀王，河東郡王綺、和王；封子絢爲衡王，纁爲會王，綰爲福王，紘爲撫王，緄爲岳王，紳爲袁王，綸爲桂王，繹爲翼王。戊申，以冊皇太子，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勛兩轉。

天，常常手持弓箭跟在身邊。郃國公主因蠱事獲罪，太子妃，是郃國公主的女兒，德宗懷疑他，好幾次幾乎廢掉了他，依賴李泌的保護，纔得以幸免。後來在魚藻宮侍宴，設水上嬉游彩船，官人唱船歌，各種音樂不時響起，德宗很高興，回頭對太子說：“今天怎麼樣？”太子吟誦《詩經》上的“喜好音樂而不沉溺”一句作爲回答。等到裴延齡、韋渠牟得勢，世人都怕他們做宰相，太子常常察顏觀色，對德宗陳述不能讓他們做宰相。所以二人始終沒有得到重用。

貞元二十年，太子患中風後不能說話。

二十一年正月，不能朝見皇上。這時，德宗身體不適，諸王都陪侍在身邊，祇有太子卧病在床，不能見，德宗悲傷流淚，病情加重。癸巳日，德宗逝世。丙申日，在太極殿即皇帝位。

二月癸卯日，在紫宸門接受群臣朝見。辛亥日，吏部侍郎韋執誼任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日，大赦天下。取消官市。百姓當中的百歲老人授予名譽下州刺史，百歲婦女授予名譽郡君；九十歲以上的老人授予州的名譽副長官之職，九十歲以上的婦女授予名譽縣君。乙丑日，停止鹽鐵使的每月進奉。

三月庚午日，放出後宮的宮女三百人。癸酉日，放出後宮的宮女以及教坊女妓六百人。癸巳日，立廣陵郡王李純爲皇太子。

四月壬寅，皇弟李諤封爲欽王，李誠封爲珍王；皇子建康郡王李經進封爲郾王，洋川郡王李緯進封爲均王，臨淮郡王李縱進封爲淑王，弘農郡王李紆進封爲莒王，漢東郡王李綱進封爲密王，晉陵郡王李總進封爲郇王，高平郡王李約進封爲邵王，雲安郡王李結進封爲宋王，宣城郡王李緡進封爲集王，德陽郡王李綽進封爲冀王，河東郡王李綺進封爲和王；皇子李絢封爲衡王，李纁封爲會王，李綰封爲福王，李紘封爲撫王，李緄封爲岳王，李紳封爲袁王，李綸封爲桂王，李繹封爲翼王。戊申日，因爲冊立皇太子，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文武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勛兩轉。

七月辛卯，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其子執恭自稱留後。乙未，皇太子權當軍國政事。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

永貞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辛丑，改元。降死罪以下。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

元和元年正月，皇帝率群臣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是月，崩于咸寧殿，年四十六，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大中三年，增謚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憲宗李純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諱純，順宗長子也。母曰莊憲皇太后王氏。貞元四年六月己亥，封廣陵郡王。二十一年三月，立為皇太子。

永貞元年八月，順宗詔立為皇帝。乙巳，即皇帝位于太極殿。丁未，始聽政。庚戌，罷獻祥瑞。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戊午，天有聲于西北。己未，袁滋為劍南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癸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己巳，罷教坊樂工正員官。

十月丁酉，為曾太皇太后舉哀。賈耽薨。戊戌，舒王誼薨。袁滋罷。己酉，葬神武聖文皇帝于崇陵。

十一月己巳，祔睿真皇后于元陵寢宮。壬申，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

十二月壬戌，中書舍人鄭綱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元和元年正月丁卯，大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勳、爵，民高年者

七月辛卯日，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去世，他的兒子程執恭自稱留後。乙未日，皇太子臨時處理軍國政事。太常卿杜黃裳任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免宰相之位。

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日，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為太上皇。辛丑日，改元。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

元和元年正月，皇帝率群臣為太上皇上尊號應乾聖壽太上皇。這個月，在咸寧殿逝世，終年四十六歲，謚號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大中三年，增加謚號為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名純，是順宗的長子。生母是莊憲皇太后王氏。貞元四年六月己亥日，封為廣陵郡王。二十一年三月，立為皇太子。

永貞元年八月，順宗下詔立他為皇帝。乙巳日，在太極殿即皇帝位。丁未日，開始上朝處理政務。庚戌日，停止奏獻祥瑞。癸丑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去世，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戊午日，西北方的天空發出響聲。己未日，袁滋任劍南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癸亥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己巳日，停止任命教坊樂工為正員官。

十月丁酉日，為曾太皇太后發布哀策。賈耽逝世。戊戌日，舒王李誼逝世。袁滋罷免宰相之位。己酉日，在崇陵安葬神武聖文皇帝。

十一月己巳日，把睿真皇后的神主遷入元陵寢宮祔祭。壬申日，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叛。

十二月壬戌日，中書舍人鄭綱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元和元年正月丁卯日，大赦天下，改元。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百姓當中的高齡老

米帛羊酒。癸未，長武城使高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率左右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以討劉闢。甲申，太上皇崩。劉闢陷梓州，執李康。

三月丙子，高崇文克梓州。辛巳，楊惠琳伏誅。

四月丁未，杜佑爲司徒。壬戌，邵王約薨。初令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上職事官，太子師傅、賓客、詹事，王府傅，日二人待制。

五月辛卯，尊母爲皇太后。

六月癸巳，降死罪以下。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以上粟三斛、物三段。丙申，大風拔木。丁酉，高崇文及劉闢戰于鹿頭柵，敗之。癸卯，嚴礪又敗之于石碑谷。

閏月壬戌，平盧軍節度使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稱留後。

七月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癸丑，高崇文及劉闢戰于玄武，敗之。

八月丁卯，進封子平原郡王寧爲鄧王，同安郡王寬澧王，延安郡王宥遂王，彭城郡王察深王，高密郡王寰洋王，文安郡王寮絳王；封子審爲建王。

九月丙午，嚴礪及劉闢戰于神泉，敗之。辛亥，高崇文克成都。

十月甲子，減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釋脅從將吏。葬陣亡者，稟其家五歲。戊子，劉闢伏誅。

十一月庚戌，鄭餘慶罷。

是歲，召王偲薨。

二年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

人賜給米帛羊酒。癸未日，長武城使高崇文任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率左右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前去討伐劉闢。甲申日，太上皇逝世。劉闢攻陷梓州，俘虜了李康。

三月丙子日，高崇文攻下梓州。辛巳日，楊惠琳被處以死刑。

四月丁未日，杜佑任司徒。壬戌日，邵王李約逝世。開始讓尚書省六品、各官署四品以上的職事官，太子師傅、太子賓客、太子詹事，王府的傅，每天有二人等待詔命。

五月辛卯日，尊生母爲皇太后。

六月癸巳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百姓當中有父母祖父母年紀在八十歲以上的賜給粟二斛、物二段，九十歲以上的賜給粟三斛、物三段。丙申日，大風拔起樹木。丁酉日，高崇文和劉闢在鹿頭柵交戰，打敗了他。癸卯日，嚴礪又在石碑谷打敗了劉闢。

閏六月壬戌日，平盧軍節度使李師古去世，他的弟弟李師道自稱留後。

七月壬寅日，在豐陵安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癸丑日，高崇文和劉闢在玄武交戰，打敗了他。

八月丁卯日，皇子平原郡王李寧進封爲鄧王，同安郡王李寬進封爲澧王，延安郡王李宥進封爲遂王，彭城郡王李察進封爲深王，高密郡王李寰進封爲洋王，文安郡王李寮進封爲絳王；封皇子李審爲建王。

九月丙午日，嚴礪和劉闢在神泉交戰，打敗了他。辛亥日，高崇文攻下成都。

十月甲子日，減少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百姓今年的賦稅，寬免受劉闢脅迫而隨從的將土官吏。埋葬陣亡的人，供給陣亡者的家屬五年糧食。戊子日，劉闢被處以死刑。

十一月庚戌日，鄭餘慶罷免宰相之位。

這一年，召王李偲逝世。

二年正月己丑日，在太清宮獻上供品祭祀。庚寅日，在太廟祭祖。辛卯日，在南郊祭天，大

郊，大赦。賜文武官勳、爵，文宣公、二王後、三恪、公主、諸王一子官，高年米帛羊酒加版授。乙巳，杜黃裳罷。己酉，御史中丞武元衡爲門下侍郎，中書舍人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己巳，罷兩省官次對。癸酉，邕管經略使路恕敗黃洞蠻，執其首領黃承慶。

九月乙酉，密王綱薨。

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殺留後王澹。乙丑，淮南節度使王鐔爲諸道行營兵馬招討使以討之。丁卯，武元衡罷。癸酉，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己卯，免潤州今歲稅。

十一月甲申，李錡伏誅。

十二月丙寅，劍南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爲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

三年正月癸巳，群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

三月癸巳，郇王總薨。

四月壬申，大風壞含元殿西闕檻。

六月，西原蠻首領黃少卿降。

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九月庚寅，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戶部侍郎裴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戌，李吉甫罷。

四年正月壬午，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荊南今歲稅。戊子，簡王遵薨。

二月丁卯，鄭絪罷。給事中李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

閏月己酉，以旱降京師死罪非殺

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勳官、爵位，凡文宣公、前朝皇室後裔封爲諸侯國君、前朝宗室後裔中以客禮相待的三恪、公主、諸王都授給一個兒子官職，高齡老人賜給米帛羊酒并加授名譽官職。乙巳日，杜黃裳被罷免宰相之位。己酉日，御史中丞武元衡任門下侍郎，中書舍人李吉甫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己巳，停止中書門下兩省官員的輪流應對。癸酉日，邕管經略使路恕打敗黃洞蠻，活捉了首領黃承慶。

九月乙酉日，密王李綱逝世。

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叛，殺了留後王澹。乙丑日，淮南節度使王鐔任諸道行營兵馬招討使前去討伐李錡。丁卯日，武元衡罷免宰相之位。癸酉日，鎮海軍兵馬使張子良捕捉了李錡。己卯日，免除潤州百姓今年的賦稅。

十一月甲申日，李錡被處以死刑。

十二月丙寅日，劍南西川節度使高崇文任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

三年正月癸巳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睿聖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停止各道節帥在被他人替代時進奉錢。

三月癸巳日，郇王李總逝世。

四月壬申，大風颳壞含元殿西闕的欄杆。

六月，西原蠻首領黃少卿投降。

七月辛巳初一，發生日食。

九月庚寅日，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任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日，戶部侍郎裴垪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戌日，李吉甫罷免宰相之位。

四年正月壬午日，免除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荊南百姓今年的賦稅。戊子日，簡王李遵逝世。

二月丁卯日，鄭絪罷免宰相之位。給事中李藩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乙酉日，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去世，他的兒子王承宗自稱留後。

閏三月己酉日，因天旱而減輕京城死罪當中

人者，禁刺史境內樵率，諸道旨條外進獻，嶺南 黔中 福建掠良民爲奴婢者，省飛龍厩馬。己未，雨。丁卯，立鄧王 寧爲皇太子。

七月癸亥，吐蕃請和。

八月丙申，環王寇安南，都護張舟敗之。

十月辛巳，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執保信軍節度使薛昌朝。癸未，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陽、浙西、宣歙、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以討之。戊子，承璀爲鎮州招討宣慰使。癸巳，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勳兩轉。

十一月己巳，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

五年正月己巳，左神策軍大將軍鄺定進及王承宗戰，死之。

三月甲子，大風拔木。

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于木刀溝，敗之。

七月丁未，赦王承宗。乙卯，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卒，其子總自稱留後。

九月丙寅，太常卿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辛巳，義武軍都虞候楊伯玉反，伏誅。是月，義武軍兵馬使張佐元反，伏誅。

十一月甲辰，會王 纁薨。庚申，裴垍罷。

六年正月庚申，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壬申，李藩罷。己丑，忻王 造薨。

三月戊戌，有星隕于鄆州。

不是殺人的犯人的刑罰，禁止刺史在境內擅定專賣稅比率，禁止各道節帥在朝廷旨條以外的進獻，禁止嶺南 黔中 福建搶掠良民爲奴婢，減省飛龍厩喂養的馬匹。己未日，下雨。丁卯日，立鄧王 李寧爲皇太子。

七月癸亥日，吐蕃請求講和。

八月丙申日，環王侵犯安南，被都護張舟打敗。

十月辛巳日，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叛，活捉了保信軍節度使薛昌朝。癸未日，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璀任左右神策、河陽、浙西、宣歙、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前去討伐王承宗。戊子日，吐突承璀任鎮州招討宣慰使。癸巳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文武官員家中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勳官兩轉。

十一月己巳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去世，他的弟弟吳少陽自稱留後。

五年正月己巳日，左神策軍大將軍鄺定進和王承宗交戰，鄺定進戰死。

三月甲子日，大風拔起樹木。

四月丁亥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和王承宗在木刀溝交戰，打敗了他。

七月丁未日，赦免王承宗的罪過。乙卯日，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去世，他的兒子劉總自稱留後。

九月丙寅日，太常卿權德輿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張茂昭把易州、定州歸還朝廷由有關部門管轄。辛巳日，義武軍都虞候楊伯玉反叛，被處死。這個月，義武軍兵馬使張佐元反叛，被處死。

十一月甲辰日，會王 李纁逝世。庚申日，裴垍罷免宰相之位。

六年正月庚申日，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壬申日，李藩罷免宰相之位。己丑日，忻王 李造逝世。

三月戊戌日，有流星在鄆州境內隕落。

十二月己丑，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辛卯，辰、渝州首領張伯靖反，寇播、費二州。辛亥，皇太子薨。

七年正月癸酉，振武 河溢，毀東受降城。

四月癸巳，詔民田畝樹桑二。

六月癸巳，杜佑罷。

七月乙亥，立遂王 宥爲皇太子。

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稱知軍府事。

九月，京師地震。

十月乙未，魏博軍以田季安之將田興知軍事。庚戌，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勳兩轉。是月，魏博節度使田興以六州歸于有司。

十一月辛酉，赦魏、博、貝、衡、澶、相六州，給復一年，賜高年、孤獨、廢疾粟帛，賞軍士。

八年正月辛未，權德輿罷。

二月丁酉，貶于頔爲恩王傅。

三月甲子，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己亥，黔中經略使崔能討張伯靖。

五月癸亥，荆南節度使嚴綬討伯靖。丁丑，大隗山崩。

六月辛卯，渭水溢。辛丑，出官人。

七月己巳，劍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張伯靖。

八月辛巳，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伯靖。丁未，伯靖降。

十二月庚寅，振武將楊遵憲反，逐其節度使李進賢。

十二月己丑日，戶部侍郎李絳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十二月辛卯日，辰州、渝州首領張伯靖反，侵犯播州、費州。辛亥日，皇太子逝世。

七年正月癸酉日，振武境內黃河泛濫，冲毀東受降城。

四月癸巳日，下詔讓百姓在每畝田地上種植二棵桑樹。

六月癸巳日，杜佑罷免宰相之位。

七月乙亥日，立遂王 李宥爲皇太子。

八月戊戌日，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去世，他的兒子田懷諫自稱知軍府事。

九月，京城發生地震。

十月乙未日，魏博的軍士擁護田季安部將田興主持軍事。庚戌日，減輕死罪以下犯人的刑罰，文武官員繼承門戶的兒子賜勳官兩轉。這個月，魏博節度使田興把六個州歸還朝廷由有關部門管轄。

十一月辛酉日，赦免魏州、博州、貝州、衡州、澶州、相州官民的罪過，免除當地百姓一年的徭役，當地的高齡老人、孤獨者、殘疾人賜給粟帛，賞賜軍士。

八年正月辛未日，權德輿罷免宰相之位。

二月丁酉日，貶于頔爲恩王傅。

三月甲子日，劍南西川節度使武元衡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己亥日，黔中經略使崔能討伐張伯靖。

五月癸亥日，荆南節度使嚴綬討伐張伯靖。丁丑日，大隗山發生山崩。

六月辛卯日，渭水泛濫。辛丑日，放出官人。

七月己巳日，劍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伐張伯靖。

八月辛巳日，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伐張伯靖。丁未日，張伯靖投降。

十二月庚寅日，振武軍將領楊遵憲反叛，驅逐節度使李進賢。

九年二月癸卯，李絳罷。

三月丙辰，嵩州地震。丁卯，隕霜殺桑。

五月乙丑，桂王 李綸薨。癸酉，以旱免京畿夏稅。

六月壬寅，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爲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八月丙辰，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

九月丁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忠武軍都知兵馬使李光顏、壽州團練使李文通、河陽節度使烏重胤討之。

十月，太白晝見。丙午，李吉甫薨。甲子，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

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臘獻狐兔。

十二月，詔刑部、大理官朔望入對。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年正月乙酉，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司徒。

二月甲辰，嚴綬及吳元濟戰于磁丘，敗績。自冬不雨至于是月。丙午，雪。壬戌，河東戍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旰，伏誅。

三月庚子，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及吳元濟戰于臨穎，敗之。

四月甲辰，又敗之于南頓。

五月丙申，又敗之于時曲。

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戊申，京師大索。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戌，王承宗有罪，絕其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丁未，李師道將訾嘉珍反于東都，留守呂元膺敗之。乙丑，李光顏及吳元濟戰于

九年二月癸卯日，李絳罷免宰相之位。

三月丙辰日，嵩州發生地震。丁卯日，降霜凍傷桑樹。

五月乙丑日，桂王 李綸逝世。癸酉日，因旱災而免除京畿地區百姓的夏稅。

六月壬寅日，河中節度使張弘靖任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八月丙辰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去世，兒子吳元濟自稱知軍事。

九月丁亥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忠武軍都知兵馬使李光顏、壽州團練使李文通、河陽節度使烏重胤討伐吳元濟。

十月，太白星在白天出現。丙午日，李吉甫逝世。甲子日，嚴綬任申、光、蔡招撫使。

十一月戊子日，取消京兆府在臘日進獻狐狸兔。

十二月，下詔刑部、大理寺的官員在每月初一、十五兩日入朝應對。戊辰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年正月乙酉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任司徒。

二月甲辰日，嚴綬和吳元濟在磁丘交戰，大敗。自入冬以來到這個月沒有下雨。丙午日，下雪。壬戌日，河東戍守將劉輔殺了豐州刺史燕重旰，被處以死刑。

三月庚子日，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和吳元濟部下在臨穎交戰，打敗叛軍。

四月甲辰日，又在南頓打敗了叛軍。

五月丙申日，又在時曲打敗了叛軍。

六月癸卯日，刺客刺死了武元衡。戊申日，在京城大力搜索刺客。乙丑日，御史中丞裴度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甲戌日，王承宗有罪，因此拒絕他朝貢。

八月己亥初一，發生日食。丁未日，李師道部將訾嘉珍在東都謀反，被留守呂元膺挫敗。乙丑日，李光顏和吳元濟部下在時曲交戰，李光顏

時曲，敗績。

九月癸酉，韓弘爲淮西行營兵馬都統。

十月，地震。

十一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及吳元濟戰于小澗河，敗之。丁丑，李文通又敗之于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

十二月甲辰，武寧軍都押衙王智興及李師道戰于平陰，敗之。

是歲，丹王逾薨。

十一年正月己巳，張弘靖罷。乙亥，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及王承宗戰于武彊，敗之。癸未，免鄰賊州二歲稅。甲申，盜斷建陵門戟。

二月庚子，王承宗焚蔚州。乙巳，中書舍人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地震。

三月庚午，皇太后崩。

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及吳元濟戰于凌雲柵，敗之。乙卯，劉總及王承宗戰于深州，敗之。己未，免京畿二歲逋稅。

五月丁卯，宥州軍亂，逐其刺史駱怡，夏綏銀節度使田緝敗之。丁亥，雲南蠻寇安南。

六月，密州海溢。甲辰，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及吳元濟戰于鐵城，敗績。

七月壬午，韓弘及元濟戰于鄆城，敗之。丙戌，免淮西鄰賊州夏稅。

八月甲午，渭水溢。壬寅，韋貫之罷。戊申，西原蠻陷賓、巒二州。己未，昭義軍節度使鄒士美及王承宗戰于柏鄉，敗之。庚申，葬莊憲皇太后于豐陵。

十一月乙丑，邕管經略使韋悅克

大敗。

九月癸酉日，韓弘任淮西行營兵馬都統。

十月，發生地震。

十一月壬申日，李光顏、烏重胤和吳元濟部下在小澗河交戰，打敗了叛軍。丁丑日，李文通又在固始打敗叛軍。戊寅日，盜賊縱火焚燒獻陵寢宮。

十二月甲辰日，武寧軍都押衙王智興和李師道部下在平陰交戰，打敗了叛軍。

這一年，丹王李逾逝世。

十一年正月己巳日，張弘靖罷免宰相之位。乙亥日，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和王承宗在武彊交戰，打敗了他。癸未日，免除與叛賊相鄰之州百姓二年的賦稅。甲申日，盜賊砍斷建陵門戟。

二月庚子日，王承宗縱火焚燒蔚州。乙巳日，中書舍人李逢吉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日，地震。

三月庚午日，皇太后逝世。

四月庚子日，李光顏、烏重胤和吳元濟部下在凌雲柵交戰，打敗了叛軍。乙卯日，劉總和王承宗在深州交戰，打敗了他。己未日，免除京畿地區百姓二年的欠稅。

五月丁卯日，宥州發生兵變，驅逐了本州刺史駱怡，夏綏銀節度使田緝平定了兵變。丁亥日，雲南蠻侵犯安南。

六月，密州海水泛濫。甲辰日，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和吳元濟部下在鐵城交戰，高霞寓大敗。

七月壬午日，韓弘和吳元濟部下在鄆城交戰，打敗了叛軍。丙戌日，免除淮西與叛賊相鄰之州百姓的夏稅。

八月甲午日，渭水泛濫。壬寅日，韋貫之罷免宰相之位。戊申日，西原蠻攻陷賓州、巒州。己未日，昭義軍節度使鄒士美和王承宗在柏鄉交戰，打敗了他。庚申日，在豐陵安葬莊憲皇太后。

十一月乙丑日，邕管經略使韋悅攻下賓州、

賓、巒二州。甲戌，元陵火。

十二月丁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王涯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未，西原蠻陷巖州。

是冬，桃李華。

十二年正月丁丑，地震。戊子，有彗星出于畢。

四月辛卯，唐鄧 隋節度使李愬及吳元濟戰于嵯岬山，敗之。乙未，李光顏又敗之于鄆城。

五月辛酉，李愬又敗之于張柴。

七月丙辰，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戶部侍郎崔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癸亥，烏重胤及吳元濟戰于賈店，敗績。

九月丁未，李逢吉罷。甲寅，李愬及吳元濟戰于吳房，敗之。

十月癸酉，克蔡州。甲戌，淮南節度使李鄴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給復淮西二年，免旁州來歲夏稅。葬戰士，稟其家五年。

十一月丙戌，吳元濟伏誅。甲午，恩王 連薨。

是歲，容管經略使陽旻克欽、橫、潯、貴四州。

十三年正月乙酉，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賜高年米帛羊酒。

三月戊戌，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鄴罷。己酉，橫海軍節度使程權以滄、景二州歸于有司，權朝于京師。

四月甲寅，王承宗獻德、棣二州。庚辰，赦承宗。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癸亥，

巒州。甲戌日，元陵發生火災。

十二月丁未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王涯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未日，西原蠻攻陷巖州。

這一年的冬天，桃樹李樹開花。

十二年正月丁丑日，發生地震。戊子日，有彗星出現在畢宿。

四月辛卯日，唐鄧 隋節度使李愬和吳元濟部下在嵯岬山交戰，打敗了叛軍。乙未日，李光顏又在鄆城打敗叛軍。

五月辛酉日，李愬又在張柴打敗吳元濟叛軍。

七月丙辰日，裴度任淮西宣慰處置使，戶部侍郎崔群任中書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癸亥日，烏重胤和吳元濟部下在賈店交戰，烏重胤大敗。

九月丁未日，李逢吉罷免宰相之位。甲寅日，李愬和吳元濟部下在吳房交戰，打敗了叛軍。

十月癸酉日，官軍攻下蔡州。甲戌日，淮南節度使李鄴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日，免除淮西百姓二年徭役，免除淮西四鄰之州百姓明年的夏稅。埋葬陣亡戰士，供給他們的家屬五年糧食。

十一月丙戌日，吳元濟被處死。甲午日，恩王 李連逝世。

這一年，容管經略使陽旻攻下欽州、橫州、潯州、貴州。

十三年正月乙酉日，大赦天下，免除元和二年以前百姓拖欠的賦稅，高齡老人賞賜米帛羊酒。

三月戊戌日，御史大夫李夷簡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鄴罷免宰相之位。己酉日，橫海軍節度使程權把滄州、景州歸還朝廷由有關部門管轄，程權到京城朝見。

四月甲寅日，王承宗獻出德州、棣州。庚辰日，赦免王承宗的罪過。

六月癸丑初一，發生日食。癸亥日，免除德

給復德、棣、滄、景四州一年。辛未，淮水溢。

七月乙酉，宣武、魏博、義成、橫海軍討李師道。辛丑，李夷簡罷。

八月壬子，王涯罷。

九月甲辰，戶部侍郎皇甫鎛，諸道鹽鐵轉運使程異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壬戌，吐蕃寇宥州，靈武節度使杜叔良敗之于定遠城。

十一月丁亥，命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以求藥。

十二月庚戌，迎佛骨于鳳翔。

十四年正月丙午，田弘正及李師道戰于陽穀，敗之。

二月戊午，師道伏誅。

四月辛未，程異薨。丙子，裴度罷。

七月戊寅，韓弘以汴、宋、毫、潁四州歸于有司，弘朝于京師。己丑，群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遣黜陟使于天下。辛卯，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丁酉，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己酉，韓弘爲中書令。

九月戊寅，王弁伏誅。

十月壬戌，安南將楊清殺其都護李象古以反。癸酉，吐蕃寇鹽州。

十一月辛卯，朔方將史敬奉及吐蕃戰于瓠蘆河，敗之。

十二月乙卯，崔群罷。

十五年正月，宦者陳弘志等反。庚子，皇帝崩，年四十三，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加謚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

州、棣州、滄州、景州百姓一年的徭役。辛未日，淮水泛濫。

七月乙酉日，宣武、魏博、義成、橫海軍討伐李師道。辛丑日，李夷簡罷免宰相之位。

八月壬子日，王涯罷免宰相之位。

九月甲辰日，戶部侍郎皇甫鎛，諸道鹽鐵轉運使程異任工部侍郎，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壬戌日，吐蕃侵犯宥州，被靈武節度使杜叔良在定遠城打敗。

十一月丁亥日，任命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以尋求仙藥。

十二月庚戌，從鳳翔迎來佛骨。

十四年正月丙午日，田弘正和李師道在陽穀交戰，打敗了他。

二月戊午日，李師道被處死。

四月辛未日，程異逝世。丙子日，裴度罷免宰相之位。

七月戊寅日，韓弘把汴州、宋州、亳州、潁州歸還朝廷由有關部門管轄，韓弘到京城朝見。己丑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大赦天下，賜文武官員官階、勳官、爵位。派遣黜陟使前去各地。辛卯日，沂海將領王弁殺了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丁酉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己酉日，韓弘任中書令。

九月戊寅日，王弁被處死。

十月壬戌日，安南將領楊清殺了安南都護李象古後反叛。癸酉日，吐蕃侵犯鹽州。

十一月辛卯日，朔方將領史敬奉和吐蕃在瓠蘆河交戰，打敗了吐蕃。

十二月乙卯日，崔群罷免宰相之位。

十五年正月，宦官陳弘志等人叛逆。庚子日，皇帝逝世，終年四十三歲，謚號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加謚號爲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負，耻於被

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于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于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爲，亦可以悲夫！

正直言論說服，却忘掉受奸詐阿諛之說的欺騙。所以他懷疑蕭復輕視自己，認爲姜公輔的行爲是博取正直之名，從而不能相容；任用盧杞、趙贊，就是直至敗亂，却到底也不悔。到奉天之難後，又深深地由受創而恐懼，於是實行姑息之政。從此朝廷更加軟弱，而方鎮更加强硬，直到唐亡，都是因爲這個禍患。憲宗剛明果斷，從開始即位，慨然發憤，立志平定僭偽叛逆，能够採用忠謀，不受群議迷惑，終於取得成功。自從吳元濟誅滅，強藩悍將都準備悔過而效順朝廷。當這個時候，唐朝的威令，幾乎又振興起來，那麼他的作爲是優是劣，不等比較就可以知道了。到他的晚年，親近和任用的人不好，從而使大業不能善終，而自身遭受的不測之禍，就比德宗更嚴重。唉！小人之能敗國，不一定是要在碰上愚笨之君昏昧之主時，即使是聰明聖智之君，如果受到迷惑，沒有不成爲禍患的。從前韓愈講，順宗在東宮爲太子二十年，天下人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他的恩賜。但在位時間短暫，不幸患病，不能有所作爲，也可爲他悲傷啊！

唐書卷八

本紀第八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穆宗李恒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太后郭氏。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遙領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左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欲立澧王惲，而惲母賤不當立，乃立遂王爲皇太子。

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陳弘志殺吐突承璀及澧王。辛丑，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司空兼中書令韓弘攝冢宰。

閏月丙午，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丁未，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參軍。戊申，始聽政。辛亥，御史中丞蕭俛、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尊母爲皇太后。戊辰，京師地震。

二月丁丑，大赦。賜文武官階、爵，高年粟帛，二王後、三恪、文宣公、嗣王、公主、縣主、武德配饗及第一等功臣家予一子官。放沒掖庭者。幸丹鳳門觀俳優。丁亥，幸左神策軍觀角抵、倡戲。乙未，吐蕃寇靈州。丙申，丹王逾薨。

三月乙巳，杜叔良及吐蕃戰，敗之。戊辰，大風，雨雹。辛未，楊清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名恒，是憲宗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懿安皇太后郭氏。最初封爲建安郡王，晉封爲遂王，遙兼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七年，惠昭太子逝世，左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企圖擁立澧王李惲爲太子，而李惲因生母出身微賤不應被立，於是立遂王爲皇太子。

十五年正月庚子日，憲宗逝世，陳弘志殺掉吐突承璀及澧王。辛丑日，遺詔叫皇太子在靈柩前即皇帝位，由司空兼中書令韓弘代理冢宰暫主政務。

閏正月丙午日，皇太子在太極殿即皇帝位。丁未日，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參軍。戊申日，皇帝開始臨朝處理政務。辛亥日，御史中丞蕭俛、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段文昌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日，尊奉母后爲皇太后。戊辰日，京城發生地震。

二月丁丑日，宣布大赦。賜給文武官散階、爵位，老年人賜給粟米絹帛，前朝的二王後、三恪、文宣公、嗣王、公主、縣主、武德配祭功臣及第一等功臣家授予一子官職。放出抄沒進掖庭的宮人。皇帝登上丹鳳門觀看樂舞藝人演出。丁亥日，皇帝前去左神策軍觀看角力摔跤、歌舞表演。乙未日，吐蕃侵犯靈州。丙申日，丹王李逾逝世。

三月乙巳日，杜叔良與吐蕃交戰，打敗了吐蕃。戊辰日，颶大風，降冰雹。辛未日，楊清被

伏誅。

五月庚申，葬聖神章武孝皇帝于景陵。

六月丁丑，韓弘罷。

七月丁卯，令狐楚罷。

八月乙酉，容管經略留後嚴公素及黃洞蠻戰于神步，敗之。戊戌，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辛丑，觀競渡、角抵于魚藻宮，用樂。

十月庚辰，王承宗卒。辛巳，成德軍觀察支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癸未，吐蕃寇涇州，右神策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以禦之。丙戌，吐蕃遁。

十一月癸卯，赦鎮、趙、深、冀四州死罪以下，賜成德軍將士錢。

十二月庚辰，獵于城南。壬午，擊鞠于右神策軍，遂獵于城西。甲申，獵于苑北。

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朝獻于太清宮。庚子，朝享于太廟。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賜文武官階、勛、爵。己未，有星孛于翼。壬戌，蕭俛罷。丁卯，有星孛于太微。

二月乙亥，觀樂于麟德殿。丙子，觀神策諸軍雜伎。己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于有司。壬午，段文昌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杜元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卯，擊鞠于麟德殿。

三月庚戌，太白晝見。丁巳，赦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給復一年。賜盧龍軍士錢。戊午，封弟憬為鄜王，悅為瓊王，恂為洸王，懌為葵王，愔為茂王，怡為

處死。

五月庚申日，將聖神章武孝皇帝安葬在景陵。

六月丁丑日，韓弘被罷免。

七月丁卯日，令狐楚被罷免。

八月乙酉日，容管經略留後嚴公素在神步與黃洞蠻交戰，打敗了蠻軍。戊戌日，御史中丞崔植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辛丑日，皇帝在魚藻宮觀看賽舟、角力摔跤表演，用音樂伴奏。

十月庚辰日，王承宗死去。辛巳日，成德軍觀察支使王承元把鎮、趙、深、冀四州歸還給朝廷有關部門。癸未日，吐蕃侵犯涇州，右神策軍中尉梁守謙任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抵禦吐蕃。丙戌日，吐蕃逃走。

十一月癸卯日，赦免鎮、趙、深、冀四州死罪以下的罪犯，給成德軍將士發賞錢。

十二月庚辰日，皇帝在城南打獵。壬午日，在右神策軍打馬球，然後到城西打獵。甲申日，在禁苑北打獵。

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庚子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辛丑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更改年號，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勛官、爵位。己未日，有彗星出現在翼宿。壬戌日，蕭俛被罷免。丁卯日，有彗星出現在太微。

二月乙亥日，在麟德殿觀看演奏音樂。丙子日，觀看神策諸軍表演雜伎。己卯日，劉總把盧龍軍八州歸還給朝廷有關部門。壬午日，段文昌被罷免。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杜元穎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卯日，在麟德殿打馬球。

三月庚戌日，太白星白日出現。丁巳日，赦免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的罪犯，免除徭役一年。給盧龍軍士兵發賞錢。戊午日，封皇弟李憬為鄜王，李悅為瓊王，李恂為洸王，李懌為葵王，李愔為茂王，李怡為

王，協 淄王，懽 衢王，忱 澶王；子湛爲鄂王，涵 江王，湊 漳王，溶 安王，澹 潁王。是月，徙封湛爲景王。

五月丙辰，建王 審薨。

六月，有彗星出于昴。辛未，吐蕃寇青塞烽，鹽州刺史李文悅敗之。

七月甲辰，幽州 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壬子，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壬戌，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

八月壬申，朱克融陷莫州。癸酉，王廷湊陷冀州，刺史王進岌死之。丙子，瀛州軍亂，執其觀察使盧士攻，叛附于朱克融。王廷湊寇深州。丁丑，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兵討王廷湊。己丑，裴度爲幽鎮招撫使。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其刺史邢滌。

十月丙寅，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度爲鎮州西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衛大將軍杜叔良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戊寅，王廷湊陷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及朱克融戰于白石，敗之。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及王廷湊戰于饒陽，敗之。辛卯，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及吐蕃戰于大石山，敗之。

十一月甲午，裴度及王廷湊戰于會星，敗之。丙申，朱克融寇定州，義武軍節度使陳楚敗之。

十二月庚午，杜叔良及王廷湊戰于博野，敗績。丁丑，陳楚及朱克融戰于望都，敗之。乙酉，赦朱克融。己丑，陳楚及克融戰于清源，敗之。

光王，李協爲淄王，李懽爲衢王，李忱爲澶王；封皇子李湛爲鄂王，李涵爲江王，李湊爲漳王，李溶爲安王，李澹爲潁王。本月，改封李湛爲景王。

五月丙辰日，建王 李審去世。

六月，有彗星出現在昴宿。辛未日，吐蕃侵犯青塞烽，被鹽州刺史李文悅打敗。

七月甲辰日，幽州 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禁節度使張弘靖而反叛。壬子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文武孝德皇帝。宣布大赦，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爵位。壬戌日，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死節度使田弘正而反叛。

八月壬申日，朱克融攻占了莫州。癸酉日，王廷湊攻占了冀州，刺史王進岌身亡。丙子日，瀛州發生兵變，拘押觀察使盧士攻，叛變并投靠了朱克融。王廷湊侵犯深州。丁丑日，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的軍隊討伐王廷湊。己丑日，裴度任幽鎮招撫使。

九月乙巳日，相州發生兵變，殺死刺史邢滌。

十月丙寅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度任鎮州西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衛大將軍杜叔良任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戊寅日，王廷湊攻占了貝州。己卯日，易州刺史柳公濟與朱克融在白石交戰，打敗了他。庚辰日，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與王廷湊在饒陽交戰，打敗了王廷湊。辛卯日，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在大石山與吐蕃交戰，打敗了它。

十一月甲午日，裴度與王廷湊在會星交戰，打敗了他。丙申日，朱克融侵犯定州，被義武軍節度使陳楚打敗。

十二月庚午日，杜叔良與王廷湊在博野交戰，杜叔良大敗。丁丑日，陳楚與朱克融在望都交戰，打敗了他。乙酉日，赦免朱克融。己丑日，陳楚與朱克融在清源交戰，打敗了他。

二年正月庚子，魏博軍潰于南宮。癸卯，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海州海冰。

二月甲子，赦王廷。辛巳，崔植罷。工部侍郎元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昭義軍節度使劉悟囚其監軍使劉承偕。

三月乙巳，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群。戊午，守司徒、淮南節度使裴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播罷。

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成德軍節度使牛元翼奔于京師，王廷攻陷深州。

五月壬寅，邕州刺史李元宗叛，奔于黃洞蠻。

六月癸亥，宣武軍宿直將李臣則逐其節度使李愿，衙門都將李弁反。甲子，裴度、元稹罷。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大風落太廟鴟尾。癸酉，吐蕃寇靈州，鹽州刺史趙旰敗之。

七月丙申，宋王李結薨。戊申，李弁陷宋州。丙辰，兗鄆節度使曹華及李弁戰于宋州，敗之。丁巳，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又敗之于尉氏。

八月壬申，宣武軍節度使韓充又敗之于郭橋。丙子，李弁伏誅。癸未，詔瘞汴、宋、鄭三州戰亡者，稟其家三歲。

九月戊子，鎮海軍將王國清謀反，伏誅。丙申，德州軍亂，殺其刺史王稷。

十月己卯，獵于咸陽。

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癸酉，迎皇太后，遂獵于驪山。丙子，集王李緡薨。

十二月丁亥，不豫，放五坊鷹隼及供獵狐兔。癸巳，立景王李湛為皇

二年正月庚子日，魏博軍隊在南宮潰敗。癸卯日，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海州海面冰凍。

二月甲子日，赦免王廷。辛巳日，崔植被罷免。工部侍郎元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日，昭義軍節度使劉悟囚禁監軍使劉承偕。

三月乙巳日，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驅逐節度使崔群。戊午日，守司徒、淮南節度使裴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播被罷免。

四月辛酉初一，發生日食。壬戌日，成德軍節度使牛元翼逃到京城，王廷攻占了深州。

五月壬寅日，邕州刺史李元宗反叛，投奔黃洞蠻。

六月癸亥日，宣武軍宿直將李臣則驅逐節度使李愿，衙門都將李弁反叛。甲子日，裴度、元稹被罷免。兵部尚書李逢吉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日，大風吹落太廟的鴟尾。癸酉日，吐蕃侵犯靈州，被鹽州刺史趙旰打敗。

七月丙申日，宋王李結逝世。戊申日，李弁攻占了宋州。丙辰日，兗鄆節度使曹華在宋州與李弁交戰，打敗了他。丁巳日，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又在尉氏打敗了他。

八月壬申日，宣武軍節度使韓充又在郭橋打敗了李弁。丙子日，李弁被處死。癸未日，下詔埋葬汴、宋、鄭三州戰死的人，對其家屬賜給糧穀三年。

九月戊子日，鎮海軍將領王國清謀反，被處死。丙申日，德州發生兵變，殺死刺史王稷。

十月己卯日，皇帝在咸陽打獵。

十一月庚午日，皇太后前去華清宮。癸酉日，皇帝迎接皇太后，順便在驪山打獵。丙子日，集王李緡逝世。

十二月丁亥日，皇帝患病，釋放五坊的鷹隼及供行獵的狐兔。癸巳日，立景王李湛為皇太

太子。癸丑，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常參及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勳兩轉，宗子諸親一轉。

是冬，無冰，草木萌。

三年三月壬戌，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淮南、浙東西、江西、宣歙旱，遣使宣撫，理繫囚，察官吏。

四月甲午，陸州獠反。

五月壬申，京師雨雹。

七月丙寅，黃洞蠻陷欽州。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十月己丑，杜元穎罷。辛卯，黃洞蠻寇安南。

四年正月辛亥，降死罪以下，減流人一歲。賜文武官及宗子、賀正使階、勳、爵。詔百官言事。辛未，以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壬申，皇帝崩于清思殿，年三十。

敬宗李湛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母曰恭僖皇太后王氏。始封鄂王，徙封景王。長慶二年十二月，穆宗因擊球暴得疾，不見群臣者三日。左僕射裴度三上疏，請立皇太子，而翰林學士、兩省官相次皆以爲言。居數日，穆宗疾少間，宰相李逢吉請立景王爲皇太子。

四年正月，穆宗崩。癸酉，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冢宰。丙子，皇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殿。

二月辛巳，始聽政。癸未，尊母爲皇太后，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辛卯，放掖庭、內園沒入者。丁未，擊鞠于中和殿。戊申，擊鞠于飛龍院。黃洞蠻降。己酉，擊鞠，用樂。

三月壬子，大赦。免京畿、河南青苗稅，減官禁經費、乘輿服膳，罷貢鷹犬。元和以來，兩河藩鎮歸地者

子。癸丑日，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賜給文武常參官及州府長官繼承門戶的兒子勳官兩級，皇族子弟和皇親們一級。

本年冬天，沒有結冰，草木萌芽。

三年三月壬戌日，御史中丞牛僧孺任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日，淮南、浙東西、江南、宣歙天旱，派使臣慰問安撫，清理在押囚犯，考核官吏。

四月甲午日，陸州獠反叛。

五月壬申日，京城降冰雹。

七月丙寅日，黃洞蠻攻占了欽州。

九月壬子初一，發生日食。

十月己丑日，杜元穎被罷免。辛卯日，黃洞蠻侵犯安南。

四年正月辛亥日，對死罪以下罪人減刑，流放罪人減去一年刑期。賜給文武官及皇族子弟、賀正使散階、勳級、爵位。下詔叫百官陳論政事。辛未日，叫皇太子暫時處理軍國政事。壬申日，皇帝在清思殿逝世，時年三十歲。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名湛，是穆宗的長子。母親是恭僖皇太后王氏。起初封爲鄂王，改封爲景王。長慶二年十二月，穆宗因打馬球突然患病，三天不會見群臣。左僕射裴度三次上疏，請立皇太子，而翰林學士、兩省官員也都相繼爲此進言。過了幾天，穆宗病情略有好轉，宰相李逢吉請求立景王爲皇太子。

四年正月，穆宗逝世。癸酉日，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冢宰暫主政務。丙子日，皇太子在太極殿即皇帝位。

二月辛巳日，皇帝開始臨朝處理政事。癸未日，尊奉母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辛卯日，放出抄沒進掖庭、內園的宮人。丁未日，在中和殿打馬球。戊申日，在飛龍院打馬球。黃洞蠻投降。己酉日，打馬球，有音樂演奏。

三月壬子日，宣布大赦。免除京畿、河南的青苗稅，削減宮廷的經費、車馬服裝膳食，取消進貢鷹犬。元和年間以來，兩河藩鎮歸順朝廷的

予一子官。庚午，太白經天。

四月丙申，擊鞠于清思殿。染坊匠張韶反，幸左神策軍，韶伏誅。丁酉，還宮。

五月乙卯，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竇易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庚辰，大風壞延喜、景風門。

是夏，漢水溢。

八月丁亥，太白晝見。丁酉，中官季文德謀反，伏誅。黃洞蠻寇安南。

十一月戊午，環王及黃洞蠻陷陸州，刺史葛維死之。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

寶曆元年正月己酉，朝獻于太清宮。庚戌，朝享于太廟。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乙卯，牛僧孺罷。

四月癸巳，群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爵。

五月庚戌，觀競渡于魚藻宮。

九月壬午，昭義軍節度使劉悟卒，其子從諫自稱留後。

十一月丙申，封子普為晉王。

二年正月甲戌，發神策六軍穿池于禁中。

二月丁未，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戊寅，觀競渡于魚藻宮。

四月戊戌，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反。

五月戊寅，觀競渡于魚藻宮。庚辰，幽州盧龍軍亂，殺其節度使朱克融，其子延嗣自稱節度使。

六月辛酉，觀漁于臨碧池。甲子，觀驢鞠、角抵于三殿。

授予一子官職。庚午日，太白星行經南天空。

四月丙申日，皇帝在清思殿打馬球。染坊匠張韶反叛，皇帝來到左神策軍，張韶被處死。丁酉日，返回宮內。

五月乙卯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掌管度支竇易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月庚辰日，大風吹壞延喜門、景風門。

這年夏天，漢水泛濫。

八月丁亥日，太白星白天出現。丁酉日，中官季文德謀反，被處死。黃洞蠻侵犯安南。

十一月戊午日，環王與黃洞蠻攻占陸州，刺史葛維身亡。庚申日，將睿聖文惠孝皇帝安葬在光陵。

寶曆元年正月己酉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庚戌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辛亥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更改年號。乙卯日，牛僧孺被罷免。

四月癸巳日，群臣為皇帝上尊號叫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宣布大赦。賜給文武官員散階、爵位。

五月庚戌日，皇帝在魚藻宮觀看賽舟。

九月壬午日，昭義軍節度使劉悟死去，兒子劉從諫自稱留後。

十一月丙申日，封皇子李普為晉王。

二年正月甲戌日，調遣神策六軍在宮城裏挖池塘。

二月丁未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守任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戊寅日，皇帝在魚藻宮觀看賽舟。

四月戊戌日，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死去，兒子李同捷反叛。

五月戊寅日，皇帝在魚藻宮觀看賽舟。庚辰日，幽州盧龍軍發生兵變，殺死節度使朱克融，兒子朱延嗣自稱節度使。

六月辛酉日，皇上在臨碧池觀看捕魚。甲子日，在三殿觀看驢球、角力摔跤。

七月癸未，衡王 絢薨。以漢陂隸尚食，禁民漁。

八月丙午，觀競渡于新池。

九月甲戌，觀百戲于宣和殿，三日而罷。戊寅，幽州 盧龍軍兵馬使李載義殺朱延嗣，自稱留後。壬午，李程罷。

十一月甲申，李逢吉罷。己丑，禁朝官、方鎮置私白身。

十二月，中官劉克明反。辛丑，皇帝崩，年十八。

文宗李昂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 蕭氏。始封江王。

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劉克明等矯詔以絳王 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內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神策護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奉江王而立之，率神策六軍、飛龍兵誅克明，殺絳王。乙巳，江王即皇帝位于宣政殿。戊申，始聽政。尊母為皇太后。庚戌，兵部侍郎、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出官人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縱五坊鷹犬，停貢纂組雕鏤、金筐寶飾床榻。

大和元年二月乙巳，大赦，改元。免京兆今歲夏稅半。賜九廟陪位者子孫二階，立功將士階、爵，始封諸王後予一子出身。

五月戊辰，罷宰臣奏事監搜。丙子，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討李同捷。

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以旱降京畿死罪以下。

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

十一月庚辰，橫海軍節度使李寰

七月癸未日，衡王 李絢逝世。把漢陂隸屬尚食官署管理，禁止百姓捕魚。

八月丙午日，皇帝在新池塘觀看賽舟。

九月甲戌日，在宣和殿觀看各種游藝，看了三天纔停止。戊寅日，幽州 盧龍軍兵馬使李載義殺死朱延嗣，自稱留後。壬午日，李程被罷免。

十一月甲申日，李逢吉被罷免。己丑日，禁止朝官、方鎮使用私闖人。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叛逆。辛丑日，皇帝逝世，時年十八歲。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名昂，是穆宗的第二子。母親是貞獻皇太后 蕭氏。最初封為江王。

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逝世，劉克明等人假稱詔命叫絳王 李悟處理軍國事務。壬寅日，內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神策護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擁奉江王而立，率領神策六軍、飛龍兵殺掉劉克明，殺死絳王。乙巳日，江王在宣政殿即皇帝位。戊申日，開始臨朝處理政事。尊奉母后為皇太后。庚戌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韋處厚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日，放出官人三千人，裁減教坊樂工、翰林方士等閑雜人員一千二百七十人，釋放五坊的鷹犬，停止進貢織錦雕鏤、金筐寶飾床榻。

大和元年二月乙巳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免除京兆本年度夏稅的一半。賜給九廟配祭者子孫散階二級，立功將士授予散階、爵位，始封各王的後代授予一子官職。

五月戊辰日，廢止對宰相奏事時搜身。丙子日，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討伐李同捷。

六月癸巳日，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任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日，由於天旱對京畿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七月癸酉日，將睿武昭愍孝皇帝安葬在莊陵。

十一月庚辰日，橫海軍節度使李寰討伐李同

討李同捷。

十二月庚戌，王智興爲滄州行營招撫使。

二年正月壬申，地震。

六月乙卯，晉王 普薨。己巳，大風拔木。乙亥，峰州刺史王昇朝反，伏誅。

是夏，河溢，壞棣州城；越州海溢。

七月辛丑，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及同捷戰于平原，敗之。甲辰，有彗星出于右攝提。

八月己巳，王廷湊反。壬申，義武軍節度使柳公濟及廷湊戰于新樂，敗之。己卯，劉從諫又敗之于臨城。辛巳，史憲誠及李同捷戰于平原，敗之。癸未，劉從諫及王廷湊戰于昭慶，敗之。

九月癸卯，柳公濟又敗之于博野。丁未，岳王 緄薨。庚戌，安南軍亂，逐其都護韓約。

十月庚申，史憲誠及李同捷戰于平原，敗之。丁卯，洋王 忻薨。癸酉，竇易直罷。戊寅，史憲誠及李同捷戰于平原，敗之。壬午，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李載義又敗之于長蘆。

十一月壬辰，給復棣州一年，稟戰士創廢者終身。甲辰，昭德寺火。

十二月乙丑，魏博行營兵馬使丁志沼反。壬申，韋處厚薨。戊寅，兵部侍郎、翰林學士路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正月丁亥，宣武、河陽兵討丁志沼。庚子，志沼奔于鎮州。

三月乙酉，罷教坊日直樂工。乙巳，以太原兵馬使傅毅爲義武軍節度使，義武軍不受命，都知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戊申，以璠爲義武軍節度使。

捷。

十二月庚戌日，王智興任滄州行營招撫使。

二年正月壬申日，發生地震。

六月乙卯日，晉王 李普逝世。己巳日，大風拔起樹木。乙亥日，峰州刺史王昇朝反叛，被處死。

這年夏天，黃河泛濫，沖壞棣州城；越州發生海水泛濫。

七月辛丑日，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在平原與李同捷交戰，打敗了他。甲辰日，有彗星出現在右攝提。

八月己巳日，王廷湊反叛。壬申日，義武軍節度使柳公濟在新樂與王廷湊交戰，打敗了他。己卯日，劉從諫又在臨城打敗了王廷湊。辛巳日，史憲誠在平原與李同捷交戰，打敗了他。癸未日，劉從諫在昭慶與王廷湊交戰，打敗了他。

九月癸卯日，柳公濟又在博野打敗了王廷湊。丁未日，岳王 李緄逝世。庚戌日，安南發生兵變，驅逐都護韓約。

十月庚申日，史憲誠與李同捷在平原交戰，打敗了他。丁卯日，洋王 李忻逝世。癸酉日，竇易直被罷免。戊寅日，史憲誠與李同捷在平原交戰，打敗了他。壬午日，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李載義又在長蘆打敗了李同捷。

十一月壬辰日，免除棣州一年徭役，賜給傷殘戰士終身糧穀。甲辰日，昭德寺失火。

十二月乙丑日，魏博行營兵馬使丁志沼反叛。壬申日，韋處厚逝世。戊寅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路隋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正月丁亥日，宣武、河陽軍隊討伐丁志沼。庚子日，丁志沼逃到鎮州。

三月乙酉日，撤銷教坊值日的樂工。乙巳日，命太原兵馬使傅毅任義武軍節度使，義武軍拒不接受詔命，都知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戊申日，命張璠任義武軍節度使。

四月戊辰，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降。乙亥，滄德宣慰使柏耆以同捷歸于京師，殺之于將陵。

五月辛卯，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

六月甲戌，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都知兵馬使何進滔自稱留後。

八月辛亥，以相、衛、澶三州隸相衛節度使，進滔不受命。辛酉，以早免京畿九縣今年歲租。壬申，赦王廷湊。甲戌，吏部侍郎李宗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癸丑，仗內火。

十一月壬辰，朝獻于太清宮。癸巳，朝享于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大赦。詔毋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撩綾機杼。是月，雲南蠻陷嵩、邛二州。

十二月丁未，鄂岳、襄鄧、忠武軍伐雲南蠻。庚戌，雲南蠻寇成都，右領軍衛大將軍董重質為左右神策及諸道行營西川都知兵馬使以伐之。己未，雲南蠻寇梓州。壬戌，寇蜀州。

四年正月戊子，封子永為魯王。辛卯，武昌軍節度使牛僧孺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午，王播薨。

二月乙卯，興元軍亂，殺其節度使李絳。

三月癸卯，禁京畿弋獵。

四月丁未，奚寇邊，李載義敗之。

六月丁未，裴度平章軍國重事。

是夏，舒州江溢。

七月癸未，尚書右丞宋申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壬午，裴度罷。

五年正月庚申，幽州 盧龍軍亂，

四月戊辰日，滄景節度使李祐攻下德州，李同捷投降。乙亥日，滄德宣慰使柏耆把李同捷解送回京城，在將陵處死了他。

五月辛卯日，免除滄、景、德、棣四州一年的徭役。

六月甲戌日，魏博發生兵變，殺死節度使史憲誠，都知兵馬使何進滔自稱留後。

八月辛亥日，把相、衛、澶三州隸屬於相衛節度使，何進滔拒不接受詔命。辛酉日，由於天旱免除京畿九縣今年租稅。壬申日，赦免王廷湊。甲戌日，吏部侍郎李宗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癸丑日，仗內失火。

十一月壬辰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癸巳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甲午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下詔不得貢獻難以製作罕有的物品，焚毀絲布撩綾織機。這月，雲南蠻攻占了嵩、邛二州。

十二月丁未日，鄂岳、襄鄧、忠武軍討伐雲南蠻。庚戌日，雲南蠻侵犯成都，右領軍衛大將軍董重質任左右神策及諸道行營西川都知兵馬使討伐雲南蠻。己未日，雲南蠻侵犯梓州。壬戌日，侵犯蜀州。

四年正月戊子日，封皇子李永為魯王。辛卯日，武昌軍節度使牛僧孺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午日，王播逝世。

二月乙卯日，興元發生兵變，殺死節度使李絳。

三月癸卯日，禁止在京畿游獵。

四月丁未日，奚侵犯邊地，被李載義打敗。

六月丁未日，裴度參預議決軍國重事。

這年夏天，舒州江水泛濫。

七月癸未日，尚書右丞宋申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壬午日，裴度被罷免。

五年正月庚申日，幽州 盧龍軍發生兵變，

逐其節度使李載義，殺莫州刺史張慶初，兵馬使楊志誠自稱留後。

三月庚子，貶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癸卯，降封漳王李湊爲巢縣公。

六月甲午，梓州玄武江溢。

六年正月壬子，降死罪以下。

二月，蘇州地震，生白毛。

五月庚申，給民疫死者棺，十歲以下不能自存者二月糧。

七月戊申，原王達薨。

十一月甲子，立魯王李永爲皇太子。

十二月乙丑，牛僧孺罷。己巳，珍王李誠薨。

七年正月壬辰，罷吳、蜀冬貢茶。

二月丙戌，兵部尚書李德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辛丑，和王李綺薨。

六月甲戌，地震。乙亥，李宗閔罷。

七月壬寅，尚書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乙卯，以旱避正殿，減膳，徹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

八月庚寅，降死罪以下。賜文武及州府長官子爲父後者勛兩轉。

十二月庚子，不豫。

八年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庚寅，以疾愈，降死罪以下。

四月丙戌，詔答罪毋鞭背。

五月己巳，飛龍、神駒中厰失火。

六月丙戌，莒王李紆薨。

七月辛酉，雷擊定陵寢宮。癸亥，郾王李經薨。

驅逐節度使李載義，殺死莫州刺史張慶初，兵馬使楊志誠自稱留後。

三月庚子日，貶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癸卯日，漳王李湊被降封爲巢縣公。

六月甲午日，梓州玄武江泛濫。

六年正月壬子日，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二月，蘇州發生地震，地上長出白毛。

五月庚申日，給染瘟疫而死的百姓棺木，十歲以下不能獨立生活的發給兩個月糧食。

七月戊申日，原王李達去世。

十一月甲子日，立魯王李永爲皇太子。

十二月乙丑日，牛僧孺被罷免。己巳日，珍王李誠去世。

七年正月壬辰日，停止吳、蜀冬季進貢茶。

二月丙戌日，兵部尚書李德裕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辛卯日，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扣押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辛丑日，和王李綺去世。

六月甲戌日，發生地震。乙亥日，李宗閔被罷免。

七月壬寅日，尚書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涯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七月乙卯日，由於天旱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停止音樂，放出宮女一千人，釋放五坊的鷹犬。

八月庚寅日，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賜給文武官員及州府長官繼承門戶的兒子勛官兩級。

十二月庚子日，皇帝患病。

八年二月壬午初一，發生日食。庚寅日，由於皇帝病愈，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四月丙戌日，詔令對犯笞罪的不要鞭打脊背。

五月己巳日，飛龍、神駒中厰失火。

六月丙戌日，莒王李紆去世。

七月辛酉日，雷擊定陵寢宮。癸亥日，郾王李經去世。

九月辛亥，有彗星出于太微。

十月辛巳，幽州盧龍軍大將史元忠逐其節度使楊志誠，自稱權句當節度兵馬。庚寅，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午，李德裕罷。

十一月癸丑，成德軍節度使王廷湊卒，其子元逵自稱權句當節度事。丙子，莫州軍亂，逐其刺史張惟汎。

十二月己卯，降京畿死罪以下。

九年正月癸亥，巢縣公 李湊薨。

二月辛亥，冀王 李紱薨。乙卯，京師地震。

四月丙申，路隋罷。戊戌，浙江東道觀察使賈餗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丑，大風拔木，落含元殿鴟尾，壞門觀。

五月辛未，王涯為司空。

六月壬寅，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

七月辛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癸亥，殺陳弘志。丁卯，李固言罷。己巳，御史中丞舒元興為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兵部郎中李訓為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辛巳，殺觀軍容使王守澄。

十一月乙巳，殺武寧軍監軍使王守涓。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甲子，尚書右僕射鄭覃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權知戶部侍郎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鳳翔少尹魏逢。戊辰，晝晦。鳳翔監軍使張仲清殺其節度使鄭注。己

九月辛亥日，有彗星出現在太微。

十月辛巳日，幽州盧龍軍大將史元忠驅逐節度使楊志誠，自稱暫代節度兵馬。庚寅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午日，李德裕被罷免。

十一月癸丑日，成德軍節度使王廷湊死去，兒子王元逵自稱暫代節度事。丙子日，莫州發生兵變，驅逐刺史張惟汎。

十二月己卯日，對京畿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九年正月癸亥日，巢縣公 李湊去世。

二月辛亥日，冀王 李紱去世。乙卯日，京師發生地震。

四月丙申日，路隋被罷免。戊戌日，浙江東道觀察使賈餗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丑日，大風拔起樹木，颳落含元殿屋頂上鴟尾，毀壞門樓。

五月辛未日，王涯任司空。

六月壬寅日，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

七月辛亥日，御史大夫李固言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癸亥日，處死陳弘志。丁卯日，李固言被罷免。己巳日，御史中丞舒元興任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兵部郎中李訓任禮部侍郎；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辛巳日，處死觀軍容使王守澄。

十一月乙巳日，處死武寧軍監軍使王守涓。壬戌日，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劃殺掉宦官，沒有成功，李訓逃到鳳翔。甲子日，尚書右僕射鄭覃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日，暫代戶部侍郎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死王涯、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鳳翔少尹魏逢。戊辰日，白日天色昏暗。鳳翔監軍使張仲清殺死節度使鄭注。己巳日，仇士良殺死右金吾衛大將軍韓約。

已，仇士良殺右金吾衛大將軍韓約。

十二月壬申，殺左金吾衛將軍李貞素、翰林學士顧師邕。丁亥，降京師死罪以下。

開成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大赦，改元。免大和五年以前逋負、京畿今歲稅，賜文武官階、爵。

二月乙亥，停獻鷲鳥、畋犬。

三月，京師地震。

四月辛卯，淄王 協薨。甲午，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淳沱溢。乙亥，雨土。

十二月己未，淑王 縱薨。

二年二月丙午，有彗星出于東方。己未，均王 緯薨。

三月丙寅，以彗見減膳。壬申，素服避正殿，徹樂。降死罪，流以下原之。縱五坊鷹隼，禁京畿采捕。

四月戊戌，工部侍郎陳夷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以旱避正殿。

六月丙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己未，綿州 獠反。

七月癸亥，党項羌寇振武。

八月庚戌，封兄子休復為梁王，執中 襄王，言揚 杞王，成美 陳王。癸丑，封子宗儉為蔣王。

十月戊申，李固言罷。

十一月乙丑，京師地震。丁丑，有星隕于興元。

三年正月甲子，盜傷李石。戊申，大風拔木。諸道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李石罷。

夏，漢水溢。

八月己亥，嘉王 運薨。

十月乙酉，義武軍節度使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留後。庚子，皇太

十二月壬申日，殺左金吾衛將軍李貞素、翰林學士顧師邕。丁亥日，對京城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開成元年正月辛丑初一，發生日食。宣布大赦，更改年號。免除大和五年以前積欠的租稅、京畿今年的租稅，賜給文武官員散階、爵位。

二月乙亥日，取消進獻猛禽、獵犬。

三月，京城發生地震。

四月辛卯日，淄王 李協去世。甲午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淳沱河泛濫。乙亥日，天落土。

十二月己未日，淑王 李縱去世。

二年二月丙午日，有彗星出現於東方。己未日，均王 李緯去世。

三月丙寅日，皇帝因彗星出現減省膳食。壬申日，身穿素服避離正殿，停止演奏音樂。給死罪罪犯減刑，流刑以下罪犯恕免。釋放五坊鷹隼，禁止在京畿打柴捕獵。

四月戊戌日，工部侍郎陳夷行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卯日，皇帝因天旱避離正殿。

六月丙午日，河陽發生兵變，驅逐節度使李泳。己未日，綿州 獠反叛。

七月癸亥日，党項羌侵犯振武。

八月庚戌日，封皇兄的兒子李休復為梁王，李執中為襄王，李言揚為杞王，李成美為陳王。癸丑日，封皇子李宗儉為蔣王。

十月戊申日，李固言被罷免。

十一月乙丑日，京城發生地震。丁丑日，有流星隕落在興元。

三年正月甲子日，賊盜刺傷李石。戊申日，大風拔起樹木。諸道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李珣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日，李石被罷免。

夏天，漢水泛濫。

八月己亥日，嘉王 李運去世。

十月乙酉日，義武軍節度使張璠死去，兒子張元益自稱留後。庚子日，皇太子去世。乙巳

子薨。乙巳，有彗星出于軫。

十一月壬戌，降死罪以下。

四年正月癸酉，有彗星出于羽林。

閏月丙午，出于卷舌。

五月丙申，鄭覃、陳夷行罷。

七月甲辰，太常卿崔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亥，鄜王 憬薨。

十月丙寅，立陳王 成美爲皇太子。甲戌，地震。

十一月己亥，降京畿死罪以下。

十二月乙卯，乾陵寢宮火。

五年正月戊寅，不豫。己卯，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魚弘志、仇士良立穎王 漣爲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廢皇太子成美爲陳王。庚辰，仇士良殺仙韶院副使尉遲璋。辛巳，皇帝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

武宗李炎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 韋氏。始封穎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

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疾大漸，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立穎王爲皇太弟。辛巳，即皇帝位于柩前。辛卯，殺陳王 成美及安王 溶、賢妃楊氏。甲午，始聽政。追尊母爲皇太后。

二月乙卯，大赦。庚申，有彗星出于室、壁。

四月甲子，大風拔木。

五月己卯，楊嗣復罷。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崔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寅，大風拔木。

六月丙寅，以旱避正殿，理囚，河北、河南、淮南、浙東、福建蝗疫

日，有彗星出現在軫。

十一月壬戌日，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四年正月癸酉日，有彗星出現在羽林。

閏正月丙午日，彗星出現在卷舌。

五月丙申日，鄭覃、陳夷行被罷免。

七月甲辰日，太常卿崔鄆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亥日，鄜王 李憬去世。

十月丙寅日，立陳王 李成美爲皇太子。甲戌日，發生地震。

十一月己亥日，對京畿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十二月乙卯日，乾陵寢宮失火。

五年正月戊寅日，皇帝患病。己卯日，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魚弘志、仇士良擁立穎王 李漣爲皇太弟，臨時處理軍國事務，廢皇太子李成美爲陳王。庚辰日，仇士良殺死仙韶院副使尉遲璋。辛巳日，皇帝在太和殿逝世，時年三十三歲。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名炎，是穆宗的第五子。母親是宣懿皇太后 韋氏。最初封爲穎王，幾次加官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

開成五年正月，文宗病危，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假稱詔命廢黜皇太子李成美重新封他爲陳王，立穎王爲皇太弟。辛巳日，皇太弟在靈柩前即皇帝位。辛卯日，殺死陳王 李成美及安王 李溶、賢妃楊氏。甲午日，皇帝開始臨朝處理政事。追尊生母爲皇太后。

二月乙卯日，宣布大赦。庚申日，有彗星出現在室、壁。

四月甲子日，大風拔起樹木。

五月己卯日，楊嗣復被罷免。諸道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崔珙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寅日，大風拔起樹木。

六月丙寅日，皇上因天旱避離正殿，清理囚犯，河北、河南、淮南、浙東、福建遭受蝗災瘟

州除其徭。

七月戊寅，大風拔木。

八月甲寅，雨。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內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以兵殺仇士良，不克，伏誅。庚午，李瑋罷。

九月丁丑，淮南節度副大使李德裕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癸卯，回鶻寇天德軍。

十一月戊寅，有彗星出于東方。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

十二月，封子峻爲杞王。

會昌元年正月己卯，朝獻于太清宮。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三月，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有彗星出于羽林。壬辰，漢水溢。

九月癸巳，幽州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

閏月，幽州盧龍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主軍務。

十月，幽州盧龍軍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于幽州。

十一月壬寅，有彗星出于營室。辛亥，避正殿，減膳，理囚，罷興作。癸亥，崔鄆罷。

二年正月，宋、亳二州地震。己亥，李德裕爲司空。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

二月丁丑，淮南節度副大使李紳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回鶻寇雲、朔。

四月丁亥，群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

五月丙申，回鶻 嗢沒斯降。

疫的各州免除徭役。

七月戊寅日，大風拔起樹木。

八月甲寅日，下雨。壬戌日，將元聖昭獻孝皇帝安葬在章陵。內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發兵殺仇士良，沒有成功，被處死。庚午日，李瑋被罷免。

九月丁丑日，淮南節度副大使李德裕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癸卯日，回鶻侵犯天德軍。

十一月戊寅日，有彗星出現在東方。魏博節度使何進滔死去，兒子何重霸自稱留後。

十二月，封皇子李峻爲杞王。

會昌元年正月己卯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庚辰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辛巳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更改年號。

三月，御史大夫陳夷行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有彗星出現在羽林。壬辰日，漢水泛濫。

九月癸巳日，幽州盧龍軍將陳行泰殺死節度使史元忠，自稱主持留後事務。

閏九月，幽州盧龍軍將張絳殺死陳行泰，自稱主持軍務。

十月，幽州盧龍軍驅逐張絳，雄武軍使張仲武進入幽州。

十一月壬寅日，有彗星出現在營室。辛亥日，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清理囚犯，停止工程。癸亥日，崔鄆被罷免。

二年正月，宋、亳二州發生地震。己亥日，李德裕任司空。回鶻侵犯橫水柵，攻打天德、振武軍。

二月丁丑日，淮南節度副大使李紳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回鶻侵犯雲、朔。

四月丁亥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宣布大赦，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爵位。

五月丙申日，回鶻 嗢沒斯投降。

六月，陳夷行罷。河東節度使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

七月，幸左神策軍閱武。尚書右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嵐州民田滿川反，伏誅。回鶻可汗寇大同川。

九月，劉沔爲回鶻南面招撫使，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爲東面招撫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

十月丁卯，封子峴爲益王，岐 充王。

十一月，獵于白鹿原。

十二月，封子嶧爲德王，嵯 昌王。癸未，京師地震。

三年正月庚子，天德軍行營副使石雄及回鶻戰于殺胡山，敗之。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辛未，崔珙罷。

是春，大雨雪。

四月乙丑，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稱留後。

五月甲午，震，東都廣運樓災。辛丑，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爲北面招討澤潞使，魏博節度使何弘敬爲東面招討澤潞使，及河中節度使陳夷行、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劉沔以討劉稹。戊申，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崔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六月，西內神龍寺火。辛酉，李德裕爲司徒。

是夏，作望仙觀于禁中。

七月庚子，免河東今歲秋稅。

九月辛卯，忠武軍節度使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丁未，以雨霖，理囚，免京兆府秋稅。

十月己巳，晉絳行營節度使石雄

六月，陳夷行被罷免。河東節度使劉沔與回鶻在雲州交戰，劉沔大敗。

七月，皇帝前去左神策軍檢閱軍隊。尚書右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嵐州百姓田滿川反叛，被處死。回鶻可汗侵犯大同川。

九月，劉沔任回鶻南面招撫使，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任東面招撫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思忠任河西党項都將西南面招討使。

十月丁卯日，封皇子李峴爲益王，李岐爲充王。

十一月，皇帝在白鹿原打獵。

十二月，封皇子李嶧爲德王，李嵯爲昌王。癸未日，京城發生地震。

三年正月庚子日，天德軍行營副使石雄與回鶻在殺胡山交戰，打敗了回鶻。

二月庚申初一，發生日食。辛未日，崔珙被罷免。

這年春天，降大雪。

四月乙丑日，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死去，兒子劉稹自稱留後。

五月甲午日，發生雷擊，東都廣運樓火災。辛丑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任北面招討澤潞使，魏博節度使何弘敬任東面招討澤潞使，與河中節度使陳夷行、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劉沔討伐劉稹。戊申日，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崔鉉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李彥佐任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六月，西內神龍寺失火。辛酉日，李德裕任司徒。

這年夏天，在宮禁中修建望仙觀。

七月庚子日，免除河東今年的秋稅。

九月辛卯日，忠武軍節度使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丁未日，由於連陰雨，清理囚犯，免除京兆府的秋稅。

十月己巳日，晉絳行營節度使石雄與劉稹在

及劉稹戰于烏嶺，敗之。壬午，日中月食太白。是月，党項羌寇鹽州。

十一月，寇邠、寧。兗王 岐爲靈夏六道元帥、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副之。安南軍亂，逐其經略使武渾。

十二月丁巳，王宰克天井關。

四年正月乙酉，河東將楊弁逐其節度使李石。

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辛酉，楊弁伏誅。

三月，石雄兼冀氏行營攻討使，晉州刺史李丕副之。

六月己未，中書、門下、御史臺慮囚。

閏七月壬戌，李紳罷。淮南節度副大使杜悰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昭義軍將裴間及邢州刺史崔蝦以城降。是月，洺州刺史王釗、磁州刺史安玉以城降。

八月乙未，昭義軍將郭誼殺劉稹以降。戊戌，給復澤、潞、邢、洺、磁五州一歲，免太原、河陽及懷、陝、晉、降四州秋稅。戊申，李德裕爲太尉。

十月，獵于鄆縣。

十二月，獵于雲陽。

五年正月己酉，群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是日，朝獻于太清宮。庚戌，朝享于太廟。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文宣公、二王、三恪予一子出身。作仙臺于南郊。庚申，皇太后崩。

三月，旱。

五月壬子，葬恭僖皇太后于光陵。壬戌，杜悰、崔鉉罷。乙丑，戶部侍郎李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烏嶺交戰，打敗了他。壬午日，正午時月遮掩太白星。這月，党項羌侵犯鹽州。

十一月，党項羌侵犯邠、寧。兗王 李岐任靈夏六道元帥、安撫党項大使，御史中丞李回爲副使。安南發生兵變，驅逐經略使武渾。

十二月丁巳日，王宰攻下天井關。

四年正月乙酉日，河東將領楊弁驅逐節度使李石。

二月甲寅初一，發生日食。辛酉日，楊弁被處死。

三月，石雄兼冀氏行營攻討使，晉州刺史李丕爲副使。

六月己未日，中書、門下、御史臺清理囚犯。

閏七月壬戌日，李紳被罷免。淮南節度副大使杜悰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日，昭義軍將領裴間與邢州刺史崔蝦獻出州城投降。當月，洺州刺史王釗、磁州刺史安玉獻出州城投降。

八月乙未日，昭義軍將領郭誼殺死劉稹獻地投降。戊戌日，免除澤、潞、邢、洺、磁五州一年的徭役，免除太原、河陽及懷、陝、晉、絳四州的秋稅。戊申日，李德裕任太尉。

十月，皇帝在鄆縣打獵。

十二月，皇帝在雲陽打獵。

五年正月己酉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當天，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庚戌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辛亥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爵位，文宣公、二王、三恪各授予一子官職。在南郊修建仙臺。庚申日，皇太后逝世。

三月，天旱。

五月壬子日，將恭僖皇太后安葬在光陵。壬戌日，杜悰、崔鉉被罷免。乙丑日，戶部侍郎李回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平章事。

六月甲申，作望仙樓于神策軍。

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月，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

十月，作昭武廟于虎牢關。

六年二月癸酉，以旱降死罪以下，免今年夏稅。庚辰，夏綏銀節度使米暨爲東北道招討党項使。

三月壬戌，不豫。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贇立光王李怡爲皇太叔，權勾當軍國政事。甲子，皇帝崩于大明宮，年三十三。

宣宗李忱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始封光王。性嚴重寡言，官中或以爲不惠。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贇立光王爲皇太叔。

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

四月乙亥，始聽政。尊母爲皇太后。丙子，李德裕罷。辛卯，李讓夷爲司空。

五月乙巳，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封子溫爲鄆王，湊爲雍王，涇爲雅王，滋爲夔王，沂爲慶王。

七月，李讓夷罷。

八月辛未，大行宮火。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

九月，鄭肅罷。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雲南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敗之。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大中元年正月壬子，朝獻于太清

六月甲申日，在神策軍修建望仙樓。

七月丙午初一，發生日食。這月，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壬午日，大批毀壞佛寺，讓僧尼還俗爲百姓。

十月，在虎牢關修建昭武廟。

六年二月癸酉日，因天旱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免除今年夏稅。庚辰日，夏綏銀節度使米暨任東北道招討党項使。

三月壬戌日，皇帝患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贇擁立光王李怡爲皇太叔，臨時處理軍國政事。甲子日，皇帝在大明宮逝世，時年三十三歲。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名忱，是憲宗的第十三子。母親是孝明皇太后鄭氏。起初封爲光王。性情嚴肅穩重少言寡語，因而宮中有人認爲他愚鈍。會昌六年，武宗病危，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贇立光王爲皇太叔。

三月甲子日，皇太叔在靈柩前即皇帝位。

四月乙亥日，皇帝開始臨朝處理政事。尊奉生母爲皇太后。丙子日，李德裕被罷免。辛卯日，李讓夷任司空。

五月乙巳日，宣布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日，封皇子李溫爲鄆王，李湊爲雍王，李涇爲雅王，李滋爲夔王，李沂爲慶王。

七月，李讓夷被罷免。

八月辛未日，逝世皇帝靈宮失火。壬申日，將至道昭肅孝皇帝安葬在端陵。

九月，鄭肅被罷免。兵部侍郎、掌管度支盧商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雲南蠻侵犯安南，被經略使裴元裕打敗。

十二月戊辰初一，發生日食。

大中元年正月壬子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

官。癸丑，朝享于太廟。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階、勳，父老帛，文宣王後及二王後、三恪予一子官。

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減膳，理京師囚，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出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犬，停飛龍馬粟。

三月，盧商罷。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大復佛寺。

四月己酉，皇太后崩。

五月，張仲武及奚北部落戰，敗之。吐蕃、回鶻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伐之。

八月丙申，李回罷。庚子，葬貞獻皇太后于光陵。

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正月甲子，群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赦。宗子房未仕者予一人出身，賜文武官階、勳、爵。

三月，封子澤爲濮王。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崔元式罷。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卯，太皇太后崩。

七月己巳，續圖功臣于凌煙閣。

十一月壬午，葬懿安太皇太后于景陵。貶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七關歸于有司。

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諫官

禮。癸丑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甲寅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更改年號。恢復已死亡貶降官的官職爵位，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賜給老年人帛，文宣王之後及二王之後、三恪各授予一子官職。

二月癸未日，因天旱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清理京城囚犯，停止太常教坊練習音樂，減少百官食物，放出宮女五百人，釋放五坊的鷹犬，停止供給飛龍廐的馬粟。

三月，盧商被罷免。刑部尚書、掌管度支崔元式任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任中書侍郎；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三月，大舉修復佛寺。

四月己酉日，皇太后逝世。

五月，張仲武與奚北部落交戰，打敗了他們。吐蕃、回鶻侵犯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討伐他們。

八月丙申日，李回被罷免。庚子日，將貞獻皇太后安葬在光陵。

十二月戊午日，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正月甲子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宣布大赦。宗室子弟各支無人做官的授給一人官職，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爵位。

三月，封皇子李澤爲濮王。

五月己未初一，發生日食。崔元式被罷免。兵部侍郎掌管度支周墀、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卯日，太皇太后逝世。

七月己巳日，在凌煙閣續畫功臣像。

十一月壬午日，將懿安太皇太后安葬在景陵。貶韋琮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

三年二月，吐蕃將秦原安樂三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七關獻歸朝廷有關部門。

三月，下詔待制官與刑法官、諫官輪流到宮

次對。馬植罷。

是春，隕霜殺桑。

四月乙酉，周墀罷。御史大夫崔鉉為中書侍郎、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卒，其子直方自稱留後。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

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是月，振武及天德、靈武、鹽夏二州地震。吐蕃把維州歸于有司。

十一月己卯，封弟楊為彭王。

十二月，吐蕃以扶州歸于有司。

四年正月庚辰，大赦。

四月壬申，以雨霖，詔京師、關輔理囚，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

六月戊申，魏扶薨。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

十月辛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党項羌寇邠、寧。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為招討党項使。

五年三月，白敏中為司空，招討南山平夏党項行營兵馬都統。

四月，赦平夏党項羌。辛未，給復靈鹽夏三州、邠寧鄜坊等道三歲。

六月，封子潤為鄂王。

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項羌。

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白敏中罷。戊辰，戶部侍郎、判戶部魏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崔龜從罷。

內與皇上言事。馬植被罷免。

這年春天，降霜凍傷桑樹。

四月乙酉日，周墀被罷免。御史大夫崔鉉任中書侍郎、兵部侍郎掌管戶部事魏扶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日，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死去，兒子張直方自稱留後。

五月，武寧軍發生兵變，驅逐節度使李廓。

十月辛巳日，京城發生地震。當月，振武及天德、靈武、鹽夏二州地震。吐蕃把維州獻歸朝廷有關部門。

十一月己卯日，封皇弟李惕為彭王。

十二月，吐蕃把扶州獻歸朝廷有關部門。

四年正月庚辰日，宣布大赦。

四月壬申日，由於連陰雨，下詔京城、關輔清理囚犯，免除度支、鹽鐵、戶部拖欠的錢物。

六月戊申日，魏扶去世。戶部尚書、掌管度支崔龜從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幽州盧龍軍發生兵變，驅逐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

十月辛未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党項羌侵犯邠、寧。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任招討党項使。

五年三月，白敏中任司空，招討南山平夏党項行營兵馬都統。

四月，赦免平夏党項羌。辛未日，免除靈鹽夏三州、邠寧鄜坊等道三年的徭役。

六月，封皇子李潤為鄂王。

八月乙巳日，赦免南山党項羌。

十月，沙州人張義潮將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獻歸朝廷有關部門。白敏中被罷免。戊辰日，戶部侍郎、掌管戶部魏謩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崔龜從被罷免。

十二月，盜斫景陵門戟。

是歲，湖南饑。

六年三月，有彗星出于觜、參。

七月，雍王 李渼薨。

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獠寇昌、資二州。

十一月，封弟惲爲棣王。

是歲，淮南饑。

七年正月丙午，朝獻于太清宮。
丁未，朝享于太廟。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

八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以旱理囚。

九月，封子洽爲懷王，訥 昭王，汶 康王。

九年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紹鼎自稱留後。

閏四月辛丑，禁嶺外民鬻男女者。

七月，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發粟賑民。丙辰，崔鉉罷。庚申，罷淮南 宣歙 浙西 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是月，浙江東道軍亂，逐其觀察使李訥。

十年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封子灌爲衛王。

十月戊子，裴休罷。

十二月壬辰，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

五月，容管軍亂，逐其經略使王球。

七月庚子，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副大使王紹鼎卒，其弟紹懿自稱留後。

十二月，盜賊砍倒景陵的門戟。

這年，湖南發生饑荒。

六年三月，有彗星出現在觜、參。

七月，雍王 李渼去世。

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獠侵犯昌、資二州。

十一月，封皇弟李惲爲棣王。

這年，淮南發生饑荒。

七年正月丙午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
丁未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戊申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

八年正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

三月，因天旱清理囚犯。

九月，封皇子李洽爲懷王，李訥爲昭王，李汶爲康王。

九年正月甲申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死去，兒子王紹鼎自稱留後。

閏四月辛丑日，禁止嶺外百姓賣兒賣女。

七月，因天旱派遣使者巡察慰問淮南，削減進供物的運輸，免除積欠的租賦，發放粟米救濟百姓。丙辰日，崔鉉被罷免。庚申日，取消淮南 宣歙 浙西 冬至、元日的例行進貢，以此頂替下戶的租稅。這月，浙江東道發生兵變，驅逐觀察使李訥。

十年正月丁巳日，御史大夫鄭朗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封皇子李灌爲衛王。

十月戊子日，裴休被罷免。

十二月壬辰日，戶部侍郎、掌管戶部崔慎由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年二月辛巳日，魏謩被罷免。

五月，容管發生兵變，驅逐經略使王球。

七月庚子日，兵部侍郎、掌管度支蕭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副大使王紹鼎死去，弟弟王紹懿自稱留後。

八月，封子瀧爲廣王。

九月乙未，有彗星出于房。

十月壬申，鄭朗罷。

十二年正月戊戌，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官人。壬申，崔慎由罷。

閏月，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雨。

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皋。

四月庚子，嶺南軍亂，逐其節度使楊發。戊申，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丙寅，劉瑑薨。庚辰，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韓琮。

六月丙申，江西都將毛鶴逐其觀察使鄭憲。辛亥，南蠻寇邊。

七月，容州將來正反，伏誅。

八月，宣歙將康全泰逐其觀察使鄭薰，淮南節度使崔鉉兼宣歙池觀察處置使以討之。丁巳，太原地震。

十月，康全泰伏誅。

十二月，毛鶴伏誅。甲寅，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戊午，大赦，蠲度支、戶部逋負，放官人。

八月壬辰，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立鄆王溫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癸巳，皇帝崩于咸寧殿，年五十。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咸通十三年，加謚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

八月，封皇子李瀧爲廣王。

九月乙未日，有彗星出現在房。

十月壬申日，鄭朗被罷免。

十二年正月戊戌日，戶部侍郎、掌管度支劉瑑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廢止穆宗的忌日，取消光陵的朝拜及守陵的官人。壬申日，崔慎由被罷免。

閏二月，從去年十月沒有降雨，到本月降雨。

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死刺史劉皋。

四月庚子日，嶺南發生兵變，驅逐節度使楊發。戊申日，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丙寅日，劉瑑去世。庚辰日，湖南發生兵變，驅逐觀察使韓琮。

六月丙申日，江西都將毛鶴驅逐觀察使鄭憲。辛亥日，南蠻侵犯邊地。

七月，容州將來正反叛，被處死。

八月，宣歙將康全泰驅逐觀察使鄭薰，淮南節度使崔鉉兼宣歙池觀察處置使而討伐。丁巳日，太原發生地震。

十月，康全泰被處死。

十二月，毛鶴被處死。甲寅日，兵部侍郎、掌管戶部蔣伸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戊午日，宣布大赦，免除度支、戶部拖欠的錢物，放出官人。

八月壬辰日，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擁立鄆王李溫爲皇太子，臨時處理軍國政事。癸巳日，皇帝在咸寧殿逝世，時年五十歲。謚號叫聖武獻文孝皇帝。咸通十三年，加謚號叫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贊曰：《春秋》的筆法，君上被殺而不討伐盜賊，就要嚴厲譴責該國，認爲是沒有臣子。憲宗被殺，經歷三代而賊尚在。傳到文宗，不能明示陳弘志等人的罪惡，用來端正國家的典刑，祇

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嘆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大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梏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是能把他殺掉罷了，這是可嘆惜的事。穆宗、敬宗年幼愚昧無德，因為他們在位不久，所以天下沒有弄到敗壞混亂的地步，而敬宗終遭殺身，這難道是有討賊的志向嗎！文宗謙遜恭敬溫文爾雅，是出於天性，他曾經讀太宗《政要》，激昂想追慕他。即位之後，專心圖治，每當在延英殿接見宰相，常常是滴漏計時到十一刻時辰。唐朝的制度，天子在單日臨朝處理政事，而他命令把因故停止朝會、因天氣免群臣入朝參見都放在雙日。凡任命官員定要召見詢問，親自考察他能否勝任。所以大和初年，政事整肅，號稱清明。然而他寬仁而優柔寡斷，承襲了父兄的弊害，宦官專權，不能把握控制的方法，所以最終受困於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冤憤不盡，懷恨而終。由此而言，他能誅殺陳弘志，也足以伸張他的志願了。往昔武丁得到一位傅說，成為商高宗。武宗任用一位李德裕，於是成就了他的功業。然而他大刀闊斧鏟除佛教十分果決，而又親自接受道家的符籙，服食丹藥來追求長生。由此可見，他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的人，祇是好惡有所不同罷了。宣宗精於聽取陳述作出決斷，而以苛察為明鑒，不再有仁恩之意。嗚呼，自此往後，唐衰敗了！

唐書卷九

本紀第九

懿宗 僖宗

懿宗李淮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諱淮，宣宗長子也。母曰元昭皇太后 鼂氏。始封鄆王。宣宗愛夔王 滋，欲立為皇太子，而鄆王長，故久不決。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漸，以夔王屬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副使元實矯詔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實殺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庚子，始聽政。癸卯，令狐綯為司空。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九月庚申，追尊母為皇太后。

十月辛卯，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耆老粟帛。

十一月戊午，蕭鄴罷。

十二月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酉，令狐綯罷。荆南節度使白敏中為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歲，雲南蠻陷播州。

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安南經略使王式為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

二月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名淮，是宣宗的長子。母親是元昭皇太后 鼂氏。起初封為鄆王。宣宗鍾愛夔王 李滋，準備立他為皇太子，而鄆王是長子，因此久拖不決。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病危，將夔王托付給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人。而左神策護軍中尉王宗實、副使元實假稱詔命擁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日，皇太子在靈柩前即皇帝位。王宗實殺掉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庚子日，皇帝開始臨朝處理政事。癸卯日，令狐綯任司空。尊奉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九月庚申日，追尊生母為皇太后。

十月辛卯日，宣布大赦。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爵位，老年人賜給粟帛。

十一月戊午日，蕭鄴被罷免。

十二月甲申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酉日，令狐綯被罷免。荆南節度使白敏中任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這年，雲南蠻攻占了播州。

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叛，安南經略使王式任浙江東道觀察使來討伐他。

二月丙申日，將聖武獻文孝皇帝安葬在貞陵。

五月，京師地震。袁王 紳薨。

七月，封叔恆爲信王。

八月，衛王 灌薨。己卯，仇甫伏誅。

九月戊申，白敏中爲中書令。

十月，安南都護李鄠克播州。己亥，夏侯孜罷。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月乙亥，朝獻于太清宮。

十一月丙子，朝享于太廟。丁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月，慶王 沂薨。

十二月戊申，雲南蠻寇安南。癸亥，福王 綰爲司空。

二年二月，白敏中罷。尚書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福王 綰薨。

六月，鹽州刺史王寬爲安南經略招討使。

八月，雲南蠻寇邕州。九月，寇嶺州。

三年正月庚午，群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大赦。是月，蔣伸罷。

二月庚子，杜悰爲司空。是月，棣王 湊薨。湖南觀察使蔡襲爲安南經略招討使。

三月戊寅，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克涼州。

七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溫璋。劍南西川節度使夏侯孜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嶺南西道軍亂，逐其節度使蔡京。

十月丙申，封子佺爲魏王，佖爲涼王，佖爲蜀王。杜悰爲司徒。

十一月，封叔祖緝爲蘄王，叔愐爲榮王。雲南蠻寇安南。丙寅，降囚

五月，京城發生地震。袁王 李紳去世。

七月，封皇叔李恆爲信王。

八月，衛王 李灌去世。己卯日，仇甫被處死。

九月戊申日，白敏中任中書令。

十月，安南都護李鄠攻下播州。己亥日，夏侯孜被罷免。戶部尚書、掌管度支畢誠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閏十月乙亥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

十一月丙子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丁丑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更改年號。本月，慶王 李沂去世。

十二月戊申日，雲南蠻侵犯安南。癸亥日，福王 李綰任司空。

二年二月，白敏中被罷免。尚書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福王 李綰去世。

六月，鹽州刺史王寬任安南經略招討使。

八月，雲南蠻侵犯邕州。九月，侵犯嶺州。

三年正月庚午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宣布大赦。本月，蔣伸被罷免。

二月庚子日，杜悰任司空。本月，棣王 李湊去世。湖南觀察使蔡襲任安南經略招討使。

三月戊寅日，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攻下涼州。

七月，武寧軍發生兵變，驅逐本軍節度使溫璋。劍南西川節度使夏侯孜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嶺南西道發生兵變，驅逐本道節度使蔡京。

十月丙申日，封皇子李佺爲魏王，李佖爲涼王，李佖爲蜀王。杜悰任司徒。

十一月，封皇叔祖李緝爲蘄王，皇叔李愐爲榮王。雲南蠻侵犯安南。丙寅日，給囚犯減刑，

罪，免徐州秋稅。

十二月，翼王 繹薨。

四年正月戊辰，朝獻于太清宮。
己巳，朝享于太廟。庚午，有事于南郊，大赦。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庚辰，撫王 紘為司空。

二月，拜十六陵。秦州經略使高駢為安南經略招討使。

四月，畢誠罷。

五月己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杜審權罷。

閏六月，杜悰罷。兵部侍郎、判度支曹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免安南戶稅、丁錢二歲，弛廉州珠池禁。

八月，夔王 滋薨。

十二月乙酉，昭義軍亂，殺其節度使沈詢。

五年正月丙午，雲南蠻寇嵩州。三月，寇邕州。

四月，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丁酉，瘞邕、嵩州死事者。己亥，有彗星出于婁。

八月丁卯，夏侯孜為司空。

十月，貞陵隧陷。

十一月戊戌，夏侯孜罷。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年三月，蕭寔薨。

四月，劍南東川節度使高璩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高駢及雲南蠻戰于邕州，敗之。

六月，高璩薨。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封子侃為郢王。

十二月，晉、絳二州地震。壬

免除徐州秋稅。

十二月，翼王 李繹去世。

四年正月戊辰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
己巳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庚午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雲南蠻攻占安南，蔡襲身亡。庚辰日，撫王 李紘任司空。

二月，皇帝拜祭十六陵。秦州經略使高駢任安南經略招討使。

四月，畢誠被罷免。

五月己巳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子日，杜審權被罷免。

閏六月，杜悰被罷免。兵部侍郎、掌管度支曹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辛卯初一，發生日食。免除安南兩年戶稅、丁錢，解除廉州珠池采珠禁令。

八月，夔王 李滋去世。

十二月乙酉日，昭義軍發生兵變，殺死本軍節度使沈詢。

五年正月丙午日，雲南蠻侵犯嵩州。三月，侵犯邕州。

四月，兵部侍郎、掌管戶部蕭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丁酉日，掩埋邕、嵩州死於國事的人。己亥日，有彗星出現在婁宿。

八月丁卯日，夏侯孜任司空。

十月，貞陵墓道塌陷。

十一月戊戌日，夏侯孜被罷免。壬寅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六年三月，蕭寔去世。

四月，劍南東川節度使高璩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高駢在邕州與雲南蠻交戰，打敗了雲南蠻。

六月，高璩去世。御史大夫徐商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封皇子李侃為郢王。

十二月，晉、絳二州發生地震。壬子日，太

子，太皇太后崩。

七年二月戊申，免河南府、同華陝虢四州一歲稅，湖南及桂邕容三管、岳州夏秋稅之半。

三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懿卒，其兄子景崇自稱留後。

閏月，吐蕃寇邠、寧。

五月甲辰，葬孝明太皇太后于景陵之園。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皞自稱留後。

八月辛卯，晝晦。

十月壬申，楊收罷。是月，高駢攻克安南。

十一月辛亥，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負，賜文武官階、勳、爵。

八年正月丁未，河中府、晉絳二州地震。

五月丙辰，以不豫降囚罪，出官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飛龍鷹鷂，禁延慶、端午節獻女口。

七月，雨湯于下邳。壬寅，蘄王李緝薨。乙巳，懷州民亂，逐其刺史劉仁規。甲子，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于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辛丑，疾愈，避正殿，賜民年七十而瘡疾及軍士戰傷者帛。

十二月，信王李恆薨。

九年正月，有彗星出于婁、胃。

七月，武寧軍節度糧料判官龐勛反于桂州。

十月庚午，陷宿州。丁丑，陷徐州，觀察使崔彥曾死之。

十一月，陷濠州，刺史盧望回死之。右金吾衛大將軍康承訓為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北面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南面招討使。

皇太后逝世。

七年二月戊申日，免除河南府、同華陝虢四州一年稅收，減徵湖南及桂邕容三管、岳州一半夏秋稅。

三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懿死去，他哥哥的兒子王景崇自稱留後。

閏三月，吐蕃侵犯邠、寧。

五月甲辰日，將孝明太皇太后安葬在景陵陵園。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死去，他的兒子何全皞自稱留後。

八月辛卯日，白日天色昏暗。

十月壬申日，楊收被罷免。本月，高駢攻克安南。

十一月辛亥日，宣布大赦，免除咸通三年以前積欠的賦稅，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爵位。

八年正月丁未日，河中府、晉絳二州發生地震。

五月丙辰日，由於皇帝患病對囚犯減刑，放出宮女五百人，釋放神策、五坊、飛龍院的鷹鷂，禁止在延慶節、端午節進獻女子。

七月，下邳天降熱雨。壬寅日，蘄王李緝去世。乙巳日，懷州百姓騷亂，驅逐本州刺史劉仁規。甲子日，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于琮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辛丑日，皇帝病愈，避離正殿，賜給百姓年七十而久病不愈者及負傷士兵帛。

十二月，信王李恆去世。

九年正月，有彗星出現在婁、胃。

七月，武寧軍節度糧料判官龐勛在桂州反叛。

十月庚午日，龐勛攻占宿州。丁丑日，攻占徐州，觀察使崔彥曾身亡。

十一月，龐勛攻占濠州，刺史盧望回身亡。右金吾衛大將軍康承訓任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任北面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任南面招討使。

十二月，龐勛陷和、滁二州，滁州刺史高錫望死之。壬申，戴可師及龐勛戰于都梁山，死之。是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為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為北面招討使。

十年二月，殺驪州流人楊收。

三月，徙封侃為威王。

四月，殺鎮南軍節度使嚴譔。康承訓及龐勛戰于柳子，敗之。

六月，神策軍將軍宋威為西北面招討使。戊戌，以蝗旱理囚。癸卯，徐商罷。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有彗星出于大陵。

九月癸酉，龐勛伏誅。

十月戊戌，免徐、宿、濠、泗四州三歲稅役。

十二月壬子，雲南蠻寇嘉州。

十一年正月甲寅，群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大赦。雲南蠻寇黎、雅二州，及成都。

二月甲申，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王建立及雲南蠻戰于城北，死之。甲午，劍南東川節度使顏慶復及雲南蠻戰于新都，敗之。

三月，曹確罷。

四月丙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殺醫待詔韓宗紹。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何全皞，其將韓君雄自稱留後。

九月丙辰，劉瞻罷。

十一月辛亥，禮部尚書、判度支王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年四月癸卯，路巖罷。

五月庚申，理囚。

十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劉鄩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龐勛攻占和、滁二州，滁州刺史高錫望身亡。壬申日，戴可師與龐勛在都梁山交戰，戴可師戰死。本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任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任北面招討使。

十年二月，處死驪州流放人楊收。

三月，改封李侃為威王。

四月，處死鎮南軍節度使嚴譔。康承訓與龐勛在柳子交戰，打敗了龐勛。

六月，神策軍將軍宋威任西北面招討使。戊戌日，因蝗旱災害清理囚犯。癸卯日，徐商被罷免。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有彗星出現在大陵。

九月癸酉日，龐勛被處死。

十月戊戌日，免除徐、宿、濠、泗四州三年的賦稅徭役。

十二月壬子日，雲南蠻侵犯嘉州。

十一年正月甲寅日，群臣給皇帝上尊號叫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宣布大赦。雲南蠻侵犯黎、雅二州，進逼成都。

二月甲申日，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王建立與雲南蠻在城北交戰，王建立戰死。甲午日，劍南東川節度使顏慶復與雲南蠻在新都交戰，打敗了它。

三月，曹確被罷免。

四月丙午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處死醫待詔韓宗紹。魏博發生兵變，殺死本鎮節度使何全皞，部將韓君雄自稱留後。

九月丙辰日，劉瞻被罷免。

十一月辛亥日，禮部尚書、掌管度支事務的王鐸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年四月癸卯日，路巖被罷免。

五月庚申日，清理囚犯。

十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劉鄩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二月丁巳，于琮罷。刑部侍郎、判戶部趙隱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卒，其子簡會自稱留後。

三月癸酉，平州刺史張公素驅逐張簡會，自稱留後。

四月庚子，浙江東西道地震。封子保爲吉王，傑爲壽王，倚爲睦王。

五月乙亥，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十一月，王鐸爲司徒，韋保衡爲司空。

十四年正月，沙陀寇代北。

三月，迎佛骨于鳳翔。癸巳，雨土。

四月，并州民產子二頭四手。壬寅，大赦。

六月，不豫。王鐸罷。

七月辛巳，皇帝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

僖宗李儼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儼，懿宗第五子也。母曰惠安皇太后王氏。始封普王，名儼。

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疾大漸，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爲皇太子。辛巳，即皇帝位于柩前。

八月癸巳，始聽政。丁未，追尊母爲皇太后。乙卯，韋保衡爲司徒。

九月，貶保衡爲賀州刺史。

十月乙未，尚書左僕射蕭倣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震電。癸卯，大赦，免水旱州縣租賦，罷貢鷹鵠。雲南蠻寇黎州。

乾符元年二月甲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癸丑，降死罪以下。趙隱罷。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

十三年二月丁巳日，于琮被罷免。刑部侍郎、掌管戶部事務的趙隱任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死去，他的兒子張簡會自稱留後。

三月癸酉日，平州刺史張公素驅逐張簡會，自稱留後。

四月庚子日，浙江東西道發生地震。封皇子李保爲吉王，李傑爲壽王，李倚爲睦王。

五月乙亥日，處死國子司業韋殷裕。

十一月，王鐸任司徒，韋保衡任司空。

十四年正月，沙陀侵犯代北。

三月，從鳳翔迎接佛骨。癸巳日，天落土。

四月，并州有一民婦生下的孩子有二頭四手。壬寅日，宣布大赦。

六月，皇帝患病。王鐸被罷免。

七月辛巳日，皇帝在咸寧殿逝世，時年四十一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名儼，是懿宗的第五子。母親是惠安皇太后王氏。起初封爲普王，名儼。

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病危，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劉行深、韓文約擁立普王爲皇太子。辛巳日，皇太子在靈柩前即皇帝位。

八月癸巳日，皇帝開始臨朝處理政事。丁未日，追尊生母爲皇太后。乙卯日，韋保衡任司徒。

九月，貶韋保衡爲賀州刺史。

十月乙未日，尚書左僕射蕭倣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打雷閃電。癸卯日，宣布大赦，免除遭受旱澇災害州縣的租賦，停止進貢鷹鵠。雲南蠻侵犯黎州。

乾符元年二月甲午日，將昭聖恭惠孝皇帝安葬在簡陵。癸丑日，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趙隱被罷免。華州刺史裴坦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辛卯，以旱理囚。

五月乙未，裴坦薨。刑部尚書劉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未，瞻薨。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劉鄴罷。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是月，蕭倣爲司空。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其子簡自稱留後。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

二年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文宣王及二王後、三恪一子官。雲南蠻請和。

四月庚辰，太白晝見。浙西突陣將王郢反。

五月，右龍武軍大將軍宋皓討之。蕭倣薨。

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河南諸鎮兵討之。吏部尚書李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幽州將李茂勳逐其節度使張公素，自稱留後。

七月，以蝗避正殿，減膳。

十一月，震電。

三年二月丙子，以旱降死罪以下。

三月，葬暴骸。平盧軍節度使宋威爲指揮諸道招討草賊使，檢校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之。募能捕賊三百人者，官以將軍。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下平章事。

四月辛卯日，因天旱清理囚犯。

五月乙未日，裴坦去世。刑部尚書劉瞻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未日，劉瞻去世。兵部侍郎、掌管度支事務的崔彥昭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月，劉鄴被罷免。吏部侍郎鄭畋任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日，更改年號。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本月，蕭倣任司空。魏博節度使韓允中死去，他的兒子韓簡自稱留後。

十二月，党項、回鶻侵犯天德軍。雲南蠻侵犯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軍隊討伐雲南。

二年正月己丑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庚寅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辛卯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賜給文武官員散階、勳級、爵位，文宣王及二王後、三恪各授給一子官職。雲南蠻請求講和。

四月庚辰日，太白星白日出現。浙西突陣將王郢反叛。

五月，右龍武軍大將軍宋皓討伐王郢。蕭倣去世。

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攻占曹、濮二州，河南各鎮軍隊討伐他們。吏部尚書李蔚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幽州將李茂勳驅逐本州節度使張公素，自稱留後。

七月，因蝗災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

十一月，打雷閃電。

三年二月丙子日，因天旱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

三月，埋葬暴露的尸骨。平盧軍節度使宋威任指揮諸道招討草賊使，檢校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副。招募能捕賊三百人的，委任爲將軍。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茂勳立他的兒子李可舉爲留後。

李茂勳立其子可舉爲留後。

五月庚子，以旱理囚，免浙東西一歲稅。昭王李訥薨。

六月乙丑，雄州地震。撫王李紘任太尉。

七月辛巳，雄州地震。鎮海軍節度使裴璩及王郢戰，敗之。鄂王李潤薨。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避正殿。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鐸。

十一月，陷郢、復二州。

十二月，京師地震。王仙芝陷申、光、廬、壽、通、舒六州。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爲諸道行營都統，官苑使李琢爲諸軍行營招討草賊使，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副之。

是冬，無雪。

四年正月丁丑，降死罪以下二等，流人死者聽收葬。崔彥昭爲司空。

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閏月，崔彥昭罷。昭義軍亂，逐其節度使高湜。宣武軍節度使王鐸檢校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宛句賊黃巢陷郢、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

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是月，陝州軍亂，逐其觀察使崔碣。江西賊柳彥璋陷江州，執其刺史陶祥。高安制置使鍾傳陷撫州。

五月，有彗星，避正殿，減膳。

六月，王鐸爲司徒。庚寅，雄州地震。

八月，黃巢陷隋州，執刺史崔休徵。

九月，沙陀寇雲、朔二州。鹽州

五月庚子日，因天旱清理囚犯，免除浙東西一年稅收。昭王李訥去世。

六月乙丑日，雄州發生地震。撫王李紘任太尉。

七月辛巳日，雄州發生地震。鎮海軍節度使裴璩與王郢交戰，打敗了王郢。鄂王李潤去世。

九月乙亥初一，發生日食，皇帝避離正殿。丙子日，王仙芝攻占汝州，俘獲了刺史王鐸。

十一月，王仙芝攻占郢、復二州。

十二月，京城發生地震。王仙芝攻占申、光、廬、壽、通、舒六州。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任諸道行營都統，官苑使李琢任諸軍行營招討草賊使，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爲副使。

這年冬天，沒有降雪。

四年正月丁丑日，對死罪以下罪犯遞減刑二等，流放人已死亡的允許家人收葬。崔彥昭任司空。

二月，王仙芝攻占鄂州。

閏二月，崔彥昭被罷免。昭義軍發生兵變，驅逐本軍節度使高湜。宣武軍節度使王鐸任檢校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宛句賊黃巢攻占郢、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身亡。

四月壬申初一，發生日食。本月，陝州發生兵變，驅逐本州觀察使崔碣。江西寇賊柳彥璋攻占江州，俘虜本州刺史陶祥。高安制置使鍾傳攻占撫州。

五月，有彗星出現，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

六月，王鐸任司徒。庚寅日，雄州發生地震。

八月，黃巢攻占隋州，俘獲刺史崔休徵。

九月，沙陀侵犯雲、朔二州。鹽州發生兵

軍亂，逐其刺史王承顏。

十月，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劉侔。

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殺之。

十二月，安南戍兵亂，逐桂管觀察使李瓚。江州刺史劉秉仁及柳彥璋戰，敗之。

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壬寅，曾元裕及王仙芝戰于申州，敗之。元裕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張自勉副之。宋威罷招討使。

二月癸酉，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己卯，克用寇遮虜軍。是月，王仙芝伏誅，其將王重隱陷饒州，刺史顏標死之。江西賊徐唐莒陷洪州。

三月，黃巢陷濮州，寇河南。崔安潛罷都統。張自勉為東西面行營招討使。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崔瑾。

四月，饒州將彭令璋克饒州，自稱刺史，徐唐莒伏誅。

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罷。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雨雹，大風拔木。

八月，大同軍節度使李國昌陷岢嵐軍。黃巢陷杭州。

九月，李蔚罷。吏部尚書鄭從謙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黃巢陷越州，執觀察使崔琢。鎮海軍將張濬克越州。

十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鈞、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李可舉討李國昌。

十一月丁未，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于洪谷，敗績。

變，驅逐本州刺史王承顏。

十月，河中發生兵變，驅逐本鎮節度使劉侔。

十一月，尚君長投降，被宋威殺死。

十二月，安南駐兵嘩變，驅逐桂管觀察使李瓚。江州刺史劉秉仁與柳彥璋交戰，打敗了他。

五年正月丁酉日，王仙芝攻占江陵外城。壬寅日，曾元裕與王仙芝在申州交戰，打敗了他。曾元裕任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張自勉為副使。宋威被解除招討使。

二月癸酉日，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死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己卯日，李克用侵犯遮虜軍。本月，王仙芝被處死，他的部將王重隱攻占饒州，刺史顏標身亡。江西賊徐唐莒攻占洪州。

三月，黃巢攻占濮州，侵犯河南。崔安潛被解除都統職務。張自勉任東西面行營招討使。湖南發生兵變，驅逐本鎮觀察使崔瑾。

四月，饒州將領彭令璋攻下饒州，自稱刺史，徐唐莒被處死。

五月丁酉日，鄭畋、盧攜被罷免。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任戶部侍郎：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天，下冰雹，大風拔起樹木。

八月，大同軍節度使李國昌攻占岢嵐軍。黃巢攻占杭州。

九月，李蔚被罷免。吏部尚書鄭從謙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黃巢攻占越州，俘獲觀察使崔琢。鎮海軍將張濬攻克越州。

十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鈞、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李可舉討伐李國昌。

十一月丁未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任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甲戌日，黃巢攻占福州。庚辰日，崔季康、李鈞與李克用在洪谷交戰，大敗。

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勣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

六年正月，鎮海軍節度使高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魏王侑薨。

二月，京師地震，藍田山裂，出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崔季康。

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涼王倕薨。王鐸爲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五月，泰寧軍節度使李係爲湖南觀察使，副之。黃巢陷廣州，執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陷安南。

八月甲子，東都留守李蔚爲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

閏十月，黃巢陷潭、澧二州，澧州刺史李絢死之。

十一月丙辰，兩日并出而門。戊午，河東節度使康傳圭爲代北行營招討使。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及黃巢戰于荊門，敗之。

十二月壬辰，克江陵。是月，貶王鐸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兵部尚書盧攜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歲，淄州刺史曹全克鄆州，殺崔君裕。黃巢陷鄂、宣、歙、池四州。朗州賊周岳陷衡州，逐其刺史徐顥。荊南將雷滿陷朗州，刺史崔勣死之。石門蠻向瓌陷澧州，權知州事呂自牧死之。桂陽賊陳彥謙陷郴州，刺史董岳死之。

廣明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免嶺南、荊湖、河中、河東稅賦十之四。戊寅，荊南監軍楊復光、泰寧軍將段彥謩殺其守將宋浩，以常滋爲節度留後。淮南將張濬及黃巢戰于大雲倉，敗之。

二月丙戌，李國昌寇忻、代二

這年，天平軍節度使張勣死去，衙將崔君裕自行主持州事。

六年正月，鎮海軍節度使高駢任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魏王李侑去世。

二月，京城發生地震，藍田山裂，流出山水。河東發生兵變，殺死本鎮節度使崔季康。

四月庚申初一，發生日食。涼王李倕去世。王鐸任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五月，泰寧軍節度使李係任湖南觀察使，爲行營副都統。黃巢攻占廣州，俘獲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黃巢攻占安南。

八月甲子日，東都留守李蔚任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

閏十月，黃巢攻占潭、澧二州，澧州刺史李絢身亡。

十一月丙辰日，兩日同時出現而相遇。戊午日，河東節度使康傳圭任代北行營招討使。辛酉日，黃巢攻占江陵，殺死李迢。丁丑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黃巢在荊門交戰，打敗了黃巢。

十二月壬辰日，劉巨容攻下江陵。當月，貶王鐸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兵部尚書盧攜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這年，淄州刺史曹全攻下鄆州，處死崔君裕。黃巢攻占鄂、宣、歙、池四州。朗州賊周岳攻占衡州，驅逐該州刺史徐顥。荊南將領雷滿攻占朗州，刺史崔勣身亡。石門蠻向瓌攻占澧州，暫時主持州事的呂自牧身亡。桂陽賊陳彥謙攻占郴州，刺史董岳身亡。

廣明元年正月乙卯日，更改年號。免除嶺南、荊湖、河中、河東稅賦的十分之四。戊寅日，荊南監軍楊復光、泰寧軍將段彥謩殺守將宋浩，立常滋任節度留後。淮南將張濬與黃巢在大雲倉交戰，打敗了黃巢。

二月丙戌日，李國昌侵犯忻、代二州。戊戌

州。戊戌，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康傳圭。壬子，鄭從讜罷爲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

三月辛未，以旱避正殿，減膳。

四月甲申，京師、東都、汝州雨雹，大風拔木。丁酉，太府卿李琢爲蔚朔招討都統。壬寅，張潁克饒州。

五月，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蔚朔招討副使。泰寧軍將劉漢宏反。張潁及黃巢戰于信州，死之。

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江華賊蔡結陷道州。宿州賊魯景仁陷連州。

七月，黃巢陷滁、和二州。辛酉，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晷爲東面副都統。辛未，劉漢宏降。李可舉及李國昌戰于藥兒嶺，敗之。

八月辛卯，昭義軍亂，殺其節度使李鈞。癸卯，榮王李愔爲司空。是月，愔薨。

九月，忠武軍將周岌殺其節度使薛能。牙將秦宗權自稱權知蔡州事。

十月，黃巢陷申州。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逐其節度使李都。黃巢陷汝州。壬戌，幸左神策軍閱武。護軍中尉田令孜爲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使，忠武軍監軍楊復光副之。丁卯，東都留守劉允章叛附于黃巢。壬申，巢陷虢州。田令孜爲汝洛晉絳同華都統。

十二月壬午，黃巢陷潼關。甲申，貶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在咸陽。丙戌，左金吾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叛附于黃巢。巢陷京師。辛卯，次鳳翔。丙申，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叛

日，河東發生兵變，殺死本鎮節度使康傳圭。壬子日，鄭從讜被罷原職改任河東節度使、代北行營招討使。

三月辛未日，因天旱皇帝避難正殿，減省膳食。

四月甲申日，京城、東都、汝州下冰雹，大風拔起樹木。丁酉日，太府卿李琢任蔚朔招討都統。壬寅日，張潁攻下饒州。

五月，汝州防禦使諸葛爽任蔚朔招討副使。泰寧軍將領劉漢宏反叛。張潁與黃巢在信州交戰，張潁戰死。

六月，黃巢攻占睦、婺、宣三州。江華賊蔡結攻占道州。宿州賊魯景仁攻占連州。

七月，黃巢攻占滁、和二州。辛酉日，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晷任東面副都統。辛未日，劉漢宏投降。李可舉與李國昌在藥兒嶺交戰，打敗了李國昌。

八月辛卯日，昭義軍發生兵變，殺死本軍節度使李鈞。癸卯日，榮王李愔任司空。本月，李愔去世。

九月，忠武軍將領周岌殺死本軍節度使薛能。牙將秦宗權自稱暫代蔡州事。

十月，黃巢攻占申州。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驅逐本鎮節度使李都。黃巢攻占汝州。壬戌日，皇帝前往左神策軍檢閱軍隊。護軍中尉田令孜任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使，忠武軍監軍楊復光爲副使。丁卯日，東都留守劉允章叛變投靠黃巢。壬申日，黃巢攻占虢州。田令孜任汝洛晉絳同華都統。

十二月壬午日，黃巢攻占潼關。甲申日，貶盧攜爲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任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任工部侍郎：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帝前往咸陽。丙戌日，左金吾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叛變投靠黃巢。黃巢攻占京城。辛卯日，皇帝進駐鳳翔。丙申日，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叛變投靠黃巢。丁酉日，皇帝進駐興元。庚子日，廣德公

附于黃巢。丁酉，次興元。庚子，廣德公主、豆盧瑑、崔沆、尚書左僕射劉鄴、右僕射于琮、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死于黃巢。

是歲，雨血于靖陵。

中和元年正月壬子，如成都。壬申，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遘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丑，次成都。

二月己卯，赦劍南三川。太子少師王鐸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高駢爲京城四面都統。邠寧節度使李存禮討黃巢。鳳翔節度使鄭畋及巢戰于龍尾坡，敗之。邠寧將王玫陷邠州。戊戌，清平鎮使陳晟執睦州刺史韋諸，自稱刺史。

三月辛亥，黃巢陷鄧州，執刺史趙戎。辛酉，鄭畋爲京城西面行營都統。甲子，畋及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天雄軍經略使仇公遇盟于鳳翔。是月，王徽罷。諸募爽以河陽降。

四月戊寅，王玫伏誅。程宗楚、朔方軍節度使唐弘夫及黃巢戰于咸陽，敗之。壬午，巢遁于灊上。丁亥，復入于京師，弘夫、宗楚死之。是月，赦李國昌及其子克用以討黃巢。

五月丙辰，克用寇太原，振武軍節度使契苾璋敗之。辛酉，大風，雨土。是月，劉巨容爲南面行營招討使。楊復光克鄧州。

六月，鄧賊鍾季文陷明州。辛卯，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及黃巢戰于興平，敗績。戊戌，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京城四面行營都統。丙午，李克用陷忻、代二州。

主、豆盧瑑、崔沆、尚書左僕射劉鄴、右僕射于琮、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被黃巢殺死。

這年，靖陵下血雨。

中和元年正月壬子日，皇帝前往成都。壬申日，兵部侍郎、掌管度支事務的蕭遘任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丑日，皇帝進駐成都。

二月己卯，赦免劍南三川罪人。太子少師王鐸任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高駢任京城四面都統。邠寧節度使李存禮討伐黃巢。鳳翔節度使鄭畋與黃巢在龍尾坡交戰，打敗了黃巢。邠寧將領王玫攻占邠州。戊戌日，清平鎮使陳晟拘捕睦州刺史韋諸，自稱刺史。

三月辛亥日，黃巢攻占鄧州，俘獲刺史趙戎。辛酉日，鄭畋任京城西面行營都統。甲子日，鄭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天雄軍經略使仇公遇在鳳翔結盟。本月，王徽被罷免。諸葛爽獻出河陽投降。

四月戊寅日，王玫被處死。程宗楚、朔方軍節度使唐弘夫與黃巢在咸陽交戰，打敗了黃巢。壬午日，黃巢逃到灊上。丁亥日，再次進入京城，唐弘夫、程宗楚身亡。本月，赦免李國昌及其兒子李克用命令他們討伐黃巢。

五月丙辰日，李克用侵犯太原，振武軍節度使契苾璋打敗了他。辛酉日，颶大風，天落土。本月，劉巨容任南面行營招討使。楊復光攻下鄧州。

六月，鄧賊鍾季文攻占明州。辛卯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與黃巢在興平交戰，朱玫大敗。戊戌日，鄭畋任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京城四面行營都統。丙午日，李克用攻占忻、代二州。

七月丁巳，大赦，改元。庚申，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寅，神策軍將郭琪反，伏誅。辛未，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感化軍將時溥逐其節度使支詳，自稱留後。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己丑，衆星隕于成都。

九月丙午，鄜延節度使李孝章、夏綏銀節度使拓拔思恭及黃巢戰于東渭橋，敗績。臨海賊杜雄陷台州。辛酉，封子震爲建王。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永嘉賊朱褒陷溫州。

是秋，河東霜殺禾。

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逐其節度使鄭畋。

十一月，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鄭畋、裴澈罷。遂昌賊盧約陷處州。

十二月，安南戍將閔頊逐湖南觀察使李裕，自稱留後。

是歲，霍丘鎮使王緒陷壽、光二州。

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都統，承制封拜，太子少師崔安潛副之。高駢罷都統。辛未，王處存爲京城東面都統，李孝章爲北面都統，拓拔思恭爲南面都統。

二月甲戌，黃巢陷同州。己卯，太子少傅分司東都 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戌，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邠寧節度使朱玫爲河南都統、諸谷防遏使。

三月，邛州蠻阡能叛，西川部將楊行遷討之。李克用陷蔚州。

七月丁巳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庚申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寅日，神策軍將郭琪反叛，被處死。辛未日，田令孜殺死左拾遺孟昭圖。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任東南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感化軍將領時溥驅逐本軍節度使支詳，自稱留後。昭義軍節度使高潯與黃巢在石橋交戰，高潯大敗。十將成麟殺死高潯，進入潞州。己丑日，許多流星隕落在成都。

九月丙午日，鄜延節度使李孝章、夏綏銀節度使拓拔思恭與黃巢在東渭橋交戰，拓拔思恭大敗。臨海賊杜雄攻占台州。辛酉日，封皇子李震爲建王。己巳日，昭義軍守將孟方立殺死成麟，自稱留後。永嘉賊朱褒攻占溫州。

這年秋天，河東降霜凍傷莊稼。

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驅逐本鎮節度使鄭畋。

十一月，李昌言任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鄭畋、裴澈被罷免。遂昌賊盧約攻占處州。

十二月，安南守將閔頊驅逐湖南觀察使李裕，自稱留後。

這年，霍丘鎮使王緒攻占壽、光二州。

二年正月辛亥日，王鐸任諸道行營都都統，可用詔命封拜爵位官職，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高駢被罷免都統職務。辛未日，王處存任京城東面都統，李孝章任北面都統，拓拔思恭任南面都統。

二月甲戌日，黃巢攻占同州。己卯日，太子少傅在東都任職的鄭畋任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戌日，李昌言任京城西面都統，邠寧節度使朱玫任河南都統、諸谷防遏使。

三月，邛州蠻阡能反叛，西川部將楊行遷討伐他。李克用攻占蔚州。

六月，朱玫爲京城西北面行營都統。楊行遷及阡能戰于乾溪，敗績。己亥，荆南監軍朱敬攻殺其節度使段彥謩，少尹李燧自稱留後。

七月，保大軍節度留後東方逵爲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撫州刺史鍾傳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茂卿奔于江州。

八月丁巳，東方逵爲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拓拔思恭爲京城四面都統。魏博節度使韓簡陷孟州。

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溫以同州降。己亥，溫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是月，太原桃李實。嶺南西道軍亂，逐其節度使張從訓。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

十月，嵐州刺史湯群以沙陀反。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諸葛爽陷孟州。

十一月，荆南軍亂，衙將陳儒自稱留後。丙子，湯群伏誅。

是歲，關中大饑。南城賊危全諷陷撫州，危仔倡陷信州。廬州將楊行密逐其刺史郎幼復。和州刺史秦彥逐宣歙觀察使竇滂。

三年正月，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爲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乙亥，王鐸罷。

二月，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韓簡，其將樂彥禎自稱留後。己未，建王李震爲太保。

三月，天有聲于浙西。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

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

五月，鄭畋爲司徒，東都留守、檢校司空鄭從讜爲司空；同中書門下

六月，朱玫任京城西北面行營都統。楊行遷與阡能在乾溪交戰，楊行遷大敗。己亥日，荆南監軍朱敬攻殺死本鎮節度使段彥謩，少尹李燧自稱留後。

七月，保大軍節度留後東方逵任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撫州刺史鍾傳攻占洪州，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逃到江州。

八月丁巳日，東方逵任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拓拔思恭任京城四面都統。魏博節度使韓簡攻占孟州。

九月丙戌日，黃巢部將朱溫獻出同州投降。己亥日，朱溫任右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本月，太原的桃樹李樹結出果實。嶺南西道發生兵變，驅逐本道節度使張從訓。平盧軍將王敬武驅逐本軍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

十月，嵐州刺史湯群率沙陀反叛。韓簡侵犯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晟身亡，部將崔用自稱留後。諸葛爽攻占孟州。

十一月，荆南發生兵變，衙將陳儒自稱留後。丙子日，湯群被處死。

這年，關中發生大饑荒。南城賊危全諷攻占撫州，危仔倡攻占信州。廬州將楊行密驅逐本州刺史郎幼復。和州刺史秦彥驅逐宣歙觀察使竇滂。

三年正月，雁門節度使李克用任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乙亥日，王鐸被罷免。

二月，魏博發生兵變，殺死本鎮節度使韓簡，部將樂彥禎自稱留後。己未日，建王李震任太保。

三月，浙西天空有聲響。壬申日，李克用與黃巢在零口交戰，打敗了黃巢。

四月甲辰日，李克用又在渭橋打敗了黃巢。丙午日，收復京師。

五月，鄭畋任司徒，東都留守、檢校司空鄭從讜任司空；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將張

平章事。淮南將張瓌陷復州。奉國軍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黃巢。

七月，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朱全忠爲東北面都招討使。鄭畋罷。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黃巢、秦宗權寇陳州。淮南將韓師德陷岳州。

九月，武寧軍節度使時溥爲東面兵馬都統。

是秋，晉州地震。

十月，全椒賊許勅陷滁州。李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銳死之。

十一月壬申，劍南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于邛州，敗之。

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

是歲，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石鏡鎮將董昌逐杭州刺史路審中。

四年正月，婺州將王鎮執其刺史黃碣，叛附于董昌。

二月，鎮伏誅。浦陽將蔣瓌陷婺州。舒州賊吳迴逐其刺史高渚。

三月甲子，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楊師立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使。前杭州刺史路審中陷鄂州。

五月辛酉，朱全忠及黃巢戰，敗之。辛未，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及巢戰于宛句，敗之。癸酉，高仁厚爲劍南東川節度使以討楊師立。壬午，福建團練副使陳巖逐其觀察使鄭鑑，自稱觀察使。

六月乙卯，赦劍南三川。瘞京畿骸骨。

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壬午，黃巢伏誅。

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反。

十月，蕭遘爲司空。

瓌攻占復州。奉國軍節度使秦宗權叛變投靠黃巢。

七月，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朱全忠任東北面都招討使。鄭畋被罷免。兵部尚書、掌管度支事務的裴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黃巢、秦宗權侵犯陳州。淮南將韓師德攻占岳州。

九月，武寧軍節度使時溥任東面兵馬都統。

這年秋天，晉州發生地震。

十月，全椒賊許勅攻占滁州。李克用攻占潞州，刺史李殷銳身亡。

十一月壬申日，劍南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與阡能在邛州交戰，打敗了阡能。

十二月，忠武軍將領鹿晏弘驅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

這年，天平軍將曹存實攻下鄆州。石鏡鎮將董昌驅逐杭州刺史路審中。

四年正月，婺州將王鎮拘捕本州刺史黃碣，叛變并投靠了董昌。

二月，王鎮被處死。浦陽將領蔣瓌攻占婺州。舒州賊吳迴驅逐本州刺史高渚。

三月甲子日，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楊師立反叛，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任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使。前杭州刺史路審中攻占了鄂州。

五月辛酉日，朱全忠與黃巢交戰，打敗了黃巢。辛未日，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與黃巢在宛句交戰，打敗了黃巢。癸酉日，高仁厚任劍南東川節度使討伐楊師立。壬午日，福建團練副使陳巖驅逐本鎮觀察使鄭鑑，自稱觀察使。

六月乙卯日，赦免劍南三川的罪人。掩埋京畿的尸骨。

七月辛酉日，楊師立被處死。壬午日，黃巢被處死。

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反叛。

十月，蕭遘任司空。

十一月，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自稱留後。

十二月甲午，荆南行軍司馬張瓌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盜殺義昌軍節度使王鐸。

是歲，關中大饑。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武昌軍將杜洪陷岳州。

光啓元年正月庚辰，荆南軍將成汭陷歸州。是月，王緒陷汀、漳二州。南康賊盧光稠陷虔州。

三月丁卯，至自成都。己巳，大赦，改元。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蕭遘為司徒，韋昭度為司空。

四月，吳迴伏誅。秦宗權陷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于成都。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呂燁。

五月，群臣上尊號曰至德光烈皇帝。

六月，幽州盧龍軍亂，殺其節度使李可舉，其將李全忠自稱留後。壬戌，秦宗權陷東都。

七月，義昌軍亂，逐其節度使楊全玖，衙將盧彥威自稱留後。

八月，光州賊王潮執王緒。甲寅，殺右補闕常濬。樂彥禎殺洺州刺史馬爽。

九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反，邠寧節度使朱玫討之。

十月癸丑，朱全忠及秦宗權戰于雙丘，敗績。

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附于王重榮，重榮及克用寇同州，刺史郭璋死之。

十二月癸酉，朱玫及王重榮、李克用戰于沙苑，敗績。乙亥，克用犯京師。丙子，如鳳翔。

二年正月辛巳，鎮海軍將張郁陷

十一月，鹿晏弘攻占許州，殺死節度使周岌，自稱留後。

十二月甲午日，荆南行軍司馬張瓌驅逐本鎮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賊盜殺死義昌軍節度使王鐸。

這年，關中發生大饑荒。濮州刺史朱宣驅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武昌軍將杜洪攻占了岳州。

光啓元年正月庚辰日，荆南軍將成汭攻占了歸州。本月，王緒攻占了汀、漳二州。南康賊盧光稠攻占了虔州。

三月丁卯日，皇帝從成都返回。己巳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時溥任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蕭遘任司徒，韋昭度任司空。

四月，吳迴被處死。秦宗權攻占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逃到成都。武當賊馮行襲攻占均州，驅逐該州刺史呂燁。

五月，群臣為皇帝上尊號叫至德光烈皇帝。

六月，幽州盧龍軍發生兵變，殺死本軍節度使李可舉，部將李全忠自稱留後。壬戌日，秦宗權攻占了東都。

七月，義昌軍發生兵變，驅逐本軍節度使楊全玖，衙將盧彥威自稱留後。

八月，光州賊王潮俘獲王緒。甲寅日，殺死右補闕常濬。樂彥禎殺死洺州刺史馬爽。

九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反叛，邠寧節度使朱玫討伐他。

十月癸丑日，朱全忠與秦宗權在雙丘交戰，朱全忠大敗。

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變并投靠了王重榮；王重榮與李克用侵犯同州，刺史郭璋身亡。

十二月癸酉日，朱玫與王重榮、李克用在沙苑交戰，朱玫大敗。乙亥日，李克用進犯京城。丙子日，皇帝前往鳳翔。

二年正月辛巳日，鎮海軍將領張郁攻占了常

常州。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

二月，鄭從讜爲太傅。

三月壬午，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奔于鳳翔。遂州刺史鄭君雄陷漢州。丙申，次興元。戊戌，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春，成都地震，鳳翔女子化爲丈夫。

四月乙卯，朱玫以嗣襄王煚入于京師。

五月丙戌，有星孛于箕、尾。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逐其刺史張郁。

六月，淮西將黃皓殺欽化軍節度使閔頊。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

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忠武軍節度使鹿晏弘死之。

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廖彥若死之。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全忠卒，其子匡威自稱留後。

九月，有星隕于揚州。戊寅，靜難軍將王行瑜陷興、鳳二州。

十月丙午，嗣襄王煚自立爲皇帝，尊皇帝爲太上元皇聖帝。朱全忠陷滑州，執義成軍節度使安師儒。丙辰，杭州刺史董昌攻越州，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奔于台州。是月，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卒，其子仲方自稱留後。神策行營先鋒使滿存克興、鳳二州。感義軍節度使楊晟陷文州。武寧軍將張雄陷蘇州。

十一月庚子，秦宗權陷鄭州。

十二月，魏州地震。丙午，台州刺史杜雄執劉漢宏，降于董昌。昌自稱浙東觀察使。丙辰，朱玫伏誅。丁巳，煚伏誅。秦宗權陷孟州，諸葛仲

州。戊子日，皇帝前往興元。癸巳日，朱玫反叛，侵犯鳳翔。

二月，鄭從讜任太傅。

三月壬午日，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逃到鳳翔。遂州刺史鄭君雄攻占了漢州。丙申日，皇帝進駐興元。戊戌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同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這年春天，成都發生地震，鳳翔有一女人變爲男人。

四月乙卯日，朱玫挾持嗣襄王李煚進入京城。

五月丙戌日，有彗星出現在箕、尾。武寧軍將領丁從實攻占常州，驅逐該州刺史張郁。

六月，淮西將黃皓殺死欽化軍節度使閔頊。衡州刺史周岳攻占潭州，自稱節度使。

七月，秦宗權攻占許州，忠武軍節度使鹿晏弘身亡。

八月，王潮攻占泉州，刺史廖彥若身亡。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全忠死去，他的兒子李匡威自稱留後。

九月，有流星隕落在揚州。戊寅日，靜難軍將領王行瑜攻占了興、鳳二州。

十月丙午日，嗣襄王李煚自立爲皇帝，尊皇帝爲太上元皇聖帝。朱全忠攻占滑州，俘獲義成軍節度使安師儒。丙辰日，杭州刺史董昌進攻越州，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逃到台州。本月，河陽節度使諸葛爽死去，他的兒子諸葛仲方自稱留後。神策行營先鋒使滿存攻下興、鳳二州。感義軍節度使楊晟攻占了文州。武寧軍將領張雄攻占了蘇州。

十一月庚子日，秦宗權攻占了鄭州。

十二月，魏州發生地震。丙午日，台州刺史杜雄拘捕劉漢宏，投降董昌。董昌自稱浙東觀察使。丙辰日，朱玫被處死。丁巳日，李煚被處死。秦宗權攻占孟州，諸葛仲方逃到汴州。

方奔于汴州。

是歲，天平軍將朱瑾逐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湘陰賊鄧進思陷岳州。杜洪陷鄂州，自稱武昌軍節度留後。

三年三月癸未，蕭遘、裴澈、兵部侍郎鄭昌圖有罪伏誅。壬辰，如鳳翔。鄭從讜罷。韋昭度爲司徒。癸巳，鎮海軍將劉浩逐其節度使周寶，度支催勸使薛朗自稱知府事。

四月甲辰，六合鎮遏使徐約陷蘇州，逐其刺史張雄。甲子，淮南兵馬使畢師鐸陷揚州，執其節度使高駢。是月，維州山崩。

五月甲戌，宣歙觀察使秦彥入于揚州。癸未，秦宗權陷鄭州。

六月，陷孟州，河陽將李罕之入于孟州，張全義入于東都。己酉，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反。庚戌，犯大安門，不克，奔于隴州。壬子，武定軍節度使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丁巳，護國軍將常行儒殺其節度使王重榮，其兄重盈自稱留後。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

七月丁亥，降死罪以下，貞觀、開元、建中、興元功臣後予一子九品正員官，減常膳三之一，賜民九十以上粟帛。七月，李昌符伏誅。

八月，韋昭度爲太保。壬寅，謝殷伏誅。朱全忠陷亳州。壬子，陷曹州，刺史丘弘禮死之。

九月，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彥殺高駢。

十月丁未，朱全忠陷濮州。甲寅，封子陞爲益王。杭州刺史錢鏐陷常州。丁卯，鏐殺周寶。是月，秦宗權將孫儒寇揚州。

這年，天平軍將領朱瑾驅逐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湘陰賊鄧進思攻占了岳州。杜洪攻占鄂州，自稱武昌軍節度留後。

三年三月癸未日，蕭遘、裴澈、兵部侍郎鄭昌圖有罪被處死。壬辰日，皇帝前往鳳翔。鄭從讜被罷免。韋昭度任司徒。癸巳日，鎮海軍將領劉浩驅逐本軍節度使周寶，度支催勸使薛朗自稱知府事。

四月甲辰日，六合鎮遏使徐約攻占蘇州，驅逐了該州刺史張雄。甲子日，淮南兵馬使畢師鐸攻占揚州，拘捕本鎮節度使高駢。本月，維州發生山崩。

五月甲戌日，宣歙觀察使秦彥進入揚州。癸未日，秦宗權攻占了鄭州。

六月，秦宗權攻占孟州，河陽將領李罕之進入孟州，張全義進入東都。己酉日，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反叛。庚戌日，進犯大安門，沒有攻下，逃到隴州。壬子日，武定軍節度使李茂貞任隴州招討使。丁巳日，護國軍將領常行儒殺死本軍節度使王重榮，他的哥哥王重盈自稱留後。壬戌日，亳州將領謝殷驅逐本州刺史宋衮。

七月丁亥日，對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貞觀、開元、建中、興元功臣的後代授給一子九品正員官，減省平時膳食的三分之一，賜給百姓年齡在九十歲以上的老人粟帛。七月，李昌符被處死。

八月，韋昭度任太保。壬寅日，謝殷被處死。朱全忠攻占了亳州。壬子日，攻占曹州，刺史丘弘禮身亡。

九月，戶部侍郎、掌管度支事務的張濬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彥殺死高駢。

十月丁未日，朱全忠攻占濮州。甲寅日，封皇子李陞爲益王。杭州刺史錢鏐攻占常州。丁卯日，錢鏐殺死周寶。本月，秦宗權將領孫儒侵犯揚州。

十一月壬申，廬州刺史楊行密陷揚州，秦彥、畢師鐸奔于孫儒。

十二月癸巳，淮西將趙德諲陷江陵，荆南節度使張瓌死之。朱全忠為東南面招討使。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上蔡賊馮敬章陷蘄州。

文德元年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癸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丙寅，薛朗伏誅。錢鏐陷潤州。

二月乙亥，不豫。己丑，至自鳳翔。庚寅，謁于太廟，大赦，改元。是月，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樂彥禎，其將羅弘信自稱權知留後。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壬寅，疾大漸，立壽王李傑為皇太弟，知軍國事。癸卯，皇帝崩于武德殿，年二十七。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十一月壬申日，廬州刺史楊行密攻占揚州，秦彥、畢師鐸投奔孫儒。

十二月癸巳，淮西將領趙德諲攻占江陵，荆南節度使張瓌身亡。朱全忠任東南面招討使。饒州刺史陳儒攻占衢州。上蔡賊馮敬章攻占蘄州。

文德元年正月甲寅日，孫儒殺死秦彥、畢師鐸。癸亥日，朱全忠任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丙寅日，薛朗被處死。錢鏐攻占潤州。

二月乙亥日，皇帝患病。己丑日，皇帝從鳳翔返回。庚寅日，拜謁太廟，宣布大赦，更改年號。本月，魏博發生兵變，殺死本鎮節度使樂彥禎，部將羅弘信自稱暫代留後。

三月戊戌初一，發生日食，全食。壬寅日，皇帝病危，立壽王李傑為皇太弟，主持軍國事務。癸卯日，皇帝在武德殿逝世，時年二十七歲。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代皇帝，而被宦官擁立的就有七人。既然這樣，那麼唐的衰亡，難道僅僅是方鎮的禍患嗎？朝廷是天下之本，人君是朝廷之本，即位初始是人君之本。其本開始就不正，想要以此來匡正天下，這如何可能呢？懿宗、僖宗時逢唐的國政開始衰敗，而且昏庸相繼，乾符之際，連年發生大旱災蝗害，百姓憂慮盜賊起事，這些天災人禍終於使國政不能維持下去，這也是天人互相感應吧！

唐書卷十

本紀第十

昭宗 哀帝

昭宗李曄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也。母曰恭憲皇太后王氏。始封壽王。乾符三年，領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僖宗遇亂再出奔，壽王握兵侍左右，尤見倚信。

文德元年三月，僖宗疾大漸，群臣以吉王長，且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立為皇太弟，改名敏。乙巳，即皇帝位于柩前。

四月戊辰，孫儒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奔于廬州。庚午，追尊母為皇太后。韋昭度為中書令，孔緯為司空。乙亥，張全義陷孟州，李罕之奔于河東。成汭陷江陵，自稱留後。辛卯，朱全忠及秦宗權戰于蔡州，敗之。

五月壬寅，趙德諱以襄州降，以德諱為忠義軍節度使、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六月，閬州防禦使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頊，遂寇成都。韋昭度罷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兼兩川招撫制置使。

十月，陳敬瑄反。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

十一月丙申，秦宗權陷許州，執忠武軍節度使王縝。辛酉，奉國軍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名曄，是懿宗的第七子。母親是恭憲皇太后王氏。起初封為壽王。乾符三年，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僖宗遭遇變亂兩次出奔，壽王掌握禁兵隨侍在左右，尤其受到信賴。

文德元年三月，僖宗病危，群臣因吉王年長，打算擁立他。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奉迎壽王，立為皇太弟，改名敏。乙巳日，在靈柩前即皇帝位。

四月戊辰日，孫儒攻占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楊行密逃到廬州。庚午日，追尊生母為皇太后。韋昭度任中書令，孔緯任司空。乙亥日，張全義攻占孟州，李罕之逃到河東。成汭攻占江陵，自稱留後。辛卯日，朱全忠與秦宗權在蔡州交戰，打敗了秦宗權。

五月壬寅日，趙德諱獻出襄州歸降，用趙德諱任忠義軍節度使、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六月，閬州防禦使王建攻占漢州，拘捕了刺史張頊，然後侵犯成都。韋昭度被罷職改任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兼兩川招撫制置使。

十月，陳敬瑄反叛。辛卯日，把惠聖恭定孝皇帝安葬在靖陵。

十一月丙申日，秦宗權攻占許州，俘獲了忠武軍節度使王縝。辛酉日，奉國軍將領申叢擒獲

申叢執秦宗權。

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及永平軍節度使王建討陳敬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

龍紀元年正月癸巳，大赦，改元。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宣武軍將郭璠殺奉國軍留後申叢，自稱留後。

二月戊辰，朱全忠俘秦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

三月，孔緯爲司徒，杜讓能爲司空。丙申，錢鏐陷蘇州，逐刺史徐約。

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楊行密陷宣州，宣歙觀察使趙鐔死之。廬州刺史蔡儔叛附于孫儒。

八月甲戌，孟遷叛附于李克用。

十月，平盧軍節度使王敬武卒，其子師範自稱留後，陷棣州，刺史張蟾死之。宣歙觀察使楊行密陷常州，刺史杜陵死之。錢鏐陷潤州。

十一月丁未，朝獻于太清宮。戊申，朝享于太廟。己酉，有事于南郊，大赦。

十二月，孫儒陷常、潤二州。戊午，孔緯爲太保，杜讓能爲司徒。壬申，眉州刺史山行章叛附于王建。

大順元年正月戊子，群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大赦，改元。壬寅，簡州將杜有遷執其刺史員虔嵩，叛附于王建。

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緯執其刺史楊戡，叛附于王建。

三月戊申，昭義軍節度使李克脩卒，其弟克恭自稱留後。

四月丙辰，宿州將張筠逐其刺史張紹光。丙寅，嘉州刺史朱實叛附于王建。丙子，戎州將文武堅執其刺史

了秦宗權。

十二月丁亥日，韋昭度任行營招討使，與永平軍節度使王建討伐陳敬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攻占了夔州。

龍紀元年正月癸巳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日，宣武軍將領郭璠殺死奉國軍留後申叢，自稱留後。

二月戊辰日，朱全忠俘獲秦宗權獻到京城。己丑日，秦宗權被處死。

三月，孔緯任司徒，杜讓能任司空。丙申日，錢鏐攻占蘇州，驅逐了刺史徐約。

六月，李克用侵犯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死去，他的弟弟孟遷自稱留後。楊行密攻占宣州，宣歙觀察使趙鐔身亡。廬州刺史蔡儔反叛并投靠了孫儒。

八月甲戌日，孟遷反叛并投靠了李克用。

十月，平盧軍節度使王敬武死去，他的兒子王師範自稱留後，攻占了棣州，刺史張蟾身亡。宣歙觀察使楊行密攻占了常州，刺史杜陵身亡。錢鏐攻占了潤州。

十一月丁未日，在太清宮舉行朝獻祭禮。戊申日，在太廟舉行朝享祭禮。己酉日，在南郊祭天。宣布大赦。

十二月，孫儒攻占了常、潤二州。戊午日，孔緯任太保，杜讓能任司徒。壬申日，眉州刺史山行章叛變并投靠了王建。

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日，群臣爲皇帝上尊號叫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宣布大赦，更改年號。壬寅日，簡州將領杜有遷拘捕本州刺史員虔嵩，反叛并投靠了王建。

二月己未日，資州將領侯元緯拘捕本州刺史楊戡，反叛并投靠了王建。

三月戊申日，昭義軍節度使李克脩死去，他的弟弟李克恭自稱留後。

四月丙辰日，宿州將領張筠驅逐了本州刺史張紹光。丙寅日，嘉州刺史朱實反叛并投靠了王建。丙子日，戎州將領文武堅拘捕本州刺史謝承

謝承恩，叛附于王建。

五月，張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副之；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王鎔為東面招討使，以討李克用。壬寅，昭義軍將安居受殺其節度使李克恭，叛附于朱全忠。癸丑，劍南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其弟彥暉自稱留後。

六月辛酉，雅州將謝從本殺其刺史張承簡，叛附于王建。辛未，朱全忠為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是月，河東將安知建以邢、洺、磁三州叛附于全忠。

七月，楊行密陷潤州。戊申，李克用執昭義軍節度使孫揆。

八月，錢鏐殺蘇州刺史杜孺休。楊行密陷蘇州。淮南節度使孫儒陷潤州。庚午，朱全忠為中書令。

九月，李克用陷潞州。楊行密陷潤、常二州。

閏月，孫儒陷常州。壬戌，邛州將任可知殺其刺史毛湘。

十月癸未，蜀州刺史李行周叛附于王建。李克用陷邢、洺、磁三州。

十一月丁卯，李匡威陷蔚州。是月，張濬及李克用戰于陰地，敗績。孫儒陷蘇州。

十二月，李克用陷晉州。

二年正月庚申，孔緯、張濬罷。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鎮使陳可言陷常州。錢鏐陷蘇州。

二月乙巳，赦陳敬瑄。丁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

是春，淮南大饑。

四月庚辰，有彗星入于太微。甲

恩，反叛并投靠了王建。

五月，張濬任河東行營都招討宣慰使，京兆尹孫揆為副使；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李匡威任北面招討使，雲州防禦使赫連鐸為副使；朱全忠任南面招討使，王鎔任東面招討使，討伐李克用。壬寅日，昭義軍將領安居受殺本軍節度使李克恭，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癸丑日，劍南東川節度使顧彥朗死去，他的弟弟顧彥暉自稱留後。

六月辛酉日，雅州將領謝從本殺死本州刺史張承簡，反叛并投靠了王建。辛未日，朱全忠任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本月，河東將領安知建獻出邢、洺、磁三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七月，楊行密攻占了潤州。戊申日，李克用俘獲昭義軍節度使孫揆。

八月，錢鏐殺死蘇州刺史杜孺休。楊行密攻占了蘇州。淮南節度使孫儒攻占了潤州。庚午日，朱全忠任中書令。

九月，李克用攻占了潞州。楊行密攻占了潤、常二州。

閏九月，孫儒攻占了常州。壬戌日，邛州將領任可知殺死本州刺史毛湘。

十月癸未日，蜀州刺史李行周反叛并投靠了王建。李克用攻占了邢、洺、磁三州。

十一月丁卯日，李匡威攻占了蔚州。本月，張濬與李克用在陰地交戰，張濬大敗。孫儒攻占了蘇州。

十二月，李克用攻占了晉州。

二年正月庚申日，孔緯、張濬被罷免。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御史中丞徐彥若任戶部侍郎；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鎮使陳可言攻占了常州。錢鏐攻占了蘇州。

二月乙巳日，赦免陳敬瑄。丁未日，下詔叫王建停止用兵，王建拒不接受詔命。

這年春天，淮南發生大饑荒。

四月庚辰日，有彗星進入太微。甲申日，宣

申，大赦，避正殿，減膳，徹樂。賜兩軍金帛，贖所略男女還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者，長吏存恤。訪武德功臣子孫。癸卯，王建寇成都。

五月，孫儒陷和、滁二州。

六月，楊行密陷和、滁二州。丙午，封子祐爲德王。

七月，李克用陷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奔于退渾。孫儒焚揚州以逃。

八月庚子，王建陷成都，執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稱留後。

十月壬午，朱全忠陷宿州。

十一月己未，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于全忠。辛未，全忠陷壽州。

景福元年正月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丙寅，大赦，改元。

二月，劉崇望罷。錢鏐陷蘇州。甲申，朱全忠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朱宣敗之。

三月，戶部尚書鄭延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又陷常州，刺史陳可言死之。丙辰，武定軍節度使楊守忠、龍劍節度使楊守貞會楊守厚兵寇梓州。丙寅，福建觀察使陳巖卒，護閩都將范暉自稱留後。庚午，泉州刺史王潮寇福州。

四月辛巳，杜讓能爲太尉。

六月戊寅，楊行密陷揚州。己巳，鳳翔、隴右節度使李茂貞陷鳳州，感義軍節度使滿存奔于興元，遂陷興、洋二州。

八月壬申，寇興元，楊守亮、滿存奔于閬州。丙戌，降京畿、關輔囚罪，免淮南、浙西、宣州逋負。

十月，蔡儔以廬州叛附于朱全

忠，大赦，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撤除音樂。賜給兩軍錢帛，贖取被掠奪的男女讓他們回家。百姓年齡在八十歲以上以及患病不能維持生計的，由地方長官慰問撫恤。尋訪武德年間的功臣子孫。癸卯日，王建侵犯成都。

五月，孫儒攻占了和、滁二州。

六月，楊行密攻占了和、滁二州。丙午日，封皇子李祐爲德王。

七月，李克用攻占雲州，防禦使赫連鐸逃往退渾。孫儒焚燒揚州城出逃。

八月庚子日，王建攻占成都，拘捕了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稱留後。

十月壬午日，朱全忠攻占了宿州。

十一月己未日，曹州將領郭銖殺死本州刺史郭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辛未日，朱全忠攻占了壽州。

景福元年正月己未日，朱全忠攻占孟州，驅逐了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丙寅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

二月，劉崇望被罷免。錢鏐攻占了蘇州。甲申日，朱全忠侵犯鄆州，被天平軍節度使朱宣打敗。

三月，戶部尚書鄭延昌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巳日，楊行密攻占楚州，俘獲了刺史劉瓚。又攻占了常州，刺史陳可言身亡。丙辰日，武定軍節度使楊守忠、龍劍節度使楊守貞會合楊守厚的兵力侵犯梓州。丙寅日，福建觀察使陳巖死去，護閩都將范暉自稱留後。庚午日，泉州刺史王潮侵犯福州。

四月辛巳日，杜讓能任太尉。

六月戊寅日，楊行密攻占了揚州。己巳日，鳳翔、隴右節度使李茂貞攻占了鳳州，感義軍節度使滿存逃到興元，李茂貞進而攻占興、洋二州。

八月壬申日，李茂貞侵犯興元，楊守亮、滿存逃到閬州。丙戌日，對京畿、關輔囚犯減刑，免除淮南、浙西、宣州積欠的租賦。

十月，蔡儔獻出廬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忠，河東將李存孝以邢州叛附于全忠。

十一月，有彗星于斗、牛。辛丑，武寧軍將張瑑、張諫以濠、泗二州叛附于朱全忠。乙巳，朱友裕陷濮州，執刺史邵儒。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于越州。

是歲，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

二年正月，徐彥若罷為鳳翔 隴右節度使，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受命。

二月，楊行密陷常州。

三月辛酉，幽州 盧龍軍兵馬留後李匡籌逐其兄匡威，自稱節度留後。

四月乙亥，王建殺陳敬瑄及劍南西川監軍田令孜。乙酉，有彗星入于太微。丁亥，王鎔殺李匡威。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武寧軍節度使時溥死之。

五月庚子，王潮陷福州，范暉死之，潮自稱留後。

七月，楊行密陷廬州，蔡儔死之。

八月丙申，嗣覃王 嗣周為京西面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鐸副之，以討李茂貞。庚子，昇州刺史張雄卒，其將馮弘鐸自稱刺史。是月，楊行密陷歙州。

九月壬午，嗣覃王 嗣周及李茂貞戰于興平，敗績。甲申，茂貞犯京師。乙酉，茂貞殺觀軍容使西門重遂、內樞密使李周謹、段誦。貶杜讓能為梧州刺史。壬辰，東都留守、檢校司徒韋昭度為司徒，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月，昇州刺史馮弘鐸叛附于楊行密。

十月乙未，殺杜讓能及戶部侍郎

河東將領李存孝獻出邢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十一月，有彗星出現在斗、牛星座。辛丑日，武寧軍將領張瑑、張諫獻出濠、泗二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乙巳日，朱友裕攻占濮州，俘獲了刺史邵儒。孫儒將領王壇攻占了婺州，刺史蔣瓌逃到越州。

這年，明州刺史鍾文季死去，其部下將領黃晟自稱刺史。

二年正月，徐彥若被罷職改任鳳翔 隴右節度使，李茂貞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茂貞拒不接受詔命。

二月，楊行密攻占了常州。

三月辛酉日，幽州 盧龍軍兵馬留後李匡籌驅逐了他的哥哥李匡威，自稱節度留後。

四月乙亥日，王建殺死陳敬瑄及劍南西川監軍田令孜。乙酉日，有彗星進入太微。丁亥日，王鎔殺死李匡威。戊子日，朱全忠攻占了徐州，武寧軍節度使時溥身亡。

五月庚子日，王潮攻占了福州，范暉身亡，王潮自稱留後。

七月，楊行密攻占了廬州，蔡儔身亡。

八月丙申日，嗣覃王 李嗣周任京西面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鐸為副使，討伐李茂貞。庚子日，昇州刺史張雄死去，部將馮弘鐸自稱刺史。本月，楊行密攻占了歙州。

九月壬午日，嗣覃王 李嗣周與李茂貞在興平交戰，李嗣周大敗。甲申日，李茂貞進犯京城。乙酉日，李茂貞殺死觀軍容使西門重遂、內樞密使李周謹、段誦。貶杜讓能為梧州刺史。壬辰日，東都留守、檢校司徒韋昭度任司徒，御史中丞崔胤任戶部侍郎；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月，昇州刺史馮弘鐸叛變并投靠了楊行密。

十月乙未日，殺掉杜讓能及戶部侍郎杜弘

杜弘徽。楊行密陷舒州。

十二月，韋昭度爲太傅。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

是歲，建州刺史徐歸範、汀州刺史鍾全慕叛附于王潮。

乾寧元年正月，有星孛于鶉首。乙丑，大赦，改元。李茂貞以兵來朝。

二月，右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張鈞卒，其兄鐸自稱留後。

三月甲申，李克用寇邢州，執李存孝殺之。

五月丙子，王建陷彭州，威戎軍節度使楊晟死之。是月，鄭延昌罷。孫儒將劉建鋒、馬殷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建鋒自稱留後。武岡指揮使蔣勛陷邵州。

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鐸及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戊午，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磎罷。御史大夫徐彥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以雨霖避正殿，減膳。鄭綮罷。李茂貞陷閬州。

八月，楊守亮伏誅。癸巳，減京畿、興元、洋金商州賦役。

九月庚申，李克用陷潞州，昭義軍節度使康君立死之。

十月丁酉，封子栩爲棣王，禔爲虔王，禕爲沂王，禕爲遂王。

十一月，李克用陷武州。

十二月，陷新州。甲寅，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匡籌奔于滄州，義昌軍節度使盧彥威殺之。丙辰，李克用陷幽州。

是冬，楊行密陷黃州，執刺史吳討。

徽。楊行密攻占了舒州。

十二月，韋昭度任太傅。邵州刺史鄧處訥攻占了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身亡，鄧處訥自稱留後。

這年，建州刺史徐歸範、汀州刺史鍾全慕叛變并投靠了王潮。

乾寧元年正月，有彗星出現在鶉首。乙丑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李茂貞帶兵前來朝見。

二月，右散騎常侍鄭綮任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張鈞死去，他的哥哥張鐸自稱留後。

三月甲申日，李克用侵犯邢州，抓獲李存孝并殺了他。

五月丙子日，王建攻占了彭州，威戎軍節度使楊晟身亡。本月，鄭延昌被罷免。孫儒將領劉建鋒、馬殷攻占了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身亡，劉建鋒自稱留後。武岡指揮使蔣勛攻占了邵州。

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鐸與李克用在雲州交戰，赫連鐸戰死。戊午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磎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申日，李磎被罷免。御史大夫徐彥若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因連陰雨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鄭綮被罷免。李茂貞攻占了閬州。

八月，楊守亮被處死。癸巳日，削減京畿、興元、洋金商州的賦役。

九月庚申日，李克用攻占了潞州，昭義軍節度使康君立身亡。

十月丁酉日，封皇子李栩爲棣王，李禔爲虔王，李禕爲沂王，李禕爲遂王。

十一月，李克用攻占了武州。

十二月，李克用攻占了新州。甲寅日，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李匡籌逃到滄州，被義昌軍節度使盧彥威殺死。丙辰日，李克用攻占了幽州。

這年冬天，楊行密攻占黃州，拘捕了刺史吳討。

二年正月己巳，給事中陸希聲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申，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稱留後。

二月乙未，太子太傅李磎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崔胤、李磎罷。戶部侍郎、判戶部王搏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行密陷濠州，執刺史張璠。庚午，河東地震。

四月，蘇州大雨雪。陸希聲、韋昭度罷。泰寧軍節度使朱瑾及朱全忠戰于高梧，敗績，其將安福慶死之。楊行密陷壽州，執刺史江從曷。

五月甲子，靜難軍節度使王行瑜、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及李茂貞犯京師，殺太保致仕韋昭度、太子少師李磎。是月，李克用陷絳州，刺史王瑤死之。

六月庚寅，鎮海軍節度使錢鏐爲浙江東道招討使。癸巳，吏部尚書孔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丙辰，李克用以兵屯于河中。戊午，匡國軍節度使王行約奔于京師。庚申，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駱全瓘、劉景宣、指揮使王行實、李繼鵬反。行在莎城。嗣薛王知柔權知中書事。壬戌，李克用陷同州。甲子，次石門。前護國軍節度使崔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戊戌，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招討使，保大軍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軍節度使李思諫爲東北面招討使，彰義軍節度使張鐸爲西面招討使。辛丑，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李繼鵬伏誅。赦李茂貞。辛亥，至自石門。壬子，崔昭緯罷。

九月丙辰，徐彥若爲司空。癸

二年正月己巳日，給事中陸希聲任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申日，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死去，他的兒子王珂自稱留後。

二月乙未日，太子太傅李磎任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崔胤、李磎被罷免。戶部侍郎、主管戶部王搏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行密攻占濠州，拘捕了刺史張璠。庚午日，河東發生地震。

四月，蘇州下大雪。陸希聲、韋昭度被罷免。泰寧軍節度使朱瑾與朱全忠在高梧交戰，朱瑾大敗，部將安福慶戰死。楊行密攻占壽州，拘捕了刺史江從曷。

五月甲子日，靜難軍節度使王行瑜、鎮國軍節度使韓建與李茂貞進犯京城，殺死退休太保韋昭度、太子少師李磎。本月，李克用攻占了絳州，刺史王瑤身亡。

六月庚寅日，鎮海軍節度使錢鏐任浙江東道招討使。癸巳日，吏部尚書孔緯任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七月丙辰日，李克用帶兵屯駐在河中。戊午日，匡國軍節度使王行約逃到京城。庚申日，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駱全瓘、劉景宣、指揮使王行實、李繼鵬反叛。皇帝來到莎城。嗣薛王李知柔暫時主持中書事務。壬戌日，李克用攻占了同州。甲子日，皇帝進駐石門。前護國軍節度使崔胤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戊戌日，李克用任邠寧四面行營招討使，保大軍節度使李思孝任北面招討使，定難軍節度使李思諫任東北面招討使，彰義軍節度使張鐸任西面招討使。辛丑日，李克用任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李繼鵬被處死。赦免了李茂貞。辛亥日，皇帝從石門返回。壬子日，崔昭緯被罷免。

九月丙辰日，徐彥若任司空。癸亥日，孔緯

亥，孔緯薨。前昭義軍節度使李罕之爲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

十月，京兆尹孫偓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戌，李克用及王行瑜戰于梨園，敗之。庚寅，王行約焚寧州以逃。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卒，其子郈自稱留後。

十一月丁巳，李克用及王行瑜戰于龍泉，敗之。辛酉，衢州刺史陳儒卒，其弟岌自稱刺史。丁卯，王行瑜伏誅。壬申，齊州刺史朱瓊叛附于朱全忠。丁丑，王建陷利州，刺史李繼顥死之。

十二月癸未，赦京師，復大順以來削奪官爵非其罪者。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叛附于王建。丙申，建寇梓州。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叛附于建。

是歲，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晟自稱知軍府事。

三年正月癸丑，王建陷龍州，刺史田昉死之。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周雄叛附于建。

四月壬子，武安軍亂，殺其節度使劉建鋒，其將馬殷自稱留後。

五月癸未，楊行密陷蘇州，執刺史成及。陷光州，刺史劉存死之。庚寅，成汭陷黔州，武泰軍節度使王建肇奔于成都。乙未，董昌伏誅。是月，蘄州刺史馮行章叛附于楊行密。

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李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

七月癸巳，行在渭北。甲午，韓建來朝，次華州。乙巳，崔胤罷。丙午，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爲

去世。前昭義軍節度使李罕之任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

十月，京兆尹孫偓任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戌日，李克用與王行瑜在梨園交戰，打敗了王行瑜。庚寅日，王行約焚燒寧州出逃。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死去，他的兒子王郈自稱留後。

十一月丁巳日，李克用與王行瑜在龍泉交戰，打敗了王行瑜。辛酉日，衢州刺史陳儒死去，他的弟弟陳岌自稱刺史。丁卯日，王行瑜被處死。壬申日，齊州刺史朱瓊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丁丑日，王建攻占了利州，刺史李繼顥身亡。

十二月癸未日，赦免京城的罪犯，恢復大順以來不應治罪者被削奪的官爵。甲申日，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叛變并投靠了王建。丙申日，王建侵犯梓州。戊戌日，通州刺史李彥昭叛變并投靠了王建。

這年，安州防禦使宣晟攻占了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身亡，宣晟自稱知軍府事。

三年正月癸丑日，王建攻占了龍州，刺史田昉身亡。

閏正月丁亥日，果州刺史周雄叛變并投靠了王建。

四月壬子日，武安軍發生兵變，殺死本軍節度使劉建鋒，部將馬殷自稱留後。

五月癸未日，楊行密攻占蘇州，拘捕了刺史成及。攻占了光州，刺史劉存身亡。庚寅日，成汭攻占了黔州，武泰軍節度使王建肇逃到成都。乙未日，董昌被處死。本月，蘄州刺史馮行章叛變并投靠了楊行密。

六月庚戌日，李茂貞進犯京城，嗣延王李戒丕抵禦。丙寅日，與李茂貞在婁館交戰，李戒丕大敗。

七月癸巳日，皇帝來到渭北。甲午日，韓建前來朝見。皇帝進駐華州。乙巳日，崔胤被罷免。丙午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任戶

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甲寅，王搏罷。乙丑，國子《毛詩》博士朱朴爲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乙未，武安軍節度使崔胤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酉，貶陸扆爲峽州刺史。

十月，李克用及羅弘信戰於白龍潭，敗之。壬子，孫偓持節鳳翔四面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使。戊午，威勝軍節度使王搏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戊子，忠國軍節度使李師悅卒，其子繼徽自稱留後。

四年正月乙酉，韓建以兵圍行宮，殺扈蹕都將李筠。丙申，朱全忠陷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朱宣死之。己亥，孫偓罷都統。

二月，朱全忠寇兗州，泰寧軍節度使朱瑾奔于淮南，其子用貞以兗州叛附于全忠。全忠陷沂、海、密三州。保義軍節度使王珙寇河中。韓建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癸丑，王建陷瀘州，刺史馬敬儒死之。己未，立德王裕爲皇太子，大赦，饗于行廟。辛未，王建陷渝州。乙亥，孫偓、朱朴罷。

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鬻璋死之。

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

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禕、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

九月，錢鏐陷湖州，忠國軍節度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甲寅日，王搏被罷免。乙丑日，國子《毛詩》博士朱朴任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乙未日，武安軍節度使崔胤任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酉日，貶陸扆爲峽州刺史。

十月，李克用與羅弘信在白龍潭交戰，打敗了羅弘信。壬子日，孫偓爲持節鳳翔四面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使。戊午日，威勝軍節度使王搏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戊子日，忠國軍節度使李師悅死去，他的兒子李繼徽自稱留後。

四年正月乙酉日，韓建用兵包圍了行宮，殺死扈蹕都將李筠。丙申日，朱全忠攻占了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朱宣身亡。己亥日，孫偓被罷免都統。

二月，朱全忠侵犯兗州，泰寧軍節度使朱瑾逃到淮南，他的兒子朱用貞獻出兗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朱全忠攻占了沂、海、密三州。保義軍節度使王珙侵犯河中。韓建殺死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巖士。楊行密任江南諸道行營都統。癸丑日，王建攻占了瀘州，刺史馬敬儒身亡。己未日，立德王李裕爲皇太子，宣布大赦，在行廟舉行饗祭典禮。辛未日，王建攻占了渝州。乙亥日，孫偓、朱朴被罷免。

五月壬午日，朱全忠攻占了黃州，刺史鬻璋身亡。

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命李茂貞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李嗣周任鳳翔隴右節度使，李茂貞拒不接受詔命，李嗣周與李茂貞在奉天交戰，李嗣周大敗。

八月，韓建殺死通王李滋、沂王李禕、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李嗣周、嗣延王李戒丕、嗣丹王李允。

九月，錢鏐攻占了湖州，忠國軍節度使李繼

使李繼徽奔于淮南。彰義軍節度使張璠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靜難軍節度使李思諫爲鳳翔四面行營副都統，以討李茂貞。

十月壬子，遂州刺史侯紹叛附于王建。乙卯，合州刺史王仁威叛附于建。庚申，建陷梓州，劍南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死之。甲子，封子祕爲景王，祚爲輝王，祺爲祁王。

十一月癸酉，楊行密及朱全忠戰于清口，敗之。丙子，錢鏐陷台州。

十二月丁未，威武軍節度使王潮卒，其弟審知自稱留後。

光化元年正月，徐彥若爲司徒。

二月，赦李茂貞。

三月，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之子守文陷滄州，義昌軍節度使盧彥威奔于汴州。

四月丙寅，立淑妃何氏爲皇后。

五月己巳，大赦。辛未，朱全忠陷洺州，刺史邢善益死之。又陷邢州。壬午，陷磁州，刺史袁奉韜死之。是月，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旻死之。

七月丙申，朱全忠陷唐州。又陷隋州，執刺史趙匡璘。

八月戊午，陷鄧州，執刺史國湘。壬戌，至自華州。甲子，大赦，改元。

九月丙子，有星隕于北方。甲申，錢鏐陷蘇州。

十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卒，其子紹威自稱留後。己亥，朱全忠陷安州，刺史武瑜死之。

十一月，衡州刺史陳岌叛附于楊行密。甲寅，封子禕爲雅王，祥瓊爲王。

十二月癸未，李罕之陷潞州，自稱節度留後。李克用陷澤州。

徽逃到淮南。彰義軍節度使張璠任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靜難軍節度使李思諫任鳳翔四面行營副都統，討伐李茂貞。

十月壬子日，遂州刺史侯紹叛變并投靠了王建。乙卯日，合州刺史王仁威叛變并投靠了王建。庚申日，王建攻占了梓州，劍南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身亡。甲子日，封皇子李祕爲景王，李祚爲輝王，李祺爲祁王。

十一月癸酉日，楊行密與朱全忠在清口交戰，打敗了朱全忠。丙子日，錢鏐攻占了台州。

十二月丁未日，威武軍節度使王潮死去，他的弟弟王審知自稱留後。

光化元年正月，徐彥若任司徒。

二月，赦免了李茂貞。

三月，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的兒子劉守文攻占了滄州，義昌軍節度使盧彥威逃到汴州。

四月丙寅日，立淑妃何氏爲皇后。

五月己巳日，宣布大赦。辛未日，朱全忠攻占了洺州，刺史邢善益身亡。又攻占了邢州。壬午日，朱全忠攻占了磁州，刺史袁奉韜身亡。本月，馬殷攻占了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旻身亡。

七月丙申日，朱全忠攻占唐州。又攻占隋州，俘獲刺史趙匡璘。

八月戊午日，朱全忠攻占鄧州，俘獲了刺史國湘。壬戌日，皇帝從華州返回。甲子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

九月丙子日，有流星隕落在北方。甲申日，錢鏐攻占了蘇州。

十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死去，他的兒子羅紹威自稱留後。己亥日，朱全忠攻占了安州，刺史武瑜身亡。

十一月，衡州刺史陳岌叛變并投靠了楊行密。甲寅日，封皇子李禕爲雅王，李祥爲瓊王。

十二月癸未日，李罕之攻占了潞州，自稱節度留後。李克用攻占了澤州。

二年正月乙未，給復綿、劍二州二年。丁未，崔胤罷。兵部尚書陸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月，李罕之陷沁州。劉仁恭陷貝州。

二月甲子，朱全忠陷蔡州，奉國軍節度使崔洪奔于淮南。

三月丁巳，全忠陷澤州。

六月丁丑，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其將李璠叛附于全忠。

七月壬辰，海州戍將陳漢寶以其州叛附于楊行密。馬殷陷道州，刺史蔡結死之。

八月，李克用陷澤、潞、懷三州。

十一月，徐彥若為太保，王搏為司空。馬殷陷彬、連二州，刺史陳彥謙、魯景仁死之。辛丑，保義軍將朱簡殺其節度使李璠，叛附于朱全忠。

三年四月辛未，皇后及皇太子享于太廟。

六月丁卯，清海軍節度使崔胤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搏罷。己巳，殺之。

七月，浙江溢。

八月庚辰，李克用陷洺州，執刺史朱紹宗。

九月，朱全忠陷洺州。錢鏐陷婺州，刺史王壇奔于宣州。衢州刺史陳岌叛附于錢鏐。乙巳，徐彥若罷。丙午，崔遠罷。戊申，刑部尚書裴贇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寅，朱全忠陷瀛州。

十月丙辰，陷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陷莫州。辛巳，陷祁州，刺史楊約死之。甲申，陷定州，義武軍節度使王郜奔于太原。

十一月己丑，左右神策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內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作亂，皇帝居于少陽院。辛卯，

二年正月乙未日，免除綿、劍二州兩年的徭役。丁未日，崔胤被罷免。兵部尚書陸扆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月，李罕之攻占了沁州。劉仁恭攻占了貝州。

二月甲子日，朱全忠攻占了蔡州，奉國軍節度使崔洪逃到淮南。

三月丁巳日，朱全忠攻占了澤州。

六月丁丑日，保義軍發生兵變，殺死本軍節度使王珙，部將李璠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七月壬辰日，海州守將陳漢寶獻出本州叛變并投靠了楊行密。馬殷攻占了道州，刺史蔡結身亡。

八月，李克用攻占了澤、潞、懷三州。

十一月，徐彥若任太保，王搏任司空。馬殷攻占了彬、連二州，刺史陳彥謙、魯景仁身亡。辛丑日，保義軍將領朱簡殺死本軍節度使李璠，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三年四月辛未日，皇后與皇太子在太廟舉行享祭典禮。

六月丁卯日，清海軍節度使崔胤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搏被罷免。己巳日，被殺。

七月，浙江泛濫。

八月庚辰日，李克用攻占洺州，俘獲了刺史朱紹宗。

九月，朱全忠攻占了洺州。錢鏐攻占了婺州，刺史王壇逃到宣州。衢州刺史陳岌叛變并投靠了錢鏐。乙巳日，徐彥若被罷免。丙午日，崔遠被罷免。戊申日，刑部尚書裴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寅日，朱全忠攻占了瀛州。

十月丙辰日，朱全忠攻占景州，俘獲了刺史劉仁霸。辛酉日，攻占了莫州。辛巳日，攻占了祁州，刺史楊約身亡。甲申日，攻占了定州，義武軍節度使王郜逃到太原。

十一月己丑日，左右神策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內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作亂，皇帝移居到少陽院。辛卯日，劉季述立皇太子李裕為皇

季述以皇太子裕爲皇帝。丁未，太白晝見。

十二月，劉季述殺睦王 倚。

是歲，馬殷陷桂、宜、巖、柳、象五州。睦州刺史陳晟卒，其弟詢自稱刺史。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左神策軍將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以兵討亂，皇帝復于位。劉季述、薛齊偓伏誅，降封皇太子裕爲德王。戊申，朱全忠陷絳州。壬子，崔胤爲司空。朱全忠陷晉州。

二月甲寅，以旱避正殿，減膳。戊辰，朱全忠陷河中，執護國軍節度使王珂。辛未，封全忠爲梁王。是月，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裴樞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辛亥，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于朱全忠。

四月壬子，全忠陷沁、澤二州。丁巳，儀州刺史張鄂叛附于全忠。甲戌，享于太廟。丙子，大赦，改元。武德、貞觀配饗功臣主祭子孫敘進之，介公、鄴公後予一子九品正員官。免光化以來畿內逋負。

五月，李茂貞來朝。

六月，李克用陷隰、慈二州。

十月戊戌，朱全忠犯京師。

十一月己酉，陷同州。壬子，如鳳翔。丁巳，朱全忠陷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叛附于全忠。辛酉，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勾當中書事。癸亥，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丁卯，盧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戊辰，朱全忠犯鳳翔。辛未，陷邠州，靜難軍節度使李繼徽叛附于全忠。甲戌，崔胤、裴樞罷。

十二月，鍾傳陷吉州。

帝。丁未日，太白星白天出現。

十二月，劉季述殺死睦王李倚。

這年，馬殷攻占了桂、宜、巖、柳、象五州。睦州刺史陳晟死去，他的弟弟陳詢自稱刺史。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日，左神策軍將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帶兵平定了禍亂，皇帝復位。劉季述、薛齊偓被處死，降封皇太子李裕爲德王。戊申日，朱全忠攻占了絳州。壬子日，崔胤任司空。朱全忠攻占了晉州。

二月甲寅日，因天旱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戊辰日，朱全忠攻占河中，俘獲了護國軍節度使王珂。辛未日，封朱全忠爲梁王。本月，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任中書侍郎，吏部侍郎裴樞任戶部侍郎：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辛亥日，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四月壬子日，朱全忠攻占沁、澤二州。丁巳日，儀州刺史張鄂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甲戌日，在太廟舉行享祭典禮。丙子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武德、貞觀配祭功臣後代中主祭的子孫被錄用官職，介公、鄴公的後代給予一子九品正員官。免除光化年以來畿內積欠的租賦。

五月，李茂貞前來朝見。

六月，李克用攻占了隰、慈二州。

十月戊戌日，朱全忠進犯京城。

十一月己酉日，朱全忠攻占了同州。壬子日，皇帝前往鳳翔。丁巳日。朱全忠攻占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韓建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辛酉日，兵部侍郎盧光啓暫時料理中書省事務。癸亥日，李茂貞與朱全忠在武功交戰，李茂貞大敗。丁卯日，盧光啓任右諫議大夫，參預執掌機務。戊辰日，朱全忠進犯鳳翔。辛未日，攻占了邠州，靜難軍節度使李繼徽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甲戌日，崔胤、裴樞被罷免。

十二月，鍾傳攻占了吉州。

是歲，清海軍節度使徐彥若卒，行軍司馬劉隱自稱留後。武貞軍節度使雷滿卒，其子彥威自稱留後。

二年正月丁卯，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給事中嚴龜爲汴岐和協使。

二月己亥，盜發簡陵。王建陷利州，昭武軍節度使李繼忠奔于鳳翔。

三月庚戌，晝晦。癸丑，朱全忠陷汾州。乙卯，浙西大雨雪。戊午，朱全忠陷慈、隰二州。丁卯，李克用陷汾、慈、隰三州。

四月，盧光啓罷。丙申，溫州刺史朱褒卒，其兄敖自稱刺史。楊行密陷昇州。

五月丙午，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庚午，韋貽範罷。

六月丙子，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戌，朱全忠陷鳳州。

七月甲辰，陷成州。乙巳，陷隴州。

八月己亥，韋貽範起復。辛丑，王建陷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萬弘叛附于建。

九月戊申，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槐林，敗績。武定軍節度使拓拔思恭叛附于王建。

十月癸酉，楊行密爲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及湖南節度使馬殷討朱全忠。王建陷興州。

十一月癸卯，保大軍節度使李茂勳以兵援鳳翔。丙辰，韋貽範薨。

十二月癸巳，溫州將丁章逐其刺史朱敖。己亥，朱全忠陷鄜州，保大軍節度使李茂勳叛附于全忠。

是歲，盧光稠陷韶州。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其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正月丙午，平盧軍節度使王

這年，清海軍節度使徐彥若死去，行軍司馬劉隱自稱留後。武貞軍節度使雷滿死去，他的兒子雷彥威自稱留後。

二年正月丁卯日，給事中韋貽範任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子日，給事中嚴龜任汴岐和協使。

二月己亥日，盜賊發掘簡陵。王建攻占了利州，昭武軍節度使李繼忠逃到鳳翔。

三月庚戌日，白日天色昏暗。癸丑日，朱全忠攻占了汾州。乙卯日，浙西下大雪。戊午日，朱全忠攻占了慈、隰二州。丁卯日，李克用攻占了汾、慈、隰三州。

四月，盧光啓被罷免。丙申日，溫州刺史朱褒死去，他的哥哥朱敖自稱刺史。楊行密攻占了昇州。

五月丙午日，李茂貞與朱全忠在武功交戰，李茂貞大敗。庚午日，韋貽範被罷免。

六月丙子日，中書舍人蘇檢任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戌日，朱全忠攻占了鳳州。

七月甲辰日，朱全忠攻占了成州。乙巳日，攻占了隴州。

八月己亥日，韋貽範喪期未滿而被起用。辛丑日，王建攻占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萬弘叛變并投靠了王建。

九月戊申日，李茂貞與朱全忠在槐林交戰，李茂貞大敗。武寧軍節度使拓拔思恭叛變并投靠了王建。

十月癸酉日，楊行密任東面諸道行營都統，與湖南節度使馬殷討伐朱全忠。王建攻占了興州。

十一月癸卯日，保大軍節度使李茂勳出兵援助鳳翔。丙辰日，韋貽範去世。

十二月癸巳日，溫州將領丁章驅逐了本州刺史朱敖。己亥日，朱全忠攻占鄜州，保大軍節度使李茂勳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這年，盧光稠攻占了韶州。岳州刺史鄧進思死去，他的弟弟鄧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正月丙午日，平盧軍節度使王師範奪取

師範取兗州。戊申，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韓全誨、張彥弘、內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辛亥，翰林學士姚洎爲汴岐和協使。壬子，工部尚書崔胤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幸朱全忠軍。己巳，至自鳳翔，哭于太廟，大赦。庚午，崔胤及朱全忠殺中官七百餘人。辛未，胤判六軍十二衛事。丁章伏誅。

二月，雨土。甲戌，貶陸戢爲沂王傅，分司東都。丙子，王溥罷。朱全忠殺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戊寅，降京畿、河中、鳳翔、興德府、同鄆、鄆三州死罪以下。己卯，輝王 祚爲諸道兵馬都元帥。庚辰，朱全忠爲太尉、中書令，副之。崔胤爲司徒。乙未，清海軍節度使裴樞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朱全忠陷青州。楊行密陷密州，刺史劉康乂死之。

四月己卯，朱全忠判元帥府事。

五月壬子，荆南節度使成汭及楊行密戰于君山，死之。武貞軍節度使雷彥威之弟彥恭陷江陵。

六月乙亥，朱全忠陷登州。

九月，楊行密殺奉國軍節度使朱延壽。辛亥，朱全忠陷棣州，刺史邵播死之。陷密州。戊午，平盧軍節度使王師範叛附于全忠。

十月，忠義軍將趙匡明陷江陵，自稱留後。王建陷忠、萬、施三州。甲戌，陷夔州。丁丑，平盧軍將劉鄩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

十二月，裴贇罷。楊行密陷宣州，寧國軍節度使田頔死之。辛巳，禮部尚書獨孤損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朱全忠殺尚書左僕射致仕 張濬。

天祐元年正月乙巳，崔胤罷。裴

了兗州。戊申日，殺掉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韓全誨、張彥弘、內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辛亥日，翰林學士姚洎任汴岐和協使。壬子日，工部尚書崔胤任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子日，皇帝來到朱全忠軍中。己巳日，皇帝從鳳翔返回，哭拜太廟，宣布大赦。庚午日，崔胤與朱全忠殺死宦官七百多人。辛未日，崔胤掌管六軍十二衛事。丁章被處死。

二月，天落塵土。甲戌日，貶陸戢爲沂王傅，在東都任職。丙子日，王溥被罷免。朱全忠殺死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戊寅日，對京畿、河中、鳳翔、興德府、同鄆、鄆三州中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己卯日，輝王 李祚任諸道兵馬都元帥。庚辰日，朱全忠任太尉、中書令，副元帥。崔胤任司徒。乙未日，清海軍節度使裴樞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朱全忠攻占了青州。楊行密攻占了密州，刺史劉康乂身亡。

四月己卯日，朱全忠執掌元帥府事。

五月壬子日，荆南節度使成汭與楊行密在君山交戰，成汭戰死。武貞軍節度使雷彥威的弟弟雷彥恭攻占了江陵。

六月乙亥日，朱全忠攻占了登州。

九月，楊行密殺死奉國軍節度使朱延壽。辛亥日，朱全忠攻占了棣州，刺史邵播身亡。攻占了密州。戊午日，平盧軍節度使王師範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十月，忠義軍將領趙匡明攻占了江陵，自稱留後。王建攻占了忠、萬、施三州。甲戌日，攻占了夔州。丁丑日，平盧軍將劉鄩獻出兗州叛變并投靠了朱全忠。

十二月，裴贇被罷免。楊行密攻占了宣州，寧國軍節度使田頔身亡。辛巳日，禮部尚書獨孤損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丙申日，朱全忠殺死退休的尚書左僕射張濬。

天祐元年正月乙巳日，崔胤被罷免。裴樞掌

樞判左三軍事，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酉，朱全忠殺太子少傅崔胤及京兆尹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戊午，全忠遷唐都于洛陽。

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戊寅，次陝州。朱全忠來朝。甲申，封子禎為端王，祁豐王，福和王，禧登王，祐嘉王。

三月丁未，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

閏四月壬寅，次穀水。朱全忠來朝。甲辰，至自西都。享于太廟。大風，雨土。乙巳，大赦，改元。

六月，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會李克用、王建兵以討朱全忠。

七月乙丑，全忠以兵屯于河中。

八月壬寅，全忠以左右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兵犯官門，是夕，皇帝崩，年三十八。明年，起居郎蘇楷請更謚“恭靈莊閔”，廟號襄宗。至後唐 同光初，復故號謚云。

哀帝李祝

昭宣光烈孝皇帝諱祝，昭宗第九子也，母曰皇太后何氏。始封輝王。朱全忠已弑昭宗，矯詔立為皇太子，監軍國事。

天祐元年八月丙午，即皇帝位于柩前。衢州刺史陳璋、睦州刺史陳詢叛附于楊行密。

九月庚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朱全忠來朝。甲午，全忠殺朱友恭、氏叔琮。

十一月，全忠陷光州。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卒，衙將

管左三軍事，獨孤損掌管右三軍事。兵部尚書崔遠任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任右諫議大夫：都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酉日，朱全忠殺死太子少傅崔胤及京兆尹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戊午日，朱全忠將唐都城遷移到洛陽。

二月丙寅日，正午時北斗星出現。戊寅日，皇帝進駐陝州。朱全忠前來朝見。甲申日，封皇子李禎為端王，李祁為豐王，李福為和王，李禧為登王，李祐為嘉王。

三月丁未日，朱全忠兼掌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

閏四月壬寅日，皇帝進駐穀水。朱全忠前來朝見。甲辰日，皇帝從西都抵達。在太廟行享祭禮。颶大風，天落塵土。乙巳日，宣布大赦，更改年號。

六月，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會合李克用、王建的兵力討伐朱全忠。

七月乙丑日，朱全忠帶兵屯駐在河中。

八月壬寅日，朱全忠指使左右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帶兵衝犯宮禁，當晚，皇帝去世，時年三十八歲。第二年，起居郎蘇楷請改謚號“恭靈莊閔”，廟號襄宗。到後唐 同光初年，恢復了原謚號。

昭宣光烈孝皇帝名祝，是昭宗的第九子。母親是皇太后何氏。起初封為輝王。朱全忠殺害昭宗之後，謊稱詔命立為皇太子，代行主持軍國事。

天祐元年八月丙午日，在靈柩前即皇帝位。衢州刺史陳璋、睦州刺史陳詢叛變并投靠了楊行密。

九月庚午日，尊奉皇后為皇太后。

十月辛卯初一，發生日食。癸巳日，朱全忠前來朝見。甲午日，朱全忠殺死朱友恭、氏叔琮。

十一月，朱全忠攻占了光州。

這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死去，衙將李圖自稱

李圖自稱知州事。

二年正月，盧約陷溫州。楊行密殺平盧軍節度使安仁義。丁丑，盜焚乾陵下宮。

二月，楊行密陷鄂州，武昌軍節度使杜洪死之。戊戌，朱全忠殺德王李裕及棣王李祜、虔王李禔、遂王李諱、景王李祔、祁王李祺、瓊王李祥。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于和陵。

三月甲子，裴樞罷。戊寅，獨孤損罷。禮部侍郎張文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崔遠罷。吏部侍郎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乙未，以旱避正殿，減膳。庚子，有彗星出于西北。甲辰，出于北河。辛亥，降京畿死罪以下，給復山陵役者一年。

五月，王建陷金州，戎昭軍節度使馮行襲奔于均州。

六月，行襲克金州。楊行密陷婺州，執刺史沈夏。戊子，朱全忠殺裴樞及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左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司空致仕裴贇、檢校司空兼太子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

七月，卜郊。岳州刺史鄧進忠叛附于馬殷。

九月甲子，朱全忠陷襄州，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奔于淮南。丙寅，封弟禔為潁王，祐為蔡王。朱全忠陷江陵，留後趙匡明奔于成都。乙酉，改卜郊。

十月丙戌，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

十一月庚午，三卜郊。庚辰，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卒，以其子渥為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辛巳，朱全忠為相國，總百揆，封魏王。

知州事。

二年正月，盧約攻占了溫州。楊行密殺死平盧軍節度使安仁義。丁丑日，賊盜焚燒乾陵的下宮。

二月，楊行密攻占了鄂州，武昌軍節度使杜洪身亡。戊戌日，朱全忠殺死德王李裕及棣王李祜、虔王李禔、遂王李諱、景王李祔、祁王李祺、瓊王李祥。己酉日，將聖穆景文孝皇帝安葬在和陵。

三月甲子日，裴樞被罷免。戊寅日，獨孤損被罷免。禮部侍郎張文蔚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甲申日，崔遠被罷免。吏部侍郎楊涉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四月乙未日，因天旱皇帝避離正殿，減省膳食。庚子日，有彗星出現在西北。甲辰日，彗星出現在北河。辛亥日，對京城死罪以下的罪犯減刑，免除為安葬昭宗服役者一年的徭役。

五月，王建攻占了金州，戎昭軍節度使馮行襲逃到均州。

六月，馮行襲攻下了金州。楊行密攻占婺州，俘獲了刺史沈夏。戊子日，朱全忠殺死裴樞及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左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退休司空裴贇、退休檢校司空兼太子太保趙崇、兵部侍郎王贊。

七月，預定在郊外祭天地的日期。岳州刺史鄧進忠叛變并投靠了馬殷。

九月甲子日，朱全忠攻占了襄州，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逃到淮南。丙寅日，封皇弟李禔為潁王，李祐為蔡王。朱全忠攻占了江陵，留後趙匡明逃到成都。乙酉日，改變預定在郊外祭天地的日期。

十月丙戌日，朱全忠任諸道兵馬元帥。

十一月庚午日，第三次預定在郊外祭天地的日期。庚辰日，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死去，任命他的兒子楊渥為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辛巳日，朱全忠任相國，總領政事，封為魏王。

十二月乙未，全忠爲天下兵馬元帥。殺蔣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尚食使朱建武。癸卯，柳璨爲司空。戊申，朱全忠弑皇太后。辛亥，罷郊。癸丑，貶柳璨爲登州刺史。甲寅，殺璨及太常卿張廷範。

三年正月壬戌，淮南將王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于錢鏐。

二月，楊渥陷岳州。癸巳，王建陷歸州。

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鎮南軍節度使鍾傳卒，其子匡時自稱留後。

六月，錢鏐陷衢、睦二州，刺史陳璋、陳詢奔于淮南。

七月，楊渥陷饒州。

八月癸未，朱全忠陷相州。

九月，楊渥陷洪州，執鍾匡時。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執刺史劉彥暉。

十月辛巳，楊崇本會鳳翔、涇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戰于美原，敗績。

十一月，忠國軍節度使高彥卒，其子澧自稱留後。

閏十二月戊辰，李克用陷潞州，昭義軍節度使丁會叛附于克用。乙亥，震電，雨雪。

四年三月，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自稱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

四月戊午，錢鏐陷溫州。甲子，皇帝遜于位，徙于曹州，號濟陰王。梁 開平二年二月遇弑，年十七，謚曰哀帝。後唐 明宗追謚昭宣光烈孝皇帝，陵曰溫陵。

贊曰：自古亡國，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爲者矣，可謂真不幸也，昭宗

十二月乙未日，朱全忠任天下兵馬元帥。殺死蔣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尚食使朱建武。癸卯日，柳璨任司空。戊申日，朱全忠殺害皇太后。辛亥日，取消郊祭。癸丑日，貶柳璨爲登州刺史。甲寅日，殺死柳璨及太常卿張廷範。

三年正月壬戌日，淮南將領王茂章獻出宣、歙二州叛變并投靠了錢鏐。

二月，楊渥攻占了岳州。癸巳日，王建攻占歸州。

四月癸未初一，發生日食。鎮南軍節度使鍾傳死去，他的兒子鍾匡時自稱留後。

六月，錢鏐攻占了衢、睦二州，刺史陳璋、陳詢逃到淮南。

七月，楊渥攻占了饒州。

八月癸未日，朱全忠攻占相州。

九月，楊渥攻占洪州，俘獲了鍾匡時。乙亥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攻占坊州，俘獲了刺史劉彥暉。

十月辛巳日，楊崇本會合鳳翔、涇原、鄜延、秦隴的兵力討伐朱全忠，在美原交戰，楊崇本一方大敗。

十一月，忠國軍節度使高彥死去，他的兒子高澧自稱留後。

閏十二月戊辰日，李克用攻占潞州，昭義軍節度使丁會叛變并投靠了李克用。乙亥日，打雷閃電，下雪。

四年三月，劉守光囚禁他的父親劉仁恭，自稱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

四月戊午日，錢鏐攻占了溫州。甲子日，皇帝讓位，移居到曹州，稱濟陰王。梁 開平二年二月遇害，時年十七歲，謚號叫哀帝。後唐 明宗追謚爲昭宣光烈孝皇帝，陵叫溫陵。

贊曰：自古亡國，不一定是愚昧昏庸暴虐君主的過錯。其禍亂的到來出於逐漸積累的過程，等到大勢已去，就正當這個時候，因而雖然具備智勇，也不能有所作爲，可說是真正的不幸

是已。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迹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了，昭宗就是如此。昭宗爲人英明不凡，當初也有志於復興國運，然而外患已經形成，朝內沒有賢能輔佐，他十分感慨思慕求得非常之才，但用的不是這種人，祇是增加了禍亂。從唐滅亡，其遺毒餘酷，經歷五代五十多年，至於天下分裂，敗壞動亂達到極點而後止息。追尋禍亂的根由，是逐漸聚積起來的，怎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呢！

唐書卷十一

志 第一

禮樂(一)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官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

夏、商、周以前，治理是統一的，而禮樂通行於天下；夏、商、周以後，治出於二而禮樂則有名無實。古代，以宮室、車輿爲居處，以衣裳、冠冕爲穿戴，以尊爵、俎豆爲酒器，以金石、絲竹爲音樂，以這些用於祭祀天地和祖先，用於朝廷，用以敬事神靈和治理民衆。每年定時相聚在一起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往以爲鄉射、鄉飲酒宴請賓客或祭祀，發動衆人從事田獵、興辦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沒有一事不出於禮。凡是教育民衆孝慈、友悌、忠信、仁義的，都不外乎居處、行爲、衣着、飲食之間。民衆一天到晚從事的，無非是這些事情。這就是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通天下，使天下人日復一日地履行，漸漸習以爲常，不知不覺間就遠離罪惡而向善良發展，成爲習俗。

夏、商、周過後，正逢秦代改變古禮，秦以後的統治者，從天子百官的官位名號排列順序、國家制度到宮室車輿服飾器物等，一切都依照秦代。其間有志於治國的君主，雖然也考慮有所改創，但未能超出夏、商、周之上，因受時俗限制，祇能稍有增損，大都安於苟且簡略的禮儀。他們天天從事的，則以公文、案件、軍糧爲急事，說：“這是政治，用於治理民衆。”至於對夏、商、周的禮樂，祇是登記器物名稱而由有關部門收藏管理，按時拿出用來祭祀天地、祖宗，陳設在朝廷而已，說：“這就是禮儀，用於教化民衆。”這就是前面提到的治出於二，而禮樂有

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俯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

高宗又詔太尉長孫无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瓘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

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

名無實。所以從漢代以來，史官所記的事物的名數、升降揖讓、俯伏拜起的禮節，都是有關部門的事，所謂禮之末節。然而用於郊廟祭祀、朝會的儀式時，身在其中的文武官員都不能熟悉，而天下衆人到老死時也不曾見過，更談不上要認識禮樂盛典，完全領會禮樂的本意并受到禮樂的教化從而成為習俗了？嗚呼！習用禮器樂器而不明白其本意，忘記其根本而僅存其枝節，而且就器物來說也不完備，所謂朝覲、聘問、鄉射、鄉飲酒、宴請賓客或祭祀、田獵、學校、男子成年的冠禮、婚禮、喪葬的禮儀保留的還有多少？從梁朝以來，纔把當時所施行的禮儀附會於《周官》五禮的名稱，各立為一家之學。

唐初，就使用隋朝的禮儀。到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依據隋代的禮儀，增加天子拜陵、朝廟、養老、大射、練兵、宣讀時令、迎娶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巡行陵墓、合朔、陳兵太社等，編成《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這就是《貞觀禮》。

高宗又下詔太尉長孫无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瓘等增編的禮儀為一百三十卷，這就是《顯慶禮》。它的內容中夾雜有唐朝初年的“令”“式”條文，而李義府、許敬宗正受寵遇，多迎合附和皇帝意旨。施行以後，受到輿論的非難。上元三年，下詔恢復使用《貞觀禮》。於是在高宗在位時，《貞觀》、《顯慶》二禮兼用。到有關方面具體施行時，也遠引古禮，與二禮參考增刪使用，沒有固定的制度。武則天、中宗相繼以政治混亂而身敗，沒有可記述的，由博士掌管禮儀也祇是虛設而已。

玄宗開元十年，命國子司業韋縉做禮儀使，來掌管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奏疏，請求刪去《禮記》舊文增入當時的典禮事項。皇帝下詔由集賢院討論。學士張說認為《禮記》是不

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采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喪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五禮：

一曰吉禮。

大祀：天、地、宗廟、五帝及追尊之帝、后。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帝社、先蠶、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贈太子。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山林、川澤、司寒、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州縣之社稷、釋奠。而天子親祠者二十有四。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當其歲則舉。其餘二十有二，一歲之間不能遍舉，則有司攝事。其非常祀者，有時而行之。而皇后、皇太子歲行事者各一，其餘皆有司行事。

能刪削的書，距離聖人已經久遠，不能更改，但唐代《貞觀》《顯慶》二禮，儀式前後不同，應該加以折衷，成爲唐代禮典。於是皇帝下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等編撰，幾年沒有完成而李銳死去，蕭嵩接替李銳爲學士，上奏起居舍人王仲丘編成，爲一百五十卷，這就是《大唐開元禮》。從此以後，唐代五禮的條文纔完備，而後世使用，儘管略有增減，但都不能超出它。

貞元年間，太常禮院修撰王涇依次考查了歷代在郊外和太廟祭祀天地祖先的沿革制度以及樂工的歌曲、祭官的祝辭情況，畫出祭壇屋室排列先後的順序，編成《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抄錄開元以後的禮儀條文，增刪而成《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編成《曲臺新禮》三十卷，又采集元和以來王公官民婚祭喪葬的禮儀編成《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查這些文獻，可算是完備了，以此施行於貞觀、開元之時，也可算是興旺盛大了，却不能達到夏、商、周時的隆盛，祇是有其文而無其實，這就是所謂“禮樂爲虛名”啊！

五禮：

一曰吉禮。

大祭：有天、地、宗廟、五帝及追尊之帝、后。中祭：有社、稷、日、月、星、辰、岳、山鎮、海、瀆、帝社、先蠶、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贈太子。小祭：有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伯、雨師、靈星、山林、川澤、司寒、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州縣之社稷、釋奠。天子親自參與祭祀的有二十四種。三年一次合祭祖宗，五年一次宗廟大祭，到該年就舉行。其餘祭典有二十二種，一年之內不能完全舉行，則由有關部門代行祭事。不是常祭的，就不定期舉行。皇后、皇太子每年施行的祭典各有一種，其他都由有關部門代行。

凡歲之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

凡祭祀之節有六：一曰卜日，二曰齋戒，三曰陳設，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廟之晨裸，六曰進熟、饋食。

一曰卜日。凡大祀、中祀無常日者卜，小祀則筮，皆于太廟。卜日，前祀四十有五，卜于廟南門之外，布卜席闔西闔外。太常卿立門東，太卜正占者立門西，卜正奠龜於席西首，灼龜之具在龜北，乃執龜立席東，北向。太卜令進受龜，詣卿示高，卿受視已，令受龜，少退俟命。卿曰：“皇帝以某日祇祀於某。”令曰：“諾。”遂還席，西向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興，授卜正龜。卜正負東扉坐，作龜，興。令進，受龜，示卿。卿受，反之。令復位，東向，占之，不釋龜，進告於卿曰：“某日從。”乃以龜還卜正。凡卜日必舉初旬；不吉，即繇中及下，如初儀。若筮日，則卜正啓籒出策，兼執之，受命還席，以籒擊策，述命曰：“假爾太筮，有常。”乃釋籒坐策，執卦以示，如卜儀。小祀筮日，則太卜令蒞之，日吉乃用，遇廢務皆勿避。

每年常祭共有二十二種：冬至、正月上辛日祈求穀物收成；初夏在圓丘向昊天上帝求雨；秋末在明堂舉行大享祭禮；十二月在南郊蜡祭百神；春分早晨在東郊迎祭日神；秋分傍晚在西郊祭祀月神。夏至在方丘祭祀地祇。初冬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仲春、仲秋上戊日，在太社祭祀；立春、立夏、夏末的土王、立秋、立冬，在四郊祭祀五帝；初春、初夏、初秋、初冬、十二月，在太廟祭祀；初春正月的亥日，祭祀先農，然後接着舉行籍田之禮。

祭祀的要點共有六：一曰卜日，二曰齋戒，三曰陳設，四曰察看牲器，五曰奠獻玉帛、宗廟的早晨灑酒祭祖，六曰進熟、饋食。

一曰卜日。凡是大祭、中祭沒有固定日期的就要用龜甲來卜日，小祭則用蓍草占卜，都在太廟中進行。卜日，在祭祀前四十五日，在太廟南門外占卜。先在門外門櫬以西鋪好卜席。太常卿站在門東，太卜正占卜者站在門西。卜正把占卜用的龜甲放在卜席西頭，燒灼龜甲的用具放在龜甲的北面，然後拿起龜甲站在卜席之東，面向北方。太卜令上前接過龜甲，到太常卿處舉起讓他看，太常卿過目之後，太卜令再接過龜甲稍稍退後待命。太常卿說：“皇帝要在某日恭敬祭祀某某。”太卜令說：“是。”就把龜甲放回卜席，向西而坐。對龜甲說：“藉助你這太龜，本有常規。”再站起來，把龜甲授給太卜正，太卜正背向東門而坐，燒灼龜甲，然後站立。太卜令上前，接過龜甲，呈示給太常卿。太常卿接過，再還給太卜令。太卜令回到原位，面向東方，占卜，不放下龜甲，上前稟告太常卿說：“某日可以依從。”然後把龜甲還給太卜正。凡是卜日一定在上旬裏進行；如果不吉利，改為中旬或到下旬進行，進行程序同於上旬。若用蓍草占卜擇日，就由太卜正從筒中把蓍草棍取出，雙手拿着，受命後回到座席，用筒敲草棍，述命說：“藉助這太筮，本有常規。”就放下筒散開草棍。把卦象拿給禮官看，如同龜卜的儀式。小祭用蓍

草擇日，那就要太卜到場。日吉就採用，遇廢務都不得迴避。

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大祀，前期七日，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祀某神祇于某所，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於是乃齋。皇帝散齋于別殿；致齋，其二日于太極殿，一日于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皆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衛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三刻，皇帝服袞冕，結佩，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即御座，東向，侍臣夾侍。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就齋室。”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還本司，陪位者以次出。凡豫祀之官，散齋理事如舊，唯不吊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唯行祀事，其祀官已齋而闕者攝。其餘清齋一日。

三曰陳設。其別有五：有待事之次，有即事之位，有門外之位，有牲器之位，有席神之位。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衛尉設文武侍臣之次於其前，左右相向。設祀官次於東壇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於其東，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重行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鄴公於西壇之外道南，武

二曰齋戒。分別有三種：散齋、致齋、清齋。大祭時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祭時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祭時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大祭在祭祀前七日，太尉在尚書省召集百官立誓言說：“某日在某地祭祀某神，各人履行本職。如不恭敬履行職責，國家有既定的刑法。”於是就齋戒。皇帝在別殿散齋；致齋，二日在太極殿，一日在行宮。致齋前一日，尚舍奉御在太極殿西序及室內設置御帳，都向着東方。尚舍直長在前楹柱下張設帷幕。致齋當日，黎明，各侍衛統率部屬在門邊列隊。白天漏上水一刻時，侍中用笏板啓奏：“請宮中戒嚴。”各侍衛的屬官各自督率本部整隊進入殿庭站列，通事舍人領着五品以上身穿褲褶禮服的文武官員陪位，各侍衛官按規定着裝持器，各侍從人員齋戒者繫着佩飾，一同到閤門迎接皇帝。上水二刻時，侍中用笏板啓奏：“警衛宮禁。”上水三刻時，皇帝穿戴袞冕禮服，繫着佩飾，乘車從西房出，曲直華蓋，清道警戒的侍衛官到御座前，面向東方，侍從官員在兩旁侍奉。一刻功夫，侍中上前跪下啓奏道：“侍中臣某言，請皇上到齋室。”皇帝下車座進入齋室，文武侍從官員各自返回本司，陪位的人依次而出。凡是參與祭祀官員，散齋時照舊辦理公事，祇是不准吊喪探病，不得奏樂，不簽署刑殺文書，不施行刑罰，不涉及穢惡的事。致齋時祇行使祭祀之事，其中祀官已齋戒而缺席者由他人代行。其餘的人則清齋一日。

三曰陳設。分別有五類：有等待行事的止歇帷帳位次，有行事的位置，有門外的位置，有犧牲器皿的位置，有神席的位次。

祭前三日，尚舍直長在外圍牆東門內的道北設置皇帝的帷帳，門向南方。衛尉在皇帝帷帳前設置文武侍從人員的帷帳，帳門東西相對。在東圍牆外的道南設置祭祀官的帷帳，隨從祭祀九品文官的位次在祭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的位次又在九品文官之東，蕃客的位次又在朝集使之東。都是雙行相錯設置，門向北方，以西爲

官九品於其西，西方、北方朝集使又於其西，蕃客又於其西，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下。設陳饌幔於內壇東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明日，奉禮郎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祀官公卿位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又於其後，異位重行，西向北上。御史位於壇下，一在東南，西向；一在西南，東向。奉禮郎位於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差退，皆西向。又設奉禮郎、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間，當壇北向。從祀文官九品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酈公位於中壇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又於其南，西方、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所以即而行事也。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位於東西壇門之外，如設次，所以省牲及祀之日將入而序立也。設牲榜於東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又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白牲一、玄牲一。又赤牲一、白牲一在南，少退北上。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皆北向。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西向。太常卿位於牲前少北，御史位於其西，皆南向。又設酒尊之位。上帝，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尊、壺尊、山罍各二，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配帝，著尊、犧尊、象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於上帝酒尊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尊二，在第一

首。介公、酈公的位次在西圍牆外的道南，九品武官的位次在其西，西方、北方朝集使的位次又在九品武官之西，蕃客的位次又在朝集使之西，以東爲首。褒聖侯如果在朝，其位次在三品文官之下。在內圍牆外的道北設置陳放祭品帷幔，門向南方，另一處在北門外的道東，門向西方。第二天，在祭壇東南奉禮郎安設御位，面向西方；望燎之位對着柴壇北面，面向南方；祭祀官公卿的位置在內圍牆東門內的道南，分獻之官的位置在公卿之南，執事者的位置又在分獻之官的後邊，都雙行相錯，面向西方以北爲首。御史的位置在祭壇下，一是在東南，面向西方；一是在西南，面向東方。奉禮郎的位置在樂器架東北，贊禮人的位置在南。稍稍靠後，都面向西方。又在燎壇東北方設奉禮郎、贊者的位置，面向西方。都以北爲首。協律郎的位置在壇上南臺階之西，面向東方。太樂令的位置在北面的樂器架之間，正對着祭壇面向北方。隨從祭祀九品文官的位置在執事人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的位置又在九品文官之南，蕃客的位置又在朝集使之南，都面向西方以北爲首。介公、酈公的位置在中圍牆西門之內的道南。九品武官的位置又在介公、酈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的位置又在九品武官之南。蕃客的位置又在朝集使之南，都面向東方以北爲首。就這樣各就各位進行祭祀。設祭祀官及從祀百官的位置在東西圍牆門外，位次設置如前，用來察看犧牲及在祭祀之日送入并按順序站立。在東圍牆之外設置牲榜，正對門向西方，一隻蒼牲擺放在前面，接着擺放一隻蒼牲，又擺放一隻青牲在北面，稍稍靠後以南爲首。又接着擺放一隻赤牲、一隻黃牲、一隻白牲、一隻玄牲。又接着一隻赤牲、一隻白牲擺放在南面，稍稍靠後以北爲首。廩犧令的位置在犧牲的西南。祝史陪立在後，都面向北方。各太祝的位置在犧牲東，正在各自犧牲的後面，祝史陪立在後，面向西方。太常卿的位置在犧牲前稍稍靠北，御史的位置在太常卿西，都面向南方。又設酒尊之位。上帝有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具，擺放在壇上東南角，向着北方；象尊、壺尊、山罍各二

等。內官每陛間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間各概尊二，於下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尊二，於內壇之外。凡尊，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尊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玷，以置爵也。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皆北向。盪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也。分獻，盪、洗、篚、冪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內向。執尊、盪、篚、冪者，各立於其後。玉幣之篚於壇上下尊玷之所。前祀一日，晡後，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槁秸。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五方帝、日、月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槁秸。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有五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其方，席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皆差在前。二十八宿及中官一百五十有九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一十有七皆差在前。外官一百有五於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若在宗廟，則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守官設文武侍臣次於其後，文左武右，俱南向。設諸享官、九廟子孫於

具，擺放在壇下南臺階之東，向着北方，都是以西爲首。配帝，有著尊、犧尊、象尊、山罍各二具，放在壇上上帝酒尊之東，向着北方以西爲首。五帝、日、月各有太尊二具，放在第一級。內官每臺階之間各有象尊二具，放在第二級。中官每臺階之間各有壺尊二具，放在第三級。外官在每道之間各有概尊二具，放在下壇之下。衆星在每道之間各有散尊二具，放在內圍牆之外。凡是酒尊，都設在神座之左而向着右方。酒尊都配有勺、冪，五帝、日、月以上酒尊都有臺座，用來放爵。在南階東南設置御洗，亞獻與終獻人共用之洗設在東階之南，都向着北方。盪水放在洗之東，篚放在洗之西，向着南方排列。篚，是裝巾爵的圓篚。分獻時，盪、洗、篚、冪各放在所在方位陛道的左面，向着祭壇內。捧尊、盪、篚、冪者各自站在所掌器物的後面。裝玉幣的篚放在壇上壇下放尊的地方。祭祀前一天，晡時以後，太史令、郊社令各穿常服，帶領本部屬員登上祭壇，在壇上北方設置昊天上帝神座，面向南方，用禾秆鋪成墊席。在東方設置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面向西方，用蒲草鋪成墊席。五方帝、日、月的神座放在壇上第一級，青帝放在東階之北，赤帝放在南階之東，黃帝放在南階之西，白帝放在西階之南，黑帝放在北階之西，大明放在東階之南，夜明放在西階之北，都用禾秆鋪成墊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共五十五個神座放在第二級的十二階之間，各依據所在方位，座席都向着壇內。其中內官有北辰神座放在東階之北，曜魄寶放在北階之西，北斗放在南階之東，天一、太一都放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放在曜魄寶之東，都略靠前面。二十八宿及中官共一百五十九個神座放在第三級。其中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個神座都略靠前面。外官共一百零五個神座在內圍牆內，衆星共三百六十個神座在內圍牆外，各自依據所在方位排列在十二道之間，都用蒲草鋪成墊席。如果是在宗廟，則在祭享前三天由尚舍直長在廟東門之外的道北設置皇帝帷帳，

齋坊內道東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鄴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九品於其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前享一日，奉禮郎設御位於廟東南，西向。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西向北上。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在東南，西向；一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奉禮郎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間，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文官九品以上，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鄴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於其南，少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設牲榜於東門之外，如郊之位。設尊彝之位於廟堂之上下，每座罍彝一，黃彝一，犧尊、象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尊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尊彝在戶外，南向。各有坫焉。其壺尊二、太尊二、山罍四，皆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簋、鉶、簠、豆在堂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座四簋居前，四簠次之，六登次之，六鉶次之，簠、豆為後，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御洗在東階東南，亞獻又於東南，俱北向；盥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於戶外，自西序以東：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皆北廂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南廂北向。每座黼黻，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

門向南方。守宮在皇帝帷帳後面設置文武官員侍從臣下的帷帳，文官在左武官在右，都面向南方。在齋坊之內道東偏南設置各祭祀之官、九廟子孫的帷帳，門向西方以北為首。九品文官的帷帳又在其南，東方、南方蕃客的帷帳又在其南，門向西方以北為首。介公、鄴公的帷帳在廟西門之外，偏南。九品武官的帷帳在其南，西方北方蕃客的帷帳又在其南，門向東方以北為首。祭享的前一天，在廟東南奉禮郎設置御位，面向西方。在東門之內道南設置祭祀官公卿的位置，執事人的位置在他們的後面，面向西方以北為首。御史的位置在廟堂之下，一是在東南，面向西方；一是在西南，面向東方。令史各自陪立在後。奉禮郎的位置在樂器架東北。贊禮二人，在南稍後，都面向西方。協律郎的位置在廟堂上前楹柱之間，偏西，面向東方。太樂令的位置在北面樂器架之間，面向北方。設隨從祭祀官員的位置，九廟子孫在祭祀官公卿之南，昭、穆相錯而設。九品文官以上，又在九廟子孫的南面。東方、南方蕃客又在九品文官的南面，面向西方以北為首。介公、鄴公的位置在西門之內道南。九品武官在介公、鄴公的南面，稍稍靠西，西方、北方蕃客又在九品武官的南面，面向東方以北為首。在東門外設置牲榜，如同郊祭的位次。在廟堂上下設置酒尊彝器之位，每個神座有罍彝一具，黃彝一具，犧尊、象尊、著尊、山罍各二具，在堂上，都放在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的酒尊彝器在前楹柱之間，向着北方；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的酒尊彝器在門外，向着南方。都各有臺座。壺尊二具，太尊二具，山罍四具，都在堂下臺階之間，向着西方以西為首；簋、鉶、簠、豆在堂上，都在東側臺階之北。每個神座以四簋擺放在前，接着是四簠，接着是六登，接着是六鉶，簠、豆在後，都以南方為首，依次而下擺放。御洗擺放在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在東南，都向着北方。盥水在洗之東，圓篚在洗之西，向南排列。祭祀之日，天未明五刻時，太廟令穿禮服，在門外安放昭系、穆系的神座，從西向東依次為：獻祖、太祖、高祖、

黼純，左右几。

四曰省牲器。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禁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尊、坫、壘、洗、筐、冪入設於位。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及牲皆就位。謁者引司空，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縣於下。初，司空將升，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北面舉手曰：“脬？”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厨，省鼎鑊，申視濯漑。祀官御史省饌具，乃還齋所。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其于廟亦如之。

五曰奠玉帛。祀日，未明三刻，郊社令、良醢令各帥其屬入實尊、壘，太祝以玉幣置於筐，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簋、豆、簋、簠於饌幔。未明二刻，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事者，入自東門壇南，北向西上。奉禮郎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尊、壘、筐、冪者各就位。贊者引御史、諸太祝升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行掃除於下。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群臣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

高宗，都在北廂房，向南；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都在南廂房，向北。每個神座設斧形花紋屏風，蒲草墊席用白邊裝飾，水藻席用畫邊裝飾，次席是用黑白相間斧形花紋裝飾邊緣，左右擺設几案。

四曰察看犧牲器皿。察看犧牲之日，午後十刻時，在距祭壇二百步之內禁止行人。晡時後二刻，郊社令、丞率領府史三人以及齋郎，把尊、坫、壘、洗、筐、冪送進壇裏放在座位上。三刻，謁者、贊引各自帶領祭祀官、公卿以及送犧牲人都到位。謁者引導司空，贊引引導御史進入壇東臺階，登壇，在壇上進行掃除；下壇，在壇下懸挂樂器。開始時，司空將要登壇，謁者帶領太常卿，贊引帶領御史到壇東階前，登壇，察看洗滌祭器，下壇，站在察看犧牲的位置上，面向南立。廩犧令稍稍上前說：“請察看犧牲。”太常卿察看犧牲。廩犧令面向北舉手說：“脬？”太祝們各自環繞一周察看犧牲。向西舉手說：“充。”各太祝與廩犧令依次牽着犧牲到厨間，授給太官。謁者引導光祿卿進入厨間，察看鼎鑊，察看洗滌。祭祀官御史察看饌食器具，然後回到齋戒的地方。祭祀日距天明十五刻時，太官令率宰官用鸞刀殺牲，祝史用盛器取它的毛血，分別放置在饌食的地點，於是煮牲，在宗廟祭祀程序也是如此。

五曰奠玉帛。祭祀日距天明三刻，郊社令、良醢令各自率領部屬將酒尊和壘灌滿。太祝把玉幣放入筐中。太官令率領進饌者進入饌幔，將各簋、豆、簋、簠裝滿。距天明二刻，奉禮郎帶領贊禮者率先進入其位。贊禮者再引導御史、博士、各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事者，從東門祭壇南進入，面向北方以西爲首。奉禮郎說：“再拜。”贊禮者傳呼，於是御史以下都再拜。拿着尊、壘、筐、冪之人各就各位。贊禮者引導御史、各太祝登上祭壇東階，一位御史與二位太祝在壇上進行掃除，到第一級止。一位御史和七位太祝在壇下進行掃除。距天明一刻，謁者、贊引各自引導群臣在門外就位。太樂令率領樂工與二舞隊依次進入，文舞隊在樂器架中列隊，武舞隊

人、二舞以次入，文舞陳於縣內，武舞立於縣南。謁者引司空入，奉禮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降，行樂縣於下。謁者、贊引各引群臣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南向。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進發”。至大次門外，南向。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輿之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大裘而冕，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壇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以進。皇帝播大珪，執鎮珪。禮部尚書與近侍者從，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協律郎跪，俯伏，舉麾，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跪取玉幣於筐，各立於尊所。皇帝升壇自南陛，北向立。太祝以玉幣授侍中，東向以進。皇帝播鎮珪受之，跪奠於昊天上帝，俯伏，興，少退，再拜，立於西方，東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以進，皇帝受幣，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俯伏，興，拜，降自南陛，復于位。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諸神之位；祝史、齋郎助奠。初，衆官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奠之，退立於尊所。若宗廟，曰晨裸。享日，未明

站在樂器架之南。謁者引導司空進入，奉禮郎說：“再拜。”司空再拜，從東階登壇，在壇上進行掃除，下壇，在壇下敲擊懸挂的樂器。謁者、贊引各引導群臣進入就位。開始時，距天明三刻，各衛排列大駕儀仗，侍中用笏板啓奏“請宮中戒嚴”。乘黃令將玉輅引入行宮南門外，面向南方。距天明一刻，侍中用笏板啓奏“警衛宮禁”。皇帝穿戴袞冕禮服，乘車而出。皇帝登上玉輅車，如同當初。黃門侍郎啓奏“請進發”。至帷帳門外，面向南方。侍中請皇帝下車。皇帝下車，又上乘輿進入帷帳。半刻功夫，太常博士引導太常卿站在帷帳之外，正對着門面向北方，侍中用笏板啓奏“警衛宮禁”。黎明時，皇帝穿着大裘并戴冕，博士引導太常卿，太常卿引導皇帝到中圍牆門外，殿中監進上大珪，尚衣奉御又把鎮珪授給殿中監進上。皇帝身佩大珪，手持鎮珪，禮部尚書與近侍跟隨，皇帝到自己的標牌處，向西站立。太常卿上前啓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說：“衆官再拜。”在位的人都再拜。太常卿上前說：“有關官員恭敬準備，請行事。”協律郎下跪，俯伏，舉起麾旗，演奏樂舞六曲，放倒麾旗，敲擊敔，樂舞停止。太常卿上前啓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說：“衆官再拜。”在位者都再拜。各太祝跪着從筐中取出玉幣，分別站在陳放酒尊之處。皇帝從南階登壇，向北站立。太祝把玉幣授給侍中，侍中向東進上，皇帝佩起鎮珪接過玉幣，跪下祭奠昊天上帝，俯伏，站起，稍稍退後，再拜，站在西方，面向東方。太祝把幣授給侍中進上，皇帝接受幣，跪下祭奠高祖神堯皇帝，俯伏，站起，下拜，從南階下壇，回到原位。皇帝將要祭奠配帝之幣時，七名謁者分別引導獻幣之官捧着玉幣一齊上前，跪着祭奠各神之位；祝史、齋郎協助祭奠。開始，衆官再拜，祝史各自捧着裝有牲毛牲血的豆進入，分別從規定的臺階登壇，各太祝迎上接過各自在壇上祭奠，然後退到放酒尊處。如果是在宗廟祭祀，叫作晨裸。祭享之日，距天明四刻，太廟令、良醢令各率領部屬灌滿尊、壺，太官令率進饌食者裝滿所有的簋、豆、簠、簋。

四刻，太廟令、良醢令各帥其屬入實尊、壘，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簠、豆、簋、簠。未明三刻，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博士、官闈令、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事者，入自東門，當階間，北向西上。奉禮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執尊、壘、筐、冪者各就位。贊者引御史、諸太祝升自東階，行掃除於堂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太階之西，上瑞為前列，次瑞次之，下瑞為後，又陳伐國寶器亦如之，皆北向西上，藉以席。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階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贊者引太廟令、太祝，官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腰輿升自東階，入獻祖室，開坎室。太祝、官闈令奉神主各置於輿，出，置於座，次出懿祖以下神主如獻祖。鑾駕將至，謁者、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從享群官、九廟子孫、諸方客使，皆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回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謁者引司空入，就位。奉禮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東階，行掃除於堂上，降，行樂縣於下。初，司空行樂縣，謁者、贊引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群官、諸方客使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太常卿引皇帝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近侍者從入，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協律郎舉麾，

距天明三刻，奉禮郎率領贊禮者率先進入就位。贊禮人引導御史、博士、官闈令、太祝以及令史、祝史與執事者，從東門進入，對着階間，面向北方以西為首。奉禮郎說：“再拜。”御史以下都再拜。拿尊、壘、筐、冪的人各就各位。贊禮者引導御史、各太祝從東階上堂，在堂上進行掃除，令史、祝史在堂下掃除。太廟令率領部屬在太階之西陳列祥瑞物，上瑞物擺在前列，接着是次瑞物，最後是下瑞物。又陳列征伐別國繳獲的寶器也是如此。都向北以西為首，用席墊着。距天明二刻，在東階之東陳列腰輿，每室各二乘，都向西以北為首。贊禮者引導太廟令、太祝，官闈令率內外執事者，從東階把腰輿抬上堂，送進獻祖之室，打開坎室。太祝、官闈令把各神主移入腰輿，抬出，把神主安放在座上。依次按獻祖的方式取出懿祖以下各神主安放在座上。皇帝鑾駕將來到時，謁者、贊禮者各自引導祭祀官，通事舍人分別引導隨從祭祀官員、九廟子孫、各方客使，都到門外就位。皇帝到達帷帳門外，掉轉車頭向南。將軍下車，立在車右。侍中請皇帝下車。皇帝下車，皇帝乘輿到達帷帳。通事舍人引導文武五品官員以上隨從祭祀之官都到門外就位。太樂令率領樂工、二舞隊進入。謁者引導司空進入，就位。太樂令率領樂工、二舞隊進入。謁者引導司空進入，就位。奉禮郎說：“再拜。”司空再拜，從東階登堂，在堂上進行掃除，下堂，在堂下敲奏懸挂的樂器。開始時，司空敲奏懸挂的樂器，謁者、贊引者各自引導祭祀官，通事舍人分別引導九廟子孫、隨從祭祀群官、各方客使進入就位。皇帝停在帷帳裏半刻功夫，侍中用笏板啓奏“警衛宮禁”。皇帝從帳內出來。太常卿引導皇帝到廟門外，殿中監進上鎮珪，皇帝手持鎮珪，近侍跟隨進入，皇帝到自己的標牌處，向西站立。太常卿上前說：“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說：“衆官再拜。”在位官員都再拜。太常卿上前說：“有關官員恭敬準備，請行事。”協律郎舉起麾旗，敲擊祝，演奏樂舞九曲，放倒麾旗，敲擊啟，樂舞停止。太常卿說：“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說：“群官再拜。”在位官員都

鼓祝，樂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詣盥洗，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珪，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筐；興，以悅受巾，跪奠於筐。又取瓚於筐，興，以進，皇帝受瓚。侍中酌水奉盤，皇帝洗瓚，黃門侍郎授巾如初。皇帝拭瓚，升自阼階，就獻祖尊彝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酒，進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裸地奠之，俯伏，興，少退，北向再拜。又就懿祖尊彝所，執尊者舉冪，侍中取瓚於玷以進，皇帝受瓚。侍中贊酌鬱酒，進懿祖神座前，南向跪，以鬯裸地奠之。次祿太祖以下，皆如懿祖。皇帝降自阼階，復于版位。初，群官已再拜，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立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各立於其後，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進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尊所，齋郎奉爐炭置於神座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其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取肝、膋燔於爐，還尊所。

再拜。皇帝到盥洗前，侍中跪着取匜，起立，灌水；又跪着取盤，起立，接水。皇帝佩起鎮珪，洗手。黃門侍郎跪着從筐中取出巾，起立，用佩巾接巾，跪着放進筐中祭奠。又從筐中取出瓚，起立，進上，皇帝接過瓚，侍中舀水捧盤，皇帝洗瓚。黃門侍郎授巾如前。皇帝擦瓚，從東階登堂，到放獻祖尊、彝之處，掌尊者揭起冪巾，侍中協助舀出鬱草酒，進獻到獻祖神座前，向北跪下，用鬯酒澆在地上祭奠，俯伏，站起，稍稍退後，向北再拜。又到放懿祖尊、彝之處，掌尊者揭起冪巾，侍中從臺座上取出瓚進上，皇帝接過瓚，侍中協助舀出鬱草酒，進獻到懿祖神座前，向南跪下，用鬯酒澆在地上祭奠。依次澆酒於地祭奠太祖以下的祖宗神座，都如祭奠懿祖的儀式。皇帝從東階下堂，又回到自己的標牌處。開始，群官再拜後，祝、史各自捧着裝有牲毛、血、肝、脂肪的豆站在東門外，齋郎捧着爐炭、蕭草、稷、黍分別站在他們的後面，依次從正門進入，從臺階登堂。各太祝分別在階上迎取牲毛、血、肝、脂肪，進奠在神座前。祝史退後站在放尊之處，齋郎捧起爐炭放在神座之左，蕭草、稷、黍各放在神座下，從東階下堂退出。各太祝取肝、脂肪放在爐中焚燒，回到放尊之處。

唐書卷十二

志 第 二

禮樂(二)

六曰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內壇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太官令引饌入門，各至其陛。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諸太祝迎饌於壇上，司徒、太官令俱降自東陛以出。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皇帝詣盪洗，盥手，洗爵，升壇自南陛。司徒升自東陛，立於尊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後。皇帝詣上帝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泛齊，進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帝再拜。詣配帝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取爵於玷以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泛齊，進高祖神堯皇帝前，東向跪，奠，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於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皇帝再拜。進昊天上帝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

六曰進熟。皇帝登上祭壇，進獻玉、幣。太官令率領進獻食品者奉獻食物，陳放在內圍牆的門外。謁者引導司徒走出來到放食之處，司徒捧起昊天上帝之俎，太官令引導入門，各自來到階前。祝史一齊進上食物，下跪，撤下裝有犧牲的豆，從東階下壇退出。各太祝在壇上迎接食物，司徒、太官令都從東階下壇退出。又進獻百官、獻給衆星的食物。皇帝到盪洗前洗手，洗爵，從南階登壇。司徒從東階登壇，站在放酒尊處，齋郎捧俎跟隨登壇，站在司徒之後。皇帝到陳放上帝酒尊之處，執尊者舉起冪巾，侍中協助皇帝斟上酒醪，進獻到昊天上帝之前，向北跪下，放下酒爵，站起，稍稍退後，站定。太祝手持祝版進到神座右方，向東跪下，宣讀祝文說：“某年某月朔日，嗣天子臣某，冒昧上陳於昊天上帝。”皇帝再拜。再到陳放配帝酒尊之處，掌尊揭起冪巾，侍中從臺座上取爵進上，皇帝接過爵，侍中協助斟上醪酒，進獻到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向東跪下，放下爵，站起，稍稍退後，站定。太祝手持祝版進獻到神座左方，向北跪下，宣讀祝文說：“某年某月朔日，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冒昧上陳於高祖神堯皇帝。”皇帝再拜，進到昊天上帝神座前，向北站立。太祝各自拿着爵進上祝福酒，然後將酒合在一爵中，太祝拿爵授給侍中進上，皇帝再拜，接過爵，下跪，用酒祭奠，然後飲下祝福酒，放下爵，俯伏，站起。太祝各自率領齋郎進上俎，太祝從神座前取下部分祭肉共放入一俎之中，授給司徒進上，皇帝接過再交

肉，共置一俎，授司徒以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復於坫。皇帝俯伏，興，再拜，降自南陛，復于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疊洗，盥手，洗瓠爵，自東陛升壇，詣昊天上帝著尊所，執尊者舉罍，太尉酌醴齊，進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興，再拜。詣配帝犧尊所，取爵於坫，酌醴齊，進高祖神堯皇帝前，東向跪，奠爵，興，再拜。進昊天上帝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進于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再拜，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疊洗，盥手，洗瓠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太尉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疊洗，盥手，洗瓠爵，各由其陛升，酌泛齊，進，跪奠於神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疊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尊所，酌泛齊以獻。贊者四人次引獻官詣疊洗，盥、洗，詣外官酒尊所，酌清酒以獻。贊者四人，次引獻官詣疊洗，盥、洗，詣衆星酒尊所，酌昔酒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一成。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皇帝就位，南向立。上下諸祝各執筐，取玉、幣、祝版、禮物以上。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詣柴壇，

給身邊的人。皇帝下跪，取過爵，然後飲酒，飲盡爵中酒。侍中上前接過空爵，放回臺座上。皇帝俯伏，站起，再拜，從南階下壇，回到原位。文舞隊退出，武舞隊進入。起初，皇帝將要回到原位時，謁者引導太尉到疊洗處，洗手，洗瓠爵，從東階登壇，到陳放昊天上帝著尊之處，掌尊者揭起罍巾，太尉斟上醴酒，進獻到昊天上帝神座之前，向北跪下，放下爵，站起，再拜。到陳放配帝犧尊之處，從臺座上取爵，斟上醴酒，進獻到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向東跪下，放下爵，站起，再拜。進獻到昊天上帝神座前，向北站立，太祝們各自用爵斟上福酒，把酒合在一爵中，進到右方，向西站立。太尉再拜，接過爵，下跪，用酒祭奠，然後飲酒，飲盡爵中酒。太祝上前接過虛爵，放回臺座上。太尉再拜，下壇，回到原位。起初，太尉祭獻將要結束時，謁者就引導光祿卿到疊洗處洗手，洗瓠爵，登壇，斟上白酒，這終獻如同太尉亞獻的程序。太尉將登壇獻祭時，七名謁者分別引導五方帝及日、月等獻祭的官到疊洗處洗手，洗瓠爵，然後各自從規定的臺階登壇斟上醪酒，進上，跪在神座前祭奠。開始時，第一層上的獻祭官將要登壇，謁者五人依次引導獻祭官分別來到疊洗之處，洗手，洗瓠爵，各自從規定的臺階登壇，到第二層上放內官酒尊之處，斟上醪酒獻祭。選贊者四人依次引導獻祭官到疊洗處洗手、洗瓠爵，到放外官酒尊之處，斟上清酒獻祭。贊者四人，依次引導獻祭官到疊洗處洗手、洗瓠爵，到放衆星酒尊處斟上陳酒獻祭。祝史、齋郎斟酒助祭，如同獻祭內官的程序。上下各祝都進前，下跪撤下豆，放回酒尊之處。奉禮郎說：“賜胙。”贊者說：“衆官再拜。”在位官員都再拜。太常卿上前啓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說：“衆官再拜。”在位官員都再拜。奏一曲樂。太常卿上前啓奏：“請到望燎位。”皇帝就位，向南站立，上下各祝各自拿筐，取出玉、幣、祝版、禮物進上。齋郎用俎放上牲肉、稷、黍飯以及爵酒，各自按規定的臺階下壇，到柴壇處，從南階登壇，把幣、祝版、饌物放在柴上。門內各祝又把內官以下的禮

自南陞登，以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又以內官以下禮幣皆從燎。奉禮郎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曰：“禮畢。”皇帝還大次，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皇帝入次，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者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出。工人、二舞以次出。若宗廟，曰饋食。皇帝既升，裸，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西向南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太官引饌入自正門，至於太階。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迎饌於階上設之，乃取蕭、稷、黍濡於脂，燔於爐。太常卿引皇帝詣盥洗，盥手，洗爵，升自阼階，詣獻祖尊彝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泛齊，進獻祖前，北向跪，奠爵。又詣尊所，侍中取爵於坫以進，酌泛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退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皇帝再拜，又再拜。奠，詣懿祖尊彝，酌泛齊，進神前，南向跪，奠爵，少西，俯伏，興。又酌泛齊，進神前，南向跪，奠爵，少東，退立。祝史西面跪，讀祝文。皇帝再拜，又再拜。次奠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如懿祖。乃詣東序，西向立。司徒升自阼階，立於前楹間，北面東上。諸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

幣都隨之燒燎。奉禮郎說：“可燎。”東西兩面各有六人，用火炬點火。柴燒到一半時，太常卿上前說：“禮畢。”皇帝回到帷帳，從中園牆門出，殿中監上前接過鎮珪，把它交給尚衣奉御。殿中監又上前接過大珪，皇帝進入帳內，謁者、贊引各自引導祭祀官員，通事舍人分別引導隨從祭祀群官、各方客使依次而出。贊者引導御史、太祝以下官員都回到執事的位置上。奉禮郎說：“再拜。”御史以下官員都再拜，退出。樂工、二舞隊依次而出。若是在宗廟祭祀，叫作饋食。皇帝登堂後，向地上灑酒祭神，太官令出堂，率領進食人捧着食物，陳放在東門外，面向西方以南爲首。謁者引導司徒出堂，到陳設食物之處，司徒捧着獻祖的俎。太官引導食物從正門進入，到臺階前。祝史們一齊進前，撤下裝有牲毛牲血的豆，從東階下堂而出。各太祝在階上迎接食物進行陳設，然後取來蕭草、稷、黍蘸上油脂，在爐中焚燒。太常卿引導皇帝到盥洗處，洗手，洗爵，從東臺階登堂，到放獻祖酒尊彝器處，掌尊人揭起冪巾，侍中協助斟上醪酒，進獻到獻祖神座之前，向北跪下，放下爵。又到放酒尊處，侍中從臺座上取爵進上，斟上醪酒，進獻到神座前，向北跪下，放下爵，退後站立。太祝手持祝版走到神座右方，向東跪下，宣讀祝文說：“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皇帝再拜，又再拜。祭奠，到放懿祖酒尊彝器處，斟上醪酒，進獻到神座前，向南跪下，放下爵，稍稍向西，俯伏，站起。又斟上醪酒，進獻到神座前，向南跪下，放下爵，稍稍向東，退後站立。祝史向西跪下，宣讀祝文。皇帝再拜，又再拜。依次祭奠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程序都如同祭奠懿祖。然後到東序，向西站立。司徒從東階上堂，站在前楹柱之間，面向北方以東爲首。各太祝各自用爵斟上祝福酒進上，合在一爵中，太祝拿爵授給侍中進上。皇帝再拜，接過爵，跪下，用酒祭奠，飲盡爵中酒，放下爵，俯伏，站起。太祝們各自率領齋郎進上俎，太祝取下神座前部分三牲祭肉，共放在

啐酒，奠爵，俯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共置一俎上，以黍、稷飯共置一簋，授司徒以進；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以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復於坫。皇帝降自阼階，復于版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將復位，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阼階，詣獻祖尊彝所，酌醴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再拜。又取爵於坫，酌醴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少西，北向再拜。次奠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如獻祖。乃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於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復于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諸太祝各進，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曰：“禮畢。”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九廟子孫及從享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以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帥腰輿升，納神主。其祝版燔於齋坊。

七祀，各因其時享：司命、戶以春，竈以夏，中雷以季夏土王之日，門、厲以秋，行以冬。時享之日，太廟令布神席于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

一俎上，把黍、稷飯合放在一簋中，授給司徒進上；太祝又把祭肉授給司徒進上。皇帝每次接過後，都交給身邊的人，然後跪下取爵，飲酒，飲盡爵中酒。侍中進前接過空爵，交給太祝，放回臺座上。皇帝從東臺階下堂，回到自己的標牌處。文舞隊退出，武舞隊進入。起初，皇帝將要回位時，太尉就到罍處洗，洗手，洗爵，從東臺階上堂，到放獻祖酒尊彝器處，斟上醴酒進獻到神座前，向北跪下，放下爵；稍稍向東，站起，再拜。又從臺座上取爵，斟上醴酒進獻到神座前，向北跪下，放下爵；稍稍向西，向北再拜。依次祭奠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程序如同祭奠獻祖。然後到東序，向西站立。各太祝用爵斟上祝福酒，合在一爵中，太祝拿爵進於左方，向北站立。太尉再拜後接過爵，下跪，祭酒，然後飲酒，飲盡爵中酒。太祝進前接過爵，放回臺座上。太尉站起，再拜，回到原位。起初，太尉獻祭將結束時，謁者就引導光祿卿到罍洗處，洗手、洗爵，上堂，斟上白酒，這終獻就如同太尉的亞獻程序。太祝們各自進前，撤下豆，放回酒尊處。奉禮郎說：“賜胙。”贊者說：“衆官再拜。”在位官員都再拜。太常卿上前啓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說：“衆官再拜。”在位官員都再拜。奏一曲樂舞而止。太常卿上前說：“禮畢。”皇帝出門。殿中監上前接過鎮珪。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自引導祭祀官、九廟子孫及隨從祭祀群官、各方客使依次而出。贊引引導御史、太祝以下官員都回到執事者的位置上。奉禮郎說：“再拜。”御史以下官員都再拜而出。樂工、二舞隊依次而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率領腰輿上堂，收入神主。把祝版在齋坊燒掉。

七種祭祀，各自根據規定季節祭祀：司命、司戶在春季，竈神在夏季，中雷在夏末是祭祀土王的日子，國門、泰厲在秋季，國行在冬季。宗廟四時祭祀的當天，太廟令把神席鋪在廟庭西門

向北上；設酒尊于東南，疊洗又於東南。太廟令、良醢令實尊筐，太官丞引饌，光祿卿升，終獻，獻官乃即事，一獻而止。

其配享功臣，各位於其廟室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爲上。壺尊二於座左，設洗於終獻洗東南，北向。以太官令奉饌，廟享已亞獻，然後獻官即事，而助奠者分奠，一獻而止。

此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孟冬祫于太廟之禮，在乎壇壝、宗廟之間，禮盛而物備者莫過乎此也。其壇堂之上下、壝門之內外、次位之尊卑與其向立之方、出入降登之節，大抵可推而見，其盛且備者如此，則其小且略者又可推而知也。

至於壇坎、神位、尊爵、玉幣、簋豆、簠簋、牲牢、冊祝之數皆略依古。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而五減之，至于五丈，而十有二陛者，圓丘也。八觚三成，成高四尺，上廣十有六步，設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一丈，下陛丈有二尺者，方丘也。高、廣皆四丈者，神州之壇也。其廣皆四丈，而高八尺者青帝、七尺者赤帝、五尺者黃帝、九尺者白帝、六尺者黑帝之壇也。廣四丈，高八尺者，朝日之壇也。爲坎深三尺，縱廣四丈，壇於其中，高一尺，方廣四丈者，夕月之壇也。廣五丈，以五土爲之者，社稷之壇也。高尺，廣丈，蜡壇也。高五尺，周四十步者，先農、先蠶之壇也。其高皆三尺，廣皆丈者，小祀之壇也。岳鎮、海瀆祭於其廟，無廟則爲之壇於坎，廣一丈，四向爲陛者，海瀆之壇也。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者，古

之內道南，向着東方以北爲首；在東南陳設酒尊，疊洗又放在酒尊東南。太廟令、良醢令灌滿尊、裝滿筐，太官丞引導食物，光祿卿登上廟堂，行終獻禮時，進獻官就主持祭祀，祇一獻就結束。

太廟中配祭的功臣神座，各位於所屬廟室的太階之東，稍靠南向着西方，以北爲首。陳放二壺尊在神座之左，在終獻洗的東南安設洗，向着北方。由太官令捧上食物，在廟祭亞獻之後，再由進獻官行祭，而協助祭奠者分別祭奠，祇一獻就結束。

這是冬至在圓丘祭祀昊天上帝、初冬在太廟合祭祖宗之禮儀，是在祭壇的牆圍和宗廟之間舉行，禮典的盛大及祭物的完備沒有比這更隆重的了。祭壇、廟堂上下，牆門內外，次序位置的尊卑以及面向站立的方位、出入升降的程序，大抵可想而知，祭禮的隆重完備程度是如此，那麼小而簡略的祭禮的景況也可以推知了。

至於壇坎、神位、尊爵、玉幣、簋豆、簠簋、牲牢、冊祝的數量都大體依照古禮。壇高四層，每層高爲八尺一寸，下層方圓爲二十丈，而每層遞減五丈，最上一層方圓爲五丈。有十二個臺階，這是圓丘的規制。八角三層，每層高爲四尺，上寬十六步，設有八個臺階，上層臺階寬八尺，中層臺階一丈，下層臺階一丈二尺，這是方丘的規制。高、寬都是四丈，這是祭神州的壇。寬都是四丈，高八尺的是青帝壇、七尺的是赤帝壇、五尺的是黃帝壇、九尺的是白帝壇、六尺的是黑帝壇。寬四丈，高八尺是朝日的壇制。挖坎深三尺，四丈見方，壇在坎中，高一尺，四丈見方，這是夕月的壇制。寬五丈，用五色土築成，是社稷的壇制。高一尺，寬一丈，是蜡祭的壇制。高五尺，周長四十步，是先農、先蠶的壇制。高都是三尺，寬都是一丈，是小祭的壇制。岳鎮、海瀆在本廟祭祀，沒有廟就挖坎在坎中築壇，寬一丈，四面築有臺階的，是海瀆的壇制。寬二丈五尺，高三尺，四面築有臺階的，是古帝王的壇制。寬一丈，高一丈二尺，有門六尺見方的，是大祭時燎壇的壇制。寬八尺，高一丈，有

帝王之壇也。廣一丈，高一丈二尺，戶方六尺者，大祀之燎壇也。廣八尺，高一丈，戶方三尺者，中祀之燎壇也。廣五尺，戶方二尺者，小祀之燎壇也。皆開上南出。瘞坎皆在內壇之外壬地，南出陞，方深足容物。此壇坎之制也。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并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坐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坐，在第二等十有二陞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陞之間。外官一百五在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在內壇之外。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五帝在四方之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五方帝在第一等，五帝在第二等，五官在壇下之東南。季秋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五方帝在五室，五帝各在其左，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立春祀青帝，以太皞氏配，歲星、三辰在壇下之東北，七宿在西北，句芒在東南。立夏祀赤帝，以神農氏配，熒惑、三辰、七宿、祝融氏之位如青帝。季夏土王之日祀黃帝，以軒轅氏配，鎮星、后土氏之位如赤帝。立秋祀白帝，以少昊氏配，太白、三辰、七宿、蓐收之位如赤帝。立冬祀黑帝，以顓頊氏配，辰

門三尺見方的，是中祭時燎壇的壇制。寬五尺，有門二尺見方的，是小祭時燎壇的壇制，都是上方敞開，從南面進出。瘞坎都在內圍牆之外的北方壬地，南面進出的臺階，寬、深足可以容納物品，這是壇坎的規制。

冬至在圓丘祭祀昊天上帝，用高祖神堯皇帝的神位配祭。東方青帝的神位靈威仰、南方赤帝的神位赤熛怒、中央黃帝神位含樞紐、西方白帝神位白招拒、北方黑帝神位汁光紀以及大明、夜明的神位放在祭壇第一級。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的神位都依次放在行位之前。其餘內官各神位以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的神位，在第二級的十二個臺階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的神位，依次擺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的神位都擺在第三級的十二個臺階之間。外官一百零五的神座在內圍牆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的神位放在內圍牆之外。正月第一個辛日祭祀昊天上帝祈求穀物豐收，用高祖神堯皇帝神位配祭，五帝神位放在四方的臺階上。初夏祭祀昊天上帝祈求雨水充沛，用太宗文武聖皇帝神位配祭，五方帝神位放在第一級，五帝神位放在第二級，五官神位放在壇下的東南。秋末祭祀昊天上帝，用睿宗大聖真皇帝神位配祭，五方帝神位放在五室，五帝神位各放在其左方，五官神位放在庭中，各按本身的方位。立春日祭祀青帝，用太皞氏神位配祭，歲星、三辰的神位放在壇下東北，七宿神位放在西北，句芒神位放在東南。立夏日祭赤帝，用神農氏神位配祭，熒惑、三辰、七宿、祝融氏神位的陳放如同祭祀青帝時。夏末土王之日祭祀黃帝，用軒轅氏配祭，鎮星、后土氏神位的陳放如同祭赤帝時。立秋祭祀白帝，用少昊氏神位配祭，太白、三辰、七宿、蓐收神位的陳放如同祭赤帝時。立冬日祭祀黑帝，用顓頊氏配祭，辰星、三辰、七宿、玄冥氏

星、三辰、七宿、玄冥氏之位如白帝。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在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其壇上，后稷在壇東，五官、田峻各在其方，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方之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各在其方之壇，龍、麟、朱鳥、騶虞、玄武、鱗、羽、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於菟、猫各在其方壇之後。夏至祭皇地祇，以高祖配，五方之岳鎮、海瀆、原隰、丘陵、墳衍在內壇之內，各居其方，而中岳以下在西南。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吉亥祭神農，以后稷配，而朝日、夕月無配。席，尊者以栗秸，卑者以莞。此神位之序也。

以太尊實泛齊，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以象尊實醢齊，壺尊實沈齊，皆二；山罍實酒四。以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著尊實泛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以祀配帝。以著尊二實醴齊，以祀內官。以犧尊二實盎齊，以祀中官。以象尊二實醢齊，以祀外官。以壺尊二實昔酒，以祀衆星、日、月。以上皆有坫。迎氣，五方帝、五人帝以六尊，惟山罍皆減上帝之半。五方帝大享於明堂，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五方帝從祀於圓丘，以太尊實泛齊，皆二。五人帝從享於明堂，以著尊實醴齊，皆二。日、月，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皆二，以山罍實酒一。從祀於圓丘，以太尊二實泛齊。神州地祇從祀於方丘，以太尊二實泛齊。五官、五星、三辰、后稷，以象尊實醢齊；七宿，以壺尊實沈齊，皆二。蜡祭，神農、伊耆氏，以

神位的陳放如同祭白帝時。蜡祭百神，大明、夜明的神位放在壇上，神農、伊耆的神位各放在壇上所屬位置，后稷在壇東，五官、田峻的神位各放在所屬的方位，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方的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的神位各放在壇上所屬方位，龍、麟、朱鳥、騶虞、玄武、鱗、羽、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於菟、猫的神位各放在壇後所屬方位。夏至祭祀皇地祇，用高祖神位配祭，五方的岳鎮、海瀆、原隰、丘陵、墳衍神位放在內圍牆之內，各放在所屬方位，而中岳以下的神位放在西南。初冬祭祀神州地祇，用太宗配祭。社祭用后土配祭，稷祭用后稷配祭。吉亥日祭祀神農，用后稷神位配祭。而朝日、夕月祭祀沒有配祭。尊貴的用禾秆編的墊席，卑微的用蒲草編的墊席。這是神位的順序。

用太尊裝滿醪酒，著尊裝滿醴酒，犧尊裝滿白酒，山罍裝滿酒，都是二個；用象尊裝滿紅酒，壺尊裝滿沉渣酒，都是二個；山罍裝滿酒是四個。用於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用著尊裝滿醪酒，犧尊裝滿醴酒，象尊裝滿白酒，山罍裝滿酒，都是二個，用於祭祀配帝。用著尊二個裝滿醴酒，用於祭祀內官。用犧尊兩個裝滿白酒，用於祭祀中官。用象尊二個裝滿紅酒，用於祭祀外官。用壺尊二個裝滿陳酒，用於祭祀衆星、日、月。以上酒尊都有臺座。迎節氣，祭五方帝、五人帝用六個尊，祇有山罍之數都減去祭祀上帝的一半。五方帝在明堂大祭祀時，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是兩個。五方帝在圓丘隨從祭祀時，用太尊裝滿醪酒，都是兩個，五人帝在明堂隨從祭祀時，用著尊裝滿醴酒，都是兩個。日、月，用太尊裝滿醴酒，著尊裝滿白酒，都是二個，用山罍一個裝滿酒。在圓丘隨從祭祀，用太尊兩個裝滿醪酒。神州地祇在方丘隨從祭祀時，用太尊兩個裝滿醪酒。五官、五星、三辰、后稷用象尊裝滿紅酒，七宿，用壺尊裝滿沉渣酒，都是兩個。蜡祭，在祭祀神農、伊耆氏時，用著尊都是二個裝滿白酒。祭祀田

著尊皆二實盎齊。田畯、龍、麟、朱鳥、騶虞、玄武，以壺尊實沈齊。鱗、羽、裸、毛、介、丘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虎、貓、昆蟲，以散尊實清酒，皆二。岳鎮、海瀆，以山尊實醢齊。山、川、林、澤，以蜃尊實沈齊，皆二。伊耆氏以上皆有坫。太社，以太壺實醢齊，著尊實盎齊，皆二；山壺一。太稷，后稷氏亦如之。其餘中祀，皆以犧尊實醢齊，象尊實盎齊，山壺實酒，皆二。小祀，皆以象尊二實醢齊。宗廟祫享，室以罍彝實明水，黃彝實鬯，皆一；犧尊實泛齊，象尊實醢齊，著尊實盎齊，山壺實酒，皆二。設堂上。壺尊實醢齊，大尊實沈齊，山壺實酒，皆二。設堂下。禘享，鷄彝、鳥彝一。時享，春、夏室以鷄彝、鳥彝一，秋、冬以罍彝、黃彝一，皆有坫。七祀及功臣配享，以壺尊二實醢齊。別廟之享，春、夏以鷄彝實明水，鳥彝實鬯，皆一；犧尊實醢齊，象尊實盎齊，山壺實酒，皆二。秋、冬以罍彝、黃彝，皆一；著尊、壺尊、山壺皆二。太子之廟，以犧尊實醢齊，象尊實盎齊，山壺實酒，皆二。凡祀，五齊之上尊，必皆實明水；山壺之上尊，必皆實明酒；小祀之上尊，亦實明水。此尊爵之數也。

冬至，祀昊天上帝以蒼璧。上辛，明堂以四圭有邸，與配帝之幣皆以蒼，內官以下幣如方色。皇地祇以黃琮，與配帝之幣皆以黃。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黑璜；幣如其玉。日以圭、璧，幣以青；月以圭、璧，幣以白。神州、社、稷以兩圭有邸，幣以黑；岳鎮、海瀆以兩圭有邸，幣如

畯、龍、麟、朱雀、騶虞、玄武，用壺尊裝滿沉渣酒。祭祀麟、羽、裸、毛、介、丘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虎、貓、昆蟲，用散尊裝滿清酒，都是兩個。祭祀岳鎮、海瀆，用山尊裝滿紅酒。祭祀山、川、林、澤，用蜃尊裝滿沉渣酒，都是兩個。祭伊耆氏以上的酒尊都有臺座。祭祀太社，用太壺裝滿紅酒，著尊裝滿白酒，都是兩個；山壺一個。祭祀太稷，后稷氏也是同樣。其餘的中祭，都用犧尊裝滿紅酒，象尊裝滿白酒，山壺裝滿酒，都是二個。小祭，都用兩個象尊裝滿紅酒。宗廟合祭祖先，室中用罍彝裝滿明水，黃彝裝滿鬯酒，都是一個；犧尊裝滿醪酒，象尊裝滿醴酒，著尊裝滿白酒，山壺裝滿酒，都是二個。擺放在堂上。壺尊裝滿紅酒，大尊裝滿沉渣酒，山壺裝滿酒，都是二個。擺放在堂下。宗廟大祭時，用鷄彝、鳥彝各一個。時祭，春、夏室中用鷄彝、鳥彝各一個，秋、冬用罍彝、黃彝各一個，都有臺座。七種祭祀及功臣配祭，用壺尊二個裝滿紅酒。別廟的祭祀，春夏用鷄彝裝滿明水，鳥彝裝滿鬯酒，都是一個；犧尊裝滿醴酒，象尊裝滿白酒，山壺裝滿酒，都是兩個。秋、冬用罍彝、黃彝，都是一個；著尊、壺尊、山壺都是二個。祭祀太子之廟，用犧尊裝滿醴酒，象尊裝滿白酒，山壺裝滿酒，都是兩個。凡是祭祀，五種酒的上尊，一定都裝滿明水；山壺的上尊，一定都裝滿明酒；小祭的上尊，也裝滿明水。這是尊爵的數目。

冬至祭祀昊天上帝用蒼璧。第一個辛日，祭祀明堂用有基座的四圭，與配祭之帝所用的幣都用蒼色，祭祀內官以下的幣各自按照所在方位配色。祭祀皇地祇用黃琮，與配祭之帝的幣都用黃色。青帝用青圭，赤帝用赤璋，黃帝用黃琮，白帝用白琥，黑帝用黑璜；用幣的顏色如同玉色。祭祀日用圭、璧，幣用青色；祭祀月用圭、璧，幣用白色。祭祀神州、社、稷用有基座的兩圭，幣用黑色；祭祀岳鎮、海瀆用有基座的兩圭，用

其方色。神農之幣以赤，伊耆以黑，五星以方色，先農之幣以青，先蠶之幣以黑，配坐皆如之。它祀幣皆以白，其長丈八尺。此玉、幣之制也。

冬至祀圓丘，昊天上帝、配帝，用籩十二、豆十二、簋一、簠一、甗一、俎一。五方上帝、大明、夜明，用籩八、豆八、簋一、簠一、甗一、俎一。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中官，用籩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外官衆星，用籩、豆、簋、簠、俎各一。正月上辛，祈穀圓丘，昊天、配帝、五方帝，如冬至。孟夏雩祀圓丘，昊天、配帝、五方帝，如冬至。五人帝，用籩四、豆四、簋一、簠一、俎一。五官，用籩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季秋大享明堂，如雩祀。立春祀青帝及太昊氏，用籩豆皆十二、簋一、簠一、甗一、俎一。歲星、三辰、句芒、七宿，用籩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其赤帝、黃帝、白帝、黑帝皆如之。禘祭百神，大明、夜明，用籩十、豆十、簋一、簠一、甗一、俎一。神農、伊耆，用籩、豆各四，簋、簠、甗、俎各一。五星、十二辰、后稷、五方田畯、岳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用籩、豆各二，簋、簠、俎各一。丘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白虎、玄武、麟、羽、毛、介、於菟等，用籩、豆各一，簋、簠、俎各一。又井泉，用籩、豆各一，簋、簠、俎各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用籩十、豆十、簋一、簠一、甗一、俎一。四時祭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用籩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夏至祭方丘，皇地祇及配帝，用籩豆皆十二、簋一、簠一、甗

幣同所在方位之色。祭祀神農的幣用赤色，伊耆氏用黑色，祭祀五星各用所在方位之色，祭祀先農的幣用青色，先蠶的幣用黑色，配座都用相同色。其他祭祀用幣都是白色，長一丈八尺。這是用玉、用幣的規制。

冬至日在圓丘祭祀昊天上帝、配祭之帝，都用籩十二個、豆十二個，簋、簠、甗、俎各一個。祭祀五方上帝、大明、夜明，用籩八個、豆八個，簋、簠、甗、俎各一個。祭祀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中官，用籩二個、豆二個，簋、簠、俎各一個。祭祀外官衆星，用籩、豆、簋、簠、俎各一個。正月第一個辛日，在圓丘祈求穀物豐收，祭祀昊天上帝、配祭之帝、五方帝，如同冬至日的祭禮。初夏在圓丘祈求雨水充沛，祭祀昊天上帝、配祭之帝、五方帝，如同冬至日的禮祭。祭祀五人帝，用籩、豆各四個，簋、簠、俎各一個。祭祀五官用籩二個、豆二個，簋、簠、俎各一個。秋末大享明堂，如同祈求雨水的祭禮。立春祭祀青帝及太昊氏，都用十二個籩、豆，簋、簠、甗、俎各一個。祭祀歲星、三辰、句芒、七宿，用籩二個、豆二個，簋、簠、俎各一個。祭祀赤帝、黃帝、白帝、黑帝都是同樣。禘祭百神，祭祀大明、夜明，用籩十個、豆十個、簋、簠、甗、俎各一個。祭祀神農、伊耆，用籩、豆各四個，簋、簠、甗、俎各一個。祭祀五星、十二辰、后稷、五方田畯、岳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用籩、豆各二個，簋、簠、俎各一個。祭祀丘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白虎、玄武、麟、羽、毛、介、於菟等，用籩、豆各一個，簋、簠、俎各一個。又祭祀井泉，用籩、豆各一個，簋、簠、俎各一個。春分祭祀朝日，秋分祭祀夕月，用籩十個、豆十個，簋、簠、甗、俎各一個。四季祭祀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用籩八個、豆八個，簋、簠、俎各一個。夏至在方丘行祭禮，祭祀皇地祇及配祭之帝，用籩、豆各十二個，簋、簠、甗、俎各一個。祭祀神州，用籩四個、豆四個，簋、簠、甗、俎各一個。祭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

一、俎一。神州，籩四、豆四、簋一、簠一、甗一、俎一。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川林澤，籩二、豆二，簋、簠、俎各一。孟冬祭神州及配帝，籩豆皆十二、簋一、簠一、甗一、俎一。春、秋祭太社、太稷及配坐，籩豆皆十、簋二、簠二、鉶三、俎三。四時祭馬祖、馬社、先牧、馬步，籩豆皆八、簋一、簠一、俎一。時享太廟，每室籩豆皆十二、簋二、簠二、甗三、鉶三、俎三。七祀，籩二、豆二、簋二、簠二、俎一。祫享、功臣配享，如七祀。孟春祭帝社及配坐，籩豆皆十、簋二、簠二、甗三、鉶三、俎三。季春祭先蠶，籩豆皆十、簋二、簠二、甗三、鉶三、俎三。孟冬祭司寒，籩豆皆八、簋一、簠一、俎一。春、秋釋奠於孔宣父，先聖、先師，籩十、豆十、簋二、簠二、甗三、鉶三、俎三；若從祀，籩豆皆二、簋一、簠一、俎一。春、秋釋奠於齊太公、留侯，籩豆皆十、簋二、簠二、甗三、鉶三、俎三。仲春祭五龍，籩豆皆八、簋一、簠一、俎一。四時祭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各籩豆十、簋二、簠二、俎三。三年祭先代帝王及配坐，籩豆皆十、簋二、簠二、俎三。州縣祭社、稷、先聖，釋奠於先師，籩豆皆八、簋二、簠二、俎三。籩以石鹽、棗、栗、榛、菱、芡之實、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飴。豆以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菹豚胎、鮓食、糝食。中祀之籩無糗餌、粉飴，豆無鮓食、糝食。小祀之籩無白餅、黑餅、豆無脾析菹豚胎。凡用皆四者，籩以石鹽、棗實、栗黃、鹿脯；豆以芹菹兔醢、菁菹鹿醢。用皆二者，籩以栗

澤，用籩二個、豆二個，簋、簠、俎各一個。初冬祭祀神州及配帝，用籩、豆都是十二個，簋、簠、甗、俎各一個。春、秋祭祀太社、太稷及配座，用籩、豆都是十個，簋、簠各二個，鉶二個、俎三個。四季祭祀馬祖、馬社、先牧、馬步，用籩、豆各八個，簋、簠、俎各一。按季祭祀太廟，每室用籩、豆都是十二個，簋、簠各二個，甗、鉶、俎各三個。七種祭祀，用籩、豆、簋、簠各二個，俎一個。合祭祖先功臣配祭，如同七種祭祀的規制。初春祭祀帝社及配座，用籩、豆各十個，簋、簠各二個，甗、鉶、俎各三個。春末祭祀先蠶，用籩、豆各十個，簋、簠各二個，甗、鉶、俎各三個。初冬祭祀司寒，用籩、豆都是八個，簋、簠、俎各一個。春、秋祭孔子的釋奠，祭祀先聖、先師，用籩、豆各十個，簋、簠各二個，甗、鉶、俎各三個；如果是隨從受祭，用籩、豆都是二個，簋、簠、俎各一個。春、秋的釋奠祭祀齊太公、留侯，用籩、豆各十個，簋、簠各二個，甗、鉶、俎各三個。仲春祭祀五龍，用籩、豆都是八個，簋、簠、俎各一個。四季祭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各用籩、豆十個，簋、簠各二個，俎三個。三年一次祭祀先前的帝王及配座，用籩、豆都是十個，簋、簠各二個，俎三個。州縣祭祀社、稷、先聖，釋奠祭祀先師，用籩、豆都是八個，簋、簠各二個，俎三個。籩用來裝石鹽、棗、栗、榛、菱、芡的果實以及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飴。豆用來裝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菹豚胎、鮓食、糝食。中祭不用裝糗餌、粉飴的籩，不用裝鮓食、糝食的豆。小祭不用裝白餅、黑餅的籩、不用裝脾析菹豚胎的豆。凡是祭祀時要用四種，籩有石鹽、棗實、栗黃、鹿脯；豆有芹菹兔醢、菁菹鹿醢。要用二種，籩有栗黃、牛脯；豆用葵菹鹿醢。要用一種，籩有牛脯，豆有鹿醢。用牛脯的，羊也可通用。凡是簋、簠都是一個的，簋裝稷、簠裝黍。用二個的，簋裝黍、稷，簠裝稻、粱。甗用來裝大羹，鉶用來裝肉羹。這是籩、豆、簋、簠、甗、鉶裝祭品的具體內容。

黃、牛脯；豆以葵菹鹿醢。用皆一者，簠以牛脯，豆以鹿醢。用牛脯者，通以羊。凡簠、簋皆一者，簋以稷，簠以黍。用皆二者，簋以黍、稷，簠以稻、粱。實甗以大羹，鉶以肉羹。此簠、豆、簋、簠、甗、鉶之實也。

昊天上帝，蒼犢；五方帝，方色犢；大明，青犢；夜明，白犢；神州地祇，黑犢。配帝之犢：天以蒼，地以黃，神州以黑，皆一。宗廟、太社、太稷、帝社、先蠶、古帝王、岳鎮、海瀆，皆太牢。社、稷之牲以黑。五官、五星、三辰、七宿，皆少牢。蜡祭：神農氏、伊耆氏，少牢；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田畯、五岳、四鎮、海瀆、日、月，方以犢二；星辰以降，方皆少牢五；井泉皆羊一。非順成之方則闕。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馬祖、先牧、馬社、馬步，皆羊一。司寒，黑牲一。凡牲在滌，大祀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養而不卜。無方色則用純，必有副焉。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禁其捶拊，死則瘞之，創病者請代犢，告祈之牲不養。凡祀，皆以其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斂毛血置饌所，祭則奉之以入，遂亨之。肉載以俎，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胙；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正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并骨。別祭用太牢者，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用少牢者，酒減半。此牲牢之別也。

祝版，其長一尺一分，廣八寸，厚二分，其木梓、楸。凡大祀、中祀，署版必拜。皇帝親祠，至大次，

祭祀昊天上帝，用蒼色犢；祭祀五方帝，用所在方位之色的犢；祭祀大明，用青色犢；祭祀夜明，用白色犢；祭祀神州地祇，用黑色犢。配祭之帝用犢之色：祭天用蒼色，祭地用黃色，祭神州用黑色，都是一頭。祭祀宗廟、太社、太稷、帝社、先蠶、古帝王、岳鎮、海瀆，都用牛、羊、猪三牲。祭祀社、稷所用的犧牲為黑色；祭祀五官、五星、三辰、七宿都用羊、猪二牲。蜡祭：祭祀神農氏、伊耆氏，用羊、猪二牲；祭祀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田畯、五岳、四鎮、海瀆、日、月，各方用二犢；祭祀星辰以下，各方都用羊、猪二牲五隻；井泉都用羊一隻。不是風調雨順的地方就不祭。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馬祖、先牧、馬社、馬步，都用一隻羊。祭祀司寒用黑牲一隻。凡是犧牲在洗滌之室時，大祭需九旬，中祭需三旬，小祭需一旬，祇飼養不卜。没有所在方位之色就用純色的牲，一定要另有備用之牲同養。察看牲時牛犢鳴叫，則免去不用，而用備用的。禁止捶打，死則埋葬，患病有傷的另請代替的犢，哀叫祈告的犧牲不再飼養。凡是祭祀，都在當天未明十五刻時，太官令率領宰官用帶鈴的刀割牲，祝史用豆裝毛裝血放在食物處，祭祀時則捧上送進，然後煮牲。用俎裝牲肉，都進上右半邊軀體十一塊，前節有肩、臂、臑三塊，後節有肫、胙二塊，正脊一塊，脰脊一塊，橫脊一塊，正脅一塊，短脅一塊，代脅一塊，都連骨帶肉。另外祭祀用三牲的，用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用二牲的，酒減半。這是用牲牢的區別。

書寫祝文的祝版長一尺一分，寬八寸，厚二分，用木為梓、楸。凡大祭、中祭時，署名於版必拜。皇帝親自祭祀至皇帝的帷帳時，郊社令拿

郊社令以祝版進署，受以出，奠於坵。宗廟則太廟令進之。若有司攝事，則進而御署，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以出。皇后親祠，則郊社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后北向再拜，近侍奉以出，授內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女祝奠於坵。此冊祝之制也。

祝版進皇帝署名，皇帝受版出，放於坵座。宗廟祭祀時則太廟令進上。如有關官員代行其事，則進上由皇帝簽署，皇帝向北再拜，侍臣捧版，郊社令受版而出。皇后到神祠，就由郊社令預先送內侍，祭前一日進上簽署，皇后向北再拜，近侍奉版出，授予內侍再送祭祀處。祭日黎明，由女祝把祝版放於坵座上。這是冊祝的規矩。

唐書卷十三

志 第 三

禮樂(三)

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僞，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爲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

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禮官以謂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而祠令及《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圓丘一也，玄

自從周朝衰落以後，禮崩樂壞於戰國而廢棄斷絕在秦朝。漢朝興起時，《六經》保存下來的，都是錯亂、散佚、真僞混雜的篇章。當時，儒生們共同補訂編輯，又根據一己之見訓詁，沒有掌握經書的真諦，而讖書緯書的出現，導致經典的錯亂。從鄭玄之徒，號稱大儒，都推崇鄭玄的學說，學者由此受到誘惑陷身其中不能自拔，而當時君主不能決斷是非，認爲既然有人推舉他的學說，就不可廢除。因此郊祭、丘祭、明堂祭的論說，衆說紛紜爭論不休。

《周禮》說：“以祭祀天來祭祀昊天上帝。”這是天，鄭玄稱作天皇大帝的，是北辰耀魄寶。又說：“界定祭祀五帝在四郊。”這是五行精氣的神，鄭玄稱作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的，是五天。由此又有六天的說法，後世没能廢除。

唐初的《貞觀禮》，規定冬至在圓丘祭祀昊天上帝，正月辛日在南郊祭祀感生帝靈威仰以祈求穀物豐收，而初夏在南郊祈求雨水充沛，秋末在明堂大祭，都要祭祀五天帝。到高宗時，禮官認爲根據太史的《圓丘圖》，昊天上帝是在壇上，而耀魄寶在祭壇的第一級，那麼由此可知昊天上帝就不是耀魄寶了，但祠令的條文以及《顯慶禮》仍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討論說：“六天是出於緯書，而南郊、圓丘本是一事，鄭玄以爲是兩物；郊與明堂本來

以爲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由是盡黜玄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二年，又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曰：“按《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鄭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然則祈穀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爲配爾，此非祈穀之本義也。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貞觀禮》皆祭五方帝，而《顯慶禮》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以合大雩、大享之義。”既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

其配神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於方丘、神州地祇於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无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

是祭天，而鄭玄以爲都是祭太微五帝。《左傳》說：‘凡祭祀，驚蟄後就郊祭，郊祭後行耕籍田禮。’所以‘郊祭后稷，以求農事’。而鄭玄說周代祭感帝靈威仰，用后稷配祭，以此求穀。這些都是謬論。”從此完全廢棄鄭玄之說，而南郊求穀、初夏求雨、明堂大祭都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下詔祈穀又祭感帝。二年，又下詔在明堂同時祭祀昊天上帝及五帝。開元年間，起居舍人王仲丘議論說：“查《貞觀禮》祈穀祭感帝，而《顯慶禮》是祭昊天上帝。《左傳》說：‘郊祭而後行耕籍田禮。’《詩經》說：‘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也說：‘第一個辛日祈求穀物豐收於上帝。’而鄭玄却說：‘天之五帝迭相爲王，王者興起必感其一，於是分別祭祀以尊奉他們。所以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宗配祭。所以周祭靈威仰，用后稷配祭，於是以此祈穀。’但是祈穀不是祭的本意，是因爲用后稷作配祭，這不是祈穀的本義。祈穀，本來是祭天，但五帝是五行之精，因此而生九穀，應在祈穀祭昊天時同時祭祀五帝。”又說：“《月令》，大雩、大享帝，都是盛大的祭典。而初夏求雨、秋末大祭，《貞觀禮》都祭五方帝，而《顯慶禮》都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以符合大雩、大享之義。”後來蕭嵩等編撰成《開元禮》，儘管沒能與古禮相合，但天神的神位有區別了。

配祭的神主，武德年間，冬至及初夏求雨在方丘祭祀皇地祇，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用景帝配祭；而第一個辛日在南郊祈穀祭感帝，秋末在明堂祭祀五方天帝，都用元帝配祭。貞觀初年，在圓丘、明堂、北郊祭祀都用高祖配祭，而元帝祇配祭感帝。高宗永徽二年，用太宗配祭明堂，而有關部門却用高祖配祭五天帝，用太宗配祭五人帝。太尉長孫无忌等與禮官討論，認爲：“自夏、商、周以來，經歷漢、魏、晉、宋，都沒有

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以祖宗合爲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於是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

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并配。則天垂拱元年，詔有司議，而成均助教孔玄義、太子右諭德沈伯儀、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議皆不同，而卒用萬頃、履冰之說。由是郊丘諸祠，常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開元十一年，親享圓丘，中書令張說、衛尉少卿韋縉爲禮儀使，乃以高祖配，而罷三祖并配。至二十年，蕭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

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頤、歸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配以遠祖。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郊配天地。”諫議大夫黎幹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非之。書奏，不報。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旱，言事者以爲高祖不得配之過也。代宗疑之，詔群臣議。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嗚呼，禮之失

父子一同配祭在明堂的。《祭法》說：‘周人禘祭帝饗而郊祭后稷，以文王爲祖而以武王爲宗。’鄭玄把祖與宗合爲一祭，說是在明堂祭五帝、五神，用文王、武王共同配祭。而王肅批評說：‘古代把有功業者稱爲祖，把有道德者稱爲宗，這是不能廢毀的名聲，不是說配食在明堂。’《春秋傳》說：‘禘、郊、祖、宗、報，五種是國家祭祀典禮。’由此可知祖與宗不是一祭。”於是在圓丘就用高祖配祭，在明堂就用太宗配祭。

乾封二年，下詔祭祀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都用高祖、太宗共同配祭。武則天垂拱元年，下詔有關部門討論，而成均助教孔玄義、太子右諭德沈伯儀、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所議都不相同，最後採用了元萬頃、范履冰的說法。從此祭祀郊、丘各神祠，常用高祖、太宗、高宗共同配祭。開元十一年，皇帝親自祭祀圓丘，中書令張說、衛尉少卿韋縉作禮儀使，就用高祖配祭，而取消了三祖共同配祭。到二十年，蕭嵩等編定禮儀，纔把祖宗的配祭確定下來。

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頤、歸崇敬等說：“禘祭，是冬至在圓丘祭天，周人用遠祖配祭。唐高祖不是始封之君，不得作爲太祖來配祭天地。而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就如同殷時的契、周時的后稷，請用太祖在郊祭時配祭天地。”諫議大夫黎幹認爲：“禘祭，是宗廟之事，不是祭天，而太祖不是受命之君，不應作配祭。”作了十詰十難來批評這件事。奏章呈上去，皇帝沒有答覆。於是停止用高祖，改用景皇帝配祭。第二年乾旱，有人認爲是高祖未能作配祭而引起的。代宗懷疑這事，下詔叫群臣討論。太常博士獨孤及議論說：“受命於神宗，是禹，而夏后氏以顓頊爲祖而郊祭鯀；繼禹滅夏是湯，而殷人郊祀冥而以契爲祖；革商之命建周，是武王，而周人郊祭后稷而以文王爲祖。太祖景皇帝始封於唐，是受命於天的。”由此配祭的神位不變。嗚呼，禮的喪失，豈祇是緯書的罪過呢！是由於學者喜歡附會歪曲之說，而皇帝一概在臨時伸展

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

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冊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將有事於南郊，諫議大夫賈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國子祭酒褚無量、司業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是時睿宗將祭地於北郊，故曾之議寢。

玄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乃建玄元廟。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後遂以爲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爲禮可不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褻於內外也，況郊廟乎？中宗時，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爲不可，左僕射韋巨源獨以欽明說爲是。於是以皇后爲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以執籩豆焉。至德宗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

其私意，以爲增多纔是禮儀完備，而不懂得煩瑣就是大不敬了。

古代在圓丘祭天，在國都南面，在澤中的方丘祭地，在國都北面，以此順陰陽，依高下，而奉天地因其一類。方位區分之後，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也都不同，而後代有合祭的記載。武則天天冊萬歲元年，在南郊親自祭祀，開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將要在南郊祭天，諫議大夫賈曾提議說：“《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祭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祭鯀。郊祭與宗廟祭祀，都有禘祭。禘祭於宗廟，則祖宗都合食於太祖；禘祭於郊，則地祇與群望之神都合祭於圓丘，用始祖配祭。這是祭祀中的大祭，不是一般的祭祀。《三輔故事》：‘在圓丘祭祀，上帝、后土神位都向南面。’則漢代曾經合祭過。”國子祭酒褚無量、司業郭山惲等都認爲賈曾說的對。這時睿宗正要在北郊祭地，因此賈曾的提議沒有施行。

玄宗審定《開元禮》後，天寶元年，就在南郊合祭天地。當時，神仙道家之說興起，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說：“玄元皇帝降臨在丹鳳門。”就建了玄元廟。二月辛卯，皇帝親自到玄元皇帝廟祭祀。甲午，親自到太廟祭祀；丙申，在南郊祭祀。此後就作爲慣例，直到唐朝結束，都沒能更改。制定禮儀怎能不慎重啊！

男女之間內外都不能不莊重，何況祭祀郊廟呢？中宗時，將要在南郊祭祀，國子祭酒祝欽明說皇后應當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認爲不可行，惟獨左僕射韋巨源認爲祝欽明說的對。於是就讓皇后作亞獻，補充大臣李嶠等人之女作爲齋娘，叫她們拿着籩豆。到德宗貞元六年，又讓皇太子作亞獻，親王作終獻。

《孝經》說：“在明堂宗祀文王，用於配祭上帝。”但夏、商、周有這種說法而沒有相應的

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爲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爲仿像，而衆說亦不克成。

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零壇。唐高祖、太宗時，寓於圓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以爲非。侍中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爲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書監顏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韉，禮高禘，九門磔禴，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門有皋、庫，豈得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官中。”徵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

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爲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

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皆不足記。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

制度。所以從漢代以來，儒生們的意見不能統一，以至於不知所從，就一切臨時或增或減，不能合於古禮。但是分析其實質，主要是在於國家施政與崇拜神靈相結合以顯示帝王地位的尊嚴而已，制定儀式何必要與古代相同呢！然而制定與施行禮儀的人以至於無所依據，就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作爲仿效的對象，而各家提出的禮儀之說也不能夠實現。

隋朝沒有明堂，而秋末的大祭，則常寓於求雨的祭壇。唐高祖、太宗之時，寓於圓丘。貞觀年間，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提議說：“從崑崙道上層用以祭天，下層用於施政。”而太子中允孔穎達認爲不對。侍中魏徵對此表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層祭天，下層施政。從前代學者所說的看法雖有不同，而我認爲這是大同小異。至於高低寬窄長度的規格，可以根據祭事的需要確定相應的辦法。”秘書監顏師古說：“《周書》記述明堂有應門、雉門的制度，憑此可知是作爲帝王日常的居室了。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廂房，都是路寢的名稱。《文王居明堂》之篇記有佩帶弓韉，祭高禘，九門磔禴，封邑設酒以聚三族，考查其事都與《月令》相合，則都是在路寢之中了。《大戴禮》說在近郊，又說在文王之廟，哪能憑此就完全相信呢？而且門還有皋、庫，哪能在郊野施行，說明應近在官中。”魏徵與顏師古等都是當代名儒，他們的議論祇不過如此。

高宗時改年號爲總章，從萬年縣分置明堂縣，表示定要建明堂。而議論的人更是衆說紛紜，有的認爲是五室，有的認爲是九室，而高宗依從兩種意見，用帟幕分隔，與公卿前往觀看，而議論更不一致。就下詔隨意頒布其制度，以至取象地於黃色瑞玉，在屋脊上面裝飾鴟尾，其言詞更不合於經典，而明堂之制也不能建立。

到武則天時開始毀掉東都乾元殿，在其地建築明堂，它的規模過於奢侈，沒有可觀之處，都不值得記載。其後它被火燒毀，没多久又重

開元五年，復以爲乾元殿而不毀。初，則天以木爲瓦，夾紵漆之。二十五年，玄宗遣將作大匠康誓素毀之，誓素以爲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真瓦。而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圓丘。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爲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

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於是尚書八座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制曰：“可。”於是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弘農府君以世遠毀，藏夾室，遂祔太宗。及高宗崩，宣皇帝遷于夾室，而祔高宗。皆爲六室。

武氏亂敗，中宗神龍元年，已復京太廟，又立太廟于東都。議立始祖爲七廟，而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博士張齊賢議以爲不可，因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於太祖也。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受天命，景皇

建。開元五年，又改爲乾元殿而沒有毀掉。起初，武則天用木瓦，夾雜紵麻漆之。二十五年，玄宗派將作大匠康誓素毀掉它，康誓素認爲煩勞人力，就拆去它的上層，換上優質的瓦。而直到唐代結束，秋末大祭時都寓祭於圓丘。

《尚書》說：“七代的宗廟，可以考察其德。”而禮家的說法，世代之數不同。但從《禮記》中《王制》、《祭法》、《禮器》的記載，以及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等人，大多認爲是七代宗廟。縱觀從漢、魏以來，創業的君主是驟然興起的，他們的前世卑微，不能完備地追述祖宗的功德，因此開始時都不能建立七代宗廟。

唐武德元年，纔建立四代宗廟，叫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下詔有關部門確定禮儀。諫議大夫朱子奢請求建立七代宗廟，空着太祖之室。於是六部尚書及左右僕射建議說：“《禮記》說：‘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共爲七代宗廟。’晉、宋、齊、梁都立親廟六個，這是舊例。”皇帝下制說：“可以。”於是遷入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共爲六室。二十三年，太宗崩，弘農府君因世系遠而廢棄，把神主收藏到夾室之中，就遷入太宗神主祔祭。到高宗崩，又將宣皇帝神主遷到夾室之中，而遷入高宗神主祔祭。都是六室。

武氏亂政敗亡，中宗神龍元年，恢復京城太廟之後，又在東都建立太廟。討論建立七廟，而有人建議想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太常博士張齊賢上奏認爲不行，進言說：“古代統治天下者祭七代，而第一位被封的皇帝叫作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能遷移。到祫祭祖先時，就廢去廟祭都以昭穆次序與太祖合食。商以玄王爲始祖，周以后稷爲始祖，那些世系之數久遠而遷移出宗廟的神主，都在太祖之後，所以合食的次序，尊卑不會錯亂。漢以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因爲他比太祖尊貴。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帝、宣帝之上，廟室在祫祭時都不合食，到隋代也是這樣。唐受天命，景皇帝是始封之君，是太祖，因其世代近，而在三昭

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而光皇帝以上，皆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復祔宣皇帝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皆不合食于祫。”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議曰：“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毀。今以太祖近而廟數不備，乃欲於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而乖迭毀之義，不可。”天子下其議大臣，禮部尚書祝欽明兩用其言，於是以景皇帝為始祖，而不祔宣皇帝。已而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于廟，由是為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為“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于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為七室矣。

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于太廟之西。

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將親祔之，而遇雨不克行，乃命有司行事。寶應二年，祔獻祖、懿祖，祔玄宗、肅宗。自是之後，常為

三穆之內，而光皇帝以上，都因族屬尊貴不列入合食之祭。如今應當以景皇帝為太祖，再遷宣皇帝入太廟成為七室，而太祖以上四室都不用合食於祫祭。”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建議說：“三昭三穆與太祖共為七廟，這是禮制。但帝王的行迹有淺有深，太祖有遠有近，太祖因功業而立，昭穆因親情而尊崇。有功者不能遷出，親情終盡者則撤去。如今因太祖近而宗廟之數不齊備，就想要在昭穆之外，遠立應撤遷的神主來湊足七廟，而違背依次而撤去的原義，這不可以。”天子將他們的建議交給大臣討論，禮部尚書祝欽明採用兩方的說法，於是以景皇帝為始祖，而不遷入宣皇帝神主。後來又以孝敬皇帝為義宗，把神主遷入宗廟祔祭，於是成為七室，而京城太廟也是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認為“義宗，是追尊之帝，不應列入昭穆，而他葬在洛州，請在東都另外立廟，而有關部門按時祭祀，他在京城宗廟的神主則收藏進夾室之中”。於是遷入中宗神主入太廟，而光皇帝沒有遷出，就成為七室了。

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論說：“古代兄弟不相沿襲為後，殷代的盤庚，不與陽甲排順序；漢代的光武帝，不列為成帝的後嗣；而晉懷帝也上接世祖而不繼承惠帝。因兄弟相替代，昭穆之位則相同，到該撤遷之時，不能同時撤除兩廟。荀卿子說：‘得天下的人祭七代。’是指從父廟以上算起。如果旁邊可容納兄弟，上却撤除祖宗之廟，則有的天子就不能祭七代神主了。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沒有子嗣，應與商代的陽甲同，從太廟中遷出另外立廟，遷入睿宗神主以繼高宗。”於是在太廟之西建立中宗廟。

開元十年，下詔又將宣皇帝神主遷入太廟正室祔祭，謚號為獻祖，并給光皇帝上謚號為懿祖，又將中宗神主遷回太廟祔祭，這樣太廟就成為九室。將要親自祔祭宗廟之時，因遇雨沒能進行，就命令有關官員施行其事。寶應二年，遷出獻祖、懿祖，遷入玄宗、肅宗。從此以後，就固

九室矣。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代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為昭穆矣。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謂則天革命，中宗中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為中宗得失在己，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為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玄、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初，玄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焉。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奉其神主于太極殿，天子素服避正殿，輟朝三日。時將行幸東都，遂謁神主于太極殿而後行。安祿山之亂，宗廟為賊

定為九室了。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建議說：“太祖、高祖、太宗的神主都不撤除，而代祖元皇帝神主應當遷出。”於是遷出元皇帝，遷入代宗神主。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建議說：“高宗在三昭三穆以外，應當遷出神主。”於是遷移高宗而遷入德宗，因為是以中宗、睿宗作為昭穆了。順宗崩，應當遷出中宗神主，而有關方面對此事有疑問，認為武則天改朝换代，中宗是中興的帝王。博士王涇、史官蔣武都認為中宗帝位的得失都在自己，不能與漢光武帝、晉元帝相比，不能作為中興不遷移神主的皇帝。因此遷出中宗神主，把順宗神主遷入太廟。

自從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代的神主遷入宗廟，睿宗、玄宗、肅宗、代宗依次遷出。到武宗崩，德宗依次應遷出，而按世系次序算德宗是高祖，禮官纔發覺不對，認為兄弟不應相繼為後代，不能作為昭穆，纔議論再把代宗神主遷入。而有人議論說：“已遷出的神主不能又進太廟。”禮官說：“先前晉元帝、晉明帝兩世，已遷出的豫章王、潁川王神主，後來都又遷回太廟，這有舊例。”議論者又說：“宗廟之室有確定的數目，而沒有後嗣的君主應在別的廟中祭祀。”禮官說：“晉武帝時，景帝、文帝同在一廟，廟儘管纔六代，其實有七主。到元帝、明帝時，廟都是十室。因此賀循說：‘宗廟以容納神主為限，却没有一定之數。’”於是又遷入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當初，玄宗重新祔祭獻祖時，下詔說：“讓親情不斷絕，世系久遠而不遷出。”大概是隨意所說不是依據禮儀。而後來立說的人，就遷就此事，認為三昭三穆與太祖和祖功宗德的三廟不必遷出從而成為九廟，這是周代的制度。到敬宗、文宗、武宗成為一代，因此到唐代結束，固定為九代十一室。

開元五年，太廟有四室毀壞，便將神主供奉在太極殿，天子穿素服避開正殿，停止朝會三天。當時玄宗將要行幸東都，就在太極殿拜謁神主後再起程。安祿山叛亂，宗廟被叛賊燒毀。肅

所焚，肅宗復京師，設次光順門外，嚮廟而哭，輟朝三日。其後黃巢陷京師，焚毀宗廟，而僖宗出奔，神主法物從行，皆為賊所掠。巢敗，復京師，素服哭于廟而後入。

初，唐建東、西二都，而東都無廟。則天皇后僭號稱周，立周七廟于東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廟為享德廟。神龍元年，中宗復位，遷武氏廟主于西京，為崇尊廟，而以東都武氏故廟為唐太廟，祔光皇帝以下七室而親享焉。由是東西二都皆有廟，歲時并享。其後安祿山陷兩京，宗廟皆焚毀。肅宗即位，西都建廟作主，而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亡失，至大曆中，始於人間得之，寓于太微宮，不復祔享。自建中至于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藏其神主于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爾，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一室之主爾，未有載群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群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其追贈皇后、追尊皇太后、贈皇太子往往皆立別廟。其近於禮者，後世當求諸禮。其不合於禮而出其私意者，蓋其制作與其論議皆不足取焉，故不著也。

宣宗已復河、湟三州七關，歸其功順宗、憲宗而加謚號。博士李稠請改作神主，易書新謚。右司郎中楊發等議，以謂：“古者已祔之主無改作，加謚追尊，非禮也，始於則天，然猶不改主易書，宜以新謚寶冊告于陵廟

宗收復京城，在光順門外設帷帳，向廟哭祭，停止朝會三天。後來黃巢攻陷京城，焚毀宗廟，僖宗出逃，攜帶神主祭祀器物隨行，都被反賊搶掠。黃巢失敗，收復京城，皇帝穿素服哭祭於廟然後進城。

起初，唐建立東、西二都，東都沒有宗廟。則天皇后竊帝號稱周，在東都建立周的七廟來祭祀武氏，把西京的唐太廟改為享德廟。神龍元年，中宗復位，把武氏宗廟神主遷到西京，建立崇尊廟，而將東都武氏舊廟改作唐太廟，遷入光皇帝以下七代神主并親自祭奠。從此東、西二都都有太廟，每年按時一同祭奠。後來安祿山攻陷兩京，宗廟都被焚毀。肅宗即位，在西都建立宗廟，製作神主，而東都太廟被毀成為軍營，九室神主都丟失了，到大曆年間，纔在民間找到，寄放在太微宮，不再遷入太廟祭祀。從建中到會昌時，議論者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東西兩京應都有宗廟，舊神主應當埋掉。空出宗廟之室以等待，巡幸時就載着神主同行。”有的說：“應將神主藏在夾室之中。”有的說：“周代豐、洛都有廟，是因為遷都纔建廟而已。如今東都不是因遷都而建廟，這不對。”又說：“古代載神主隨行，祇是新遷一室的神主，沒有載各廟神主的事。”到武宗時，各種意見全都廢棄，下詔有關部門選擇日期修建東都廟。不久武宗崩，宣宗最終把太微宮中的神主遷入東都太廟祔祭了。

追贈的皇后、追尊的皇太后、追贈的皇太子往往都另外立廟。對接近禮典的，後代應依據禮而行事，對不合禮典而出於私意的，因為其規定與議論都不值得採納，因此就不記載了。

宣宗恢復河、湟三州七關後，歸功於順宗、憲宗而追加謚號。博士李稠請改製神主，改寫新的謚號。右司郎中楊發等議論，認為：“古代已遷入太廟的神主是不能改製的，追加謚號、尊號，違背禮儀，由武則天開始，但也沒有改製神主、變更謚號，應該將新加謚號的寶冊祭告陵墓

可也。”是時，宰相以謂士族之廟皆就易書，乃就舊主易書新謚焉。

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祫、禘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而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璨等言有經據，遂從之。睿宗崩，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祫、禘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并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則不同焉。

禮，禘、祫，太祖位于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群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

宗廟就行了。”當時宰相認為士族的宗廟都可改寫謚號，於是就在舊神主上改寫新謚號。

禘、祫，是大祭。祫祭是把按昭穆排列的祖宗與太祖合祭，而禘祭是使尊卑清楚，這是祫、禘的宗旨，而訂禮的人並沒有把握住這個宗旨，以至於年數不同，祖、宗位次錯亂，議論的人也不知如何依從。《禮記》說：“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左傳》說：“五年內兩次大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應舉行祫祭，而有關部門懷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玄璨等人議論，認為：“新君主服喪結束舉行祫祭，第二年舉行禘祭。自此以後，五年兩次祭。後禘祭距前禘祭五年，而祫祭常在禘祭後三年，禘祭常在祫祭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祭僖公，是服喪二年完畢而祫祭，第二年禘祭，到第八年而再次禘祭。昭公二十年禘祭，到二十五年又禘祭，從此就明白了。”議論的人認為史玄璨等人的話有經典為依據，就依從了他們。睿宗逝世，開元六年喪期結束而舉行祫祭，第二年禘祭。自此以後，祫祭、禘祭分別以年安排，不合在一起計算年數。共舉行了七次祫祭，五次禘祭，到二十七年，禘、祫都在一年中，有關部門覺得不對，纔討論決定為一禘祭一祫祭，五年內兩次大祭，應合起來算其年數。但禘祭之後舉行祫祭，年數遠近，兩說不同。鄭玄採用高堂隆的辦法前三年後二年，徐邈採用前二年後三年。而徐邈認為兩次禘祭相距六十個月，從中間分為三十個月舉行一次祫祭。這最正確，就採用他的說法。由此一次禘祭一次祫祭在五年之間，合乎兩次大祭的宗旨，但行祫祭的先後則不相同。

根據禮，規定禘祭、祫祭時，太祖神主位在西而朝向東，子孫們分列為昭、穆，昭朝向南，穆朝向北。即使已廢除廟室的神主，都遷出而依然排列為昭、穆。殷、周興起時，太祖世系久遠，而各廟的神主都是他的後代，因此其禮儀容易弄清楚。漢、魏以來，驟然建國，加上其祖先卑微，因此開國君主是太祖而世系近，廢除廟室的神主都在太祖之前，因此禘祭、祫祭不能同於古代。而漢、魏的制度，遷廟的神主都不與太祖

不合食。

唐興，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祫、禘，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群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玄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學博士陳京請爲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由是議者紛然。

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寮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嶠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并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

合祭。

唐代建國，把景皇帝作爲太祖，而世系近在三昭三穆之內，到祫祭、禘祭時，就空着向東的神位，而太祖與各廟排列在昭、穆之中。代宗即位，遷入玄宗、肅宗神主，而把獻祖、懿祖神主遷出到夾室之中。於是太祖占第一室，禘祭、祫祭時纔可以在正位而朝向東，而獻祖、懿祖不再合食而祭。建中二年，太學博士陳京請求爲獻祖、懿祖另外建廟，到禘祭、祫祭時配祭。禮儀使顏真卿議論說：“太祖景皇帝處於百代不能遷移的尊顯之位，而禘祭、祫祭時，暫且處在昭穆之列，委屈自己敬奉祖宗這是可以的。”就引用晉代蔡謨的主張，將獻祖安放在向東的神位上，而懿祖、太祖以下分別列在左右爲昭穆。於是議論者衆說紛紜。

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論，認爲太祖百代不能遷移，獻、懿二祖親緣已盡却處在向東的神位，這樣不對。請下詔叫百官討論。工部郎中張薦等人的主張與顏真卿相同。太子左庶子李嶠等七人說：“顏真卿所引用的，是晉蔡謨的說法，蔡謨提出‘禹不先於鯀’的說法，儘管有這種主張，但當時並沒有採用。獻、懿二祖的神主應藏在夾室中，以符合《祭法》‘久遠的廟要遷出神主，壇、墠有禱告就祭，沒有禱告就停’的宗旨。”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說：“《周禮》有遷出先公神主的内容，遷出的祖宗藏在后稷之廟，這是周沒有受命的遷廟吧？又有先王的遷廟，遷出的神主藏在文王、武王之廟，這是周受命以後的遷廟吧？如今獻祖、懿祖，如同周的先公，請另外建廟來安置。”司勳員外郎裴樞說：“在陵寢園內建石室收藏神主，到禘祭、祫祭之年就祭祀。”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都說：“把神主遷到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說：“祫祭就讓獻祖神主居向東之位，禘祭就讓太祖神主居向東之位。”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說：“議論者衆多，不過祇有三種意見罷了。一是恢復太祖的正位，二是并列在昭穆內，空着向東之位，三是祫祭則獻祖，禘祭則太祖，輪流處在向東之位。而以恢復太祖的正位爲是，不過

祖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于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若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定禮，二品以上四廟，三品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四廟有始封爲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達于庶人，祭於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

廟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爲三室，左右厦一間，前後虛之，無重栱、藻井。室皆爲石室一，於西墻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爲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上間以廟，增建神厨於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制勿逾於廟。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禰貴賤，皆子孫之牲。牲闕，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簋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簋二、簋二、甄二、鉶二、俎三、尊二、壘二、勺二、爵六，盤一、坩一、筐一、牙盤胙俎一。祭服，三品

太祖復位以後，則獻、懿的神主應有所歸。一是藏在夾室，二是放在別廟，三是遷移到陵寢，四是遷入興聖廟。但是藏在夾室，就沒有配享之日；放在別廟，則違背《禮經》的典章制度；遷移到陵寢，則亂了宗廟儀式。祇有遷進興聖廟爲是。”到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上奏議五十七封，交付尚書省集中討論。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求把懿祖遷入興聖廟，遂成決議，從此太祖纔恢復了向東之位。

如果是各大臣祭享其親，廟室、服裝器物之數，根據其官品而定。開元十二年確定令，一品、二品官是四廟室，三品官三廟，五品官兩廟，嫡上一廟，平民在家中祭祀。到編定禮儀，規定二品官以上四廟室，三品官三廟，三品官以上沒有爵位的也是四廟，四廟的有始封爵位的就建五廟，四品、五品官兼有爵位的也是三廟，六品官以下直到平民在家中祭祀。天寶十年，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任其建廟，不限有無爵位。儘管有品級達到而沒有建廟的，也任其祭於家中。

宗廟規格，三品官以上九開間，兩邊建廂房。三廟的五間室，中間三室，左右廂房各一間，前後空着，沒有重栱和藻井。室都是石室一間，在西墻三分之一處靠近南端，距離地四尺高處，可容放二位神主。廟牆環繞，建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上間用作廟室，在廟東稍南處增建神厨，齋院在東門之外稍北處，其規格不超過宗廟。三品官以上有神主，五品官以上有几筵。犧牲用少牢的規格，羊、猪各一隻，六品官以下祇有小猪，不因祖父父親貴賤，子孫都要供奉犧牲。沒有牲，就以野獸代替。五品官以上各廟室犧牲不同，區別放置，六品官以下祭祖犧牲共用。二品官以上在廟室祭祀時用簋豆十個，三品官八個，四品、五品官六個。五品官以上廟室中都有簋二個、簋二個、甄二個、鉶二個、俎三個、尊二個、壘二個、勺二個、爵六個，盤一個、坩一個、筐一個、牙盤胙俎一套。祭服，是

以上玄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進賢冠，各以其服。

凡祔皆給休五日，時享皆四日。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子孫陪者齋一宿於家。始廟則署主而祔，後喪闋乃祔，喪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其餘皆以輿。天子以四孟、臘享太廟，諸臣避之，祭仲而不臘。三歲一祫，五歲一禘。若祔、若常享、若禘祫，卜日、齋戒、省牲、視滌、濯鼎饌，享牲、實饌、三獻、飲福、受胙進退之數，大抵如宗廟之祀。以國官亞、終獻，無則以親賓，以子弟。

其後不卜日，而筮用亥。祭寢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則廢元日。然元正，歲之始，冬至，陽之復，二節最重。祭不欲數，乃廢春分，通爲四。

祠器以烏漆，差小常制。祭服以進賢冠，主婦花釵禮衣，後或改衣冠從公服，無則常服。凡祭之在廟、在寢，既畢，皆親賓子孫慰，主人以常服見。

若宗子有故，庶子攝祭，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則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爲其介子某薦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

古殤及無後皆祔食於祖，無祝而不拜，設坐祖左而西向，亞獻者奠，祝乃奠之，一獻而止。其後廟制設幄，當中南向，祔坐無所施，皆祭室戶外之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祔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祔於祖，親

三品官以上戴玄冕，五品以上戴爵弁，六品以下戴進賢冠，各用配套服裝。

凡是遷神主入廟祭祀都給假五日，按時祭祀都是四天。二天在正室散齋，一天在廟致齋，子孫陪祭者在家中齋戒一夜。第一個神主寫上姓名後送入廟中祔祭，以後的在喪期滿後就祔祭。喪事第二十八個月上旬擇日遷神主入廟，開始作爲神祭祀。王公的神主用輅車載，夫人的神主用翟車，其餘都用輿。天子用四季的第一個月和歲終在太廟祭祀，各大臣則迴避，祭仲就不祭歲終。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如是祔祭、常享、禘祭祫祭，卜日、齋戒、察看犧牲、洗鼎饌，煮牲、裝食、三獻、飲祝福酒、受胙肉等進退禮儀，大都如同祭祀宗廟。用官員作亞獻、終獻，沒有官員就用親戚，或用子弟。

以後不卜算擇日，而定在亥日卜算。在家中祭祀，用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如在春分祭祀，元旦就停祀。但是元旦，是一年之始，冬至，陽氣復始，這兩個節氣最重要。如祭祀不欲過數，就廢除春分祭，總共是四次。

神祠器皿用烏漆，比日常用的稍小。祭服是進賢冠，主婦是花釵禮衣，後來有時衣冠改穿公服，沒有公服就穿常服。凡是在廟、在家祭祀結束後，親戚來賓子孫都來慰問，主人穿常服接見。

如果宗子有事，由庶子代祭，則祝詞中說：“孝子某使介子某執掌常祭。”通祭三代，如果宗子卑微，就用上等牲祭於宗子之家，祝詞中說：“孝子某爲其介子某獻其常祭。”庶子如因官位尊顯立廟，主祭者就因支庶封官而主持大宗之祭，兄長則在陪祭之位。因廟是因弟而建立的，自己不得迎神。如果兄弟分別有官位，就各自在正室祭祀父母。

占代未成年死去及沒有後代者都祔祭於祖先，沒有祝詞也不拜，設座位在祖先左而朝向西，由亞獻人祭奠爵，祝過而祭，祇獻一次。後來廟制設幄帳，在正中朝向南，遷入之神座無處放置，都在祭室門外之東而朝向西。親伯叔沒有後代的祔祭曾祖，親兄弟及堂兄弟祔祭於祖父，

子侄祔於禰。寢祭之位西上，祖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祔者居禰下之穆位北向，昆弟、從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南向，子侄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以周親及大功爲斷。

古者廟於大門內，秦出寢於陵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既廟與居異，則宮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祭；外喪，齊衰以下行之。

親子侄祔祭於父親。家祭之位以西爲首，祖父的神主朝向東而昭穆兩列向南向北，則伯叔中祔祭的神主處在父親神主下的穆位朝向北，兄弟、堂兄弟處在祖父神主下的昭位朝向南，子侄處在伯叔下的穆位朝向北，這樣來列出尊卑。凡是未成年而死、沒有後代的，按照服周親喪及服大功喪爲斷限。

古代宗廟在大門內，秦朝把寢殿遷出建在陵墓旁，所以王公也在墓旁建廟。廟與居室分開以後，則宮中發生喪事而祭祀，服三年喪的，齊衰、大功都停祭；發生在宮外的喪事，齊衰以下的進行祭祀。

唐書卷十四

志 第 四

禮樂(四)

其非常祀，天子有時而行之者，曰封禪、巡守、視學、耕藉、拜陵。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其曠世不常行，而於禮無所本，故自漢以來，儒生學官論議不同，而至於不能決，則出於時君率意而行之爾。隋文帝嘗令牛弘、辛彥之等撰定儀注，為壇泰山下，設祭如南郊而已，未嘗登山也。

唐太宗已平突厥，而年穀屢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群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采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為壇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歸格于廟，盛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

不是例行的祭祀，而天子臨時行祭的，叫封禪、巡守、視學、耕藉、拜陵。

《文中子》說：“封禪不是古代之禮，大概是秦、漢君主的奢侈之心吧？”大約年代久遠不常舉行，在禮典上没有根據，所以從漢以來，儒生學官議論不統一，以至於不能決斷，而是出於當時君主隨意而舉行了。隋文帝曾命牛弘、辛彥之等編定儀式，在泰山下築壇，舉行祭祀就像在南郊祭天而已，不曾登山。

唐太宗平定突厥以後，連年豐收，群臣請求到泰山封禪。太宗起初很不同意，不久派中書侍郎杜正倫視察泰山上古時七十二君王的祭壇舊址，因這年兩河發大水而中止。後來多有大臣請求封禪，就命令秘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人召集當時名儒博士廣加討論，没能做出決斷。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采衆議奏上，建議說：“在泰山下築壇，祭祀昊天上帝。壇方圓十二丈，高一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寬、厚各五寸。玉檢相同，厚減去三寸。其印面如同御璽用金繩纏繞五周。玉策四副，都長一尺三寸，寬一寸五分，厚五分，每副策都是五枚簡，用金繩連結。昊天上帝用太祖配祭，皇地祇用高祖配祭。祭祀後把格送回到廟中，裝進金匱。匱高六寸，寬足夠放進格，形制像裝奏表的函，用金繩纏繞，用金泥封口，在金泥上加蓋受命之璽的印文。玉牒藏在山上，用方石三片做成兩層，用金繩纏繞，用石泥封口，加蓋受命之璽的印文。山上的圓壇用五色土築成，

枚爲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丈，四面爲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爲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爲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群神。”遂著于禮，其他降禪、朝覲皆不著。至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山南四里，如圓丘，三壇，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爲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而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石礎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礎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礎，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三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分。檢立於礎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礎隅皆一尺。礎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礎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礎隅相應。又爲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壇，號登封壇。玉牒、玉檢、石礎、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壇。上飾以黃，四方如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

壇高九尺，直徑五丈，四面各有一個臺階。天子從南而登壇，給玉牒加封。封好之後，加土，築成封，高一丈二尺，直徑二丈。在社首祭地也是這樣。石檢用受命璽加蓋後而封，玉檢另外製璽，一寸二分見方，文字如同受命璽。因石距不見於經典，不予采用。又築告至壇，八十一尺見方，高三尺，四面有通道臺階，用燒柴行告至禮，依次祭祀山川衆神。”就編定爲禮，其他降禪、朝見儀式都沒有編定。到十五年，太宗將要東行，到洛陽看見彗星，泰山行祀就取消了。

高宗乾封元年，到泰山封禪，在山南四里處築圓壇，如同圓丘，三道圍牆，壇上方用青色裝飾，四方各用本方之色，叫封祀壇。玉策三副，用玉作成簡，長一尺二寸，寬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上飾以文字黃金。玉匱一個，長一尺三寸，用來收藏上帝之冊；金匱二個，用來收藏配祭帝王之冊，用金繩纏繞五道，用金泥玉璽加封，玉璽一寸二分見方，文字如同受命璽。石匣用方石壘兩重，都寬五尺，厚一尺，匣內刻成方形以便放置玉匱。石匣旁加檢之處，刻深三寸三分，寬一尺，正當繩纏繞處刻深三分，寬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固定石匣，檢都長三尺，寬一尺，厚七分；印齒三道，都深四寸，蓋印璽之處五寸見方，正當繩纏繞處寬一寸五分。石檢立在石匣旁，南方、北方都是三枚，東方、西方都是二枚，距離匣角都是一尺。石匣用金繩纏五道，用石泥加封，石距十二枚，分別立在石匣角，都是兩重，各寬兩尺，長一丈，上部刻成斜形，使它和石匣角相吻合。又在山上築壇，寬五丈，高九尺，四面有通道臺階，一重圍牆，叫登封壇。玉牒、玉檢、石匣、石距、玉匱、石檢都相同。在社首山上築降禪壇，八角，一層，八面臺階如同方丘，三重土圍牆。上面用黃色裝飾，四方各如方位之色，其餘都同登封壇。議論確定後，天子下詔說：“古今制度，文飾和質地不同。如今封禪用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禾杆席，應改

“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禪以蒼，地祇禪以黃，配禪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

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圓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礎，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封玉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率六官以登，其帷帟皆錦綉。群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群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其後將封嵩嶽，以吐蕃、突厥寇邊而止。永淳元年，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遂幸焉。將以明年十一月封禪，詔諸儒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等草具其儀，已而遇疾，不克封，至武后遂登封焉。

玄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立圓臺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為一階。又積柴為燎壇於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六尺。又為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又積柴於壇南為燎壇，如山上。又為玉冊、玉匱、石匣

為文飾者。”於是昊天上帝用蒼色坐褥，地祇用黃色坐褥，配祭者都用紫色坐褥，而尊、爵器皿也更換了。

這年正月，天子在山下封祀壇祭昊天上帝，用高祖、太宗神位配祭，如同祭圓丘的典禮，親自給玉冊加封，放置石匣，聚集五色土堆積，土堆直徑一丈二尺，高九尺。祭後登山。第二天，又在登封壇封玉冊。第三天，在社首山的降禪壇祭皇地祇，如同祭方丘的典禮，用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祭，而讓皇后武氏作亞獻，越國太妃燕氏作終獻，率領六官之人登壇，帷幕都用錦綉。群臣看見，多暗暗發笑。第四天，皇帝登朝覲壇接受群臣朝拜，如同元旦的儀式。然後下詔建立登封、降禪、朝覲的石碑，命名封祀壇為舞鶴臺，登封壇為萬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來記載祥瑞。後來打算封嵩山，因吐蕃、突厥犯邊停止。永淳元年，又在嵩山南建奉天宮，就駕幸那裏。將在次年十一月封禪，下詔諸儒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等草擬儀式，不久生病，没能實行封禪，到武后時就登山而封了。

玄宗開元十二年，四方安定，連年豐收，群臣紛紛建議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堅持請求，就下制決定十三年到泰山封禪。於是張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改定儀式條文。在山上築起圓臺，直徑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照方位之色。又在圓臺上建方壇，寬一丈二尺，高九尺，壇、臺都是四面有一個臺階。又在圓臺東南堆柴成為燎壇，因地制宜，柴堆高一丈二尺，一丈見方，上部暢開，向南方開門寬六尺。又在山下築起圓壇，三層，有十二個臺階，如同圓丘的規制。又在壇南堆柴成為燎壇，與山上的相同。又造玉冊、玉匱、石匣，都如高宗時的規格。玄宗起初認為登上高山封禪，是至誠的祭祀，不能喧嘩，

礪，皆如高宗之制。玄宗初以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喧嘩。欲使亞獻已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賀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於上，群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於三，亞、終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神皆祭山下壇。玄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一秘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昊天上帝於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諸神於山下，其祀禮皆如圓丘。而卜日、告天及廟、社、大駕所經及告至、問百年、朝覲，皆如巡狩之禮。

其登山也，為大次於中道，止休三刻而後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冊。”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冊，置於案以進。皇帝受玉冊，跪內之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退，復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礪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礪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以玉寶遍印，引降復位。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圓封。其配座玉牒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其禪于社首，皆如方丘之禮。

想要讓亞獻以下的人都在山下的壇舉行祭禮，召集禮官討論。學士賀知章等人說：“昊天上帝，是君主。五方精帝，是臣子。陛下在山上祭君，群臣在山下祭臣，可算是得了變通禮儀的要點了。但禮儀以三步來完成，亞獻、終獻，不能更改。”於是三獻全都登山，而五方帝及諸神都在山下壇祭祀。玄宗問：“前代為何要秘造玉牒？”賀知章說：“用玉牒來通天意，前代有的求長壽，有的求神仙，旨意幽微秘密，所以外界不知。”皇帝說：“朕今日為民求福，毫無秘密的祈求，立即拿出玉牒讓百官看。”於是在山上壇祭昊天上帝，用高祖配祭。在山下祭五帝以下各神，祭禮都同於圓丘。而占卜擇日、告天及祭廟、祭祀、大駕所經過以及告至、慰問百歲老人、朝覲等儀式，都如同巡狩之禮。

登山時在山道中修造皇帝帷帳，休息三刻後繼續登山。祭燔燎壇後，侍中上前跪着說：“朝官臣某說，請封玉冊。”皇帝從南臺階登壇，向北站立。太尉上前到昊天上帝神座前，跪下取玉冊，放在案上進獻，皇帝接過玉冊，跪下放入玉匱，用金繩纏好，用金泥加封。侍中取來受命寶跪着進上。皇帝取過寶印蓋在玉匱封泥上，侍中接過寶印，交給符寶郎。太尉上前，皇帝下跪捧着玉匱授給太尉，太尉後退，回到原位。太常卿上前奏道：“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帷帳。太尉捧着放玉匱的案到石匣南，向北站立。執事者揭開石匣蓋，太尉捧着玉匱，跪下藏入石匣內。執事者蓋上石蓋，用石檢固定，用金繩纏繞，用石泥加封，用玉璽遍蓋，帶下壇回到原位。率領執事者用石距封閉牢固，又用五色土堆在四周，配祭神座的玉牒封在金匱之中，都如封玉匱的程序。太尉捧金匱隨從而下，都回到原位。將金匱放進太廟，藏在高祖神堯皇帝的石室中。在社首禪祭地，都如同方丘的禮儀。

天子將巡狩，告於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于某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敬戒，國有常刑。”將發，告于圓丘。前一日，皇帝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于太廟、社稷。具大駕鹵簿。所過州、縣，刺史、令侯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先奉見。將作築告至圓壇於岳下，四出陛，設昊天上帝、配帝位。

天子至，執事皆齋一日。明日，望於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所司爲壇。設祭官次於東壇門外道南，北向；設饌幔內壇東門外道北，南向；設官縣、登歌；爲瘞坎。祭官、執事皆齋一日。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尊，在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設玉筐及洗，設神坐壇上北方。獻官奠玉幣及爵於岳神，祝史助奠鎮、海以下。明日，乃肆覲，將作於行宮南爲壇。三分壇間之二在南，爲壇於北，廣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設官縣壇南，御坐壇上之北，解劍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門外東、西，刺史、令次文官南，蕃客次武官南，列輦路壇南。文官九品位壇東南，武官西南，相向。刺史、令位壇南三分庭一，蕃客位於西。又設門外位，建牙旗於壇外，黃麾大仗屯門，鉞戟陳壇中。吏部主客、戶部贊群官、客使就門外位。刺史、令贊其土之實，錦、綺、繒、布、葛、越，皆五兩爲束，錦以黃帕，常貢之物皆筐，其屬執列令後。文武九品先入就位。皇帝乘輿入北壇門，繇北陛升壇，即坐，南向。刺史、蕃客皆入壇門，至位，再

天子將要出行視察，告訴將去那一方的州官說：“皇帝在某月到某地巡視，各守其位，考察其職責。膽敢不恭敬謹慎，依國家法令制裁。”將要出發時，在圓丘祭告。前一日，皇帝齋戒，如同郊祀時。告祭昊天上帝，又告祭太廟、社稷。準備好大駕儀仗。所經過的州縣，刺史、縣令在其境等候，通事舍人受命慰問高齡老人，祭祀古帝王、名臣、烈士。皇帝到達後，刺史、縣令都先拜見，將作監在高山下建造告至圓壇，四面有通道臺階，設置昊天上帝、配祭神的神位。

天子來到時，執事者都齋戒一日。次日，祭祀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有關方面築壇。在東園牆門外的道南安設祭祀官的帷帳，朝向北；在內園牆東門外的道北安設飲食帷帳，朝向南；設置宮中的樂器架奏歌；挖掩埋祭品之坑。祭祀官，執事者都齋戒一日。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的酒尊，在壇上南臺階之東，朝向北。設置玉筐及洗，在壇上北方安放神座。獻祭官進獻玉幣及爵祭奠岳神，祝史協助祭奠鎮、海以下諸神。第二天，就陳列朝見，將作監在行宮南建起園牆。把園牆中間分作三份，二份在南，在偏北處築壇，寬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面有通道臺階。在壇南設置宮中樂器木架，御座在壇上之北，解劍席在南臺階之西。文、武官的帷帳在門外東、西，刺史、縣令在文官之南，蕃客在武官之南，在壇南設車輦之路。九品文官之位壇東南，武官在西南，相對。刺史、縣令之位壇南庭中三分之一處，蕃客之位在西。又設置門外位，在園牆外建牙旗，黃麾大仗停駐在門口，鉞戟儀仗陳列在園牆中。吏部主客郎中和戶部贊群官、客使在門外就位。刺史、縣令進獻本地土特產，錦、綺、繒、布、葛、越，都是以五兩爲一束，錦用黃帕色，常貢之物都用筐裝，由其部屬拿着列在縣令之後。九品文武官員先進入就位。皇帝乘輿從北園牆門進入，由北臺階登壇，就座，面向南方。刺史、蕃客都從園牆門外進入，就位，再拜，放下貢物，站

拜，奠贊，興，執贊。侍中降于刺史東北，皆拜。宣已，又拜。蕃客以舍人稱制如之。戶部導貢物入刺史前，龜首之，金次之，丹、漆、絲、纁四海九州之美物，重行陳。執者退，就東西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導刺史一人，解劍脫舄，執贊升前，北向跪奏：“官封臣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贊。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刺史劍、舄復位。初，刺史升奠贊，在庭者以次奠於位前，皆再拜。戶部尚書壇間北向跪，請以貢物付所司，侍中承制曰：“可。”所司受贊出東門。中書侍郎以州鎮表方一案俟于西門外，給事中以瑞案俟于東門外，乃就侍臣位。初，刺史將入，乃各引案分進東、西陛下。刺史將升，中書令、黃門侍郎降立，既升，乃取表升。尚書既請受贊，中書令乃前跪讀，黃門侍郎、給事中進跪奏瑞，侍郎、給事中導案退，文武、刺史、國客皆再拜。北向位者出就門外位。皇帝降北陛以入，東、西位者出。設會如正、至，刺史、蕃客入門，皆奏樂如上公。會之明日，考制度。太常卿采詩陳之，以觀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典禮者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爲不恭，宗廟有不慎爲不孝，皆黜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爵賞之。

皇帝視學，設大次于學堂後，皇太子次于大次東。設御座堂上，講榻北向。皇太子座御座東南，西向。文臣三品以上座太子南，少退；武臣三品以上於講榻西南；執讀座於前楹，北向。侍講座執讀者西北、武官之前；論義座於講榻前，北向。執如意立於侍講之東，北向。三館學官座武

起，拿起貢物。侍中從刺史東北下壇，都下拜，宣讀詔命後又下拜。蕃客由舍人宣讀詔令同上。戶部引導貢物送到刺史前，貢物以龜爲先，次爲金，丹、漆、絲、纁等四海九州的美物，雙行陳列。拿物的人退下，到東西文武官員之前，側身站立。通事舍人引導刺史一人，解下劍脫下鞋，拿着貢禮上前登壇，向北跪奏：“官封臣姓名等敢獻土產祭奠。”就放下貢禮。舍人跪着舉起貢禮向東交給有關人員，刺史佩劍、穿鞋回到原位。起初，刺史上壇獻貢物時，在庭的人依次在位前祭奠，都兩次下拜。戶部尚書在壇上向北下跪，請將貢物交付有關部門，侍中奉詔命說：“可以。”有關部門接受貢物從東門出。中書侍郎帶州鎮表方一案在西門外等待，給事中帶瑞案在東門外等待，就到侍臣之位就位。起初，刺史將進入時，就各自引導着案分別進到東、西臺階下。刺史將登壇時，中書令、黃門侍郎下壇站立，刺史登上後，中書令、黃門侍郎就取過表登壇。尚書請求接受表和貢物後，中書令就上前跪讀祭詞，黃門侍郎、給事中上前下跪進上瑞物，侍郎、給事中引導案退下，文武官員、刺史，國客皆再拜。在面向北位的出門到門外之位。皇帝從北臺階下壇進入，東、西位的出門。舉行朝會如同元旦、冬至，刺史、蕃客進門，都奏樂如同上公之禮。朝會次日，考察制度。太常卿采詩陳上，以此來考察風俗。命令發展集市接納商賈，以此考察百姓的好惡。典禮者考定時日，統一律呂，匡正禮、樂、制度、服飾。有不祭山川神祇的爲不恭，有不慎於宗廟的爲不孝，都罷黜其爵位。改變制度、服飾者爲背叛，將受到聲討。對百姓有功德的，賞賜爵位。

皇帝視察學校，在學堂之後設置帷帳，皇太子的帷帳在帷帳之東。在堂上設御座、講榻向北，皇太子的座位在御座東南，向西。三品以上文臣的座位在太子南，稍稍靠後；三品以上武官的座在講榻西南；執讀的座位在前楹柱下，朝向北。侍講的座位在執讀的西北、武官的前面；論義的座位在講榻前面，朝向北。執如意者站在侍講座東面，向北。三館學官的座位在武官之後。

官後。設堂下版位，脫履席西階下。皇太子位於東階東南，執經於西階西南，文、武三品以上分位於南，執如意者一人在執經者後，學生位於文武後。其日，皇帝乘馬，祭酒帥監官、學生迎于道左。皇帝入次，執經、侍講、執如意者與文武、學生皆就位堂下。皇太子立于學堂門外，西向。侍中奏“外辦”。皇帝升北階，即坐。皇太子乃入就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敕皇太子、王公升，皆再拜，乃坐。執讀、執經釋義。執如意者以授侍講，秉詣論義坐，問所疑，退，以如意授執者，還坐，乃皆降。若賜會，則侍中宣制，皇帝返次。群官既會，皇帝還，監官、學生辭於道左。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禮設御坐於壇東，西向；望瘞位於壇西南，北向；從官位於內壇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居後；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又設御耕藉位於外壇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從耕三公、諸王、尚書、卿位於御坐東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數爲列。其三公、諸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鄴公於御位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藉田農人執之。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橫執之，左耜實於席，遂守之。皇帝將望瘞，謁者引三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卿與執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廩

設置堂下板位，脫履席在西階下。皇太子的位置在東階東南，執經的位置在西階西南，三品以上文武官員的位置分別在南，執如意者一人在執經者之後，學生的位置在文武官員之後。這天，皇帝乘馬，祭酒率監官、學生在道旁迎接。皇帝進入帷帳，執經、侍講、執如意者與文武官、學生都在堂下就位。皇太子站在學堂門外，向西。侍中奏“警衛官禁”。皇帝從北階上堂，就座。皇太子就進入就位，在位者都再拜。侍中宣讀敕令讓皇太子、王公上堂，都再拜，於是坐下。執讀、執經解釋經義。執如意者把如意授給侍講，侍講執如意到論義的座位，提問有疑惑之處，退下，將如意交給執如意者，回到座位，就都下堂。如果賜會，侍中就宣讀制令，皇帝返回帷帳。百官會後，皇帝回宮，監官、學生在道旁辭送。

皇帝在初春正月的亥日祭祀先農，然後舉行籍田禮。祭前一日，奉禮在壇東設置御座，向西；望瘞之位壇西南，向北；隨從官位在內圍牆東門內的道南，執事者居後；奉禮之位樂器架東北，贊禮人在南。又在外圍牆南門之外十步處設御耕藉位，向南；從耕的三公、諸王、尚書、卿位在御座東南，雙行向西，根據其推犁之數排成隊列。三公、諸王、尚書、卿等不耕者之位耕者位之東，雙行，向西以北爲首；介公、鄴公之位御位西南，向東以北爲首。尚舍在三公之北稍西處設御耒席，向南。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南，稍靠後；耒耜各人之位在公卿耕者之後，不耕者之前，向西。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官員的耒耜，太常各令藉田農民拿着。皇帝祭後，就用耕根車在駕者之間裝載耒耜，皇帝乘車從行宮前來下車到帷帳。乘黃令將耒耜授給廩犧令，橫拿着，把耜放在席上左方，就守着它。皇帝將要行望瘞禮時，謁者引導三公以及從耕者侍耕者、司農卿與耒耜者都就位。皇帝出帷帳就耕位，向南站立。廩犧令上到耒席南，向北，解開韜套拿出耒，拿着站起來，稍退後，向北站立。司農卿上前接受，授給侍中，侍中奉上進給皇帝。皇

犧令進耒席南，北向，解耜出耒，執以興，少退，北向立。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卿反之廩犧令，令復耒於耜，執以興，復位。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執耒者前受之。皇帝還，入自南門，出內壇東門，入大次。享官、從享者出，太常卿帥其屬耕于千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於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為壽。藉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穰槁以食牲。

藉田祭先農，唐初為帝社，亦曰藉田壇。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東南，今帝社乃東壇，未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于東郊。”乃耕于東郊。

垂拱中，武后藉田壇曰先農壇。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芣》：‘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為社，曰王社、侯社。今日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為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于官社之後，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為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或置，皆無處所。

帝接受，耕三推。侍中上前接下耒耜，還給司農卿，司農卿又還給廩犧令，廩犧令將耒又裝進耜套中，拿着站起來，回到原位。皇帝起初推耕時，拿耒者都將耒耜授給侍耕者。皇帝停耕，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拿耒者上前接下。皇帝返回，從南門進，從內園牆東門出，進入帷帳。祭祀官、隨從祭祀者出，太常卿率其部屬耕於千畝之中。皇帝回宮，次日，在太極殿分賜慰勞酒，如同元旦朝會，不拜賀，不用酒祝壽。藉田所收穫的穀物，集中貯藏在神倉，用來作祭糧及五齋酒，三酒。秸杆用於喂牲畜。

藉田祭祀先農，唐初建帝社，也叫藉田壇。貞觀三年，太宗將要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論說：“根據《禮》：天子在南郊行藉田禮，諸侯在東郊。晉武帝還在東南，如今帝社却在東方築壇，不合占禮。”太宗說：“《尚書》說‘依次在東方耕作’，而青色輅車、黛色耜，順應春天之氣。我正位於東極之地，藉田應在東郊。”就耕於東郊。

垂拱年間，武后的藉田壇改叫先農壇。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論說：“《周頌·載芣》：‘春日藉田而祈禱社稷。’《禮》：‘天子的藉田是千畝，諸侯百畝。’則根據藉田建社，叫王社、侯社。如今叫先農，失去王社的原義，應正名叫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論說：“根據《祭法》，王者建立太社，然後建王社，建於何地，則沒有流傳下來。漢代興起時已有官社，沒有建單獨的官稷，就建在官社之後，用夏禹配祭官社，用后稷配祭官稷。臣瓚說：‘根據《高祖紀》，建立漢社稷，就是太社。官社用禹配祭，就是王社。到光武帝時就不建官稷，相沿至今。’魏把官社作為帝社，所以摯虞說魏朝先例這就是立太社。晉或停或建，都不知處所。有人說是二社并處，而王社在西。崔氏、皇甫氏都說王社在藉田。查衛宏《漢儀》：‘春天開始東耕於

或曰二社并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藉田。案衛宏《漢儀》：‘春始東耕於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于帝社，配以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於藉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先農、帝社并祠，叶於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句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爲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湯勝夏，欲遷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黃帝以降，不以羲、農列常祀，豈社、稷而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於共工、烈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爲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農爲二，而藉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龍異名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句龍氏配。”於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

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句芒，遂躬耕盡壠

籍田，引用詩說先農，就是神農。’又《五經要義》說：‘築壇於田，以祭先農如同祭社。’魏秦靜議論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是國家的六神。晉太始四年，在東郊行耕籍田禮，用牛、羊、猪三牲祭祀先農。周、隋舊禮及本朝先農之禮都是在帝社祭神農，用后稷配祭。則王社、先農不可混爲一事。如今應在籍田建帝社、帝稷，用禹、棄配祭，則先農、帝社都加祭祀，合於周代《載芟》的原義。”祝欽明又議論說：“籍田之祭出於王社。古代祭祀先農，就是句龍、后稷。烈山之子也叫農，而周棄繼承，都是作爲稷神祭祀。共工之子叫后土，湯戰勝夏，想遷移而不能。所以這二神就是社、稷之主。黃帝以來，不把伏羲、神農列入常祀，怎能是在社、稷祭祀神農呢？祭祀社、稷，不取神農發明耒耜的大功，却專祭共工、烈山，大概是因爲三皇踪跡久遠，不能立教。那秦靜是什麼人，却知道社稷、先農分爲兩類，而籍田能有兩個祭壇嗎？先農、王社，是一回事，都是因后稷、句龍不同名而分祭，犧牲用四牢作祭品。”祝欽明又說：“漢代祭禹，是錯誤的。如今要使王社、先農之號正確却不能決定，就再增加爲二祭，這樣不行。”韋叔夏、張齊賢等就上奏：“經典上没有先農，《禮》說：‘君王自己建社，叫作王社。’先儒認爲是在籍田。永徽年間還叫籍田，垂拱以後纔叫先農。但是先農與社是一位神，如今請將先農壇改稱帝社壇，使其能合乎古代王社之義。祭祀，以禮儀令文爲準用初春正月的亥日祭后土，用句龍氏配祭。”於是改爲帝社壇，又在西邊建帝稷壇，像太社、太稷一樣，但壇不設各方之色，以區別於太社。

開元十九年，取消帝稷而在壇上祭祀神農氏，用后稷配祭。二十三年，皇帝親自在東郊祭祀神農，用句芒配祭，然後親自耕田，耕完一壠

止。

肅宗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輶而入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於藉田。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授耒耜於侍中，太僕卿一人執牛，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侍衛。三公以宰相攝，九卿以左右僕射、尚書、御史大夫攝，三諸侯以正員一品官及嗣王攝。推數一用古制。禮儀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贊禮；三公、九卿、諸侯執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袴褶。御耒耜二，并輶皆以青。其制度取合農用，不雕飾，畢日收之。藉耒耜丈席二。先農壇高五尺，廣五丈，四出陛，其色青。三公、九卿、諸侯耒十有五。御耒之牛四，其二，副也。并牛衣。每牛各一人，絳衣介幘，取閑農務者，禮司以人贊導之。執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袴褶。皇帝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導文、武就耕所。太常帥其屬用庶人二十八，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太常少卿一人，率庶人趨耕所。博士六人，分贊耕禮。司農少卿一人，督視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人，間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以五品、六品清官攝；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人耒耜二十具、鍤二具，木為刃。主藉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時立田側，畢乃

而止。

肅宗乾元二年，下詔去掉耒耜上的雕刻，命令有關部門改製。天子從通化門出，祭完路神就進壇，然後祭祀神農氏，用后稷配祭。皇帝戴的冠冕繫着紅帶子，親自扶犁九推。

憲宗元和五年，下詔定於來年正月行藉田禮。太常修撰韋公肅說：“藉田禮荒廢已久，有關部門無從考查。”於是依據《禮經》，參考開元、乾元舊例，在藉田上建先農壇。皇帝連同侍從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捧着耒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授給侍中耒耜，太僕卿一人牽牛，左、右衛將軍各一人護衛。用宰相代表三公，用左右僕射、尚書、御史大夫代表九卿，用正員一品官及嗣王代表三諸侯。推犁之數全用古制。禮儀使一人、太常卿一人作贊禮；為三公、九卿、諸侯牽牛的有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都穿褲褶。皇帝用耒耜兩具，都用青色輶套包裹。其規格以合乎農用，不加雕飾，用完就把它收起來。放置耒耜用一丈之席兩張。先農壇高五尺，寬五丈，四面有通道臺階，青色。三公、九卿、諸侯的耒有十五具。皇帝用耒的牛四頭，其中兩頭備用，都穿牛衣。每頭牛有一人牽着，穿紅衣戴頭巾，選取熟悉農事的，禮司派人引導他們。拿耒耜的，用高品中官二人，不穿褲褶。皇帝到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別引導文、武官員到耕處。太常率其部屬用平民二十八人，用郊社令一人督率。太常少卿一人，率領平民到耕處。博士六人，分別輔導耕禮。司農少卿一人，督察平民耕完千畝。廩犧令二人，其中一人捧耒耜授給司農卿，以五品、六品清要官代表；另一人掌管耒耜，用太常寺本寺官員。三公、九卿、諸侯用耕牛四十頭，其中十頭，是備用的，一人牽一頭牛。平民用耕牛四十頭，一人牽兩頭牛。平民耒耜二十具、鍤兩具，用木作刃。主藉田縣令一人，穿朝服，在耕作時站在田邊，耕完就退下。京郊各縣令事先按時集中，穿常服在耕處陪侍。老年人二十人，在平民耕位之南陪侍。三公從耕者各三人，九卿、諸侯從耕者各一人，以協助耕田。都穿紅衣、戴頭巾，用其

退。畿甸諸縣令先期集，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於庶人耕位南。三公從者各三人，九卿、諸侯從者各一人，以助耕。皆絳服介幘，用其本司隸。是時雖草具其儀如此，以水旱用兵而止。

皇帝謁陵，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其南，皆相地之宜。前行二日，遣太尉告於廟。皇帝至行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閭，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陛之東南，西向。尊坫陳于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大仗於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并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傘、扇，侍臣騎從，詣小次。步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衛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繇東序進殿陛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拭帳簀，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向立。太祝二人持玉冊于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若太子、諸王、公主陪葬柏城者，皆祭寢殿東廡；功臣陪葬者，

本部門屬官。這時儘管起草這樣一套籍田完備儀式，因水災旱災和戰事而停止了。

皇帝拜祭陵墓，離陵墓十里設行宮，在齋室安設御座，在陵墓道路西南設小帷帳，在陵寢西南設帷宮，隨從臣僚的帷帳在帷宮西南，陪位者的帷帳又在西南，都向東。文官在北，武官在南，朝集使又在武官之南，都根據地勢高低而定。出行前兩日，派太尉到宗廟行告禮。皇帝來到行宮，進入齋室。陵令把玉冊進上簽署。在陵墓東南角設置御位，向西，如有山坡之類阻隔，就隨地勢。又在寢宮正殿東階的東南設置御位，向西。酒尊臺座排列在堂門東南。百官、隨行人員、宗室、客使之位在神道左右，止歇的帷帳則分別各方次序建在帷宮之前。當天，距天明五刻，在陵寢陳列黃麾大仗。距天明三刻，行事之官及五等宗室親戚、三等諸親以內以及客使應陪者就位。皇帝穿素服，乘馬有華蓋、傘、扇，侍臣騎馬隨從，到小帷帳，步行出小帷帳，就位，拜，又再拜。在位者都再拜，又再拜。一會兒，太常卿請求告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說：“奉命告辭。”在位者再拜。皇帝回到小帷帳，乘馬到帷宮，仗衛列隊站立準備出發。百官、宗室、諸親、客使依次站在帷宮前。皇帝步行到寢宮的南門，仗衛停止。就進入寢宮，由東序進殿前臺階東南之位，再拜，從東階上殿，向北，再拜，又再拜。進殿察看服飾、用具，擦拭帳簀，進獻太牢祭食，增加珍貴食品。皇帝出殿到放酒尊處，斟酒入殿，三次獻爵，向北站立。太祝二人拿玉冊在門外，向東下跪宣讀。皇帝再拜，又再拜，然後出門，正對門前向北站立。太常卿請告辭，皇帝再拜，出東門，回到帷宮，宿於行宮。如果是陪葬在陵園的太子、諸王、公主都在陵寢正殿東廡祭祀；陪葬的功臣，在東序祭祀。設位獻食，由有關部門行事。如果皇后隨從拜祭陵墓，就在寢宮東邊設置帷宮。先朝妃嬪的帷帳

祭東序。爲位奠饌，以有司行事。或皇后從謁，則設大次寢宮東，先朝妃嬪次於大次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之次又於其南，皆東向。以行帷具障謁所，內謁者設皇后位於寢宮東，大次前，少東。先朝妃嬪位西南，各於次東，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帝既發行宮，皇后乘四望車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內典引導妃嬪以下就位。皇后再拜，陪者皆拜。少選，遂辭，又拜，陪者皆拜。皇后還寢東大次，陪者退。皇后鈿釵禮衣，乘輿詣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主以下從。至北門，降輿，入大次，詣寢殿前西階之西，妃嬪、公主位於南，司贊位妃嬪東北，皆東向。皇后再拜，在位者皆拜。皇后繇西階入室，詣先帝前再拜，復詣先后前再拜，進省先后服玩，退西廂東向立，進食。皇帝出，乃降西階位。辭，再拜，妃嬪皆拜。詣大次更衣，皇帝過，乃出寢宮北門，乘車還。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所司撰日，車府令具輅車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傘，列俟於太常寺門。設次陵南百步道東，西向。右校令具薙器以備汛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郎以下從。至次，設卿位兆門外之左，陵官位卿東南，執事又於其南，皆西向。奉禮郎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居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皆拜。謁者導卿，贊引導衆官入，奉行，復位皆拜。出，乘車之它陵。有芟治，則命之。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始將進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

依次在帷宮之南，大長公主、諸親命婦的帷帳又在其南，都向東。以帷幔全部遮蔽拜陵者之住所，內謁者爲皇后設位於寢宮東，帷宮前，稍靠東。先朝妃嬪之位西南，依次向東，司贊爲妃嬪設位於東北，都向東。皇帝從行宮出發後，皇后乘四望車來到帷宮，改戴假髻，穿白練單衣。內典引導妃嬪以下者就位。皇后再拜，陪者都下拜。一會兒，就辭行，又下拜，陪者都下拜。皇后回到寢宮之東的帷宮，陪者退下。皇后穿戴鈿釵禮衣，乘輿到寢宮，先朝妃嬪、大長公主以下隨從。到北門，下輿，進入帷宮，到寢殿前西階之西，妃嬪、公主等陪從立於皇后之南，司贊位在妃嬪東北，都向東。皇后再拜，在位者都下拜。皇后由西階進室，到先帝前再拜，又到先皇后前再拜，進去察看先皇后服飾用具，退到西廂向東站立，進獻祭食。皇帝出，皇后於是下西階位，告辭，再拜，妃嬪都下拜。到帷宮換衣，皇帝經過，然後出寢宮北門，乘車返回。天子如不親自拜祭，就讓太常卿代行祭陵。有關部門選擇日子，車府令準備輅車一馬清道，有青衣、團扇、曲柄傘，列隊等在太常寺門前。在陵墓南百步道以東設置帷帳，向西。右校令準備割草器具以便清掃污穢。太常卿穿公服乘車，奉禮郎以下隨從。來到帷帳處，在陵城門外之左設置卿位，陵官位在卿位東南。執事又在其南，都向西。奉禮郎之位陵官之西，贊引二人在南。太常卿以下再拜，在位者都下拜。謁者引導太常卿，贊引引導衆官進入。行禮，回到原位都下拜。出陵城，乘車到其他陵墓。如有需割草整理陵墓之事，就下令去作。凡是國陵的制度，皇祖以上到太祖陵，都在朔日、望日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日各祭一次。皇父陵是朔日、望日及節日祭，而每天進食。又獻新食物於各陵，其物有五十六種。將要進獻時，有關部門一定要先送太常與尚食，推薦各味食物次序，如同祭祀宗廟。

之，如宗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謁獻陵，帝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西向再拜，慟哭俯伏殆不能興。禮畢，改服入寢宮，執饌以薦。閱高祖及太穆后服御，悲感左右。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

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臘、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從之。六年正月朔，高宗謁昭陵，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畢，易服謁寢宮。入寢哭踊，進東階，西向拜號，久，乃薦太牢之饌，加珍羞，拜哭奠饌。閱服御而後辭，行哭出寢北門，御小輦還。

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紹上書曰：“禮不祭墓，唐家之制，春、秋仲月以使具鹵簿衣冠巡陵。天授之後，乃有起居，遂為故事。夫起居者，參候動止，事生之道，非陵寢法。請停四季及生日、忌日、節日起居，準式二時巡陵。”手敕曰：“乾陵歲冬至、寒食以外使，二忌以內使朝奉。它陵如紹奏。”至是又獻、昭、乾陵皆日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禮無日祭陵，惟宗廟月有祭。故王設廟、祧、壇、墀為親疏多少之數，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

貞觀十三年，太宗拜祭獻陵，皇帝到小帷帳，下車穿上鞋，走進闕門，向西再拜，伏地慟哭幾乎不能站起。行禮後，改服飾進入寢宮，拿祭食進上。觀看高祖及太穆皇后服飾用具，悲慟之情左右都被感動。步行出司馬北門，在泥濘中行走二百步。

永徽二年，有關部門說：“先帝時，高祖入葬獻陵三年後，祇有朔、望、冬至、夏伏、臘、清明、社日獻祭食物，如今昭陵喪期完結，請獻祭食物如同獻陵。”同意此議。六年正月朔日，高宗拜祭昭陵，邊走邊哭着就位，再拜慟哭之後，換衣服拜祭寢宮。入寢宮又頓脚大哭，前行到東階，向西拜祭號哭，很久，纔進獻太牢祭食，增加珍貴食物，拜祭哭着放下食物。看了服飾用具後告辭，哭着走出寢宮北門，乘坐小輦返回。

顯慶五年，下詔每年春、秋季巡視陵墓，應由三公代行祭事，太常少卿為副，太常寺供給儀仗，并記在禮令中。起初，《貞觀禮》每年在春、秋仲月巡視陵墓，到武后時，就在四季的末月、生日、忌日派人到陵上起居。景龍二年，右臺侍御史唐紹上書說：“依禮不祭墓，唐家的制度，春、秋仲月準備儀仗衣冠巡視陵墓。天授之後，纔有起居，就成了慣例。起居，是察看動靜，事奉活人之道，不是陵寢之法。請取消四季及生日、忌日、節日起居，依照禮式在春秋兩季巡視陵墓。”皇帝親下命令說：“乾陵每年冬至、寒食用外使，二忌日用內使祭拜。其他陵墓照唐紹所奏。”至此獻陵、昭陵、乾陵又都改為每日祭祀。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說：“禮中没有每日祭陵的規定，祇是宗廟每月有祭。所以君王設廟、遷廟、築壇、修墀根據親疏確定多少之數，建立七廟、一壇、一墀。叫考廟、叫王考廟、叫皇考廟、叫顯考廟，都是每月舉行祭祀。遠祖之廟叫遷廟，配食一獻就停止。除去廟祭就作壇祭，除去壇祭就作墀祭，有禱告就祭，沒有禱告就不祭。又譙周《祭志》：‘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父之廟，都是每月朔日進獻，以象徵生前的

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元帝時，貢禹以禮節煩數，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宣復古四時祭於廟。後劉歆引《春秋傳》‘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後漢陵寢之祭無傳焉。魏、晉以降，皆不祭墓。國家諸陵日祭請停如禮。”疏奏，天子以語侍臣曰：“禮官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沿革，何專古為？乾陵宜朝晡進奠如故。昭、獻二陵日一進，或所司苦於費，可減朕常膳為之。”

開元十五年敕：“宣皇帝、光皇帝陵，以縣令檢校，州長官歲一巡。”又敕：“歲春、秋巡陵，公卿具仗出城，至陵十里復。”十七年，玄宗謁橋陵，至塢垣西闕下馬，望陵涕泗，行及神午門，號慟再拜。且以三府兵馬供衛，遂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乃還。二十三年，詔獻、昭、乾、定、橋五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各日設一祭。若節與朔、望、忌日合，即準節祭料。橋陵日進半羊食。二十七年，敕公卿巡視陵墓乘輅，其令太僕寺，陵給輅二乘及仗。明年，

朔食，叫作月祭，兩位不遷廟的遠祖沒有月祭。’可見古代都沒有每日祭的。如今各陵朔日、望日獻食，則近於古代的殷祭；各節日獻食，近於古代的獻新之祭。鄭玄注《禮記》：‘殷祭是每月朔日、月半獻新之祭。’又：‘大祥禮以後就是四季祭祀。’這是祭都在廟，近代纔在朔日、望日各節日祭陵寢，祇有四季及臘五次祭廟。考查經典依據禮儀，確實沒有每日祭陵。祇有漢代七廟議，在京城從高祖以下到宣帝，以及太上皇、悼皇考陵墓旁建廟，陵園內各有寢宮、便殿，所以每天在寢宮祭祀，每月在便殿祭祀。元帝時，貢禹因禮節太繁瑣，請停止郡國之廟。丞相韋玄成等又建議在七廟之外，寢宮、陵園都不再祭祀。議論者也認為祭祀不能貪圖次數，應當恢復古代四季的廟祭。後來劉歆引用《春秋傳》‘日祭、月祀、季祭、歲貢。祖父、父親就日祭，曾祖高祖則月祭，二位不遷廟遠祖則每季祭祀，壇、墠之祭則每年受享’。後漢祭陵寢之制沒傳下來。魏、晉以來，都不祭墓。國家各陵請依禮停止祭祀。”疏奏遞上，天子對侍臣說：“禮官說各陵不應每日獻食。禮是因人情沿襲變革，何必要全依古代呢？乾陵應每天早上及晡時獻祭如舊。昭、獻二陵每日獻食一次。如有關部門因費用受困，可以減少朕的日常膳食進獻。”

開元十五年下令：“宣皇帝、光皇帝陵墓，由縣令管理，州長官每年巡視一次。”又下令：“每年春季、秋季巡視陵墓，公卿準備儀仗出城，到陵墓十里回報。”十七年，玄宗拜謁橋陵，到祖廟外牆以內、內牆以外的西闕下馬，望着陵落淚，走到神午門，號哭着再拜。并用三府兵馬供其衛護，然後拜謁定陵、獻陵、昭陵、乾陵纔返回。二十三年，下詔獻、昭、乾、定、橋五陵，在朔日、望日獻食，每年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如果節日與朔日、望日、忌日重合，就以節日祭品為準。橋陵每日獻半隻羊作為食物。二十七年，下令公卿巡視陵墓乘坐輅車，命令太僕寺，每陵供給輅車二輛及儀仗。次年，下制：“因宣

制：“以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追尊號謚有制，而陵寢所奉未稱。建初、啓運陵如興寧、永康陵，置署官、陵戶，春、秋仲月，分命公卿巡謁。二十年詔：建初、啓運、興寧、永康陵，歲四時、八節，所司與陵署具食進。”天寶二年，始以九月朔薦衣於諸陵。又常以寒食薦餲粥、鷄球、雷車，五月薦衣、扇。陵司舊曰署，十三載改獻、昭、乾、定、橋五陵署爲臺，令爲臺令，升舊一階。是後諸陵署皆稱臺。

大曆十四年，禮儀使顏真卿奏：“今元陵請朔、望、節祭，日薦，如故事；泰陵惟朔、望、歲冬至、寒食、伏、臘、社一祭，而罷日食。”制曰：“可。”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導至陵下，禮略無以盡恭。”於是太常約舊禮草定曰：“所司先撰吉日，公卿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抵陵南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公卿既至次，奉禮郎設位北門外之左，陵官位其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謁者導公卿，典引導衆官就位，皆拜。公卿、衆官以次奉行，拜而還。”故事，朝陵公卿發，天子視事不廢。十六年，拜陵官發，會董晉卒，廢朝。是後公卿發，乃因之不視事。

元和元年，禮儀使杜黃裳請如故事，豐陵日祭，崇陵唯祭朔、望、節日、伏、臘。二年，宰臣建言：“禮有著定，後世徇一時之慕，過於煩，并故陵廟有薦新，而節有遣使，請歲太廟以時享，朔、望上食，諸陵以朔、望奠，親陵以朝晡奠，其餘享及忌日告陵皆停。”

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追加尊號、謚號已有命令，但陵寢的奉祭禮儀還不相稱。建初陵、啓運陵如同興寧陵、永康陵，設置署官、陵戶，春季、秋季仲月，分別命令公卿巡視拜謁。二十年下詔：建初、啓運、興寧、永康四陵，每年四季、八節，有關方面與陵署準備食物進獻。”天寶二年，開始在九月朔日在各陵墓獻衣服。又常在寒食獻餲粥、鷄球、雷車，五月獻衣、扇。管理陵墓的機構舊名叫署，十三年改獻、昭、乾、定、橋五陵之署爲臺，令叫臺令，官階比原來加升一階。此後各陵署都叫臺。

大曆十四年，禮儀使顏真卿上奏：“如今元陵請以朔日、望日、節日祭祀，每日進食，如同舊例；泰陵祇在朔日、望日、冬至、寒食、伏、臘、社日一次祭祀，而取消每日獻食。”下制說：“可以。”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說：“每年二月、八月，公卿朝拜各陵，陵臺祇把朝拜者引導到陵下，於禮不能竭盡恭敬。”於是太常摘錄舊禮編定說：“有關方面先擇定吉日，公卿的輅車、儀仗從太常寺出發，抵達陵墓南道之東設置帷帳，向西，以北爲首。公卿到帷帳後，奉禮郎在北門外之左設位，陵官位於其東南，執事官又在其南。謁者引導公卿，典引導衆官就位，都下拜。公卿、衆官依次行禮，拜謁而回。”舊例，拜祭陵墓的公卿出發，天子處理政事。十六年，拜陵官出發，碰上董晉死去，停止朝會。此後公卿出發，天子就因此而不處理政事。

元和元年，禮儀使杜黃裳請求依照先例，豐陵每日祭祀，崇陵祇在朔日、望日、節日、伏、臘祭祀。元和二年，宰相建議：“禮已寫定，後世順一時喜好，禮數過繁，舊陵廟都有獻新，節日派遣使者，請每年在太廟按季祭祀，朔日、望日獻食，各陵在朔日、望日奠祭，父陵在早晨和申時祭奠，其餘的祭祀及忌日告陵都停止。”

唐書卷十五

志 第 五

禮樂(五)

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一日於正寢，一日於正殿。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上水二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皇后即御座，六尚以下侍衛。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皇后降座，乘輿入室。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諸預享者皆齋。前享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其後，俱南向。守官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壇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重行異位，東向北上。陳饌幔於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官縣之樂於壇南內壇之內，諸女工各位於縣後。右校爲采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障於外壇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足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瘞位

皇后每年的祭祀有一種，在三月吉利的巳日祭先蠶，然後行親桑禮。在後殿散齋三日，在正寢致齋一日，在正殿致齋一日。前一天，尚舍在正殿西序及室中設置御帷帳，都向東。致齋之日，白天漏上水一刻時，尚儀用笏板上奏“請宮中戒嚴”。尚服率領司仗部署侍衛，司賓引導內命婦到陪祭之位。六部尚書以下官員，各穿禮服，到後殿等候迎接。尚儀用笏板上奏“警衛宮禁”。漏上水二刻時，皇后穿戴禮服釵鈿，繫上珮玉，乘坐輿從西房出，華蓋車警戒。皇后入御座，六部尚書以下官員侍衛。約過一刻，尚儀上前跪着上奏說：“尚儀妾姓某稟告，請下御座進齋室。”皇后下座，乘坐輿進入齋室。散齋之日，內侍率領內命婦中有福之人，叫她們在蠶室養蠶，參與祭祀的人都齋戒。祭前三日，尚舍直長在外圍牆東門之內的道北設置帷宮，向南；內命婦及六部尚書以下官員的帷帳在其後，都向南。守官爲外命婦安設帷帳，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的帷帳在南圍牆之外的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雙行相錯，向東以北爲首。在內矮土牆東門之外的道南陳設饌幔，向北。祭前二日，太樂令在壇南內圍牆之內設宮樂的樂器架，女樂工各位於懸挂的樂器之後。右校在壇南二十步處築采桑壇，三丈見方，高五尺，四面有通道臺階。尚舍根據情況在外圍牆之外搭建帷幃，四面開門，其東門要足夠使厭翟車通過。祭前一日，內謁者在壇東南設置御位，向西；望瘞位在西南，對着瘞坎，向西。亞獻、終獻的位置在內圍

於西南，當塋坎，西向。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重行異位，西向北上。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司贊位於樂縣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西面。又設司贊、掌贊位於埋坎西南，東面南上；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司樂位於北縣之間，當壇北向。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絕位，重行異位，西向北上；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如公主，重行異位，相向北上。又設御采桑位於壇上，東向；內命婦采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北向西上；執御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內外命婦執鉤、筐者位各於其采桑位之後。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於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設酒尊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幣筐於壇上尊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尊坫、疊洗、筐篚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五刻，司設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聽夜行，其應采桑者四人，各有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其日未明四刻，捶一鼓為一嚴；二刻，捶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一刻，捶三鼓為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北上。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厭翟車於

牆東門之內的道南，執事者的位置在其後，雙行相錯，向西以北為首。典正的位置在壇下，一個位在東南，向西；一個位在西南，向東。女史各陪其後。司贊的位置在樂器架東北，掌贊二人在南，依次退後，向西。又在埋坎西南設司贊、掌贊位，向東以南為首；典樂舉麾的位置在壇上南階之西，向東；司樂的位置在北樂器架之間，正對着壇向北。內命婦的位置在終獻之南，排位到此為止，雙行相錯，向西以北為首；外命婦的位置在中圍牆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在道東，向西，對着內命婦，依次退後；太夫人以下在道西，離道遠近如同公主之位，雙行相錯，面對面，以北為首。又在壇上設皇后采桑位，向東；內命婦采桑位在壇下，在東南對着皇后位，向北以西為首；拿御鉤、御筐者位在內命婦西稍南，以西為首；內、外命婦拿鉤、拿筐者位各在其采桑位之後。設置門外位：祭官在東圍牆之外道南，隨從祭祀的內命婦在祭官之東，向北以西為首；隨從祭祀的外命婦在南圍牆之外的道西，如同帷帳的安排。在壇上東南角設酒尊之位，向北以西為首；御洗在壇南階東南，亞獻之洗又在東南，都向北；幣筐在壇上酒尊臺座之處。申時後，內謁者率領部屬將酒尊臺座、疊洗、筐篚送進，陳放在位。登壇者從東階上。祭祀之日，距天明十五刻時，太官令率宰人用鸞刀殺牲，祝史用豆取毛取血放在祭食處，然後煮牲。距天明五刻時，司設登壇，在壇上北方設置先蠶氏神座，向南。祭前一日，金吾上奏：“請外命婦等應集中在祭壇之處的任其夜間前往，應采桑者四人，各有女侍者進筐、鉤乘車前去。”這天距天明四刻時，敲一鼓是第一次戒嚴；距天明二刻時，敲二鼓是再次戒嚴。尚儀用笏板上奏：“請宮中戒嚴。”距天明一刻時，敲三鼓是第三次戒嚴。司賓引導內命婦進入，站在庭中，排成雙行向西以北為首。六部尚書以下官員到室中迎接。尚服帶着印璽，內僕駕來厭翟車到閤門外，尚儀用笏板上奏“警衛宮禁”。駕車者抓住轡繩，皇后穿鞠衣，乘坐輿出門，有華蓋儀仗、侍衛警戒。內命婦跟着出門。皇后登車，尚功進上鉤，司製進上

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進鉤，司製進筐，載之。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從，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不鳴鼓角。內命婦、官人以次從。其日三刻，尚儀及司醢帥其屬入，實尊壘及幣，太官令實諸簋、豆、簠、簋、俎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厨奉饌入，設於饌幔內。駕將至，女相者引享官，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傘、扇。尚儀以祝版進，御署，出奠於坵。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俱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及女史、祝史與女執尊壘筐幕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向西上。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就位。司樂帥女工入，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賓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官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入自東門，至版位，西向立。尚官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官曰：“有司謹具，請行事。”樂三成。尚官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筐，興，立於尊所。皇后自壇南陞升，北面立，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進，北向，跪奠於神座，少退，再拜，降自南陞，復于位。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壇東門之外，

筐，放在車上。內命婦及六部尚書官員等乘車隨從，護駕官員們都騎馬。車駕啓動，戒嚴，不敲鼓吹角。內命婦宮女依次跟從。這天三刻，尚儀和司醢率領部屬進入，裝好尊壘和幣，太官令裝好各簋、豆、簠、簋、俎等，內謁者率領部屬到厨房取食物進入，陳設在饌幔之內。皇后車駕將到，女相者引導祭官，內典引引導外命婦，都在門外就位。車駕到達帷宮門外，回轉車頭向南，尚儀到車前跪下啓奏說：“尚儀妾姓某進言，請下車。”皇后下車，乘坐輿到帷帳，有華蓋、傘、扇。尚儀拿祝板呈進，皇后簽署，取出放在臺座上。尚功、司製上前接過鉤、筐而退，典贊引導亞獻及隨從祭祀的內命婦都在門外就位。司贊率掌贊先來就位，女相者引導尚儀、典正及女史、祝史與拿尊壘筐幕的女子從東門進入，對着壇南，向北以西爲首。司贊說：“再拜。”掌贊接着傳呼，尚儀人員以下都再拜，各就各位。司樂率女樂工進入，典贊引導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導執事者，司賓引導內命婦，內典引引導外命婦進入，各就各位。皇后在帷帳內停留約半刻功夫，司言引導尚官站在帷帳門外，對着門面向北。尚儀用笏板上奏“警衛宮禁”。皇后出帷宮，從東門進入，到自己的標牌處，向西站立。尚官說：“再拜。”皇后再拜。司贊說：“衆官再拜。”在位者都再拜。尚官說：“有關方面已準備好，請行事。”奏三曲樂。尚官說：“再拜。”皇后再拜。司贊說：“衆官再拜。”在位者都再拜。壇上的尚儀跪着從筐中取出幣，起身，站在酒尊旁。皇后從壇南階登上，向北站立，尚儀捧幣向東進上，皇后接過幣，上前，向北，跪下放在神座前，稍稍退後，再拜，從南階下壇，回到原位。起初，內外命婦下拜後，女祝史捧着裝牲毛牲血的豆站在內圍牆東門之外，皇后進獻幣後，就捧着牲毛牲血進入，從南階登壇，尚儀在壇上迎接，前進，跪下獻到神座前。皇后登壇獻幣後，司膳出，率領女進饌者捧着食物陳放在內圍牆東門之外。皇后下壇後，回到原位。司膳引導祭食進入，到臺階前。女祝史跪着撤下裝牲毛牲血的豆，從東階下壇出。饌食從南階上壇，尚儀在壇

皇后已奠幣，乃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皇后既升奠幣，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壇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至階。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皇后詣疊洗，尚儀跪取匱，興，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司言跪取巾於筐，進以帨，受巾，跪奠於筐。乃取爵於筐，興，進，受爵。尚儀酌疊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授巾，皆如初。皇后升自壇南陛，詣酒尊。尚儀贊酌醴齊，進先蠶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立。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皇后再拜，尚儀以爵酌上尊福酒，西向進，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簋、俎進神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又以簋取稷、黍飯共置一簋。尚儀以飯簋、胙俎西向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遂飲，卒爵，興，再拜，降自南陛，復于位。初，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疊洗，盥手，洗爵，自東陛升壇，酌盎齊于象尊，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再拜。尚儀以爵酌福酒進，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遂飲，卒爵，再拜，降自東陛，復位。昭儀終獻如亞獻。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司贊曰：“賜胙。”掌唱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官曰：“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官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坎西南位，皇后至望瘞位，西向立。尚儀執筐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坎，以幣置於坎。

上迎接引導，放在神座前。皇后到疊洗處，尚儀跪下取匱，起身，灌水；司言跪下取盤，起身，接水。皇后洗手。司言跪着從筐中取巾，拿帨巾進上，皇后接過巾，跪下放於筐。然後從筐中取出爵，起身，上前，接過爵。尚儀從中疊舀水，司言捧盤，皇后洗爵，司言把巾授給皇后，都如前面的做法。皇后從壇南階登上，到酒尊處。尚儀協助斟上醴酒，進獻到先蠶氏神座前，向北跪下，放下爵，起身，稍稍退後，站立。尚儀把祝板進到神座之右，向東跪下宣讀祝文。皇后再拜，尚儀用爵斟上祝福酒，向西進上，皇后再拜後接過爵，跪下，祭酒，飲完酒，放下爵，起身。尚儀率領女進祭食者拿着簋、俎進獻到神前，三牲胙肉各放在一俎上，又用簋盛上稷飯、黍飯合放在一簋中。尚儀把飯簋、胙俎向西依次進上，皇后每次接過就交給身旁之人。然後跪下取爵，飲酒，爵盡，起身，再拜，從南階下壇，回到原位。起初，皇后獻祭將結束時，典贊引導貴妃到疊洗處洗手，洗爵，這時從東階登壇，從象尊中斟白酒，上到神座前，向北跪下，放下爵，起身，稍退後，再拜。尚儀用爵斟祝福酒進上，貴妃再拜後接過爵，跪下祭尊，然後飲酒，爵盡再拜，從東階下壇，回到原位。昭儀作終獻如同貴妃作亞獻。尚儀進到神座前，跪下撤去豆。司贊說：“賜胙。”掌唱說：“衆官再拜。”在位者都再拜。尚官說：“再拜。”皇后再拜。司贊說：“衆官再拜。”在位者都再拜。尚官請皇后到望瘞之位，司贊率領掌贊到瘞坎西南就位，皇后到望瘞位，向西站立。尚儀拿着筐前行到神座前，取出幣，從北階下壇，向西行進到瘞坎，將幣放在坎裏。司贊說：“可埋坎。”東西各四人填半坎土。尚官說：“禮畢，請到采桑之位。”尚官引導皇后到采桑壇，從西階登壇，向東站立。起初，皇后要到望瘞位時，司賓引導內外命婦采桑的人，拿鈎拿筐的人都各就各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皇后到達後，尚功捧着金鈎從北階登壇，上前。典製捧筐跟着登壇。皇后接過鈎，采桑，典製用筐承接。皇后采三枝後停止，尚功上前接過鈎，典製拿着筐都退下。皇

司贊曰：“可瘞坎。”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坎。尚官曰：“禮畢，請就采桑位。”尚官引皇后詣采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初，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采桑者、執鉤筐者皆就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皇后既至，尚功奉金鉤自北陛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采桑，典製以筐受之。皇后采三條止，尚功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皇后初采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采桑訖，內外命婦以次采，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采五條，二品采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采桑者以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切之以授婕妤食蠶，灑一簋止。尚儀曰：“禮畢。”尚官引皇后還大次，內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齊所。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

其有司歲所常祀者十有三：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季夏土王之日祭中霤，孟冬祭司寒，皆一獻。祝稱：“天子謹遣。”

其中春、中秋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國學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樂以軒縣。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三獻位于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皆西向北上；學官、館官位於縣東，當執事西南，西向，學生位於館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觀者位於南門之內道之左右，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三獻門外位於

后開始采桑時，典製等人各把鉤交給內外命婦。皇后采桑結束，內外命婦依次采桑，女史拿筐的用筐承接。內外命婦一品的采五枝，二品的采九枝，停止，典製等接過鉤，同拿筐的退下，回到原位。司賓各自引導內外命婦采桑者跟隨，到蠶室，尚功把桑授給養蠶婦人，養蠶婦人切碎桑葉交給婕妤喂蠶，灑滿一簋而止。尚儀說：“禮畢。”尚官引導皇后回到帷帳，內外命婦各回自己帷帳。尚儀、典正以下人員都回到執事之位。司贊說：“再拜。”尚儀以下人員都再拜。走出。女樂工依次走出。祝板在齋戒處燒掉。車駕回宮的第二天，內外命婦在正殿設宴會，如同元旦宴會儀式，叫作勞酒。

有關部門每年常規的祭祀有十三種：立春後的丑日祭風師，立夏後的申日祭雨師，立秋後的辰日祭靈星，立冬後的亥日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夏末土王之日祭中霤，初冬祭司寒，都是一獻禮。祝說：“奉天子派遣。”

中春、中秋祭文宣王、武成王，都用上旬丁日、上旬戊日，國學由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用軒懸樂器奏樂。祭前一日，奉禮郎在東門之內道北設三獻之位，執事人位在道南，都向西以北爲首；學官、館官位在樂器架之東，對着執事位的西南，向西，學生位在館官之後，都是雙行以北爲首；觀看者位在南門之內的道左右，雙行向北，相對爲首。在東門之外的道南設置三獻門外位，執事位在其後，每一等相錯，向北以西

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其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館官、學官位於三獻東南，北向西上。設先聖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先師於先聖東北，南向；其餘弟子及二十一賢以次東陳，南向西上。其餘皆如常祀。

皇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五脰。其日平明，皇子服學生之服其服青衿。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者引立學堂東階上，西面。相者引皇子立於門東，西面。陳束帛筐、壺酒、脯案於皇子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門西，東面，曰：“敢請就事。”皇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子無辱。”若已封王，則云“請王無辱”。將命者出告，皇子固請。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筐者以筐東面授皇子，皇子執筐。博士降俟于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子，執事者奉壺酒、脩案以從，皇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脩者立於皇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子跪，奠筐，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筐。相者引皇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奉壺酒、脩案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皇子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子拜訖，相者引皇子出。其學生束帛、酒、脩以見，如皇子。

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後

為首；館官、學官位在三獻位東南，向北以西為首。在廟室內西楹柱之間設置先聖神座，向東；先師神座在先聖東北，向南；其館弟子及二十一賢神座依次向東陳放，向南以西為首。其餘禮儀都同於常規祭祀。

皇子束脩禮：一筐束帛，是五匹；一壺酒，是二斗；一案肉，是五條。這天天剛亮，皇子穿學生服這種衣服是青衿。到國學門外。博士穿公服，執事者引導站在學堂東階上，向西。相者引導皇子站在門東，向西。在皇子西南陳放帛筐、壺酒、肉案，對門向北，雙行以西為首。將命者出，站在門西，向東，說：“某冒昧請能行事。”皇子稍向前行，說：“某正受業於先生，大膽求見。”將命者進去稟告。博士說：“某也無德，請皇子不要受辱。”如果已經封王，就說“請王不要受辱”。將命者出來相告，皇子堅持請求。博士說：“某也無德，請皇子就位，某大膽相見。”將命者出來告知，皇子說：“某不敢把先生當作賓客，請最終賜我接見。”將命者進去稟告，博士說：“某不能辭命，不敢不聽從。”將命者出來相告，拿筐的人將筐向東授給皇子，皇子拿筐。博士到東階下迎候，向西。相者引導皇子，執事者帶着壺酒、肉案跟從，皇子入門向左，到西階之南，向東，拿酒、捧肉者站在皇子西南，向東以北為首。皇子跪下，放下筐，再拜。博士回禮再拜，皇子迴避，然後上前，跪着取筐。相者引導皇子前行到博士前，向東授幣，拿壺酒、肉案者跟隨，放在博士前，博士接受幣，執事者取酒、肉、幣走向東面。相者引導皇太子站在臺階間靠南處，向北，拿酒、肉者出去。皇子拜完，相者引導出。至於學生的束帛、酒、肉之禮，與皇子同。

武德二年，初次下詔在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在那裏舉行釋奠祭祀，以周公為先聖，用孔子配祭。九年，封孔子後代為褒聖

爲褒聖侯。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作廟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十四年，太宗觀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而尼父廟學官自祭之，祝曰：“博士某昭告于先聖。”州、縣之釋奠，亦以博士祭。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禮》：‘學官釋奠于其先師。’鄭氏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且國學樂以軒縣，尊、俎須於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辭稱‘皇帝謹遣’。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三獻，縣學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獻。如社祭，給明衣。”會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以祭酒張後胤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終獻。

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顯慶二年，太尉長孫无忌等言：“《禮》：‘釋奠于其先師。’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

侯。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議說：“周公、孔子都是聖人，然而在學校祭祀，是祭孔子。大業以前，都是以孔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就取消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用顏回配祭。四年，下詔在州學、縣學都建孔子廟。十一年，下詔尊孔子爲宣父，在兗州建廟，撥給二十戶人家作爲奉侍。十四年，太宗在國子學觀看祭祀，下詔叫孔穎達講解《孝經》。

二十一年，下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都配祭。而尼父廟由學官自祭，祝文說：“博士某昭告於先聖。”州、縣的祭禮也由博士祭。中書侍郎許敬宗等人上奏：“《禮》：‘學官爲先師舉行釋奠祭禮。’鄭氏認爲：‘是《詩》、《書》、《禮》、《樂》之官。’四季去國學，爲的是學習其道，所以在釋奠禮中各祭先師，而不涉及先聖。祇有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察學校，有關部門共祭先聖、先師。秦、漢沒有祭祀條文，魏就由太常行事，晉、宋由學官主祭。況且國學的禮樂所陳列樂器，以及尊、俎的器皿皆由朝廷提供，不是臣下可以專擅行事的。國學行釋奠之祭請由祭酒、司業、博士作爲三獻，祝辭說‘奉皇帝派遣’。州學由刺史、上佐、博士作爲三獻，縣學由縣令、縣丞、主簿或縣尉作爲三獻。如同社祭，發給明衣。”正碰上皇太子行釋奠祭禮，自己作初獻，由祭酒張後胤爲亞獻，光州刺史趙弘智代理司業爲終獻。

永徽年間，又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丘明以下都隨從受配祭。顯慶二年，太尉長孫无忌等說：“《禮》：‘舉行釋奠是祭先師。’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又說：‘立學開始，舉行釋奠祭祀先聖。’鄭玄《注》：‘例如周公、孔

學，釋奠于先聖。」鄭氏《注》：「若周公、孔子也。」故貞觀以夫子爲聖，衆儒爲先師。且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爲先聖。

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于學，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供灑掃，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皆配享。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詔宋璟亞獻，蘇頌終獻。臨享，天子思齒胄義，乃詔二獻皆用胄子，祀先聖如釋奠。右散騎常侍褚无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明年，司業李元瓘奏：“先聖廟爲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象廟堂不豫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享於上，而圖七十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爲坐象，悉豫祀。曾參特爲之象，坐亞之。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

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爲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絕。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墻下。貞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向，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淵充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

子。」所以貞觀年間尊夫子爲先聖，衆儒爲先師。而周公制作禮樂，應同於帝王之祭祀。”就以周公配祭武王，而以孔子爲先聖。

總章元年，太子李弘在國學舉行釋奠祭禮，追贈顏回爲太子少師，曾參爲太子少保。咸亨元年，下詔州、縣都建孔子廟。武后天授元年，封周公爲褒德王，孔子爲隆道公。神龍元年，將鄒、魯之地一百戶作爲隆道公的封戶，以此供奉每年的祭祀，孔子子孫世代襲封褒聖侯。睿宗太極元年，把兗州隆道公靠近祠廟的三十戶人家撥出供灑掃事宜，加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都配祭。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在學校舉行與王公之後代叙年紀長幼次序的禮儀，拜謁先聖，下詔宋璟爲亞獻，蘇頌爲終獻。臨祭時，天子思考齒胄之義，就下詔亞獻終獻都用王公之後代，祭先聖如同國學中的釋奠禮。右散騎常侍褚无量講解《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次年，司業李元瓘上奏：“先聖廟作十位先哲像，用先師顏回配祭，配祭之像就該是坐像，如今却是站立而侍。其餘弟子的像排列在廟堂却不在配祭中，而范甯等都隨從享受祭祀。請求把十位先哲用釋奠禮享祭於上，而畫七十子像在壁上。曾參因孝敬向夫子學習經書，請求讓他如同二十二賢享受配祭。”於是下詔作十哲坐像，都參與祭祀。特別造曾參之像，坐第二位。在廟堂壁上爲七十子及二十二賢畫像。

二十七年，下詔孔子既被稱爲先聖，可加謚號爲文宣王，派三公持節冊封，讓他的後代襲封爲文宣公，擔任州的長史，世代不絕。當初，孔廟以周公對南方，而孔子坐在西墻下。貞觀年間，停止祭周公，而孔子之位沒有更改。至此，兩京國子監，全國各州縣孔子廟的孔子像開始改爲向南，用顏淵配祭。追贈各弟子公侯爵位：子淵爲充公，子騫爲費侯，伯牛爲鄆侯，仲弓爲薛侯，子有爲徐侯，子路爲衛侯，子我爲齊侯，子貢爲黎侯，子游爲吳侯，子夏爲魏侯。又追贈曾

游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參以降六十七人：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密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郟伯，公哲哀郟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期鄩伯，梁鱣梁伯，顏柳蕭伯，冉孺郟伯，曹卬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郕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秦開彭衡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伯，鄒單銅鞮伯，句井彊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旗雩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伯，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絜莒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邾戣平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蒧祝阿伯。於是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宮縣、舞六佾矣。州縣之牲以少牢而無樂。

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若會大祀，則用中丁，州、縣之祭，上丁。上元元年，肅宗以歲旱罷中、小祀，而文宣之祭，至仲秋猶祠之於太學。永泰二年八月，修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上奏請舉行釋奠祭禮，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自復二京，惟

參以下六十七人：曾參爲成伯，顓孫師爲陳伯，澹臺滅明爲江伯，密子賤爲單伯，原憲爲原伯，公冶長爲莒伯，南宮适爲郟伯，公哲哀爲郟伯，曾點爲宿伯，顏路爲杞伯，商瞿爲蒙伯，高柴爲共伯，漆雕開爲滕伯，公伯寮爲任伯，司馬牛爲向伯，樊遲爲樊伯，有若爲卞伯，公西赤爲邵伯，巫馬期爲鄩伯，梁鱣爲梁伯，顏柳爲蕭伯，冉孺爲郟伯，曹卬爲豐伯，伯虔爲鄒伯，公孫龍爲黃伯，冉季產爲東平伯，秦子南爲少梁伯，漆雕斂爲武城伯，顏子驕爲琅邪伯，漆雕徒父爲須句伯，壤駟赤爲北徵伯，商澤爲睢陽伯，石作蜀爲郕伯，任不齊爲任城伯，公夏首爲亢父伯，公良孺爲東牟伯，后處爲營丘伯，秦開爲彭衡伯，奚容蒧爲下邳伯，公肩定爲新田伯，顏襄爲臨沂伯，鄒單爲銅鞮伯，句井彊爲淇陽伯，罕父黑爲乘丘伯，秦商爲上洛伯，申黨爲召陵伯，公祖子之爲期思伯，榮子旗爲雩婁伯，縣成爲鉅野伯，左人郢爲臨淄伯，燕伋爲漁陽伯，鄭子徒爲滎陽伯，秦非爲汧陽伯，施常爲乘氏伯，顏噲爲朱虛伯，步叔乘爲淳于伯，顏之僕爲東武伯，原亢籍爲萊蕪伯，樂欬爲昌平伯，廉絜爲莒父伯，顏何爲開陽伯，叔仲會爲瑕丘伯，狄黑爲臨濟伯，邾戣爲平陸伯，孔忠爲汶陽伯，公西與如爲重丘伯，公西蒧爲祝阿伯。從此兩京的祭祀，犧牲用牛、猪、羊三牲，樂器用宮懸，舞蹈用六佾。州縣的祭祀犧牲用猪、羊二牲而不用樂舞。

二十八年，下詔春、秋二季的中月上旬丁日，由三公代行祭事，如碰上大祭，則用中旬的丁日，州、縣之祭在上旬丁日。上元元年，肅宗因當年乾旱而停止中、小祭祀，而祭文宣王，到仲秋纔在太學祭祀。永泰二年八月，國學祠堂修成，祭酒蕭昕開始上奏請舉行釋奠祭禮，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日常朝參之官、六軍將軍前往觀看。自從收復兩京後，祇是元日朝會的音

正會之樂用官縣，郊廟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官縣於論堂，而雜以教坊工伎。貞元九年季冬，貢舉人謁先師日與親享廟同，有司言上丁釋奠與大祠同，即用中丁，乃更用日謁於學。元和九年，禮部奏貢舉人謁先師，自是不復行矣。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命將，發日引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配享。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乾元元年，太常少卿于休烈奏：“秋享漢祖廟，旁無侍臣，而太公乃以張良配。子房生漢初，佐高祖定天下，時不與太公接。古配食廟庭，皆其佐命；太公，人臣也，誼無配享。請以張良配漢祖廟。”

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以良爲配。後罷中祀，遂不祭。

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越相國范蠡，齊將孫臏，趙信平君廉頗，秦將王翦，漢相國平陽侯曹參、左丞相絳侯周勃、前將軍北平太守李廣、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執金吾雍奴侯寇恂、伏波將軍新息

樂用宮懸樂，郊廟的祭祀，登堂獻歌而已，文、武二舞隊也不能具備。到這時，魚朝恩掌管國子監事務，就進奏在論堂演奏宮懸之樂，還參用教坊中的樂工藝人。貞元九年冬末之月，貢舉人拜謁先師之日與皇帝親自祭祀宗廟之日相同，有關部門說上旬丁日釋奠之禮與大祭相同，就改用中旬丁日，就更改日期拜謁於學監。元和九年，禮部奏貢舉人拜謁先師，從此不再施行了。

開元十九年，開始設置太公尚父廟，用留侯張良配祭。中春、中秋上旬戊日祭祀，犧牲、樂器的制度如同祭文宣王。出征任命大將，出發之日在廟中辭行。并用古代名將十人作爲十哲配祭。天寶六載，下詔各州武舉人到京城省試先拜謁太公廟。乾元元年，太常少卿于休烈上奏：“秋季祭漢祖廟，旁邊沒有陪侍之臣，而太公却用張良配祭。張良生於漢初，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時代與太公不連接。古代配祭廟庭，都是其輔佐顧命之臣；太公姜子牙是人臣，按理不須配祭者。請用張良配祭漢祖廟。”

上元元年，尊奉太公爲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同，用歷代良將作爲十哲製作坐像陪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排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太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排列在右，用張良配祭。後停止中祭，最終不祭。

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上奏：“祭祀武成廟，請如同《月令》所記春、秋舉行的釋奠之禮。雖追封爲王，應用諸侯的禮數，樂奏軒懸之樂。”下詔史館考查確定可以配祭者，排列古今名將共六十四人畫像於廟：越相國范蠡，齊將孫臏，趙信平君廉頗，秦將王翦，漢相國平陽侯曹參、左丞相絳侯周勃、前將軍北平太守李廣、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執金吾雍奴侯寇恂、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太尉槐里侯皇甫嵩，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吳

侯馬援、太尉槐里侯皇甫嵩，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吳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丞相婁侯陸遜，晉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羊祜、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東晉車騎將軍康樂公謝玄，前燕太宰錄尚書太原王慕容恪，宋司空武陵公檀道濟，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北齊尚書右僕射燕郡公慕容紹宗，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隋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柱國太平公史萬歲，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張仁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山公王峻、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朔方大總管王孝傑；齊相管仲、安平君田單，趙馬服君趙奢、大將軍武安君李牧，漢梁王彭越、太尉條侯周亞夫、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後漢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太尉新豐侯段熲，魏太尉鄧艾，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屠陵侯呂蒙、大司馬荊州牧陸抗，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太尉長沙公陶侃，前秦丞相王猛，後魏太尉北平王長孫嵩，宋征虜將軍王鎮惡，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北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周太傅大宗伯燕國公于謹、右僕射鄭國公韋孝寬，隋司空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唐司空河間郡王孝恭、禮部尚書聞喜公裴行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朔方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齊丘、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

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丞相婁侯陸遜，晉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羊祜、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東晉車騎將軍康樂公謝玄，前燕太宰錄尚書太原王慕容恪，宋司空武陵公檀道濟，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北齊尚書右僕射燕郡公慕容紹宗，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隋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柱國太平公史萬歲，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張仁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山公王峻、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朔方大總管王孝傑，齊相管仲、安平君田單，趙馬服君趙奢、大將軍武安君李牧，漢梁王彭越、太尉條侯周亞夫、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後漢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太尉新豐侯段熲，魏太尉鄧艾，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屠陵侯呂蒙、大司馬荊州牧陸抗，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太尉長沙公陶侃，前秦丞相王猛，後魏太尉北平王長孫嵩，宋征虜將軍王鎮惡，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北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周太傅大宗伯燕國公于謹、右僕射鄭國公韋孝寬，隋司空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唐司空河間郡王孝恭、禮部尚書聞喜公裴行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朔方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齊丘、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

貞元二年，刑部尚書關播奏：“太公古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四年，兵部侍郎李紆言：“開元中，太公廟以張良配，以太常卿、少卿三獻，祝文曰：‘皇帝遣某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贈太公以王爵，祭典同文宣，有司遂以太尉獻，祝版親署。夫太公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今至尊屈禮於臣佐，神何敢歆？且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官縣，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韜》，勛業著一代，請祝辭不進署，改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祭，獻官用太常卿以下。”百官議之，多請如紆言。左司郎中嚴說等議曰：“按紆援典訓尊卑之節，當矣，抑猶有未盡。夫大名徽號，不容虛美，而太公兵權奇計之人耳，當殷之失德，諸侯歸周，遂為佐命。祀典不云乎，‘法施於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宗之，法施於人矣。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礪溪立廟。開元漸著上戊釋奠禮，其進不薄矣。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王爵，號擬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為太公廟，莫享之制如紆請。”刑部員外郎陸淳等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紆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殆謂此也。武成之名，與

貞元二年，刑部尚書關播上奏：“太公古代稱為大賢，下面却設置亞聖，其義不妥。而孔仲尼的十哲，都是當時弟子，如今却用不同時代的名將，列為太公弟子，不倫不類。請祇用古今名將配祭，除去亞聖十哲的名稱。”從此，祇祭武成王和留侯，而諸將不再祭了。四年，兵部侍郎李紆上言：“開元年間，太公廟用張良配祭，讓太常卿、少卿作為三獻祭祀，祝文說：‘皇帝派遣某斗膽昭告。’到上元元年以王爵追贈太公，祭典與文宣王同，有關部門就用太尉獻祭，祝板由皇帝親自署名。太公是周代太師，張良是漢代少傅，如今至尊却屈居於臣佐，神靈哪敢受領？而文宣王是百代所宗，所以樂用宮懸之樂，由太尉獻祭，這是尊師崇道的禮儀。太公的著作祇有《六韜》，功勛顯明於那個時代，請求祝辭不進皇帝簽署，改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祭，獻祭之官用太常以下官員。”百官討論此說，大都請求依從李紆之說。左司郎中嚴說等議論說：“據李紆援引經典解釋尊卑禮節，是恰當的，但還有不完善處。大名徽號不容許虛美，而太公是精通兵法善用奇計的人而已，碰上殷商喪失德政，諸侯投歸周朝，就成為輔佐天子之臣。祀典不是說嗎，‘法施於人就祭祀他’？像孔仲尼論述以堯舜為祖，以文王、武王為典範，刪定《詩》、《書》，確定《禮》、《樂》，使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都以此為本，這就是法施於人了。貞觀年間，認為太公是兵家一類人，纔下令在礪溪建廟。開元時逐漸寫明上戊日行釋奠之禮，對他的尊奉不薄了。上元之際，當權者着意用兵，就封為王爵，名號比擬文宣王，他與聖人相比是不倫不類了。臣等認為應該除去武成王之號，恢復為太公廟，祭奠制度如同李紆的請求。”刑部員外郎陸淳等議論說：“武成王是商代之臣，不向暴虐的紂王進諫，而輔佐周推翻他。尊道者要師法其人，使天下之人進入其廟，登上其堂，考查其人，思考其道，那麼樹立名節，為義而死之人怎能奮發呢？聖人宗法堯、舜，認為伯夷、叔齊是賢人，不效法齊桓公、晉文公，不贊許伊尹，大概道理就在此了。武成的名號，與文宣王相配，

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罷上元追封立廟，復礪溪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今特貶損，非勸也。且追王爵，以時祠，爲武教主，文、武并宗，典禮已久，改之非也。”乃詔以將軍爲獻官，餘用紆奏。自是，以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爲三獻。

其五岳、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岳岱山於兗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岳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中岳嵩高於河南，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北岳常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於營州，東海於萊州，淮於唐州，南海於廣州，江於益州，西海及河於同州，北海及濟於河南。

這不是不能更改的典章。愚臣認爲撤銷上元時的追封和所建之廟，恢復礪溪的祠廟，有關部門按時祭祀，這就對了。”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論說：“戰事還沒有平息，應推崇武功以激勵忠烈之士。如今特爲之貶低，這不是鼓勵之法。況且追封王爵，按時祭祀，作爲武教之主，文、武都加宗尚，典禮施行已久，更改不妥。”就下詔以將軍作爲獻祭之官，其餘用李紆所奏。從此，由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作爲三獻。

五岳、四鎮，每年一祭，各以五郊迎氣候之日祭祀。東岳岱山在兗州，東鎮沂山在沂州，南岳衡山在衡州，南鎮會稽山在越州，中岳嵩高在河南，西岳華山在華州，西鎮吳山在隴州，北岳常山在定州，北鎮醫無閭山在營州，東海在萊州，淮在唐州，南海在廣州，長江在益州，西海及黃河在同州，北海及濟水在河南祭祀。

唐書卷十六

志 第 六

禮樂(六)

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前一日，守宮設次於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就次，蕃主服其國服，立於東階下，西面。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其南。有司出門，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稱其國名。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俱入。使者先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其北，俱東向。蕃主乃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幣曰：“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蕃主進受命，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蕃主送於門外之西，止使者，揖以俱入，讓升，蕃主先升東階上，西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蕃主以土物饗使者，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門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還。蕃主入，鴻臚迎引詣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聞，舍人承敕出，稱“有敕”。蕃主再拜。宣勞，又再拜。乃就館。皇帝遣使戒蕃主見日，如勞禮。宣制曰：“某日，某主見。”蕃主

二叫賓禮，用這種禮來接待四夷的首領及其使者。蕃國首領前來朝見，先派使者迎接慰勞。前一天，守宮在賓館門外道路之右設置帷帳，向南。這天，使者進入帷帳，蕃國首領穿本國服裝，站在東階下，面向西。使者穿朝服從帷帳出來，站在門西，面向東；跟隨之人拿束帛站在他的南邊。有關人員出門，向西說：“大膽請求開始行事。”使者說：“奉命慰勞某首領。”叫其國名。有關人員進去報告，蕃國首領在門外之東迎接，向西兩次下拜，一同進入。使者先上堂，站在西階上，拿束帛者跟着上堂，站在他的北邊，都面向東。然後蕃國首領上堂，站在東階上，面向西。使者拿着束帛禮物說：“有制書。”蕃國首領將要下拜，使者說：“又有制令，不要下拜。”蕃國首領轉身，向北兩次行稽首禮。使者宣讀皇帝制令，蕃國首領上前接過制書，退下回到原位，將幣交給左右之人，又兩次行稽首禮。使者下堂，出館站在門外之西，面向東。蕃國首領送到門外，向西，挽留使者，作揖一同進入，謙讓對方先上堂，蕃國首領先從東階上，面向西；使者從西階上，面向東。蕃國首領拿土產禮物敬使者，使者兩拜後接受，蕃國首領兩拜送上禮物，使者下堂，出館，蕃國首領陪同出門，都像當初一樣。蕃國首領兩拜送走使者，返回。蕃國首領入朝，鴻臚迎接引導到朝堂，依其方向北站立，有關人員上奏皇帝，舍人受命出來，宣稱“皇帝有敕令”。蕃國首領兩次下拜。宣諭慰勞，又兩次下拜。然後回到賓館。皇帝派使者告訴蕃國首

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蕃主奉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南向；蕃主坐於西南，東向。守宮設次，太樂令展官縣，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蕃主立位於縣南道西，北面；蕃國諸官之位於其後，重行，北面西上，典儀位於縣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諸衛各勒部，屯門列黃麾仗。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門外，就次。本司入奏，鉞戟近仗皆入。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及符寶郎詣閣奉迎，蕃主及其屬各立於閣外西廂，東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舍人引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典儀曰：“再拜。”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詣蕃主西北，東面曰：“有制。”蕃主再拜稽首。乃宣制，又再拜稽首。侍中還奏，承制降勞，敕升座。蕃主再拜稽首，升座。侍中承制勞問，蕃主俯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曰：“無下拜。”蕃主復位，拜而對。侍中還奏，承制勞還館。蕃主降，復縣南位，再拜稽首。其官屬勞以舍人，與其主俱出。侍中奏“禮畢”。皇帝興。若蕃國遣使奉表幣，其勞及戒見皆如蕃國主。庭實陳於客前，中書侍郎受表置於案，至西階以表升。有司各率其屬受其幣焉。其宴蕃國主及其使，皆如見禮。皇帝已即御坐，蕃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侍中承制降敕，蕃主升座。蕃主再拜奉贊，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降於蕃主東北，西面，稱“有制”。蕃主再拜，乃宣制。又再拜以贊授侍中，以授有

領會見之日，如同迎勞之禮程序。宣布制命說：“某日，某首領見。”蕃國首領拜行稽首之禮。使者下堂，出門，蕃國首領送別。蕃國首領奉見皇帝之禮前一日，尚舍奉御在太極殿設御帷幔，向南；蕃國首領坐在西南，面向東。守宮設置帷帳，太樂令排放宮懸樂器架，在殿上殿下設置舉麾位，鼓吹令設置十二案，乘黃令安放輅車，尚輦奉御安放輿輦。典儀在樂器架之南的道西安置蕃國首領站立之位，面向北；蕃國各官之位在其後，雙行，面向北以西為首，典儀位在樂器架東北，贊禮者二人在南邊，依次退後，都面向西。各侍衛官各部署其部下，列隊在門口排出黃麾儀仗。有關人員迎接引導蕃國首領到承天門外，進入帷帳，本部門入內奏報，鉞戟等近侍儀仗都進入。典儀率贊禮者先進入，就位。侍中舉笏板上奏“請中庭戒備”。各侍衛官及符寶郎到閣門迎接，蕃國首領及其部下都站在閣外的西廂房，面向東。侍中舉笏板上奏“警衛宮禁”。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乘車出殿。舍人引導蕃國首領進門，奏《舒和》之樂。典儀說：“再拜。”蕃國首領兩拜行稽首禮。侍中受命下殿到蕃國首領西北，向東說：“有制。”蕃國首領兩拜行稽首禮。侍中就宣讀制書，蕃國首領又兩拜行稽首禮。侍中回來上奏，受命下去慰勞，傳敕令讓他入座。蕃國首領兩拜行稽首禮，登上座席。侍中受命慰勞問候，蕃國首領俯身離開座席，將要下拜，侍中受命說：“不必下拜。”蕃國首領回位，禮拜後答問。侍中回身上奏，受命慰勞讓返回賓館，蕃國首領下殿，回到樂器架南之位，兩拜行稽首禮。由舍人慰勞其部下，與他們的主人一同出門。侍中上奏“禮畢”。皇帝起立。如果蕃國派使者進獻表文禮物，其慰勞及告見都如同蕃國首領。庭中禮物放到使者面前，中書侍郎接受表文放在案上，到西階拿着表上殿。有關部門各率領部屬接受禮物。宴請蕃國首領及其使者，都如相見之禮。皇帝入御座後，蕃國首領進入，如有獻上的禮物就陳放在前。侍中受命下敕，蕃國首領入座。蕃國首領兩拜奉獻禮物，說：“某國蕃臣某敢獻貢物土產。”侍中上奏，承旨說：“朕接受

司。有司受其餘幣，俱以東。舍人承旨降敕就座，蕃國諸官俱再拜。應升殿者自西階，其不升殿者分別立於廊下席後。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座。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升坐，其笙管者，就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典儀曰：“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皆俯伏，興，立。殿中監及階省酒，尚食奉御進酒，皇帝舉酒，良醞令行酒。典儀曰：“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皆再拜，受觶。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三終。尚食奉御受虛觶，奠于玷。酒三行，尚食奉御進食，典儀曰：“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皆興，立。殿中監及階省案，尚食奉御品嘗食，以次進，太官令行蕃主以下食案。典儀曰：“就坐。”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坐。皇帝乃飯，蕃主以下皆飯。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食畢，蕃主以下復位于縣南，皆再拜。若有筐篚，舍人前承旨降宣敕，蕃主以下又再拜，乃出。

其三曰軍禮。

皇帝親征。纂嚴。前期一日，有司設御幄於太極殿，南向。文武群官次於殿庭東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乘黃令陳革輅以下車旗于庭。其日未明，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平明，侍臣、將帥、從行之官皆平巾幘、袴褶。留守之官公服，就次。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鈇戟近仗列于庭。三刻，群官就位，諸侍臣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弁，御輿以出，即御座。典儀

了。”侍中下殿到蕃國首領東北，面向西，宣稱“皇帝有制令”。蕃國首領兩拜，然後宣讀聖旨。又兩拜把禮物交給侍中，侍中交給有關人員。有關方面接受其餘禮物，都拿到東邊。舍人承旨讓就座，蕃國各官都兩拜。應上殿者從西階上，不上殿者分別站在廊下席後。典儀說：“就座。”階下的贊禮者接着傳呼，全都就座。太樂令帶領唱歌的以及演奏琴瑟一類樂器的到階前，脫鞋，上座，操笙管樂的，到階間向北站立。尚食奉御進酒，到階前，典儀說：“酒到，起立。”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都俯伏，起身，站立。殿中監到階前察看酒，尚食奉御進上酒，皇帝舉起酒，良醞令斟酒。典儀說：“再拜。”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都兩拜，接過酒觶。皇帝第一次舉酒時，就進歌奏之曲《昭和》之樂。尚食奉御接過空觶，放在臺座上。斟三次酒後，尚食奉御進上食物，典儀說：“食到，起立。”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都起身，站立。殿中監到階前察看食案，尚食奉御品嘗食物，依次進上，太官令給蕃國首領以下送食案。典儀說：“就座。”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全都就座。皇帝於是吃飯，蕃國首領以下都吃飯。撤下食案，又斟酒，然後陳設多種佳肴。二舞隊依次進入，跳舞。吃完後，蕃國首領以下又回到樂器架南位，都兩拜。如要使用筐篚，舍人上前承旨宣讀敕令，蕃國首領以下者又兩拜，然後出門。

三叫軍禮。

皇帝親征。戒嚴。前期一日，有關部門在太極殿設御帷帳，向南。文武百官依次列在殿庭東西，每一等錯開一位，雙行面向北。乘黃令在庭中陳設革輅車以下車旗。那天天沒亮時，各侍衛官部署其部下，排列黃麾儀仗。天剛亮，侍臣、將帥、隨從出征之官都依武官的裝束頭戴平巾幘、身穿褲褶。留守之官穿公服，進入各自帷帳。上水五刻時，侍中舉笏板上奏“請中庭戒備。”鈇戟近侍儀仗列在庭中。三刻，百官各就各位，各侍從之臣到閤門外等候迎接。侍中舉板奏“宮禁警衛”。皇帝戴武弁，乘坐輿車出來，

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承旨敕百寮群官出，侍中跪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閤。乃禋于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豫告之官、侍臣、軍將與在位者皆清齋一日。其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大駕，至于壇所。其牲二及玉幣皆以蒼。尊以太尊、山罍各二，其獻一。皇帝已飲福，諸軍將升自東階，立于神座前，北向西上，飲福受胙。將軍之次在外壇南門之外道東，西向北上。其即事之位，在縣南，北面。每等異位，重行西上。其奠玉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

其宜于社，造于廟，皆各如其禮而一獻。軍將飲福于太稷，廟則皇考之室。其凱旋，則陳俘馘於廟南門之外，軍實陳于其後。其解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群臣再拜以退，而無所詔。其餘皆如纂嚴。若禡于所征之地，則爲壇再重，以熊席祀軒轅氏。兵部建兩旗于外壇南門之外，陳甲冑、弓矢于神位之側，植稍于其後。尊以犧、象、山罍各二，饌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群臣戎服，三獻。其接於神者皆如常祀，瘞而不燎。其軍將之位如禋。其輶于國門，右校委土於國門外爲輶，又爲瘞坎於神位西北，太祝布神位於輶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剝羊。郊社之屬設尊、罍、筐、冪於神左，俱右向；置幣於尊所。皇帝將至，太祝立於罍、洗東南，西向再拜，取幣進，跪奠於神。進饌者薦脯醢，加羊於輶西首。太祝盥手洗爵，酌酒進，跪奠於神，興，少退，北向立，讀祝。太祝再拜。少頃，帥齋郎奉幣、爵、酒饌，宰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并載，埋於坎。執尊

就御座。典儀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拜。中書令承旨下令讓百官退出，侍中跪着上奏“禮畢”。皇帝從東房進，侍從之臣跟隨至閤門。然後禋祭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在太極殿清心素食，各參與告祭的官員、侍臣、軍將與在位者都清心素食一日。這天，皇帝戴武弁，乘坐革輅車，具備大駕儀仗，來到祭壇處。二牲及玉幣都用蒼色。酒尊用太尊、山罍各二個，使用一獻之禮。皇帝祭畢飲供上帝祝福酒之後，各軍將從東階登壇，站在神座前，面向北以西爲首，飲供神酒，接受祭肉。將軍的帷帳在外圍牆南門之外的道東，向西以北爲首。其祭時之位，在樂器架之南，向北。每一等錯開一位，雙行以西爲首。其奠送玉帛、進熟、飲供神酒、望燎都如同祭天的南郊大祀。

到社祠的宜祭，宗廟的造祭，都各按規定的禮儀，使用一獻之禮。軍將在太稷飲供神酒，祭廟就在皇考之室。凱旋而歸，就在宗廟南門之外陳列俘虜首級，戰利品陳放在其後。解除戒嚴時，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群臣兩拜而退，但沒有詔令。其餘都如戒嚴時。至於在出征之地禡祭，就造兩道圍牆，用熊席祭軒轅氏。兵部在外圍牆南門之外樹立兩面旗幟，在神位旁陳列甲冑、弓箭，稍插在其後。酒尊用犧尊、象尊、山罍各二個，饌食用特牲。皇帝戴武弁，群臣穿軍裝，三次獻酒。與神交接程序都如同常祀，祭物埋而不燒。軍將位次如同禋祭。在都城門輶祭，右校在城門外堆起爲上堆，又在神位西北挖掘埋祭祀品的坑，太祝在土堆前安放神位，向南。太官令率宰人殺羊。郊社令的部屬在神位左邊設置尊、罍、筐、冪巾，都向右；把祭祀禮物放在酒尊處。皇帝要到時，太祝站在罍、洗東南，向西兩次下拜，取幣上前，跪下放在神位前。進饌食者獻上脯醢，加上羊放在上堆西頭。太祝洗手，洗爵，斟酒上前，跪獻於神位，起立，稍退，向北站起來，稍稍退後，面向北站立，宣讀祝文。太祝兩次下拜。稍過一陣兒，率領齋郎獻上幣、爵、酒饌，宰人舉羊肢解成碎塊，太祝全都取走，埋在坎中。拿酒尊者撤下罍、筐、席，皇帝

者徹疊、篚、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并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爵，駕轡轅而行。其所過山川，遣官告，以一獻。若遣將出征，則皆有司行事。賊平而宣露布。其日，守官量設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承制集文武群官、客使於東朝堂，各服其服。奉禮設版位於其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又設客使之位。設中書令位於群官之北，南面。吏部、兵部贊群官、客使，謁者引就位。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以從。中書令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於西南，東面。中書令取露布，稱“有制”。群官、客使皆再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書進受露布，退復位，兵部侍郎前受之。中書令入，群官、客使各還次。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爲和門。又爲步、騎六軍營域，左右廂各爲三軍，北上。中間相去三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二軍進止之節。別墀地於北廂，南向。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墀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卧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而甲，步軍

到來，暫時中止。太祝用爵斟酒，授給太僕卿，太僕卿左手抓攏轡繩，右手接酒，在車軸兩端及輪前獻祭，然後飲酒，交還爵，駕車讓輪碾過土堆而行。所經過的山川，派遣官員去告祭，使用一獻之禮。如果是派遣大將出征，則由有關部門行事。戰勝敵人後宣布露布之禮。這天，守官根據情況設置百官帷帳。露布到達後，兵部侍郎捧着奏報皇帝，受命在東朝堂召集文武百官、客使，各穿規定服裝。奉禮郎在各人面前設置所在之位的標牌，靠近南端，文官東武官西，雙行向北。又安置客使之位。在百官之北設中書令位，向南。吏部、兵部協助百官、客使，由謁者引導就位。中書令接受露布放在案上。令史二人穿絳色公服，面對面舉起案跟從。中書令出，到向南之位就位，持案者站在西南，面向東。中書令取過露布，宣稱“有制書”。百官、客使都兩次下拜。然後宣讀露布，又兩拜，舞蹈，又兩拜。兵部尚書上前接過露布，退回原位，兵部侍郎上前接下。中書令進入，百官、客使各回帷帳。

仲冬之月，在都城之外舉行演武閱兵典禮。前十一日，有關方面上奏請求閱兵。兵部奉詔，就命令將帥挑選軍士，開闢平整場地，一千二百步見方，四面有通道作爲軍門。又建步兵、騎兵六軍的軍營，左翼右翼各分爲三軍，以北爲首。中間相隔三百步，立標柱五根，標柱之間相距五十步，作爲兩軍前進停止的界限。另在北廂開出一片場地，向南。前三日，尚舍奉御在北廂場地安設帷宮。前一日，閱兵將帥及士兵集中在這一場所，樹旗幟作爲軍門，各如所在方位之色。在場地中間及四角都樹立五彩牙旗及部署旗鼓披甲儀仗。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披甲騎馬，教兵衆演練。年少者在前，年長者在後。隊列掉頭，就成相反序列。身高者拿弓箭，矮者拿戈矛，有力者拿旌旗，勇敢者拿鉦、鼓、刀、楯在前行，隨後是拿稍者，拿弓箭者在最後。使他們練習熟悉看旌旗、聽金鼓的調度。旌旗倒下就跪下，旌旗高舉就起身。閱兵之日，距天明十刻戒嚴，五刻披甲，步軍列成直陣等待，大將站在旗

爲直陣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十二、鉦一、大角四。未明七刻，鼓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爲小駕。二刻，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鉦戟以次入，陳於殿庭。皇帝乘革輅至壇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牽引，入自北門，至兩步軍之北，南向。黃門侍郎請降輅，乃入大次。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壇之四周，侍臣左右立於大次之前，北上。九品以上皆公服，東、西在侍臣之外十步所，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北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北上。駕將至，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西方、北方立於西北，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其中軍。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

鼓之下。六軍各有鼓十二面，鉦一個、大軍號四個。距天明七刻，敲鼓一次戒嚴，侍中啓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第二次戒嚴，侍中舉笏啓奏“請宮中戒嚴”。應跟從的文武官員都先到，均穿公服，有關部門準備小駕儀仗。二刻，第三次戒嚴，侍衛官們各自督導本隊與鉦戟儀仗依次進入，陳列在殿庭。皇帝乘坐革輅車到閱兵場地，兵部尚書披甲冑騎馬侍衛引導，從北門進，到兩步軍之北停車，向南。黃門侍郎請皇帝下車，然後進入帷宮。兵部尚書停在東面，面向西。領軍帶開小駕儀仗，騎士站在皇帝停駐場地四周，侍從之臣分左右站在帷宮之前，以北爲首。九品以上官員都穿公服，分東、西站在侍從之臣外十步處，雙行以北爲首。各州派來的使人及蕃客事先集中在北門外，來自東方、南方的站在道東，來自西方、北方的站在道西，以北爲首。皇帝將到達時，奉禮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次下拜。皇帝進入帷宮後，謁者引導各州的使人，鴻臚引導蕃客，東方、南方的站在帷宮東北，西方、北方的站在西北，觀看者站在皇帝停駐之地騎士儀仗外四周，然後開始閱兵。吹大軍號三遍，中軍將各用鞞鼓傳令敲鼓，兩軍都擊鼓。敲三遍鼓後，有關人員放倒旗，步兵都跪下。各統帥果毅將軍以上的，各集中在本軍中軍。左翼中軍大將站在旗鼓之東，面向西，各軍將站在他的南邊；右翼中軍大將站在旗鼓之西，面向東，各軍將站在他的南邊，兩翼都向北，聽大將的誓師之詞。左右三軍各以長史二人，敲鐸分別循行傳告誓詞，各果毅將軍分別把誓詞告訴本部。然後大聲叫喊敲鼓，有關方面舉旗，兵衆起身行進，等到了標柱處，敲鉦，就停步。又敲三遍鼓，有關方面放倒旗幟，兵衆都跪下。又擊鼓，有關方面舉旗，兵衆都起身，疾速到標柱處，就停下。東軍敲一遍鼓，舉青旗排成直陣；西軍也敲鼓，舉白旗排成方陣對應。然後西軍敲鼓，舉赤旗排成尖陣；東軍也敲鼓，舉黑旗排成曲陣對應。然後東軍敲鼓，舉黃旗排成圓陣；西軍也敲鼓，舉青旗排成直陣對應。然後西軍敲鼓，舉白旗排成方陣；東軍也敲鼓，舉赤旗排成

爲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爲圓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承制曰：“可。”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乃還。

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綬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綬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綬，然後公、王發，抗小綬。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膊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射。群獸相從不盡殺，已

尖陣對應。然後東軍敲鼓，舉黑旗排成曲陣；西軍也敲鼓，舉黃旗排成圓陣對應。凡是布陣，先舉旗的是客軍，後舉旗的是主軍。每次變換陣法，兩軍各選拿刀、拿楯的五十人挑戰，第一次、第二次挑戰輪流做出勇敢或怯懦的狀態，第三次挑戰做出勢均力敵之勢，第四次、第五次挑戰做出勝敗的形狀。每次將要變陣式，先敲鼓的爲直陣，然後變換成其餘的陣法。之後，兩軍都成爲直陣。又敲三遍鼓，有關人員放倒旗，兵衆都跪下。又叫喊擊鼓舉旗，兵衆都起身，騎馬的奔馳，徒步的奔跑，左右軍都到中間標柱處，相對擊鼓而回。每退到一標柱處，跪下起身如前，然後恢復當初的陣形。侍中跪下啓奏“請觀看騎兵”，承制說：“可以。”兩軍騎兵都如步兵之法，每陣各用八個騎兵挑戰，五陣結束之後，大力敲鼓上前，勒住戰馬相對敲鼓而停。然後整隊排列。侍中跪下啓奏說：“侍中臣某說，禮畢。”於是返回。

皇帝打獵之禮，也在仲冬。此前，兵部召集衆人學習打獵之法，虞部在田獵的原野上做出標記，插旗在後。前一日，各將率領兵士集中在旗下。黎明時，放倒旗，後到者受罰。兵部申明打獵條令，然後圍獵。兩翼的將領都豎起旗。到夜間，部署合圍，南面留出缺口。皇帝到達打獵處，皇帝擊鼓行進進入圍場，鼓吹令派鼓手六十人排列在皇帝東南，面向西；六十人排列在西南，面向東。都騎馬，各準備簫角。諸將都擊鼓行進開始圍獵。然後部署驅趕獵物的騎兵。皇帝騎馬向南，有關方面捲起大綬旗幟跟從。各公、王以下的都騎馬，帶着弓箭，列在前後。有關部門的屬官又捲起小綬旗幟跟從。於是把野獸驅趕到前面。開始時，驅趕一次後，有關方面整理弓箭上前，驅趕兩次後，有關方面進上弓箭。驅趕三次之後，皇帝就從禽獸之左射它。每次驅趕而出一定要有三獸以上。皇帝放箭，舉起大綬旗，然後公、王放箭，舉起小綬旗。驅趕的騎兵停下，然後百姓圍獵。凡是射獸，從左面射，箭頭穿到獸的右肩是上等箭法，穿到右耳根是次等箭法，從左髀穿到右後腿是下等箭法。群獸相隨不

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從躁呼。諸得禽獻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分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射。前一日，太樂令設官縣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東面縣在東階東，西面縣在西階西。南北二縣及登歌廣開中央，避射位。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五楅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位之南，東面。布獲者位乏東，東面。布侍射者射位於殿階下，當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門外。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設罰尊於西階，南北以殿深。設筐於尊西，南肆，實爵加幂。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之儀。酒二遍，侍中一人奏稱：“有司謹具，請射。”侍中一人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於西階下。於射乏後，東面北上。持鉞隊群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及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玷於執弓者之前，又置御決、拾筈於其上。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搯乘矢帶，入，立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千牛中郎一人奉決、

能全射殺，已被射中的不再補射。不射獸的面部，不剪獸毛。凡是跑出標記的不再追逐。圍獵將停，虞部在圍內豎旗，就猛敲大鼓及諸將之鼓，衆人歡呼。各人射到的禽獸都獻到旗下，交上左耳。大獸歸公，小獸歸個人。其中上等的供奉宗廟，次等的供給賓客，下等的送到厨房。就命令有關人員用獵物祭四郊之神，用獵獸告祭於宗廟、社稷。

射禮。前一日，太樂令陳設官懸之樂，鼓吹令在射殿庭中安設十二張案，東面的樂器架在東階東，西面的樂器架在西階西。南、北二副樂器架及登堂進歌要使中央開闊，避開射位。離殿九十步設熊箭靶，在靶西十步、北十步設置報靶遮障。在庭前設置五個放箭之具，稍稍靠西。在西階前布置侍射者之位，向東以北爲首。在侍射位之南布置司馬之位，向東。在報靶遮障之東布置報射中者之位，向東。在殿階下布置侍射者的射位，正對前面稍稍偏西，橫列，向南。侍射者拿弓箭在西門外等候。在東階下陳放獎賞之物，稍稍靠東。在西階下設置罰酒酒器的托盤，稍稍靠西。在西階設置罰酒的酒尊，按殿南北的長度放置。在酒尊西放置筐，在南排列，裝上爵時筐上加蓋幂中。這天黎明，皇帝戴武弁，文武官員都穿公服，典謁引導進殿相見，奏樂，如同元旦朝會的儀式。行酒兩遍，侍中一人上奏說：“有關部門已恭謹準備好，請射。”侍中一人上前受命，退下說：“皇帝下制命說，可以。”王、公以下的都下殿。文官站在東階下，面向西以北爲首。武官站在西階下。在報靶遮障之後，面向東以北爲首。持鉞儀仗集中站在兩邊，千牛備身二人拿着御弓及箭站在東階上，面向西，拿弓者在北。又在拿弓者前設置臺座。并在座上放置御扳指、箭衣箱。報射中者手持旌旗從遮障向南走，正對着靶東，走到靶前，背向靶向北站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出弓箭，兩手捧弓，佩上箭袋，進入，站在殿下射位之西，面向東。司馬拿着弓從西階上殿，對着西楹柱前，面向南，揮動弓，命令報靶者拿旌旗離靶向西走十步，再向北走到遮障停止。司馬從西階下殿，回到原位。千牛中郎一人

拾以筭，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向。郎將跪奠筭於御榻前，少東。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又跪取拾，興，贊設拾。以筭退，奠於坫。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弓左右隈，謂弓面上下。以衣袂摩拭上面再，下面一。西面，左執附、右執簫以進。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一供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奏樂《騶虞》五節，御及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退，付千牛於東階上。千牛郎將以筭受決、拾，奠於坫。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乃作樂，不作鼓吹。樂奏《狸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弓右旋，東西弛弓，如面立，乃退復西階下，立。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於東階下，侍射者釋弓於位，庭前北面東上。有司奏請賞罰，侍中稱：“制曰可。”有司立楅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有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酌者於罰尊西，東面，跪，奠爵於豐上。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爵，立飲，卒爵，奠豐下。酌者北面跪，取虛爵

用箱子捧着扳指、箭衣，千牛將軍拿弓，千牛郎將拿箭，上前，站在御榻東稍靠南，面向西。郎將下跪在御榻前放下箱子，稍靠東。然後用巾擦拭，取出扳指，站起，協助戴上扳指。又跪下取出箭衣，站起，協助穿上箭衣。拿箱子退下，放在臺座上。千牛將軍向北張開弓，用衣袖擦弓的左右隈，上面兩次下面一次，弓的左右隈，是指弓面的上下。用衣袖擦拭上面兩次，下面一次。面向西，左手拿弓把、右手拿弓梢進上。千牛郎將用巾擦箭進上，一支一支供給皇帝。要射時，協律郎舉起麾旗，先奏鼓吹樂曲，等到奏《騶虞》樂五節，皇帝射時，第一箭與樂曲的第六節相應，第二箭與第七節相應，直到第九節。協律郎放倒麾旗，音樂停止。千牛將軍用箭上奏，射中靶心說“獲”，靶的下方說“留”，靶的上方說“揚”，左說“左方”，右說“右方”。留，是說箭射程太短射不到靶；揚，是說箭已射過靶；左、右，是說箭射歪，未中靶心。千牛將軍在御座東，向西接過弓，退下，在東階上交給千牛郎。千牛郎將用箱裝扳指、射衣，放在臺座上。侍射者上前，登上射席向北站立，左轉，對東面張開弓，對南面搭上箭。協律郎舉起麾旗，於是奏樂，不奏鼓吹之樂。奏《狸首樂》三節，然後放箭。如侍射者人多，則一齊射。第一箭與音樂第四節相應，第二箭與第五節相應，直到第七節。協律郎放倒麾旗，奏樂停止。弓向右轉，東西放下弓，對面站立，然後退回西階下，站立。司馬從西階上，到西楹柱前，向南，揮動弓，命令取箭。取箭者將御箭在東階下交付千牛，侍射者把弓放在席位上，在庭前方向北以東為首。有關方面上奏請施行賞罰，侍中說：“制命說可以。”有關方面站在放箭具之西，面向東，監督高聲報射中之箭，取箭者各叫射中者姓名。射中者站在東階下，面向西以北為首；不中者站在西階下，面向東以北為首。都兩次下拜。有關人員在東階下分發賞物。斟酒者在罰尊之西，面向東，跪下，把爵放在托盤上。不中者走到托盤南邊，向北跪下，取爵，立飲而盡，把爵放在托盤上退下。斟酒者向北跪下，取空爵斟酒放好，不中者依次相繼飲酒，都

酌奠，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皆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拜訖，引出。持鉞隊復位。皇帝入，奏樂，警蹕。有司以弓矢出中門外，侍射者出。若特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罰。若燕游小射，則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禮。

合朔伐鼓。其日前二刻，郊社令及門僕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袴褶，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設龍蛇鼓於右。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平巾幘、袴褶，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器立於鼓外，矛在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於社壇四隅，以朱絲繩繫之。太史一人赤幘、赤衣，立於社壇北，向日觀變。黃麾次之；龍鼓一次之，在北；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立候變。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人舉麾，龍鼓發聲如雷。史官曰：“止。”乃止。其日，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廢務，自府史以上皆素服，各於其廳事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貞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將伐鼓，德宗不許。太常卿董晉言：“伐鼓所以責陰而助陽也，請聽有司依經伐鼓。”不報，由是其禮遂廢。

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儺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一人爲唱帥，假面，皮衣，執棒；

如同起初一樣。典謁引導王公以下的及侍射者，都到庭前向北相對爲首，兩拜之後，引導而出。拿鉞儀仗回到原位。皇帝進入，奏樂，警戒。有關人員拿着弓箭出中門外，侍射者出去。如是特射沒有侍射之人，就不設置放箭之具，不陳設賞罰。如是宴游小射，就穿常服，不設置懸樂，不舉行朝會之禮。

日食擊鼓禮。這天日食前二刻，郊社令及守門人穿戴赤幘絳衣，守在四方宮門，郊社令巡門監察。鼓吹令戴平巾幘、穿褲褶，率領樂工按四方之色拿麾旒，分別豎立在四方門屋之下，在其右設置龍蛇鼓。東門的站在北側門房，面向南；南門的站在東側門房，面向西；西門的站在南側門房，面向北；北門的站在西側門房，面向東。隊正一人戴平巾幘、穿褲褶，拿刀，率領衛士五人拿五種兵器站在鼓旁，拿矛的在東，拿戟的在南，拿斧、拿鉞的在西，拿稍的在北。郊社令在社壇四角豎立小矛，用朱絲繩纏繞着。太史一人戴赤幘、穿赤衣，站立在社壇北，對着太陽觀察變化。接着是黃麾旗；再接着是一面龍鼓，在北；再接着是一張弓、四支箭。各人拿着兵器和鼓者站立等候變化。太陽出現變化，太史就說：“徵兆有變。”樂工舉麾旒，龍鼓敲擊如雷。太史說：“停。”就停止。這天，皇帝穿素服，避開正殿，百官停止辦公事，從府史以上者都穿素服，各在其官衙之前，排成雙行，每個等級錯開一位，對着太陽站立。太陽復明後停止。貞元三年八月，發生日食，有關部門將要行伐鼓禮，德宗不同意。太常卿董晉說：“伐鼓禮是用來排斥陰氣而扶助陽氣的，請依從有關方面根據經典行伐鼓禮。”沒有答覆，因此這禮就廢止了。

大儺之禮。挑選年齡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的少年作善童，戴上面具，穿赤色麻布褲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一行。執事十二人，戴赤幘、穿赤衣，拿麻鞭。樂工二十二人，其中一人扮成方相氏，戴面具，黃金四眼，蒙着熊皮，穿黑衣、朱裳，右手拿楯；其中一人扮作唱帥，戴面具，穿皮衣，拿棒；用鼓、角各十個，合成一

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預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礫攘，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坎，各於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侏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閣，鼓噪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唱，侏子和，曰：“甲作食𩚑，腓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礫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噪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驅牲匈礫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興，奠版于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坎。

隊。各隊另有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自監管本部；巫師二人，在宮禁中驅逐惡鬼。有關部門預先在每門準備雄雞及酒，比照宮城正門、皇城各門割牲祈攘之禮，安排祭祀。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挖埋祭品的坑，各在皇城中門外之西。前一天晚上，行儺禮者到集合地，準備其器械服飾等待行事。這天未明，各侍衛官依據時刻部署本部，駐在門外列爲儀仗，近衛儀仗進入宮門排列在階上。鼓吹令率領行儺禮者各在宮門外集中。宦官到皇帝所在的殿前啓奏“善童已準備好，請驅逐鬼疫”。出來命令寺伯六人，分別引導行儺禮者從長樂門、永安門進入，到左右上閣，呼喊著上前。扮方相氏者拿着戈舉起楯大喊，善童附和，說：“甲作神吃𩚑，腓胃神吃虎，雄伯神吃魅，騰簡神吃不祥，攬諸神吃災，伯奇神吃夢，強梁、祖明神一起吃礫死寄生，委隨神吃觀，錯斷神吃巨，窮奇、騰根神共吃蠱，共用十二神追逐凶惡，恐嚇你們身軀，拉折你們脅骨，肢解你們的肉，抽出你們肺腸，你們如不趕快離去，跑在後面的就成了神的食糧。”四周呼喊完後，前前後後呼喊著出去，各隊快步跑到順天門而出，分別到各城門，出城郭停止。行儺禮者將要出去時，太祝布置神席，正對中門向南。行禮人出去後，宰手、齋郎在神席之西剖開牲胸割取其肉，用席墊着，頭向北。齋郎斟清酒，太祝接下，放下。祝史在神座右拿着祝板，跪下宣讀祝文說：“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派太祝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起立，把祝板放在席上，就把祭牲連同酒埋進坑中。

唐書卷十七

志 第 七

禮樂(七)

四曰嘉禮。皇帝加元服。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前一日，尚舍設席於太極殿中楹之間，莞筵紛純，加藻席緇純，加次席黼純。有司設次，展縣，設案，陳車輦。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武官於縣西，六品以下皆於橫街之南，北上。朝集使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藩客分方各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於朝集使九品之後。又設太師、太尉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面西上。典儀於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如元日。其日，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鼓吹令帥工人入就位。有司設盥洗於阼階東南，設席於東房內，近西，張帷於東序外。殿中監陳袞服於內席，東領，緇纁、玉簪及櫛三物同箱，在服南。又設莞筵一，紛純，加藻席緇純，加次席黼純，在南。尚食實醴尊於東序外帷內，站在尊北，實角、觶、柶各一。饌陳於尊西，籩、豆各十二；俎三，在籩、豆之北。設盥洗於尊東。袞冕、玉導置於箱。太常博士一人，立於西階下，東面。諸侍衛之官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及群官以次入就位。太常博士

四曰嘉禮。皇帝加冕禮。有關部門卜算擇定日期，祭告天地祖宗。前一日，尚舍在太極殿中楹柱間設席位。白絲邊的蒲草席，上加黑絲邊的水草席，上再加黑白相間花絲邊的坐席。有關部門安設帷帳，布置樂器架，設置几案，陳列車輦。在樂器架東設五品文官以上的席位在樂器架東，武官席位在樂器架西，六品以下官員都在橫街之南，以北為首。朝集使各依所處方位在同品級文官武官員之下，各皇親之位在四品、五品官員之下，皇帝同宗親戚在東，不同姓的親戚在西。藩客各依所處方位在朝集使六品之南，各州的使人在朝集使九品之後。又在橫街之南設太師、太尉之位，在道路之東，面向北以西為首。典儀位在樂器架東北，贊禮者二人在南，稍靠後，都面向西。又在東西朝堂設門外位，如同元旦典禮。這天，侍中舉笏板上奏“請中庭戒備”。太樂令、鼓吹令率樂工進入就位。有關部門在東階東南設置盥洗，在東房內設置席位，偏西，在東序房外設置帷幔。殿中監把袞服放在內席，衣領向東，黑絲帕、玉簪及梳子三物同置一箱，放在袞服之南。又鋪設一領蒲草席，白絲邊，上加水草席，黑絲邊，上加黑白相間的花邊坐席，在南。尚食在酒尊裏裝滿醴酒放在東序外帷帳內，臺座在酒尊北，裝好角、觶、柶各一個。饌食陳放在酒尊西，有籩、豆各十二個；俎三個，放在籩、豆之北。在酒尊東設盥洗。袞冕、玉導導放在箱中。太常博士一人，站在西階下，面向東。各侍衛官都到閤門迎候。典儀率贊禮者以及百官

引太常卿升西階，立於西房外，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空頂黑介幘、絳紗袍，出自西房，即御座立。太師、太尉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升自西階，立於東階上，東面。太尉詣阼階下盥洗，盥手，升自東階，詣東房，取纒櫛箱進，跪奠於御座西端。太師詣御座前跪奏曰：“坐。”皇帝坐。太尉當前少左，跪，脫幘置於箱，櫛畢，設纒，興，少西，東面立。太師降，盥，受冕，右執頂，左執前，升自西階，當前少左，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位。太尉前，少左，跪，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帝興，適東房。殿中監徹櫛纒箱以退。皇帝袞服出，即席南向坐。太尉詣序外帷內，盥手洗觶，酌醴，加柶覆之，面葉，立於序內，南面。太師進受醴，面柄，前，北向祝曰：“甘醴唯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退，降立於西階下，東面。將祝，殿中監率進饌者奉饌設於前，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太尉取肺一以進，皇帝奠觶於薦西，受肺，舒左執本，右絕末以祭，上左手嚙之，授太尉。太尉加於俎，降，立於太師之南。皇帝悅手取觶，以柶祭醴，啐醴，建柶，奠觶於薦東。太師、太尉復橫街南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太尉出。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興，入自東房。在位者以次出。

皇太子加元服。有司豫奏司徒一人爲賓，卿一人爲贊冠，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殿，

依次進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導太常卿登上西階，站在西房外，對着門面向北。侍中舉笏板上奏“警衛宮禁”。皇帝戴空頂黑介幘、穿絳紗袍，從西房出，到御座前站立。太師、太尉進入就位。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太師從西階登上，站到東階上，面向東。太尉到東階下盥洗處，洗手，從東階上，到東房，取出裝有帕巾、梳子等物的箱子上前，跪下放在御座西端。太師到御座前跪下奏說：“坐。”皇帝坐下。太尉在前方稍左，跪下，脫下幘巾放入箱內，梳好頭髮，包上頭帕，起立，稍西，向東站立。太師下階，洗手，接過冕，右手拿着頂部，左手拿着前邊，從西階登上，在前方稍左，祝告說：“良月吉日，開始加冕。健康長壽吉祥，增廣洪福。”然後跪下，加冠，起立，回到西階上位。太尉上前，稍左，跪下，戴上簪，繫好帽帶，起立，回到原位。皇帝起身，到東房中。殿中監撤下梳、巾箱退下。皇帝穿袞服而出，到御席面向南坐下。太尉到序房外帳帷內，洗手洗觶，斟上醴酒，用酒勺蓋上，面對勺口，站在序房內，面向南。太師進內接過醴酒，面對勺柄，上前，向北祝告說：“甘美醴酒醇厚，虔誠敬上芳香，承受上天吉祥，長命永遠不忘。”退下，下階站在西階下，面向東。將要誦祝詞時，殿中監率領進饌者將饌食放在座席前，皇帝左手拿觶，右手取脯肉，沾上肉醬，祭放在籩豆之間。太尉取過一塊帶骨肉進上，皇帝把酒觶放在席西，接過帶骨肉，放下左手抓住下部，右手撕斷上部祭上。皇上用左手嘗過肉，再交給太尉。太尉放在俎上，下階，站在太師之南。皇帝擦手取觶，用勺酌醴酒祭，喝醴酒，放直勺，把觶放在座席東。太師、太尉回到橫街南之位。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太師、太尉出。侍中上前跪下奏說“儀式結束”。皇帝起立，從東房進入。在位者依次而出。

皇太子加冠禮。有關方面預先奏報司徒一人作賓客，卿一人作贊冠，吏部受命告請他。前一日，尚舍在太極殿設置御帳，有關部門設百官帷

有司設群官之次位，展縣，設案，陳車輿，皆如皇帝之冠。設賓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贊冠位於其後，少東，皆北面。又設文武官門外位於順天門外道東、西。其日，侍中奏“請中嚴”。群官有司皆就位。賓、贊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面。黃門侍郎引主節持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樂縣東南，西面北上。侍中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出自西房，即御坐。賓、贊入就位。典儀曰：“再拜。”在位皆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侍中曰：“將加冠於某之首，公其將事。”公少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辭。”侍中升奏，又承制降，稱：“制旨公其將事，無辭。”公再拜。侍中、舍人至卿前稱敕旨，卿再拜。侍中曰：“將加冠於某之首，卿宜贊冠。”卿再拜。黃門侍郎執節立於賓東北，西面。賓再拜受節，付于主節，又再拜。中書侍郎取制書立賓東北，西面，賓再拜，受制書，又再拜。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皆再拜。賓、贊出，皇帝降坐，入自東房，在位者以次出。初，賓、贊出門，以制書置於案，引以幡節，威儀、饒吹及九品以上，皆詣東宮朝堂。冠前一日，衛尉設賓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南向，贊冠於其西南。又設次於門內道西，以待賓、贊。又設皇太子位於閣外道東，西向。三師位於道西，三少位於其南少退，俱東向。又設軒縣於庭，皇太子受制位於縣北，解劍席於東北，皆北面。

冠日平明，官臣皆朝服，其餘公服，集於重明門外朝堂。宗正卿乘車侍從，詣左春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

帳之位，布置樂器架，擺設案，陳列車輿，都與皇帝加冕之禮相同。在橫街之南道東設賓客受命位，贊冠位於其後，稍靠東，都向北。又在順天門外道東道西設文武官員門外位。這天，侍中上奏“請宮中戒嚴”。百官及有關人員都就位。賓客、贊冠者入內站在太極門外道東，面向西。黃門侍郎引導主節拿着幡節，中書侍郎引導拿制書案者，站在樂器架東南，面向西以北為首。侍中奏“警衛宮禁”。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乘坐輿從西房出，就御座。賓客、贊冠者進入就位。典儀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拜。侍中及舍人上前接旨，侍中下殿到賓客前說“有制書”。司徒兩拜。侍中說：“將加冠於某之首，公主持其事。”司徒稍上前，向北兩拜行稽首禮，辭謝說：“臣不機敏，恐怕不能辦事，大膽請辭去。”侍中上去奏報，又接旨下，宣旨說：“皇帝命令公主持其事，不得推辭。”司徒兩拜。侍中、舍人到卿前說有聖旨，卿兩拜。侍中說：“將加冠於某之首，卿應作贊冠者。”卿兩拜。黃門侍郎拿節站在賓客東北，面向西。賓客兩拜接受符節，交給主節，又兩拜。中書侍郎取過詔書站在賓客東北，面向西，賓客兩拜，接受詔書，又兩拜。典儀說：“再拜。”贊冠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賓客、贊冠者出，皇帝下座，從東房進入，在位者依次出。起初，賓客、贊冠者出門時，將詔書放在案上，用幡節引導，儀仗、饒吹樂工以及九品以上官員，都到東宮朝堂。加冠前一日，衛尉在重明門外道西設賓客帷帳，向南，贊冠者在其西南。又在門內道西設帷帳，以接待賓、贊。又在閣門外道東設皇太子位，向西。太子三師位在道西，太子三少位在其南稍後，都向東。又在庭中設軒懸樂器架，皇太子受詔命位在樂器架之北，解劍席在東北，都向北。

加冠日的黎明，東宮臣僚都穿朝服，其餘的人穿公服，集中在重明門外朝堂。宗正卿乘車侍從，到左春坊暫停。左右二率各統領本部，駐守

所部，屯門列仗。左庶子版奏“請中嚴”。群官有司入就位。設疊洗於東階東南。設冠席於殿上東壁下少南，西向；賓席於西階上，東向；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西向；三師席於冠席北，三少席於冠席南。張帷於東序內，設褥席於帷中。又張帷於序外，具饌。內直郎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冕，金飾象笏；遠游冠，緇布冠，服玄衣、素裳、素鞞、白紗中單、青領標襪裾，履、襪，革帶、大帶，笏。緇纚、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南。莞筵四，藻席四，又在南。良醞令實側尊，醴於序外帷內，設疊洗於尊東，實巾一，角觶、杓各一。太官令實饌豆九、籩九於尊西，俎三在豆北。袞冕，遠游三梁冠、黑介幘，緇布冠青組纓屬於冠，冠、冕各一箱。奉禮郎三人各執立於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主人、贊冠者宗正卿爲主人，庶子爲贊冠者。升，詣東序帷內少北，戶東、西立。典謁引群官以次入就位。初，賓、贊入次，左庶子版奏“外辦”。通事舍人引三師等入就閤外道西位，東面立。皇太子空頂黑介幘、雙童髻、綵衣、紫袴褶、織成標領、綠紳、烏皮履，乘輿以出。洗馬迎於閤門外，左庶子請降輿，洗馬引之道東位，西向立。左庶子請再拜。三師、三少答拜。乃就階東南位。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千牛二人夾左右，其餘仗衛列於師、保之外。皇太子乃出迎賓，至阼階東，西面立。宗正卿立於門東，西面。賓立於西，東面。宗正卿再拜，賓不答拜。賓入，主人從入，立於縣東北，西面。賓入，贊冠者從，賓詣殿階間，南面。贊冠者立於賓西南，東面。節在賓東少南，西面。制案在

在門外陳設儀仗。左庶子舉笏板啓奏“請中庭戒備”。百官有關人員進入就位。在東階東南設疊洗。在殿上東壁下稍南設冠帽席，向西；賓席在西階上，向東；主人席在皇太子席西南，向西；三師席在冠帽席北，三少席在冠帽席南。在東序房內張設帷帳，在帳帷中設坐褥。在序房外又張設帳帷，準備饌食。內直郎在帳帷內陳設衣服，衣領向東以北爲首：依次是袞冕，金飾象牙笏；遠游冠，緇布冠，穿戴的玄衣、素裳、素蔽膝、白紗中單衣、青領標襪裾，鞋、襪、皮帶、大帶、笏板。黑絲巾、犀骨簪兩物同裝一箱，放在衣物南邊。梳子裝在箱中，又在更南。蒲草席四領，水草席四領，又在南。良醞令在序房外帷帳內把醴酒裝進單酒尊酒甌內，在酒尊東邊放置疊洗，裝一條巾，角觶、勺各一個。太官令在九個豆、九個籩裏裝上饌食放在酒尊西邊，三個俎放在豆的北邊。袞冕，遠游三梁冠、黑介幘，緇布冠青色絲帶繫在冠上，冠、冕各一箱。奉禮郎三人分別拿着這些物品站在西階之西，面向東以北爲首。主人、贊冠者宗正卿爲主人，庶子爲贊冠者。登上殿，到東序房帷帳內稍北，分別站在門東、門西。典謁引導群官依次進入就位。起初，賓、贊進入帷帳時，左庶子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通事舍人引導三師等進入在閤外道西就位，向東站立。皇太子戴空頂黑介幘，頭髮梳成雙童髻，穿彩衣、紫褲褶、雜絲飾標領、綠紳帶、烏皮鞋，乘坐輿出。洗馬在閤門外迎接，左庶子請求太子下輿，洗馬引導到道東之位，向西站立。左庶子請太子再拜。三師、三少答拜。然後到階東南位。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千牛二人夾侍左右，其餘儀仗侍衛排列在太師、少保之外。皇太子就出來迎賓，到東階東，向西站立。宗正卿站在門東，面向西。賓客站在西邊，面向東。宗正卿兩拜，賓客不答拜。賓客進入，主人跟隨進入，站在樂器架東北，面向西。賓客進入，贊冠者跟着，賓客到殿階之間，面向南。贊冠者站在賓客西南，面向東，拿節旄者在賓客東稍南，面向西。拿制書案者在贊冠者西南，面向東。賓客拿起制書，皇太子到受制書位，向北站立。主節

贊冠西南，東面。賓執制，皇太子詣受制位，北面立。主節脫節衣，賓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詔曰：“有制，皇太子某，吉日元服，率由舊章，命太尉某就官展禮。”皇太子再拜。少傅進詣賓前，受制書，以授皇太子，付于庶子。皇太子升東階，入于東序帷內，近北，南面立。賓升西階，及宗正卿各立席後。初，賓升，贊冠者詣盥洗，盥手，升自東階帷內，於主人冠贊之南，俱西面。主人贊冠者引皇太子出，立於席東，西面。賓贊冠者取纁、櫛二箱，坐奠於筵。皇太子進，升筵，西面坐。賓之贊冠者東面坐，脫幘置於箱，櫛畢，設纁，興，少北，南面立。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頂，左執前，進，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厥幼志，慎其成德。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位。皇太子東面立，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適東序帷內，服玄衣素裳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跪脫緇布冠，置於箱，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遠游冠，右執頂，左執前，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嘉服。克敬威儀，式昭厥德。眉壽萬歲，永壽胡福。”乃跪，冠，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適東序帷內，朝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升筵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遠游冠，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右執頂，左執前，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萬壽無疆，承天之慶。”乃跪，冠，興，復位。每冠，皆贊冠者跪設簪、結纓。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適東序，服袞冕之服以出，立於

脫去節旄外套，賓客宣稱“有制書”。皇太子再拜。宣讀詔令說：“有制命，皇太子某，吉祥之日加冠服，都依照舊典章，命令太尉某就東宮行禮。”皇太子兩拜。少傅進到賓客前，接下制書，授給皇太子，皇太子交付給庶子。皇太子登上東階，進入東序房帳帷內，靠近北邊，向南站立。賓客從西階上，與宗正卿各站在席後。起初，賓客上殿時，贊冠者到盥洗處，洗手，從東階帷帳內上殿，在主人和贊冠者之南，都面向西。主人和贊冠者引導皇太子出，站在席東，面向西。賓客和贊冠者取巾帕、梳子二箱，坐放在席上。皇太子上前，上席，向西坐下。賓客的贊冠者面向東坐下，脫下幘巾放在箱中，梳好頭，戴上巾帕，起身，稍靠北，向南站立。拿緇布冠者上殿，賓客下一階級接受，右手拿冠頂，左手拿冠前，上前，向東站立，祝告說：“良月吉日，開始加冠，拋棄那幼年心志，謹慎立德，長壽吉祥，增廣洪福。”然後跪下，給皇太子戴冠，起立，回到原位。皇太子向東站立，賓客向皇太子行拱手禮。贊冠者引導到東序房帳帷內，穿上玄衣素裳服裝而出，站在席東，面向西。賓客揖讓皇太子上席，向西坐下。賓客的贊冠者上前，跪下摘下緇布冠，放在箱中，起立，回到原位。賓客下二級臺階，接過遠游冠，右手拿頂，左手拿前沿，上前，祝告說：“吉月良辰，就穿嘉服。儀表威嚴，以明其德。高壽萬歲，長命萬福。”然後跪下，為皇太子戴冠，起立，回到原位。皇太子起立，賓客向皇太子行拱手禮，贊冠者引導皇太子到東序房帳帷內，穿上朝服而出，站在席東，面向西。賓客揖讓皇太子上席坐下，賓客的贊冠者跪下摘下遠游冠，起立，回到原位。賓客下三級臺階接過冕，右手拿頂，左手拿前沿，上前，祝告說：“在年正月，在月良日。遍加冠服，成就德行。萬壽無疆，受天吉祥。”然後跪下為皇太子戴冠，起身，回到原位。每次戴冠，都由贊冠者跪着佩戴髮簪，繫上冠帶。皇太子起身，賓客揖讓皇太子到東序房，穿袞冕禮服而出，站在席東，面向西。贊冠者撤下巾帕、梳子箱子而進入，又取席進入帷帳內。主人和贊冠者又安排

席東，西面。贊冠者徹繩、櫛箱以入，又取筵入於帷內。主人贊冠者又設醴，皇太子席於室戶西，南向，下莞上藻。賓之贊冠者於東序外帷內，盥手洗觶。典膳郎酌醴，加柶覆之，面柄，授贊冠，立於序內，南面。賓揖皇太子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加柶，面柄，進，北向立，祝曰：“甘醴唯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厥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皇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與進饌者奉饌設於筵前，皇太子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韭菹，遍擣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肺一，以授皇太子，皇太子奠觶於薦西，興，受肺，却左手執本坐，繚右手絕末以祭。上左手齊之，興，以授贊冠者，加於俎。皇太子坐，悅手取觶，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面坐，奠觶，再拜，執觶，興。賓答拜。皇太子降，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降，立於西階之西少南，贊冠隨降，立於賓西南，皆東面。賓少進，字之，祝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厥字，君子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太子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祇奉。”又再拜。洗馬引太子降阼階位，三師在南，北面，三少在北，南面立。皇太子西面再拜，三師等各再拜以出。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稱“禮畢”。皇太子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閤，賓、贊及宗正卿出就會。

皇子冠。前三日，本司帥其屬筮

醴酒，皇太子的坐席在門西，向南，下面蒲草席上面水草席。賓客的贊冠者在東序房外帷帳內，洗手洗觶。典膳郎斟上醴酒，用酒勺蓋上，面對勺柄，授給贊冠者，站在序房內，面向南。賓客揖讓皇太子到席西，向南站立。賓客上前，接過醴酒，用勺蓋上，面對勺柄，上前，向北站立，祝告說：“甘甜美酒醇厚，獻上美好芳香。拜受祭祀，安定吉祥。承受上天好運，白頭到老不忘。”皇太子拜，接過觶。賓客回到原位，向東答拜。贊冠者及進饌食者獻上饌食陳放在席前。皇太子上席坐下，左手拿觶，右手取脯肉，蘸上醢，祭放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韭醬，遍蘸豆中，將它授給皇太子，又祭放在籩、豆之間。贊冠者取一塊肉乾，授給皇太子，皇太子把觶放在薦席西，起身，接過肉乾，收回左手抓住肉的下部坐下，用右手扭斷肉的上部祭獻。用左手嘗肉，起立，交給贊冠者，放在俎上。皇太子坐下，用帨巾擦手取觶，酌醴酒三勺，以醴行祭，再以醴行祭，而後把勺柶放在觶上，對着勺口，起立，在席末坐下，飲乾醴酒，直立放勺，起立，下席向西，向南坐下，放觶，兩拜，拿觶，起立。賓客答拜。皇太子下殿，站在西階之東，面向南。賓客下殿，站在西階之西稍稍靠南，贊冠者跟着下殿，站在賓客西南，都面向東。賓客稍上前，給皇太子授字，祝說：“禮儀已備，良月吉日。明白告訴那字，君子適宜。適宜於福，永受保護。奉旨授給字某。”皇太子兩拜說：“某雖不機敏，怎敢不恭敬接受。”又兩拜。洗馬引導太子從東階下就位，三師在南，面向北；三少在北，向南站立。皇太子向西兩拜，三師等各兩拜而出。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左庶子上前宣布說“儀式結束”。皇太子乘坐輿入，侍從之臣跟隨到閤中，賓、贊及宗正卿出來參加宴會。

皇子加冠禮。前三日，本部門率領部屬在廳

日、筮賓於聽事。前二日，主人至賓之門外次，東面，賓立於阼階下，西面，儼者進於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皇子某王將加冠，請某公教之。”儼者入告，賓出，立於門左，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皇子某王將加冠，願某公教之。”賓曰：“某不敏，恐不能恭事，敢辭。”主人曰：“某猶願某公教之。”賓曰：“王重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而還，賓拜送。命贊冠者亦如之。

冠之日，夙興，設洗於阼階東南，席於東房內西墻下，陳衣於席，東領北上：衮冕，遠游冠，緇布冠。緇纁、犀簪、櫛實於箱，在服南。莞筵、藻席各三，在南。設尊於房戶外之西，兩甔玄酒在西，加勺冪。設站於尊東，置二爵於站，加冪。豆十、籩十在服北，俎三在籩、豆之北。質明，賓、贊至於主人大門外之次，遠游三梁、緇布冠各一箱，各一人執之，待於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設主人之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西階上，東面；皇子席於室戶東、房戶西，南面。俱下莞上藻。主人立於阼階下，當東房西面。諸親立於疊洗東南，西面北上。儼者立於門內道東，北面。皇子雙童髻、空頂幘、綵袴褶、錦紳、烏皮履，立於房內，南面。主人、贊冠者立於房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俱東面北上。儼者受命於主人，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皇子某王將加冠，某謹應命。”儼者入告，主人出迎賓，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冠者，贊冠者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主人入，賓、贊冠者以次入，及內門，主

堂用蓍草算定日期、擇定賓客。前二日，主人到賓客的門外指定位置，面向東，賓客站在東階下，面向西，儼相上前到賓客左邊，面向北，受命而出，站在門東，面向西，說：“大膽請指教。”主人說：“皇子某王將要加冠，請某公指教。”儼相進入相告，賓客出來，站在門左，面向西，兩拜。主人答拜。主人說：“皇子某王將要加冠，希望某公指教他。”賓客說：“某不機敏，恐不能恭敬從事，大膽辭讓。”主人說：“某還是希望某公指教他。”賓客說：“王重復有令，某不敢不聽從。”主人兩拜而回，賓客拜送。授命贊冠者也是如此。

加冠之日，早晨起來，在東階東南設洗處，在東房內西墻下設席，把衣服放在席上，衣領向東以北爲首：依次是衮冕，遠游冠，緇布冠。黑巾帕、犀角簪、梳子裝在箱中，放在衣服之南。蒲草席、水草席各三領，放在南邊。在房門外西安放酒尊，裝兩甔玄酒在西，加酒勺和冪巾。在酒尊東設臺座，二爵放在臺站上，加蓋冪巾。豆、籩各十個放在衣服北，三俎放在籩、豆之北。黎明時，賓客、贊冠者到達主人大門外指定位置，遠游三梁冠、緇布冠各放一箱，各用一人拿着，在西階之西等待，向東以北爲首。在東階上設主人的席位，向西；賓客的席位在西階上，向東；皇子席在室門東房門西，向南。都是下面蒲草席上面水草席。主人站在東階下，正對東房向西。各親戚站在疊洗東南，面向西以北爲首。儼相站在門內道東，面向北。皇子梳雙童髻，戴空頂幘，穿彩褲褶、繫錦紳、穿烏皮鞋，站在房內，面向南。主人、贊冠者站在房內門東，面向西。賓客及贊冠者出，站在門西，贊冠者稍靠後，都是面向東以北爲首。儼相奉主人之命，出來站在門東，面向西，說：“大膽請指示。”賓客說：“皇子某王將要加冠，某恭敬受命。”儼相進去報告，主人出來迎接賓客，面向西兩拜，賓客答拜。主人向贊冠者行拱手禮，贊冠者回敬拱手禮，主人又向賓客行拱手禮，賓客再次回敬。主人進入，賓客、贊冠者依次進入，到內門，主人揖讓賓客，賓客進入，贊冠者跟從。到內雷處，

人揖賓，賓入，贊冠者從之。至內霤，將曲揖，賓報揖。至階，主人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階西，東面。主人曰：“請公升。”賓曰：“某備將事，敢辭。”主人曰：“固請公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公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立於席東，西向；賓升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贊冠者及庭，盥於洗，升自西階，入於東房，立於主人贊冠者之南，俱西面。主人贊冠者引皇子出，立於房戶外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纒、櫛、簪箱，跪奠於皇子筵東端，興，席東少北，南面立。賓揖皇子，賓、主俱即座。皇子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跪，脫雙童髻置於箱，櫛畢，設纒。賓降，盥，主從降。賓東面辭曰：“願王不降。”主人曰：“公降辱，敢不從降。”賓既盥，詣西階，賓、主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頂，左執前，北面跪，冠，興，復西階上席後，東面立。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皇子服青衣素裳之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揖皇子，皇子進，立於席後，南面。賓降，盥，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跪取爵於筐，興，洗，詣西階，賓、主一揖一讓，升，坐，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詣酒尊所，酌酒進皇子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鬯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皇子筵西拜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於皇子筵前。皇子升座，左執爵，右取脯，濡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酒，興，筵末坐，啐酒，執

行躬身拱手禮，賓客回報拱手禮。到階前，主人站在階東，面向西；賓客站在階西，面向東。主人說：“請公上。”賓客說：“某備位主持其事，大膽推辭。”主人說：“請公一定要上。”賓客說：“某大膽一定推辭。”主人說：“最終一定要請公上。”賓客說：“某大膽最終推辭。”主人從東階上，站在席東，面向西；賓客從西階上，站在席西，面向東。贊冠者到庭，在洗中洗手，從西階上，進入東房，站在主人和贊冠者之南，都面向西。主人和贊冠者引導皇子出來，站在房門外西邊，面向南。賓客的贊冠者取過裝巾帕、梳子、簪的箱子，跪下放在皇子席東端，起身，在席東稍北，向南站立。賓客向皇子行拱手禮，賓客、主人都就座。皇子上前，上席，向南坐下。賓客的贊冠者上前到皇子席前，向北跪下，解下雙童髻放在箱中，梳理後，佩戴巾帕。賓客下階，洗手，主人跟着下階。賓客向東辭讓說：“請王不要下階。”主人說：“公已屈尊下階，不敢不跟從下。”賓客洗手後，到西階前，賓客、主人揖讓一次，上階。主人站在席後，面向西，賓客站在西階上，面向東。拿緇布冠者上堂，賓客下一級臺階接受，右手拿頂，左手拿前，向北跪下，給皇子戴冠，起身，回到西階上席後，向東站立。皇子起立，賓客揖讓皇子進房，賓客、主人都坐下。皇子穿青衣素裳，出房門西，向南站立。賓客向皇子行拱手禮，皇子進內，站在席後，面向南。賓客下階，洗手，主人跟從下，辭讓對答如前。賓客跪下從筐中取出爵，起立，洗爵，到西階，賓客、主人揖讓一次，上堂，賓客坐下，主人站在席後，面向西。賓客到酒尊處，斟酒進到皇子席前，向北站立，祝告說：“美酒清醇，嘉禮正是其時。開始加新冠服，兄弟全都前來。孝慈友愛時時在心，永遠保持美德。”皇子在席西拜爵，賓客回到西階上，向東答拜。拿饌食者把籩、豆獻在皇子席前。皇子上座，左手拿爵，右手取脯肉，蘸上肉醬，祭放在籩、豆之間，用酒祭，起立，在席末坐下，飲乾酒，拿着爵，起立，下席，放爵，兩拜，拿着爵站起。賓客答拜。贊冠者上席，跪下把爵放在薦席東，起立，

爵，興，降筵，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跪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爵。

賓揖皇子，皇子進，升筵，南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賓降二等，受遠游冠，冠之。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皇子服朝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皇子，皇子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尊所，取爵酌酒，進皇子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其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皇子筵西拜，受爵，祭饌如初禮。賓揖皇子，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賓降三等，受冕，冠之。每冠，皆贊冠者設簪結纓。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服袞冕以出房戶西，南面。賓揖皇子，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尊所，取爵酌酒進皇子，祝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其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皇子筵西拜，受爵。執饌者薦籩、豆，設俎於其南。皇子升筵坐，執爵，祭脯醢。贊冠者取肺一以授皇子，皇子奠爵於薦西，興，受，坐，祭，左手嚙之，興，加於俎。皇子坐，說手執爵，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西，南面坐，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皇子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贊冠者引皇子降，立於西階之東，南面。初，皇子降，賓降自西階，直西序東面立。主人降自東階，直東序西面立。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其字，爰字孔嘉。君子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孟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皇子曰：“某雖不

站在席西，面向南。拿饌食者撤下薦席和爵。

賓客揖讓皇子，皇子進入，上席，向南坐下。賓客的贊冠者跪下摘下緇布冠，放在箱中。賓客下二級臺階，接過遠游冠，為皇子戴冠。皇子起立，賓客揖讓皇子進房，賓客、主人都坐下。皇子穿朝服，出房門西，向南站立。賓客、主人都起立，賓客揖讓皇子，皇子進入站在席後，向南。賓客到酒尊處，取爵斟酒，獻到皇子席前，向北站立，祝告說：“美酒清澈，嘉禮獻脯。顯示冠服，禮儀有序。祭這嘉爵，承天保佑。”皇子在席西下拜，接過爵，祭獻饌食如同前禮。賓客揖讓皇子，皇子進內，上席，向南坐下。賓客的贊冠者跪下摘下進賢冠，賓客下三級臺階，接過冕，為皇子戴冕。每次戴冠，都是贊冠者插簪繫冠帶。皇子起立，賓客揖讓皇子進房，穿戴袞冕從房門西出，向南。賓客揖讓皇子，進入，站在席後，向南。賓客到酒尊處，取爵斟酒進獻皇子，祝告說：“美酒芳香，籩豆整齊。都加冠服，肉斷於俎。承天吉祥，受福無疆。”皇子在席西下拜，接過爵，拿饌食者獻上籩、豆，在其南放俎。皇子上席坐下，拿爵，用脯醬祭。贊冠者取一塊帶骨肉授給皇子，皇子把爵放在薦席西，起立，接過骨肉，坐下，祭獻，用左手嘗肉，起立，放在俎上。皇子坐下，擦手拿爵，用酒祭，起立，在席末坐下，飲乾酒，下席西，向南坐下，放爵，兩拜，拿爵起立。賓客答拜。皇子上席坐，把爵放在薦席東，起立。贊冠者引導皇子下堂，站在西階之東，面向南。起初，皇子下堂時，賓客也從西階下堂，到西序房向東站立。主人從東階下堂，到東序房向西站立。賓客稍稍上前，給皇子加字說：“禮儀已經完備，良月吉日。明告其字，這字美好。適宜君子，宜於受福。永遠保有，叫孟某字。”仲、叔、季各用與其排行相應的稱呼。皇子說：“某雖不够機敏，一定晝夜敬奉。”賓客出，主人送到內門之外，主人向西請求賓客說：“公屈尊主事，

敏，夙夜祇奉。”賓出，主人送於內門外，主人西面請賓曰：“公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主人入。初，賓出，皇子東面見，諸親拜之，皇子答拜。皇子入見內外諸尊於別所。賓、主既釋服，改設席，訖，賓、贊俱出次，立於門西。主人出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賓、贊從之至階，一揖一讓，升坐，俱坐。會訖，賓立於西階上，贊冠者在北，少退，俱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上，西面。掌事者奉束帛之筐升，授主人於序端。主人執筐少進，西面立。又掌事者奉幣筐升，立於主人後。幣筐升，牽馬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賓還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贊冠者立於賓左，少退，俱北面再拜。主人南面，賓、贊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東上。主人授幣，賓受之，退，復位。於主人授幣，掌事者又以幣筐授贊冠者。主人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賓當庭賓東面揖，出，牽馬者從出，從者訝受馬於門外。賓降，主人降，送賓於大門，西面再拜。

若諸臣之嫡子三加，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庶子三加，既加，然後酌而祝之，又祝而字。其始冠皆緇布；再加皆進賢；其三加，一品之子以衮冕，二品之子以鷩冕，三品之子以毳冕，四品之子以絺冕，五品之子以玄冕，六品至於九品之子以爵弁。其服從之。其即席而冠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其筮日、筮賓、贊，遂戒之，及其所以冠之禮，皆如親王。

請依禮服從接受。”賓客說：“某已經行事，大膽推辭。”主人說：“大膽堅持請求。”賓客說：“某不能推辭命令，不敢不從。”賓客前往帷帳，主人進入。起初，賓客出門時，皇子向東接見，各親戚下拜，皇子答拜。皇子進入別處接見內外各位尊者。賓客、主人脫去禮服，改設席位之後，賓客、贊冠者都出帷帳，站在門西。主人出來向賓客行拱手禮，賓客回報拱手。主人先進，賓客、贊冠者跟隨到階前，揖讓一次，上座，都坐下。宴會之後，賓客站在西階上，贊冠者在北，稍靠後，都面向東。主人站在東階上，面向西。掌事者拿着裝束帛的筐上堂，在序房前交與主人。主人拿筐稍稍上前，向西站立。又有掌事者拿着裝幣的筐上堂，站在主人身後。裝幣的筐上來後，牽馬人牽着兩匹馬進入排在門內，在庭中偏南三分之一處，馬頭對北以西為首。賓客回到西階上，向北兩拜。主人上前，站在楹柱之間，贊冠者站在賓客左邊，稍靠後，都向北兩拜。主人面向南，賓客、贊冠者上前，站在主人之右，都向南以東為首。主人授給幣，賓客接受，退下，回到原位。在主人授幣同時，掌事者又拿幣筐授給贊冠者。主人回到東階上，向北拜送，賓客、贊冠者從西階下堂，隨從接過幣。賓客對着中庭放置禮物向東行拱手禮，出門，牽馬者跟着出門，隨從在門外接過馬。賓客下門階，主人下門階，把賓客送到大門，向西兩拜。

至於各大臣的嫡子的三加冠禮，都是祝告而戴冠，再次祝告而斟酒，三次祝告而授字。庶子的三加冠禮，戴冠後就斟酒祝告，再次祝告而授字。其開始時都是加緇布冠；第二次加都是進賢冠；第三次加冠，一品官之子用衮冕，二品官之子用鷩冕，三品官之子用毳冕，四品官之子用絺冕，五品官之子用玄冕，六品至九品官之子用爵弁。其服飾依據冠帽而定。到席位上加冠時，嫡子向西，庶子向南。用蓍草擇日、擇賓客、贊冠者，就告請他們，至於其所用加冠之禮，都與親王相同。

唐書卷十八

志 第 八

禮樂(八)

皇帝納皇后。制命太尉爲使，宗正卿爲副，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展縣、設案、陳車輿于太極殿廷，如元日。文武九品、朝集、蕃客之位，皆如冠禮。設使者受命位於大橫街南道東，西上，副少退，北面。侍中請“中嚴”。群臣入就位。使、副入，立於門外道東，西面。黃門侍郎引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乃奏“外辦”。皇帝袞冕御輿，出自西房，即御座。使、副入，就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曰：“有制。”使、副再拜。侍中宣制曰：“納某官某氏女爲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使、副又拜。主節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以節授黃門侍郎，侍郎以授使者，付于主節，立於後。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以制書授使者，置於案。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使、副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侍中奏“禮畢”。皇帝入，在位者以次出。初，使、副乘輅，鼓吹備而不作，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以油絡網犢車載之。其日大昕，使、副至于次，主人受於廟若寢。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

皇帝娶皇后禮。皇帝下制命令太尉作使者，宗正卿作副使，吏部受命告請他們。前一日，有關部門在太極殿廷布置樂器架、設案、陳列車輿，如同元旦的典禮。文武九品官員、朝集使、蕃客之位，都如同加冠禮儀。在大橫街南道東設置使者受命之位，以西爲首，副使稍後，向北。侍中請“中庭戒備”。群臣進入就位。使者、副使進入，站在門外道東，面向西。黃門侍郎引導拿幡拿節者，中書侍郎引導拿詔書案者，站在左延明門內道北，面向西以北爲首。然後啓奏“警衛宮禁”。皇帝穿戴袞冕服乘坐輿，從西房出，就御座，使者、副使進入，就位。典儀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拜。侍中上前接旨，下殿到使者東北，向西說：“有制書。”使者、副使兩拜。侍中宣讀制書說：“娶某官某氏女爲皇后，命令公等持節舉行納采等禮。”使者、副使又下拜。主節站在使者東北，面向西，將節授給黃門侍郎，侍郎再授給使者，使者交給主節，站在後面。中書侍郎引導拿制書案者站在使者東北，將制書授給使者，放在案上。典儀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拜。使者、副使出門，持節者在前邊引導，拿案者隨其後。侍中上奏“禮儀結束”，皇帝進去，在位者依次出門。起初，使者、副使乘坐輅車，備有鼓吹樂器但不演奏，隨從者乘車跟從。制書用油絡網犢車載着。這天黎明，使者、副使到指定位置，主人在祖廟或正室中接受。在室門外之西鋪好神席，白絲邊蒲草席，上加彩絲邊水草席，向南，右邊放雕飾几案。使者、副使

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副立於門西，北上，持幡、節者立於北，少退，制案立於南，執雁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儼者北面，受命於左，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儼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儼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先入，至於階。使、副入，導以幡、節，案、雁從之。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由階升，立於兩楹間，南面；副在西南，持案及執雁者又在西南，皆東面。主人升阼階，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授使者以制書，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者授雁，主人再拜，進受雁，以授左右。儼者引答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以表授主人。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節加衣。謁者引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制文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問名。使者既出，遂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儼者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儼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儼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入，授主人以制書，答表皆如納采。使、副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向。儼者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儼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

站在門西，以北爲首，持幡、持節者站在北邊，稍稍靠後，拿制書案的站在南面，拿雁者又在其南，都面向東。主人站在大門內，面向西。儼相面向北，在左邊受命，出去站在門東，向西，說：“大膽請指示。”使者說：“某奉旨來納采。”儼相進去報告。主人說：“臣某之女如果是這樣的人，既已蒙受詔書來請，臣某不敢推辭。”儼相出來相告，進去引導主人出來，在大門外之南迎接使者，向北兩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拱手行禮讓使者、副使先進，走到階前。使者、副使進入，幡、節在前引路，案、雁隨後。持幡、持節者站在西階西，面向東；使者從階上堂，站在兩楹柱間，面向南；副使在西南，拿案及拿雁者又在西南，都面向東。主人從東階上堂，正對使者前面，向北站立。拿案者上前，授給使者制書，節旒脫去外套，使者說：“有制書。”主人兩拜。宣讀制書，主人下到階間，向北，兩拜行稽首禮，上堂，前進，面向北接過制書，把它交給身旁之人。使者授給雁，主人兩拜，上前接過雁，交給身旁之人。儼相引導拿答表案者上前，站在主人後邊，稍靠西，拿表授給主人。主人上前，授給使者，退下回到原位，兩拜。節套上外套。謁者引導使者、副使從西階下堂而出。制書用版製成，長一尺二寸，寬四寸，厚八分，皇后家答表之版也相同。

問名禮。使者出來後，就站在內門外之西，面向東；主人站在內門內東廂，面向西。儼相出來請指示，使者說：“將要卜筮算命，奉旨問名。”儼相進去報告。主人說：“臣某之女如果是這樣的人，既已蒙受制書來問，臣某不敢推辭。”儼相出來轉告，進入，引導主人出門，迎接使者進入，把詔書授給主人，答表都如納采。使者、副使從西階下堂出門，站在內門外之西，面向東；主人站在東階下，面向西。儼相出來請指示，使者說：“禮儀結束。”儼相進去報告，主人說：“某公奉詔到某家，某有先人之禮，請允許禮待從者。”儼相出來轉告，使者說：“某既已行

禮，請禮從者。”僎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僎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僎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僎者入告，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設二筵東上。設甒醴於東房西牖下，加杓冪，拊在尊北；實觶二，角柶二，籩、豆各一，實以脯醢，在拊北。又設洗於東南。主人降迎使者，西面揖，先入。使、副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階，主人曰：“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辭。”主人又曰：“固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人又曰：“終請某位升。”使者曰：“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使、副升自西階，北面立。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以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向。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以几跪進，北面跪，各設於坐左，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答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俱升，取觶降，盥手，洗觶，升，實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進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贊者執觶以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復西階上位。主人退，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升筵，皆坐，左執觶，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各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各以柶兼諸觶上，躡降筵於西階上，俱北面坐，啐醴，建柶，各奠觶於薦，遂

事，大膽告辭。”僎相進去報告，主人說：“先人之禮，大膽堅持請求。”僎相出來轉告，使者說：“某推辭不被准許，不敢不聽從。”僎相進去報告，就引導主人上堂站在序房盡頭處。掌事者撤去几案，擺設二席以東爲首。在東房西牖下擺設甒醴酒，加上酒杓、冪巾，臺座在酒尊北；裝滿酒的觶二個、角杓二個，籩、豆各一個，裝上脯醬，放在臺座北邊。又在東南放置洗具。主人下來迎接使者，向西拱手，先進。使者、副使進門向左，主人進門向右。到階前，主人說：“請某上。”使者說：“某大膽推辭。”主人又說：“一定請某上。”使者說：“某大膽堅持推辭。”主人又說：“最終要請某上。”使者說：“某大膽最終推辭。”主人從東階上，使者、副使從西階上，向北站立。主人在東階上向北兩拜。在序房盡頭接受几案。掌事者向內拂拭几案三次，拿着兩端向西北進上。主人向東南，向外拂拭几案三次，抖抖衣袖，向內拿着几案，掌事者一人又拿几案跟隨，主人前進，面對西北。使者依次前進，在席前迎接受，對着東南等待。主人回到東階上，向北兩拜相送。使者拿几案跪着上前，向北跪，各自放在座位之左，退到西階上，面向北以東爲首，答拜，站在階西，面向東以南爲首。贊禮者二人都上堂，取觶下堂，洗手，洗觶，上堂，斟醴酒，加上杓在觶上，用杓扣上，使杓口對着自己，出房，向南。主人接過醴酒，對着杓柄，進獻到使者席前西邊，向北站立。又有贊禮者拿着觶跟隨。使者在西階上，面向北，各拜一次，依次進到席前東邊，面向南。主人又依次授給醴酒，使者接過，都回到西階上原位。主人退下，回東階上，向北拜一次相送。掌事者依次在席前獻上脯肉醬。使者各依次上前，上席，都入座，左手拿觶，右手取脯肉，蘸上醬，祭放在籩、豆之間，各用杓三次舀出醴酒祭祀，開始手觸地一祭，又手觸地二祭，起立；各人把杓平放在觶上，越位而離席到西階上，都向北坐下，飲乾醴酒，直放酒杓，各人把觶放在薦席上，然後下拜，拿着觶，起立。主人答拜。使者上前，上席入座，各人把觶放在薦席之東。下席，依次站在

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各奠觶於薦東。降筵，序立於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筐，升自東階，以授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筐，立於主人之後。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者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筐授使者，使者受，退立於西階上，東面。執幣者又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之，退立於使者之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筐。使者當庭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訝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儻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反於寢。使者奉答表詣闕。

納吉。使者之辭曰：“加諸卜筮，占曰日從，制使某也入告。”主人之辭曰：“臣某之女若如人，龜筮云吉，臣預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其餘皆如納采。

納徵。其日，使者至于主人之門外，執事者入，布幕於內門之外，玄纁束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謁者引使者及主人立於大門之內外。儻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儻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制。”儻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入。執事者坐，啓匱取珪，加於玄纁。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其餘皆如納采。

西階上，面向東以南爲首。掌事者牽馬進入，排列於門內，在庭中靠南三分之一處，馬頭對北以西爲首。又有掌事者捧着幣筐，從東階上堂，授給主人，主人在序房盡頭處接過，上前到向西之位。掌事者一人，又捧着幣筐，站在主人之後。使者在西階上，都向北兩拜。主人上前到楹柱間，向南站立，使者依次進前，站在主人之西，都面向南。主人把幣筐授給使者，使者接過，退後站在西階上，面向東。拿幣者又把幣授給主人，主人接過授給副使，副使接過，退下站在使者之北，都面向東。主人回到東階上，向北兩拜相送。使者從西階下堂，隨從者迎接接過幣筐。使者對着庭中禮物挾馬而出，牽馬者跟隨而出。使者出大門外在門西，向東站立。隨從者迎前牽馬。主人出門到門東，向西兩拜送行。使者後退，主人進門，站在東階下，面向西。儻相報告主人說：“賓客不回頭了。”主人返回室中。使者到宮中奉上答表。

納吉禮。使者致辭說：“使用卜筮，占辭說日順，皇帝命使者某入報告。”主人致辭說：“臣某之女如果是這樣的人，占辭說吉，臣參與其事，臣某敬奉典禮制度。”其餘都如同納采禮。

納徵禮。這天，使者到主人的門外，掌事者進入，在內門之外張設帷幕，捆起黑絲帛放在幕上，六匹馬排列在幕南，馬頭對北以西爲首。掌事者捧着裝有穀珪的匣子，在幕布東等候，面向西。謁者引導使者及主人站在大門內外。儻相進去受命，出來請使者指示。使者說：“某奉皇帝命令行納徵禮。”儻相進去報告，主人說：“奉皇帝命令以重禮賜臣，臣某敬遵典章制度。”儻相出來相告，進入，引導主人出來，迎接使者進入。掌事者坐下，打開匣子取出珪，放在黑絲帛之上。牽馬者隨後進入，在庭中靠南三分之一處，馬頭對北以西爲首。拿珪者在馬西，都向北。其餘都如同納采禮。

册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之西，尚舍設尚宮以下次於后氏閤外道西，東向，障以行帷。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册案及寶綬者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亦如之。設內謁者監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司贊位於東階東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置一案於閤外。使、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內僕進重翟以下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爲上。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使者出次，就位。主人朝服立於東階下，西面。儼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册。”儼者入告，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位。奉册寶案者進，授使、副册、寶。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册、寶，東面授內謁者監，持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置於案。尚宮以下入閤，奉后首飾、褱衣，傅姆贊出，尚宮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尚宮跪取册，尚服跪取寶綬，立於后之右，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立於后左，東向。尚宮曰：“有制。”尚儀曰：“再拜。”皇后再拜。宣册。尚儀曰：“再拜。”皇后又再拜。尚宮授皇后以册，受以授司言。尚服又授以寶綬，受以授司寶。皇后升坐，內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相向，西上。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皆再拜。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曰：“禮畢。”皇后降坐以入。使

册封皇后禮。前一日，守宮在皇后宮室大門外之西設使者帷帳，尚舍在皇后宮室門外道西設尚宮以下帷帳，向東，用帷幕遮蔽行道。這天，皇帝臨軒命令使者，禮儀如同納采時。奉禮在大門外之西設使者位，向東；副使及內侍位在使者之南，舉册案及印綬者在南，依次退後，持節者在使者之北，稍靠後，都向東。在大門外之南設主人位，向北。使者以下人員及主人位在內門外，也都如前。在內門外主人之南設內謁者監位，向西。司贊位在東階東南，掌贊二人在南，依次退後，都向西。又在閤外設置一案。使者、副使乘輅車，持節，配備儀仗，備有鼓吹樂而不演奏。內僕在大門之外道西進上重翟車以下皇后所乘各等車輛，向東，以北爲首。各侍衛官命令部屬安排皇后儀仗。使者從帷帳出來，就位。主人穿朝服站在東階下，面向西。儼相受命，出來請示。使者說：“某奉皇帝命令，授予皇后儀衛祭祀等所用的器物 and 策命。”儼相進去報告，主人出來在大門外迎接，向北兩拜，使者不答拜。使者入門靠左，持節者在前引導，拿案者跟隨其後。主人入門靠右，到內門外之位。捧册書印寶案者進入，授予使者、副使册書、印寶。內侍上前到使者前，向西接受册書、印寶，向東授給內謁者監，拿着進去，站在閤外之西，向東跪下放在案上。尚宮以下宮中女官進入閤中，服侍皇后穿戴首飾、褱衣，傅姆協助她出來，尚宮引導下階站在庭中，面向北。尚宮跪着取册書，尚服跪着取過印寶綬帶，站在皇后之右，面向西。司言、司寶各一人站在皇后左，面向東。尚宮說：“有制書。”尚儀說：“再拜。”皇后兩拜。宣讀册書。尚儀說：“再拜。”皇后又兩拜。尚宮將册書授給皇后，皇后接過交給司言。尚服又授給印寶綬帶，皇后接過交給司寶。皇后上座，內官以下人員都下殿站在庭中，雙行相對，以西爲首。司贊說：“再拜。”掌贊接着傳呼，都兩拜。應酬侍衛者各自登上，站在侍衛之位。尚儀上前跪下啓奏說：“禮儀結束。”皇后下座入宮，使者返回報告。

者復命。

其遣使者奉迎。其日，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冕出，升所御殿，文武之官五品已上立於東西朝堂。奉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設使副及內侍次於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設宮人次於閭外道西。奉禮設使、副、持案執雁者、持節者及奉禮、贊者位，如冊后。又設內侍位於大門外道左，西面。又設宮人以下位於堂前。使、副朝服，乘輅持節，至大門外次，宮人等各之次奉迎。尚儀奏“請皇后中嚴”。傅姆導皇后，尚宮前引，出，升堂。皇后將出，主婦出於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之外，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皆北上。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主人立於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儼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職奉迎。”儼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儼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謁者引入至內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位於兩楹間，南面；副在西，持案、執雁者在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北面立。使、副授以制書，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主人再拜，北面立。使、副授以雁，主人再拜，進受，仍北面立。儼者引二人對舉着答表案進，主人以表授使、副，再拜，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臣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內侍受以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入，升自東階，進，西面誡之曰：“戒之敬

派遣使者迎接之禮。這天，侍中舉笏板啓奏“請中庭戒備”。皇帝戴冠冕出，登上所坐的殿上，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站在東西朝堂。迎接前一日，守宮在大門外道右安設使者帷帳，在使者帷帳西邊安設副使及內侍帷帳，都向南。尚舍在閭外道西安設宮人帷帳。奉禮設使者、副使、拿案拿雁者、持節者以及奉禮、贊禮者之位，如同冊封皇后之禮。又在大門外道左設內侍之位，向西。又在堂前設宮女以下人之位。使者、副使穿朝服，乘輅車持節，到大門外帷帳，宮女等各到帷帳處迎接。尚儀啓奏“請皇后宮中戒嚴”。傅姆引導皇后，尚宮在前引路，出宮，登堂。皇后將出宮時，主婦出來到房外之西，面向南。文武官員迎接者都陪立在大門之外，文官在東，武官在西，都是以北爲首。謁者引導使者到大門外位，主人站在內門外堂前東階下，面向西。儼相受命，出來請示，使者說：“某奉皇帝命令，在今吉日良辰，特奉行職責前來迎接。”儼相進去報告，主人說：“臣敬遵典禮制度。”儼相出來相告，進入，引導主人出門靠南，向北兩拜。謁者引導進入到內門外堂西階，使者先上堂，站在兩楹柱之間，面向南；副使在西，拿案、拿雁者在西南，都面向東。主人從東階上堂，到使者前，向北站立。使者、副使授予制書，說：“有制書。”主人兩拜。使者宣讀制書，主人下堂到階間，向北兩拜行稽首禮。上堂，前進，面向北接受制書。主人兩拜，向北站立。使者、副使授予雁，主人兩拜，上前接過雁，還是向北站立。儼相引導二人共舉着答表案上前，主人將答表交給使者、副使，兩拜，從西階下堂而出，回到門外之位。奉禮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使者、副使都兩拜。使者說：“良月吉日，臣某等奉皇帝令，奉行職事迎接。”內侍接受進入，傳告司言，司言接受奏報皇后。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進入，從東階上堂，前進，向西告誡皇后說：“警戒恭敬，晝夜不要違背命令。”主人退後，站在東階上，面向西。其母在西階上告誡，繫上衿纓佩巾，說：“勤勉恭敬，晝夜不要違背

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階上，西面。母誡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皇后升輿以降，升重翟以几，姆加景，內官侍從及內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鹵簿。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

同牢之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於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障。初昏，尚食設洗於東階，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后洗於東房，近北。設饌於東房西墻下，簋、豆各二十四，簠、簋各二，簠各三，俎三。尊於室內北牆下，玄酒在西。又尊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站在南，加四爵，合卺。器皆烏漆，卺以匏。皇后入大門，鳴鍾鼓。從永巷至大次前，回車南向，施步障。尚儀進當車前，跪請降車。皇后降，入次。尚官引詣殿門之外，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降坐禮迎”。皇帝降坐，尚官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尚食酌玄酒三注於尊，尚寢設席於室內之西，東向。皇帝導后升自西階，入室即席，東向立。皇后入，立於尊西，南面。皇帝盥於西洗，后盥於北洗。饌入，設醬於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於豆東，豕俎特在北。尚食設黍于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湑于醬南。設后對醬于東，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湑于醬北。尚食啓會却于簠簋之南，對簠簋于北，加匕箸，尚寢設對席於饌東。尚食跪奏“饌具”。皇帝揖皇后升，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菹醢授皇帝，取菹醢授皇后，俱受，祭於豆

命令。”皇后上輿而下，又踩着几登上重翟車，傅姆加上防塵衣，宮內侍從及內侍引導，應該乘車跟從者如同鹵簿儀仗。皇后車出大門外，依次乘車，騎馬引導跟從。

行同食禮之日，內侍的下屬在皇帝所坐殿門外之東安設皇后帷宮，向南。傍晚時，尚寢在室內西南角安設皇帝御用帷幄，向東。地上鋪兩層茵席，設置屏障。天剛黑時，尚食在東階設置洗具，東西對着東霤處，南北根據堂的進深。皇后洗具在東房，靠近北面。在東房西墻下設饌食，簋、豆各二十四個，簠、簋各二個，簠各三個，俎三個。酒尊放在室內北牆下，玄酒在西。又置酒尊在門外之東，沒有玄酒。臺座在南，上置四爵，兩瓢。器皿都用黑漆，瓢用葫蘆製成。皇后進入大門，敲鐘擊鼓。從長巷到帷宮前，回轉車頭向南，設置遮蔽路障。尚儀上前對着車頭，跪着請皇后下車。皇后下車，進入帷宮。尚官引導到殿門外，向西站立。尚儀跪下啓奏“警衛宮禁，請下座行禮迎接”。皇帝下座，尚官在前引導，到門內之西，向東拱手讓皇后進入。尚食向酒尊中倒三次玄酒，尚寢在室內之西設席，向東。皇帝領着皇后從西階上殿，入室到席位前，向東站立。皇后進入，站在酒尊西，面向南。皇帝到西邊洗具洗手，皇后在北邊洗具洗手。饌食進來，在席前放醬，菹醢在醬北；三個俎放在豆東，豬肉俎單放在北。尚食在醬東放黍，稷、稻、粱又放在東；在醬南放肉汁。對着在醬東設皇后座，對着單放的俎，韭醬肉醬在其南，以北爲首；在豬肉俎北放黍，其西是稷、稻、粱。在醬北放肉汁。尚食打開蓋，退到簠簋之南，在北對着簠簋，放上匕箸，尚寢在饌食之東設置相對之席。尚食跪着啓奏“饌食已準備好”。皇帝拱手讓皇后入席，對着席位，向西，一同坐下。尚食跪下取韭醬蘸上肉醬授給皇帝，取韭醬蘸上肉醬授給皇后，都接過，祭放在豆間。尚食又取黍握在左手中，遍取稷、稻、粱送回到右手，授給

間。尚食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皇帝，又取黍、稷、稻、粱授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又各取肺絕末授帝、后，俱祭於豆間。尚食各以肺加於俎。司飾二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浼手。尚食各跪品嘗饌，移黍置於席上，以次授肺脊，帝、后皆食，三飯，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酌于尊，以授帝、后，俱受，祭。尚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嘑之。尚食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尚儀受虛爵，奠於坫。再醕如初，三醕用盞，如再醕。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進，北面奠爵，興，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筐。尚儀北面跪，奏稱：“禮畢，興。”帝、后俱興。尚官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尚官引皇后入幄，脫服。尚官引皇帝入。尚食徹饌，設於東房，如初。皇后從者餽皇帝之饌，皇帝侍者餽皇后之饌。

皇太子納妃。皇帝遣使者至于主人之家，不持節，無制書。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告期，皆如后禮。

其冊妃。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又設官人次於使者西南，俱東向，障以行帷。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副及內侍又於其南，舉冊案及璽綬，命服者又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南，北面。又設位於內門外，如之。設典內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官人位於門外使者之後，重行東向，以北爲上，障以行帷。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內預置一案於閣外。使、副朝服，乘輅持節，鼓吹

皇帝，又取黍、稷、稻、粱授給皇后，都接過，祭放在豆間。又各取帶骨肉撕開上部授給皇帝、皇后，都祭放於豆間。尚食各把帶骨肉放在俎上。司飾二人拿巾遞給皇帝及皇后，都擦淨手。尚食各跪下品嘗饌食，把黍移放到席上，依次拿脊骨肉授給，皇帝、皇后都吃，吃三次，吃完。尚食二人都在房中洗手、洗爵，進入室內，從酒尊中斟酒，授給皇帝、皇后，都接過，祭獻。尚食各自隨後遞上肝，都放下爵，行振祭禮，嘗肝。尚食都接下，裝入俎、豆。各人取爵，都飲。尚儀接過空爵，放在臺座上。第二次獻酒如前，第三次用瓢飲合卺酒，儀式如同第二次獻酒。尚食都從東階下殿，洗爵，上殿，在門外斟酒，進入，向北放下爵，起立，兩拜，跪下取爵用酒祭，然後飲乾爵，就下拜，拿着爵起立，下殿，放入筐中。尚儀向北跪下，上奏說：“禮儀結束，起立。”皇帝、皇后都起立。尚官引導皇帝進入東房，脫下冕服，穿上常服；尚官引導皇后進入帷帳中，脫下服裝。尚官引導皇帝進入。尚食撤下饌食，放在東房，如前擺設。皇后的跟隨者吃皇帝剩餘之食，皇帝的侍從吃皇后剩餘之食。

皇太子娶妃禮。皇帝派使者到主人之家，不持節，沒有詔書。其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告期，都如同娶皇后禮儀。

冊封皇太子妃禮。前一日，主人在大門外道右設使者帷帳，向南；又在使者西南設宮女帷帳，都向東，用外出用的帷幕遮蔽。奉禮在大門外之西設使者之位，副使及內侍又在其南，舉冊書案以及拿璽印綬帶，拿服裝者又在其南，依次退後，都向東。在門南設主人位，向北。又在內門外設位，次序如前。在門外主人之南設典內位，向西。宮女位在門外使者之後，雙行向東，以北爲首，用外出用的帷幕遮蔽。在東階東南設贊禮者二人位，向西。典內預先在閣外放置一張案。使者、副使穿朝服，乘輅車持節，鼓吹樂隊配備而不演奏。到妃住處大門外帷帳，掌嚴捧着

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次，掌嚴奉綸翟衣及首飾，內厩尉進厭翟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爲上。諸衛帥其屬布儀仗。使者出次，持節前導，及宮人、典內皆就位。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之外，北面再拜。使者入門而左，持案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位。奉冊寶案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內，典內持入，跪置於閤內之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東面。傅姆贊妃出，立於庭中，北面。掌書跪取玉寶，南向。掌嚴奉首飾、綸翟，與諸官官侍衛者以次入。司則前贊妃再拜，北面受冊寶於掌書，南向授妃，妃以授司閤。司則又贊再拜，乃請妃升坐。官官以下皆降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贊者曰：“再拜。”皆再拜。司則前啓“禮畢”。妃降座，入於室。主人僨使者如禮賓之儀。

臨軒醺戒。前一日，衛尉設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官官次於重明門外。其日，皇太子服袞冕出，升金輅，至承天門降輅，就次。前一日，有司設御座於太極殿階上，西向。設群官次於朝堂，展縣，陳車輅。其日，尚舍設皇太子席位於戶牖間，南向，莞席、藻席。尚食設酒尊於東序下，又陳籩脯一、豆醢一，在尊西。晡前三刻，設群官版位於內，奉禮設版位於外，如朝禮。侍中版奏“請中嚴”。前三刻，諸侍衛之官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群官出次，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出自西房，即御座西向。群官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

綸翟衣及首飾，內厩尉把厭翟車送到大門外道西，向東，以北爲首。各侍衛官率領部屬陳設儀仗。使者從帷帳出來，持節在前引導，宮人、典內都就位。主人穿朝服，出大門外迎接，向北兩拜，使者入門靠左，拿案者跟隨。主人入門靠右，到內門外位。拿冊書案、印寶案者進入，把冊書印寶授給使者和副使，內侍向西接受，向東授給典內，典內拿着進去，跪下放在閤內案上。捧衣服及侍衛者跟着進入，都站在典內之南，均面向東。傅姆扶着妃出，站在庭中，面向北。掌書跪下取玉寶，向南。掌嚴捧着首飾、綸翟衣，與各宮女官、侍衛者依次進入。司則上前協助妃兩拜，向北從掌書手中接過冊書和印寶，向南授予妃，妃再授給司閤。司則又協助妃兩拜，然後請妃上座。宮中女官以下人員都下堂站在庭中，雙行，向北以西爲首。贊禮者說：“再拜。”都兩拜。司則上前說“禮儀結束”。妃下座，進室。主人禮請使者如同對賓客的儀式。

臨御前殿行醺戒禮。前一日，衛尉在東朝堂之北安設帷帳，向西。又在重明門外設宮中女官帷帳。這天，皇太子穿戴袞冕而出，上金輅車，到承天門下車，進入帷帳。前一日，有關部門在太極殿東階上設置御座，向西。在朝堂上設群官休息處，布置懸樂樂器架，陳列輅車。這天，尚舍在門牖之間設皇太子席位，向南，鋪蒲草席、水草席。尚食在東序房下放置酒尊，又陳放一籩脯肉、一豆肉醬，放在酒尊西。晡時前三刻，在內設置群官的標牌，奉禮在外設置標牌，如朝見之禮。侍中舉笏板啓奏“請中庭戒備”。前三刻，各侍衛官自侍中、中書令以下的官員都到閤門等候迎接。典儀率贊禮者先進入就位，吏部、兵部導引群官從帷帳中出來，到門外就位。侍中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皇帝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乘坐輿從西房出，就御座向西。群官進入就位。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皇太子進入樂器架南，典儀說“再拜”。贊

拜。皇太子入縣南，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詣階，脫舄，升席西，南面立。尚食酌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又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席坐，左執爵，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簠、豆之間，右祭酒，興，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興，再拜，執爵興。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還於房。皇太子進，當御座前，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勛帥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降自西階，納舄，出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入。

皇太子既受命，執燭、前馬、鼓吹，至于妃氏大門外道西之次，回輅南向。左庶子跪奏，降輅之次。主人設几筵。妃服綸翟、花釵，立於東房，主婦立於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西向。在廟則祭服。左庶子跪奏“請就位”。皇太子立於門西，東面。儼者受命出請事，左庶子承傳跪奏，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俯伏，興，傳於儼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儼者出，傳於左庶子以奏。儼者入，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雁授左庶子，以授皇太子，執雁入。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固請，皇太子又曰：“某固弗敢先。”主人揖，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及內霤，當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

禮者接着傳呼，皇太子兩拜，到階前，脫鞋，上席西，向南站立。尚食從序房中斟酒，上前到皇太子之西，向東站立。皇太子兩拜，接過爵。尚食又把脯肉醬獻到席前。皇太子上席入座，左手拿爵，右手取脯，蘸上肉醬，祭放在簠豆之間。右手用酒祭祀，起立，下到席西，向南坐下，飲酒，放爵，起立，兩拜，拿爵起立。奉御接過空爵，直長撤下薦席，回到房中。皇太子上前，對着御座前，向東站立。皇帝命令他說：“去迎你的內助，繼承我祖宗之事，以誠敬勉力相待。”皇太子說：“臣敬奉制命。”然後兩拜，從西階下，穿上鞋，出門。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依次而出。侍中上前跪下啓奏“禮儀結束”。皇帝進去。

皇太子受命以後，用執燭、騎士先導、鼓吹樂隊儀仗，到妃家大門外道西帷帳處，回轉輅車車頭向南。左庶子跪着啓奏，下車到帷帳中。主人設几案筵席。妃穿綸翟衣、戴花釵，站在東房，主婦站在房門外之西，面向南。主人穿公服出來，站在大門之內，面向西。如在祖廟就穿祭服。左庶子跪下啓奏“請就位”。皇太子站在門西，面向東。儼相受命出來請示，左庶子轉達跪着奏報，皇太子說：“在這天將黑之時，某奉旨執行。”左庶子俯身在地，起立，傳達儼相，進去稟告，主人說：“某小心誠敬準備等待。”儼相出來，傳達給左庶子奏報。儼相進入，引導主人出來在門外之東迎接，向西兩拜，皇太子答禮兩拜。主人行拱手禮讓皇太子先進，管牲畜者把雁授給左庶子，再授給皇太子，拿雁進入。到內門時，主人謙讓說：“請皇太子進。”皇太子說：“某不敢先進。”主人又堅持請求，皇太子又說：“某實在不敢先進。”主人拱手相讓，皇太子進門靠左，主人進門靠右。到內門，主人拱手進入，到內霤處，對着行躬身拱手禮，對着臺階行拱手禮，皇太子都用拱手禮相答。到階前，主人說：“請皇太子上。”皇太子說：“某大膽推辭。”主人堅持請求，皇太子又說：“某大膽堅持推辭。”主

敢辭。”主人固請，皇太子又曰：“某敢固辭。”主人終請，皇太子又曰：“某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雁，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厩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師姆在右，保姆在左。父少進，西面戒之曰：“必有正焉，若衣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妃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妃升輅，乘以几，姆加景，皇太子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妃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族從。

同牢之日，司閭設妃次於閤內道東，南向。設皇太子御幄於內殿室內西廂，東向。設席重茵，施屏障。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皇太子之席西廂，東向，妃席東廂，西向。席間量容牢饌。設洗於東階東南，設妃洗於東房近北。饌於東房西墻下，簋、豆各二十，簠、簋各二，鉶各三，瓦登一，俎三。尊在室內北墻下，玄酒在西。又設尊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筐在南，實四爵，合盞。皇太子車至左閤，回輅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妃至左閤外，回輅南向，司則請妃降輅，前後扇、燭。就次立於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以入，升自西階，妃從升。執扇、燭者陳於東、西階內。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西向

人最後請求，皇太子又說：“某最終推辭。”主人行拱手禮，皇太子用拱手禮相答。主人上階，站在東階上，面向西。皇太子上階，前行到正對房門前，面向北，跪下放雁，兩拜，下階，出去。主人不下階相送。內厩尉把厭翟車趕進停在內門外，傅姆扶着妃，司則在前引路，從母親左出。師姆在右，保姆在左。父親稍上前，向西告誡說：“一定要舉止端正，就好像穿綵孝親。”命令她說：“謹慎恭敬，晝夜不要違背命令。”母親在西階上告誡，繫上衿纓帕巾，命令她說：“勤勉恭敬，晝夜不要違背命令。”庶母到門內繫上小荷包，重申父母之命，命令說：“恭敬聽父母的家旨，晝夜不要有過失。看這衿纓巾袋就明白。”妃出內門後，到輅車後，皇太子把上車用的綏繩遞給她，師姆推辭不讓接，說：“沒有教過，不能依禮給她。”妃踩着几案登上輅車，保姆加上遮塵障。皇太子駕車輪轉三周，駕車者代他。皇太子出大門，乘輅車回宮，妃跟在後。主人派其部屬送妃，派族中人跟從。

行同食禮之日，司閭在閤內道東設妃帷帳，向南。在內殿室內西廂設皇太子御帳，向東，鋪兩層茵席，放置屏障。在室內設同食之席，皇太子席在西廂，向東，妃席在東廂，向西。席間距離根據情況可容放饌食器皿爲度。在東階東南設置洗具，在東房近北處設置太子妃的洗具。饌食在東房西墻下，簋、豆各二十個，簠、簋各二個，鉶各三個，瓦登一，俎三個。酒尊放在室內北墻下，玄酒在西邊。又在房門外之東設酒尊，沒有玄酒。筐在南，裝四爵，兩瓢。皇太子車到左閣，回轉輅車車頭向南，左庶子跪下啓奏“請下車”。進入在內殿門外之東等候，面向西。妃至左閣外，回轉輅車車頭向南，司則請妃下車，前後有拿扇、拿燭者。站在內殿門西就位，面向東。皇太子拱手相讓進入，從西階上，妃跟着上。拿扇、拿燭者列在東、西階內。皇太子到席前，向東站立，妃向西站立。司饌來到階間，跪着啓奏“饌食已備好”，司則奉命說：“可以了。”

立。司饌進詣階間，跪奏“具牢饌”，司則承令曰：“諾。”遂設饌如皇后同牢之禮。司饌跪奏“饌具”。皇太子及妃俱坐。司饌跪取脯，取韭菹，皆濡於醢，授皇太子，又取授妃，俱受，祭於簋、豆之間。司饌跪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反於右手，授皇太子，又授妃，各受，祭於菹醢之間。司饌各立，取肺皆絕末，跪授太子及妃，俱受，又祭於菹醢之間。司饌俱以肺加於俎。掌嚴授皇太子妃巾，說手。以枲扱上鉶遍濡之，祭於上豆之間。司饌品嘗妃饌，移黍置於席上，以次跪授肺脊。皇太子及妃皆食以醢醬，三飯，卒食。司饌北面請進酒，司則承令曰：“諾。”司饌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酌于尊，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興，再拜。一人進授皇太子，一人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坐，祭酒，舉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進受虛爵，奠於筐。司饌又俱洗爵，酌酒，再醑，皇太子及妃俱受爵飲。三醑用盞，如再醑。皇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北面，俱奠爵，興，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坐，取爵祭酒，遂飲，啐爵，奠，遂拜，執爵興，降，奠爵於筐。司饌奏“徹饌”。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下入。”皇太子入於東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啓妃入幃幄，皇太子乃入室。媵餽皇太子之饌，御餽妃之饌。

親王納妃。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使者公服，乘犢車，至於妃氏之家，主人受於廟若寢。其賓主相見，儐贊出入升降，與其禮賓者，大抵皆如皇太子之使，而無副。其聘以玄纁束、乘馬，玉以

然後擺放饌食如同皇后同食之禮。司饌跪着啓奏“饌食已擺設好”。皇太子及妃都坐下。司饌跪着取脯肉，取韭醬，都蘸上肉醬，授給皇太子，又取來授給妃，都接過，祭放在簋、豆之間。司饌跪着取黍放入左手，又遍取稷送回右手，授給皇太子，又授給妃，各人接過，祭放在韭醬、肉醬之間。各位司饌站立，取過帶骨之肉都撕下端部，跪下授給皇太子及妃，都接過，又祭放在韭醬、肉醬之間。司饌將帶骨肉都放在俎上。掌嚴遞給皇太子和妃帕巾，擦手。把杓插入鉶都沾上肉醬，祭放在前面的豆之間。司饌品嘗妃席饌食，把黍移放到席上，依次跪着遞上脊骨肉。皇太子及妃都蘸上肉汁醬吃。吃三次，吃完。司饌向北請求進酒，司則奉命說：“可以。”司饌二人都在房內洗手洗爵，進室，從酒尊中斟酒，向北站立。皇太子與妃都起立，兩拜。一人上前授給皇太子，一人授給妃。皇太子與妃都坐下，用酒祭奠，喝酒，司饌各拿肝跟從，司則上前接下空爵，放進筐中。司饌又都洗爵，斟酒，第二次獻酒，皇太子與妃都接爵飲酒。第三次獻酒用雙瓢，如同第二次獻酒。皇太子及妃站在席後，司則都下東階，洗爵，上階，在門外斟酒，向北，都放下爵，起立，兩拜。皇太子及妃都答拜。司則坐下，取爵用酒祭，然後飲酒，飲乾爵，放下，然後下拜，拿着爵起立，下階，把爵放在筐中。司饌啓奏“撤下饌食”。司則上前跪奏說：“司則妾姓某說，請殿下進去。”皇太子進東房，脫下冕服，穿上褲褶。司則打開帷帳讓妃進入，皇太子就進室。送婚者吃皇太子剩餘的饌食，侍奉皇太子的吃妃剩餘的饌食。

親王娶妃禮。其中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使者穿公服，乘坐犢車，到妃氏之家，主人在宗廟或堂室中接受，賓主相見，儐贊禮者的出入上下，及其禮請來賓，大體都如同皇太子的使者，而沒有副使。其聘禮用黑色絲束、四匹馬，玉用璋。冊封受命之日，使者持

璋。冊命之日，使者持節，有副。

親迎。王袞冕輅車，至于妃氏之門外，主人布席於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於戶內，南向。設醕醴於東房東北隅，筐在尊南，實觶一、角柶一，脯醢又在其南。妃於房內即席，南向立，姆立於右。主人立於戶之東，西面。內贊者以觶酌醴，加柶覆之，面柄，進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觶。內贊者薦脯醢，妃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末跪，啐醴，建柶，奠觶，降筵西，南面再拜，就席立。主人乃迎賓。其餘皆如皇太子之迎。

初昏，設洗於東階東南，又設妃洗於東房近北。饌於東房，障以帷。豆十六，簠、簋各二，簠各二，俎三，羊豕、腊，羊豕節折，尊站於室內北墻下，玄酒在西。又設尊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站在南，實以四爵，合鬯。王至，降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酌玄酒三注於尊，妃從者設席於奧，東向。王導妃升自西階，入於室，即席東面立。妃入立於尊西，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於北洗，王從者沃之。俱復位，立。贊者設饌入，西面，告“饌具”。王揖妃，即對席，西面，皆坐。其先祭而後飯，乃醕祭，至于燭入，皆如太子納妃之禮。

公主出降。禮皆如王妃，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主人皆受於寢。其賓之辭曰：“國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主人命賓曰：“寡人有先皇之禮”云。

節，有副使。

親迎禮。親王穿戴袞冕，乘坐輅車，到妃家門外。主人在室門外之西設席，以西爲首，右放几案。又在門內設席，向南。在東房東北角設醕醴，筐在酒尊之南，裝觶一個、角杓一個，脯肉醢又在其南。妃在房內就席，向南站立，傅姆站在右邊。主人站在門之東，面向西，內贊禮者用觶斟上醴酒，用杓蓋上，杓柄對着自己，進到席前，向北。妃下到席西，向南兩拜，接過酒觶。內贊禮者獻上脯肉醢，妃上席，跪下，左手拿觶，右手取脯，蘸上肉醬，祭放在籩、豆之間，然後用杓酌醴酒祭三次，開始手觸地一祭，再觸地二祭，起立，在席末跪下，飲乾醴酒。直放柶，放下觶，下到席西，向南兩拜，到席上站立。主人於是行迎賓禮。其餘都如皇太子的迎妃之儀。

天剛黑時，在東階東南設置洗具，又在東房近北設置親王妃洗具。饌食在東房，用帷幕遮蔽。豆十六個，簠、簋各二個，簠各二個，俎三個，羊猪、腊肉，羊猪都折斷關節，酒尊臺座放在室內北墻下，玄酒在西邊。又在房門外之東放置酒尊，沒有玄酒，臺座在南，上放四爵，雙瓢。親王來到，下車等待；妃來到，下車向北站立。親王向南行拱手禮讓妃進入，到堂室門前，又拱手讓妃進入。贊禮者分三次把玄酒裝進酒尊中，妃的隨從者在南墻角設席，向東。親王引導妃從西階上堂，進入室中，到席向東站立。妃進入站在酒尊西邊，向南。親王在南洗洗手，妃的隨從者澆水；妃在北洗洗手，親王的隨從者澆水。都回到原位，站立。贊禮者擺好饌食入內，向西，報告“饌食已備”。親王拱手讓妃，就到對席上，向西，都坐下。先祭而後吃，就獻祭，到燭進來，都如同太子娶妃之禮。

公主出嫁禮。禮儀都如同王妃，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主人都在堂室接受。賓客賓使致辭說：“皇恩賜某公之子家室，某公有前人之禮，使者某有請。”主人傳命對賓使說：“寡人有先皇之禮”云云。

其諸臣之子，一品至于三品爲一等，玄纁束、乘馬，玉以璋。四品至于五品爲一等，玄纁束、兩馬，無璋。六品至于九品爲一等，玄纁束、儷皮二，而無馬。儷皮二，內攝之，毛在內，左首，立於幕南。其餘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大抵皆如親王納妃。

其親迎之日，大昕，婿之父、女之父告於禰廟若寢。將行，布席於東序，西向；又席於戶牖之間，南向。父公服，坐於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一品衮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爵弁。庶人絳公服。升自西階，進立於席西，南向。贊者酌酒進，北面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薦脯醢於席前，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濡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卒爵，再拜，執爵興。贊者受虛爵還尊所。子進立於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勛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庶子但云：“往迎爾相，勛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乃迎。

初昏，設洗、陳饌皆如親王。牲用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婿及婦共牢，婦之簋、簠及豆、脰之數，各視其夫。尊於室中北墻下，設尊於房戶外之東，加冪、勺，無玄酒。夫婦酌於內，尊四，爵兩，盞凡六，夫婦各三醕。主人乘革輅，至於婦氏大門外。女準其夫服，花釵、翟衣，入於房，以鬴酌醴，如王妃。主人迎賓以入，遂同牢，皆如親王納妃之禮。

各臣下之子娶妻，一品到三品官爲一等級，聘禮用黑色絲束、四匹馬，玉用璋。四品到五品官爲一等級，用黑色絲束、兩匹馬，沒有璋。六品到九品官爲一等級，用黑色絲束、成對鹿皮兩雙，沒有馬。鹿皮二，向內折起，毛在裏面，頭在左，豎在帷幕南。其餘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大體都如親王娶妃禮。

迎親之日，黎明，夫婿的父親、女的父親在祖廟或正室中告祭祖宗。將行時，在東序房鋪席，向西；又在門牖之間鋪席，向南。其父穿公服，坐在東序房，向西。兒子穿上等的服裝：一品官的穿戴衮冕，二品的穿戴鷩冕，三品的穿戴毳冕，四品的穿戴絺冕，五品的穿戴玄冕，六品的穿戴爵弁。平民穿絳色公服。從西階上堂，上前站在席西，向南。贊禮者斟酒上前，向北授給其子，子兩拜接過爵。贊禮者到席前獻上脯肉肉醬，兒子上席，跪下，左手拿爵，右手取脯肉，蘸上肉醬，祭放在籩、豆之間。用右手祭酒，拿着爵起立，下到席西，向南跪下，飲乾酒爵，兩拜，拿着爵起立。贊禮者接過空爵回到放酒尊處。兒子上前站在父席之前，面向東。父親命令他說：“去迎接你的內助，繼承我宗族的事業，勉力敬重，她是先母的後嗣，你就會有條不紊。”庶子祇說“去迎接你的內助，勉力敬重。”兒子兩拜說：“不敢忘記父命。”又兩拜，下階，出門，就去迎親。

天剛黑時，設置洗具、陳放饌食都同親王之禮。犧牲用少牢及腊肉，三俎、二簋、二簠，豆數：一品官的十六個，二品十四個，三品十二個。夫婿與新婦共食，新婦的簋、簠、豆、脰之數，各根據其夫等級而定。酒尊放在室內北墻下，又在房門外之東放置酒尊，蓋上冪巾、酒勺，沒有玄酒。夫婦在其中斟酒，酒尊四個，爵二個，瓢共六個。夫婦各獻三次酒。主人乘坐革輅車，到新婦家大門外。新婦準照其丈夫的服飾，穿戴花釵、翟衣，進入房內，用鬴斟上醴酒，如同王妃之禮。主人迎賓客進入，然後行同食禮，都與親王納妃之禮相同。

質明，布舅席於東序，西向；布姑席於房戶外之西，南向。舅姑即席，婦執筭棗、栗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於舅席前，舅撫之，婦退，復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筭股脩，升，進，北面再拜，進，跪奠於姑席前，姑舉之，婦退，復位，又再拜。婦席於姑西少北，南向。側尊甒醴於房內東壁下，籩、豆一，實以脯醢，在尊北。設洗於東房近北。婦立於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柄，北面立于婦前。婦進，東面拜受，復位。內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乃薦脯醢。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擣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西，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席，跪，奠觶於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婦氏從人於寢門外。

盥饋。舅、姑入於室，婦盥饋，布席於室之奧，舅、姑共席坐，俱東面南上。贊者設尊於室內北墻下，饌於房內西墻下，如同牢。牲體皆節折，右載之於舅俎，左載之於姑俎。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醬進。其他饌，從者設之，皆加匕箸。俎入，設於豆東。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篚菹擣於醬，祭於籩、豆之間，又祭飯訖，乃食，三飯，卒食。婦入於房，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酌舅，進奠爵舅席前少東，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戶，入房，奠於右。盥手洗爵，酌酒酌姑。設婦席於室內北墻下，尊東面，婦徹饌，設於席前如初，西上。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餼，舅命

黎明時，在東序房鋪置公爹的席，向西；在房門外之西鋪置婆母的席，向南。公婆到席，新婦拿裝有棗、栗的筭器進來，從西階上堂，向東兩拜，上前，跪下放在公爹的席前，公爹撫慰她，新婦退下，回到原位，又兩拜。從西階下堂，拿着裝有碎肉乾的筭器，上堂，進入，向北兩拜，上前，跪下放在婆母席前，婆母扶起她，新婦退下，回到原位，又兩拜。新婦之席在婆母西稍北，向南。單置的酒尊甒醴酒放在房內東壁下，籩、豆各一個，裝有脯肉、肉醬，放在酒尊北邊。洗具放在東房靠北處。新婦站在席西，面向南。內贊禮者洗手，洗觶，斟上醴酒，放上酒杓，杓把對着自己，向北站在新婦前。新婦上前，向東下拜接過，回到原位。內贊禮者從西階上堂，向北拜送，就獻上脯肉、肉醬。新婦上席，坐下，左手拿觶，右手取脯肉，蘸上肉醬，祭放在籩、豆之間，用杓酌醴酒祭三次，開始手觸地一祭，又觸地二祭，把杓放在觶上，杓口對着自己，起立，下到席西，向東坐下，飲完醴酒，直放杓，起立，下拜。內贊禮者答拜。新婦上前入席，跪下，把觶放在豆東，取脯肉，從西階下堂而出，在室門外將脯肉授給她的隨行者。

盥洗饋食禮。公、婆進入室中，新婦洗手設食。在室中南角鋪席，公婆共坐一席，都向東，以南爲首。贊禮者在室內北墻下放置酒尊，在房內西墻下放置饌食，如同同食之禮。犧牲都折斷關節，右半放在公爹的俎上，左半放在婆母的俎上。新婦進入，從西階上堂，進房，拿着醬進上。其他的饌食，由隨從者陳設，都放上匕箸。送進俎，放在豆東。贊禮者各遞上箸，公、婆各用篚裏的韭醬蘸上醬，祭放在籩、豆之間，又用飯祭完畢，纔吃，吃三次，吃完。新婦進房，洗手、洗爵，進室，斟酒獻給公爹，上前放在公爹席前稍東，向西兩拜，公爹取爵祭酒，飲酒。新婦接爵出門，進房，放在右。洗手、洗爵，斟酒獻給婆母。在室內北墻下設置新婦席，酒尊向東，新婦撤下饌食，放在席前如前，以西爲首。新婦上前，向西兩拜，退下，上席，向南坐下。將要吃其剩餘，公爹叫換醬，內贊禮者更換。新

易醬，內贊者易之。婦乃餽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醕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執爵興，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爵，奠於坫。婦進，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興，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奠於筐，婦進，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

婦走到婆母饌食前吃其剩餘，新婦祭奠，內贊禮者協助她。祭後，纔吃，吃三次，吃完。內贊禮者洗爵斟酒獻給新婦，下席，向西兩拜，接過酒爵，上席坐下，祭酒，飲酒，拿着酒爵起立，下到席東，向南站立。內贊禮者接過爵，放在臺座上。新婦上前，向西兩拜，接過酒爵，上席坐下，祭酒，飲完，拿着酒爵起立，下到席東，向南站立。內贊禮者接過放在筐中，新婦上前，向西兩拜。公、婆先從西階下堂，新婦從東階下堂。凡是庶子之婦，公不下堂，而新婦從西階下堂出去。

唐書卷十九

志 第 九

禮樂(九)

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而會。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太極殿，有司設群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展縣，置案，陳車輿，又設解劍席於縣西北橫街之南。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褒聖侯位於三品之下，介公、鄴公位於道西；武官三品以上位於介公之西，少南；文官四品、五品位於縣東，六品以下位於橫街之南。又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三品以上位於文、武官三品之東、西，四品以下分方位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又於朝集使之下，諸親於四品、五品之南。設諸蕃方客位：三等以上，東方、南方在東方朝集使之東，西方、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又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介公、鄴公在西朝堂之前，武官在介公之南，少退，每等異位重行；諸親位於文、武官四品、五品之南；諸州朝集使，東方、南方在宗親之南，使人分方於朝集使之下；諸方客，東方、南方在東方朝集使之南，西方、北方在西方朝集使之南，每國異位重行。

其日，將士填諸街，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群官就次。

皇帝元旦、冬至日接受群臣朝賀而宴會之禮。前一日，尚舍在太極殿設皇帝御用帷帳，有關部門在東、西朝堂設置群官、客使等帷帳，布置懸樂樂器架，設置案，陳列車輿，又在樂器架西北橫街之南設置解劍席。三品以上文官之位在橫街之南道路之東；褒聖侯之位在三品文官之下，介公、鄴公之位在道路之西；三品以上武官之位在介公之西，稍南；四品、五品文官之位在樂器架之東，六品以下之位在橫街之南。又設各州朝集使之位：都督、刺史三品以上官員之位分別在文、武三品官員之東、西，四品以下官員按本州方位列在相當品級的文武官員之下。各州使人又在朝集使之下。各皇親在四品、五品官員之南。設各蕃方客位：三等以上者，東方、南方的在東方朝集使之東，西方、北方的在西方朝集使之西，各蕃國雙行相錯，向北；四等以下的，按所在方位列在朝集使六品之下。又設門外位：文官在東朝堂之前，介公、鄴公在西朝堂之前，武官在介公之南，稍稍靠後，每一等雙行相錯；各皇親位在文、武官四品、五品之南；各州朝集使，東方、南方的在皇親之南，使者分別其方位在朝集使之下；各方客使，東方、南方的在東方朝集使之南，西方、北方的在西方朝集使之南，各國雙行相錯。

這天，將士把守各街，部署各陳列黃麾大仗駐守宮門并陳列在殿庭。群官到各自帷帳。侍中

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詣閣奉迎，吏部兵部戶部主客贊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引四品以下及諸親、客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前，公、王以下及諸客使等以次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席，脫舄，跪，解劍置於席，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某官臣某言：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與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陛下如日之升。”乃降階詣席，跪，佩劍，俯伏，興，納舄，復位。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詔，降詣群官東北，西面，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長。”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

初，群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左延明門外，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入，戶部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東、西廂，禮部以諸蕃貢物可執者，蕃客執入就位，其餘陳於朝堂前。上公將入門，中書侍郎、給事中皆降，各引其案入，詣東、西階下立。上公將升賀，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各立，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已賀，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俱降，置所奏之文於案。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至東、西階前，案出。

初，侍中已宣制，朝集使及蕃客皆再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

舉笏板啓奏“請中庭戒備”。各侍衛官到閣門等候迎接，吏部、兵部、戶部、主客助導群官、客使都從帷帳出來，通事舍人分別引導到朝堂前位置，引導四品以下官員及各皇親、客使等應預先安排好位置的進入就位。侍中舉笏板奏“警衛宮禁”。皇帝穿戴袞冕，冬至日就戴通天冠，穿絳紗袍，從西房乘坐輿出，到御座向南坐下。符寶郎進上印寶放在面前，公、王以下以及各客使等依次進入就位。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一位上公到西階席上，脫鞋，跪下，解下劍放在席上，上殿，對着御座前，向北跪下祝賀，說：“某官臣某說：元旦年初，大福新來，一心祝福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與天同美。”冬至時說：“天正當長至之日，一心祝陛下如旭日東升。”然後下階到席，跪下，佩上劍，俯身，起立，穿鞋，回到原位。在位者都兩拜。侍中上前承接詔書，下到群官東北，向西，說：“有制書。”在位者都兩拜。宣讀詔書說：“經歷新年的吉祥，與公等同享。”冬至時說：“經歷長至之日長。”在位者都兩拜，舞蹈，三次呼喊萬歲，又兩拜。

起初，群官將朝見時，中書侍郎將各州鎮的賀表另放在一案上，在右延明門外等待，給事中帶着報祥瑞的案在左延明門外等待，侍郎、給事中到侍從之臣行列中。剛進宮時，戶部將各州上貢的禮物陳放在太極門之東的東、西廂，禮部將各蕃國貢物可拿的，由蕃客拿着就位，其餘的放在朝堂前。上公將入門時，中書侍郎、給事中下位，各引着所管的案進入，到東、西階下站立。上公將要登殿祝賀，中書令、黃門侍郎都下位，各自站立，取上奏的文依次上殿。上公祝賀後，中書令上前跪下進上各方上表，黃門侍郎又上前跪下進上祥瑞文表，都下殿，把所奏的文放在案上。侍郎與給事中引着案退到東、西階前，案拿出。

起初，侍中宣讀詔書後，朝集使及蕃客都兩拜。戶部尚書進到階間跪下啓奏說：“戶部尚書臣某說：各州的上貢物品請交付有關部門。”侍

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太府帥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閤。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冬至，不奏祥瑞，無諸方表。

其會，則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二舞入，立於縣南。尚舍設群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向；介公、鄺公在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上於其後；朝集使都督、刺史，蕃客三等以上，座如立位。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群官解劍席於縣之西北，橫街之南。尚食設壽尊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坩於尊南，加爵一。太官令設升殿者酒尊於東、西廂，近北；設在庭群官酒尊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坩、罍，俱障以帷。

吏部兵部戶部主客贊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又引非升殿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即御座。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諸客使以次入就位。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諸公、王等升。”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制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在位者皆再拜。應升殿者詣東、西階，至解劍席，脫舄，解劍，升。上公一人升階，少東，西

中上前受命，退下，說：“皇帝有令說可以。”禮部尚書接着進到階間，跪下啓奏說：“禮部尚書臣某說：各蕃國貢物請交付有關部門。”侍中上前受命，退下說：“皇帝有令說可以。”太府率領部屬接受各州及各蕃國貢物從歸仁、納義門出，拿禮物者跟隨。典儀說：“再拜。”通事舍人依次引導面向北位的人出宮。侍中上前，跪下啓奏說：“侍中臣某說禮儀結束。”皇帝下座，乘坐輿從東房進，侍從之臣跟隨到閤門。引導面向東向西位的人依次出宮，蕃客先出。冬至日不進奏祥瑞，沒有各方的上表。

其宴會，就由太樂令在殿上安排登歌，兩舞隊進入，站在懸樂樂器架之南。尚舍安置群官上殿者的座位：文官三品以上的在御座東南，向西；介公、鄺公在御座西南，向東；武官三品以上的在其後；朝集使中的都督、刺史，蕃客三等以上的，座位如同站立時的次序。設不上殿的座位各如站時的次序。又在樂器架的西北，橫街之南設群官解劍席。尚食在殿上東排盞頭設祝壽酒尊，向西；臺座放在酒尊南，上放一爵。太官令在東、西廂設上殿者酒尊，靠近北；在各自座位之南設在庭中群官酒尊。都有臺座，帟巾，都用帷帳遮蔽。

吏部兵部戶部主客助導群官、客使都出帷帳，通事舍人引導到朝堂前就位，又引導不上殿者出帷帳就位。侍中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皇帝改戴通天冠，穿絳紗袍，乘坐輿從西房出，就御座。典儀一人上東階就位，通事舍人引導公、王以下及各客使依次進入就位。侍中上前對着御座前，向北跪着啓奏說：“侍中臣某說：請迎請各公、王上殿。”侍中又說：“皇帝下令說可以。”侍中到東階上，向西說：“皇帝有令延請公、王等上殿。”典儀接着傳呼，階下贊禮者又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應上殿者到東、西階前，到解劍席，脫鞋，解下劍，上殿。上公一人上階，稍東，向西站在座位後。光祿卿進到階間，跪着上奏說：“臣某說：請賜群臣進祝壽

面立於座後。光祿卿進詣階間，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群臣上壽。”侍中稱：“制曰可。”光祿卿退，升詣酒尊所，西向立。上公詣酒尊所，北面。尚食酌酒一爵授上公，上公受爵，進前，北面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進置御前，上公退，北面跪稱：“某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某等不勝大慶，謹上千秋萬歲壽。”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立於席後。侍中前承制，退稱：“敬舉公等之觴。”在位者又再拜。殿中監取爵奉進，皇帝舉酒，在位者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帝舉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授尚食，尚食受爵於坫。

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上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俱就座。歌者琴瑟升坐，笙管立階間。尚食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坐者皆俯伏，起，立於席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酒進，皇帝舉酒。太官令又行群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搢笏受觴。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座。皇帝舉酒，尚食進受虛爵，復于坫。觴行三周，尚食進御食，食至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坐者皆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案，尚食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群官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皆就座。皇帝乃飯，上下俱飯。御食畢，仍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作。若賜酒，侍中承詔詣東階上，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

酒。”侍中說：“皇帝有令說可以。”光祿卿退下，上到放酒尊處，向西站立。上公到酒尊處，向北。尚食斟一爵酒授給上公，上公接過爵，上前，向北授給殿中監，殿中監接過爵，上前放到皇帝面前，上公退後，向北跪着說：“某官臣某等跪拜說：元旦年初，冬至時說：‘天正當長至日。’臣某等極為善慶，敬賀皇上千秋萬歲之壽。”兩拜，在位者都兩拜，站在席位後。侍中上前受命，退下說：“皇帝敬飲公等之酒。”在位者又兩拜。殿中監取爵進上，皇帝舉酒而飲，在位者都舞蹈，三次呼喊萬歲。皇帝飲完酒，殿中監上前接下空爵，授給尚食，尚食接過放在臺座上。

起初，殿中監接下空爵時，殿上典儀高聲說：“再拜。”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上公到座位後站立，殿上典儀高聲說：“就座。”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都坐下。進歌者琴瑟樂工上座席，笙管樂工站在階間。尚食進酒到階，殿上典儀高聲說：“酒來了，起立。”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在座的人都俯身，起立，站在席後。殿中監到階察看酒，尚食捧酒進上，皇帝舉酒飲下，太官令又給群官行酒，酒都斟好，殿上典儀高聲說：“再拜。”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插上笏板接過酒觴。殿上典儀高聲說：“就座。”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都就座。皇帝飲酒，尚食上前接過空爵，放回到臺座上。行酒三遍後，尚食進上皇帝食物，食物到階前，殿上典儀高聲說：“食物來到，起立。”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在座的人都起立，站在座後，殿中監到階察看食案，尚食品嘗食物後，依次進獻到皇帝前。太官令又送上群官食案，安排食物之後，殿上典儀高聲說：“就座。”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都坐下。皇帝就吃飯，殿上殿下都吃飯。皇帝吃完後，又行酒，然後設多種佳肴，兩舞隊表演。如果要賜酒，侍中接旨到東階上，向西宣稱：“賜酒。”殿上典儀接着傳呼，階下贊禮者又

傳，階下贊者又承傳，坐者皆起，再拜，立，受觶，就席坐飲，立，授虛爵，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遍。

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上下皆起，降階，佩劍，納舄，復位。位於殿庭者，仍立於席後。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若有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群官東北，西面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宣制，又再拜，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興，御輿入自東房，東、西面位者以次出。

皇帝若服翼善冠、袴褶，則京官袴褶，朝集使公服。設九部樂，則去樂縣，無警蹕。太樂令帥九部伎立於左右延明門外，群官初唱萬歲，太樂令即引九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

臨軒冊皇太子。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前一日，尚舍設御幄于太極殿，有司設太子次于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版位於大橫街之南，展縣，設案，陳車輿，及文武群官、朝集、蕃客之次位，皆如加元服之日。

其日，前二刻，官官服其器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于庭。左庶子奏“請中嚴”。侍衛之官奉迎，僕進金路，內率一人執刀。贊善奏“發引”。令侍臣上馬，庶子承令。其餘略如皇帝出宮之禮。皇太子遠游冠、絳紗袍，三師導，三少從，鳴鑾而行。降路入次，亦如鑾駕。其日，列黃麾大仗，侍中請“中嚴”。有司與群官皆入就位。三師、三少導從，皇太子立於殿門外之東，西向。黃門侍郎以冊、寶綬案立於殿內道北，西面，中書侍郎立案後。侍中乃奏“外辦”。

接着傳呼，在座的人都起立，兩拜，站立，接過酒觶，就座坐下飲酒，站立，交空爵，又兩拜，入座。酒行十二遍。

宴會後，殿上典儀高聲說：“可以起身。”階下贊禮者接着傳呼，殿上殿下的人都起立，下階，佩上劍，穿鞋，回到原位，在殿庭中的，仍然站在座席後。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如有賞賜物品，侍中上前受命，下殿，到群官東北，向西宣稱：“有制書。”在位者都兩拜。侍中宣讀詔書，又兩拜，依次而出。侍中上前，跪奏說：“侍中臣某說：禮儀結束。”皇帝起身，乘坐輿從東房進，向東、向西之位的依次而出。

皇帝如戴翼善冠、穿褲褶，京官就穿褲褶，朝集使穿公服。設置九部樂，就除去懸樂，沒有侍衛警戒。太樂令率領九部樂工站在左右延明門外，群官第一次呼萬歲時，太樂令就引着九部樂工奏樂而進，各就各位，依次演奏。

在殿前冊封皇太子禮。有關部門占卜擇定吉日，告祭天地、宗廟。前一天，尚舍在太極殿設置皇帝御用帷帳。有關部門在東朝堂之北設置太子帷帳，向西。又在大橫街之南設置參加人員的位置標牌版位，布置懸樂樂器架，設案，陳列車輿，以及文武群官、朝集使、蕃客的帷帳、席位，都如加元服之日儀式。

這天，儀式開始前二刻，東宮中官穿戴佩帶規定的服飾，侍衛官們各自部署本部列隊在庭中。左庶子啓奏“請中庭戒備”。侍衛官去等候迎接，車夫進上金路車，內率一人拿刀，贊善啓奏“出發”。傳令侍從之臣上馬，庶子奉命。其餘大略如同皇帝出宮的儀式。皇太子戴遠游冠、穿絳紗袍，三師前導，三少跟從，敲鑾前行。下路車進入帷帳，也如皇帝之禮。這天，陳列黃麾大仗儀仗，侍中請“中庭戒備”。有關人員與群官都進入就位。三師前導，三少跟從，皇太子站在殿門外之東，面向西。黃門侍郎帶着冊書、綬印案站在殿內道路北，面向西。中書侍郎站在案後。侍中就奏“警衛宮禁”。皇帝穿戴袞冕，從

皇帝服袞冕，出自西房，即御座。皇太子入就位。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又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降，立於皇太子東北，面向西。中書侍郎一人引冊、一人引寶綬案立於其東，西面，以冊授之。中書令曰：“有制。”皇太子再拜，中書令跪讀冊，皇太子再拜受冊，左庶子受之。侍郎以璽綬授中書令，皇太子進受，以授左庶子。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在位者以次出。

皇帝御明堂讀時令。孟春，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告。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東門外道北，南向；守官設文、武侍臣次於其後之左、右；設群官次於璧水東之門外，文官在北，武官在南，俱西上。前一日，設御座於青陽左个，東向。三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堂上：文官座於御座東北，南向；武官座於御座之東，北向。俱重行西上。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東南，北向，有案。設文官解劍席於丑陛之左，武官於卯陛之右，皆內向。太樂令展官縣於青陽左个之庭，設舉麾位於堂上寅階之南，北向；其一位於樂縣東北，南向。典儀設三品以上及應升坐者位於縣東，文左武右，俱重行西向。非升坐者文官四品、五品位於縣北，六品以下於其東，絕位，俱南向；武官四品、五品於縣南，六品以下於其東，俱北向。皆重行西上。設典儀位於縣之西北，贊者二人在東，差退，俱南向。奉禮設門外位各於次前，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西上。

其日，陳小駕，皇帝服青紗袍，佩蒼玉，乘金路出宮，至于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

西房出，到御座就座。皇太子進入就位。典儀說：“再拜。”皇太子兩拜。又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拜。中書令下座，站在皇太子東北，面向西。中書侍郎一人引着拿冊書案者，一人引着拿印綬案者站在中書令東邊，向西，將冊書授給他。中書令說：“有制書。”皇太子兩拜。中書令跪下宣讀冊書，皇太子兩拜接受冊書，左庶子接下。侍郎將璽印綬帶授給中書令，皇太子上前接受，把它交給左庶子。皇太子兩拜，在位者都兩拜。侍中啓奏“禮儀結束”。皇帝從東房進去，在位者依次而出。

皇帝到明堂宣讀時令禮。初春之月，禮部尚書在讀令前三日上奏行宣讀月令禮，奉命宣告。前三日，尚舍在東門外道路之北安設帷宮，向南；守宮在帷宮後的左、右設文、武侍從之臣帷帳；在環水東之門外設群官帷帳，文官在北，武官在南，都以西爲首。前一日，在青陽左側房設御座，向東。三品以上官員及各部門長官座位在堂上：文官座位在御座東北，向南；武官座位在御座之東，向北。都雙行以西爲首。在御座東南設刑部郎中讀時令座位，向北，有案。在東北偏北階之左設文官解劍席，武官在東階之右，都向內。太樂令在青陽左側房的庭中布置官懸樂器架，在堂上東北偏東階之南設舉麾旗位，向北；其中一個位置在樂器架東北，向南。典儀在樂器架之東設三品以上者及應上座者之位，文左武右，都雙行向西。不上座者文官四品、五品位在樂器架北，六品官以下者在其東，無座位，都向南；武官四品、五品在樂器架南，六品官以下者在其東，都向北。都是雙行以西爲首。在樂器架西北設典儀位，贊禮者二人在東，依次退後，都向南。奉禮在門外各帷帳前設位，每等之位都相錯，雙行相對，以西爲首。

這天，陳列小駕儀仗，皇帝穿青紗袍，佩蒼色玉，乘金輅車出宮，到帷宮。文、武五品以上跟隨皇帝的官員都就門外位，太樂令、樂工、協

位，太樂令、工人、協律郎、典儀帥贊者皆先入，群官非升坐者次入，就位。刑部郎中以月令置於案，覆以帊，立於武官五品東南，郎中立於案後，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輿入自青龍門，升自寅階，即座。符寶郎置寶於前。典儀升，立於左个東北，南向。公、王以下入就西面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左个東北，南向稱：“詔延公、王等升。”典儀傳，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西面位者各詣其階，解劍，脫舄，升，立於座後。刑部郎中引案進，立於卯階下。侍中跪奏“請讀月令”。又侍中稱：“制曰可。”刑部郎中再拜，解劍，俯，脫舄，取令，升自卯階，詣席南，北向跪，置令於案，立於席後。堂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并就座。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了。讀訖，堂上典儀唱：“可起。”王、公以下皆起。刑部郎中以令置於案，與群官佩劍，納舄，復于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西面位者出。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降座，御輿出之便次，南、北面位者以次出。

自仲春以後，每月各居其位，皆冠通天，服、玉之色如其時。若四時之孟月及季夏土王，讀五時令於明堂亦如之。

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尚食具牢饌。前三日，

律郎、典儀率領贊禮者都先進入，群官不上座者接着進入，就位。刑部郎中將月令放在案上，用巾帕覆蓋，站在五品武官東南，郎中站在案後，面向北。侍中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皇帝乘坐輿從青龍門進入，從東北偏東階上堂，就座。符寶郎把印寶放在面前。典儀上堂，站在左側房東北，向南。公、王以下進入就向西之位。典儀說：“再拜。”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侍中上前，跪着上奏說：“侍中臣某說：請延請公、王上堂。”侍中又宣稱：“皇帝有令說可以。”侍中到左側房東北，向南宣稱：“下詔延請公、王等上堂。”典儀傳呼，贊禮者接着傳呼，在位者都兩拜。在向西位者各到其階，解下劍，脫鞋，上堂，站在座位後。刑部郎中引導拿案者進入，站在東階下。侍中跪下啓奏：“請讀月令。”侍中又宣稱：“皇帝下令說可以。”刑部郎中兩拜，解下劍，俯身，脫鞋，取月令，從東階上堂，到席南，向北跪下，把月令放在案上，站在席後。堂上典儀高聲叫：“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都就座。刑部郎中宣讀月令，每句一停，使聲音都能清楚。讀罷，堂上典儀高聲叫：“可以起立。”王、公以下都起立。刑部郎中將月令放在案上，與群官佩上劍，穿鞋，回到原位。典儀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拜。向西位者出。侍中跪下啓奏：“侍中臣某說：禮儀結束。”皇帝下座，乘坐輿到臨時休息的帷帳，向南、向北位者依次而出。

從春中之月以後，每月各在所屬方位，都戴通天冠，衣服、佩玉之色按其時令。如四季的初月及夏末之月土王日，在明堂讀五時之令也是如此。

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之禮。有關部門先奏上三師、三公退休者，以其中一位德行好年紀大的人作爲三老，其次一人作爲五更，五品官以上退休者作爲國老，六品官以下退休者作爲庶老。尚食準備牲牢饌食。前三日，尚舍在學堂之

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群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群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北上。前一日，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階，不屬焉。皆莞筵藻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太樂令展官縣於庭，設登歌於堂上，如元會。典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位於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坩以置爵。

其日，鑾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二舞入，群官、客使以次入。初，鑾駕出官，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庶老則有司預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群老等俱赴集，群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群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

後安設帷宮，隨地形而設。在南門外之西設三老、五更帷帳，衆老又在其後，都向東。文官帷帳在門外之東，武官在衆老之西，雙行，東西相對，都以北爲首。前一日，在堂上東序房設置御座，向西，蒲草席上加水草席。三老座在西楹柱之東，靠近北，向南；五更座在西階上，向東；國老三人的座位在三老之西階，不相連接。都是蒲草席上加水草席。衆國老的座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向東以北爲首，都是蒲席包黑布邊，上加蒲草席。太樂令在庭中布置官懸樂器架，在堂上安排進歌位，如同元旦朝會之禮。典儀在樂器架之東、西設文、武官五品以上者位，六品官以下在其南，都雙行，向西以北爲首；蕃客位在其南；各州使人位在九品官之後；學生之位分別在文、武官之後。在門外設位如同門內。又在東楹柱之西放置酒尊，向北，左邊放玄酒，右邊臺座放爵。

這天，皇帝將到時，預先設位的官員到門外就位，學生都穿青襟衣服，進入就位。皇帝到太學門前，回轉車頭向南，侍中跪着啓奏“請下車”。皇帝下車，進入帷宮。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都到門外就位，太樂令、樂工、兩舞隊進入，群官、客使依次進入。起初，皇帝鑾駕出官時，計算時刻，派使者到三老、五更宅第迎接他們。三老、五更都戴進賢冠，乘坐安車，前後有人導引跟從。國老、庶老則是有關部門預先告知他們。皇帝到太學後，三老、五更及衆老等都到達集中，衆老各穿規定衣服。太常少卿扶助三老、五更出帷帳，引導他們站到學堂南門外之西，向東以北爲首；奉禮郎扶助衆老出帷帳，站在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導太常卿上堂，站在學堂北門之內，對門向北。侍中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皇帝出門，殿中監進上大珪，皇帝手持大珪，下堂，在門內之東迎接三老，向西站立。侍從之臣站在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在左。三老、五更都拄杖，各有二人在左右攙扶，太常少卿引導，敦史拿着筆跟從。三老、五更到門西，向東以北爲首，奉禮郎引導衆老跟隨

導，敦史執筆以從。三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群老隨入，立於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答肅拜，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醕。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群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身孝悌旌表門閭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爲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主人戒賓，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於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拜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

進入，站在其後。太常卿上前啓奏“請再拜”。皇帝兩拜，三老、五更放下拐杖，提起衣裳答拜。皇帝拱手讓進，三老在前，五更跟着，拄着杖，有人攙扶到階前。皇帝拱手讓上，都到座位後站立。皇帝向西兩拜三老，三老向南答拜，皇帝又向西向五更行肅拜禮，五更用肅拜禮答拜，都坐下。三公授給几案，九卿擺正其鞋。殿中監、尚食奉御進上美味佳肴以及黍、稷等，皇帝察看，然後擺在三老面前。皇帝到三老座位前，拿醬送食，然後到放酒尊處取爵，侍中協助斟酒，皇帝上前，拿着爵獻酒。尚食奉御依次在五更前進上美味酒食，國老、庶老等都坐下，又在其前擺放酒食，都吃。皇帝就座。三老就論說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有準則意義的言論宣揚於上，有教育意義的聲音傳播於下。皇帝就虛心躬敬請求教育，敦史拿筆記錄善言善行。禮儀結束，三老以下下席，太常卿引着皇帝跟着下階，退立在階前。三老、五更走出，皇帝上堂，站在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上前啓奏“禮儀結束”。皇帝下堂回到帷宮。三老、五更登上安車，前導後從而回去，群官及學生等依次出門。次日，三老到宮門上表致謝。

各州貢舉的明經、秀才、進士其品行孝敬友愛者在門巷設標記表彰，舉行鄉飲酒之禮，都是刺史作主人。首先召集鄉里退休有德者商議，選賢者作主賓客，其次作副賓，又其次爲一般賓客，與他們行禮，而由主賓客代表。主人前去告請主賓客，站在大門外之西，面向東；主賓客站在東階下，面向西。傳達命令者站在主賓客之左，面向北，接受命令出來，站在門外之東，面向西，說：“大膽請指示。”主人說：“某日舉行鄉飲酒之禮，邀請我的先生光臨。”傳令者進入報告，主賓出來，站在門東，向西謙虛而拜，主人答拜。主人說：“先生學問好品行優，此地有幸作爲供食地，某日行禮，請先生光臨。”主賓說：“某實在淺陋，恐怕有辱好意，大膽推辭。”

曰：“某謀於父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其戒介亦如之，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貳之。”

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南向；皆不屬。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東面北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少北，玄酒在西，加勺罍。置筐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賓、介及衆賓至，位於大門外之右，東面北上。主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

主人將進揖，當階揖，賓皆報揖。及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尊者徹罍。主人適筐，跪取爵，興，適尊實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醢於賓席前。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賓跪，左執爵，右取脯，濡於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適尊實之，進主

主人說：“某與父老鄉賢商議，沒有比先生更賢能的，大膽堅持請求。”主賓說：“夫子申明命令，某不敢不恭敬待命。”主人兩拜，主賓答拜，主人退下，主賓拜送。其告請副賓也是如此，告請之辭說：“某日舉行鄉飲酒之禮，請先生爲副賓。”

這天黎明，在楹柱間設主賓席位，靠近北，向南；主人席位在東階上，向西；副賓席位在西階上，向東；一般賓客有三席位在主賓之西，向南；都不相連接。又在堂下西階西南設置其他一般賓客席位，向東以北爲首。在主賓席東放置兩壺，稍北，玄酒在西，加上酒勺罍巾。筐放在壺南，向東放，裝着酒爵酒觶。在東階東設贊禮者位，向西以北爲首。主賓、副賓及一般賓客來到，站在大門外之右，面向東以北爲首。主人在門外之左迎賓，向西拜主賓客，主賓客答拜；又向西南拜副賓，介賓答拜；又向西南對一般賓客行拱手禮，一般賓客用拱手禮相答。主人又向主賓拱手，主賓回禮。主人先進門靠右，面向西。主賓進門靠左，面向東。副賓及一般賓客依次進入，站在主賓西南，面向東以北爲首。一般賓客不是階上之賓的都面向北以東爲首。

主人將進門時拱手，對着階拱手，賓客都以拱手相答。到階前，主人說：“請先生上。”主賓說：“某大膽推辭。”主人說：“一定請先生上。”主賓說：“某大膽堅決推辭。”主人說：“終究要請先生上。”主賓說：“某大膽終究還要推辭。”主人從東階上，主賓從西階上，對着門楣，向北站立。拿酒尊者揭下罍巾。主人到放筐處，跪着取爵，起立，到放酒尊處斟上酒，上前到主賓席前，面向西北獻給主賓。主賓在西階上向北拜。主人稍退後，主賓進到席位前，接過爵，退後，回到西階上，向北站立。主人退到東階上，向北拜，送爵。主賓稍退，贊禮者在主賓席前獻上脯肉、肉醬。主賓從西方上席，向南站立。贊禮者放置裝着剝開牲肉的俎，主賓跪下，左手拿爵，右手取脯肉，蘸上肉醬，祭放在籩、豆之間，然後祭酒，飲酒，起身，下到席東，到西階上，向北跪下，飲完酒，拿爵起身，到酒尊處斟酒，進

人席前，東面酢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退阼階上，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北面拜，送爵。贊者薦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祭脯，濡於醢，祭於簋、豆之間，遂祭酒，啐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筐，跪取觶實之以酬，復阼階上，北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酒祭，遂飲，卒觶，執觶興，適尊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既拜，主人跪奠觶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觶，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揖，降立阼階下，西面。賓降立於階西，東面。

主人進延介，揖之，介報揖。至階，一讓升，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尊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於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介跪，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尊實之，酢於西階上，立於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興，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於賓南。

主人於阼階前西南揖衆賓，遂

到主人席前，向東回敬主人。主人在東階上向北拜，主賓稍退。主人上前接過爵，退到東階上，向北站立，主賓退後，回到西階上，向北拜，送爵。贊禮者在主人席前獻上脯肉、肉醬，主人經席東從北方上席，贊禮者設放置剝開牲肉的俎，主人跪下，左手拿爵，右手取脯肉，蘸上肉醬，祭放在簋、豆之間，然後祭酒，飲酒，起身，從南方下席，回到東階上，向北跪下，飲完酒，拿爵起立，跪下把爵放在東排盡頭處，起立，到放筐處，跪下取觶斟酒以酬答，回到東階上，向北跪下，放下酒觶，然後下拜，拿觶起身。主賓在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着祭酒，於是飲酒，飲乾觶，拿觶起立，到酒尊處斟酒，進到主賓席前，向北。主賓下拜，主人稍退。主賓拜後，主人跪下把觶放在薦席西，起身，回到東階上位。主賓就進到席前，向北跪下，取觶，起身，回到西階上位。主人向北拜送。主賓進到席前，向北跪下，把觶放在薦席東，起身，回到西階上位。主人向北拱手，下堂站在東階下，面向西。主賓下堂站在階西，西向東。

主人上前拱手邀請副賓，副賓用拱手相答。到階前，揖讓一次就上。主人從東階上，副賓從西階上，對着門楣，向北站立。主人到東排盡頭處，跪下取爵，起身，到酒尊處斟酒，進到副賓席前，面向西南獻給副賓。副賓在西階上向北下拜，主人稍退，副賓上前，向北接過爵，退回原位。主人在副賓之右向北拜送酒爵，副賓稍退，主人站在西階之東。贊禮者到介賓席前獻上脯肉、肉醬。介賓從北方進，上席，贊禮者設置裝有剝開牲肉的俎，副賓跪下，左手拿爵，右手祭放脯肉、肉醬，然後祭酒，拿爵起身，從南方下席，向北跪下，飲乾爵，拿爵起立，副賓把爵授給主人，主人到酒尊處斟酒，在西階上回敬，站在副賓之右，向北跪下，放下爵，就下拜，拿爵起身。副賓答拜。主人跪下祭酒，就飲，飲乾爵，拿爵起立，上前，跪下把爵放在西楹柱南，回到東階上，拱手下堂。副賓下堂，站在主賓南。

主人在東階前面向西南對一般賓客拱手相

升，適西楹南，跪取爵，興，適尊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薦脯、醢於其席前，衆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執爵，興，退於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位。主人又適尊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次者，如獻衆賓之長。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尊實酒，進於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贊者遍薦脯、醢於其位。主人受爵，尊於筐。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衆賓序升，即席。

設工人席於堂廉西階之東，北面東上。工四人，先二瑟，後二歌。工持瑟升自階，就位坐。工鼓《鹿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

司正升自西階，司正謂主人贊禮者，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墮，立司正以監之。跪取觶於筐，興，適尊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左還，北面跪，奠觶，拱手少跪，取觶，遂飲，卒觶，奠，再拜。賓降席，跪取觶於筐，適尊實之，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於賓東，賓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阼階上東南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於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之西，北面。主人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階上，西面立，介拜，主

讓，就上堂，到西楹柱南，跪下取爵，起立，到酒尊處斟酒，進到西階上，向南獻給一般賓客爲長者，上到西階上，向北下拜，接爵。主人在賓客爲長者之右，向北拜送。贊禮者到席前獻上脯肉、肉醬，賓客爲長者上席，跪下，左手拿爵，右手祭放脯肉、肉醬，祭酒，拿爵，起立，退到西階上，站着飲完，把爵給主人，下階，回到原位。主人又到酒尊處斟酒，進到西階上，向南獻給衆賓客中的次長者，如同獻給衆賓爲長者。接着又一人上階，飲酒，也相同。主人到酒尊處斟酒，進到西階上，向南獻給堂下一般賓客。每一人上階，接爵，跪祭，站着飲酒，贊禮者都在其位遍獻脯肉、肉醬。主人用筐裝接下的酒爵、酒尊。主人與主賓一揖一讓上階，主賓、副賓、一般賓客依次上階，各就席位。

在殿堂側旁西階之東設置樂工席位，向北，以東爲首。樂工四人，前面是兩瑟工，後面是兩歌者。樂工拿着瑟上階，就位坐下，樂工奏《鹿鳴曲》，唱完後，拿笙者進入，站在堂下，向北，演奏《南陔曲》。就中間歌唱，唱《南有嘉魚》，笙奏《崇丘曲》；然後以《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合樂。

司正從西階上，司正指主人的贊禮者，是糾正禮樂的。行禮後，將要留下賓客，因有疏忽禮節者，設司正監察。跪下從筐中取出觶，起立，到酒尊處斟酒，從西階下，到階間，向左轉，向北跪下，放下觶，拱手稍跪，取觶，然後飲酒，飲乾觶，放下，兩拜。主賓下席，跪下從筐中取觶，到酒尊處斟酒，到東階上，向北酬答主人。主人下席，上前站在主賓東，主賓跪下放觶，然後下拜，拿觶起立，主人答拜，主賓站着飲酒，飲乾觶，到酒尊處斟酒，在東階上向南授給主人，主人兩拜，主賓稍退後，主人接過觶，主賓在主人之西，向北拜送，主賓拱手，回到席上。主人進到西階上，向北酬答副賓，副賓下席，從南方上前，站在主人西，面向北。主人跪下放觶，然後下拜，拿觶起立，副賓答拜。主人站着飲酒，飲乾觶，到酒尊處斟酒，進到西階上，向西站立，副賓下拜，主人稍退後，副賓接過觶，主人在副

人少退，介受觶，主人於介東，北面拜送，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近西，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進，北面立於介右。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介跪奠觶，遂拜，執觶興，某子答拜。介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興，受酬者答拜。某子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衆賓受酬亦如之。卒受酬者以觶跪奠於筐，興，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請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回，北面告於賓曰：“請賓坐。”賓曰：“唯命。”賓、主各就席坐。若賓、主公服者，則降脫履，主人先左，賓先右。司正降，復位。乃羞肉載、醢，賓、主燕飲，行無算爵，無算樂，主人之贊者皆興焉。已燕，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賓、主燕飲，則司正北面請賓坐，賓、主各就席立。司正適筐，跪取觶，興，實之，進立于楹間，北面，乃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

賓東，向北拜送，主人拱手，回到席上。司正從西階上，靠近西邊，向北站立，察看衆人勸酒說：“某先生接受酬酒。”受酬酒者下席，從西方上前，面向北站在副賓右邊，司正退下，站在列席盡頭，面向東，避開受酬酒者。副賓跪下放觶，然後下拜，拿觶起立，某先生答拜。副賓站着飲乾觶。到酒尊處斟酒，上前到西階上，面向西南授給某先生，某先生接過觶，副賓站在某先生左邊，面向北，拱手，回到席上。司正說：“某先生接受酬酒。”受酬酒者下席，從西方站在某先生之左，面向北，某先生跪下放觶，然後下拜，拿觶起立，受酬酒者答拜。某先生站着飲乾觶。到酒尊處斟酒，上前到西階上，向西南授給，受酬酒者接過觶，某先生站在受酬酒者之右，拱手，回到席上。下一人及堂下衆賓客受酬酒也是如此。最後一位受酬酒者跪下把觶放入筐中，起立，回到階下位。司正到東階上，面向東向主人請示，主人說：“請賓客坐下。”司正返回，面向北向主賓說：“請賓客坐下。”主賓說：“遵命。”主賓、主人各就席位坐下。如果主賓、主人是穿公服，就下席脫鞋，主人先脫左脚，主賓先脫右脚。司正下，回到原位。於是擺上美味、大肉、肉醬，賓客、主人飲酒宴會，飲酒不算爵數，奏樂沒有規定，主人的贊禮者都站着。宴會後，賓客、主人都起立，主賓以下從西階下，主人從東階下，主賓以下出去站在門外之西，面向東以北爲首，主人送到門外之東，面向西兩拜，主賓、副賓徘徊退下。

冬末之月排定年齡順序，就由縣令作主人，鄉里的老人六十歲以上德高望重者一人作主賓，其次一人作副賓，又其次的作三賓，又其次的爲一般賓客。六十歲的用三個豆，七十歲的四豆，八十歲的五豆，九十歲的與主人都用六豆。賓客與主人飲酒宴會，司正就面向北請主賓坐下，主賓、主人各就席位站立。司正到放筐處，跪下取觶，起立，斟酒，上前到楹柱間站立，面向北，然後舉起觶以忠孝爲根本告誡衆人。主賓、主人以下者都兩拜。司正跪下放觶，兩拜，跪着取觶

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興，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筐，跪奠觶，興，降復位，乃行無算爵。其大抵皆如鄉飲酒禮。

飲酒，飲乾觶，起立，主賓、主人以下者都坐下。司正到放筐處，跪下放觶，起立，下去回到原位。然後飲酒不算數目。禮儀大體都同於鄉飲酒禮。

唐書卷二十

志 第 十

禮樂(十)

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吊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則頗詳焉。

凡四方之水、旱、蝗，天子遣使者持節至其州，位于庭，使者南面，持節在其東南，長官北面，寮佐、正長、老人在其後，再拜，以授制書。

其問疾亦如之，其主人迎使者於門外，使者東面，主人西面，再拜而入。其問婦人之疾，則受勞問者北面。

若舉哀之日，爲位於別殿，文武三品以上入哭于庭，四品以下哭于門外。有司版奏“中嚴”、“外辦”。皇帝已變服而哭，然後百官内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音，哭止而奉慰。其除服如之。皇帝服：一品錫衰，三品以上總衰，四品以下疑衰。服期者，三朝晡止；大功，朝晡止；小功以下，一哀止。晡，百官不集。若爲蕃國君長之喪，則設次于城外，向其國而

五叫凶禮。《周禮》中的五禮，第二種叫凶禮。唐初，更改次序爲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認爲凶事不是臣子所應說的，就除去《國卹》一篇，從此天子的凶禮空缺。到朝廷有大凶事時，就都臨時選取比照行事，事後，就隱秘而不張揚，所以後代無從考察。到開元時訂禮，祇記有天子救濟水旱災害、派使者慰問病人、吊喪、行哀禮、除去喪服、皇帝吊喪、冊命追贈之類。至於五種喪服制度和諸臣的喪葬、衰麻、哭泣，就很詳盡了。

凡是各地的水、旱、蝗災，天子派使者持符節到該州，設位在庭中，使者朝南，持符節的在其東南，州長官面向北，輔官幕僚、里正長、老人在其後，兩拜，授予制書。

慰問病人的禮儀也是這樣，主人在門外迎接使者，使者面向東，主人面向西，兩拜而進。對慰問婦女的疾病，受慰問者就面向北。

如是行哀禮之日，在別殿設位，三品以上文武官員進庭中哭，四品官以下在門外哭。有關官員舉笏版上奏“中庭戒備”、“警衛宮禁”。皇帝改穿喪服後而哭，然後百官内外在位的都哭，哭十五聲，哭停而勸慰。脫去喪服時也是如此。爲皇帝服喪：一品官穿錫衰喪服，三品官以上總衰，四品官以下是疑衰。應穿一年喪服的，穿三天到晡時爲止；應穿大功喪服的，穿一天到晡時爲止；小功服以下的，一哀就停止。晡時，百官不集中。如是蕃國君長的喪事，就在城外設帷

哭，五舉音止。

若臨喪，則設大次於其門西，設素柩榻於堂上。皇帝小駕、鹵簿，乘四望車，警蹕，鼓吹備而不作。皇帝至大次，易素服，從官皆易服，侍臣則不。皇帝出次，喪主人免經、釋杖、哭門外，望見乘輿，止哭而再拜，先入門右，西向。皇帝至堂，升自阼階，即哭位。巫、祝各一人先升，巫執桃立于東南，祝執茆立于西南，戈者四人先後隨升。喪主人入庭再拜，敕引乃升，立戶內之東，西向。皇帝出，喪主人門外拜送。皇帝變服于次，乃還廬。文、武常服。皇帝升車，鼓吹不作而入。

其以敕使冊贈，則受冊于朝堂，載以轎車，備鹵簿，至第。妃主以內侍爲使，贈者以蠟印畫綬。冊贈必因其啓葬，既葬則受於靈寢，既除則受於廟。主人公服而不哭，或單衣而介幘。受必有祭，未廟，受之寢。

五服之制。斬衰三年。正服：子爲父，女子子在室與已嫁而反室爲父。加服：嫡孫爲後者爲祖，父爲長子。義服：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妻爲夫，妾爲君，國官爲君。王公以下三月而葬，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禫祭。齊衰三年。正服：子，父在爲母。加服：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母爲長子。義服：爲繼母、慈母，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

齊衰杖周。降服：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報服亦如之。正服：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義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夫爲妻。齊衰不杖周。正服：爲祖父母，爲伯叔父，爲兄弟，爲衆子，爲兄弟之子及

帳，面對其國而哭，哭五聲而止。

如是皇帝吊唁喪事，就在喪者門西安設帷宮，在堂上設置白褥墊榻。皇帝用小駕、鹵簿儀仗，坐四望車，戒嚴清道，鼓吹樂隊備而不奏。皇帝到帷宮，改穿素服，隨從之官都改服裝，近侍之臣則不改服裝。皇帝出帷宮，喪主人解下孝麻，放下喪杖，在門外哭，望見乘輿，停止哭而兩拜，先進門右，面向西。皇帝到堂，從東階上堂，到哭位上。巫、祝各一人先上堂，巫拿桃枝站在東南，祝拿筓帚站在西南，四人拿戈先後跟着上堂。喪主人入庭兩拜，皇帝下敕令引導纔上堂，站在門內之東，面向西。皇帝出門，喪主人在門外拜送。皇帝在帷宮換衣，主人回屋。文、武官穿常服，皇帝上車，鼓吹樂不奏而入宮。

至於用敕令派使者冊命追贈，就在朝堂接受冊書，用牛車載送，配備鹵簿儀仗，到其府第。如是王妃公主就用內侍作使者，追贈者用蠟印畫綬帶。冊命追贈一定要在啓葬時，如下葬後就在靈堂接受冊贈，除去喪服後就在宗廟接受冊贈。主人穿公服而不哭，或穿單衣而戴介幘。接受冊贈一定要祭禮，沒有廟的，就在正室中接受。

五種喪服制度。斬衰服三年。正服：兒子爲父親，女子沒有出嫁的和已嫁出而回本家的爲父親。加服：嫡孫作繼承人的爲祖父，父親爲長子。義服：作別人繼承人的爲後父，妻子爲丈夫，妾爲夫君，國官爲君主。王公以下三月後下葬，葬後行拜祭禮，三次拜祭停止哭。過十二月行小祥祭禮，二十五日行大祥祭禮，二十七日行除喪服禮。齊衰服三年。正服：兒子，父親在爲母親。加服：是祖父的繼承人，祖父已死就爲祖母，母親爲長子。義服：爲繼母、庶母或保母，繼母爲長子，妾爲夫君的長子。

齊衰用杖一年。降低一等的喪服：父死母嫁以及離棄妻子的兒子爲母親，回報原丈夫，喪服也是如此。正服：爲祖父的繼承人，祖父在爲祖母。義服：父親死，繼母改嫁，隨母，爲回報生父服喪；丈夫爲妻子。齊衰不用杖一年。正服：爲祖父祖母，爲伯父叔父，爲兄弟，爲衆子，爲

女子子在室與適人者，爲嫡孫，爲姑、姊妹與無夫子，報，女子子與適人爲祖父母，妾爲其子。加服：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降服：妾爲其父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義服：爲伯叔母，爲繼父同居者，妾爲嫡妻，妾爲君之庶子，婦爲舅、姑，爲夫之兄弟之子，舅、姑爲嫡婦。

齊衰五月。正服：爲曾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齊衰三月。正服：爲高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義服：爲繼父不同居者。

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

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爲叔父之長殤、中殤，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爲兄弟之長殤、中殤，爲嫡孫之長殤、中殤，爲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義服：爲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成人九月正服：爲從兄弟，爲庶孫。降服：爲女子子適人者，爲姑、姊妹適人者報；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女適人者報；爲人後者爲其兄弟與姑、姊妹在室者報。義服：爲夫之祖父母與伯叔父母報，爲夫之兄弟女適人者報；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爲衆子之婦。

小功五月殤。正服：爲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叔父之下殤，爲姑、姊妹之下殤，爲兄弟之下殤，爲嫡孫之下殤，爲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從兄弟姊妹之長殤，爲庶孫之長殤。降服：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長殤，出嫁姑爲侄之長殤，爲人後者爲

兄弟之子以及女兒在家未嫁和出嫁者，爲嫡孫，爲姑、姐妹和無夫的女兒，回報，女兒在家的和出嫁的爲祖父祖母，妾爲其子。加服：女兒出嫁的爲兄弟中是父親繼承人的。降低一等的喪服：妾爲其父母，是別人繼承人的爲親生父母，回報生身之恩，女兒已出嫁者爲其父母。義服：爲伯叔母，爲繼父共同生活的，妾爲正妻，妾爲夫君的妾所生兒子，媳婦爲公、婆，爲夫的兄弟之子，公、婆爲嫡子媳婦。

齊衰五個月的喪服。正服：爲曾祖父母，女兒在家未嫁及已出嫁的也是如此。齊衰三個月的喪服。正服：爲高祖父母，女兒在家未嫁及已出嫁者也是如此。義服：爲繼父沒有共同生活者。

至於父死母嫁，離棄妻子的兒子爲母親以及是祖父繼承人的，祖父在爲祖母，即使周年除去喪服，還要內心居喪三年。

大功喪服，年齡十九至十六歲死的長殤服九個月，十五至十二歲死的中殤七個月。正服：爲兒子、女兒之長殤、中殤，爲叔父的長殤、中殤，爲姑、姐妹的長殤、中殤，爲兄弟的長殤、中殤，爲嫡孫的長殤、中殤，爲兄弟的兒子、女兒的長殤、中殤。義服：爲丈夫兄弟的兒子、女兒的長殤、中殤。成人九個月正服：爲堂兄弟，爲非嫡孫。降低一等的喪服：爲女兒出嫁者，爲姑、姐妹出嫁者回報；被離棄的生母爲出嫁的女兒，爲兄弟出嫁的女兒回報；成爲別人繼承人的爲親兄弟和姑、姐妹在家未嫁者回報。義服：爲丈夫的祖父母和伯父伯母叔父叔母回報，爲丈夫的兄弟、出嫁的女兒回報；丈夫成爲他人繼承人，其妻子爲丈夫親生父、母，爲衆子的妻子。

小功五個月夭死的喪服。正服：爲兒子、女兒十一至八歲夭亡的下殤，爲叔父的下殤，爲姑、姐妹的下殤，爲兄弟的下殤，爲嫡孫的下殤，爲兄弟的兒子、女兒的下殤，爲堂兄弟姐妹的長殤，爲非嫡孫的長殤。降低一等的喪服：成爲他人繼承人的爲親兄弟的長殤，出嫁姑爲侄子的長殤，成爲他人繼承人的爲親姑、親姐妹的長

其姑、姊妹之長殤。義服：爲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成人正服：爲從祖祖父報，爲從祖父報，爲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爲從祖兄弟報，爲從祖祖姑在室者報，爲外祖父母，爲舅及從母報。降服：爲從父姊妹適人者報，爲孫女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義服：爲從祖祖母報，爲從祖母報，爲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娣姁婦報，爲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報，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爲庶母慈己者，爲嫡孫之婦，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嫂叔報。

總麻三月殤。正服：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爲庶孫之中殤、下殤，爲從祖叔父之長殤，爲從祖兄弟之長殤，爲舅及從母之長殤，爲從父兄弟之子之長殤，爲兄弟之孫長殤，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降服：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爲侄之中殤、下殤，出嫁姑爲之報，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義服：爲人後者爲從父兄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成人正服：爲族兄弟，爲族曾祖父報，爲族祖父報，爲族父報，爲外孫，爲曾孫、玄孫，爲從母兄弟姊妹，爲姑之子，爲舅之子，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爲族祖姑在室者報，爲族姑在室者報。降服：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祖父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爲從祖姑適人者報，爲人後者爲外祖父母，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義服：爲族曾祖母報，爲族祖母報，爲族母報，爲庶孫之婦，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祖伯叔母，爲庶母，爲乳母，爲婿，爲妻之父母，爲夫之曾祖高祖

殤。義服：爲丈夫的兄弟的兒子、女兒的下殤，爲丈夫的叔父的長殤。成人正服：爲從祖祖父回報，爲從祖父回報，爲從祖姑、姊妹在家未嫁者回報，爲從祖兄弟回報，爲從祖祖姑在家未嫁者回報，爲外祖父母，爲舅及姨母回報。降低一等喪服，爲從父姐妹出嫁者回報，爲孫女出嫁者，成爲他人繼承人的爲親姑、姐妹出嫁者回報。義服：爲從祖祖母回報，爲從祖母回報，爲丈夫的姑、姊妹在家未嫁及出嫁者回報。妯娌回報，爲同母異父兄弟姐妹回報，爲嫡母的父母兄弟從母，爲非生母而養育自己者，爲嫡孫的妻子，母親被離棄爲繼母的父母兄弟從母，嫂叔回報。

總麻三個月天死的喪服。正服：爲從父兄弟姐妹的中殤、下殤，爲非嫡孫的中殤、下殤，爲從祖叔父的長殤，爲從祖兄弟的長殤，爲舅及從母的長殤，爲從父兄弟之子的長殤，爲兄弟之孫的長殤，爲從祖姑、姊妹的長殤。降低一等的喪服：成爲他人繼承人的爲親兄弟的中殤、下殤，爲侄子的中殤、下殤，出嫁姑爲其回報，成爲他人繼承人的爲親姑、親姐妹的中殤、下殤。義服：成爲他人繼承人的爲從父兄弟的長殤，爲丈夫叔父的中殤、下殤，爲丈夫之姑、姊妹的長殤。成人正服：爲同族兄弟，爲同族曾祖父回報，爲同族祖父回報，爲同族父輩回報，爲外孫，爲曾孫、玄孫，爲從母兄弟姊妹，爲姑的兒子，爲舅的兒子，爲同族曾祖姑在家未嫁者回報，爲同族祖姑在家未嫁者回報，爲同族姑在家未嫁者回報。降低一等的喪服：爲從祖姑、姐妹出嫁者回報，女兒出嫁者爲從祖父回報，非嫡子成爲父親繼承人的爲生母，爲從祖姑出嫁者回報，成爲他人繼承人的爲外祖父母，爲兄弟的孫女出嫁者回報。義服：爲同族曾祖母回報，爲同族祖母回報，爲同族母輩回報，爲非嫡孫之妻，女兒出嫁者爲從祖伯叔母，爲庶母，爲乳母，爲女婿，爲妻的父母，爲丈夫的曾祖高祖父母，爲丈夫的從祖祖父母回報，爲丈夫的從祖父母回報，爲丈夫的外祖父母回報，爲從祖兄弟的兒

父母，爲夫之從祖祖父母報，爲夫之從祖父母報，爲夫之外祖父母報，爲從祖兄弟之子，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爲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爲夫之舅及從母報。改葬：子爲父母，妻妾爲其夫，其冠服杖屨皆依《儀禮》。皇家所絕傍親無服者，皇弟、皇子爲之皆降一等。

初，太宗嘗以同爨總而嫂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爲母族，姨乃外戚他姓，舅固爲重，而服止一時，姨喪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適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以小功；舅服總，請與從母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總。顯慶中，長孫无忌以爲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總，今無服，且庶母之子，昆弟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總。上元元年，武后請“父在，服母三年”。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爲母期，而服三年，非也，請如舊章。”乃詔并議舅及嫂叔服，久而不能決。二十年，中書令蕭嵩等改修五禮，於是父在爲母齊衰三年。

諸臣之喪。有疾，齊於正寢，卧東首北墻下。疾困，去衣，加新衣，徹樂，清掃內外。四人坐而持手足，遺言則書之屬纊。氣絕，寢於地。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青縑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於床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在其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於床西，妾及女子

子，爲丈夫的從父兄弟的妻子，爲丈夫的從父姐妹在家未嫁及出嫁者，爲丈夫之舅及從母回報。改葬：兒子爲父母，妻妾爲其夫，其冠帽、服飾、杖、鞋等都依據《儀禮》。皇家已斷絕的旁親不穿喪服者，皇弟、皇子爲此都降一等。

起初，太宗曾因同住同吃服總麻喪而嫂叔之間却不服喪，舅和從母的親緣相等而喪服不同，下詔叫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討論：“舅是母族，姨是外戚他姓，舅本來重要，而喪服祇有三個月，姨的喪服却有五個月，這是古人沒有通達之處。因此穿曾祖父母齊衰三個月喪服的，增加到穿齊衰喪服五個月；嫡子妻穿大功喪服，增加到一年；衆子妻穿小功喪服，增加爲大功；嫂叔喪服互以服小功喪五個月回報；其弟妻及夫兄也用小功喪服；舅服總麻喪，請和從母增加到服小功喪。”但《律疏》中舅父回報外甥，喪服還是總麻。顯慶時，長孫无忌認爲甥爲舅喪服同於族母，就應將舅進上一等同從母回報。又古代庶母服總麻喪，現今沒有喪服，況且庶母之子，是兄弟，爲之用杖齊衰，這是血緣相同而吉凶相異，從此也改爲服總麻喪。上元元年，武后請施行“父在，爲母服喪三年”。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說：“按照《禮》，父在爲母服喪一年，却服喪三年，這不對，請依照舊典章。”於是下詔同時討論舅父以及嫂叔喪服，久議而不能決斷。二十年，中書令蕭嵩等修訂五禮，因此定父在爲母服齊衰喪三年。

群臣的喪禮。有病，居住在正室，頭向東睡在北墻下。病重昏迷，脫去衣服，換上新衣，撤去音樂，清掃內外。四個人坐下握住手足，有遺言就寫在彌留之時。斷氣後，移睡在地上。兒子穿白布衣，披髮光腳；婦人女兒穿青縑衣，除去首飾；服齊衰喪以下的人，男子戴白冠。主人坐在床東，不斷啼哭頓足。其他主人在其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都面向西以南爲首，哀哭。妻子坐在床西，妾及女兒在其後，不斷啼哭頓

在其後，哭踊無數。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皆東面南上，籍藁坐哭。內外之際，隔以行帷。祖父以下爲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爲帷西北壁，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外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北，南面東上。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及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凡喪，皆以服精粗爲序，國官位於門內之東，重行北面西上，俱衰巾帕頭，舒薦坐；參佐位於門內之西，重行北面東上，素服，皆舒席坐，哭。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復於正寢。復者三人，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雷，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長聲呼“某復”，三呼止，投衣於前，承以篋，升自阼階，入以覆尸。

乃設床於室戶內之西，去脚，簟、枕，施幄，去裙。遷尸於床，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楔齒以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內外哭泣之位如始死之儀。

乃奠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阼階，奠於尸東當臑。內喪，則贊者皆受於戶外而設之。

沐浴。掘坎於階間，近西，南順，廣尺，長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爲釜竈於西牆下，東向，以俟煮沐。新盆、瓶、六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絰，實於笄，櫛實於箱若簞，浴衣實於篋，皆具於西序下，南上。水泔稷米，取汁煮之，又汲爲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

足。兄弟女兒以下的又在其後，都面向東以南爲首，坐在禾秆墊上哭。內外之間，用行帷隔開。祖父以下在帷東北壁下，面向南以西爲首；祖母以下在帷西北壁，面向南以東爲首。外姓親屬男子在門外之東，面向北以西爲首；婦女在主婦西北，面向南以東爲首。各類主婦的喪事，則長輩男子及外姓親戚男子席位在前堂，和門外的左右，都向南。同宗親戚在門東，以西爲首；外姓親戚在門西，以東爲首。凡喪禮，都以喪服粗細爲次序。國家官員位於門內之東，雙行面向北以西爲首，都用衰巾包頭，展開坐墊坐下；參佐官員位於門內之西，雙行面向北以東爲首，穿素服，都展開坐席坐下，哭。服斬衰之喪，三日不進食，齊衰兩日不進食；大功三次不進食；小功、緦麻兩次不進食。

在正室招魂。招魂者三人，把死者的上等衣服搭在左肩上，從前東屋檐上房頂，對屋踩在屋脊上，向北以西爲首。左手拿衣領，右手拿衣腰，用左手招。每招一次，就長聲呼叫“某魂歸來”呼叫三次停止。把衣服丟在屋前，用箱裝起，從東階上，進去覆蓋在尸體上。

然後在室門內西設床，去掉床脚，鋪設竹席、枕，設置帳幄，脫去裙。把尸體移到床上，頭向南，用尸被覆蓋，除去死衣，用角杓插入牙齒，用燕几案放脚，几足在南。其內外哭泣之位置如同剛死的儀式。

然後用脯肉、肉醬奠祭，酒用吉祥器皿。從東階上，放在尸體之東對着肩部。主婦喪禮，就由贊禮者在門外接過祭物而陳設。

沐浴。在階級間挖坎，靠西，向南延長，寬一尺，長兩尺，深三尺，將土壤堆南方，在西牆下作土竈，向東，等着燒沐浴用的熱水。需用的新盆、瓶、炊具六鬲都洗乾淨，放在西階下。沐巾一條，浴巾二條，用細葛或粗布製成，裝在竹筐中，梳子裝在箱中或席上，浴衣裝在箱中，都放在西序房下準備用，以南爲首。用水淘洗稷米，取其汁煮，又汲水燒成熱水等待沐浴。用盆裝淘米及沐盤，從西階上，授給沐洗者，沐洗者

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於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戶西，北面東上。俱立哭。其尊行者，丈夫於主人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人以帳，乃沐櫛，束髮用組，拒用巾。浴則四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拒用浴衣。設床於尸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床，設枕，翦鬢斷爪如生，盛以小囊，大斂內於棺中。楔齒之柶、浴巾，皆埋於坎，寘之。衣以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

乃襲。襲衣三稱，西領南上，明衣裳，舄一；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白纁；面衣，玄方尺，纁裏，組繫；握手，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削約於內旁寸，著以綿組繫。庶襚繼陳，不用。將襲，具床席於西階西，內外皆出哭，如浴。襲者以床升，入設於尸東，布枕席，陳襲於席。祝去巾，加面衣，設充耳、握手，納舄若履。既襲，覆以大斂之衾，內外入哭。

乃哈。贊者奉盤水及筭，一品至于三品，飯用梁，哈用璧；四品至于五品，飯用稷，哈用碧；六品至于九品，飯用粱，哈用貝。升堂，哈者盥手於戶外，洗梁、璧實於筭，執以入，祝從入，北面，徹枕，去衾，受筭，奠於尸東。哈者坐於床東，西面，鑿巾，納飯、哈於尸口。既哈，主人復位。

乃爲明旌，以絳廣充幅，一品至于三品，長九尺，輶杠，銘曰“某官封之柩”，置於西階上；四品至于五品，長八尺；六品至于九品，長六尺。

拿淘米水及沐盤進入。主人都出門靠東，面向北以西爲首；主婦以下在門西，面向北以東爲首，都站立哭。其長輩，男子在主人之東，面向北以西爲首；婦女在主婦之西，面向北以東爲首，都坐着哭。婦女用帳帷，就梳洗沐浴，用絲帶束髮，用巾拭乾。洗浴時就四人抬被子，兩人洗浴，用巾擦洗，用浴衣擦乾。在尸體東設床，卧處下面鋪草席上面是竹席。洗浴者抬起尸身，換床，放枕，剪去鬢髮指甲如同生前。裝進小口袋，大殮時放在棺中，插在牙齒間的角杓、浴巾，都埋進坎中，蓋上。穿上貼身衣，用方巾蓋住臉面，還用裝進棺時的被蓋上，內外人進入就位，哭。

然後穿衣。穿的衣服有三套，衣領向西以南爲首。貼身單衫，木鞋一雙；帛巾一塊，一尺八寸見方；充耳玉，白絲絮；面衣罩，黑色一尺見方，淺紅裏，絲帶；手套，黑紅裏，長一尺二寸，寬五寸，靠內側縮小一寸，用綿絲帶繫住。然後衆人贈死者的衣物陸續陳上，都不用。將穿衣時，在西階西備好床席，內外人都出來哀哭，如沐浴時禮。穿衣者帶着床上，入內放在尸身東，鋪好枕席，在席上陳放衣服。巫師除去面巾，蓋面衣罩，塞上充耳玉，戴手套，穿上木鞋和鞋。穿好後，用大殮時的被子覆蓋，內外人進入哀哭。

然後行哈禮。贊禮者拿水盤及竹筐，一品到三品官，喂飯用梁，口含用玉璧；四品到五品官，喂飯用稷，口含用碧玉；六品到九品，喂飯用粱，口含用貝。上堂，行哈禮者在門外洗手，洗梁、玉璧裝在竹筐中，拿着入內，巫師跟着進入，面向北，撤去枕，除去蓋被，祝接過竹筐，放在尸身東。行哈禮者坐在床東，面向西，穿巾孔，喂進飯，在死者口中塞進玉貝。行哈禮後，主人回到原位。

然後製作寫有死者姓名官爵的旗幡，用滿幅寬的絳色帛，一品至三品官，長九尺，用輶做旗竿。寫上“某人官職封爵之柩”，放在西階上；四品至五品官，長八尺；六品至九品官，長六尺。

鑿木爲重，一品至于三品，長八尺，橫者半之，三分庭一在南；四品至于五品，長七尺；六品至于九品，長六尺。以沐之米爲粥，實於鬲，蓋以疏布，繫以竹密，縣於重木。覆用葦席，北面，屈兩端交後，西端在上，綴以竹密。祝取銘置於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

小斂衣一十九稱，朝服一，笏一，陳於東序，西領北上。

設奠於東堂下，甒二，實以醴、酒，觶二，角柶一，少牢，腊三，籩、豆、俎各八。設盆盥於饌東，布巾。贊者辟脯醢之，奠於尸床西南。

乃斂。具床席於堂西，設盆盥西階之西，如東方。斂者盥，與執服者以斂衣入，喪者東西皆少退，內外哭。已斂，覆以夷衾，設床於堂上兩楹間，衽下莞上簟，有枕。卒斂，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哭，退。

乃斂髮而奠。贊者盥手奉饌至階，升，設於尸東，醴、酒奠於饌南，西上，其俎，祝受巾巾之。奠者徹襲，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哭。有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疏爲之。夜則爲燎於庭，厥明滅燎。

乃大斂。衣三十稱，上服一稱，冕具簪、導、纓，內喪則有花釵，衾一，西領南上。

設奠如小斂，甒加勺，筐在東南，籩、豆、俎皆有冪，用功布。

棺入，內外皆止哭，升棺於殯所，乃哭。熬八筐，黍、稷、粱、稻各二，皆加魚、腊。燭俟於饌東，設盆盥於東階東南。祝盥訖，升自阼階，徹巾，執巾者以待於阼階下。祝盥、贊者徹小斂之饌，降自西階，設

製作暫代神主的木牌。一品至三品官，長八尺，寬四尺，立在庭南三分之一處；四品至五品官，長七尺；六品至九品官，長六尺。用沐浴時的米做粥，裝進鬲中，用疏布蓋口，用竹箴繫住，懸在木牌上。用葦席覆蓋，口向北，彎曲兩端交接於後，西端壓住東端，用竹箴拴住。巫師取來銘旌放在木牌上，在堂前楹柱下停放靈柩，用葦席圍住。

小殯之衣共十九套，朝服一套，一個笏板，放在東序房，衣領向西以北爲首。

在東堂下設奠祭物，二個甒，裝上醴和酒，二個觶，一個角勺，用少牢祭品，腊肉三塊，籩、豆、俎各八個。在饌食之東設盆盥，鋪巾。贊禮者分開脯肉醬，放在尸床西南。

然後裝殯。在堂西準備床席，在西階西設置盆盥，如同東邊的擺法。裝殯者洗手，和拿衣服者拿着殯衣進入。死者東西站的人都稍退後，內外人哭。裝殯後，蓋上死者之被，在堂上兩楹柱之間設床，卧席下面是草席上面是竹席，有枕。裝殯完畢，打開帷帳，主人以下向西扶着靈柩而哭，主婦以下向東扶着靈柩而哭。退下。

然後裝殯鬢髮而祭奠。贊禮者洗手拿饌食到階前，上堂，放在尸東，醴和酒放在饌食南，以西爲首。放饌食的俎，巫師接過巾蓋上它，祭奠者取下器蓋，祭奠，從西階下堂而出，放下帷帳，內外人都坐哭。有國家官員、幕僚輔官者，由官員代哭，沒有者，按親疏進行。夜晚就在庭燒柴火，天明時滅火。

然後裝進棺。衣服三十套，上等衣服一套，冠冕備有簪、導、纓帶等，妻喪則有花釵，被子一，衣領向西以南爲首。

陳設祭奠如同小殯時，甒上加勺，筐在東南，籩、豆、俎都有冪巾，用細布。

棺木進入，內外人都停止哭泣，將棺木抬上堂到停靈柩處，開始哭。熬八筐糧食的粥，黍、稷、粱、稻各二筐，都加魚、臘肉。燭放在饌食東待用，在東階東南放置盆盥。巫師洗手後，從東階上堂，取下巾，拿巾者在東階下等候。巫師洗手，贊禮者撤下小殯時的饌食，從西階下堂，

於序西南，當西霤，如設於堂上。乃適於東階下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斂，加冠若花釵，覆以衾。開帷，喪者東西憑哭如小斂，諸親憑哭。斂者四人舉床，男女從，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首足各一筐，傍各三筐，以木覆棺上，乃塗之，設帟於殯上，祝取銘置于殯。

乃奠。執巾、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於室之西南隅，東面。又几、巾已加，贊者以饌升，入室，西面，設於席前。祝加巾於俎，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位哭。

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間，東向，施床、几、案、屏、帳、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如平生。殷奠之日，不饋於下室。

廬在殯堂東廊下，近南，設苫由。齊衰於其南，爲堊室，俱北戶，翦蒲爲席，不緣；大功又於其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緦麻又於其南，設床，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

三日成服，內外皆哭，盡哀。乃降就次，服其服，無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升，立於殯，內外皆哭。諸子孫跪哭尊者之前，祖父撫之，女子子對立而哭，唯諸父不撫。尊者出，主人以下降立阼階。

朔望殷奠，饌於東堂下，瓦甒二，實醴及酒，角觶二，木杓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其日，不饋於下室。

葬有期，前一日之夕，除葦障，設賓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啓殯之日，主人及諸子皆去冠，以衰巾帕

放在序房西南，對着西屋檐，如同設在堂上。然後到東階下新設饌食之處，帷堂內外人都稍退，站着哀哭。侍奉者裝殮，戴上冠冕或是花釵，用被子覆蓋。打開帷幕，居喪者向東向西扶着靈柩哭如同小殮時，各親戚扶着靈柩哭。裝殮者四人抬起床，兒女跟從，侍奉尸體放進棺材，然後加蓋，用死者衣被覆蓋，內外之人都回到原位如同當初。陳放熬好的穀物，頭脚各放一筐，旁邊各三筐，用木蓋在棺上，然後用泥塗棺，在靈柩上設小帷幕，巫師取來銘旌放在靈柩處。

然後祭奠。拿巾、几、席者從東階上堂，進入室內設在室的西南角，向東。又在几、巾設好後，贊禮者拿饌食上堂，入室，向西，設在席前。巫師在俎上蓋巾，奠祭者從西階下堂而出。落下帷幕，內外人都就位哀哭。

棺木停好後，在下室西間設靈座，向東，放置床、几、案、屏風、帳、服飾，按時進上食物美味及洗浴熱水如同生前一樣。大祭奠之日，不在下室獻食。

廬屋在停柩堂東廊下，靠近南端，放草席土塊。服齊衰喪者在其南。作白土室，都是門向北開。剪蒲草作席，不加邊；服大功喪的又在其南，張設帷幕，以蒲草爲席；服小功喪、緦麻喪的又在其南，設床，以蒲草爲席。婦女住在西房。

三日親屬各穿着應持的喪服，內外人都哭，極盡哀傷。然後下堂進入守喪的住處，穿喪服，不穿喪服者仍穿素服。僮相引着主人以下的都拄杖上堂，站在靈柩處，內外人都哭，各子孫跪在尊長之前哭，祖父撫慰他們，女兒相對站立而哭，祇是各伯叔父不加撫慰。尊長者出，主人以下下堂到東階站立。

初一、十五日的大祭奠，在東堂下獻饌食，用二瓦甒，裝醴及酒，二角觶，一木杓，用少牢及臘肉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這天，下室不獻食。

入葬有日期，前一天晚上，除去葦障，在大門外之右設置接待賓客之所，向南。出殯之日，主人及各兒子都摘下冠帽，用衰巾包頭，就位哀

頭，就位哭。祝衰服執功布，升自東階，詣殯南，北向，內外止哭，三聲噫嘻，乃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內外哭。祝取銘置於重。掌事者升，徹殯塗，設席於柩東，升柩於席。又設席柩東，祝以功布升，拂柩，覆用夷衾，周設帷，開戶東向。主人以下升，哭於帷東，西向，俱南上。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外姻丈夫帷東上，婦人帷西。祝與進饌者各以奠升，設於柩東席上，祝酌醴奠之。

陳器用。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捶一鼓爲一嚴，陳布吉、凶儀仗，方相、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於柩車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黼鬻二、黻鬻二、畫鬻二，二品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黼鬻二、畫鬻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黼鬻二、畫鬻二，六品至于九品披二、鐸二、畫鬻二。

二刻頃，捶二鼓爲二嚴，掌饌者徹啓奠以出，內外俱立哭。執紼者皆入，掌事者徹帷，持鬻者升，以鬻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掌事者取重出，倚於門外之東。執旌者立於纛南，北面。捶三鼓爲三嚴，靈車進於內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西向跪告。腰輿降自西階，以詣靈車。腰輿退。

執鐸者振鐸，降就階間，南向。持鬻者障以鬻。執纛者却行而引，輒止則北面立；執旌者亦漸而南，輒止，北面。主人以下以次從。

輓在庭。輓至庭，主人及諸子以下立哭於輓東北，西向南上；祖父以下立哭於輓東北，南向西上；異姓之

哭。巫師穿麻衣拿細布，從東階上堂，到靈柩南，向北，內外停止哭泣，嘆息三聲，就說：“恭謹地在吉日出殯。”告訴後，內外哀哭，巫師取下銘旌放在木牌上。掌事者上堂，撤除棺木外的塗泥，在靈柩東設席，把靈柩抬放到席上。又在靈柩東設席，巫師拿細布上，拂拭靈柩，用死者衣被覆蓋，四周設帷幕，向東開門。主人以下上堂，在帷幕東哭，向西，都以南爲首。各祖父輩以下在帷幕東北壁下哭，各祖母輩以下在帷幕西北壁下哭，外姓姻親的男子在帷東上，婦女在帷西。巫師和進饌食者各把祭物進上，設在靈柩東席上，巫師斟醴酒祭奠。

陳設器物。出殯的前夜，出發前五刻，敲一鼓是第一次戒嚴，布置吉、凶儀仗，開路神像、墓志石、大棺車及隨葬器物以下，陳放在柩車之前。一品官用四根牽繩，六根挽披、左右各八鐸，二黑白花紋的飾扇、二黑青花紋的飾扇、二彩色的飾扇，二品三品兩根牽繩，四根挽披，左右各六鐸，二黑白花紋的飾扇、二彩色飾扇，四品五品官兩根牽繩，兩根挽披、左右各四鐸、二黑白花紋的飾扇、二彩色飾扇，六品到九品官兩根挽披，兩個鐸，兩件彩色飾扇。

約出發前二刻時，敲二鼓是第二次戒嚴，管饌食者撤下啓靈祭品而出，內外都站立哭。拿抬棺繩者都進入，掌事者撤去帷幕，拿飾扇者上堂，用飾扇遮蔽靈柩。拿繩者上堂，拿鐸者在西階兩旁站立，拿大旗者進入，對着西階南，向北站立。掌事者取木牌出，靠在門外之東。拿銘旌者站在大旗南，面向北。敲三鼓是第三次戒嚴，靈車進到內門外，向南，巫師帶着腰輿到靈座前，向西跪告。腰輿從西階下，到靈車處，腰輿退下。

拿鐸者搖鐸，下到階間，向南。拿飾扇者用飾扇遮蔽。持大旗者倒退着引導，柩車停下就向北立；拿銘旌者也漸漸向南，柩車停下，向北站立。主人以下依次跟從。

靈車停在庭中。靈車到庭，主人及各子以下站在柩車東北哀哭，面向西以南爲首；祖父以下站在靈車東北，面向南以西爲首；異姓的男子站

丈夫立哭於主人東南，西面北上。婦人以次從降，妻、妾、女子以下立哭於輜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立哭於輜西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於主婦西南，東面北上。內外之際，障以行帷。國官立哭於執紼者東，北面西上；僚佐立哭於執紼者西南，北面東上。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輜東，如大斂。祝酌奠，進饌，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旋車，式遵祖道，尚饗。”

輜出，升車，執披者執前後披，紼者引輜出，旌先，纛次，主人以下從哭於輜後。輜出，到輓車，執紼者解屬於輓車，設帷障於輜後，遂升柩。祝與執饌者設遣奠於柩東，如祖奠。

既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五，以繩束之，盛以盤，載於輿前。方相、大棺車、輜車，明器輿、下帳輿、米輿、酒脯醢輿、苞牲輿、食輿爲六輿，銘旌、纛、鐸、輓車以次行。

賓有贈者，既祖奠，賓立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筐奉玄纁立於西南，以馬陳於賓東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受命出，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贈。”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執筐者奠，取幣以授賓。牽馬者先入，陳於輜車南，北首西上。賓入，由馬西當輜車南，北面立，內外止哭。賓曰：“某謚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贈。”乃哭，內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賓進輜東，西面，奠幣於車上，西出，主人拜稽顙送之。

喪至于墓所，下柩。進輜車於柩車之後，張帷，下柩於輜。丈夫在西，憑以哭。卑者拜辭，主人以下婦

女依次跟着而下，妻、妾、女兒以下站在靈車西哀哭，面向東以南爲首；祖母以下站在靈車西北哀哭，面向南以東爲首；異姓婦女站在主婦西南哀哭，面向東以北爲首。內外之間，以行帷隔開。國家官員站在拿繩者東哀哭，面向北以西爲首；僚佐站在拿繩索者西南哀哭，面向北以東爲首。巫師率領拿饌食者在靈車東設奠以告亡靈，如同大殮時。巫師斟酒祭奠，進上饌食，向北跪着說：“長逝之禮，神時已到，謹奉轉車，遵行祭路，望能享用。”

靈車出，上車，拿挽車披者抓住前後披，牽繩索者拉着靈車出門，銘旌在先，接着是大旗，主人以下跟在靈車後哀哭。靈車出門，到喪車處，牽繩索者從靈車上解下拴在喪車上，在柩車後設帷幕遮蔽，然後將棺木抬上車。巫師和拿饌食者在柩車東設出發時的奠祭，如同祖奠。

祭奠後，掌事者用蒲葦包犧牲的五條腿，用繩捆住，用盤裝上，放到車前。開路神像、大棺車，靈車、隨葬品車、下帳車、米車、酒脯肉肉醬車、苞牲車、食車共爲六輿，銘旌、大旗、鐸、喪車依次而行。

賓客有贈物的，在祖奠後，賓客站在大門外西廂，面向東，跟從者用筐捧黑絲束帛站在西南，馬排列在賓客東南，馬頭向北，以西爲首。儻相進入，受命出來，向西說：“大膽請指示。”賓客說：“某大膽贈物來助葬。”儻相進去報告，出來說：“孤苦之某在等待。”拿筐者放下，取出幣帛交給賓客，牽馬者先進，陳列在靈車南，馬頭向北，以西爲首。賓客進，經馬西走到對着柩車南，向北站立，內外停哭。賓客說：“某謚封如某位，將回到陰間，大膽獻物助葬。”就哭，內外都哭。主人行跪拜賓客禮。賓客前行到靈車東，向西，把幣放在車上，向西出，主人行跪拜禮相送。

喪車到墓地，放下棺木。靈車進到棺木車之後，張開帷幕，把棺木放到靈車上。男子在西，扶着靈柩哭。位卑者拜辭，主人以下婦女都用行

人皆障以行帷，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

入墓。施行席於壙戶內之西，執紼者屬紼於輜，遂下柩於壙戶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

輜出，持罌入，倚罌於壙內兩廂，遂以帳張於柩東，南向。米、酒、脯於東北，食盤設於前，醢、醢設於盤南，苞牲置於四隅，明器設於右。

在壙。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奉以入，奠於靈座，主人拜稽顙。施銘旌、誌石於壙門之內，掩戶，設關鑰，遂復土三。主人以下稽顙哭，退，俱就靈所哭。掌儀者祭后土於墓左。

反哭。既下柩於壙，捶一鼓爲一嚴，掩戶；捶二鼓爲再嚴，內外就靈所；捶三鼓爲三嚴，徹酒、脯之奠，追靈車於帷外，陳布儀仗如來儀。腰輿入，少頃出，詣靈車後。靈車發引，內外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者乘，去墓百步，卑者乘以哭。靈車至第西階下，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升，入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內外俱升。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妻及女子以下婦人哭於靈西，東面；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外姻哭於南廂，丈夫帷東，婦人帷西，皆北面；吊者哭於堂上，西面。主人以下出就次，沐浴以俟虞，斬衰者沐而不櫛。

虞。主用桑，長尺，方四寸，孔徑九分，烏漆匱，置於靈座，在寢室內戶西，東向，素几在右。設洗於西階西南，瓦甒二，設於北牖下，醴、酒在東。喪者既沐，升靈所。主人及諸子倚仗於戶外，入哭于位如初。饌

帷遮蔽在入墓隧道西哭，向東以北爲首。

入墓。把行席放在墓穴門內之西，拿繩索者把繩拴在靈車上，然後在墓門內席上放下棺木，頭向北，用死者衣被覆蓋。

靈車出，把飾扇送進，靠在墓穴內兩邊，然後把帷幕在棺木車張開，向南。米、酒、脯肉放在東北，食盤設在前，醢、肉醬放在盤南，包裹犧牲放在四角，隨葬器物放在右邊。

在墓穴中。掌事者把黑色絲帛授給主人，主人授給巫師，捧着進入，放在靈座上，主人行跪拜禮，在墓門之內安放銘旌、墓志石，關上墓門，設置門鎖，然後三次覆土。主人以下跪拜哀哭，退後，都到靈車處哀哭。贊禮者在墓左祭后土神。

返回後哭。棺木下到墓穴後，敲一鼓是第一次戒嚴，關閉墓門；敲二鼓是第二次戒嚴，內外人到靈車處；敲三鼓是第三次戒嚴，撤下酒、脯肉的祭品，在帷幕外隨靈車後，陳設儀仗如同來時。腰輿進入，一會兒出來，到靈車後。靈車出發，內外人跟着哀哭如同來時的儀式。出墓道門，尊長者乘車，距墓百步，位卑者乘車哭。靈車回到住宅西階下，向南。巫師用腰輿到靈車後。一會兒，上堂，入內到靈座前；主人以下跟着上堂，站在靈座東，向西以南爲首；內外人都上堂。祖父輩以下的人在帷東北壁下哀哭，面向南，妻子及女兒以下婦人在靈西哀哭，面向東；祖母輩以下的人在帷西北壁下哀哭，面向南；外姓姻親在南廂哭，男子在帷東，女子帷西，都面向北；吊喪者在堂上哭，面向西。主人以下出到守喪處。沐浴等待虞祭，斬衰喪服的沐浴而不梳頭。

虞祭。神主用桑木，長一尺，四寸見方，有孔徑九分，用黑漆匱，放在靈座上，設在寢室內門西，向東，無裝飾的几案放在右邊。在西階西南設洗具，二瓦甒放在北牖下，醴、酒放在東邊。居喪者沐浴後，上堂到靈位處。主人及各子在門外拄着杖，進門在規定位置哀哭如同當初。

入，如殷奠，升自東階。主人盥手洗爵，酌醴，西面跪奠，哭止。祝跪讀祝，主人哭拜，內外應拜者皆哭拜。乃出，杖降西階，還次。間日再虞，後日三虞，禮如初。

小祥。毀廬爲聖室，設蒲席。聖室者除之，席地。主人及諸子沐浴櫛翦，去首經，練冠，妻妾女子去腰經。主用栗，祭如虞禮。

大祥之祭如小祥。間月而禫，釋祥服，而禫祭如大祥。既祥而還外寢。妻妾女子還於寢。食有醢、醬，既禫而飲醴酒，食乾肉。

祔廟，筮日。將祔，掌事者爲坎室於始祖廟室西壁，主人及亞獻以下散齋三日，致齋一日。前一日，主人以酒、脯告遞遷之主，乃遷置於幄坐，又奠酒、脯以安神。掌饌者徹膳以出，掌廟者以次遷神主納於坎室。又設考之祔坐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右几。設主人位於東南，西面。設子孫位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酒尊於堂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實爵三，巾二，加冪。其日，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簠二、鉶二。酒尊二，其一實玄酒爲上，其一實清酒次之。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者各八。主人及行事者祭服。掌事者具腰輿，掌廟者、闈寺人立於廟庭，北面再拜，升自東階，入，開坎室，出曾祖、曾祖妣神主置於座，降，出。執尊、壘、筐者入就位，祝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遷神主于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於座

送進饌食，如同大祭，從東階送上。主人洗手洗爵，斟上醴酒，向西跪下祭奠，停止哀哭。巫師跪下宣讀祝辭，主人哭拜，內外應拜的人都哭拜。然後出門，拄杖下西階，回到守喪處。隔日第二次虞祭，第三日三虞祭。行禮如同當初。

小祥祭。毀掉草廬改作白土房室，鋪設蒲席。原來的白土房室予以修治，地上鋪席。主人及各子沐浴梳洗剪理。除去頭上麻布，戴練冠，妻妾女兒除去腰間麻布。神主用栗木，祭祀如同虞祭時禮儀。

大祥祭如小祥祭禮。隔月舉行除喪服祭，脫下祥祭之服，而除喪服祭如同大祥禮。祥祭後回到外室居住，妻妾女兒回到內室。食物有肉醬、醬，除喪服祭後就飲醴酒，吃乾肉。

遷神主入太廟祭，占算擇定日期。將遷入神主時，掌事者在始祖廟室西壁作龕室，主人及亞獻以下散齋三日，致齋一日。前一天，主人用酒、脯肉祭告要依次而遷的神主，然後移到帷帳座，又用酒、脯肉奠祭使神安定。管饌食者撤出膳食，管宗廟的依次用匣裝神主放進龕室。又在曾祖室內東壁下設亡父的遷廟神座，向西，右有几桌。在東南設主人之位，向西。在南門內道東設子孫之位，向北以西爲首。在主人東南設亞獻、終獻之位。在終獻東南設掌事者以下之位。都向西以北爲首。在主人西南設贊禮呼唱之位，向西。在堂上室門東南放置酒尊，向北以西爲首。在東階東南放置洗具，向北，內裝三爵，二巾，加蓋冪巾。這天，準備少牢祭食兩座，各有三俎，簋、簠、鉶各二個。酒尊二個，其一裝玄酒爲上，其一裝清酒爲次。籩豆，一品官各十二個，二品、三品官各八個。主人及行事者穿祭服。掌事者備好腰輿，管廟者、守門人站在廟庭中，向北兩拜，從東階上，進入室內，打開龕室，移出曾祖、曾祖母神主放在神座上，下階，移出，拿酒尊、拿酒壘、拿筐者進入就位。巫師上前到神座前，向西祝告說：“在今天吉日，奉遷神主到祖廟。”拿腰輿者帶腰輿上階，進入，把腰輿抬到神座前，巫師把神主裝進匣，抬起腰輿，巫師仍在左扶持，下到西階，子孫內外人陪

前，祝納神主於匱，升輿，祝仍扶於左，降自西階，子孫內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室。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輿詣室前，迴輿西向。祝啓匱出神主，置於坐。輿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就位。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設於神座前。主人盥手，洗爵，升自東階，酌醴酒，入室，進，北面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主人出，取爵酌酒，入室，進，東面跪，奠於祖座前。出戶，北面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於曾祖座。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人出，亞獻盥手，洗爵，升，酌酒入，進，北面跪，奠於曾祖，又酌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終獻入如亞獻。祝入，徹豆，贊者皆再拜。主人及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者納曾祖神主於坎室，出，又以腰輿升諸考神座前，納主於匱，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進酒、脯之奠，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坎室。六品以下祔祭于正寢，禮略如之。

從在後。到廟門，各婦女停在門外，四周用帷幕遮蔽，等祭完而回。神主從南門進入，從西階上，進入室中，各子孫跟着上階，站在室門西，雙行向東，以北爲首。行事者跟着進入，各就各位。腰輿到室前，轉頭向西。巫師開匣移出神主，放在神座上。腰輿抬下階立放在西階下，向東。儉相引導主人以下從東階下，各就各位。巫師站定，贊禮者高聲說：“再拜。”在位者都兩拜。管饌食者引着饌食進入，從東階上，進入室中，分別進獻到神座前。主人洗手，洗爵，從東階上，斟上醴酒，進入室中，上前，向北跪下，把爵放在曾祖神座前。主人出室門，取爵斟酒，進入室中，上前，向東跪下，放在祖父神座前。出室門，向北站立。巫師拿祝板上前到室門外之右，向東跪下宣讀祝文，主人兩拜。巫師進室在曾祖神座前放置祝板。主人出室，下階，回到本位。起初，當主人出室時，亞獻洗手，洗爵，上階，斟酒進入室中，上前，向北跪下，放在曾祖神座前。又斟酒進入室中，上前，向東跪下，放在祖父神座前，出室門，向北兩拜後，又進入室中，站在西壁下，向東兩拜，出室，下階，回到原位。亞獻將完時，終獻進入如同亞獻。巫師進入，撤去豆，贊禮者都兩拜。主人及在位子孫以下出。管饌食者進入，撤下饌食而出。管廟者將曾祖神主放進龕室，出，又把腰輿抬到父輩神座前，把神主放進匣，放在腰輿上，到父廟室，把神主移出到神座上，進上酒、脯肉祭奠，一會兒，撤下。巫師將神主放進龕室。六品官以下遷神主在家裏正室祭奠，禮儀大略相同。

唐書卷二十一

志 第十一

禮樂(十一)

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鐘，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后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之慮深，其多爲之法而丁寧纖悉，可謂至矣。

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至其聲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

聲音無形而樂有樂器。古代製作音樂的人，明白樂器肯定有缺陷，而音樂之聲又不可用語言表達，擔心樂器失去而樂聲就消亡了，於是多方設法來記錄它。所以開始求得樂聲要用律，而制定律時要靠黍。從一黍的寬，積累而成爲分、寸；一黍的增多，積累而成爲龠、合；一黍的重量，積累而爲銖、兩。這是造律的開始。因此確定長短的方法，可以用度來記錄確定多少的方法；表示多少方法，可以用量來記錄；確定輕重的方法，可以用秤來記錄。這三種器物，有時也會出現弊端，就又彙總其法，而用數來記錄。使分寸、龠合、銖兩都出自黃鐘，然後律、度、量、衡互相聯係表裏相應，使掌握律的人能够制定度、量、衡，通過度、量、衡也可以制定律。假如不幸這四者都失傳了，則可以推算其法數來制定，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來互相參考。四者統一之後，樂聲就一定能得到，樂聲得到後，就可以奏樂了。有形的器物定會有缺陷，樂聲藏在無形之中而沒有窮盡，用有數的方法探求無形的聲音，其法都保存着。不製作則罷，如有製作者，儘管距聖人千萬年後，都能從此法中求得。這是古代的君子瞭解事物的終始，對人世考慮深遠，他們多方設法而使音聲纖毫畢現，真說得上是周到之至了。

三代滅亡以後，禮樂失去了根本，以至於當時的樂器，有關方面的守則，也都因之散失消亡。從漢代以來，歷代無不有音樂，製作者各憑藉本人所學，儘管清濁高低各代有所不同，但都

於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

自漢、魏之亂，晉遷江南，中國遂沒於夷狄。至隋滅陳，始得其樂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時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時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樂，相與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為七音，音為一調，凡十二律為八十四調，其說甚詳。而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鍾一宮，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而已。

《記》曰：“功成作樂。”蓋王者未作樂之時，必因其舊而用之。唐興即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唐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祖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為綱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一，謂宮也。十二角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角、徵

不能超出法數。至於其以此用在郊、廟之祭、朝廷奏樂，連接人神的歡娛，金石樂器的音響，唱歌跳舞的形態，則各根據其功業、治亂而產生，而依照其風俗則是其根本的由來。

經過漢、魏戰亂，晉遷都於江南，中原就被夷狄占領。到隋滅陳，纔得到其樂器，稍稍想要據以製作，而當時的君主器度狹隘，不能勝任此事。這時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等人都是以懂音樂而知名，在一起商議制定。依照京房的六十律，以此為據每律分為六律，成為三百六十律，用於對應一年之日，又以一律定七音，一音為一調，共十二律定為八十四調，其說很詳明。但直到隋亡，所用的黃鍾一宮，五《夏》、二舞隊樂、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而已。

《記》說：“成功後製作音樂。”帝王沒有自製音樂之時，必然要沿用舊樂。唐朝開國之初就用的是隋樂。武德九年，纔下詔令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制定音樂。起初，隋用黃鍾一宮音，祇敲七個鍾，其餘五個鍾設而不敲，叫作啞鍾。唐協律郎張文收就依照古代截斷竹筒的辦法製作十二律，高祖命他與祖孝孫吹奏調試五個鍾，敲擊它們音都應合，由此十二鍾都使用。祖孝孫又用十二月相互回轉成為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方法，是根據五音派生兩變音，根據變徵成為正徵之音，以變宮成為清宮之音。七音開始於黃鍾，終止於南呂，遞相作主調。黃鍾的律，竹管長九寸，其聲調在中宮土中處於主調。用其一半，四寸五分，與清宮音合并，是五音之首。加上兩變音，循環不斷。因此一為宮、二為商、三為角、四為變徵、五為正徵、六為羽、七為變宮，其音由濁到清作為音律中的一均。共十二宮調，都是正宮。正宮音的低音，沒有濁音，所以五音中以宮為尊。十二商調，每調有一低音，是宮。十二角調，每調有二低音，是宮和商。十二徵調，每調有三低音，是宮、商、角。十二羽調，每調有四低音，是宮、商、角、徵。十二變徵調，在角音之後，正徵音之前。十二變宮調，

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鍾、鼓。樂既成，奏之。

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沿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十一年，張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

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臂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太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爲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迹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爲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剋，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非是。

其後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

在羽音之後，清宮音之前。祭祀、朝會的音樂奏出曲調，沒有超出七音的，本宮調輪流使用。祇是樂章就隨着音律確定音均，配合笙、磬，節奏用鍾、鼓。樂曲成後，就可演奏。

太宗對侍臣說：“古代聖人根據感情製作樂曲，國家的興衰，不一定是由於音樂。”御史大夫杜淹說：“陳要亡國時有《玉樹後庭花》；齊要亡國時有《伴侶曲》，聽到的人悲傷哭泣，這就是所說的亡國的音乐哀傷而憂愁。由此看來，也是音樂的起因。”皇帝說：“對聲音的感受，各依本人的哀愁或歡樂。將要亡國的政治，百姓困苦，所以聽到就悲傷。如今《玉樹後庭花》、《伴侶曲》還在，爲你演奏，你一定不會悲傷。”尚書右丞魏徵上前說：“孔子說：‘樂說樂說，鐘鼓說什麼呢。’說明音樂在於人和，並不在於聲音。”十一年，張文收又請求重新調正其餘樂調，皇帝不准，說：“朕聽說人和則音樂和，隋末經歷禍亂，雖然更改音律而音樂也不和諧。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金石之音自然就會和諧。”

張文收制定樂律後，又鑄造銅律三百六十枚，銅斛二個，銅秤二杆，銅甌十四個，秤尺一把。銅斛的左右耳部與底部都是方形，滿十就進，直到一斛，與古代的玉尺、玉斗相同。這些都收藏在太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認爲是珍奇玩物，就進獻給武后。到要考定中宗廟音樂時，有關部門上奏請求取出它們，但秤尺已經遺失，其形迹還在，就用常用度量校正它們，尺相當於常用尺的六分之五，量具、衡器都是三分之一。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到一枚銅律，通過宦官李輔國獻上，說：“太常寺的各樂調都是低聲，不合黃鍾宮調，請改製所有的鐘磬。”皇帝認爲很對，就把太常寺所有各種樂器取進宮中，再加以磨剋，共二十五日製成。皇帝到三殿觀看樂器，然後放回太常寺。但是按漢代樂律考查，黃鍾宮却是太簇律，當時議論者認爲不對。

此後黃巢之亂，樂工逃散，樂器全部遺失。

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除鐃鐘輕重高卑，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圖上口項之量及徑衡之圍。乃命鑄鐃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宰相張濬為修奉樂縣使，求知聲者，得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擊拊之，音遂諧。

唐為國而作樂之制尤簡，高祖、太宗即用隋樂與孝孫、文收所定而已。其後世所更者，樂章舞曲。至于昭宗，始得盈孫焉，故其議論罕所發明。若其樂歌廟舞，用於當世者，可以考也。

樂縣之制。官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內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處起北，鍾處次之；南方、北方，磬處起西，鍾處次之。鐃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祝、敔於縣內，祝在右，敔在左。設歌鍾、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向。磬處在西，鍾處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處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鍾磬十二處，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箏皆二。登歌，鍾、磬各一處，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篳篥、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辰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官縣之南面。判縣二

昭宗即位，將要祭祀天地和宗廟，有關部門不知懸樂的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照周代的方法推算除得鐃鐘的輕重高昂，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共分四十八等。將鐘上口的寬度和下部的直徑畫出圖形，然後命令鑄造鐃鐘十二個，編鐘二百四十個。宰相張濬任修奉樂懸使，尋找懂音樂的人，找到隱士蕭承訓等，調校石磬，配合樂調敲擊它，音律就和諧了。

唐代作為一代奏樂的制度尤其簡單，高祖、太宗就用隋樂和祖孝孫、張文收所制定的而已。其後所更改的，祇是樂章舞曲。到昭宗時，纔得到殷盈孫，所以唐代的議論很少新意。至於唐代的樂歌祭祀之舞，在當時使用的，可以考證出來。

樂懸器的制度。官懸樂設在四面，皇帝使用。如要祭祀，就在祭前二日，太樂令在祭壇南內圍牆之外設置懸樂，向北。東方、西方，從北起是懸挂磬的木架，鐘的木架接着；南方、北方，從西起是磬的木架，鐘的木架接着。鐃鐘有十二個，布置在十二時辰的方位。在北懸樂之內、道路的左右豎起雷鼓，在四角豎起建鼓。在懸樂內設置祝、敔二種樂器，祝在右，敔在左。在壇上設置歌鍾、歌磬，設在南方向北。磬架在西，鐘架在東。琴、瑟、箏、筑都是一件，對着磬架依次排列，匏、竹在壇下。凡是祭天神一類，都用雷鼓；地神一類，都用靈鼓；人鬼一類，都用路鼓。如設在庭中，就在南部，而進歌者在堂上。如朝會，就加鍾磬十二架，在建鼓之外設鼓吹樂器十二案。每案設一面羽葆鼓，一面大鼓，一枚金鐃，歌鍾磬、簫、箏都是二件。登堂進歌，鐘、磬各一木架，一面節鼓，歌唱者四人，琴、瑟、箏、筑都是一件，設在堂上；笙、和、簫、篳篥、塤都是一件，設在堂下。如是皇后祭育蠶之神，就設十二枚大磬，對應時辰方位，而沒有路鼓。祭諸侯的軒懸三面，皇太子使用。如祭奠先聖文宣王、武成王的釋奠禮，也使用它。其制度是去掉官懸樂的南面。判懸樂挂兩面，唐代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使

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制，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

凡橫者爲簨，植者爲虞。虞以縣鍾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虞。自隋以前，官縣二十虞。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虞，遂用之。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虞。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虞。至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爲二十虞。至昭宗時，宰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廷用二十虞，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虞，濬以爲非古，而廟廷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二十虞。而鍾虞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虞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鍾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

凡樂八音，自漢以來，惟金以鍾定律呂，故其制度最詳，其餘七者，史官不記。至唐，獨官縣與登歌、鼓吹十二案樂器有數，其餘皆略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八音：一曰金，爲鐃鍾，爲編鍾，爲歌鍾，爲鐸，爲鐃，爲鐃，爲鐃。二曰石，爲大磬，爲編磬，爲歌磬。三曰土，爲壎，爲埙，爲埙，爲埙，爲埙。四曰革，爲雷鼓，爲靈鼓，爲路鼓，皆有鼗；爲建鼓，爲鼗鼓，爲縣鼓，爲節鼓，爲拊，爲拊。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爲瑟，爲瑟。六曰木，爲柷，爲敔，爲雅，爲應。七曰匏，爲笙，爲竽，爲巢，爲笙，爲笙。八曰竹，爲簫，爲管，爲簫，爲簫，爲簫。

用。其制度是去掉軒懸的北面。都在東北、西北二角豎起建鼓。特懸是去掉判懸樂的西面，或者陳列在階間，有其制度而没有使用。

凡是橫木架叫簨，豎木架叫虞。虞用來懸掛鍾磬，都是十六副，周人叫做一堵，而唐人叫做一虞。從隋以前，官懸樂有二十架。到隋平定陳，得到梁的舊例用三十六架，就使用這個數目。唐初繼承隋代舊制，用三十六架。高宗時蓬萊宮建成，增加到使用七十二架。到武后時減省。開元時制定禮制，纔依照古代記載定爲二十架。到昭宗時，宰相張濬修復樂懸，就說，舊制度，太清宮、南北郊祭、祭社稷以及各殿廷用二十架，但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架，張濬認爲這不是古制，而且廟堂、殿廷狹窄，不能容納三十六架，纔又用二十架。而鍾架四副，用於對應甲丙庚壬，磬架四副，用於對應乙丁辛癸，這與《開元禮》不同，但又不知其更改制度的時代，有的說鍾磬對應陰陽之位，這是《禮經》沒有明確記載的。

音樂共有八音，從漢以來，祇有金音用鐘來定律呂，所以其制度最詳細，其餘七音，史官沒有記載。到唐代，祇有官懸樂與升堂進歌、鼓吹音樂十二案樂器有數字，其餘都省略不記，但其器物的名稱都在。八音：一叫金，是鐃鍾，是編鍾，是歌鍾，是鐸，是鐃，是鐃，是鐃。二叫石，是大磬，是編磬，是歌磬之音。三叫土，是壎，是埙之音，埙，就是大壎。四叫革，是雷鼓，是靈鼓，是路鼓，都配有小鼓；是建鼓，是鼗鼓，是懸鼓，是節鼓，是拊，是相之音。五叫絲，是琴，是瑟，是頌瑟，頌瑟，就是箏；是阮咸，是筑之音。六叫木，是柷，是敔，是雅，是應之音。七叫匏，是笙，是竽，是巢之音，巢是大笙；是和之音，和是小笙。八叫竹，是簫，是簫，是簫，是簫，是簫。

其樂器也。

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孝孫已卒，張文收以爲《十二和》之制未備，乃詔有司厘定，而文收考正律呂，超居郎呂才叶其聲音，樂曲遂備。自高宗以後，稍更其曲名。開元定禮，始復遵用孝孫《十二和》。其著于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圓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圓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于上帝，皆以圓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鍾爲宮，赤帝以函鍾爲徵，白帝以太簇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巡狩告社，宜于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賓爲宮，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于廟，皆以黃鍾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爲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黃鍾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

起初，祖孝孫制定樂律後，就說大音樂是與天地共同和諧的，制定了《十二和樂》，以效法天的成數，叫《大唐雅樂》：一叫《豫和》，二叫《順和》，三叫《永和》，四叫《肅和》，五叫《雍和》，六叫《壽和》，七叫《太和》，八叫《舒和》，九叫《昭和》，十叫《休和》，十一叫《正和》，十二叫《承和》。在郊廟祭祀、朝廷上使用，以使人神和諧。祖孝孫死後，張文收認爲《十二和樂》的制度不够完備，於是皇帝下詔叫有關方面修改制定，張文收考正律呂，起居郎呂才調和其聲音，樂曲就完備了。從高宗以後，稍稍更改了曲名。開元時定禮，纔又遵照使用祖孝孫《十二和樂》。其明白記載在禮典的有：一叫《豫和》，用來求天神降臨。冬至祭圓丘，上旬的辛日祈穀，初夏求雨，秋末祭明堂，早祭日，晚祭月，出行前告祭圓丘，在外地燒柴告祭，泰山封禪，祭祀上帝，都用圓鍾作宮調，奏三次，黃鍾作角調，太簇作徵調，姑洗作羽調，各奏一次，文舞用六曲終結。祭五郊迎節氣，祭黃帝用黃鍾爲宮調，祭赤帝以函鍾作徵調，祭白帝用太簇作商調，祭黑帝用南呂作羽調，祭青帝用姑洗作角調，都是用文舞六曲終結。二叫《順和》，用於求地神來臨。夏至在方丘祭祀，初冬祭神州地神，春、秋祭社神，出行前告祭社神，宜祭社神，禪祭社首山，都用函鍾作宮調，太簇作角調，姑洗作徵調，南呂作羽調，各奏三次，文舞用八曲終結。望日祭山川，用蕤賓作宮調，奏三次。三叫《永和》，用來求人神、鬼神來臨。每季祭、宗廟大祭及合祭祖宗，有事告祭於宗廟，都用黃鍾作宮調，奏三次；大呂作角調，太簇作徵調，應鍾作羽調，各奏兩次。文舞用九曲終結。祭先農，皇太子的釋奠禮，都用姑洗作宮調，文舞用三曲終結；送神，各用其一曲而終結。蜡祭兼天地人各神，用黃鍾奏《豫和》，用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用無射、夷則奏《永和》，六種音調都用一曲而求神來臨，而送神用《豫和》。四叫《肅和》，用於升堂進歌獻祭玉、絲帛。對天神，用大呂作宮調；對地神，用

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呂爲官；于地祇，以應鍾爲官；于宗廟，以圓鍾爲官；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爲官；望于山川，以函鍾爲官。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爲官；地祇之俎，以太簇爲官；人鬼之俎，以無射爲官。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爲官。七曰《太和》，以爲行節。亦以黃鍾爲官。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于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應，乃奏之。皆以黃鍾爲官。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官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鍾，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芡》，至于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

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與執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袖，白袴，革帶，烏皮履。武舞：左干右戚，執旌居前者二人，執鼗執鐸皆二人，金鐃二，輿者四人，奏者二人，執鐃二人，執相在左，執雅在右，皆二人夾導，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

應鍾作宮調；對宗廟，用圓鍾作宮調；祭先農，釋奠，用南呂作宮調；望日祭山川，用函鍾作宮調。五叫《雍和》，凡祭祀時用於迎接俎進入。進天神俎，用黃鍾爲宮調；進地神俎，用太簇作宮調；進人鬼神俎，用無射作宮調。又用在撤下豆時。凡是祭祀，俎送進後，迎接神的樂曲宮調也是如此。六叫《壽和》，用於斟酒獻祭、飲祝福酒。用黃鍾作宮調。七叫《太和》用於行走時的節律。也用黃鍾作宮調。凡是祭祀，天子入門而就位，以及上登下降，到回帷帳，行走時就奏此樂，停下樂就止。用在朝廷，天子將從宮內出來時，敲擊黃鍾的鐘，右邊五個鐘響應，就奏此樂。行禮之後，起立進宮，敲擊蕤賓的鐘，左邊五個鐘響應，就奏此樂，都用黃鍾作宮調。八叫《舒和》，用於二舞隊出入以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國老或皇后的侍奉宮女、皇太子東宮之臣，出入門就奏此樂。都用太簇商調。九叫《昭和》，用於皇帝、皇太子舉爵飲酒時。十叫《休和》，用於皇帝吃飯，肅拜三老，還有皇太子吃飯。都用本月的樂律調節。十一叫《正和》，用於皇后受冊封時。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東宮有宴會時進行。如果皇帝出行，就敲擊黃鍾，奏《太和樂》。出太極門就奏《采芡曲》，到嘉德門就停止。回宮也是這樣。

起初，隋有文舞、武舞，到祖孝孫制定樂律時，改文舞叫《治康》，武舞叫《凱安》，舞隊各六十四人。文舞：左手拿籥樂器，右手拿雉雞羽毛，與舉纛旗而引導的二人，都戴禮帽，穿黑素衣，紅色領，寬袖，白褲，皮革帶，烏皮鞋。武舞：左手拿盾右手拿斧，拿旌旗在前的二人，拿鼗鼓、拿鐸的都是兩人，金鐃兩件，有四人抬，二人敲奏，拿鐃的兩人，拿相的在左，拿雅的在右，都是二人在旁導引，戴平冕，其餘衣着同於文舞。朝會就用武弁服，戴平巾幘，穿寬袖衣，

弁，平巾幘，廣袖，金甲，豹文袴，烏皮靴。執干戚夾導，皆同郊廟。凡初獻，作文舞之舞；亞獻、終獻，作武舞之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各用其廟之舞。禘祫還廟之主合食，則舞亦如之。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定《凱安舞》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獫狁伏從；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

初，太宗時，詔秘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廟樂曲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略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太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不著。

唐之自製樂凡三：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

《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也！”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

佩金甲，豹花紋褲，黑皮靴。拿盾拿斧的在旁導引，都與郊祭、廟祭時相同。凡是初獻爵時，表演文舞的舞蹈；亞獻、終獻時，表演武舞的舞蹈。太廟求神降臨用文舞，每室斟酒獻祭，各用其廟室的舞蹈。大祭，合祭還廟時神主合供，表演舞也是這樣。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制定《凱安舞》六種變化隊形：一變象徵大唐起兵太原；二變象徵平定關中；三變象徵東夏降服；四變象徵江淮平定；五變象徵突厥降服；六變復位高崇，象徵軍隊整軍凱旋。

起初，太宗時下詔命秘書監顏師古等編定弘農府君到高祖太武皇帝六廟的樂曲舞蹈名，後來變化更改不統一，但從獻祖以下的廟室舞名，大略可以見到。獻祖的叫《光大之舞》，懿祖的叫《長發之舞》，太祖的叫《大政之舞》，世祖的叫《大成之舞》，高祖的叫《大明之舞》，太宗的叫《崇德之舞》，高宗的叫《鈞天之舞》，中宗的叫《太和之舞》，睿宗的叫《景雲之舞》，玄宗的叫《大運之舞》，肅宗的叫《惟新之舞》，代宗的叫《保大之舞》，德宗的叫《文明之舞》，順宗的叫《大順之舞》，憲宗的叫《象德之舞》，穆宗的叫《和寧之舞》，敬宗的叫《大鈞之舞》，文宗的叫《文成之舞》，武宗的叫《大定之舞》，昭宗的叫《咸寧之舞》。其餘的缺失而沒有記載。

唐代的自製樂舞共三種：一叫《七德舞》，二叫《九功舞》，三叫《上元舞》。

《七德舞》，本名叫《秦王破陣樂》。太宗作秦王時，攻破劉武周，軍中互相奏起《秦王破陣樂曲》。到做皇帝時，宴會就一定演奏此樂，他對侍從之臣說：“儘管威武精神振奮，不同於文舞的形態，但是來自功業，譜進樂章，表示不能忘本。”右僕射封德彝說：“陛下以聖明武功平定戰亂，陳列樂舞象徵功德，文舞的形態怎值得稱道呢！”皇帝變臉色說：“朕雖說是憑武功興起，最終還是用文德使海內安定，說文舞的形態不如

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踴躍，諸將上壽，群臣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太常卿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盡，陛下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願圖其狀以識。”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概而已。若備寫禽獲，今將相有嘗為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為也。”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騰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旌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

《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間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之祭，宴會用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拖着鞋，拿絲帶，穿褲褶，兒童也如先前戴冠帽。武舞用《神功破陣樂》，衣甲，持戟，執纛者被金甲，八佾，加簫、笛、歌鼓，列坐縣南，若舞即與官縣合奏。其宴樂二舞仍別設焉。”

《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

精神振奮的武舞，這就是過分了。”於是繪製舞蹈圖畫，左圓陣右方陣，先戰車後隊伍，交錯彎曲伸展，以象徵魚麗、鵝鸛戰陣。命令呂才用此圖教習樂工一百二十八人，披銀甲拿戟跳舞，共有三次變化隊形，每次變化成四陣，像擊打刺殺一來一往，唱歌的人伴和唱道：“秦王破陣樂”。後來命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藥改作歌辭，名叫《七德舞》。舞曲剛成，觀看者都手舞足蹈，各將領祝壽，群臣呼喊萬歲，蠻夷在庭中的請求跟着跳舞。太常卿蕭瑀說：“樂舞用來美化盛德形貌，但還不盡完善。陛下攻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請畫其情狀來表明功績。”皇帝說：“當時四海沒有平定，用戰爭平定禍亂，制定樂舞陳列其大概而已。如果全畫上俘獲之狀，如今將相中有人曾為其臣下的，觀看後忍受不了，我不這樣做。”從此元旦、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共同表演。舞人改為戴進賢冠，穿虎紋褲，繫騰蛇皮帶，穿烏皮靴，兩人拿旌旗在前。後來改名為《神功破陣樂》。

《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在慶善宮，貞觀六年駕幸這裏，宴會隨從之臣，賞賜鄉里，同於漢的沛、宛。皇帝很歡欣，賦詩，起居郎呂才譜上樂曲，名叫《功成慶善樂》，用兒童六十四人，戴進德冠，穿紫褲褶，長袖，漆髮髻，拖着鞋起舞，叫《九功舞》。前進跳動安穩緩慢，用於象徵文德。麟德二年下詔：“郊廟之祭，宴會用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拖着鞋，拿絲帶，穿褲褶，兒童也如先前戴冠帽。武舞用《神功破陣樂》，穿甲衣，拿戟，拿纛的人披金甲，舞隊八行，加簫、笛、歌鼓，排列坐在懸樂架南，如起舞就與官懸樂器合奏。宴會奏樂時二舞隊還是分別設置。”

《上元舞》，是高宗時製作的。舞蹈者有一百八十人，穿畫雲五色衣，來象徵元氣。樂曲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

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圓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又曰：“《神功破陣樂》不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可降神，亦皆罷。”而郊廟用《治康》、《凱安》如故。

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奏：“請作《上元舞》，兼奏《破陣》、《慶善》二舞。而《破陣樂》五十二遍，著于雅樂者二遍；《慶善樂》五十遍，著于雅樂者一遍；《上元舞》二十九遍，皆著于雅樂。”又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古文舞也。《大濩》、《大武》，古武舞也。為國家者，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神功破陣樂》有武事之象，《功成慶善樂》有文事之象，用二舞，請先奏《神功破陣樂》。”初，朝會常奏《破陣舞》，高宗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舞，所以宣揚祖宗盛烈，以示後世，自陛下即位，寢而不作者久矣。禮，天子親總干戚，以舞先祖之樂。今《破陣樂》久廢，群下無所稱述，非所以發孝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嘆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稱萬歲。然遇饗燕奏二樂，天子必避位，坐者皆興。太常博士裴守真以謂“奏二舞時，天子不宜起立”。詔從之。及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自後復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燕樂。高祖即位，仍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樂工舞人無變者。《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鍾、

《得一》、《慶雲》，大祭時都用它們。到上元三年，皇帝下詔：“祇有祭圓丘、方澤、太廟纔用，其餘都取消。”又說：“《神功破陣樂》不歸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能用於降神，也都取消。”而郊廟之祭如同從前用《治康》、《凱安》樂舞。

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上奏：“請表演《上元舞》，同時演奏《破陣》、《慶善》二舞。但《破陣樂》有五十二曲調，載進雅樂的兩曲調；《慶善樂》五十曲調，載進雅樂的一曲調；《上元舞》二十九曲調，都載進了雅樂。”又說：“《雲門》、《大咸》、《大磬》、《大夏》，是古代的文舞。《大濩》、《大武》，是古代的武舞。得到國家者，如是禪讓取得天下，就先演文舞；如是靠征戰取得天下，就先演武舞。《神功破陣樂》有武功的象徵，《功成慶善樂》有文治的象徵，使用二舞時，請先演《神功破陣樂》。”起初，朝會時常表演《破陣舞》，高宗即位後，不忍心看，就不再安排，後來臨幸九成宮，擺設酒席，韋萬石說：“《破陣樂》舞，用來宣揚祖宗大業，用它昭示後代，自從陛下即位，停而不演已很久了。依據禮法，天子要親自總領武器，而表演先祖樂舞，如今《破陣樂》久已停廢，群臣下人不能述說，不能用來激發孝道的思想的。”皇帝又下令表演此舞，表演後，感嘆道：“不看這樂舞已經三十年，追想成就王業如此勤勞，朕怎能忘記武功呢！”群臣都呼萬歲。但是碰上宴會表演二樂舞時，天子一定要離位，坐的人都起立。太常博士裴守真認為“表演二舞時，天子不應起立”。高宗下詔同意。到高宗崩，把《治康舞》改叫《化康》以避諱。武后毀掉唐太廟，《七德舞》、《九功舞》都失傳，祇存其名。此後重新使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燕樂。高祖稱帝，仍舊沿襲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是樂工、舞人沒有改變的。《清商伎》，是隋的清樂。有編鐘、編磬、獨弦琴、擊

編磬、獨弦琴、擊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箏、節鼓，皆一；笙、笛、簫、篴、方響、跋膝，皆二。歌二人，吹葉一人，舞者四人，并習《巴渝舞》。《西涼伎》，有編鍾、編磬，皆一；彈箏、搗箏、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篴、小篴、笛、橫笛、腰鼓、齊鼓、檐鼓，皆一；銅鈸二，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員鼓、篴、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弦、貝，皆一；銅鈸二，舞者二人。《高麗伎》，有彈箏、搗箏、鳳首箜篌、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以蛇皮爲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爲面，象牙爲捍撥，畫國王形。又有五弦、義觜笛、笙、葫蘆笙、簫、小篴、桃皮篴、腰鼓、齊鼓、檐鼓、龜頭鼓、鐵版、貝、大篴。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轉如風。《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笙、簫、篴、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鷄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獅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獅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抹，謂之師子郎。《安國伎》，有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篴、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簫、橫笛、篴、答臘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鷄婁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

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曰《禮畢》。太宗時，命削去之，其後遂亡。及平高昌，收其樂。

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箏、節鼓，都是一件；笙、笛、簫、篴、方響、跋膝，都是兩件。唱歌二人，吹葉一人，舞者四人，都演習《巴渝舞》。《西涼伎》，有編鍾、編磬，都是一件；彈箏、搗箏、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篴、小篴、笛、橫笛、腰鼓、齊鼓、檐鼓，都是一件；銅鈸二副，貝一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員鼓、篴、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弦、貝，都是一件；銅鈸二副，舞者二人。《高麗伎》有彈箏、搗箏、鳳首箜篌、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以蛇皮作槽，厚一寸多，有鱗甲，楸木作面，象牙作捍撥，畫有國王形像。又有五弦、義觜笛、笙、葫蘆笙、簫、小篴、桃皮篴、腰鼓、齊鼓、檐鼓、龜頭鼓、鐵版、貝、大篴。胡旋舞，舞者站在球上，旋轉如風。《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笙、簫、篴、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鷄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都是一件；銅鈸二副。舞者四人。設五方獅子，高一丈多，用本方位的顏色裝飾，每一獅子有十二人，穿畫衣，拿紅拂，爲首者帶紅兜肚，叫獅子郎。《安國伎》，有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篴、正鼓、和鼓、銅鈸，都是一件；舞者二人。《疏勒伎》，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簫、橫笛、篴、答臘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鷄婁鼓，都是一件；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都是一件；笛、銅鈸，都是二件。舞者二人。樂工的服飾都按照他們國家的打扮。

隋樂每演奏九部樂結束，就演奏《文康樂》，又叫《禮畢》。太宗時，命令取消此樂，以後就失傳了。到平定高昌後，收集其音樂。發現有豎

有豎箜篌、銅角，一；琵琶、五弦、橫笛、簫、觱篥、答臘鼓、腰鼓、鷄婁鼓、羯鼓，皆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錦襟，金銅帶，畫綺。舞者二人，黃袍袖，練襦，五色縑帶，金銅耳璫，赤靴。自是初有十部樂。

其後因內宴，詔長孫无忌製《傾盃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皆宮調也。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為搊琵琶。

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有玉磬、方響、搊箏、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葉、大小笙、大小觱篥、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員鼓、連鞀鼓、桴鼓、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靴。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雲舞》，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五色雲冠，錦袍，五色袴，金銅帶。《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袴。《破陣樂》，舞四人，綾袍，絳袴。《承天樂》，舞四人，進德冠，紫袍，白袴。《景雲舞》，元會第一奏之。

高宗以琴曲寢絕，雖有傳者，復失宮商，令有司修習。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為《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君唱臣和之義，以群臣所和詩十六韻為送聲十六節。”帝善之，

箜篌、銅角，各一件；琵琶、五弦、橫笛、簫、觱篥、答臘鼓、腰鼓、鷄婁鼓、羯鼓，都是二人。樂工戴布巾，穿袷袍，是錦襟，佩金銅帶，穿畫袴。舞者二人，穿黃袍袖，練襦，五色縑帶，金銅耳璫，赤靴。從此纔有十部音樂。

後來由於宮內設宴，皇帝下詔叫長孫无忌製作《傾盃曲》，魏徵製作《樂社樂曲》，虞世南製作《英雄樂曲》。皇帝打敗竇建德，騎的馬叫黃驄驃，到征伐高麗時，死在途中，皇帝很哀傷惋惜這匹馬，命令樂工製作《黃驄疊曲》。這四支曲，都是宮音調。

五弦，似琵琶而略小，出自北方，原用木片彈撥，樂工裴神符開始用手彈，太宗聽後十分愉悅，後人習慣用手彈琵琶。

高宗即位，祥雲出現，黃河水變清，張文收採擇古義作《景雲河清歌》，也叫燕樂。有玉磬、方響、搊箏、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葉、大小笙、大小觱篥、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都是一件；毛員鼓、連鞀鼓、桴鼓、貝，都是二件。每件樂器有樂工一人，歌者二人。樂工穿紅袍，佩金帶、穿黑靴。舞者二十人。分為四部：一是《景雲舞》，二是《慶善舞》，三是《破陣舞》，四是《承天舞》。《景雲樂》，跳舞者八人，戴五色雲冠，穿錦袍，五色袴，佩金銅帶。《慶善樂》，舞者四人，穿紫袍，白袴。《破陣樂》，舞者四人，穿綾袍，紅袴。《承天樂》，舞者四人，戴進德冠，穿紫袍，白袴。《景雲舞》，元旦朝會首先表演。

高宗因琴曲漸少，儘管有傳下的，但又失去了宮商音調，命令有關部門修訂演習。太常丞呂才上奏說：“舜彈五弦之琴，唱《南風》之詩，因此知道琴曲都與歌相合。如今用皇上作《雪詩》為《白雪歌》。古今演奏正規的曲調還有送和詞曲，這是君唱臣和之義，如今用群臣所和的詩十六韻作為送和十六節。”皇帝認為很好，就

乃命太常著于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著樂府。

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紘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及遼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美賓》之曲以獻。

調露二年，幸洛陽城南樓，宴群臣，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其容制不傳。

高宗自以李氏 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道調。

命令太常寫進樂府，呂才又撰寫《琴歌》、《白雪》等曲調，皇帝也作歌詞十六首，都寫進樂府。

皇帝將要征伐高麗，在洛陽城門設宴，觀看軍營中教習舞蹈，按照新近征伐用兵的氣勢，起名叫《一戎大定樂》，舞者一百四十人，披五彩甲，手持長矛而舞，歌者按舞的節拍唱道：“天下一統同樂。”象徵高麗平定而天下大定。遼東平定後，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美賓》之曲獻上。

調露二年，皇帝駕幸洛陽城南樓，宴會群臣，太常進獻《六合還淳》之舞，其形姿沒有傳下。

高宗自認為李氏是老子的後代，因此命令樂工製作道家曲調。

唐書卷二十二

志 第十二

禮樂(十二)

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

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爲七宮；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爲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有官調之名，或以倍四爲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官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

絲有琵琶、五弦、箏篴、箏，竹有觱篥、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爲鞀，木有拍板、方響，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於胡部。復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

周、隋管弦雜曲數百，皆西涼樂

從北周、陳以上，雅與俗的音樂混淆雜亂而沒有區別，隋文帝開始分成雅樂、俗樂兩部，到唐代改稱“部當”。

凡是所謂俗樂，有二十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是七宮調；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是七商調；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是七角調；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涉是七羽調。都是從濁到清，依次改變聲調，低音就更濁，高音就更清，慢的超過一拍節，快的一下就飄走。後來聲音樂器漸漸變異，有的祇有宮調名稱，有的以四倍於原音爲律度，有的與律呂同名，但聲調不接近雅音。其官調是與夾鍾的樂律相應，宴會時用之。

弦樂器有琵琶、五弦、箏篴、箏；竹製管樂器有觱篥、簫、笛；笙竽類樂器有笙；鼓類樂器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用土燒製的樂器就附在革製樂器上作爲調節控止之音，木製樂器有拍板、方響，以金製樂器爲主體以石製樂器作回應，而使八音齊備。四倍之律本屬清樂，其形式類似雅音，而曲調出自胡部。又有銀字的名，中管的格，都是前代對應樂律的樂器。後人失傳，而改用不同的名稱，所以俗部各曲調，全都來源於雅樂。

北周、隋代的管弦樂雜曲有幾百首，都是西

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缺，存者纔六十三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舞曲也；《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曲也；《前溪》，晉車騎將軍沈琬作也；《團扇》，晉王珣歌也；《懊儂》，晉隆安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廙作也；《丁督護》，晉、宋間曲也；《讀曲》，宋人為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出也；《襄陽》，宋隨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樹後庭花》、《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其聲與其辭皆訛失，十不傳其一二。

蓋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諸曲出於一時之作，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武后之禍，繼以中宗昏亂，固無足言者。玄宗為平王，有散樂一部，定韋后之難，頗有預謀者。及即位，命寧王主藩邸樂，以充太常，分兩朋以角優劣。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有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極諫。

涼樂。鼓舞曲，都是龜茲樂。祇有琴工還能傳承楚、漢舊樂調以及《清調》，蔡邕五曲、楚調四曲，叫做九曲。隋朝滅亡，清樂散失殘缺，保存的祇剩六十三曲。後來流傳的有：《平調》、《清調》，這是周代《房中樂》的遺聲；《白雪》，是楚國曲調；《公莫舞》，是漢代舞曲；《巴渝舞》，是漢高帝命樂工創作的；《明君》，是漢元帝時所作；《明之君》，是漢鞞舞舞曲；《鐸舞》，是漢代曲調；《白鳩》，是吳拂舞舞曲；《白紵》，是吳國舞曲；《子夜》，是晉代曲調；《前溪》，是晉代車騎將軍沈琬所作；《團扇》，是晉代王珣的歌；《懊儂》，是晉代隆安初年的歌謠；《長史變》，是晉代司徒左長史王廙所作；《丁督護》，是晉、宋之際的曲調；《讀曲》，是劉宋人為彭城王劉義康作的；《烏夜啼》，是劉宋臨川王劉義慶所作；《石城》，是劉宋臧質所作；《莫愁》，是出自《石城樂》；《襄陽》，是劉宋隨王劉誕所作；《烏夜飛》，是劉宋沈攸之所作；《估客樂》，是齊武帝所作；《楊叛》，是北齊歌曲；《驍壺》，是投壺樂曲；《常林歡》，是劉宋到蕭梁時的曲調；《三洲》，是商人歌曲；《採桑》，出自《三洲曲》；《玉樹後庭花》、《堂堂》，是陳後主所作；《泛龍舟》，是隋煬帝所作。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樂曲，其聲調與其歌辭都有錯誤，流傳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二。

唐代從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混合使用於宴會奏樂，其他各曲出於一時的創作，儘管不純正，還不至於淫邪放蕩。武后的禍亂，接着是中宗的昏亂，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玄宗做平王時，有散樂一部，平定韋后的內患，其中很有一些人參預策劃。到做皇帝後，命令寧王主管王府音樂，以此與太常音樂抗衡，分為兩方來角逐優劣。在蓬萊宮旁設置內教坊，讓新聲、散樂、倡優等藝人居住，其中有的人因滑稽調笑就賞賜給金帛和高官，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極力勸諫。

初，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中宗常泛舟以厭其祥。帝即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躡履，備用雅樂，唯無磬。又作《聖壽樂》，以女子衣五色綉襟而舞之。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甲冑。又作《光聖樂》，舞者鳥冠、畫衣，以歌王迹所興。

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

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平樂》，周、隋遺音也。《破陣樂》以下皆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其聲震厲。《大定樂》又加金鉦。《慶善舞》頗用西涼樂，聲頗閑雅。每享郊廟，則《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用之。

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舞，唯《龍池樂》則否。

是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方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紫清上聖道曲》。

起初，皇帝被賜給住宅在隆慶坊，坊南之地變成池塘，中宗常在水上划船以壓抑這裏的瑞氣。皇帝即位，創作《龍池樂》，舞者十二人，戴芙蓉冠，踩着鞋，配備使用雅樂，祇是不用磬。又創作《聖壽樂》，讓女子穿五色綉襟而跳舞。又創作《小破陣樂》，舞者披鎧甲。又創作《光聖樂》，舞者戴鳥冠，穿畫衣，歌唱帝王事業的興起。

又把音樂分爲兩部：堂下站立演奏的，叫做立部伎；堂上坐着演奏的，叫做坐部伎。太常檢查坐部伎，難以教習的劃歸立部伎，更難教習的就練習雅樂。

立部伎有八類音樂：一是《安舞》，二是《太平樂》，三是《破陣樂》，四是《慶善樂》，五是《大定樂》，六是《上元樂》，七是《聖壽樂》，八是《光聖樂》。《安舞》、《太平樂》是北周、隋的遺音。《破陣樂》以下都用大鼓，混合採用龜茲樂，其聲音大而尖厲。《大定樂》又增加金鉦。《慶善舞》專用西涼樂，樂聲頗爲悠閑高雅。每當祭祀郊廟時，《破陣》、《上元》、《慶善》三舞就都使用。

坐部伎有六類：一是《燕樂》，二是《長壽樂》，三是《天授樂》，四是《鳥歌萬歲樂》，五是《龍池樂》，六是《小破陣樂》。《天授》、《鳥歌》，都是武后所作。天授，是年號。鳥歌，是有鳥能用人話說萬歲，因此創作樂曲。從《長壽樂》以下，用龜茲舞，祇有《龍池樂》不用。

當時，民間因皇帝從潞州返回京城，發兵在半夜誅殺韋皇后，創作了《夜半樂》、《還京樂》兩曲。皇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輪換演奏。後來，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上《霓裳羽衣曲》十二段。凡是樂曲將要完結時一定要加快節奏，惟獨《霓裳羽衣曲》將完結時，樂聲拖得更加緩慢。皇帝逐漸喜好神仙之事時，下詔叫道上司馬承禎創作《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創作《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創作《紫清上聖道曲》。太清宮建成，太常卿韋縯創作《景

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紹製《景雲》、《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又製商調《君臣相遇樂》曲。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鉞、鍾、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弦鼗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常稱：“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

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

玄宗又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後賜宴飲

雲》、《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又用商調創作《君臣相遇樂》曲。

起初，隋有法曲，聲音清朗接近雅樂。其樂器有鐃、鉞、鐘、磬、幢簫、琵琶。琵琶體形圓頸長又較小，叫做秦漢子，大概是弦鼗的遺留，出自胡人中，相傳是秦、漢時製作。其聲音金、石、絲、竹依次而奏。隋煬帝嫌其聲音淡泊，曲終又加解音。玄宗既懂聲音樂律，又特別愛好法曲，就選擇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在梨園教習，樂聲有錯，皇帝一定會覺察出并予糾正，這些人號稱皇帝梨園弟子。宮女幾百人也是梨園弟子，住在宜春北院。梨園演奏法曲的部門又設置小部音樂三十多人。皇帝駕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就命令小部在長生殿安排音樂，因爲演奏的是新樂曲，沒有曲名，正碰上南方進獻荔枝，就起名叫《荔枝香》。

皇帝又愛好羯鼓，寧王又擅長吹橫笛，高官大臣仰慕這事，就都喜歡談論音律。皇帝常說：“羯鼓，是八音的領袖，各種音樂不可相比。”本來是戎羯音樂，其音調是用太簇一均音，龜茲、高昌、疏勒、天竺各部音樂都使用它，其樂聲急促，與衆樂有很大不同。

開元二十四年，讓胡部樂上堂演奏。而天寶時的樂曲，都用邊地命名，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來又下詔讓道調、法曲與胡部新曲配合演奏。次年，安祿山造反，涼州、伊州、甘州都被吐蕃攻占。

唐代興盛時，凡是樂工、音樂人員、太常雜戶子弟隸屬於太常寺以及鼓吹署，都輪流當班，總稱爲音聲人，達到幾萬人。

玄宗又曾用百匹馬，盛裝分爲左右。將馬放在三層榻上，跳《傾盃舞》數十曲，用大力士舉榻，馬不動。年輕俊秀的樂工十來人，穿黃衫，佩花紋玉帶，站在左右。每年千秋節，在勤政樓下跳舞，後來賜宴飲，也集中在勤政樓。這天天

酺，亦會勤政樓。其日未明，金吾引導駕騎，北衙四軍陳仗，列旗幟，被金甲、短後綉袍。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內閑廐使引戲馬，五坊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衣錦綉衣，出帷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爲常。

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爲節，而德宗不立節，然止於群臣稱觴上壽而已。

代宗繇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

大曆元年，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

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而行綴皆伏，一人舞於中，又令女伎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虞，琴、瑟、筑、簫、篴、箏、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

没亮時，金吾引導駕騎，北衙四軍陳列儀仗，排列旗幟，披金甲，穿短後綉袍。太常卿引導雅樂隊，每部幾十人，摻雜着胡人技藝。內閑廐使引着表演馬，五坊使引着象、犀，進場拜舞。幾百名宮女穿錦綉衣，從帷帳中出來，敲雷鼓，表演《小破陣樂》，成爲每年常規。

千秋節，玄宗生於八月五日，就把這天命名爲節，而君臣共同沉溺於歡樂中，當時世間多流傳其事認爲是隆盛之事。後來大盜興起，攻占兩京，從此天下用兵不停，而離宮苑囿於是荒廢，祇有遺留下來的殘曲在民間流傳，聽的人爲此悲哀感動。這事正是應以作鑒戒，而不值得考證效法，所以不再詳細記錄。從肅宗以後，都把生日作爲節日，而德宗不定節日，祇讓群臣舉酒祝壽而已。

代宗作廣平王時收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創作《寶應長寧樂》十八曲獻上，都是宮調。

大曆元年，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來是西涼所獻，其樂聲本是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年，樂工康崑崙用琵琶奏其曲，在玉宸殿演奏，因此叫《玉宸宮調》，與各種樂器合奏，就用黃鍾宮調。

後來藩鎮經常創作樂舞獻上。河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因德宗誕辰没有大型音樂，就作《繼天誕聖樂》，以宮作調，皇帝於是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上《順聖樂》，奏曲將近一半時，表演者相繼俯伏在地，祇有一人在中間跳舞，又叫舞女表演八佾舞，雄健壯美，號稱《孫武順聖樂》。

文宗愛好雅樂，下詔命太常卿馮定選擇開元雅樂創作《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架，琴、瑟、筑、簫、篴、箏、跋膝、笙、竽都是一件，進堂唱歌者四人，分別站在堂上堂下，童子五人，穿綉衣拿金蓮花作爲

五人，綉衣執金蓮花以導，舞者三百人，階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爲仙韶曲。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宣宗每宴群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綉，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褰衣博帶，趨走俯仰，中於規矩。又有《葱嶺西曲》，士女踰歌爲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咸通間，諸王多習音聲、倡優雜戲，天子幸其院，則迎駕奏樂。是時，藩鎮稍復舞《破陣樂》，然舞者衣畫甲，執旗旆，纔十人而已。蓋唐之盛時，樂曲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故歌舞雜有四方之樂。至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於十部樂。

中宗時，百濟樂工入亡散，岐王爲太常卿，復奏置之，然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衣履。樂有箏、笛、桃皮觱篥、筚篥、歌鐘磬而己。

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漢後以爲鼓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時，命宮人朝夕歌之。周、隋始與西涼樂雜奏。至唐存

前導，舞者三百人，階下鋪設錦席，宮內宴會時就表演。文宗對大臣說：“笙磬同音，沉吟於其中就忘掉了食物的味道，沒想到音樂表演可以達到這種地步。”從此臣下功高者，就賞賜此樂。此樂作成後，就把法曲改爲仙韶曲。會昌初年，宰相李德裕命令樂工創作《萬斯年曲》獻上。

大中初年，太常寺有樂工五千多人，俗樂一千五百多人。宣宗每次宴會群臣，都要具備百戲。皇帝創作新曲，教習女藝人幾十上百人，穿珠翠緹綉，互相拉着衣袖而唱歌，其音樂有《播皇猷》曲，跳舞的戴高冠，穿方鞋，寬衣大帶，走跑俯仰，合乎規則。又有《葱嶺西曲》，士女排成隊形邊唱歌邊用腳踏地爲拍節，其歌詞是說葱嶺居民因黃河、湟水舊地重歸唐朝而感到快樂。

咸通時，各王多學習音樂、藝人雜戲，天子駕幸王府，就以奏樂迎駕。這時，藩鎮漸漸又跳《破陣樂》舞，但舞者穿畫甲，拿旗幟，纔十人而已。是因唐代興盛時，樂曲廣泛流傳，到其末年，往往失傳殘缺。

北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所以歌舞雜有四方音樂。到唐代，東夷音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共十四國音樂，而八國的技藝，列入了十部樂。

中宗時，百濟音樂樂工失散，岐王作太常卿，上奏請恢復設置此樂，但樂曲藝人多有缺失。舞者二人，穿紫大袖裙襦、戴章甫冠、穿鞋。樂器有箏、笛、桃皮觱篥、筚篥、歌鐘磬而已。

北狄音樂都是騎馬的樂聲，從漢代以後作爲鼓吹樂，也是軍樂，在馬背上演奏，所以隸屬於鼓吹署。後魏樂府起初有《北歌》，也叫《真人歌》，建都於代地時，命令宮女早晚唱此曲。北周、隋纔開始與西涼樂混合演奏。到唐代存下的

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渾》，三曰《部落稽》，四曰《鉅鹿公主》，五曰《白淨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餘辭多可汗之稱，蓋燕、魏之際鮮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貞觀中，將軍侯貴昌，并州人，世傳《北歌》，詔隸太樂，然譯者不能通，歲久不可辨矣。金吾所掌有大角，即魏之簸邏回，工人謂之角手，以備鼓吹。

南蠻、北狄俗斷髮，故舞者以繩圍首約髮。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龜茲散樂皆爲之少息。

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爲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鉞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於背，鬻篋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其樂猶與四夷樂同列。

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言欲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皋乃作《南詔奉聖樂》，用黃鍾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又爲五均：一曰黃鍾，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鍾，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德宗聞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

十七年，驃國王雍羌遣弟悉利

有五十三章，而名目可以弄清的祇有六章而已。一叫《慕容可汗》，二叫《吐谷渾》，三叫《部落稽》，四叫《鉅鹿公主》，五叫《白淨王》，六叫《太子企喻》。其餘曲辭中多有可汗的稱呼，大概是燕、後魏之際的鮮卑歌。隋代鼓吹樂有其曲而并不同。貞觀年間，將軍侯貴昌，是并州人，他家世代相傳《北歌》，皇帝下詔隸屬於太樂，但是翻譯者也不能通曉，年代久遠就弄不清楚了。金吾所管的有大角，就是魏的簸邏回，樂工稱它爲角手，以此配備於鼓吹樂。

南蠻、北狄有剪髮的習俗，所以跳舞者用繩纏在額上固定住頭髮，有從河西來的新曲，叫胡音，龜茲散樂都因它逐漸停用。

扶南樂，舞者二人，穿有朝霞圖案的衣服，赤皮鞋。天竺藝人可以自己斷手脚，刺進腸胃，高宗嫌惡其驚心駭俗，下詔不叫進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來倒立行走用脚舞的藝人，立放鋒利之刀，俯身接近鋒刃，從臉而下，又把刀尖對着背，讓鬻篋者站在腹上，曲子奏完而人不受傷。又爬在地上伸出手掌，二人踩在手上，旋轉百周。開元初年，這婆羅門樂舞仍與四夷音樂同列。

貞元年間，南詔異牟尋派使者前往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處，說要獻夷中的歌曲，并且還叫驃國進上音樂。韋皋就作《南詔奉聖樂》，用黃鍾宮的均舞六曲終結，樂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拿羽毛跳舞列成南詔奉聖樂字樣，樂曲將演完時，雷鼓在四角敲響，舞者都下拜，金屬樂器開始奏響，拿羽毛者行稽首禮，以此象徵朝覲。每拜都跪下，用鉦鼓作節制。又分作五均：一叫黃鍾，是宮音的宮調；二叫太簇，是商音的宮調；三叫姑洗，是角音的宮調；四叫林鍾，是徵音的宮調；五叫南呂，是羽音的宮調。其條文意義繁雜，不值得再記。德宗在麟德殿觀看，以教授太常樂工。從此在殿庭中設宴會站着演奏，在宮中就坐着演奏。

十七年，驃國王雍羌派其弟悉利移、城主舒

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聲曲不隸於有司，故無足采云。

難陀獻上本國音樂，到成都，韋皋又依次譜上樂曲，又畫其舞蹈形姿、樂器獻上。共有樂工樂器二十二，其音聲分八類：金、貝、絲、竹、匏、革、牙、角，大略都是夷狄樂器。這曲調沒有歸於有關部門，所以不值得記載。

唐書卷二十三(上)

志第十三(上)

儀衛(上)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衙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嘩。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官，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衙。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號衙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爲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爲之。三曰勛仗，以勛衛爲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爲之。皆服鷩冠、緋衫夾。五曰散手仗，以親、勛、翊衛爲之，服緋絕襴襜，綉野馬。皆帶刀捉仗，列坐於東西廊下。

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有押官，有知隊仗官。朝堂置左右引駕三衛六十人，以左右衛、三衛年長強壯正直能糾正督察者充當，分爲五班。有引駕飲飛六十六人，以飲飛、越騎、步射爲之，分六番，每番皆有主帥一人。坐日引駕升殿，金吾大將軍各一人押之，號曰押引駕官。

唐代制度，天子居住的地方叫“衙”，出行叫“駕”，都有警衛有戒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等場面盛大，都安詳從容而不喧嘩。帝王舉止行動一定用扇，出入就撞鐘，庭中設置宮懸樂器，道路行走有鹵簿儀仗隊、鼓吹樂隊。禮官各部門定要事先做好準備纔行動，是以此爲慎重。所以慎重就尊嚴，尊嚴就肅敬。儀衛用來使君主尊貴使臣下肅敬，其聲音儀容文飾，儘管不是三代之制度，至其盛時，也足以擇取的。

衙。凡是朝會的儀仗，由三衛輪番值班，分爲五仗，號稱衙內五衛。一叫供奉仗，用左右衛充當。二叫親仗，用親衛充當。三叫勛仗，用勛衛充當。四叫翊仗，用翊衛充當。都戴鷩冠、穿紅衫夾。五叫散手仗，用親、勛、翊衛充當，穿紅粗綢襴襜，綉有野馬。都帶刀握兵器，列坐在東西廊下。

每月用四十六人站在宮內廊閣外，號稱內仗。由左右金吾將軍值班，一中郎將領班，有押官，有知隊仗官。朝堂設置左右引駕三衛共六十人，用左右衛、三衛年長強壯正直能糾正督察者充當，分爲五班。有引駕飲飛六十六人，用飲飛、越騎、步射充當，分爲六班，每班都有主帥一人。坐朝之日引導皇帝上殿，金吾大將軍各一人領班，號稱押引駕官。中郎將、郎將各一人，督查引駕上殿事宜。又有千牛仗，用千牛備身、

中郎將、郎將各一人，檢校引駕事。又有千牛仗，以千牛備身、備身左右爲之。千牛備身冠進德冠、服袴褶；備身左右服如三衛。皆執御刀、弓箭，升殿列御座左右。

內外諸門以排道人帶刀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宣政左右門仗、內仗，皆分三番而立，號曰交番仗。諸衛有挾門隊、長槍隊。承天門內則左右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門外則左右驍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長樂、永安門內則左右威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門外則左右領軍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嘉德門內則左右武衛挾門隊列東西廊下。車駕出皇城，則挾門隊皆從。長槍隊有漆槍、木槍、白櫟槍、櫟頭槍。

每夜，第一擊鼙，諸隊仗佩弓箭、胡祿，出鋪立廊下，按稍、張弓、捻箭、彀弩。第二擊鼙後，擊鍾訖，持更者舉稍，鍾聲絕則解仗。一點，持更人按稍，持弓者穩箭唱號，諸衛仗隊皆分更行探。宿衛門閤仗隊，鍔、甲、蓑，擐左襪，餘仗隊唯持更人蓑一具，供奉、散手仗亦持更、蓑、甲。

每朝，第一擊鼙訖，持更稍皆舉，張弓者攝箭收弩，立門隊及諸隊仗皆立於廊下。第二擊鼙聲絕，按稍、弛弓、收鋪，諸門挾門隊立於階下。復一刻，立門仗皆復舊，內外仗隊立於階下。

元日、冬至大朝會、宴見蕃國王，則供奉仗、散手仗立於殿上；黃麾仗、樂懸、五路、五副路、屬車、輿輦、傘二、輪一，陳於庭；扇一百五十有六，三衛三百人執之，陳於兩箱。

黃麾仗，左右廂各十二部，十二

備身左右充當。千牛備身戴進德冠、穿袴褶；備身左右服飾如同三衛。都拿御刀、弓箭，上殿列站在御座左右。

內外各門由排道人帶刀握兵器站立警衛，號稱立門仗。宣政左右門仗、內仗，都分三班而立，號稱交番仗。各衛隊有挾門隊、長槍隊。承天門內就由左右衛挾門隊排列在東西廊下，門外就由左右驍衛挾門隊排列在東西廊下。長樂、永安門內就由左右威衛挾門隊排列在東西廊下，門外就由左右領軍衛挾門隊排列在東西廊下。嘉德門內就由左右武衛挾門隊排列在東西廊下。皇帝車駕出皇城，挾門隊就都跟從。長槍隊有漆槍、木槍、白櫟槍、櫟頭槍。

每夜，第一次街鼓響後，各隊仗佩帶弓箭、箭囊，出巡站在廊下，端長矛、張弓、取箭、開弩。第二次街鼓響後，敲鐘後，持更者舉起長矛，鐘聲停就收起兵器。一點時，持更者放下長矛，拿弓者穩住箭呼號，各衛仗隊都分更時巡查。守衛內外門的仗隊，戴頭盔、穿鎧甲、蓑，掖起左邊衣帶，其餘仗隊祇是持更者有蓑一副，供奉、散手仗也配有更鼓、蓑、鎧甲。

每天天明時，第一次街鼓敲過，拿更鼓長矛者都舉起，張開弓者收箭關弩機，立門隊及各隊仗都站在廊下。第二次街鼓聲停，放下長矛，鬆弓，收回巡夜兵，各門挾門隊站在階下。又一刻，立門仗都恢復原狀，內外仗隊站在階下。

元旦、冬至大朝會、宴會接見蕃國王，供奉仗、散手仗就站在殿上；黃麾仗、樂懸、五輛路車、五輛副路車、侍從車、輿輦、兩把傘、一支翰，陳設在庭中；扇有一百五十六把，三衛三百人拿扇，陳列在兩廂。

黃麾仗，左右廂各有十二部，十二行。第一

行。第一行，長戟，六色氅，領軍衛赤氅，威衛青氅、黑氅，武衛鶩氅，驍衛白氅，左右衛黃氅，黃地雲花襖、冒。第二行，儀鎗，五色幡，赤地雲花襖、冒。第三行，大稍，小孔雀氅，黑地雲花襖、冒。第四行，小戟、刀、楯，白地雲花襖、冒。第五行，短戟，大五色鸚鵡毛氅，青地雲花襖、冒。第六行，細射弓箭，赤地四色雲花襖、冒。第七行，小稍，小五色鸚鵡毛氅，黃地雲花襖、冒。第八行，金花朱滕格楯刀，赤地雲花襖、冒。第九行，戎，鷄毛氅，黑地雲花襖、冒。第十行，細射弓箭，白地雲花襖、冒。第十一行，大鋌，白氈，青地雲花襖、冒。第十二行，金花綠滕格楯刀，赤地四色雲花襖、冒。十二行皆有行滕、鞋、襪。

前黃麾仗，首左右廂各二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領主帥各十人，師子袍、冒。次左右廂皆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威衛果毅都尉各一人，領主帥各十人，豹文袍、冒。次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當御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後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後廂各二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後左右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後左右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威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後左

行，拿長戟，舉六色羽旗，領軍衛赤色羽旗，威衛青色羽旗、黑色羽旗，武衛鶩羽旗，驍衛白羽旗，左右衛黃羽旗，穿戴黃底雲花襖、帽。第二行，拿儀鎗、舉五色幡，穿戴紅底雲花襖、帽。第三行，拿大矛，舉小孔雀羽旗，穿戴黑底雲花襖、帽。第四行，拿小戟、刀、楯，穿戴白底雲花襖、帽。第五行，拿短戟，大五色鸚鵡羽毛旗，穿戴青底雲花襖、帽。第六行，拿細射弓箭，穿戴紅底四色雲花襖、帽。第七行，拿小矛，舉小五色鸚鵡羽毛旗，穿戴黃底雲花襖、帽。第八行，拿金花朱滕格楯刀，穿戴紅底雲花襖、帽。第九行，拿兵器，舉鷄羽毛旗，穿戴黑底雲花襖、帽。第十行，拿細射弓箭，穿戴白底雲花襖、帽。第十一行，拿大鐵把矛，舉白羽毛飾，穿戴青底雲花襖、帽。第十二行，拿金花綠滕格楯刀，穿戴紅底四色雲花襖、帽。十二行都有綁腿、鞋、襪。

前黃麾仗，起首左右廂各有二部，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領主帥各十人，穿戴獅子袍、帽。次左右廂都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威衛果毅都尉各一人，領主帥各十人，穿戴豹紋袍、帽。再次一廂各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廂各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對着御座廂各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後廂各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後廂各有二部，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後左右廂各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後左右廂各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威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後左右廂各有一部分，每部有十二行，每行有十人，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再次最後左

右廂各一部，部十二行，行十人，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十人。次盡後左右廂，軍衛、主帥各十人護後，被師子文袍、冒。

左右領軍衛黃麾仗，首尾廂皆絳引旛，二十引前，十掩後。十廂各獨揭鼓十二重，重二人，赤地雲花襖、冒，行膝、鞋、襪，居黃麾仗外。

每黃麾仗一部，鼓一，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各一人檢校，被綉袍。

次左右衛黃旗仗，立於兩階之次，鍪、甲、弓、箭、刀、楯皆黃，隊有主帥以下四十人，皆戎服，被大袍，二人引旗，一人執，二人夾，二十人執稍，餘佩弩、弓箭。第一麟旗隊，第二角端旗隊，第三赤熊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戎服，被大袍，佩弓箭、橫刀。又有夾轂隊，廂各六隊，隊三十人，胡木鍪、氍、蜀鎧、懸鈴、覆膊、錦臂鞞、白行膝、紫帶、鞋襪，持纛、楯、刀；廂各折衝都尉一人、果毅都尉二人檢校，冠進德冠，被紫縑連甲、緋綉葵花文袍。第一隊、第四隊，朱質鍪、鎧，緋綉。第二隊、第五隊，白質鍪、鎧，紫綉。第三隊、第六隊，黑質鍪、鎧，皂綉。

次左右驍衛赤旗仗，坐於東西廊下，鍪、甲、弓、箭、刀、楯皆赤，主帥以下如左右衛。第一鳳旗隊，第二飛黃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第三吉利旗隊，第四兕旗隊，第五太平旗隊，果毅都尉各一人檢校。

又有親、勳、翊衛仗，廂各三隊壓角，隊皆有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校尉以下翊衛以上三十五人，皆平巾幘、緋襦袴、大口袴，帶

右廂，軍衛、主帥各十人護衛後方，披戴獅子紋袍、帽。

左右領軍衛黃麾仗，首尾廂都有紅色引旛，二十面引旛在前，十面引旛護後。十廂各有獨揭鼓十二重，每重兩人，穿戴紅底雲花襖、帽，綁腿、鞋、襪，處在黃麾仗之外。

每部黃麾仗，有一面鼓，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各一人督查，披綉袍。

再次是左右衛黃旗仗，站在兩階的位次，戴頭盔、披鎧甲、持弓箭、刀、楯，都是黃色，每隊有主帥以下四十人，都穿軍裝，披大袍，二人引旗，一人舉旗，兩人在兩旁護旗，二十人拿長矛，其餘的人佩帶弩、弓箭。第一是麟旗隊，第二是角端旗隊，第三赤熊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督查，穿軍裝，披大袍，佩帶弓箭、橫刀。又有夾轂隊，每廂各有六隊，每隊三十人，佩帶胡木頭盔、羽飾、蜀鎧、懸鈴、覆膊、錦臂鞞、白綁腿、紫帶、鞋襪，拿小矛、楯、刀；每廂各有折衝都尉一人、果毅都尉二人督查，戴進德冠，披紫縑連甲、緋紅綉葵花紋袍。第一隊、第四隊佩帶紅底頭盔、鎧甲、紅褲。第二隊、第五隊佩帶白底頭盔、鎧甲、紫褲。第三隊、第六隊佩帶黑底頭盔、鎧甲、黑褲。

再次是左右驍衛赤旗仗，坐在東西廊下，佩帶頭盔、鎧甲、弓箭、刀、楯，都是紅色，主帥以下佩帶如左右衛。第一是鳳旗隊，第二是飛黃旗隊，有折衝都尉各一人督查。第三是吉利旗隊，第四是兕旗隊，第五是太平旗隊，有果毅都尉各一人督查。

又有親衛仗、勳衛仗、翊衛仗，每廂各三隊壓角，每隊都有旗，一人舉旗，二人前引，二人旁護，有校尉以下翊衛以上三十五人，都戴平巾幘，穿紅背心、大口褲，帶橫刀；持長矛的二十

橫刀；執稍二十人，帶弩四人，帶弓箭十一人。第一隊鳳旗，大將軍各一人主之。第二隊飛黃旗，將軍各一人主之。第三隊吉利旗，郎將一人主之。

次左右武衛白旗仗，居驍衛之次，鍪、甲、弓箭、刀、楯皆白，主帥以下如左右衛。第一五牛旗隊，黃旗居內，赤青居左，白黑居右，各八人執。第二飛麟旗隊，第三馱馱旗隊，第四鸞旗隊，果毅都尉各一人檢校。第五犀牛旗隊，第六駿驕旗隊，第七騏驎旗隊，第八驍驍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持鉞隊，果毅都尉各一人、校尉二人檢校。前隊執銀裝長刀，紫黃綬紛。絳引幡一，金節十二，分左右。次罕、畢、朱雀幢、叉，青龍、白虎幢，道蓋、叉，各一。自絳引幡以下，執者服如黃麾。執罕、畢及幢者，平陵冠、朱衣、革帶。左罕右畢，左青龍右白虎。稱長一人，出則告警，服如黃麾。鉞、戟隊各一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三行應蹕，服如黃麾。果毅執青龍等旗，將軍各一人檢校；旅帥二人執銀裝長刀，紫黃綬紛，檢校後隊。

次左右威衛黑旗仗，立于階下，鍪、甲、弓、箭、楯、稍皆黑，主帥以下如左右衛。第一黃龍負圖旗隊，第二黃鹿旗隊，第三驪牙旗隊，第四蒼烏旗隊，果毅都尉各一人檢校。

次左右領軍衛青旗仗，居威衛之次，鍪、甲、弓箭、楯、覆皆青，主帥以下如左右衛。第一應龍旗隊，第二玉馬旗隊，第三三角獸旗隊，果毅都尉各一人檢校；第四白狼旗隊，第五龍馬旗隊，第六金牛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

又有戛仗、步甲隊，將軍各一人

人，帶弩的四人，帶弓箭的十一人。第一隊是鳳旗，大將軍各一人統領。第二隊是飛黃旗，將軍各一人統領。第三隊是吉利旗，郎將一人統領。

再次是左右武衛白旗仗，處在驍衛之後，所佩頭盔、鎧甲、弓箭、刀、楯，都是白色，主帥以下如同左右衛。第一是五牛旗隊，黃旗在內，赤青旗在左，白黑旗在右，各有八人舉旗。第二是飛麟旗隊，第三是馱馱騎隊，第四是鸞旗隊，各有果毅都尉一人督查。第五是犀牛旗隊，第六是駿驕旗隊，第七是騏驎旗隊，第八是驍驍旗隊，各有折衝都尉一人督查。持鉞隊，有果毅都尉各一人、校尉二人督查。前隊拿銀裝長刀，紫黃飄帶。一面紅色前導旗幡，金節十二根，分為左右。再後是罕旗、畢、朱雀幢、叉，青龍、白虎幢，道路傘蓋、叉各一把。從紅引幡以下，執者服飾如同黃麾仗。執罕旗、畢及幢的人，戴平陵冠、穿紅衣、繫皮帶。左罕右畢，左青龍右白虎。稱長一人，出宮時就呼叫戒嚴，服飾如同黃麾仗。鉞、戟隊各一百四十四人，分成左右三行響應戒嚴，服飾同於黃麾仗。果毅舉青龍等旗，將軍各一人督查；旅帥二人執銀裝長刀，紫黃飄帶，督查後隊。

再次是左右威衛黑旗仗，站在階下，頭盔、鎧甲、弓箭、楯、長矛都是黑色，主帥以下如同左右衛。第一是黃龍負圖旗隊，第二是黃鹿旗隊，第三是驪牙旗隊，第四是蒼烏旗隊，果毅都尉各一人督查。

再次是左右領軍衛青旗仗，處在威衛之後，頭盔、鎧甲、弓箭、楯、覆都是青色，主帥以下如同左右衛。第一是應龍旗隊，第二是玉馬旗隊，第三是三角獸旗隊，果毅都尉各一人督查；第四是白狼旗隊，第五是龍馬旗隊，第六是金牛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督查。

又有戛仗、步甲隊，將軍各一人督查。戛仗

檢校。受仗左右廂千人，廂別二百五十人執受，二百五十人執叉，皆赤地雲花襖、冒，行膝、鞋襪。受、叉以次相間。左右領軍衛各一百六十人，左右武衛各一百人，左右威衛、左右驍衛、左右衛各八十人。左右廂有主帥三十八人，平巾幘、緋襖、大口袴，執儀刀。廂有左右衛各三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各四人，以主受仗，被豹文袍、冒；領軍衛，師子文袍。步甲隊從左右廂各四十八，前後皆二十四。每隊折衝都尉一人主之，被綉袍。每隊一人，戎服大袍，帶橫刀，執旗；二人引，二人夾，皆戎服大袍，帶弓箭橫刀。隊別三十人，被甲、臂鞬、行膝、鞋襪。每一隊鍪、甲、覆膊，執弓箭，一隊胡木鍪及眊、蜀鎧、覆膊，執刀、楯、積相間。第一隊，赤質鍪、甲，赤弓箭，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執鸛鷄旗。第二隊，赤質鍪、鎧，赤刀、楯、積，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執豹旗。第三隊，青質鍪、甲，青弓、箭，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四隊，青質鍪、鎧，青刀、楯、積，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五隊，黑質鍪、甲，黑弓箭，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六隊，黑質鍪、鎧，黑刀、楯、積，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七隊，白質鍪、甲，白弓箭，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八隊，白質鍪、鎧，白刀、楯、積，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九隊，黃質鍪、甲，黃弓箭，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隊，黃質鍪、鎧，黃刀、楯、積，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一隊，黃質鍪、甲，黃弓箭，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二隊，黃質鍪、鎧，黃刀、

左右廂一千人，每廂分別有二百五十人拿受，二百五十人拿叉，都穿戴紅底雲花襖、帽，綁腿、鞋襪。受、叉依次相間。左右領軍衛各一百六十人，左右武衛各一百人，左右威衛、左右驍衛、左右衛各八十人。左右廂有主帥三十八人，戴平巾幘、穿紅背心、大口袴，拿儀刀。每廂有左右衛各三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各四人，統領受仗，披戴豹紋袍、帽；領軍衛，穿獅子紋袍。步甲隊從左右廂各四十八人，前後都是二十四人。每隊有一位折衝都尉統領，披綉袍。每隊有一人，穿軍裝大袍，帶橫刀，拿旗；二人前引，二人旁護，都穿軍裝大袍，帶弓箭橫刀。每隊分別是三十人，披甲，有臂鞬、綁腿、鞋襪。每一隊戴頭盔、披鎧甲、覆膊，拿弓箭，一隊戴胡木頭盔及羽飾、蜀鎧、覆膊，拿刀、楯、小矛相間。第一隊，紅底頭盔、鎧甲，紅弓箭，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拿鸛鷄旗。第二隊，紅底頭盔、鎧甲，紅刀、楯、小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拿豹旗。第三隊，青底頭盔、鎧甲，青弓箭，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四隊，青底頭盔、鎧甲，青刀、楯、小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五隊，黑底頭盔、鎧甲，黑弓箭，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六隊，黑底頭盔、鎧甲，黑刀、楯、小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七隊，白底頭盔、鎧甲，白弓箭，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八隊，白底頭盔、鎧甲，白刀、楯、小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九隊，黃底頭盔、鎧甲，黃弓箭，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十隊，黃底頭盔、鎧甲，黃刀、楯、小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十一隊，黃底頭盔、鎧甲，黃弓箭，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十二隊，黃底頭盔、鎧甲，黃刀、楯、小矛，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到第十二隊與前面相同。

楯、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次後第一隊，黃質鏐、鎧，黃刀、楯、纛，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至第十二隊與前同。

次左右金吾衛辟邪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又有清游隊、朱雀隊、玄武隊。清游隊建白澤旗二，各一人執，帶橫刀；二人引，二人夾，皆帶弓箭、橫刀。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帶弓箭、橫刀，各領四十人，皆帶橫刀，二十人持稍，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朱雀隊建朱雀旗，一人執，引、夾皆二人，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主之，領四十人，二十人持稍，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又二人持纛，皆佩橫刀，纛以黃金塗末。龍旗十二，執者戎服大袍，副竿二，各一人執，戎服大袍，分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大將軍各一人檢校二隊。玄武隊建玄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平巾幘、黑裋襦、黑夾、大口袴，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各領五十人，持稍二十五人，持弩五人，帶弓箭二十人，又二人持纛。諸衛挾門隊、長槍隊與諸隊相間。

朝日，殿上設黼黻、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磚道以莅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既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閣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百官班

再次是左右金吾衛辟邪旗隊，有折衝都尉各一人督查。又有清游隊、朱雀隊、玄武隊。清游隊豎白澤旗兩面，各有一人舉着，帶橫刀；二人前引，二人旁護，都帶弓箭、橫刀。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帶弓箭、橫刀，各統領四十人，都帶橫刀，二十人拿長矛，四人拿弩，十六人帶弓箭。朱雀隊豎朱雀旗，一人拿着，前引、旁護都是二人，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統領。率領四十人，二十人拿長矛，四人拿弩，十六人帶弓箭，又有二人拿纛，都佩帶橫刀，纛表層用黃金塗飾。龍旗十二面，旗手穿軍裝大袍，有副竿二，各有一人拿着，穿軍裝大袍，分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大將軍各一人督查二隊。玄武隊豎玄武旗，一人拿着，二人前引，二人旁護，戴平巾幘、穿黑背心、黑夾，大口褲，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各率領五十人，拿長矛二十五人，拿弩的五人，帶弓箭的二十人，又有二人拿纛。各衛的挾門隊、長槍隊與各隊相間隔排列。

朝會之日，殿上設置斧紋屏風、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着所屬官員到殿西廡廊，隨從官穿紅衣傳呼，催促百官就列，文武官員列在宮門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站在東西朝堂磚道等候皇帝來臨。黎明，傳呼清點完畢，內門打開，監察御史領着百官進入，站在門階兩旁。監門校尉二人拿着進宮通行門籍，說：“宣讀門籍。”點看門籍時回答說：“在。”進完後停止。下一道門也是如此。在通乾、觀象門南排列朝班次序，武班在文班之後。進入宣政門，文班從東門進入，武班從西門進入。進閣門也是如此。夾階校尉十人同聲呼叫，進完後停止。宰相、中書門下兩省官對站在香案前，百官列在殿庭左右，巡使二人

於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莅於鐘鼓樓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書省官爲首。武班供奉者立於橫街之北，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傘、扇而立。東宮官居上臺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唯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隨本品。侍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軍勘以木契，自東西閣而入。內侍省五品以上一人引之，左右衛大將軍、將軍各一人押之。二十人以下入，則不帶仗。三十人入，則左右廂監門各二人，千牛備身各四人，三衛各八人，金吾一人。百人入，則左右廂監門各六人，千牛備身各四人，三衛三十三人，金吾七人。二百人，則增以左右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翊衛等。凡仗入，則左右廂加一人監視永巷，御刀、弓箭。及三衛帶刀入，則曰“仗入”；三衛不帶刀而入，則曰“監視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輟朝日，六刻即下。宴蕃客日，隊下，復立半仗於兩廊。朔望受朝及蕃客辭見，加纛、稍隊，儀仗減半。凡千牛仗立，則全仗立。太陽虧，昏塵大霧，則內外諸門皆立仗。泥雨，則延三刻傳點。

分別走到鐘鼓樓下，先是一品官班，其次是二品班，再次是三品班，再次是四品班，再次是五品班。每班，都是尚書省官爲首。武班供奉者站在橫街的北面，其次是千牛中郎將，再次是千牛將軍，再次是過狀中郎將一人，再次是接狀中郎將一人，再次是押柱中郎將一人，再次是押柱中郎一人，再次是排階中郎將一人，再次是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再次是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是殿中省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傘、扇站立。東宮官處在上臺官之後，王府官又在其後，祇有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隨本品官列班。侍中啓奏“警衛宮禁”，皇帝步行從西序房門出，收起扇，扇合攏。皇帝登上御座，扇張開。左右各保留扇三把。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啓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導引宰相及兩省官再拜，上殿。內謁者奉命呼叫儀仗，左右羽林軍用木牌驗明後，從東西閣門進入。內侍省五品以上一人引導，左右衛大將軍、將軍各一人統領。二十人以下入宮，就不帶儀仗。三十人入宮，就有左右廂監門各二人，千牛備身各四人，三衛各八人，金吾一人。百人進入，就有左右廂監門各六人，千牛備身各四人，三衛三十三人，金吾七人。二百人進入，就增加左右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翊衛等。凡儀仗進入，就由左右廂增加一人監控永巷，帶刀、弓箭。到三衛帶刀進入時，就喊“儀仗進入”；三衛不帶刀進入，就喊“監視者進入”。朝見完畢，皇帝步行進東序門，然後放出儀仗。內外儀仗隊，到七刻時纔能退下。常參日和停朝日，六刻就退下。宴會蕃客之日，儀仗隊撤下，又在兩廊排列一半儀仗隊。朔日望日接受朝拜及蕃客辭行會見，就增加大旗、長矛隊，儀仗減半。凡是千牛仗立仗，就全儀仗立仗。遇日食、沙塵昏暗及大霧時，就內外各門都設立儀仗。下雨泥濘，就延遲三刻傳呼點名。

駕。大駕鹵簿。天子將出，前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晝漏上五刻，駕發。前發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爲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鉞、戟以次入陳殿庭。通事舍人引群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以下奉迎於西階，侍中負寶，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天子乘輿以出，降自西階，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千牛將軍前執轡，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綬，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

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鑾駕動，警蹕，鼓傳音，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而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侍郎乘馬奏“駕少留，敕侍臣乘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乘馬。”贊者承傳，侍臣皆乘。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路前，贊者在供奉官內。

侍臣乘畢，侍郎奏“請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侍郎復位，千牛將軍升。侍郎奏“請發”。萬年縣令先導，次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皆乘路，鹵簿如本品。

次清游隊。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人，帶弓箭、橫刀，檢校龍旗以前朱雀等隊，各二人持褰稍，騎夾。次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帶弓箭、橫刀，領夾道鐵甲吹飛。次虞候吹飛四十八騎，平巾幘、緋裋襦、大

駕。大駕鹵簿儀仗。天子將要出行，前兩日，太樂令在庭中設置宮懸樂器。白晝漏上五刻時，皇帝大駕出發。出發前七刻，敲第一遍鼓爲第一次戒嚴。前五刻，敲第二遍鼓是二次戒嚴，侍中舉笏板啓奏“請宮中戒嚴”。有關部門陳設儀仗。前二刻，敲第三遍鼓是三次戒嚴。各衛各自督率部隊與鉞、戟依次進入在殿庭中列隊。通事舍人引導群官站在朝堂，侍中、中書令以下在西階奉迎，侍中負印寶，乘黃令把輅車送到太極殿西階向南。千牛將軍一人拿長刀站在輅車前向北。黃門侍郎一人站在侍從之臣前面，贊禮者二人。警衛宮禁之後，太僕卿提著衣擺登上輅車，直立手握繮繩。天子乘坐輿而出，從西階下，使車蓋彎曲直立，清道戒嚴，部署警衛人員，千牛將軍上前抓住繮繩，天子登上輅車，太僕卿交出上車繩索，侍中、中書令以下在車旁侍立。

黃門侍郎上前啓奏“請出發”。鑾駕啓動，清道戒嚴，鼓聲傳告，黃門侍郎和贊禮者在兩旁引導而出，千牛將軍在輅車兩旁快步前進。鑾駕出承天門，侍郎乘馬啓奏“請鑾駕稍停留，下敕侍臣騎馬”。侍中上前奉旨，退下宣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下宣稱：“侍臣騎馬。”贊禮者接着傳呼，侍臣都騎上馬。侍衛官各自督率部屬左右護駕，在黃麾仗內。符寶郎捧着六枚印寶與殿中後部跟從，在黃鉞仗內。侍中、中書令以下旁侍在輅車前，贊禮者在供奉官隊列中。

侍從之臣騎馬完畢，侍郎啓奏“請從車右上車”。侍中上前奉旨，退下宣稱“制曰可”。侍郎回到原位，千牛將軍上車。侍郎奏稱“請出發”。萬年縣縣令在前引導，其次是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都乘輅車，所用儀仗如同本品官。

其次是清游隊。接着是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人，帶弓箭、橫刀，督查龍旗以前的朱雀等隊伍，各有二人拿褰稍，騎馬一左一右。其次是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帶弓箭、橫刀，統領夾道鐵甲吹飛。再次是虞候吹飛四十八騎，戴平巾幘，穿紅背心、大口褲，帶弓箭、橫刀，夾道

口袴，帶弓箭、橫刀，夾道分左右，以屬黃麾仗。次外鐵甲飲飛二十四人，帶弓箭、橫刀，甲騎具裝，分左右廂，皆六重，以屬步甲隊。

次朱雀隊。次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皆四馬，有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皆平巾幘、大口袴、緋衫。太卜令一人，居辟惡車，服如飲飛，執弓箭。左金吾衛隊正一人，居皮軒車，服平巾幘、緋裋襦，銀裝儀刀，紫黃綬紛，執弩。次引駕十二重，重二人，皆騎，帶橫刀。自皮軒車後，屬於細仗前，稍、弓箭相間，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

次鼓吹。次黃麾仗一，執者武弁、朱衣、革帶，二人夾。次殿中侍御史二人導。次太史監一人，書令史一人，騎引相風、行漏輿。次相風輿，正道匠一人，輿士八人，服如正道匠。次擗鼓、金鉦，司辰、典事匠各一人，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次行漏輿，正道匠一人，輿士十四人。

次持鉞前隊。次御馬二十四，分左右，各二人馭。次尚乘奉御二人，書令史二人，騎從。

次左青龍右白虎旗，執者一人，服如正道匠，引、夾各二人，皆騎。次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各領二十五騎，二十人執稍，四人持弩，一人帶弓箭，行儀刀仗前。次通事舍人，四人在左，四人在右。侍御史，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御史中丞，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左拾遺一人在左，右拾遺一人在右。左補闕一人在左，右補闕一人在右。起居郎一人在左，起居舍人一人在右。諫議大夫，一人在左，一人在右。給事中二人在左，中書舍人二人在右。黃門侍郎二人在

分左右，跟隨黃麾仗。再次是外鐵甲飲飛二十四人，帶弓箭、橫刀，鐵甲騎兵全副武裝，分左右廂，都是六層，跟隨步甲隊。

再次是朱雀隊。接着是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避惡車、皮軒車，都是四匹馬拉，有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都戴平巾幘，穿大口褲、紅衫。太卜令一人，在避惡車上，服飾如同飲飛，拿弓箭。左金吾衛隊正一人，在皮軒車上，戴平巾幘，穿紅背心，帶銀飾儀刀，紫黃飄帶，拿弩。再次是引駕十二層，每層二人，都騎馬，帶橫刀。從皮軒車以後，挨在細仗前，長矛、弓箭相間隔，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

再次是鼓吹樂隊。接着是黃麾仗一杆，拿麾者戴武弁、穿紅衣，繫皮帶，二人一左一右。其次是殿中侍御史二人前導。再次是太史監一人，書令史一人，騎馬引導測風、記時車。太史監書令史後是測風車，有正道匠一人，輿士八人，服飾同於正道匠。再次是擗鼓、金鉦，有司辰、典事匠各一人，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接着是記時車，有正道匠一人，輿士十四人。

再次是持鉞前隊。接着是御馬二十四匹，分左右，各有二人駕馭。其次是尚乘奉御二人，書令史二人，騎馬跟從。

再次是左青龍右白虎旗，旗手一人，服飾如同正道匠，前引、旁護各二人，都騎馬。其次是左右衛果毅都尉各一人，各帶領二十五騎，二十人拿長矛，四人拿弩，一人帶弓箭，走在儀刀仗前。再次是通事舍人，四人在左，四人在右。侍御史，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御史中丞，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左拾遺一人在左，右拾遺一人在右。左補闕一人在左，右補闕一人在右。起居郎一人在左，起居舍人一人在右。諫議大夫，一人在左，一人在右。給事中二人在左，中書舍人二人在右。黃門侍郎二人在左，中書侍郎二人在右。左散騎常侍一人在左，右散騎常侍一人在右。侍中二人在左，中書令二人在右。通事舍人

左，中書侍郎二人在右。左散騎常侍一人在左，右散騎常侍一人在右。侍中二人在左，中書令二人在右。通事舍人以下，皆一人從。次香燈一，有衣，綉以黃龍，執者四人，服如折衝都尉。

次左右衛將軍二人，分左右，領班劍、儀刀，各一人從。次班劍、儀刀，左右廂各十二行：第一左右衛親衛各五十三人，第二左右衛親衛各五十五人，第三左右衛勛衛各五十七人，第四左右衛勛衛各五十九人，各執金銅裝班劍，纁朱綬紛；第五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一人，第六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三人，第七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五人，第八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七人，各執金銅裝儀刀，綠綬綬紛；第九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九人，第十左右衛翊衛各七十一人，第十一左右衛翊衛各七十三人，第十二左右衛翊衛各七十五人，各執銀裝儀刀，紫黃綬紛。自第一行有曲折三人陪後門，每行加一人，至第十二行曲折十四人。

次左右廂，諸衛中郎將主之，執班劍、儀刀，領親、勛、翊衛。次左右衛郎將各一人，皆領散手翊衛三十人，佩橫刀，騎，居副仗稍翊衛內。次左右衛郎將各一人，各領翊衛二十八人，甲騎具裝，執副仗稍，居散手衛外。次左右衛供奉中郎將、郎將四人，各領親、勛、翊衛四十八人，帶橫刀，騎，分左右，居三衛仗內。

次玉路，駕六馬，太僕卿馭之，駕士三十二人。凡五路，皆有副。駕士皆平巾幘、大口袴，衫從路色。玉路，服青衫。千牛衛將軍一人陪乘，執金裝長刀，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騎夾，皆一人從，居供奉官後。次千牛

以下，都有一人跟從。再次是香凳一把，有外罩，綉有黃龍，四人抬着，服飾如同折衝都尉。

再次是左右衛將軍二人，分左右，領執班劍、儀刀各一人跟從。身後是班劍、儀刀，左右廂各十二行：第一行有左右衛親衛各五十三人，第二行左右衛親衛各五十五人，第三行左右衛勛衛各五十七人，第四行左右衛勛衛各五十九人，各拿金銅飾班劍，淺紅飄帶；第五行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一人，第六行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三人，第七行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五人，第八行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七人，各拿金銅飾儀刀，蒼綠飄帶，第九行左右衛翊衛各六十九人，第十行左右衛翊衛各七十一人，第十一行左右衛翊衛各七十三人，第十二行左右衛翊衛各七十五人，各拿銀飾儀刀，紫黃飄帶。在第一行有曲折三人陪在後門，每行增加一人，到第十二行有曲折十四人。

再次是左右廂，由各衛中郎將統領，拿班劍、儀刀，帶領親、勛、翊衛。其次是左右衛郎將各一人，都帶領散手翊衛三十人，佩橫刀，騎馬，處於副仗稍翊衛內。再次是左右衛郎將各一人，各帶領翊衛二十八人，鐵甲騎兵全副武裝，拿副仗稍，處於散手衛外。再次是左右衛供奉中郎將、郎將四人，各帶領親、勛、翊衛四十八人，帶橫刀，騎馬，分左右，處於三衛仗內。

再次是玉輅車，駕車六匹馬，太僕卿駕車，駕士三十二人。共五輛輅車，都有副車，駕士都戴平巾幘、穿大口褲，衫根據輅車之色而定。玉輅，服飾是青衫，千牛將軍一人陪同乘車護衛。拿金飾長刀，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騎馬在兩旁，都有一人跟從，在供奉官後。其次是千牛衛將軍

衛將軍一人，中郎將二人，皆一人從。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二人，騎，居玉路後，帶橫刀，執御刀、弓箭。次御馬二，各一人馭。次左右監門校尉二人，騎，執銀裝儀刀，居後門內。

次衛門旗，二人執，四人夾，皆騎，赤綦襖、黃冒、黃袍。次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執銀裝儀刀，督後門，十二行，仗頭皆一人。次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居副仗稍外。次左右衛夾轂，廂各六隊。

次大傘二，執者騎，橫行，居衛門後。次雉尾障扇四，執者騎，夾傘。次腰輿，輿士八人。次小團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花蓋二，皆執者一人，夾腰輿。自大傘以下，執者服皆如折衝都尉。次掌輦四人，引輦。次大輦一，主輦二百人，平巾幘、黃絲布衫、大口袴、紫誕帶、紫行滕、鞋襪。尚輦奉御二人，主腰輿，各書令史二人騎從。

次殿中少監一人，督諸局供奉事，一人從。次諸司供奉官。次御馬二十四，各二人馭，分左右。次尚乘直長二人，平巾幘、緋袴褶，書令史二人騎從，居御馬後。

次後持鉞隊。次大傘二，雉尾扇八，夾傘左右橫行。次小雉尾扇、朱畫團扇，皆十二，左右橫行。次花蓋二，叉二。次俾倪十二，左右橫行。次玄武幢一，叉一，居絳麾內。次絳麾二，左右夾玄武幢。次細稍十二，孔雀爲毼，左右橫行，居絳麾後。自鉞、戟以下，執者服如黃麾仗，唯玄武幢執者服如罕、畢。

次後黃麾，執者一人，夾二人，皆騎。次殿中侍御史二人，分左右，

一人，中郎將二人，都有一人跟從。再次是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二人，騎馬，在玉輅車後，帶橫刀，拿御刀、弓箭。再次是御馬二匹，各有一人控馭。再次是左右監門校尉二人，騎馬，拿銀飾儀刀，在後門內。

再次是衛門旗，二人舉旗，四人旁護，都騎馬，穿紅綦襖、戴黃帽、穿黃袍。其次是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馬，拿銀飾儀刀，督管後門，十二行，仗頭都是一人。再次是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在副仗稍外。再次是左右衛夾轂，每廂各六隊。

再次是二大傘，舉傘者騎馬，橫排成行，在衛門之後。接着是雉尾障扇四把，舉扇者騎馬，夾傘旁。再次是腰輿，輿士八人。再次是四把小團雉尾扇，十二把方雉尾扇，二把華蓋，都有舉者一人，在腰輿旁。從大傘以下，執者服飾都如同折衝都尉。再次是掌輦四人，在前引導輦。再次是一乘大輦，管輦者二百人，穿戴平巾幘、黃絲布衫、大口褲、紫誕帶、紫綁腿、鞋襪。尚輦奉御二人，管腰輿，各有書令史二人騎馬跟從。

再次是殿中少監一人，督管各局供奉之事，一人跟從。接着是各部門供奉官。再次是御馬二十四匹，各有二人控馭，分爲左右。再次是尚乘直長二人，戴平巾幘、穿紅褲褶，有書令史二人騎馬跟從，在御馬後。

再次是後持鉞隊。接着是兩把大傘，八把雉尾扇，在傘左右橫排成行。再次是小雉尾扇、紅畫團扇，都是十二把，左右橫排成行。再次是二把華蓋，二把叉。再次是車杠十二副，左右橫排成行。再次是一把玄武幢，一把叉，處於紅色麾之內。再次是紅麾二把，左右旁護玄武幢。再次是細長矛十二杆，孔雀羽毛作飾物，左右橫排成行，處於紅麾後。從鉞、戟以下，拿者服飾同於黃麾仗。惟有執玄武幢者服飾同於執罕、畢旗者。

再次是後黃麾，舉者一人，旁護二人，都騎馬。再次是殿中侍御史二人，分爲左右，各有令

各令史二人騎從，居黃麾後。次大角。次方輦一，主輦二百人。次小輦一，主輦六十人。次小輿一，奉輿十二人，服如主輦。次尚輦直長二人，分左右，檢校輦輿，皆書令史二人騎從。次左右武衛五牛旗輿五，赤青居左，黃居中，白黑居右，皆八人執之，平巾幘、大口袴，衫從旗色，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主之，騎，執銀裝長刀。

次乘黃令一人，丞一人，分左右，檢校玉路，皆府史二人騎從。次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皆駕六馬，駕士三十二人。次五副路，皆駕四馬，駕士二十八人。次耕根車，駕六馬，駕士三十二人。次安車、四望車，皆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次羊車，駕果下馬一，小史十四人。次屬車十二乘，駕牛，駕士各八人。次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四省局官各一人，騎，分左右夾屬車，各五人從，唯符寶以十二人從。次黃鉞車，上建黃鉞，駕二馬，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駕士十二人。次豹尾車，駕二馬，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駕士十二人。

次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各領掩後二百人步從，五十人爲行，大戟五十人，刀、楯、積五十人，弓箭五十人，弩五十人，皆黑鍔、甲、覆膊、臂鞬，橫行。次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領步甲隊及戛仗，各二人執襍稍從。次前後左右廂步甲隊。次左右廂黃麾仗。次左右廂戛仗。

次諸衛馬隊，左右廂各二十四。自十二旗後，屬於玄武隊，前後有主帥以下四十人，皆戎服大袍，二人引旗，一人執，二人夾，二十人執稍，餘佩弩、弓箭。第一辟邪旗，左右金

史二人騎馬跟從，在黃麾後。再次是大角。再次是一乘方輦，管輦者二百人。再次是一乘小輦，管輦者六十人。再次是一乘小輿，管輿者十二人，服飾同管輦者。再次是尚輦直長二人，分左右，督查輦輿，都有書令史二人騎馬跟從。再次是左右武衛五牛旗輿五乘，赤色青色在左，黃色在中，白色黑色在右，都是八人抬着，戴平巾幘、穿大口褲，衫色根據旗色而定，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統領，騎馬，拿銀飾長刀。

再次是乘黃令一人，丞一人，分爲左右，督查玉輅車，都有府史二人騎馬跟從。再次是金輅車、象輅車、革輅車、木輅車，都是六馬駕車，駕士三十二人。再次是五乘副輅車，都是四馬駕車，駕士二十八人。再次是耕根車，六馬駕車，駕士三十二人。再次是安車、四望車，都是四馬駕車，駕士二十四人。再次是羊車，用一匹矮馬駕車，有小史十四人。再次是皇帝侍從車十二輛，用牛駕車，駕士各八人。再次是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四省局官員各一人，騎馬，分爲左右在侍從車旁，各有五人跟從，祇有印寶用十二人跟從。再次是黃鉞車，車上豎立一把黃斧鉞，二馬駕車，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上，駕士十二人。再次是豹尾車，二馬駕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上，駕士十二人。

再次是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各帶領掩後二百人步行跟從，五十人爲一行，拿大戟五十人，拿刀、楯、小矛五十人，拿弓箭五十人，拿弩五十人，都戴黑頭盔、鎧甲、覆膊、臂鞬，橫排成行。再次是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帶領步甲隊及戛仗，各有二人拿襍稍跟從。再次是前後左右廂步甲隊。再次是左右廂黃麾仗。再次是左右廂戛仗。

再次是各衛馬隊，左右廂各二十四隊。在十二旗後，跟隨玄武隊，前後有主帥以下四十人，都穿軍裝大袍，二人前引旗，一人舉旗，二人旁護，二十人拿長矛，其餘佩弩、弓箭。第一是避邪旗，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都穿軍

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皆戎服大袍，佩弓箭、橫刀，騎。第二應龍旗，第三玉馬旗，第四三角獸旗，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五黃龍負圖旗，第六黃鹿旗，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七飛麟旗，第八馱馱旗，第九鸞旗，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鳳旗，第十一飛黃旗，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二麟旗，第十三角端旗，以當御，第十四赤熊旗，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五兕旗，第十六太平旗，左右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十七犀牛旗，第十八駿驕旗，第十九驍驕旗，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二十騶牙旗，第二十一蒼烏旗，左右威衛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第二十二白狼旗，第二十三龍馬旗，第二十四金牛旗，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其服皆如第一。

次玄武隊。次衙門一，居玄武隊前、大戟隊後，執者二人，夾四人，皆騎，分左右，赤綦襖，黃袍，黃冒。次衙門左右廂，廂有五門，執、夾人同上。第一門，居左右威衛黑質步甲隊之後，白質步甲隊之前。第二門，居左右衛步甲隊之後，左右領軍衛黃麾仗之前。第三門，居左右武衛黃麾仗之後，左右驍衛黃麾仗之前。第四門，居左右領軍衛黃麾仗之後，左右衛步甲隊之前。第五門，居左右武衛白質步甲隊之後，黑質步甲隊之前。五門別當步甲隊黃麾仗前、馬隊後，各六人分左右，戎服大袍，帶弓箭、橫刀。

凡衙門皆監門校尉六人，分左右，執銀裝長刀，騎。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將軍、中郎將，各巡行。校

裝大袍，佩帶弓箭、橫刀，騎馬。第二是應龍旗，第三是玉馬旗，第四是三角獸旗，左右領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五是黃龍負圖旗，第六是黃鹿旗，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七是飛麟旗，第八是馱馱旗，第九是鸞旗，左右武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十是鳳旗，第十一是飛黃旗，左右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十二是麟旗，第十三角端旗，對着御位。第十四是赤熊旗，左右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十五是兕旗，第十六是太平旗，左右驍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十七是犀牛旗，第十八是駿驕旗，第十九是驍驕旗，左右武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第二十是騶牙旗，第二十一是蒼烏旗，左右威衛果毅都尉各一人統領。第二十二是白狼旗，第二十三是龍馬旗，第二十四是金牛旗，左右領軍衛折衝都尉各一人統領。其服飾都和第一旗同。

再次是玄武隊。接着是一衙門隊形，在玄武隊前、大戟隊後，舉旗者二人，旁護四人，都騎馬，分爲左右，穿紅綦襖，黃袍，戴黃帽。再次是衙門左右廂，每廂有五門，旗手、旁護的人數服飾同上。第一門，在左右威衛黑色底步甲隊之後，白色底步甲隊之前。第二門，在左右衛步甲隊之後，左右領軍衛黃麾仗之前。第三門，在左右武衛黃麾仗之後，左右驍衛黃麾仗之前。第四門，在左右領軍衛黃麾仗之後，左右衛步甲隊之前。第五門，在左右武衛白色底步甲隊之後，黑色底步甲隊之前。五門分別對着步甲隊黃麾仗前、馬隊後，各有六人分爲左右，穿軍裝大袍，帶弓箭、橫刀。

凡是衙門都有監門校尉六人，分列左右，拿銀飾長刀，騎馬。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將軍、中郎將，各在兩廂巡行。校尉二人，來回督察各

尉二人，往來檢校諸門。中郎將各一人騎從。左右金吾衛將軍循仗檢校，各二人執褱稍騎從。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糾察仗內不法，各一人騎從。

駕所至，路南向，將軍降立于路右，侍中前奏“請降路”。天子降，乘輿而入，傘、扇、華蓋，侍衛。

鑾還，一刻，擊一鼓爲一嚴，仗衛還於塗。三刻，擊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奏“請中嚴”。五刻，擊三鼓爲三嚴，黃門侍郎奏“請駕發”。鼓傳音，駕發，鼓吹振作。入門，太樂令命擊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鼓祝，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敵，樂止。既入，鼓祝，奏《太和》之樂。回路南向，侍中請降路，乘輿乃入，傘、扇，侍御，警蹕如初。至門，戛敵，樂止。皇帝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皆休。

門。中郎將各一人騎馬跟從。左右金吾衛將軍依次督查儀仗，各有二人拿着褱稍騎馬跟從。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糾察儀仗隊內不守法規者，各有一人騎馬跟從。

車駕所到，輅車向南，將軍下車站在輅車之右，侍中上前啓奏“請下輅車”。天子下車，乘輿而進，使用傘、扇、華蓋，侍衛。

鑾駕回宮，一刻時，敲第一遍鼓是第一次戒嚴，儀仗衛隊從路上返回。三刻，敲第二遍鼓是第二次戒嚴，將士布置衛隊儀仗，侍中啓奏“請宮中戒嚴”。五刻，敲第三遍鼓是第三次戒嚴，黃門侍郎啓奏“請鑾駕出發”。敲鼓傳命，鑾駕出發，鼓吹樂器演奏。進門，太樂令命令敲蕤賓調的鐘，左邊五鐘響應。敲祝，奏《采茨》樂曲。到太極門，擊敵，音樂停止。進入後，敲祝，奏《太和》音樂。輅車掉頭向南，侍中請皇帝下輅車，皇帝乘輿而進，用傘、扇，侍御、清道戒嚴如同當初。到門，擊敵，音樂停止。皇帝進入，侍中舉笏板啓奏“請解除戒嚴”。敲鉦，將士都休息。

唐書卷二十三(下)

志第十三(下)

儀衛(下)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出，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率司仗布侍衛，司賓列內命婦於庭，西嚮北上，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車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太皇太后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內命婦從。

出門，太皇太后升車，從官皆乘馬，內命婦、官人以次從。清游隊，旗一，執者一人，佩橫刀，引、夾皆二人，佩弓箭、橫刀，騎。次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佩橫刀、弓箭；領騎四十，亦佩橫刀，夾折衝；執稍二十人，持弩四人，佩弓箭十六人，持襍稍、刀二人。次虞候飲飛二十八人，騎，佩弓箭、橫刀，夾道分左右，以屬黃麾仗。

次內僕令一人在左，丞一人在右，各書令史二人騎從。次黃麾一，執者一人，夾道二人，皆騎。次左右廂黃麾仗，廂皆三行，行百人。第一短戟，五色氅，執者黃地白花綦襖、冒。第二戈，五色氅，執者赤地黃花綦襖、冒。第三鎗，五色幡，執者青地赤花綦襖、冒。左右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領軍衛各三行，行二十人，每衛以主帥六人主之，皆豹文袍、冒，執鎗石裝長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出行，尚儀舉笏板啓奏“請宮中戒嚴”。尚服率領司仗布置侍衛，司賓使內命婦在庭中列隊，面向西以北爲首，六部尚書以下到室中迎接，尚服背印寶，內僕把車送到閤外，尚儀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駕車者執纆，太皇太后乘輿而出，用華蓋，侍衛保護，戒嚴清道，內命婦相從。

出門，太皇太后上車，從官都騎馬，內命婦、宮女依次跟隨。清游隊，一面旗，旗手一人佩橫刀，前引、旁護者都是兩人，佩弓箭、橫刀，騎馬。其次是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佩橫刀、弓箭；帶領騎士四十人，也佩橫刀，在折衝都尉兩旁；拿長矛二十人，拿弩四人，佩弓箭十六人，拿襍稍、刀二人。再次是虞候飲飛二十八人，騎馬，佩弓箭，橫刀，分列左右，跟隨黃麾仗。

依次是內僕令一人在左，丞一人在右，各書令史二人騎馬跟從。再次是一把黃旗，舉旗一人，左右各一人，都騎馬。再次是左右廂黃麾仗，每廂都是三行，每行一百人。第一行是短戟，五色羽旗，旗手穿黃底白花綦襖、戴帽。第二行是戈，五色羽旗，旗手穿紅底黃花綦襖、戴帽。第三行是鎗，五色幡，舉幡者穿青底紅花綦襖、戴帽。左右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領軍衛各三行，每行二十人，每衛由主帥六人統領，都穿豹紋袍，戴帽，拿鎗石裝飾的長刀，騎馬，祇有左右領軍衛減三人。每衛果

刀，騎，唯左右領軍衛減三人。每衛果毅都尉一人，被綉袍，各一人從；左右領軍衛有絳引幡，引前者三，掩後者三。

次內謁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少監二人，騎，分左右，皆有內給使一人從。次內給使百二十人，平巾幘、大口袴、緋襦袴，分左右，屬於官人車。

次偏扇、團扇、方扇，皆二十四，官人執之，衣綵大袖裙襦、綵衣、革帶、履，分左右。次香燈一，內給使四人輿之，居重翟車前。

次重翟車，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次行障六，次坐障三，皆左右夾車，官人執之，服同執扇。次內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執御刀，服如內給使，夾重翟車。次腰輿一，執者八人，團雉尾扇二，夾輿。次大傘四。次雉尾扇八，左右橫行，為二重。次錦花蓋二，單行。次小雉尾扇、朱畫團扇皆十二，橫行。次錦曲蓋二十，橫行，為二重。次錦六柱八，分左右。自腰輿以下，皆內給使執之。

次官人車。次絳麾二，分左右。次後黃麾一，執者一人，夾二人，皆騎。次供奉官人，在黃麾後。

次厭翟車、翟車、安車，皆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四望車，駕士二十二人；金根車，駕牛，駕士十二人。

次左右廂衙門各二，每門二人執，四人夾，皆赤綦襖，黃袍、冒，騎。

次左右領軍衛，廂皆一百五十人，執殳，赤地黃花綦襖、冒，前屬於黃麾仗，後盡鹵簿；廂各主帥四人主之，皆黃袍、冒，執鎗石裝長刀，

毅都尉一人，披綉袍，各有一人跟從；左右領軍衛有絳色引幡，在前引導者三人，在後掩護者三人。

依次是內謁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少監二人，騎馬，分列左右，都有內給使一人跟從。再次是內給使一百二十人，戴平巾幘，穿大口褲，紅背心，分列左右，跟隨宮女車。

依次有偏扇、團扇、方扇，都是二十四把，宮女舉着，穿彩色大袖裙襦，彩衣，皮帶、鞋，分列左右。再次是一把香燈，內給使四人抬着，在重翟車之前。

依次是重翟車，四馬駕車，駕士二十四人。再次是行路遮障六副，再次是坐遮障三副，都在車的左右兩旁，由宮女拿着，服飾同於拿扇者。再次是內寺伯二人，帶領寺人六人，拿御刀，服飾如同內給使，旁護重翟車。再次是腰輿一乘，抬者八人，團雉尾扇二把，在腰輿兩旁。再次是四把大傘。再次是八把雉尾扇，左右橫排成行，是兩重。再次是錦花蓋兩把，單行。再次是小雉尾扇、朱畫團扇都是十二把，橫排成行。再次是錦曲蓋二十把，橫排成行，是兩重。再次是六錦八柱，分列左右。從腰輿以下，都由內給使舉着。

依次是宮女車。再次是二把紅色麾，分列左右。再次是後黃麾一把，舉麾一人，旁護二人，都騎馬。再次是供奉宮女，在黃麾後面。

依次是厭翟車、翟車、安車，都是四馬駕車，駕士各二十四人；四望車，駕士二十二人；金根車，用牛駕車，駕士十二人。

依次是左右廂衙門各二門，每門二人舉着，四人旁護，都穿紅綦襖、披黃袍、戴黃帽，騎馬。

依次是左右領軍衛，每廂都是一百五十人，拿殳，穿紅底黃花綦襖、戴帽，前面連接黃麾仗，後面到儀仗為止；每廂各有主帥四人統領，都穿黃袍、戴帽，拿黃銅飾長刀，騎馬；折衝都

騎；折衝都尉二人，檢校受仗，皆一人騎從。次衙門一，盡鹵簿後受仗內正道，每門監門校尉二人主之，執銀裝長刀；廂各有校尉一人，騎，佩銀橫刀，往來檢校。御馬減大駕之半。

太皇太后將還，三嚴，內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大次之前。既外辦，馭者執轡，太皇太后乘輿出次，華蓋、警蹕、侍衛如初。內命婦以下乘車以從。車駕入，內典引引外命婦退，駕至正殿門外，車駕南嚮，尚儀前奏“請降車”。將士還。

皇太子出，則鹵簿陳於重明門外。其日三刻，官臣皆集於次，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官臣就位，侍衛官服其器服，左庶子負璽詣閣奉迎，僕進車若輦於西閣外，南嚮，內率一人執刀立車前，北嚮，中允一人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立中允之前。前二刻，諸衛之官詣閣奉迎，官臣應從者各出次，立於門外，文東武西，重行北嚮北上。

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升正位執轡，皇太子乘輿而出，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綬，左庶子以下夾侍。中允奏“請發”，車動，贊者夾引而出，內率夾車而趨，出重明門，中允奏“請停車，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侍臣皆騎。中允奏“請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內率升訖，中允奏“請發”。車動，鼓吹振作，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

出延喜門，家令先導，次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太師，皆輅

尉二人，督查受仗，都有一人騎馬跟從。再次是一副衙門，到鹵簿儀仗後受仗內正道為止，每門有監門校尉二人統領，拿銀飾長刀；每廂各有校尉一人，騎馬，佩銀橫刀，來往督查。駕車馬減為大駕的一半。

太皇太后將回宮時，三次敲鼓戒嚴，內典引導外命婦出帷帳，就位；司賓引導內命婦出帷帳，按次序站在帷宮之前。警衛宮禁以後，駕車者拉住繩，太皇太后乘坐輿出帷宮，有華蓋、清道戒嚴、侍衛同於當初。內命婦以下乘車跟從。車駕入宮，內典引引導外命婦退下，車駕到正殿門外，車頭向南。尚儀上前啓奏“請下車”。將士返回。

皇太子出行，儀仗就陳設在重明門外。這天三刻時，太子東宮官臣都集中到帷帳之位，左庶子舉笏板啓奏“請宮中戒嚴”。典謁引導東宮官臣就位，侍衛官穿戴佩帶其服飾器仗，左庶子背負印璽到閣門迎接，車夫把車或輦送到西閣外，面向南，內率一人拿刀站在車前，面向北，中允一人站在侍臣之前，贊禮者二人站在中允之前。前二刻，各侍衛官到閣門迎接，官臣中應隨從者各自走出帷帳，站在門外，文官在東武官在西，雙行面向北以北為首。

左庶子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車夫上車在正位抓住繩，皇太子乘坐輿而出，內率上前拉住繩，皇太子上車，車夫立正把上車繩索交給皇太子，左庶子以下在車兩旁侍立。中允啓奏“請出發”，車啓動，贊禮者在車旁引導而出，內率在車旁快步前行，出重明門，中允啓奏“請停車，侍從之臣上馬”。左庶子上前接受命令，退下宣稱：“太子有令說可以。”中允退下宣稱：“侍從之臣上馬。”贊禮者接着傳呼，侍從之臣都騎上馬。中允啓奏“請車右衛士上車”。左庶子上前接受命令，退下宣稱：“太子有令說可以。”內率上車完畢，中允啓奏“請發車”。車啓動，鼓吹音樂演奏，太傅乘車在前指導，少傅乘車跟從指引。

出延喜門，家令在前引導，其次是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太師，都乘輅車，配備儀

車，備鹵簿。

次清游隊，旗一，執者一人，佩橫刀，引、夾皆二人，亦佩弓箭、橫刀，騎。次清道率府折衝都尉一人，佩弓箭、橫刀，領騎三十，亦佩橫刀，十八人執稍，九人挾弓箭，三人持弩，各二人騎從。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騎，佩橫刀、弓箭，領清道直蕩及檢校清游隊各二人，執穰稍騎從。次外清道直蕩二十四人，騎，佩弓箭、橫刀，夾道。

次龍旗六，各一人騎執，佩橫刀，戎服大袍，橫行正道，每旗前後二人騎，爲二重，前引後護，皆佩弓箭、橫刀，戎服大袍。次副竿二，分左右，各一人騎執。次細引六重，皆騎，佩橫刀，每重二人，自龍旗後屬於細仗，稍、弓箭相間，廂各果毅都尉一人主之。

次率更丞一人，府、史二人騎從，領鼓吹。次誕馬十，分左右，執者各二人。次廐牧令一人居左，丞一人居右，各府、史二人騎從。

次左右翊府郎將二人，主班劍。次左右翊衛二十四人，執班劍，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四人、司直二人、文學四人、洗馬二人，司議郎二人居左，太子舍人二人居右，中允二人居左，中舍人二人居右，左右諭德二人，左右庶子四人，騎，分左右，皆一人從。次左右衛率府副率二人步從。

次親、勛、翊衛，廂各中郎將、郎將一人，皆領儀刀六行：第一親衛二十三人，第二親衛二十五人，皆執金銅裝儀刀，纁朱綬紛；第三勛衛二十七人，第四勛衛二十九人，皆執銀裝儀刀，綠綬紛；第五翊衛三十一人，第六翊衛三十三人，皆執鑰石裝

仗。

依次是清游隊，一面旗，旗手一人，佩橫刀，前引、旁護都是二人，也佩弓箭、橫刀，騎馬。其次是清道率府折衝都尉一人，佩弓箭，橫刀，帶領騎士三十，也佩橫刀，十八人拿長矛，九人帶弓箭，三人拿弩，各有二人騎馬跟從。再次是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騎馬，佩橫刀、弓箭，帶領清道直蕩以及檢校清游隊各二人，拿着穰稍騎馬跟從。再次是外清道直蕩二十四人，騎馬，佩弓箭、橫刀，在道路兩旁。

依次是六面龍旗，各有一人騎馬舉旗，佩橫刀，穿軍裝大袍，橫排成行在道路正中，每旗前後有二人騎馬，是兩層，前面引導後面掩護，都佩弓箭、橫刀，穿軍裝大袍。其次是二副副竿，分列左右，各有一人騎馬拿竿。再次是細仗引導六層，都騎馬，佩橫刀，每層二人。從龍旗後到細仗，長矛、弓箭相間隔，每廂各有果毅都尉一人統領。

依次是率更丞一人，府、史二人騎馬跟從，帶領鼓吹樂隊。其次是十四備用馬，分列左右，牽馬各有二人。其次是廐牧令一人在左，丞一人在右，各有府、史二人騎馬跟從。

依次是左右翊府郎將二人，統領着班劍隊。再次是左右翊衛二十四人，拿班劍，分列左右。再次是通事舍人四人、司直二人、文學四人、洗馬二人，司議郎二人在左，太子舍人二人在右，中允二人在左，中舍人二人在右，左右諭德二人，左右庶子四人，騎馬，分列左右，都有一人跟從。再次是左右衛率府副率二人步行跟從。

依次是親、勛、翊衛，每廂各有中郎將、郎將一人，都帶領儀刀六行：第一行是親衛二十三人，第二行是親衛二十五人，都拿金銅飾儀刀，淺紅飄帶；第三行是勛衛二十七人，第四行是勛衛二十九人，都拿銀飾儀刀，蒼綠色飄帶；第五行是翊衛三十一人，第六行是翊衛三十三人，都拿黃銅飾儀刀，紫黃飄帶。從第一行有曲折三人

儀刀，紫黃綬紛。自第一行有曲折三人陪後門，每行加一人，至第六行八人。次三衛十八人，騎，分左右夾路。

次金路，駕四馬，駕士二十三人，僕寺僕馭，左右率府率二人執儀刀陪乘。次左右衛率府率二人，夾路，各一人從，居供奉官後。次左右內率府率二人，副率二人，領細刀、弓箭，皆一人從。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箭。次三衛儀刀仗，後開衙門。次左右監門率府直長各六人，執鎗石儀刀，騎，監後門。次左右衛率府，兩各翊衛二隊，皆騎，在執儀刀行外；壓角隊各三十人，騎，佩橫刀，一人執旗，二人引，二人夾，十五人執稍，七人佩弓箭，三人佩弩，隊各郎將一人主之。

次傘，二人執，雉尾扇四，夾傘。次腰輿一，執者八人，團雉尾扇二，小方雉尾扇八，以夾腰輿，內直郎二人主之，各令史二人騎從。次誕馬十，分左右，馭者各二人。次典乘二人，各府、史二人騎從。次左右司禦率府校尉二人騎從，佩鎗石裝儀刀，領團扇、曲蓋。次朱漆團扇六，紫曲蓋六，各橫行。次諸司供奉。次左右清道率府校尉二人，騎，佩鎗石裝儀刀，主大角。

次副路，駕四馬，駕士二十二人；輅車，駕一馬，駕士十四人；四望車，駕一馬，駕士十人。

次左右廂步隊十六，每隊果毅都尉一人，領騎三十人，戎服大袍，佩橫刀，一人執旗，二人引，二人夾，二十五人佩弓箭，前隊持稍，與佩弓箭隊以次相間。次左右司禦率府副率各一人，騎，檢校步隊，二人執襍稍騎從。

陪侍在後門，每行增加一人，到第六行有八人。再次是三衛十八人，騎馬，分列左右。

依次是金輅車，四馬駕車，駕士二十三人，僕寺車夫駕車，左右率府率二人拿儀刀陪乘侍衛。其次是左右衛率府率二人，旁護輅車，各有一人跟從，在供奉官之後。其次是左右內率府率二人，副率二人，帶領細仗刀、弓箭，都有一人跟從。其次是千牛，騎馬，拿細仗刀、弓箭。其次是三衛儀刀仗，後開衙門。其次是左右監門率府直長各六人，拿黃銅飾儀刀，騎馬，監護後門。其次是左右衛率府，每兩各有翊衛二隊，都騎馬，在拿儀刀行列外；壓角隊各三十人，騎馬，佩橫刀，一人拿旗，二人引導旗，二人旁護旗，十五人拿長矛，七人佩弓箭，三人佩弩，每隊各有郎將一人統領。

依次是傘，二人舉着，四把雉尾扇，在傘兩旁。其次是一乘腰輿，抬者八人，團雉尾扇二把，小方雉尾扇八把，在腰輿兩旁，內直郎二人統領，各有令史二人騎馬跟從。其次是備用馬十四，分列左右，各有駕馭者二人。其次是典乘二人，各有府、史二人騎馬跟從。其次是左右司禦率府校尉二人騎馬跟從，佩黃銅飾儀刀，帶領團扇、曲蓋。其次是紅漆團扇六把，紫曲蓋六副，各橫排成行。其次是各部門供奉官。其次是左右清道率府校尉二人，騎馬，佩黃銅飾儀刀，統領大角。

依次是副輅車，四馬駕車，駕士二十二人；輅車，一馬駕車，駕士十四人；四望車，一馬駕車，駕士十人。

依次是左右廂步隊十六隊，每隊有果毅都尉一人，帶領騎士三十人，穿軍裝大袍，佩橫刀，一人拿旗，二人引導，二人旁護，二十五人佩弓箭，前隊拿長矛，和佩弓箭隊依次相間隔。其次是左右司禦率府副率各一人，騎馬，督查步隊，二人拿襍稍騎馬跟從。

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每色九行，行六人，赤綦襖、冒，行膝、鞋襪。第一戟，赤氍，六人；第二弓箭，六人；第三儀鉞，氍，六人；第四刀楯，六人；第五儀鎗，五色旛，六人；第六油戟，六人。次前仗首，左右廂各六色，每色三行，行六人，左右司禦率府二人，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六人主之；次左右廂各六色，每色三行，行六人，左右衛率府副率二人，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六人主之。左右司禦率府主帥各六人騎護後，率及副率各一人步從。廂有絳引旛十二，引前者六，引後者六。廂各有獨揭鼓六重，重二人，居儀仗外、仗內，皆赤綦襖、冒，行膝、鞋襪。左右司禦率府四重，左右衛率府二重。

次左右廂皆百五十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八十六人，左右衛率府各六十四人，赤綦襖、冒，主旻，分前後，居步隊外、馬隊內。各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一人主之，各一人騎從。廂各主帥七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四人，左右衛率府各三人，騎，分前後。

次左右廂馬隊，廂各十隊，隊有主帥以下三十一人，戎服大袍，佩橫刀，騎。隊有旗一，執者一人，引、夾各二人，皆佩弓箭，十六人持稍，七人佩弓箭，三人佩弩。第一，左右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第二、第三、第四，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第五、第六、第七，左右衛率府果毅都尉主之。第八、第九、第十，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二人主之。皆戎服大袍，佩弓箭、橫刀。

次後拒隊，旗一，執者佩橫刀，引、夾路各二人，佩弓箭、橫刀。次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一人，領四十騎，

依次是儀仗，左右廂各有六類，每類九行，每行六人，穿戴紅綦襖、帽，綁腿、鞋襪。第一行是戟、紅羽旗，六人；第二行是弓箭，六人；第三行是儀鉞，羽飾，六人；第四行是刀、楯，六人；第五行是儀鎗，五色旛旗，六人；第六行是油戟，六人。其次是前仗之首，左右廂各有六類，每類三行，每行六人，左右司禦率府二人，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六人統領；其次是左右廂各六類，每類三行，每行六人。左右衛率府副率二人，果毅都尉各一人，主帥各六人統領。左右司禦率府主帥各六人騎馬掩護後面，率與副率各有一人步行跟從。每廂有紅色引導旗旛十二副，引導前者六人，引導後者六人。每廂各有獨揭鼓六層，每層二人，處於儀仗之外、仗之內，都穿戴紅綦襖、帽、綁腿、鞋襪。左右司禦率府四層，左右衛率府二層。

依次是左右廂都是一百五十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八十六人，左右衛率府各六十四人，穿紅綦襖、戴帽，手執竹杖，分為前後，在步隊之外，馬隊之內。各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一人統領，各有一人騎馬跟從。每廂各有主帥七人，左右司禦率府各四人，左右衛率府各三人，騎馬，分為前後。

依次是左右廂馬隊，每廂各十隊，每隊有主帥以下三十一人，穿軍裝大袍，佩橫刀，騎馬。每隊有一旗，旗手一人，前引、旁護各二人，都佩弓箭，十六人拿長矛，七人佩弓箭，三人佩弩。第一隊，左右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二人統領。第二、第三、第四隊，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二人統領。第五、第六、第七隊，左右衛率府果毅都尉統領。第八、第九、第十隊，左右司禦率府果毅都尉二人統領。都穿軍裝大袍，佩弓箭、橫刀。

依次是後拒隊，一面旗，旗手佩橫刀，前引、夾路各二人，佩弓箭、橫刀。其次是清道率府果毅都尉一人，帶領四十騎士，佩橫刀，共有

佩橫刀，凡執稍二十人，佩弓箭十六人，佩弩四人，騎從。次後拒隊，前當正道受仗內，有衙門。次左右廂各有衙門三：第一，當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衛率府步隊前；第二，當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前；第三，當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衛率府步隊前。每門二人執，四人夾，皆騎，赤褙襖，黃袍、冒。門有監門率府直長二人檢校，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各二人檢校諸門，各一人騎從。

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各二人，檢校仗內不法，各一人騎從。次少師、少傅、少保，正道乘輅，備鹵簿，文武以次從。

皇太子所至，回車南嚮，左庶子跪奏“請降路”。

還宮，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再嚴，左庶子版奏“請中嚴”。三嚴，僕進車，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門外，降輿，乘車，左庶子請車右升，侍臣皆騎。車動，至重明門，官官下馬，皇太子乘車而入，太傅、少傅還。皇太子至殿前，車南嚮，左庶子奏“請降”，皇太子乘輿而入，侍從至閤，左庶子版奏“解嚴”。

若常行、常朝，無馬隊、鼓吹、金路、四望車、家令、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師、少保、少師，又減隊仗三之一，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輅車而已。二傅乘犢車，導從十人，太傅加清道二人。

皇太子妃鹵簿。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分左右爲三重，佩橫刀、弓箭。次青衣十人，分左右。次導客舍人四人，內給使六十人，皆分左右，後屬內人車。次偏扇、團扇、方扇各

拿長矛的二十人，佩弓箭的十六人，佩弩的四人，騎馬跟從。再次是後拒隊，前面對着正道受仗內，有衙門。再次是左右廂各有衙門三道：第一道，對着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衛率府步隊前；第二道，對着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前；第三道，對着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衛率府步隊前。每門有二人舉着，四人在旁，都騎馬，穿紅褙襖，黃袍、戴帽，每門有監門率府直長二人督查，左右監門率府副率各二人督查各門，各有一人騎馬跟從。

依次是左右清道率府、副率各二人，督查儀仗內不合法規之事，各有一人騎馬跟從。其次是少師、少傅、少保，在道中乘輅車，配備儀仗，文武官員依次跟從。

皇太子所到之處，回轉車頭向南，左庶子跪下啓奏“請下輅車”。

回宮，第一次戒嚴時，回轉儀仗衛隊在返回的路上。第二次戒嚴時，左庶子舉笏板啓奏“請宮中戒嚴”。第三次戒嚴時，車夫進車，左庶子舉笏板啓奏“警衛宮禁”。皇太子乘坐輿出門外，下輿，乘車，左庶子請車右衛士上車，侍從之臣都騎馬，車啓動，到重明門，東宮官員下馬，皇太子乘車而進，太傅、少傅回。皇太子到殿前，車頭向南，左庶子啓奏“請下車”，皇太子乘坐輿而入，侍從之臣跟隨到閤門，左庶子舉笏板啓奏“解除戒嚴”。

如是一般出行、一般朝見，沒有馬隊、鼓吹樂隊、金輅車、四望車、家令、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師、少保、少師，又減去衛隊儀仗的三分之一，清道、儀刀、備用馬都減半，乘坐輅車而已。太傅、少傅乘牛車，引導跟從十人，太傅增加清道二人。

皇太子妃儀仗。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馬，在左右分爲三層，佩橫刀、弓箭。其次是青衣十人，分爲左右。其次是導客舍人四人，內給使六十人，都分爲左右，後跟宮女車。其次是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把，分列左右，宮女拿扇者穿

十八，分左右，官人執者間綵衣、革帶。次行障四，坐障二，官人執以夾車。次典內二人，騎，分左右。次厭翟車，駕三馬，駕士十四人。次閤帥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夾車。次六柱二，內給使執之。次供奉內人，乘轎車。次傘一，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皆分左右，各內給使執之。次戟九十，執者絳綦襖、冒，分左右。

親王鹵簿。有清道六人爲三重，武弁、朱衣、革帶。次攄弩一，執者平巾幘、緋袴褶，騎。次青衣十二人，平巾青幘、青布袴褶，執青布仗袋，分左右。次車輻十二，分左右。車輻，棒也，夾車而行，故曰車輻。執者服如攄弩。次戟九十，執者絳綦襖、冒，分左右。次絳引旛六，分左右，橫行，以引刀、楯、弓箭、稍。次內第一行廂，執刀楯，絳綦襖、冒。第二行廂，執弓矢，戎服。第三行廂，執稍，戎服大袍。廂各四十人。次節一，夾稍二，各一人騎執，平巾幘、大口袴、緋衫。次告止旛四，傳教旛四，信旛八。凡旛皆絳爲之，署官號，篆以黃，飾以鳥翅，取其疾也，金塗鈎，竿長一丈一尺，執者服如夾稍，分左右。次儀鉞二，儀鎗六，油戟十八，儀稍十，細稍十，執者皆絳綦襖、冒。次儀刀十八，執者服如夾稍，分左右。次誕馬八，馭者服如夾稍，分左右。次府佐六人，平巾幘、大口袴、緋裋襦，騎，持刀夾引。次象路一，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革帶，居左；一人緋裋襦、大口袴，持刀居右。駕士十八人，服如夾稍。次傘一，雉尾扇二。次朱漆團扇四，曲蓋二，執者皆絳綦襖、冒，分左右。次僚佐，本

雜色彩衣、皮帶。再次是行路遮障四副，坐遮障二副，宮女拿着在車兩旁。再次是典內二人，騎馬，分列左右。再次是厭翟車，三馬駕車，駕士十四人。再次是閤帥二人，帶領內給使十八人，在車兩旁。再次是六柱二把，內給使拿着。再次是供奉內人，乘坐牛車。其次是傘一把，雉尾扇二把，團扇四把，曲蓋二副，都分列左右各由內給使舉着。其次是戟九十杆，持戟者穿紅色綦襖、戴帽，分列左右。

親王儀仗。有清道六人分列三層，穿戴武弁、朱紅衣、皮帶。其次是攄弩一把，持弩者戴平巾幘、穿紅褲褶，騎馬。再次是青衣十二人，戴平巾青幘，穿青布褲褶，拿青布仗袋，分列左右。再次是車輻十二根，分列左右。車輻，就是棒子，在車兩旁行進，所以叫車輻，拿者服飾同於拿攄弩者。再次是戟九十杆，拿者穿紅色綦襖、戴帽，分列左右。再次是紅色引導旗幡六面，分列左右，橫排成行，用於引導刀、楯、弓箭、長矛。再次是內第一行廂，拿刀、楯，穿絳色綦襖、戴帽。第二行廂，拿弓箭，穿軍裝，第三行廂，拿長矛，穿軍裝大袍，每廂各四十人。其次是一副節，兩旁有二支長矛，各由一人騎馬拿着，戴平巾幘，穿大口褲、紅衫。其次是告止旛四面，傳教旛四面，信旛八面。凡是旛都是紅色做成，署有官號，黃色篆文，用鳥翅羽毛裝飾，取鳥飛疾速之義。金塗鈎，竿長一丈一尺，持鈎者服飾如同旁列拿稍者，分爲左右。其次是儀鉞二把，儀鎗六把，油戟十八杆，儀稍十支，細稍十支，持者都穿紅色綦襖、戴帽。再次是儀刀十八把，持刀者服飾如同旁列拿稍者，分列左右。再次是備用馬八匹，馭者服飾如同旁列拿長矛者，分列左右。再次是府佐六人，戴平巾幘，穿大口褲，紅背心，騎馬，拿刀在旁引導。其次是象輅車一輛，四馬駕車，有二佐侍衛站立，一人戴武弁、穿朱紅衣、繫皮帶，在左；一人穿紅背心，大口褲，拿刀在右。駕士十八人，服飾如同旁列拿長矛者。再次是傘一把，雉尾扇二把。其次是朱紅漆團扇四把，曲蓋二副，持者都穿紅

服陪從。次麾、幢各一，左麾右幢。次大角、鼓吹。

一品鹵簿。有清道四人爲二重，幟弩一騎。青衣十人，車輻十人，戟九十，絳引旛六，刀、楯、弓、箭、稍皆八十，節二，大稍二，告止旛、傳教旛皆二，信旛六，誕馬六，儀刀十六，府佐四人夾行。革路一，駕四馬，駕士十六人，傘一，朱漆團扇四，曲蓋二，僚佐本服陪從，麾、幢、大角、鐃吹皆備。

自二品至四品，青衣、車輻每品減二人。二品，刀、楯、弓箭、戟、稍各減二十。三品以下，每品減十而已。二品，信旛四，誕馬四，儀刀十四，革路駕士十四人。三品亦如之，儀刀十，革路駕士十二人。四品、五品，信旛二，誕馬二，儀刀八，木路駕士十人。自二品至四品，皆有清道二人，朱漆團扇二，曲蓋一，幟弩一騎，旛竿長丈，傘一，節一，夾稍二。

萬年縣令亦有清道二人，幟弩一騎，青衣、車輻皆二人，戟三十，告止旛、傳教旛、信旛皆二，竿長九尺，誕馬二，輅車，一馬，駕士六人，傘、朱漆團扇、曲蓋皆一。非導駕及餘四等縣初上者，減幟弩、車輻、曲蓋，其戟亦減十。

內命婦、夫人鹵簿。青衣六人，偏扇、團扇皆十六，執者間綵裙襦、綵衣、革帶，行障三，坐障二，厭翟車駕二馬，馭人十，內給使十六人夾車，從車六乘，傘、雉尾扇皆一，團扇二，內給使執之，戟六十。

外命婦一品亦如之，厭翟車馭人減二，有從人十六人。非公主、王妃則乘白銅飾轎車，駕牛，馭人四，無

色綦襖、戴帽，分列左右。其次是幕僚輔官，穿本官服飾陪侍跟從。其次是麾、幢各一副，左面是麾右面是幢。其次是大角，鼓吹樂隊。

一品官儀仗。有清道四人分爲兩層，拿幟弩騎士一人。青衣十人，車輻十人，戟九十杆，紅色引導旛六面，刀、楯、弓箭都是八十，節二副，大長矛二支，告止旛、傳教旛都是二面，信旛六面，備用馬六匹，儀刀十六把，府佐四人在旁侍從而行。革輅車一輛，四馬駕車，駕士十六人，傘一把，朱紅漆團扇四把，曲蓋二副，幕僚輔官各穿本官服飾陪侍跟隨，麾、幢、大角、鐃吹音樂全都配備。

從二品到四品官，青衣、車輻每品遞減二人。二品官，刀、楯、弓箭、戟、長矛各減二十。三品以下，每品遞減十。二品官，有信旛四面，備用馬四匹，儀刀十四把，革輅車駕士十四人。三品官也相同，儀刀十把，革輅車駕士十二人。四品官、五品官，有信旛二面，備用馬二匹，儀刀八把，木輅車駕士十人。從二品到四品官，都有清道二人，朱紅漆團扇二把，曲蓋一副，幟弩一把，拿者騎馬，旛竿長一丈，傘一把，節一副，在兩旁拿長矛者二人。

萬年縣令也有清道二人，拿幟弩騎士一人，青衣、車輻都是二人，戟三十杆，告止旛、傳教旛、信旛都是二面，竿長九尺，備用馬二匹，輅車，一馬駕車，駕士六人，傘、朱漆團扇、曲蓋都是一件。不是導引車駕以及其餘四等縣令新任者，減去幟弩、車輻、曲蓋，其戟也減去十杆。

內命婦、夫人儀仗。青衣六人，偏扇、團扇都是十六把，持扇者穿雜色彩裙襦、綵衣、皮帶，有行路遮障三副，坐障二副，厭翟車二馬駕車，駕車人十人，內給使十六人在車兩旁，跟從車六輛，傘、雉尾扇都是一把，團扇二把，內給使拿着，戟六十杆。

外一品命婦也相同，厭翟車駕者減少二人，有跟從者十六人。非公主、王妃則乘白銅飾轎車，用牛駕車，四人駕車，沒有雉尾扇。

雉尾扇。

嬪，青衣四人，偏扇、團扇、方扇十四，行障二，坐障一，翟車，馭人八，內給使十四人，夾車四乘，戟四十。

外命婦二品亦如之，乘白銅飾轎車，青通幘，朱裏，從人十四人。

婕妤、美人、才人，青衣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十，行障二，坐障一，安車，駕二馬，馭人八，內給使十人，從車二乘，戟二十。

太子良娣、良媛、承徽、外命婦三品亦如之，白銅飾轎車，從人十人。

外命婦四品，青衣二人，偏扇、團扇、方扇皆八，行障、坐障皆一，白銅飾轎車，馭人四，從人八。餘同三品，唯無戟。

自夫人以下皆清道二人，傘一，又有團扇二。

大駕鹵簿鼓吹，分前後二部。鼓吹令二人，府、史二人騎從，分左右。

前部：擗鼓十二，夾金鉦十二，大鼓、長鳴皆百二十，鐃鼓十二，歌、簫、箏次之；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簫、箏、茄、桃皮箏次之；擗鼓、夾金鉦皆十二，小鼓、中鳴皆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簫、箏次之。至相風輿，有擗鼓一，金鉦一，鼓左鉦右。至黃麾，有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主大角百二十，橫行十重；鼓吹丞二人，典事二人騎從。

次後部鼓吹：羽葆鼓十二，歌、簫、箏次之；鐃鼓十二，歌、簫、箏次之；小橫吹百二十，笛、簫、箏、茄、桃皮箏次之。凡歌、簫、箏、笛各二十四人，主帥四人，笛、

嬪，有青衣四人，偏扇、團扇、方扇十四把，行路遮障二副，坐障一副，翟車，八人駕車，內給使十四人，夾列車四輛，戟四十杆。

外命婦二品也是相同，乘坐白銅飾轎車，青色全車幔，朱紅裏，跟從者十四人。

婕妤、美人、才人，有青衣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十把，行路遮障二副，坐障一副，乘安車，二馬駕車，駕車者八人，內給使十人，跟從車二輛，戟二十杆。

太子良娣、良媛、承徽、外命婦三品也是相同，白銅飾轎車，跟從者十人。

外四品命婦，有青衣二人，偏扇、團扇、方扇都是八把，行路遮障、坐障都是一副，乘白銅飾轎車，駕車者四人，跟從者八人，其餘和三品相同，祇是没有戟。

從夫人以下都有清道二人，傘一把，又有團扇二把。

大駕儀仗鼓吹樂，分為前後兩部。有鼓吹令二人，府、史二人騎馬跟從，分左右。

前部：有擗鼓十二面，夾列金鉦十二件，大鼓、長鳴號筒都是一百二十件，鐃鼓十二面，歌、簫、箏隨後；大橫吹一百二十件，節鼓二面，笛、簫、箏、茄、桃皮箏隨後；擗鼓、夾列金鉦都是十二件，小鼓、中鳴號都是一百二十件，羽葆鼓十二面，歌磬、簫、箏隨後。至於測風車，有擗鼓一面，金鉦一件，鼓在左鉦在右。至於黃麾，有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統領大角一百二十件，橫排成行十層；鼓吹丞二人，典事二人騎馬跟從。

其次是後部鼓吹樂：羽葆鼓十二面，歌、簫、箏隨後；鐃鼓十二面，歌磬、簫、箏隨後；小橫吹一百二十件，笛、簫、箏、茄、桃皮箏隨後。共有歌磬、簫、箏樂工各二十四人，指揮四人，笛、簫、箏、茄、桃皮箏樂工各二

簫、簫簞、笳、桃皮簫簞工各二十四人。

法駕，減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車、辟惡車、大輦、五副路、安車、四望車，又減屬車四，清游隊、持鉞隊、玄武隊皆減四之一，鼓吹減三之一。

小駕，又減御史大夫、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車、皮軒車、象革木三路、耕根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小輦、小輿，諸隊及鼓吹減大駕之半。

凡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鐃吹，四大橫吹，五小橫吹，總七十五曲。

鼓吹部有撾鼓、大鼓、金鉦小鼓、長鳴、中鳴。撾鼓十曲：一《警雷震》，二《猛獸駭》，三《鸞鳥擊》，四《龍媒蹀》，五《靈夔吼》，六《鸛鶚爭》，七《壯士怒》，八《熊羆吼》，九《石墜崖》，十《波蕩壑》。大鼓十五曲，嚴用三曲：一《元驎合邏》，二《元驎他固夜》，三《元驎跋至慮》。警用十二曲：一《元咳大至遊》，二《阿列乾》，三《破達析利純》，四《賀羽真》，五《鳴都路跋》，六《他勃鳴路跋》，七《相雷析迫》，八《元咳赤賴》，九《赤咳赤賴》，十《吐咳乞物真》，十一《貪大訐》，十二《賀粟胡真》。小鼓九曲：一《漁陽》，二《雞子》，三《警鼓》，四《三鳴》，五《合節》，六《覆參》，七《步鼓》，八《南陽會星》，九《單搖》。皆以爲嚴、警，其一上馬用之。長鳴一曲三聲：一《龍吟聲》，二《彪吼聲》，三《河聲》。中鳴一曲三聲：一《盪聲》，二《牙聲》，三《送聲》。

羽葆部十八曲：一《太和》，二

十四人。

法駕儀仗，減去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車、避惡車、大輦、五副輅車、安車、四望車，又減去侍從車四輛，清游隊、持鉞隊、玄武隊都減少四分之一，鼓吹樂隊減少三分之一。

小駕儀仗，又減去御史大夫、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車、皮軒車、象革木三種輅車、耕根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侍從車、小輦、小輿，各衛隊以及鼓吹樂隊減去大駕儀仗一半。

鼓吹音樂共有五部：一是鼓吹樂，二是羽葆樂，三是鐃吹樂，四大橫吹樂，五是小橫吹樂，共七十五樂曲。

鼓吹部樂器有撾鼓、大鼓、金鉦小鼓、長鳴號、中鳴號。撾鼓有十種樂曲：一是《警雷震》，二是《猛獸駭》，三是《鸞鳥擊》，四是《龍媒蹀》，五是《靈夔吼》，六是《鸛鶚爭》，七是《壯士怒》，八是《熊羆吼》，九是《石墜崖》，十是《波蕩壑》。大鼓有十五種樂曲，戒嚴用三種曲：一是《元驎合邏》，二是《元驎他固夜》，三是《元驎跋至慮》。警戒用十二種曲：一是《元咳大至遊》，二是《阿列乾》，三是《破達析利純》，四是《賀羽真》，五是《鳴都路跋》，六是《他勃鳴路跋》，七是《相雷析迫》，八是《元咳赤賴》，九是《赤咳赤賴》，十是《吐咳乞物真》，十一是《貪大訐》，十二是《賀粟胡真》。小鼓有九種樂曲：一是《漁陽》，二是《雞子》，三是《警鼓》，四是《三鳴》，五是《合節》，六是《覆參》，七是《步鼓》，八是《南陽會星》，九是《單搖》。都用作戒嚴、警戒，其中一種上馬時使用。長鳴號一曲三聲：一是《龍吟聲》，二是《彪吼聲》，三是《河聲》。中鳴號一曲三聲：一是《盪聲》，二是《牙聲》，三是《送聲》。

羽葆部有十八種曲：一是《太和》，二是

《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險》，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

鑾吹部七曲：一《破陣樂》，二《上車》，三《行車》，四《向城》，五《平安》，六《歡樂》，七《太平》。

大橫吹部有節鼓二十四曲：一《悲風》，二《遊絃》，三《閒絃明君》，四《吳明君》，五《古明君》，六《長樂聲》，七《五調聲》，八《烏夜啼》，九《望鄉》，十《跨鞍》，十一《閒君》，十二《瑟調》，十三《止息》，十四《天女怨》，十五《楚客》，十六《楚妃歎》，十七《霜鴻引》，十八《楚歌》，十九《胡笳聲》，二十《辭漢》，二十一《對月》，二十二《胡笳明君》，二十三《湘妃怨》，二十四《沈湘》。

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箛、篳篥、桃皮篳篥六種，曲名失傳。

伶工謂夜警爲嚴，凡大駕嚴，夜警十二曲，中警三曲，五更嚴三遍。天子謁郊廟，夜五鼓過半，奏四嚴；車駕至橋，復奏一嚴。元和初，禮儀使高郢建議罷之。

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執賀魯，克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都，然其禮儀不傳。太和初，有司奏：“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則神策兵衛於門外，如獻俘儀。凱樂用鑾吹二部，笛、篳篥、簫、箛、鑾鼓，皆工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乘馬執樂，陳列如鹵簿。鼓吹令、丞前導，分行俘馘

《休和》，三是《七德》，四是《騶虞》，五是《基王化》，六是《纂唐風》，七是《厭炎精》，八是《肇皇運》，九是《躍龍飛》，十是《殄馬邑》，十一是《興晉陽》，十二是《濟渭險》，十三是《應聖期》，十四是《御宸極》，十五是《寧兆庶》，十六是《服遐荒》，十七是《龍池》，十八是《破陣樂》。

鑾吹部有七種樂曲：一是《破陣樂》，二是《上車》，三是《行車》，四是《向城》，五是《平安》，六是《歡樂》，七是《太平》。

大橫吹部有節鼓二十四種樂曲：一是《悲風》，二是《遊絃》，三是《閒絃明君》，四是《吳明君》，五是《古明君》，六是《長樂聲》，七是《五調聲》，八是《烏夜啼》，九是《望鄉》，十是《跨鞍》，十一是《閒君》，十二是《瑟調》，十三是《止息》，十四是《天女怨》，十五是《楚客》，十六是《楚妃歎》，十七是《霜鴻引》，十八是《楚歌》，十九是《胡笳聲》，二十是《辭漢》，二十一《對月》，二十二是《胡笳明君》，二十三《湘妃怨》，二十四是《沈湘》。

小橫吹部樂器有角、笛、簫、箛、篳篥、桃皮篳篥六種，曲名失傳。

樂工藝人叫夜裏警戒爲戒嚴。凡是大駕戒嚴，夜警用十二曲，中警用三曲，五更戒嚴三遍。天子在郊壇宗廟祭祀，夜裏五鼓過半，奏四次戒嚴；車駕到橋，又奏一次戒嚴。元和初年，禮儀使高郢上奏建議停止使用。

歷代舉行獻捷典禮一定有凱歌，太宗平定東都，打敗宋金剛，俘虜賀魯，攻占高麗，都備有軍禮儀仗，演奏凱歌進京城，但其禮儀沒有流傳下來。太和初年，有關部門上奏：“受命大將出征討伐，建立大功，獻上俘虜首級，就由神策兵守衛在門外，如同獻俘儀式。凱歌音樂用鑾吹兩部，笛、篳篥、簫、箛、鑾鼓，都是樂工兩人，歌工二十四人，騎馬拿樂器，陳列如同鹵簿儀仗。鼓吹令、丞在前引導，分別走在俘虜首級之

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至太社、太廟門外，陳而不作。告獻禮畢，樂作。至御樓前，陳兵仗於旌門外二十步，樂工步行，兵部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中路前導，協律郎二人執麾，門外分導，太常卿跪請奏凱樂。樂闋，太常卿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立於旌門外，引俘馘入獻，及稱賀，俘囚出，乃退。”

前。將要進入京城門，鼓吹樂器演奏，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到太社、太廟門外，陳列而不奏。告廟獻俘虜首級典禮結束，奏樂。到御樓前，在旌門外二十步陳列兵器儀仗，樂工步行，兵部尚書披甲冑，持斧鉞，在旌門中路前導，協律郎二人舉麾，分別在門外導引，太常卿跪請奏凱樂。奏樂停止，太常卿跪奏奏樂完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下，樂工站在旌門外，引導俘虜進入并將被殺敵人的左耳獻上，等祝賀完畢，俘囚出去，然後退下。”

唐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車服

唐初受命，車、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車輿、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擬上。

凡天子之車：曰玉路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飾末；金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赤質，金飾末；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黃質，象飾末；革路者，臨兵、巡守所乘也，白質，鞅以革；木路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五路皆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莛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鈴二在軾前，鸞十二在衡，龍輅前設鄣塵。青蓋三層，綉飾。上設博山方鏡，下圓鏡。樹羽。輪金根、朱班、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畫升龍，其長曳地，青綉綢杠。右載闔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銜錦結綬及綬帶，垂鈴。金鐙方鈇，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二就。旌旗、蓋、鞶纓，皆從路質，唯蓋裏皆用黃。五路皆有副。耕根車者，耕藉所乘也，青質，三重蓋，餘如玉路。安車者，臨幸所乘也，金飾重輿，曲壁，紫油纁，朱裏通幃，朱絲絡網，朱鞶纓，朱覆髮具絡，駕赤駟。副路、耕根

唐朝初建時，車輿、服飾都承襲隋朝舊制。武德四年，纔開始確定車輿、服飾之“令”，地位高的可以兼有地位低的，地位低的不能比擬地位高的。

天子之車共有：玉輅車，祭祀、娶皇后時乘坐，青底色，用玉裝飾車表面；金輅車，舉行饗宴射禮、祭祀回宮、合飲於宗廟時乘坐，紅底色，用金飾車表面；象輅車，行於道路時乘坐，黃底色，用象牙飾車表面；革輅車，到軍中、巡視時乘坐，白底色，用皮革裝飾車；木輅車，打獵時乘坐，黑底色，塗漆。五種輅車都是雙重車廂，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火炬紋鳥獸，黃繒爲車蓋裏，車左豎纛旗。一隻金鳳、二個鈴鐙裝在車軾前，十二枚鸞鳥形飾物裝在車衡上，龍頭車轅前設置障塵。青色車蓋三層，綉花紋。上設博山方鏡，下設圓鏡。插着羽毛。車輪用金裝飾，朱紅花紋，雙層外周。左豎旗，有十二穗，畫飛龍，旗長拖地，用青色綉綢包裹旗杠。右插長戟，長四尺，寬三尺，黑青相間花紋。旗頭有金龍銜以錦打結的綬帶及飄帶，有下垂的鈴。馬頭裝飾金冠和方鈇，上插山雉長尾五焦，有雕鏤的馬額當盧，馬帶飾十二圈。旌旗、車蓋、馬飾帶，都依據輅車底色，祇有車蓋的裏都用黃色。五種輅車都有副車。耕根車，是行籍田禮時乘坐，青底色，三層車蓋，其他都如同玉輅車。安車，是臨幸時乘坐，用金飾雙重車廂，車壁弧形，紫色油塗配以淺紅，朱紅色裏全幅車

車、安車，皆八鸞。四望車者，拜陵、臨吊所乘也，制如安車，青油纁，朱裏通幃，朱絲絡網。

又有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鼓車，三曰白鸞車，四曰鸞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望車、安車爲十乘。行幸陳於鹵簿，則分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

皇后之車六：重翟車者，受冊、從祀、饗廟所乘也，青質，青油纁，朱裏通幃，綉紫絡帶及帷，八鸞，鏤錫，鞶纓十二就，金鍍方鈇，樹翟羽，朱總。厭翟車者，親桑所乘也，赤質，紫油纁，朱裏通幃，紅錦絡帶及帷。翟車者，歸寧所乘也，黃油纁，黃裏通幃，白紅錦絡帶及帷。三車皆金飾末，輪畫朱牙，箱飾翟羽，朱絲絡網，鞶纓色皆從車質。安車者，臨幸所乘也，制如金路，紫油纁，朱裏通幃。四望車者，拜陵、吊喪所乘也，青油纁，朱裏通幃。金根車者，常行所乘也，紫油纁，朱裏通幃。

夫人乘厭翟車，九嬪乘翟車，婕妤以下乘安車。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一品乘白銅飾轎車，青油纁，朱裏通幃，朱絲絡網。二品以下去油纁、絡網。四品有青偏幃。

皇太子之車三：金路者，從祀、朝賀、納妃所乘也，赤質，金飾末，重較，箱畫萑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輅，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黃蓋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闔戟，旂首金龍銜結綬及鈴

幔，馬頭有紅絲網絡，朱紅馬飾帶，朱紅網絡覆蓋鬃髮，駕車用紅驪馬。副輅車、耕根車、安車，都有八隻鸞鈴。四望車，是拜謁陵墓、前往吊喪時乘坐，制度規格如同安車，青色油塗配以淺紅色，全幅車幔朱紅色裏，馬頭有紅絲網絡。

又有侍從之車十輛：一叫指南車，二叫記里鼓車，三叫白鸞車，四叫鸞旗車，五叫避惡車，六叫皮軒車，七叫羊車，連同耕根車、四望車、安車爲十輛。巡行駕幸時排列在儀仗中，就分列在前後；大朝會時，就分列在左右。

皇后的車有六種：重翟車，接受冊封、隨從祭祀、祭祀宗廟時乘坐，青底色，青色油塗配淺紅色，朱紅色裏全幅車幔，綉製的紫色絡帶及車帷，八隻鸞鈴，雕飾馬頭額繫鋼鈴，馬飾帶十二圈，馬頭裝飾金冠方鈇，上插雉雞長尾毛，車馬之飾總用朱紅色。厭翟車，是親行采桑禮時乘坐，紅底色，紫色油塗配以淺紅色，全幅車幔，朱紅色裏，有紅錦絡帶及車帷。翟車，回家探望父母時乘坐，黃色油塗配以淺紅色黃裏，全幅車幔，有白紅錦絡帶及車帷。三種車都用金裝飾表面，車輪畫朱紅色外圈，車箱裝飾雉雞羽毛，朱紅絲網絡，馬飾帶之色都依從車底色。安車，是臨幸時乘坐，制度規格如同金輅車，紫色油塗飾以淺紅色，朱紅色裏全幅車幔。四望車，是拜謁陵墓、吊喪時乘坐，青色油塗飾以淺紅色，朱紅色裏，全幅車幔。金根車，一般出行時乘坐，紫色油塗飾以淺紅色，朱紅色裏，全幅車幔。

夫人乘坐厭翟車，九嬪乘坐翟車，婕妤以下乘坐安車。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坐厭翟車。一品女官乘坐白銅飾轎車，青色油塗淺紅配色，朱紅色裏，全幅車幔，有紅絲網絡。二品以下除去油塗淺紅色網絡。四品有青色半幅車幔。

皇太子車有三種：金輅車，隨從祭祀、朝賀、娶妃乘坐，紅底色，金飾表面，車箱有橫木兩重，車箱畫火炬紋鳥獸，黃車蓋，車軾畫伏鹿，車頭飾龍，一隻金飾鳳凰，在車軾前，設障塵，紅面黃裏，朱紅色車輪外周。車左豎旗有九穗，右置長戟，旗頭有金龍銜結綬帶及鈴帶。有

綏，八鸞二鈴，金錢方鈇，樹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輅車者，五日常服、朝饗官臣、出入行道所乘也。四望車者，臨吊所乘也。二車皆金飾末，紫油纁，朱裏通幘。

親王及武職，一品有象路，青油纁，朱裏通幘，朱絲絡網。二品、三品有革路，朱裏青通幘。四品有木路，五品有輅車，皆碧裏青偏幘。象飾末，班輪，八鸞，左建旂，畫升龍，右載闔戟。革路、木路，左建旛。輅車，曲壁，碧裏青通幘。諸路，朱質、朱蓋、朱旂、朱班輪。一品之旛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鞶纓就亦如之。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六品以下去通幘及珂。

王公車路，藏於太僕，受制、行冊命、巡陵、昏葬則給之。餘皆以騎代車。

凡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板爲之，黑表，纁裏，無旒，金飾玉簪導，組帶爲纓，色如其綬，黹纁充耳。大裘，緇表，黑羔裘爲緣，纁裏，黑領、襟、襟緣，朱裳，白紗中單，皂領，青襟、裾，朱襪，赤舄。鹿盧玉具劍，火珠鏤首，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綠爲純，以備天地四方之色。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革帶，以白皮爲之，以屬佩、綬、印章。鞶囊，亦曰鞶帶，博三寸半，加

八隻鸞鈴二隻車鈴，馬頭裝飾金冠方鈇，上插雉雞長尾毛五焦，雕鏤刻馬額當盧，馬飾帶九圈。輅車，是五日穿常服、朝見宴會太子宫臣、進出行路時乘坐。四望車是吊喪時乘坐。兩種車都是用金飾表面，紫底色油塗淺紅配色，朱紅色裏，全幅車幔。

親王及武官，一品有象輅車，青色油塗配以淺紅色，朱紅色裏，全幅車幔，朱紅絲網絡。二品、三品官有革輅車，朱紅色裏，青色全幅車幔。四品官有木輅車，五品官有輅車，都是綠色裏青色半車幔。象牙裝飾車表面，花紋車輪，有八隻鸞鈴，左豎旗，旗上畫飛龍，右置長戟。革輅車、木輅車，左豎旛旗。輅車是弧形車壁，綠色裏青色全幅車幔。各種輅車，是朱紅底色、朱紅車蓋、朱紅旗、朱紅花紋車輪。一品的旛旗有九穗，二品八穗，三品七穗，四品六穗，馬飾帶的圈數也是如此。三品官以上馬籠頭有玉飾九塊，四品七塊，五品五塊，六品官以下除去全幅車幔及玉飾。

王公的車輛，由太僕保管，接受詔書、舉行冊封、巡行陵墓、婚娶喪葬時就供給。其他時候都以騎馬代車。

天子的服飾共有十四種：大裘冕服，是祭天地時的禮服。冕寬八寸，長一尺二寸，用木板做成，黑色表面，淺紅色裏，沒有旒，用金裝飾的玉簪導，帽帶是絲帶，顏色如同綬帶，黃綿圓球垂在耳旁。大裘，是用綢作爲裘面，黑羊羔皮裝飾衣邊，淺紅色裏，黑色的衣領、袖和衣襟邊，朱紅下衣，白紗內單衣，黑領，青色的袖邊、衣邊和前襟，朱紅襪，紅鞋。配帶有玉製轆轤形劍首的大長劍，劍鞘用火珠裝飾，佩帶兩塊白玉。繫的是黑色大雙絲帶，黑底色，黑、黃、赤、白、縹紅、綠色鑲邊，以具備天地四方的顏色。寬一尺，長二丈四尺，規定系數爲五百首。飄帶寬二寸四分，長六尺四寸，顏色同於綬帶。又有小雙絲帶，長二尺六寸，顏色同於大綬帶，但首數祇有一半，其間繫三個玉環。皮帶，用白皮製作，以連接佩玉、綬帶、印章。鞶囊也叫鞶帶，

金鏤玉鉤釧。大帶，以素爲之，以朱爲裏。在腰及垂皆有裨，上以朱錦，貴正色也，下以綠錦，賤閒色也，博四寸。紐約，貴賤皆用青組，博三寸。黻以繒爲之，隨裳色，上廣一尺，以象天數，下廣二尺，以象地數，長三尺，朱質，畫龍、火、山三章，以象三才，其頸五寸，兩角有肩，廣二寸，以屬革帶。朝服謂之鞞，冕服謂之黻。

衮冕者，踐祚、饗廟、征還、遣將、飲至、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也。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金飾玉簪導，垂白珠十二旒，朱絲組帶爲纓，色如綬。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畫，裳綉，以象天地之色也。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衣、裸、領，畫以升龍，白紗中單，黻領，青裸、襍、裾，黻綉龍、山、火三章，烏加金飾。

鷩冕者，有事遠主之服也。八旒，七章：華蟲、火、宗彝三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

毳冕者，祭海岳之服也。七旒，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

絺冕者，祭社稷饗先農之服也。六旒，三章：絺、粉米在衣；黼、黻在裳。

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

寬三寸半，加在金刻玉飾的帶鉤上。大帶，用白絹製作，用朱絹作裏，在腰間及綴上都有裨，上用朱紅錦，因其是正色而爲貴，下用綠飾，因其是雜色而爲賤，寬四寸。紐扣帶結，貴賤都用青色帶，寬三寸。蔽膝用綢製作，依據下衣顏色，上寬一尺，以取象天之數，下寬二尺，以取象地之數，長三尺，朱紅底色，畫龍、火、山三種圖案，以取象天地人，其頸五寸，兩角有肩，寬兩寸，以連接皮帶。在朝服中蔽膝稱爲鞞，冕服中稱爲黻。

衮冕，是皇帝登基、祭祀宗廟、出征回朝、任命大將、合飲於宗廟、令月吉日加冠、娶皇后、元旦接受朝賀、殿前冊封王公時穿的禮服。冠冕寬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用金飾的玉簪導，下垂白珠十二旒，朱紅絲帶作帽帶，顏色同於纓帶。深青色上衣淺紅色下衣，有十二種圖案：日、月、星辰、山、龍、雉、火、宗廟祭祀用酒器八種圖案在上衣上；水草、白米形花紋、黑白相間的斧形花紋、黑青相間的“亞”形花紋四種圖案在下衣上。上衣用畫，下衣用綉，以此取象天地之色。從山、龍圖案以下，每種圖案一行爲一等，每行十二個。衣、袖邊、衣領，畫上飛龍，白紗內單衣，黻花紋領，青色袖邊，衣邊、前襟，蔽膝綉有龍、山、火三種圖案，鞋上加金飾。

鷩冕，是祭祀古代君主時的禮服。冕有八旒，衣裳有七種圖案：雉、火、祭祀宗廟的酒器三種在上衣上；水草、白米形花紋、黑白相間的斧形花紋、黑青相間的“亞”形花紋四種在下衣上。

毳冕，是祭海神、岳神的禮服。冕有七旒，衣裳有五種圖案：祭祀宗廟的酒器、水草、白米形花紋在上衣上；黑白相間斧形花紋、黑青相間“亞”形花紋在下衣上。

絺冕，是祭社稷、祭先農時的禮服。冕有六旒，三種圖案：細葛彩綉、白米形花紋在上衣上；黑白相間斧形花紋、黑青相間“亞”形花紋在下衣上。

玄冕，是年終祭百神、祭朝日、夕月時的禮

之服也。五旒，裳刺黼一章。自袞冕以下，其制一也，簪導、劍、佩、綬皆同。

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群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綬，玉、犀簪導，絳紗袍，朱裏紅羅裳，白紗中單，朱領、裸、襪、裾，白裙、襦，絳紗蔽膝，白羅方心曲領，白襪，黑舄。白假帶，其制垂二條帛，以變祭服之大帶。天子未加元服，以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加寶飾。三品以上亦加寶飾，五品以上雙玉導，金飾，六品以下無飾。

緇布冠者，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

武弁者，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之服也。有金附蟬，平巾幘。

弁服者，朔日受朝之服也。以鹿皮爲之，有攀以持髮，十有二璫，玉簪導，絳紗衣，素裳，白玉雙佩，革帶之後有鞶囊，以盛小雙綬，白襪，烏皮履。

黑介幘者，拜陵之服也。無飾，白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素襪，烏皮履。

白紗冒者，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以烏紗爲之，白裙、襦，白襪，烏皮履。

平巾幘者，乘馬之服也。金飾，玉簪導，冠支以玉。紫褶，白袴。玉具裝，珠寶鈿帶，有鞵。

白紵者，臨喪之服也。白紗單衣，烏皮履。

皇后之服三：褙衣者，受冊、助

服。冕有五旒，下衣上綉有黑白相間斧形花紋一種圖案。從袞冕以下，其規格是一樣的，簪導、劍、佩玉、綬帶都同。

通天冠，是冬至接受朝賀、祭祀回宮、宴會群臣、行養老禮時的禮服。冠有二十四道梁，附有蟬形裝飾物十二件，綴有珠翠、金色博山形飾物，有黑介幘，絲帽帶翠繩，玉、犀角簪導，紅色紗袍。朱裏的紅羅裙，白紗內單衣，朱紅的領、袖口、衣邊、前襟，白裙、短襖，紅色紗蔽膝，白羅方心曲領衣，白襪，黑鞋。白色假帶，其樣式是垂下兩條絲帛，以改變祭服中的大帶。天子未於令月吉日加冠時，用空頂黑頭巾，雙重髻，雙玉製簪導，加珠寶裝飾。三品官以上也加珠寶裝飾，五品官以上雙玉製簪導，有金飾，六品官以下沒有金飾。

緇布冠，是開始成年舉行冠禮時的服裝。天子冠帽上五道梁，三品官以上三道梁，五品官以上兩道梁，九品官以上一道梁。

武弁，是閱兵、出征、打獵、大射、行軍宿營祭神、出征啓程祭神、祭社神、賞祖、社神前自述罪過、戒嚴時的服裝。弁帽上附有金製蟬形飾物，有平巾幘。

弁服，是朔日受朝見的服裝。以鹿皮製作，有帶束攏頭髮，飾有十二件玉璫，玉製簪導，紅色紗衣，白色下衣，佩雙白玉，皮帶之後有皮腰包，用來裝小雙綬帶，白襪，烏皮鞋。

黑介幘，是拜謁陵墓的服裝。沒有裝飾，白紗單衣，白裙、短襖，皮帶，白襪，烏皮鞋。

白紗帽，是上朝、聽取訴訟、宴會賓客時的服裝。帽用烏紗製作，白裙、短襖，白襪，烏皮鞋。

平巾幘，是騎馬的服裝。用金裝飾，玉簪導，冠支用玉。紫夾衣，白褲。服裝有玉佩，有珠寶金帶裝飾，有鞵。

白紵，是吊喪的服裝。白紗單衣，烏皮鞋。

皇后服裝有三種：褙衣，是受冊封、助祭、

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爲之，畫犖，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標、襪，蔽膝隨裳色，以纁領爲緣，用翟爲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裋，紐約、佩、綬如天子，青襪，烏加金飾。鞠衣者，親蠶之服也。黃羅爲之，不畫，蔽膝、大帶、革帶、烏隨衣色，餘同禕衣。鈿釵禮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十二鈿，服用雜色而不畫，加雙佩小綬，去烏加履，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又有兩博鬢。

皇太子之服六：袞冕者，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犀簪導，青纁充耳。黑衣纁裳，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紗中單，黼領，青標、襪、裾。革帶金鈎釧，大帶，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纁、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黻隨裳色，有火、山二章。白襪，赤烏，朱履，加金塗銀釧飾。鹿盧玉具劍如天子。遠游冠者，謁廟、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以具服，遠游冠三梁，加金博山，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綬，犀簪導，絳紗袍，紅裳，白紗中單，黑領、標、襪、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烏。朔日入朝，通服袴褶。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遠游冠，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鈎釧，假帶，瑜玉雙佩，方心，紛，金縷鞶囊，純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如大綬。烏紗冒者，視事及燕見賓客之服也。白裙、襦，烏皮履。弁服者，朔望視事之服

朝會大事時的禮服。深青絲製作，畫雉鷄，紅底色，五色配色，有十二等。白紗內單衣，黑白相間斧形花紋飾衣領，朱紅細紗袖口、衣邊，蔽膝依據裳顏色，用深青透紅色作邊，用雉鷄作圖案，有三等。青色衣，皮帶、大帶依據衣的顏色，有裋衣、鈕扣帶結、佩玉、綬帶同於天子，青襪，鞋加金飾。鞠衣，是行親蠶禮的服裝。用黃細紗做成，不畫圖案，蔽膝、大帶、皮帶、鞋依照衣的顏色，其他同禕衣。鈿釵禮衣，是宴會接見賓客的服裝。十二鈿，衣服用雜色而不畫圖案，加雙佩玉小綬帶，除去雙底鞋加上單底鞋，首飾有大小花樣十二根，以取象袞冕的旒，又有兩博鬢。

皇太子服裝有六種：袞冕，是隨從祭祀、拜謁宗廟、令月吉日加冠、娶妃的禮服。冕有白珠垂九旒，紅絲帶作帽帶，犀角簪導，青綿做兩耳旁飾物。黑上衣淺紅下衣，共有九種圖案：龍、山、雉、火、祭宗廟酒器在上衣上，水草紋、白米形花紋、黑白相間的斧形花紋、黑青相間的“亞”形花紋在下衣上。白紗內單衣，黑白相間的斧形花紋衣領，青色袖口、衣邊、前襟。皮帶有金帶鈎，大帶，佩雙瑜玉。朱紅絲帶雙大綬帶，朱紅底色，紅、白、纁紅、紺紅作邊，長一丈八尺，寬九寸，規定系數爲三百二十首。蔽膝色依據下衣色，有火、山兩種圖案。白襪，紅雙底鞋，朱紅單底鞋，加塗金的銀釧飾。轆轤形劍首的劍如同天子。遠游冠，是拜祭宗廟、回宮、元日初入朝、祭祀前賢先聖禮服。用朝服，遠游冠三梁，上加金博山，附有蟬形飾物九件，上加珠寶翠羽，黑介幘，髮帶飾翠羽，犀角簪導，紅色紗袍，紅色下衣，白紗內單衣，黑衣領、袖口、衣邊、前襟，白裙、短襖，白假帶，方心曲領衣，絳紗散膝，白襪，黑雙底鞋，初入朝，通穿褲褶。公服，是逢五日常朝、元旦、冬至接受朝賀的服裝。戴遠游冠，穿紅紗單衣，白裙、短襖，皮帶金帶鈎，假帶，佩雙瑜玉，方心衣，飄帶，金錢皮腰包，邊長六尺四寸，寬二寸四分，顏色如同大綬帶。烏紗帽，是辦公及宴會接見賓客的服裝。白裙、短襖，烏皮鞋。弁服，是

也。鹿皮爲之，犀簪導，組纓九璫，絳紗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佩。自具服以下，皆白襪，烏皮履。平巾幘者，乘馬之服也。金飾，犀簪導，紫裙，白袴，起梁珠寶鈿帶，靴。進德冠者，亦乘馬之服也。九璫，加金飾，有袴褶，常服則有白裙、襦。

皇太子妃之服有三：綸翟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青織成，文爲搖翟，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裸、襖，蔽膝隨裳色，用緞爲領緣，以翟爲章二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不朱裏，青襪，烏加金飾，佩、綬如皇太子。鞠衣者，從蠶之服也。以黃羅爲之，制如綸翟，無雉，蔽膝、大帶隨衣色。鈿釵禮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九鈿，其服用雜色，制如鞠衣，加雙佩，小綬，去烏加履，首飾花九樹，有兩博鬢。

群臣之服二十有一：衮冕者，一品之服也。九旒，青璫爲珠，貫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青纁充耳，寶飾角簪導。青衣纁裳，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皆絳爲綉遍衣。白紗中單，黼領，青裸、襖、裾。朱襪，赤舄。革帶鈎鐔，大帶，黻隨裳色。金寶玉飾劍鐔首，山玄玉佩。綠紱綬，綠質，綠、紫、黃、赤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郊祀太尉攝事亦服之。

鷩冕者，二品之服也。八旒，青纁裳，七章：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銀裝劍，佩水蒼玉，紫綬，紫質，紫、

初一、十五處理公事時的服裝。用鹿皮製作，犀角簪導，絲帶飾九件璫玉，紅色紗衣，白絹下衣，皮帶，皮腰包，小綬帶，雙佩。從朝服以下，都是白襪，烏皮鞋。平巾幘，是騎馬的服裝。幘巾用金飾，犀角簪導，紫裙，白褲，起皺脊的珠寶金花帶，有靴。進德冠，也是騎馬服裝。冠有九璫玉飾，加金飾，有褲褶，常服則有白裙、短襖。

皇太子妃服飾有三種：綸翟，是接受冊封、助祭、朝會等大事的服裝。青色絲織成，紋飾是搖翟，青底色，配五種顏色有九等。白紗內單衣，衣領飾黑白相間斧形花紋，朱紅細紗的袖口、衣邊，蔽膝隨下衣色，用深青透紅色飾衣領邊，用雉鷄作圖案有二等。青衣，皮帶、大帶依從衣色，沒有朱紅裏，青襪，雙底木鞋加金飾，玉珮、綬帶都如同皇太子。鞠衣，是隨從皇后行親蠶禮的服裝。用黃細紗製作，規格如同綸翟服，沒有雉鷄圖案，蔽膝、大帶隨衣色。鈿釵禮衣，是宴會接見賓客的服裝。九朵金花飾，服裝用雜色，規格同於鞠衣，加佩雙玉小綬帶，除去雙底鞋穿單底鞋，頭上飾花釵九枝，有兩博鬢。

群臣的服裝有二十一種：衮冕，是一品官的服裝。冕有九旒，青色璫玉做珠，穿上三塊彩玉，用絲帶作帽帶，顏色如同綬帶。青色綿垂於兩耳旁，用珠寶裝飾的牛角簪導。青色上衣淺紅色下衣，九種圖案：龍、山、雉、火、祭宗廟酒器在上衣上，水草紋、白米形紋、黑白相間斧形紋、黑青相間的“亞”形紋在下衣上。都是紅色絲遍綉衣上。白紗內單衣，黑白相間斧形紋衣領，青色袖口、衣邊、前襟。朱紅襪，紅雙底鞋，皮帶帶鈎，大帶，蔽膝色隨下衣色。金、珠寶、玉裝飾劍鞘劍首，佩山形紋玄玉。蒼綠色綬帶，綠底色，綠、紫、黃、紅飾帶邊，長一丈八尺，寬九寸，規定系數爲二百四十首。郊祀太尉代行主祭時也穿衮冕。

鷩冕，是二品官服裝。冕有八旒，青色上衣淺紅下衣，七種圖案：雉、火、祭宗廟禮器紋在上衣上；水草紋、白米形紋、黑白相間斧形紋、黑青相間“亞”形紋在下衣上。銀飾劍，佩水蒼

黃、赤爲純，長一丈六尺，廣八寸，一百八十首。革帶之後有金鏤鞶囊，金飾劍，水蒼玉佩，朱襪，赤舄。

毳冕者，三品之服也。七旒，寶飾角簪導，五章：宗彝、藻、粉米在衣；黼、黻在裳。韍二章：山、火。紫綬如二品，金銀鏤鞶囊，金飾劍，水蒼玉佩，朱襪，赤舄。

絺冕者，四品之服也。六旒，三章：粉米在衣，黼、黻在裳，中單，青領。韍，山一章。銀鏤鞶囊。自三品以下皆青綬，青質，青、白、紅爲純，長一丈四尺，廣七寸，一百四十首，金飾劍，水蒼玉佩，朱襪，赤舄。

玄冕者，五品之服也。以羅爲之，五旒，衣、韍無章，裳刺黻一章。角簪導，青衣纁裳，其服用紬。大帶及裋，外黑內黃，黑綬紺質，青、紺爲純，長一丈二尺，廣六寸，一百二十首。象牙笏，上圓下方，六品以竹木，上挫下方。金飾劍，水蒼玉佩，朱襪，赤舄。三品以下私家祭祀皆服之。

平冕者，郊廟武舞郎之服也。黑衣絳裳，革帶，烏皮履。

爵弁者，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祀之服也。以紬爲之，無旒，黑纓，角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青領、標、襈、裾，革帶鉤鑿，大帶及裋內外皆緇，爵韠，白襪，赤履。五品以上私家祭祀皆服之。

武弁者，武官朝參、殿庭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校工之服也。有平巾幘，武舞緋絲布大袖，白練襜褕，螭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皮靴。鼓人朱褙衣，革帶，烏皮履。鼓

色玉，紫綬帶，紫底色，紫、黃、紅飾帶邊，長一丈六尺，寬八寸，規定系數爲一百八十首。皮帶之後有金鏤皮腰包，金飾劍，水蒼色玉佩，朱紅襪，紅色雙底鞋。

毳冕，是三品官服裝。冕有七旒，珠寶飾玉簪導，五種圖案：祭宗廟酒器、水草、白米形紋在上衣上；黑白相間斧形紋、黑青相間“亞”形紋在下衣上。蔽膝上有兩種圖案：山、火。紫色綬帶同於二品官，金銀綫裝飾皮腰包，金飾劍，有水蒼色佩玉，朱紅襪，紅色雙底鞋。

絺冕，是四品官的服裝。冕有六旒，三種圖案：白米形紋在上衣上，黑白相間斧形紋、黑青相間“亞”形紋在下衣上，內單衣，青領。蔽膝，有山形圖案一種。銀綫飾皮腰包。從三品官以下都是青綬帶，青底色，青、白、紅飾邊，長一丈四尺，寬七寸，規定系數爲一百四十首，金飾劍，佩水蒼玉，朱紅襪，紅雙底鞋。

玄冕，是五品官的服裝。用細紗製作，冕有五旒，衣、蔽膝沒有圖案，下衣有綉黑白相間斧形紋一種。牛角簪導，青色上衣淺紅色下衣，衣裳用粗綢。大帶及裋衣，外黑內黃，黑色綬帶紺紅底色，青、紺紅飾邊，長一丈二尺，寬六寸，規定系數爲一百二十首。象牙笏，上圓下方，六品用竹木，上斜角下方正。金飾劍，佩水蒼玉，朱紅襪，紅雙底鞋。三品官以下私家祭祀都穿玄冕。

平冕，是郊廟祭祀武舞郎的服裝。黑色上衣紅色下衣，皮帶，烏皮鞋。

雀弁，是六品官以下九品官以上隨從祭祀的服裝。用粗綢製作，冠沒有旒，黑帽帶，牛角簪導，青色上衣淺紅色下衣，白紗內單衣，青色衣領、袖口、衣邊、前襟，皮帶帶鉤，大帶及裋衣內外都是黑色，雀紋蔽膝，白襪，紅鞋。五品官以上私家祭祀都穿戴這些。

武弁，是武官朝參、殿庭武舞郎、堂下擊鼓人、鼓吹樂案工的服裝。有平巾幘，武舞郎穿紅絲布大袖，白熟絲袍服，螭蛇形起梁帶，豹紋大口袴，烏皮靴。擊鼓人穿朱紅套袖，皮帶，烏皮鞋。鼓吹樂案工加白熟絲袍服。

吹按工加白練褱襠。

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以鹿皮爲之，通用烏紗，牙簪導。纓：一品九璫，二品八璫，三品七璫，四品六璫，五品五璫，犀簪導，皆朱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佩，白襪，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璫及鞶囊、綬、佩。六品、七品綠衣，八品、九品青衣。

進賢冠者，文官朝參、三老五更之服也。黑介幘，青綬。紛長六尺四寸，廣四寸，色如其綬。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上及國官一梁，六品以下私祭皆服之。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有黃金璫，附蟬，貂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諸州大中正一梁，絳紗公服。殿庭文舞郎，黃紗袍，黑領、襪，白練褱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

遠游冠者，親王之服也。黑介幘，三梁，青綬，金鈎釧大帶，金寶飾劍，玉鏤首，纁朱綬，朱質，赤、黃、纁、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二百四十首。黃金璫，附蟬，諸王則否。

法冠者，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一名解廌冠。

高山冠者，內侍省內謁者、親王司閤、謁者之服也。

委貌冠者，郊廟文舞郎之服也。有黑絲布大袖，白練領、襪，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

却非冠者，亭長、門僕之服也。

平巾幘者，武官、衛官公事之服也。金飾，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袴，烏皮靴，白練裙、襪，起梁帶。陪大仗，有襴褕、騰蛇。朝集從事、州縣佐史、岳瀆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緋褶、大口袴，

弁服，是九品文官辦公事的服裝。用鹿皮製作，全用烏紗，象牙簪導。帽帶：一品官用九璫玉，二品八璫玉，三品七璫玉，四品六璫玉，五品五璫玉，犀角簪導，都是紅色上衣白絹下衣，皮帶，皮腰包，小綬帶，佩雙玉，白襪，烏皮鞋。六品官以下沒有璫玉及皮腰包、綬帶、玉珮。六品、七品官是綠衣，八品、九品官是青衣。

進賢冠，是文官上朝參見、三老五更的服裝。黑介幘，青帽帶。飄帶長六尺四寸，寬四寸，顏色如綬帶。三品官以上戴三梁冠，五品以上兩梁，九品官以上及國官一梁，六品官以下私家祭祀都穿此服。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有黃金璫，有蟬形飾，貂尾。侍從於左者在冠左有耳飾，侍從於右者在冠右有耳飾。各州大中正是一梁，絳紗公服。殿庭的文舞郎，穿黃紗袍，黑色衣領、衣邊，白熟絲褱襠，白布大口褲，皮帶，烏皮鞋。

遠游冠，是親王的服裝。黑介幘，冠有三梁，青色帽帶，金帶鈎大帶，金寶裝飾劍，玉飾劍鞘，淺紅配色的朱紅綬帶，朱紅底色，紅、黃、纁紅、紺紅爲邊飾，長一丈八尺，寬九寸，規定系數爲二百四十首。黃金璫，附有蟬形飾，諸王則沒有。

法冠，是御史大夫、中丞、御史的服裝。又叫獬豸冠。

高山冠，是內侍省內謁者、親王司閤、謁者的服裝。

委貌冠，是郊廟祭祀文舞郎的服裝。有黑絲布大袖，白熟絲領、袖口，紅色布大口褲，皮帶，烏皮鞋。

却非冠，是亭長、門僕的服裝。

平巾幘，是武官、衛官辦公事的服裝。有金飾，五品官以上并用玉，大口褲，烏皮靴，白熟絲裙、短襖，起梁帶。陪侍大仗時，有背心、騰蛇服。朝集使的隨從、州縣的屬吏、山川祝史、外州品官之子、百姓擔任管理公事者穿戴此服裝，有紅色夾衣、大口褲，紫附袖套。文武官騎

紫附襦。文武官騎馬服之，則去襦襠、螭蛇。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細綾及羅爲之，六品以下，小綾爲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碧。襦襠之制：一當胸，一當背，短袖覆膊。螭蛇之制：以錦爲表，長八尺，中實以綿，象蛇形。起梁帶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下，金飾隱起而已。

黑介幘者，國官視品、府佐謁府、國子太學四門生俊士參見之服也。簪導，白紗單衣，青襟、襪、領，革帶，烏皮履。未冠者，冠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去革帶。書算律學生、州縣學生朝參，則服烏紗帽，白裙、襦，青領。未冠者童子髻。

介幘者，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下、登歌工人之服也。絳公服，以緋爲之，制如絳紗單衣，方心曲領，革帶鈎鐔，假帶，襪，烏皮履。九品以上則絳襦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溝，不垂，緋褶大口袴，紫附襦，去方心曲領、假帶。登歌工人，朱連裳，革帶，烏皮履。殿庭加白練襠襠。

平巾綠幘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奉饌之服也。青絲布袴褶。羊車小史，五辮髻，紫碧腰襠，青耳屨。漏刻生、漏童，總角髻，皆青絲布袴褶。

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幘，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黑領、袖，黑襪、襪、裾，白裙、襦，革帶金鈎鐔，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襪，烏皮屨，劍，紛，鞶囊，雙佩，雙綬。六品以下去劍、佩、綬，七品以上以白筆代簪，八品、九

馬時穿戴，就去掉背心、螭蛇。褲褶的制度：五品官以上，用細綾細紗製作，六品官以下，用小綾製作，三品官以上紫色，五品官以上紅色，七品官以上綠色，九品官以上碧色。背心的樣式：一面在胸前，一面在背後，短袖覆蓋胳膊。螭蛇服的樣式：用錦做面，長八尺，中間裝着絲綿，像蛇的形狀。起梁帶的樣式：三品官以上，是玉梁珠寶金花，五品官以上，是金梁珠寶金花，六品官以下，金飾隱起而已。

黑介幘，國官視品、府佐拜見府官、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參見的服裝。有簪導，白紗單衣，青色襟、袖口、衣領，皮帶，烏皮鞋。沒成年者，就戴空頂黑頭巾，梳雙童髻，除去皮帶。書學算學律學學生、州縣學生朝見參拜，就穿戴烏紗帽、白裙、襦，青色衣領，沒成年者留童子髻。

介幘，是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下、進歌樂工的服裝。紅色公服，以紅色縹帛製作，規格如同紅紗單衣，方心曲領衣，皮帶帶鈎，假帶，襪，烏皮鞋。九品官以上就是紅色單衣，樣式如紅色公服而窄，袖形直如溝，不下垂，紅色夾衣大口褲，附紫袖套，除去方心曲領衣、假帶。進歌樂工，朱紅連衣裙，皮帶，烏皮鞋。在殿庭就加白熟絲袍服。

平巾綠幘，是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奉酒器人的服裝。青絲布褲褶。羊車小史，梳五辮髻，紫絳色腰帶，青耳麻鞋。漏刻生、漏童，梳總角髻，都是青絲布褲褶。

具服，是五品官以上陪同祭祀、朝見宴會、拜表等大事的服裝，也叫朝服。戴幘巾，用簪導，紅紗單衣，白紗內單衣，黑色衣領、袖，黑色袖口、衣邊、前襟，白裙、短襖，皮帶飾金帶鈎，假帶，曲領方心衣，絳紗蔽膝，白襪，烏皮雙底鞋，有劍、飄帶，皮腰包，佩雙玉，雙綬帶。六品官以下除去劍、佩玉、綬帶，七品官以上用白筆代簪，八品、九品官除去白筆，白紗內

品去白筆，白紗中單，以履代舄。

從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謁、見東宮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鉤釵，假帶，方心，襪，履，紛，鞶囊，雙佩，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紛、鞶囊、雙佩。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之婚，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爵弁。庶人婚，假絳公服。

命婦之服六：翟衣者，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綉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青紗中單，黼領，朱縠褙、襖、裾，蔽膝隨裳色，以縵為領緣，加文綉，重雉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以青衣，革帶，青襪，舄，佩，綬，兩博鬢飾以寶鈿。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翟七等，花釵七樹；四品翟六等，花釵六樹；五品翟五等，花釵五樹。寶鈿視花樹之數。

鈿釵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一品九鈿，二品八鈿，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

禮衣者，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女官七品以上大事之服也。通用雜色，制如鈿釵禮衣，唯無首飾、佩、綬。

公服者，常供奉之服也。去中單、蔽膝、大帶，九品以上大事、常供奉亦如之。半袖裙襖者，東宮女史常供奉之服也。公主、王妃佩、綬同諸王。

花釵禮衣者，親王納妃所給之服也。

單衣，用單底鞋代替雙底鞋。

從省服，五品官以上辦理公事、朔日望日朝見、拜見太子的服裝，也叫公服。戴幘巾，有帽帶，用簪導，紅紗單衣，白裙、短襖，皮帶帶鉤，假帶，方心衣，襪，鞋，飄帶，皮腰包，佩雙玉，烏皮鞋。六品官以下除去飄帶、皮腰包、雙玉。三品官以上有公爵位者，嫡子之婚禮，可借用絺冕。五品官以上子孫，九品官以上子，戴雀弁。平民婚禮，可借用紅色公服。

命婦的服飾有六種：翟衣，是內命婦受冊封、隨從皇后祭先蠶、朝會，外命婦出嫁以及受冊封、隨從祭祀先蠶、大朝會的服飾。青底色，綉雉鷄，依次編在衣和裙上，重疊成為九層。青紗內單衣，黑白相間斧形紋衣領，朱紅細絲袖口、衣邊、前襟，蔽膝根據裙色，用深青透紅色作領邊，加綉花紋，重疊雉鷄成為圖案二等。大帶根據衣色，用青衣，皮帶，青襪，雙底鞋、玉珮、綬帶，兩博鬢用珠寶金花裝飾。一品有雉鷄圖案九等，花釵九枝；二品有雉鷄圖案八等，花釵八枝；三品有雉鷄圖案七等，花釵七枝；四品有雉鷄圖案六等，花釵六枝；五品有雉鷄圖案五等，花釵五枝。珠寶金花根據花釵枝數而定。

鈿釵禮衣，是內命婦平常參見、外命婦朝參、辭行、禮儀宴會時的服裝。規格同翟衣，增加雙玉珮、小綬，去掉雙底鞋，穿上單底鞋。一品飾九朵金花，二品八朵金花，三品七朵金花，四品六朵金花，五品五朵金花。

禮衣，是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女官七品以上參與大事時的服裝。全用雜色，制度如同鈿釵禮衣，祇是沒有首飾、玉珮、綬帶。

公服，是平常供奉時的服裝。去掉內單衣、蔽膝、大帶，九品以上參預大事、平常供奉時也是這樣。半袖裙襖，是東宮女史平常供奉時的服裝。公主、王妃的玉珮、綬帶同於諸王。

花釵禮衣，是親王娶妃所供給的服裝。

大袖連裳者，六品以下妻，九品以上女嫁服也。青質，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革帶、襪、履同裳色，花釵，覆笄，兩博鬢，以金銀雜寶飾之。庶人女嫁有花釵，以金銀琉璃塗飾之。連裳，青質，青衣，革帶，襪、履同裳色。

婦人燕服視夫。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五品以上嫁女其媵降妻一等，妾降媵一等，六品以下妾降妻一等。

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璽於御座，行幸則合八璽爲五輿，函封從於黃鉞之內。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璽皆金爲之，藏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官官印，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

初，太宗刻受命玄璽，以白玉爲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爲寶。中宗即位，復爲璽。開元六年，復爲寶。天寶初，改璽書爲寶書。十載，改傳國寶爲承天大寶。

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莧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宮殿門、城

大袖連裳，是六品以下妻，九品以上女出嫁的服裝。青底色，白絹紗內單衣，蔽膝、大帶、皮帶、襪、鞋同裳的顏色，花釵，單髮具，兩博鬢，用金銀各種珠寶裝飾。平民女出嫁有花釵，用金銀琉璃裝飾表面。連衣裙，是青底色，青衣，皮帶，襪、鞋同裳顏色。

婦女居家服裝根據其丈夫而定。百官之女出嫁、廟見暫用母親服裝。五品以上嫁女其陪嫁婢女比妻降低一等，妾比陪嫁婢女低一等，六品以下妾比妻降低一等。

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種印璽，都是用玉製作。神璽用於鎮中原，收藏而不使用。受命璽用於封禪敬神，皇帝行璽用於答覆王公書奏，皇帝之璽用於慰勞王公，皇帝信璽用於召見王公，天子行璽用於答覆四夷來書，天子之璽用於慰勞四夷，天子信璽用於向四夷調兵，都用泥封。大朝會時就由符璽郎把神璽、受命璽進到御座，行幸就把八璽集中到五輿車中，用函封好跟隨在黃鉞儀仗之內。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印璽都用金製作，藏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用宮中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皇太子用左春坊印，妃用內坊印。

起初，太宗刻受命黑印璽，用白玉做小蛇形印紐，文字是：“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到武后時改稱各印璽爲寶。中宗即位，又改稱璽。開元六年，又改稱寶。天寶初年，改稱璽書爲寶書。十載，改稱傳國寶爲承天大寶。

起初，高祖進入長安後，廢除隋朝的竹使符，頒布銀莧符，後來改爲銅魚符，用於調動軍隊、改換刺史官長，京城留守、折衝府、握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總監、牧監都發給符。京畿內就左三枚右一枚，京畿外就左五枚右一枚，左者放在宮內，右則在外，使用時，開始於第一枚，周而復始。宮殿門、城門、發給交魚

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驪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有銅魚而無傳符者，給封函，還符、封函用之。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者，給行從印。木契符者，以重鎮守，慎出納，畿內左右皆三，畿外左右皆五。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焉，左右各十九。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玄武門苑內諸門有喚人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監門，有敕召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敕書。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大將出，賜旌以顙賞，節以顙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

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

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發給開門符、閉門符。也是左符放在宮內，右符由監門掌管。蕃國也發給符，雄雌各十二枚，刻上國名，雄符由宮內掌管，雌符交付其國。朝貢使貢物時各拿本月魚符而來，不合者彈劾上奏。傳信符，用於發給郵驛，傳達皇帝詔命。皇太子監國發給雙龍符，左右都給十枚。兩京、北都留守發給麟符，左二十枚，右十九枚。東方各州發給青龍符，南方各州發給朱雀符，西方各州發給驪虞符，北方各州發給玄武符，都是左四枚右三枚。左符由宮內掌管，右符交付外州。行軍處也發給符。隨身魚符，是用於辨明貴賤，應對召見命令，左二枚右一枚，左符送進宮內，右符隨身攜帶。皇太子用玉契召見，檢查相合就前去。親王用金符，衆官用銅符，都題上某官位姓名。官有兼職者加題在左右，都用魚袋裝，三品官以上用金飾，五品官以上用銀飾。刻有姓名的，離官任後就交納符，不刻姓名的傳下交付。有傳符、銅魚符的，發給封符印，命驛站給驛馬、封符及封魚函時使用。有銅魚而沒有傳符的，發給封函，交還符、封函時使用。天子巡幸時，京城、東都留守就發給留守印，各部門隨同出行者，發給行從印。木契符，因重視鎮守，而慎於出入，京畿內左右都三枚，京畿外左右都五枚。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出征之事就使用它，王公征戰都發給左右各十九枚。太極殿前刻漏處，也將左契發給，右契授給承天門監門，晝夜檢查相合，然後纔敲鼓。玄武門苑內各門有傳喚人的木契，左契送進宮內，右契授給監門，有敕令召見人時使用它。魚符、木契下達時，都有敕書。尚書省之符，與宮內所出左符相同纔用。大將出征，賜予旌旗用來專行獎賞，符節用來專行殺罰。旌旗用絳色帛五丈，白色畫虎，有一銅龍，龍頭纏幡，紫色細絹作袋，油袋作外套。節，懸挂畫木盤三件，相距幾寸，盤邊垂紅麻，其他和旌旗相同。

高宗發給五品官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備召

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

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冒，折上巾，六合靴，與貴臣通服。唯天子之帶有十三鐶，文官又有平頭小樣巾，百官常服同於庶人。

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爲常服。腰帶者，播垂頭於下，名曰鉞尾，取順下之義。一品、二品鑄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銀，庶人以鐵。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黃，遂禁臣民服。親王及三品、二王後，服大科綾羅，色用紫，飾以玉。五品以上服小科綾羅，色用朱，飾以金。六品以上服絲布交梭雙紉綾，色用黃。六品、七品服用綠，飾以銀。八品、九品服用青，飾以鍤石。勳官之服，隨其品而加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庶人、部曲、奴婢，則服紬絹絕布，色用黃白，飾以鐵、銅。

太宗時，又命七品服龜甲雙巨十花綾，色用綠。九品服絲布雜綾，色用青。是時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

見命令的欺詐，出入一定要符合。三品官以上金飾魚袋。垂拱時，都督、刺史開始賜予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袋爲龜袋。後來三品官以上龜袋用金飾，四品官用銀飾，五品官用銅飾。中宗初年，廢止龜袋，又發給魚袋。郡王、嗣王也佩金魚袋。景龍時，下令特進佩魚袋，散官佩魚袋從這時開始。但員外官、試官、檢校官，還不佩魚袋。景雲年間，下詔穿紫衣者魚袋用金飾，穿紅衣者用銀飾。開元初年，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借用紫衣、金魚袋，都督、刺史官品低的借用紅衣、魚袋，五品官以上的檢校官、試官、判官都佩魚袋。中書令張嘉貞上奏，退休者終身佩魚袋，從此百官賞賜紅衣、紫衣，一定兼有魚袋，叫作章服。當時穿朱紫衣、佩魚袋的就多了。

起初，隋文帝聽朝之服，用赭黃花紋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靴，和顯貴之臣通用。惟獨天子之帶有十三環，文官又有平頭小樣巾，百官的常服同於平民。

到唐高祖時，用赭黃袍、巾帶作常服，腰帶，別好後頭垂於下，名叫鉞尾，取下面順從之意。一品、二品官用金飾帶扣，六品官以上用犀角飾，九品以上用銀，平民用鐵。不久天子袍衫漸漸用紅、黃，就禁止臣民使用。親王及三品官、二王後嗣，服裝用大科綾羅，顏色用紫，用玉飾。五品官以上穿小科綾羅，顏色用朱紅，用金飾。六品官以上服裝用絲布交織而成的雙紉綾，顏色用黃。六品、七品官服裝用綠色，用銀飾。八品、九品官服裝用青色，用黃銅裝飾。勳官的服裝，隨其品級而加佩刀、礪石、飄帶、帨巾。流外官、平民、部曲、奴婢，服裝就用粗綢粗布，顏色用黃白，用鐵、銅裝飾。

太宗時，又命令七品官服裝用龜甲雙巨十花綾，顏色用綠色。九品官服裝用絲布雜綾，顏色用青色。這時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等服裝，這是

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襪、襪，爲士人上服。開髀者名曰缺髀衫，庶人服之。”又請：“裹頭者，左右各三襠，以象三才，重繫前脚，以象二儀。”詔皆從之。太尉長孫无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

太宗嘗以幘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天下偃兵，采古制爲翼善冠，自服之。又製進德冠以賜貴臣，玉璫，制如弁服，以金飾梁，花趺，三品以上加金絡，五品以上附山雲。自是元日、冬至、朔、望視朝，服翼善冠，衣白練裙襦。常服則有袴褶與平巾幘，通用翼善冠。進德冠制如幘頭，皇太子乘馬則服進德冠，九璫，加金飾，犀簪導，亦有袴褶，燕服用紫。其後朔、望視朝，仍用弁服。

顯慶元年，長孫无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案周郊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與大裘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禦寒。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服裘可也。季夏迎氣，龍見而雩，如之何可服？故歷代唯服袞章。漢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制祀天地之服，天子備十二章，後魏、周、隋皆如之。伏請郊祀天地服袞冕，罷大裘。又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按令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亞獻皆服袞，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非禮之中。且天子十二爲節以法天，烏有四旒三章之服？若諸臣助

講究女功之始。一等用黃色，二等用黑色，三等用淺紅，四等用綠色，五等用紫色。士人穿短衫，平民用白色。中書令馬周上奏建議：“《禮》沒有穿衫的條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增加單衣、袖、袖口、衣邊，作爲士人上等服裝。開髀的名叫缺髀衫，平民穿它。”又請求：“裹頭，左右各三道褶，以取象天地人三才，重繫前脚，以取象天地二儀。”下詔都同意。太尉長孫无忌又上奏建議：“穿袍者下面加襴邊，紅、紫、綠都隨其品級，庶人用白色。”

太宗曾因幘頭產生於後周，便於作戰，正值天下停止用兵，就采用古制做翼善冠，自己戴上它。又製作進德冠以賞賜貴臣，玉璫，制度如同弁服，用金飾冠梁，花脚，三品官以上加金絡，五品官以上附有山雲紋。從此元旦、冬至、朔、望日臨朝，戴翼善冠，穿白熟絲裙襖。常服則有褲褶和平巾幘，通用翼善冠。進德冠制度如同幘頭，皇太子騎馬就戴進德冠，有九玉璫，加金飾，犀角簪導，也有褲褶，家居的衣服用紫色。後來朔、望日臨朝，還是用弁服。

顯慶元年，長孫无忌等說：“武德初年，編撰《衣服令》，天子祭天地時穿戴大裘冕。查考周代郊祭被袞以取象天，戴冠冕藻飾有十二旒，和大裘不同。《月令》：初冬，天子開始穿裘衣以禦寒。如驚蟄時祭祀求穀、冬至祭祀報答天，穿裘衣可以。夏末迎節氣，龍星已現而求雨，這時怎麼可以穿？所以歷代祇穿龍形圖案衣服。漢明帝纔采擇《周官》、《禮記》制定祭天地之服，天子具備十二種圖案，後魏、周、隋都是這樣。請求郊祭天地穿戴袞冕，停止穿大裘。又新禮規定，皇帝祭社稷時穿戴絺冕，有四旒，三種圖案；祭日月穿戴玄冕，有三旒，衣無圖案。查考令文，這是四品、五品官服裝。三公作亞獻都穿戴袞冕，孤卿穿戴毳冕、鷩冕，這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不合禮的要義。況且天子以十二爲節度取法於天，哪有四旒三種圖案的服裝？如各大臣助祭，冕和王相同，這是貴賤沒有區別

祭，冕與王同，是貴賤無分也。若降王一等，則王服玄冕，群臣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用矣，猶祭祀之有尸侑，以君親而拜臣子，哲族、蠃氏之職，不通行者蓋多，故漢魏承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請循歷代故事，諸祭皆用衮冕。”制曰：“可。”無忌等又曰：“禮，皇帝為諸臣及五服親舉哀，素服，今服白袷，禮令乖舛。且白袷出近代，不可用。”乃改以素服。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復用，而白袷廢矣。

其後以紫為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為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綠為六品之服，淺綠為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黃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

武后擅政，多賜群臣巾子、綉袍，勒以回文之銘，皆無法度，不足紀。至中宗又賜百官英王踏樣巾，其製高而踏，帝在藩時冠也。其後文官以紫黑絁為巾，賜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羅巾、圓頭巾子，後遂不改。

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算袋、佩刀、礪石。至睿宗時，罷佩刀、礪石，而武官五品以上佩鞬七事，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噉厥、針筒、火石是也。

時皇太子將釋奠，有司草儀注，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左庶子劉子玄議曰：“古大夫乘車，以馬為駢服，魏、晉朝士駕牛車。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觀望。則鞍馬行

了。如降低帝王一等，就帝王穿戴玄冕，群臣穿戴雀弁，既委屈天子，又貶低公卿。《周禮》的這條文，久已不用了，如同祭祀時勸神飲酒，讓君主、父親拜祭臣下兒子，哲族、蠃氏之職，這些不通行的內容太多，所以漢魏承用衮冕。現在新禮規定親祭日月，穿五品官服裝，請遵照歷代先例，各種祭祀都用衮冕。”皇帝下制說：“可以。”長孫無忌等又說：“禮規定，皇帝為各大臣以及五服之內親戚致哀，穿白絹服裝，現在穿白色夾衣，禮儀和條例矛盾。況且白色夾衣產生於近代，不能用。”就改穿白絹服。從此鷩冕以下，天子不再使用，而白色夾衣就廢除了。

後來以紫色為三品的服裝之色，金玉帶扣版十三塊；紅色為四品官的服裝之色，金帶扣版十一塊；淺紅為五品官的服裝之色，金帶扣版十塊；深綠為六品官的服裝之色，淺綠為七品官的服裝之色，都是銀帶扣版九塊；深青是八品官的服裝之色，淺青是九品官的服裝之色，都是黃銅帶扣版八塊；黃色是流外官及平民的服裝，銅鐵帶扣版七塊。

武后擅掌朝政，時常賞賜群臣頭巾、綉袍，刻綉有回文的銘文，都沒有法度，不值得記述。到中宗時又賞賜百官作英王時的踏樣巾，其樣式高而折下，是皇帝在藩王時戴的冠帽。後來文官用紫黑粗綢作頭巾，賞賜給供奉官及各部門長官，就有羅巾、圓頭頭巾，後來就不改變。

起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給金飾刀、磨刀石，一品官以下則有手巾、算袋、佩刀、磨刀石。到睿宗時，取消佩刀、磨刀石，而武官五品以上帶上佩有飾物七樣，就是佩刀、刀子、磨刀石、契苾真、噉厥、針筒、火石袋。

當時皇太子將祭先聖先師，有關部門起草儀式條例，規定隨從之臣都騎馬穿戴衣帽，左庶子劉子玄上奏議論說：“古代大夫乘車，用馬駕車，魏、晉朝士用牛駕車。如李廣北征時，解下鞍休息；馬援南伐時，手據鞍觀望。則是鞍馬使用在

於軍旅，戎服所便。江左尚書郎乘馬，則御史治之。顏延年罷官，騎馬出入，世稱放誕。近古專車則衣朝服，單馬則衣褻服。皇家巡謁陵廟，冊命王公，則盛服冠履，乘路車。士庶有以衣冠親迎者，亦時服箱。其餘貴賤，皆以騎代車。比者，法駕所幸，侍臣朝服乘馬。今既舍車，而冠履不易，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車中之服也。襪而銕，跣而乘，非唯整古，亦自取驚蹶。議者以秘閣梁《南郊圖》，有衣冠乘馬者，此圖後人所爲也。古今圖畫多矣，如畫《群公祖二疏》，而有曳芒屨者；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施帷冒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冒創於隋代，非漢官所用。豈可因二畫以爲故實乎？謂乘馬衣冠宜省。”太子從之，編於令。

開元初，將有事南郊，中書令張說請遵古制用大裘，乃命有司製二冕。玄宗以大裘樸略，不可通寒暑，廢而不服。自是元正朝會用衮冕、通天冠，百官朔、望朝參，外官衙日，則佩算袋，餘日則否。玄宗謁五陵，初用素服，朔、望朝顛用常服。弁服、翼善冠皆廢。

唐初，賞朱紫者服於軍中，其後軍將亦賞以假緋紫，有從戎缺髀之服，不在軍者服長袍，或無官而冒衣綠。有詔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郎將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綉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威衛以豹，領軍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行六品者，冠去璫珠，五品去鞶囊、雙佩，幘頭用羅縠。

婦人服從夫、子，五等以上親及五品以上母、妻，服紫衣，腰襜裸緣

軍隊中，身着軍裝感到方便。江左尚書郎騎馬，御史就彈劾他。顏延年罷官，騎馬出入，世人說他放蕩。近古乘車時就穿朝服，騎馬就穿便服。皇帝巡查拜祭陵墓宗廟，冊封王公，就盛裝戴冠穿鞋，乘坐輅車。士人平民有穿戴衣冠親迎的，也有時駕車。其他貴賤者，都以騎馬代車。近來，皇上法駕所幸，侍從之臣穿朝服騎馬。現在既已不用車，而冠帽衣裝却不改換，爲什麼呢？盛裝、大帶、皮鞋、高冠，是車中服裝。穿襪踏馬銕，光足而騎，不祇是違背古制，也是自取驚世駭俗。議論者認爲秘閣中有梁代《南郊圖》，有穿衣戴冠帽騎馬的，這是後代人所畫的。古今的圖書很多，例如畫《群公祖二疏》，而有拖着草鞋的；畫《昭君入匈奴》，而有婦女戴着帷帽的。草鞋出自於水鄉，不是京城所有；帷帽始創於隋代，不是漢宮所用。豈能因二畫作爲先例呢？臣認爲騎馬穿戴衣冠應該取消。”太子依從此議，編進法令。

開元初年，將到南郊祭天，中書令張說請求遵照古制用大裘，就命令有關部門製作兩種冕。玄宗認爲大裘質樸簡略，寒天暑天不可通用，廢而不穿。從此元旦朝會用衮冕、戴通天冠，百官在朔、望日朝見參拜，外官坐衙之日，就佩帶算袋，其他日就不佩。玄宗祭拜五陵，開始用素服，朔、望日朝會專用常服。弁服、翼善冠都廢除。

唐代初年，在軍隊中賞賜朱紫服裝，後來軍將也賞賜借用紅紫，有從軍者穿缺髀之服，不在軍中者穿長袍，有的無官位而冒用綠衣。有詔令叫殿中侍御史糾察。諸衛大將軍、中郎將以下給袍者，都改變其所綉紋：千牛衛用瑞牛，左右衛用瑞馬，驍衛用虎，武衛用鷹，威衛用豹，領軍衛用白澤，金吾衛用辟邪。行六品的，冠帽去掉璫玉珠，五品去掉皮腰包、雙玉佩，幘頭用細紗。

婦女服裝依從其丈夫、兒子，五等爵位以上的親戚以及五品以上官員的母親、妻子，穿紫

用錦綉。九品以上母、妻，服朱衣。流外及庶人不服綾、羅、縠、五色綫靴、履。凡襪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衣不過六破。

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適之建議：“冬至、元日大禮，朝參官及六品清官服朱衣，六品以下通服絳褶。”天寶中，御史中丞吉溫建議：“京官朔、望朝參，衣朱絳褶，五品以上有珂傘。”德宗嘗賜節度使時服，以雕銜綬帶，謂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元和十二年，太子少師鄭餘慶言：“百官服朝服者多誤。自今唯職事官五品兼六品以上散官者，則有佩、劍、綬，其餘皆省。”

初，婦人施冪籬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頸，坐檐以代乘車。命婦朝謁，則以駝駕車。數下詔禁而不止。武后時，帷冒益盛，中宗後乃無復冪籬矣。官人從駕，皆胡冒乘馬，海內效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冒亦廢，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綫靴。開元中，初有綫鞋，侍兒則著履，奴婢服襪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

巴、蜀婦人出入有兜籠，乾元初，蕃將又以兜籠易負，遂以代車。

文宗即位，以四方車服僭奢，下詔準儀制令，品秩勛勞為等級。職事官服綠、青、碧，勛官諸司則佩刀、礪、紛、帨。諸親朝賀宴會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班犀。車馬無飾金銀。衣曳地不過二寸，袖不過一尺三寸。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襦袖不過一尺五寸。袍襖之制：三品以上服綾，以鶻銜瑞草，雁銜綬帶及雙孔雀；四品、五品服綾，以地黃交枝；六品以下服

衣，腰帶衣邊用錦綉。九品以上官員的母親、妻子，穿朱紅衣。流外官及平民不穿綾、羅、縠、五色綫靴、鞋。凡是雜色裙不超過十二片，同色衣不超過六片。

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適之建議：“冬至、元旦行大禮時，朝參官及六品清官穿朱衣，六品官以下通穿褲褶。”天寶時，御史中丞吉溫建議：“京官朔、望日朝參，穿朱衣紫褲褶，五品官以上有珂傘。”德宗曾賞賜節度使應時服裝，用雕銜綬帶圖案，用意是其行列有序，治理百姓有威儀。元和十二年，太子少師鄭餘慶說：“百官穿朝服者多有錯誤。從今以後惟有職事官五品兼六品以上的散官，則有玉佩、劍、綬帶，其他都省去。”

起初，婦女披戴冪籬用於遮蔽身體，永徽年間，纔開始用帷帽，帽裙下垂到頭部，坐檐子以取代乘車。命婦朝拜時，則用駝駝駕車，多次下詔禁而不止。武后時，帷帽更盛，中宗之後就沒有冪籬了。宮女隨車，却戴胡帽騎馬，海內效法，以至露出髮髻縱馬馳騁，而帷帽也廢止了。有穿男子衣服并穿靴的，如同奚、契丹之服。武德年間，婦女穿拖鞋以及綫靴。開元時，纔開始有綫鞋，侍女就穿鞋，奴婢穿襪衫，而士女穿胡服，後來安祿山造反，當時認為是服飾妖奇的應驗。

巴、蜀婦女出入時有兜籠，乾元初年，蕃將又因兜籠容易攜帶物品，就用來取代乘車。

文宗即位，認為各地車輿服飾過於奢侈，下詔以《儀制令》為準，以官品及勛位功勞作為等級。職事官穿綠、青、碧色，勛官各部門則佩刀、磨刀石、飄帶、帨巾。各皇親朝賀宴會服裝：一品、二品佩玉及通天犀角，三品佩花犀角、斑紋犀角。車馬不飾金銀。衣長拖地不超過二寸，袖寬不超過一尺三寸。婦女裙不超過五幅，拖地不超過三寸，襖袖不超過一尺五寸。袍襖的制度：三品以上衣服用綾製作，用鶻銜瑞草，雁銜綬帶及雙孔雀圖案；四品、五品服裝用綾製作，用地黃交枝圖案；六品以下服裝用綾製

綾，小窠無文及隔織、獨織。一品導從以七騎；二品、三品以五騎；四品以三騎；五品以二騎；六品以一騎。五品以上及節度使冊拜、婚會，則車有幃。外命婦一品、二品、三品乘金銅飾犢車，檐舁以八人，三品舁以六人；四品、五品乘白銅飾犢車，檐舁以四人；胥吏、商賈之妻老者乘輦輦車，兜籠舁以二人。度支、戶部，鹽鐵門官等服細葛布，無紋綾，綠暗銀藍鐵帶，鞍、轡、銜、鐙以鍮石。未有官者，服粗葛布、官絁，綠銅鐵帶，乘蜀馬、鐵鐙。行官服紫粗布、絁，藍鐵帶。中官不衣紗縠綾羅，諸司小兒不服大巾，商賈、庶人、僧、道士不乘馬。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縵成履，而禁高髻、險妝、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品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五品堂五間七架，門三間兩架；六品、七品堂三間五架，庶人四架，而門皆一間兩架。常參官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楸乳梁。詔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條易行者為寬限，而事遂不行。唯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內婦人衣袖四尺者闊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

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僕射、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舍驛。

作，小團花沒有紋飾以及間隔團花織、獨團花織。一品的前導及侍從用七名騎士；二品、三品用五名騎士；四品用三名騎士；五品用二名騎士；六品用一名騎士。五品以上及節度使冊拜、婚姻宴會，乘車就有車幔。外命婦一品、二品、三品乘坐金銅飾犢車，抬檐子用八人，三品抬檐子用六人；四品、五品乘坐白銅飾犢車，抬檐子用四人；小吏、商人的妻子年老者乘坐輦輦車，抬兜籠用二人。度支、戶部、鹽鐵門官等服裝用細葛布，無紋綾，有綠色暗銀藍鐵飾帶，鞍、轡、銜、鐙用黃銅裝飾。沒有官位的，服裝用粗葛布、官用粗綢，綠銅鐵飾帶，騎乘蜀馬、用鐵馬鐙。行官服裝用紫粗布、粗綢，藍鐵帶。宦官不穿細紗綾羅，各部門雜役不戴大巾，商人、平民、僧人、道士不騎馬。婦女穿青碧絲織物、平頭小花草鞋、彩帛無花紋成鞋，而禁止高髻、奇妝、去眉、開額以及吳越高頭草鞋。王公的住宅，不用雙重栱頂及有紋彩的天花板。三品堂屋用五間九架，門用三間五架；五品堂屋用五間七架，門用三間兩架；六品、七品堂屋用三間五架，平民用四架，而門都用一間兩架。常參官裝飾懸魚、對鳳、瓦獸、通楸乳梁。詔命下達後，人多有怨言。京兆尹杜悰分條將容易施行者定為寬限，而這事就沒有實行。惟獨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下令管轄內的婦女衣袖寬四尺者改為一尺五寸，裙拖地四五寸者減為三寸。

開成末年，訂立制度：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僕射、各部門長官及退休官，疾病時准許乘坐檐子，如同漢、魏載輿、步輿的制度，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病可暫時乘坐，但不能住在驛站。

唐書卷二十五

志 第十五

曆(一)

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爲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疏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曰《麟德甲子元曆》，曰《開元大衍曆》，曰《寶應五紀曆》，曰《建中正元曆》，曰

曆法久遠。自從堯命令羲、和觀測日月星辰，以設置閏月的方法，來調整四時在一歲中的位置，此事簡略記載於《尚書》中。夏、商、周時改以三統確定正朔，所用曆法已各自不同，而且編製的方法也未能流傳下來。到了漢代，開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來編製曆法，這一數字來源於黃鐘計量系統中的初始單位龠，它的根源也大約來自於音律。後來，劉歆又依據《春秋》、《易象》進行推算，期望曆法常數與古書的記載相吻合，也不過是附會而已。唐代時，一行開始用大衍算法編製曆法，這使得曆法編算的起源又奠基於《易》。事實上，曆法本起源於數，數則起源於自然之用。數的作用無窮而無所不通，無論是用於音律，還是用於《易》，都可以相合。然而，數的重要應用是在於測候天地之氣，以通曉四時寒暑，至於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是爲了相互參合而已。四時寒暑無形無踪而變化於下土，日月星辰有象有迹而運行於上天，二者常動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互不相商。久而久之不能不產生差誤，這是必然規律。因此，編製曆法一開始未嘗不精密，但到後來，產生許多的疏誤與不合，其中的道理也是如此。不合，就需要改變曆法以求相合。自從堯、舜、三代以來，所用曆法均不相同。

唐代從始至終二百九十餘年，改了八次曆法。依次是《戊寅元曆》、《麟德甲子元曆》、《開元大衍曆》、《寶應五紀曆》、《建中正元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景福崇玄曆》。

《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玄曆》而止矣。

高祖受禪，將治新曆，東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學，太史令庾儉、丞傅奕薦之。詔仁均與儉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爲《戊寅元曆》。乃列其大要，所可考驗者有七，曰：“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漢《太初》，一也。冬至五十餘年輒差一度，日短星昴，合于《堯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蝕限，合于《詩》，三也。魯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曆序》，四也。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朔，月蝕常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符陰陽之始，六也。立遲疾定朔，則月行晦不東見，朔不西眺，七也。”高祖詔司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員外散騎侍郎。

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六年，詔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算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法詰之曰：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則餘星可知。仁均專守昴中，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爲常準。若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昏翼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朔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

高祖接受禪讓，準備編製新曆，東都道士傅仁均擅長推算天象曆法，太史令庾儉、太史丞傅奕向皇帝推薦。皇帝下詔命令傅仁均與庾儉等人共同參議，制定曆法，因歲命名爲《戊寅元曆》。該曆有七條經過校驗，摘錄其概要如下：“第一，唐代以戊寅歲甲子日爲起點，曆元爲戊寅，歷日起自甲子，與漢代《太初曆》相同；第二，經過五十餘年後冬至日太陽要誤差一度，最短的白天是初昏昴星中天的日子，正與《堯典》相合；第三，推算出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合朔，入食限，與《詩經》相合；第四，推算出魯僖公五年壬子日冬至，與《春秋命曆序》相合；第五，月有三大、三小，而且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第六，從子半開始記時辰，從虛宿六度起記太陽行度，與陰陽之始相符；第七，以日月運行的遲疾確定朔日，使得月亮晦日不東見，朔日不西眺。”高祖下詔命司曆官從戊寅二年起使用《戊寅曆》，遷任傅仁均爲員外散騎侍郎。

三年正月望日以及二月、八月朔日，發生月食、日食，《戊寅曆》預報皆不準確。六年，下詔命令吏部郎中祖孝孫校驗《戊寅曆》的得失。祖孝孫使算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查究，質問如下：

《尚書·堯典》稱：“以白天最短初昏昴星中天的日子，來確定仲冬的時節。”七宿同時出現，特舉中宿爲例。以中宿爲例，則可以推知其他的星宿。傅仁均僅選定昴宿上中天，執文害義，怎麼能不產生謬誤呢？又《月令》稱仲冬時節“初昏時東壁上中天”，這說明昴宿上中天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準則。如果在堯的時代，初昏時昴宿上中天，變化到東壁，然而，在堯七千多年以前，冬至日初昏時翼宿上中天，太陽的位置在東井。井宿在極北，離人最近，故爲夏天；斗宿在極南，離人最遠，故爲冬天。寒暑發生錯位，必然不是如此。又關於平朔、定朔過去有兩種說法。三大、

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

仁均對曰：

宋祖冲之之立歲差，隋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爲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朔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又《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曆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散騎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語，乃延宗舊說。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乃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者，乃爲合朔冬至耳。孝孫以爲然，但略去尤疏闊者。

三小爲定朔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太陽、月亮的運行有時遲有時速，二者相及時稱爲合會。晦日、朔日沒有定準，需隨時變化。如果把大小都定在朔日，合會雖然可以確定，然而蔀、元、紀的章首、蔀首及三端就要失調。如果向上要合於起算點，向下又要使得餘數合歸於終點，合會有時，那麼《甲辰元曆》是通用的法術。

傅仁均回答道：

宋祖冲之之設立歲差，隋張胄玄等人因循使用并有所修改，雖然他們的差數各不相同，但都說明了自己的用意。王孝通未能通曉其意，因而選取南斗爲冬至常星。太陽在星宿中運行，如同郵差送信，宿度既然發生了誤差，黃道就應該隨之變化。《尚書》稱：“季秋之月朔，日月未能集於房宿。”孔氏說：“集，就是合的意思。不合則日食就可以知道了。”又說：“日食預報提前者必殺無疑，預報推後者也必殺無疑。”既然有先後的差異，可以知道是用了定朔了。《詩經》說：“剛剛交十月，正逢朔日辛卯的那一天。”又《春秋傳》稱：“不記錄朔日，是天文官的失職。”從此以後，曆法出現誤差，無法詳細考證。因此，秦、漢以來，日食多不發生在朔日。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曾試圖辨明，但由於散騎侍郎皮延宗的阻礙，而未能詳細考究。王孝通所言，正是皮延宗舊說。推算上元是編製曆法的基礎，上元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又逢夜半甲子日朔旦冬至。自此以後，七曜各自運行，不會再像初始時所有的餘分皆盡，再次會合如初。惟有朔分、氣分還有同時餘盡的可能，因其可盡，纔有三端之說。這也正是紀其日數的開端。有人以爲是夜半甲子朔冬至，那就錯了。冬至有自己的常數，朔日日名從月記起，月行遲疾變化無常，三端怎麼能相合呢？因此必須是日月相合并且與冬至同日，纔是合朔冬至。

祖孝孫也同意，但是把其中誤差特別大的部

九年，復詔大理卿崔善爲與孝通等較定，善爲所改凡數十條。初，仁均以武德元年爲曆始，而氣、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差。至是復用上元積算。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

貞觀初，直太史李淳風又上疏論十有八事，復詔善爲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曆分日，起於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司曆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已來晷度薄蝕，事皆符合。”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及尚書八座參議，請從淳風。又以平朔推之，則二曆皆以朔日冬至，於事彌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傳》或失之前，謂晦日也。雖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爲朔可也。從之。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庚子，詔用仁均平朔，訖麟德元年。

仁均曆法祖述曹玄，稍以劉孝孫舊議參之，其大最疏於淳風。然更相出入，其有所中，淳風亦不能逾之。今所記者，善爲所較也。

《戊寅曆》

《戊寅曆》上元戊寅歲至武德九年丙戌，積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十八算外。

分予以忽略了。

九年，再次下詔命令大理卿崔善爲與王孝通等人校定曆法，崔善爲改動有數十條。起初，傅仁均以武德元年爲曆法的起點，但這使得氣、朔、遲疾、交會及五星都有加減差。祇好重新使用上元積年推算。曆法中的周天度，也就是占時的赤道。

貞觀初年，直太史李淳風又遞上奏章論述曆法有十八條，再次下詔命令崔善爲考校二家的得失，其中有七條依照李淳風的意見修改。十四年，唐太宗將要親自到南郊祭祀，依曆法推算爲十一月癸亥是朔日，甲子日是冬至。而按照李淳風的新曆法推算，則是甲子日爲合朔冬至。因此，李淳風上奏說：“古代曆法紀日起自子半。十一月正當甲子合朔冬至，故而太史令傅仁均因減餘稍多，以子初爲朔日，所以時間差了三刻。”司曆南宮子明、太史令薛頤等人說：“子初及半，日月尚未分離。李淳風的曆法用春秋以來晷影、宿度、交食驗證，都相符合。”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人與尚書八座參議，一起請求批准使用李淳風的曆法。又以平朔的方法推算，二部曆法都以朔日爲冬至，與此事相合。況且自古以來都用平朔，《春秋傳》就已有失誤，稱爲晦日。雖然癸亥日太陽月亮相及，明日是甲子日，作爲朔日也還是可以的。遵從了他們的說法。十八年，李淳風又上奏說：“傅仁均的曆法有三大、三小，自稱日月之食必然發生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將出現四朔接連爲大月的現象。”召集懂得曆算專家共同考查，也未能確定。至庚子，下詔使用傅仁均的平朔方法推算，一直用到麟德元年。

傅仁均的曆法與張胄玄的曆法一脈相承，又以劉孝孫的舊法稍加參議，與李淳風的曆法相比，就顯得更加疏漏。當然，二者互有長短，傅仁均的曆法推算準的李淳風的曆法也不能超越。下面的曆法，根據崔善爲的校定記錄。

《戊寅曆》上元戊寅歲至武德九年丙戌，積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十八算外。

章歲：六百七十六。亦名行分法。

章閏：二百四十九。

章月：八千三百六十一。

月法：三十八萬四千七十五。

日法：萬三千六。

時法：六千五百三。

度法、氣法：九千四百六十四。

氣時法：千一百八十三。

歲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

歲餘：二千三百一十五。

周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半。

斗分：二千四百八十五半。

沒分：七萬六千八百一十五。

沒法：千一百三。

曆日：二十七；曆餘：萬六千六十四。

曆周：七十九萬八千二百。

曆法：二萬八千九百六十八。

餘數：四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章月乘年，如章歲得一，為積月。以月法乘積月，如日法得一，為朔積日；餘為小餘。日滿六十，去之；餘為大餘。命甲子算外，得天正平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六千九百一，得次朔。加平朔大餘七、小餘四千九百七十六、小分四之三，為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餘數乘年，如氣法得一，為氣積日。命日如前，得冬至。加大餘十五、小餘二千六十八、小分八之一，得次氣日。加四季之節大餘十二、小餘千六百五十四、小分四之二，得土王。凡節氣小餘，三之，以氣時法而一，命子半算外，各其加時。置冬至小餘，八之，減沒分，餘滿沒法為日。加冬至去朔日算，依月大小去之，日不滿月算，得沒日。餘分盡為減。加日六

章歲：六百七十六。亦名行分法。

章閏：二百四十九。

章月：八千三百六十一。

月法：三十八萬四千零七十五。

日法：一萬三千零六。

時法：六千五百零三。

度法、氣法：九千四百六十四。

氣時法：一千一百八十三。

歲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

歲餘：二千三百一十五。

周分：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半。

斗分：二千四百八十五半。

沒分：七萬六千八百一十五。

沒法：一千一百零三。

曆日：二十七；曆餘：一萬六千零六十四。

曆周：七十九萬八千二百。

曆法：二萬八千九百六十八。

餘數：四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章月乘以積年數，除以章歲，所得為積月。以月法乘積月，除以日法，所得商為朔積日，餘為小餘。日滿六十，以六十去之；餘為大餘。命甲子算外，得天正平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六千九百零一，得次朔。加平朔大餘七、小餘四千九百七十六、小分四分之三，為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餘數乘以積年數，除以氣法，所得為氣積日。命日如前，得冬至。加大餘十五、小餘二千零六十八、小分八分之一，得次氣日。加四季之節大餘十二、小餘一千六百五十四、小分四分之二，得土王。凡節氣小餘，乘以三，除以氣時法，命子半算外，各其加時。置冬至小餘，乘以八，減沒分，餘滿沒法進位為日。加冬至去合朔時日數，依月大小去之，日數不滿月算，得沒日。餘分盡為減。加日六十九、餘七百零八，得次沒。

十九、餘七百八，得次沒。

二十四氣	損益率	盈縮數
冬至	益八百九十六	盈空
小寒	益三百九十八	盈八百九十六
大寒	益四百	盈千二百九十四
立春	益二百二十八	盈千六百九十四
啓蟄	益三百四十一	盈千九百二十二
雨水	益四百五十	盈二千二百六十三
春分	損五百	盈二千七百一十三
清明	損四百五十五	盈二千二百一十三
穀雨	損三百五十五	盈千七百五十八
立夏	損五百五十五	盈千四百三
小滿	損八百四十八	盈八百四十八
芒種	益七百三十九	縮初
夏至	益六百二十六	縮七百三十九
小暑	益四百五十六	縮千三百六十五
大暑	益二百八十八	縮千八百二十一
立秋	益四十	縮二千一百九
處暑	益三百四十二	縮二千一百四十九
白露	益四百五十五	縮二千四百九十一
秋分	損六百八十二	縮二千九百四十六
寒露	損六百二十五	縮二千二百六十四
霜降	損五百七十	縮千六百三十九
立冬	損五百一十三	縮千六十九
小雪	損四百五十六	縮五百五十六
大雪	損百	縮百

以平朔、弦、望入氣日算乘損益率，如十五得一，以損益盈縮數，爲定盈縮分。凡不盡，半法已上亦從一。以曆法乘朔積日，滿曆周去之；餘如曆法得一，爲日。命日算外，得天正平朔夜半入曆日及餘。次日加一，累而裁之。若以萬四千四百八十四乘平朔小餘，如六千五百三而一，不盡，爲小分，以加夜半入曆日。加之滿曆日及餘，去之，得平朔加時所入。加曆日七、餘萬一千八十四、小分三千九百九十五，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下弦及後朔。

以平朔、弦、望入氣日算乘損益率，除以十五，以損益盈縮數，爲定盈縮分。凡不盡，半法以上亦從一。以曆法乘朔積日，減去曆周的整倍數；餘除以曆法，所得爲日。命日算外，得天正平朔夜半入曆日及餘。次日加一，累次相加。若以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四乘平朔小餘，除以六千五百零三，不盡，爲小分，以加夜半入曆日。加之滿曆日及餘，去之，得平朔加時所入。加曆日七、餘一萬一千零八十四、小分三千九百九十五，命日數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下弦及後朔。

曆 日	行 分	損 益 率	盈 縮 積 分
一日	九千九百九	益三百九十二	盈初
二日	九千八百一十	益三百四十七	盈二千一百四十四萬 一千二百二十六
三日	九千六百九十五	益二百九十五	盈二千一百三十九萬 四千八百五十八
四日	九千五百六十三	益二百三十六	盈二千九百九十五萬 二千八百四
五日	九千四百一十四	益百六十九	盈三千六百七十九萬 三千九百五十
六日	九千二百六十六	益百三	盈四千一百六十九萬 七千二百七
七日	九千一百一十八	益三十六	盈四千四百六十七萬 三千五百七十五
八日	八千九百五十三	損三十八	盈四千五百七十二萬 九千五十五
九日	八千七百八十八	損百一十二	盈四千四百六十二萬 六千五百五十七
十日	八千六百四十	損百七十八	盈四千一百二十九萬 八千六十八
十一日	八千五百八	損二百三十八	盈三千六百三十二萬 四千六百九十二
十二日	八千三百九十二	損二百九十	盈二千九百三十五萬 四千五百二十八
十三日	八千二百七十七	損三百四十一	盈二千九十六萬 五千六百六十

十四日	八千一百七十八	損三百八十六	盈千一百八萬 一千一百六
十五日	八千二百一十一	益三百七十一	縮九萬一千 四十三
十六日	八千三百一十	益三百二十六	縮千八十三萬 四千四
十七日	八千四百二十五	益二百一十五	縮二千二十八萬 九千三百七十二
十八日	八千五百五十五	益二百一十六	縮二千八百二十三 萬九千五十
十九日	八千六百八十九	益百五十六	縮三千四百四十九萬 一千九百三十六
二十日	八千八百三十七	益九十	縮三千九百一萬 八千三十
二十一日	八千九百八十六	益二十三	縮四千一百六十一萬 九千二百三十五
二十二日	九千一百五十一	損五十一	縮四千二百二十八萬 二千五百四十七
二十三日	九千二百九十九	損百一十八	縮四千七百九萬九千 八百五十七
二十四日	九千四百四十七	損百八十四	縮二千七百三十九萬 二千二百七十九
二十五日	九千五百七十八	損二百四十三	縮三千二百五十萬九 千八百一十四
二十六日	九千七百一十	損三百二	縮二千五百二萬三 千五百六十二
二十七日	九千八百九	損三百四十七	縮千六百二十九萬 五百一十八
二十八日	九千八百九十一	損三百八十三	縮六百二十二萬 九千八百八十

曆行分與次日相減，爲行差，後多爲進，後少爲退。減去行分六百七十六，爲差法。各置平朔、弦、望加時入曆日餘，乘所入日損益率，以損益其下積分，差法除，爲定盈縮積分。置平朔、弦、望小餘，各以入氣積分盈加、縮減之，以入曆積分盈減、縮加之，滿若不足、進退日法，皆爲定大小餘，命日甲子算外。以歲分乘年爲積分，滿周分去之；餘如度法得一，爲度。命以虛六，經斗去

曆行分與次日相減，爲行差，後多爲進，後少爲退。減去行分六百七十六，爲差法。各置平朔、弦、望加時入曆日餘，乘所入日損益率，以損益其下積分，除以差法，爲定盈縮積分。置平朔、弦、望小餘，各以入氣積分盈時以加、縮時以減，以入曆積分盈減、縮加之，滿若不足、進退日法，皆爲定大小餘，命日甲子算外。以歲分乘積年數爲積分，減去周分的整倍數，餘除以度法，所得爲度。命起虛宿六度，經斗宿去分，得冬至日度及分。以冬至去合朔日數及分減之，得天正平朔前夜半日度及分。以小分法十四約度分爲

分，得冬至日度及分。以冬至去朔日算及分減之，得天正平朔前夜半日度及分。以小分法十四約度分爲行分。凡小分滿法成行分，行分滿法成度。若注曆，又以二十六約行分。月星準此。斗分百七十七，小分七半。累加一度，得次日。以行分法乘朔、望定小餘，以九百二十九除爲度分，又以十四約爲行分。以加夜半度，爲朔、望加時日度。定朔加時，日月同度。望則因加日度百八十二、行分四百二十六、小分十太。以夜半入曆日餘乘行差，滿曆法得一，以進加、退減曆行分，爲行定分。以朔定小餘乘之，滿日法得一，爲行分。以減加時月度，爲朔、望夜半月度。求次日，加月行定分，累之。

歲星

率：三百七十七萬五千二十三。

終日：三百九十八；行分五百九十六，小分七。

平見，入冬至初日，減行分五千四百一十一。自後日損所減百二十分。立春初，日增所加六十分。春分，均加四日。清明畢穀雨，均加五日。立夏畢大暑，均加六日。立秋初日，加四千八十分。乃日損所加六十七分。入寒露，日增所減百一十七分。入小雪，畢大雪，均減八日。

初見，順，日行百七十一分，日益遲一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二百九分。而留，二十六日。乃退，日九十七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三十六分。又留，二十五日五百九十六分，小分七。凡五星留日有分者，以初定見日分加之。若滿行分法，去之，又增一日。乃順，初日行六十分，日益疾一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四百三十七分。而伏。

行分。凡小分滿法進位爲行分，行分滿法進位成度。若注曆，又以二十六約行分。月星準此。斗分百七十七，小分七半。累加一度，得次日。以行分法乘朔、望定小餘，以九百二十九除爲度分，又以十四約爲行分。以加夜半度，爲朔、望加時日度。定朔加時，日月同度。望則因加日度一百八十二、行分四百二十六、小分十又四分之三。以夜半入曆日餘乘以行差，除以曆法，所得以進加、退減曆行分，爲行定分。以朔定小餘乘之，除以日法，所得，爲行分。以減加時月度，爲朔、望夜半月度。求次日，加月行定分，累之。

木星

率：三百七十七萬五千零二十三。

終日：三百九十八；行分五百九十六，小分七。

平見，入冬至初日，減行分五千四百一十一。自後每日損所減一百二十分。立春初日，增所加六十分。春分，均加四日。從清明到穀雨氣盡，均加五日。從立夏到大暑氣盡，均加六日。立秋初日，加四千零八十分。乃每日損所加六十七分。入寒露，每日增所減一百一十七分。從小雪到大雪氣盡，均減八日。

初見，順，日行一百七十一分，每日益遲一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二百零九分。而留，留二十六日。乃退，每日退九十七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三十六分。又留，留二十五日五百九十六分，小分七。凡五星留日有分者，以初定見日分加之。若滿行分法，去之，又增一日。乃順，初日行六十分，每日益疾一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四百三十七分。而伏。

熒惑

率：七百三十八萬一千二百二十三。

終日：七百七十九；行分六百二十六，小分三。

平見，入冬至初日，減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分。乃日損所減五百四十五分。入大寒，日增所加四百二十六分。入雨水後，均加二十九日。立夏初日，加萬九千三百九十二分。乃日損所加二百一十三分。入立秋，依平。入處暑，日增所減百八十四分。入小雪後，均減二十五日。

初見，入冬至，初率二百四十一日行百六十三度。自後二日損日度各一，自百二十八日，率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畢百六十一日。又三日損一，盡百八十二日，率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二度，畢百八十八日。乃三日益一，盡二百二十七日，率百八十三日行百五度。又二日益一，盡二百四十九日，率百九十四日行百一十六度。又每日益一，盡三百一十日，率二百五十五日行百七十七度，畢三百三十七日。乃二日損一，盡大雪，復初見。入小寒後，三日去日率一。入雨水，畢立夏，均去日率二十。自後三日減所去一日，畢小暑，依平，爲定日率。若入處暑，畢秋分，皆去度率六。各依冬至後日數而損益之，又依所入之氣以減之，爲前疾日度率。若初行入大寒，畢大暑，皆差行，日益遲一分；其餘皆平行。若入白露，畢秋分，初遲，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即去日率四十、度率二十，別爲半度之。行訖，然後求平行分，續之。以行分法乘度定率，如日定率而一，爲平行分。不盡，爲小分。求差行者，減日率一，又半之，加平行分，爲初日行分。各盡其

火星

率：七百三十八萬一千二百二十三。

終日：七百七十九；行分六百二十六，小分三。

平見，入冬至初日，減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四分。乃每日損所減五百四十五分。入大寒，日增所加四百二十六分。入雨水後，均加二十九日。立夏初日，加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二分。乃每日損所加二百一十三分。入立秋，不加。入處暑，每日增所減一百八十四分。入小雪後，均減二十五日。

初見，入冬至，初率二百四十一日行一百六十三度。自後每二日損日、度各一，自一百二十八日起，行率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直至一百六十一日。以後又每三日損一，盡一百八十二日，行率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二度，直至一百八十八日。以後又每三日益一，盡二百二十七日，行率一百八十三日行一百零五度。又每二日益一，盡二百四十九日，行率一百九十四日行一百一十六度。又每日益一，盡三百一十日，行率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直至三百三十七日。又每二日損一，至大雪氣盡，復初見。入小寒後，每三日去日率一。從雨水到立夏氣盡，均去日率二十。自後每三日減所去一日，至小暑氣盡爲平行，爲定日率。若入處暑，到秋分氣盡，皆減去度率六。各依冬至後日數而損益之，又依所入之氣以減之，爲前疾日度率。若初行入大寒，到大暑氣盡，皆差行，每日益遲一分；其餘皆爲平行。若入白露，到秋分氣盡，初遲，每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即減去日率四十、度率二十，別爲半度之。行畢，然後求平行分，續之。以行分法乘度定率，除以日定率，爲平行分。不盡，爲小分。求差行者，減日率一，又半之，加平行分，爲初日行分。各盡其日度而遲。初日行三百二十六分，每日益遲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五分。其前疾去度六者，行三十一度五分。此遲初日加六十七分、小分六十分之三六。

日度而遲。初日行三百二十六分，日益遲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五分。其前疾去度六者，行三十一度五分。此遲初日加六十七分、小分六十分之三十六。

而留，十三日。前疾去日者，分日於二留，奇從後留。乃退，日百九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二十八分。又留，十二日六百二十六分，小分三。

又順。後遲，初日行二百三十八分，日益生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此遲在立秋至秋分者，加六度，行三十一度三十五分。此遲初日加分六十七、小分六十分之三十六。而後疾。入冬至，初率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乃每日損一，盡三十七日，率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又二日損一，盡五十七日，率百六十七日行八十九度，畢七十九日。又三日益一，盡百三十日，率百八十四日行百六度。又二日益一，盡百四十四日，率百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又每日益一，盡百九十日，率二百三十七日行百五十九度。又每日益二，盡二百日，率二百五十七日行百七十九度。又每日益一，盡二百一十日，率二百六十七日行百八十九度，畢二百五十九日。乃二日損一，畢大雪，復初。後遲加六度者，此後疾去度率六，爲定。各依冬至後日數而損益之，爲後疾日度率。若入立夏，畢夏至，日行半度，盡六十日，行三十度。若入小暑，畢大暑，盡四十日，行二十度。皆去日度率，別爲半度之。行訖，然後求平行分，續之。各盡其日度而伏。

鎮星

率：三百五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六。

終日：三百七十八；行分六十一。

而留，十三日。如果前疾時減去日數，日和分數記於二留，奇從後留。乃退，每日退一百九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二十八分。又留，十二日六百二十六分，小分三。

又順。後遲，初日行二百三十八分，每日益生一分半，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三十五分。此遲在立秋至秋分者，加六度，行三十一度三十五分。此遲初日加分六十七、小分六十分之三十六。而後疾。入冬至，初率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乃每日損一，盡三十七日，行率一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又每二日損一，盡五十七日，率一百六十七日行八十九度，直至七十九日。又每三日益一，盡一百三十日，行率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零六度。又每二日益一，盡一百四十四日，行率一百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三度。又每日益一，盡一百九十日，行率二百三十七日行一百五十九度。又每日益二，盡二百日，率二百五十七日行一百七十九度。又每日益一，盡二百一十日，率二百六十七日行一百八十九度，直至二百五十九日。乃每二日損一，直至大雪，復初。如果後遲時加六度，此後疾去度率六，爲定。各依冬至後日數而損益之，爲後疾日度率。若入立夏，到夏至氣盡，每日行半度，盡六十日，行三十度。若入小暑，到大暑氣盡，盡四十日，行二十度。皆去日度率，別爲半度之。行畢，然後求平行分，續之。各盡其日度而伏。

土星

率：三百五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六。

終日：三百七十八；行分六十一。

平見，入冬至初日，減四千八百一十四分。乃日增所減七十九分。入小寒，均減九日。乃每氣損所減一日。入夏至初日，均減二日。自後十日損所減一日。小暑五日外，依平。入大暑，日增所加百八十一分。入處暑，均加九日。入白露初日，加六千二分。乃日損所加百三十三分。入霜降，日增所減七十九分。

初見，順，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留，三十八日。乃退，日四十一分，百日退六度四十四分。又留，三十七日六十一分。乃順，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伏。

太白

率：五百五十二萬六千二百。

終日：五百八十三；行分六百二十，小分八。

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行分六百二十，小分八。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平見，入冬至，依平。入小寒，日增所加六十六分。入立春，畢立夏，均加三日。小滿初日，加千九百六十四分。乃日損所加六十分。入夏至，依平。入小暑，日增所減六十分。入立秋，畢立冬，均減三日。小雪初日，減千九百六十四分。乃日損所減六十六分。

初見，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九日。乃順，遲，差行，日益疾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入大雪畢小滿者，依此。入芒種，十日減一度。入小暑，畢霜降，均減三度。入立冬，十日損所減一度，畢小雪。皆爲定度。以行分法乘定度，四十除，爲平行分。又以四乘三十九，以減平行，爲初日行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

平見，入冬至初日，減四千八百一十四分。每日增所減七十九分。入小寒，均減九日。每氣損所減一日。入夏至初日，均減二日。自後每十日損所減一日。小暑五日外，爲平行。入大暑，每日增所加一百八十一分。入處暑，均加九日。入白露初日，加六千零二分。乃每日損所加一百三十三分。入霜降，每日增所減七十九分。

初見，順，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留，留三十八日。乃退，日退四十一分，一百日退六度四十四分。又留，留三十七日六十一分。乃順，日行六十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八分。而伏。

金星

率：五百五十二萬六千二百。

終日：五百八十三；行分六百二十，小分八。

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行分六百二十，小分八。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平見，入冬至，爲平行。入小寒，每日增所加六十六分。入立春，到立夏氣盡，均加三日。小滿初日，加一千九百六十四分。乃每日損所加六十分。入夏至，爲平行。入小暑，每日增所減六十分。入立秋，到立冬氣盡，均減三日。小雪初日，減一千九百六十四分。乃每日損所減六十六分。

初見，乃退，每日退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留九日。乃順，遲，差行，每日益疾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入大雪到小滿氣盡，依此。入芒種，每十日減一度。入小暑，到霜降氣盡，均減三度。入立冬，每十日損所減一度，直至小雪。皆爲定度。以行分法乘定度，除以四十，爲平行分。又以四乘三十九，以減平行分，爲初日行分。平行，每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入小寒，每十日益日度各一。入雨水後，皆二十一日行二十一

行十五度。入小寒，十日益日度各一。入雨水後，皆二十一日行二十一度。入春分後，十日減一。畢立夏，依平。入小滿後，六日減一。畢立秋，日度皆盡，無平行。入霜降後，四日加一。畢大雪，依平。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前順遲減度者，計所減之數，以益此度爲定。而晨伏。

夕平見，入冬至，日增所減百分。入啓蟄，畢春分，均減九日。清明初日，減五千九百八十六分。乃日損所減百分。入芒種，依平。入夏至，日增所加百分。入處暑，畢秋分，均加九日。寒露初日，加五千九百八十六分。乃日損所減百分。入大雪，依平。

初見，順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入冬至畢立夏者，依此。入小滿，六日加一度。入夏至，畢小暑，均加五度。入大暑，三日減一度。入立秋，畢大雪，依平。從白露畢春分，皆差行，日益疾一分半。以一分半乘百六十九而半之，以加平行，爲初日行分。入清明，畢於處暑，皆平行。乃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入冬至後，十日減日度各一。入啓蟄，畢芒種，皆九日行九度。入夏至後，五日益一。入大暑，依平。入立秋後，六日加一。畢秋分，二十五日行二十五度。入寒露，六日減一。入大雪，依平。順遲，日益遲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此依數減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

辰星

率：百九萬六千六百八十三。

終日：百一十五；行分五百九十四，小分七。

晨見伏：六十三日；行分五百九

度。入春分後，每十日減一。至立夏氣盡，爲平行。入小滿後，每六日減一。直至立秋氣盡，日度皆盡，沒有平行。入霜降後，每四日加一。至大雪氣盡，爲平行。疾，一百七十日行二百零四度。若前順遲減度，計所減之數，以益此度爲定。而晨伏。

夕平見，入冬至，每日增所減一百分。入啓蟄，到春分氣盡，均減九日。清明初日，減五千九百八十六分。乃每日損所減一百分。入芒種，爲平行。入夏至，每日增所加一百分。入處暑，到秋分氣盡，均加九日。寒露初日，加五千九百八十六分。乃每日損所減一百分。入大雪，爲平行。

初見，順疾，一百七十日行二百零四度。入冬至到立夏氣盡，依此。入小滿，每六日加一度。入夏至，到小暑氣盡，均加五度。入大暑，每三日減一度。入立秋，到大雪氣盡，爲平行。從白露到春分氣盡，皆差行，每日益疾一分半。以一分半乘一百六十九而半之，以加平行，爲初日行分。入清明，到處暑，皆平行。平行，每日行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入冬至後，每十日減日度各一。入啓蟄，到芒種氣盡，皆九日行九度。入夏至後，每五日益一。入大暑，爲平行。入立秋後，每六日加一。直至秋分氣盡，二十五日行二十五度。入寒露，每六日減一。入大雪，爲平行。順遲，每日益遲八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如果前加度，此依數減之。又留，留九日。乃退，每日退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

水星

率：一百零九萬六千六百八十三。

終日：一百一十五；行分五百九十四，小分七。

晨見伏：六十三日；行分五百九十四，小分

十四，小分七。

夕見伏：五十二日。

晨平見，入冬至，均減四日。入小寒，依平。入立春後，均減三日。入雨水，畢立夏，應見不見。其在啓蟄、立夏氣內，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見。入小滿，依平。入霜降，畢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至大雪十二日，依平。若在大雪十三日後，日增所減一日。

初見，留，六日。順遲，日行百六十九分。入大寒，畢啓蟄，無此遲行。乃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入大寒後，二日去日度各一，畢於二十日，日度俱盡，無此平行。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前無遲行者，此疾日減二百三分，十日行十六度四分。而晨伏。

夕平見，入冬至後，依平。入穀雨，畢芒種，均減二日。入夏至，依平。入立秋，畢霜降，應見不見。其在立秋、霜降氣內，夕有星去日如前者，亦見。入立冬，畢大雪，依平。

初見，順疾，日行一度六百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若入小暑，畢處暑，日減二百三分。乃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入大暑後，二日去日及度各一，畢於二十日，日度俱盡，無此平行。遲，日行百六十九分。若疾減二百三分者，即不須此遲行。又留，六日七分。而夕伏。

各以星率去歲積分，餘反以減其率，餘如度法得 $-$ 爲日，得冬至後晨平見日及分。以冬至去朔日算及分加之，起天正，依月大小計之，命日算外，得所在日。金、水各以晨見伏日及分加之，得夕平見。各以其星初日所加減之分，計後日損益之數以損益

七。

夕見伏：五十二日。

晨平見，入冬至，均減四日。入小寒，爲平行。入立春後，均減三日。入雨水，到立夏氣盡，應見不見。其在啓蟄、立夏氣內，去太陽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見。入小滿，爲平行。入霜降，到立冬氣盡，均加一日。入小雪，至大雪十二日，爲平行。若在大雪十三日後，每日增所減一日。

初見，留，留六日。順遲，每日行一百六十九分。入大寒，到啓蟄氣盡，無此遲行。爲平行，每日行一度，十日行十度。入大寒後，每二日去日度各一，畢於二十日，日度俱盡，無此平行。疾，每日行一度六百零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如果前無遲行，此疾每日減二百零三分，十日行十六度零四分。而晨伏。

夕平見，入冬至後，依平行。入穀雨，到芒種氣盡，均減二日。入夏至，依平行。入立秋，到霜降氣盡，應見不見。其在立秋、霜降氣內，夕有星去日如前者，亦見。入立冬，到大雪氣盡，依平行。

初見，順疾，每日行一度六百零九分，十日行十九度六分。若入小暑，到處暑氣盡，每日減二百零三分。然後爲平行，每日行一度，十日行十度。入大暑後，每二日去日及度各一，畢於二十日，日度俱盡，無此平行。遲，日行一百六十九分。若疾減二百零三分者，即不須此遲行。又留，留六日七分。而夕伏。

各以星率減去歲積分，餘反以減其率，餘除以度法所得爲日，即冬至後晨平見日及分。以冬至去合朔日數及分加之，起天正，依月大小計之，命日算外，得所在日。金、水各以晨見伏日及分加之，得夕平見。各以其星初日所加減之分，計後日損益之數以損益之。然後，乃以加減平見爲定見。其加減分若滿行分法進位爲日。以

之。訖，乃以加減平見爲定見。其加減分皆滿行分法爲日。以定見去朔日及分加其朔前夜半日度，又以星初見去日度，歲星十四，太白十一，熒惑、鎮星、辰星皆十七，晨減、夕加之，得初見宿度。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熒惑、太白有小分者，各以日率爲母。其行有益疾遲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差疾益、遲損，乃加之。留者因前，退則依減，伏不注度。順行出斗，去其分；退行入斗，先加分。訖，皆以二十六約行分，爲度分。

交會法：千二百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五十八分。

交分法：六百三十七萬六百二十九分。

朔差：百八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二分。

望分：六百九十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交限：五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五八分。

望差：五十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七一分。

外限：六百七十六萬七百八十二九分。

中限：千二百三十五萬一千二十五八分。

內限：千二百一十九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七分。

以朔差乘積月，滿交會法去之；餘得天正月朔入平交分。求望，以望分加之。求次月，以朔差加之。其朔望，入大雪，畢冬至，依平。入小寒，日加氣差千六百五十分。入啓蟄，畢清明，均加七萬六千一百分。自後日損所加千六百五十分。入芒種，畢夏至，依平。加之滿法，去

定見去朔日及分加其朔前半夜半日度，又以星初見去日度，歲星十四，太白十一，熒惑、鎮星、辰星皆十七，晨減、夕加之，得初見宿度。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熒惑、太白的小分，各以日率爲母。其行有益疾遲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差疾益、遲損，乃加之。留者因前，退則依減，伏不注度。順行出斗宿，去其分；退行入斗宿，先加分。然後皆以二十六約行分，爲度分。

交會法：一千二百七十四萬一千二百零五點八分。

交分法：六百三十七萬六百零二點九分。

朔差：一百零八萬五千四百九十四點二分。

望分：六百九十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交限：五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五點八分。

望差：五十四萬二千七百四十七點一分。

外限：六百七十六萬零七百八十二點九分。

中限：一千二百三十五萬一千零二十五點八分。

內限：一千二百一十九萬一千四百五十八點七分。

以朔差乘積月，減去交會法的整倍數；餘得天正月朔入平交分。求望，以望分加之。求次月，以朔差加之。其朔望，入大雪，到冬至氣盡，不加。入小寒，每日加氣差一千六百五十分。入啓蟄，到清明氣盡，均加七萬六千一百分。自後每日損所加一千六百五十分。入芒種，到夏至氣盡，不加。加之滿法，去之。若合朔入交在小寒與雨水氣內，或在立夏與小滿氣內，且值盈二

之。若朔交入小寒畢雨水，及立夏畢小滿，值盈二時已下，皆半氣差加之。二時已上則否。如望差已下、外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見十日後，火去見四十日後，金晨伏去見二十二日後，有一星者，不加氣差。入小暑後，日增所減千二百分。入白露，畢霜降，均減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五分。立冬初日，減六萬三千三百分，自後日損所減二千一百一十分。減若不足，加法，乃減之，餘爲定交分。朔入交分，如交限內限已上、交分中限已下有星伏如前者，不減。不滿交分法者，爲在外道；滿去之，餘爲在內道。如望差已下，爲去先交分。交限已上，以減交分，餘爲去後交分。皆三日法約，爲時數。望則月蝕，朔在內道則日蝕。雖在外道，去交近，亦蝕。在內道，去交遠，亦不蝕。

置蝕望定小餘，入曆一日，減二百八十；若十五日，即加之；十四日，加五百五十；若二十八日，即減之；餘日皆盈加、縮減二百八十：爲月蝕定餘。十二乘之，時法而一，命子半算外；不盡，得月蝕加時。約定小餘如夜漏半已下者，退日算上。

置蝕朔定小餘，入曆一日，即減二百八十；若十五日，即加之；十四日，加五百五十；若二十八日，即減之，爲定。後不入四時加減之限。其內道，春，去交四時已上入曆，盈加、縮減二百八十；夏，盈加、縮減二百八十；秋，去交十一時已下，惟盈加二百八十，已上者，盈加五百五十，縮加二百八十；冬，去交五時已下，惟盈加二百八十：皆爲定餘。十二乘之，時法而一，命子半算外；不盡，爲時餘，副之。仲辰半前，以副減法爲差率；半後，退半辰，以法加餘，以副爲差率。季辰半前，以法加

時以下，皆半氣差加之。二時以上則不加。如在望差以下、外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見十日後，火去見四十日後，金晨伏去見二十二日後，有一星者，不加氣差。入小暑後，每日增所減一千二百分。入白露，到霜降氣盡，均減九萬五千八百二十五分。立冬初日，減六萬三千三百分，自後每日損所減二千一百一十分。減若不足，加法，再減之，餘爲定交分。合朔入交分，如交限在內限以上、交分在中限以下有星伏如前者，不減。不滿交分法者，爲在外道；滿去之，餘爲在內道。如望差以下，爲去先交分。在交限以上，以減交分，餘爲去後交分。皆三乘法約之，爲時數。望則月食，朔在內道則日食。雖在外道，去交近，亦食。在內道，去交遠，亦不食。

置食望定小餘，入曆一日，減二百八十；若十五日，即加之；十四日，加五百五十；若二十八日，即減之；餘日皆盈加、縮減二百八十：爲月食定餘。十二乘之，除以時法，命子半算外；不盡，得月食加時。約定小餘如夜漏半以下者，退日算上。

置食朔定小餘，入曆一日，即減二百八十；若十五日，即加之；十四日，加五百五十；若二十八日，即減之；爲定。後不入四時加減之限。若月亮在內道，春季，去交在四時以上入曆，盈加、縮減二百八十；夏季，盈加、縮減二百八十；秋季，去交在十一時以下，祇有盈加二百八十，以上者，盈加五百五十，縮加二百八十；冬季，去交在五時以下，惟盈加二百八十：皆爲定餘。十二乘之。除以時法，命子半算外；不盡，爲時餘，副之。仲辰半前，以副減法爲差率；半後，退半辰，以法加餘，以副爲差率。季辰半前，以法加副爲差率；半後，退半辰，以法加餘，倍法加副，爲差率。孟辰半前，三乘其法，以副減之，餘爲差率；半後，退半辰，以法加

副爲差率；半後，退半辰，以法加餘，倍法加副，爲差率。孟辰半前，三因其法，以副減之，餘爲差率；半後，退半辰，以法加餘，又以法加副，乃三因其法，以副減之，爲差率。又置去交時數，三已下，加三；六已下，加二；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數；十二已上，從十二。若季辰半後，孟辰半前，去交六時已上者，皆從其六。六時已下，依數不加。皆乘差率，十四除，爲時差。子午半後，以加時餘；卯酉半後，以減時餘；加之滿若不足，進退時法。孟謂寅、巳、申，仲謂午、卯、酉，季謂辰、未、戌。得日蝕加時。

望去交分，冬先後交，皆去二時；春先交，秋後交，去半時；春後交，秋先交，去二時；夏則依定。不足去者，既。乃以三萬六千一百八十三爲法而一，以減十五，餘爲月蝕分。

朔去交，在內道，五月朔，加時在南方，先交十三時外；六月朔，後交十三時外者：不蝕。啓蟄畢清明，先交十三時外，值縮，加時在未西；處暑畢寒露，後交十三時外，值盈，加時在巳東：皆不蝕。交在外道，先後去交一時內者，皆蝕。若二時內，及先交值盈、後交值縮二時外者，亦蝕。夏去交二時內，加時在南方者，亦蝕。若去分、至十二時內，去交六時內者，亦蝕。若去春分三日內，後交二時；秋分三日內，先交二時內者：亦蝕。諸去交三時內有星伏，土、木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見二十日外，有一星者，不蝕。各置去交分。秋分後，畢立春，均減二十二萬八百分。啓蟄初日，畢芒種，日損所減千八百一十

餘，又以法加副，乃三乘其法，以副減之，爲差率。又置去交時數，三以下，加三；六以下，加二；九以下，加一；九以上，依數；十二以上，從十二。若季辰半後，孟辰半前，去交六時以上者，皆從其六。六時以下，依數不加。皆乘差率，十四除，爲時差。子午半後，以加時餘；卯酉半後，以減時餘；加之滿若不足，進退時法。所謂孟即是寅、巳、申，仲即是午、卯、酉，季即是辰、未、戌。所得即日食加時。

望去交分，冬季先後交，皆去二時；春季先交，秋季後交，去半時；春季後交，秋季先交，去二時；夏季則依定。不足去者，爲食既。乃以三萬六千一百八十三爲法除之，以減十五，餘爲月食分。

合朔去交分，在內道，五月朔，加時在南方，先交十三時外；六月朔，後交十三時外者：不食。啓蟄與清明，先交十三時外，值縮，加時在未西；處暑與寒露，後交十三時外，值盈，加時在巳東：皆不食。交在外道，先後去交一時內者，皆食。若二時內，及先交值盈、後交值縮二時外者，亦食。夏季去交二時內，加時在南方者，亦食。若去二分、二至十二時內，去交六時內者，亦食。若去春分三日內，後交二時；秋分三日內，先交二時內者：亦食。諸去交三時內有星伏，土、木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見二十日外，有一星者，不食。各置去交分。秋分後，立春畢，均減二十二萬零八百分。啓蟄初日，到芒種氣盡，每日損所減一千八百一十分。夏至後，到白露氣盡，每日增所減二千四百分。以減去交分，餘爲不食分。不足減，反相減爲不食分。亦以減望差爲定法。後交值縮者，直以望差爲定法。其不食分，大寒與立春，

分。夏至後，畢白露，日增所減二千四百分。以減去交分，餘爲不蝕分。不足減，反相減爲不蝕分。亦以減望差爲定法。後交值縮者，直以望差爲定法。其不蝕分，大寒畢立春，後交五時外，皆去一時。時差值減者，先交減之，後交加之。時差值加者，先交加之，後交減之。不足減者，皆既。十五乘之，定法而一，以減十五，餘爲日蝕分。

置日月蝕分，四已下，因增二；五已下，因增三；六已上，因增五。各爲刻率，副之。以乘所入曆損益率，四千五十七爲法而一。值盈，反其損益；值縮，依其損益。皆損益其副，爲定用刻。乃六乘之，十而一，以減蝕甚辰刻，爲虧初。又四乘之，十而一，以加食甚辰刻，爲復滿。

後交五時外，皆去一時。時差值減者，先交減之，後交加之。時差值加者，先交加之，後交減之。不足減者，皆爲食既。十五乘之，除以定法，以減十五，餘爲日食分。

置日月食分，四以下，因增二；五以下，因增三；六以上，因增五。各爲刻率，副之。以乘所入曆損益率，四千零五十七爲法除之。值盈，反其損益；值縮，依其損益。皆損益其副，爲定用刻。乃六乘之，十而一，以減食甚辰刻，爲虧初。又四乘之，十而一，以加食甚辰刻，爲復滿。

唐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曆(二)

高宗時，《戊寅曆》益疏，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古曆有章、蔀，有元、紀，有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淳風爲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損益中晷術以考日至，爲木渾圖以測黃道，餘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所宜。當時以爲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

弘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朔，壬午晦。八月，詔二年元日用甲申，故進以癸未晦焉。

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載初，用周正，以十二月爲臘月，建寅月爲一月。神功二年，司曆官以爲臘月爲閏月，而前歲之晦，月見東方，太后詔以正月爲閏十月。是歲，甲子南至，改元聖曆。命瞿曇羅作《光宅曆》，將用之。三年，罷作《光宅曆》，復行夏時，終開元十六年。

《麟德曆》

《麟德曆》麟德元年甲子，距上元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算。

總法：千三百四十。

期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

常朔實：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
加三百六十二日盈朔實，減三百五十一日

高宗時，《戊寅曆》更加粗疏，李淳風編製《甲子元曆》呈獻。皇帝詔令太史從麟德二年開始使用，因此稱爲《麟德曆》。古代的曆法中有章、蔀，有元、紀，有日分、度分，這些數據的分母參差不齊，李淳風統一爲總法一千三百四十。創立“損益日中晷影術”以考校太陽的位置，製作“木渾圖”用以測算黃道，其餘的算法多因襲劉焯的《皇極曆》，但作了適當的增刪。《麟德曆》在當時被認爲是一部精密的曆法，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的《經緯曆》參互行用。

弘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日合朔，壬午爲晦日。八月，詔二年元日改爲甲申，故李淳風上奏以癸未爲晦日。

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爲載初，采用周正，以十二月爲臘月，建寅月爲一月。神功二年，司曆官以爲臘月爲閏月，而前歲之晦，月見東方，太后詔以正月爲閏十月。是歲，甲子日太陽南至，改元聖曆。詔命瞿曇羅編製《光宅曆》，將用之。聖曆三年，停止編製《光宅曆》，恢復行用夏時，一直到開元十六年。

《麟德曆》麟德元年甲子，距上元共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算。

總法：一千三百四十。

期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

常朔實：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加三百六十二爲盈朔實，減三百五十一爲朔朔實。

朒朔實。

辰率：三百三十五。

以期實乘積算，爲期總。如總法得一，爲日。六十去之，命甲子算外，得冬至。累加日十五、小餘二百九十二、小分六分之五，得次氣。六乘小餘，辰率而一，命子半算外，各其加時。

以常朔實去期總，不滿爲閏餘。以閏餘減期總，爲總實，如總法得一，爲日。以減冬至，得天正常朔。又以常朔小餘并閏餘，以減期總，爲總實。因常朔加日二十九、小餘七百一十一，得次朔。因朔加日七、小餘五百一十二太，得上弦。又加，得望及下弦。

進綱十六。秋分後。

退紀十七。春分後。

辰率：三百三十五。

以期實乘以積算，爲期總。期總除以總法，所得整數商爲日數。減去六十的整倍數，命甲子算外，求得冬至日。累加日數十五、小餘二百九十二、小分六分之五，得次氣。以六乘小餘，除以辰率，命子半算外，各得其加時。

以常朔實去除期總，餘數爲閏餘。以閏餘減期總，爲總實，以總法除總實，所得整數商爲日數。以此減冬至日，得天正常朔日。又以常朔小餘加閏餘，以減期總，爲總實。因常朔加日數二十九、小餘七百一十一，得次朔。因朔加日數七、小餘五百一十二又三分之二，得上弦日；又加，得望日及下弦日。

進綱十六。秋分後用此數。

退紀十七。春分後用此數。

中節	躔差率	消息總	先後率	盈朒積
冬至	益七百二十二	息初	先五十四	盈初
小寒	益六百一十八	息七百二十二	先四十六	盈五十四
大寒	益五百一十四	息千三百四十	先三十八	盈百
立春	益五百一十四	息千八百五十四	先三十八	盈百三十八
啓蟄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先四十六	盈百七十六
雨水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先五十四	盈二百二十二
春分	損七百二十二	息三千七百八	後五十四	盈二百七十六
清明	損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後四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穀雨	損五百一十四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後三十八	盈百七十六
立夏	損五百一十四	息千八百五十四	後三十八	盈百三十八
小滿	損六百一十八	息千三百四十	後四十六	盈百
芒種	損七百二十二	息七百二十二	後五十四	盈五十四

夏至	益七百二十二	消初	先五十四	朒初
小暑	益六百一十八	消七百二十二	先四十六	朒五十四
大暑	益五百一十四	消千三百四十	先三十八	朒百
立秋	益五百一十四	消千八百五十四	先三十八	朒百三十八
處暑	益六百一十八	消二千三百六十八	先四十六	朒百七十六
白露	益七百二十二	消二千九百八十六	先五十四	朒二百二十二
秋分	損七百二十二	消三千七百八	後五十四	朒二百七十六
寒露	損六百一十八	消二千九百八十六	後四十六	朒二百二十二
霜降	損五百一十四	消二千三百六十八	後三十八	朒百七十六
立冬	損五百一十四	消千八百五十四	後三十八	朒百三十八
小雪	損六百一十八	消千三百四十	後四十六	朒百
大雪	損七百二十二	消七百二十二	後五十四	朒五十四

各以其氣率并後氣率而半之，十二乘之，綱紀除之，爲末率。二率相減，餘以十二乘之，綱紀除，爲總差。又以十二乘總差，綱紀除之，爲別差。以總差前少以減末率，前多以加末率，爲初率。累以別差，前少以加初率，前多以減初率，爲每日躔差及先後率。乃循積而損益之，各得其日定氣消息與盈朒積。其後無同率，因前末爲初率；前少者加總差，前多者以總差減之，爲末率。餘依術入之。

各以氣下消息積，息減、消加常氣，爲定氣。各以定氣大小餘減所近朔望大小餘，十二通其日，以辰率約其餘，相從爲辰總。其氣前多以乘末率，前少以乘初率，十二而一，爲總率。前多者，以辰總減綱紀，以乘十二，綱紀而一，以加總率，辰總乘之，二十四除之；前少者，辰總再乘別差，二百八十八除之；皆加總率。乃以先加、後減其氣盈朒積爲定。以

各以該氣率數加後氣率數，除以二，以十二乘，除以綱紀，所得爲末率。該氣率數與後氣率數相減，餘以十二乘，除以綱紀，所得爲總差。又以十二乘總差，除以綱紀，所得爲別差。若該氣率數少於後氣率數，以總差減末率，若該氣率數大於後氣率數，則以總差加末率，所得爲初率。前少時，以別差累加初率，前多時，以別差累減初率，爲每日躔差及先後率。然後逐日相加并且進行損益，各得其日定氣消息與盈朒積。若後氣與該氣率數變化不同，則以前氣末率爲初率；前少時加總差，前多時以總差減，爲末率。其餘按照本算法計算。

各以該氣下消息積，息減、消加常氣，爲定氣。各以定氣大小餘減所近朔望大小餘，以十二乘以日數，以辰率除餘數，相從爲辰總。若該氣爲前多，則乘以末率，若該氣爲前少，則乘以初率，除以十二，所得爲總率。前多時，以辰總減綱紀，乘以十二，除以綱紀，以加總率，乘以辰總，除以二十四；前少時，辰總自乘，再乘別差，除以二百八十八；皆加總率。乃以先加、後減該氣盈朒積爲定積。以定積盈加、朒減常朔弦望，得盈朒大小餘。

定積盈加、朒減常朔弦望，得盈朒大小餘。

變周：四十四萬三千七十七。

變日：二十七；餘：七百四十三；變奇：一。

變奇法：十二。

月程法：六十七。

以奇法乘總實，滿變周，去之；不滿者，奇法而一，爲變分。盈總法從日，得天正常朔夜半入變。加常朔小餘，爲經辰所入。因朔加七日、餘五百一十二、奇九，得上弦。轉加，得望、下弦及次朔。加之滿變日及餘，去之。又以所入盈朒定積，盈加、朒減之，得朔、弦、望盈朒經辰所入。

變周：四十四萬三千零七十七。

變日：二十七；餘：七百四十三；變奇：一。

變奇法：十二。

月程法：六十七。

以奇法乘總實，減去變周的整數倍，使得差數小於變周；然後以奇法除差數，所得爲變分。盈總法從日，所得爲天正常朔夜半入變。加常朔小餘，爲經辰所入。因朔加日數七、餘五百一十二、奇九，得上弦。遞次再加，分別得望、下弦及次朔。若加數大於變日及餘，可以變日及餘減之。又以所入盈朒定積，盈加、朒減之，得朔、弦、望盈朒經辰所入。

變日	離程	增減率	遲速積
一日	九百八十五	增百三十四	速初
二日	九百七十四	增百一十七	速百三十四
三日	九百六十二	增九十九	速二百五十一
四日	九百四十八	增七十八	速三百五十
五日	九百三十三	增五十六	速四百二十八
六日	九百一十八	增三十三	速四百八十四
七日	九百二	增九初增九 末減隱	速五百一十七
八日	八百八十六	減十四	速五百二十六
九日	八百七十	減三十八	速五百一十二
十日	八百五十四	減六十四	速四百七十四
十一日	八百三十九	減八十五	速四百一十二
十二日	八百二十六	減百四	速三百二十七
十三日	八百一十五	減百二十一	速二百二十三
十四日	八百八	初減百二 末增二十九	速百二

十五日	八百十	增百二十八	遲二十九
十六日	八百一十九	增百一十五	遲百五十七
十七日	八百三十二	增九十五	遲二百七十二
十八日	八百四十六	增七十四	遲三百六十七
十九日	八百六十一	增五十二	遲四百四十一
二十日	八百七十七	增二十八	遲四百九十三
二十一日	八百九十三	增四初增四 未減隱	遲五百二十一
二十二日	九百九	減二十	遲五百二十五
二十三日	九百二十五	減四十四	遲五百五
二十四日	九百四十一	減六十八	遲四百六十一
二十五日	九百五十五	減八十九	遲三百九十三
二十六日	九百六十八	減百八	遲三百四
二十七日	九百七十九	減百二十五	遲百九十六
二十八日	九百八十五	減百四十四 初減七十一 未增入後	遲七十一

以離程與次相減，得進退差；後多爲進，後少爲退，等爲平。各列朔、弦、望盈朒經辰所入日增減率，并後率而半之，爲通率。又二率相減，爲率差。增者以入變曆日餘減總法，餘乘率差，總法而一，并率差而半之；減者半入餘乘率差，亦總法而一：皆加通率。以乘入餘，總法除，爲經辰變率。半之，以速減、遲加入餘，爲轉餘。增者以減總法，減者因餘：皆乘率差，總法而一；以加通率，變率乘之，總法除之，以速減、遲加變率，爲定率。乃以定率增減遲速積爲定。其後無同率，亦因前率。應增者，以通率爲初數，半率差而減之；應損者，即爲通率。其曆率損益

以該日離程與次日離程相減，所得爲進退差；後日多爲進，後日少爲退，兩日相等爲平。各列朔、弦、望盈朒經辰所入日增減率，并後日率數，除以二，所得爲通率。又二率相減，所得爲率差。若該日爲增，則以入變曆日餘減總法，餘數乘以率差，除以總法，加率差再除以二；若該日爲減，則以半入餘乘率差，亦除以總法：皆加通率。乘以入餘，除以總法，所得爲經辰變率。除以二，以速減、遲加入餘，所得爲轉餘。若該日爲增，則以轉餘減總法，若該日爲減，則直接以轉餘入算：皆乘以率差，除以總法；以加通率，乘以變率，除以總法，以速減、遲加變率，所得爲定率。再以定率增減遲速積爲定。若後日率數變化不同，亦因用前率。若該日爲增，則以通率爲初數，減去半率差；若該日爲損，即爲通率。若以曆率損益入餘進退日，可分爲二

入餘進退日者，分爲二日，隨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加減變率爲定。

七日：初，千一百九十一；末，百四十九。十四日：初，千四十二；末，二百九十八。二十一日：初，八百九十二；末，四百四十八。二十八日：初，七百四十三；末，五百九十七。各視入餘初數，已下爲初，已上以初數減之，餘爲末。

各以入變遲速定數，速減、遲加朔弦望盈朒小餘；滿若不足，進退其日。加其常日者爲盈，減其常日者爲朒。各爲定大小餘，命日如前。乃前朔、後朔迭相推校，盈朒之課，據實爲準；損不侵朒，益不過盈。

定朔日名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月。其元日有交、加時應見者，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二，弦、望亦隨消息。月朔盈朒之極，不過頻三。其或過者，觀定小餘近夜半者量之。

黃道：南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分。牛，七度。婺女，十一度。虛，十度。危，十六度。營室，十八度。東壁，十度。奎，十七度。婁，十三度。胃，十五度。昂，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東井，三十度。輿鬼，四度。柳，十四度。七星，七度。張，十七度。翼，十九度。軫，十八度。角，十三度。亢，十度。氐，十六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度。

冬至之初日躔定在南斗十二度。每加十五度二百九十二分、小分六之五，依宿度去之，各得定氣加時日度。

各以初日躔差乘定氣小餘，總法

日，隨餘初末，按此法計算，所得并以加減變率爲定。

七日：初，一千一百九十一；末，一百四十九。十四日：初，一千零四十二；末，二百九十八。二十一日：初，八百九十二；末，四百四十八。二十八日：初，七百四十三；末，五百九十七。各視入餘初數，以下爲初，以上減去初數，餘爲末。

各以入變遲速定數，速減、遲加朔弦望盈朒小餘；小餘滿則進日，若不足，則退日數入小餘。加其常日者爲盈，減其常日者爲朒。各爲定大小餘，如前法確定日數。前朔、後朔迭相推校，盈朒相課，依據實測爲準；損不侵朒，益不過盈。

如果定朔日名與次朔相同，則爲大月，若不同，則爲小月，若該月無中氣，則爲閏月。若元日有交、加時應見者，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月小月，令虧在晦、二，弦、望亦隨變化。在月朔盈朒的特殊情形，也不應有接連三個大月。若有這種情況，需測定小餘近夜半者決定。

黃道：南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分。牛，七度。婺女，十一度。虛，十度。危，十六度。營室，十八度。東壁，十度。奎，十七度。婁，十三度。胃，十五度。昂，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東井，三十度。輿鬼，四度。柳，十四度。七星，七度。張，十七度。翼，十九度。軫，十八度。角，十三度。亢，十度。氐，十六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度。

在冬至的初日，太陽在南斗十二度。然後，每加十五度二百九十二分、小分六分之五，依宿度去之，各得定氣加時太陽宿度。

各以初日躔差乘定氣小餘，除以總法，進

而一，進加、退減小餘，爲分；以減加時度，爲氣初夜半度。乃日加一度，以躔差進加、退減之，得次日。以定朔弦望小餘副之；以乘躔差，總法而一，進加、退減其副，各加夜半日躔，爲加時宿度。

合朔度，即月離也。上弦，加度九十一度、分四百一十七。望，加度百八十二度、分八百三十四。下弦，加度二百七十三度、分千二百五十一。訖，半其分，降一等，以同程法，得加時月離。因天正常朔夜半所入變日及餘，定朔有進退日者，亦進退一日，爲定朔夜半所入。累加一日，得次日。

各以夜半入變餘乘進退差，總法而一，進加、退減離程，爲定程。以定朔弦望小餘乘之，總法而一，以減加時月離，爲夜半月離。求次日，程法約定程，累加之。若以定程乘夜刻，二百除，爲晨分。以減定程，爲昏分。其夜半月離，朔後加昏爲昏度，望後加晨爲晨度。其注曆，五乘弦望小餘，程法而一，爲刻。不滿晨前刻者，退命算上。

辰刻八，分二十四。

刻分法七十二。

加、退減小餘，爲分；以減加時太陽宿度，爲氣初夜半度。乃每日加一度，以躔差進加、退減之，得次日太陽宿度。另置定朔弦望小餘；乘以躔差，除以總法，進加、退減定朔弦望小餘，各加夜半日躔，爲加時太陽宿度。

合朔度，即是月亮行度。上弦，加度九十一度、分四百一十七。望，加度一百八十二度、分八百三十四。下弦，加度二百七十三度、分一千二百五十一。加畢，分除以二，再除以十，以與程法相同，得加時月亮行度。因天正常朔夜半所入變日及餘，定朔有進退日者，亦進退一日，爲定朔夜半月亮行度。累加一日，得次日月亮行度。

各以夜半入變餘乘以進退差，除以總法，進加、退減離程，所得爲定程。乘以定朔弦望小餘，除以總法，以減加時月亮行度，爲夜半月亮行度。求次日月亮行度，可以程法約定程，累次相加。若以定程乘夜刻，除以二百，所得爲晨分。以減定程，爲昏分。其夜半月亮行度，朔後加昏分爲昏度，望後加晨分爲晨度。若標注曆書，以五乘弦望小餘，除以程法，爲刻。不滿晨前刻者，退命算上。

辰刻八，分二十四。

刻分法七十二。

定氣	晨前刻	黃道去極度	屈伸率	發斂差
冬至	三十刻	百一十五度三分	伸一三分	益十六
小寒	二十九刻五十四分	百一十三度一分	伸三七分	益十六
大寒	二十九刻十八分	百一十度七分	伸六一分	益二十二
立春	二十八刻三十三分	百七度九分	伸九四分	益九
啓蟄	二十七刻三十分	百二度九分	伸十七分半	益七
雨水	二十六刻十八分	九十七度三分	伸十一八分	益三

春分	二十五刻	九十一度三分	伸十二二分半	損三
清明	二十三刻五十四分	八十五度三分	伸十一八分	損七
穀雨	二十二刻四十二分	七十九度七分	伸十七分半	損九
立夏	二十一刻三十九分	七十四度七分	伸九四分	損二十二
小滿	二十刻五十四分	七十度九分	伸六一分	損十六
芒種	一十刻十八分	六十八度五分	伸三七分	損十六
夏至	二十刻	六十七度三分	屈一三分	益十六
小暑	二十刻十八分	六十八度五分	屈三七分	益十六
大暑	二十刻五十四分	七十度九分	屈六一分	益二十二
立秋	二十一刻三十九分	七十四度七分	屈九四分	益九
處暑	二十二刻四十二分	七十九度七分	屈十七分半	益七
白露	二十三刻五十四分	八十五度三分	屈十一八分	益三
秋分	二十五刻	九十一度三分	屈十二二分半	損三
寒露	二十六刻十八分	九十七度三分	屈十一八分	損七
霜降	二十七刻三十分	百二度九分	屈十七分半	損九
立冬	二十八刻三十三分	百七度九分	屈九四分	損二十二
小雪	二十九刻十八分	百一十度七分	屈六一分	損十六
大雪	二十九刻五十四分	百一十三度一分	屈三七分	損十六

置其氣屈伸率，各以發斂差損益之，爲每日屈伸率。差滿十，從分；分滿十，爲率。各累計其率爲刻分。百八十乘之，十一乘綱紀除之，爲刻差。各半之，以伸減、屈加晨前刻分，爲每日晨前定刻。倍之，爲夜刻。以減一百，爲晝刻。以三十而約刻差，爲分；分滿十，爲度。以伸減、屈加氣初黃道去極，得每日。以晝刻乘期實，二百乘，總法除，爲昏中度。以減三百六十五度三百二十八分，餘爲旦中度。各以加日躔，得昏

置各氣屈伸率，各以發斂差損益之，爲每日屈伸率。差滿十，從分；分滿十，爲率。各累計其率爲刻分。乘以一百八十，以十一乘綱紀然後除之，所得爲刻差。各除以二，以伸減、屈加晨前刻分，爲每日晨前定刻。加倍，爲夜刻。以減一百，爲晝刻。除以三十爲刻差，爲分；分滿十進一爲度。以伸減、屈加氣初黃道去極度，得每日黃道去極度。以晝刻乘期實，乘以二百，除以總法，爲昏中度。以減三百六十五度三百二十八分，餘爲旦中度。各以加該日太陽所在宿度，得昏旦中星，以赤道星宿距度爲準。其赤道星宿距度與《太初曆》相同。

旦中星，赤道計之。其赤道同《太初》星距。

游交終率：千九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三。

奇率：三百。

約終：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四；奇一百一十三。

交中：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奇五十六半。

交終：日二十七；餘二百八十四；奇一百一十三。

交中：日十三；餘八百一十二；奇五十六半。

虧朔：三千一百六；奇百八十七。

實望：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奇百五十。

後準：千五百五十三；奇九十三半。

前準：萬六千六百七十八；奇二百六十三。

置總實，以奇率乘之，滿終率去之；不滿，以奇率約，爲入交分。加天正常朔小餘，得朔泛交分。求次朔，以虧朔加之。因朔求望，以實望加之。各以朔望入氣盈朒定積，盈加、朒減之；又六十乘遲速定數，七百七十七除，爲限數；以速減、遲加，爲定交分。其朔，月在日道裏者，以所入限數減遲速定數，餘以速減、遲加其定交分。而出日道表者，爲變交分。不出表者，依定交分。其變交分三時半內者，依術消息，以定蝕不。交中已下者，爲月在外道；已上者，去之，餘爲月在內道。其分如後準已下，爲交後分；前準已上者，反減交中，餘爲交前分。望則月蝕，朔在內道則日蝕。百一十二約前後分，爲去交時。置定朔小餘，副之。辰率約之，以艮、巽、

游交終率：一千零九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三。

奇率：三百。

約終：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四；奇一百一十三。

交中：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奇五十六又二分之一。

交終：日二十七；餘二百八十四；奇一百一十三。

交中：日十三；餘八百一十二；奇五十六又二分之一。

虧朔：三千一百零六；奇一百八十七。

實望：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奇一百五十。

後準：一千五百五十三；奇九十三又二分之一。

前準：一萬六千六百七十八；奇二百六十三。

置總實，乘以奇率，減去終率的整數倍，使得餘數小於終率；除以奇率，所得爲入交分。加天正常朔小餘，得爲朔泛交分。求次朔，以虧朔加之，即得。由朔泛交分求望泛交分，以實望加之，即得。各以朔望入氣盈朒定積，盈加、朒減之；又六十乘遲速定數，七百七十七除，爲限數；以速減、遲加限數，爲定交分。在合朔日時，若月在黃道裏，以所入限數減遲速定數，餘以速減、遲加其定交分。若出黃道表，則爲變交分。若不出表，則依定交分。若變交分在三時半以內，依術增減來確定是否發生交食。若所入限數在交中以下，爲月在外道；以上者，以交中減，餘爲月在黃道內。若定交分在後準以下，爲交後分；若在前準以上者，反減交中分，餘爲交前分。若是望日則發生月食，若是朔日而且月亮在黃道內，則發生日食。以一百一十二除前後分，爲去交時。另置定朔小餘爲副，以辰率除，選定艮、巽、坤、乾爲次序，命以算外。其餘數在半法以下爲初；在半法

坤、乾爲次，命算外。其餘，半法已下爲初；已上者，去之，爲末。初則因餘，末則減法，各爲差率。月在內道者，益去交時十而三除之。以乘差率，十四而一，爲差。其朔，在二分前後一氣內，即以差爲定；近冬至以去寒露、雨水，近夏至以去清明、白露氣數倍之，又三除去交時增之；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減，近夏至艮巽以減、坤乾以加其差，爲定差。艮、巽加副，坤、乾減副。月在外道者，三除去交時數，以乘差率，十四而一，爲差。艮、坤以減副，巽、乾以加副，爲食定小餘。望即因定望小餘，即所在辰；近朝夕者，以日出没刻校前後十二刻半內候之。

月在外道，朔不應蝕。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爲初準。去交前後分如初準已下、加時在午正前後七刻內者，蝕。朔去夏至前後，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皆畢於九十四日，爲每日變準。交分如變準已下、加時如前者，亦蝕。又以末準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約之，爲刻準。以并午正前後七刻內數，爲時準。加時準內交分，如末準已下，亦蝕。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爲差準。加時刻去午前後如刻準已上、交分如差準已下者，亦蝕。自秋分至春分，去交如末準已下、加時已、午、未者，亦蝕。

月在內道，朔應蝕。若在夏至初日，以千三百七十三爲初準。去交如初準已上、加時在午正前後十八刻內者，或不蝕。夏至前後每日益初準一分半，皆畢於九十四日，爲每日變準。以初準減變準，餘十而一，爲刻準。以減午正前後十八刻，餘爲時準。其去交在變準已上、加時在準

以上者，以半法減，爲末。初則因餘，末則減法，各爲差率。若月亮在黃道內，以十加去交時，以三除。乘以差率，除以十四，所得爲差。若朔日在春分秋分前後一氣之內，即以差爲定；近冬至以去寒露、雨水，近夏至以去清明、白露氣數加倍，又加上三除去交時；近冬至艮巽以加、坤乾以減，近夏至艮巽以減、坤乾以加其差，爲定差。艮、巽加副，坤、乾減副。若月亮在黃道外，以三除去交時數，乘以差率，除以十四，爲差。艮、坤以減副，巽、乾以加副，爲食定小餘。在望日即因定望小餘，即爲所在辰；在靠近朝夕時候，以太陽出沒時刻校前後十二刻半以內測候。

月亮在黃道外，合朔時本不發生日食。若在夏至初日，以二百四十八爲初準。去交前後分在初準以下、加時在午正前後七刻內，則發生日食。合朔時，去夏至前後九十四日之內，每一日損初準二分，爲每日變準。去交分在變準以下、加時如前相同時，亦發生日食。又以末準六十減初準及變準，餘以十八除，爲刻準。與午正前後七刻內數相加，爲時準。加時準內交分，在末準以下，亦發生日食。又置末準，每一刻加十八，爲差準。如果加時刻去午前後在刻準以上、交分在差準以下，亦發生日食。自秋分至春分，去交分在末準以下、加時在已、午、未，亦發生食。

月亮在黃道內，合朔時本應發生日食。若在夏至初日，以一千三百七十三爲初準。去交在初準以上、加時在午正前後十八刻之內，不發生日食。夏至前後九十四日之內，每日加初準一分半，爲每日變準。以初準減變準，餘數除以十，爲刻準。以減午正前後十八刻，餘爲時準。去交在變準以上、加時在準內，不發生日食。

內，或不蝕。

望去交前後定分，冬，減二百二十四；夏，減五十四；春，交後減百，交前減二百；秋，交後減二百，交前減百。不足減者，蝕既。有餘者，以減後準，百四而一，得月蝕分。

朔交，月在内道，入冬至畢定雨水，及秋分畢大雪，皆以五百五十八爲蝕差。入春分，日損六分，畢芒種。以蝕差減去交分；不足減者，反減蝕差，爲不蝕分。其不蝕分，自小滿畢小暑，加時在午正前後七刻外者，皆減一時；三刻內者，加一時。大寒畢立春交前五時外、大暑畢立冬交後五時外者，皆減一時；五時內者，加一時。諸加時蝕差應減者，交後減之，交前加之；應加者，交後加之，交前減之。不足減者，皆既；加減入不蝕限者，或不蝕。月在外道，冬至初日，無蝕差。自後日益六分，畢於雨水。入春分，畢白露，皆以五百二十二爲差。入秋分，日損六分，畢大雪。以差加去交分，爲蝕分。以減後準，餘爲不蝕分。十五約蝕差，以百四，爲定法。其不蝕分，如定法得一，以減十五，餘得日食分。

歲星

總率：五十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三，奇四十五。

伏分：二萬四千三十一；奇七十二半。

終日：三百九十八；餘千一百六十三；奇四十五。

平見，入冬至，畢小寒，均減六日。入大寒，日損六十七分。入春分，依平。乃日加八十九分。入立夏，畢小滿，均加六日。入芒種，日損八十九分。入夏至，畢立秋，均加

在望日，去交前後定分如下確定：冬季，減二百二十四；夏季，減五十四；春季，交後減一百，交前減二百；秋季，交後減二百，交前減一百。若不足減，月食爲食既。如有餘分，以減後準，除以一百四十，得月食分。

合朔發生交食，月亮在黃道內，從冬至到雨水，從秋分到大雪，皆以五百五十八爲食差。從春分畢芒種，每日損六分。以食差減去交分；若不足減，反減食差，爲不食分。其不食分，從小滿畢小暑，加時在午正前後七刻外，皆減一時；若在三刻之內，加一時。從大寒畢立春交前五時之外、從大暑畢立冬交後五時之外，皆減一時；在五時之內，則加一時。若需要減加時食差，在交後可減之，而在交前則加之；若需要加時食差，在交後可加之，而在交前則減之。如果不足減，爲食既；加減後進入不食限，則不發生月食。月亮在黃道外時，冬至初日，無食差。自後每日加六分，畢於雨水。從春分畢白露，皆以五百二十二爲差。從秋分畢大雪每日損六分。以差加去交分，爲食分。以減後準，餘爲不食分。以十五除食差，以一百零四爲定法。以定法除不食分，以減十五，餘即是日食分。

木星

總率：五十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三；奇四十五。

伏分：二萬四千零三十一；奇七十二又二分之一。

終日：三百九十八；餘一千一百六十三；奇四十五。

平見，入冬至，畢小寒，均減六日。入大寒，每日損六十七分。入春分，不減。每日加八十九分。入立夏，畢小滿，均加六日。入芒種，每日損八十九分。入夏至，畢立秋，均加四日。入處暑，每日損一百七十八分。入白露，不減。

四日。入處暑，日損百七十八分。入白露，依平。自後日減五十二分。入小雪，畢大雪，均減六日。

初順，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零九分，日益遲一分。前留，二十六日。旋退，四十二日，退六度十二分，日益疾二分。又退，四十二日，退六度十二分，日益遲二分。後留，二十五日。後順，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零九分，日益疾一分。日盡而夕伏。

熒惑

總率：百四萬五千八十；奇六十。

伏分：九萬七千九十；奇三十。

終日：七百七十九；餘千二百二十；奇六十。

平見，入冬至，減二十七日。自後日損六百三分。入大寒，日加四百二分。入雨水，畢穀雨，均加二十七日。入立夏，日損百九十八分。入立秋，依平。入處暑，日減百九十八分。入小雪，畢大雪，均減二十七日。

初順，入冬至，率二百四十三日行百六十五度。乃三日損日度各二。小寒初日，率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乃二日損一。入穀雨四日，平，畢小滿九日，率百七十八日行百度。乃三日損一。夏至初日，平，畢六日，率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乃三日益一。入立秋初日，百八十四日行百六度。乃每日益一。入白露初日，率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乃五日益六。入秋分初日，率二百三十二日行百五十四度。又每日益一。入寒露初日，率二百四十七日行百六十九度。乃五日益三。入霜降五日，平，畢立冬十三日，率二百五十九日

自後每日減五十二分。入小雪，畢大雪，均減六日。

開始為順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零九分，每日遞減一分。進入前留，留二十六日。然後進入退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十二分，每日增加二分。又退，四十二日，退行六度十二分，每日遞減二分。進入後留，留二十五日。開始順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五百零九分，每日遞增一分。最後進入夕伏。

火星

總率：一百零四萬五千零八十；奇六十。

伏分：九萬七千零九十；奇三十。

終日：七百七十九；餘一千二百二十；奇六十。

平見，入冬至，減二十七日。此後每日損六百零三分。入大寒，每日加四百零二分。入雨水，畢穀雨，均加二十七日。入立夏，每日損一百九十八分。入立秋，為平行。入處暑，每日減一百九十八分。入小雪，畢大雪，均減二十七日。

開始為順行，進入冬至，行速是二百四十三日行一百六十五度。變化率為三日損日、度各二。小寒初日，行速是二百三十三日行一百五十五度。變化率為二日損一度。從穀雨第四日起，為平行，到小滿後第九日，行速是一百七十八日行一百度。變化率為三日損一度。夏至初日起到第六日之間為平行，行速為一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變化率為三日益一。入立秋初日，行速是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零六度。變化率為每日益一。入白露初日，變化是率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變化率為五日益六。入秋分初日，行速是二百三十二日行一百五十四度。變化率為每日益一。入寒露初日，行速是二百四十七日行一百六十九度。變化率為五日益三。入霜降五日，為平行，畢立冬十三日，行速是二百五十九日行

行百八十一度。乃二日損日一。入冬至，復初。

各依所入常氣，平者依率，餘皆計日損益，爲前疾日度定率。其前遲及留退，入氣有損益日、度者，計日損益，皆準此法。疾行日率，入大寒，六日損一；入春分，畢立夏，均減十日；入小滿，三日損所減一；畢芒種，依平；入立秋，三日益一；入白露，畢秋分，均加十日；入寒露，一日半損所加一；畢氣盡，依平：爲變日率。疾行度率，入大寒畢啓蟄，立夏畢夏至，大暑畢氣盡，霜降畢小雪，皆加四度；清明畢穀雨，加二度：爲變度率。

初行入處暑，減日率六十，度率三十；入白露，畢秋分，減日率四十四，度率二十二：皆爲初遲半度之行。盡此日、度，乃求所減之餘日、度率，續之，爲疾。初行入大寒畢大暑，差行，日益遲一分。其前遲、後遲，日率既有增損，而益遲、益疾，差分皆檢括前疾末日行分，爲前遲初日行分。以前遲平行分減之，餘爲前遲總差。後疾初日行分，爲後遲末日行分，以後遲初日行分減之，餘爲後遲總差。相減，爲前後別日差分。其不滿者皆調爲小分。遲疾之際，行分衰殺不倫者，依此。

前遲，入冬至，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遲二分。入小寒，三日損一。大寒初日，率五十五日行二十度。乃三日益一。立春初日，平，畢清明，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入穀雨，每氣別減一度。立夏初日，平，畢小滿，率六十日行二十二度。入芒種，每氣別益一度。夏至初日，平，畢處暑，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入白露，三日損一。秋分初日，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乃每日益日一，三

一百八十一度。變化率是二日損日一。入冬至，復初。

各依所入常氣，平行時以行速計算，其他情形皆以變化率計日損益，爲前疾日度定率。其前遲及留、退，入氣有損益日、度者，以變化率計日損益，皆按照此法計算。疾行日率，進入大寒，六日損一；入春分，畢立夏，均減十日；入小滿，三日損所減一；畢芒種，爲平行；入立秋，三日益一；入白露，畢秋分，均加十日；入寒露，一日半損所加一；畢氣盡，爲平行：爲變日率。疾行度率，入大寒畢啓蟄，立夏畢夏至，大暑畢氣盡，霜降畢小雪，皆加四度；清明畢穀雨，加二度：爲變度率。

初行入處暑，減日率六十，度率三十；入白露，畢秋分，減日率四十四，度率二十二：皆爲初遲半度之行。盡此日、度，乃求所減之餘日、度率，續之，爲疾。初行入大寒畢大暑，爲差行，變化率是每日益遲一分。其前遲、後遲，日率既有增損，而益遲、益疾，差分皆依據前疾末日行分，爲前遲初日行分。以前遲平行分減之，餘爲前遲總差。後疾初日行分，爲後遲末日行分，以後遲初日行分減之，餘爲後遲總差。相減，爲前後別日差分。其不滿者皆調爲小分。遲疾之際，行分參差不等者，依此法推算。

前遲，入冬至，行速是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變化率爲每日益遲二分。入小寒，三日損一。大寒初日，行速是五十五日行二十度。變化率爲每三日益一。立春初日，爲平行，畢清明，行速是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入穀雨，每氣另減一度。立夏初日，爲平行，畢小滿，行速是六十日行二十二度。入芒種，每氣另加一度。夏至初日，爲平行，畢處暑，行速是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入白露，變化率爲每三日損一。秋分初日，行速是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變化率爲每日加日一，每三日加度二。寒露初日，行速是七十五日

日益度二。寒露初日，率七十五日行三十度。乃每日損日一，三日損度一。霜降初日，率六十日行二十五度。乃二日損一度。入立冬一日，平，畢氣盡，率六十日行十七度。入小雪，五日益一度。大雪初日，率六十日行二十度。乃三日益一度。入冬至，復初。

前留，十三日。前疾減日率一者，以其數分益此留及後遲日率。前疾加日率者，以其數分減此留及後遲日率。旋退，西行。入冬至初日，率六十三日退二十一度。乃四日益度一。小寒一日，率六十三日退二十六度。乃三日半損度一。立春三日，平，畢啓蟄，率六十三日退十七度。乃二日益日、度各一。雨水八日，平，畢氣盡，率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入春分，每氣損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畢氣盡，率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平，畢氣盡，率五十七日退十一度。乃二日益日一。寒露九日，平，畢氣盡，率六十六日退二十度。乃二日損一。霜降六日，平，畢氣盡，率六十三日退十七度。乃三日益一。立冬十一日，平，畢氣盡，率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乃二日損一。入冬至，復初。

後留，冬至初，留十三日。乃二日半益一。大寒初日，平，畢氣盡，留二十五日。乃二日半損一。雨水初日，留十三日。乃三日益一。清明初日，留二十三日。乃日損一。清明十日，平，畢處暑，留十三日。乃二日損一。秋分十一日，無留。乃每日益一。霜降初日，留十九日。乃三日損一。立冬畢大雪，留十三日。

後遲，順，六十日行二十五度，

行三十度。變化率是每日損日一，每三日損度一。霜降初日，行速是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變化率為每二日損一度。入立冬一日到氣盡為平行，行速是六十日行十七度。入小雪，變化率為五日益一度。大雪初日，率六十日行二十度。變化率是每三日益一度。入冬至，復初。

前留，共留十三日。如果前疾時減日率一，則以其數分加此留及後遲日率。如果前疾時加日率，則以其數分減此留及後遲日率。然後進入退行，向西行。入冬至初日，行速為六十三日退二十一度。變化率是每四日益度一。入小寒第一日，行速是六十三日退二十六度。變化率為每三日半損一度。立春頭三日，為平行。從第四日到啓蟄末日，行速是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變化率為每二日益日、度各一。雨水頭八日，為平行，從第九日到雨水末日，行速為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入春分，每氣損日、度各一。大暑初日，為平行，從第二日起到大暑末日，行速為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為平行，從第二日起到立秋末日，行速為五十七日退十一度。變化率是每二日益日一。寒露頭九日，為平行，從第十日到寒露末日，行速是六十六日退二十度。變化率是每二日損一。霜降頭六日，為平行，從第七日到霜降末日，行速是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變化率是每三日益一。立冬頭十一日，為平行，從第十二日到立冬末日，行速為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變化率是每二日損一。進入冬至後，重複初始時的運行變化。

後留，冬至初，留十三日。變化率是二日半益一。大寒初日，為平行，從第二日起到大寒末日，留二十五日。變化率是每二日半損一。雨水初日，留十三日。變化率是每三日益一。清明初日，留二十三日。變化率是每日損一。清明頭十日，為平行，從第十一日到處暑末日，留十三日。變化率是每二日損一。秋分頭十一日，無留。然後，每日益一。霜降初日，留十九日。變化率是每三日損一。立冬畢大雪，留十三日。

後遲，開始為順行，行速是六十日行二十五

日益疾二分。前疾加度者，此遲依數減之，爲定度。前疾無加度者，此遲入秋分至立冬減三度，入冬至減五度。後留定日朒十三日者，以所朒日數加此遲日率。

後疾，冬至初日，率二百一十日行百三十二度。乃每日損一。大寒八日，率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乃二日損一。啓蟄，平，畢氣盡，率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乃二日益一。芒種十四日，平，畢夏至，率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乃每日益一。大暑初日，平，畢處暑，率二百六十三日行百八十五度。乃二日損一。秋分一日，率二百五十五日行百七十七度。乃一日半損一。大雪初日，率二百五日行百二十七度。乃三日益一。入冬至，復初。

其入常氣日度之率有損益者，計日損益，爲後疾定日度率。疾行日率，其前遲定日朒六十及退行定日朒六十三者，皆以所朒日數加疾行定日率；前遲定日盈六十、退行定日盈六十三、後留定日盈十三者，皆以所盈日數減此疾定日率。各爲變日率。疾行度率，其前遲定度朒二十五、退行定度盈十七、後遲入秋分到冬至減度者，皆以所盈朒度數加此疾定率；前遲定度盈二十五及退行定度朒十七者，皆以所盈朒度數減此疾定度率。各爲變度率。

初行入春分畢穀雨，差行，日益疾一分。初行入立夏畢夏至，日行半度，六十六日行三十三度。小暑畢大暑，五十日行二十五度。立秋畢氣盡，二十日行十度。減率續行，并同前。盡日度而夕伏。

鎮星

度，變化率爲每日益疾二分。如果前疾時加日度，在遲行段要減去所加的度數，爲定度。前疾時沒有加日度，在遲行段中從入秋分至立冬應減三度，入冬至應減五度。若後留定日朒十三日，則以所朒日數加此遲行日率。

後疾，冬至初日，行速是二百一十日行一百三十二度。變化率是每日損一。大寒頭八日，行速爲一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變化率是每二日損一。啓蟄初日，爲平行，從第二日到啓蟄末日，行速爲一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變化率是每二日益一。芒種頭十四日，爲平行，然後到夏至末日，行速爲二百三十三日行一百五十五度。變化率是每日益一。大暑初日，爲平行，從第二日到處暑末日，行速爲二百六十三日行一百八十五度。變化率是每二日損一。從秋分第一日起，行速是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變化率是每一日半損一。從大雪初日起，行速爲二百零五日行一百二十七度。變化率是每三日益一。進入冬至後，重複初始時的運行變化。

如果入常氣日度之率需要加減，則計日加減，爲後疾定日度率。如果疾行日率，在前遲時定日爲朒六十及退行定日爲朒六十三，皆以所朒日數加疾行定日率；如果前遲定日爲盈六十、退行定日爲盈六十三、後留定日爲盈十三，皆以所盈日數減此疾定日率。各爲變日率。如果疾行度率，在前遲定度爲朒二十五、退行定度爲盈十七、後遲入秋分到冬至需要減度，皆以所盈朒度數加此疾定率；前遲定度爲盈二十五及退行定度爲朒十七，皆以所盈朒度數減此疾定度率。各爲變度率。

初行，從春分開始到穀雨末日，爲差行，變化率是每日益疾一分。初行，從立夏開始到夏至末日，每日行半度，行速爲六十六日行三十三度。從小暑開始到大暑末日，行速是五十日行二十五度。從立秋開始到氣盡，行速是二十日行十度。減率繼續運行，并同前。最後進入夕伏。

土星

總率：五十萬六千六百二十三；奇二十九。

伏分：二萬二千八百三十一；奇六十四半。

終日：三百七十八；餘一百三；奇二十九。

平見，入冬至，初減四日。乃日益八十九分。入大寒，畢春分，均減八日。入清明，日損五十九分。入小暑初，依平。自後日加八十九分。入白露初，加八日。自後日損百七十八分。入秋分，均加四日。入寒露，日損五十九分。入小雪初日，依平。乃日減八十九分。

初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九十分，日益遲半分。前留，三十七日。旋退，五十一日退二度四百九十一分，日益疾少半。又退，五十一日退二度四百九十一分，日益遲少半。後留，三十七日。後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九十分，日益疾半分。日盡而夕伏。

太白

總率：七十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九；奇九。

伏分：五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奇五十四半。

終日：五百八十三；餘千二百二十九；奇九。

夕見伏：日二百五十六。

晨見伏：日三百二十七；餘千二百二十九；奇九。

夕平見，入冬至，初依平，乃日減百分。入啓蟄，畢春分，均減九日。入清明，日損百分。入芒種，依平。入夏至，日加百分。入處暑，畢秋分，均加九日。入寒露，日損百分。入大雪，依平。

夕順，入冬至畢立夏，入立秋畢

總率：五十萬六千六百二十三；奇二十九。

伏分：二萬二千八百三十一；奇六十四又二分之一。

終日：三百七十八；餘一百零三；奇二十九。

平見，入冬至，開始時減四日。變化率是每日益八十九分。從大寒開始到春分末日，均減八日。入清明，日損五十九分。小暑初日為平行。此後每日加八十九分。白露初日，加八日。此後每日損一百七十八分。進入秋分，均加四日。進入寒露，每日損五十九分。小雪初日，為平行。此後每日減八十九分。

開始為順行，在八十三日內行七度二百九十分，每一日益遲半分。進入前留，留三十七日。然後為退行，在五十一日內退二度四百九十一分，每一日益疾四分之一。又退，五十一日退二度四百九十一分，每一日益遲四分之一。進入後留，留三十七日。開始進入後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九十分，每一日益疾半分。最後進入夕伏。

金星

總率：七十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九；奇九。

伏分：五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奇五十四又二分之一。

終日：五百八十三；餘一千二百二十九；奇九。

夕見伏：日二百五十六。

晨見伏：日三百二十七；餘一千二百二十九；奇九。

平見在黃昏，入冬至初日為平行，然後每日減一百分。從啓蟄開始到春分末日，均減九日。進入清明，每日損一百分。進入芒種，為平行。進入夏至，每日加一百分。從處暑開始到秋分末日，均加九日。進入寒露，每日損一百分。進入大雪，為平行。

黃昏時順行，從冬至開始到立夏末日，從立

大雪，率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入小滿後，十日益一度，爲定度。入白露，畢春分，差行，益遲二分。自餘平行。夏至畢小暑，率百七十二日行二百九度。入大暑，五日損一度，畢氣盡。平行，入冬至，大暑畢氣盡，率十三日行十三度。入冬至，十日損一，畢立春。入立秋，十日益一，畢秋分。啓蟄畢芒種，七日行七度。入夏至後，五日益一，畢於小暑。寒露初日，率二十三日行二十二度，乃六日損一，畢小雪。順遲，四十二日，行三十度，日益遲八分。前疾加過二百六度者，準數損此度。夕留，七日。夕退，十日退五度。日盡而夕伏。

晨平見，入冬至，依平。入小寒，日加六十七分。入立春，畢立夏，均加三日。入小滿，日損六十七分。入夏至，依平。入小暑，日減六十七分。入立秋，畢立冬，均減三日。入小雪，日損六十七分。

晨退，十日退五度。晨留，七日。順遲，冬至畢立夏，大雪畢氣盡，率四十二日行三十度，日益疾八分。入小滿，率十日損一度，畢芒種。夏至畢寒露，率四十二日行二十七度。入霜降，每氣益一度，畢小雪。平行，冬至畢氣盡，立夏畢氣盡，十三日行十三度。入小寒後，六日益日、度各一，畢啓蟄。小滿後，七日損日、度各一，畢立秋。雨水初日，率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後六日損日、度各一，畢穀雨。處暑畢寒露，無平行。入霜降後，五日益日、度各一，畢大雪。疾行，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前遲行損度不滿三十度者，此疾依數益之。處暑畢寒露，差行，日益疾一分。自餘平行。

秋開始到大雪末日，行速爲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零六度。進入小滿後，每十日益一度，爲定度。從白露開始到春分末日，爲差行，益遲二分。其餘爲平行。從夏至開始到小暑末日，行速爲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零九度。進入大暑，每五日損一度，直至氣末。進入冬至，爲平行。大暑內，行速爲十三日行十三度。進入冬至，每十日損一度，直至立春末日。進入立秋，每十日益一度，直至秋分末日。從啓蟄初日到芒種末日，行速是七日行七度。進入夏至後，每五日益一，直至小暑末日。從寒露初日到小雪末日，行速是二十三日行二十二度，每六日損一。然後爲順遲，行速是四十二日內行三十度，每日益遲八分。如果前疾加過二百零六度，按照加數損此度。夕留，留七日。然後在黃昏退行，在十日內退行五度。最後進入夕伏。

平見在早晨，進入冬至爲平行。進入小寒後，每日加六十七分。從立春初日到立夏末日，均加三日。進入小滿，每日損六十七分。進入夏至爲平行。進入小暑，每日減六十七分。從立秋初日到立冬末日，均減三日。進入小雪，每日損六十七分。

退行，在早晨，十日內退行五度。晨留七日，然後爲順遲。從冬至初日到立夏末日，從大雪初日到氣盡，行速爲四十二日行三十度，每日益疾八分。進入小滿，變化率是每十日損一度，直至芒種末日。從夏至初日到寒露末日，行速爲四十二日行二十七度。進入霜降，每氣益一度，直至小雪氣盡。冬至、立夏爲平行，十三日行十三度。進入小寒後，每六日益日、度各一，直至啓蟄末日。小滿後，七日損日、度各一，直至立秋末日。雨水初日，變化率是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此後六日損日、度各一，直至穀雨末日。處暑與寒露兩氣，無平行。進入霜降後，五日益日、度各一，直至大雪末日。在疾行段，行速爲一百七十二日，行二百零六度。如果在前遲行段損度不滿三十度，那麼在此疾行段要依數加之，從處暑初日到寒露末日，爲差行，每日益疾一分。其餘爲平行。最後進入晨伏。

日盡而晨伏。

辰星

總率：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伏分：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奇三十三。

終日：百一十五；餘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夕見伏：日五十二。

晨見伏：日六十三；餘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夕平見，入冬至，畢清明，依平。入穀雨，畢芒種，均減二日。入夏至，畢大暑，依平。入立秋，畢霜降，應見不見。其在立秋、霜降氣內，夕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有木、火、土、金星者，亦見。入立冬，畢大雪，依平。

順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大暑畢處暑，十二日行十七度二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平行，七日行七度。入大暑後，二日損日、度各一。入立秋，無此平行。順遲，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前疾行十七度者，無此遲行。夕留，五日。日盡而夕伏。

晨平見，入冬至，均減四日。入小寒，畢大寒，依平。入立春，畢啓蟄，均減三日。其在啓蟄氣內，去日度如前，晨無木、火、土、金星者，不見。入雨水，畢立夏，應見不見。其在立夏氣內，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星者，亦見。入小滿，畢寒露，依平。入霜降，畢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畢大雪，依平。

晨見，留，五日。順遲，六日行二度四分，日行二百二十四分。入大寒，畢啓蟄，無此遲行。平行，七日

水星

總率：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伏分：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九；奇三十三。

終日：百一十五；餘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夕見伏：日五十二。

晨見伏：日六十三；餘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

平見在黃昏，冬至、清明兩氣，爲平行。從穀雨初日到芒種末日，均減二日。夏至、大暑兩氣，爲平行。立秋、霜降兩氣，應見不見。在立秋、霜降氣內，黃昏時距太陽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而有木、火、土、金諸星，亦見。立冬、大雪兩氣，爲平行。

順行，漸疾，十二日內行二十一度六分，每日行一度五百零三分。從大暑初日到處暑末日，十二日內行十七度零二分，每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平行七日行七度。進入大暑後，每二日損日、度各一。進入立秋，無此平行。順行，漸遲，六日內行二度四分，每日行二百二十四分。若前疾行十七度，無此遲行。夕留，五日。最後進入夕伏。

平見在早晨，進入冬至，均減四日。小寒、大寒兩氣，爲平行。從立春初日到啓蟄末日，均減三日。如果在啓蟄氣內，距太陽度數如前，而且早晨無木、火、土、金諸星，不見。從雨水初日，到立夏末日，應見不見。如果在立夏氣內，距太陽度數如前，早晨有木、火、土、金諸星，亦見。從小滿初日到寒露末日，爲平行。從霜降初日到立冬末日，均加一日。小雪、大雪兩氣，爲平行。

晨見，留，留五日。順行，漸遲，六日內行二度四分，每日行二百二十四分。從大寒初日到啓蟄末日，無此遲行。平行七日行七度。進入大

行七度。入大寒後，二日損日、度各一。入立春，無此平行。順疾，行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六分，日行一度五百三分。前無遲行者，十二日行十七度一十分，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日盡而晨伏。

各以伏分減總實，以總率去之；不盡，反以減總率，如總法，爲日。天正定朔與常朔有進退者，亦進減、退加一日。乃隨次月大小去之，命日算外，得平見所在。各半見餘以同半總。太白、辰星以夕見伏日加之，得晨平見。各依所入常氣加減日及應計日損益者，以損益所加減；訖，餘以加減平見，爲常見。又以常見日消息定數之半，息減、消加常見，爲定見日及分。

置定見夜半日躔，半其分，以其日躔差乘定見餘，總法而一，進加、退減之，乃以其星初見去日度，歲星十四，太白十一，熒惑、鎮星、辰星十七，晨減、夕加，得初見定辰所在宿度。其初見消息定數，亦半之，以息加、消減其星初見行留日率。其歲星、鎮星不須加減。其加減不滿日者，與見通之，過半從日，乃依行星日度率，求初日行分。

置定見餘，以減半總，各以初日行分乘之，半總而一，順加、逆減星初見定辰所在度分，得星見後夜半宿度。以所行度分，順加、逆減之。其差行益疾益遲者，副置初日行分，各以其差遲損、疾加之，留者因前，逆則依減，以程法約行分爲度分，得每日所至。

求行分者，皆以半總乘定度率，有分者從之。日率除，爲平行度分。置定日率，減一，以所差分乘之，二而一，爲差率。以疾減、遲加平行，

寒後，二日損日、度各一。進入立春，無此平行。順行，漸疾，十二日內行二十一度六分，每日行一度五百零三分。如果此前無遲行，在十二日內行十七度一十分，每日行一度二百八十分。最後進入晨伏。

各以伏分減總實，減去總率的整倍數；不盡，反以減總率，除以總法，所得爲日數。如果天正定朔與常朔有進退，則進減、退加一日。乃隨次月大小去之，命日算外，得平見時星所在位置。各半見餘以同半總。太白、辰星以夕見伏日加之，得晨平見日數。各依所入常氣加減日及應計日損益者，以損益所加減；然後，餘以加減平見，爲常見日數。又以常見日數消息定數之半，息減、消加常見日數，爲定見日數及分。

置定見夜半日躔，半其分，以其日躔差乘定見餘，除以總法，進加、退減之，乃以其星初見去日度數，歲星十四，太白十一，熒惑、鎮星、辰星十七，晨減、夕加，得初見定辰所在宿度。其初見消息定數。亦半之，以息加、消減其星初見行留日率。對於歲星、鎮星不需加減。如果加減不滿一日，與見通之，過半進一日，乃依行星日度率，求初日行分。

置定見餘，以減半總，各以初日行分乘之，除以半總，順加、逆減星初見定辰所在度分，得星見後夜半宿度。以所行度分，順加、逆減之。如果差行時有益疾益遲，則副置初日行分，各以其差遲損、疾加之，留者因前，逆則依減，以程法除行分爲度分，得每日所至。

如果求行分，皆以半總乘定度率，若有分需加之。除以日率，爲平行度分。置定日率，減一，以所差分乘之，除以二，爲差率。以疾減、遲加平行行度，爲初日所行度及分。

爲初日所行度及分。

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宮說以《麟德曆》上元，五星有入氣加減，非合璧連珠之正，以神龍元年歲次乙巳，故治《乙巳元曆》。推而上之，積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算，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起牽牛之初。其術有黃道而無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見。他與淳風術同。所異者，惟平合加減差。既成，而睿宗即位，罷之。

中宗廢而復立之後，太史丞南宮說認爲《麟德曆》上元、五星有入氣加減，并不能恰好使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在神龍元年歲次乙巳編製《乙巳元曆》。向上推算，積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算，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起牽牛宿初度。其術推算方法有黃道但没有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見。其他與李淳風的算法相同。有所差異的是平合加減差。曆法既成之時，而睿宗即位，被令停止。

唐書卷二十七(上)

志第十七(上)

曆(三上)

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爲《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玄宗顧問訪者則稱制旨。明年，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于有司。時善算瞿曇謨者，怨不得預改曆事，二十一年，與玄景奏：“《大衍》寫《九執曆》，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執圭較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一二焉。乃罪說等，而是否決。

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故詳錄之。《略例》，所以明述作本旨也；《曆議》，所以考古今得失也。其說皆足以爲將來折衷。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

其一《曆本議》曰：

開元九年，《麟德曆》預算日食接連失誤，皇帝詔令一行和尚編製新的曆法，依據大衍之數推算立說以應天象，對比史籍中可以確認的節氣及歲時、日名干支、星行位置等記錄全都吻合。開元十五年，曆法的初稿完成一行便去世了，皇帝詔令特進張說同曆官陳玄景等人依次編寫《曆術》七篇、《略例》一篇、《曆議》十篇，玄宗請造曆者代擬旨意。第二年，張說上書皇帝，新曆自開元十七年由有關部門頒行。當時有位名叫瞿曇謨的人擅長曆算，怨恨自己不能參加修改曆法的工作，開元二十一年，他與陳玄景上書皇帝：“《大衍曆》抄襲《九執曆》，且其算法還不完善。”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也批評《大衍曆》。皇帝命令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執圭以曆法推算與觀象臺觀測記錄對照，《大衍曆》推算十有七八相符，《麟德曆》僅十有三四相符，《九執曆》十有一二相符。於是皇帝處罰南宮說等人，對《大衍曆》的非議由此被否定。

從《太初曆》到《麟德曆》，有二十三部曆法，它們的推算雖然同實際天象接近但還不精密。直到一行，方至精密，其《大衍曆》選擇的天文常數與設計的算法本是無法改變的。後世雖然有對其修改的地方，但都是照樣模仿罷了，因此將其詳細記錄。《略例》，用來闡明著作的本意；《曆議》，用來考證古今得失。其論述足夠作爲將來曆法的標準。取其概要，寫成十二篇。

第一篇《曆本議》稱：

《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爲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

夫數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而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者，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

《易》稱：“天數有五個，地數有五個，二者協調作用，變化無窮。”天數從一開始，地數從二開始，兩個起始數相匹配以使剛柔之變化各得其所。天之數終止於九，地之數終止於十，兩個終止之數相加以紀閏餘。天之中數爲五，地之中數爲六，兩中數配合以通五音六律。天有宮、商、角、徵、羽五音，古有五音配以十天干，故此五音掌管日行。地有六律，古有六律配以十二地支，故此六律掌管時辰。天地兩中數五和六交互作用，得到六十，有才能的人從數六十中可以知道天地之中數。自五以下的逆序數相加得十五，稱爲五行生數；自六以上的順序數相加得四十，稱爲五材成數。兩數交錯相乘，用生數乘成數。六至一退爲極小，五至十增至極大；一與六是卦爻之始終，五與十生成大衍之數。成數乘生數，結果得六百，稱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結果也是六百，稱爲地中之積。兩積相加得一千二百，用五十去除，得二十四，是四象與六爻之積；用二十四去除，得五十，是太極一加四十九用。用五材成數四十去除天中或地中之積六百，都得十五。用五行生數十五去除天中或地中之積，都得四十。兩數相加得天地之數五十五，用五位除它，又得到天、地之中數的和十一。蓍數的變化，九與六各取一個，是乾坤的象徵。七與八各取三個，合爲六子的象徵。所以爻數爲六十，策數爲二百四十。因此大衍之數是大地的中心，猶如圓環沒有起點，是律曆的綱紀。

數象式微於三四，而彰顯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因此三與四兩式微之數，在天始之數一與地中之數六的中間。蓍數四十九爲七七相乘之數，卦數六十四爲八八相乘之數，因此二章數七與八，在天之中數五與地之終數十的中間。中極在五六之間，相加爲十一，在章數之和十五與微數之和七的中間，是萬物的極至。合天中與地中之積，爲一千二百，以四分之，得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三百，得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得二微之積四十。將二章和二微之積相加，得三千零四十，爲氣朔常數的分母。以三極乘三千零四十，兩倍的六去除它，得七百六十，

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于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于八。

人在天地中，以閏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

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既合，而遁行之變在乎其間矣。

所謂遁行者，以爻率乘朔餘，為十四萬九千七百，以四十九用、二十

稱為辰法，和代軌相符。以十乘三千零四十，再倍大衍之數五十除之，得三百零四，稱為刻法，和德運相符。以二除氣朔之分母三千零四十，得一千五百二十，即為天地出符之數，以三乘一千五百二十，得四千五百六十，為日月五星回到初始位置交會的時間。《易》始於三微，三微生一象，四象形成而後八卦彰著。三種變化都為剛，生成太陽之象。三種變化都為柔，生成太陰之象。三種變化一剛二柔，生成少陽之象。三種變化一柔二剛，生成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開端、有強盛、有終結。少陰之柔，有開端、有強盛、有終結。合兩三才之數後，卦象因而形成，萬物在其中運作。所以有四十九象，推衍大功業就完備了。數的屬性為圓，因此由陽三而變至七。象的屬性為方，因此由陰四而變至八。

人生於天地之中，經歷氣盈、朔虛的變化，閏餘發生之始，就是氣朔所虛。以天地終合之數十九乘大衍之母五十，從中減去十，得九百四十為通數。以終合之數十九除九百四十，得四十九為中率，餘十九分之九，十九年有九百四十弦，又有二百三十五月，月朔與斗分均無餘分。地數終於十，是陰數的終極，虛十而從天，以避疑陽的戰爭。而十九分之九，是盈九而虛十。乾盈九，隱於龍戰之中，所以不見其首。坤虛十，以疏導潛龍之氣，所以不見其成。合朔一周而有朔分，歲終一周而有閏餘，這些和一章之弦數，一節之月數，都是九百四十，這是因為採用了中率四十九。

一策的分母為十九，故以十九年為一章；一揲的分母為七十六，故以七十六為一節。一節有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以通數九百四十除之，得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等於日月合朔一次的日子數，這也是六爻的綱紀。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取三十二歲為小終之數，二百八十五小終合於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是參伍二數與天地終數十九遞乘所得。數象既能隱合，則遁行的變化寓於其中。

遁行的含義，是以爻率三百乘朔餘四百九十九，得十四萬九千七百，從中減去四十九用及二

四象虛之，復以爻率約之，爲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太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蓍，凡一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遁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爲朔餘。四揲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通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爲氣餘。歲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九百二十而無小餘，合于夜半，是謂蔀率。歲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而大餘與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

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朧朧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

積算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遁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斂。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悔。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朧，夕見曰朧。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爲定朔。舒亟之度，乃數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

十四象，又以爻率三百除，得四百九十八，又餘七十五又三分之二，爲章微的中率。二十四象，每象有四十九蓍，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因此虛遁之數爲七十三。氣朔之分母三千零四十折半，以三極乘三與五，以兩儀乘二十四種變化，三項相加，得一千六百一十三，作爲朔餘。以四除氣朔分母三千零四十，再以八氣九精共十七減之，得七百四十三，作爲氣餘。經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年氣與朔會合，這稱爲章率。經過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千九百二十年與通法相約無餘數，合於夜半，這稱爲蔀率。經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年大餘與歲建都可盡約，這個數稱爲元率。這是不會改變的道理。

策用以記錄太陽運行，象用以記錄月亮運行。因此乾坤之策爲三百六十，是日度的準則。乾坤之用有四十九象，爲月弦的檢驗。太陽日行一度，不够整除一策之數三百六十；月行一弦，不能完全除盡四十九。所以策餘爲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三，是十二與中盈分之積。用差爲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是十二與朔虛分之積。以策餘與用差相加，則得五年中有兩個閏月。一中氣與一節氣相距的日數，爲十五日多；弦與望相距日數，爲十四日多。太陽在軌道上升降的反應，發斂的節候，都以策紀而從日。月行軌道的表裏，朧朧的變化，都以用紀而從月。

《大衍曆》中積算稱爲演紀，日的分母稱爲通法，月氣稱爲中朔，朔望月分子稱爲揲法，回歸年的分子稱爲策實，周天稱爲乾實，餘數的分子稱爲虛分。兩節氣相距日數稱爲三元，一元的數值，恰是一次遁行之數。月策稱爲四象，一象之數，是朔、弦、望相距之日數。五行用事，稱爲發斂。候策稱爲天中，卦策稱爲地中，卦策折半稱爲貞悔。旬周稱爲爻數，小分母稱爲象統。太陽運行稱爲躔，其運行快慢稱爲盈縮，盈縮之和稱爲先後。古時使用平朔，早晨見月稱爲朧，傍晚見月稱爲朧。現以太陽運動的盈縮、月亮運動的遲疾損益平朔，得到定朔，發生在平朔的前一日或後一日。快慢之行度，是計算而得，日躔

之朧朧。月行曰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總名曰軌漏。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游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

其二《中氣議》曰：

曆氣始于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曆》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曆》則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曆之罪。《周曆》得己丑二分，《殷曆》得庚寅一分。《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殷曆》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曆》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曆》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兩失之。又《命曆序》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及開

月離相交錯，都需損益其行度，因此都稱朧朧。月亮運動稱爲離，月行遲疾稱爲轉度，其分母稱爲轉法。月行快慢不同，這種變化是由情勢造成的。月亮運動逶迤馴屈，不以平均速度運動。日行度超過平均速度稱爲速，不及平均速度稱爲遲。遲之累積稱爲屈，速之累積爲伸。陽，執中以出令，所以稱爲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所以稱爲屈伸。日不及平均速度則損，過則益。月不及平均速度則益，過則損。天體運行的這些現象的或高或低，以及可運用或背離，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樣的。觀察晷影的長短，知道日行軌道之升降。軌與晷稱呼不同但含義相同，而水漏用以記其長短變化，總稱爲軌漏。正午時晷影長短稱爲陟降。晷影最長之後夜漸短，晷影最短之後夜漸長。陟降數之累積稱爲消息。游交稱爲交會，交周稱作交終。交終不到朔，稱爲朔差。交中不到望，稱爲望差。黃道之表爲陽曆，其裏爲陰曆。五星見伏周期，稱爲終率。以其除日法得終日，其差爲進退。

第二篇《中氣議》稱：

曆法的中氣以冬至爲起始點，考核它的實質，是由晷影長度而得。《春秋傳》載僖公五年正月朔爲辛亥日，同時冬至。用《周曆》推算這一天，進入壬子蔀第四章，辛亥日一分時日月合朔且爲冬至，用《殷曆》推算這一天在壬子蔀的蔀首。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日月合朔，且爲冬至。魯史中少了一個閏月，使得冬至不在正月。左氏書中特別記錄這件事，以懲罰曆官的失職。以《周曆》推算昭公二十年冬至在己丑日二分時，以《殷曆》推算在庚寅日一分時。以《殷曆》推算冬至常發生在十月晦日，這是以曆推中氣後於實際天象。以《周曆》推食朔，與《經》所載，或有二日的誤差，是推算先於實際天象。《傳》所根據的是《周曆》，《緯》所根據的是《殷曆》，使所推中氣與《傳》所記相合，朔日與《緯》所記相合，這纔合適。以《戊寅曆》推算的氣與朔都與《緯》書所記相合，以《麟德曆》推算的氣與朔都與《傳》中所記相合，祇與其中

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於後代，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曆者托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說黃帝《調曆》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黃帝《調曆》不與壽王同，壽王所治乃《殷曆》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竇誦，靈帝時五官郎中馮光等，皆請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又推日蝕密於《殷曆》，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曆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曆》皆得甲申，以《玄始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三為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皇極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曆》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

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

之一相合，所以兩部曆法推算氣朔都有失誤。另外，《命曆序》中以孔子編纂《春秋》時使用《殷曆》，使其中數據可以流傳後世。但考核其中的食朔與《殷曆》的推算却不能符合，到開元十二年，朔已差五日，氣已差八日。既不與《經》中所記相符，又不足以流傳後世，是因為哀、平年間編製甲寅元曆的人假托是《殷曆》，孔子所用的已不是古時的曆。另外，漢代太史令張壽王以黃帝的《調曆》來誹謗《太初曆》。有關部門彈劾稱：“官方所有的黃帝《調曆》與壽王所說不同，壽王所說的是《殷曆》。”漢代自從復興以來，讖緯之說盛行，而《考靈曜》、《命曆序》中都載有甲寅元曆，其元首在《四分曆》的庚申元年後一百一十四年。漢 延光初年謁者竇誦，及靈帝時的五官郎中馮光等人，都請求使用甲寅元曆，最終沒有施行。《緯》書中所記載的壬子冬至，就是以甲寅元曆舊有方法推算的。以《魯曆》推算的冬至，又比《周曆》的推算早四分之三日，但推朔晚九百四十分之五十一日。所以僖公五年辛亥日在十二月月末，壬子是正月朔。且《魯曆》推算日食比《殷曆》精密，其中以閏餘一作為章首，也是采用附和當時的言論。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在陽城測晷影，癸未日晷影最長，比較它前後所差的時刻，則在夜半前還有餘分。以新編的《大衍曆》推算得到大餘為十九，日名為癸未時刻為九十九刻，但用《皇極曆》、《戊寅曆》、《麟德曆》推算都得到甲申日晷影最長，用《玄始曆》的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三作為曆法常數，上推《春秋》中所載的辛亥日冬至，却與實際不符，是因為所取歲餘偏小。用《皇極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常數，上推，雖然與《春秋》中所載相符，但推算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和開皇五年甲戌日冬至、開皇七年癸未日夏至與實際不符；如果用《麟德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七為常數，推得《春秋》中己丑日冬至與實際不符。這都是因為歲餘偏大。因此新製的《大衍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氣分常數，這樣以前不符的結果用新曆推算都可符合。

漢代會稽東部尉劉洪以為《四分曆》不精

疏闊，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減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翊、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識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玄始曆》以爲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爲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爲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爲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鍾章首，與《景初曆》閏餘皆盡。雖減章閏，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幾得中矣。

後代曆家，皆因循《玄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曆未減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曆》，未減閏餘，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德曆》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曆》皆得癸酉，蓋日度變常爾。祖冲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爲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劉孝孫、張胄玄因之，小餘益強，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爲庚寅矣。治曆者糾合衆同，以稽其所異，苟獨異焉，則失行可知。今曲就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

密，是由於曆年的小數部分偏大。他改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五爲斗分，歲餘太小，因此不到四十年後推算的氣朔時刻逐漸感覺比實際氣朔時刻早。韓翊、楊偉、劉智等人都稍稍增減氣分，編製新的曆法，他們都根據《緯》書中“三百歲改憲”的文字，用以推算《經》書中的合朔大多都符合，但以之推《傳》中的冬至却不符合。《玄始曆》認爲十九年七閏還有餘分，因此推算中氣逐漸產生誤差。根據渾儀測量知，春秋二分應爲東西的中間，但晷影長度不相等；冬夏二至是南北的極處，但晷影長短不同。這個結果古人還不理解其中的原因。又根據劉洪《乾象曆》中的紀法五百八十九，增加十一得六百作爲《玄始曆》章歲，以此換算閏周，并捨去其餘數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名爲甲寅，該是應鐘律爲章首，《玄始曆》同《景初曆》推算積月都不含分數。《玄始曆》雖然減少章閏，然而推算中氣發生時刻仍有誤差，因此與《春秋》所載不相符合。但它所定斗分幾乎可說是適當的。

《玄始曆》以後的曆算家，都參照《玄始曆》，來增減斗分數據，有的誤差較大。大概古曆在沒有減少斗分前，其斗分在一萬分之二千五百以上。由《乾象曆》至《元嘉曆》，沒有改變閏餘，其斗分都在一萬分之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到《麟德曆》都減少斗分并且以新閏周打破舊章法，其斗分皆在一萬分之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考察前代史官的記注，有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冬至，以《皇極》、《麟德》、《開元》三曆推算，都得癸酉冬至，這是因爲日行的變化所致。祖冲之以《大明曆》推算不能得出甲戌冬至，因爲冬至時刻太早，所以增加小餘湊出結果。但再之以推元嘉十二年戊辰冬至，得己巳；推十七年甲午冬至，得乙未；推十八年己亥冬至，得庚子。湊出了一個結果而三個都有錯誤，其失誤更多。劉孝孫、張胄玄沿用祖冲之的方法，增大小餘，又推算十六年己丑冬至爲庚寅。編製曆法的人應集合各家相同的結果，而考核其中的不同，如果有一個不同，那麼可以推知

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曆》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德》、《開元曆》皆得壬午。先後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

凡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錄所記，乃依時曆書之，非候景所得。又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

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三，《開元曆》得二十四。

其三《合朔議》曰：

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爲定朔。《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與《周曆》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蓋周王所頒，齊、晉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

是日行的變化造成的。現在貿然遷就其一，而使錯誤少的有三處，多的有五處，這是捨棄常理而遵從獨異現象。周建德六年，是壬辰冬至，但以《麟德》、《開元》二曆推之都得癸巳日。開皇七年，是癸未夏至，但以《麟德》、《開元曆》推算都得壬午日。結果不相符合，先後相差一日，都是太陽周年運動不均勻的緣故。

所有的治曆方法應遵從常理，而不重變行。既然日行合於平均速度，則可以使先後的變化齊同。《麟德曆》以前，實錄中所記的，是依照當時曆書推算的結果，而不是測驗晷影得來的。并且近年測驗晷影所得，長短不均，這是因爲測影人所定時刻有早晚，及日行不均勻之故。

從春秋至開元十二年，冬、夏至共三十一次記錄，以《戊寅曆》推算得中十六次，以《麟德曆》推算得中二十三次，以《開元曆》推算得中二十四次。

第三篇《合朔議》稱：

日月所行經度相同稱爲朔。沒有方法判斷，以日月交食爲準。《春秋》中所載日食有日名干支的三十四次。用《殷曆》、《魯曆》推算有十三次先於記錄一日，三次後一日；用《周曆》推算有二十二次先一日，九次先二日。可知流傳的這些曆法可能是後人僞造的。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應當以日行盈縮和月行遲疾入算爲定朔。《殷曆》的推算雖與之相合，但祇是偶然的適合，不是正確的結果。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這些記錄與《周曆》的推算符合。這所記的朔、晦日大多是發生在周、齊、晉國的事件，因爲齊、晉使用周王所頒行的曆日。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

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與《殷曆》、《魯曆》合。此非合蝕，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魯事，與齊、晉不同可知矣。

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驅逐原伯綏，與《魯曆》、《周曆》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曆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曆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故也。

新曆本《春秋》日蝕、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偕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躔離或失其正；若躔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當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遁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

六月丁未朔：這些記錄與《殷曆》、《魯曆》的推算符合。這些是日月晦、朔而不是日月交食，因此仲尼沿用當時的史料，而所記錄的大多是宋、魯的事情，當然與齊、晉所記不同。

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驅逐原伯綏，與《魯曆》、《周曆》的推算都差一天，因爲這是左丘明將自己所聽到的事記錄下來。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兩國在泓交戰。以《周》、《殷》、《魯曆》推算都先一日，因爲這是楚人記錄的。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結盟；七月戊午朔，便與國人訂盟。以三曆推算都先二日，因爲這是衛人所記錄的。這些春秋列國所用的曆術不能用一種曆術相齊。而《長曆》安排曆日干支不在某月時，就改變閏餘，以求適合。因此兩閏月相距，近的有十餘月，遠的有七十餘月，這是杜預最謬誤的地方。若合朔推算先於實際天象，那麼《經》書中記錄日食以爲糾正。若中氣推算比實際天象遲，則《傳》中以冬至記錄使之明瞭。其所記合朔若在朔的前一日或後一日，那是依據定朔算法推得。列國的曆法或者不同，却可由古六曆互相推求以知其根源。這四項，都是編製曆法的重要內容，而杜預却不明白其中的緣故。

新曆依據《春秋》所記日食、古史中日月交會的時刻及史官詳細的觀察記錄，考核它們先後的平均值，以確立常率。然後用日躔盈縮、月離遲疾所成的先後、屈伸的變行，來損益常率。故此經朔雖然可得適中，但日月行度可能有所偏差；如果日月行度不偏差，而經朔可能不能適中，則經過幾代的互相推求，必然會產生誤差。必須使前述三項互爲規範，好比是權與衡互相持平，使得一千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時發生而望必在夜裏發生，且二者的時刻又與實際相合，則《周》、《殷》、《魯》三曆的交互記錄，自然各爲其正，這是最微妙的事。至於日月行度的快慢，隨時間而變化，曆法常數中就有警示，且暗含在遁行的變化之中，則雖是聖人還不能評斷，當然不是治曆者所能企及的。

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爲朒朙變行，或以爲曆術疏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曆所以屢遷也。漢編訢、李梵等又以晦猶月見，欲令葭首大。賈逵曰：“《春秋》書朔晦者，朔必有朔，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朔不可必也。訢、梵等欲諧偶十六日，月朒昏，晦當減而已。又晦與合朔同時，不得異日。”考逵等所言，蓋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終相際，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若陰陽遲速，軌漏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去日十三度以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盡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爲是，一以爲非。又常朔進退，則定朔之晦、二也。或以爲變，或以爲常。是未通於四三交質之論也。

綜近代諸曆，以百萬爲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考《春秋》纔差一刻，而百數年間不足成朒朙之異。施行未幾，旋復疏闊，由未知躔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興、甄鸞等欲求天驗，輒加減月分，遷革不已，朒朙相戾，又未知昏明之限與定朔故也。楊偉采《乾象》爲遲疾陰陽曆，雖知加時後天，蝕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

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朔望小餘。錢

古人考驗天事，多數不知道有定朔。假使食在朔日後一日發生，則平朔日早晨，月在東方出現；食在晦日，則平朔日的傍晚，月在西方出現。這是以數理推求的結果。但是有人認爲這是朒朙變行，有人認爲是曆術不精確，遇到常朔月晨見就增大朔餘，月夕見就減少朔餘，這就是曆法屢次變更的原因。漢代 編訢、李梵等人又因晦日月猶出現，就想使大月置於葭首。賈逵道：“《春秋》所載的朔晦，朔一定是朔，晦一定是晦，晦朔一定在其月前。若葭首安排爲大月，則一月中有兩次合朔，下一月無朔，不能使一月必有一朔。編訢、李梵等想諧偶十六日，使月朒昏晦不再出現，這使得晦與合朔不得不在同一日。”考察賈逵等人所說，他們是知道其中原因的。晦與朔交會，是始與終的交接，也是光盡明生的極限，日月相距的度數應該均衡。故此交會於子正時刻，則晦日的晨與朔日的夕相對，因此都不見月亮。如果日月交會於午正時刻，則晦日之晨，與朔後一日之昏相對，此時可能都可見月。若考慮日行盈縮、月行遲疾，軌漏加時的不同，選取其平均數，月距日十三度以上可見月，這是自然的。且晦日仍有未盡的月光，到初二日已有初生的月光，二者應是同等的。但有人取其一認爲正確，有人取其一認爲是錯誤的。另常朔進退，則定朔在晦日或二日。有人認爲這是變行，有人認爲這是常理。是由於尚未通曉前面四三交質的理論。

綜論近代諸曆，用百萬爲分母使各曆齊同，其產生的誤差，少的爲百萬分之一，多至百萬分之十。考驗《春秋》所記祇差一刻，在數百年間還不足以產生朒朙的差異。曆法施行時間不長，已覺不精密，由於還不知道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和經朔相互推求的方法。李業興、甄鸞等人欲求得與測驗的天象相符，隨意加減月分，不斷改變數據，朒朙相違背，又是因爲不知昏明之限及定朔的緣故。楊偉採用《乾象曆》的月行遲疾和陰陽曆法，他雖知加時後天，食不發生在朔日，但却不會更正。

何承天欲以日行盈縮確定朔望小餘。錢樂之

樂之以爲：“推算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爲：“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立法之制，如爲不便。”承天乃止。虞剡曰：“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爲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爲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爲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朏”，以爲昏晦當減，亦訢、梵之論。淳風因循《皇極》，《皇極》密於《麟德》，以朔餘乘三千四十，乃一萬除之，就全數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強，是爲《四分》餘率。

劉洪以古曆斗分太強，久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覆求度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甲之首衆術同元，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曆》有總法，《開元曆》有通法，故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偕盡。

考漢元光已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三十七事，《麟德曆》得五，《開元曆》得二十二。

其四《沒減略例》曰：

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爲沒，沒分

認爲：“推算交會時刻雖然周密，但會出現連續三大月二小月。并且日食不僅在朔日，也在晦日、初二日發生。”皮延宗又認爲：“紀首合朔，應無大小餘，如果每月定大小餘，則紀首已有朔餘，應退前一日，於是應以前一年的晦日爲新紀的首日。按曆法的原則，這是不對的。”何承天的定朔主張於是被否定。虞剡道：“所謂朔就是日月會合，如果日躔宿次相同，何必顧慮出現連續大月呢？日月相距一定，何必顧慮月連小呢？”《春秋》所記日食中不寫朔字的有八個，《公羊》中說它是“二日”，《穀梁》中說它是“晦”。《左氏》中說：“是曆官失職。”劉孝孫推算都得朔日，證明左丘明是對的，於是同劉焯都建議使用定朔，被有關部門壓制而不能實行。傅仁均首先使用定朔，他說“晦日月不東見，朔日月不西見”，這就是說晦日之晨和朔日之昏不見月光，同編訢、李梵的觀點一致。李淳風沿襲《皇極曆》，《皇極曆》比《麟德曆》精密，兩曆朔餘乘三千零四十，再以一萬除，取整數得一千六百一十三。此數乘九百四十，以三千零四十除之，得四百九十八秒，小餘七十五又四分之三，這是《四分曆》的餘率。

劉洪因古曆斗分太大，時間長了曆法必然後天，於是先改斗分，然後確定朔法，因此朔餘的分母較煩。韓翊因《乾象曆》朔分太小，行用久了曆必先天，於是先考慮朔分，然後再推求度餘，因此度餘的分母較煩。何承天反復求算斗分和朔分，使得氣朔的分母較爲簡易，但推算五星時的元數不同。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上述諸家曆法的紀首爲六甲，而使氣朔餘分的分母計算更爲煩瑣。《麟德曆》中有總法，《開元曆》中有通法，故此以積歲除月分，而後沒有閏餘。

考核漢代元光以來史官注記，日食有日餘的共三十七個記錄，以《麟德曆》推算得中五個，以《開元曆》推算得中二十二個。

第四篇《沒減略例》稱：

古曆以一中氣長度中減去三十所餘數爲每個

偕盡者爲減。《開元曆》以中分所盈爲沒，朔分所虛爲減。綜終歲沒分，謂之策餘。終歲減分，謂之用差。皆歸于揲易再扐而後挂也。

其五《卦候議》曰：

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其六《卦議》曰：

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入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爲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

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

中氣產生的沒分，沒分爲零時則爲減日。《開元曆》仍以中氣所盈之日爲沒，而以朔望月不足三十日的餘數爲每個朔望月產生的減分。全年的沒分總和，稱作策餘。全年減分總和，稱作用差。這些同於揲易再扐而後挂。

第五篇《卦候議》稱：

七十二候，最初載於周公《時訓》。《月令》中雖加入不少事項，但與《時訓》所記先後次序相同。從後魏開始載入曆法，但它是依據《易軌》所記，不合經義。現《開元曆》改而遵從古法。

第六篇《卦議》稱：

十二個月的卦名始於《孟氏章句》，它說《易》依據二十四氣，然後用人情事理使之顯明。京房又將卦爻配置到二十四節氣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之一的周期當中，以坎、離、震、兌四卦，其用事起自二分、二至的首日，都得到八十分之七十三日。頤、晉、井、大畜四卦，都得五日又八十分之十四日，其餘諸卦都得六日又八十分之七日，僅用於占驗災禍、吉凶、成敗之事。至於查驗陰陽的變化，則雜亂而不可理解。自從《乾象曆》以來，推卦用事術都沿用京房的方法。祇有《天保曆》採用《易通統軌圖》所載。自入十二節，而後五卦、初爻相次用事，至上爻同中氣俱終，并非京房的本意和《七略》中所記載。按郎顗所傳，每卦都是六日又八十分之七日，不按照初爻相次用事，齊曆是謬誤的。另外京房減少八十分之七十三日，作爲四正之候，他的說法不合常理，不過是想附會《緯》文中的“七日來復”這句話罷了。

陽精道消的現象，是無迹可循的，但從數而言，七可使之通達。七，是陽的正數，怎能增加小餘，使七日而後雷動地中呢？應當根據孟喜的說法，自冬至開始中孚卦用事，一月之策，老陽九、老陰六、少陽七、少陰八，遞加爲三十。而卦有地六，候有天五，五六相乘，消減增長一次，十二次變化歲再周而復始。坎、震、離、兌

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潤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曆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

其七《日度議》曰：

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終，故係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爲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却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

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翻曆，百八十六年

四卦，共二十四爻，依次分配代表二十四氣，其起點是二至、二分。坎以陰包陽，爲正北方之卦，故自冬至開始，陽氣在其下初生，逐漸上升，到了二月，凝潤之氣消逝，坎運告終。春分出於震卦，開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群陰化而從之，至於夏至，逐漸壯大而變化窮盡，震功告終。離卦以陽包陰，所以從夏至開始，陰氣在地下初生，逐漸累積而未彰顯，到了八月，新的變化衰落，離運告終。仲秋陰形於兌，開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至於冬至，而天澤之施窮，兌功告終。所以陽七之靜自坎而始，陽九之動自震而始，陰八之靜自離而始，陰六之動自兌而始。因此四象的變化，都兼有六爻，而二十四氣與之相應。在《易》爻當日，有十二中氣，直全卦的初卦；十二節氣，直全卦的中卦。齊曆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這是不對的。

第七篇《日度議》稱：

古代曆法中，太陽每日行一度，日行一周天即爲一歲，故此將星度與節氣相聯。這種說法表面看是合理的，但實際是不對的，故時間長了周天與星行度的差異越發明顯。虞喜發現這種現象，而使周天爲天，冬至點運行一周天爲歲，於是定立歲差追究變化的規律，使五十年冬至點退一度。何承天認爲差得太多，於是使年數加倍，反倒太小。《皇極曆》折取兩家平均數爲七十五年冬至點退一度，與歲差之數較爲接近。考察古史及其日官觀測記錄，《開元曆》以通法三千零四十分之三十九又四分之三爲一歲的差數。自從帝堯演紀的開端，冬至在虛宿一度。至現今開元甲子，退行三十六度，而太陽又位於初始位置。日在虛一度，鳥、火、昴、虛四宿爲各仲月的昏中星，符合《堯典》所載。

劉炫以《大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的歲差推算，冬至點在虛、危之間，而夏至火宿已過中天。梁武帝依據虞翻《大同曆》，定歲差爲一百

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爲皆承閏後節前，月却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爲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巳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爲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淳風以爲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爲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爲仲冬之候，何必援昴於始觀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

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却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

八十六年差一度推算，則唐、虞時，日在斗、牛之間，而冬至日昴宿還未居中。以爲皆承閏月後、節氣前，月份退却致使出現這種現象。而這歷經自始至終一歲的事，不能容許設置四個閏月，故此李淳風說道：“若冬至昴中，則夏至及秋分時星火、星虛，都在未正的西方。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時昴在巳正的東方。互有盈縮，不足以作爲歲差的證明。”這句話似乎是對的，但實際又不是這樣。現在用四方星象分周天，正北爲玄枵，中星爲虛宿九度；正東爲大火，中星是房宿二度；正南爲鶉火，中星是七星七度；正西爲大梁，中星是昴宿七度。總合晝夜刻數約爲周天，命各宿的距中星，則春分的距中星在正南中天，秋分的距中星在正北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的東方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的西方十八度：這是軌漏造成的。冬至，日在虛宿一度，則春分之昏是張宿一度中天；秋分之昏是虛九度中天；冬至之昏是胃二度中天，昴宿距星在午正的東方十二度；夏至之昏是尾十一度中天，心後星在午正的西方十二度。四序進退，都不超出午正之間。而李淳風認爲不符，是不對的。又王孝通說：“若歲差自昴宿差至東壁，則堯前七千多年冬至，日應在東井。井在最北方，因此天氣炎熱；斗在最南方，因此天氣寒冷。寒暑錯位，必定不是這樣的。”所謂歲差，是指日與黃道俱差。假使冬至日躔在大火之中，則春分點，即黃赤道交點在虛宿九度，而夏至時的太陽軌道出房宿、心宿外，距離赤道也是二十四度。假若冬至日躔在東井，其距赤道同樣是二十四度。若日在東井，仍然距極最近，表影最短，那麼二分、二至總是位於固定位置。黃道沒有移動，太陽沒有退行，又怎麼能稱爲歲差呢？王孝通及李淳風認爲冬至日在斗宿十三度，冬至之昏東壁中天，昴宿在巽維的左方，向明的方位，不是沒有星宿。水星昏正可以作爲仲冬的節候，何必依據昴宿初見，去蒙蔽民衆的視聽！

夏代共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日應在女宿十一度。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惇惇”、“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爲繆，何獨慎疑於房星哉？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肇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義、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麋以爲仲康元年，非也。

《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韋昭以爲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氏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氏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覲，《時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而駟見。故隕霜則蟄蟲墮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爲謬。韋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皆非是。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營室昏中，於是始修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麟德曆》霜降後五日，火伏。小雪後十日，晨見。

《書》中說：“在九月朔日，日月不在房宿交會。”劉炫說：“房，是所在的宿次。集，意爲會。會，意爲合。不合則知有日食。有人認爲房指房星，是不對的，并由日躔所在正可以推算得知。君子謹慎而致疑，怎可以將日躔的宿次寫入文中？近代擅長曆算的人，推算仲康時九月的合朔，已在房星的北面了。”按照古史文字，“集”與“輯”含義相同。日月交會，陰陽和睦，則陽在本位不必負疚，以常其明，陰也含章示冲，隱藏其形。假若變得相抵，就不會和睦了。房，是日月交會的宿次，星，是宿次的名稱，其尺度是一樣的。又《春秋傳》稱“辰在斗柄”、“天策惇惇”、“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評論這些語言，不認爲是謬誤，爲什麼祇對房星慎而致疑？新的《開元曆》推算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合朔，在房宿二度發生日食。劉炫以爲《五子之歌》中，仲康當然是其中之一，始即王位，統治天下，重又修訂大禹的法制，即位五年時，義、和失職，仲康下令去征討。虞麋推算爲仲康元年，這是不對的。

《國語》中單子說：“角宿出現則雨季結束，天根星出現則河水乾涸，氐宿出現則草木枝節解凍，天駟出現則降霜，火星出現則清風至而戒備嚴寒。”韋昭認爲這是夏后氏時的節令，周代一直沿用。推算夏后氏的開始時，秋分後五天，日在氏十三度，角宿顯現，其時雨季即將結束。另在寒露前三日，天根星早晨顯現，所以《時訓》中說“爰始收潦”，而《月令》中也有“水涸”的說法。寒露後十日，日躔在尾宿八度而氐宿顯現，又過五日而天駟星顯現。故此霜降而冬蟲蟄伏。鄭康成根據當時所見的天象，稱天根早晨顯現，應在秋季結束時，以爲《月令》中所說是錯誤的。韋昭以爲仲秋河水開始乾涸，天根顯現時就枯竭。都是不對的。霜降後第六日，日躔於尾宿之末，火星開始顯現，營室宿昏中，於是開始修築城郭、宮室。故此《時儆》中說：“營室中天時，土功開始。火星初見，期於司理。”《麟德曆》推算在霜降後五天，火星隱伏。小雪後十

至大雪而後定星中，日且南至，冰壯地坼。又非土功之始也。

《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

《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義、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爲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

《夏曆》章蔀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爲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曆》，章蔀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斂，亦以中氣爲主。此其異也。

《夏小正》雖頗疏簡失傳，乃義、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

天，清晨顯現。到大雪後定星中天，到冬至時，天寒使上地凍裂。這不是土功開始的時候。

《夏曆》十二次中，立春時節，日行於東壁三度，相當於《太初曆》的星距壁一又四分之三度。

《顓頊曆》的上元是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這時日月、五星都正當東北方。這是因爲重黎接受顓頊的使命，其後九黎作亂，義、和二官被廢，至帝堯恢復他們子孫的地位，令他們掌管天地四時，直至虞、夏時代。因此追溯曆法的根源，命名爲《顓頊曆》，實際上是《夏曆》。湯時改作《殷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沿用它，距離義、和時已有千年，其昏中星與明中星與古度已差半次。夏時的直月節，都應當爲十二中，因此是沿用了夏的時令。後來呂不韋得到它，作爲秦的曆法，又考驗昏明中星，截取年數較近的曆元，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作爲上元。《洪範傳》上說：“曆日記錄始於顓頊上元開始的甲寅年，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就指這件事。秦時《顓頊曆》上元起於乙卯，漢代《太初曆》上元起於丁丑，由此上推到遠距離的上元，都不是甲寅歲，還是以日月五星又在上元的本星度，因此命爲闕蒙攝提格之歲，但實際不是甲寅歲。

《夏曆》的章首、蔀首、紀首，都在立春，故此考驗中星，測驗斗建和閏餘的增減，都以十二節氣爲損益的標準。而《殷》、《周》、《漢曆》，章首、蔀首和紀首都從冬至開始，因此它們考察發斂，是以中氣爲主。這是它們與《夏曆》的不同之處。

《夏小正》雖然很粗疏簡略且有部分失傳，却是義、和時流傳下來的。何承天因循大戴的說法，重新使用夏時，改用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既不是用《夏曆》，也不是用周正，因此近代人若以其曆推求《月令》、《小正》的記載，都和古時記錄不符。《開元曆》推得夏時立春，日在營室宿的末度，昏時東井二度中天。古曆以參宿右肩爲距星，正當南正。故此《小正》

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膀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

《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舊說歲在己卯，推其舛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曆孟春定朔丙辰，於商爲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爲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爲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度。於《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象焉。心爲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與歲星實相經緯，以屬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

中說：“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星位於參宿首部，以此顯出參宿中天。季春時，日行至昴宿十一度半，距離參宿距星十八度，故而《夏小正》中說：“三月，參則伏。”立夏時，日行至井宿四度，昏時角宿中天。南門右星入角宿，在角宿距星西方五度處，南門左星在角宿距星東方六度，因此《夏小正》上說：“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時，日行至輿鬼一度半。參宿距離太陽軌道最遠，用渾儀觀測其位置，參宿主體可見，但其肩膀仍不清楚。房星正中。因此《夏小正》中說：“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與實際天象不符。辰星伏則參宿現，不應是參中。“十月初昏，南門見”這句話，也與實際天象不符。定星剛中天，而南門星伏，不應昏見。

商代經六百二十八年，日西退八度。至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時，日應在女宿六度。

《國語》上說：“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鼃。”曾有歲在己卯的說法，以月象爲朔或望來推算，是文王崩，武王成君這一年。第二年，武王即位，用新曆推算得一月定朔丙辰，用商曆推得二月，故而《周書》上有：“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於周公。”《竹書》載武王十一年庚寅歲，周開始討伐商。但《管子》及《家語》二書記爲十二年，是因將武王成君的一年算入在內的緣故。先代學者以爲文王統治九年而崩；第十年，武王在盟津檢閱部隊；第十三年，又討伐商。現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討伐商的日子，不是相距四年。先儒的說法是不對的。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日，周軍隊出征。因歲差的緣故，日在箕宿十度，正是析木之津。清晨，月在房宿四度。《易》上說，雷乘乾是大壯卦，房是心象。心是乾精，而房，是升陽的天駟。房與歲星確實不同，歲星是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因此《國語》上說：“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過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交會於南斗一度。故此說“辰在斗柄”。壬辰日，辰星傍晚出現，在南斗二十度。第二天，武王自

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度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龍。辰星，汁光紀之精，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龍；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是歲，歲星始及鶉首。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虛，以爰稼穡，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實相經緯，而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朔，哉生明，王自克商還，至于鄴，於周爲四月。新曆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維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麟德曆》，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於星紀，不及天龍。又《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語》以爲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

宗周到達軍隊駐地。凡是合朔後月未出現稱爲“死魄”，傍晚時初生月光稱爲“朏”。朏有時在合朔後第二日，有時在第三日，故此《武成》上說：“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當時辰星與周的軍隊共同前進，辰星由建星的末端，經過牽牛、須女，而至虛宿。戊午日，軍隊渡過盟津，而辰星在天龍伏。辰星，汁光紀之精，所以告顓頊以終止水運，且木帝由此而生。故此《國語》中說：“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龍；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這一年，歲星纔抵達鶉火。第二年，周纔變革天命。歲星又退行，至鶉首，然後前進至鳥帑，返復其道，以經綸周室。鶉火在軒轅，以爰稼穡，是稷星的緣故，爲周代精華的蒼萃。鶉首在山河之右，太王在此興起，后稷在此受封，是宗周的基礎。歲星與房確實不同，相距七舍；木運替代水運而終，也相距七月。故此《國語》中說：“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日合朔，月光初見，武王打敗商回師，到達鄴，用周曆推算爲四月。新曆推得定望甲辰日，第二日爲乙巳。故此《武成》中說：“維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用《麟德曆》推算，周的軍隊開始起兵，歲星在降婁次，月在天根，日在心宿而日月在尾宿交會，水星在星紀伏，還不到天龍次。又《周書》載，武王克商六年而崩。《管子》、《家語》以爲是七年，是將打敗商這一年算入的緣故。

周公攝政第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再隔六日是乙未。三月定朔是甲辰，三日後是丙午。

日丙午。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鄭”，“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四月己酉朔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曆》以己卯爲克商之歲，非也。夫有效於古者，宜合於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益甚焉。是以知合於歆者，必非克商之歲。

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

《周曆》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

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焉。

《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及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萬物

所以《召誥》說：“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鄭”，“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第二年，成王正式即位。三十年四月朔是己酉日，甲子日月光初見。所以《書》中說：“惟四月，纔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第三日庚午。所以《畢命》中說：“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從伐紂到這時，有五十六年，朏魄時的日名，與占書中没有不符的。而《三統曆》以己卯爲打敗商的年代，是不對的。推算古時有效的曆法，推算現在也應當適合。《三統曆》從太初至開元年，合朔後天三日。逆推而上，推至周初年，曆先於天，誤差大概更大。因此可知劉歆所說的乙卯歲，肯定不是克商的年代。

從宗周至春秋時，日退行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日應在牽牛六度。

按《周曆》的十二次，星紀初，是南斗十四度，按《太初曆》星距，爲十七又四分之一度。

古曆的分率簡易，時間長就有誤差。通曉曆數的人隨時更改，以適合其變化。所以三代相繼興起，都要觀測天體行度，確定星次，作爲一個朝代的制度。正朔既改，而服色也跟着改變。至帝王繼位遵守成法，曆算家傳承相接，都完全遵循先王舊有制度。

《國語》中說：“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在周初，立春前九日，日行至室宿。古曆室宿距中星爲九十一度，這日清晨，大火正中，故此說“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按《易》象，升氣窮盡應受以臨卦，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復始。到大寒，地統之中，陽氣浸潤萬物根柢，與草木的萌芽共同生長，木在地中之象，上升的陽氣已抵達，而逐漸擴大，故應受以

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戶，甲坼之萌見，而苴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韋昭以爲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曆》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於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却，猶在建辰。《月令》以爲五月者，《呂氏》以《顓頊曆》芒種亢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爲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冲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預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大早。

臨卦。因盛衰的關係，龍德在田野，得地道之潤澤，在地中震動，上升的陽氣積聚，使土氣受到震發，因此說：“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在立春前三日，是小過卦用事，陽氣恰好在內節止，在外起作用，矯枉過正，然後返求中平。因此到達艮維，而山澤通氣，陽精闢戶，草本外皮開裂顯露萌芽，苴穀分離，因此說：“不震不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君子處事的方法，是先揣摩而後纔說出結論，豈是祇憑主觀猜測！韋昭認爲日及天廟，在立春的起首，是不對的。按《麟德曆》推算則又在立春後十五日。

《春秋》載“桓公五年，秋，大雩”。《傳》中說：“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用軌漏計算，角一度昏中，蒼龍宿完全顯出。這時當在建巳初，是周禮所定。到春秋時，日已因歲差而退行五度，立夏節前，日已退行，還在建辰月。《月令》中以爲是五月，是《呂氏》中用《顓頊曆》，以爲五月芒種亢昏中，則蒼龍宿以立夏而昏見，呂不韋不知還有歲差，故使雩祭不當時令。但依照唐禮以建巳月初，房星始見而行雩祭。如果根據《麟德曆》推算，在小滿後十三日，龍角已過中，又不是行雩祭的時候。《傳》中說：“凡土功，龍見而結束任務，不能動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桓公十六年冬，修築城牆。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國。“冬，修築城牆，記錄合於節令。”用歲差去推算，周初霜降時，日在心宿五度，角宿、亢宿晨可見。立冬時，火星現於營室中。經過七天，水星昏正，適合興板幹。故祖冲之推算得定星將中天，在室宿八度。這一年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爲符合實際情況。杜預根據晉代曆法推算，得小雪後定星中，季秋時修築城牆，似乎爲時太早。因而說建築和戰事，都要根據天象，與曆數推算不

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正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雪，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方於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興土功。

僖公五年，晉侯伐虢。卜偃曰：“克之。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杓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二度。新曆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四度於黃道。古曆日在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張中而曙，直鶉火之末，始將西降，故曰“賁賁”。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一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為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曆》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睹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冲之之後，以為日度漸

同。他引用《詩》中“定之方中”語，是沒有中天的托辭，這是不對的。依《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星現，到大雪後營室正中天。而《春秋》中記錄的時間是九月，不是太早了吧！推大雪，是周時孟春時，陽氣漸復，此時修繕城隍，整治宮室，可說是發天地之房，並在立春時斷獄，損失太多了。但以唐代制度，以玄枵中天時興土功較為適宜。

僖公五年，晉侯討伐虢。卜偃說：“一定勝利。有童謠說道：‘丙之辰，龍尾伏辰，杓服振振，取虢之旗，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這個星象是在九月十月之交。現推算得丙子日晨，日在尾宿，月在策，鶉火中天，一定在這時候。”策，行入尾宿十二度。以《開元曆》推算這年十月丙子日定朔，日月合朔在尾宿十四度。依古度則日在尾，而月在策，所以說“龍尾伏辰”，依古距度，張宿中而天亮，恰在鶉火的末度，將開始向西下降，所以說“賁賁”。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發生日食。士文伯說：“離開衛國，去往魯國，根據這個天象是有災禍發生，魯國要承受它。”《開元曆》推算這年二月甲辰朔在雨水後七日，日在奎宿十度。按周度是降婁的始度，為魯、衛交界處。自周初到這時日已退行七度，故此進入雨水氣。七日後剛到降婁，雖然日行潛退，但周禮沒有改變，其配神主祭的宿次，應於建國初期制定。李淳風批駁《戊寅曆》說：“《漢志》中降婁初度在奎宿五度，按現今曆法推算這次日食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推算，應食於兩次的交界處。”這又是不對的。評論者瞭解十二次的由來，然後纔可以明白其中得失。況且劉歆等人所定的辰次，沒能以考察陰陽的奧秘，而通曉幽明，分別根據當時中氣節氣及星度確定。劉歆以《太初曆》時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而降婁在東壁八度。李業興作《正光曆》，定冬至日在牽牛前十二度，故而降婁後退到東壁三度。到祖冲之以後，曆算家因為歲差的原因，則應根據列宿的四正中天，來確定辰次，

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爲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駁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衡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曆》日在心三度於黃道，退直于房矣。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蠡。《開元曆》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覲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衡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義和已來，火辰見伏，三睹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浸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寤仲尼之言，補正

不再與中氣和節氣相關。李淳風以爲冬至日常在斗十三度，就應當以東壁二度作爲降婁初度，怎能墨守漢曆去批駁傅仁均呢？又用《三統曆》推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其結果與《麟德曆》和《開元曆》的推算相同。但雨水後七日，也入降婁七度，這不是魯、衡的交界處。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發生日食。史墨說：“日月合朔在辰宿末端，庚午日，日食已有徵兆。”用《開元曆》推這年十月辛亥朔，入常氣立冬。五日後，日在尾十三度，按古距度爲辰尾之初。以《麟德曆》推日在心三度，若改爲黃道度則退至房宿。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有蠡。《開元曆》推算應當在十一年春置閏，到十二年冬天，失閏已很長時間了。這年九月己亥朔，在寒露前三日，以定氣推算，日在亢宿五度，與心宿距離近一次。火星很明亮，還不當伏。到霜降後五日，始潛於日下。於是《月令》上“蟄蟲咸俯”之語，指火星未伏，應當在霜降之前。雖節氣推遲，但不能十月火星昏見。故此仲尼說：“我聽說，火星伏然後冬蟲隱藏。現在火星仍在西行，可知是司曆官的過失。”正當夏后氏初期，八月辰星伏，九月入於大火，到霜降後，火星已朝現東方，距離春秋時一千五百多年，於是說“火伏而後蟄者畢”。假使冬至日所在位置不變，那麼仲尼不能因爲火星西行未伏，判斷那是九月初。自春秋至今又有一千五百年，《麟德曆》推算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宿八度，房、心二宿開始潛伏，再增加二日，以月食衡法考校日行位置，還有三度的誤差。將閏餘稍增多，則建亥月之初，火仍在西方出現。假使無歲差而使日行宿度不變，那麼仲尼不能因火西行未伏，判斷出不是十月的節候。自義和時代以來，火星的出現與潛伏，觀測記錄有三次變化。但左丘明的記錄，是想使後世的曆家參酌微妙的象數，探求仲尼的著作本旨。這年失閏太久，九月的中氣後天象三日，等到第二年仲冬，又有一個閏月。於是可知仲尼之言，是爲了糾正時曆，而十二月還是可以有蠡。到哀公十

時曆，而十二月猶可以蠡。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戰國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二度。秦曆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葦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顓頊曆》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韋所記合。而穎子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零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爲否。皆非是。梁《大同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爲《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爲正，乃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爲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啓蟄之日乃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爲不差，妄矣。

古曆，冬至昏明中星去日八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

秦曆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

四年五月庚申朔，發生日食。用《開元曆》考驗它，則日食前應增加一個閏月，《魯曆》是正確的。《長曆》從哀公十年六月起，至十四年二月，纔安排了一個閏月，這是不對的。

從戰國到秦時，日又西退三度。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日應在斗二十二度。秦曆上元正月是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都在營室五度，每一葦首的日名都爲四孟。若使合朔退前十五日，則在正月前置閏。朔退後十五日，則在正月後置閏。所以十二節氣，都可盈縮變化，晨中星和昏中星宿度也跟隨變化。用《顓頊曆》依《月令》的十二節推算日躔及晨昏宿度，與呂不韋的記錄符合。而穎子嚴等人稱《月令》中的晨昏距宿，應當依據中氣，致使零祭太晚，自然有悖於左丘明之文，而杜預又根據《春秋》來否定《月令》。都是不對的。梁代《大同曆》推夏后氏初期，冬至日在牽牛初度，認爲《明堂》、《月令》是夏時的記錄，根據中氣推算不能符合，改用中節之間爲正，纔稍稍符合。虞翻不知道進在節初宿度，自然與記錄能够相符。因爲自秦初到現在，又有一千多年，節初的宿度，都和中氣相當。李淳風因此而說：“現在的孟春中氣時，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所記沒有不同。”按秦曆的立春，日在營室五度。依《麟德曆》啓蟄時日行至營室，昏明中宿有十二建，是不切實際的。

古曆，冬至時昏明中星距離太陽八十二度，春分、秋分昏明中星距日一百度，夏至昏明中星距日一百一十八度，平均率是每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

秦曆十二次，立春日在營室五度，相當於《太初曆》星距危十六又四分之一度。昏中，爲畢八度，《月令》記參中，稱作肩股。晨中，在心宿八度，《月令》記爲尾中，相當於《太初曆》星距尾。仲春昏中，在東井十四度，《月令》記爲弧星中，弧星進入東井十八度。晨中，在南斗

十八度。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

古曆星度及漢落下閎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之宿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曆牽牛太半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顓頊曆》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太。祖冲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虞翻等襲冲之之誤，為之說云：“夏時冬至，日在斗末，以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顓頊》之代。漢時雖覺其差，頓移五度，故冬至還在牛初。”按《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三，皆起牽牛一度。翻等所說，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曆》第十三部首與《麟德曆》俱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曆》壬申部首。是歲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麟德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曆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秦曆冬至，定在牛前二度。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呂氏》循用之。

及漢興，張蒼等亦以為《顓頊曆》比五家疏闊中最近密。今考月蝕衝，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以為古術疏舛，雖弦望、昏

二度，《月令》記為建星中，相當於《太初曆》星距西建。在《甄耀度》和《魯曆》中，南方有狼、弧星，而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宿度較長，弧、建宿度較短，故此可以正昏明。

古曆的各星度數及漢代落下閎等所測定的星度，各星的距度遠近不同，但二十八宿的星體是一樣的。古代以牽牛上星為距星，《太初曆》改用中星為距星，入古曆牽牛太半度，用氣法換算為三十二分之二十一日。故《洪範傳》中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去《太初曆》星距二十一分，恰在南斗二十六度又三十二分之十九。《顓頊曆》立春起於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又四分之一度。《洪範傳》所記冬至起算時沒有餘分，所以立春日在營室四度太。祖冲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曆》星距為根據，因此說秦曆冬至時，日在牽牛六度。虞翻等人因襲祖冲之的錯誤，為之解釋說：“夏時冬至，日在斗宿末度，用歲差考驗它，牽牛六度是《顓頊曆》行用的時代。漢時雖然覺到有誤差，暫時忽略五度之差，故冬至還在牛宿初度。”按《洪範》的古今星距度，僅差四分之三，都自牽牛一度起算。虞翻等所說，也是不對。魯宣公十五年，歲在丁卯，《顓頊曆》第十三部首與《麟德曆》的推算都得丁巳平旦立春。至秦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共三百八十年，得《顓頊曆》壬申部首。這年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麟德曆》推算都得庚午平旦立春，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曆後天二日，應增大二度。但秦曆冬至，定在牛宿前二度。中氣後天二日，日行少二度，差距細微而難以察覺，所以在《呂氏》中沿用。

及至漢代興起，張蒼等也認為《顓頊曆》比起另五家曆法是粗疏中最為精近的。現考驗月食衝，則從開元年冬至，向上推及日在牛初的天象，正好差一次。李淳風認為古時曆術粗疏有

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引《呂氏春秋》，黃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鍾，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謂秦曆與今不異。按不韋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黃帝之時亦在奎，猶淳風曆冬至斗十三度，因謂黃帝時亦在建星耳。經籍所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於《呂氏春秋》。若謂十二紀可以爲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固當不易，安得頓移，使當啓蟄之節？此又其所不思也。

漢四百二十六年，日却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一度。

太初元年，《三統曆》及《周曆》皆以十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曆與近代密率相較，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後天。僖公五年，《周曆》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曆》與《麟德曆》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先《麟德曆》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曆》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曆》入己酉蓊首，《麟德曆》以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曆》入丁卯蓊首，《麟德曆》以乙丑日昃冬至。呂后八年辛酉，《周曆》入乙酉蓊首，《麟德曆》以壬午黃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周曆》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曆》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晡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疏密之大較也。

僖公五年，《周曆》、漢曆、唐曆

誤，往往弦望、昏明中星，差天十五度仍不知道。又引用《呂氏春秋》中，黃帝以仲春乙卯日日在奎，始奏十二律呂，名爲《咸池》。到現在三千多年，而春分日仍在奎，反而說秦曆與現今無異。按呂不韋的記錄，以《月令》載孟春日在奎，稱黃帝時日也在奎，猶如李淳風曆推冬至日在斗十三度，因而說黃帝時日亦在建星。經籍中所記載的，合於歲差的項目，李淳風都不採用，而專取《呂氏春秋》的記載。如果說十二紀是正確的，那麼立春日在營室五度，固然不應改變，怎能忽略五度，使它爲啓蟄的節候？這又是他沒有考慮的。

漢代四百二十六年，日所在西退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日應在斗二十一度。

太初元年，《三統曆》和《周曆》都以十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行度從牽牛一度起算。古曆與近代密率相比較，後者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若用古曆上推，時間長了必會先天；引用古曆下推，時間長了必會後天。僖公五年，《周曆》推正月辛亥朔冬至，朔餘四分之一。以歲差推算，日在牽牛初度。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曆》與《麟德曆》都以庚戌日中冬至，但推合朔《周曆》先《麟德曆》十五度。到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曆》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冬至，《麟德曆》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曆》推入己酉蓊首，《麟德曆》推得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曆》推入丁卯蓊首，《麟德曆》推得乙丑日未時冬至。呂后八年辛酉，《周曆》推得入乙酉蓊首，《麟德曆》推得壬午日黃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時分合朔。太初元年，《周曆》推得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曆》推得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申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這是《周曆》與《麟德曆》疏密的比較。

僖公五年，《周曆》、漢曆、唐曆都推得辛亥

皆以辛亥南至。後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曆》、漢曆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曆皆以辛酉，則漢曆後天三日矣。祖冲之、張胄玄促上章歲至太初元年，冲之以癸亥鷄鳴冬至，而胄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甲子，而適與《魯曆》相會。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僖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時史億度。乖丘明正時之意，以就劉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曆》、漢曆皆以庚午。然則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不足疑也。

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斗二十三度。漢曆，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落下閎等雖候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氏十三度中，依漢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太半度，以昏距中命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閎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劉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

及永平中，治曆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然諸儒守讖緯，以為當在牛初，故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於赤道二十一度也。《尚書·考靈耀》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牛所起文。編訢等據今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與《考靈耀》相近。”遂更曆從斗二十一度起。然古曆以斗魁首為距，至牽牛為二十二度，未聞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逵等以末學僻於所傳，而昧天

冬至。經五百五十多年，到太初元年，《周曆》、漢曆都推得甲子夜半冬至，以唐曆推得辛酉日冬至，則是漢曆後天三日了。祖冲之、張胄玄改用章歲推太初元年，祖冲之得癸亥鷄鳴時冬至，而張胄玄得癸亥日出時冬至。欲使太初元年冬至日名為甲子，則使用《魯曆》推算恰好符合。從這時推算僖公五年冬至，《魯曆》推得庚戌日冬至，而祖冲之和張胄玄都推得甲寅日。且僖公登上觀臺以望雲物，出於表圭測天，而非當時史書的猜測。這是違背左丘明正時的本意，而遷就劉歆的錯誤。現今考察麟德元年冬至日名下支，唐曆推算都得甲子冬至，但《周曆》、漢曆都推得庚午冬至。這說明自太初下至麟德年差四日，自太初上至僖公五年差三日，這是不必懷疑的。

用歲差考察太初元年辛酉冬至時，日在斗二十三度。漢曆，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誤差還不多。因此落下閎等人雖觀測昏明中星，推日所在，仍未覺出誤差。但《洪範》、《太初曆》所揣度的，冬至昏中星在奎八度，夏至昏中星在氏十三度，依漢曆推算，冬至，日在牽牛初太半度，以推昏距中星，得奎十一度中；夏至時，房一度中。這都是落下閎等所測量，既差三度，則劉向等大概已經知道《太初》冬至後天三度了。

到永平年間，治曆者考察曆法記錄，史官所注日行，常差《太初曆》五度。但是那些學者拘泥讖緯，以為日當在牛宿初度，故此賈逵等論曆說道：“石氏的星距度，在黃道上牽牛初度為斗二十度，相當於赤道上的斗二十一度。《尚書·考靈耀》上說斗占二十二度，沒有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度，但沒有說明牽牛的起算點。編訢等人根據現在日距牽牛中星五度，相當於斗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與《考靈耀》所載相近。”所以更改曆從斗二十一度起算。但古曆以斗的魁首為斗宿距星，距離牽牛為二十二度，沒有聽說移至牽牛六度去遷就《太初》星距度的道理。賈逵等人以無本之學誤解史書所傳，不識天象，以權妄

象，故以權誣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爲日在牛初者，由此遂黜。

今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驗於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證於古。其虛退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冲之雖促減氣分，冀符漢曆，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曆》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半次。淳風以爲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璧，俱起建星。賈逵考曆，亦云古曆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在斗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四度間，自古冬至無差，審矣。

按古之六術，并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推古曆之作，皆在漢初，却較《春秋》，朔并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

古曆，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襲《春秋》舊曆者，則以爲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爲入建星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曆冬至，當在斗末。以爲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據也。《四分》法雖疏，而先賢謹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疏密，立晷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三度，則壽王《調曆》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

言，而後聽取另外的方法，認爲日在牛宿初度的說法，於是從此罷黜。

現用歲差推算，則辛酉歲冬至，日在斗宿二十度，符合《開元曆》所推的密率，并且現在也可檢驗。以歲差向前推算，則甲子歲冬至，日在斗宿二十四度，昏中星在奎八度，即對古曆也可驗證。所推的日度，又恰在牽牛初度。而祖冲之雖然減少氣分，希望符合漢曆，但還是後天象六度。《麟德曆》的冬至日所在是不變的，則使昏中星所在差了近半次。李淳風以爲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朔，都在建星。賈逵考察曆法，也說古曆冬至起算點都在建星。但推兩漢冬至，日所在宿度都後天，由此知其宿度可能在斗宿末度。現用渾儀觀測，建星在斗宿十三度到十四度之間，自古以來冬至都作爲曆法的起算點而無改變，這點可由此瞭解了。

按古六曆，都爲《四分曆》。《四分曆》之法，用的時間長了必致後天。由此推斷占曆的制定時間，都在漢代初期，用古曆所推與《春秋》中所記相比較，朔都先天，則可明確古六曆不是三代以前的曆法。

依占曆，南斗至牽牛上星相距二十一度，相當於《太初》星距四度，正當建星的西端。故此古六曆有的以南斗爲星度標準，有的以建星爲星度標準。在周、漢交接時，冬至日所在已潛退，那些承襲《春秋》舊曆的人，以爲在牽牛初度；那些考驗當時觀測所得的人，以爲在建星度中。然而推算所得氣朔前後差不到一日，所以漢曆冬至，日當在斗宿末度。這是以建星爲《太初》星度標準的明證。《四分曆》雖然疏闊，但却是先賢嚴格地遵循天象觀測，且隨時而改變，使對於當時也能有效，所以太史公等觀測二十八宿的疏密，立晷儀，下漏刻，以測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星度以赤道爲準，後世也不能對此非議。所以各家觀測結果，當屬《太初》最爲密合。假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相當於斗十三度，則張壽王所說的《調曆》應當得到正確的結果，怎能容許相差一氣而不知其謬誤，這是自己不能考察時事的變化，而想誣衊古人。

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曆》較之，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曆》得辛酉節首，已減《太初曆》四分日之三，定後天二日太半。《開元曆》以戊午禺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潛退至牛前八度。進至辛酉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

祖冲之曰：“《四分曆》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應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調均，略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晷漏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

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午正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晷，頗有盈縮，故治曆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曆》所推氣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太半。與冲之所算及破章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數，皆合。

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曆歲差斗十八度。自今曆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賈逵所測斗二十一度。反復僉同。而淳風冬至常在斗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

晉武帝太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當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曆》，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度少。

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曆斗分強，

一百多年後，到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曆》的推算比較，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用《四分曆》推算太初元年是辛酉節首，與《太初曆》比較已減少四分之三日，定為後天二日太半。以《開元曆》推得戊午日禺中時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已退至牛宿前八度。到辛酉夜半，日行至斗宿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上說：“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這樣的。

祖冲之說道：“以《四分曆》推立冬影長當是一丈，立春影長九尺六寸，冬至日在極南，晷影最長。二氣距冬至的日數既然相同，則日中影長應當相等。但推算却相差四寸，這是冬至後天的反映。二氣日中影長，每日差九分半弱，以兩氣影長平均，略去日行盈縮，則兩氣之後二日十二刻時，晷影長都是九尺八寸。由此可推知冬至後天也是二日十二刻。”東漢的晷漏法定於永元十四年，是《四分曆》行用的十五年之後。

二十四氣所在時刻，早晚不同，距離午正時刻最遠四十九刻多。日中晷影長度，也不相等，所以編製曆法的曆家都取午正時的平均數。但《開元曆》所推的氣及日度，都以子半時為起點。和日中時有五十刻的差距。因而加入前面的二日十二刻，正好得二日太半。這和祖冲之以《大明曆》破占章歲推算得出二百年間有一日誤差的結果相合。

自漢時的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二日十二刻減之，則與現今曆法以歲差法推得冬至日在斗十八度相合。自現在曆法推算的戊午冬至，加上後天之數，則與賈逵所測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相合。這樣反復推算，結果相符。而李淳風認為冬至日常在斗十三度，難道當時他祇知冬至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日已過建星八度嗎？

晉武帝太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應在斗十六度。晉當時行用魏《景初曆》，以該曆推算則冬至也在斗二十一度少。

太元九年，姜岌又制定《三紀術》，冬至日退至斗十七度。他說：“古曆斗分太大，所以不

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東井一度蝕，以日檢之，乃在參六度。”姜岌以月蝕衡知日度，由是躔次遂正，為後代治曆者宗。

宋文帝時，何承天上《元嘉曆》，曰：“《四分》、《景初曆》，冬至同在斗二十一度，臣以月蝕檢之，則今應在斗十七度。又土圭測二至，晷差三日有餘，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矣。”事下太史考驗，如承天所上。以《開元曆》考元嘉十年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

大明八年，祖冲之上《大明曆》，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曆》應在斗十三度。梁天監八年，冲之子員外散騎侍郎暄之上其家術。詔太史令將作大匠道秀等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差。其明年，閏月十六日，月蝕，在虛十度，日應在張四度。承天曆在張六度，冲之曆在張二度。

大同九年，虞翻等議：“姜岌、何承天俱以月蝕衡步日所在。承天雖移岌三度，然其冬至亦上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四度，而岌在斗十七度。其實非移。祖冲之謂為實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用求中星不合。自岌至今，將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難知，驗以中星，則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衡，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故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略冬至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蝕。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度

能施行於今；《乾象曆》斗分太小，所以不能通用於古。《景初曆》斗分雖然適得其中，但日所在宿度，有四度誤差，合朔、弦望都不在正確的宿次。假使月食在東井一度，以日所在檢驗，却在參六度。”姜岌由月食時日月相衝推算日所在宿度，以此來校正日躔宿度，為後代曆家所推崇。

宋文帝時，何承天進獻《元嘉曆》，稱：“《四分》、《景初》二曆，都定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臣以月食檢驗，則現在冬至日應在斗十七度。另外又用土圭測冬夏至的晷影，晷影差三日多，則實際冬至時，日在斗十三四度。”這件事經太史考驗，與何承天上書所說一致。用《開元曆》推算考較元嘉十年冬至，得日在斗十四度，與何承天的測算符合。

大明八年，祖冲之進獻《大明曆》，定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以《開元曆》推應在斗十三度。梁天監八年，祖冲之之子員外散騎侍郎祖暄之向皇帝上書說明其家曆術。皇帝詔令太史令將作大匠道秀等考察，相距大明時又經過五十年，日度所差更多。第二年，閏月十六日，有月食，在虛宿十度，日應在張宿四度。用何承天《元嘉曆》推日在張宿六度，用祖冲之《大明曆》推日在張宿二度。

大同九年，虞翻等人論曆說道：“姜岌、何承天都以月食時日月相衝推算日所在宿次。何承天與姜岌的結果相差三度，然而何承天推算的冬至亦比姜岌的結果移前三日。何承天所算在斗十三四度，而姜岌所得在斗十七度。其實沒有移動。祖冲之稱為實差，用來推算現今冬至，得日在斗宿九度，用以推求中星却不符合。自姜岌時至今，將近二百年，冬至日在斗宿十二度。但日之所在難以確定，用中星推驗，則漏刻不能確定。漢代考驗昏明中星，這種方法已顯淺近。現在測夜半中星，以之求日衡，所得較為密近。而漏壺中水有清濁，漏壺有增減，或者漏壺積有灰塵，致使漏刻有遲疾。臣等連續每日夜裏測候中星，前後相差有時達三度。所以冬至日所在宿度，大約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斗十度。”又以大同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食在房宿四度；

蝕。以其衡計，冬至皆在斗十二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下及大同，日已却差二度。而淳風以爲晉、宋以來三百餘歲，以月蝕衡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間，非矣。

劉孝孫《甲子元曆》，推太初冬至在牽牛初，下及晉太元、宋元嘉皆在斗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在斗十三度。而劉焯曆仁壽四年冬至，日在黃道斗十度，於赤道斗十一度也。其後孝孫改從焯法，而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後，曹玄以其前曆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初，猶不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度，永平在斗二十一度，並與今曆合。而仁壽四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曆矣。《戊寅曆》，太初元年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三度。永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進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氣上景初三日，而冬至猶在斗十七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循孝孫之論，而不知孝孫已變從《皇極》，故爲淳風等所駁。歲差之術，由此不行。

以太史注記月蝕衡考日度，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月蝕在婁十度。至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月蝕在牛六度。較《麟德曆》率差三度，則今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

又《皇極曆》歲差皆自黃道命之，其每歲周分，常當南至之軌，與赤道相較，所減尤多。計黃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每歲遁之，不足爲過。然立法之體，宜盡其原，是以《開元曆》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術從變黃道。

九月十五日夜半，月食在昴宿三度。用日月相衡方法計算，冬至日均在斗十二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定的冬至日所在，下至大同年間，日所在宿度已退行二度。而李淳風以爲自晉、宋以來三百多年，用月食衡之法考較，日所在宿度恒爲斗宿十三四度之間，這是不對的。

劉孝孫所作《甲子元曆》，推算太初冬至在牽牛初度，下推至晉太元年、宋元嘉年冬至日皆在斗宿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冬至日在斗宿十三度。而以劉焯《皇極曆》推仁壽四年冬至，得日在黃道斗十度，相當於赤道斗十一度。後來劉孝孫改用劉焯的方法，推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劉焯去世後，張曹玄以其曆中所定上元起於虛宿五度，推漢太初元年冬至，日所在還不到牽牛，於是改以上元起於虛宿七度，得太初元年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三度，永平元年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一度，都與現在曆法所推相合。但用推仁壽四年冬至日在斗宿十三度的結果作驗證，則又不及用以前的曆法推算的結果近密。以《戊寅曆》推太初元年辛酉冬至，進至甲子日，得日在牽牛三度。推永平十一年，得戊午日冬至，進至辛酉日，日在斗宿二十六度。至元嘉時，中氣比《景初曆》所推前三日，而冬至日還在斗宿十七度。本想強求適合，反使失誤更大。又祇知遵循劉孝孫的理論，却不知孝孫已改從《皇極曆》之法，所以被李淳風等人批駁。歲差的方法，由此不在曆法中使用。

用太史注記所載月食衡考校日所在宿度，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日，月食在婁宿十度。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日，月食在牛宿六度。較《麟德曆》的推算相差三度，於是確定現今冬至日應在赤道斗十度。

《皇極曆》歲差都以黃道度爲準，其每歲周分，常在日南至的位置，與赤道度相比較，所減少的度數更多。計黃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然日度每年潛退之數不是很多，但立法之本旨，是應當儘量得出其本源，因此《開元曆》的推算都以赤道度爲準，應使用比例算法換算成黃道度。

唐書卷二十七(下)

志第十七(下)

曆(三下)

其八《日躔盈縮略例》曰：

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與四象升降。《麟德曆》因之，更名躔差。凡陰陽往來，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雨暘之氣交，自然之數也。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

其九《九道議》曰：

《洪範傳》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謂黃道也。九行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

第八篇《日躔盈縮略例》稱：

北齊時張子信長期觀測日月食發生時刻，發覺太陽實行以二十四氣衡量有差距，但他不知損益日躔的正確方法。到劉焯時，創立計算日行的盈縮躔衰術，並將周天分為四個象限，得出日行升降表示法。《麟德曆》中沿用《皇極曆》之法，改稱為躔差。凡是陰陽的變化，都是逐漸積累而產生的。冬至時，日行最快，由快逐漸減慢，到春分時適為平均行速，而後行速更慢。等到夏至時，日行最緩，而後逐漸增快，及至秋分時又為平均行速，而後行速更快。日行最快時天氣寒冷，日行最慢時天氣炎熱，至日行平速時則陰陽之氣交合，這是自然的理數。劉焯《皇極曆》算法以春分前一日日行最快，春分後一日日行最慢；秋分前一日日行最慢，秋分後一日日行最急。而最快速度與最慢速度分別與冬至及夏至時日行速度相同，春分、秋分日日行取平行速度。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應當用二十四氣的晷影長短，推算日躔盈縮而使定氣時刻較為精密。

第九篇《九道議》稱：

《洪範傳》上說：“太陽運動有中道，月亮運動有九行。”中道，就是黃道。九行，即是兩青道，在黃道東側之外；兩朱道，在黃道南側之外；兩白道，在黃道西側之外；兩黑道，在黃道北側之外。立春、春分時，月亮在黃道東側沿青道運行；立夏、夏至時，月亮在黃道南側沿朱道運行；立秋、秋分時，月亮在黃道西側沿白道運

從黑道。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采以著遲疾陰陽曆，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

推陰陽曆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曆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曆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曆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

按陰陽曆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黃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黃道六度，則交在春

行；立冬、冬至時，月亮在黃道北側沿黑道運行。漢代史官曾有記載，但九道術有很長時間廢而不用，劉洪取其部分寫入曆法來推算月行遲疾，然而九道術是以消息算法爲特點，這個算法現已失傳。

推算日月軌道交點在冬至、夏至，則月亮沿青道或白道運行，雖然交點相同，但由於升、降交點的不同而使得月亮運行軌道不同。所以月亮在青道上運行至春分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的正東方；月亮在白道上運行至秋分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的正西方。若日月軌道之交點在立春與立秋時，則月亮在朱道或黑道上運行，雖然交點相同，但因升、降交點位置不同而使月亮運行軌道不同。所以月亮沿朱道運行至立夏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西南方向；月亮沿黑道運行至立冬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東北方向。若日月軌道交點在春分與秋分時日所在宿次，則月亮沿朱道或黑道運行，雖然交點相同，但因升、降交點位置不同而使月亮運行軌道不同。所以月亮在朱道上運行至夏至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的正南方；月亮在黑道上運行至冬至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的正北方。若日月軌道交點在立夏與立冬時，則月亮在青道或白道上運行。雖然交點相同，但因升、降交點的位置不同而使月亮運行軌道不同。所以月亮在青道上運行至立春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東南方向；月亮在白道上運行至立秋時日所在宿次，及其對衝的位置，都在黃道西北方向。大體上每種顏色兼有兩個不同的軌道，分別代表二分二至及四立等八個節氣時的月行軌道，對應着四正四維等八個方位。

月亮在中、終兩個交點時，則月亮恰在黃道上運行。距離交點七日，月亮運行九十一度，正與一象限數相當，而在兩交點之中間。這八行和中道相加而得九，所以稱爲九道。凡八行的半交恰在春秋二分時，距離黃道六度，則日月軌道交點在冬夏二至；若八行半交恰在冬夏二至，其距

秋。《易》九六、七八，迭爲終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則八行各當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則在南者變而居北，在東者徙而爲西，屈伸、消息之象也。

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爲限。初，黃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數終于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黃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黃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至之中矣。

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爲限。初限，月道增多黃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于四，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強，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黃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黃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曆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

夫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隨交限而變，遁伏相消，朏朒相補，則九道

離黃道六度，則交點在春秋二分。這符合《易》中卦數爲九六、七八，對應八個卦象，八個方位，輪流成爲起始與終結的地方。用乾坤確定方位，則八行恰在適當的位置。及其寒暑更迭，晦朔交替，則八行在南方的變到北方，在東方的移至西方，這正符合屈伸、消息的卦象。

黃道與赤道經度之差，起算點在春分與秋分點，以二分點前後赤道度數每五度爲一個單位。初限，黃道度數較赤道度數增多二十四分之十二度，此後各限增多的度數依次減少二十四分之一，至九限爲止，增多之數爲二十四分之四度，此時赤道四十五度相當於黃道四十八度，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後約一又三分之一度時，赤道度與黃道度持平。然後差數再從二十四分之四度起，初限的赤道五度內，赤道度比黃道度增多二十四分之四度，此後每限差數增加二十四分之一度，至第九限而止，其差數增爲二十四分之十二，此時赤道四十五度相當於黃道四十二度，又得赤道、黃道均至冬至或夏至點。

白道與黃道經度之差，由黃道與白道升、降交點起算，以黃白道交點前後的黃道度每五度爲一個單位。初限，白道度數較黃道度數增多四十八分之十二度，此後每限依次將增多之數減少四十八分之一度，至第九限爲止，其差數減至四十八分之四度而止，此時黃道四十五度相當於白道四十六度半，其後一度多，黃道度數與白道度數持平。然後其差數再由四十八分之四度起，初限五度中，白道度數較黃道度數減少四十八分之四度，此後每增一限差數逐次增加四十八分之一度，至第九限爲止，差數增至四十八分之十二度，此時黃道四十五度相當於白道四十三度半，而到達黃白道升、降交點的中點。凡是接近黃白交點之前後初限，白道度數比黃道度數增多四十八分之十二度，至兩交點的中點處前後一限，白道度數較黃道度數減少四十八分之十二度，距離黃白道交點四十六度處其黃白道度數之差數持平。

太陽運動與歲差一起變化，月亮運動跟隨黃白交點的位置而變化，日行有盈縮，月行有遲

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赤道、黑道近交初限，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黃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黃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朏朧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遁伏相消也。

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正均。故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

凡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及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少半，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

疾，由此可推知九道的數理。若黃白交點與春分、秋分點重合，則赤道與黑道位於黃白交點前後的初限中，黃道度數較赤道度數增大二十四分之十二度，白道度數較黃道度數增大四十八分之十二度。到升降交點之中點前後一限，其減少的度數也是一樣。所以在第九限時，黃道度數與赤道度數相差三度，白道度數與黃道度數相差一度半，並且增加或減少的差數一致。如果黃白交點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立點重合，則在交點前後，黃道度數與赤道度數之差數持平，白道與黃道差為四十八分之十二度。若白道與黃道度數之差數持平時，黃道與赤道度數之差為二十四分之十二度。到達黃白交點前後第九限的終點時，黃道度數與赤道度數之差有三度，白道與黃道度數相差四分之三度，這是差數增減互相補充的緣故。如果黃白交點與冬至及夏至點重合，則九道之青道與白道位於黃白交點前後一限中，黃道度比赤道度減少二十四分之十二度，白道度比黃道度增多四十八分之十二度。到黃白交點之中點的末限，黃道度比赤道度增加二十四分之十二度，而白道度比黃道度減少四十八分之十二度。在黃白交點的第九限終點時，黃道差數與白道差數相同，這是由於黃白交點位置的變化而抵消了差數。

太陽運動在赤道南北二十四度範圍內，月亮運動在黃道南北六度範圍內，為太陽運動範圍的四分之一，對於九道的變化，以立春、立秋或立夏、立冬為黃白道的中交點。則黃白交點在春分與秋分點時，白道與黃道差數增加四分之一度，恰為黃道度數之半。黃白交點在冬至與夏至點時，白道與黃道差數減少四分之一度，而與黃道度數相同。所以推廣黃白道度數換算的差數，將算法引伸，可知黃白交點位置每移過一氣則相應變換一候。一候的白道度數，比黃道度數增加或減少九分之一度，於是經七十二候的變化而黃白交點又回到初始位置上。

凡黃白交點運行一周而回復至原交點處，其交點比原交點西退一度又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少半，經過二百二十一個朔望

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將九年而九道終。

以四象考之，各據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則其八道之行也，以朔交爲交初，望交爲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而入陰曆，則行青道。又十三日七十六分之四十六，至交中得所衝之宿，變入陽曆，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陽曆，則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則減十三日四十六分，視大雪初候陰陽曆而正其行也。

其十《晷漏中星略例》曰：

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辰極高下，所遇不同，如黃道刻漏。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今推黃道去極，與晷景、漏刻、昏距、中星四術返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爲中，以合九服之變。

其十一《日蝕議》曰：

《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虞剡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

月又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之七千七百五十三月，而交點運行一周天。將此數折半則得約經九年而九道一終。

用四象來考察這個結果，分別根據合朔時所交入七十二候的時間，這時八道之行，當以朔交時爲交初點，望交時爲交中點。假若交初點在冬至初候而入陰曆，則月行青道。經過十三又七十六分之四十六日，到達交中點，得到與其對衝的宿次，變爲月行入陽曆，仍在青道上運行。假若交初月行入陽曆，則月亮依白道運行。所以考察交初所入的是陰曆還是陽曆，即可推知九年而九道一終的結果。假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則推前十三又七十六分之四十六日，再根據大雪初候所入陰陽曆，來確定月亮依何軌道運行。

第十篇《晷漏中星略例》稱：

太陽運動南北往復，晝夜漏刻有長有短。然而二十四氣的晷影長短差數不同，是由勾股的測算造成的。晷影在日晷的圓中時晷影較短，則差數較少，若晷影長至與勾股數相齊時，則差數較多。隨着北極出地高下各地不同，所以各地晝夜漏刻不同。這是數理之中淺顯的道理，而近代人還不明白。所以現在推算黃道距離極之數，與晷影、漏刻、昏距、中星四種算法反復推求，以使各地的變化都能符合這四項間的關係。

第十一篇《日蝕議》稱：

《小雅》載有：“十月的日食，發生在辛卯朔。”虞剡以當時行用的曆法推算這次日食，應在周幽王六年。《開元曆》定去交度的分子爲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此數又稱爲入食限，且其加時在晝間。日月交會時發生日食，是理數方面的常事。《詩》中說：“發生月食，這是常事。發生日食，則是君王行爲失檢。”太陽，代表着君王的德行，光亮沒有明暗的變化；月亮，代表臣子的德行，離太陽越遠越明，離太陽越近則無光。望時月亮與日行軌道相會，此時月亮移至離太陽最遠的位置，之後又移近太陽而再交會，所以顯出臣子的特徵。望時而正好位於黃道上，這說明

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

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

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

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曆紀者也。

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於曆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曆當蝕半強，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曆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徹膳，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亦不蝕。時群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

臣子干涉君主的英明決策，則應陽侵食陰。若朔時月亮正好位於黃道，這說明臣子蒙蔽君主的視聽，則應陽爲陰侵食。況且十月的日月交會，以曆法推算應當有食，君子還以爲是天變，詩人哀悼。但是古時的太平盛世，不發生日食，沒有彗星出現，這也是有的。

如果君王有過失而未分明，則月行可能不循常軌而避日；或者五大行星潛伏在日下，抵禦外侮而使食不發生；或者入交數少，或在陽曆相交，因陽盛而陰微使食象不能發生；或者君王德行清明，雖有微小的過錯，天爲之隱藏，雖然日月交會而沒有食。這四項，都是由於君主道德品行出衆所致。

一年四個時序之中，二分時日月運行同向，而二至時日月軌道相交，日月交會而有食發生，這是天道的常理。劉歆、賈逵，都是近代的大儒，他們難道不知道計算日月軌道相交時發生的日月食，與計算朔望是同一方法嗎？却以爲日食是異乎尋常的事件，從不論述。

從黃初以來，曆家纔開始考驗日食算法的疏闊或精密，到張子信而越發詳備。劉焯、張胄玄等人自恃其日食算法，稱日月都可用密率推求，他們是擅長以曆算推究日月食的人。

用《戊寅》、《麟德曆》推算《春秋》所記日食，大概都入食限。以曆術推算應有日食而《春秋》中沒有記錄的還有很多，則日食必定入食限，但入食限的却未必都有日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以曆術推算應有日食，其食分爲半強，但從交趾到朔方，都沒有觀測到日食。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以曆術推算應有日食，食分爲太半，當時舉行東封泰山的祭典，之後返回到梁、宋之間，皇帝因日食而撤減膳食，不奏樂，不遮蓋，換素色衣服，也就沒有日食。當時群臣與蠻夷的首領等參預祭祀的人中，穿上降一級的品服，以祈禱上天的人，不可勝數，都因日不食而向皇帝祝壽慶賀，神色肅然。雖然這不是由於曆術推算錯誤，而使日不食，可知是君德感動上天，不等經過一天而應驗。如果因爲開元年間的兩次日食沒有應驗，就改變交限以遷就它，那就

自開元治曆，史官每歲較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晷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晷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曆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則陽曆之交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蝕者。”是也。

故較曆必稽古史，虧蝕深淺、加時朧朧陰陽，其數相叶者，反覆相求，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曆，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

《略例》曰：舊曆考日蝕淺深，皆自張子信所傳，云積候所得，而未曉其然也。以圓儀度日月之徑，乃以月徑之半減入交初限一度半，餘為暗虛半徑。以月去黃道每度差數，令二徑相掩，以驗蝕分，以所入日遲疾乘徑，為泛所用刻數，大率去交不及三度，即月行沒在暗虛，皆入既限。又半日月之徑，減春分入交初限相去度數，餘為斜射所差。乃考差數，以立既限。而優游進退於二度中間，亦令二徑相掩，以知日蝕分數。月徑逾既限之南，則雖在陰曆，而所虧類同外道，斜望使然也。既限之外，應向外蝕，外道交分，準用此例。以較古今日蝕四十三事，月蝕九十九事，課皆

會有更多的差誤。

自制定《開元曆》以來，每年史官都檢校節氣及正午晷影，檢校加時小餘，雖然整數部分有規律，但因與時刻推移有關，而使每年結果有差異。晷影變長，則日行於黃道之南；晷影變短，則日行於黃道之北。日行黃道之南，則對於陰曆交點可能失行；日行黃道之北，則對於陽曆的交點可能失行。日行黃道，就有這樣的變化，何況還有月行九道！杜預說：“日月是運動的物體，雖然其運動有規律，但不能沒有變化。因此雖然有日月交會而不食，但還有接連交會而連續發生食的現象。”這是對的。

所以檢校曆法推算的日月食必定稽考古史記錄，其食分大小、加時朧朧陰陽，這些都相符，再反復推求，由曆法的符合，考察辰象的變化；再由觀測到的辰象的變化，反求曆數的符合。歸納相同的結果，可知這與曆數相合；辨明相異的結果，探究其中的變化。其前者合於曆數的推算，而後者合於星占的結果。如果天象和人事相應，則當堅持中道以追隨辰象的變化；若曆法推算的結果與實際不符，則當堅持中道以等待辰象的變化。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對天道可瞭如指掌。

《略例》稱：舊曆考校日月食分大小，都是根據張子信的說法，祇說是累積節候的結果，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用圓儀度算日月之直徑，以月亮半徑減去入交初限一度半，餘數稱為暗虛半徑，以去交後月亮黃緯，令日月二徑相掩蓋，來檢驗食分，用該日的月入遲疾曆求得月亮實行度乘月亮視直徑，其結果為泛用刻數，大概去交度不到三度，月行可隱於蔭影之中，而入食既限。對於日食，則先取日月視直徑之半，減去春分點與入交初限相距的度數，餘數是斜射所差。由該差數確定食既限。其限在二度之間進退，再使二視徑相掩蓋，以求得日食食分。若月亮視徑越過食既限的南面，則日食雖在陰曆，但却類同於陽曆食，這是斜望引起的現象。在食既限之外的食，都應向外，而外道交分時，都可用這個例子。用此法檢校古今日食四十三次，月食九十九

第一。

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設考日蝕或限術，得常則合于數。又日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蝕。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

其十二《五星議》曰：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聞其襍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烏帑。其後群雄力爭，禮樂隕壞，而從衡攻守之術興。故歲星常贏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火運之中，理數然也。

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歲星在進賢東北尺三寸，直軫十二度，於《麟德曆》在軫十五度。推而上之，至漢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歲星在軒轅南端大星西北尺所。《麟德曆》在張二度，直軒轅大星。上下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又上百二十年，至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星在東井、鉞。《麟德曆》在參三度。又

次，《開元曆》的推算最為精密。

如果日食都不能用曆算的方法推求，則無法考察曆術的疏密。如果都可以用曆算的方法推求，又無法得知政治和教化的善惡。現在設立檢校日食或食限的方法，得出食與不食的結果都可以用曆術檢驗。又日月在交會時其視徑大小差不多，而月在日之下，若由京城斜射以觀察食象，往往中原已食既，但在南方太陽正下方虧食纔祇有一半，從月外反觀，則雖然日月交會但却不食。至於推算京城之外九服之地，以當地日晷來確定食分，其晨昏漏刻隨地方而變。所以宇宙雖然廣闊，可以用同一方法去推算。

第十二篇《五星議》稱：

歲星從商、周到春秋時，大約一百二十餘年而超一個辰次。戰國之後，歲星行度逐漸加快，到漢時還有微差，到哀、平年間，其餘留的加快運動的趨勢纔用盡，改為八十四年而超辰一次，此後一直以此為常率。這是歲星和其餘四星相異之處。姬氏出自於靈威仰之精，他受的是五行中木行正氣。歲星掌管農事吉祥的徵兆，后稷依據這一點，所以周人常觀察其吉凶的徵兆，來推測周室的興衰。后稷最初稱王的時候，歲星的辰次位於鶉火，而前進至天黿。到其衰亡的時候，歲星又提前行至玄枵，并禍及烏帑次。自此之後，諸侯爭權，禮樂被棄置一旁，而合縱連衡、進攻退守的方法漸興。所以歲星在天上若總是提早在某辰次出現，則地下必然諸侯爭戰，說明木緯失行，應轉行火運，這是理數決定的。

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日，歲星在約距進賢星的東北方一尺三寸的地方，相當於軫宿十二度。用《麟德曆》推算，在軫宿十五度。由此上推，至漢河平二年，十月下旬，歲星應在軒轅的南端大星西北約一尺的地方。但用《麟德曆》推算在張宿二度，正在軒轅大星處。自開元年至河平年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察歲星行度，沒有很大不同，說明哀、平之後，歲星每年不再差行。又上推一百二十年，至漢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歲星在井宿的鉞星處。用《麟德曆》推得在參宿三

上六十年，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麟德曆》白露八日，歲星留觜觿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參。由差行未盡，而以常數求之使然也。又上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歲在鶉火，《麟德曆》初見在輿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明年啓蟄十日退至柳五度，猶不及鶉火。又上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當在大火。《麟德曆》初見在張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鶉火，差三次矣。哀公以後，差行漸遲，相去猶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舊曆猶用急率，不知合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曆》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

《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皇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間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猶密於記注。以推永平、黃初間事，遠者或差三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自漢元始四年，距開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隱公六年，亦十二甲子。而二曆相合於其中，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其兩合於古今者，中間亦乖。欲一術以求之，則不可得也。

度。再上推六十年，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井宿。根據歲星的推算，於秦正漢元年是乙未歲，而於夏正當是甲午歲。用《麟德曆》推白露後八日，歲星在觜觿一度停留不行。第二年立夏時，在參宿潛伏。由於歲星有差行，而推算時未考慮差行，僅以常率推求纔導致這樣的結果。又上推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歲星在鶉火，《麟德曆》推其初現在輿鬼二度。立冬後九日，停留在星宿三度。第二年啓蟄後十日退行至柳宿五度，還未行至鶉火。又上推一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應在大火次。《麟德曆》推初見在張宿八度，第二年在翼宿十六度潛伏。在鶉火次，已差行三次了。這是由於哀公以後，歲星差行漸緩，所差較少；而哀公之前，通常行度已遲。而舊曆推算，仍用急率，不知計算要合於差行的變化，所以誤差較大。武王討伐紂王時，歲星也在大火次，而《麟德曆》推得在東壁三度，則若推至唐、虞以上，可能歲星行度誤差達一周天了。

《太初》、《三統曆》定歲星十二周天即一百四十四年超辰一次，用此推算商、周時的事，大部分都符合。但以兩曆檢驗開元史官的歲星注記，結果相差九十多度，這是不知歲星後世行度改變而使用以前歲星超辰數據計算的緣故。《皇極曆》和《麟德曆》定歲星七周天即八十四年超辰一次，用兩曆推算漢、魏時歲星行度還沒有誤差。但向上推驗《春秋》中所載歲星記錄，結果也相差九十多度，是不知歲星在此之前的超辰數據的緣故。《天保曆》與《天和曆》取得前後二率的平均數，所以向前推算與《春秋》中的歲星記錄相合，向後推算比史官的歲星注記還精密。用以推算永平至黃初年間的歲星位置，相差最遠的有三十多度，是不知戰國後歲星行度改變的緣故。自漢元始四年，至開元十二年，共有十二個甲子，即七百二十年；自漢元始四年向前推至魯隱公六年，也是七百二十年。而《天保》、《天和》二曆折中歲星超辰前後二率，或者與古時記錄相差三次，或者與今天的記錄相差三次，若與古今都相符的，中間的記錄又不能相符。所

《開元曆》歲星前率，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二百一十九，秒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後，每加度餘一分，盡四百三十九合，次合乃加秒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而與日合，是為歲星後率。自此因以為常，入漢元始六年也。

《歲星差合術》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餘，加入差以來中積分，以前率約之，為入差合數。不盡者如曆術入之，反求冬至後合日，乃副列入差合數，增下位一算，乘而半之，盈《大衍》通法為日，不盡為日餘，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歲星差行徑術，以後終率約上元以來中積分，亦得所求。若稽其實行，當從元始六年置差步之，則前後相距，間不容髮，而上元之首，無忽微空積矣。

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曆》星與日合于角，次于氐十度而後退行。其明年，湯始建國為元祀，順行與日合于房，所以紀商人之命也。

後六百一算至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十三祀歲在己卯，星在鶉火，武王嗣位。克商之年，進及輿鬼，而退守東井。明年，周始革命，順行與日合于柳，進留于張。考其分野，則分陝之間，與三監封域之際也。

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國語》曰：“晉之始封，歲在大火。”《春秋傳》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歲在壽星，適齊過衛，

以想以一種方法推求歲星位置，當然是不可能的。

《開元曆》規定歲星前率為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二百一十九又九十三秒。自從哀公二十年丙寅歲後，每一次會合後加度餘一分，加至第四百三十九次會合止，最終一次會合加入十三秒而止，共得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又六秒，而與日會合，這是歲星後率。從此歲星以後率為常率，當時進入漢元始六年。

《歲星差合術》稱：用哀公二十年冬至前的歲星合餘，加入差以來的中積分，用前率去除和的結果，其商作為入差合數。用相除後的餘數減歲星前率，反以之求冬至後的合日，將入差合數放在一旁，入差合數加一，所得數與入差合數相乘後折半，用之除以《大衍曆》的通法三千零四十，所得商數為日數，餘數為日餘，再與合日相加，即得差合所在位置。推求歲星差行算法，用歲星後終率除上元以來的中積分，就可得出所求的結果。如果要考察歲星的實際行度，應當從元始六年依據前面所述算法推算，則所得結果可以毫無誤差，而且上元的起首沒有微小的空積。

成湯伐桀這一年，為壬戌歲，以《開元曆》推算，歲星與日會合於角宿，再前進至氐宿十度後開始退行。第二年，湯開始統治天下，定國號為元祀，歲星又順行與日會合於房宿，所以歲星預兆商人的興起。

經過六百零一年後已是紂的第六祀，這一年周文王始行禴祭於畢，文王十三祀為己卯歲，歲星在鶉火，這年周武王繼承首領之位。武王打敗商這一年，歲星前進至輿鬼，而後退至東井不動。第二年，周使天下改朝換代，這時歲星順行并與日會合於柳宿，再前進至張宿後停留不動。考察歲星的分野，則在陝西與三監分封領地的地方。

周成王三年，為丙午歲，歲星在大火次，唐叔受封，所以《國語》上說：“晉地分封時，歲星在大火次。”《春秋傳》中記載，僖公五年，歲星在大火次，晉國公子重耳自蒲地逃難到狄地。十六年，歲星在壽星次，重耳到齊國去路過衛

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天事必象，歲及鶉火必有此乎！復于壽星，必獲諸侯。”二十三年，歲星在胃、昴。秦伯納晉文公。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實沈之星，晉人是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閔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善成，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二十七年，歲在鶉火，晉侯伐衛，取五鹿，敗楚師于城濮，始獲諸侯。歲適及壽星，皆與《開元曆》合。

襄公十八年，歲星在陬訾之口，《開元曆》大寒三日，星與日合，在危三度，遂順行至營室八度。其明年，鄭子蟜卒。將葬，公孫子羽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中而曙。”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開元曆》，歲星在奎。奎，降婁也。《麟德曆》，在危。危，玄枵也。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開元曆》，歲星至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間，復順行，與日合于牛初。應在星紀，而盈行進及虛宿，故曰“淫”。留玄枵二年，至三十年。《開元曆》，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距子蟜之卒一終矣。其年八月，鄭人殺良霄，故曰“及其亡也，歲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

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

國，山野中的農夫給他一塊土，子犯說：“這是天賜國土，凡天事必有徵兆，歲星到鶉火次必定有獲土的事情發生。歲星再行至壽星次，必能取得諸侯的擁戴。”二十三年，歲星在胃、昴。秦穆公接納晉文公。董因說道：“歲星在大梁次，將會奪取天下。晉文公即位的第一年，歲星行至實沈次，晉人於是興起。君主出行時，歲星在大火次，也是閔伯之星，稱為大辰。大辰是成功的象徵，后稷時出現這種天象而他為相，唐叔時因這一天象而受封。而且大辰出現而參隱沒，這些都是晉國的祥瑞。”二十七年，歲星在鶉火次，晉侯討伐衛，奪取五鹿，在城濮打敗楚的軍隊，纔取得諸侯的擁戴。歲星恰至壽星次，都與《開元曆》的推算符合。

魯襄公十八年，歲星行至陬訾之口，用《開元曆》推算，大寒後三日，歲星與日會合於危宿二度處，然後順行至營室八度。第二年，鄭國子蟜去世。即將下葬，公孫子羽和裨竈早晨去參加葬事，路過伯有氏，發現其門上生莠草，子羽說道：“莠草還在生長，說明歲星在降婁宿中天時是天明時。”裨竈指着莠草說道：“還可終歲星一周，但歲星不能行至這一次。”以《開元曆》推，歲星在奎宿。奎宿屬於降婁次。以《麟德曆》推，歲星在危宿。危宿屬於玄枵次。二十八年春天，沒有結冰。梓慎說：“歲星在星紀，現在提前到達玄枵次。”裨竈說：“歲星棄星紀次，而到達第二年應在的辰次，會禍及鳥帑。周、楚會有災禍。”以《開元曆》推，歲星至南斗十七度後，應退行至西建間後停留不動，然後再順行，在牛宿初度與日會合。據推算應行至星紀，却由於行度變快而前進至虛宿，所以說是“淫”。在玄枵次停留兩年，直到襄公三十年。《開元曆》推算得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停留不動。距離子蟜去世時為一終，即十二年。這年八月，鄭人殺良霄，所以說：“等他死時，歲星在陬訾之口。”其後一年，歲星至降婁。

魯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說道：“陳還未滅。陳，是顓頊的後代。歲星在鶉火時，是它最終滅亡的時候。現在歲星在析木之津，陳

將復由。”《開元曆》，在箕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進及婺女初，在玄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是歲與日合于危。其明年進及營室，復得豕韋之次。景王問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殺其君之歲，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年，歲星在昴、畢，而楚弑靈王，陳、蔡復封。初，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後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自陳災五年，而歲在大梁，陳復建國。哀公十七年，五及鶉火，而楚滅陳。是年，歲星與日合在張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與日合于南斗三度。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曆》因以為超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近代諸曆，欲以八十四年齊之，此其所惑也。後三十八年而越滅吳，星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

夫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動而影隨，故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為之亂行；汨彝倫之叙，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至三十年八月，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

漢元鼎中，太白入于天苑，失行，在黃道南三十餘度。間歲，武帝北巡守，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

仍能復國。”以《開元曆》推，歲星在箕八度，即為析木之津。十年春天，歲星前進至婺女初度，在玄枵次的維首。《傳》中載：“正月，有星出於婺女。”裨竈也說：“現在歲星在顓頊之墟。”這一年歲星在危宿與日會合。其後一年歲星進行至營室，又到豕韋次。景王問萇弘道：“現在的天象對哪國諸侯是吉兆，對哪國諸侯是凶兆？”萇弘答道：“蔡國有災。這是蔡侯般殺其君主之年，歲星在豕韋，等不到歲星過豕韋次，楚國也將有災禍。歲星到大梁次時，蔡國復興而楚國大凶。”至十三年，歲星在昴、畢，而楚國弑靈王，陳與蔡又復國。當初在昭公九年時，陳有災。裨竈說：“經過五年後，陳將復國。歲星第五次至鶉火，陳將最終滅亡。”從陳受災後經過五年，歲星到大梁次，陳又建國。哀公十七年，歲星第五次到鶉火次，而楚滅陳。這一年，歲星在張宿六度與日會合。昭公三十一年夏天，吳國討伐越國。將與越國開戰時，史墨說道：“越國得歲星的庇佑，這時吳國討伐它，必定會有凶災。”這一年，歲星在南斗三度與日會合。從前在僖公六年，以歲陰紀年為卯，歲星在析木。魯昭公三十二年，以歲陰紀年也為卯，而歲星在星紀。所以《三統曆》以兩相距年數而確定歲星超辰之率。考驗其實質，應一百二十多年而超辰一次。近代各種曆法，都想以八十四年超辰一次為率，這是使人不解之處。後經三十八年，越國滅吳國，歲星已三次至斗、牛宿，并知已入差合二年了。

人在天地之中感受五事，五行的祥兆在下相應，五星的變化彰顯於天上。有如聲音相和，形影相隨一般，所以當政者執掌刑罰不公正，天上的星辰就會為此而失行；彝倫亂叙，天事會為之而無象。若人事擾亂天象，又怎能與曆紀的推算一致？故此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應在星紀，却提前到玄枵次。至三十年八月，方至陬訾之口，超次前行，而前二年停留不動。

漢元鼎年間，太白星進入天苑範圍內，不依常度行進，位置在黃道南三十餘度處。這幾年，武帝巡察北部邊疆，登臨單于臺，統領十八

及誅大宛，馬大死軍中。

晉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時將伐吳，明年三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而吳亡。

永寧元年，正月至閏月，五星經天，縱橫無常。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失行，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皆天變所未有也，終以二帝蒙塵，天下大亂。

後魏神瑞二年十二月，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夕忽亡，不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其後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水竭。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

齊永明九年八月十四日，火星應退在昴三度，先歷在畢；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立冬，形色彌盛。魏永平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在氐，夕伏西方，亦先期五十餘日，雖時曆疏闊，不宜若此。

隋大業九年五月丁丑，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大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已而行，亦天變所未有也。後楊玄感反，天下大亂。

故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小失則小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

萬軍隊，但等討伐大宛時，因太白失行，馬四大部分死於軍中。

晉咸寧四年九月，太白應該出現而未現，星占稱：“這叫做失舍，不是要打敗仗，就是會國家滅亡。”當時晉準備討伐吳國，第二年三月，出兵伐吳，而太白星纔傍晚出現於西方天空，吳國滅亡。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三月，五星在天上運行不遵循一般規律。永興二年四月丙子日，太白在黃道南四十餘度處與狼星交會，沒有依常度運行。永嘉三年正月庚子日，熒惑接近紫微。這些都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天象異常現象，最終應驗於懷、愍兩位君王被擄，使得天下大亂。

後魏神瑞二年十二月，熒惑在瓠瓜星中運行，經過一晚忽然消失，不知運行至何處。崔浩用太陽的位置推算，他說：“庚午日的傍晚及辛未日的清晨，天上有陰雲，熒惑的消失，發生在這二日之中。庚、午、未這三個干支都主宰秦的運勢，辛主宰西夷的運勢。現在姚興占據咸陽，是熒惑侵入秦及西夷之地的預兆。”後來熒惑果然在井宿出現後，便留守盤旋而不離去，秦中遭人旱災，昆明水源枯竭。第二年姚興去世後，他的兩個兒子開始交戰。經過三年後，國家滅亡。

齊永明九年八月十四日，以曆推算火星應退行至昴宿三度處，但却先於推算結果而行至畢宿；二十一日開始向北逆行，直至立冬，逐漸變大變亮。魏永平四年八月癸未日，熒惑在氐宿，傍晚在西方消失，也比推算早了五十餘日，雖然當時的曆法粗疏，也不應差誤至此。

隋大業九年五月丁丑日，熒惑逆行進入南斗，色如赤血，大如可容三斗的器物，光芒耀目，長七八尺，在斗宿中以巳字形逆行，這也是不常有的天象異常。後來楊玄感造反，天下大亂。

所以說五星運行的留、逆、伏、見及表裏、盈縮的天象，都與當時其下所在國家的時事與政教相關聯。政教上有小的過錯就有小的天象變化，事件微小則天象變化微小，事件嚴重則天象

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警悟人主哉！

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睹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猶或謂之天災。終以數象相蒙，兩喪其實。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苟獨異於常，則失行可知矣。

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曆》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

張子信曆辰星應見不見術，晨夕去日前後四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則不見。張胄玄曆，朔望在交限，有星伏在日下，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去見二十二日外者，并不加減差，皆精氣相感使然。

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今略考常數，以課疏密。

《略例》曰：其入氣加減，亦自張子信始，後人莫不遵用之。原始要終，多有不叶。今較《麟德曆》，熒惑、太白見伏行度過與不及，熒惑凡四十八事，太白二十一事。餘星所差，蓋細不足考。且盈縮之行，宜與四象潛合，而二十四氣加減不均。更推易數而正之，又各立歲差，以究五精運周二十八舍之變。較史官所記，歲星二十七事，熒惑二十八事，鎮星二十一事，太白二十二事，辰星二十

變化彰顯。已昭示出吉凶的天象後又變化行度，擾亂其慣常行度。否則上天怎樣庇護下民，警示君主呢！

近代曆算家不懂天象，占星家迷信數術，觀測到五星的失行，都說是由於曆法粗疏。即使日月及五星遵循常規運行，還有人說是天災。最終因爲數理與天象互相蒙蔽，而在兩方面都產生錯誤。所以檢驗曆法疏密一定要考察古今注記，以入氣均一又行度一致的，檢其上下相距，再反復推求。一旦有個別與慣常現象有不同的，則可知其爲失行。

大凡二星相距太近，多數都是失行的現象。三星以上，則失行現象更多。《天竺曆》中以日月五星及羅喉、計都稱爲九執，這九執各有喜惡。遇九執所好之星，則向該星方向運行時行速快，而向遠離該星方向運行時行速緩慢。

張子信的曆術有辰星應見不見術，規定早晨及傍晚距日前後四十六度以內，十八度範圍之外，有木、火、土、金中的一顆星出現，無此條件則星都不出現。張胄玄的曆術規定，朔望發生在交限，日下有星潛伏，木、土二星距見時十日以外，火星距見時四十日以外，金星距見時二十二日以外，都不加減氣差，這是精氣相感的緣故。

日月運行昭示尊卑不易之象，五星運行蘊含政教順應時事的深義。所以日月失行的情況比較微小；五星失行的情況，較爲顯著也較多。現在略爲考驗曆法常數，以檢校曆法疏密。

其《略例》稱：五星算法中的入氣加減方法，始於張子信，後世曆家都遵循這一方法。以曆法推算與原始記錄對比，有很多不符的。現考察《麟德曆》五星算法，推熒惑、太白見或伏的行度，是否有過或不及，熒惑共四十八個記錄，太白二十一個記錄。因其餘星辰的誤差，較爲細微而不足以考察。并且行星盈縮的行度，應當與其軌道的四象潛合，而二十四氣的加減數不能均一，祇能以易數的推算來矯正。又對五星，分別設定歲差，來考究其運行於二十八宿之中的變化。比較史官的記錄，其中包括歲星的記錄二十

四事，《開元曆》課皆第一云。

至肅宗時，山人韓穎上言《大衍曆》或誤。帝疑之，以穎爲太子宫門郎，直司天臺。又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曆》，起乾元元年用之，訖上元三年。

七個，熒惑二十八個，鎮星二十一個，太白二十二個，辰星二十四個，都說《開元曆》推算是最精密的。

到唐肅宗時，隱士韓穎進言皇帝稱《大衍曆》有失誤之處。皇帝於是懷疑《大衍曆》的精密性，讓韓穎做太子宫門郎，在司天臺任職。他又修改《大衍曆》的方法，每節氣增加二日，改名爲《至德曆》，從乾元元年起行用，至上元三年廢除。

唐書卷二十八(上)

志第十八(上)

曆(四上)

《大衍曆》

《開元大衍曆》演紀上元闕逢困敦之歲，距開元十二年甲子，積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算。

一曰步中朔術

通法：三千四十。

策實：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

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

減法：九萬一千二百。

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

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挂限：八萬七千一十八。

三元之策：十五，餘六百六十四，秒七。

四象之策：二十九，餘千六百一十三。

中盈分：千三百二十八，秒十四。

朔虛分：千四百二十七。

爻數：六十。

象統：二十四。

以策實乘積算，曰中積分。盈通法得一，為積日。爻數去之，餘起甲子算外，得天正中氣。凡分為小餘，日為大餘。加三元之策，得次氣。凡率相因加者，下有餘秒，皆以類相從。而滿法迭進，用加上位。日盈爻數去之。

《開元大衍曆》曆元闕逢困敦之歲，距開元十二年甲子歲，共積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歲。

通法：三千零四十。

策實：一百一十一萬零三百四十三。

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

減法：九萬一千二百。

策餘：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三。

用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挂限：八萬七千零一十八。

三元之策：十五，餘：六百六十四，秒：七。

四象之策：二十九，餘：一千六百一十三。

中盈分：一千三百二十八，秒：十四。

朔虛分：一千四百二十七。

爻數：六十。

象統：二十四。

以策實乘以曆元到所求年之歲數，得數命為中積分。除以通法，得數為曆元到所求年冬至之日數。累以爻數去減，其餘數從甲子日起算，算外之日，即所求年冬至日的干支。除不盡之分數，命為小餘；整日數，命為大餘。以三元之策加大、小餘，即得次氣的干支數與時刻分秒。凡是兩組數相加，而每組數整數之後皆分別有餘數秒數，則均應按同單位者分別相加。若得數超過各自的法度，

以揲法去中積分，不盡曰歸餘之挂。以減中積分，為朔積分。如通法為日，去命如前，得天正經朔。加一象之日七、餘千一百六十三少，得上弦。倍之，得望。參之，得下弦。四之，是謂一揲，得後月朔。凡四分，一為少，三為大。綜中盈、朔虛分，累益歸餘之挂，每其月閏衰。凡歸餘之挂五萬六千七百六十以上，其歲有閏。因考其閏衰，滿挂限以上，其月合置閏。或以進退，皆以定朔無中氣裁焉。

凡常氣小餘不滿通法、如中盈分之半已下者，以象統乘之，內秒分，參而伍之，以減策實；不盡，如策餘為日。命常氣初日算外，得沒日。凡經朔小餘不滿朔虛分者，以小餘減通法，餘倍參伍乘之，用減減法；不盡，如朔虛分為日。命經朔初日算外，得減日。

二曰發斂術

天中之策：五，餘二百二十一，秒三十一；秒法：七十二。

地中之策：六，餘二百六十五，秒八十六；秒法：百二十。

貞悔之策：三，餘百三十二，秒百三。

辰法：七百六十。

刻法：三百四。

各因中節命之，得初候。加天中之策，得次候。又加，得末候。因中氣命之，得公卦用事。以地中之策累加之，得次卦，若以貞悔之策加候

便進一位，加到上一單位的得數中。當大餘日數的得數超過爻數時，便減去六十。

以揲法累減中積分，餘數命為歸餘之挂。以歸餘之挂反減中積分，其餘為朔積分。以通法除朔積分得朔積日，按前面的算法命取大、小餘，即得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經朔日干支與時刻分數。以四分之一加朔望月長度七日又一千一百六十三又四分之一分，即得上弦大、小餘。加二分之一朔望月，即得望日大、小餘。加四分之三朔望月，即得下弦大、小餘。加一個朔望月，就稱為一揲，便得到下個月經朔時刻之大、小餘。凡數，四分之一稱為少，四分之三稱為太。將中盈分與朔虛分之合，逐月累加入歸餘之挂分數之中，即得當月的閏餘。當歸餘之挂大於五萬六千六十時，這一年將有閏月。此時檢查各月之閏餘，當其數在挂限以上，原則上應在此月置閏月。實際上曆注閏月可能在此月前後，均按曆法定朔當月不含任何中氣之月為確定閏月之標準。

當平氣時刻餘分小於通法，且於中盈分一半以下時，以象統乘餘分，得數加上其秒數，再乘以三而除以五，用以減策實，其餘以除策餘，得沒積日。從平氣初日算起，沒積日之外，即為沒日。當經朔時刻餘分小於朔虛分時，以經朔小餘去減通法，其餘以乘三十，得數以減減法，其餘以除朔虛分，為減積日。從經朔初日算起，減積日之外，即為減日。

天中之策：五日，餘二百二十一分，三十一秒。秒法：七十二。

地中之策：六日，餘二百六十五分，八十六秒。秒法：一百二十。

貞悔之策：三日，餘一百三十二分，一百零三秒。

辰法：七百六十。

刻法：三百零四。

以各中氣與節氣之干支時刻，命為初候之大、小餘。以加天中之策日餘，得次候之大、小餘。再加天中之策，得末候之大、小餘。以中氣干支時刻，命為公卦大、小餘。以地中之策日餘

卦，得十有二節之初外卦用事。因四立命之，得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以貞悔之策減季月中氣，得土王用事。凡相加減而秒母不齊，當令母互乘子，乃加減之；母相乘爲法。

次遞累加公卦大、小餘，便爲其後各卦干支時刻。若用貞悔之策日餘加候卦大、小餘，將另外得到十二個節氣之初的外卦時刻。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時刻，直接命爲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的第一個用事日。以貞悔之策日餘去減四季第三個中氣大、小餘，即得土王的第一個用事日。凡是進行加減運算時，秒的法度不一樣，則須先令秒數與對方分母相乘，然後再加減，取兩個秒母相乘爲新的法度。

常氣 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冬至 十一月中坎初六	丘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 十二月節坎九二	雁北鄉	鵲始巢	野鷄始雊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 十二月中坎六三	鷄始乳	鶯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 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 二月節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 二月中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 三月節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三月中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公革	辟史	侯旅內
立夏 四月節震九四	蜩蟬鳴	丘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 四月中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 五月節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 六月節離六二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 六月中離九三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 七月節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七月中離六五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 八月節離上九	鴻雁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八月中兌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培戶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 九月節兌九二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黃華	侯歸妹外	大夫無妄	卿明夷
霜降 九月中兌六三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 十月節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鷄入水爲蜃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十月中兌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 十一月節兌上六	鶡鴒不鳴	虎始交	荔挺生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各以通法約其月閏衰，爲日，得中氣去經朔日算。求卦、候者，各以天、地之策，累加減之。凡發斂加時，各置其小餘，以六爻乘之，如辰法而一，爲半辰之數。不盡者，三約爲分。分滿刻法爲刻。若令滿象積爲刻者，即置不盡之數，十之，十九而一，爲分。命辰起子半算外。

三曰步日躔術

乾實：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虛分七百七十九太。

歲差：三十六太。

分別以通法除各月之閏餘，爲日數，此即中氣時刻距當月經朔時刻之日及餘分。欲求各卦、候初日距當月經朔時刻之日餘，分別以天中之策、地中之策的日餘加減中氣距當月經朔日餘即可。凡計算發斂時刻的時辰，取發斂時刻小餘，乘以六，除以辰法，是爲半個時辰之數。餘數，除以三，所得爲分。分數達到刻法，即爲一刻。若假令分數達到象積爲一刻，則取所餘之數，乘十，除十九，命爲分。辰數從子半算起，算盡之外，即發斂時辰。

乾實：一百一十一萬零三百七十九又四分之三分。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餘七百七十九又四分之三分。

歲差：三十六又四分之三分。

定氣	盈縮分	先後數	損益率	朧朧積
冬至	盈二千三百五十三	先端	益百七十六	朧初
小寒	盈千八百四十五	先二千三百五十三	益百三十八	朧百七十六
大寒	盈千三百九十	先四千一百九十八	益百四	朧三百一十四
立春	盈九百七十六	先五千五百八十八	益七十三	朧四百一十八
雨水	盈五百八十八	先六千五百六十四	益四十四	朧四百九十一

驚蟄	盈二百一十四	先七千一百五十二	益十六	朒五百三十五
春分	縮二百一十四	先七千三百六十六	損十六	朒五百五十一
清明	縮五百八十八	先七千一百五十二	損四十四	朒五百三十五
穀雨	縮九百七十六	先六千五百六十四	損七十三	朒四百九十一
立夏	縮千三百九十	先五千五百八十八	損百四	朒四百一十八
小滿	縮千八百四十五	先四千一百九十八	損百三十八	朒三百一十四
夏至	縮二千三百五十三	後端	益百七十六	朒初
小暑	縮千八百四十五	後二千三百五十三	益百三十八	朒百七十六
大暑	縮千三百九十	後四千一百九十八	益百四	朒三百一十四
立秋	縮九百七十六	後五千五百八十八	益七十三	朒四百一十八
處暑	縮五百八十八	後六千五百六十四	益四十四	朒四百九十一
白露	縮二百一十四	後七千一百五十二	益十六	朒五百三十五
秋分	盈二百一十四	後七千三百六十六	損十六	朒五百五十一
寒露	盈五百八十八	後七千一百五十二	損四十四	朒五百三十五
霜降	盈九百七十六	後六千五百六十四	損七十三	朒四百九十一
立冬	盈千三百九十	後五千五百八十八	損百四	朒四百一十八
小雪	盈千八百四十五	後四千一百九十八	損百三十八	朒三百一十四
大雪	盈二千三百五十三	後二千三百五十三	損百七十六	朒百七十六

以盈縮分盈減、縮加三元之策，爲定氣所有日及餘。乃十二乘日，又三其小餘，辰法約而一，從之，爲定氣辰數。不盡，十之，又約爲分。以所入氣并後氣盈縮分，倍六爻乘之，綜兩氣辰數除之，爲末率。又列二氣盈縮分，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數而一；以少減多，餘爲氣差。至後以差加末率，分後以差減末率，爲初率。倍氣差，亦倍六爻乘之，復綜兩氣辰數除，爲日差。半之，以加減初末，各爲定率。以日差至後以減、分後以

以各氣盈縮分數，盈加、縮減一平氣之長度，便得該氣定氣長度日及餘分。以十二乘日數，又以三乘餘數，除以辰法，得數與前面結果相加，即爲該定氣長度的時辰數。其除不盡之數，先乘以十，再除以辰法，得數爲分。以本氣盈縮分加後氣盈縮分，得數乘以十二，再除此兩氣時辰數之和，所得爲末率。又取本氣與後氣盈縮分，均乘以十二，再分別除以各自定氣時辰數；得數以少減多，所餘命爲氣差。冬至或夏至以後，以氣差加末率；春分或秋分以後，以氣差減末率，所得即爲初率。二乘氣差，也乘以十二，再除此兩氣時辰數之和，所得爲日差。以

加氣初定率，爲每日盈縮分。乃馴積之，隨所入氣日加減氣下先後數，各其日定數。其求朏朒仿此。冬至後爲陽復，在盈加之，在縮減之；夏至後爲陰復，在縮加之，在盈減之。距四正前一氣，在陰陽變革之際，不可相并，皆因前末爲初率。以氣差至前加之，分前減之，爲末率。餘依前術，各得所求。其分不滿全數，母又每氣不同，當退法除之。以百爲母，半已上，收成一。冬至、夏至偕得天地之中，無有盈縮。餘各以氣下先後數先減、後加常氣小餘，滿若不足，進退其日，得定大小餘。凡推日月度及軌漏、交蝕，依定氣；注曆，依常氣；以減經朔、弦、望，各其所入日算。若大餘不足減，加爻數，乃減之。減所入定氣日算一，各以日差乘而半之；前少以加、前多以減氣初定率，以乘其所入定氣日算及餘秒。凡乘者，先以母通全，內子，乃相乘；母相乘除之。所得以損益朏朒積，各其入朏朒定數。若非朔望有交者，以十二乘所入日算；三其小餘，辰法除而從之；以乘損益率，如定氣辰數而一。所得以損益朏朒積，各爲定數。

南斗二十六，牛八，婺女十二，虛十，虛分七百七十九大。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

半日差去加或減初率與末率，便分別得到初日或末日之定率。冬至或夏至後以日差累減本氣初日定率，春分或秋分後以日差累加本氣初日定率，使得本氣每一日的盈縮分。將本氣前數日盈縮分累加起來，再加上或減去日躔表中本氣的先後數，便得到本氣當日的太陽中心差。求本氣各日太陽改正之朏朒數，可仿照如上算法。冬至後太陽實行度大於平行度，日在盈曆時盈縮分爲加，日在縮曆時盈縮分爲減；夏至後太陽實行度小於平行度，日在縮曆時盈縮分爲加，日在盈曆時盈縮分爲減。在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前一氣，是盈縮分正負變化之際，該氣盈縮分與後氣盈縮分不可相加，均應以前一氣之末率，爲本氣之初率。在冬至、夏至前一氣，取氣差加初率；在春分、秋分前一氣，取氣差減初率，各得本氣的末率。其餘同前面的算法一樣，即得所求日太陽中心差與朏朒數。當分子小於分母，而各氣數據分母又各不相同，應令分母退位以除分子，取一百爲分母，餘數四捨五入。冬至、夏至日行天地之中，其中心差皆爲零。其餘各氣分別取日躔表中相應之先後數，以先爲減，後爲加各自平氣時刻，超過一日或不足減者，分別以進退一日處理，得數即爲各定氣干支與時刻。凡是推算太陽與月亮行度以及晷影漏刻、日食月食時，按定氣計算。注曆，仍然取平氣時刻。以定氣大、小餘減朔、弦、望之大、小餘，則分別得到朔、弦、望入定氣的時間。如果大餘不足減，則先加六十，然後相減。將所入定氣時間減去一日，得數乘以該氣損益率之日差，除以二。若前氣損益率少則加、前氣損益率多則減本氣初日損益定率，得數再乘以所入定氣時間，凡進行乘法運算，先各自以分母乘整數，加其分子，再彼此相乘，得數除以兩分母之積。以所得結果加上或減去日躔表中本氣下的朏朒積，便得到朔望時刻的太陽改正之朏朒定數。如果不是朔有日食或望有月食的情形，則以十二乘朔、望入定氣の日數；再以三乘其餘數，除以辰法，加入前面的得數。乘以本氣損益率，再除以其定氣之辰數。以所得加上或減去本氣日躔表中的朏朒積，便得各自的太陽改正定數。

斗宿二十六度，牛宿八度，婺女宿十二度，虛宿十度，虛宿餘分七百七十九又四分之三分。危宿十七度，營室宿十六度，東壁宿九度。奎宿十六

胃十四，昴十一，畢十七，觜觿一，參十。東井三十三，輿鬼三，柳十五，七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爲赤道度。其畢、觜觿、參、輿鬼四宿度數，與古不同。依天以儀測定，用爲常數。紘帶天中，儀極攸憑，以格黃道。

推冬至歲差所在，每距冬至前後各五度爲限，初數十二，每限減一。盡九限，數終於四。當二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乃距春分前、秋分後，初限起四，每限增一，盡九限，終於十二，而黃道交復。計春分後、秋分前，亦五度爲限。初數十二，盡九限，數終於四。當二立之際，一度少強，依平。乃距夏至前後，初限起四，盡九限，終於十二。皆累裁之，以數乘限度，百二十而一，得度。不滿者，十二除，爲分。若以十除，則大分，十二爲母，命太、半、少及強、弱。命曰黃赤道差數。二至前後各九限，以差減赤道度，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差加赤道度，各爲黃道度。

開元十二年，南斗二十三半，牛七半，婺女十一少，虛十，六虛之差十九太。危十七太，營室十七少，東壁九太。奎十七半，婁十二太，胃十四太，昴十一，畢十六少，觜觿一，參九少。東井三十，輿鬼二太，柳十四少，七星六太，張十八太，翼十九

度，婁宿十二度，胃宿十四度，昴宿十一度，畢宿十七度，觜觿宿一度，參宿十度。井宿三十三度，輿鬼宿三度，柳宿十五度，七星宿七度，張宿十八度，翼宿十八度，軫宿十七度。角宿十二度，亢宿九度，氏宿十五度，房宿五度，心宿五度，尾宿十八度，箕宿十一度。以上是二十八宿之赤道度數。其中畢、觜觿、參、輿鬼四宿的度數，與以前的有所不同。按天體位置利用天文儀器測定的上述數據，將作爲天文常數。赤道像一條帶子環繞在天中，渾天儀之天極依此而定，黃道亦據此而確定。

利用歲差推定冬至點的赤道宿度，以距離冬至點前後每五度爲一單位，第一個單位差數十二分，以後每單位差數次遞減少一分。至冬至前後第九個單位爲止，差數爲四分。在立冬與立春之際，一又四分之一度多一點的區間，差數爲零。距春分前、秋分後第九個單位起差數爲四分，然後每單位差數增加一分，至第九個單位爲止，差數增至十二分，黃道與赤道相交。在春分後、秋分前，亦按每五度爲一個單位，第一個單位的差數爲十二分，至第九個單位而止，差數減爲四分。在立夏與立秋之際，一又四分之一度多一點的區間，差數爲零。距夏至前後第九個單位起，差數爲四分，經九個單位而止，差數增至十二分。均從第一個單位起累加其差數，以五度乘差數之和，再除以一百二十，得數爲度。除不盡者，以十二除，得數爲分。若不盡之數以十除，得數爲大分。若以十二爲分母，則得數以太、半、少結合強、弱二字來命分。其所得就稱爲黃赤道差。冬至、夏至前後各九個單位，以黃赤道差去減赤道度數；春分、秋分前後各九個單位，以黃赤道差去加赤道度數，所得即爲相應之黃道度數。

開元十二年，斗宿二十三度半，牛宿七度半，婺女宿十一又四分之一度，虛宿十度，虛宿餘分十九又四分之三分。危宿十七又四分之三度，營室宿十七又四分之一度，壁宿九又四分之三度。奎宿十七度半，婁宿十二又四分之三度，胃宿十四又四分之三度，昴宿十一度，畢宿十六又四分之一度，觜觿宿一度，參宿九又四分之一

少，軫十八太。角十三，亢九半，氐十五太，房五，心四太，尾十七，箕十少。爲黃道度，以步日行。月與五星出入，循此。求此宿度，皆有餘分，前後輩之成少、半、太，準爲全度。若上考往古，下驗將來，當據歲差，每移一度，各依術算，使得當時度分，然後可以步三辰矣。

以乾實去中積分，不盡者，盈通法爲度。命起赤道虛九，宿次去之，經虛去分，至不滿宿算外，得冬至加時日度。以三元之策累加之，得次氣加時日度。

以度餘減通法；餘以冬至日躔距度所入限數乘之，爲距前分。置距度下黃赤道差，以通法乘之，減去距前分；餘滿百二十除，爲定差。不滿者，以象統乘之，復除，爲秒分。乃以定差減赤道宿度，得冬至加時黃道日度。

又置歲差，以限數乘之，滿百二十除，爲秒分。不盡爲小分。以加三元之策，因累裁之。命以黃道宿次，各得定氣加時日度。

置其氣定小餘，副之。以乘其日盈縮分，滿通法而一，盈加、縮減其副。用減其日加時度餘，得其夜半日度。因累加一策，以其日盈縮分盈加、縮減度餘，得每日夜半日度。

度。東井宿三十度，輿鬼宿二又四分之三度，柳宿十四又四分之一度，七星宿六又四分之三度，張宿十八又四分之三度，翼宿十九又四分之一度，軫宿十八又四分之三度。角宿十三度，亢宿九度半，氐宿十五又四分之三度，房宿五度，心宿四又四分之三度，尾宿十七度，箕宿十又四分之一度。以上爲黃道二十八宿度數，用以測度太陽之運動。月亮與五大行星在黃道附近的運行，也按此測度。求以上黃道宿度，均有餘分。前後宿度約分，得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大體取成整度數。若回推古代或預算未來，應當依據歲差，冬至點宿度每改變一度，都要根據黃赤道差算法重新計算，以得到當時的二十八宿黃道度分，然後方可以推算日月五星的運行。

用乾實累減中積分，所餘之數除以通法爲度數。從赤道虛宿九度起算，依次減去所經歷各宿之度數，過虛宿時減去其餘分，至不足減的宿次爲止，所餘之度數算外，即爲所求年冬至時刻太陽的赤道入宿度。以一氣長度累加之，即得冬至後各氣時刻太陽的赤道宿度。

以冬至時刻入宿度之餘數去減通法，其餘乘以冬至時刻入宿度數所入單位的差數，稱爲距前分。取入宿度所對應之黃赤道差，以乘通法，得數減去距前分，所餘除以一百二十，爲黃赤道差定度數，除不盡者，先乘以象統之數，再除以一百二十，得其秒分。以黃赤道定差度分去減冬至時刻赤道入宿度分，即得冬至點的黃道入宿度分。

又取歲差分數，乘以入宿度所入單位之差數，除以一百二十，爲秒分。除不盡者爲小分。以此差數加入若干平氣之長度，不斷減去黃道宿度，從冬至點黃道入宿度起算，即得各定氣時刻太陽的黃道入宿度。

取某定氣時刻之餘數，副置一旁。以定氣當日的太陽盈縮分乘餘數，再除以通法，在盈曆加上、在縮曆減去副置的定氣餘數，然後減去定氣時刻太陽的入宿度，即爲當日夜半太陽的黃道入宿度。對此數每加一度，便以對應之日的太陽盈縮分按盈曆加上、縮曆去減當日的入宿度餘，即

得以後各日夜半太陽的黃道入宿度。

四曰步月離術

轉終：六百七十萬一千二百七十九。

轉終：日二十七，餘千六百八十五，秒七十九。

轉法：七十六。

轉秒法：八十。

以秒法乘朔積分，盈轉終去之；餘復以秒法約，爲入轉分；滿通法，爲日。命日算外，得天正經朔加時所入。因加轉差日一、餘二千九百六十七、秒一，得次朔。以一象之策，循環相加，得弦、望。盈轉終日及餘秒者，去之。各以經朔、弦、望小餘減之，得其日夜半所入。

轉終：六百七十萬一千二百七十九分。

轉終：二十七日，餘一千六百八十五分，七十九秒。

轉法：七十六。

轉秒法：八十。

以轉秒法乘朔積分，再以轉終分累減之，所餘之數再用轉秒法除，得數稱爲入轉分。除以通法，爲入轉日。日數從一日算起，即得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經朔時刻距離月亮經過前一個遠地點的時間。累加朔望月與近點月之差一日又二千九百六十七分一秒，便得以後各月經朔時刻入近點月周期的時間。以四分之一個朔望月長度累加之，便得弦或望之時刻入近點月周期的時間。當得數超過轉終日餘的時候，即減去一個近點月長度轉終日餘。分別以經朔、弦、望時刻的餘數去減各自入近點月周期的時間，便得到其日夜半時分距遠地點的時間。

轉日	轉分	列衰	轉積度	損益率	朒朒積
一日	九百一十七	進十三	度初	益二百九十七	朒初
二日	九百三十	進十三	十二度五分	益二百五十九	朒二百九十七
三日	九百四十三	進十三	二十四度二十三分	益二百二十	朒五百五十六
四日	九百五十六	進十四	三十六度五十四分	益百八十	朒七百七十六
五日	九百七十	進十四	四十九度二十二分	益百三十九	朒九百五十六
六日	九百八十四	進十六	六十二度四分	益九十七	朒千九十五
七日	千	進十八	七十五度空	初益四十八 末損六	朒千一百九十二
八日	千一十八	進十九	八十八度十二分	損六十四	朒千二百三十四
九日	千三十七	進十四	百一度四十二分	損百六	朒千一百七十
十日	千五十一	進十四	百一十五度十五分	損百四十八	朒千六十四
十一日	千六十五	進十四	百二十九度二分	損百八十九	朒九百一十六

十二日	千七十九	進十三	百四十三度三分	損二百二十九	朒七百二十七
十三日	千九十二	進十三	百五十七度八分	損二百六十七	朒四百九十八
十四日	千一百五	進十退三	百七十一度四十六分	初損二百三十一 末益六十六	朒二百三十一
十五日	千一百一十二	退十三	百八十六度十一分	益二百八十九	朒六十六
十六日	千九十九	退十三	二百度五十九分	益二百五十	朒三百五十五
十七日	千八十六	退十三	二百一十五度八分	益二百一十一	朒六百五
十八日	千七十三	退十四	二百二十九度四十分	益百七十一	朒八百一十六
十九日	千五十九	退十四	二百四十三度四十九分	益百三十	朒九百八十七
二十日	千四十五	退十七	二百五十七度四十四分	益八十七	朒千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日	千二十八	退十八	二百七十一度二十五分	初益三十六末 損十八	朒千二百四
二十二日	千一十	退十八	二百八十四度六十五分	損七十三	朒千二百二十二
二十三日	九百九十二	退十四	二百九十八度十一分	損百一十六	朒千一百四十九
二十四日	九百七十八	退十四	三百一十一度十五分	損百五十七	朒千三十三
二十五日	九百六十四	退十四	三百二十四度五分	損百九十八	朒八百七十六
二十六日	九百五十	退十三	三百三十六度五十七分	損二百三十七	朒六百七十八
二十七日	九百三十七	退十三	三百四十九度十九分	損二百七十六	朒四百四十一
二十八日	九百二十四	退七進六	三百六十一度四十四分	初損百六十五 末益入後	朒百六十五

各置朔、弦、望所入轉日損益率，并後率而半之，爲通率。又二率相減，爲率差。前多者，以入餘減通法，餘乘率差，盈通法得一，并率差而半之；前少者，半入餘，乘率差，亦以通法除之：爲加時轉率。乃半之，以損益加時所入餘，爲轉餘。其轉餘，應益者，減法；應損者，因餘：皆以乘率差，盈通法得一，加於通率，轉率乘之，通法約之，以朒減、朒加轉率，爲定率。乃以定率損益朒朒積，爲定數。其後無同率者，亦因前率。應益者，以通率爲初數，半率差

各以朔、弦或望入近點月周期之日數所對應損益率，加上次日的損益率，除以二，得數稱爲通率。又令當日與次日損益率相減，得數命爲率差。若當日損益率較次日爲多，則以入近點月周期之餘數去減通法，其餘以乘率差，再除以通法，加上率差，得數除以二；若當日損益率較次日爲少，則以二除以入近點月周期之餘數，再乘以率差，亦除以通法（得數以減率差。均加上通率，以入近點月餘數乘之，再除以通法）：所得即爲加時轉率。除以二，得數以損益朔、弦、望時刻入近點月周期之餘數，命爲轉餘。其轉餘，應益者，以減通法；應損者，取轉餘原數：均乘以率差，除以通法，所得加上通率，再乘以轉

而減之；應損者，即爲通率。其損益入餘進退日，分爲二日，隨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並以損益轉率。此術本出《皇極曆》，以究算術之微變。若非朔望有交者，直以入餘乘損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損益朧朧，爲定數。

七日、初數二千七百一，末數三百三十九。十四日、初數二千三百六十三，末數六百七十七。二十一日、初數二千二十四，末數千一十六。二十八日、初數千六百八十六，末數千三百五十四。以四象約轉終，均得六日二千七百一分。就全數約爲九分日之八。各以減法，餘爲末數。乃四象馴變相加，各其所當之日初末數也。視入轉餘，如初數已下者，加減損益，因循前率。如初數以上，則反其衰，歸于後率云。

各置朔、弦、望大小餘，以入氣、入轉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之，爲定朔、弦、望大小餘。定朔日名與後朔同者，月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月。凡言夜半，皆起晨前子正之中。若注曆，觀弦、望定小餘，不盈晨初餘數者，退一日。其望有交、起虧在晨初已前者，亦如之。又月行九道遲疾，則有三大二小。以日行盈縮累增損之，則容有四大三小，理數然也。若俯循常儀，當察加時早晚，隨其所近而進退之，使不過三大三小。其正月朔有交、加時正見者，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二。定朔、弦、望夜半日度各隨所直日度及餘分命之。乃列定朔、望小餘，副之。以乘其日盈縮分，如通法而一，盈加、縮減其副。以加夜半日度，各得加時日度。

率，除以通法，得數在朧去減、在朧加上轉率，是爲定率。用定率損益當日之朧朧積，即爲近求之朧朧定數。若次日之損、益性有變化時，亦照搬前日之率。應益者，以通率爲初數，減二分之一率差；應損者，即取爲通率。其中入近點月周期之餘數所在日之損益率有改變之日，被劃分爲初、末二日，根據餘數所在之初日或末日，按上述方法去求。所得均以加減其轉率。這個算法原本出自《皇極曆》，是爲了追求精密的計算。若不是在朔望發生交食的情形，就直接以入近點月周期餘數乘以當日之損益率，再除以通法，得數以加減當日之朧朧積，即爲所求之朧朧定數。

七日、初數二千七百零一，末數三百三十九。十四日、初數二千三百六十三，末數六百七十七。二十一日、初數二千零二十四，末數一千零一十六。二十八日、初數一千六百八十六，末數一千三百五十四。以四除近點月常數，得各象均爲六日又二千七百零一分。其餘分化約爲九分之八日。分別以餘分去減通法，其餘即爲末數。將四象之常數依次累加，即得各象所當之日的初數與末數。視入近點月周期之餘數，若在初數之下，則加減損益等算法均按前日規則去運算。若大於初數，則與之相反，採用後日規則去運算。

分別置朔、弦與望時刻之大小餘，以其入平氣與近點月周期之朧朧定數，在朧減之、在朧加之，得數爲定朔、弦與望時刻之大小餘。定朔日名中之天干與後朔相同者，爲大月；不同者，爲小月；當月不含任何中氣者，爲閏月。凡稱夜半時刻，均從晨前子正時刻起算。若注曆，觀測弦與望之定小餘，其數小於晨初餘數者，便退一日。對於有月食之望日、月食之初虧時刻在晨初餘數之前者，亦如上退一日。又月行九道之不勻速現象，可導致二連大月或二連小月之出現，再以太陽運行之不勻速修正它，則可能出現四連大月或三連小月，這些都是符合算理的。若遷就習俗，則觀測定朔時刻之早晚，依其所近而進退朔日，以便令注曆朔望月不超過三連大月或二連小月。若正月朔日有日食，食甚時刻在白日者，增減前後一兩月之日數，重新安排其大小月，使得日食發生在七月最後一日，或正月初二。定朔、弦、望各日夜半太陽所在宿度分別以其時太陽所在之度數及餘分定義它。取定朔、望時刻之小餘，副列一旁。以小餘

凡合朔所交，冬在陰曆、夏在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有九行。各視月交所入七十二候距交初中黃道日度，每五度為限，亦初數十二，每限減一，數終於四，乃一度強，依平。更從四起，每限增一，終於十二，而至半交，其去黃道六度。又自十二，每限減一，數終於四，亦一度強，依平。更從四起，每限增一，終於十二，復與日軌相會。各累計其數，以乘限度，二百四十而一，得度。不滿者，二十四除，為分，若以二十除之，則大分，以十二為母。為月行與黃道差數。距半交前後各九限，以差數為減；距正交前後各九限，以差數為加。此加減出入六度，單與黃道相較之數。若較之赤道，則隨氣遷變不常。計去冬至、夏至以來候數，乘黃道所差，十八而一，為月行與赤道差數。凡日以赤道內為陰，外為陽；月以黃

分別乘當日之盈縮分，再除以通法，在盈加上、在縮去減各自副列之小餘。得數加上各日夜半時刻的度數，便得定朔、弦、望時刻太陽的宿度及餘分。

凡日月合朔相交，冬季在陰曆或夏季在陽曆，月亮運行在青道；冬至或夏至後，青道上黃白交點的一個中點在春分之宿，位於黃道之東側。立冬或立夏後，青道上黃白交點的一個中點在立春之宿，位於黃道之東南方。其相對之宿，也是如此。冬季在陽曆或夏季在陰曆，月亮運行在白道；冬至或夏至後，白道上黃白交點的一個中點在秋分之宿，位於黃道西側。立冬或立夏後，白道上黃白交點的一個中點在立秋之宿，位於黃道之西北方。其相對之宿，也是如此。春季在陽曆或秋季在陰曆，月亮運行在朱道；春分或秋分後，朱道上黃白交點的一個中點在夏至之宿，位於黃道南側。立春或立秋後，朱道上黃白交點之一個中點在立夏之宿，位於黃道之西南方。其相對之宿，也是如此。春季在陰曆或秋季在陽曆，月亮運行在黑道。春分或秋分後，黑道上黃白交點之一個中點在冬至之宿，位於黃道北側。立春或立秋後，黑道上黃白交點之一個中點在立冬之宿，位於黃道之東北方。其相對之宿，也是如此。四季分為八節，當陰陽相交之際，日月均相會於黃道，因此，月亮共有九條軌道。各視月交所在七十二候距離升降交點的黃道度數，令每五度為一限，第一限之初數為十二分，以後每限減去一分，減至四分為止，此後有一度多，不加減分。然後再從四分算起，每限增加一分，增至十二分為止，到達升降交點之中間，月道此時距黃道六度。又從十二分起算，每限減去一分，減至四分為止，此後亦有一度多，不加減分。再從四分起算，每限增加一分，增至十二分為止，月道再次與黃道相交。依次累加各限之分數，得數乘以限度五度，除以二百四十，所得為度數。除不盡者，除以二十四，所得為分數，若除以二十，則得數為大分，大分以十二為分母。此即月道與黃道之差數。距黃白交點之中點前後各九限，取差數為減；距黃白交點前後各九限，取差數為加。此月道與黃道之差數介於正負六度，僅僅是與黃道相比較之差數。若比較月道與赤道之差數，則根據節氣之變化而變化不一。計距離冬至或夏至以來

道內爲陰，外爲陽。故月行宿度，入春分交後行陰曆、秋分交後行陽曆，皆爲同名。若入春分交後行陽曆、秋分交後行陰曆，皆爲異名。其在同名，以差數爲加者，加之；減者，減之。若在異名，以差數爲加者，減之；減者，加之。皆以增損黃道度，爲九道定度。

各以中氣去經朔日算，加其入交泛，乃以減交終，得平交入中氣日算。滿三元之策去之，餘得入後節日算。因求次交者，以交終加之，滿三元之策去之，得後平交入氣日算。

各以氣初先後數先加、後減之，得平交入定氣日算。倍六爻乘之，三其小餘，辰法除而從之；以乘其氣損益率，如定氣辰數而一；所得以損益其氣朏朒積，爲定數。

又置平交所入定氣餘，加其日夜半入轉餘，以乘其日損益率，滿通法而一，以損益其日朏朒積，交率乘之，交數而一，爲定數。乃以入氣入轉朏朒定數，朏減、朒加平交入氣餘，滿若不足，進退日算，爲正交入定氣日算。其入定氣餘，副之，乘其日盈縮分，滿通法而一，以盈加、縮減其副，以加其日夜半日度，得正交加時黃道日度。以正交加時度餘減通法，餘以正交之宿距度所入限數乘之，爲距前分。置距度下月道與黃道差，以通法乘之，減去距前分，餘滿二百四十除，爲定差。不滿者一退爲秒。以定差及秒加黃道度、餘，仍計

之候數，乘以月道與黃道之差數，除以十八，爲月道與赤道之差數。凡太陽在赤道內爲陰曆，在赤道外爲陽曆；月亮在黃道內爲陰曆，在黃道外爲陽曆。因此，月亮運行之宿度，入春分後日月相交行陰曆、或秋分後日月相交行陽曆，皆稱爲同名。若入春分後日月相交行陽曆，或秋分後日月相交行陰曆，則均稱爲異名。其爲同名時，以月道與黃道之差數爲加者，相加；爲減者，相減。若爲異名時，以差數爲加者，相減；爲減者，相加。均以加減其黃道度數，即爲月道相應之定度數。

分別以各中氣距離其所在月平朔時刻之日數，加上其平朔時刻距其前一黃白交點的時間，再以之去減交終，其餘爲平交時刻入平中氣之日數。若此數大於三元之策，則減之，其餘爲此平交入後一節氣之日數。由此計算下一個交點時，以交終之數相加，復以三元之策累減之，即得下一個平交入氣日數。

分別以其氣初日之先後數，在先爲加、在後去減平交入氣日數，得平交入定氣之日數。乘以十二；以三乘其小餘，再除以辰法，加入前數；以此數乘其氣之損益率，除以本定氣之時辰數，所得以加減該氣的朏朒積，即得所入氣之朏朒定數。

又取平交所入定氣之餘數，加上當日夜半入近點月周期之餘數，以乘當日之損益率，再除以通法，以所得之數加上或減去當日之朏朒積，然後乘以交率，又除以交數，得入近點月周期之朏朒定數。以入氣及入近點月周期之朏朒定數，在朏去減、在朒加上其平交入氣之餘數，超過通法或不足減者，進一日或退一日，即得正交入定氣之日數。其入定氣之小餘，副列之，以乘當日之盈縮分，然後除以通法，在盈加上、在縮去減副列之定氣小餘，所得再加上當日夜半時分之太陽宿度，即得正交時刻之黃道度數。以正交時刻的黃道度之餘數去減通法，其餘乘以距正交之宿的度數所入限數，稱之爲距前分。取月亮所在處月道與黃道之差數，乘以通法，去減距前分，其餘除以二百四十，得數稱爲定差。除不盡者，退位

去冬至、夏至已來候數乘定差，十八而一；所得依名同異而加減之，滿若不足，進退其度，得正交加時月離九道宿度。

各置定朔、弦、望加時日度，從九道循次相加。凡合朔加時，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是謂離象。先置朔、弦、望加時黃道日度，以正交加時所在黃道宿度減之；餘以加其正交九道宿度，命起正交宿度算外，即朔、弦、望加時所當九道宿度也。其合朔加時，若非正交，則日在黃道，月在九道，各入宿度雖多少不同，考其去極，若應繩準。故云：月行潛在日下，與太陽同度。以一象之度九十一、餘九百五十四、秒二十二半爲上弦，兌象。倍之，而與日衝，得望，坎象。參之，得下弦，震象。各以加其所當九道宿度，秒盈象統從餘，餘滿通法從度，得其日加時月度。綜五位成數四十，以約度餘，爲分。不盡者，因爲小分。

視經朔夜半入轉，若定朔大餘有進退者，亦加減轉日。否則因經朔爲定。累加一日，得次日。各以夜半入轉餘乘列衰，如通法而一；所得以進加、退減其日轉分，爲月轉定分。滿轉法，爲度。

視定朔、弦、望夜半入轉，各半列衰以減轉分。退者，定餘乘衰，以通法除，并衰而半之；進者，半餘乘衰，亦以通法除；皆加所減。乃以定餘乘之，盈通法得一，以減加時月度，爲夜半月度。各以每日轉定分累

爲秒數。以定差及其秒數加黃道度數及其餘分，再以距冬至或夏至以來之候數乘定差，除以十八；所得之數按同名、異名的加減規則相加減之，滿或不足減的，進退其度，即得正交時刻月亮所在月道的宿度。

分別取定朔、定弦或定望之加時時刻之太陽的黃道宿度，按照換算爲月道度數之算法依次相加。凡是合朔時刻，月亮潛伏在太陽之下運行，與太陽同黃經，這種天象稱之爲離象。先取朔、弦、望時刻太陽之黃道宿度，以黃白交點的黃道度數減之，其餘以加月亮加時距其黃白交點的月道度數，從黃白交點之宿度起算，算盡之外，即爲朔、弦、望時刻月亮所在之月道度數。在合朔時刻，若日月不在黃白交點之上，則太陽在黃道，月亮在月道，其入宿度雖然有點不同，但考查它們與天極之關係，則同處一條經綫上。因此說，月亮潛伏在太陽之下運行，與太陽同黃經。以一個象限之度數九十一、餘九百五十四分二十二秒半爲上弦，稱爲兌象。二倍一個象限之度數，月亮與太陽相衝，得到望日，稱爲坎象。三倍一象限之度數，得下弦，稱爲震象。分別以上面各數去加其對應之時刻太陽所在的月道度數，秒數超過象統向餘數進一，餘數超過通法向度數進一，即得當日加時時刻月亮所在月道宿度。綜五位成數得四十，以四十除度餘之數，得數命爲分，除不盡者，即命爲小分。

視經朔之日夜半時刻入近點月周期之日數，若定朔大餘與經朔不同者，即按其不同之數加減經朔所入之日數。否則，便以經朔日數爲準。累加一日，即得下一日夜半時刻入近點月周期之日數。分別以各日夜半入近點月周期之餘數乘當日之列衰，再除以通法；所得在進去加、在退去減當日之轉分，爲月亮入近點月周期之定分。除以轉法，爲度數。

視定朔、定弦及定望之日夜半時刻入近點月周期日數，分別以當日列衰的一半去減其轉分。列衰爲退，則以定餘數乘其列衰，再除以通法，加其日之列衰，除以二；列衰爲進，則以定餘之半乘其列衰，亦除以通法；均加上當日之轉分。然後乘以定餘數，除以通法，所得以減當日加時

加之，得次日。若以入轉定分，乘其日夜漏，倍百刻除，爲晨分。以減轉定分，餘爲昏分。望前以昏、望後以晨加夜半度，各得晨昏月。

之月亮所在月道宿度，即爲其夜半月亮之宿度。分別以各日月亮入近點周期之定分累加之，即得下一日夜半月亮之宿度。若以入近點月周期之定分，乘當日之夜漏刻數，除以二百刻，得晨分之數。以晨分去減當日之轉定分，其餘爲昏分。望日之前以昏分、望日之後以晨分加其夜半度數，分別得當日之晨、昏時刻月亮所在宿度。

交日	屈伸率	屈伸積
一日	屈二十七	積初
二日	屈十九	積二十七
三日	屈十三	積四十六
四日	屈八	積五十九
五日	屈十三	積六十七
六日	屈十九	積一度四
七日	初屈二十末伸七	積一度二十三
八日	伸十九	積一度三十六
九日	伸十三	積一度十七
十日	伸八	積一度四
十一日	伸十三	積七十二
十二日	伸十九	積五十九
十三日	伸二十七	積四十
十四日	初伸十三末屈入後	積十三

各視每日夜半入陰陽曆交日數，以其下屈伸積，月道與黃道同名者，加之；異名者，減之。各以加減每日晨昏黃道月度，爲入宿定度及分。

五曰步軌漏術

爻統：千五百二十。

象積：四百八十。

辰：八刻百六十分。

分別視各日夜半入陰陽曆之交日數，以其下之屈伸積之數，當月道與黃道同名時，相加；異名時，相減。分別去加或減每日之晨昏黃道月亮宿度，所得爲月亮入宿之定度及分。

爻統：一千五百二十。

象積：四百八十。

辰刻：八刻一百六十分。

昏、明二刻二百四十分。

昏刻或明刻均爲二刻二百四十分。

定氣	陟降率	消息衰	陽城日晷	漏刻	黃道去極度	距中星度
冬至	降七十八	息空 六十四	丈二尺七寸一分 五十	二十七刻 二百三十分	百一十七度 二十分	八十二度 二十六分
小寒	降七十二	息十一 九十一	丈二尺二寸二分 七十七	二十七刻 百三十五分	百一十四度 三十五分	八十二度 九十一分
大寒	降五十三	息二十二 四十二	丈一尺二寸一分 八十二	二十六刻 三百八十分	百一十一度 九十分	八十四度 七十七分
立春	降三十四	息三十五 二十五	九尺七寸二分 五十一	二十五刻 四百七十五分	百八度 五分	八十七度 七十分
雨水	降初限七十八	息三十五 七十八	八尺二寸一分 六	二十四刻 四百七十分	百三度 二十分	九十一度 三十九分
驚蟄	降一	息三十九 五十	六尺七寸三分 八十四	二十三刻 三百六十分	九十七度 三十分	九十五度 八十八分
春分	陟五	息三十九 六十五	五尺四寸三分 十九	二十二刻 二百三十分	九十一度 三十分	百度 四十四分五十
清明	陟初限一	息三十八 八十九	四尺三寸二分 十一	二十一刻 百二十分	八十五度 三十分	百五度 一分
穀雨	陟三十二	息三十三 五十六	三尺三寸 四十七	二十刻 十分	七十九度 三十分	百九度 五十分
立夏	陟五十二	息二十八 三十八	二尺五寸三分 三十一	十九刻 五分	七十四度 五十五分	百十三度 十九分
小滿	陟六十三	息二十 十二	尺九寸五分 七十六	十八刻 百分	七十度 七十分	百一十六度 十二分
芒種	陟六十四	息十 十二	尺六寸 三	十七刻 三百三十五分	六十八度 二十五分	百一十七度 九十八分
夏至	降六十四	消空 五十二	尺四寸七分 七十九	十七刻 二百五十分	六十七度 四十分	百一十八度 六十三分
小暑	降六十三	消十 七十六	尺六寸 三	十七刻 三百三十五分	六十八度 二十五分	百一十七度 九十八分
大暑	降五十二	消二十 七十五	尺九寸五分 七十六	十八刻 百分	七十度 七十分	百一十六度 十二分
立秋	降三十二	消二十八 九十	二尺五寸三分 三十一	十九刻 五分	七十四度 五十五分	百一十三度 十九分
處暑	降初限九十九	消三十四 五十五分	三尺三寸 四十七	二十刻 十分	七十九度 三十分	百九度 五十分
白露	降五	消三十八 九十	四尺三寸二分 十一	二十一刻 百二十分	八十五度 三十分	百五度 一分
秋分	陟一	消三十九 六十六	五尺四寸三分 十九	二十二刻 二百三十分	九十一度 三十分	百度 四十四分五十

寒露	陟初限一	消三十九 五十	六尺七寸三分 八十四	二十三刻 三百六十分	九十七度 三十分	九十五度 八十八分
霜降	陟三十四	消廿四 九十八	八尺二寸一分 六	二十四刻 四百七十分	百三度 二十分	九十一度 三十九分
立冬	陟五十三	消二十九 七十二	九尺七寸三分 五十一	二十五刻 四百七十五分	百八度 五分	八十七度 七十分
小雪	陟七十二	消二十一 七十	丈一尺二寸一分 八十二	二十六刻 三百八十分	百一十一度 九十分	八十四度 七十七分
大雪	陟七十八	消十一 十三	丈二尺二寸二分 七十七	二十七刻 百三十五分	百一十四度 三十五分	八十二度 九十一分

各置其氣消息衰，依定氣所有日，每以陟降率陟減、降加其分，滿百從衰，各得每日消息定衰。其距二分前後各一氣之外，陟降不等，皆以三日爲限：雨水初日，降七十八。初限，日損十二。次限，日損八。次限，日損三。次限，日損二。次限，日損一。清明初日，陟一。初限，日益一。次限，日益二。次限，日益三。次限，日益八。末限，日益十九。處暑初日，降九十九。初限，日損十九。次限，日損八。次限，日損三。次限，日損二。末限，日損一。寒露初日，陟一。初限，日益一。次限，日益二。次限，日益三。次限，日益八。末限，日益十二。各置初日陟降率，依限次損益之，爲每日率。乃遞以陟減、降加氣初消息衰，各得每日定衰。

南方戴日之下，正中無晷。自戴日之北一度，乃初數千三百七十九。自此起差，每度增一，終於二十五度，計增二十六分。又每度增二，終於四十度。又每度增六，終於四十四度，增六十八。又每度增二，終於五十度。又每度增七，終於五十五度。

分別取本氣之消息衰，按其定氣之日數，以其陟降率，在陟累減、在降累加其分數，分數滿一百，向消息衰大分進一，即得本氣各日之消息定衰。其中距春分與秋分之前後各有一氣，陟降變化不均，皆以三日爲一限之長度：雨水第一日，降七十八分。第一限，每日減十二分。第二限，每日減八分。第三限，每日減三分。第四限，每日減二分。第五限，每日減一分。清明第一日，陟一分。第一限，每日增一分。第二限，每日增二分。第三限，每日增三分。第四限，每日增八分。第五限，每日增十九分。處暑第一日，降九十九分。第一限，每日減十九分。第二限，每日減八分。第三限，每日減三分。第四限，每日減二分。第五限，每日減一分。寒露第一日，陟一分。第一限，每日增一分。第二限，每日增二分。第三限，每日增三分。第四限，每日增八分。第五限，每日增十二分。分別取其氣初日之陟降率分數，按各限次序依次增損之，即得其氣每日之陟降率。然後，在陟累減、在降累加其氣初之消息衰，便分別得到每一日之消息定衰。

南方天頂之下方，正午時分沒有晷影。從戴日之北一度起，有晷影之初數一千三百七十九分。由此開始產生差數，先是每一度增加一分，至二十五度爲止，共增加二十六分。此後每度增加二分，至四十度爲止。然後每度增加六分，至四十四度爲止。又增六十八分。此後每度增加二分，至五十度爲止。後每度增加七分，至五十五

又每度增十九，終於六十度，增百六十。又每度增三十三，終於六十五度。又每度增三十六，終於七十度。又每度增三十九，終於七十二度，增二百六十。又度增四百四十。又度增千六十。又度增千八百六十。又度增二千八百四十。又度增四千。又度增五千三百四十。各爲每度差。因累其差，以遞加初數，滿百爲分，分十爲寸，各爲每度晷差。又累其晷差，得戴日之北每度晷數。

各置其氣去極度，以極去戴日度五十六及分八十二半減之，得戴日之北度數。各以其消息定衰所直度之晷差，滿百爲分，分十爲寸，得每日晷差。乃遞以息減、消加其氣初晷數，得每日中晷常數。

以其日所在氣定小餘，爻統減之，餘爲中後分。不足減，反相減，爲中前分。以其晷差乘之，如通法而一，爲變差。以加減中晷常數，冬至後，中前以差減，中後以差加。夏至後，中前以差加，中後以差減。冬至一日，有減無加。夏至一日，有加無減。得每日中晷定數。

又置消息定衰，滿象積爲刻，不滿爲分。各遞以息減、消加其氣初夜半漏，得每日夜半漏定數。其全刻，以九千一百二十乘之，十九乘刻分從之，如三百而一，爲晨初餘數。

各倍夜半漏，爲夜刻。以減百刻，餘爲晝刻。減晝五刻以加夜，即晝爲見刻，夜爲沒刻。半沒刻加半辰，起子初算外，得日出辰刻。以見刻加而命之，得日入。置夜刻，五而一，得每更差刻。又五除之，得每籌差刻。以昏刻加日入辰刻，得甲夜初刻。又以更籌差加之，得五夜更籌所當辰。其夜半定

度爲止。又每度增加十九分，至六十度爲止。單增一百六十分。此後每度增加三十三分，至六十五度爲止。又每度增加三十六分，至七十度爲止。又每度增加三十九分，至七十二度爲止。單增二百六十分。又一度增加四百四十分。又一度增加一千零六十分。又一度增加一千八百六十分。又一度增加二千八百四十分。又一度增加四千分。又一度增加五千三百四十分。分別爲每一度之差分。累加其差分，再遞加上有晷影之初數，數滿一百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分別爲每一度之晷差。又累加各度之晷差，即得戴日之北每一度的晷影長度。

分別取各氣之太陽的去極度，以減天極之天頂距常數五十六度又八十二分半，即得太陽之天頂距度數。分別以其消息定衰所算得之對應度數的晷差，數滿一百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即得每日之晷差。以各日之晷差在息累減、在消累加本氣初之晷影長度，即得每日正午晷影常數。

以其日所在氣之定小餘，以爻統減之，其餘定義爲中後分。若不足減，則反以小餘減爻統，其餘定義爲中前分。以乘當日之晷差，除以通法，得變差。以變差加或減其正午晷影常數，冬至以後，取中前分時以變差去減，取中後分時以變差去加。夏至以後，取中後分時以變差去減，取中前分時以變差去加。冬至當日，祇減不加。夏至當日，祇加不減。即得每日正午晷影定數。

又取消息定衰，除以象積得刻數，除不盡者爲分數。分別以在息累減、在消累加本氣初日夜半漏刻，即得每日夜半漏刻定數。其整漏刻數，乘以九千一百二十，以十九乘其漏刻餘分而加之，再除以三百，稱爲晨初餘數。

分別以二乘以夜半漏刻，得夜漏刻。以之去減一百刻，其餘爲晝漏刻。從晝漏刻中減去五刻，以所減之數加入其夜漏刻，則晝漏刻變爲見漏刻，夜漏刻變爲沒漏刻。半個沒漏刻加上半個時辰，從子時之初算起，算盡之外即爲日出時刻。以加見漏刻，即得日入時刻。置夜漏刻，除以五，得一更之漏刻數。再除以五，得一籌之漏刻數。以昏刻去加日入時刻，即得甲夜初刻。再以一更及一籌之

漏，亦名晨初夜刻。

又置消息定衰，滿百爲度，不滿爲分。各遞以息減、消加氣初去極度，各得每日去極定數。

又置消息定衰，以萬二千三百八十六乘之，如萬六千二百七十七而一，爲度差。差滿百爲度。各遞以息加、消減其氣初距中度，得每日距中度定數。倍之，以減周天，爲距子度。

置其日赤道日度，加距中度，得昏中星。倍距子度，以加昏中星，得曉中星。命昏中星爲甲夜中星，加每更差度，得五夜中星。

凡九服所在，每氣初日中晷常數不齊。使每氣去極度數相減，各爲其氣消息定數。因測其地二至日晷，測一至可矣，不必兼要冬夏。於其戴日之北每度晷數中，較取長短同者，以爲其地戴日北度數及分。每氣各以消息定數加減之，因冬至後者，每氣以減。因夏至後者，每氣以加。得每氣戴日北度數。各因所直度分之晷數，爲其地每定氣初日中晷常數。其測晷有在表南者，亦據其晷尺寸長短與戴日北每度晷數同者，因取其所直之度，去戴日北度數。反之，爲去戴日南度。然後以消息定數加減之。

二至各於其地下水漏以定當處晝夜刻數。乃相減，爲冬夏至差刻。半之，以加減二至晝夜刻數，爲定春秋分初日晝夜刻數。乃置每氣消息定數，以當處差刻數乘之，如二至去極差度四十七分八十而一，所得依分前後加減初日晝夜漏刻，各得餘定氣初日晝夜漏刻。

漏刻數累加之，使得五夜各更各籌所在之時刻。其夜半定漏刻，又稱爲晨初夜刻。

又取消息定衰，除以一一百爲度數，除不盡者爲分數。分別以之在息累減、在消累加本氣初日太陽之去極度，各得每日太陽去極度之定數。

又取消息定衰，乘以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除以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七，爲度差。以一百除之爲度數。分別以之在息累加、在消累減本氣初日之距中度，各得每日距中度之定數。乘以二，用以減周天度數，得距子度數。

置當日太陽之赤道度數，加上距中度，得昏中星。二乘以距子度，以加昏中星，得曉中星。命昏中星爲甲夜中星，累加一更時間之度數，即得五更各夜之中星。

凡是觀測地理緯度不同，各氣初日正午晷影常數就不同。使每氣太陽之去極度數相減，令其差爲各氣之消息定數。然後測定當地冬至夏至之晷影，測量一至晷影即可，不必冬至與夏至晷影統統測定。於其戴日之北每度對應之晷影數據中，比較其長短相同者，即得當地冬至或夏至日太陽正午距戴日之北的度數。分別以各氣之消息定數加或減，冬至以後各氣，均以其消息定數累減之。夏至以後各氣，則分別以其消息定數累加之。即得各氣初日太陽正午時分天頂距度數。各由其天頂距對應之正午晷影長度，即爲當地各個定氣初日正午之晷影常數。若測量之晷影有在圭表之南側者，也根據其晷影尺寸大小比較戴日之北每度之晷影數據，取其相同者所對應之戴日之北的度數，反而取之，即爲其戴日之南的度數。然後再以各氣之消息定數加減之。

在冬至及夏至日，分別在當地設置水運漏刻儀器以測定其晝漏刻與夜漏刻常數。以兩數相減，即得冬至與夏至日晝漏刻或夜漏刻相差之刻數。除以二，再加或減冬至或夏至晝與夜漏刻之數，即爲其定春分與秋分初日晝與夜漏刻之數。然後取各氣之消息定數，乘以當地二至之晝或夜漏刻之差數，除以二至太陽去極度之差數四十七度又八十分，所得按春秋分之前後去加或減其春秋分初日晝與夜漏刻之數，便可得其餘各定氣初

置每日消息定衰，亦以差刻乘之，差度而一，所得以息減、消加其氣初漏刻，得次日。其求距中度及昏明中星日出入，皆依陽城法求之。仍以差刻乘之，差度而一，爲今有之數。若置其地春秋定日中晷常數與陽城每日晷數，較其同者，因其日夜半漏亦爲其地定春秋分初日夜半漏。求餘定氣初日，亦以消息定數依分前後加減刻分，春分後以減，秋分後以加。滿象積爲刻。求次日，亦以消息定衰，依陽城術求之。此術究理，大體合通。然高山平川，視日不等。較其日晷，長短乃同。考其水漏，多少殊別。以茲參課，前術爲審。

日的晝與夜漏刻常數。

取每日之消息定衰，亦乘以當地冬夏二至晝或夜漏刻之差數，除以差度四十七度又八十分，所得在息累減、在消累加本氣初日之漏刻數，便得各次日之常數。求當地距中度及昏明中星與太陽出入時刻，均按照陽城之算法推求。仍然乘以當地冬夏至晝或夜漏刻之差數，除以差度四十七度八十分，爲所求之數。若當地之春分或秋分定初日的正午晷影常數與陽城每日正午晷影常數相比較有相同者，則此日夜半漏刻也就是當地定春分或秋分之初日的夜半漏刻。求其餘定氣初日之數，亦以消息定數按照春秋分之前與後加或減其刻數及分，春分之後去減，秋分之後去加。除以象積爲刻數。求次日之數，亦以消息定衰，按陽城算法計算之。探查此算法之原理，大體上合乎實際。不過在高山或平川上觀測，雖然分明看到的太陽有所不同，但測其正午晷影，長短可能相同。而考查其漏刻之數，則又有差別。爲比較計，前面的算法更爲精密。

唐書卷二十八(下)

志第十八(下)

曆(四下)

六曰步交會術

終數：八億二千七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二。

交終：日二十七，餘六百四十五，秒千三百二十二。

中：日十三，餘千八百四十二，秒五千六百六十一。

朔差：日二，餘九百六十七，秒八千六百七十八。

望差：日一，餘四百八十三，秒九千三百三十九。

望數：日十四，餘二千三百二十六，秒五千。

交限：日十二，餘千三百五十八，秒六千三百二十二。

交率：三百四十三。

交數：四千三百六十九。

交秒法：一萬。

以交數去朔積分；不盡，以秒法乘之，盈交數又去之；餘如秒法而一，爲入交分。滿通法爲日，命日算外，得天正經朔加時入交汎日及餘。因加朔差，得次朔。以望數加朔，得望。若以經朔望小餘減之，各得夜半所入。累加一日，得次日。加之滿交終，去之。各以其日入氣朧朧定數，朧減、朧加交汎，爲入交常日及餘。又以交率乘其日入轉朧朧定數，如交

交終數：八億二千七百二十五萬一千三百三十二秒。

交終：二十七日，餘六百四十五分一千三百三十二秒。

半交終：十三日，餘一千八百四十二分五千六百六十一秒。

朔差：二日，餘九百六十七分八千六百七十八秒。

望差：一日，餘四百八十三分九千三百三十九秒。

望數：十四日，餘二千三百二十六分五千秒。

交限：十二日，餘一千三百五十八分六千三百三十二秒。

交率：三百四十三。

交數：四千三百六十九。

交秒法：一萬。

以交終數累減朔積分，其餘數，乘以一萬，得數再以交終數累減之，所餘，除以一萬，稱爲入交分。除以通法爲入交日，從一日起算盡之外，即得所求年天正十一月經朔時刻距月亮經過前一黃白道之升交點的平時間。入交平時間加上朔望月與交點月長度之差，即得次月經朔時刻入交點月周期的平時間。以半朔望月長度之望數加經朔時刻入交點月周期的平時間，即得平望時刻月亮距前一黃白道之升交點的時間。若分別以經朔與望日之餘數減其入交時間，即得其日夜半月

數而一，以朏減、朒加入交常，爲入交定日及餘。各如中日已下者，爲月入陽曆；已上者，去之，餘爲月入陰曆。

亮入交點周期的時間。每加一日，便得下一日夜半入交點周期之平時間。當所加之數超過一個交點月長度之交終日餘時，即減去交終日餘。分別以當日的太陽改正數，按朏數去減、朒數加上入交平時間，得數稱爲入交常日及餘分。又以交率乘當日月亮改正數之入轉朏朒定數，再除以交數，按朏數去減、朒數加上入交常日及餘分，得數稱爲入交定日及餘分。當月亮距黃白道之升交點的定時間入交定日及餘分小於半個交終日餘時，即爲月亮入陽曆的時間；當其數大於半個交終日餘時，減去半交終日餘，其餘爲入陰曆時間。

陰陽曆

爻目加減率	陰陽積	月去黃道度
少陽初 加百八十七 少陰	陽初 陰	空
少陽二 加百七十一 少陰	陽百八十七 陰	一度六十七分
少陽三 加百四十七 少陰	陽三百五十八 陰	二度百一十八分
少陽四 加百一十五 少陰	陽五百五 陰	四度二十五分
少陽五 加七十五 少陰	陽六百二十 陰	五度二十分
少陽上 加二十七 少陰	陽六百九十五 陰	五度九十五分
老陽初 減二十七 老陰	陽七百二十二 陰	六度二分
老陽二 減七十五 老陰	陽六百九十五 陰	五度九十五分
老陽三 減百一十五 老陰	陽六百二十 陰	五度二十分
老陽四 減百四十七 老陰	陽五百五 陰	四度二十五分
老陽五 減百七十一 老陰	陽三百五十八 陰	二度百一十八分
老陽上 減百八十七 老陰	陽百八十七 陰	一度六十七分

以其爻加減率與後爻加減率相減，爲前差。又以後爻率與次後爻率相減，爲後差。二差相減，爲中差。置所在爻并後爻加減率，半中差以加而半之，十五而一，爲爻末率，因爲後爻初率。每以本爻初、末率相減，爲爻差。十五而一，爲度差。半之，以加減初率，少象減之，老象加之。爲定初率。每以度差累加減之，少象以差減，老象以差加。各得每度加減定分。乃循積其分，滿百二十爲度，各爲月去黃道數及分。其四象初爻無初率，上爻無末率，皆倍本爻加減率，十五而一。所得，各以初、末率減之，皆互得其率。

各置夜半入轉，以夜半入交定日及餘減之，不足減，加轉終。餘爲定交初日夜半入轉。乃以定交初日與其日夜半入餘，各乘其日轉定分，如通法而一，爲分。滿轉法，爲度。各以加其日轉積度分，乃相減，所餘爲其日夜半月行入陰陽度數。轉求次日，以轉定分加之。以一象之度九十除之，若以少象除之，則兼除差度一、度分百六、大分十三、小分十四。訖，然後以次象除之。所得以少陽、老陽、少陰、老陰爲次，起少陽算外，得所入象度數及分。先以三十乘陰陽度分，十九而一，爲度分。不盡，以十五乘、十九除，爲大分。不盡者，又乘，又除，爲小分。然後以象度及分除之。乃以一爻之度十五除之，得所入爻度數及分。其月行入少象初爻之內及老象上爻之中，皆沾黃道。當朔望，則有虧蝕。

以所在爻之加減率與次爻之加減率相減，得數稱爲前差。再以次爻之加減率與更次爻之加減率相減，得數稱爲後差。前差與後差相減，餘爲中差。取所在爻之加減率與次爻之加減率相加，再加半中差，得數先除以二，再除以十五，是爲所在爻之末率，同時取做次爻之初率。以本爻的初率與末率相減，餘數即爲爻差。以十五除爻差，爲度差。一半度差，去加或去減本爻之初率，本爻在少陰或少陽之象即去減，在老陰或老陽之象即去加。即得本爻初度之定率。以度差累加或累減初度定率，在少象以度差減，在老象以度差加。即得本爻各度的加減定分。從初度定率起累加各度之加減定分，得數除以一百二十爲度數，此即本爻各度月亮的極黃緯度數及餘分。在少陰少陽老陰老陽四象之初爻無法求得初率；此四象之上爻、末率亦無法求。在這八種情形均兩倍本爻的加減率，再除以十五，然後分別以初爻之末率或上爻之初率減之，使各得初爻之初率或上爻之末率。

取夜半時分月亮入近點月周期的時間，以此時月亮距黃白道之交點的定時間減之，若不足減，加近點月轉終日餘。其餘即爲月亮經過黃白道交點第一日夜半時分入近點月周期的時間。以月過升交點入近點周期的餘數與所求日夜半入近點月周期的餘數，分別乘以當日月亮之實行速轉定分，除以通法爲分數。再除以轉法，即爲度數。分別給兩數加上各自當日入近點月周期的度數，然後兩數相減，所餘即爲所求日夜半月亮入陰陽曆的度數。求次日月亮入陰陽曆之度數，以其日月亮實際行速轉定分加之即得。以一個象限之度數九十累減之，如果以少象減之，則應同時減去四分之一周天與九十度之差數一度又一百零六度分、十三大分、十四小分。減畢，再以下個四分之一周天減之。所得依次爲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從少陽起算，得所求日夜半時分月亮入四象的度分。先以三十乘入陰陽曆度數的餘分，再除以十九，得爲度分。除不盡者，乘以十五，除以十九，爲大分。又除不盡者，再乘以十五，除以十九，爲小分。然後以一個象限的度數及分數累減之。以一爻度數十五度累減之，即得所入爻的度數及餘分。當月亮運行至少象之初爻及老象之上爻之中的時候，均貼近黃道。若朔望在此時，則可能有

凡入交定如望差已下，交限已上，爲入蝕限。望入蝕限，則月蝕。朔入蝕限，月在陰曆，則日蝕。如望差已下，爲交後。交限已上，以減交中，餘爲交前。置交前後定日及餘，通之，爲去交前後定分。十一乘之，二千六百四十三除，爲去交度數。不盡，以通法乘之，復除爲餘。大抵去交十三度已上，雖入蝕限，爲涉交數微，光景相接，或不見蝕。望去交分七百七十九已下者，皆既。已上者，以定交分減望差，餘以百八十三約之，命以十五爲限，得月蝕之大分。

月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月在陽曆，初起東北，甚於正北，復於西北。其蝕十二分已上者，起於正東，復於正西。此據午正而論之。餘各隨方面所在，準此取正。

凡月蝕之大分五已下，因增三。十已下，因增四。十已上，因增五。其去交定分五百二十已下，又增半。二百六十已下，又增半。各爲泛用刻率。

交蝕發生。

若月亮距黃白交點之定時間小於望差，大於交限，即爲進入交蝕之蝕限。望的時刻若入蝕限，則有月食；朔的時刻若入蝕限，當月亮在陰曆時，將有日食。“若月亮距黃白交點的定時間”小於望差，便稱其爲交後定日；若大於交限，則以半交點月減之，餘爲交前定日。將交前、後定日及其餘通分，所得即爲距黃白交點之前後定分。乘以十一，除以二千六百四十三，得數是距黃白交點的度數。除不盡者，乘以通法，再除以二千六百四十三，得餘分。大體上距黃白交點十三度以上，即使已入蝕限，日月相交微弱，日光月影相接觸，有時并見不到食的發生。當望的時刻距黃白交點小於七百七十九分，發生月全食。若大於七百七十九分，便以交定分去減望差，其餘除以一百八十三，以十五爲最大值，得月食之蝕分。

當月亮在陰曆時，交蝕從東南方虧起，蝕甚在正南方，復圓在西南方。若月亮在陽曆，則初虧在東北方，蝕甚在正北，復圓在西北方。當蝕分大於十二分時，初虧在正東方，復圓在正西方。這是根據正午時分發生的交蝕而言的，其他時候發生的交蝕，應根據當時太陽的位置，照上述方位而定。

當月食之蝕分小於五，則加上三；小於十，則加上四，大於十，則加上五。其距黃白交點之定分小於五百二十，再增加半分；若小於二百六十，再增加半分。各自得到其平用刻率。

定氣	增損差	差積
冬至	增十	積初
小寒	增十五	積十
大寒	增二十	積二十五
立春	增二十五	積四十五
雨水	增三十	積七十
驚蟄	增三十五	積百

春分	增四十	積百三十五
清明	增四十五	積百七十五
穀雨	增五十	積二百二十
立夏	增五十五	積二百七十
小滿	增六十	積三百二十五
芒種	增六十五	積三百八十五
夏至	損六十五	積四百五十
小暑	損六十	積三百八十五
大暑	損五十五	積三百二十五
立秋	損五十	積二百七十
處暑	損四十五	積二百二十
白露	損四十	積百七十五
秋分	損三十五	積百三十五
寒露	損三十	積百
霜降	損二十五	積七十
立冬	損二十	積四十五
小雪	損十五	積二十五
大雪	損十	積十

以所入氣并後氣增損差，倍六爻乘之，綜兩氣辰數除之，爲氣末率。又列二氣增損差，皆倍六爻乘之，各如辰數而一；少減多，餘爲氣差。加減末率，冬至後以差減，夏至後以差加。爲初率。倍氣差，“亦倍六爻乘之，”綜兩氣辰數除，爲日差。半之，加減初、末，爲定率。以差累加減氣初定率，冬至後以差加，夏至後以差減。爲每日增損差。乃循積之，隨所入氣日增損氣下差積，各其日定數。其二至

以所求日所在氣的增損差加上次氣增損差，乘以十二，除以兩氣時辰數之和，爲本氣之末率。又取本氣與次氣之增損差，均乘以十二，分別除以各自氣之時辰數；兩數相減，其餘爲氣差。以氣差加上或去減末率，冬至後以氣差去減末率，夏至後以氣差加末率。得本氣之初率。二乘以氣差，“亦乘以十二，”除以兩氣之時辰數之和，得日差。二除日差，以加或減初率或末率，分別得到本氣初日或末日之定率。以日差累加或減本氣初日之定率，冬至後以日差累加之，夏至後以日差累減之。使得本氣各日的增損差。從初日至所求

之前一氣，皆後無同差，不可相并，各因前末爲初率。以氣差冬至前減、夏至前加，爲末率。

陰曆蝕差千二百七十五，蝕限三千五百二十四，或限三千六百五十九。陽曆蝕限百三十五，或限九百七十四。以蝕朔所入氣日下差積，陰曆減之，陽曆加之，各爲朔定差及定限。朔在陰曆，去交定分滿蝕定差已上者，爲陰曆蝕。不滿者，雖在陰曆，皆類同陽曆蝕。其去交定分滿定限已下者，的蝕。或限已下者，或蝕。

陰曆蝕者，置去交定分，以蝕定差減之，餘百四已下者，皆蝕既。已上者，以百四減之。餘以百四十三約之。其入或限者，以百五十二約之。半已下，爲半弱。半已上，爲半強。以減十五，餘爲日蝕之大分。其同陽曆蝕者，其去交定分少於蝕定差六十已下者，皆蝕既。已上者，以陽曆蝕定限加去交分，以九十約之。其陽曆蝕者，置去交定分，亦以九十約之。入或限者，以百四十三約之。皆半已下，爲半弱。半已上，爲半強。命之，以十五爲限，得日蝕之大分。

月在陰曆，初起西北，甚於正北，復於東北。月在陽曆，初起西南，甚於正南，復於東南。其蝕十二分已上，皆起於正西，復於正東。

凡日蝕之大分，皆因增二。其陰

日累加各日之增損差，以加或減本氣的差積，得當日的差積定數。其中冬至與夏至前一氣，與其後一氣均無同類之增損差，因此兩氣增損差不能相加。分別取前一氣之末率爲本氣之初率，冬至前一氣以氣差減之，夏至前一氣以氣差加之，各得本氣末率。

陰曆，日食蝕差爲一千二百七十五分，蝕限爲三千五百二十四分，或食蝕限爲三千六百五十九分。陽曆：“日食蝕差爲一千二百七十五分”，蝕限爲一百三十五分，或食蝕限爲九百七十四分。以發生日食之合朔時刻所入氣之當日的差積定數，分別按陰曆去減、陽曆去加其蝕差與蝕限，各得其朔日日食定差及定限。若合朔在陰曆，當合朔時刻日月距黃白交點之定分大於日食定差，爲陰曆日食。若小於日食定差，雖合朔在陰曆，但均類似陽曆日食。當合朔時刻日月距黃白交點之定分小於日食定限時，必有日食；若小於或食蝕限時，可能發生日食。

對於陰曆日食，取距黃白交點之定分，以日食定差減之，其餘若小於一百零四，均爲日全食。若其餘大於一百零四，便減去一百零四，其餘除以一百四十三；對於距黃白交點之定分小於或食蝕限的情形，則除以一百五十二。所餘小於除數之半者，稱爲半弱，大於除數之半者，稱爲半強。將得數去減十五，其餘爲陰曆日食之蝕分。對於類同陽曆日食之陰曆日食，其距黃白交點之定分比日食定差少六十分以下者時，均爲日全食。若大於六十分，則以陽曆日食定限加距黃白交點之定分，再除以九十。對於陽曆日食，取距黃白交點之定分，其餘亦除以九十。若距黃白交點之定分小於或食蝕限，除以一百四十三。當除不盡之數小於除數之半時，稱爲半弱。大於除數之半時，稱爲半強。所得以十五大分爲極大值，即得各自之日食蝕分。

當月亮在陰曆時，日食初虧從西北方起，蝕甚時月在日之正北方，復圓時月在日之東北方。若月在陽曆，日食初虧從西南方起，蝕甚在正南方，復圓於東南方。當日食蝕分在十二分以上時，日食均從正西方初虧，正東方復圓。

凡是日食之蝕分，均增加二分。當陰曆日食

曆去交定分多於蝕定差七十已下者，又增；三十五已下者，又增半。其同陽曆去交定分少於蝕定差二十已下者，又增半；四已下者，又增少。各爲汎用刻率。

置去交定分，以交率乘之，二十乘交數除之；其月道與黃道同名者，以加朔望定小餘；異名者，以減朔、望定小餘，爲蝕定餘。如求發斂加時術入之，得蝕甚辰刻。

各置汎用刻率，副之。以乘其日入轉損益率，如通法而一。所得，應朒者，依其損益；應朒者，損加、益減其副：爲定用刻數。半之，以減蝕甚辰刻，爲虧初；以加蝕甚辰刻，爲復末。其月蝕，置定用刻數，以其日每更差刻除，爲更數。不盡，以每籌差刻除，爲籌數。綜之爲定用更籌。乃累計日入後至蝕甚辰刻，置之，以昏刻加日入辰刻減之，餘以更籌差刻除之。所得命以初更籌算外，得蝕甚更籌。半定用更籌減之，爲虧初；加之爲復末。按天竺俱摩羅所傳斷日蝕法，日躔鬱車宮者，的蝕。其餘據日所在宮，火星在前三及後五之宮，并伏在日下，則不蝕。若五星皆見，又水在陰曆及三星已上同聚一宿，則亦不蝕。凡星與日別宮或別宿則易斷，若同宿則難。天竺所云十二宮，即中國之十二次。鬱車宮者，降婁之次也。

九服之地，蝕差不同。先測其地二至及定春秋中晷長短，與陽城每日中晷常數較取同者，各因其日蝕差爲其地二至及定春秋分蝕差。

以夏至差減春分差，以春分差減冬至，各爲率。并二率，半之，六而

距黃白交點之定分比日食定差多七十分以下者，再加；小於三十五分者，再加半分。對於類同陽曆之陰曆日食距黃白交點的定分比日食定差少二十分以下者，再加半分；小於四十分者，再加四分之一分。所得各數分別爲日食的平用刻率。

取距黃白交點之定分，乘以交率，再除以二十乘交數，當月道與黃道陰、陽相同時，以得數加朔、望時刻之定小餘；當其陰、陽相異時，以得數減朔、望時刻之定小餘，分別得到日、月食蝕甚之定餘。若求該時刻的時辰、刻數，以辰刻算法推求，即得蝕甚時刻的辰刻數。

分別取日、月食的平用刻率，置之一邊。乘以日、月食當日月亮入近點月周期的損益率，除以通法。所得之數，當其朒者，損減、益加；當其朒者，損加、益減其平用刻率：即得定用刻率。除以二，以減蝕甚時刻之辰刻數，即得初虧時刻；以加蝕甚時刻之辰刻數，即得復圓時刻。對於月食，取其定用刻數，除以當日一更之刻數，即爲更數。所餘，除以一籌之刻數，即爲籌數。兩者合在一起即爲定用更、籌之數。累計太陽落山後至月食蝕甚時刻之間的辰刻數，以二刻半減，其餘除以一更或一籌的刻數。所得從初更初籌起算，算盡之外，即月食蝕甚時刻的更、籌數。以二除月食定用之更、籌數，以減蝕甚更、籌數，即爲月食初虧更、籌；加之，即爲復圓時刻更、籌。按照天竺國俱摩羅所傳推日食方法，當太陽運行到鬱車宮時，必有日食。其餘情形，根據太陽所在宮，當火星在其前三及後五之宮，并潛伏在日光下看不見時，則無日食。若五星均可看見，而水星處於陰曆，且有三個以上的大行星處於同一星宿之中，則也不發生日食。凡是行星與太陽處在不同的宮或不同的宿，則容易推斷日食之發生，若同處一宿，則較難。天竺國方法中所謂的十二宮，即相當於中原的十二次。其中的鬱車宮，也就是降婁之次。

陽城以外的其它地方，交蝕的蝕差將有所不同。先測定當地冬、夏至與定春、秋分日正午的晷影長短，與陽城每日晷影長度進行比較，取其相同之數的日子，即以當日陽城交蝕的蝕差爲所求地點冬、夏至與春、秋分的蝕差。

以求得的夏至蝕差減春分蝕差，再以春分蝕差減冬至蝕差，分別爲一常數。兩常數相加，除

一，爲夏率。二率相減，六而一，爲總差。置總差，六而一，爲氣差。半氣差，以加夏率，又以總差減之，爲冬率。冬率即冬至率。每以氣差加之，各爲每氣定率。乃循積其率，以減冬至蝕差，各得每氣初日蝕差。求每日，如陽城法求之。若戴日之南，當計所在地，皆反用之。

七曰步五星術

歲星

終率：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九，秒六。

終日：三百九十八；餘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

變差：三十四，秒十四。

象算：九十一；餘二百三十八，秒五十七，微分十二。

爻算：十五；餘百六十六，秒四十二，微分八十二。

熒惑

終率：二百三十七萬一千三，秒八十六。

終日：七百七十九；餘二千八百四十三，秒八十六。

變差：三十二，秒二。

象算：九十一；餘二百三十八，秒四十三，微分八十四。

爻算：十五；餘百六十六，秒四十，微分六十二。

鎮星

終率：百一十四萬九千三百九十九，秒九十八。

終日：三百七十八；餘二百七十九，秒九十八。

變差：二十二，秒九十二。

象算：九十一；餘二百三十七，秒八十七。

爻算：十五；餘百六十六，秒三

以二，再除以六，命爲夏率。兩常數相減，除以六，命爲總差。取總差，除以六，爲氣差。二除氣差，以加夏率，再以總差減之，其餘爲冬率。冬率即爲冬至率。分別以氣差累加冬至率，便得各氣之定率。從冬至定率起累加各氣之定率，所得以減冬至日蝕差，即得所求之氣初日蝕差。求每一天當地蝕差的算法，按陽城交食蝕差方法推求。若正午太陽晷影在圭表南側，應當根據所在地數據，反用其加減法。

木星

終率：一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分六秒。

終日：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分六秒。

木星歲差：三十四分十四秒。

象算：九十一度；餘二百三十八分五十七秒十二微分。

爻算：十五度；餘一百六十六分四十二秒八十二微分。

火星

終率：二百三十七萬一千零三分八十六秒。

終日：七百七十九日；餘二千八百四十三分八十六秒。

火星歲差：三十二分二秒。

象算：九十一度；餘二百三十八分四十三秒八十四微分。

爻算：十五度；餘一百六十六分四十秒六十二微分。

土星

終率：一百一十四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分九十八秒。

終日：三百七十八日；餘二百七十九分九十八秒。

土星歲差：二十二分九十二秒。

象算：九十一度；餘二百三十七分八十七秒。

爻算：十五度；餘一百六十六分三十一秒十

十一，微分十六。

太白

終率：百七十七萬五千三十，秒十二。

終日：五百八十三；餘二千七百一十一，秒十二。

中合：日二百九十一；餘二千八百七十五，秒六。

變差：三十，秒五十三。

象算：九十一；餘二百三十八，秒三十四，微分五十四。

爻算：十五；餘百六十六，秒三十九，微分九。

辰星

終率：三十五萬二千二百七十九，秒七十二。

終日：百一十五；餘二千六百七十九，秒七十二。

中合：日五十七；餘二千八百五十九，秒八十六。

變差：百三十六，秒七十八。

象算：九十一；餘二百四十四，秒九十八，微分六十。

爻算：十五；餘百六十七，秒四十九，微分七十四。

辰法：七百六十。

秒法：一百。

微分法：九十六。

置中積分，以冬至小餘減之，各以其星終率去之，不盡者返以減終率；餘滿通法爲日，得冬至夜半後平合日算。

各以其星變差乘積算，滿乾實去之；餘滿通法，爲日。以減平合日算，得入曆算數。皆四約其餘，同於辰法。乃以一象之算除之，以少陽、老陽、少陰、老陰爲次，起少陽算外。餘以一爻之算除之；所得命起其象初爻算外，得所入爻算數。

六微分。

金星

終率：一百七十七萬五千零三十分十二秒。

終日：五百八十三日；餘二千七百一十一分十二秒。

半終日：二百九十一日；餘二千八百七十五分六秒。

金星歲差：三十分五十三秒。

象算：九十一度；餘二百三十八分三十四秒五十四微分。

爻算：十五度；餘一百六十六分三十九秒九微分。

水星

終率：三十五萬二千二百七十九分七十二秒。

終日：一百一十五日；餘二千六百七十九分七十二秒。

半終日：五十七日；餘二千八百五十九分八十六秒。

水星歲差：一百三十六分七十八秒。

象算：九十一度；餘二百四十四分九十八秒六十微分。

爻算：十五度；餘一百六十七分四十九秒七十四微分。

辰法：七百六十。

秒法：一百。

微分法：九十六。

取中積分，減去冬至時刻日餘數，分別以各自行星的會合周期終率累減之，所餘不盡者，返減其終率，其餘除以通法爲日數，即得冬至日夜半時刻距其後太陽與該行星會合的平日數。

分別以各自行星歲差乘《大衍曆》曆元以來積年數，以乾實累減之，其餘除以通法爲日數。以減所求年冬至夜半距與該行星會合的平日數，即得該行星與太陽會合時刻距離其近日點的度數。均以四除其餘數，所得以辰法爲其法度。以其象算度餘去除行星入近點周期的度餘，以少陽、老陽、少陰、老陰爲次序，得數從少陽起

算。其除不盡者，再除以爻算，所得從該象限之初爻起算，其餘即爲入該爻的度餘數。

五星爻象曆

木星	少陽 少陰 初	益七百七十三	進 積空 退
	少陽 少陰 二	益七百二十一	進 七百七十三 退
	少陽 少陰 三	益六百三十	進 千四百九十四 退
	少陽 少陰 四	益五百	進 二千一百二十四 退
	少陽 少陰 五	益三百三十一	進 二千六百二十四 退
	少陽 少陰 上	益百二十三	進 二千九百五十五 退
	老陽 老陰 初	損百二十三	進 三千七十八 退
	老陽 老陰 二	損三百三十一	進 二千九百五十五 退
	老陽 老陰 三	損五百	進 二千六百二十四 退
	老陽 老陰 四	損六百三十	進 二千一百二十四 退
	老陽 老陰 五	損七百二十一	進 千四百九十四 退
	老陽 老陰 上	損七百七十三	進 七百七十三 退
火星	少陽 少陰 初	益千二百三十七	進 積空 退
	少陽 少陰 二	益千一百四十三	進 千二百三十七 退
	少陽 少陰 三	益九百九十一	進 二千三百八十 退
	少陽 少陰 四	益七百八十一	進 三千三百七十一 退
	少陽 少陰 五	益五百一十三	進 四千一百五十二 退
	少陽 少陰 上	益百八十七	進 四千六百六十五 退

	老陽 老陰 初	損百八十七	進 退 四千八百五十二
	老陽 老陰 二	損五百一十三	進 退 四千六百六十五
	老陽 老陰 三	損七百八十一	進 退 四千一百五十二
	老陽 老陰 四	損九百九十一	進 退 三千三百七十一
	老陽 老陰 五	損千一百四十三	進 退 二千三百八十
	老陽 老陰 上	損千二百三十七	進 退 千二百三十七
土星	少陽 少陰 初	益千六百八十四	進 退 積空
	少陽 少陰 二	益千五百四十四	進 退 千六百八十四
	少陽 少陰 三	益千三百三十	進 退 三千二百二十八
	少陽 少陰 四	益千四十二	進 退 四千五百五十八
	少陽 少陰 五	益六百八十	進 退 五千六百
	少陽 少陰 上	益二百四十四	進 退 六千二百八十
	老陽 老陰 初	損二百四十四	進 退 六千五百二十四
	老陽 老陰 二	損六百八十	進 退 六千二百八十
	老陽 老陰 三	損千四十二	進 退 五千六百
	老陽 老陰 四	損千三百三十	進 退 四千五百五十八
	老陽 老陰 五	損千五百四十四	進 退 三千二百二十八
	老陽 老陰 上	損千六百八十四	進 退 千六百八十四
金星	少陽 少陰 初	益二百五十五	進 退 積空
	少陽 少陰 二	益二百三十一	進 退 二百五十五
	少陽 少陰 三	益百九十八	進 退 四百八十六

	少陽 少陰 四	益百五十六	進 退 六百八十四
	少陽 少陰 五	益百五	進 退 八百四十
	少陽 少陰 上	益四十五	進 退 九百四十五
	老陽 老陰 初	損四十五	進 退 九百九十
	老陽 老陰 二	損百五	進 退 九百四十五
	老陽 老陰 三	損百五十六	進 退 八百四十
	老陽 老陰 四	損百九十八	進 退 六百八十四
	老陽 老陰 五	損二百三十一	進 退 四百八十六
	老陽 老陰 上	損二百五十五	進 退 二百五十五
水星	少陽 少陰 初	益六百四十三	進 退 積空
	少陽 少陰 二	益五百八十五	進 退 六百四十三
	少陽 少陰 三	益五百一	進 退 千二百二十八
	少陽 少陰 四	益三百九十一	進 退 千七百二十九
	少陽 少陰 五	益二百五十五	進 退 二千一百二十
	少陽 少陰 上	益九十三	進 退 二千三百七十五
	老陽 老陰 初	損九十三	進 退 二千四百六十八
	老陽 老陰 二	損二百五十五	進 退 二千三百七十五
	老陽 老陰 三	損三百九十一	進 退 二千一百二十
	老陽 老陰 四	損五百一	進 退 千七百二十九
	老陽 老陰 五	損五百八十五	進 退 千二百二十八
	老陽 老陰 上	損六百四十三	進 退 六百四十三

以所入爻與後爻損益率相減，爲前差。又以後爻與次後爻損益率相減，爲後差。二差相減，爲中差。置所入爻并後爻損益率，半中差以加之，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爲爻末率，因爲後爻初率。皆因前爻末率，以爲後爻初率。初、末之率相減，爲爻差。倍爻差，九之，二百七十四而一，爲算差。半之，加減初、末，各爲定率。以算差累加減爻初定率，少象以差減，老象以差加。爲每算損益率。循累其率，隨所入爻損益其下進退積，各得其算定數。其四象初爻無初率，上爻無末率，皆置本爻損益率四而九之，二百七十四得一，各以初、末率減之，皆互得其率。

各置其星平合所入爻之算差，半之，以減其入算損益率。損者，以所入餘乘差，辰法除，并差而半之；益者，半入餘，乘差，亦辰法除：皆加所減之率。乃以入餘乘之，辰法而一，所得以損益其算下進退，各爲平合所入定數。

置進退定數，金星則倍置之。各以合下乘數乘之，除數除之；所得滿辰法爲日，以進加、退減平合日算，先以四約平合餘，然後加減。爲常合日算。

置常合日先後定數，四而一，以先減、後加常合日算，得定合日算。又四約盈縮分，以定合餘乘之，滿辰法而一；所得以盈加、縮減其定餘，加其日夜半日度，爲定合加時星度。

以行星所入爻之損益率與次爻之損益率相減，得數稱爲前差。又以次爻之損益率與再次一爻之損益率相減，得數稱爲後差。前、後二差相減，其餘稱爲中差。取所入爻之損益率加次爻損益率，再加中差之半，所得乘以九，除以二百七十四，得數爲本爻末率，同時也定義爲次爻的初率。均令前爻之末率作爲後爻之初率。以本爻之初、末二率相減，其餘爲爻差。倍爻差，乘以九，除以二百七十四，得度差。以二除度差，加上或去減初率或末率，各得本爻之初度定率或末度定率。以度差累加或減本爻初度定率，行星在少陰少陽之象限，以度差減初定率；在老陰老陽之象限，以度差加之。即得本爻各度的損益率。從初度定率起累加各度損益定率至所求度，得數以損益本爻的進退積，即得所求度的進退積定數。少陰少陽與老陰老陽四個象限之初爻無初率、上爻無末率，均取本爻之損益率，乘以四九三十六，除以二百七十四，然後減初爻之末率或上爻之初率，即各得其初爻之初率或上爻之末率。

分別取各個行星與太陽會合的平時間在其爻象曆中所入爻的度差，除以二，以減所入爻之度數的損益定率。當其數爲損者，以所入度之餘數乘度差，除以辰法，加度差，然後再除以二；當其數爲益者，以二除所入度之餘數，再乘以度差，亦除以辰法：所得均加入剛纔所減之數。然後乘以所入度之餘數，除以辰法，得數以加減所入度的進退積定數，便分別得到各行星平合時刻入其近點周期的進退積定數。

取行星的進退積定數，金星取其數之兩倍。乘以各行星與日會合時給定的乘數，除以除數；所得除以辰法爲日數，當其數爲進時去加、爲退時去減所求年冬至夜半距其後一次平合的日數，先以四除平合的餘數，然後再行加減。得數爲常合日數及餘分。

取常合日之先後定數，除以四，得數在先加上、在後去減常合日餘，即得定合的日餘。又以四除盈縮分，得數乘以定合的餘數，除以辰法，所得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定合之餘數，再加上當日夜半時分太陽的宿度，即得定合時刻日與行星

又置定合日算，以冬至大小餘加之，天正經朔大小餘減之，其至朔小餘，皆先以四約之。若大餘不足減，又以爻數加之，乃減之。餘滿四象之策除，爲月數。不盡者，爲入朔日算。命月起天正、日起經朔算外，得定合月、日。視定朔與經朔有進退者，亦進減、退加一日爲定。

置常合及定合應加減定數，同名相從，異名相消；乃以加減其平合入爻算，滿若不足，進退爻算，得定合所入。乃以合後諸變曆度累加之，去命如前，得次變初日所入。如平合求進退定數，乃以乘數乘之，除數除之，各爲進退變率。

五星變行日中率、度中率、差行損益率、曆度乘數、除數。

歲星

合後伏：十七日三百三十二分，行三度三百三十二分。先遲，二日益疾九分。曆，一度三百五十七分。乘數三百五十，除數二百八十一。

前順：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六百五十六分。先疾，五日益遲六分。曆，九度三百三十七分。乘數三百五十，除數二百八十一。

前留：二十七日。曆，二度二百二十分。乘數二百六十七，除數二百二十一。

前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六十九分。先遲，六日益疾十一分。曆，三度四百七十五分。乘數四百七十，除數四百三。

後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六十九分。先遲，六日益遲十一分。

的宿度。

又取行星定合日數及餘分，以加冬至時刻的大、小餘，再以天正十一月經朔時刻的大、小餘減之，其中冬至與經朔的小餘，均先除以四，若大餘不足減，再先加上六十，再減之。其餘除以朔望月常數四象之策，爲月數。除不盡者，爲入朔望月之日數及餘分。月數從天正十一月命起，日數從朔日命起，算盡之外，即得定合時刻所在月及日。若定朔較經朔之日期或早或晚一日者，則早一日減一日，晚一日加一日，即爲入定朔之日數。

取常合及定合應加、減的修正定數，同類者相加，異類者相減，然後以加或減其平合入爻的度及餘分，超過法度或不足減者，分別以進一爻度或退一爻度處理，即得定合時刻入行星近點周期的爻數及度餘。以行星與日會合後之各段的變曆度餘累加之，如前面之算法起算及累減其象算與爻算，所餘即所求段之初日行星入其近點周期的爻數及度餘。按平合入進退定數之算法推求，然後乘以乘數，除以除數，各得其進退變率。

五星變行日中率、度中率、差行損益率、曆度乘數、除數。

木星

合後伏：十七日三百三十二分，行三度三百三十二分。先遲，二日益疾九分。曆，一度三百五十七分。乘數三百五十，除數二百八十一。

前順：一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六百五十六分。先疾，五日益遲六分。曆，九度三百三十七分。乘數三百五十，除數二百八十一。

前留：二十七日。曆，二度二百二十分。乘數二百六十七，除數二百二十一。

前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六十九分。先遲，六日益疾十一分。曆，三度四百七十五分。乘數四百七十，除數四百零三。

後退：四十三日，退五度三百六十九分。先遲，六日益遲十一分。曆，三度四百七十五分。

曆，三度四百七十五分。乘數五百一十，除數四百六十七。

後留：二十七日。曆，三度二百一十分。乘數二百七十，除數二百二十二。

後順：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六十五分。先遲，五日益疾六分。曆，九度三百三十七分。乘數二百六十七，除數二百二十七。

合前伏：十七日三百三十二分，行三度三百三十二分。先疾，二日益遲九分。曆，一度三百五十八分。乘數三百五十，除數二百八十一。

熒惑

合後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五分，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五分。先疾，五日益遲七分。曆，三十八度二百一分。乘數百二十七，除數三十。

前疾：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先疾，九日益遲四分。曆，百一十三度五百九十六分。乘數百二十七，除數三十。

前遲：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遲四分。曆，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分。乘數二百三，除數五十四。

前留：十三日。曆，六度六百九十三分。乘數二百三，除數五十四。

前退：三十一日，退八度四百七十三分。先遲，六日益疾五分。曆，十六度三百六十七分。乘數二百三，除數四十八。

後退：三十一日，退八度四百七十三分。先疾，六日益遲五分。曆，十六度三百六十七分。乘數二百三，除數四十八。

後留：十三日。曆，六度六百九十三分。乘數二百三，除數四十八。

後遲：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遲，日益疾四分。曆，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分。乘數二百零三，除數四十八。

乘數五百一十，除數四百六十七。

後留：二十七日。曆，三度二百一十分。乘數二百七十，除數二百二十二。

後順：一百一十二日，行十八度六十五分。先遲，五日益疾六分。曆，九度三百三十七分。乘數二百六十七，除數二百二十七。

合前伏：十七日三百三十二分，行三度三百三十二分。先疾，二日益遲九分。曆，一度三百五十八分。乘數三百五十，除數二百八十一。

火星

合後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五分，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五分。先疾，五日益遲七分。曆，三十八度二百零一分。乘數一百二十七，除數三十。

前疾：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先疾，九日益遲四分。曆，一百一十三度五百九十六分。乘數一百二十七，除數三十。

前遲：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遲四分。曆，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分。乘數二百零三，除數五十四。

前留：十三日。曆，六度六百九十三分。乘數二百三，除數五十四。

前退：三十一日，退八度四百七十三分。先遲，六日益疾五分。曆，十六度三百六十七分。乘數二百零三，除數四十八。

後退：三十一日，退八度四百七十三分。先疾，六日益遲五分。曆，十六度三百六十七分。乘數二百零三，除數四十八。

後留：十三日。曆，六度六百九十三分。乘數二百零三，除數四十八。

後遲：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遲，日益疾四分。曆，三十一度六百八十五分。乘數二百零三，除數四十八。

八十五分。乘數二百三，除數五十四。

後疾：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先遲，九日益疾四分。曆，一百一十三度五百九十六分。乘數二百三，除數五十四。

合前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六分，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六分。先遲，五日益疾七分。曆，三十八度二百一分。乘數百二十七，除數三十。

鎮星

合後伏：十八日四百一十五分，行一度四百一十五分。先遲，二日益疾九分。曆，四百八十分。乘數十二，除數十一。

前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一分。先疾，六日益遲五分。曆，二度六百二十三分。乘數十二，除數十一。

前留：三十七日三百八十分。曆，一度二百八分。乘數十，除數九。

前退：五十日，退二度三百三十四分。先遲，七日益疾一分。曆，一度五百三十一分。乘數二十，除數十七。

後退：五十日，退二度三百三十四分。先疾，七日益遲一分。曆，一度五百三十一分。乘數五，除數四。

後留：三十七日三百八十分。曆，一度二百八分。乘數二十，除數一十七。

後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一分。先遲，六日益疾五分。曆，二度六百二十三分。乘數十，除數九。

合前伏：十八日四百一十五分，行一度四百一十五分。先疾，二日益遲九分。曆，四百八十分。乘數十二，除數十一。

太白

晨合後伏：四十一日七百一十九

三，除數五十四。

後疾：二百一十四日，行一百三十六度。先遲，九日益疾四分。曆，一百一十三度五百九十六分。乘數二百零三，除數五十四。

合前伏：七十一日七百三十六分，行五十四度七百三十六分。先遲，五日益疾七分。曆，三十八度二百零一分。乘數一百二十七，除數三十。

土星

合後伏：十八日四百一十五分，行一度四百一十五分。先遲，二日益疾九分。曆，四百八十分。乘數十二，除數十一。

前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一分。先疾，六日益遲五分。曆，二度六百二十三分。乘數十二，除數十一。

前留：三十七日三百八十分。曆，一度二百零八分。乘數十，除數九。

前退：五十日，退二度三百三十四分。先遲，七日益疾一分。曆，一度五百三十一分。乘數二十，除數十七。

後退：五十日，退二度三百三十四分。先疾，七日益遲一分。曆，一度五百三十一分。乘數五，除數四。

後留：三十七日三百八十分。曆，一度二百零八分。乘數二十，除數一十七。

後順：八十三日，行七度二百四十一分。先遲，六日益疾五分。曆，二度六百二十三分。乘數十，除數九。

合前伏：十八日四百一十五分，行一度四百一十五分。先疾，二日益遲九分。曆，四百八十分。乘數十二，除數十一。

金星

晨合後伏：四十一日七百一十九分，行五十

分，行五十二度七百一十九分。先遲，三日益疾十六分。曆，四十一度七百一十九分。乘數七百九十七，除數二百九。

夕疾行：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先疾，五日益遲九分。曆，百七十一度。乘數七百九十一，除數二百九。

夕平行：十二日，行十二度。曆，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百五十六。

夕遲行：四十二日，行三十一度。先疾，日益遲十分。曆，四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百三十七。

夕留：八日。曆，八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九十二。

夕退：十日，退五度。先遲，日益疾九分。曆，十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六。

夕合前伏：六日，退五度。先疾，日益遲十五分。曆，六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四。

夕合後伏：六日，退五度。先遲，日益疾十五分。曆，六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四。

晨退：十日，退五度。先疾，日益遲九分。曆，十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四。

晨留：八日，曆八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六。

晨遲行：四十二日，行三十一度。先遲，日益疾十分。曆，四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九十二。

晨平行：十二日，行十二度。曆，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百三十七。

晨疾行：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先遲，五日益疾九分。曆，百七十一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百五十六。

二度七百一十九分。先遲，三日益疾十六分。曆，四十一度七百一十九分。乘數七百九十七，除數二百零九。

夕疾行：一百七十一日，行二百零六度。先疾，五日益遲九分。曆，一百七十一度。乘數七百九十一，除數二百零九。

夕平行：十二日，行十二度。曆，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一百五十六。

夕遲行：四十二日，行三十一度。先疾，日益遲十分。曆，四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一百三十七。

夕留：八日。曆，八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九十二。

夕退：十日，退五度。先遲，日益疾九分。曆，十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六。

夕合前伏：六日，退五度。先疾，日益遲十五分。曆，六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四。

夕合後伏：六日，退五度。先遲，日益疾十五分。曆，六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四。

晨退：十日，退五度。先疾，日益遲九分。曆，十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四。

晨留：八日，曆八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八十六。

晨遲行：四十二日，行三十一度。先遲，日益疾十分。曆，四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九十二。

晨平行：十二日，行十二度。曆，十二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一百三十七。

晨疾行：一百七十一日，行二百零六度。先遲，五日益疾九分。曆，一百七十一度。乘數五百一十五，除數一百五十六。

晨合前伏：四十一日七百一十九分，行五十二度七百一十九分。先疾，三日益遲十六分。曆，四十一度七百一十九分。乘數七百九十七，除數二百九。

辰星

晨合後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分，行三十三度七百一十五分。先遲，日益疾二十二分。曆，十六度七百一十五分。乘數二百八十六，除數二百八十七。

夕疾行：十二日，行十七度。先疾，日益遲五十分。曆，十二度。乘數二百八十六，除數二百八十七。

夕平行：九日，行九度。曆，九度。乘數四百九十五，除數百九十四。

夕遲行：六日，行四度。先疾，日益遲七十六分。曆，六度。乘數四百九十六，除數百九十五。

夕留：三日。曆，三度。乘數四百九十七，除數百九十六。

夕合前伏：十一日，退六度。先遲，日益疾三十一分。曆，十一度。乘數四百九十八，除數百九十七。

夕合後伏：十一日，退六度。先疾，日益遲三十一分。曆，十一度。乘數五百，除數百九十八。

晨留：三日。曆，三度。乘數四百九十八，除數百九十八。

晨遲行：六日，行四度。先遲，日益疾七十六分。曆，六度。乘數四百九十七，除數百九十六。

晨平行：九日，行九度。曆，九度。乘數四百九十六，除數百九十五。

晨疾行：十二日，行十七度。先遲，日益疾五十分。曆，十二度。乘數四百九十三，除數百九十四。

晨合前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分，行三十三度七百一十五分。先

晨合前伏：四十一日七百一十九分，行五十二度七百一十九分。先疾，三日益遲十六分。曆，四十一度七百一十九分。乘數七百九十七，除數二百零九。

水星

晨合後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分，行三十三度七百一十五分。先遲，日益疾二十二分。曆，十六度七百一十五分。乘數二百八十六，除數二百八十七。

夕疾行：十二日，行十七度。先疾，日益遲五十分。曆，十二度。乘數二百八十六，除數二百八十七。

夕平行：九日，行九度。曆，九度。乘數四百九十五，除數一百九十四。

夕遲行：六日，行四度。先疾，日益遲七十六分。曆，六度。乘數四百九十六，除數一百九十五。

夕留：三日。曆，三度。乘數四百九十七，除數一百九十六。

夕合前伏：十一日，退六度。先遲，日益疾三十一分。曆，十一度。乘數四百九十八，除數一百九十七。

夕合後伏：十一日，退六度。先疾，日益遲三十一分。曆，十一度。乘數五百，除數一百九十八。

晨留：三日。曆，三度。乘數四百九十八，除數一百九十八。

晨遲行：六日，行四度。先遲，日益疾七十六分。曆，六度。乘數四百九十七，除數一百九十六。

晨平行：九日，行九度。曆，九度。乘數四百九十六，除數一百九十五。

晨疾行：十二日，行十七度。先遲，日益疾五十分。曆，十二度。乘數四百九十三，除數一百九十四。

晨合前伏：十六日七百一十五分，行三十三度七百一十五分。先疾，日益遲二十二分。曆，

疾，日益遲二十二分。曆，十六度七百一十五分。乘數二百八十六，除數二百八十七。

各置其本進退變率與後變率。同名者，相消爲差。在進前少，在退前多，各以差爲加；在進前多，在退前少，各以差爲減。異名者，相從爲并。前退後進，各以并爲加；前進後退，各以并爲減。逆行度率，則反之。皆以差及并，加減日、度中率，各爲日、度變率。其水星疾行，直以差、并加、減度中率，爲變率。其日直因中率爲變率，勿加減也。

以定合日與前疾初日、後疾初日與合前伏初日先後定數，各以同名者相消爲差，異名者相從爲并。皆四而一。所得滿辰法，各爲日、度。乃以前日、度盈加、縮減其合後伏度之變率及合前伏、前疾日之變率。亦以後日度盈減、縮加其後疾日之變率及合前伏、前疾度之變率。金水夕合，反其加減。留退亦然。其二留日之變率，若差於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數爲度，各加、減本遲度之變率。謂以所多於中率之數加之，少於中率之數減之。已下加減準此。退行度之變率，若差於中率者，即倍所差之數，各加、減本疾度之變率。其木、土二星，既無遲、疾，即加、減前、後順行度之變率。其水星疾行度之變率，若差於中率者，即以所差之數爲日，各加、減留日變率。其留日變率若少不足減者，即侵減遲日變率。若多於中率者，亦以所多之數爲日，以加留日變率。各加、減變率訖，皆爲日度定率。其日定率有分者，前後輩之。輩，配也。以少分配多分，滿全爲日。有餘轉配其諸變率。不加減者，皆依變率爲定率。

置其星定合餘，以減辰法；餘以

十六度七百一十五分。乘數二百八十六，除數二百八十七。

分別取本進退變率與後進退變率，兩率同名時，相減爲差數。在進前爲少或退前爲多之情形下，分別以差數去加；在進前爲多或退前爲少之情形下，分別以差數去減。若兩率異名時，相加爲并數。當前退而後進之情形下，分別以并數去加；當前進而後退之情形下，分別以并數去減。逆行狀態下之度率，則相反。均以各差數及并數，去加或去減日、度中率，各得日、度變率。水星在疾行段上運動時，直接以差數、并數去加、減其度中率，得爲變率。其日則直接取日中率爲變率，不再進行加減。

以定合之日與前疾初日之先後定數、後疾初日與會合前之潛伏初日之先後定數，分別當其同名時兩數相減爲差數，異名時兩數相加爲并數。均除以四，所得除以辰法，各爲日、度之數。以前一日、度數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其會合後潛伏度之變率以及會合前潛伏日、前疾日之變率。亦以後一日、度數在盈去減、在縮去加其後疾日之變率以及會合前潛伏度、前疾度之變率。金星、水星之夕合，加減相反。留與逆行也是如此。其前留與後留二段之變率，若與中率不同，便以其相差之數爲度數，分別去加或減本遲度的變率。以多於中率之數去加，以少於中率之數去減。以下所說之加減原則皆如此。退行度的變率，若與中率不同，即以二乘其相差之數，分別去加或減本疾度的變率。其中木星與土星，沒有遲行與疾行之變率，便以其相差之數去加或減前順行、後順行度的變率。其中水星疾行度的變率，若與其中率不同，便以相差之數爲日數，分別去加或減其滯留之日變率。其留日變率若小於中率且不足減時，便接着去減其遲行日變率。若大於中率，亦以所多之數爲日數，去加其留日變率。分別去加或減各自之變率，便得其日、度定率。其日定率有餘分時，前後湊成整數。輩，即搭配。以少分去搭配多分，湊足爲一日之分。若有小餘，轉而搭配到其他各變率之餘分上。沒有進行加減運算者，均取其變率爲定率。

置行星之定合時刻餘分，去減辰法；其餘乘

其星初日行分乘之，辰法而一，以加定合加時度，得定合後夜半星度及餘。自此各依其星計日行度，所至皆從夜半為始。各以一日所行度分順加、退減之。其行有小分者，各滿其法從行分。伏不注度，留者因前，退則依減。順行出虛，去六虛之差。退行入虛，先加此差。六虛之差，亦四而一，乃用加減。訖，皆以轉法約行分，為度分，得每日所至。日度定率，或加或減，益疾益遲，每日漸差，不可預定。今且略據日度中率，商量置之。其定率既有盈縮，即差數合隨而增損，當先檢括諸變定率與中率相較近者因用其差，求其初、末之日行分為主。自餘諸變，因此消息，加、減其差，各求初、末行分。循環比較，使際會參合，衰殺相循。其金、水皆以平行為主，前後諸變，準此求之。其合前伏，雖有日度定率，因加至合而與後算不叶者，皆從後算為定。其初見伏之度，去日不等，各以日度與星辰相較。木去日十四度，金十一度，火、土、水各十七度皆見。各減一度，皆伏。其木、火、土三星，前順之初，後順之末，及金、水疾行、留、退初、末，皆是見、伏之初日，注曆消息定之。金、水及日、月度，皆不注分。

置日定率減一，以所差分乘之，為實。以所差日乘定日率，為法。實如法而一，為行分，得每日差。以辰法通度定率，從其分，如日定率而一，為平行度分。減日定率一，以所差分乘之，二而一，為差率。以加、減平行分，益疾者，以差率減平行為初日，加平行為末日。益遲者，以差率加平

以該行星之初日行分，除以辰法，以所得去加定合時刻行星所在度數，即得定合之後夜半時刻行星所在之度及餘分。自此分別按各個行星每日行度累計，行星所至時刻皆為夜半之始。分別以行星一日所行度分順行累加、逆行累減之。其行度分有小分者，累積超過其法度時，便向其行分進一位。潛伏運行時不注明所行度數，滯留時行星所在照錄此前之度數，逆行時，則按其每日所行度分累減之。順行走出虛宿時，減去虛宿餘分。若逆行進入虛宿時，則加上此虛宿之餘分。虛宿餘分，亦除以四，然後再用以加、減。完畢，均以轉法除其行分，得為度分，此即每日行星所運行到的宿度。日、度定率，或增加或減少，或者更快或者更慢，每日之行度漸次有差，難以預為設定。今且大略依據日、度之中率，酌情處理。由於各行星之日、度定率均有增損變化，此差數應據各變的情況而隨時增減，首先應當比較各變日、度定率與其中率，取其比較相近者之差數，以求該變初日、末日之行星的行分。其餘各變，均由此增損，加上或減去其變之差數，分別求得其變的初日、末日之行星的行分。循環比較，使際會參合，增減相循。其中金星、水星均以勻速運行為主，前後各變，按照這個算法推求。其會合之前伏日，雖然有日、度定率，但因為累加至會合時刻而與後面的計算不相吻合時，皆以後面的計算數據為準。其初見、初伏時刻之宿度，距離太陽宿度不相等，分別以太陽宿度與行星之宿度相核定。木星距離太陽十四度，金星距離太陽十一度，火星、土星與水星分別距離太陽十七度時均為初見。分別減去一度，則為初伏之度數。其中木星、火星、土星，前順行之初日，後順行之末日，以及金星、水星之疾行、滯留、逆行的初日、末日，均分別為各行星始見、始伏之初日，曆書中注明這些日子時，則據計算增減以確定之。金星、水星及太陽、月亮之宿度，均不注明其餘分值。

取日定率減去一，乘以其與日中率所差分值，為實。以所差日數乘日定率，為法。以法除實，為行分，是為每日所差之數。以辰法乘度定率之度數，得數去加其分子，再除以日定率，是為平均行速之度及分數。以一減日定率，再乘以所差分值，除以二，得差率。以之去加、減平均行速之度及分數，在日益加速之狀態下，以差率去減平均行速即得初日行速，去加平均行速即得最後一日行

行爲初日，減平行爲末日。得初、末日所行度及分。其差不全而與日相合者，先置日定率減一，以所差分乘之，爲實。倍所差日，爲法。實如法而一，爲行分。不盡者，因爲小分。然後爲差率。置初日行分，益遲者，以每日差累減之；益疾者，以每日差累加之：得次日所行度分。其每日差及初日行，皆有小分。母既不同，當令同之，乃用加、減。

其先定日數而求度者，減所求日一，以每日差乘之，二而一。所得以加、減初日行分，益遲減之，益疾加之。以所求日乘之，如辰法而一，爲度。不盡者，爲行分。得從初日至所求日積度及分。

若先定度數而返求日者，以辰法乘所求行度。有分者，從之。八之，如每日差而一，爲積。倍初日行分，以每日差加、減之，益遲者加之，益疾者減之。如每日差而一，爲率。令自乘，以積加、減之。益遲者以積減之，益疾者以積加之。開方除之，所得以率加、減之。益遲者以率加之，益疾者以率減之。乃半之，得所求日數。開方除者，置所開之數爲實。借一算於實之下，名曰下法。步之，超一位。置商於上方，副商於下法之上，名曰方法。命上商以除實。畢，倍方法一折，下法再折。乃置後商於下法之上，名曰隅法。副隅并方。命後商以除實。畢，隅從方法折下，就除如前開之。

五星前變，入陽爻，爲黃道北；入陰爻，爲黃道南。後變，入陽爻，爲黃道南；入陰爻，爲黃道北。其金、水二星，以夕爲前變，晨爲後變。各計其變行，起初日入爻之算，盡老象上爻未算之數。不滿變行度常率者，因置其數

速。在日益減速之狀態下，以差率去加平均行速即得初日行速，去減平均行速即得最後一日之行速。即得初日、最後一日行速的度及分數。當其所差不全而與太陽會合之狀態下，先取日定率減一，乘以所差分值，爲實。以二乘以所差日數，爲法。以法除實，爲行分。除不盡者，命爲小分。然後取所得爲差率。取初日行速之分值，當其在日益減速之狀態時，以每日所差之數累減之；當其在日益加速之狀態時，以每日所差之數累加之：便得其後各日運行之度及餘分。其中每日所差之數與初日行速之數，均有小分。因其分母不相同，應當先通分，然後再進行加、減。

若已知日數而求運行之度數，以一減所求日數，再乘以每日所差之數，除以二。以所得去加、減初日行速之度及餘分，日益減速時去減，日益加速時去加。乘以所求日數，再除以辰法，得度數。除不盡者，爲行分。由此即得從初日到所求日行星累積運行之度及餘分。

若已知度數而返求運行之日數，以辰法乘行星所運行之度數。有餘分者，加之。乘以八，再除以每日所差之數，爲積。以二乘行星初日行速之分值，以每日所差之數加、減之，日益減速者加之，日益加速者減之。除以每日所差之數，爲率。令率自相乘，再以積加、減之。日益減速者以積減之，日益加速者以積加之。所得開平方，再以率加、減之。日益減速者以率加之，日益加速者以率減之。除以二，即得所求之日數。開平方法，取所開平方之數爲實。暫取一支算籌置於實之下方，稱之爲下法。將算籌每隔一位向左移動一步。置商數於算板之上方。副置商數位於下法之上方，稱之爲方法。以方法乘所得之商去減實。減畢，以二乘方法并後退一位，將下法後退兩位。然後再取次商置於下法之上方，稱之爲隅法。副置隅法并加上方法。以乘所得之次商去減實。減畢，將隅法加上方法并後退一位，按前面的步驟繼續開方運算。

五星運動之前變，入陽爻，爲在黃道之北；入陰爻，爲在黃道之南。其後變，入陽爻，爲在黃道之南；入陰爻，爲在黃道之北。其中金星、水星，以昏星爲前變、晨星爲後變。分別計算其各變運行，由其初日所入爻之數算起，至老象上爻末算之數爲止。其數小於變行度常率時，便乘以該變行之日定率，

以變行日定率乘之，如變行度常率而一，爲日。其入變日數與此日數已下者，星在道南北依本所入陰陽爻爲定。過此日數之外者，南北返之。

《九執曆》者，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斷取近距，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爲曆首。度法六十。月有二十九日，餘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曆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日去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爲時，六時爲歲。三十度爲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曰白博義；望後曰黑博義。其算皆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爲法。名數詭異，初莫之辨也。陳玄景等持以惑當時，謂一行寫其術未盡，妄矣。

再除以其變行度常率，所得爲日數。其入變的日數若小於此日數，行星在黃道之南或北側，按其所入陽爻或陰爻定之。若大於此日數，所在黃道之南或北側正相反。

《九執曆》曆法，出自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爲中文。截取其近距曆元，以開元二年二月朔日爲起算點。度法六十。一月有二十九日，餘七百零三分之三百七十三日。起算點有朔虛分一百二十六分。周天取爲三百六十度，無餘分。每日去沒分九百分之十三度。稱兩月爲一時，六時爲一歲。三十度爲一相，十二相爲一周天。望之前稱爲白博義；望之後稱爲黑博義。其運算均以筆算，不用算籌。其算法繁瑣細碎，有時僥幸算中，但不可作爲定法使用。其術語常數詭異，初識者不能辨別。陳玄景等人拿這部曆法以惑亂當時，指稱一行抄襲了它的算法但未完全得其要領，真是荒唐。

唐書卷二十九

志 第 十 九

曆(五)

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官曆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帝爲製序，題曰《五紀曆》。

其與《大衍》小異者九事，曰：仲夏之朔，若月行極疾，合于亥正，朔不進，則朔之晨，月見東方矣。依《大衍》戌初進初朔，則朔之夕，月見西方矣。當視定朔小餘不滿《五紀》通法，如晨初餘數減十刻已下者，進以明日爲朔。一也。以三萬二千一百六十乘夜半定漏刻，六十七乘刻分從之，二千四百而一，爲晨初餘數。二也。陽曆去交分，交前加一辰，交後減一辰，餘百八十三已下者，日亦蝕。三也。月蝕有差，以望日所入定數，視月道同名者，交前爲加，交後爲減；異名者，交前爲減，交後爲加，各以加減去交分。又交前減一辰，交後加一辰，餘如三百三十八已下者，既。已上，以減望差，八十約之，得蝕分。四也。日蝕有差，

寶應元年六月十五日五更，月食食吞達月面三分之一。當時官方曆法推算日出以後，纔有月食，故未在曆譜上注明此次月食。代宗以《至德曆》推算與天象不合爲由，詔司天臺的曆官郭獻之等人，令其重新使用《麟德曆》曆元系統，修改歲差常數，增加和減少的快慢點月、交點月與五星會合周期等常數的餘分，照搬《大衍曆》的算法。其曆元日月五星會於子，皆照天下，共起於赤道虛宿四度。皇帝親自寫序言，并命名爲《五紀曆》。

《五紀曆》與《大衍曆》小有差別的地方共有九處。它們是：仲夏時節之初一，若月亮行速最快時，假如合朔時刻在晚上十點左右，而朔日沒有被推遲一日，則在朔日早晨，可以在東方看到月亮。按《大衍曆》算法，以晚上七點以後合朔則必須進朔，當朔日傍晚，可能在西方看到月亮。應當根據定朔時刻小餘與《五紀曆》通法之差，若小於當日天亮時刻減去十刻之數，便將朔日推遲到次日。此其一也。以三萬二千一百六十乘夜半定漏刻，加上六十七乘以刻分，得數除以二千四百，即爲夜半到天亮時刻的餘數。這是第二點。陽曆情形下合朔距黃白交點的分數，若在交點之前，加一個時辰，在交點之後，減一個時辰，其餘數小於一百八十三者，也有日食。此是第三點。月食有食差，比較望日月亮去黃白交點定數與白道陰陽同類者，望日在交點之前爲加，之後爲減；與白道陰陽異類者，望日在交點之前爲減，之後爲加，分別以食差加、減其距黃白交

以朔日所入定數，十五而一，以減百四，餘爲定法。以蝕差減去交分。又交前減兩辰，餘爲陰曆蝕。其不足減者，反減蝕差。在交後減兩辰，交前加三辰，餘爲類同陽曆蝕。又自小滿畢小暑，加時距午正八刻外者，皆減一辰；三刻內者，皆加一辰。自大寒畢立春，交前五辰外，自大暑畢立冬交後五辰外，又減一辰。不足減者，既。加減訖，各如定法而一，以減十五，餘爲蝕分。其陽曆蝕者，置去交分，以蝕差加之，交前加一辰，交後減一辰。所得，以減望差，餘如百四約之，得爲蝕分。五也。所蝕分，日以十八乘之，月以二十乘之，皆十五而一，爲泛用刻，不復因加。六也。日蝕定用刻在辰正前者，以十分之四爲虧初刻，六爲復末刻；未正後者，六爲虧初刻，四爲復末刻。不復相半。七也。五星乘數、除數，諸變皆通用之，不復變行異數。入進退曆，皆用度中率。八也。以定合初日與前疾初日、後疾初日與合前伏初日先後定數，各同名者，相消爲差；異名者，相從爲并。皆四而一。所得滿辰法，各爲日。乃以前日盈減、縮加其合後伏日變率，亦以後日盈加、縮減合前伏日變率。太白、辰星夕變，則返加減留退。二退度變率，若差於中率者，倍所差之數，曰伏差，以加減前疾日度變率。熒惑均加減前疾兩變日度變率。歲星、熒惑、鎮星前留日變率，若差於中率者，以所差之數爲度，加減前遲日變率。皆多於中率之數者，加之；少於中率者，減之。後留日變率，若差於中率者，以所差之數爲日，以加減後遲日變率及加減二退度變率。又以伏差加減後疾日度變率。多於中率之數者，減之；少於中率者，加

點的入交定分。又，望日在交點前減去一個時辰，在交點後加上一個時辰，其餘數若小於三百三十八分者，爲月全食。若大於三百三十八分，去減望差，其餘除以八十，得月食之食分。這是第四點。日食有食差，取合朔時刻太陽去黃白交點之定數，除以十五，以減一百零四，其餘稱爲定法。以食差去減合朔距黃白交點之分數。又在交點之前減兩個時辰，其餘爲陰曆交食。若不足減，反以之去減食差。在交點之後減兩個時辰，交點之前加三個時辰，其餘類同於陽曆交食。又從小滿起到小暑爲止，交食時刻距當日正午八刻以上者，均減去一個時辰；若小於三刻，則均加上一個時辰。從大寒起到立春爲止，交點之前五辰以上，從大暑起到立冬爲止，交點之後五個時辰以上，再減去一個時辰。不足減者，爲全食。加、減完畢，分別除以定法，以減十五，其餘爲食分。在陽曆交食者，取距黃白交點之分數，以食差加之，在交點之前，加一個時辰，交點之後，減一個時辰。以所得之數去減望差，其餘數除以四百，得數即爲食分。這是第五點。其交食之食分，日食乘以十八，月食乘以二十，均除以十五，得數爲泛用刻，不再相加。這是第六點。日食之定用刻在辰正時刻之前者，以其十分之四爲虧初刻數，十分之六爲復末刻數；在未正時刻之後者，以其十分之六爲月虧初刻數，十分之四爲月復末刻數。不再以一半平分初虧到復圓的時間。這是第七點。五大行星的乘數、除數，各變均通用之，不再在各變行中設置不同的常數。入五星之進退曆，均用其度中率計算。這是第八點。以行星與太陽之定合初日與其前疾行之初日、以後疾行初日與會合前之潛伏初日的先後定數，分別按其同名者，相減爲差；異名者，相加爲和。均除以四。所得除以辰法，分別爲日數。然後以前一日數在盈去減、在縮去加其會合後之伏日的變率，也以後一日數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其會合前之伏日的變率。金星、水星之夕變，則反加、減其留與退行之數。兩個退行度之變率，若與其日、度中率不同者，二倍其所差之數，稱之爲

之。其災惑均加減疾遲兩變日度變率。歲星、鎮星無遲，即加減前後順行日度變率。太白晨夕退行度變率，若差於中率者，亦倍所差之數爲度，加減本疾度變率。夕合前後伏，雖亦退行，不取加減。二留日變率，若差於中率者，以所差之數爲度，加減本遲度變率。皆多於中率之數加之，少於中率減之。其辰星二留日變率，若差於中率者，以所差之數爲度，各加減本遲度變率。疾行度變率，若差於中率者，以所差之數爲日，各加減留日變率。亦多於中率之數者，加之；少於中率者，減之。其留日變率，若少不足減者，侵減遲日變率。加減訖，皆爲日度定率。九也。《大衍》以四象考五星進退，或時弗叶。獻之加減頗異，而偶與天合。於是頒用，訖建中四年。

《五紀曆》

《寶應五紀曆》演紀上元甲子，距寶應元年壬寅，積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七十八算。

《五紀》通法：千三百四十。

策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

揲法：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

策餘：七千二十八。

用差：七千五百四十八。

挂限：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七。

三元之策：十五；餘二百九十二，

伏差，以之去加、減前疾行之日度變率。火星均加、減前疾行兩變的日度變率。木星、火星、土星之前留日之日、度變率，若與其中率不同者，以所差之數爲度數，去加、減前遲行日之變率。均大於其中率之數者，加之；小於其中率之數者，減之。後留日之變率，若與其中率不同者，以所差之數爲日數，以之去加、減後遲行日之變率以及二個退行度的變率。又以伏差去加、減後疾行之日、度變率。大於中率之數者，減之；小於中率之數者，加之。其中火星均加、減疾行、遲行兩變的日、度變率。木星、土星無遲行，便加、減前後順行兩變的日、度變率。金星之晨、夕退行度之變率，若與其中率不同者，亦二倍所差之數爲度數，以加、減其本疾行度之變率。其夕合之前後的伏日，雖也退行，但不進行加、減。二個留的日、度變率，若與其中率不同時，以所差之數爲度數，以加、減本遲行之日、度變率。均大於中率之數者加之，均小於中率之數者減之。其中水星之二個留日的日、度變率，若與其中率不同時，即以所差之數爲度數，分別去加、減本遲行度之變率。疾行度之日、度變率，若與其中率不同時，即以所差之數爲日數，分別用以加、減留日的變率。也是大於中率之數時，加之；小於中率之數時，減之。其留日之變率，若小且不足減時，接着去減遲行日的變率。加減完畢，均分別得到其日定率與度定率。這是第九點。《大衍曆》以四個象限考查五星運動，有時推算不準。郭獻之加減法頗爲奇異，并且偶然與天象吻合。於是頒行之，直至建中四年爲止。

《寶應五紀曆》曆元甲子歲，距離寶應元年壬寅歲，共積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七十八歲。

《五紀曆》通法：一千三百四十。

策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分。

揲法：三萬九千五百七十一分。

策餘：七千零八分。

用差：七千五百四十八分。

挂限：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七分。

三元之策：十五日；餘二百九十二分五秒。

秒五；秒母六。以象統爲母者，以四因之。

四象之策：二十九；餘七百一十一。

一象之策：七；餘五百一十二太。

天中之策：五；餘九十七，秒十一；秒母十八。

地中之策：六；餘百一十七，秒四；秒母三十。

貞悔之策：三；餘五十八，秒十七。

辰法：三百三十五。

刻法：百三十四。

乾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二，秒七十。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虛分三百四十二，秒七十。

歲差：十四，秒七十。

秒法：百。

秒之分母爲六。以象統爲分母者，又乘以四。

四象之策：二十九日；餘七百一十一分。

一象之策：七日；餘五百一十二又四分之三分。

天中之策：五日；餘九十七分十一秒；秒之分母爲十八。

地中之策：六日；餘一百一十七分四秒；秒之分母爲三十。

貞悔之策：三日；餘五十八分十七秒。

辰法：三百三十五。

刻法：一百三十四。

乾實：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二分七十秒。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餘三百四十二分七十秒。

歲差：十四分七十秒。

秒法：一百。

定 氣	盈 縮 分	先 後 數	損 益 率	朓 朒 積
冬 至	盈千三十七	先端	益七十八	朓初
小 寒	盈八百一十三	先千三十七	益六十一	朓七十八
大 寒	盈六百一十三	先千八百五十	益四十六	朓百三十九
立 春	盈四百三十	先二千四百六十三	益三十二	朓百八十五
雨 水	盈二百五十九	先二千八百九十三	益十九	朓二百一十七
驚 蟄	盈九十四	先三千一百五十二	益七	朓二百三十六
春 分	縮九十四	先三千二百四十六	損七	朓二百四十三
清 明	縮二百五十九	先三千一百五十二	損十九	朓二百三十六
穀 雨	縮四百三十	先二千八百九十三	損三十二	朓二百一十七
立 夏	縮六百一十三	先二千四百六十三	損四十六	朓百八十五
小 滿	縮八百一十三	先千八百五十	損六十一	朓百三十九

芒種	縮千三十七	先千三十七	損七十八	朧七十八
夏至	縮千三十七	後端	益七十八	朧初
小暑	縮八百一十三	後千三十七	益六十一	朧七十八
大暑	縮六百一十三	後千八百五十	益四十六	朧百三十九
立秋	縮四百三十	後二千四百六十三	益三十二	朧百八十五
處暑	縮二百五十九	後二千八百九十三	益十九	朧二百一十七
白露	縮九十四	後三千一百五十二	益七	朧二百三十六
秋分	盈九十四	後三千二百四十六	損七	朧二百四十三
寒露	盈二百五十九	後三千一百五十二	損十九	朧二百三十六
霜降	盈四百三十	後二千八百九十三	損三十二	朧二百一十七
立冬	盈六百一十三	後二千四百六十三	損四十六	朧百八十五
小雪	盈八百一十三	後千八百五十	損六十一	朧百三十九
大雪	盈千三十七	後千三十七	損七十八	朧七十八

定氣所有日及餘，以辰計之，曰辰數，與《大衍》同。

六虛之差七，秒七十。

轉終：分百三十六萬六千一百五十六。

轉終：日二十七，餘七百四十三，秒五。

秒法：三十七。

轉法：六十七。約轉分爲度，曰遠程。積遠程，曰轉積度。

定氣的日及餘分若換算爲時辰單位，稱之爲辰數，其數據與《大衍曆》相同。

黃道宿度中之虛宿餘分爲七分七十秒。

轉終：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分。

轉終：二十七日；餘七百四十三分五秒。

秒法：三十七。

轉法：六十七。除月離表中之轉分得各日月亮運動的度數，稱之爲遠程。累加各日遠程，稱爲轉積度。

終日	轉分列衰	損益率	朧朧積
一日	九百八十六退十二	益百三十五	朧初
二日	九百七十四退十二	益百一十七	朧百三十五
三日	九百六十二退十四	益九十九	朧二百五十二
四日	九百四十八退十五	益七十八	朧三百五十一

五日	九百三十三退十五	益五十六	朓四百二十九
六日	九百一十八退十六	益三十三	朓四百八十五
七日	九百二退十六	初益八 末損一	朓五百一十八
八日	八百八十六退十六	損十四	朓五百二十五
九日	八百七十退十五	損三十八	朓五百一十一
十日	八百五十五退十四	損六十二	朓四百七十三
十一日	八百四十一退十三	損八十五	朓四百一十一
十二日	八百二十八退十一	損百三	朓三百二十六
十三日	八百一十七退七	損百一十八	朓二百二十三
十四日	八百一十 ^{退三} _{進一}	初損百五 末益三十	朓百五
十五日	八百八進十一	益百二十八	朓三十
十六日	八百一十九進十三	益百一十五	朓百五十八
十七日	八百三十二進十四	益九十五	朓二百七十三
十八日	八百四十六進十五	益七十四	朓三百六十八
十九日	八百六十一進十六	益五十二	朓四百四十二
二十日	八百七十七進十六	益二十八	朓四百九十四
二十一日	八百九十三進十六	初益六 末損三	朓五百二十二
二十二日	九百九進十五	損二十	朓五百二十五
二十三日	九百二十四進十五	損四十二	朓五百五
二十四日	九百三十九進十五	損六十五	朓四百六十三
二十五日	九百五十四進十四	損八十九	朓三百九十八
二十六日	九百六十八進十一	損百九	朓三百九
二十七日	九百七十九進六	損百二十五	朓二百
二十八日	九百八十五 ^{進五} _{退四}	初損七十五 末益入後	朓七十五

七日：初，千一百九十一。末，百四十九。

十四日：初，千四十二。末，二百

七日：初數一千一百九十一分。末數，一百四十九分。

十四日：初數一千零四十二分。末數，二百九十

九十八。

二十一日：初，八百九十二。末，
四百四十八。

二十八日：初，七百四十三。末，
五百九十七。

八分。

二十一日：初數八百九十二分。末數，四百四十
八分。

二十八日：初數七百四十三分。末數，五百九十
七分。

入交陰、陽	屈伸率	屈伸積
一日	屈二十四	積初
二日	屈十七	積二十四
三日	屈十一	積四十一
四日	屈八	積五十二
五日	屈十一	積六十
六日	屈十七	積一度四
七日	初屈十八 末伸六	積一度二十一
八日	伸十七	積一度三十三
九日	伸十一	積一度十六
十日	伸八	積一度五
十一日	伸十一	積六十四
十二日	伸十七	積五十三
十三日	伸二十四	積三十六
十四日	初伸十二 末屈入後	積十二

半紀：六百七十。

象積：四百八十。

辰刻：八刻，分百六十。

昏明：刻各二刻，分二百四十。

交終：三億六千四百六十四萬三
千七百六十七。

交終：日二十七；餘二百八十
四，秒三千七百六十七。

交中：日十三；餘八百一十二，
秒千八百八十三半。

半紀：六百七十分。

象積：四百八十分。

辰刻：八刻一百六十分。

昏刻與明刻：均為二刻二百四十分。

交終：三億六千四百六十四萬三千七百六十
七秒。

交終：二十七日；餘二百八十四分三千七百
六十七秒。

交中：十三日；餘八百一十二分一千八百八
十三秒半。

朔差：日二；餘四百二十六，秒六千二百三十三。

望差：日一；餘二百一十三，秒三千一百一十六半。

望數：日十四；餘千二十五，秒五千。

交限：日十二；餘五百九十八，秒八千七百六十七。

交率：六十一。

交數：七百七十七。凡春分後陰曆交後，秋分後陽曆交後，爲月道同名。餘皆爲異名。

辰分：百一十三。

秒法：一萬。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千一百六十五。

太陰損益差：冬至、夏至，益十九，積七十六。小寒、小暑，益十七，積九十五。大寒、大暑，益十四，積百一十一。立春、立秋，益十二，積百二十五。雨水、處暑，益十，積百三十七。驚蟄、白露，益七，積百四十七。春分、秋分，損七，積百五十四。清明、寒露，損十，積百四十七。穀雨、霜降，損十二，積百三十七。立夏、立冬，損十四，積百二十五。小滿、小雪，損十七，積百一十一。芒種、大雪，損十九，積九十五。依定氣求朏朒術入之，各得其望日所入定數。

太陽每日蝕差：月在陰曆，自秋分後，春分前，皆以四百五十七爲蝕差；入春分後，日損五分；入夏至初日，損不盡者七；乃自後日益五分。月在陽曆，自春分後，秋分前，亦以四百五十七爲蝕差；入秋分後，日損五分；入冬至初日，損不盡者七；乃自後日益五分，各得朔日所入定數。

朔差：二日；餘四百二十六分六千二百三十三秒。

望差：一日；餘二百一十三分三千一百一十六秒半。

望數：十四日；餘一千零二十五分五千秒。

交限：十二日；餘五百九十八分八千七百六十七秒。

交率：六十一。

交數：七百七十七。凡是春分後月亮在陰曆，且在黃白交點之後；秋分後月亮在陽曆，且在黃白交點之後，均與月道同名。其餘皆爲不同名。

辰分：一百一十三。

秒法：一萬。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一千一百六十五。

月亮損益差：冬至、夏至，益十九，積七十六。小寒、小暑，益十七，積九十五。大寒、大暑，益十四，積百一十一。立春、立秋，益十二，積百二十五。雨水、處暑，益十，積百三十七。驚蟄、白露，益七，積百四十七。春分、秋分，損七，積百五十四。清明、寒露，損十，積百四十七。穀雨、霜降，損十二，積百三十七。立夏、立冬，損十四，積百二十五。小滿、小雪，損十七，積百一十一。芒種、大雪，損十九，積九十五。按照定氣求太陽改正值朏朒積的算法推求，即各得其望日的月亮改正定數。

太陽每日食差：月亮在陰曆，從秋分後至春分前，均以四百五十七分爲日食食差；自春分起，每日減少五分，至夏至初日，剩餘七分。此後每日復增加五分。月亮在陽曆，從春分起至秋分前，亦以四百五十七分爲各日日食食差，進入秋分後，每日減少五分，至冬至初日，剩餘七分；此後每日復增加五分，即各得朔日日食食差之定數。

歲星

終率：五十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二，秒三十六。

終日：三百九十八；餘千一百六十二，秒三十六。

變差：十四，秒八十八。

象算：九十一；餘百五，秒十八。

爻算：十五；餘七十三，秒四十六，微分三十二。

乘數：五。

除數：四。

熒惑

終率：百四萬五千八十八，秒八十三。

終日：七百七十九；餘千二百二十八，秒八十三。

變差：三十二，秒五十七。

象算：九十一；餘百六，秒二十八，微分五十四。

爻算：十五；餘七十三，秒五十四，微分七十三。

乘數：百二十七。

除數：三十。

鎮星

終率：五十萬六千六百二十三，秒二十九。

終日：三百七十八；餘百三，秒二十九。

變差：九，秒八十七。

象算：九十一；餘百四，秒八十六，微分六十六。

爻算：十五；餘七十三，秒三十一，微分十一。

乘數：十二。

除數：十一。

太白

終率：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九，秒九。

終日：五百八十三；餘千二百二

木星

終率：五十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二分三十六秒。

終日：三百九十八日；餘一千一百六十二分三十六秒。

歲差：十四分八十八秒。

象算：九十一算；餘一百零五分一十八秒。

爻算：十五算；餘七十三分四十六秒三十二微分。

乘數：五。

除數：四。

火星

終率：一百零四萬五千零八十八分八十三秒。

終日：七百七十九日；餘一千二百二十八分八十三秒。

歲差：三十二分五十七秒。

象算：九十一算；餘一百零六分二十八秒五十四微分。

爻算：十五算；餘七十三分五十四秒七十三微分。

乘數：一百二十七。

除數：三十。

上星

終率：五十萬六千六百二十三分二十九秒。

終日：三百七十八日；餘一百零三分二十九秒。

歲差：九分八十七秒。

象算：九十一算；餘一百零四分八十六秒六十六微分。

爻算：十五算；餘七十三分三十一秒十一微分。

乘數：十二。

除數：十一。

金星

終率：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分九秒。

終日：五百八十三日；餘一千二百二十九分

十九，秒九。

中合：二百九十二；餘千二百八十四，秒五十九，微分七十二。

變差：四十九，秒七十二。

象算：九十一；餘百七，秒三十五，微分七十二。

爻算：十五；餘七十三，秒七十二，微分六十。

乘數：十五。

除數：二。

辰星

終率：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八，秒六十六。

終日：百一十五；餘千一百七十八，秒六十六。

中合：五十七；餘千二百五十九，秒三十三。

變差：五十，秒八十五。

象算：九十一；餘百七，秒四十二，微分七十八。

爻算：十五；餘七十三，秒七十三，微分七十七。

秒法：百。

微分法：九十六。

九秒。

半終日：二百九十二日；餘一千二百八十四分五十九秒七十二微分。

歲差：四十九分七十二秒。

象算：九十一算；餘一百零七分三十五秒七十二微分。

爻算：十五算；餘七十三分七十二秒六十微分。

乘數：十五。

除數：二。

水星

終率：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八分六十六秒。

終日：一百一十五日；餘一千一百七十八分六十六秒。

半終日：五十七日；餘一千二百五十九分三十三秒。

歲差：五十分八十五秒。

象算：九十一算；餘一百零七分四十二秒七十八微分。

爻算：十五算；餘七十三分七十三秒七十七微分。

秒法：一百。

微分法：九十六。

星名	爻目	損益率	進退積	爻目	損益率	進退積
歲星	少陽初 少陰	益三百四十一	進空 退	老陽初 老陰	損五十四	進千三百五十七 退
	少陽二 少陰	益三百一十八	進三百四十一 退	老陽二 老陰	損百四十六	進千三百三 退
	少陽三 少陰	益二百七十七	進六百五十九 退	老陽三 老陰	損二百二十一	進千一百五十七 退
	少陽四 少陰	益二百二十一	進九百三十六 退	老陽四 老陰	損二百七十七	進九百三十六 退
	少陽五 少陰	益百四十六	進千一百五十七 退	老陽五 老陰	損三百一十八	進六百五十九 退
	少陽上 少陰	益五十四	進千三百三 退	老陽上 老陰	損三百四十一	進三百四十一 退

熒惑	少陽初 益五百四十五 少陰	進空 退	老陽初 損八十二 老陰	進二千一百三十九 退
	少陽二 益五百四 少陰	進五百四十五 退	老陽二 損二百二十七 老陰	進二千五十七 退
	少陽三 益四百三十七 少陰	進千四十九 退	老陽三 損三百四十四 老陰	進千八百三十 退
	少陽四 益三百四十四 少陰	進千四百八十六 退	老陽四 損四百三十七 老陰	進千四百八十六 退
	少陽五 益二百二十七 少陰	進千八百三十 退	老陽五 損五百四 老陰	進千四十九 退
	少陽上 益八十二 少陰	進二千五十七 退	老陽上 損五百四十五 老陰	進五百四十五 退
鎮星	少陽初 益七百四十二 少陰	進空 退	老陽初 損百八 老陰	進二千八百七十七 退
	少陽二 益六百八十一 少陰	進七百四十二 退	老陽二 損三百 老陰	進二千七百六十八 退
	少陽三 益五百八十六 少陰	進千四百二十三 退	老陽三 損四百五十九 老陰	進二千四百六十八 退
	少陽四 益四百五十九 少陰	進二千九 退	老陽四 損五百八十六 老陰	進二千九 退
	少陽五 益三百 少陰	進二千四百六十八 退	老陽五 損六百八十一 老陰	進千四百二十三 退
	少陽上 益百八 少陰	進二千七百六十八 退	老陽上 損七百四十二 老陰	進七百四十二 退
太白	少陽初 益百一十二 少陰	進空 退	老陽初 損十九 老陰	進四百三十六 退
	少陽二 益百二 少陰	進百一十二 退	老陽二 損四十七 老陰	進四百一十七 退
	少陽三 益八十八 少陰	進二百一十四 退	老陽三 損六十八 老陰	進三百七十 退
	少陽四 益六十八 少陰	進三百二 退	老陽四 損八十八 老陰	進三百二 退
	少陽五 益四十七 少陰	進三百七十 退	老陽五 損百二 老陰	進二百一十四 退
	少陽上 益十九 少陰	進四百一十七 退	老陽上 損百一十二 老陰	進百一十二 退
辰星	少陽初 益二百八十三 少陰	進空 退	老陽初 損四十一 老陰	進千八十八 退
	少陽二 益二百五十八 少陰	進二百八十三 退	老陽二 損百一十三 老陰	進千四十七 退
	少陽三 益二百二十一 少陰	進五百四十一 退	老陽三 損百七十二 老陰	進九百三十四 退

	少陽四 益百七十二 少陰	進退 七百六十二	老陽四 損二百二十一 老陰	進退 七百六十二
	少陽五 益百一十三 少陰	進退 九百三十四	老陽五 損二百五十八 老陰	進退 五百四十一
	少陽上 益四十一 少陰	進退 千四十七	老陽上 損二百八十三 老陰	進退 二百八十三

星目	變行目	變行日中率	變行度中率	差行損益率
歲星	合後伏	十七日百四十五分	行三度一百四十五分	先遲，日益疾二分
	前順	百一十四日	行十八度二百八十九分	先疾，二日益遲一分
	前留	二十七日		
	前退	四十一日	退五度百六十二分	先遲，四日益疾三分
	後退	四十一日	退五度百六十三分	先疾，四日益遲三分
	後留	二十七日		
	後順	百一十四日	行十八度二百八十九分	先遲，二日益疾一分
	合前伏	十七日百四十六分	行三度一百四十六分	先疾，日益遲二分
熒惑	合後伏	七十一日三百二十二分	行五十四度三百二十二分	先疾，五日益遲七分
	前疾	百八日	行七十度	先疾，三日益遲一分
	前次疾	百六日	行六十六度	先疾，九日益遲四分
	前遲	六十日	行二十五度	先疾，日益遲四分
	前留	十三日		
	前退	三十一日	退八度二百一十分	先遲，六日益疾五分
	後退	三十一日	退八度二百一十分	先疾，六日益遲五分
	後留	十三日		
	後遲	六十日	行二十五度	先遲，日益疾四分
	後次疾	百六日	行六十六度	先遲，九日益疾二分
	後疾	百八日	行七十度	先遲，三日益疾一分
	合前伏	七十一日三百二十三分	行五十四度三百二十二分	先遲，五日益疾七分
	合後伏	十八日百八十四分	行一度百八十四分	先遲，日益疾二分

鎮星	前順	八十三日	行七度百二分	先疾，三日益遲一分
	前留	三十七日百六十四分		
	前退	五十日	退二度百四十七分	先遲，十四日益疾一分
	後退	五十日	退二度百四十七分	先疾，十四日益遲一分
	後留	三十七日百六十四分		
	後順	八十三日	行七度百二分	先遲，三日益疾一分
	合前伏	十八日百八十四分	行一度百八十四分	先疾，日益遲二分
太白	晨合後伏	四十一日二百八十分	行五十二度二百八十分	先疾，五日益遲八分
	夕疾行	百七十一日	行二百六度	先疾，五日益遲四分
	夕平行	十二日	行十二度	
	夕遲行	四十三日	行三十一度	先疾，日益遲五分
	夕留	八日		
	夕退	十日	退五度	先遲，日益疾四分
	夕合前伏	六日	退五度	先遲，日益疾四十二分
	夕合後伏	六日	退五度	先疾，日益遲四十二分
	晨退	十日	退五度	先疾，日益遲四分
	晨留	八日		
	晨遲行	四十三日	行三十一度	先遲，日益疾五分
	晨平行	十二日	行十二分	
	晨疾行	百七十一日	行二百六度	先遲，五日益疾四分
	晨合前伏	四十一日二百八十分	行五十二度二百八十分	先遲，三日益疾八分
	晨合後伏	十六日三百一十五分	行三十三度三百一十五分	先遲，日益疾十一分
辰星	夕疾行	十二日	行十七度	先疾，日益遲二十五分
	夕平行	九日	行九度	
	夕遲行	六日	行四度	先疾，日益遲三十八分
	夕留	三日		

夕合前伏	十一日	退六度	先遲，日益疾十五分
夕合後伏	十一日	退六度	先疾，日益遲十五分
晨留	三日		
晨遲行	六日	行四度	先遲，日益疾三十八分
晨平行	九日	行九度	
晨疾行	十二日	行十七度	先遲，日益疾二十五分
晨合前伏	十六日三百一十五分	行三十三度三百一十五分	先疾，日益遲十一分

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詔司天徐承嗣與夏官正楊景風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軌漏、交會，悉如《五紀》法。惟發斂加時無辰法，皆以象統乘小餘，通法而一，為半辰數。餘五因之，六刻法除之，得刻。不盡，六而一，為刻分。其軌漏，夜半刻分以刻法準象積取其數用之，以刻法通夜半定漏刻，內分，二十而一，為晨初餘數。月蝕去交分，如二百七十九已下者，既。已上，以減望差，六十六約之，為蝕分。日蝕差亦十五約之，以減八十五，餘為定法。又加減去交分訖，以減望差，八十五約之，得蝕分。日法不同也。其五星寫《麟德曆》舊術，因冬至後夜半平合日算，加合後伏日及餘，即平見日算。金、水先得夕見；其滿晨見伏日及餘秒去之，餘為晨平見。求入常氣，以取定見而推之。《麟德曆》之啓蟄，《正元曆》之雨水；《麟德曆》之雨水，《正元曆》之驚蟄也。《麟德曆》熒惑前、後疾變度率，初行入氣

德宗時期，《五紀曆》推算節氣與合朔時刻稍後於實際時刻，五大行星位置的推測也與《大衍曆》推算的結果差別很大。因此詔司天官徐承嗣與夏官正楊景風等人，綜合《麟德曆》與《大衍曆》之要點編製新曆法。其曆元日月五星俱起於赤道虛宿四度。建中四年新曆編成，起名為《正元曆》。該曆的節氣合朔、發斂、太陽運動、月亮運動、晷影漏刻、日月交食等算法，均與《五紀曆》相同。僅在推發斂加時刻算法中没有辰法，均以象統二十四乘小餘，除以通法，得半辰之數。其餘乘以五，除以六倍的刻法，得刻數。除不盡者，除以六，得數為刻分。其晷影漏刻算法中，取其半個夜漏刻之刻分，乘以刻法，除以象積四百八十，然後以刻法乘半個夜漏刻之刻數，加上剛剛換算後的分子，得數除以二十，稱為晨初餘數。月食時刻距黃白交點之定分若小於二百七十九，為月全食；大於此數，用以減望差，其餘除以六十六，為月食之食分。日食食差也除以十五，以減八十五，其餘為定法。又以定法加或減日食距黃白交點定分，得數以減望差，再除以八十五，即為日食食分。因為所用通法數值不同。其中五星算法照搬《麟德曆》，以冬至夜半距其後太陽與行星會合之平日數，加平合後行星不見的日數及餘分，即其星始見的平日數。金星與水星得其夕始見之平日數，以此二星晨見與不見各段日餘累減之，即得其晨見各段的平日數。求距常氣的日數，以定見時刻推算它。《麟

差行，日益遲、疾一分，《正元曆》則二分，亦度母不同也。詔起五年正月行新曆。會朱泚之亂，改元興元。自是頒用，訖元和元年。

《正元曆》

《建中正元曆》演紀上元甲子，距建中五年甲子，歲積四十萬二千九百算外。

《正元》通法：千九十五。

策實：三十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三。

揲法：三萬二千三百三十六。

章閏：萬一千九百一十一。

策餘：五千七百四十三。

用差：六千一百六十八。

挂限：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三。

三元之策：十五；餘二百三十九，秒七。

四象之策：二十九；餘五百八十一。

一象之策：七；餘四百一十九。

中盈分：四百七十八，秒一十四。

朔虛分：五百一十四。

象統：二十四。

象位：六。

天中之策：五；餘七十九，秒五十五；秒母：七十二。

地中之策：六；餘九十五，秒四十三；秒母：六十。

貞悔之策：三；餘四十七，秒五十一半。

刻法：二百一十九。六刻法千三百一十四。

乾實：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五，秒二。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虛分二百八十，秒二。

德曆》中的啓蟄，即《正元曆》中之雨水；《麟德曆》中之雨水，即《正元曆》中之驚蟄。《麟德曆》火星之前疾與後疾之變度率中，初行入氣差行，每日增加遲或疾各一分，《正元曆》則增加二分，也是因為其度的分母不同的緣故。詔令從五年正月起行用新曆。適逢朱泚之亂，改年號為興元。從興元元年起用，至元和元年為止。

《建中正元曆》曆元甲子歲，距建中五年甲子歲，共積四十萬二千九百歲。

《正元曆》通法：一千零九十五。

策實：三十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三分。

揲法：三萬二千三百三十六分。

章閏：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一分。

策餘：五千七百四十三分。

用差：六千一百六十八分。

挂限：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三分。

三元之策：十五日；餘二百三十九分七秒。

四象之策：二十九日；餘五百八十一分。

一象之策：七日；餘四百一十九分。

中盈分：四百七十八分一十四秒。

朔虛分：五百一十四分。

象統：二十四。

象位：六。

天中之策：五日；餘七十九分五十五秒；秒之分母：七十二。

地中之策：六日；餘九十五分四十三秒；秒之分母：六十。

貞悔之策：三日；餘四十七分五十一秒半。

刻法：二百一十九。六倍刻法：一千三百一十四。

乾實：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五分二秒。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餘二百八十分二秒。

歲差：十二，秒二。

秒母：百。

歲差：十二分二秒。

秒母：一百。

定氣	盈縮分	先後數	損益率	朧朧積
冬至	盈八百四十八	先端	益六十三	朧初
小寒	盈六百六十四	先八百四十八	益五十	朧六十三
大寒	盈五百一	先千五百一十二	益三十七	朧百一十三
立春	盈三百五十一	先二千一十三	益二十六	朧百五十
雨水	盈二百一十二	先二千三百六十四	益十六	朧百七十六
驚蟄	盈七十七	先二千五百七十六	益六	朧百九十二
春分	縮七十七	先二千六百五十三	損六	朧百九十八
清明	縮二百一十二	先二千五百七十六	損十六	朧百九十二
穀雨	縮三百五十一	先二千三百六十四	損二十六	朧百七十六
立夏	縮五百一	先二千一十三	損三十七	朧百五十
小滿	縮六百六十四	先千五百一十二	損五十	朧百一十三
芒種	縮八百四十八	先八百四十八	損六十三	朧六十三
夏至	縮八百四十八	後端	益六十三	朧初
小暑	縮六百六十四	後八百四十八	益五十	朧六十三
大暑	縮五百一	後千五百一十二	益三十七	朧百一十三
立秋	縮三百五十一	後二千一十三	益二十六	朧百五十
處暑	縮二百一十二	後二千三百六十四	益十六	朧百七十六
白露	縮七十七	後二千五百七十六	益六	朧百九十二
秋分	盈七十七	後二千六百五十三	損六	朧百九十八
寒露	盈二百一十二	後二千五百七十六	損十六	朧百九十二
霜降	盈三百五十一	後二千三百六十四	損二十六	朧百七十六
立冬	盈五百一	後二千一十三	損三十七	朧百五十
小雪	盈六百六十四	後千五百一十二	損五十	朧百一十三
大雪	盈八百四十八	後八百四十八	損六十三	朧六十三

定氣辰數同《大衍》。

六虛之差六，秒二十。

轉終：分三億一百七十二萬一百三十二。

轉終：日二十七；餘六百七，秒百三十二。

入轉秒法：一萬。

轉法：二百一十九。約轉分爲度，曰遼程。積遼程，曰轉積度。

定氣長度之時辰數與《大衍曆》相同。

黃道宿度中之虛宿餘分爲六分二十秒。

轉終：三億零一百七十二萬零一百三十二分。

轉終：二十七日；餘六百零七分一百三十二秒。

入轉秒法：一萬。

轉法：二百一十九。以轉法除轉分得數爲度數，稱爲遼程。累加各日遼程，爲轉積度。

終日	轉分列表	損益率	朓朒積
一日	三千二百二十二退三十八	益百一十	朓初
二日	三千一百八十四退四十	益九十六	朓百一十
三日	三千一百四十四退四十五	益八十一	朓二百六
四日	三千九十九退四十九	益六十四	朓二百八十七
五日	三千五十退四十九	益四十六	朓三百五十一
六日	三千一退五十三	益二十七	朓三百九十七
七日	二千九百四十八退五十二	初益七 末損一	朓四百二十四
八日	二千八百九十六退五十二	損十二	朓四百三十
九日	二千八百四十四退四十九	損三十一	朓四百一十八
十日	二千七百九十五退四十九	損五十一	朓三百八十七
十一日	二千七百四十六退四十六	損六十八	朓三百三十六
十二日	二千七百退三十	損八十五	朓二百六十八
十三日	二千六百七十退二十二	損九十六	朓百八十三
十四日	二千六百四十八退十 進三	初損八十七 末益二十五	朓八十七
十五日	二千六百四十一進三十六	益百七	朒二十五
十六日	二千六百七十七進四十三	益九十四	朒百三十二
十七日	二千七百二十進四十五	益七十八	朒二百二十六
十八日	二千七百六十五進四十九	益六十一	朒三百四

十九日	二千八百一十四進五十三	益四十二	朒三百六十五
二十日	二千八百六十七進五十二	益二十三	朒四百七
二十一日	二千九百一十九進五十二	初益五 末損二	朒四百三十
二十二日	二千九百七十一進四十九	損十六	朒四百三十三
二十三日	三千二十進四十九	損三十五	朒四百一十七
二十四日	三千六十九進四十九	損五十三	朒三百八十二
二十五日	三千一百一十八進四十六	損七十一	朒三百二十九
二十六日	三千一百六十四進三十六	損八十八	朒二百五十八
二十七日	三千二百進二十	損百二	朒百七十
二十八日	三千二百二十進十一 退九	初損六十八 末益四十二	朒六十八

七日：初九百七十三，末百二十二。

十四日：初八百五十一，末二百四十四。

二十一日：初七百二十九，末三百六十六。

二十八日：初六百七，末四百八十八。

七日：初數九百七十三分，末數一百二十二分。

十四日：初數八百五十一分，末數二百四十四分。

二十一日：初數七百二十九分，末數三百六十六分。

二十八日：初數六百零七分，末數四百八十八分。

入交陰陽	屈伸率	屈伸積
一日	屈七十八	積初
二日	屈五十六	積七十八
三日	屈三十六	積百三十四
四日	屈二十六	積百七十
五日	屈三十六	積百九十六
六日	屈五十六	積一度十三
七日	初屈五十九 末伸二十	積一度六十九
八日	伸五十六	積一度百八

九日	伸三十六	積一度五十二
十日	伸二十六	積一度十六
十一日	伸三十六	積二百九
十二日	伸五十六	積百七十三
十三日	伸七十八	積百一十七
十四日	初伸三十九 末屈入後	積三十九

辰刻：八刻，分七十三。

刻法：二百一十九。

昏明刻：各二刻，分百九半。

交終：分二億九千七百九十七萬三千八百一十五。

交終：日二十七；餘二百三十二，秒三千八百一十五。

交中：日十三；餘六百六十三，秒六千九百七半。

朔差：日二；餘三百四十八，秒六千一百八十五。

望差：日一；餘百七十四，秒三千九十二半。

望數：日十四；餘八百三十八。

交限：日十二；餘四百八十九，秒三千八百一十五。

交率：六十一。

交數：七百七十七。

交辰法：九十一少。

秒法：一萬。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九百四十五。

太陰損益差：冬至、夏至，益十六，積六十二。小寒、小暑，益十三，積七十八。大寒、大暑，益十一，積九十一。立春、立秋，益十，積百二。雨水、處暑，益八，積百一十二。驚蟄、白露，益六，積百二十。春分、秋分，損六，積百二十。

辰刻：八刻七十三分。

刻法：二百一十九。

昏刻、明刻：均爲二刻一百零九分半。

交終：二億九千七百九十七萬三千八百一十五分。

交終：二十七日；餘二百三十二分三千八百一十五秒。

半交終：十三日；餘六百六十三分六千九百零七秒半。

朔差：二日；餘三百四十八分六千一百八十五秒。

望差：一日；餘一百七十四分三千零九十二秒半。

望數：十四日；餘八百零三十八分。

交限：十二日；餘四百八十九分三千八百一十五秒。

交率：六十一。

交數：七百七十七。

交辰法：九十一又四分之一。

秒法：一萬。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九百四十五。

月亮損益差：冬至、夏至，益十六，積六十二。小寒、小暑，益十三，積七十八。大寒、大暑，益十一，積九十一。立春、立秋，益十，積一百零二。雨水、處暑，益八，積一百一十二。驚蟄、白露，益六，積一百二十。春分、秋分，損六，積一百二十六。清明、寒露，損八，積一百二十。穀雨、霜降，損十，積一百一十二。立

六。清明、寒露，損八，積百二十。穀雨、霜降，損十，積百一十二。立夏、立冬，損十一，積百二。小滿、小雪，損十三，積九十一。芒種、大雪，損十六，積七十八。以損益依入定氣求朏朒術入之，各得其望日所入定數。

太陽每日蝕差：月在陰曆，自秋分後、春分前，皆以三百七十三爲蝕差；入春分後，日損四分；入夏至初日，損不盡者六；乃自後日益四分。月在陽曆，自春分後、秋分前，亦以三百七十三爲蝕差；入秋分後，日損四分；入冬至初日，損不盡者六；乃自後日益四分：各得朔日所入定數。

歲星

終率：四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秒四。

終日：三百九十八；餘九百五十，秒四。

合後伏：日十七；餘千二十三。

熒惑

終率：八十五萬四千七，秒七十九。

終日：七百七十九；餘千二，秒七十九。

合後伏：日七十一；餘千四十九。

鎮星

終率：四十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四，秒六十三。

終日：三百七十八；餘八十四，秒六十三。

合後伏：日十八；餘五百九十。

太白

終率：六十三萬九千三百八十九，秒二十八。

終日：五百八十三；餘千四，秒

夏、立冬，損十一，積一百零二。小滿、小雪，損十三，積九十一。芒種、大雪，損十六，積七十八。按照定氣求太陽改正值朏朒積的算法推求，即各得其望日的月亮改正定數。

太陽每日食差：月亮在陰曆，從秋分後至春分前，均以三百七十三分爲日食食差；自春分起，每日減少四分，至夏至初日，剩餘六分。此後每日增加四分。月亮在陽曆，從春分後至秋分前，亦以三百七十三分爲每日日食食差；自秋分起，每日減少四分，至冬至初日，剩餘六分。此後每日復增加四分，即各得朔日日食食差之定數。

木星

終率：四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分四秒。

終日：三百九十八日；餘九百五十分四秒。

會合後不見日數：十七日；餘一千零二十三分。

火星

終率：八十五萬四千零七分七十九秒。

終日：七百七十九日；餘一千零二分七十九秒。

會合後不見日數：七十一日；餘一千零四十九分。

土星

終率：四十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四分六十三秒。

終日：三百七十八日；餘八十四分六十三秒。

會合後不見日數：十八日，餘五百九十分。

金星

終率：六十三萬九千三百八十九分二十八秒。

終日：五百八十三日；餘一千零四分二十八

二十八。

晨合後伏：日四十一；餘九百一十五。

夕見伏：日二百五十六；餘五百二，秒一十四。

晨見伏：日三百二十七；餘五百二，秒一十四。

辰星

終率：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八，秒四半。

終日：百一十五；餘九百六十三，秒四半。

晨合後伏：日十六；餘千四十。

夕見伏：日五十二；餘四百八十一，秒五十二少。

晨見伏：日六十三；餘四百八十一，秒五十二少。

秒法：一百。

五星平見加減差

歲星

初見，去日十四度。見。入冬至，畢小寒，均減六日。自入大寒後，日損百九分半。入春分初日，依平。自後日加百四十五分半。入立夏，畢小滿，均加六日。自入芒種後，日損百四十五分。入夏至，畢立秋，均加四日。自入處暑後，日損二百九十一分半。入白露初日，依平。自後日減八十七分。入小雪，畢大雪，均減六日。

熒惑

初見，去日十七度。見。入冬至初日，減二十七日。自後日損九百八十五分半。入大寒初日，依平。自後日加六百五十七分。入驚蟄，畢穀雨，均加二十七日。自入立夏後，日損三百二十三分。入立秋，依平。自入處暑後，日減三百二十三分。入小

秒。

晨會合後不見日數：四十一日；餘九百一十五分。

夕見與不見總日數：二百五十六日；餘五百零二分一十四秒。

晨見與不見總日數：三百二十七日；餘五百零二分一十四秒。

水星

終率：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分四秒半。

終日：一百一十五日；餘九百六十三分四秒半。

晨會合後不見日數：十六日；餘一千零四十分。

夕見與不見總日數：五十二日；餘四百八十一分五十二又四分之一秒。

晨見與不見總日數：六十三日；餘四百八十一分五十二又四分之一秒。

秒法：一百。

五星見日平運動之加減差數

木星

始見時，距離太陽十四度。見：從冬至起，至小寒止，均減六日。自從大寒以後，每日減少一百零九分半。至春分初日，持平。此後每日增加一百四十五分半。從立夏起，至小滿止，均加六日。自從芒種以後，每日減少一百四十五分。從夏至起，至立秋止，均加四日。自從處暑以後，每日減少二百九十一分半。至白露初日，持平。此後每日減少八十七分。自小雪起，至大雪止，均減六日。

火星

始見時，距離太陽十七度。見：在冬至初日，減少二十七日。此後每日減少九百八十五分半。至大寒初日，持平。此後每日加六百五十七分。自驚蟄起，至穀雨止，均加二十七日。從立夏起，每日減少三百二十三分。至立秋，持平。自從處暑以後，每日減少三百二十三分。從小雪起，至大雪止，均減二十七日。

雪，畢大雪，均減二十七日。

鎮星

初見，去日十七度。見。入冬至初日，減四日。自後日益百四十五分半。入大寒，畢春分，均減八日。自入清明後，日損九十六分。入小暑初日，依平。自後日加百四十五分半。入白露初日，加八日。自後日損二百九十一分。入秋分，均加四日。自入寒露後，日損九十六分。入小雪初日，依平。自後日減百四十五分半。

太白

初見，去日十一度。夕見：入冬至初日，依平。自後日減百六十三分。入雨水，畢春分，均減九日。自入清明後，日減百六十三分。入芒種，依平。自入夏至，日加百六十三分。入處暑，畢秋分，均加九日。自入寒露後，日損百六十三分。入大雪，依平。晨見：入冬至，依平。入小寒後，日加百九分半。入立春，畢立夏，均加三日。入小滿後，日損百九分半。入夏至，依平。入小暑後，日減百九分半。入立秋，畢立冬，均減三日。入小雪後，日損百九分半。

辰星

初見，去日十七度。夕見：入冬至，畢清明，依平。入穀雨，畢芒種，均減二日。入夏至，畢大暑，依平。入立秋，畢霜降，應見不見。其在立秋及霜降二氣之內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有水、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入立冬，畢大雪，依平。晨見：入冬至，均減四日。入小寒，畢雨水，均減三日。其在雨水氣內，去日度如前，晨無水、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不見。入驚蟄，畢立夏，應見不見。其在立夏氣內，去日度如前，晨有水、火、土、金一星已上者，亦見。入小滿，畢

上星

始見時，距離太陽十七度。見：在冬至初日，減四日。此後每日增加一百四十五分半。從大寒起，至春分止，均減少八日。自從清明以後，每日減少九十六分。至小暑初日，持平。此後每日加上一百四十五分半。至白露初日，加八日。此後每日減少二百九十一分。自秋分起，均加四日。從寒露開始，每日減少九十六分。至小雪初日，持平。此後每日減少一百四十五分半。

金星

始見時，距離太陽十一度。夕見：在冬至初日，持平。此後每日減少一百六十三分。從雨水起，至春分止，均減九日。自從清明以後，每日減少一百六十三分。至芒種，持平。從夏至起，每日增加一百六十三分。自處暑起，至秋分止，均加九日。自寒露之後，每日減少一百六十三分。至大雪，持平。晨見：在冬至，持平。從小寒開始，每日增加一百零九分半。自立春起，至立夏止，均加三日。自小滿之後，每日減少一百零九分半。至夏至，持平。從小暑開始，每日減少一百零九分半。從立秋起，至立冬止，均減三日。自小雪之後，每日減少一百零九分半。

水星

始見時，距離太陽十七度。夕見：從冬至起，至清明止，持平。自穀雨起，至芒種止，均減二日。從夏至起，至大暑止，持平。自立秋起，至霜降止，應當見而看不見。在立秋及霜降二氣之內，距離太陽大於十八度而小於三十六度，出現水、火、土、金星之一星以上者，可見。自立冬起，至大雪止，持平。晨見：自冬至起，均減四日。從小寒起，至雨水止，均減三日。在雨水之氣以內，距離太陽之度數如前所述範圍，清晨如沒有水、火、土、金星之一星以上者，不可見。自驚蟄起，至立夏止，應當見而看不見。在立夏之氣以內，距離太陽之度數如前述之範圍，清晨若有水、火、土、金星之一星以上者，也可見。自小滿起，至寒露止，持

寒露，依平。入霜降，畢立冬，均加一日。入小雪，畢大雪，依平。

五星變行加減差日、度率

歲星

前順：差行。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九百七十一分。先疾，二日益遲三分。

前留：二十六日。

前退：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先遲，日益疾二分。

後退：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先疾，日益遲二分。

後留：二十五日。

後順：差行。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九百七十一分。先遲，二日益疾三分。日盡而夕伏。

熒惑

前疾：入冬至初日，二百四十三日行百六十五度。自後三日損日度各二。小寒初日，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自後二日損日度各一。穀雨四日，依平。畢小滿九日，百七十八日行百度。自九日後，三日損日度各一。夏至初日，依平。畢六日，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自六日後，每三日益日度各一。立秋初日，百八十四日行百六度。自後每日益日度各一。白露初日，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自後五日益日度各六。秋分初日，二百三十二日行百五十四度。自後每日益日度各一。寒露初日，二百四十七日行百六十九度。自後五日益日度各三。霜降五日，依平。畢立冬十三日，二百五十九日行百八十一度。自入十三日後，二日損日度各一。

前遲：差行。入冬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遲三分。自入小寒後，三日損日度各一。大寒初

平。從霜降起，至立冬止，均加一日。自小雪起，至大雪止，持平。

五星變行加減差日、度率

木星

前順：差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九百七十一分。先疾，二日益遲三分。

前留：二十六日。

前退：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先遲，日益疾二分。

後退：差行。四十二日，退六度。先疾，日益遲二分。

後留：二十五日。

後順：差行。一百一十四日，行十八度九百七十一分。先遲，二日益疾三分。日盡而夕伏。

火星

前疾：入冬至初日，二百四十三日行百六十五度。自後三日損日度各二。小寒初日，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自後二日損日度各一。穀雨四日，依平。畢小滿九日，百七十八日行百度。自九日後，三日損日度各一。夏至初日，持平。畢六日，百七十一日行九十三度。自六日後，每三日益日度各一。立秋初日，百八十四日行百六度。自後每日益日度各一。白露初日，二百一十四日行百三十六度。自後五日益日度各六。秋分初日，二百三十二日行百五十四度。自後每日益日度各一。寒露初日，二百四十七日行百六十九度。自後五日益日度各三，霜降五日，依平。畢立冬十三日，二百五十九日行百八十一度。自入十三日後，二日損日度各一。

前遲：差行。入冬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疾，日益遲三分。自入小寒後，三日損日度各一。大寒初日，五十五日行二十度。自後三日益

日，五十五日行二十度。自後三日益日度各一。立春初日，畢清明，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穀雨，每氣損度一。立夏初日，畢小滿，平，六十日行二十三度。自入芒種後，每氣益一度。夏至初日，平。畢處暑，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白露後，三日損度一。秋分初日，六十日行二十度。自後每日益日一，三日益度二。寒露初日，七十五日行三十度。自後每日損日一，三日損度一。霜降初日，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後二日損度一。立冬一日，平。畢氣末，六十日行十七度。自小雪後，五日益度一。大雪初日，六十日行二十度。自後三日益度一。

前留：十三日。前疾減一日率者，以其差分益此留及遲日率。前疾加日率者，以其差分減此留及後遲日率。

退行：入冬至初日，六十三日行二十二度。自後四日益度一。小寒一日，六十三日行二十六度。自入小寒一日後，三日半損度一。立春三日，平。畢雨水，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驚蟄後，二日益日度各一。驚蟄八日，平。畢氣末，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春分後，一日損日度各一。春分四日，平。畢芒種，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夏至後，每六日損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畢氣末，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平。畢氣末，五十七日退十一度。自入白露後，二日益日度各一。白露十二日，平。畢秋分，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寒露後，三日益日度各一。寒露九日，平。畢氣末，六十六日退二十度。自入霜降後，二日損日度各一。霜降六日，平。畢氣末，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立冬後，三日益日度各

日度各一。立春初日，畢清明，平，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穀雨，每氣損度一。立夏初日，畢小滿，平，六十日行二十三度。自入芒種後，每氣益一度。夏至初日，平。畢處暑，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入白露後，三日損度一。秋分初日，六十日行二十度。自後每日益日一，三日益度二。寒露初日，七十五日行三十度。自後每日損日一，三日損度一。霜降初日，六十日行二十五度。自後二日損度一。立冬一日，平。畢氣末，六十日行十七度。自小雪後，五日益度一。大雪初日，六十日行二十度。自後三日益度一。

前留：十三日。前疾減一日率者，以其差分益此留及遲日率。前疾加日率者，以其差分減此留及後遲日率。

退行：入冬至初日，六十三日行二十二度。自後四日益度一。小寒一日，六十三日行二十六度。自入小寒一日後，三日半損度一。立春三日，平。畢雨水，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驚蟄後，二日益日度各一。驚蟄八日，平。畢氣末，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春分後，一日損日度各一。春分四日，平。畢芒種，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夏至後，每六日損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畢氣末，五十八日退十二度。立秋初日，平。畢氣末，五十七日退十一度。自入白露後，二日益日度各一。白露十二日，平。畢秋分，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寒露後，三日益日度各一。寒露九日，平。畢氣末，六十六日退二十度。自入霜降後，二日損日度各一。霜降六日，平。畢氣末，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立冬後，三日益日度各一。立冬十二日，平。畢氣末，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小雪後，二日損日度各一。小雪八日，平。畢氣末，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大雪後，三日益度一。

一。立冬十二日，平。畢氣末，六十七日退二十一度。自入小雪後，二日損日度各一。小雪八日，平。畢氣末，六十三日退十七度。自入大雪後，三日益日度一。

後留：冬至初日，十三日。大寒初日，平。畢氣末，二十五日。自入立春後，二日半損一日。驚蟄初日，十三日。自後三日益日一。清明初日，三十三日。自後每日損日一。清明十日，平。畢處暑，十三日。自入白露後，二日損日一。秋分十一日，無留。自入秋分十一日後，日益日一。霜降初日，十九日。立冬畢大雪，十三日。

後遲：差行。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遲，日益疾三分。前疾加度者，此遲依數減之爲定。若不加度者，此遲入秋分至立冬減三度，入立冬到冬至減五度，後留定日十三日者，以所朒數加此遲日率。

後疾：冬至初日，二百一十日行百三十二度。自後每日損日度各一。大寒八日，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自入大寒八日後，二日損日度各一。雨水，平。畢氣末，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自入驚蟄後，三日益日度各一。穀雨三日，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自三日後每日益日度各一。芒種十四日，平。畢夏至十日，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自十日後，每日益日度各一。小暑五日，二百五十三日行百七十五度。自後每日益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畢處暑，二百六十三日行百八十五度。自入白露後，二日損日度各一。秋分一日，二百五十五日行百七十七度。自一日後，每三日損日度各一。大雪初日，二百五日行百二十七度。自後三日益日度各一。

後留：冬至初日，十三日。大寒初日，平。畢氣末，二十五日。自入立春後，二日半損一日。驚蟄初日，十三日。自後三日益日一。清明初日，三十三日。自後每日損日一。清明十日，平。畢處暑，十三日。自入白露後，二日損日一。秋分十一日，無留。自入秋分十一日後，日益日一。霜降初日，十九日。立冬畢大雪，十三日。

後遲：差行。六十日行二十五度。先遲，日益疾三分。前疾加度者，此遲依數減之爲定。若不加度者，此遲入秋分至立冬減三度，入立冬到冬至減五度，後留定日十三日者，以所朒數加此遲日率。

後疾：冬至初日，二百一十日行百三十二度。自後每日損日度各一。大寒八日，百七十二日行九十四度。自入大寒八日後，二日損日度各一。雨水，平。畢氣末，百六十一日行八十三度。自入驚蟄後，三日益日度各一。穀雨三日，百七十七日行九十九度。自三日後每日益日度各一。芒種十四日，平。畢夏至十日，二百三十三日行百五十五度。自十日後，每日益日度各一。小暑五日，二百五十三日行百七十五度。自後每日益日度各一。大暑初日，平。畢處暑，二百六十三日行百八十五度。自入白露後，二日損日度各一。秋分一日，二百五十五日行百七十七度。自一日後，每三日損日度各一。大雪初日，二百五日行百二十七度。自後三日益日度各一。

鎮星

前順：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四百七十四分。先疾，三日益遲二分。

前留：三十七日。

前退：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度。先遲，二日益疾一分。

後退：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度。先疾，二日益遲一分。

後留：三十六日。

後順：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四百七十四分。先遲，三日益疾二分。

太白

夕見：入冬至，畢立夏，立秋畢大雪，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自入小滿後，十日益度一，爲定初。入白露，畢春分，差行；先疾，日益遲二分。自餘，平行。夏至畢小暑，百七十二日行二百九度。自入大暑後，五日損一度，畢氣末。

夕平行：冬至及大暑、大雪各畢氣末，十三日行十三度。自入冬至後，十日損一，畢立春。入立秋，六日益一，畢秋分。雨水畢芒種，七日行七度。自入夏至後，五日益一，畢小暑。寒露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後六日損一，畢小雪。

夕遲：差行。四十二日行三十度。先疾，日益遲十三分。前加度過二百六度者，準數損此度。

夕留：七日。

夕退：十日，退五度。日盡而夕伏。

晨退：十日，退五度。

晨留：七日。

晨遲：差行。冬至畢立夏，大雪畢氣末，四十二日行三十度；先遲，日益疾十三分。自小滿後，率十日損

土星

前順：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四百七十四分。先疾，三日益遲二分。

前留：三十七日。

前退：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度。先遲，二日益疾一分。

後退：差行。五十一日，退三度。先疾，二日益遲一分。

後留：三十六日。

後順：差行。八十三日，行七度四百七十四分。先遲，三日益疾二分。

金星

夕見：入冬至，畢立夏，立秋畢大雪，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自入小滿後，十日益度一，爲定初。入白露，畢春分，差行；先疾，日益遲二分。自餘，平行。夏至畢小暑，百七十二日行二百九度。自入大暑後，五日損一度，畢氣末。

夕平行：冬至及大暑、大雪各畢氣末，十三日行十三度。自入冬至後，十日損一，畢立春。入立秋，六日益一，畢秋分。雨水畢芒種，七日行七度。自入夏至後，五日益一，畢小暑。寒露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後六日損一，畢小雪。

夕遲：差行。四十二日行三十度。先疾，日益遲十三分。前加度過二百六度者，準數損此度。

夕留：七日。

夕退：十日，退五度。日盡而夕伏。

晨退：十日，退五度。

晨留：七日。

晨遲：差行。冬至畢立夏，大雪畢氣末，四十二日行三十度；先遲，日益疾十三分。自小滿後，率十日損一度，畢芒種。夏至畢寒露，四十

一度，畢芒種。夏至畢寒露，四十二日行二十七度；差依前。自入霜降後，每氣益一度，畢小雪。

晨平行：冬至畢氣末，立夏畢氣末，十三日行十三度。自小寒後，六日益日度各一，畢雨水。入小滿後，七日損日度各一，畢立秋。驚蟄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後六日損日度各一，畢穀雨。處暑畢寒露，無此平行。自入霜降後，五日益日度各一，畢大雪。

晨疾：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前遲行損度不滿三十者，此疾依數益之。處暑畢寒露，差行；先遲，日益疾二分。自餘，平行。日盡而晨伏。

辰星

夕見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十分。大暑畢處暑，十二日，行十七度十六分。

夕平：七日，行七度。自入大暑後，二日損度各一。入立秋，無此平行。

夕遲：六日，行二度七分。前疾行十七度者，無此遲行。

夕伏留：五日。日盡而夕伏。

晨見留：五日。

晨遲：六日，行二度七分。自入大寒，畢雨水，無此遲行。

晨平行：七日，行七度。入大寒後，二日損日度各一。入立春，無此平行。

晨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十分。前無遲行者，十二日，行十七度十六分。日盡而晨伏。

二日行二十七度；差依前。自入霜降後，每氣益一度，畢小雪。

晨平行：冬至畢氣末，立夏畢氣末，十三日行十三度。自小寒後，六日益日度各一，畢雨水。入小滿後，七日損日度各一，畢立秋。驚蟄初日，二十三日行二十三度。自後六日損日度各一，畢穀雨。處暑畢寒露，無此平行。自入霜降後，五日益日度各一，畢大雪。

晨疾：百七十二日，行二百六度。前遲行損度不滿三十者，此疾依數益之。處暑畢寒露，差行；先遲，日益疾二分。自餘，平行。日盡而晨伏。

水星

夕見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十分。大暑畢處暑，十二日，行十七度十六分。

夕平：七日，行七度。自入大暑後，二日損度各一。入立秋，無此平行。

夕遲：六日，行二度七分。前疾行十七度者，無此遲行。

夕伏留：五日。日盡而夕伏。

晨見留：五日。

晨遲：六日，行二度七分。自入大寒，畢雨水，無此遲行。

晨平行：七日，行七度。入大寒後，二日損日度各一。入立春，無此平行。

晨疾：十二日，行二十一度十分。前無遲行者，十二日，行十七度十六分。日盡而晨伏。

唐書卷三十(上)

志第二十(上)

曆(六上)

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節章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至穆宗立，以爲累世繼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上元七曜，起赤道虛九度。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更立新數，以步五星。其大略謂：

通法曰統法。策實曰章歲。揲法曰章月。挂限曰閏限。三元之策曰中節。四象之策曰合策。一象之策曰象準。策餘曰通餘。爻數曰紀法。通紀法爲分，曰旬周。章歲乘年，曰通積分。地中之策曰候策。天中之策曰卦策。以貞悔之策減中節，曰辰數。以加季月之節，即土用事日。凡小餘滿辰法，爲辰數；滿刻法，爲刻。乾實曰象數。秒法三百。以乘統法，曰分統。

凡步七曜入宿度，皆以刻法爲度母。凡刻法乘盈縮分，如定氣而一，曰氣中率。與後氣中率相減，爲合差。以定氣乘合差，并後定氣以除，爲中差。加、減氣率，爲初、末率。

憲宗繼承皇位後，司天官徐昂提交一部新的曆法，取名爲《觀象曆》。從元和二年起行用，但無閏周之數。至於節氣物候時刻的推算，均沿襲以前的算法，與觀測結果不太吻合。到了穆宗做皇帝的時候，認爲世代的更替延續，應該改換曆法紀元，因此詔修天文曆法的官員編撰新曆，起名爲《宣明曆》。其曆元日月五星，俱起於赤道虛宿九度。《宣明曆》之節氣合朔、發斂時刻、太陽運動、月亮運動等，均採用《大衍曆》算法；晷影漏刻與日月交食等部分，則稍有改變；重新測定新的常數，以推算五星運動。其曆法要點概括如下：

稱通法爲統法。稱策實爲章歲。稱揲法爲章月。稱挂限爲閏限。稱三元之策爲中節。稱四象之策爲合策。稱一象之策爲象準。稱策餘爲通餘。稱爻數爲紀法。紀法乘統法，爲旬周。章歲乘以曆元以來積年數，爲通積分。稱地中之策爲候策。稱天中之策爲卦策。以貞悔之策去減中節，餘爲辰數。以辰數加每季中第三個月中之節氣時刻，即得土用事日。凡是小餘除以辰法，得數爲時辰數；除以刻法，得數爲刻數。稱乾實爲象數。取秒法爲三百，用以乘統法，得數爲分統。

凡計算日月五星的入宿度，均以刻法爲其度數的分母。凡以刻法乘太陽之盈縮分，除以其定氣長度，得數爲氣中率。與次氣中率相減，餘爲合差。以本氣之定氣長度乘合差，再除以本氣與次氣之定氣長度之和，得中差。以中差加或減其

倍中差，百乘之，以定氣除，爲日差。半之，以加、減初、末，各爲定率。以日差累加、減之，爲每日盈縮分。凡百乘氣下先後數，先減、後加常氣，爲定氣限數。乘歲差千四百四十，爲秒分。以加中節，因冬至黃道日度，累而裁之，得每定氣初日度。

入轉曰曆。凡入曆，如曆中已下爲進；已上，去之，爲退。凡定朔小餘，秋分後，四分之三已上，進一日。春分後，昏明小餘差春分初日者，五而一，以減四分之三。定朔小餘如此數已上者，進一日。或有交，應見虧初，則否。定弦望小餘，不滿昏明小餘者，退一日。或有交，應見虧初者，亦如之。凡正交，以平交入曆朏朒定數，朏減、朒加平交入定氣餘，滿若不足，進退日算，爲正交入定氣，不復以交率乘、交數除，及不加減平交入氣朏朒也。

凡推月度，以曆分乘夜半定全漏，如刻法而一，爲晨分；以減曆分，爲昏分。又以定朔、弦、望小餘乘曆分，統法除之，以減晨分，餘爲前；不足，反相減，餘爲後。乃前加、後減加時月度，爲晨昏月度。以所入加時日度減後曆加時日度，餘加上弦之度及餘，以所入日前減、後加，又以後曆前加、後減，各爲定程。乃累計距後曆每日曆度及分，以減定程，爲盈；不足，反相減，爲縮。以距後曆日數均其差，盈減、縮

氣中率，分別爲其氣初率與氣末率。二倍中差，再乘以一百，除以本氣之定氣長度，得本氣之日差。以二除日差，去加或去減本氣之初率、末率，分別得到本氣初日或末日的盈縮分定率。以日差累加或累減初日定率，即得本氣每日的盈縮分。凡以一百乘本氣下面的先後數，在先爲減、在後爲加一個平氣的長度，即爲本氣定氣的長度。乘歲差一千四百四十，爲秒分。以秒分去加中節之數，加上冬至時刻太陽的黃道宿度，不斷加減，即得各定氣初日太陽的黃道宿度。

稱入轉爲入曆。凡是月亮入近點周期之曆日小於半個近點月長度曆周時，稱爲進；若大於半個曆周，則減之，其餘爲退。凡是定朔時刻之餘分，在秋分後，若大於四分之三日，則朔日進到次日。春分後，取當日昏、明小餘與春分日之昏、明小餘之差，除以五，得數以減四分之三日。若其定朔時刻之餘分大於此數，則將朔日進到次日。若有日食發生，應可見到初虧天象，此時則不采用進朔。定弦、望時刻餘分若小於其昏、明小餘時，則弦日與望日均退到前一日。若有月食，應可以看到初虧天象，則亦以當日爲望日。凡是正交，均以平交時刻入近點周期的朏朒定數，在朏爲減、在朒爲加其平交時刻距其定氣的時間，餘數超過一日或不足減者，按進日或退日處理，所得即爲正交時刻距定氣的日及餘分。此數不再以交率乘、交數除，也不再加減平交時刻入氣的朏朒數。

凡是計算月亮的行度，均以曆分乘以當日半個定夜漏時間，再除以刻法，爲晨分。以晨分去減當日曆分，得昏分。又以定朔、弦、望時刻之小餘乘曆分，除以統法，得數以減晨分，其餘爲晨前分；若不足減，以晨分反減之，其餘爲晨後分。以晨前分加、晨後分減定朔、弦、望時刻月亮的度數，即得其晨昏月亮度數。以所入曆日時刻太陽度數減下一近點月周之入曆日時刻的太陽度數，其餘加上上弦時刻之月亮度數及餘，以所入曆日晨前分減、晨後分加，又以下一曆晨前分加、晨後分減，各得其定程。累加距下一近點月周曆日之每一天的曆度及分，以減定程，其餘爲

加每日曆分，爲曆定分。累以加朔、弦、望晨昏月度，爲每日晨昏月度，不復加減屈伸也。

爻統曰中統。象積曰刻法。消息曰屈伸。以屈伸準盈縮分，求每日所入，曰定衰。五乘之，二十四除之，曰漏差。屈加、伸減氣初夜半漏，得每日夜半定漏。刻法通爲分，曰昏明小餘。二十一乘屈伸定數，二十五而一，爲黃道屈伸差。乃屈減、伸加氣初去極度分，得每日去極度分。以萬二千三百八十六乘黃道屈伸差，萬六千二百七十七而一，爲每日度差。屈減、伸加氣初距中度分，得每日距中度數。凡屈伸準消息於中晷，曰定數；於漏刻，曰漏差；於去極，曰屈伸差；於距中度，曰度差。

交終曰終率。朔差曰交朔。望數曰交望。交限曰前準。望差曰後準。凡月行入四象陰陽度有分者，十乘之，七而一，爲度分。不盡，十五乘之，七除，爲大分。不盡又除，爲小分。乃以一象之度九十除之，兼除度差分百一十三、大分七、小分一少，然後以次象除之。

凡日蝕，以定朔日出入辰刻距午正刻數，約百四十七，爲時差。視定朔小餘如半法已下，以減半法，爲初率；已上，減去半法，餘爲末率。以乘時差，如刻法而一，初率以減，末率倍之，以加定朔小餘，爲蝕定餘。月蝕，以定望小餘爲蝕定餘。

凡日蝕，有氣差，有刻差，有加差。二至之初，氣差二千三百五十。

盈分；不足減者，以定程反減之，其餘爲縮分。以距離下一曆日的日數除上述盈分或縮分，在盈爲減、在縮爲加每日之曆分，即爲曆定分。以其累加到朔、弦、望之晨昏月亮度數中，即得每一日的晨昏月亮度數，不用再加、減屈伸數了。

稱爻統爲中統。稱象積爲刻法。稱消息數爲屈伸數。以屈伸數取代盈縮分，求出每日之屈伸定數，稱之爲定衰。以五乘定衰，除以二十四，得數稱爲漏差。以漏差在屈加、在伸減其氣初日半個夜漏刻長度，即得每日半個夜漏刻定數。乘以刻法爲分數，稱爲昏明小餘。以二十一乘屈伸定數，除以二十五，得數爲黃道屈伸差。以此數在屈減、在伸加其氣初日太陽去極度分，即得每一日太陽的去極度分。以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乘以黃道屈伸差，除以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七，爲每日之度差。以度差在屈累減、在伸累加其氣初日之距中度分，即得每日之距中度分。凡以屈伸數代替消息數，在計算正午晷影時，稱爲屈伸定數；在計算漏刻長度時，稱爲漏差；在計算去極度時，稱爲屈伸差；在計算距中度時，稱爲度差。

稱交終爲終率，朔差爲交朔，望數爲交望，交限爲前準，望差爲後準。凡是月亮運行在四象之陰陽度有餘分者，乘以十，再除以七，爲度分。除不盡者，乘以十五，再除以七，爲大分。除不盡者再除之，爲小分。然後減去一象之度數九十，同時減去度差分一百一十三又七大分及一又四分之一小分，然後再減去次象之長度。

凡日食，以定朔之日日出或日落時刻距當日正午的時間刻數，除以一百四十七，得數稱爲時差。視定朔時刻之餘數，若小於半法，用它去減半法，得數稱爲初率；若大於半法，則減去半法，其餘稱爲末率。用它乘以時差，再除以刻法，若是初率則去減，若是末率則先乘以二再去加定朔時刻之餘數，稱爲日食定餘。月食，直接以定望小餘爲其食定餘。

凡日食計算，有氣差，有刻差，還有加差。冬至與夏至之初日，氣差爲二千三百五十分。從

距二至前後，每日損二十六，至二分而空。以日出沒辰刻距午正刻數，約其朔日氣差，以乘食甚距午正刻數。所得以減氣差，爲定數。春分後，陰曆加之，陽曆減之；秋分後，陰曆減之，陽曆加之。

二至初日，無刻差。自後每日益差分二、小分十。起立春至立夏，起立秋至立冬，皆以九十四分有半爲刻差。自後日損差分二、小分十，至二至之初損盡。以朔日刻差乘食甚距午正刻數，爲刻差定數。冬至後食甚在午正前，夏至後食甚在午正後，陰曆以減，陽曆以加；冬至後食甚在午正後，夏至後食甚在午正前，陰曆以加，陽曆以減。

又立冬初日後，每氣增差十七。至冬至初日，得五十一。自後，每氣損十七，終于大寒，損盡。若蝕甚在午正後，則每刻累益其差，陰曆以減，陽曆以加。應加減差，同名相從，異名相銷，各爲蝕差。以加減去交分，爲定分。月在陰曆，不足減，反減蝕差。交前減之，餘爲陽曆交後定分；交後減之，餘爲陽曆交前定分：皆不蝕。陽曆不足減，亦反減蝕差。交前減之，餘爲陰曆交後定分；交後減之，餘爲陰曆交前定分：皆蝕。

凡去交定分，如陽曆蝕限已下，爲陽曆蝕。以陽曆定法約，爲蝕分。已上者，以陽曆蝕限減之，餘爲陰曆蝕。以陰曆定法約之，以減十五，餘爲蝕分。

凡月蝕去交分，二千一百四十七已下，皆既。已上者，以減後準，餘如定法五百六約，爲蝕分。凡月蝕既，泛用刻二十。如去交分千四百三十五已下，因增半刻。七百一十二已

二至前後開始，每日減去二十六分，至春分與秋分而減少至零。以日出與日落時刻距正午之時間的刻數，除其朔日之氣差，再乘以食甚時刻距離正午之時間的刻數，以得數去減氣差，爲定數。春分之後，在陰曆則加之，在陽曆則減之；秋分之後，在陰曆則減之，在陽曆則加之。

冬至與夏至之初日，刻差爲零。此後每日加二分又十小分。從立春至立夏，立秋至立冬，均以九十四分半爲其刻差。自此之後，每日減去二分又十小分，至冬至與夏至之初日將刻差減爲零。以朔日之刻差乘以食甚時刻距正午時刻的刻數，爲其刻差定數。冬至以後若食甚時刻在正午之前，夏至以後若食甚時刻在正午之後，在陰曆則去減，在陽曆則去加；冬至以後若食甚時刻在正午之後，夏至以後若食甚時刻在正午之前，在陰曆則去加，在陽曆則去減。

又在立冬初日之後，每氣增加差數十七分。至冬至初日，共得五十一分。自此之後，每氣減少差數十七分，至於大寒爲止，減盡。若食甚時刻在正午之後，則每刻累加其差數，在陰曆則去減，在陽曆則去加。應當加減之差數，同名相加，異名相減，各得食差。以食差加減去交分數，爲定分數。若月亮在陰曆，不足減時，反減食差。交點之前減之，其餘爲陽曆交後定分；交點之後減之，其餘爲陽曆交前定分：均不發生交食。若月亮在陽曆，不足減時，也反減其食差。交點之前減之，其餘爲陰曆交後定分；交點之後減之，其餘爲陰曆交前定分：均發生交食。

凡是去交定分，在陽曆食限以下者，爲陽曆交食。除以陽曆定法，得數爲食分。若在食限以上者，以陽曆食限減之，其餘爲陰曆交食。除以陰曆定法，以得數去減十五，其餘爲食分。

凡是月食的去交分小於二千一百四十七分，皆發生月全食。若大於此數，用它去減後準，其餘除以定法五百零六分，得數爲食分。凡是月全食，泛用刻爲二十刻。若去交分小於一千四百三十五，便增加半刻。若小於七百一十二，再增加

下，又增半刻。凡日月帶蝕出沒，各以定法通蝕分，半定用刻約之，以乘見刻。多於半定用刻，出爲進，沒爲退。少於半定用刻，出爲退，沒爲進。各如定法而一，爲見蝕之大分。朔晝、望夜皆爲見刻。其九服蝕差，則不復考詳。

五星終率曰周率。因平合加中伏，得平見。金、水加夕，得晨；加晨，得夕。又以變差乘年，滿象數去之；不盡爲變交。三百約爲分，統法而一，以減平見。三十六乘平見秒，十二乘變交秒，同以三千六百爲母。餘如交率已下，星在陽曆；已上，去之，爲入陰曆。各以變策除，爲變數，命初變算外；不盡爲入其變度數及餘。自此百約餘分，母同刻法。以所入變下數，加減平見，爲常見。金星晨見，先計自夕見，盡夕退，應加減先後差。同名相從，異名相銷。與晨常見加減差，異名相銷，同名相從。依加減晨平見爲常見。

凡常見計入定氣，求先後定數，各以差率乘之，差數而一，爲定差。晨見先減、後加，夕見先加、後減常見，爲定見。以常見與定見加減數，加減平見入變度數及餘秒，爲定見初變所入。以所行度順加、退減之，即次變所入。各以所入變下差數加減日度變率。其水星常見與定見加減數，同名相從，異名相銷，反其加減。夕見差加疾行日率者，倍其差，加度率。又分其差，以加遲留日率。晨見亦分其差，以加遲留日率，以所差之數，加疾行日率，亦倍其差，加疾行度率。夕見差減疾行日率者，倍其差，減度率。又以其差減留日，不足減，侵減遲日。晨見差減留日，不足減者，

半刻。凡日月帶食升起或落下，分別以定法乘食分，除以定用刻之半，再乘以見刻。得數大於定用刻之半數，日出爲進，日落爲退。若小於定用刻之半數，日出爲退，日落爲進。分別除以定法，爲見食的大分數。朔日之白天、望日之夜晚均爲見刻。地理緯度不同之觀測地點的食差，則不再詳細羅列。

稱五星終率爲周率。以平合時刻加伏日之半，得平見時刻。金星、水星加夕伏日之半數，得晨始見時刻；加晨伏日之半數，得夕始見時刻。又以變差乘上元以來積年數，除以象數，除不盡者稱爲變交。除以三百得分數，再除以統法，得數去減平見時刻，以三十六乘平見時刻之秒數，十二乘變交之秒數，均以三千六百爲其分母。其餘若小於交率，則行星在陽曆；若大於交率，以交率減之，其餘爲入陰曆之數。分別除以變策，爲變數，從初變算起，算盡之外，除不盡者爲入其變之度數及餘分。由此以一百除其餘分，分母與刻法相同。以所入之變下數，加或減平見時刻，得常見時刻。金星之晨見時刻，先計算自夕始見起，至夕見之逆行止，應加或減其先後差。按同名相加，異名相減。與晨常見之加減差，異名相減，同名相加。依法加或減晨平見時刻爲其常見時刻。

凡行星之常見時刻先算出其入定氣的時間，然後求出其相應之先後定數，分別乘以其差率，除以差數，得數爲定差。晨見時刻在先去減、在後去加，夕見時刻則在先去加、在後去減其常見時刻，爲定見時刻。以常見與定見之加減數，加或減平見時刻入變之度數及餘秒，爲定見時刻初變所入之數。以行星所運行之度數，按順行去加、逆行去減，便得次變所入之度數。分別以其所入之變下差數去加或去減其日、度變率。其中水星之常見與定見之加減數，依同名相加，異名相減，加減相反。以夕見之差數加疾行之日率時，以二乘其差數，以加度率。又分其差數，以加遲行及留之日率。晨見也分其差數，以加遲行及留之日率，並以所差之數，加其疾行之日率，也用二乘其差數，以加疾行之度率。以夕見之差數去減疾行之日率時，用二乘其差數，以減

侵減遲日，亦以其差減疾行日率，倍其差，以減度率。前變初日與後變末日先後數，同名相銷，異名相從，為先後定數。各以差率乘之，差數而一，為日差。金星用後變差率、差數。以先後定數減之，為度差。金星夕伏，以日差減先後定數，為度差。晨伏以先後定數加日差，為度差。水星夕伏，以先後定數為日差。倍之，為度差。乃以日度差，積盈者以減、積縮者以加末變日度率。金、水星晨伏，反用其差。又倍退行差，差率乘之，差數而一，為日差。以退差減之，為度差。金星夕伏，以日差減退差，為度差。晨伏以退差加日差，為度差。以退行日度差應加者減末變日度率。晨伏反用其差。各加減變訖，為日度定率。

他亦皆準《大衍曆》法。其分秒不同，則各據本曆母法云。

起長慶二年，用《宣明曆》。自敬宗至于僖宗，皆遵用之。雖朝廷多故，不暇討論，然《大衍曆》後，法制簡易，合望密近，無能出其右者。訖景福元年。

《觀象曆》今有司無傳者。

《宣明曆》

《長慶宣明曆》演紀上元甲子，至長慶二年壬寅，積七百七萬一百三十八算外。

《宣明》統法：八千四百。

章歲：三百六萬八千五十五。

章月：二十四萬八千五十七。

通餘：四萬四千五十五。

章閏：九萬一千三百七十一。

閏限：二十四萬四百四十三，秒六。

中節：十五；餘千八百三十五，秒五。

其度率。又以其差數去減留的日數，不足減時，再減遲行之日數。晨見之差數去減留之日數，若不足減時，再減其遲行之日數，也以其差數去減疾行之日率，以二乘其差數，以減其度率。以前變初日與後變末日之先後數，按同名相減，異名相加，得先後定數。分別乘以其差率，除以差數，得日差。金星採用其後變之差率、差數。以先後定數減之，得度差。金星在夕伏時，以日差去減其先後定數，得度差。晨伏時，以先後定數加上日差，得度差。水星在夕伏時，以先後定數為日差。二乘日差，得其度差。以其日、度差數，積盈者去減、積縮者去加其末變日、度率。金星、水星晨伏時，加減相反。又以二乘以其逆行差，乘以差率，除以差數，得日差。以逆行差數減之，得度差。金星夕伏時，以日差去減其逆行差數，得度差。以逆行之日、度差數應加者去減末變之日、度率。晨伏時，反用日、度差。分別加減其變之各數完畢，即得日、度定率。

其他均與《大衍曆》算法相同。其中有關常數的分秒不相同之處，則分別應根據本曆法之常數的法度取之。

從長慶二年起，行用《宣明曆》。自敬宗以至僖宗，均遵用這部曆法。雖然朝廷多有變故，無暇討論此曆之得失，不過《大衍曆》之後，就其算法系統之簡單明瞭，推算朔望之精確程度而言，沒有能超過這部曆法的。此曆行至景福元年為止。

《觀象曆》目前在司天監已經失傳。

《長慶宣明曆》曆元甲子歲，距長慶二年壬寅歲，共積七百零七萬零一百三十八歲。

《宣明曆》統法：八千四百。

章歲：三百零六萬八千零五十五分。

章月：二十四萬八千零五十七分。

通餘：四萬四千零五十五分。

章閏：九萬一千三百七十一分。

閏限：二十四萬零四百四十三分六秒。

中節：十五日；餘一千八百三十五分五秒。

合策：二十九；餘四千四百五十七。

象準：七；餘三千二百一十四少。

中盈分：三千六百七十一，秒二。

朔虛分：三千九百四十三。

旬周：五十萬四千。

紀法：六十。

秒法：八。

候數：五；餘六百一十一，秒七。

卦位：六；餘七百三十四，秒二。

辰數：十二；餘千四百六十八，秒四。

刻法：八十四。

象數：九億二千四十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九。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虛分二千一百五十三，秒二百九十九。

歲差：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九。

分統：二百五十二萬。

秒母：三百。

合策：二十九日；餘四千四百五十七分。

象準：七日；餘三千二百一十四又四分之一分。

中盈分：三千六百七十一分二秒。

朔虛分：三千九百四十三分。

旬周：五十萬四千。

紀法：六十。

秒法：八。

候數：五日；餘六百一十一分七秒。

卦位：六日；餘七百三十四分二秒。

辰數：十二日；餘一千四百六十八分四秒。

刻法：八十四。

象數：九億二千零四十四萬六千一百九十九秒。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餘二千一百五十三分二百九十九秒。

歲差：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九秒。

分統：二百五十二萬。

秒母：三百。

氣節	盈縮分	先後數	損益率	朓朒數
冬至	盈六十	先初	益四百四十九	朓初
小寒	盈五十	先六十	益三百七十四	朓四百四十九
大寒	盈四十	先百一十	益二百九十九	朓八百二十三
立春	盈三十	先百五十	益二百二十四	朓千一百二十二
雨水	盈十八	先百八十	益百三十五	朓千三百四十六
驚蟄	盈六	先百九十八	益四十五	朓千四百八十一
春分	縮六	先二百四	損四十五	朓千五百二十六
清明	縮十八	先百九十八	損百三十五	朓千四百八十一
穀雨	縮三十	先百八十	損二百二十四	朓千三百四十六
立夏	縮四十	先百五十	損二百九十九	朓千一百二十二

小滿	縮五十	先百一十	損三百七十四	朒八百二十三
芒種	縮六十	先六十	損四百四十九	朒四百四十九
夏至	縮六十	後初	益四百四十九	朒初
小暑	縮五十	後六十	益三百七十四	朒四百四十九
大暑	縮四十	後百一十	益二百九十九	朒八百二十三
立秋	縮三十	後百五十	益二百二十四	朒千一百二十二
處暑	縮十八	後百八十	益百三十五	朒千三百四十六
白露	縮六	後百九十八	益四十五	朒千四百八十一
秋分	盈六	後二百四	損四十五	朒千五百二十六
寒露	盈十八	後百九十八	損百三十五	朒千四百八十一
霜降	盈三十	後百八十	損二百二十四	朒千三百四十六
立冬	盈四十	後百五十	損二百九十九	朒千一百二十二
小雪	盈五十	後百一十	損三百七十四	朒八百二十三
大雪	盈六十	後六十	損四百四十九	朒四百四十九

二十四定氣皆百乘其氣盈縮分，盈減、縮加中節，爲定氣所有日及餘、秒。

六虛之差五十三，秒二百九十九。

曆周：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八，秒十九。

曆周日：二十七，餘四千六百五十八，秒十九。

曆中：日十三，餘六千五百二十九，秒九半。

周差：日一，餘八千一百九十八，秒八十一。

秒母：一百。

七日：初數，七千四百六十五；末數，九百三十五。

十四日：初數，六千五百二十

求二十四定氣：皆以一百乘其氣之盈縮分，以盈減、縮加其中節數，即得其定氣日及餘、秒。

黃道宿度中之虛宿的餘分爲五十三分二百九十九秒。

曆周：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十九秒。

曆周日：二十七日；餘四千六百五十八分十九秒。

半曆周：十三日；餘六千五百二十九分九秒半。

周差：一日；餘八千一百九十八分八十一秒。

秒母：一百。

七日：初數，七千四百六十五分；末數，九百三十五分。

十四日：初數，六千五百二十九分；末數，

九；末數，千八百七十一。

上弦：九十一度，餘二千六百三十八，秒百四十九大。

望：百八十二度，餘五千二百七十六，秒二百九十九半。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餘七千九百一十五，秒百四十九半。

秒母三百。以刻法約曆分爲度，積之爲積度。

一千八百七十一分。

上弦：九十一度，餘二千六百三十八分一百四十九又四分之三秒。

望：一百八十二度，餘五千二百七十六分二百九十九秒半。

下弦：二百七十三度，餘七千九百一十五分一百四十九秒半。

秒母：三百。以刻法除曆分爲度數，累加之爲積度。

曆日	曆分進退衰	積度	損益率	朞朒積
一日	千一十二 進十四	初度	益八百三十	朒初
二日	千二十六 進十六	十二度 四分	益七百二十六	朒八百三十
三日	千四十二 進十八	二十四度 二十二分	益六百六	朒千五百五十六
四日	千六十 進十八	三十六度 五十六分	益四百七十一	朒二千一百六十二
五日	千七十八 進十八	四十九度 二十四分	益三百三十七	朒二千六百三十三
六日	千九十六 進十九	六十二度 一十分	益二百二	朒二千九百七十
七日	千一百一十五 進十九	七十五度 十四分	初益五十三 末損七	朒三千一百七十二
八日	千一百三十四 進十九	八十八度 三十七分	損八十二	朒三千二百一十八
九日	千一百五十三 進十九	百一度 七十九分	損二百二十四	朒三千一百三十六
十日	千一百七十二 進十九	百一十五度 五十六分	損三百六十六	朒二千九百一十二
十一日	千一百九十一 進十八	百二十九度 五十二分	損五百九	朒二千五百四十六
十二日	千二百九 進十四	百四十三度 六十七分	損六百四十三	朒二千三十七
十三日	千二百二十三 進十一	百五十八度 十六分	損七百四十八	朒千三百九十四
十四日	千二百三十四 進退空	百七十二度 六十三分	初損六百四十六	朒六百四十六

一日	千二百三十四 退十四	百八十七度 三十七分	益八百三十	朏初
二日	千二百二十 退十七	二百二度 十一分	益七百二十六	朏八百三十
三日	千二百三 退十八	二百一十六度 五十五分	益五百九十八	朏千五百五十六
四日	千一百八十五 退十八	二百三十度 八十二分	益四百六十四	朏二千一百五十四
五日	千一百六十七 退十八	二百四十五度 七分	益三百二十九	朏二千六百一十八
六日	千一百四十九 退十八	二百五十八度 八十二分	益百九十五	朏二千九百四十七
七日	千一百三十一 退十九	二百七十二度 五十五分	初益五十三 末損七	朏三千一百四十二
八日	千一百一十二 退十九	二百八十六度 十分	損八十二	朏三千一百八十八
九日	千九十三 退十九	二百九十九度 二十分	損二百二十五	朏三千一百六
十日	千七十四 退十八	三百一十二度 三十一分	損三百六十六	朏二千八百八十一
十一日	千五十六 退十七	三百二十五度 十三分	損五百一	朏二千五百一十五
十二日	千三十九 退十五	三百三十七度 六十一分	損六百二十八	朏二千一十四
十三日	千二十四 退十二	三百五十度 八分	損七百四十	朏千三百八十六
十四日	千一十二 進退空	三百六十二度 二十四分	初損六百四十六	朏六百四十六

中統：四千二百。

辰刻：八刻，分二十八。

昏、明刻：各二刻，分四十二。

刻法：八十四。度母同刻法。

距極度：五十六，餘八十二分半。

北極出地：三十四度，餘四十七分半。

中統：四千二百。

辰刻：八刻二十八分。

昏刻與明刻：均爲二刻四十二分。

刻法：八十四。度母與刻法相同。

距極度：五十六度，餘八十二分半。

北極出地高度：三十四度，餘四十七分半。

定氣	屈伸數	黃道去極度	陽城日晷	夜半定漏	距中星度
冬至	屈六十五	百一十五度 七十分	丈二尺七寸 三十二分	二十七刻 四十分	八十二度 二十二分

小寒	屈二百二十五	百一十四度 三十六分	丈二尺三寸 九分十一	二十七刻 二十九分	八十二度 六十四分
大寒	屈三百六十五	百一十二度 二十五分	丈一尺三寸 八分三十	二十六刻 七十四分	八十四度 四十分
立春	屈四百八十五	百八度 五十五分	九尺九寸 四分七十八	二十六刻 十分	八十七度 二十一分
雨水	屈五百八十五	百三度 六十七分	八尺三寸 七分八十一	二十五刻 九分	九十度 七十九分
驚蟄	屈六百六十五	九十七度 八十分	六尺八寸 八分七十四	二十三刻 七十四分	九十五度 三十三分
春分	屈六百六十五	九十一度 二十五分	五尺四寸 四分七十	二十二刻 四十二分	百度 三十八分
清明	屈五百八十五	八十四度 五十五分	四尺一寸 九分五十九	二十二刻 十分	百度 四十三分
穀雨	屈四百八十五	七十八度 六十七分	三尺二寸 六十九	十九刻 七十五分	百九度 八十一分
立夏	屈三百六十五	七十三度 八十分	二尺四寸 四分五十一	十八刻 七十四分	百一十三度 五十五分
小滿	屈二百二十五	七十度 二十五分	尺八寸 九分八十九	十八刻 十分	百一十六度 三十六分
芒種	屈六十五	六十八度 四分	尺五寸 七分十四	十七刻 五十五分	百一十八度 十二分
夏至	伸六十五	六十七度 三十四分	尺四寸 七分八十	十七刻 四十四分	百一十八度 五十四分
小暑	伸二百二十五	六十八度 四分	尺五寸 七分十四	十七刻 五十五分	百一十八度 十二分
大暑	伸三百六十五	七十度 二十五分	尺八寸 九分八十九	十八刻 十分	百一十六度 三十六分
立秋	伸四百八十五	七十三度 八十分	二尺四寸 四分五十一	十八刻 七十四分	百一十三度 五十五分
處暑	伸五百八十五	七十八度 六十七分	三尺二寸 六十九	十九刻 七十五分	百九度 八十一分
白露	伸六百六十五	八十四度 五十五分	四尺一寸 九分五十九	二十一刻 十分	百度 四十三分
秋分	伸六百六十五	九十一度 二十五分	五尺四寸 五分七十	二十二刻 四十二分	百度 三十八分
寒露	伸五百八十五	九十七度 八十分	六尺八寸 八分七十四	二十三刻 七十四分	九十五度 三十三分
霜降	伸四百八十五	百三度 六十七分	八尺三寸 七分八十一	二十五刻 九分	九十度 七十九分
立冬	伸三百六十五	百八度 五十五分	九尺九寸 四分七十八	二十六刻 十分	八十七度 二十一分

小雪	伸二百二十五	百一十二度 二十五分	丈一尺三寸 八分三十	二十六刻 七十四分	八十四度 四十分
大雪	伸六十五	百一十四度 四十六分	丈二尺三寸 九分十一	二十七刻 二十九分	八十二度 六十四分

終率：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秒六千五百一十二。

終日：二十七；餘千七百八十二，秒六千五百一十二。

中日：十三；餘五千九十一，秒三千二百五十六。

交朔日：二；餘二千六百七十四，秒三千四百八十八。

交望日：十四；餘六千四百二十八，秒五千。

前準日：十二；餘三千七百五十四，秒千五百一十二。

後準日：一；餘千三百三十七，秒千七百四十四。

陰曆蝕限：六千六十。

陽曆蝕限：二千六百四十。

陰曆定法：四百四。

陽曆定法：百七十六。

交率：二百二。

交數：二千五百七十三。

秒法：一萬。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七千三百三。

歲星

周率：三百三十五萬五百四十，秒八十三。

周策：三百九十八；餘七千三百四十，秒八十三。

中伏日：十六；餘七千八百七十，秒四十一半。

變差：九十八，秒三十二。

交率：百八十二；餘五十二，秒二十七。

變策：十五；餘十八，秒三十五。

終率：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二分六千五百一十二秒。

終日：二十七；餘一千七百八十二分六千五百一十二秒。

半終日：十三；餘五千零九十一分三千二百五十六秒。

交朔日：二日；餘二千六百七十四分三千四百八十八秒。

交望日：十四日；餘六千四百二十八分五秒。

前準日：十二日；餘三千七百五十四分一千五百一十二秒。

後準日：一日；餘一千三百三十七分一千七百四十四秒。

陰曆食限：六千零六十分。

陽曆食限：二千六百四十分。

陰曆定法：四百零四。

陽曆定法：一百七十六。

交率：二百零二。

交數：二千五百七十三。

秒法：一萬。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七千三百零三。

木星

周率：三百三十五萬零五百四十分八十三秒。

周策：三百九十八日；餘七千三百四十分八十三秒。

半伏日：十六日；餘七千八百七十分四十一秒半。

歲差：九十八分三十二秒。

交率：一百八十二度；餘五十二分二十七秒。

變策：十五度；餘十八分三十五秒。

差率：五。

差數：四。

熒惑

周率：六百五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五，秒二十六。

周策：七百七十九；餘七千七百九十五，秒二十六。

中伏日：七十；餘八千九十七，秒六十三。

變差：三千五，秒一。

交率：百八十二；餘五十二，秒三十二。

變策：十五；餘十八，秒三十六。

差率：三十九。

差數：十。

鎮星

周率：三百一十七萬五千八百七十九，秒七十九。

周策：三百七十八；餘六百七十九，秒七十九。

中伏：日十八；餘四千五百三十九，秒八十九半。

變差：二百七十七，秒九十二。

交率：百八十二；餘五十二，秒二十七。

變策：十五；餘十八，秒三十五。

差率：十。

差數：九。

太白

周率：四百九十萬四千八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周策：五百八十三；餘七千六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夕見伏：日二百五十六。

夕見伏：行二百四十四度。

晨見伏：日三百二十七；餘七千六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晨見伏行：三百四十九；餘七千六百四十五，秒八十五。

差率：五。

差數：四。

火星

周率：六百五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二十六秒。

周策：七百七十九日；餘七千七百九十五分二十六秒。

半伏日：七十日；餘八千零九十七分六十三秒。

歲差：三千零五分一秒。

交率：一百八十二度；餘五十二分三十二秒。

變策：十五度；餘十八分三十六秒。

差率：三十九。

差數：十。

土星

周率：三百一十七萬五千八百七十九分七十九秒。

周策：三百七十八日；餘六百七十九分七十九秒。

半伏日：十八日；餘四千五百三十九分八十九秒半。

歲差：二百七十七分九十二秒。

交率：一百八十二度；餘五十二分二十七秒。

變策：十五度；餘十八分三十五秒。

差率：十。

差數：九。

金星

周率：四百九十萬四千八百四十五分八十五秒。

周策：五百八十三日；餘七千六百四十五分八十五秒。

夕見及伏日：二百五十六日。

夕見及伏行：二百四十四度。

晨見及伏日：三百二十七日；餘七千六百四十五分八十五秒。

晨見及伏行：三百四十九度；餘七千六百四十五分八十五秒。

中伏：日四十一；餘八千二十二，秒九十二半。

變差：千二百三十六，秒十二。

交率：百八十二；餘五十二，秒二十九。

變策：十五；餘十八，秒三十五。

夕見差率：三十一。

差數：十。

晨見差率：二。

差數：三。

辰星

周率：九十七萬三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周策：百一十五；餘七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夕見伏：日五十二。

夕見伏：行十八度。

晨見伏：日六十三；餘七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晨見伏：行九十七度；餘七千三百九十，秒二十五。

中伏：日十八；餘七千八百九十五，秒十二半。

變差：三千二百一，餘十，秒六十七。

交率：百八十二，餘五十二，秒三十二。

變策：十五，餘十八，秒三十六。

差率、差數空。

秒法：百。

小分法：三千六百。

半伏日：四十一日；餘八千零二十二分九十二秒半。

歲差：一千二百三十六分十二秒。

交率：一百八十二度；餘五十二分二十九秒。

變策：十五度；餘十八分三十五秒。

夕見差率：三十一。

差數：十。

晨見差率：二。

差數：三。

水星

周率：九十七萬三千三百九十分二十五秒。

周策：一百一十五日；餘七千三百九十分二十五秒。

夕見及伏日：五十二日。

夕見及伏行：十八度。

晨見及伏日：六十三日；餘七千三百九十分二十五秒。

晨見及伏行：九十七度；餘七千三百九十分二十五秒。

半伏日：十八日；餘七千八百九十五分十二秒半。

歲差：三千二百零一分，餘十分六十七秒。

交率：一百八十二度；餘五十二分三十二秒。

變策：十五度，餘十八分三十六秒。

差率、差數空缺。

秒法：一百。

小分法：三千六百。

五星平見加減曆

變數	歲星	熒惑	鎮星	太白 夕 太白 晨	辰星 夕 辰星 晨
陽初	減空	加空	五百八十	加空 七十六	加空 二百七十七
二	百二十六	九百七十	六百五	百二十六 百三十九	百五十一 三百七十八

三	二百三十九	千七百六十四	六百五	二百五十二 百八十九	二百七十七 四百五十四
四	三百四十	二千一百六十七	六百五	三百七十八 二百二十七	三百七十八 五百四
五	四百二十八	二千二百三十	五百八十	五百四 二百五十二	四百五十四 四百七十九
六	四百九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五	五百四	六百三十五 二百六十五	五百四 四百五十四
七	五百一十七	二千二百六十八	三百七十八	七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二	四百七十九 四百三
八	四百九十一	二千一百九十二	二百二十七	六百三十三 二百二十七	四百五十四 三百二十八
九	四百二十八	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六	五百四 百八十九	四百三 二百二十七
十	三百四十	千五百一十二	加七十六	三百七十八 百三十九	三百二十八 百二十六
十一	二百三十九	千二十一	百八十九	二百五十二 七十六	二百二十七 加空
十二	百二十六	五百一十七	三百一十五	百二十六 加空	百二十六 百五十一
陰初	加空	減空	四百五十四	減空 七十六	減空 二百七十七
二	百二十六	百二十六	六百五	百二十六 百三十九	百五十一 三百七十八
三	二百三十九	二百一十四	五百二十九	二百五十二 百八十九	二百七十七 四百五十四
四	三百四十	五百一十七	四百五十四	三百七十八 二百二十七	三百七十八 五百四
五	四百二十八	九百三十二	三百七十八	五百四 二百五十二	四百五十四 四百七十九
六	四百九十一	千四百二十四	三百二	六百三十三 二百六十六	五百四 四百五十四
七	五百一十七	二千二百六十八	二百一十八	七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二	四百七十九 四百三
八	四百九十一	二千二百六十八	百一十三	六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七	四百五十四 三百二十八
九	四百二十八	二千二百五十五	減空	五百四 百八十九	四百三 二百二十七
十	三百四十	二千一百六十一	二百二十七	三百七十八 百三十九	三百二十八 百二十六
十一	二百三十九	二千七十九	四百三	二百五十二 七十六	二百二十七 減空
十二	百二十六	千九十六	五百四	百二十六 減空	百二十六 百五十一

歲星	前順 百一十五日行十九度 三十三分	前留 二十五日	退行 八十五日行十度八十 二分	後留 二十五日	後順 百一十五日行十九度 三十三分
初見去日十四 度。	先疾，日益遲十 三秒。		益疾、益遲二十 一秒。		先遲，日益疾十 三秒。
陽初	七十六		三十四		六十三
二	六十三		四十		七十六
三	五十		三十四		六十三
四	三十八		二十七		五十
五	二十五		二十		三十八
六	十三		十三		二十五
七	加空		七		十三
八	十三		減空		加空
九	二十五		七		十三
十	三十八		十三		二十五
十一	五十		二十		三十八
十二	六十三		二十七		五十
陰初	七十六		三十四		六十三
二	六十三		四十		七十六
三	五十		三十四		六十三
四	三十八		二十七		五十
五	二十五		二十		三十八
六	十三		十三		二十五
七	減空		七		十三
八	十三		加空		減空
九	二十五		七		十三
十	三十八		十三		二十五
十一	五十		二十		三十八
十二	六十三		二十七		五十

熒惑	前疾 二百二十日行百四十度	前遲 六十日行二十五度	前留	退行 六十三日行十七度	後留	後遲 六十日行二十五度	後疾 二百七日行百三十四度
初見去日十七度。	先疾，日益遲五秒。	先疾，日益遲四十二秒。	十三日	益疾、益遲九秒。	十三日	先遲，日益疾四十二秒。	先遲，日益疾五秒。
陽初	七百五十六	百一		五十		百一	二千五百二十
二	減空	百二十六		六十三		百二十六	千六百七十六
三	二百三十九	百五十一		七十六		百五十一	八百三十二
四	五百四	百二十六		百五十一		百二十六	減空
五	千八	百一		二百七十七		百一	六百三十
六	千八百三十八	七十六		二百五十二		七十六	七百六
七	二千五百二十	五十		二百二十七		五十	千六百七十六
八	三千二十四	二十五		百四十三		二十五	二千九百三十六
九	三千二百七十六	減空		三十八		加空	三千九百六
十	三千四百四十	二十五		加空		二十五	四千五百三十六
十一	三千六百一十六	五十		七十六		五十	四千四百六十
十二	三千四百四十	七十六		八十八		七十六	四千一百八
陰初	三千二百七十六	百一		百一十三		百一	三千六百九十六
二	二千五百二十	百二十六		百三十九		百二十六	三千二百八十
三	千三百三十八	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百五十一	二千二百六十八
四	加空	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七		百二十六	千八
五	千三百三十八	百一		百七十六		百一	加三百四十
六	二千六百九十六	七十六		百一		七十六	二千五百一十二
七	三千二百七十六	五十		七十六		五十	三千三百五十六
八	三千六百一十六	二十五		五十		二十五	四千三百三十二
九	三千五百三十一	加空		二十五		減空	四千三十二
十	二千九百三十八	二十五		減空		二十五	三千三百五十二
十一	二千二百六十八	五十		十三		五十	三千一百五十四
十二	千五百一十三	七十六		二十五		七十六	二千五百六十二

鎮星	前順 八十三日行七度 三十六分	前留 三十六日	退行 百三日行六度	後留 三十六日	後順 八十三日行七度 三十六分
初見去日十七度。	先疾，日益遲八秒。		益疾、益遲二秒。		先遲，日益疾八秒。
陽初	二十六		二十		二十六
二	三十二		二十五		三十二
三	三十八		三十		三十八
四	三十二		二十五		三十二
五	二十六		二十		二十六
六	二十		十五		二十
七	十三		十		十三
八	七		五		七
九	加空		減空		加空
十	七		五		七
十一	十三		十		十三
十二	二十		十五		二十
陰初	二十六		二十		二十六
二	三十二		二十五		三十二
三	三十八		三十		三十八
四	三十二		二十五		三十二
五	二十六		二十		二十六
六	二十		十五		二十
七	十三		十		十三
八	七		五		七
九	減空		加空		減空
十	七		五		七
十一	十三		十		十三
十二	二十		十五		二十

太白	夕疾 百七十二日行 二百六度	夕平 十三日行 十三度	夕遲 四十二日 行三十度	夕留 夕留	夕退 十日行 五度	晨見退行 十日行五度	晨留 晨留	晨遲 四十二日 行三十度	晨平 十三日行 十三度	晨疾 百七十二日 行二百六度
初見去日十一度。	先疾，日益遲八十四秒。		先疾，日益遲一分二十八秒。	七日	先遲，日益疾八十四秒。	先疾，日益遲八十四秒。	七日	先遲，日益疾一分二十八秒。		先遲，日益疾十九秒。
陽初	二百二十七	六	減空		四	十三		百六十四	七十六	四百五十四
二	百一十二	十二	十三		空	八		百三十九	八十八	五百六十七
三	減空	十八	二十五		減空	四		百一十三	七十六	六百八十
四	百一十三	二十四	三十八		空	空		七十六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	二百二十七	三十一	五十		四	空		三十八	五十	四百五十四
六	三百四十	三十八	六十三		八	減空		加空	三十八	三百四十
七	四百五十四	三十一	七十六		十三	空		三十八	十九	二百二十七
八	五百六十七	二十四	六十三		十三	空		七十六	加空	百一十三
九	六百八十	十八	五十		十三	四		百一十三	十八	加空
十	五百六十七	十二	三十八		十三	八		百三十九	三十八	百一十三
十一	四百五十四	六	二十五		十三	十三		百六十四	五十	二百二十七
十二	三百四十	加空	十三		八	十三		百七十六	六十三	三百四十
陰初	二百二十七	六	加空		四	十三		百六十四	七十六	四百五十四
二	百一十三	十二	十三		空	八		百三十九	八十八	五百六十七
三	加空	十八	二十五		加空	四		百一十三	七十六	六百八十
四	百一十三	二十四	三十八		空	空		七十六	六十三	五百六十七
五	二百二十七	三十一	五十		四	空		三十八	五十	四百五十四
六	三百四十	三十八	六十三		八	加空		減空	三十八	三百四十
七	四百五十四	三十一	七十六		十三	空		三十八	十九	二百二十七
八	五百六十七	二十四	六十三		十三	空		七十六	減空	百一十三
九	六百八十	十八	五十		十三	四		百一十三	十八	減空
十	五百六十七	十二	三十八		十三	八		百三十九	三十八	百一十三
十一	四百五十四	六	二十五		十三	十三		百六十四	五十	二百二十七
十二	三百四十	減空	十三		八	十三		百七十六	六十三	三百四十

辰星	夕疾 十二日行十七度	夕遲 十一日行九度	夕留 三日	晨留 三日	晨遲 十一日行九度	晨疾 十二日行十七度
初見去日十七度。	先疾，日益遲三分。	先疾，日益遲六分。			先遲，日益疾六分。	先遲，日益疾三分。

唐書卷三十(下)

志第二十(下)

曆(六下)

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詔太子少詹事邊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墀改治新曆，然術一出於岡。岡用算巧，能馳騁反覆于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其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玄》。氣朔、發斂、盈縮、朏朧、定朔弦望、九道月度、交會、入蝕限去交前後，皆《大衍》之舊。餘雖不同，亦殊塗而至者。大略謂：

策實曰歲實。揲法曰朔實。三元之策曰氣策。四象之策曰平會。一象之策曰弦策。挂限曰閏限。爻數曰紀法。策餘曰歲餘。天中之策曰候策。地中之策曰卦策。貞悔之策曰土王策。辰法，半辰法也。乾實曰周天分。盈縮、朏朧，皆用常氣。盈縮分曰升降。先後曰盈縮。

凡升降、損益，皆進一等，倍象統乘之，除法而一，爲平行率。與後率相減，爲差。半之，以加減平行率，爲初、末率。倍差，進一等，以象統乘之，除法而一，爲日差。以加減初、末爲定。以日差累加減，爲每日分。凡小餘，皆萬乘之，通法除，

昭宗時期，《宣明曆》已行用多年，推算結果逐漸開始出現誤差，詔令太子少詹事邊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墀等人改編新的曆法，不過新曆之算法全部是邊岡一人設計的。邊岡精於計算，能够輕易駕馭乘除運算。由此興起簡捷、超徑、等接之類算法，而經制、遠大、衰序之類算法被取而代之。雖然運算起來簡便易行，但其算法均其來有自。其曆元之日月五星，均從赤道虛宿四度起算。景福元年，曆法編成，賜名《崇玄曆》。其中氣朔、發斂、盈縮、朏朧、定朔弦望、九道月度、交食、入食限及去交前後等算法，皆沿用《大衍曆》故有的算法。其餘雖有所不同，也都是殊途同歸。其曆概要如下：

稱策實爲歲實，揲法爲朔實，三元之策爲氣策，四象之策爲平會，一象之策爲弦策。挂限爲閏限，爻數爲紀法，策餘爲歲餘，天中之策爲候策，地中之策爲卦策，貞悔之策爲土王策。辰法，即半辰法。稱乾實爲周天分。盈縮、朏朧等算法，均採用平氣。稱盈縮分爲升降差，先後數爲盈縮分。

將升降差、損益數均進一位，乘以二倍的象統，除以除法，得平行率。將本氣與後氣之平行率相減，其餘爲差。以二除差，去加或減本氣之平行率，爲本氣之初率、末率。以二乘差，進一位，再乘以象統，除以除法，得日差。以日差去加或減本氣之初率、末率，得本氣之初定率、末定率。以日差累加或累減之，即得本氣各日之盈

爲約餘，則以萬爲法。又以百約之，爲大分，則以百爲法。

凡冬至赤道日度及約餘，以減其宿全度，乃累加次宿，皆爲距後積度。滿限九十一度三十一分三十七小分，去之。餘半已下，爲初；已上，以減限，爲末。皆百四十四乘之，退一等，以減千三百一十五。所得以乘初、末度分，爲差。又通初、末度分，與四千五百六十六先相減，後相乘，千六百九十除之，以減差，爲定差，再退爲分。至後以減、分後以加距後積度，爲黃道積度。宿次相減，即其度也。

以冬至赤道日度及約餘，依前求定差以減之，爲黃道日度。凡歲差，十一乘之，又以所求氣數乘之，三千八百八十八而一，以加前氣中積；又以盈縮分盈加、縮減之，命以冬至宿度，即其氣初加時宿度。

其定朔小餘，如日法四十分之二十九已上，以定朔小餘減日法，餘如晨初餘數已下，進一日。

岡又作徑術求黃道月度。以蔀率去積年，爲蔀周。不盡，爲蔀餘。以歲餘乘蔀餘，副之。二因蔀周，三十七除之，以減副。百一十九約蔀餘，以加副。滿周天去之。餘，四因之爲分，度母而一爲度，即冬至加時平行月。

又以冬至約餘距午前後分，二百五十四乘之，萬約爲分，度母爲度；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月，爲午中月。自此計日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自冬至距定朔，累以平行減之，

縮分或朏朧積。凡得數中之小餘部分，均乘以一萬，再除以通法，得約餘，其數以一萬爲分母。又以一百除約餘，得大分，其數以一百爲分母。

凡是冬至時刻太陽之赤道宿度及約餘，以減其所在宿的總度數，然後再累加其後各宿之度數，均爲距冬至後之積度數。若大於一個象限之數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又三十七小分，即減去。其餘若小於一個象限度數之半，爲初限；若大於一個象限度數之半，反減象限度數，其餘爲末限。均乘以一百四十四，退一位，用得數去減一千三百一十五。以所得之數去乘初、末限之度分，爲差。又將初、末限之度數通分，以加其餘分，得數與四千五百六十六先相減，再相乘，除以一千六百九十，以所得之數減差，爲定差，除以一百爲分。冬至、夏至以後去減，春分、秋分以後去加距冬至後之積度數，即爲其相應之黃道積度。各宿次之黃道積度彼此相減，即得其各自的黃道度數。

以冬至時刻太陽之赤道度數及約餘，按照前述所求之定差去減，即爲其黃道度數。凡歲差，乘以十一，再乘以所求氣數，除以三千八百八十八，去加前一氣之氣中積；又以盈縮分分別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從冬至日宿度起算，即得所求氣之氣初時刻的宿度數。

其定朔時刻之餘數，若大於日法四十分之二十九，以定朔餘數減日法，其餘若小於晨初餘數，則進一日。

邊岡又創作直接算法以推求月亮的黃道度數。以蔀率除曆元以來積年數，得蔀周。除不盡者，爲蔀餘。以歲餘乘蔀餘，副置一旁。以二乘以蔀周，除以三十七，以所得去減副置之數。以一百一十九除蔀餘，加上副置之數。以周天累減以上所得數。其餘，乘以四爲分數，再除以度母而爲度數，此即冬至時刻平行月亮之度數。

又以冬至時刻之約餘距離正午時刻之前後分，乘以二百五十四，除以一萬爲分數，再除以度母爲度數；在正午之前去加、正午之後去減冬至時刻之月亮宿度，即爲冬至日正午時分月亮之度數。由此按月亮運行的日平均速度十三又十九

爲定朔午中月。求次朔及弦望，各計日以平行加之。其分以度母除，爲約分。

又四十七除蔀餘，爲率差。不盡，以乘七日三分半，副之。九因率差，退一等，爲分，以減副。又百約冬至加時距午分，午前加之，午後減之，滿轉周去之，即冬至午中入轉。以冬至距朔日減之，即定朔午中入轉。求次朔及弦望，計日加之。

各以所入日下損益率乘轉餘，百而一，以損益盈縮積，爲定差。以盈加、縮減午中月，爲定月。以月行定分乘其日晨昏距午分，萬約爲分，滿百爲度，以減午中定月，爲晨月；加之，爲昏月。

以朔昏月減上弦昏月，以上弦昏月減望昏月，以望晨月減下弦晨月，以下弦晨月減後朔晨月，各爲定程。以相距日均，爲平行度分。與次程相減，爲差。以加、減平行，爲初、末日定行。後少，加爲初，減爲末。後多，減爲初，加爲末。減相距日一，均差，爲日差。累損、益初日，爲每日定行。後多，累益之。後少，累減之。因朔弦望晨昏月，累加之，得每日晨昏月。

晷漏

各計其日中入二至加時已來日數及餘。如初限已下，爲後；已上，以

分之七度。從冬至到定朔，以平行速累減之，即得定朔日正午時分月亮宿度。求次朔日及弦、望日正午月亮所在，分別按其相距日數以月亮運行的平行速累加之。其餘分除以度母，即爲約分。

又以四十七除蔀餘，得數爲率差。除不盡者，乘以七日又三分半，副置一旁。以九乘率差，退一位，爲分數，用它去減副置之數。又以一百除冬至時刻距當日正午之分數，在正午之前加之，正午之後減之，得數以轉周累減之，其餘即爲冬至日正午時刻入轉之數。以冬至距合朔之日數減之，即爲定朔日正午時分入轉之數。求次朔及弦、望日入轉之數，以相距定朔之日數相加即可。

分別以各自所入轉之日數下的損益率乘其入轉餘數，除以一百，以加或減其盈縮積，得定差。以定差在盈去加、在縮去減正午時刻月亮宿度，爲其定度。以月亮運行的定行分乘當日晨、昏距正午之時間，除以一萬爲分數，再除以一百爲度數，用它去減正午時刻月亮的定度，即得當日之晨月定度；若加之，則爲昏月定度。

以朔日之昏月定度減上弦之昏月定度，以上弦之昏月定度減望日之昏月定度，以望日之晨月定度減下弦之晨月定度，以下弦之晨月定度減次朔日之晨月定度，分別爲其定程。除以相距之日數，各得其段之平行度分。以本段與次段之月亮平行度分相減，得數爲差。以差加或減其平行度分，爲本段初日或末日月亮之定行度分。次段平行度分較小時，加之爲本段初日，減之爲本段末日月亮定行度分。次段平行度分較大時，減之爲本段初日，加之爲本段末日定行度分。減去相距日數一日，以除差，得日差。以日差累加、減本段初日定行度分，即得本段各日月亮之定行度分。若次段平行度分較大，則累加之。若次段之平行度分較小，則累減之。就朔日、弦及望日之晨月與昏月定度，以各日之月亮定行度分累加之，便得每一日晨月與昏月之定度。

計所求日正午距冬至或夏至時刻之日數及餘分。若小於初限，爲後；大於初限，則用它去減

減二至限，餘爲前，副之。各以乘數乘之，用減初、末差。所得再乘其副，滿百萬爲尺，不滿爲寸、爲分。夏至後，則退一等。皆命曰晷差。冬至前後，以減冬至中晷；夏至前後，以加夏至中晷：爲每日陽城中晷。與次日相減，後多曰息，後少曰消。以冬夏至午前、後約分乘之，萬而一，午前息減、消加，午後息加、消減中晷，爲定數也。凡冬至初日，有減無加。夏至初日，有加無減。

又計二至加時已來至其日昏後夜半日數及餘。冬至後爲息，夏至後爲消。如一象已下，爲初；已上，反減二至限，餘爲末。令自相乘，進二位，以消息法除爲分，副之。與五百分先相減，後相乘，千八百而一，以加副，爲消息數。以象積乘之，百約爲分，再退爲度。春分後，以加六十七度四十分，秋分後，以減百一十五度二十分，即各其日黃道去極。與一象相減，則赤道內外也。以消息數，春分後加千七百五十二，秋分後以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各其日晷漏母也。以減五千，爲晨昏距午分。

置晷漏母，千四百六十一乘，而再半之。百約，爲距子度。以減半周天，餘爲距中度。百三十五乘晷漏母，百約爲分，得晨初餘數。凡晷漏，百爲刻。不滿，以象積乘之，百約爲分，得夜半定漏。

九服中晷，各於其地立表候之。在陽城北，冬至前候晷景與陽城冬至

二至限，其餘爲前。副置此數於一旁。以乘數分別乘後或前之數，得數用以減初差或末差。以所得之數乘副置之數的平方，除以一百萬，得尺數，其餘爲寸數、分數。夏至之後，得數再退一位。均稱之爲晷差。冬至前後，以晷差去減冬至日中晷常數；夏至前後，以晷差去加夏至日中晷常數：即爲所求日在陽城正午時分的晷影之數。將所求日與次日之陽城晷影長度相減，次日的數值較大時稱之爲息，次日的數值較小時稱之爲消。乘以冬至或夏至時刻距當日正午的時間約分，除以一萬，冬至或夏至時刻在當日的正午之前以息數去減、以消數去加，在正午之後則以息數去加、以消數去減所求日陽城正午晷影長度，即得其日正午之陽城晷影定數。凡冬至之日，祇減不加。夏至之日，祇加不減。

又計冬至或夏至時刻到所求日黃昏後之夜半時刻的日數及餘分。冬至之後稱之爲息，夏至之後稱之爲消。若小於一個象限，則爲初；若大於一個象限，反以之去減二至限，其餘爲末。取所得之數的平方，再進二位，除以消息法爲分數，副置一旁。將此數與五百先相減，然後再相乘，并除以一千八百，以所得加上副置一旁之數，爲消息數。以象積乘消息數，除以一萬爲分數，再除以一萬爲度數。春分之後，用它去加六十七度四十分；秋分之後，用它去減一百一十五度二十分，便得所求之日太陽之去極度。與一個象限之度分相減，則得當日太陽距赤道之內外度分。以消息數，春分之後去加一千七百五十二，秋分之後去減二千七百四十八，即得所求日的晷漏母。用它去減五千，即爲當日晨昏時刻距正午的分數。

取晷漏母，乘以一千四百六十一，除以四，再除以一萬，爲距子度數。用它去減半個周天度分，其餘爲距中度數。以一百三十五乘以晷漏母，除以一萬，得分數，是晨初餘數。凡晷影與漏刻，除以一萬爲刻數，除不盡者，乘以象積，再除以一萬爲分數，即得當日之夜半定漏刻。

陽城之外正午晷影，分別在當地立圭表進行測算。在陽城之北，冬至之前某日所測之正午晷

同者，爲差日之始；在陽城南，夏至前候晷景與陽城夏至同者，爲差日之始。自差日之始，至二至日，爲距差日數也。在至前者，計距前已來日數；至後者，計入至後已來日數。反減距差日，餘爲距後日準。求初、末限晷差，各冬至前後以加、夏至前後以減。冬至陽城中晷，得其地其日中晷。若不足減，減去夏至陽城中晷，即其日南倒中晷也。自餘之日，各計冬夏至後所求日數。減去距冬夏至差日，餘準初、末限入之。又九服所在，各於其地置水漏，以定二至夜刻，爲漏率。以漏率乘每日晷漏母，各以陽城二至晷漏母除之，得其地每日晷漏母。

交會

以四百一乘朔望加時入交常日及約餘，三十除，爲度；不滿退除爲分，得定朔望入交定積度分。以減周天，命起朔望加時黃道日躔，即交所在宿次。

凡入交定積度，如半交已下，爲在陽曆；已上，減去半交，餘爲入陰曆。以定朔望約餘乘轉分，萬約爲分，滿百爲度；以減入陰、陽曆積度，爲定朔望夜半所入。

如一象已下，爲在少象；已上者，反減半交，餘爲入老象。皆七十三乘之，退一等。用減一千三百二十四，餘以乘老、少象度及餘，再退爲分，副之。在少象三十度已下，老象六十一度已上，皆與九十一度先相減、後相乘，五十六除，爲差。若少

影與陽城冬至日中晷常數相同時，此日作爲差日之始；在陽城之南，夏至之前某日所測之正午晷影與陽城夏至日中晷常數相同時，此日作爲差日之始。由差日之始，以至冬至或夏至之日的時間，爲距差日數。在冬至或夏至之前者，計其從冬至或夏至以來之日數；在冬至或夏至之後者，計其距離冬至或夏至以後之日數。以之反減距差日數，其餘稱爲距後日準。求初限、末限之晷差，分別按冬至前後去加、夏至前後去減。冬至或夏至日陽城之中晷常數，便得所在地當日之正午晷影數值。若不足減者，減去夏至日陽城之中晷常數，即當日正午圭表南側之晷影長度。其餘之日，分別計其冬至或夏至日之後所求日數，減去其冬至或夏至之距差日數，其餘按初限、末限之晷差算法求之。又根據所在之不同地點，分別在當地設置水運漏刻儀器，以測定其冬至與夏至日的夜漏刻長度，爲漏刻之率。以漏刻之率乘各日的晷漏母，分別除以陽城之冬至與夏至的晷漏母，即得當地每日的晷漏母。

以四百零一乘朔、望時刻入黃白交點之常日數及約餘，除以三十，得度數；除不盡者，退位再除，得分數，是爲定朔、望時刻入黃白交點之定積度及餘分。用它去減周天，從朔、望時刻太陽所在之黃道宿度算起，即黃白交點所在之宿次。

凡入黃白交點之定積度，若小於半交，爲在陽曆；若大於半交，則減去它，其餘爲入陰曆。以定朔、望之約餘乘轉分，除以一萬爲分數，再除以一百爲度數；用它去減入陰曆或陽曆之定積度，餘爲定朔、望日之夜半所入陰曆或陽曆的定積度。

若小於一個象限，爲在少象；大於一個象限時，則反以之去減半交，其餘爲入老象。皆乘以七十三，退一位。用以減一千三百二十四，其餘以乘老象或少象之度及餘分，除以一百爲分數，副置一旁。在少象若小於三十度，在老象若大於六十一度，均與九十一度先相減，然後再相乘，又除以五十六，爲差。若在少象時大於三十度，

象三十度已上，反減九十一度，及老象六十度已下，皆自相乘，百五除，爲差。皆以減副，百約爲度，即朔望夜半月去黃道度分。

凡定朔約餘距午前、後分，與五千先相減、後相乘，三萬除之；午前以減，午後倍之，以加約餘，爲日蝕定餘。定望約餘，即爲月蝕定餘。晨初餘數已下者，皆四百乘之，以晨初餘數除之，所得以加定望約餘，爲或蝕小餘。各以象統乘之，萬約，爲半辰之數。餘滿二千四百爲刻。不盡退除，爲刻分，即其辰刻日蝕有差。

置其朔距天正中氣積度，以減三百六十五度半，餘以千乘，滿三百六十五度半除爲分，曰限心。加二百五十分，爲限首。減二百五十分，爲限尾。滿若不足，加減一千。退蝕定餘一等，與限首、尾相近者，相減，餘爲限內外分。其蝕定餘多於限首、少於限尾者，爲外。少於限首、多於限尾者，爲內。在限內者，令限內分自乘，百七十九而一，以減六百三十，餘爲陰曆蝕差。限外者，置限外分與五百先相減、後相乘，四百四十六而一，爲陰曆蝕差。又限內分亦與五百先相減，後相乘，三百一十三半而一，爲陽曆蝕差。

在限內者，以陽曆蝕差加陰曆蝕差，爲既前法。以減千四百八十，餘爲既後法。在限外者，以六百一十分爲既前法，八百八十分爲既後法。其去交度分，在限外陰曆者，以陰曆差減之。不足減者，不蝕。又限外無陽曆。交在限內陰曆者，以陽曆蝕差加之。若在限內陽曆者，以去交度分反減陽曆蝕差。若不足反減者，不蝕。皆爲去交定分。如既前法已下者，爲

則用它去減九十一度，以及在老象時小於六十度，均取其數之平方，再除以一百零五，爲差。皆以差去減副置之數，除以一百爲度數，即朔、望日之夜半時刻月亮距黃道之度分。

以定朔時刻之約餘距當日正午之前、後分，與五千先相減，然後再相乘，又除以三萬；定朔在正午之前用它去減，在正午之後以其二倍去加定朔時刻之約餘，爲日食定餘。定望時刻之約餘，即爲月食定餘。其定餘小於晨初餘數時，均乘以四百，再除以晨初餘數，以所得去加定望時刻約餘，爲可能發生月食之小餘。分別乘以象統，除以一萬，爲半時辰之數目。其餘除以二千四百爲刻數。除不盡者退位再除，得刻分，當是所求得之辰刻在計算日食時，會有出入。

取合朔時刻太陽距冬至點之積度數，去減三百六十五度半，其餘乘以一千，再除以三百六十五度半爲分數，稱得數爲限心。以之加二百五十分，得數爲限首。減去二百五十分，得數爲限尾。超過一千或不足減者，分別減去或加上一千。將交食之定餘退一位，與同限首或限尾較接近者相減，其餘爲限內外分數。其中交食之定餘若大於限首或小於限尾者，稱爲限外。若小於限首或大於限尾者，稱爲限內。在限內者，取限內分數之平方，除以一萬七十九，以所得去減六百三十，其餘爲陰曆之食差。在限外者，取限外分數與五百先相減，然後再相乘，除以四百四十六，爲陰曆食差。又取限內分數與五百先相減，然後再相乘，除以三百一十三分半，爲陽曆食差。

在限內者，以陽曆食差去加陰曆食差，所得爲既前法。以既前法去減一千四百八十，其餘爲既後法。在限外者，以六百一十分爲既前法，以八百八十分爲既後法。其距黃白交點之度數及餘分，若在限外之陰曆者，以陰曆食差減之，不足減者，將不發生交食。又在限外沒有陽曆。若交食在限內之陰曆者，則以陽曆食差加其距黃白交點之度數及餘分。若在限內之陽曆者，則以去黃白交點之度數及餘分反去減陽曆食差，若不足以反去減者，則不發生交食。所得數均爲距黃白交

既前分。已上者，以減千四百八十，餘爲既後分。皆進一位。各以既前、後法除，爲蝕分。在既後者，其虧復陰曆也。既前者，陽曆也。

凡朔望月行定分，日以九百乘，月以千乘，如千三百三十七而一，日以減千八百，月以減二千，餘爲泛用刻分。凡月蝕泛用刻，在陽曆以三十四乘，在陰曆以四十一乘，百約，爲月蝕既限。以減千四百八十，餘爲月蝕定法。其去交度分，如既限已下者，既。已上者，以減千四百八十，餘進一位，以定法約，爲蝕分。其蝕五分已下者，爲或食；已上爲的蝕。

凡日月食分，泛用刻乘之，千而一，爲定用刻。不盡，退除爲刻分。既者，以泛爲定。各以減蝕甚約餘，爲虧初。加之，爲復滿。凡蝕甚與晨昏分相近，如定用刻已下者，因相減，餘以乘蝕分，滿定用刻而一，所得以減蝕分，得帶蝕分。

五星變差曰歲差。陰陽進退差曰盈縮。爻算曰晝度。晝有十二，亦爻數也。推冬至後加時平合日算，曰平合中積。副之，曰平合中星。歲差減中星，曰入曆。有餘者，皆約之。因平合以諸變常積日加中積，常積度加中星、入曆，各其變中積、中星、入曆也。

凡入曆盈限已下，爲盈。已上，去之，爲縮。各如晝度分而一，命晝數算外。不滿，以晝下損益乘之，晝度分除之，以損益盈縮積，爲定差。盈加、縮減中積，爲定積。準求所入

點之定分數。若此數小於既前法，則爲既前分。若大於既前法，使用它去減一千四百八十，其餘爲既後分。均將其所得分數進一位，分別除以既前法、既後法，爲其交食之食分。在既後之情形下，食虧復圓在陰曆。在既前之情形下，則在陽曆。

凡是朔日、望日之月亮運動的定行分，日食則乘以九百，月食便乘以一千，均除以一千三百三十七，日食以所得去減一千八百，月食以所得去減二千，其餘稱爲泛用刻分。凡是月食之泛用刻分，在陽曆時，乘以三十四，在陰曆時，乘以四十一，均除以一百，爲月食既限。用它去減一千四百八十，其餘爲月食定法。其去黃白交點之度數及餘分若小於月食既限時，發生月全食。若大於月食既限時，用它去減一千四百八十，其餘進一位，再除以月食定法，爲月食食分。其食分若小於五分者，就可能發生交食；若大於五分者，則必然發生交食。

凡日食與月食之食分，以泛用刻分乘之，再除以一千，爲其交食之定用刻數。除不盡者，退一位再除得爲刻分。全食時，以泛用刻分爲定用刻分。分別用它去減食甚時刻之約餘，得初虧時刻。以加食甚時刻之約餘，得復圓時刻。凡食甚時刻與晨、昏時分接近者，若其小於定用刻分，則與之相減，其餘乘以交食之食分，再除以定用刻分，以所得去減食分，便得帶食之食分。

稱五星變差爲歲差。陰陽進退差爲盈縮。爻算爲晝度。晝度共有十二，亦即爻數。推算冬至到其後平合時刻之日數，稱爲平合中積。副置此數，稱之爲平合中星。以歲差去減平合中星，稱之爲入曆之數。有餘分時，均約爲十進小數。以各變之常積日加其平合中積，以其常積度加平合中星及其入曆之數，分別得其變之中積、中星與入曆之數。

凡是入曆之數小於盈限時，爲在盈；大於盈限時，減去盈限，其餘爲在縮。分別除以盈晝或縮晝之度分，由初晝算起，算盡之外爲其晝數。除不盡者，乘以其晝數之下的損益數，除以其晝之度分，以得數去加或減其盈差積或縮差積，得

氣及月日，加冬至大餘及約餘，爲其變大小餘。以命日辰，則變行所在也。亦以盈加、縮減中星。應用躔差，視定積如半交已下，爲在盈；已上，去之，爲在縮。所得，令半交度先相減、後相乘，三千四百三十五除，爲度。不盡退除爲分者，亦盈加、縮減之。

其變異術者，從其術，各爲定星。命起冬至黃道日躔，得其變行加時所在宿度也。凡辰星依曆變置算，乃視晨見、晨順在冬至後，夕見、夕順在夏至後計中積去二至九十一日半已下，令自乘。已上，以減百八十二日半，亦自乘。五百而一，爲日。以加晨夕見中積、中星，減晨夕順中積、中星，各爲應見不見中積、中星也。凡盈縮定差，熒惑晨見變六十一乘之、五十四除之，乃爲定差。太白、辰星再合，則半其差。其在夕見、晨疾二變，則盈減、縮加。凡歲、鎮、熒惑留退，皆用前遲入曆定差。又各視前遲定星，以變下減度減之。餘半交已下，爲盈；已上，去之，爲縮。又視之，七十三已下三因之，已上減半交，餘二因之，爲差。歲、鎮二星，退一等。熒惑，全用之。在後退，又倍其差。後留，三之。皆滿百爲度。以盈加、縮減中積，又以前遲定差盈加、縮減，乃爲留退定積。其前後退中星，則以差縮加、盈減，又以前遲定差盈加、縮減，乃爲退行定星。

其定差。以定差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其中積，得爲定積。準此以求所在氣及月之日數，以加冬至日名干支序數及冬至時刻的約餘，便得其變日名的干支序數及其餘分。日名干支從甲子起算，餘分由夜半子時起算，即得該行星之變行所在。也用它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其變中星度數。應用太陽改正，視行星之定積小於半交之數，爲在盈曆；若大於半交，則減去半交，其餘爲在縮曆。以所得之盈縮數與半交度數相減，然後再相乘，并除以三千四百三十五，得爲度數。除不盡者，退位再除，得爲分數，以所得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定積度餘。

其變的其他時刻之算法，依從此算法計算，便分別得到其各自之定星度分。從冬至時刻太陽在黃道上的度數起算，即得其變行時刻行星所在之宿度。凡水星按其曆變取數，若其晨始見、晨順行在冬至之後，夕始見、夕順行在夏至之後，其中積日餘小於九十一日半時，取其中積之平方；若大於九十一日半時，則用它去減一百八十二日半，取其餘之平方。除以五百，得爲日數。以所得去加晨或夕始見之中積、中星，去減晨或夕順行之中積、中星之數，便分別爲其應見而不見之中積、中星。凡是盈縮定差，火星晨見之變乘以六十一，再除以五十四，爲其定差。金星、水星第二次會合時，則取其盈縮差的一半。其中在夕始見、晨疾行這二變中，在盈去減，在縮去加。凡木星、土星、火星之滯留與退行之變，均用此前遲行時入曆之定差。又各取此前之行星遲行的定星度分，以其變之下的減度去減。其餘若小於半交，爲在盈曆；大於半交，則減去半交，其餘爲在縮曆。再看，若小於七十三，則乘以三；若大於此數，則去減半交，其餘乘以二，得數爲差。木星、土星之差，退一位。火星之差，取其本數。在後退行之變，二倍乘差。在後滯留之變，三倍乘差。均除以一百得爲度數。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各自之中積，再以前遲行之變定差在盈去加、在縮去減，分別爲滯留與退行之定積。其前、後退行之變的中星，則以差在縮去加、在盈去減，再以前遲行之變定差在盈去加、

凡諸變定星迭相減，爲日度率。熒惑遲日盈六十、度盈二十四者，所盈日度加疾變日度，爲定率。太白退日率，百乘之，二百一十二除之、爲留日。以減退日率，爲定率。辰星退順日率一等，爲留日。以減順日率，爲定率。以日均度，爲平行。又與後變平行相減，爲差。半之，視後多少，以加減平行，爲初、末日行分。以初日行分乘其變小餘，萬而一，順減、退加其變加時宿度，爲夜半宿度。又減日率一，均差，爲日差。視後多少，累損益初日，爲每日行分。因夜半宿度，累加減之，得每日所至。

五星差行，衰殺不倫，皆以諸變類會消息署之。

起二年頒用，至唐終。

《崇玄曆》

《景福崇玄曆》演紀上元甲子，距景福元年壬子，歲積五千三百九十四萬七千三百八算外。

《崇玄》通法：萬三千五百。

歲實：四百九十三萬八百一。

氣策：十五；餘二千九百五十，秒一。

朔實：三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三。

平會：二十九；餘七千一百六十三。

望策：十四；餘萬三百三十一半。

弦策：七；餘五千一百六十五太。

朔虛分：六千三百三十七。

在縮去減，得其退行之定星積度及分。

凡各變之定星積度分彼此相減，爲日、度率。火星遲行日盈六十、度盈二十四時，以所盈之日、度數去加其疾行之變的日、度率，爲其定率。金星退行之日率，乘以一百，再除以二百一十二，爲滯留之日率。用它去減退行日率，爲退行之定率。水星之順行日率退一位，爲其滯留日率。用它去減順行日率，爲順行之定率。以日率去除度率，爲行星之每日平均行度。與次變之每日平均行度相減，爲差。以二除其差，據次變日平行度的多少，以加或減本變之日平行度，爲其變初日或末日之行星行度分。以其變初日行星行度分乘其變之小餘，再除以一萬，順行去減、逆行去加其變時刻行星宿度，即爲其夜半時刻行星所在宿度。又減去日率一日，得數再去除差，爲日差。根據後面一變日平行度分的多少，以日差累加或減其變初日行星之行度分，即得其每日之行度分。若以日差累加或減其變初日夜半行星所在宿度，使得每日夜半之宿度。

五星的視運動，速度變化不均時，都按各變同類數據增減處理。

從景福二年起頒行，直至唐代終結。

《景福崇玄曆》曆元甲子歲，距離景福元年壬子歲，共積五千三百九十四萬七千三百零八歲。

《崇玄曆》通法：一萬三千五百。

歲實：四百九十三萬零八百零一分。

氣策：十五日；餘二千九百五十分一秒。

朔實：三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三分。

平會：二十九日；餘七千一百六十三分。

望策：十四日；餘一萬零三百三十一分半。

弦策：七日；餘五千一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三分。

朔虛分：六千三百三十七分。

中盈分：五千九百，秒二。
 歲餘：七萬八百一。
 閏限：三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五，秒二十三。
 象位：六。
 象統：二十四。
 候策：五；餘九百八十三，秒二十五；秒母：七十二。
 卦策：六；餘千一百八十，秒一；秒母：六十。
 土王策：三；餘五百九十，秒一；秒母：百二十。
 辰數：五百六十二半。
 刻法：百三十五。
 周天分：四百九十三萬九百六十一，秒二十四。
 歲差：百六十，秒二十四。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虛分三千四百六十一，秒二十四。
 約虛分：二千五百六十三，秒八十八。
 除法：七千三百五。
 秒母：一百。
 二十四氣中積：自冬至，每氣以氣策及約餘累之。

中盈分：五千九百分二秒。
 歲餘：七萬零八百零一分。
 閏限：三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分二十三秒。
 象位：六。
 象統：二十四。
 候策：五日；餘九百八十三分二十五秒；秒母：七十二。
 卦策：六日；餘一千一百八十分一秒；秒母：六十。
 土王策：三日；餘五百九十分一秒；秒母：一百二十。
 辰數：五百六十二分半。
 刻法：一百三十五分。
 周天分：四百九十三萬零九百六十一分二十四秒。
 歲差：一百六十分二十四秒。
 周天度：三百六十五度，餘三千四百六十一分二十四秒。
 以通法除周天餘分：二千五百六十三分八十八秒。
 除法：七千三百零五。
 秒母：一百。
 二十四氣之中積：自冬至起，每氣均以氣策及其約餘分累加之即得。

氣節	升降差	盈縮分	損益數	朒朙積
冬至	升七千七百四十	盈初	益七百八十二	朒初
小寒	升六千六十九	盈七千七百四十	益六百一十三	朒七百八十二
大寒	升四千五百七十二	盈萬三千八百九	益四百六十二	朒千三百九十五
立春	升三千二百五十	盈萬八千三百八十一	益三百二十八	朒千八百五十七
雨水	升千九百七十七	盈二萬一千六百三十一	益二百	朒二千一百八十五
驚蟄	升六百六十	盈二萬三千六百八	益六十七	朒二千三百八十五
春分	降六百六十	盈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八	損六十七	朒二千四百五十二
清明	降千九百七十七	盈二萬三千六百八	損二百	朒二千三百八十五

穀雨	降三千二百五十	盈二萬一千六百三十一	損三百二十八	朒二千一百八十五
立夏	降四千五百七十二	盈萬八千三百八十一	損四百六十二	朒千八百五十七
小滿	降六千六十九	盈萬三千八百九	損六百一十三	朒千三百九十五
芒種	降七千七百四十	盈七千七百四十	損七百八十二	朒七百八十二
夏至	降七千七百四十	縮初	益七百八十二	朒初
小暑	降六千六十九	縮七千七百四十	益六百一十三	朒七百八十二
大暑	降四千五百七十二	縮萬三千八百九	益四百六十二	朒千三百九十五
立秋	降三千二百五十	縮萬八千三百八十一	益三百二十八	朒千八百五十七
處暑	降千九百七十七	縮二萬一千六百三十一	益二百	朒二千一百八十五
白露	降六百六十	縮二萬三千六百八	益六十七	朒二千三百八十五
秋分	升六百六十	縮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八	損六十七	朒二千四百五十二
寒露	升千九百七十七	縮二萬三千六百八	損二百	朒二千三百八十五
霜降	升三千二百五十	縮二萬一千六百三十一	損三百二十八	朒二千一百八十五
立冬	升四千五百七十二	縮萬八千三百八十一	損四百六十二	朒千八百五十七
小雪	升六千六十九	縮萬三千八百九	損六百一十三	朒千三百九十五
大雪	升七千七百四十	縮七千七百四十	損七百八十二	朒七百八十二

轉周：分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八十六，秒九十七。

轉終：日二十七；餘七千四百八十六，秒九十七。

朔差：日一；餘萬三千一百七十六，秒三。

度母：一百。每日累轉分為轉積度。

秒母：一百。

轉周：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八十六分九十七秒。

轉終：二十七日；餘七千四百八十六分九十七秒。

朔差：一日；餘一萬三千零一百七十六分三秒。

度母：一百。累加每日之轉分得轉積度。

秒母：一百。

轉終日	轉分列差	損益率	朒朒積
一日	千二百七進十六	益千三百一十九	朒初
二日	千二百二十三進十七	益千一百五十	朒千三百一十九

三日	千二百四十進十八	益九百七十八	朒二千四百六十九
四日	千二百五十八進十八	益七百九十九	朒三千四百四十七
五日	千二百七十六進十九	益六百一十七	朒四千二百四十六
六日	千二百九十五進二十一	益四百三十一	朒四千八百六十三
七日	千三百一十六進二十三	初益二百一十三 末損二十七	朒五千二百九十四
八日	千三百三十九進二十六	損二百八十五	朒五千四百八十
九日	千三百六十五進十八	損四百七十一	朒五千一百九十五
十日	千三百八十三進十八	損六百五十	朒四千七百二十四
十一日	千四百一進十九	損八百四十	朒四千七十四
十二日	千四百二十進十七	損千一十七	朒三千二百三十四
十三日	千四百三十七進十六	損千一百八十五	朒二千二百一十七
十四日	千四百五十三進十一	初損千三十二 末益二百九十二	朒千三十二
十五日	千四百六十四退十七	益千二百八十四	朒二百九十三
十六日	千四百四十七退十八	益千一百一十	朒千五百七十七
十七日	千四百二十九退十八	益九百四十一	朒二千六百八十七
十八日	千四百一十一退十八	益七百五十七	朒三千六百二十八
十九日	千三百九十三退十八	益五百七十八	朒四千三百八十五
二十日	千三百七十五退二十二	益三百八十六	朒四千九百六十三
二十一日	千三百五十三退二十五	初益百六十 末損八十	朒五千三百四十九
二十二日	千三百二十八退二十二	損三百二十四	朒五千四百二十九
二十三日	千三百六退十九	損五百一十六	朒五千一百五
二十四日	千二百八十七退十九	損六百九十七	朒四千五百八十九
二十五日	千二百六十八退十八	損八百七十九	朒三千八百九十二
二十六日	千二百五十退十七	損千五十三	朒二千一十三
二十七日	千二百三十三退十七	損千二百二十三	朒千九百六十
二十八日	千二百一十六退九	初損七百三十七 末益入後	朒七百二十七

七日：初數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太，末數千五百三少。

十四日：初數萬四百九十三半，末數三千六半。

二十一日：初數八千九百九十少，末數四千五百九太。

二十八日：初數七千四百八十七。

蔀率：九千三十六。

歲餘：六百三十九。

周天分：千七百三十五。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分。

度母：十九。

月行定分同轉分。

平行積度：日累十三度七分。

七日：初數：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又四分之三分；末數：一千五百零三又四分之一分。

十四日：初數：一萬零四百九十三分半；末數：三千零六分半。

二十一日：初數：八千九百九十又四分之一分；末數：四千五百零九又四分之三分。

二十八日：初數：七千四百八十七分。

蔀率：九千零三十六分。

歲餘：六百三十九分。

周天分：一千七百三十五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分。

度母：十九。

月亮運行之定分與轉分相同。

月亮平行運動之積度：每日累加十三度七分。

入轉日	損 益 數	盈 縮 積 度
一日	益百三十一	縮初空
二日	益百一十四	縮一度三十一分
三日	益九十七	縮二度四十五分
四日	益七十九	縮三度四十二分
五日	益六十一	縮四度二十一分
六日	益四十三	縮四度八十二分
七日	初益二十一 末損三	縮五度二十五分
八日	損二十八	縮五度四十三分
九日	損四十七	縮五度一十五分
十日	損六十五	縮四度六十八分
十一日	損八十三	縮四度三分
十二日	損百一	縮三度二十分
十三日	損百一十七	縮二度十九分
十四日	初損百二 末益二十九	縮一度二分

十五日	益百二十七	盈二十九分
十六日	益百一十	盈一度五十六分
十七日	益九十四	盈二度六十六分
十八日	益七十五	盈三度六十分
十九日	益五十七	盈四度三十五分
二十日	益三十八	盈四度九十二分
二十一日	初益十六 未損八	盈五度三十分
二十二日	損三十二	盈五度三十八分
二十三日	損五十一	盈五度六分
二十四日	損六十九	盈四度五十五分
二十五日	損八十七	盈三度八十六分
二十六日	損百四	盈二度九十九分
二十七日	損百二十一	盈一度九十五分
二十八日	初損七十四 未益入後	盈七十四分

轉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分半。

七日：初八十八分，小分八十七半；末十一分，小分十二半。

十四日：初七十七分太；末二十二分少。

二十一日：初六十六分，小分六十二半；末三十三分，小分三十七半。

二十八日：初五十五分半。

入轉：日母一百。

二至限：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小分二十二分半。

消息法：千六百六十七半。

一象：九十一度三千一百三十一分。

辰法：八刻百六十分。

昏、明二刻二百四十分。

轉周：二十七日；五十五分半。

七日：初數：八十八分八十七小分半；末數：十一分十二小分半。

十四日：初數：七十七分又四分之三；末數：二十二分又四分之一。

二十一日：初數：六十六分六十二小分半；末數：三十三分三十七小分半。

二十八日：初數：五十五分半。

入轉：日母爲一百。

二至限：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分二十二小分半。

消息法：一千六百六十七分半。

一象限：九十一度三千一百三十一分。

辰法：八刻一百六十分。

昏刻與明刻均爲二刻二百四十分。

象積：四百八十。

冬至前後限：五十九日；差：二千一百九十五分；乘數：十五。

夏至前後限：百二十三日六十二分，小分二十二半；差：四千八百八十分；乘數：四。

陽城冬至晷：丈二尺七寸一分半。

夏至晷：尺四寸七分，小分八十。

交終分：三十六萬七千三百六十四，秒九千六百七十三。

交終日：二十七日；餘二千八百六十四，秒九千六百七十三；約餘：二千一百二十二。

交中：日十三；餘八千一百八十二，秒四千八百三十六半；約餘：六千六十一。

朔差：日二；餘四千二百九十八，秒三百二十七；約餘：三千一百八十四。

望策：日十四；餘萬三百三十一，秒五千；約餘：七千六百五十三。

交限：日十二；餘六千三十三，秒四千六百七十三；約餘：四千四百六十九。

望差：日一；餘二千一百四十九，秒百六十三半；約餘：千五百九十二。

交率：二百六十二。

交數：三千三百五十。

交終：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三分，小分六十四。

轉終：三百七十四度二十八分。

半交：百八十一度八十六分，小分八十二。

一象：九十度，九十三分，小分四十一。

象積：四百八十。

冬至前限與後限：五十九日；差：二千一百九十五分；乘數：十五。

夏至前限與後限：一百二十三日六十二分十二小分半；差：四千八百八十分；乘數：四。

陽城冬至晷影：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

夏至晷影：一尺四寸七分八十小分。

交終分：三十六萬七千三百六十四分九千六百七十三秒。

交終日：二十七日；餘二千八百六十四分九千六百七十三秒。約餘：二千一百二十二分。

半交終：十三日；餘八千一百八十二分四千八百三十六秒半；約餘：六千零六十一分。

朔差：二日；餘四千二百九十八分三百二十七秒；約餘：三千一百八十四分。

望策：十四日；餘一萬零三百三十一分五千秒；約餘：七千六百五十三分。

交限：十二日；餘六千零三十三分四千六百七十三秒；約餘：四千四百六十九分。

望差：一日；餘二千一百四十九分一百六十三秒半；約餘：一千五百九十二分。

交率：二百六十二。

交數：三千三百五十。

交終：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三分六十四小分。

轉終：三百七十四度二十八分。

半交：一百八十一度八十六分八十二小分。

一象限：九十度九十三分四十一小分。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八千六百三十二。

秒母：一萬。

歲星

終率：五百三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二，秒十一。

平合：日三百九十八；餘萬一千九百六十二，秒十一；約餘：八千八百六十一。

盈限：二百五度。

盈晝：十七度八分，秒三十三。

縮限：百六十度二十五分，秒六十三太。

縮晝：十三度三十五分，秒四十七。

歲差：百三十三，秒九十二半。

去交度乘數：十一；除數：八千六百三十二。

秒母：一萬。

木星

終率：五百三十八萬四千九百六十二分十一秒。

終日：三百九十八日，餘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分十一秒；約餘：八千八百六十一分。

盈限：二百零五度。

盈晝：十七度八分三十三秒。

縮限：一百六十度二十五分六十三又四分之三秒。

縮晝：十三度三十五分四十七秒。

歲差：一百三十三分九十二秒半。

畫數	損益	盈差積	損益	縮差積
初	益百九十	盈初	益九十	縮初
二	益百八十	盈一度九十	益百七十	縮九十
三	益百五十	盈三度七十	益二百一十	縮二度六十
四	益百四十	盈五度二十	益百六十	縮四度七十
五	益七十	盈六度六十	益八十	縮七度三十
六	益四十五	盈七度三十	益四十	縮七度十
七	損四十五	盈七度七十五	益十五	縮七度五十
八	損百四十五	盈七度三十	益十	縮七度六十五
九	損八十五	盈五度八十五	損十	縮七度七十五
十	損二百	盈五度	損二百六十五	縮七度六十五
十一	損百六十	盈三度	損二百六十	縮五度
十二	損百四十	盈一度四十	損二百四十	縮二度四十

熒惑

終率：千五十二萬八千九百一十

火星

終率：一千零五十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六分九

六，秒九十一。

平合：日七百七十九；餘萬二千四百一十六，秒九十一；約餘：九千一百九十八。

盈限：百九十六度八十分。

盈晝：十六度四十分。

縮限：百六十八度四十五分，秒六十三太。

縮晝：十四度三分，秒八十。

歲差：百三十三，秒四十六。

十一秒。

終日：七百七十九日，餘一萬二千四百一十六分九十一秒；約餘：九千一百九十八分。

盈限：一百九十六度八十分。

盈晝：十六度四十分。

縮限：一百六十八度四十五分六十三又四分之三秒。

縮晝：十四度三分八十秒

歲差：一百三十三分四十六秒。

晝數	損益	盈差積	損益	縮差積
初	益千二百一十	盈初	益三百九十六	縮初
二	益八百一十二	盈十二度十三	益四百四十一	縮三度九十六
三	益四百七十三	盈二十度二十五	益四百五十七	縮八度三十七
四	益二百二	盈二十四度九十八	益四百四十八	縮十二度九十四
五	損十六	盈二十七度	益四百五	縮十七度四十二
六	損二百一十四	盈二十六度八十四	益三百二十三	縮二十一度四十七
七	損三百二十三	盈二十四度七十	益二百一十四	縮二十四度七十
八	損四百五	盈二十一度四十七	益十六	縮二十六度八十四
九	損四百四十八	盈十七度四十二	損二百二	縮二十七度
十	損四百五十七	盈十二度九十四	損四百七十三	縮二十四度九十八
十一	損四百四十一	盈八度三十七	損八百一十二	縮二十度二十五
十二	損三百九十六	盈三度九十六	損千二百一十三	縮十二度十三

鎮星

終率：五百一十萬四千八十四，秒五十四。

平合：日三百七十八；餘千八十四，秒五十四；約餘：八百三。

盈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六十三太。

盈晝：十五度二十二分。

七星

終率：五百一十萬四千零八十四分五十四秒。

終日：三百七十八日；餘一千零八十四分五十四秒；約餘：八百零三分。

盈限：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六十三又四分之三秒。

盈晝：十五度二十二分。

縮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

縮畫：十五度二十二分。

歲差：百三十二，秒九十四。

縮限：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

縮畫：十五度二十二分。

歲差：一百三十二分九十四秒。

畫數	損益	盈差損	損益	縮差積
初	益百	盈初	益三百	縮初
二	益百三十	盈一度	益二百二十五	縮三度
三	益百七十	盈二度三十	益二百	縮五度二十五
四	益二百二十	盈四度	益五十	縮七度二十五
五	益百二十	盈六度二十	損三十五	縮七度七十五
六	益三十五	盈七度四十	損二十	縮七度四十
七	損三十五	盈七度七十五	損十五	縮七度二十
八	損百二十	盈七度四十	損五	縮七度五
九	損二百二十	盈六度二十	損百六十	縮七度
十	損百七十	盈四度	損百七十	縮五度四十
十一	損百三十	盈二度二十	損百八十	縮三度七十
十二	損百	盈一度	損百九十	縮一度九十

太白

終率：七百八十八萬二千六百四十八，秒七十六。

平合：日五百八十三；餘萬二千一百四十八，秒七十六；約餘：八千九百九十九。

再合：日二百九十一；餘萬二千八百二十四，秒三十八；約餘：九千五百。

盈限：百九十七度十六分。

盈畫：十六度四十三分。

縮限：百六十八度九分，秒六十三太。

縮畫：十四度，秒八十。

歲差：百三十四，秒三十六。

金星

終率：七百八十八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分七十六秒。

終日：五百八十三日；餘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分七十六秒；約餘：八千九百九十九分。

半終日：二百九十一日；餘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分三十八秒；約餘：九千五百分。

盈限：一百九十七度十六分。

盈畫：十六度四十三分。

縮限：一百六十八度九分六十三又四分之三秒。

縮畫：十四度八十秒。

歲差：一百三十四分三十六秒。

畫數	損益	盈差積	損益	縮差積
初	益百八十三	盈初	益六十四	縮初
二	益百五十	盈一度八十三	益百一十九	縮六十四
三	益百一十七	盈三度三十三	益百二	縮一度八十三
四	益八十三	盈四度五十	益百	縮二度八十五
五	益五十	盈五度三十三	益九十	縮三度八十五
六	益七十	盈五度八十三	益七十三	縮四度七十五
七	損十七	盈六度	益四十五	縮五度四十八
八	損五十	盈五度八十三	益十五	縮五度九十三
九	損八十三	盈五度三十三	益五十一	縮六度八
十	損百一十七	盈四度五十	損百五	縮五度五十七
十一	損百五十	盈三度三十三	損百八十	縮四度五十二
十二	損百八十三	盈一度八十三	損二百七十二	縮二度七十二

辰星

終率：百五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八，秒九十七。

平合：日百一十五；餘萬一千八百七十八，秒九十七；約餘：八千八百。

再合：日五十七；餘萬二千六百八十九，秒四十八半；約餘：九千四百。

盈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

盈晝：十五度二十二分。

縮限：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秒六十三太。

縮晝：十五度二十一分，秒八十九。

歲差：百三十三，秒六十四。

水星

終率：一百五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八分九十七秒。

終日：一百一十五日；餘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八分九十七秒；約餘：八千八百分。

半終日：五十七日，餘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分四十八秒半；約餘：九千四百分。

盈限：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三分。

盈晝：十五度二十二分。

縮限：一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六十三又四分之二秒。

縮晝：十五度二十一分八十九秒。

歲差：一百三十三分六十四秒。

畫數	損益	盈差積	損益	縮差損
初	益九十二	盈初	益九十二	縮初
二	益七十五	盈九十二	益七十五	縮九十二

三	益五十八	盈一度六十七	益五十八	縮一度六十七
四	益四十一	盈二度二十五	益四十一	縮二度二十五
五	益二十五	盈二度六十六	益二十五	縮二度六十六
六	益九	盈二度九十一	益九	縮二度九十一
七	損九	盈三度	損九	縮三度
八	損二十五	盈二度九十一	損二十五	縮二度九十一
九	損四十一	盈二度六十六	損四十一	縮二度六十六
十	損五十八	盈二度二十五	損五十八	縮二度二十五
十一	損七十五	盈一度六十七	損七十五	縮一度六十七
十二	損九十二	盈九十二	損九十二	縮九十二

五星入變曆

星 名	變 目	常 積 日	常 積 度	加 減
木星	晨見	十七日五十分	三度五十分	用日躔差
	前疾	九十八日	十八度五十分	
	前遲	百三十一日五十分	二十二度五十分	
	前留	百五十八日		減六十五度
	前退	百九十九日七十五分	十六度七十五分	減七十一度
	後退	二百四十日	十一度	減八十二度五十分
	後留	二百六十七日五十分		減八十七度
	後遲	三百一日	十五度	
	後疾	三百八十一日三十八分	三十度十二分半	用日躔差
	夕合	三百九十八日八十七分	三十三度六十二分半	用日躔差
火星	晨見	七十二日	五十五度	用日躔差
	前疾	百九十三日	百三十五度	
	前次疾	二百八十七日	百九十二度五十分	
	前遲	三百四十七日	二百一十六度七十五分	

	前留	三百六十日		減百二十度
	前退	三百九十日	二百七度二十五分	減百二十五度五十分
	後退	四百二十日	百九十七度七十五分	減百三十度
	後留	四百三十三日		減百三十五度
	後遲	四百九十三日	二百二十二度	
	後次疾	五百八十七日	二百七十九度五十分	
	後疾	七百七日九十二分	三百五十九度六十二分	用日躔差
	夕合	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二分	四百一十四度六十二分	用日躔差
土星	晨見	十九日	二度	用日躔差
	前疾	七十九日	八度	
	前遲	百三日	九度六十分	
	前留	百四十日		減百七十二度
	前退	百八十九日	六度四十二分	減百七十度
	後退	二百三十八日	三度二十四分	減百七十六度
	後留	二百七十五日		減百八十二度
	後遲	二百九十九日	四度八十四分	
	後疾	三百五十九日八分	十度八十三分	用日躔差
	夕合	三百七十八日八分	十二度八十三分	用日躔差
金星	夕見	四十二日	五十三度	用日躔差
	夕疾	百四十二日	百八十度五十分	
	夕次疾	二百一十九日	二百六十五度	
	夕遲	二百六十八日	三百一度五十分	
	夕留退	二百八十五日	二百九十六度	用日躔差
	再合	二百九十二日	二百九十二度	用日躔差
	晨見	二百九十九日	二百八十八度	用日躔差
	晨退留	三百一十六日	二百八十二度五十分	

	晨遲	三百六十五日	三百一十九度五十分	
	晨次疾	四百四十二日	四百三度五十分	
	晨疾	五百四十一日九十分	五百三十度九十分	用日躔差
	晨伏合	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	三百八十三度九十分	用日躔差
水星	夕見	十七日	三十四度	用日躔差
	夕順留	四十七日	六十四度	用日躔差
	再合	五十八日	五十八度	用日躔差
	晨見	六十九日	五十二度	用日躔差
	晨留順	九十八日八十八分	八十一度八十八分	用日躔差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630

SS□ = 0

□□□□ =

□□□□□□□□□□ □□□□□□□

□□□□□

□□□□□ 630

□□□□□ 000005764840

□□□□□ □□□□□□□□ , 2004

□ ISBN□□ 7-5432-0888-1 / K204.1/H853x

□□□□□□ 1008.00□□□□□

□□□□□□□□ □□□ □□ □□□ □□□ □□

□□□□□□□□□□□□□□ □□□□□□□□. □□□□□□ □□□ □□□.

□□□□□□□□, 2004.

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69/0
1/leg001.pdg